儒藏



精華編二二五册

集部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二二五/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1

ISBN 978-7-301-11943-3

Ⅰ. ①儒… Ⅱ. ①北… Ⅲ. ①儒家 Ⅳ. 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02207 號

書　　名：**儒藏**（精華編二二五）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 任 編 輯：童祁　武芳

標 準 書 號：ISBN 978-7-301-11943-3/B・0629

出 版 發 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電 子 郵 箱：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4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81.25 印張　788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50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郵箱：fd@pup.pku.edu.cn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一二五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王玉德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审稿人 丁如明 張忱石

本册責任編委 李峻岫

《儒藏》精華編第二二五册

集部

浪語集

〔南宋〕薛季宣 撰
黄尚明 校點



目録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五 …… 五五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八 …… 九八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九 …… 一〇九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一……一二九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七 …… 二二五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八 …… 二四四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九 …… 二五九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二七九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一……二九六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二……三一六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三……三三三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四……三五五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五……三七八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六……三九一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七……四〇四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五……六二一

校點說明

薛季宣(一一三四—一一七三),字士龍,又作士隆,學者稱艮齋先生,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師從袁溉。袁溉,字道潔,係二程弟子,後轉學蜀人薛翁。紹興三十年(一一六一),薛季宣任武昌縣(今鄂州)令。據其《與虞右相書》載「某歲在辛巳癸未間,試鄂之武昌令」,可知其任武昌縣令的時間爲三年(一一六一—一一六三)。孝宗乾道七年(一一七一)冬,奉命到淮西處理流民問題,核實流民數量,修復合肥三十六圩田,又在齊安置二十二莊,安撫流民,給予房屋、耕牛、種籽,發展農業生產。後除知湖州,整頓社會秩序,由於他的力争,户部取消了過重的地方負擔。旋又改知常州,未到任就去世了,死時年僅四十歲。

薛季宣現存著作有《浪語集》三十五卷、《書古文訓》十六卷、《薛常州地理叢考》、《周禮釋疑》。他「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宋史·儒林傳》)。薛季宣是永嘉學派的創始人之一,該派著名學者還有陳傅良、葉適等。永嘉學派是南宋儒學中與朱熹的理學、陸象山的心學鼎立而三的一個獨立學派,在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七百四十頁)。

《宋元學案》卷五十二全祖望云:「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爲别派者,自艮齋薛文憲公始。艮齋之父學于武夷,而艮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艮齋以參前倚衡言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黄宗羲謂:「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矇瞳精神、自附道學者,於古今事物之

變，不知爲何等也！」(同上書)永嘉學派的最大特點就是注重經世致用，强調事功，這正是永嘉學派的價值所在。

薛季宣所創立的永嘉事功之學，根源於他的道存於器、道不離器的唯物主義世界觀。薛季宣認爲：「夫道之不可邇，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疑若可識，卒之何者爲體？何者爲用？即以徒善徒法爲體用之别，體用固如是邪？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埒，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内。昧者離器於道，以爲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浪語集》卷二十三《答陳同父書》)

《浪語集》三十五卷，由其姪孫薛旦於寶慶二年(一二二六)編次刊行，旦作有後序。明以來未見刻本，明、清時期有多家傳抄本。明代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卷十三《續收》著録有《艮齋浪語集》十册之本，爲目前所知最早的抄本，現藏南京圖書館(祝尚書：《宋人别集敘録》，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四庫全書》收録的是兩淮馬裕家藏本，也是抄本。四庫本的優點是抄寫錯誤比較少，缺點是對其中多處涉及金政權及相關的歧視性語句作了改動。有的是對個别字句作了改動，如將「虜」改爲「敵」，「胡人」改爲「金人」，「盜國」改爲「稱尊」，「戎狄」改爲「疆場」，「逆亮」改爲「海陵」等；有的則删掉有關段落或整篇文章，如第十九卷《上宣諭論蔡州事宜》「吾謀之不至爾」下删掉一段，第四卷删去《觀天德圖像二首》，第五卷删去《傳聞北虜請和》、《讀大定詔書》詩二首，第九卷删去《讀近時樂府》詩二首，第十五卷删去《被旨禱廟祝文》一篇，第三十二卷删去《平狄頌》一篇。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六十一册影印的《浪語集》，爲瞿氏鐵琴銅劍樓故物，有「鐵琴銅劍樓」藏印，又有「小琅嬛福地繕抄珍藏」等印章，該抄本爲康熙時貢生朱霞所寫。此本對涉及金政權的歧視性語句未作改動，可資校勘。但抄寫錯誤較多，是一個明顯的缺點，第七卷抄漏

了《月下酴醾》最後兩句及《和許簿牡丹二首》、《復和仲蟠二首》、《思鄉奉和》五首詩，第三十一卷抄漏了《寒溪堂記》、《梅廡記》的大部分內容和《勝亭記》、《正己堂記》、《艮止亭記》三篇。另外，第三十卷、三十三卷有缺頁。

同治十年（一八七一），金陵書局依據錢塘丁丙所藏明抄殘本及朱學勤所藏舊抄本，刊刻於世。光緒八年（一八八二），瑞安孫氏詒善祠塾彙刻《永嘉叢書》時，孫詒讓對金陵書局本又作了校核。孫詒讓校本對涉及金政權及相關的歧視性語句亦未作改動。凡是孫詒讓校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個別字句不同的地方，孫詒讓校本與《宋集珍本叢刊》第六十一册收集的清抄本則相同，所以後二者似乎來自同一底本。

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二零零三年出版了張良權先生校點的《浪語集》簡體橫排。此書因收入薛季宣的《書古文訓》、《薛常州地理叢考》、《周禮釋疑》等部分內容，遂名爲《薛季宣集》。

此次校點，以清光緒年間瑞安孫氏詒善祠塾彙刻孫詒讓校核的《永嘉叢書》本（簡稱「孫校本」）爲底本，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宋集珍本叢刊》第六十一册影印的清抄本（簡稱「朱抄本」）爲校本，參考吸收了張良權先生《薛季宣集》的校點成果。

研究生程求勝、楊理勝、李勇兵、唐凜然幫我做了不少工作，在此一併致謝！

校點者　黄尚明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 集部別集類

浪語集三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薛季宣撰。季宣有《書古文訓》，已著録。季宣少師事袁溉，傳河南程氏之學，晚復與朱子、吕祖謙等相往來，多所商榷。然朱子喜談心性，而季宣則兼重事功，所見微異。其後陳傅良、葉適等遞相祖述，而永嘉之學遂别爲一派。蓋周行己開其源，而季宣導其流也。其歷官所至，調輯兵民，興除利弊，皆灼有成績。在講學之家，可稱有體有用者矣。平生著書甚夥，有《古文周易》、《古詩説》、案：當作《反古詩説》。《書古文訓》、《春秋經解》、《春秋指要》、《論語直解》、《小學》諸書，自《書古文訓》以外，今多亡佚。其《中庸》、《大學》解及《考正握奇經》，則今尚載於集中。蓋季宣學問最爲淹雅，自六經、諸史、天官、地理、兵農、樂律、鄉遂、司馬之法，以至於隱書、小説、名物、象數之細，靡不搜採研貫。故其持論明晰，考古詳核，不必依傍儒先餘緒，而立説精確，卓然自成一家。於詩則頗工七言，極踔厲縱横之致。惜其年止四十，得壽不永。又覃思考證，不甚專心於詞翰，故遺稿止此。然即所存者觀之，其精深閎肆，已足陵跨餘子矣。其集乃寶慶二年其姪孫知撫州事

旦所編次刊行，旦所作後序尚存。案：旦當作師旦。而自明以來，刻本遂絶。藏書家輾轉傳鈔，譌脱頗甚。謹重爲校正，而卷帙則悉仍其舊焉。

浪語集序

南北宋間，吾鄉學派，元豐九先生昌之，鄭敷文、薛右史賡之。敷文之學出於周博士行己，接鄉先生之傳。右史之學出於胡文定公安國。師法雖不同，而導原伊雒，流派則一，故其學類皆通經學古，可施於世用。永嘉經制之儒所以能綜經義治事之全者，諸先生爲之導也。敷文之學沒而無傳，右史之學傳於其子艮齋先生，益稽覈考索以求制作之原，甄綜道執，究極微眇，遂卓然自爲一家。其没也，止齋陳先生實傳其學，其爲先生《行狀》有曰：「公涖事惟謹，宅心惟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嶷然。其寡欲，信於家，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衆人。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説，靡不搜研采獲。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於今。」止齋之言如此，於虖可不謂盛歟！自止齋没而先生之緒絶而弗續，元明以來晦蝕益甚，遺書雖流傳未絶，儒者幾不能舉其凡目。舊學衰息，甚可痛也。

我朝勃興，文治之盛超邁前古。於是姚江黄氏、甬上全氏修定宋元兩朝《學案》，始表章吾鄉學術，列爲五派，而以先生及止齋爲永嘉諸儒之宗。然先生遺書存於世者，自《書古文訓》外，更無梓本。故綴學之士猶不能擥索綜貫以探經制之精，先生之學明而未融，此非儒者之不幸歟！乾嘉以來，鉅儒輩出，而性理、經術各守其家法，不相假借，漢宋之間蓋斷斷如也。衣言曩在

京師，與方聞之士論當時門户之弊，常以爲欲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畛者，莫如以永嘉之學。嘗欲匃集鄉先哲遺文，廣爲傳播，以昌厥緒而未逮也。既而東南大亂，承學之士日即於蕪陋，而妄庸巨子學得徒奮其耳剽肊決之私，遂以爲勝朝流寇之禍本於姚江，道咸以來粤匪之亂由於乾嘉之經學。鄉曲之士眩惑其說，莫知所適從。今相國合肥李公有憂之，以爲此邪詖之說而荒蔑之原也。思欲刊布儒先遺書以救其敝。衣言頃官江東，牋牘之暇，輒以先生遺集爲請。相國覽而善之，遂捐奉屬桂薌亭觀察刊之金陵書局，而以其版歸衣言，使浙中學士大夫得讀先生之遺集，而世之有志於永嘉之學者，亦有所津逮。則相國是舉也，實古今學術升降之樞鐍，豈徒吾鄉先哲之幸哉！是集宋寶慶間先生從孫師旦始編定刊行於世，明以來印本殆絶，今所據以校刊者，錢唐丁大令丙所臧明鈔殘本，及朱宗丞學勤所臧舊鈔本也。刊既成，謹述先生學業傳授之略，與相國嘉惠來學之意，以詔讀者。同治壬申十二月，後學瑞安孫衣言謹序。

宋史儒林傳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徽言卒時，季宣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略。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

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❶劉錡鎮鄂渚，季宣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爲備，錡不聽。及兵交，稍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宣又説澈以閔既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内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帑而繫馬於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患之，會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因地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圃以習射，禁蒱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

❶「武昌令」上，據文意疑脱「季宣爲」三字。張良權校點本補此三字。

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摇。

樞密使王炎薦於朝，召爲大理寺主簿，未至，爲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群臣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

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款塞者，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黄州故治東北，❶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户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黄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季宣謂人曰：「吾非爲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栅江，保巢湖；黄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户，而雜舊户爲一百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而劾之。時端友爲環列附託難撼，季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

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

❶「北」，原作「且」，據《宋史・儒林傳》（中華書局校點本，下同）改。

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誅賞，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

季宣又進言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溧陽南壁闕，而居巢庳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

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失，❶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會户部以曆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諸郡束手無策，季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强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户部譙責愈急，季宣争之愈强，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

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於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❶「失」，原作「大」，據《宋史·儒林傳》改。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一

賦上

靈芝賦

宋興二百有三年，封陲載寧，狼烽不驚，上乃高揖凝旒，棲神泰清。天之與子，法舜承堯，祗載夔夔，齋栗以朝。帝被衮章、昇策寶、列旌麾、羅羽葆。太師輔前，少師保後，工瞽登歌，奉常贊道。有覺彤庭，皇拜稽首，上天子之父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母曰壽聖太上皇后。宮維德壽，康壽其堂，色養無違，儀刑四方。二聖相歡，用惟其至，仰孝俯慈，假天準地。二氣之精，百物之英，誕秀靈草，乘時挺生。隆興惟甲申歲之陽，羲皇御寅，斗直東方，有茁者芝，有粲其房，不植不根，于殿之梁。輪囷扶疏，馨香有馝，紫色芬蒀，交光韡日，欻騰龍而翥鳳，追金相而玉質。煥燿宸居，清明帝闥，閱之者神驚，瞻之者目奪。一本同柯，支生十二，錯地分州，蟠天列次。瞻彼日月，膺期嗣歲，亦有律呂，八音以諧，僊館玉樓，光于泰階。皇帝乃命東觀，啓鑰書，披瑞命之篇，參瑞應之圖，驗通儒于白虎，稽神契于《孝經》。僉曰：「王者孝慈則芝茂。」又曰：「養老則芝生。」深仁是加于草木，祥應是接于仙靈。故肅宗養親而產延英之座，孝武嚴帝而秀甘泉之庭。于是聖心悦懌，稱賀諠譁。皇上賦玉華之詩，太上

發芝房之歌。君臣動色，室家胥慶。被之于服章，聲之于謳詠，蜑獠以之輸琛，海波以之愉静。戴白之叟，成黄之兒，爰及閨房，笑語嬉嬉，自慶未始識也，若豈天降而人爲哉！

粤有狂生小子，樂稱古德，喜溢于顔，憂形于色，謂和氣致祥，允天子之慈孝，天施地産，誠聖人之達德也。乃若漢之宣、章，號稱七制，仁民得天，休符接至；桓、靈何道，而産中黄之藏，有芝英之瑞也？由是言之，妖祥叵測。《爾疋》《離騷》，乃尋乃繹，乃列芝蘭，乃識菌芝，或云産于嵒阿，采于山而有之，蓋希出堂殿高華之所，有沾濡鬱結而爲，曾胡多之可尚？青龍之際，乃一柯而三十有六支。此何敞所稱生庭之怪草，崔光以謂蒸氣而生之也。乃其奇祥有取，蔑聞往古，方士多岐，有傳漢武。逮乎季末，諛辭麕至，鬼目呈符，菌宫賀瑞，豈黄精鉤吻有時而亂，亦鷄蘇豨苓有時而帝也。於惟我后，秉文之德，昊天景貺，三辰耀色。雖無此芝，何損于治？生禁之庭，亦孔之異，此不可不察者，誠何足以當上意也。悵天居之高遠，羌欲告而誰言，聊陳辭而寫志，庶有發于塵編。

亂曰：靈芝秀兮爍宫庭，春秋易色兮隨月而生。神父慈兮君主孝，❶貺珍符兮天之云告，我欲排閶兮雲路迢遥，物怪司閽兮翅折之招。❷爰紓懷兮作賦，儻六丁兮下來持去。

❶「主」，四庫本作「至」。
❷「翅」，四庫本作「翹」。

唐風賦

有唐氏之封國，都蟠木之甬東，馬牛遠其不及，舟車絶而不通。其民穴處，比屋開房，王宅中都，深嚴九重。抉甬道之交馳，❶敞離宫之虚邃，猨臂接其鉤連，拱周廬之環衛。舉袂欻其風生，發語轟其鼓合，繁邑居之浩穰，紛往來之雜遝，循有國之彝倫，正君臣之上下。有一姓之常尊，越啓邦乎遂古，曾篡殺之無聞，信戰争之無取。

王屬烏姓，其民黄氏，服色所尚，烏黄而已。民佩觿以爲飾，家室壯而虚居，❷偉敦厖之厚貌，極骯髒而睢盱。王之儀表，特多奇異，翹然出類，胡然極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可畏。王好細腰，邦人謹飭；王好長裾，邦人馮翼。上不令之攸行，民戴君以爲命，力作而不敢告勞焉，以奉王之同姓。所謂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一國待一人而治，萬室同一家之政者也。

載朝載夕，御于君所。有覺彤庭，坎其擊鼓，濟秩秩之朝儀，迅翩翻之抃舞，胡風雨之蕭騷，振衣裳之楚楚。寄邦刑于警吏，法惟牢户之填；罰有犯而惟行，拉腰膂而捐猥。上無酤榷之禁，民習釀以成風，醞百花而家給，亶公私之大同。賦税之法，以臘而征，獵取于敖，甘如飲餳，苦辛之卒歲，嗟誰爲之營營。民俗喜遊，其行無迹，御非煙之翕合，履空虚之絡繹。粲芳菲之芬馥，一花樹之離披，交燕賞之駢闐，匪寒温之載罹。既醉而歸，式歌且舞，紉香葩以爲佩，

❶「抉」，四庫本作「拓」，朱抄本作「挾」。

❷「家」，四庫本作「宫」。

惹衣芳而返處，懲野宿之王誅，用不關于外户。

粤有渠蒐之戎，諸种之族，由慢藏之致寇，以盗招于天禄。將埽除之靡力，創侵陵之云殆，爰巽處于新都，有遷民而遠害。王息生而已長，錫茅土而封諸，中邦甸而分民，即新封于大都，送之者至門而返，制初絶于交如。國之大事，莫如卜宅，相考陰陽，乃謀舊德。審輿情之胥悦，王揆日而于行。瞻一人之鑾翿，儼千官之景從。峨冠嶪岌進其前，佩劍峥嶸踵其後，飛騎翁其如煙，翊衛雰其如雨，弓弩彀而空張，競周章而禦侮。載行載止，載回載翔，王人興而樂舉，鏦夔鼓與龍鍾，警從官之行節，洵輯集其雍容，動不違于車下，抑何誅于亂行。遠而眺之，摶如鵬翼之奮長風；即而視之，宛如雲蒸雷起之應翔龍。達郊關而近止，居整飭于威儀，以次即于新城，正班列之離離。其行有序，其至如歸。大一王而人邑，宣新令之無譁。攻王室之渠渠，力公餘而後家。百堵翕其皆作，更番出而樵蘇，王巡守于崇朝，徇邦人而有誅，凡所以維綱其國者，尚同人之疾夫。

走聞唐人之俗，有五善五殆焉：以德而王，一善也；世有常尊，二善也；上下均一，三善也；公而後私，四善也；民勤于力，五善也。斯五善者，所以正王居于南面者也。世嫡無統，一殆也；大都偶國，二殆也；王族侵民，三殆也；征之無度，或時不取，四殆也；諸种侵軼，五殆也。斯五殆者，皆人力之所不逮焉者也。有兹五善，屏除五殆，而邦無絶奉衰微之患，❶寡宗姓侵

❶「患」，四庫本作「厄俗」。

漁之害，業無情而無勞，❶戎罔窺其障塞。走將見夫可封之俗，永無聞于淪敗者矣。慨有唐之褊小，可言大國之風，無五善之綢繆，而五殆之云崇。走知其爲邦之效，不難乎神禹之功也。感微生之含性，稟忠諒于天然，聊託賦于斯文，庶夫人之勉旃。已焉哉！天寔爲之，其又何言！

懷騷賦

觀競渡而得屈原之所以死作。

江水滔淫兮恢㒵中陽，桂栧蘭舟兮泝洄翱翔。周章通國兮社里單出，❷赫弈炳明兮象龍偶濟。筒糧煥結兮昭祭先生，❸今古回環兮顯允人之故誠。蹇産予心兮緬懷墟郢，騏驥伏箱兮駑駘馳騁。變緇以爲白兮珍寶甘蠅，蒔艾穫蘭兮將誰與明。蛾眉粲其嬋娟兮，羌被離于衆醜，纍蠲埃而爲竊飯兮，蓀孰知其内守。視群輕之折軸兮，舟沈于積羽；繄直木之致斤兮，信夫君之有取。堯徂舜陟兮人自爲家，媢嫉異采兮憎人心之所如。耿著夜光兮浮雲結而慘黯，忘衣裳之昌被兮不自知其顑頷。眺丹陽而侘傺兮黄沙之莽莽，拔高丘之松桂兮剛寄根于非土。鸞鳳翔于千仞兮來下棲于荆棘，豢龍烹兮同鷄鶩于人食。鄂渚徜徉兮思要眇之故步，永懷流烈兮聞高風于競渡。時移世變地益遠而年益邁兮，孰孜孜其愈勤；飄風發而白雲飛兮，❹蘭含香而自焚。

重曰：崦嵫嵯峨前介西兮，服翼昌楊

❶「情」，四庫本作「惰」。
❷「單」，四庫本作「亶」。
❸「昭」，四庫本作「招」。
❹「雲」，四庫本作「雪」。

玄鳥棲兮。子胥鴟夷比干逝兮，逍遙沅汨將永泄兮。崇莠言文在羑兮，人吾歸知何有兮。雷霆奮聲轀輪兮，拯溺風千萬春兮，椒蘭穢庸有止兮，懷留夷曷其已兮。

春霖賦

皇八世之隆興兮，元正直于青陽；遭霖霷之嫣繇兮，竊獨悲此衆芳。氛祲鬱其繽紛兮，蔽皇蒼之澳涊；既困人以沈著兮，又申之以紆軫。斡渾天以爲蓋兮，星辰爛其昭灼；仰横空之霎靆兮，日飛霰余靡樂。坤輿磅礴以蒸漬兮，漲塗潦之狂流；草莽莽以侵堦兮，蒼蘚汨其孔蘙。藥丹頳以豔顔兮，荃胡獨罹此患？上飄風而下淫注兮，賁芬葩于末晏。蠶蠢蚓以三蛻兮，辮棲畝之云秋；胡彼蒼爲此冱寒兮，産鬆鬖之耳頭。情徊徨余靡迦兮，幾鳴哀于閶闔；羌被離于霧露兮，雖衷腸誰與答？創余懷而若刈兮，涕紛零其如雨；庶庚辰之輔夏兮，鎖支祁于淮浦。烏乎悲哉兮，人生復幾春；歲流邁而多陰兮，皇淈滑于東君。不如歸叫鶤鴂之凋萬卉兮，傷靄昧而幽憂；叱神龍俾潛淵兮，馭羲和而遠遊。

感沐賦

壬午中春十有九日，走沐，見二毛焉因感而賦。

沐余髮兮中春，感余心兮泯紛。烏頭白兮道蒙若，不壯年兮兆衰落。元始昆侖閲歲華之垓載兮，飈如宿昔；人生百齡月過千之云積兮，羌虧盈之不可度。羲和叱馭而莫之挽兮，倏焉歸于窅漠。視權輿爲

一欠呻兮，矧吾生之略約。彼顔子二十九而白頭兮，親聖師而亡悔。思文君于鼓琴兮，儃沈吟于本始。春歸園而秀木兮，果觀花而知實。人間世兮，苟託棲于玆室。多文飾兮華髮班其可喜，一彼此之塹然兮嘻其云異。視老彭爲非望兮，若殤子者吾其至愉。皇蒼之司壽夭兮，緊余何意。寄悲歌而寫志兮，曰生之忽也。庶彙由天俱斯物也，春萼榮華幾其日也，班白顛兮猶之一也，於乎樂兮終歸没也。

感除賦

感寸陰之云暮，將歲華之就除，陽曦赫兮已入，天昏昏兮方夜。惛余生之沈室，年垂加兮有室，蹇無進于成德，而徒爲乎積日。皇爹去台兮愈遠，❶二紀閲兮痛音容之不可見。視兒曹之日長，慚慘怛而惘惘。思既往而沈吟，時不同兮寔勞我心。官匏繫之更載，下下考□書之云再。❷悲盛年兮去不我留，知有期兮樂舍是而優游。儺鼓諳兮震渠屋，倡侲童兮逐逐。山臊神兮難知，爆竹庭除兮夫勞爾爲。靜曰嗟嗟兮若人，年暗易兮時新。不知駒之過隙，日曰旦兮王春。

本生賦

元始鴻濛兮，肇太初惟皇極；聲色恍其無朕兮，希微夷爲至德。天墜生而滋數兮，是分人紀；人本生于父母兮，體陰陽之萃

❶「皇爹」，四庫本作「先考」。
❷「□」，四庫本作「兮」。

美。羌圓顱而足方兮，二儀之性也；紛坐作之更王兮，惟動静也；九竅作而四支行兮，孰司其柄也；强不息而運乾乾兮，於穆惟皇之命也。余既克格此至誠兮，又將之以至愚；冠芙蓉之芳馨兮，扈荃蘭以爲繻。珮明玉兮長劍，履瓊華兮瀲灔，病世俗之顓蒙兮思將以免，畏脩名之不立兮悁悁。登崇丘而擥桂兮，踐草茅于溝瀆，卬山高兮瞰谷，❶既瘏兮我馬。茫洋兮厭若，悠揚兮莫之我持。

余惝怳而侘傺兮，命巫咸以占之。巫咸啓余以其兆兮，曰而慊焉如有失。耿營皇之隱憂兮，浮切身之疢疾。宜沐芷之芳潔兮以歸，毋昏迷于糞壤兮驅馳。宜飲水于華池兮自潤，毋力争于虎狼兮騁俊。宜種藕于籬東兮卒歲優游，毋習嘗彼野葛兮懼外物之余仇。感春秋之川逝兮，日與月其相除；反視其多過兮，越美人之軌度。弗忙遽而言旋兮，荏苒歲其將莫。

駕騏驥而驂白虯兮，揖句始其爲御。句芒蓐收趨走夾余輈兮，祝融用之先路；豐隆飛廉共灑埽而從輿兮，列玄冥爲犇屬。帶浮雲而乘太微兮，招摇邈其容與。凌崑崙而放于六漠兮，鼂徜徉而遊處。九陽駕言夕歸兮，顥顥洋洋。期泰初而爲交遊兮，將叱咄乎黔嬴。媲淑申申其証余兮，曰胡爲而不爲卓行。混茫彷像兮，徒爲訾病。求異世之落落兮，嗟倫類之緬邈。人斯與而不群于鳥獸兮，巍巍乎古之先覺。帝鴻氏余鼻祖兮，惟大宗曰伯陽；侯于薛而姓惟任兮，芳澤三王；奚仲、萊朱之思誠兮，左右夏王洎商。武誥明明如日月兮，祖已追于臣扈；摯仲任之京配兮，嬪文公而接

❶「山高」，四庫本作「高山」。

魯；粲三秀之偕芳兮，天香郁乎往古。秦漢世之足蓬艾兮，丕南辟于丹陽。轔七朝而軋唐李兮，令之作于閩方。牓龍虎之肇名兮，天荒是破；日晻靄兮，粤言旋于故處。四百齡兮我祖光禄，道蘭洲兮遠追前躅。菊香流兮，宜黄中冀體，石蓮之剛固兮，菡萏芬尃而廣被。右史君兮含月精，衣卿雲兮帶青萍。信杜衡兮縈辟芷，服荷裳兮腰蕙茝。冠獬首兮珥汗青，武先祖兮在楓庭。剛百鍊兮有折，視氛朕兮無刑，懼前修兮弗稱，聊相羊兮往行。

反曰：「川瀆委蛇道幽通兮，波澤淪漪德涵溶兮，清静沈潛漫淙鴻兮，❶泥滓隄坊混而窮兮，澄澈滔滔反流東兮，浩蕩汪洋惟太空兮，邈其無象將何從兮。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一

❶「漫」，四庫本作「浸」。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

賦　中

吴墟賦

命僕兮巾車，駕言出兮東隅，指圮堞而揭汨濠兮，訪吴孫氏之故墟。蒙茸煙草兮密羅城，郭黍離離兮秀于塹澤，蒼龍東而西白虯兮屹然象魏，高復下兮荆棘疑其堂陛。❶陛戟九重兮，列苞稂與蓬艾，左宗廟而右社稷兮，惛不知其何在。井不改而能遷兮，榛蕪既穢，紛萬室之鱗鱗兮，瓦礫碻磝而布地。晝遊麋鹿兮，想黎庶之紜紜；朝與夕而朝夕兮，狼虎爲之具臣。人既去而城存兮念之何已，意忽荒兮徜徉徙倚。

睠齊侯之遊豫兮至于亡郭，隕穫舊聞兮羌善善而惡惡。惡不去善無庸而猶滅□兮矧將反是，❷莊蹻爲廉兮伯夷爲穢，黄女充宫兮南威見棄。犬爲狼兮豕爲虎，豹貅剛摯而怯名兮謂之首鼠。刑無辜而親有罪兮衣裳反其上下，揭如洛之車蓋兮伊有有取。❸懷大帝之英雄兮爰經始于是都，樊山以爲西障兮三面汲于江湖。掄材用而建邑屋兮信微罔棄，大者棟梁兮，扊扅取之至細；柱楣榱桷之適當其用兮，木札竹頭以不

❶「疑」，四庫本作「塞」。
❷「□」，四庫本無。
❸「伊有有取」，四庫本作「伊其自取」。

廢。輪奐成此室居兮，且以傳之萬世。艨艟焚于赤壁兮，北何威于大魏；豎豹尾而安一怒兮，時非時余有俟。迭曹馬之泯紛兮，蹇代興而一替。嗟厥志之已忘兮，民膏脂之是嗜。謳吟作兮思金陵而引睇，誓不比居而活兮寧歸以死，❶此魚湌兮不如彼之飲水。人已去兮君不知，水龍來兮斯已矣。

余此遊兮窮遠目，下不見人兮上不見屋，虎之跡兮衡從聚落，蛇遊故宮兮獸馳大麓。寄余意兮四達之衢，不知淚之盈襟兮，俄失聲而以哭。

亂曰：金城湯池草莽莽兮，巷無主兮。版築傾頹儔告語兮，❷興廢乘除寧有所兮。寒與暑兮迭王，日而月兮一來一往。又安知他日之宮牆，不變今之草莽也！

鄂墟賦

按籍披圖，乃窺鄂墟，有邑無民，荒城已蕪。鄂渚繚乎其前，樊山峙于其北，有峰有巒，有陂有澤，林麓蒼蒼，環流漾碧，萬頃漣漪，際天一色。

吏指圖而告曰：「此三代之建邦也，在楚熊渠始大，宗周寖微哉，拓東境窮兵極，兹乃命子紅王而有之。已而知其非是，紅歸國廢，爰始邑焉，吴遷以替，是爲周晚之荆蠻專封之舊地也。」

走蹙然而應之曰：「是則然矣，而非爾之所及。」感昔傷懷，淒然以泣。曰：「蠻宗

❶「比」，四庫本作「此」，朱抄本作「北」。
❷「版築」，四庫本作「屋」。

以大，非熊渠之罪也。夫天王至貴，匪夷之類，猶之在人，足元孔異，使周王能保文武之基緒，不失周公之典制，外睦諸侯，下安萬彙，禮樂征伐，惟王是出，后稷之功，有隆不替，蠢爾荆蠻，胡寧以害？伊其自絶，何傷日月。不見崇侯，俄然已滅。自彼成康既亡，昭繆志荒，京邑昏昏，儀于四方，廢法專征，諸侯是常，楚、越、徐、吴，于焉僭王。則夫荒服之侵凌，爲天王之政厖也。熊渠何罪哉！封紅于鄂，此其大累，廢紅而復，豈無遷善意邪？而王不是改也，乃有驪戎犯順，鼎彝屢震，楚及郊畿，重輕是問，則斯僭竊之狂圖，非當時之大釁也。且夫百姓何知，觀德攸歸，楚之盛强，惟能撫之。彼社稷宗廟，尚爲禾黍，夫何鄂侯之覆哉！若夫都之故城，哲夫是成，版築經營，再千爾齡，而猶巍峨弗傾。今之爲城者反是，豈夫人之或異。版臿靡不施，工程靡不至，在旦落成而夕頽委地。觀夫僭竊之荆蠻，又匪于今之所梟也。」❶

走嘗觀古中都，先王矩橅，❷而今已亡，猶存此墟，走不知人力斯至邪，將皇天之意夫！

坊情賦

彼美人兮婉且都，容閑閑兮豔春華，鬢堆雲兮鬢蟬翼，❸瑳皓頸兮凝酥。瞬目兮秋波，步弓玉兮飛鳧，❹束素珮兮瓊琚，冠集翠兮芙蕖。獨立兮牆隈，顧景兮徘徊，笄丹葩

❶「于」，四庫本作「予」。「梟」，四庫本作「喟」。
❷「矩」，四庫本作「規」。
❸「鬢」，四庫本作「髮」。
❹「玉」，四庫本無此字。

兮柳緑，寄芳情兮青梅。睠予兮脈脈，欲往兮還來，矚星眸兮愁予，懼一逝兮長乖。

按轡兮求漿，縶馬兮垂楊，蹇命坐兮少須，跪酌我兮金觴。欲言兮無語，斂羞蛾兮映朱户。剛撩鬟兮爲我容，罥游絲兮若無主。啓貝齒兮流香，與我期兮溱之陽。驅輜車兮颷颷，情依依兮馮簾，税駕兮同行，攜春筍兮摻摻。汎漣漪兮清波，航木蘭兮素舸，驚起兮雙鴉，共飲兮新荷，弄脩景兮澄瀾，鼓桂檝兮長歌。歌春日之豔陽兮，景浩蕩而舒長；柳裊娜其蕤垂兮，百卉開而芬芳；燕呢喃以並語兮，梭對擲其鸝黄；嗟物之各有偶兮，怨隻鳳之無皇；泯予心之閔默兮，見良人以徊徨；羹肥羜之羞珍兮，可一臠之能嘗。

載賡曰：春景兮熙熙，春日兮遲遲，願交頸兮同遊，羨比翼兮于飛。悵形迹之礙夫人兮内也誰欺，羌屋漏之足愧兮逝將往而猶疑。歌竟兮沈吟，迭倡兮嘉音，遏行雲兮清徹，鼓朱絲兮鳴琴，思招摇兮不持，花微吐兮芳心。倚蘭玉兮明珠，款暉映兮坐隅，囍自啓兮櫻唇，聊搔首兮躊躇。逝相親兮莫可，正良心兮叵我。❶復大禮兮自持，焱長揖兮分飛。❷惋悵望兮阻山岳，遠相思兮雲霓。

亂曰：色天下之通好兮心放其收，禮正己以參天兮莫見乎幽，眎十年猶臭兮薰揉于蕕，彼鮑魚之肆兮君子曾是之遊。紫奪朱兮改色，珠有類兮焉脩，寧有負于佳人兮予心不歉，顧不易于去水兮言反其流，慨禮教之可樂兮聊卒歲以優游，粲秀色而好

❶「叵」，四庫本作「回」。
❷「焱」，四庫本作「倏」。

不吾移兮夫復何求！

自釋賦

太歲貞于執徐兮，涂月季惟方癸；農事畢余揆其成兮，秕忼陽與襄水。飛符命之坌紛兮，郡府號余曰有勑；紙泉貨惟四千兮，❶五千秔其以糴。越土性而謂余求兮，郡命違其曷可；蚤夜民之飼糠籺兮，又掇攘之有亘。方千里而爲畿甸兮，芋莩居其百九；人景希兮，欲多求之孰有。菉搉右而左陂兮，復前堤而後堰；萬斛舟兮，望悠揚而罔見。苞苴昌兮，根微蠹以弗充。君門狗之吠狺狺兮，圓月曀于雲霧；足余進而趑趄兮，矢囁嚅之靡入。思昌倘而歸印綬兮，❷啜哀傷而雨泣。謂何求之喧泯渾兮，知此憂云實鮮；余中切而深慮兮，羌謂之回遠。❸亶憂民于以爲國兮，胡國憂爲毋害；敢稱民而自佚兮，以求其安泰。僥天命之畢罷休兮，余心之有得；聊遲留兮，嗽詞而自釋。

金龜賦

金龜，瓜蠹也，似龜而小，首足介尾咸具。色若中金焉，惟其冒乎外者，輕明若雲母。有翅附甲而生，巨頷雙髯，腹下多足，與龜爲異，弗察乎邇無見也。名無能得于古世，以形象目之，慨其如是而非，❹可爲童兒戲翫，寔無

❶「紙」，四庫本作「緡」。
❷「昌倘」，四庫本作「徜徉」。
❸「回」，四庫本作「爲」。
❹「如」，四庫本作「似」。

所可用，其于靈壽何有？多奇異而飛不及遠，難矣哉！因感而賦。

春氣靄其融和兮，東風習習以生；庶卉資以茁萌兮，屯然而成厥形；寂書堂其蕭寥兮，聊縱步以抒情。行瓜田而倘佯兮，瞥玉靈之異常；蹇至微而錢軀兮，❶遵柔柯而微行；體渾金之萃美兮，色燿日而舒光。巨首顒顒兮，神屋巋然以隆；足孔舒兮，甲隤如以豐。員上兮天穹，瓜旁出兮四方；背負盤兮，峻丘山之藏昂。❷昭以晰兮，列宿嘒其同明。于嗟！庶物百其形兮，同類殊情不可命兮，龜生千年巢夫蓮兮，萬歲木居緣而升兮，五色備具爲可稱兮，曠古不聞遊蔓藤兮，託質精鍊爲見情兮。款神物兮出倫類，❸去泥塗兮將自異，豈長年兮于此焉極，非仙靈兮兹焉嘻戲。情恍漭兮無主，立躊躇兮不語。龜蹣跚兮如顧，倏翻然兮飛去。驚予心兮駭目，歎瑰奇夫龜者，神悠揚兮未安，俄翩翻兮來下。

睨而視之若是而非，觸而止之屈信則微。于始怪予兮載疑，❹反覆之而究兮知豸之象之？喙有髭兮磔竪，下紛如兮多足。雲母薄如，翥之覆也，靈龜隱如，文之著也，尾足成形，彩之傅也。不可覷也，矧可度也。伊飛蟲之微麽，亶資氣而含靈，感瓜滋而賦性，腐草出而同螢，等蟪蛄之脆弱，知何秋之嘗更。瑣厥躬之譾薄兮，稟非常之妙形；神有愧于知來兮，壽奚極夫千齡；惛

❶「錢」，四庫本作「賤」。

❷「藏昂」，四庫本作「昂藏」。

❸「款」，四庫本作「疑」。

❹「于始怪予兮載疑」，四庫本、朱抄本「于」作「予」，「怪」下無「予」字。

形似而蔑有兮，❶亦猥當其美名；觀夫德其茫若兮，❷甲疑乎可貞；曖八卦之無象兮，千里曷其如繩。氣靡服兮芘瓜葉之靈蓍，潛豈伏兮蠹以濟其調飢；蠢而蠕兮，何識何知；内匪明兮，莫決乎疑；曾可責兮，知彰梟微。❸泯同形而非類兮性天邈如，羌僭竊其虚名兮誰與卜，無庸兮藏廟堂，宜終年兮于野。何親人而詭以求全兮。儼如亡兮，愚予德兮，安取難兮，而後嗟彼服之不稱兮，適以焚身；將兒曹之而愛兮，斃焉無所。

亂曰：僞亂真兮道之賊，若胡爲兮象之或，内不靈兮死其文，受玆服兮其何獲。感微蟲兮作賦，庶永監兮夙夜，凡百君子，念玆無射！

信烏賦

南人喜鵲而惡烏，北人喜烏而惡鵲，好惡之不同有若如是，❹害南北更相笑而無有訂焉。❺走寔南人，以北人好惡爲正，作信烏賦以辨，或庶幾乎不黨也。其辭曰：

有不有翁，言與世違，行與衆忤。動作云爲，惟背時是主。恒笑遨乎江吴，❻經乎罔直之野。爰有雅烏上主人之屋者，主人

❶「僭」，四庫本作「惜」。
❷「夫」，四庫本作「無」。
❸「梟」，四庫本作「知」。
❹「如」，四庫本無此字。
❺「害」，四庫本作「故」。
❻「吴」，四庫本作「湖」。

瞠若而唾之曰：「吉吉利利，善人其逢，惡人余避。」次有乾鵲噪于其庭，主人持飯一盂一甌羹，嘻嘻呴呴呪祝前行，奠諸地而飼之曰：「而以喜來，將無後時，於余婦子，等之接之。」

不有翁錯而顧、躍而驚，進揖主人，請問其情。主人曰：「夫子不是聞乎？夫烏烏之性，人災其幸。來集叫呼，蓋非吉徵，頃刻不踰，厥有非常之應。鵲也無然，休祥喜傳，惟吉惟慶，羌來告言。應乎弗應？行人至，惟古說焉。夫子曾不是聞乎？」不有翁啞然笑曰：「異乎吾所聞，君子爲善不求福，去惡以遠禍。福之至也固當然，其得禍也非子過，❶于此而無乎戚戚，何喜鵲而于烏乎遷怒。就子之說言之，則鵲是而烏非。福禍之來固自己，曾何咎于無知。然以災懼我者忠臣之事，陳嘉瑞者諛人之辭。懼災過可得而改，吉慶之在我者，去我將安之？不告于余固毋損，告何貴于先時。又況是非無可必，夫何一喜而一悲。」

主人遫然不悦曰：「然則夫子喜烏而惡鵲與？此北人之常也。風土有不同，好惡隨以異，物不齊者物之情，若之何概之一致？」不有翁曰：「否否，物情有是，知之爲貴。子自非知我者，雖吾言無不既。君子惟是之從，何容心之有貳。北人之好惡，爾雖聖人，猶無得而棄。余小人也，于何敢廢。」主人曰：「烏亦有異于禽乎，何夫子愛之之深邪！鵲微可，尚足契君子之心邪。將鵲聲鄭衛，烏爲正始之音邪？」不有翁曰：「否否，子無多言，試靜聽，吾爲若言。烏之爲烏，格而邪說反之正。夫烏之爲烏

❶「子」，四庫本作「此」。

也，體旻天之正色，稟陽精之至德，懸象乎日中，而光被乎四表。烏呼之聲，有取于聖人而垂世立則，禽之性愚可禽取諸，爰名曰禽。烏乎則殊。察夫人之色異，舉喑鳴而疾去，罻羅謾張于郊藪，繪長詎發于庭除，何施何設，以保其軀。其知如斯，爲善惟樂。太守賢則巢于聽事，荆蠻遯則上其軍幕，假神靈則飛而接丸，應循吏則肉焉下攫。至若人之急難，父兄遐棄，良、平無所施其知，儀、秦無所張其喙。于以夜啼，所以釋臨川之懼；于以白頭，所以出燕丹之質，在人則難，烏行以易。又若昭宗西犇，唐鹿東走，梁王興遷鼎之旅，冢宰發謳吟之口，相也則然，于烏何有？扈從乘輿以巡岐守，朝夕名聞于漢府，成此隨鑾之操守。唐有隨駕烏，昭宗西幸日亦從。凡此數端，烏之偉節，瑣瑣細微，無煩競列。粤有大致加大焉，請更爲吾子詳説。烏性惟仁，生知愛親。念掬育之，施大反本，誓以終身，無論寒暑，反哺劬勤，永錫爾類，不于其身。棲冠見曾子之孝，塊銜成李母之墳，傷口以鼓聞遠邇，舒翼以助哀昔人，將以愧不良之子，參乎用匹于先民。夫烏反哺歸飛，性天常也；辟色知幾，知識長也；出類親仁，物之良也；解難從君，禽之祥也。烏之有是四德也，而將之以見事之明，執德之剛，子不是貴，而區區較鵲于利害之場哉！夫鵲雖有辟歲知風之技，而患不免于奪巢探卵，又足于烏方駕而比量哉！」于是主人豁然若悟，軒然而步，噍津徹食，還其故處。

鳶賦

嗟萬彙之叢夥，慶稟天而自性。或同

類而殊時，❶亦異情而一命，惟孤鳶之挺質，兼鷹隼之神俊，凜凌烈之宏厲，飈飛揚以時奮，真鷙鳥之英標，而搏扶之匪迅者也。豈皇蒼之好德，毒鵰鶚之靡仁，損威稜于搏擊，餘毛羽之形存，忍癡腸之妻空，曠爪吻其徒云。彼燕雀之何知，唧啁喧乎大夏，怛拳如之文鷄，蹇桀然爲何者，鶻孔微而云礜，顧匪甘乎乃下。相彼翎之文著，觀眄瞿其矍落，六翮翽其招摇，上且憑于無莫，何嗜樂之卑污，食孔甘于腐璞，舍血飲而毛茹，牲體陳而肉攫，睢盱漫其何以，耿含靈之而度，兹有以得侮于群雛，而爲禽之彼薄也。走觀物之資性，渺百生之誠一，彼目狼以兢戰，蓀虎皮而羊質，❷舞獅人之爲誑，陣象轟其駭逸。匪葉公之知畫，覩降龍而心失，曾不如小鳥之知，不視形而忘實也。慨高飛之軒翥，遠翱翔于寥廓，振衣裳其楚楚，爽精神之卓犖。毋爲是鳶識而鷹章，近取輕于烏鵲。

胆賦

有脜而腴，有滑其軀，不翅而飛，不足而趨。甘帶而安于汙穢，肉食兮肥蟆膚。客爲余言，是曰蝍蛆。蝍蛆之形，蠢蠢冥冥，無鼻之馨，無目之明。孰沸于湯，孰爛爲羹，緊庖廚之靡清，斯微物之化生，或以爲醯酸而聚蚋，食露之來蠅也。是故胆之所萃，爲脩爲膾。肴湑之味，八珍之類，食經之貴，皆夫人之嗜也。設有主賓戒食，饌而變色，牲殺備薦，酒行拜百，有胆蠕而見

❶「同」，原作「因」，據四庫本、朱抄本改。
❷「蓀」，四庫本作「蒙」。

焉，則中筵之上，未有不汙茵而噦席者矣。若夫溷坑圊廬，青蠅每集，飫滄而蜕，蜕生下濕，彼爲何來之扇者，是亦見聞之氣習也。食器而生，❶嘻其何甚？

胆聞而躍，託言于噤：「請以事陳，世蓋有矢嘗而疽飲者，曾何加于我哉！不招乃來，斯須已孳，事有急難，無施于事。甘蟲孰生，嬰童小子，蠹心罔覺，或濱于死。我形我蜕，蠶之爾耳，❷一杯之水，則彼垂亡而倏起矣。天胡不仁，生此微麼，論功于我，猶不我可，彼厖然八尺之堂堂，方蝍蛆而爲瑣也。食食之餘，君子疾夫君庖已蠲，胆焉所居。乃藜園蓬室之士，猶糲飯之不飽，胆安得而食諸，惟君子儒求諸鄙夫。」胆言感子，余是以書。

哀白鷴賦

辛巳春，武昌酒官修歲事，植秋千于次，有鷴西飛，觸之以死，爲惻然賦之。

哀白鷴之貞特，亦性天于純德。冠蓉砂之峨峨，素濤翻兮有服；林樾居兮幽絕，行有常兮時出；不鷄仰乎芻豢，❸雉有慙其高潔。❹歲曰改兮王春，百卉芳兮物新；藏淺屮之亡幾，而奚爲乎邇人。傷人樂之及時，仙半戲兮輕飛，鞦韆建兮蹴蹙，聊翺翔兮嬉嬉。有來者鷴，自彼荒苑，疾遡風而西

❶「器」，朱抄本作「氣」。
❷「爾」，四庫本作「似」。
❸「不鷄」，四庫本作「鷄不」。
❹「其」，四庫本作「於」。

翥，味人爲之輾轉。惟奮焉之靡顧，觸會遭其東柱，碎綏首于倏忽，飈毰毰而舞羽。有飄有零，涣血流纓，降離龍之無首，霞爍霧兮丹翎。神不及知，聲不及舉，俄而斃焉，❶曷其有所。我心惻其生遠，過城市而非宜，昧有進而弗視，飛災是以罹之。信始安其故處，羌高飛而遠舉，矰弋縱其何施，寄哀思兮鄙語。

風賦

有物營營，有迹無形，不喙而呀，不趾而行。得竅而聲，滚地雷鳴，❷一息不停，千里其程。時畏而寒，時挹而清，萬彙以生，庶品以零。飛砂一怒，草偃遐征。小夫不識，請謁先生。先生曰：「是非虛隙之産號令于天歟？至微至密，惟力之全歟？沈潛靜謐，可以激致歟？發揚隱伏，元之噫氣歟？鴻鴻濛濛，無得無從，鼓舞萬物，名之曰風。」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

❶「焉」，四庫本作「兮」。
❷「滚」，四庫本作「撼」，朱抄本作「搌」。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

賦　下

種竹賦

汧鄂之都，牙堂之背，久廢弗治，污萊有穢。徙脩竹而蒔焉，地不改闢，堂不改舊，蕭蕭然鬱鬱然不改，時而有拂雲之意矣。方其竹之始生，自彼空谷，頎然而脩，猗然而緑。葉秀卿雲，雲興翠筠。直節虛中，羌來細風，蔥瑣非春何凋，❶凜冬何華，森然萬叢。及其應人而出，樹之庭陛，修直依然，不回不易。葳蕤之態，困頓美人之春睡；灑落之韻，謫仙頽乎其尚醉。清飈時來，振葉凌柯，積翠招搖，瀟洒交加。夜風冽揭，朦朧素月。瑣碎兮清陰，橫斜兮錯節。吾不知前日之蒼涼與如今之煩熱也。若乃旻天得助，繁陰變暑，蔭之以油雲，沐之以時雨。翠幹盤根，安安爾所，稚子承承，方流振古，斯又類物之攸裁，固非人之所處也。至若淵明之秫，潘岳之花，好樂不齊，咸宜厥家。至人遐觀，匪同匪異，沈酗清芬，各從爾志，則夫是竹之清風，斯子猷之遠致也。

大榕賦

越甌而南，嶺山東麓，有七閩之會焉，

❶「蔥瑣」至「何華」，四庫本作「春生凜冬」。

厥都維福。福都中閩，城山塹水，脩逵孔直，麗譙南指。粵有喬木，根乎雌堂，❶青蔥映帶，經五門而之合江，夾經途者凡十餘五里。其爲根也，盤桓詰曲，勢浮平陸。隱丘陵，斡坤軸。如山如坻，崟岑蔽虧，列岫奇峰，幻然物爲。❷蜿蜒糾紛，蛇蟠鹿犇，卷舒連鬈，油如出雲。樹無全株，萬本同植。縈連癰腫，鑽堅露隙，儔引儔緣，❸自陵空碧。和氣鬱，贅疣生，衆醜備，百怪形。岌如神山，冬無落木，蒼蒼九夏，森其翠幄。枝柯離敍，橫從出奇，翕如其合，判如其離。嗟如其往，欻如其來。夭蟜驪龍，摩天切空，雛翼雲垂，扶摇下風。輪囷無心，隨之有本，孔綜根元，誰分混沌。軒然而大廈成，蚴然而怪螭怒，駢爪紛拏，矗其八柱，飛鳥千群，而咸棲有所。綢繆束薪不堪以火，盤根錯節而摧斤缺斧。其圓也不中乎規，其方也不成乎矩，樵夫視而弗斯，大匠行而弗顧。以無堪而保其天，斯所以邇乎人而壽莫之數也。若夫景升之牛，主人之鴈，不善其鳴，服箱孔鈍，以不才而烹者何哉？蓋豐肌而蠹，夫人之芻豢也。

斯榕木則不然，承天之施，得生于地，不假乎人，不離乎類。不以直節爲高，不以孤生爲異，凌寒而不改其操，連理而不稱其瑞，無庸而庸無尚焉，爲其全虛愚之義也。至于交柯旁薄，根分合枝，❹異生同命，縈繚相維，倚天成蓋，蔽野成帷。迷雲而零雨不下，畏日而炎天改色。邑人之依，行人之得，不才而才無似焉，斯其爲大通之德也。

❶「雌」，四庫本作「此」。
❷「物」，四庫本作「默」。
❸二「儔」字，四庫本作「疇」。
❹「根分」，四庫本作「分根」。

夫惟有大通之德，全虛愚之義，守不才之位，處無庸之地，爲物而物莫之陵，比人而人適當其意，其事也無施，其生乃克遂。是生乎通邑大都之間，尚亦躐千齡而幾萬歲也。

走嘗聞諸西方之書曰：「尼俱律陀之木，其子芥三之一，及其成材，蔭車將五百乘。」斯榕木者，不幾于是乎！ 今夫閩中之木榕爲大，其萌也微，物莫之害，有蘖其芽，蓊然天蓋。走不知命之者誰邪？ 庸有劣其形而不文其內。❶ 劣無文于內，將或容于外而以成其大。

鴈蕩山賦

走家東甌，有祠祭田在鴈蕩山下，行年三十，而未之到。隆興初赴調，因取途焉。愛其巖谷秀異，無虞無録，莫之能名；念其山水奇甲天下而未有文賦，欲賦之未可也。歸得建炎間郡丞謝君升俊山圖石本，字多漫滅。已而得樂清洪丞藏所鑱《新圖》并賦，歲正月望，始得皇祐校書郎章君望之《山記》，又假舊圖于葉氏以補圖缺，于是圖籍大備。顧皆敘次疏闊，洪賦工矣，而猶有未盡，故爲集略成賦。得而覆甕，誠何望于左思；擲地有聲，信多慙于孫綽。聊依準實，寄意山泉云爾。

溟渤轉乎東南，鴈蕩嵬其高峙，抱曾巒之四合，聳群峰之崛起。仙凡道絕，類隔一塵，摩空下望，儼若屯雲。聊登臨以寄傲，循石磴之縈紆，移顧步于觀瞻，瞥風氣之懸

❶「有」，四庫本、朱抄本作「以」。

殊。幽谷之中，別有天地，玉筍排空而剡翠，瓊館憑虛而綺麗。微埃不入其方寸，赤土不留其度內。❶峰夏雲之競秀，均倚劍于空同，峥萬仞之嵯峨，羅巧妙之巃嵸。

章望之《鴈蕩山記》：舉山無崖，凡山有名號者蓋純石，土山不與焉。

沈存中《筆談》：鴈蕩諸峰，皆峭峻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

粵若遂初，天愛其道。靈山祕秀，孰知其寶？傳西域之仙書，肇棲神于羅漢。

《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山、芙蓉峰、龍湫。

睠人寰之緬邈，極希夷之汗漫，偏爲幽獨，蓋始得于唐僧之詠；看之不足，此樵翁爲之浩歎者也。

唐僧缺其名尋佳山水，得鴈山而稱歎。負薪老人遇而笑曰：「我一生看山，意不自足，師果何所見而歎邪？」僧作詩曰：「天下名山曾過目，無如此地偏幽獨。路傍逢一白頭翁，自道此生看不足。」

我國家太平興國之二祀，天下車書始同。有禪師曰全了，菴廬初結于芙蓉。

初，全了辭師出遊，師曰：「汝緣在浙東，當得名山居之，山上有鳥，山下有花。」全了抵芙蓉，問其山曰鴈蕩。曰：「此諾矩羅之居也。」築菴曰「芙蓉」以處。今爲能仁寺。

行亮、文吉踵于前，甄昂作尉從而後。靈巖碧霄，巑岏而並露；南閤白巖，孱顏之

❶「赤」，四庫本作「纖」。

盡剖。起初凡七十又三年，而後隴斷之不遺，蓋成終于皇祐之己丑。

《記》：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僧全了始居山之淺者曰芙蓉，今承天寺是也。至己卯，僧行亮神服居山之深者，今靈巖寺安禪谷是也。天聖九年辛未，僧文吉得山之盡東而居者，曰碧霄菴，今靈峰院是也。于是有民居矣。皇祐元年己丑，縣尉甄昂乃發蕩陰山水，南閤地是也。由丁丑至皇祐之己丑，七十三年。❶白巖，寺名，在北閤。

稱始開于祥符之伐木者，故適當其會；謂還就于貫休之詩者，見不臻乎首。

僧貫休《諾矩羅贊》：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

是知水鑿之爲睫論，其又何知造化成功之不有。

《筆談》：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木取材，方有人見之。南有芙蓉峰，下有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鴈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見山頂大池，相傳以爲鴈蕩，下有二潭水以爲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峰，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謝靈運爲永嘉守，凡永嘉山水遊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名。予觀此山，當是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巖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峰之頂，亦低于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

❶「三」，四庫本、朱抄本作「二」。

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巖，亦此類耳。既非挺出地上，則爲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沈括謂謝康樂時未有鴈蕩之名是也。按康樂《遊名山志》：「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故其集有《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今斤竹澗、謝公嶺具在，不得言謝所未至，特未覩其邃爾。

乃其東望秀嶺，道屬天台，山川襟帶于四明，風雲呼噏于會稽，無非僊人三乘之窟宅，❶誰能見其一日而數相往來。其西則蓋竹、雲門、白巖、白鶴，魔軍退舍而真宅斯建，至神入竹而誠明可作，洞天高遠以誰訊，福地潛通而叵度。陰有枏溪，其陽際海，斡地軸之磐踞，望天涯之斯在。崖有千里之石，鋻有萬年之松，金雀幺而不大，金猿綫而多茸。樂官群處而和聲，山羊歷險而純素。若夫王孫、麏麍、鷹鶚、烏鵲，衆獸常禽之類，他山既多有之，玆故不詳其名數。

《記》：有禽黄色而差小者，謂之金雀。禽有群鳴而聲相抑揚者，謂之山樂官。有獸如鹿大，健而能歷險，謂之山羊。白者如雪。猿有毛如狨，謂之金綫。此鳥獸之異者也。

山之狀也，崇倚天青，❷峻連霄碧，凌霞傑出于疏雲，疊嶂牽聯于紫極。工如大巧，特若小高，三巨相形而岩崿，獨秀孤立而嶬嶆。瑞星明而治世皆見，霹靂轟而聵者不聞，常雲舒而莫卷，白雨霽而猶雰。牛女從

❶「之窟」，四庫本、朱抄本作「窟之」。

❷「天青」，四庫本、朱抄本作「青天」。

橋而星河可度，雷張望氣而龍泉可得，璧月懸空而夜夜長滿，朝陽薄暮而光明烜赫。貫香珠之落落，起祥雲之圞圞，❶玉峰高並于兩巒，利孔開通于雙穴。積翠合于拾羽之衆，紫微居而衆星拱列，觀架海之騰波浩浩，望平霞之火炎烈烈。

倚天、碧霄、凌霞、疏雲、紫極、大巧、小高、三巨、獨秀、常雲、香珠、祥雲、起雲、兩巒、雙巒、雙峰、雙穴、積翠、合翠、架海，皆峰名。連霄、疊疊、朝陽、平霞，皆嶂名。翠微、紫微，皆山名。瑞星、霹靂、白雨、騰波、火炎，皆巖名。騰波亦曰藤布，火炎亦曰火焰。千里、龍泉，皆石名。星河，橋名。萬年，松名。碧月，菴名。凡名號，皆據《記》及謝升俊《山圖》、洪葳《新圖》并賦，兼聞見云。

苞有菡萏，菌有靈芝。立筍圓而削玉，丹桂茂而欒枝。蓮花芬坼而木末可采，圓蘿糾結而鱗比相差。

菡萏、靈芝、立筍、削玉、丹桂、蓮花、圓蘿，皆峰名。亦有石名圓蘿者。

其于人也，總者如角，直者如指，圓者如臍，礪者如齒。佛掌高而頂可摩，神迹巨而武可履。詣方丈而問維摩之居士，行妙高而見香嚴之童子。龕巧合于佛影，得有同于僧寶，❷五通變化之有靈，三清逍遥而適道。天王朝祭而明堂斯在，西真翔集而瓊臺莫訪，對人道術之相忘，招賢仁義之爲尚。尋朝賢之舊隱，得侍郎之安居。❸觀音

❶「圞圞」，四庫本作「疊疊」，朱抄本作「圍圍」。
❷「得」，四庫本作「樹」。
❸「安」，四庫本作「庵」。

行而隨形示現，羅漢遊而飛錫騰虛。三傑際風雲之會，七賢從竹林之下，五老來兮書籍校，千里會兮德星聚。❶朝天義重于尊君，抱兒愛均于慈母。爾乃展旗障日，立戟排雲，關弓飲羽，❷長劍擬天，❸射垛遠而破的，馬鞍跨而絶塵。文筆擅場于文會，戴仁踐履于安仁。寶印得之而如斗，金鼎負之而調羹。鼓槖籥而布化，鳴鍾子而振聲。碑磨崖而没字，鏡無心而鑑形。乃有琢雙玉，獻連珠；咀文英，讀靈書；對棋枰，舉覆盂；振藥杵，火茶爐。盍簪加導于仙冠，折角尚賢于巾子。藏珠媚而淵水不涸，爐藥就而羽人不死。行道周遭于石佛，栖真高蹈于迎雲。空洞虛而無物，雲霧合而神仙。❹

總角、礪齒、佛掌、香嚴、雙童、童子、五靈、三清、逍遥、天王、瓊臺、西真、對人、招賢、朝賢、七賢、朝天、抱兒、展旗、立戟、長劍、射垛、文筆、卓筆、戴仁、寶印、石印、金鼎、鍾子、石碑、琢玉、獻珠、連珠、覆盂、藥杵、石杵、茶爐、寶簪、冠簪、仙冠、寶冠、天冠、巾子、藥爐、石佛、迎雲，皆峰名。礪齒亦曰蠣齒，對人亦曰雙人，戴仁亦曰對人，天王亦曰神王，又有影曰神王影。排雲，嶂名。侍郎、羅漢、千聖、文會、槖籥、文英、讀書、羽人、空洞、覆鍾，皆巖名。石指、石臍、石龕、石明堂、石觀音、石羅漢、石印、石碑、石鏡、石棋、盤、居士、僧寶、三傑、飲羽、安

❶「里」，四庫本、朱抄本作「聖」。
❷「關」，四庫本作「彎」。
❸「擬」，四庫本作「倚」。
❹「仙」，四庫本作「興」。

仁、行道，皆石名。羅漢、五通、五靈、雲霧，皆洞名。仙人、羅漢，皆壇名。維摩，室名。又羅漢，閣名。石碑，崖名。藏珠，谷名。五老，臺名。馬鞍，嶺名。神迹，巨人迹也。佛影石，蓋龕石有影，類佛云。

郛有石城，度有石梁，入有天門，窺有天窗。有堂有室，有斛有倉，旌有石表，蓋有版藏。門樓高屹以超雲，嶢闕對峙以迎陽，澡身莫便于浴室，修道何樂于禪牀。考室而柱金矗立，蔽風而翠屏是陳，版障駢而可隱，行廊修而可循。

石門、石表、版藏、石屏、迎陽、版障、超雲，皆峰名。紫翠屏、翠微屏，皆山名。石城、東石梁、西石梁、石天窗、石室、石斛、石倉、石門、大石門、小石門、石門樓、石禪牀、石屏、石屏風、大石屏、小石屏、石行廊，皆石名。柱金，巖名。東嶢闕、西嶢闕，闕名。亦曰堯窟。浴室，室名。天門，菴名。

像有師子、鹿影、靈龜、鯽魚，三燕頡頏而穿幕，戲龍驤攫而含珠。飛群鳳之徘徊，戲雙師之矍鑠。猴不可以加冠，魚有時而登陸。羚羊挂角以棲止，回鸞騫翥以翱翔。犬以警而司門，貓以游而在堂。龍倦游而或卧，虎已跱而更伏。御火共施于鴟尾，照水孰然于犀角。

師子、鹿影、靈龜、石龜、伏龜、龜子、鯽魚、三燕、石燕、含珠、回鸞、雙鸞、石犬、貓兒、卧龍、龍游、虎跱、石虎、伏虎、犀角、石犀、靈犀，皆峰名。又群鳳、卧龍、戲龍、龍遊，皆山名。飛鳳、鳳皇、小鳳皇，皆巖名。石獼猴、石魚、鴟尾、伏虎、虎跱，皆石名。羚羊，

洞名。戲師子，雙石對峙如猊也。

天柱之峰，上凌空碧，其旁無附，其趾無蹠。削貞珉而介出，崇高切于青雲。圓度于規，直中于絍，望之者目極，倚之者驚神，疑共工氏之不作，不周未觸而今存。此峰巒之峉立者，餘蓋不得而縷陳。彼有同名而不相似者，于彼吾又何言。

天柱峰有二，大天柱、小天柱也。

其水則二龍之湫，東瀑、西瀑。合掌、摩訶、劍鋒、乳酪。水簾眩日以舒耀，新月弓彎而出谷，清涼之滴滴無已，照膽之澄泓可矚。彼潭之泳者湖鰻，或澗而流之斤竹。決而下也，銀河瀉而垂練；委而去也，錦文鮮而漬淥。❶觸潛虬而聲韻鸞和，漱堆埼而皺如皺玉。委蛇而動行乎巖石之間者何容窮盡，又豈祇清溪之幾曲也。

大龍湫、小龍湫、東瀑布、西瀑布，皆水名。合掌、摩訶、劍鋒、甘乳、清涼、滴滴，皆泉名。水簾、新月，皆谷名。照膽，溪名。湖鰻，洞名。斤竹，澗名。

泉流之冠，大者龍湫，崖犇如仆，氣凛如秋；界青山而澎湃，吸蕩水之宗流。上擬青空，下臨無地，霏霺雨霧之飄散，晃朗白虹之下墜，乍垂雲而零露，怳山崩而川至，雖淮流破荆山之堰，曾不足以言其髣髴。衆水之淵，發源鴈蕩，厲巍巒之駿極，浸山椒之脩廣。箴竹叢生以蒙翳，娑羅挺榦以駢羅。征鴻攸聚，牡蠣生之。浮鐵船之蕩漾，沈古鍾之逸響。

《記》：鴻鴈以時而集，故以名。上多娑羅樹、大箴竹。案：牡蠣、鐵

❶「漬」，四庫本作「清」。

船、古鐵鐘，皆蕩中所有，蓋父老所傳云。

派旁泄之崩波，羌不以五水九旱而爲之消長，傳或謂滄海此遺波焉，今固莫詳于既往矣。

《記》：敘水源：蕩水南出爲大龍湫南，東會于天柱飛泉，水流東爲照膽溪，會羅漢院水，南入斤竹澗，入于海。大龍湫分流而下，過石門西凌雲之寶冠古塔，水爲長徼原，南入于海。石城之東，其水東流會小龍湫淨名水，入水簾回峰水，南爲白溪，入于海。靈巖之陰，其水由真濟會靈峰及西北五里寶月菴之水，南流于溪，西會白溪，入于海。蕩水北出爲新溪，會寒坑，泄上大溪，又會湖南坑、版藏二大溪，東南入于海。

乃若浮圖天成，古塔神造，香爐既設，寶幢載好。楞嚴翻大乘之典，寶陀襲白衣之號，高僧梵唄之相和，仁祠金碧之相耀。惟玆華頂，花壇是陟，居者有積，行者有食。

山中故事，遊人皆傳食僧舍。

無芸仙者之田，每駐遊人之屐，然雖曠世而彌年，猶未覩周遊而涉歷者也。

古塔、香爐、華頂、駐屐，皆峰名。寶陀、楞嚴，皆巖名。寶幢，石名。花壇亦名羅漢壇。仙人芸田在北閤。

爾乃樂成首路，東騖幽尋，絶白沙之古塞，陟峭嶺之芳林。秣馬于芙蓉之驛，驅車于長徼之原。招提寶塔，屏障横焉。千巖萬壑，是途伊始。扶笻竹以自杖，屐登山而後齒。于是奇巒卓犖，怪岫峥嵘。傍顧而塵慮都息，商羊而油然意生。

《記》載遊山由歷爲詳，今存之，其

不見于《記》者益之。《記》：山去縣七十里而遥，越白沙、武缺、芳林三嶺，達芙蓉驛，逾姚奥嶺，過長徼原，至山之古塔菴。凡菴皆僧廬也。石達之峰有連珠、靈犀、師子、仙冠、立戟、石表，其巖羽人，其石招賢。案：今菴皆爲院，院有古塔、石屏、版障峰。

登寶冠之蘭若，跨飛瀑之倏梁。引仙簪而峨首，裛熏爐之裊香。前眺諸峰，崒焉亭直。

《記》：入東北十三里，至寶冠菴，以巖名。其峰寶簪、招賢，其水瀑布，其泉清涼，漏巖而下。又有石梁、石鏡。按：香爐峰在瀑布西。

揖雙人而問道，屆凌雲而一息。九龍垂頭而來下，梅霖飄灑以雰零。洗余心之宿累，拂襟袖之泠泠。望銜珠而返顧，跨伏虎于石門。

《記》：東三里至凌雲菴，以峰名。含珠、朝陽、合翠、芝草、大石門、天柱、梅雨、雙人，雙人峰，相並也。今按：梅雨，巖名。九龍頭，石名。《記》：東二里至石門院，其峰天冠、伏虎、五靈、雙穴，其巖寶陀，其嶂連霄。按：石門院以門名。

里連霄之十五，窺蕩水之靈源。凝神寓目，千里爲近，群玉浮天，全乎一瞬。

《記》：出石門院西北，過石冢，❶登連霄，十五里而遥，蕩頂大泉渚焉。此山之甚高目處，而群山層列于左右前後。僧云五十里者多，辭云：四望而及，達必千里。

❶「冢」，四庫本作「象」。

度東岡之桐嶺，禮化士于雙巒。

《記》：石門東五里至羅漢院，其峰童子、文英、石龜及兩巒，其嶂朝陽、連雲，其石連生于山腰，長覆其下，曰石行廊。按《圖》：石羅漢在焉。

指游龍與戲鳳，鏡三京而膽寒。

《樂清縣圖經》：鴈蕩山三京灣，按《隋圖經》云：溪清如鏡，無所不容，黷之不濁。唐刺史張又新有詩。今名照膽溪云。

大屏之下，寺曰能仁，四溪交流，並湊天門。舞群鳳之垂天，儼華陽之挺立，吞衆壑以朝宗，拱萬山之環揖。是雖奇峭無多焉，故已冠峰巒之寨岌也。羊腸回于六八，俯在下之蕘山，羌有鳥而有花，悟達士之微言。

四十八盤嶺望芙蓉山，其嶂磐錯如蓮華。

回巒之嶂，隱若金城，漢唐道隔，言訒天升。惟隱顯之有時，殆匪由于人力，何先古之神閟，須後來之刔剔。

《記》：東北四里，至承天寺。❶其寺前之峰，聳如卓筆，曰戴仁寺。西曰棲鳳山。又東南隅二峰，重沓如屏，❷曰華陽。西南一山，回合若城，曰回巒嶂。東北一山，勢若龍游，曰戲龍，北應紫極常雲。西北山曰群鳳。皆連揖相望，如敷連環合。前溪有大石柱二，相向若筍，曰石門。下一里有龍潭二，照膽溪夾道西流，西南一水，又正南一水，會于寺右，前流翠雲亭。西北一

❶「承天」，四庫本作「天承」。
❷「重」，四庫本作「玄」。

水，流寺之左，會照膽溪，流石門龍潭斤竹澗。是以九峰四水叢聚之地，謂山之宗始云。

載旋余步，溪滸攸行，天柱、華嚴，接阜連岡。躐曾巖之鹿苑，窮透邐之淵泉，屏彩翠之蒼蔥，聽天樂之喧闐，仰大龍之懸水，飛小雨之濛濛，樂尊者之優游，得從容于下風。

《記》：西北二里至普明菴，西渡溪而入，北至天柱菴，山曰紫微。至華嚴院，峰曰陵霞。北至瑞鹿菴，以巖名。其峰師子、石碑、圓蘿、立筍、削玉。其山大者曰翠微屏，其石鴟尾。凡三菴，相去皆二百步而近。案：瑞鹿院前僧道親遇老人得龍壽丹之地。《記》：瑞鹿西一里，谷曰大龍湫，瀑布下流百丈而入于湫。天樂、宴坐、香爐三峰在南。按：湫上今有尊者菴。

指普明而回御，探龍窟于飛泉。

《記》：普明折北六里至飛泉菴，有泉自巖飛而下，爲西龍潭。有山中斷，曰小石門。

勒鞍馬而東之，望奇峰之隱天。觀音大士如住虛空，漠漠行雲，誰尋舊蹤。

《記》：東北三里至石城嶺，嶺東北三里而長，下嶺道二百步，有峽曰經行。北入十里，兩山壁立以相向，如門闕，其石色黃，其中峰巒秀拔，有溪泉瀑布。經行之東，其峰筍石、茶爐，其巖白雨，又有卧龍山，其石虎跡、覆盂。按：石城即馬鞍嶺也。北望長雲、巾子諸峰觀音巖等，歷歷明甚。

安禪之谷，萬嶍宗焉。大筆書空，一柱擎天。重樓峻傑以連甍，雙闕當塗以相向，

天聰岭巄其四達，自在慈悲而有像。龍蜿蜒而歸洞，離小湫而擁曳，❶發在定之熏聞，❷鼻凹窪而出涕。奮天然之鱗鬣，回玄造之頭顱，諒兹山之多怪，猶斯巖之匪如。

《記》：嶺行八里至靈巖寺，所倚之山曰石屏風。其峰天柱、獨秀、寶印、招賢、師子、卓筆。嶢闕伏龜、❸重樓、雙峰。其巖橐籥、柱金、石指、讀書、❹神迹、楞嚴、龍泉、文會、礪齒、火焰。其嶂平霞，其崖石碑，其湫小龍，其石僧寶，其洞天聰、羅漢，其谷安禪、藏珠，其泉合掌、摩訶。又有石城、石明堂、石魚、石倉、石斛、石龍、西石橋。按：龍鼻又有石觀音。

摩虎口以東逝，瞻石神而近止，訪净名于丈室，挹乳泉而一洗。乃觀初月，乃下虛簾，蛟人織素，近在危簷。

《記》：東二里道北，山缺而穴者三，相去百步曰宴坐巖、虎口巖、石龜。其嶂排雲在道南，其峰大巧在道北。東二山相對，道出兩間曰石門峰。東三里至净名菴。其峰天冠。後三峰曰總角、金鼎、蓮花。石神迎陽，其名居士。西小石屏，其谷水簾新月，簾狀谷也。按《圖》有甘乳泉。

閱靈峰之景物，奇特亞于靈巖，犀黑闇而通天，龍神游而處潭。五雲閣道，應真矯矯，❺谷有靈珠，欻生芝草。入會賢之空洞，

❶「擁曳」，四庫本作「曳擁」。
❷「發」，四庫本無此字。
❸「嶢」，四庫本作「其」，朱抄本作「嶢其」。
❹「柱金」，四庫本、朱抄本作「金柱」。「指讀」，四庫本、朱抄本無此二字。
❺「真」，四庫本作「貞」。

仰虛室之谽谺，信真如之可學，烹乳茗而生葩。

《記》：又三里至回峰菴，嶂曰疊疊，谷曰靈珠，以泉名也。又東三里二山之間，至靈峰院。西方山曰大小石屏，嶂曰凌雲，其峰最高者碧霄，五雲者以數言，其下蓋五老臺云。倚天、鳳皇、超雲、丹桂、香爐、朝天，其下有白雲菴。藥杵、戲師子、石犀、架海、朝陽、靈芝、靈龜、雙巒。其巖西真、神王、石濟、❶翛道、赤石、巾子、侍郎、騰波。其洞龍遊、羅漢。其壇曰花，亦曰羅漢。其谷會賢。其石飲羽、觀音、含珠，❷亦曰神王。又有龍潭、石獮猴、石浮圖、星河橋、石室。按：《圖》有羅漢閣，今羅漢洞烹茶，往往如花乳。

金掌高呈，亭亭空際，訪三賢而景行，遂回車于真濟。

《記》：靈峰之陰一里，有峰曰佛掌。因其下穴而爲菴，與疏雲、面屏、三賢、小高、菡萏、玉□而七。其巖逼日、隱真。又山曰紫翠屏。西北四里至真濟菴。十里而西有石門樓。按：今惟佛掌菴爲菴如故。

過胡公之棲宅，

《記》：侍郎巖爲胡兵部居之。

遵靈運之迷途。

《記》：靈峰東一里謝公嶺，山之東盡于此矣。王侍郎十朋《白巖院佛殿記》：「謝靈運蠟屐遊山，而不知有鴈蕩，至此而返。」

❶「濟」，四庫本作「臍」。
❷「含」，四庫本作「合」。

造石室于東梁，高禮佛之勤渠。

《記》：嶺行一里石梁菴，因梁而名。按：石梁後有石室，前對禮佛峰，新舊《圖》所謂石佛也。

亭白若而下道，窮二閣于蕩陰，忘散漫之岡巒，蓀無隱于追尋。北有白巖，石谿九折，山橋跨焉，巉巖影絶，斯蓋水之奇也。履芝田而種玉，煉爐火以飛霞，企時人之不及，❶厭時俗之囂譁。過湖坑于南閣，峨土藏之孤高。壯瀑水之滂流，訪仙隱而遊遨。

《記》：東南三里至白若驛，西北十里外有南北閣二村，相去十五里。南閣西十五里有院曰崇德，北閣西北一里有院曰白巖，相去十里而遥。衆山中惟版藏土多石少，在南閣西七里，蕩陰之最高也。崇德南三里湖南坑，蓋山之罅，接蕩三里，高泉瀉下，大龍潭在焉。其瀑布爲最大，有隱仙巖、連花、寶幢、四照，蓋大石相倚也。寒坑泄去北閣十五里，其水與台州西界相分，九曲行于石溪，出白巖東，無亂石焉，此水勝于山之處也。有鳥巖石、行廊、❷煉藥爐、仙人之田，王子晉仙橋，散漫遠矣。其深者去白若五十里而遥，去城迂僻，好事者莫知，故難見也。

至窮途而輒哭，等遊夢于華胥，問山僧以前路，固有匪吾人之所如者，殆不可以窮竟，❸又安得而論諸。

聞之山僧，靈巖山間有石室，中有石羅漢十六。又羅漢院旁數里，有平

---

❶「企時」，四庫本作「羌仙」。「及」，朱抄本作「時及」，四庫本作「反」。

❷「行」，四庫本、朱抄本作「竹」。

❸「竟」，四庫本作「究」。

原彌望，雙猊戲焉，皆未考。

至若大洞神山，仙靈是宅。❶ 龍湫宴坐者，諸矩羅之住世。

《西域書》：阿羅漢之在世者十六，諸矩羅其一人也。

虎跱守護者，蔓定僧之衣裓也。至人遐造，踐迹無同，運無方之玄化，闡不二之宗風，説法詎離于在定，經行何間于神通。

陳州商水人陳覺，字夢得，遊山東峰，望西巖一木如蓋，攀蘿捫石至其下，藤蔓纏繞如石。視之，入定僧也。觸其衣，隨手而化，乃菴其旁。閱兩月，僧欠伸開目曰：吾有衣寄巖間，有虎守之，持吾錫杖取衣，虎不加害。覺見虎而示之杖，虎摇尾去之。僧引蔓授衣，有入肉數寸者。爲之説法，鳥獸鬼神皆來聽受。覺因得度世法，後人呼其處爲説法巖。

聞縮地于偷桃之客，

近靈巖寺僧遊山，迷失道路，循小徑至一處，有茅舍數十家，皆有方士也。見僧笑曰：此僧亦知遊鴈蕩乎！方沍冬而桃有實，僧折取數枚懷之。方士呼童奪取其桃。僧因恍惚過山椒，則明州天童寺也。

神飛于窺鏡之童。

紹興末，平陽獨嶼李氏子，跌宕不容于父，方士將以東遊，不移時達孝義鄉橋下，辭不能進。方士出一小鏡使窺之，恍然抵一山寺，苦辭不去。俄若夢覺，視僧舍則靈巖寺，去家數百里矣。

---

❶「山仙」，四庫本作「仙山」。

龍丹成于老父，九二讖于元豐。

元豐五年，僧道親行大龍湫道上，逢一老人自山而下，履木葉皆無聲。呼僧與語，付藥丸如彈一，曰：爾速入京以進，藥乃萬歲藤膏熬成，名龍壽丹，以金盂玉盌研之，三日九服，可保九二之數。道親未行。數日，又遇之，仍趣其行。道親至都，聞神宗不豫，詣都省言狀，執政異而不受。上聞而取之，問所欲，道親言老人但戒太歲本命四立日慎酒樂，乞濟窮民及禁天下捕龜。上命中臣梁從政以焚香至鴈蕩山訪老人，無所見。八年立春，上得疾病革，皇太后得藥于睿思殿進之，乃上手自封識。上崩，蓋在十八年，事見《實録》。

了世緣于國秉，

秦太師檜嘗夢抵一巖洞，有群僧環坐曰：尚憶此乎？秦瞿然悟身之爲諸矩羅也。僧曰：「公世緣未了，姑去。」後經鴈蕩，覩羅漢洞如所夢，作詩記之，有「欲了世緣何日了」之句。

夢頽像之形容。

尊者菴經魔賊焚蕩，廢不復理，捏像亦壞。紹興間，婺人向氏山遊，❶夢僧裓金襴而不見首。明日得老父介遊大龍湫，至則失之。視諸矩羅像，則夢中所見，因爲築室塑像焉。

神屠履崖以如地，

作尊者菴，工有無肉之歎，俄有屠鬻豨肉者，其去，履崖石如平地，以爲羅漢變見云。

❶「山遊」，四庫本作「遊山」。

聞思光焰以如虹。

觀音巖時有光怪如虹蜺。

盜道而江波激怒，❶

龍鼻下觀音石，比爲一監司持去。及渡浙，江波惡甚，懼而投諸水。刻石像送鼻下，非復曩時天然者矣。

觸鼻而涓泉不通者。

舊傳龍鼻二竅有水，孕婦或以手觸其一，泉流遂涸。❷

非人耳目之所到，而又烏得以議其洿隆也。惟兹山之神秀，嗟近在于人間。曾跬步之不到，乃窮人而上天，化石橋于北閣，企斤竹之飛泉。

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有「企石挹飛泉」之句。

抑子晉未成于羽化，而謝客不得善于遊山也。今夫天下之山，江東居最，永嘉富甲于江外，而鴈山爲大焉，可爲超群而拔萃矣。他山之秀，幺麽稱妍，陽臺十二，秋浦九蓮，詩文振古，名字喧天，僅得此山之一丘一壑，猶拳石之夫何足言。所謂夷泰山而呑雲夢者，惟鴈山之蕩爲然！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

❶「道」，四庫本作「石」。
❷「涸」，四庫本、朱抄本作「枯」。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四

詩　甲 近體五十七首

誠臺春色 四言

鳳闕西岡，郎亭東乳。惟竹猗猗，誠臺有楚。苔痕春綠，玉李晚風。屏山坐對，青葱數峰。頽牆色弄，文杏新紅。争鮮競秀，芳隨意遠。各稱時宜，自成深淺。妙意誰傳，叵形罨畫。羲皇晚生，先天後卦。江湖漲綠，旋拍滄洲。晴嵐翠滴，煙瘴悠悠。篁鞭破蘚，柳帶縈愁。亦有江梅，花殘未落。弄音好鳥，笙簧度曲。垍如瓦鼓，幽獨是稱。兀坐頽然，邑荒無政。新陽多感，雷鼓轟天。清淮咫尺，狼烽夕煙。暮四朝三，誰爲第一。不知其它，且以永日。

春江夕泛二首

短棹春江裏，桃花流水生。天高裝鏡淨，岸遠筆山横。落日無窮意，丹霞逐旋明。何時遂歸志？一葉任縱横。

夕泛春江裏，扁舟萬里心。仰頭竟空碧，疏樾成清陰。浩志曷可遂，歸懷詎能尋。波隨亂山急，意若□流深。❶ 日落洲上葦，霞生霧堆金。重淵狎已貫，飄風顧難禁。嵒巒多李花，冰霜積梅林。爲何縱松

❶「□流」，四庫本作「流水」，朱抄本無「□」。

舟，且以開吾襟。迎送未云已，浮雲逐行吟。

俞氏園林

茁茁桃與李，生花故城山。修竹共娟好，流水相往還。天遠峰可續，人來心已閑。殷紅間蒼白，晚吹催潺湲。吾邑在何許，滄波對重關。煙霞蔽落日，萑葦深前灣。送客時已到，❶遊人意長慳。高風怒濤作，卷雪食餉間。官禁不可脱，歸哉望斕斑。

石門漁舍

漁家在何許，踞駮巖下石。花樹幾株芳，湖山數峰碧。窊樽亭遂古，雙闕天自闢。錦繡入茨舍，藤蘿封笙柵。吾爲江上遊，形苦世間役。心馳定沙步，舟行過簷隙。浪翁底鐫銘，太尉此居宅。豈若斯人徒，風雲相主客。

元夕

元夕不作會，蓮燈相照明。影光嚴鐵馬，讙譟合金城。發策悶如醉，中庭空自行。月娥雲鏡暗，樽酒爲誰傾。時唐、鄧邊報方急。

月夜郊行

曠野久晴霽，月娥添夜明。光浮滈水

❶「已」，四庫本、朱抄本作「一」。

白，寒徹纊衣清。頗復藍關意，端爲剡縣行。灝然天宇內，應不負平生。

讀書三首寄景望

春　秋

非復東都會，書王春又春。退風飛宋鷁，遠狩獲西麟。孔志知安在，豳詩難重陳。焚香掩卷坐，歌詠忽臣鄰。

山　海　經

帝江無目面，歌舞識成音。形天斷厥首，操干意岑崟。大化浩難量，懸解在明心。舒嘯東皋上，薰風五弦琴。

韓　文

退之强解事，剛不信神仙。所作古意詩，甘心玉井蓮。沈痾痊不見，險絶慟虛傳。賴得華陰令，聱書言豈然。

遊竹陵善權洞二首

萬古英臺面，雲泉響珮環。練衣歸洞府，澗水倒流入水洞中。香雨落人間。蝶舞疑山魄，❶花開想玉顔。幾如禪觀適，遊衲戲澄灣。寺，故祝英臺宅，唐昭義帥李蠙嘗見白龍出水洞而爲雷雨，今小水洞存鱯魚四足。

左右蝸蠻戰，晨昏燕蝠爭。九星寧曲照，三洞獨何營。世事嗟興喪，人情見死

❶「疑」，四庫本作「凝」。

生。阿誰能種玉，還爾石田耕。山有三洞九斗壇，故更寺觀者不一，載有李後主《斷還僧寺批札石記》，❶語極可笑，大水洞有石田數十町，❷奇絶。

都場正月盡，未見梅，思雪中石門之遊作

千里春何晚，三旬暖不回。眼青瞑縣柳，粉白閟宮梅。❸麗水年時泛，桃花雪裏開。軒轅丘一夢，懷往意悠哉。石門之上有軒轅之丘。

謝客窮幽處，仙宮隱薜蘿。二峰峨魏闕，雙瀑瀉天河。犺獚應難致，猿猴却患多。雪中山更好，淹歲定如何。犺獚皆出石門山中。犺類猿而緑，獚類狗而黄，蓋猴屬之大者。犺讀如廣，殆所謂狼犺也。獚字書音黄，土人作去聲呼之。狼讀如朗。

梅　花

花實望先進，英華標素王。仙家號梅爲花王。竹籬眠夜月，風雪傲寒塘。皎皎曾無對，淒淒忽有香。和羹須鼎味，盛服也霓裳。

吴江放船至楓橋灣 所謂越來溪也

短篷負長虹，破篋掛明月。風馬座中生，天幕波中出。高城多隱映，遠岫攙羅列。少小泛吴江，始識仙凡别。

❶「載」，四庫本作「再」。
❷「町」，四庫本作「畝」。
❸「閟」，四庫本、朱抄本作「閼」。

讀春秋有感

巧辯鷄三足，曾窺豹兩斑。鳳衰歌已過，麟獲涕爲潸。安作南柯郡，閒争左角蠻。夢回無箇事，風雨度前山。

送士昭兄赴南外敦宗院二首

人道温陵郡，山川似洛陽。懷兄尚淹滯，敦族蹔翱翔。會見親先漢，方期變有唐。萬安秋夜月，多稱古文章。

憶昔南州去，松根眺邑鄽。鳥啼雲裏樹，人入洞中天。載陟今時路，須航古渡船。地窮巇嶮盡，蚤晚濟平川。

觀天德圖像二首

函封傳遠邊，瞥見藁街懸。虎喙終爲噉，狼心約下賢。時無漢延壽，天奪晉苻堅。請決春秋事，陳侯訃豈然。

嗚鏑心何悖，投鞭計亦休。傳聞廣陵散，因作畔牢愁。淝水真同道，黄池故不侔。見遺天授像，看是郅支頭。

傷淮帥 時戰敗未知所在

淮浦天龍戰，居巢塞馬歸。陣傷軍背水，機失寇踰淝。越石知何在？虞君恨曷依。都緣生過涉，誰爲斬何徽？

袁口回棹有感

放舟谷里口，乘流楚江干。釣臺亦已墮，大舶寧長安。春度亂山緑，風回平水湍。何須問今古，劫劫難爲觀。

白　髮

浮生寧久客，罷沐彈冠幘。芳樹幾時紅，童髮半莖白。千月浪翻濤，百齡駒過隙。多少少年人，烏頭問華簀。

樊口晨泛送程端卿

扁舟送歸客，萬籟寂無風。宿霧青郊暗，卿雲碧嶺空。水清明去鷺，天遠入征鴻。日脚中流見，委蛇走白虹。

寒溪堂有待

疏雨渡西關，寒溪亦厚顔。風和沈白浪，雲斂出青山。浩蕩鷗偏適，翔飛鷺自閑。可堪泥染鞅，行客馬班班。

元夜齊居

漢家傳舊事，太一祀中庭。宫架崇喬嶽，銀釭耀列星。九堦塵擾擾，[1]萬室火熒熒。兀坐聞迂叟，[2]無人尚典刑。

[1]「堦」，四庫本作「街」。
[2]「迂」，四庫本作「隣」。

讀列女傳

一避先生席，鏗然鼓瑟希。功名窗紙薄，聲色路塵微。大禮無通問，清談浪解圍。黨人狂斐甚，猶有詠雩歸。

讀骨鯁集

幾許興亡事，全歸喜怒中。鸛鳴非雨候，花落任春風。龍馬符雖在，檀槐戰已空。未須悲麥秀，王道有車攻。

縣民訴事有以禪僧見況者

訟庭披訴者，道我似禪僧。不悟無生理，安知最上乘。修行心懶慢，溘睡日瞢騰。說法還知否，宰官非所能。

士昭兄琴室❶

弄琴函丈者，無始到來今。韶濩五弦上，乾坤三古心。荷香流曲沼，煙雨抹寒林。閔子罷傾聽，何人知此音？

無眠

丙夜不成寐，可如心念家。人情風上艸，身世眼中沙。❷宿鳥司更漏，黃鼇集晚衙。了忘官府事，高枕是生涯。

❶「室」，四庫本作「堂」。
❷「眼」，朱抄本作「浪」。

武昌射圃後山與江接，走植柳竹方茂，每爲民家羊群所齕，日有敺羊之事，昔贊皇公以祝鷄翁自況，走亦可謂牧羊兒矣

有欲即有累，無營了無爲。且非割鷄宰，寧是牧羊兒。甲解木方遂，苞屯芽定萎。江山萬里道，好去莫遲疑。

乳鹿或得之近山，既不可縱，畜之，更日而馴，走命之曰山友

駒鹿何年致，它山小水濱。呦呦興念母，麌麌熟依人。物性初無定，野心時亦馴。故林迷町疃，結友幸相親。

乳貓

乳貓毛比雪，[1]卉服絮成衣。扼鼠氣方盛，食牛形但微。紛拏殊矍鑠，上下擬騰飛。幾許明眸子，虧盈望日暉。

芍藥

萃拔秀群芳，花間得素王。牡丹紅樹色，菡萏碧池香。融洩云何樂，熙怡日是常。問人伊誰事，士女熟相忘。

[1]「比」，四庫本作「披」。

殊亭

指掌視吴都，遊人望已殊。清江浮晚岸，緑野漲春湖。我乏泉明事，❶誰爲漫叟徒。醉心尋古記，始信不虚誣。

寒食雨

風雨逢寒食，天公涕亦潸。柳眉顰緑髮，花淚濕朱顔。貼嶠雲横水，藏舟霧障灣。燒痕青已徧，若箇子推山。

客裏换春衣，寒風帶雨霏。漸班榆火禁，❷初感塞鴻歸。柳絮鶯啼亂，梨花蝶趁飛。丘原壇祭耳，悲念切更微。

袁口舟行值雨

樊楚勞形甚，將迎一遡流。棹移驚立鳥，帆遠亂浮漚。落漠江皋樹，依稀荻岸舟。烏雲鳴雨急，還我舊神遊。

酴醿雨後

晼晚春闌雨，酴醿花意秋。雪飛香霰集，龍鬪玉雲浮。外户楊青眼，中唐浪白頭。夢回人不見，心醉兀悠悠。

玩世無心子，成功不義侯。升沈三躍浪，聚散一浮漚。守郡官槐木，王家夢髑

❶「泉」，四庫本作「淵」。

❷「漸」，四庫本、朱抄本作「羡」。

髏。團團天上月，猶自曲如鉤。

榕花，唐玉蕊花，介甫謂之瑒花，魯直謂之山礬，武昌山中多有之，其葉可供染事，土人用之釀酒

榕綠吐瑶琨，泠然郭外村。仙人來玉蕊，文士立山礬。芳澤留絲素，風流付酒罇。莫言瑒酷似，香處不勝繁。

春霖未霽，澍雨大作

甚雨過清明，浸淫不肯晴。天占符後甲，人意失先庚。陌路河魚上，堦塘野草生。早來雲陡黑，流澍霤間成。

書江表志

株守生財道，棋翻正國成。周王方虎噬，唐后獨牛耕。軍罷心忘戰，民勞勢自傾。誰如內史鉉，求伴大夫平。

夏日晝寢

至樂歸靈囿，棲神得睡鄉。青奴涼自愜，班友夢偏長。莫管黃粱熟，何須綠醑嘗。知他人世界，若處有虞唐。

夏口懷舊

夏口傷前事，毛精淚暗垂。白龜生不報，黃鵠去無期。嶺雪炎雲熾，瓜田古岸

移。戰塵愁滿眼，聊付一篇詩。

寒溪寺拈香，時國喪罷宴，錫已三歲二首

社舞莫娙娟，當修晉白蓮。林梢開遠嶂，花片落寒泉。鐘鼓鏗鏘甚，松篁影帶妍。如來本無象，長老亦逃禪。寺無塑佛像，主僧移律寺久矣。昔者溪爲虎，如今突壍煙。萬松晨逕滑，九曲夏雲連。畦町苗初實，池塘滴尚涓。潔齊朝五日，清淨樂三年。要祝南山壽，南山壽十千。

朝衣結藍綬，古刹禮青蓮。蒨絢林間樹，琤瑽竹下泉。晨曦方散彩，曉宿有餘妍。聚石應聞道，無人爲説禪。路回荒翳目，江遠望生煙。略彴溪源舊，孱顔嶺岫連。清神山歷歷，洗耳澗涓涓。菩薩行觀世，封人願祝年。更須東畝粟，長穗滿三千。松溪早禾已秀。

石榴花

國色宜炎夏，宮裝染絳紗。蒼崖陸渾火，朱景赤城霞。顔駐留瓊蕊，丹成噉日華。東山舊遊處，遙憶武陵家。福州東山有梅花洞，❶武陵桃花源比也。

自訟

學問非干禄，宦遊端爲貧。生慙挽船令，羞殺采芝人。求牧知平陸，無漿賣棘津。讀書心愧否？何日是來春！

❶「梅」，四庫本作「榴」。

讀李斯傳

上蔡游公子，真情本自愚。五刑身具論，七罪法當誅。逐兔蹤牽狗，亡秦效擊胡。明功與周召，爲問驪山徒。

宿低寨遇雨

酣睡忽驚覺，空牀秋氣清。四垂來雨脚，萬壑漲灘聲。飛洒穿戎幕，淒涼悵旅情。緹幢高卧者，應更薄書生。

至信陽，宿蕭安撫寨，蕭虜蔡將，去歲陷信陽者❶

左角語爭戰，南柯聞大犇。胡爲控弦去，猶有覆車存。行客應貪路，邊城不閉門。夜眠思往舊，空淚濕牀痕。

別元可、元亨

去矣鴟夷子，片帆移夕陽。意深三折臂，情結九回腸。風雨思無晦，江湖道可忘。死生猶暫別，萬里未爲長。

縣有父子訟者，走以魯人之法聽之，喜其改悔而作

父子本天性，情緣私愛睽。寧留今夕忍，無作望思悲。克己歸仁禮，回心即孝慈。同年千古意，聖相不吾欺。

❶「歲」下，四庫本注「闕」，空三格。

樊岡雨後，瀰望皆平蕪緑草，無復花矣

候客樊岡道，新晴致日佳。萬般詩外意，百種夢中花。蔓緑鋪平野，江流襲漲沙。無如石頭滑，龍首粲新芽。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四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五

詩　乙 近體詩七十一首

漁父二首

蹤跡五湖浪，生涯千尺綸。是非寧入耳，榮辱不關身。獵獵菰蒲暮，淒淒浦溆春。何時共蓑笠，和雨釣青蘋。

紅蓼白蘋岸，清風江月明。萬波千尺動，四海一漚輕。濁酒醉獨酌，鮮魚飢旋烹。興來歌欸乃，煙雨過前汀。

筠鄉新筍

根節凌槐夏，風霜閱草春。此君椽筆健，稚子錦綳新。有待瞻淇奧，行將滿渭濱。狂鞭任奔迸，我不是饞人。

白菊

不著金縷衣，寒窗弄明月。端宜裝淡泊，自是香蓬勃。臭味真可人，風流到華髮。試爲問東籬，定得淵明骨。

丁香花

別是南州種，寒花七里香。鄂人號七里香。玉笋駢寶髻，金粟綴銀璫。自得山林趣，不

爲時世裝。紫霞休騁瑞，未及野梅芳。

立春

誰得東君信？風生十萬家。土牛占穀麥，灰律動蒹葭。嫩緑萌芳蘂，新紅茁綻芽。未能都免俗，春勝插春花。

雪

怪得寒風瘦，窗明積漸加。起來袤潑水，逆視竹生花。厚皃分群品，新裝副六珈。飄零飛落葉，轉動絞回車。無定從高下，忘形變邇遐。郊坰鋪毳罽，堦砌撒江沙。灑壁侵修飾，填坑旋不窪。❶屋頭昂怪獸，山脊走長蛇。萬木枝都亞，中庭石盡遮。獅符蹲陡踞，龍井噴增呀。撲面輕盈甚，裝衣點綴斜。礎閑開匣鏡，碑仆插梳牙。同色連千里，虚光合萬家。壓災時世重，爲瑞老農誇。勢極雲天際，威凌凍水涯。凹兜坡崿岞，條突樹牙槎。客子衣裳怯，王孫酒力奢。影浮垂繡幌，香帶落梅花。籠簸知神女，門屯想夜叉。未能三十韻，旋瀹試烹茶。

郊迎趙漕

叱御逆軺車，愁先負弩驅。虎頭晴在望，羊角淖盈途。草莽迷行跡，湖山出畫圖。傷今又懷古，坐睡覺吴歈。

❶「不」，四庫本作「下」。

傳聞北虜請和

會稽吴功薄，夫椒越報深。漢驅胡遠遁，周任狄來侵。賴是佛狸死，何當頡利禽。請和君信否？無故莫容心。

梅　雨

霡霂雨黄梅，凝雲縮不開。心知養苗稼，眼見長莓苔。密篋幾如漬，崇墉勢欲隤。鬱蒸任炎熱，誰解酌金罍。

遊飛霞洞

横塘富花柳，杳杳鏡中行。樓觀朱涵壁，洞天珉掩閎。林深暮雲合，地僻夏寒生。康樂屏巖静，鳴榔時一聲。

龍翔寺

二江涵古寺，雙嶼聳平沙。翠浪環流浄，金城到眼奢。水光摇殿閣，塔景動龍蛇。不減蓬壺意，屯雲未許遮。

酬張縣尉

久客多塵滓，心懷爲子開。文知龍有種，名苦雉爲媒。但得貧無纍，何嗟去不來。吴門衆多士，待爾和羹梅。

元夕憶世母 三八母生日

蒼天毒我生，顧復自孩嬰。元夜維蛇夢，❶三山壽斝傾。星毬明烜赫，鼇島峻崢嶸。樂事都如夢，傷心母道情。

拒霜花

蘸染木芙蓉，深紅間淺紅。錦籠烘夕照，翠袖揖秋風。豔冶歸尤物，淒涼識化工。拒霜高節在，丹藥謾成叢。

早行

旅枕罷殘夢，明星懸屋椽。不辭風露冷，欲了東西緣。雲馭方擎日，月輪猶印天。❷波波定何事，羞死地行仙。

天陰

梅月乍開霽，油雲閒卷舒。溢光穿隙日，浮祲出清虛。鼓吹蛙聲亂，笙簧竹影疏。雨來三四點，靜覺打籧篨。

告歸郡不得請，倦于將迎之勞

閒居百不憂，何事武昌遊。旦旦三江口，時時十里頭。箇中都是妄，此外竟何求。生被浮名累，將迎卒未休。

❶「維蛇夢」，四庫本作「銀花合」。
❷「印」，四庫本作「御」。

昧爽寒溪送客

攀援長者車，昧爽踏汀沙。片玉山銜水，堆金日蘸霞。風來雲外嶺，露重竹間花。好景看如客，心閒即是家。時客便道過家。

二十三日送客寒溪，還視邑事，食時過節推周文，猶高卧未起，愒然嗟羨，以詩戲之

驚起周公夢，三竿日倍高。被氊吟不用，州縣職徒勞。脂轄驅郵置，金車困賊曹。幾如陳處士，龍卧楚江皋。

夏日江濱

鳥迹鋪天篆，金波漾日沙。鷺拳巖積雪，風勺浪飛花。江斷客帆入，崖回山影斜。❶峰雲青入漢，❷略約二三家。

聞黄仲益雲夢辟書報命

三府書交上，群公座盡傾。量包雲夢嶺，❸名動洛陽城。鷄肋刀焉用，牛腰軸定盈。江南望江北，無可贈梅英。

❶「崖」，四庫本、朱抄本作「岸」。
❷「入漢」，四庫本作「漢上」。
❸「嶺」，四庫本作「澤」。

讀蕭銑傳

不假成田勢，寧堪麥秀悲。青氈梁舊物，赤幟漢威儀。剛被農家誤，俄推鼎祚移。江湖百郡地，只自黍離離。

讀九國志悶書

弔古因紬卷，傷神却皺眉。蜂房開自牖，蟻穴潰成堤。不苦南風競，長懷北馬悲。陽曦曜星月，還有餞西時。

被甲

儒服便章甫，戎裝乍鐵衣。幾曾生共樂，猶有死同歸。著屨惟何甚，乘車未遽非。愧酬軍旅問，先見少知幾。

曾陽回棹

沔曲回晨棹，鷺飛羨水禽。波紋沙隱見，山影浪浮沈。色動蘆花雪，光搖日脚金。扁舟歸未得，惆悵五湖心。

讀三國志

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徘徊記名字，人物委塵埃。錦里昔曾到，樊川今此來。遺風不可見，觀古意悠哉！

讀史

信乃噲等伍，宏與滔比肩。饗士未爲

過，出跨真能賢。物外體三極，環中無二天。傷哉千古恨，顰蹙甑陳編。

仵落回路得家書，是夕有歸夢

夢入江南路，依然識舊廬。家人話生計，兒子督程書。繚繞俗緣在，纏綿習氣餘。金鷄驚悞我，安問未爲疏。

三月七日按雲陂莊，還宿舊州寺，懷松楸作❶

不學老農稼，而爲田舍翁。劬勞方軫慮，定集竟何功。心惻君蒿氣，時寒疾甚風。年時尚壇祭，廢絶意奚窮。

山舍三首

髣髴依巒窐，林端鳥道縈。煙疑雲異色，松接澗同聲。樹古龍蛇蚴，巖嵬虎豹獰。野花舞狂蝶，栩栩夢莊生。

塢闊屠蘇小，奇峰疊翠屏。巖頭通鳥跡，山脊走龍形。峽斷風偏勁，林幽天欲冥。流泉不知處，虛谷響泠泠。

寂寞無塵事，茅茨秀嶺連。密蘿蒙灌木，亂石隱流泉。蟬噪雲間樹，鳥飛山外天。孤雲自明滅，應達主人玄。

❶「楸」下，四庫本有「後」字。

觀棊

戰伐徒形似，死生俱妄爲。争先明有法，當局自成迷。多算非關劫，成功定出奇。兩情深海若，不比看人知。

昇仙寺（三寺賦）

羽翼假真仙，飛來秀嶺巔。道高還自正，境寂若爲禪。❶ 寓目山如礪，昂頭浪拍天。闔城多少地，冪歷帶平煙。

丙子歲春

物極雖云反，寒威何太衰。東風入簾幕，生意滿林畦。古木含新緑，仙葩吐舊枝。陰晴苦不定，中夜忍聞規。

江行即事

春信潮聲急，滔滔掩岸沙。客船離浦漵，漁笛起蒹葭。盪槳水光碎，轉山帆影斜。篙工指煙樹，依約有人家。

雪銷

旬浹雨銀花，山林盡綺羅。東風雲氣滅，南紀日光和。皓皓污應易，涓涓滴轉多。冰生又冰釋，天道竟如何！

❶「禪」，四庫本作「然」。

讀大定書詔

竊國盜仁義，驚人新見聞。腥羶冠冕俗，穢雜犬羊群。孟獲尚七縱，匈奴非五分。啓民身薙艸，爲有鴈門軍。

誠臺雪望懷子都五首

不見子都子，誠臺一壯觀。爛開梅骨峭，高聳玉峰寒。誰共雲霄目，❶詩亡錦繡肝。夢魂千里道，應更酒腸寬。

故人一相遇，七返霰瀌瀌。辭采應奇甚，顛狂即在不。尋思落帽會，乘興錦官遊。皎皎誠臺暮，詩腸獨自搜。

白也今良嗣，千年璧一雙。文思泉漱石，色照月明窗。樸樕空樊渚，飄零遠漢江。此情誰與度？木介響琤瑽！

狂遊失可人，萍聚我和君。千里共明月，幾山空白雲。擊鵰飛墮毳，嚼雪冷冰齦。百歲無多子，離居困索群。李性剛直，同官目爲鵰李。

掩脛誠臺雪，吟頭祇自昂。梅花開嶺路，冰玉皺池塘。良馬日千里，美人天一方。尺書不可寄，道義兩相忘。

和賈簿

官冷君休歎，浮名陌路車。冰山逢燠泮，豆粥併寒除。但酌樽中酒，從堆架上書。未酬題柱志，終不羨相如。

❶「目」，四庫本作「日」。

忌日雪

荼毒惟何甚，同時失所天。哀傷逢此日，懷抱憶初年。白雪明心素，青松黯墓埏。❶不堪陳几席，罪罟欲誰冤。

大雪

江市彌旬雪，人行失舊蹤。梅藏香骨瘦，冰結浪花重。髣髴門前柳，昏迷郭外峰。屋簷天漢在，一雁没清空。

喜雨

麥穗雖乾耳，秧苗未吐心。正須雲潑墨，生怕日流金。氣鬱山堂潤，風回竹逕陰。稱人三四點，争道即爲霖。

春老寒雨，❷酴醾竟爛

無定若遊絲，神人薦玉衣。飄搖思遠舉，婀娜怯空歸。晚色檀心重，❸春寒酒力微。牽腸無柳眼，香絮雪花飛。

讀史

閑是等閑非，沈迷不自知。黄粱一夜夢，白雪數人詩。身後輸栢酒，生前對局棋。幾多亡國恨，窗几静榰頤。

❶「黯」，四庫本作「點」。
❷「寒雨」，四庫本作「雨寒」。
❸「晚」，四庫本作「曉」。

延陵感懷

延陵七春夢，悲切意更微。頗復吴牛喘，還多代馬依。去來紛混混，今昨是非非。況在遼東鶴，千年方始歸。

雪霽和智叔次諸郎曹韻二首

風洗朔雲静，愁蠲淚眼晴。夜闌灰亦冷，❶目眩室生明。客子遠鄉巷，天公偏世情。布衾寒潑水，墜葉也心驚。

同雲起飛絮，忽作無意晴。夢破客愁絶，魂銷天夜明。聞鷄悲壯節，哀雁切鄉情。夜静群動息，空牀時自驚。

元日

鳳曆回龍紀，羲和御物新。崎嶇萬里道，牢落五年春。羈客聞哀雁，傷懷念昔人。米鹽能幾許，還自不由身。

夢回二首

憶到梯雲巷，哀傷韡鄂叢。舞鸞悲引鏡，傷雁落空弓。清夢回時雨，繁聲發夏蟲。情鍾正吾輩，❷匡坐泣薰風。梯雲，走家坊名。

吾宗鮮兄弟，何事日飄零。凋落皆鴒

❶「亦」，四庫本作「欲」。
❷「正」，四庫本作「在」。

鳳，相從謝鸛鴒。世緣那可了，魂夢也非寧。屈指傷心事，端如欲曙星。

鄉思

達仕租千石，虛名酒五經。豈能千日醉，未勝九年耕。識取杯中趣，知從袋裏乘。讀書無一事，官宦汨平生。

寒食二首

異縣臨寒食，爲情覺大難。君蒿五精氣，破散六祠壇。墮淚紛朝雨，回腸減夜餐。誰家簫鼓咽，懽舞欲蹩跚。

五歲懷歸夢，言歸已得歸。未能逃俗累，旋復著征衣。子貢當何戰，燕人切自悲。無堪一百五，春雨作霏微。

感事

狐死正丘首，鳶飛翰戾天。乃知司馬晉，❶不若慕容燕。濟亂須人傑，投機赧世賢。長江千古恨，南北幾陳編。

鸂鶒

谿鵡滄江外，雌雄萬里心。浪花浮彩翠，煙雨弄清音。蓼岸無端黯，蓮塘底處尋。鴛鴦誰著色？知誤幾金針！

❶「知」，四庫本、朱抄本皆作「如」。

讀邸報二首

大漢煙塵静，三公計畫奇。定安唐廟貌，行復漢官儀。捷奏騰千里，除書滿四維。自然禽頡利，蚤晚贊無爲。

世味刀頭蜜，人情屋上烏。榮華葉子格，升黜選仙圖。豺祭知生獸，蛇銜欲報珠。不將魂夢到，反是憶蓴鱸。

九月十日菊

不改天香細，無端人意疏。重陽把杯者，今夕尚來與。白羽搖依舊，黄裳笑反初。知時自凡俗，冷暖欲焉如。

夜聞捷音

圓覺聲聞夜，蒙頭大比丘。上功來莫府，如用復東周。行即昇平舊，還從汗漫遊。憑誰問淮蔡，元濟莫擒不。

悶　成

春鳥弄輕微，凝陰滿院飛。蠶姑云力作，杜宇不如歸。世變知音少，人亡解語希。汗顔多反仄，濺淚濕單衣。

春　陰讀王黄州《小畜集》

春晝閣春愁，無情若隱憂。柔腸牽柳眼，困淚點花頭。不放春風度，從教暮雨

休。哀憐無限意，小畜閔黃州。

燈花

自得天然豔，書窗氣吐虹。有心惟燭物，無種到施工。不管三春候，平分兩曜功。報人知喜事，誰辨悉歸空。

送鄭景望赴國子丞詩二首并序

淛之江潬但。漫平聲。而委長，有山焉，截乎江之口，其潮也尾閭，盈而瀆瀑，海水溢而群飛。回江之波，倒流而反觸于山，其濤怒衝乎潬，其波激委其至也遠，其爲憤也滀。崩騰洶洶，洄潏藏昂，驟蹙而軒，乍旋而入，竚盈淵谷。前無高岸，一川矗立，突如來如，屹如銀山，犇如陳馬，轟如雷鼓，激如摶鵬。子胥奮躍于濤頭，文種昌揚其暗浪，雖共工氏折不周之柱，左伯母彈恒山之目，拔山如項羽，驅石若始皇，未足以擬其壯。天河裂，龍門發，呂梁洩，汾防決，淮隄撤，猶不得形模其彷佛也。操舟者逆而取之，順而方之，呼吸之中，恬然已無事矣。濤之力也有既，故吳兒可狎而弄，其去也有時，故行人可厲而涉。走嘗聞諸濱江之老叟曰：江之產有煩苛，其涉有陷沙。煩苛，豸也，蠔螯比也，形如飄瓦，呀吻衆多。狎者遭焉，則著身而不寘。沙之雜也多淖，則人之履踐不實，涉者俄而陷溺，則僵爲汐之濫。君子者曰：揉舟者，❶子其神乎，憑乎虛舟，凌乎巨浪，逆而取之不害其爲正，順而方之不害吾之止。故雖濤水掀天而吾不

❶「揉」，四庫本、朱抄本作「操」。

爲之蕩，横流溢壑而吾不爲之撓。持危涉險，亶然而成之，其昈涉者吴兒爲有全安之數矣。子鄭子，一鄉之望，其赴國子丞也，固當爲時世用，鄉人又將儀之。夫國子，清官，子鄭子和而不流者也，既清且和，利用安身而崇德矣。其行也，必將問津于浙。走期之以舟檝之利，琢詩爲贈，且序陷沙煩苛之説所聞于父老者而冠諸篇端。

風喜檣烏順，知難喚酒杯。好溪寒已半，京洛暖應回。僧舍方飄雪，江籬欲放梅。不須愁國步，之子棟梁材。

愧我論交晚，何堪又索居。朝陽鳴必鳳，清水察無魚。百惱愁成斛，群疑鬼載車。否臧亡可道，赢得腹詩書。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五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六

詩　丙 古風詩四十九首

送鄭景元赴秀州判官詩并序

走歸自武昌，始獲交于景望、景元昆季，二鄭兄弟不以我之無似，不屑與之友。居之相遠也，相從之日少；志之相得也，相與之意深。居數年，景望召爲國子丞。又兩踰時，景元赴由拳從事。走素寡合，起大市鵶鶋之嘆，❶于景元之行也，贈以詩而序其意。聞之君子送人以言，衆人以財。走雖小人，樂爲君子之事。方浩浩之會，走雖以天而免，秋田粒食，悉漂泛于洪波，既無財以贐公之行，不可抗手而别，以言爲贈，猶不害于人情。景元既高于才，又果于志，喜竟其說。人不知亦譊譊，❷固賢人君子之心，非處世之道也。古之人教其子者有曰：「女戒勿爲善。」曰：「然則惡之爲乎？」曰：「善不可爲，惡將安取！」有佛學者，弟子禮其神像，而師杖而起之。弟子者曰：「禮佛亦好事也。」爲師者曰：「好事不如無。」世衰道微，士鮮中庸之行，其從政者非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則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要譽者，不欲人之加諸己也；窮欲者，甚惡人之形迹己也，此人之常情。幕府之官，無

❶「大市鵶鶋」，四庫本作「藪澤鴟鵬」。
❷「譊譊」，四庫本作「囂囂」。

曹局之分也，從容賓主之間，其處此亦難矣。非無心于爲善，寧無二者之猜乎！魯人謂孔子東家丘，舍者與楊子居争席，盛德之至，不如是不足以有行也。走欲景元事其上官，其賢于人者約之于道，否則闊其小者以求全其大者，掩覆吾迹，無爲爲善以近名。聰明睿哲而將之以愚，亦充之爾耳。景元固無施不可，此焉發軔，庶乎其善始也。以景元之敏于行，千里之外，能無從此言乎。景元，景元，願不以人廢言也。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友生薛某。

恢炱煽炎毒，萬里無來風。殿閣少微涼，況乃陌路中。紈扇可把揮，秋高網絲蟲。冰山豈足恃，見晛聿消融。進退信惟谷，黃塵奈悤悤。鄭君冰雪姿，干將依崆峒。竭蹶救頭然，巾車佐元戎。生人在熾炭，吾何憚爞隆。往聞開元帝，逃暑繡嶺宫。偪仄政浩歎，木陰見姚崇。煩溽頓以消，語識静勝工。相期在此行，山泉養童蒙。

兄子象先罷公試歸，知武林動静，成古風三首

黃庭有真詣，魂升魄入淵。知機動以食，還反道自然。嘗聞鍊色石，可用補蒼天。時哉復時哉，寧教悔在前。

野鶴入鷄群，猨豈王孫輩。之人定忘物，未足言身世。丹山兩鳳皇，爲誰來噦噦。靈龜發與朌，可以卜隆殺。

明珠以彈雀，得雀亦亡珠。飈鳶以當鷹，夫豈獵之徒。黃金有定價，韞櫝盍藏諸。薰風扇餘涼，吾方愛吾廬。

元夜齋居

元夜憶年時，忘情居灝灝。縣齋今夕居，曷謂傷懷抱。都緣人事非，不足年時好。❶世母舍我歸，屈指憂吾老。人亡不可見，此心爲艸艸。大人月云忌，棄我方兒褓。呱呱救嬰泣，安知請丘禱。諸父洎諸兄，下世吁何早。悲傷失所恃，涕淚流行潦。哀思動時節，不見蓮燈好。鄉居計日長，松楸倩誰埽。諸母侍何期，念舊呼穹昊。

春雨

春雨不知止，新晴旋復陰。霏霺散秋毫，虛簷水鳴琴。琤瑽響疏窗，庭除有餘音。趦步莫可縱，蒼苔看浸淫。縣齋知幾秋，中堂漏相尋。涓涓濺人衣，黯黯乏勝襟。發策漫如漬，明眸暗沈吟。翛然薄雲開，風聲到園林。坐覺筠筀笌，羅鞭粲修森。巾車過坊市，溝渠漲江潯。言歸轉通渠，舉頭見西岑。峰青霧銜白，何堪送迎心！

春江小雨

小雨春風裏，澄江滿漲痕。沙平波渺渺，山遠霧昏昏。短棹煙塵細，浮雲天地根。將迎倦無已，羞目舊梧尊。

❶「足」，四庫本作「覺」。

春雨

春光不滿百，霧雨六旬强。眠蠶老脱殼，壠麥青已黄。愁雲密可厭，慘澹空滄茫。銅盤旦日出，障彼天一方。寒簇歎巧婦，麰蛾會飛虻。豐隆況忱祠，離畢占是常。庚午直及申，❶此意未遽央。使客困羈役，行留兩亡羊。

雨中鶴唳

陰靄結愁思，秋霖政霔澍。何天唳鳴鶴，嘹喨烏雲路。九皋聲甚遠，底處披冥霧。定知君子化，不作乘軒汙。介蟣六王師，櫛沐方暴露。芻輓苦不繼，曷保金湯固。塗泥困淪没，❷無計開樊笯。傷古聽華亭，吾心向誰布。

種蘭

蘭生林樾間，清芬倍幽遠。野人坐官曹，兹意極不淺。西窗蔽斜日，松釵架春晚。牆陰蒔花木，憔悴根日損。植此山谷香，❸坐與前事反。扶疏可紉佩，心緒端有本。芽生僅盈壇，高風成九畹。❹群芳顔色好，祇自誇園苑。何如淡嚼臘，草莽曾誰混。對我静無言，忘形知莽蕁。❺

❶「及」，四庫本作「甲」，朱抄本作「友」。
❷「淪」，四庫本作「淹」。
❸「谷」，四庫本作「國」。
❹「成九」，四庫本作「九成」。
❺「知」，四庫本作「如」。「莽」，四庫本作「苯」，朱抄本作「奔」。

讀東坡和靖節詩

我讀淵明詩，頗識詩外意。坡公繼逸響，箇中有佳思。取友百世上，古來獨二士。陶固泉石人，蘇則廊廟器。出處了無同，聲名都自異。往來不可作，❶矧復通姓字。神交定忘形，飲食尚知味。蕤賓中聲律，片鐵猶應類。茲文在尼父，爲復昌旦事。今時道古語，莫作今世視。以我思惟心，充彼剛大氣。芥子納須彌，誰信略相似？

欣木亭詩

某適宛陵，始識林君擇之用中于鄭景望司馬之館，察其爲人，肅恭謹敬學而篤志者也。出其家《欣木亭詩》，冠以晦齋、南軒、三山三先生之作，❷索和甚苦。金玉其音，難乎下里之繼，❸黽勉次晦齋韻，其不知量甚矣。

寒威折青陽，雲雨作朝暮。槎牙粲新綠，寂歷晴川樹。時至物皆春，豈在雲間露。之人止亭上，❹笑歌誰與晤。睎此榮與華，我亦知嘉孺。❺來游對溪山，識取亭中趣。

早起次叔瞻韻

日高政好眠，披衣意何已。不得戀黃

❶「來」，四庫本、朱抄本作「者」。
❷「齋」，四庫本作「菴」。下「齋」字同此。
❸「里」，四庫本作「俚」。
❹「止」，四庫本、朱抄本作「于」。
❺「孺」，四庫本作「慕」。

紬，弩頭非所喜。厭浥行露多，忘却佳山水。有客愛閒居，被髮吟早起。神清到天元，静極照物始。公乎尚何其，我亦偶然耳。此事叵立談，剥剥自鳴指。動息無端環，生人定一理。

聞競渡聲

江頭鬧金鉦，競渡記時序。欲弔大夫魂，正則知何許。情緣古今隔，况是都無楚。悲歌永爲戲，拯溺憑誰語。曰我舊家鄉，湖上人如堵。船戰習成風，迎神尚投黍。家居内忘物，廢聽何城阻。風聞不貳事，借問爲情緒。

冬至和煥，酴醾有華

我愛酴醾花，爛漫春歸後。薰爲美人佩，韻勝青州酒。湓濯落霜霰，摇曳皷風柳。别來能幾時，夢寐依三后。一綫長新陽，萬木新凋朽。佳期尚云遠，盛意胡偏厚。秀色笑江梅，遊絲入窗牖。遥知此粲者，爲瑞朝中否。銀蟾待交映，天上彤雲久。金樽但高酌，身外閑愁剖。休言桃李華，常暘又何咎。

刈蘭

東畹刈真香，静院篸瓶水。高遠不勝情，時逐微風起。和雨剪閑庭，誰作騷人語。記得舊家山，香來無覓處。

石盆

髯翁久埋没，歲月來成奔。當年膾魚處，齏臼徒形存。想方高會時，猛士侔雲屯。連鰲覬一釣，欲以大口吞。尺鯽剉紅雪，烹葵植蘭蓀。王餘棄玉食，銀刀亂洄沄。墮臺不禁醉，網漏如鯨鯤。座中盡群彥，人亡失叢墦。吾遊懷此都，重到郭外村。聊興廣武歎，裴裒受辛盆。頽然鳳凰臺，路走臨津門。催歸趁人馬，誰念古帝魂。愁無有力者，窊樽負雲根。斯焉共杯飲，垂綸具盤飧。富文忠公北使與主客儷句，以「大口吞對其竹一十竿。

止齋和七五兄次淵明止酒詩韻

知止良獨艱，吾兄獨安止。不止郊園外，[1]只止廛埃裏。脩爲止至善，孝愛止爲子。眷言兄止之，得止以爲喜。至止內泓澄，非心止弗起。止靜有餘歡，止中得妙理。勿謂止爲難，止躬徒正己。止乎吾未見，致知知止矣。兄乎止孰似，[2]兄止無端涘。艮止視兼山，止斯千萬祀。

重陽無菊

二九節重陽，高風振群木。彼菊東籬

[1]「止」，四庫本作「知」。
[2]「兄乎」，四庫本作「吾兄」，朱抄本作「足乎」。

下，金英粲清馥。中有黄裳美，雅稱清人服。歲旱靡百艸，芽蘖渠能育。冷淡登高會，悵望矧可復。空酌茱萸酒，帽墮慵舉目。愧乏淵明流，誠爲淵明縮。借使淵明在，❶淵明更悽蹙。❷

九月猶煖梅桂有華

兩雄不並時，❸丹芍彼春芳。❹同仁乃一視，梅桂華秋暘。梅固冰玉姿，桂不時世裝。永言異會遇，相從多異香。瓅屑辟寒金，磊落明夜光。仙人姑射山，墨允期首陽。神交際道義，語默何曾常。

患　盜

盜賞自孤卿，布亡由令尹。政刃可同形，殺人在同殞。吾非古之徒，處世良不盡。仁義一蘧廬，身心兩矛盾。坐使邑中民，嗷嗷困饑窘。刼質與穿窬，公行載歸稛。道路視秦越，對此獨何忍。刑德歎誰施，茫洋空内愍。仲尼有佳對，爲發一笑囅。

又和元可二篇

陽春倡者誰，欲和心已闌。故鄉渺千里，❺念之一辛酸。人生足離合，豈在共盤飧。胡然兒女情，苛留太無端。焉得不繫

❶「在」，四庫本作「作」。
❷「淵明」，四庫本作「風景」。
❸「不並時」，四庫本作「木並蒔」。
❹「彼」，四庫本作「被」。
❺「渺千里」，四庫本作「千里隔」。

舟，使我懷抱寬。信美非吾家，會且即所安。後園桃李秋，蕪徑草木繁。酒來輒竟醉，歌强難爲歡。風雨打寒食，枯河盡瀰漫。❶故乏猜嫌累，誰能整其冠。惟當適意爾，曷貴品極官。晉賢泣楚囚，衛女賦竹竿。願君憫羈思，所友路何曼。歸哉昔在陳，孔聖乏體胖。幸非艱棘徒，亦復謝欒欒。

春風動鄉情，燈火語夜闌。遥聞流星遞，鈴響接悲酸。愁人念世事，臨食或忘飡。我有無價珠，可以息争端。致君昭代隆，坐使北顧寬。何當内修治，邇服遠自安。呢呢兒女子，青蠅語喧繁。長懷不盡憂，可若一笑歡。有酒且强醉，莫等白露漫。汾陽脱兜鍪，高祖溺儒冠。此意詎未央，抱關樂卑官。匡牀足酣眠，紅日出三竿。睠言東甌道，來歸路曼曼。非行徒爾爲，寂默體用胖。天地一大家，中庭樹欒欒。

得符速走之官

我本樂閑人，自得安閑志。鄙性習疏散，誰識榮華意。朅來復舊廬，喜獲平生志。稼穡任佃夫，家室歸中饋。中外若非我，卒歲無他事。飽飯讀詩書，儚騰時困睡。嘲哳燕雀懽，鴻鵠心應異。三皇竟何物，況復今官寺。寒餒謀妻孥，先春輸典質。兹乃不可常，爲貧求禄仕。版籍一書名，野情那得遂。官來促我裝，去作塵埃吏。無復有消摇，真爲口腹累。把板從此行，短褐隨棄寘。素飡良不堪，邑有民人

❶「河」，四庫本作「蕪」。

寄。衆心險山川，道微非所曁。上恐負朝家，終念家聲墜。吾民政焦嗷，爲此不能寐。格物可爲邦，舊說今難試。泥古誠腐儒，惟此知爲治。仁義舍不爲，又敢圖與利。上官如我容，刑章得就易。庶以遂其生，將久蘇疲瘁。此意尚茫然，思之或狂悖。

谿鶒

谿鶒何翩翩，鎮日煙波裏。將奈罔羅何，幽閑從此始。一爲美人玩，毛羽慵復理。江湖浩蕩意，憔悴蹄涔水。昔是滄溟遊，今是樊笯底。文章豈是貴，步武難無已。丈夫感兹念，心逐冥鴻起。

社後即事

東君識歸意，社雨零齊沐。柳眼向人青，草牙隨地綠。體輕來燕疾，聲合鳴蛙矗。桃李靜無言，豔麗驚郎目。

西山野步

雨夏作晴天，浮雲帶溶洩。西山且驅馬，踏破蒼崖翠。寒泉漲新綠，泱泱鳴環佩。上有吳郊畤，九曲羊腸細。築閣聽松風，縹渺江無際。野僧喜客來，❶一見心已

❶「客」，四庫本作「我」。

醉。竹萌薦盤飧,❶玉切琅玕碎。❷吟哦壁間詩,恍與古人對。時發一笑粲,韶聞殆忘味。清遊淡何營,不知夕將至。岸巾步箬谷,欲往叵自遂。酌此菩薩泉,爲澣濯惡世。

陳思王

喬松産崇丘,託迹太高亢。飄摇風雪埸,踡局蛟龍狀。干霄竟何事,勁節良獨壯。下有楸桐秀,遠入煙霞望。天意固有在,人情亦云妄。苦乏柔苗蔭,直傲清霜量。居然嗟彼其,坐使出其上。至哉文身子,三以天下讓。

步抵東坡登舟返石門

爲到西陽城,侘傺東坡上。舊址就荒蕪,山川寫心匠。四見聳高寒,周遭畫屏障。萬象儼朝昏,出没煙霞狀。玄覽浩無涯,不覺滄溟漲。吾行半南州,此遊誠大壯。寸陰良可惜,無奈歸船舫。隤然快哉亭,昔夢今知妄。吴都一回橈,杯飲窪樽浪。石門隱漁舍,行復殊亭創。扣竭兩端倪,便可齊得喪。

❶「盤飧」,四庫本作「飧玉」。
❷「玉」,四庫本作「縷」。

邊事方急，有中使至，雨中出郊候之

霧雨闔天愁，胡笳鬧人耳。不見霍票姚，❶只見黄塵起。蔣城何岧嶢，横流混淮水。教戰閲市人，旋栅荒殘壘。甲道軒脩竹，亭觀羅弓矢。長城萬里壞，衣帶江誰恃。櫜鞬道左立，一介來行使。束帶迎督郵，淵明尚深恥。

春陰會聞懸瓠不守

飄風吹百花，仰不見天幕。浮雲何慘慘，去我止一握。園樹暗無色，紅芳旋凋落。摘索晚來雨，如絲度城郭。愁人故多情，對此乃非樂。羽書絳囊馳，傷春重沈著。方鎬若涇陽，龍吟怨清角。歸飛内提提，❷紇真問生雀。

雪　蛆

冷冷雪中蛆，皎皎夏之日。藉彼凌厲地，生此柔脆質。冰山共攸遠，玉筯無定匹。安識時有暑，但保歲云慄。中和歎何居，已熱信所必。火鼠可澤浣，朝菌寧晚出。伯翳爲更名，❸山經注遺逸。

新作殊亭

虎將夏中時，旋復怡亭址。茅茨覆采

---

❶「票姚」，四庫本作「驃摇」。

❷「内」，四庫本作「看」，朱抄本作「雨」。

❸「爲」，四庫本、朱抄本作「謂」。

椽，樸拙亦可喜。建斗五移杓，殊亭更釋子。規摹雖少華，不陋復不侈。元碑碎俗令，遺集哀空紙。縱步此山椒，金聲猶屬耳。❶舊亭苦弗稱，新亭直殊美。書文兩奇絶，蹤蹟存布指。古人久不見，今人尚殊此。能知古今意，元始本無始。

又讀陶靖節詩即次前韻傚其體❷

濁酒自傾盡，陶然忘古今。横琴寄逸響，聊以寫我心。矯矯兩白鵠，盤旋下曾林。此情誰與傳？無弦有遺音。

萬籟夕已息，寧知身是今。浮雲翳青空，油然起無心。寄傲北窗下，驟雨落疏林。遊子爲三歎，寥寥希大音。

開渠

開渠引簷溜，涓涓遶茅楹。政爾江河流，鏘如環佩聲。澄瀾漾淪漪，曲甃隨淺清。上有翔飛蚋，無殊化摶鵬。廣狹詎易量？大小終强名！何從汎天潢，同歸在寰瀛。吾慚論齊物，揚波歎平生。

瓜期代者不至

禽飛有倦時，木落還逢春。薄遊名利場，厭見陌路塵。指日得終更，□情難重

❶「猶」，四庫本作「獨」。
❷「即」，四庫本無此字。

陳。❶如此代者何？不至愁吾人！

代者介至

縣道簡書密，束身急于繩。況復多難時，匈奴亟憑陵。憂危内外競，凛若憑春冰。鞭笞苦不痛，何卹寡與矜。初心豈得在，反身但兢兢。安得事大好，官籍知有承。屈指計來月，瓜期閏云增。彼乃未易到，吾行重難能。百里半九十，終更訒階升。社雨晚來急，春天霧夢夢。清淮萬胡馬，咫尺方沸騰。期年念天遠，歸飛恨無翮。慇懃謂典吏，用之筆緘縢。

袁山春望

密雨作春社，袁山暫登臨。迎人多野花，對鏡諧道心。❷于以今日態，而開去年林。平沙没浩蕩，漲水相浮沈。草緑湖萬頃，峰青天一尋。無情雲自閑，此理吾難任。故壘雉明玉，寒溪疊重岑。揭來聽流泉，可用資鳴琴。新霽石磴滑，崩波馬蹄昤。❸不知日已暮，迂回樹生陰。歸路尚修阻，時哉羡靈禽。

重陽馬上看菊

秋菊粲真色，落若千金卮。對此好時序，馨香散幽奇。爛漫在伊昔，邂逅不可期。吾來倦逢迎，玄黄馬常馳。二子復何

❶「更□」，四庫本作「閒更」。
❷「鏡」，四庫本作「境」。「諧」，四庫本作「清」。
❸「昤」，四庫本作「涔」。

事，相從意熙熙。犇走塵埃間，一見蹙我眉。嚮之念佳賞，慙顏朵人頤。

浮槎

浮槎爾喬木，來從何處村。託迹久非地，湍水撞其根。一辭古岸頭，去去隨潺湲。上有飛鷺翔，下有白浪翻。浪激信反覆，鷺去無回騫。十浮將九沈，任彼回風掀。飄泊未云已，驚落見者魂。今憑逝川波，故憑川上原。原中復何有，草木故自蕃。洄流潰前汀，薄命乃獨存。❶人生盡如此，株木奚足論。

雪

太素欲還淳，熙然萬物春。封條花爛漫，飛絮柳紛繽。玉殿神光發，金樓火色新。簷高天漢接，地遠蜀江瀕。西塞雲填谷，南湖浪拍湑。吠厖欣掉尾，飢烏困依人。躡屣蹤存齒，翻車埿到輪。窗開羅岫失，檻倚鑿池堙。鑪炭情偏愜，冰壺意亦親。郢歌休待和，大化席紛紛。

桃花

桃花如美人，靜有嬌春態。醉眼奈愁何，多情破新睡。裝成開笑靨，夭裊腰支細。不語傍斜陽，鵠立塵寰外。煙遠鎖眉顰，東風羞嫵媚。倏然歎零落，灼灼無窮意。會訪武陵源，一飲流霞味。

❶「乃」，四庫本作「嗟」。

春陰三首

春陰一何甚，愁結窗外花。細雨打疏竹，娟娟艸新芽。眷此忽中慘，吾生浩無涯。閑讀几上書，可歎復可嗟。時流諒難追，世路亦已賒。❶ 折腰墨綬卑，坐有憂患加。官柳粲新綠，黄鸝語淫哇。把盞但心醉，天外日已斜。魄月沈半壁，歸飛噪啼鴉。仰頭望虚碧，冥冥密雲遮。風塵政昏暗，逃形乏浮槎。顧影還自笑，狂遊蕩無家。弩頭强應世，鈍若倒拔蛇。先人營舊廬，清池傍蒹葭。芳時繡文錦，翻濤散晴霞。霽色故自好，風霾益云嘉。何當舍此去，忘情傲丹葩。

逼社窘陰雨，園花就凋零。翩翩蝶翅重，好鳥無一鳴。山頭霧露白，簷前砌苔青。旁瞻隔遠到，内與愁思并。縣小文書省，氈茵匝莎庭。舉頭歎世事，坐有百感生。芳林墮玉蘂，垂楊結珠纓。傷春復已半，忽忽難爲情。揭來發書簀，悼往心自冥。袖手一疑竚，意逐飛鳶行。中原政紊亂，悲角揚哀聲。有酒不解飲，何以解我酲。

社雨打春色，催落枝上花。天風振疏篁，離披亦云嘉。爲此念疇昔，官曹掇滄霞。❷ 幕蒼遠夢夢，寰中感生涯。落花故有時，摻摻筍當芽。芳菲日已老，吾遊路何賒。宇宙一悽慘，桑榆未還家。詩情不自禁，荒園鼓新蛙。

❶「已」，四庫本作「以」。
❷「掇」，四庫本作「輟」。

讀靖節詩

淵明鳴素琴，無弦有遺音。❶善聽非子騫，❷寥然賞知心。聲滿天地間，清越窮幽深。遊魚漾澄瀾，宿鳥投故林。忘肉爲聞韶，羲皇到于今。

跋東坡詩案

南方有佳木，遠在漲海涯。沈水産其節，鷄舌生其肌。結根松柏場，龍腦實離離。蜑獠豈知貴，斧斤斬欒枝。椓爲糠粃槽，將食犬與豨。條枚惡鬈曲，芟除棄江湄。滄流蕩回波，不與朽壤期。年代知幾閲，愈久乃見奇。根株到餘瀝，復恐分寸遺。終焉盛芬烈，蘭蓀謝芳姿。

還返釋言

先天有真數，八卦因皆九。升降周六虚，利見龍無首。後天奉天時，不在先天後。得一定存三，玄中急須守。

道人與我言，熬水可丹成。陰陽忖節度，金玉争精明。問之誰因爾，惟言火力停。毫釐謬以消，造物亦何情。

揉木以爲輪，寘之溪之干。微流蕩輪輻，銀濤立飛翻。三田接餘潤，九穀歸其根。灌漑有如此，愆陽何足論。

接竹引巖泉，遠在寒谷幽。然炬火其端，高飛北山頭。可以活三軍，梅林意悠

❶「遺」，《永樂大典》卷八九九作「餘」。
❷「騫」，四庫本作「北」，《永樂大典》卷八九九作「期」。

悠。倒置未爲戾，見之復何求。

陶甓與鎔金，火出資堅久。炭木已焚如，萬祀長不朽。功成在鑪竈，鑪竈憑何有。不見古軒轅，鍊寶荆山首。

嘗聞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遞含施，二景參黃庭。天端月虧盈，宛在日之情。誰何液渾金，坩鍋置煎烹。

律管實葭灰，氣至颯以升。日至冪寒泉，水花結輕冰。應候固應然，違天亦何能。時哉復時哉，尺璧定自輕。❶

襄陽庫露真，木器塗髹漆。髹漆厚以堅，札去移凡質。蕃戎豈不詐，信是真山出。所以蛇化龍，頭角非曩日。

苟晞有逸牛，往返日千里。烹之剖其脊，比竹雙筋起。强力有由然，物性都如此。本立而道生，人身有真理。

蚨血可還錢，書符能已瘧。感召有如斯，還丹非外作。得意以忘言，象數求還錯。無爲四時行，天遊有真樂。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六

❶「定」，四庫本作「徒」。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七

詩　丁 七言長篇三十八首

樊口候參政暮歸

搖兀孤舟東復西，飆從赤鼻下樊溪。驚鱗斜日銀刀亂，飛鵠滄波羽扇低。江漲清泠舞洄洑，岸頹浩蕩汩塵泥。黃昏盪槳窊樽上，笑指天閽認沐鷺。

聞中司還旆，清旦踰樊嶺，候之不遇，自黃子磯乘舟而歸

萬松晨度馬蹄疾，❶五水春來湖草長。官柳弄煙天已曙，山花無人風自香。濤痕石磧記江路，❷檜楫蘭舟搖夕陽。送我不如歸去也，啼規夾岸切愁腸。

夜憶吴江

虹梁新霽倚東隅，還憶松江枕太虛。味比蓴羹下鹽豉，賢爲菰菜憶鱸魚。清風帆幔輸歸客，落日蒹葭稱晚漁。會帶笭箵

❶「度」，四庫本作「過」。
❷「路」，四庫本、朱抄本作「劑」。

鎮浮浪，扁舟斜掛一籧篨。

過樊山

誰將春信過中江？草木無情取次芳。裝罷美人梅破額，愁成行客柳牽腸。江灘鑿鑿添新漲，沙塞茫茫反夕陽。款段跎梯樊嶺道，❶幾多畦町雜蒼黃。

樊山春望

飛出仙人壺外天，壺中日月故依然。虛明百雉龍鱗動，空翠千巒翡羽鮮。咫尺畫圖藏世界，侵尋錦繡簇山川。歸來身入寒谿路，怳若瑶林一夢還。

濟江逆田開府，過西陽俞氏家林

輕舟時復到齊安，一過俞家一黯顏。江打頹牆開野徑，篁生故壘上家山。蕭騷城郭塵埃外，縹渺煙霞雲水間。便好繫船終日卧，官曹不許片時閒。

聞吴王城中軍戍嚴鼓

年時芳草碧蒙戎，聒耳新聞甲夜風。軍吏誤應非進鼓，天王錫忍廢彤弓。剛言苻詔難傾晉，❷不信文王可伐崇。擊柝杜關無箇事，釣臺江月静朦朧。

❶「梯」，四庫本作「蹄」。
❷「詔」，四庫本作「氐」。

宿大城寺與寺僧行郗子故城，于壁壘間得銅矢鏃，土中螺殼往往不壞。僧言初作此寺，發殿基，下有古甎渠，宮城中得銅矛矢鏃百數。南城中土窖積灰埋鵝，首骨猶具。自甕城北望有郗王墓，僧云其傍墟塚甚多王墓，常有巫者發之，未開，被蜂毒死。巫家于懷袖間得蜂，乃黃金所化

二千逆數到春秋，戰國興亡一轉眸。壘壁詎銷埋蚌殼，劫灰寧燼斬鵝頭。墳緣開發金成范，殿爲焚修瓦出溝。哨矢燋銅傷我意，古來爭戰幾曾休。

祈晴，車中望安樂宮故址

罷休祈雨又祈晴，天道難知德好生。鐘鼓鏗鏘西佛寺，草茅荒穢古王城。❶ 溫輿即就凛輿便，陰氣潛消煖氣盈。棲鳳未堪雲尚密，可人日脚尚微明。❷

寒食甚，雨中泛東舍谿，偶晴，遊張公石室三首

籧篨煙靄入浮槎，罨畫谿千阿果家。浩蕩天風飛羽蓋，繽紛法雨落曇華。阪懸飲澗猿連臂，魄褫投牢虎落牙。豈是仙翁

❶「茅」，四庫本、朱抄本作「芽」。
❷「可」，四庫本作「照」。

未神聖，笑談爲我放靈鴉。

天遊無事月中槎，物外仙靈別是家。老蝠有方精不化，白驢絶迹眩生華。竈餘丹藥清毛骨，澗吐清泉厲齒牙。回首周郎斬蛟處，晚雲當面舞神鴉。

天河重泛客星槎，便好成都訪卜家。渭水未成浮竹葉，武陵猶記落桃華。傳聞鐵騎充牛口，暗想樓船破虎牙。濁酒一杯山水緑，棹歌三疊百啼鴉。

周將軍廟觀岳侯石像 侯祠初毁，道士不忍壞侯像，沈荊溪中，因得不壞二首

萬死何知獄吏尊，威名蓋代古難存。侯初下大理，獄吏執筆請辭，大書其紙尾而吐之曰：❶「汝觀今世，烏有大臣繫獄而生者？ 趣具成案，吾爲汝書。」二桃豈爲功高賜，❷一舸不容身退論。幾爲飲江思道濟，❸繆因圖像削王敦。❹沈碑千古蛟川恨，留與無窮客斷魂。

軍聲良苦聽南風，説禮敦詩也不容。鬬螘達聰良是病，戰蝸流血可同宗。親疏間入聯鑣話，真假言從躡足封。趣詔河陽長已矣，隆中悲切起人龍。

雨後

攬人無賴是東風，埽盡春菲一雨中。窗外遠山裝暗緑，眼前佳卉夢新紅。梅生樂圃枝如綴，艸合誠臺路亘通。❺芍藥牡丹

❶「吐」，四庫本作「脅」。
❷「爲」，四庫本作「以」。
❸「爲」，四庫本作「見」。
❹「因」，四庫本、朱抄本作「爲」。
❺「亘」，四庫本作「詎」。

知漸老，折來瓶水翫芳叢。

連日自退谷路抵袁口

晚煙暝雨不勝愁，改日仍爲退谷遊。司事守田如有意，催歸脱袴感行休。連營谷里旌旗暮，細艸杯湖荷芰秋。果下馬拖泥水去，石頭路滑且夷猶。

雨後憶龍翔寺

好溪東赴海門秋，中有禪居湧碧流。潮信往來雙別嶼，世緣生滅幾浮漚。菱歌面面來漁鼓，燈火層層到客舟。何事瓜期外留滯，短窗斜雨不堪愁。

春遊懷古

登臨一度一傷神，功業蹉跎萬物新。飛鳥遠歸雲外嶺，賞花頻對眼前人。茸茸雨脚南郊暮，種種茅鍼太極春。鼓掌祇供漁父笑，揭來生水拍江濆。

寒食遣興

介子龍蛇亦大靈，禁煙猶復雨零零。❶時風未辨作寒食，春事無過醉醁醽。取士語乾三禮穴，延賓爲屈五經瓶。明年此日家山路，滄漠從君看水萍。

❶「零零」，四庫本、朱抄本作「霖零」。

縣舍酴醾始有開意，會走還居簿廳

芳叢纍纍結珠璣，雨後芬香郁麝臍。半醉半醒春晝永，載行載笑洞仙迷。青蛇眼見遊飛霧，綠綬生愁解佩觿。舉袂與君爲此別，幸傳薰德絳囊攜。

落　梅 過仲尹于東園，隨所見而賦

東風一夕報春來，管領群芳次第開。出岫白雲如有意，照人明月幾難回。縞衣聊復歸三島，綠醑無辭舉百杯。真味不須談鼎實，等閒誰識鏁梁材。

折枝水仙

西子苧蘿谿浣紗，李白捉月千丈波。風流東池去不盡，玉釧猶傳金叵羅。芰荷蒲荇爭清泚，微香密與和風起。[1]可將齊潔祀王明，爲言酌獻持杯水。錢湖有水仙王廟。

月下酴醾

噴人清馥偏閒庭，心醉銀釭對醁醽。高髻月娥呈素面，孤雲天蓋拂明星。腰支天裊愁縈緒，[2]玉佩招摇尚典刑。著意政須延永夜，新條明日定飄零。

[1]「密與」，朱抄本作「蜜雨」。
[2]「天」，四庫本作「夭」。

和許簿牡丹二首

天與花王化日舒，可堪買酒共提壺。荒涼洛苑芳菲甚，落寞揚州氣味殊。傾國幾迷狂舞蝶，還錢不得迅飛鳧。清愁懷抱多春感，一葦懸知此意無。

清江不解蹋長蘆，悶向花前問玉壺。秀色可餐誰是伴？濃裝獨立自應殊。醉傾鏡外歸鍾酒，飛盡人間幾血鳧。多占春風稱第一，檀心知有謝來無。

復和仲蟠二首

開緘豁豁皺眉舒，一首新詩酒一壺。寒食禁煙春已半，佳人傾國態懸殊。園荒不減遊群鹿，才盡應悲短續鳧。有墨牡丹君種否，鄉邦能借一畦無。

一見春紅意已舒，何須幻化入懸壺。含芳鎮日香千和，作態臨風色萬殊。曲檻乍開金鏤鳳，清池斜照玉爲鳧。洛陽擬問門園在，❶王后如今解接無。❷

思鄉奉和

杯室開門傍石泉，平生活計枕書眠。但知身世非人界，不信方家說洞天。陋巷分甘顏子樂，一瓢所得許由賢。年來把板塵埃去，笑殺商山四皓仙。

---

❶「門」，四庫本作「名」。

❷「后」，四庫本作「石」。

和錢都官

道學從初小況雄，文光萬丈吐長虹。凌霜壯節生來勁，噴玉清詩老更工。攀檻定須回日御，❶叫閽端復悟天聰。願公赤舄安狼疐，豳國何曾有變風。

和元直

疇昔相要學婁空，蹉跎行即歎龍鍾。三千牘欠東方奏，十萬兵無小范胸。大愧入關歌一箭，終期出塞傳三烽。太宗征遼故事。蓬萊有願占雲氣，又羨江山筆墨供。

和元可贈別

惟憐蹤蹟負平生，愧予秋空萬里清。體道信能忘聚散，論交曾復俟將迎。愁多人物輪前輩，恨有天公也世情。陽羨買田雖舊約，虞歌喜起欲誰賡。

王朴

海寓煎熬沸鼎時，先生靜付一支頤。單辭隱几三仁在，大略平邊百世知。到了動庸成底事，由來用捨出先幾。長槍不用毛錐子，應使毛錐自用爲。

❶「攀」，四庫本作「折」。

酬朱、張二秀才，皆次其首章韻二首

殃民政虐恐風傳，鎮日窮愁蟬腹然。化物未能參物格，高談無當若談天。雅歌清唱俱流徵，善聽多慙可絶弦。何事攔腰撞君價，絶塵奔逸正吾前。

萬緣政爾未能佳，繪句彫鏤直謾誇。客裏懸知君有謂，宦遊當念我何奢。幾時西塞歌飛鷺，指日東籬采菊花。五斗折腰良自苦，奈今無粟飯胡麻。

觀法帖

字學從前小藝林，誰論終古可傳心。毛錐刻劃龍蛇動，❶筆陣縱橫劍戟森。須省六書兼八法，由來一字值千金。世人不解張顛聖，剛把碑文鎮日臨。

夜聞桂香

秋香烈烈鎖房櫳，龍麝腥羶不易同。清素月中留夜魄，❷芬芳林下有家風。記惟密雪開梅萼，憶過疏籬采菊叢。獨有平泉舊詩句，浪誇金粟竟非工。

蓼花

不矜秀色傲春風，笑倚斜陽露氣濃。秋艸淒涼風索索，江天寂靜水溶溶。岸移

❶「刻劃」，四庫本、朱抄本作「劃割」。
❷「留」，四庫本、朱抄本作「流」。

晴綺飄仙袂，❶葉起丹霞照玉容。可奈少香香似可，爲傳滋味入醺醲。

社　日

年去年來春復秋，田豐土穀浪言疇。敗家謔善崔文紀，宰社均無曲逆侯。燈燭靈壇三告祀，燕鴻邊塞兩淹留。不須飲福傾樽酒，聾過今生方始休。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七

❶「綺」，四庫本作「漪」。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八

詩　戊 七言絶句七十二首，六言五首

至樊口三首

一霎重爲退谷遊，扁舟一葉浪如舟。
人生百歲渾如許，借問都來幾白頭？

小回中入大回中，激水那堪括面風。
退谷未堙聱叟笑，釣臺寧是不英雄！

長安當日碎樊山，聞説孫郎鑿峴還。
舴艋架虛掀舞甚，可堪破舶問前灣。

宿大城寺 寺乃都王故宮

斷煙疏竹鎖樓臺，都子如今安在哉？
明滅故城無限意，紫薇花傍夕陽開。

新蟬無數咽新秋，故國伊誰伴我愁。
夜靜月明風動竹，也疑離殿過歌喉。

春艸曲

二月二日未旦，夢遊，遇潦旋返，見群女魚貫舞入大第，行歌春艸之曲，其聲宛轉清暢，不類今之樂府，寤而追記其詩。

霰雪枝頭寒已老，平蕪一夜鋪春艸。
江梅著子怯東風，花落滿庭渾不埽。

樊山春望

東鄂城東安樂宮，李花練絢玉玲瓏。
畫圖長喜平蕪綠，不覺身歸罨畫中。

追和澹泊樓先祖詩韻

花木蕭疏一逕深，門前綠柳更森森。旁人錯比陶潛宅，澹泊仍無愛酒心。
種柳栽花意已深，曾樓岳立千丈森。可須輪奐翬飛翼，會見逍遥天地心。

赴　調

三年蹤迹走泥塗，走徧泥塗一事無。
今日又行當日路，旁人爲我一邪歈。

王　征　引

盆傾暑雨兩襄陵，三插苗心悉蛔生。
一艸不遺禾黍地，若爲芻秣事王征。

喜　聞

若恨碔砆多亂玉，幾能沙礫盡披金。
虞庠舊意無多子，也有簫韶拊搏音。

帳宿幡竿嶺

長笑飛芻饋六軍，也毆疲瘁逐征塵。
楸林卓帳秋風夜，山鳥驚啁可笑人。

黃陂縣懷古

尼丘非復貳先生，逐利滔滔盡舌耕。
還憶蔡侯當日事，郢州知隔幾年程。

記夢

二月八夜，夢侍東坡先生論靖康後事。走謂宗澤不死，朝廷少假事權，究其施爲，國家決不至是。先生未答。坐中或相詰難，先生曰：「是所謂弸抨然者。」走問其説，先生曰：「有詩人與樂工言樂，詩人取琴鼓之，其聲咿嚶然，樂工之琴弸抨然也。」遂寤，不詳何謂，作詩記之。

通夢周公不我欺，咿嚶無若大音希。
詩人仗子知誰在，一枕鄰鷄曙已暉。

病興即事

東風細細笙芽綠，畏日曛曛天晝清。
萬緒不興坐兀兀，❶林端鶗鴂兩三聲。

無題

朦朧夜色暗浮雲，咫尺氛埃怯戰塵。
深夜鳴榔到庭户，江湖知有釣魚人。

魏勃

異姓侯王約重陳，誰知興復自陪臣。

❶「興」，四庫本作「舉」。

滕公剛笑輕齊尉，大勇直須庸妄人。

怒激三軍豈足言，漢庭股戰始能賢。

齊卿不及公侯貴，擎跽偷生雄雉前。❶

書温公集後

不用須藏用即行，未分丘壑與朝廷。

聲名怪得生來盛，非但潛心醉六經。

讀舒王日録

立志嘐嘐必致君，四方觀聽一時新。

周家道備驪戎變，流俗元來不誤人。

讀鬼谷子

捭闔乾坤若有神，崎嶇長短困儀秦。

無聲無臭文王道，應是先生浪鼓脣。

新歲病起

牆外梅花渾欲飛，縈人無奈柳依依。

窮愁三識新年面，猶喜當陪乳燕歸。❷

桔槔

怪得朝來俯仰頻，王明用汲有深仁。

無爲抱甕先生笑，機械邪歆已玩人。

❶「跽」，四庫本作「跪」。

❷「當」，四庫本作「常」。

聞鳩

桃李無情花自妍，竹根行復破苔痕。
新婦抱兒未歸去，愧死鵓姑啼滿園。

長湖以南，李花彌滿山谷，誠臺望之，皞如也

層冰峨峨春不融，壁月皎皎夜常滿。❶
明河人望浩無津，欲往從之人甚遠。

酴醾花謝有感

當初曾醉浣花春，席地棠梨當錦茵。
今日酴醾飄似雪，閒忙不比舊時人。

巴口感事

曙煙帶柳日希微，一簇魚蝦市井遲。
莫訝上官深致志，雲龍曾説鎖牙旗。

十四日，從諸同官登西山郊壇岡，次孟監務韻

催人暖律厭飛灰，❷高會蓮燈懶重陪。
閒到蘇仙舊遊處，熙熙不祇登春臺。
菩薩巖泉湛佛乘，澄泓無復現天燈。
强歌下里酬春雪，便好爲文弔剡藤。
清遊無是亦無非，陡絶圓壇一强躋。

❶「壁」，四庫本作「璧」。
❷「厭」，四庫本作「葭」。

赤壁望中公瑾在，戰塵何日靜征鼙。
人間萬事盡浮埃，顧影窮遊莫倦陪。
吴王百世不復在，祇有九仞郊天臺。
交神有道非關我，元夜虛張太乙燈。
擬學昌黎慟河華，❶扳援石磴多藟藤。
不論人間是與非，崇丘礧嵬尚慵躋。
登臨自有無窮意，安得閒愁衮地鼙。

讀史記

公旦征淮難疐尾，仲尼去魯速吹毛。
聖賢出處平生事，間不容針却中鷩。❷

黄霸

稱職關東漢吏良，作公名損浩難量。
試看鶡雀爲神雀，無復飛蝗食鳳皇。❸

假日

拖被蒙頭貪睡足，❹莎庭卧鼓喏衙遲。
賓僚莫訝吾慵甚，忙裏偷閒亦暫時。

將歸

閱世光陰雲掣電，忘形蹤迹浪浮萍。
翩然行逐西風去，聊復人間得此生。

❶「河」，四庫本作「西」。
❷「鷩」，四庫本作「膏」。
❸「復」，四庫本、朱抄本作「是」。
❹「拖」，四庫本、朱抄本作「絁」。

戲寄清虛先生

鼾睡懶醒先處士，回光坐照老賓州。陳摶、王鞏皆有清虛之號。西來大笑朝天子，一宿不爲桑下留。

聞前月時事，君舉象先皆與南宮之選，是日讀易、詩、春秋，作四首

一陽萌動黄宮下，正是寒威合海時。❶閉户先生莫惆悵，雷行龍躍定前期。

我行永久亦何傷，僕馬痡瘏不是忙。田卒汚萊皇父去，憖遺將若守吾王。

憂河之濁泣清之，❷每笑周人切見幾。麟史究觀王室亂，異情元不是公非。

我不知人人我知，體交無味亦何爲。朝陽鳴鳳翔千仞，却是梧桐實未離。

州圖次元修韻三首

導水要窮神禹迹，驅山每恨始皇移。晉家安石非無事，高鎮神頭有著棋。❸

瞿聃盡道色非色，愚聖共知東是東。一紙畫圖都掌大，誰言遮壁意無窮。

箋書莫笑蟲魚注，善學須通天地心。到盡粤南并薊北，始知前古是來今。

❶「海」，四庫本作「減」。
❷「泣」，四庫本作「欲」。
❸「有」，四庫本作「看」。

書敬仲兄枕屏

野趣知兄愛泉石，風屏少試秋毫力。
纖煤點染出雲天，萬里江山安枕席。

歸計二首

浮雲何處是生涯，念絶營營即是家。
洗脚渡頭歸去也，漢津無用逐靈槎。

置錐無地亦無錐，❶幸可歸來特地疑。
船子月輪貧未破，羅浮焉用石頭爲。

青田同七五兄作四首

爲聞雙鶴訪青田，便有孤雲竟目前。
灘水自鳴山自緑，短篷斜挂得酣眠。❷

烏雲送雨過前山，白鳥將雛向遠灣。
獨立溪亭無箇事，湍流瀧石鎮潺潺。

浩歌欸乃客銷魂，一抹煙林暝遠村。
花爲忘憂人一笑，不知風雨作黄昏。

谿翁夜傍清溪立，千尺絲綸一紅粒。
天空月白不見人，無聲露滴蘋蓑濕。

追和寶山晝睡

浮生化國總輕塵，已自忘真那得真。
無物從教儘空洞，可須容著許多人。

❶「亦」，四庫本、朱抄本作「也」。
❷「挂」，四庫本作「拄」。

戲作贈別效東坡體次其韻

茹菜羹時嘗苦憶，摴蒲無路塞行期。
難逢莫恨絲長斷，金鎖開緘自有時。

雨中鶴唳

十萬虛屯野次兵，不逢符詔壽陽城。
愁雲慘淡雨來急，鳴鶴一聲天未晴。

啄木

蝎譖區區切考求，飢腸一飽又何尤。
要能去蠹無遺種，寥落空林死便休。

鶯

緜蠻巧語慶清春，金線低垂柳色新。
定自知時厭流蕩，歸來空谷混泥塵。

讀鬼詩擬作二首

坐對悲風嘯晚山，征鴻不記幾回還。
青銅蝕破菱花面，慵掠烏雲綰髻鬟。

至樂紛華苦未真，❶至遊無朕亦無身。
細看浮世多塵坌，如我得歸能幾人？

❶「至」，四庫本、朱抄本作「王」。

李斯

獵盡山東六暴强，脩明律令起秦皇。
還思稅駕知無地，逐兔應當爾許忙。
詩書灰燼便秦文，便得秦王却誤身。
斯具五刑秦再世，六經還有表章人。
剛從孫卿學帝王，爲羞貧賤速危亡。
威嚴無復人居上，自處應慙厠鼠方。

燕太子

意氣寧知錯感人，姬丹祕計謾危親。
亡燕拜送於期首，政使荆卿趣帝秦。

雨後憶龍翔寺

二峰高峙夾禪扃，長落潮音逐磬聲。
老僧睡起絶無事，不管波濤四面生。
窣堵東西岋兩峰，王宮今日梵王宮。
潮船八面來勍敵，都入禪師燕坐中。

秋意

月娥素魄溢嬋娟，金吹凄涼冷淡天。
野水暝煙楓葉暮，黃花紅蓼獨嫣然。

聞蟬

自闢鎛鄉五畝陰，蟬聲無處不相尋。
炎天喚起秋蕭索，便擬乘風遶鄧林。

新蟬無數咽琅玕，引惹涼生六月寒。已自東山譽高潔，未須丹翅擬笙鸞。

村居秋暮

風迴偃水縠紋平，林末它山筆架橫。場圃未閒黃葉下，鵓鳩啼雨忽啼晴。

睡香

君子奪朱有惡，祖師噩夢尋香。莫問兩重公案，且須一曲霓裳。

摴蒲

一局閒尋五木經，橛梟盧白意冥冥。未能後擲如前擲，將奈長亭又短亭。

公叔次開窗詩漫答

不同夷甫坐談空，爛醉鳧鷖滅没中。聞說詩豪君是否，好磨長劍倚崆峒。

幽蘭次十八兄韻六言四首

宛在一人空谷，居然九畹深林。襟袖不盈披拂，車轍無蹤可尋。

有美中郎芝砌，言采淵明菊叢。會取箇中香氣，蕭然林下家風。

舞奏八風薌澤，頌聲猋氏遺音。允也不夷不惠，悠哉非古非今。

超出世間凡品，叵聞鼻觀餘香。春入有花不豔，院小無人自芳。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八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九

詩　己　七言長篇二十八首，七言絕句二十九首

詔書屯田湖北，相土西鄉，屬暑雨，中旬轉入洪道。時雨初霽，谿山蔥泚，如在縉雲荆坑道中，子規之聲相聞屬道

沐雨驅車涉敗橋，平原渺渺漲江潮。❶華容葭葦憑誰燎，赤壁艨艟徒自燒。一路規啼情悄悄，九皋鶴唳思搖搖。道東直指松門去，酷似故鄉歸路遥。

書顔子傳後

幾庶都緣有若無，寧論芻狗矧蘧廬。要須非復周公夢，而亦何爲子夏書。行葦至仁均艸木，中孚大信洽豚魚。窮神至命知奚事，不遠周流意六虚。

六月三夜，夢觀某人詩什，其書一章四絕，蓋絕筆也。走讀竟，太一真人來告語「青猿手裏得長書，靜聞丹竈風中雨」之句，夢而默記之。寤矣，作詩導意❷

多謝真人警夢書，青猿馴擾尚趑趄。

❶「渺渺」，四庫本作「渺漫」。
❷「導」，四庫本作「道」。

任從爐鼎喧風雨，争奈神明復古初。君樂鍊形咀丹火，我甘飲水灌園蔬。惟當敬佩終焉意，予欲無言致匪虛。

讀伊川易傳

太極非名豈自然，由知闢闔見坤乾。先天詎必違中古，上古應須得後天。至密退藏那有迹，惟幾成務尚容研。從教變易能從道，不似神龍得性全。

樊口見鄭崇陽不遇

經時兀兀坐筠鄉，命駕崎嶇傍夕陽。島嶼西陵開罨畫，湖山東鄂洗新裝。路侵細艸迷繁緑，風落閒花憶舊香。却上渡船歸去也，不逢安道故無妨。

誠臺晚意

麥夏西山日脚斜，峰雲千里盡丹霞。晴嵐榱桷水春漲，芳草園林路晚花。遠近子規啼怨抑，高低乳燕語淫哇。官身歸是何年社？信美誠臺不似家！

晨赴寒谿寺乾龍節道場所

曉入招提旋即還，去何忙遽到非閒。寒谿日出射煙霧，退谷路荒埋艸菅。林盡遠峰晴歷歷，叢深流水暗潺潺。歸途鐘鼓依稀似，將謂禪居別有山。

新晴

起人舒慘作陰晴，九十春光祇雨零。宿艸未萌波漠漠，落花歸盡葉青青。風生遠嶠銜明月，霧潋長江吐漲汀。天意乍回心自廣，片時雲路覺無形。

勝亭雪望

上元雲路玉塵飛，應是虯驂罷會歸。望合郊原人世變，映浮城郭夜燈微。連天忘却黄岡縣，際水平將赤壁磯。滾滾長江耐澄撓，浪回漚鳥一驚翬。

和賈簿

澄江風定也清寒，咫尺渾疑醉夢間。雪滿後湖真是浪，雲平西塞且無山。輕鷗弄水情無限，遠雁書空時自還。静極要當隨衆樂，歸來燈火鬧朱顔。

和賈簿勝亭雪眺

攜壺命侣燕江干，雪起頽垣甃玉欄。減水湖中還素浪，明雲天際失青山。無端大火寒無黵，不奈生柴苦不乾。斷岸蘆洲見殘月，一鉤忤視却前灣。

艮止亭即事

艮止危亭欲暮春，湖山江外翠眉顰。鳥啼夕月清歌扇，花發荒原鬧舞裀。吴老洞迷青艸暗，陶公宅古緑蘿新。懷歸何日成歸計，不忿端居作主人。

泊船

泊船在處即吾家，鮮得燖烹爨有槎。弄景日移煙岸柳，流香風度野薇花。霞翻錦段浮江渚，水落濤紋隱岸沙。塊坐揭來無一事，夜深遠燒起殷霞。

從孫元式假定本韓文

楊墨衰周亦既微，仙曇變夏用戎夷。回瀾豈直萬人敵，斷簡傳將百世師。脱落閒亡烏鰂墨，蠹殘寧免白魚辭。校讎歆向君無愧，聊以新詩當一瓻。

校畢歸之

倒墨扶周復古文，清輝萬丈醇乎醇。七篇奧義遠相繼，六代潛光今又新。字假通才識魚魯，車慙寡學改金銀。異書喜得君無靳，此道中興知有人。

勸農出郊

漫驅戎馬説農郊，不見田疇見白茅。洪道曉晴明水底，羊灡春漲長林梢。紅翻大澤霞方散，青入空原艸漸苞。迎畯示民民自勸，可須杯酒薦烹炮。

九日龍山之集 荆州作

年年九日登高會，九日登高年歲間。黃菊茱萸應故泛，茱萸黃菊故應攀。❶今人不在古人後，往意可如兹意間。風帽落簷誰得見，龍山還是昔龍山。

冒雨渡江弔喪彭氏造雪堂夜歸

衝風櫛雨亂西江，弔死裴回問雪堂。叢枳界無春艸主，❷小橋蹤在古碑荒。人存有政名空大，世遠回思恨始長。旋棹晚雲何限事，可堪瑞慶柳成行。

月波樓下艸芊芊，浪拍三江起暝煙。願見古人人又去，欲詢往事事無傳。窪樽明滅漁家火，樊口依稀估客船。妻子迎門應怪笑，問君何謂苦愁煎。❸

---

❶「黃菊」二句，四庫本作「萸紫楓丹應共賞，橙黃橘緑正宜攀」。

❷「主」，四庫本作「碧」。

❸「愁」，四庫本作「周」。

酴醿花

東鄰處子太優柔，醉倚闌干十二樓。清白有家傳醞藉，醇醲無味飲風流。帶搖翠幄蒼蛟動，佩解虹梁綠蟻浮。嘉木自香香到骨，困人非酒欲誰醻。

牡丹

三春首出衆芳菲，笑倚東風蹙翠眉。洛浦未翔要玉佩，湯泉新浴曳袿衣。無雙可奈傾城恨，第一何堪代命爲。桑柘不花花乍可，清霜誰是不空枝。

巖桂

群芳未許論芳馨，獨自秋天卧月明。賴有幽香洞淵奧，寧將雅趣博輕盈。德純不顯娥皇怨，道大無聞叔度清。好向深巖伴黃石，可知誰與桂花名？

天閨

扁舟一葉轉寒溪，返照西陽日下西。旬浹不來江水漲，驚瀾幾欲上天閨。

武昌懷古

漠漠煙村一古城，郊壇離殿艸茅生。青山不解知興替，銷黯開顔爲雨晴。

筠鄉入夏野花方拆❶

牆匝叢叢繡舞裀，一般顏面各精神。
筠鄉不爲東君去，野艸閒花滿路春。

艮止亭晚意

山影殊亭日轉西，牆頭歷歷片帆移。
何人喚我頻歸去，側耳疏篁怨子規。

艮止亭阻雨旬日

山亭無路少徘徊，跬步狂瀾漲九垓。
不是蜃樓浮海外，也應弱水限蓬萊。
艮止休工未落成，做人限隔雨零零。❷
眼前好景到不得，便是霄中望極星。

晚渡東坡

赤鼻磯頭橫曙煙，吳王城下浪連天。
聞道東坡妙天下，爾來靡日不盤旋。
浮生萬事盡塵埃，瑞慶堂今榜快哉。
惟有東坡舊煙柳，道人猶解指莓苔。

行戍西山

帝驅貔虎舊江州，旅卜僧坊計少休。
避暑有宫留不暇，遊山算却是山遊。

❶「拆」，四庫本、朱抄本作「折」。
❷「做」，四庫本作「故」。「限」，四庫本作「恨」。

讀蕭銑傳

可怪梁朝幾帝王，丘墟萬里變農桑。
修文偃武如何故，❶町疃江陵盡鹿場。

塊坐

萬緒絲棼汩太和，終朝所得竟無何。
放心收却且危坐，始覺忘機有味多。

讀皇極經世書

大易誠知自畫前，後天不識異先天。
工夫用盡還無事，巧歷勞推不盡年。

讀荆軻傳

妙算嘗聞勝五侯，❷輕生終不是良謀。
秦王未許論生劫，畢事還同擦虎頭。❸

讀劉叉集

湯文不作幾經春，叉也賢乎隱澤民。
古劍胸中儘磨淬，寧如覺道樂耕莘。

❶「如」，四庫本作「知」。
❷「妙」，四庫本、朱抄本作「廟」。
❸「擦」，四庫本作「撩」。

伯文人盆池開芙蓉十二❶

聞合天符下玉麟，祝融溢浦肆時巡。
西山詎必須陵井，又得餐霞十二人。陵井，十二玉女居之，西山，十二真人上仙處也。

讀近時樂府

天寶龜茲貴尚年，哇淫靡靡到今傳。
尋思溱洧桑中調，幾許不如周頌篇。
樂好株離幾百年，知昏漢日暗湖天。❷
周東幸有其戎歎，却在伊川被髮前。

春　遊

桃紅李白輝相曜，車馬交關遞流照。
牆頭半露是秋千，不見美人聞語笑。

即　事

芰荷薿薿抽苹藻，風細幽香襲懷抱。
庭竹琅然振玉音，葉落委堦慵不埽。

殘　花

小院銀瓶花落枝，驪山驚起睡楊妃。
銷魂淚滴燕支雨，留得霓裳舊舞衣。

❶「文」，四庫本作「丈」。
❷「漢日暗」，朱抄本作「暗日漢」。

瓶花盡落而梨花瀟灑如故

天帝南遊匹馬還，紅雲作陣雨闌干。
駐顏下嚥如冰雪，一粒清涼得賜丹。

寒食雨

言歸社鴈已家鄉，紫燕呢喃識舊梁。
甚雨疾風寒食夜，旅人情緒一思量。

江村聞笛

江村風色秋江渺，林薄無人鬧幽鳥。
長笛一聲金吹寒，❶知有漁舟釣紅蓼。

遠景圖

蘆花飛鴈煙村静，一點青山波萬頃。
人在孤舟喚不應，兒言客寫瀟湘景。
慘澹平煙波浩渺，隱月餘光飛白鳥。
依稀一舸是漁舟，獨釣寒江天未曉。

野望

水晶簟冷鋪寒玉，翠帟高張染螺緑。
陣雲鳥鷺點棋枰，一葉清旗動江曲。

❶「一聲金吹」，四庫本作「金吹一聲」。

衰　柳

秋艸池塘夾黄纈，莫煙淡淡蒙新月。
擬將攀取贈行人，脱葉枯條不堪折。

嘲欲借予雜稿者

神文道本可言形，退也能藏用即行。[1]
要得任牽驢狗在，無端何似借書生。
郎君到底亦何知，奪卷書生真數奇。
惡語故應多艾氣，殘藤無用寫來詩。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九

[1]「能」，四庫本作「收」。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

詩　庚古調二十五首

送張漕還，停舟樊港，訪退谷

送客過樊谿，停橈退谷口。不見元次山，静立躊躇久。巉巖兩石峰，猶疑入户牖。杯湖正宜泛，堙塞僅盈肘。糞壤瘞杯樽，勿復堪賭酒。❶扁舟泛然者，長歌挈敝笱。浩無風塵意，將恐是聱叟。自知干進客，對面弗敢扣。從之人甚遠，慙顏爲之厚。武昌非昔人，望絶不得友。它時賦歸歟，湖谷定吾受。此心介如石，自誓向樊母。

登怡亭故址

江濱篆貞石，渾謂有神畫。閒作故亭遊，心知古人迹。竹疏徑微通，天遠荒自闢。長江浩無涯，滄溟嬴咫尺。

行戍西山徒步抵寒溪寺

杖履竹林遊，陟降西山道。悤悤不是閒，倍覺寒溪好。潭魚戲憑虛，注水喧幽艸。埋荒古人迹，樹伐庭如埽。桴鼓又相聞，我心爲之懆。

❶「賭」，四庫本作「貯」。

感　事

潼華覆哥舒，陳濤債次律。賴有李豬兒，發憤扶唐室。長城賢已遠，惟嶽峻方崇。借問南朝事，江流第一功。

陪劉提點遊西山

我家西山下，早晚空翠滴。漫仕鄂王城，西山悵難覓。不知寒溪上，好景天意錫。舉趾異川陸，千里共岑寂。丘園動歸念，[1]魂夢時歷歷。東吳賽粤甌，[2]信美心愈感。古見似人喜，鄉閈今有覿。且作西山遊，笑顔忻自赦。

送中司抵巴口

將迎苦不易，浮湛良亦難。櫜鞬候使客，無時弄江灘。上磧下南浦，風雲怒濤間。一葉舞軒昂，五水戲觀瀾。朝湖暮淮西，此遊今等閒。看盡楚山碧，信宿相與還。晴巒挂天衣，水石鳴佩環。輕舠簑笠翁，勿與人事關。相彼塵外意，心清緒爲闌。何時買扁舟，從公看孱顔。

病　起

蒸鬱斷梅天，薰風故微細。夢春驚已

[1] 「園」，四庫本、朱抄本作「原」。
[2] 「粤甌」，四庫本、朱抄本作「甌粤」。

度，❶避暑如何計。樹老山一色，蛙喧草無藝。病興意愕然，到眼多蕪穢。

晚雨朝霽，林端煜然，望之皆寶珠也，戲作四十字

晚雨在林麓，朝來弄晴曦。瀾翻漾明月，粲爛生摩尼。撤殿固無事，雨天亦何爲。少須風景麗，去去將安之。

賞雪

晃朗長江北，天地都無色。扁舟撐短篷，一鳥歸飛亟。遮莫凍凌兢，如人酒量增。鼇山不是照，天地一明燈。

二十五日雪

裘褐透膚寒，飀刺春將半。雪作絮花飛，袞袞攙零亂。天地合清明，虛極浮江岸。鳥窮棲樹端，走狗欣挑攛。❷埋路已旬浹，四野都瀰漫。郊行峭無迹，惟有神光燦。茅檐過尺摧，爐火生無炭。凍死未能詩，達人方大觀。

和賈簿雪

早起怪吾廬，去天才一尺。始疑大朴還，掩盡幾陳迹。比屋皆可封，列土班圭

❶「驚」，四庫本、朱抄本作「今」。
❷「挑」，四庫本作「跳」。

璧。照我爛輕明，却似初出日。仰頭不可見，恐是老鴉食。擬倩玉川子，叫閶闔帝席。穹壤合爲容，事乃非人力。心膽爲之寒，且退然枯荻。曲身今已直，促織休唧唧。此意可告客，苦乏鄭莊驛。履霜至堅冰，何當介如石。鵁鶄有逐婦，相從如娣姪。飢躋苦樹顛，到夜無入室。自蠟登山屐，借問何所適。我亦無所適，皜皜期太乙。庶見太昊氏，鷁視剖我臆。

黃楊生拳石間，王彥材以爲贈，且賦之。走命曰「孤山貞榦」，次韻以酢❶

孤山有貞榦，不比尋常木。蟠根怪石巔，亭亭自生育。百物進相高，位閏知蹙縮。散葉傲風霜，樛木外林樕，❷琴桐嶧之陽，逍遥兩俱足。夸父徙我庭，如仁示其目。股掌翫何言，遂可移風俗。

夜深

爲問夜何其，明滅燈將半。雨雪濺聲繁，霆電流光爛。初筵向闌珊，遊子紛繚亂。誠知宴樂娛，不怕泥塗潓。齊居靜無他，天德全弗畔。吟徹借笳頭，假山餘一爟。

偶書

天公不好事，月夜雲埋月。遊人且勿

❶「酢」，四庫本作「酬」。
❷「木」，四庫本、朱抄本作「枝」。

遊，辜負良時節。霖霪漲塗淖，雷電騰飛雪。蓮花燈可憐，對明不同滅。

中秋對月戲呈覓舉諸兄

君不見決明混沌江之湄，含胎吸月懷清輝，圓凈唾將珠與璣。又不見明視中原雲月靜，跳擲回旋顧形影，生兒往往皆毛穎。由來逐物未忘機，勞生呑吐知惟時，觀美爲人奚以爲。獨坐金風塵慮省，皓月斜河星耿耿，艸頭溥露侵膚冷。平生不解飲和歌，無人對月醉顏酡，月朗清秋奈月何。睡思揭來剛引領，林岫參差弄光景，不知月已沈西嶺。

開　窗

溽暑欲成雨，密雲猶在郊。開窗挹涼飆，遠山見林梢。木葉已成陰，野鳥鳴啁啁。鏡靜碧池湛，清冷無混淆。會意紛萬途，錢荷貫叢茭。寂坐一堂上，默默神明交。

子規恨

風篠扣吾扉，有人來我語。語好不須多，都不如歸去。開門我見客，客子今何許。竹下得流虹，人言爲杜宇。杜宇昔王蜀，不自安當宁。相歸密淫遊，微行時踽踽。蛟龍失水困，哀怨成飛羽。規名釋爾疋，茲事則然否。揚雄蜀本紀，望帝亦賢

主。仙去正嚹規，去思傳往古。不妄信斯言，王去非輕舉。蒼天悲此民，故使規聲苦。脱屣感斯意，八極歸容與。到今惟一人，後躅追無侶。所以百世下，直指不得數。聲盡繼以血，空教瀝肝腑。其然豈其然，臣事君看取。

聞齊安雜詠板成，從沈守求印，蒙以爲贈

軑縣西南弦子國，使君昭代文章伯。氣呑雲夢納東坡，心在江湖輕赤壁。月波蕩漾春山色，峥嶸洲艸芊芊碧。政平訟簡暇居多，杖屨逍遥神自適。到眼風光看如畫，罨畫溪干舊遊者。高亭矗立畫不如，坐歎雲屏自天寫。使君好客非春申，一夔已足無餘人。哦詩五百盡清警，立使江山景物新。江山景物古來有，前賢相與天長久。近來百艸漸埋没，賴有此詩爲一剖。使君好善人如己，鋟板巾箱波遠邇。良知何獨此麻城，天下行聞爲商起。我拘官禁僨杭葦，跂望亭高衣帶水。高唐想像賦神遊，遊客言詩詩信美。空書從學穆清風，得見異書人見同。解嘲不用潘邠老，衹在先生指顧中。

永嘉行

夷甫清談平子醉，晉俗浮虚喪節義。[1] 洛陽不閑胡虜哭桑林，九伯五侯無一至。洛陽宮中胡馬嘶，晉家天子行酒巵。驅出如羊晉卿士，婦辱面前争敢知。胡兒居坐漢官

[1] 「喪」，四庫本作「輕」。

立，不許紛紜但含泣。刃加頸上始覺憂，❶追悔前時又何及。胡塵坌起昏中土，人死如麻骼如阜。艸萊萬里無舍煙，氊帳羊裘自來去。烏旗霧合胡笳咽，無援邊城腸斷絶。❷瑯琊匹馬竟浮江，棄寘存心堅片鐵。天驕一坐昭陽殿，九鼎遷移如轉電。禁聲不得悲楚囚，白版金陵謾龍變。數奇督運淳于伯，誅斬無名血流逆。若思不識是何人，却是帥師臨祖逖。❸

雪中送客寒溪堂

前年送客寒溪堂，桃李璀璨寒生光。今年送客寒溪道，滿望六花形欲槁。前歲今年時不同，同爲送客寒光中。寒光山積都相似，誰信冬春長有此。廣寒宫殿不勝寒，世界瓊瑤無乃是。如何名此作寒溪，炎天風色鎮淒淒。不緣送客不易到，送客情懷將何爲！君不見瑤池高宴非不奇，穆王猶自賦吾歸！

可　憐

可憐甌越湖山主，厭向黄紬聽衙鼓。鬬鴨能言名自呼，子規歸去嗁聲苦。傷情羈鴈怯離群，❹適意馴貓哺相乳。端是三年貧客官，方春定得離南浦。

❶「覺」，四庫本、朱抄本作「知」。
❷「腸斷絶」，四庫本、朱抄本作「斷腸絶」。
❸「是」，四庫本、朱抄本皆作「使」。「臨」，朱抄本作「監」。
❹「怯」，四庫本、朱抄本作「却」。

假山次葉師文韻

大隱城居無世喧，疑星塵外非人間。❶武都聊試五丁力，一笑天公爲解顏。翠蘿散作麻姑髻，枕漱從宜長飯毳。青山元自野人物，版築徒然飾東第。無論千假須一真，坐對北山南起雲。一丘一壑丈夫事，安在窮遊探古文。平生樂處天其假，還視王公猶土苴。它時買山歸敝廬，定須作屐隨高下。

蘆花

秋風摘索鋪寒雪，敗葉枯條互明滅。淡蕩閒塘搖夕陽，橫斜斷岸凌高節。無言咄咄日書空，執禮拳拳意緜絶。望極氍毹鋪糾結，漁歌何處聲淒切。

柳絮

駘蕩風光將欲暮，柔條繫日縈霏霧。❷寂歷閒庭芳艸路，眉開青眼多情度。脈脈依依愁不茹，欲翔未定邅容與。體輕委蛻韶華去，飄泊晴天離又聚。高低上下當何住，捲春匪蹴毬先赴。小院深沈鋪月素，卿雲暗逐凌波步。撲撒追隨無定處，冰霜峭覺回寒沍。❸梁王有客能辭賦，滄涼雪苑知誰訴。浮玉神山攻寶璐，屑屑虛花奈憑據，還思道蘊驚人語。

---

❶「星」，四庫本作「超」。
❷「霏」，四庫本、朱抄本作「非」。
❸「回」，四庫本作「爲」。

香棠

舊説海棠無香，惟昌州海棠有香，驗之蜀道信然，以爲不易之論。欒圃有棠三本，其花亦香，乃知非蜀棠獨香，香棠自有種耳。

世間元有無窮恨，海外棠花宮錦爛。燒炙東風春未半，濃裝獨立情繚亂。博山鑪冷沈煙斷，記語洛妃池側畔。袿衣透濕飄香汗，舞罷霓裳高燭看。吴苑散花灘彼岸，亦有當初舊遊觀。棠梨古逕霞光燦，薔薇露冷衣新盥。袖卷燕支紅入腕，噴人蘭芷芳都貫。天然種性珍奇玩，嶺海誠知煎可爨。擬擷柔柯燃熾炭，裛取緗巾永傳翫，它年留得重公案。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一

詩 辛古詩三十二首

元日

星回斗直寅，夏臘變王春。否泰反成卦，乾坤老逼人。元正長日月，大化少逡巡。世事初無始，天時自一新。祇愁梅片片，不見草欣欣。善頌聞椒酒，蒼天拱北辰。

孔子

蕩蕩東家丘，百世人叵識。出類只誇辭，太極無合德。堯舜未可過，遠賢真貨殖。我欲究遺編，言非是奇特。從之如有立，卓爾既吾力。大哉贊乾元，一語覓不得。

比年士風鋭進，求薦章者殆如辨獄，擠排詆訐，無所不至，客有勸予干當路者二首

見疾多朝士，争名卒未休。急流須退勇，焉可又隨流。

静退方真樂，趨時未遽非。不知全道者，進退兩忘機。

痁疾中，元式示詩，走筆次韻

鄙人病在牀，政苦風寒侵。之子步池上，攀條哦柳陰。擲我珠玉辭，瘧鬼毛髮森。豁爾脱沈疴，翛然洗煩襟。何當漾輕舠，相與從茂林。清興諒不淺，此情殊未禁。强歌下里曲，賡和白雪音。請問覺軒詩，何如梁父吟。

江夢孫二首

聿修去天長，却泛宫亭水。百世友淵明，放意匡廬趾。[1] 爲愛千金軀，不自知臧否。非關走庭下，腰折慙小子。少學愴難行，富貴丘所恥。一爲田園念，歸思輕脱屣。斗大印黄金，各各從所美。二士志俱得，何其尚留此。

聿修去天長，元亮歸彭澤。把版豈難能，趨庭且非昔。古之盡心者，樂以所求獲。云已廢明民，寧當究安宅。大輿輻可脱，無當巵何益。君子之所爲，百世空陳迹。

巴口相地，作大軍倉

南浦縱蘭橈，[2] 打頭清旦風。鳥飛圖障遠，人皺縠紋中。銜尾過千柁，頻顔無萬叢。端愁少槃瓠，生子亦群戎。

[1] 「趾」，四庫本作「址」。
[2] 「橈」，四庫本作「櫂」。

送韓國器登舟至石門，視窪樽，逮暮乃返

縱步石門下，江山主意勤。窪樽酌玄酒，未飲吾已醺。泉明得聱叟，萬古真同群。杯湖有明齊，退谷今蕕薰。我行到殊亭，西日沈就曛。陽冰著真蹟，祇恐生玄雲。回眸望西塞，慘澹波無垠。洄泛樂之子，行舟言采芹。

我客

昔我客荆梁，從事清蕖幕。太倉蠹紅腐，吹竽濫東郭。去作徒勞吏，青衫走樊鄂。撫字亦何心，催科猷笞掠。借問差少愧，而今不如昨。天遊内于于，紛至攘六鑿。鑄此一錯字，爲費幾魏博。閑居幸從容，琴書有真樂。胡然令閑忙，遠謝乘軒鶴。人生百年中，藏舟固非壑。顧已習迷途，如蠶自纏縛。作詩懺當來，聊以慰寥落。

欲晴又雨終夕震電

日昃望雲氣，西郊將欲開。丹霞漾晴暉，清風有時來。歸坐北窗下，驚霆殷轟豗。流電掣飛雨，疾徐鼓巖雷。宛轉頹屋頭，終宵響徘徊。早起到城市，橫流繞沿洄。伊誰補漏天，吾州與蘆灰。❶

❶「吾州」，四庫本作「陳絮」。

跋分定録

人生紅樹花，一謝乃其分。春風儘搖蕩，剛恨分庭糞。先賢尚龍拳，缺月何灰暈。譬如陌上塵，要是非關運。何丘示無朕，❶子路窮斯慍。此理未容言，呼兒課天問。

鄂城篇

袁山野火春風吹，驚飆萬馬爭奔馳。烏龜阪頭蕃草木，化作灰燼張天飛。武昌佐史皆好古，煮茗聯鑣訪城府。狂生此意復不淺，好事大家何爾汝。鄂王城闕煙蒼蒼，鄂王宮殿波茫茫。今古都盧一餉頃，不見古人虛引領。亳殷豐鎬已丘墟，蠻荊輿替將焉如。死生建業信徒語，石盆古渡猶多魚。古人已去安足齒，近事紛紜尚如此。君不見淮淝去歲是豐年，如今千里無舍煙！

謝王尉見贈龍溪集

稔聞韻鄉名，不識韻鄉面。班班隱豹文，窺管時一見。譬彼闍婆城，尋逐滄流漩。聞韶在齊國，九奏何當變。王侯韻鄉人，少長居鄉縣。韻鄉指迷塗，貽我書一卷。森如入武庫，寶璧紛交薦。群玉屣登臨，赫日吹風霰。家鷄將野鶩，後素詩何絢。長安行即到，豈在臨淵羨。千金端不如，變色先生饌。從可狎江鷗，六籍居貫穿。

❶「何丘」，四庫本作「仲尼」。

二同舍賦鄂城篇見和，文高格古，端不可及，而仙尉王文措辭侈甚，可以參諸臺符，羽檄間復次元韻戲酢❶

生春煖律誰能吹，寸心萬里何當馳。威加海内念方國，也思猛士歌雲飛。狂遊不識今與古，闉闍便作潭潭府。試憑野叟問吴婆，俗名鄂城，爲吴婆城。賜不如回吾與汝。高高無事幕穹蒼，❷湖天無雲湖水茫。吴楚争桑如有頃，東鄂幾人全首領。古時封國今爲墟，此心觀古應焚如。歸歟衲被蓋頭卧，何妨沸鼎遊如魚。舌柔長在强于齒，人間萬事渾如此。君不見老聃彭祖俱長年，火化仙乘□□煙。❸

次韻李浩然喜晴

我愧子康之治密，其雨其雨而出日。豈其靡神不宗始霶霈，將爲有年吾事畢。豈其霢霂澍霖霪，霮䨴又爲心首疾。視將圭璧走群望，祈社禜門勤屈膝。誠知惡積怒神天，流毒匪緣寒自慄。甫田千畝垂有秋，刈穫敗之方秀實。横流埸圃澆洋洋，茁茁禾頭多耳出。仰天何怨俯何尤，退省過愆知自失。牢愁僕僕事吁嗟，風雨敢辭頻沐櫛。忱誠雖至蟣蝨微，舒慘蒼穹焉可必。都緣民困不聊生，重以凶荒神以卹。羲和叱馭

❶「酢」，四庫本作「酬」，朱抄本作「作」。
❷「事」，四庫本、朱抄本作「是」。
❸「火化」句，四庫本作「無忌火化仙乘煙」，朱抄本作「火化仙乘煙」。

黑龍僇，倏忽清明開萬室。不知帝力固全真，謂我貪天寧直筆。

河豚

豈其食魚河之魴，河豚自羨江吳鄉。瞋蛙豕腹被文豹，刖如無趾黥而王。我生甌東到閩方，規魚貫見梅花裝。梅青不肯候春雪，❶荻芽靜笑垂飛楊。古來多魚吳武昌，薄遊三月新初嘗。西施乳嫩可奴酪，馬肝得酒尤珍良。無愁縷縷結中腸，豐美肥腯如切肪。外皮甘滑裹皮厚，令人忘却美烏郎。舉之東海來三江，會聞清濁斯滄浪。白龍未免豫且困，膨脝唯唯浮魚粱。氣衝毬鞠何彭彭，地遠都無橄欖香。不知深入恣游泳，極情性命徒爲戕。腊毒厚味能人亡，何須西子齊文姜。甚美由來必甚惡，直它一死言爲長。鮰魚俗物休相妨，良藥相傳海上方。蘆根槐子豈足貴，生鳳之腦黃龍湯。❷

東坡在齊安賦海棠詩，爲天下絕唱，年來絕無此種，許仲蟠取之武昌，作詩寄示

武昌三月春草生，攙紅鬥白皆群英。就中一種信奇絕，芳菲壓盡吳王城。侈非丹芍明非玉，豔陽天日擎高燭。從教深淺色相形，不以冰清爲不俗。文王自昔基靈囿，綠綬朱裳燕朋友。醺醲心醉鄂裳裳，痛飲醇醪不關酒。流烏一下新王舟，颭從火

❶「春」，四庫本作「風」。
❷「鳳」，四庫本作「龍」。

御乘丹丘。傳得飛霞在海外，千齡只自生炎洲。靈砂不到姮娥竊，幾時赤鳳來丹穴。趙壘新張漢幟時，闉閣滿望猩猩血。少陵昔漫稱詩豪，忘言跨鯉輸琴高。剛被東山興妖女，竹菰未可稱蟠桃。靈根不分生赤壁，遠在水南呈赫奕。朱鳥憑將寄德鄰，告言莫看同巾幗。王彥材謂東坡以海棠比婦人，非是，故此詩皆不言婦人。

寒溪送客時，李花盛開，山谷彌望

寒溪送客荒徑迂，玉華璀璨晨光虛。仙遊在處見李白，山遠無地尋陶朱。雪霜天色際江岸，瓊瑤世界連廷除。飄然幾許認姑射，恍若一夢驚華胥。寶珪環璧會王路，鐵衣鋒刃交兵車。三王純素未云已，百姓渾茫方皞如。神清洞古世緣在，梁園秪是空遺書。

蟻啄翾 吳人謂雀爲翾

啄翾玄駒子，當緣一食耳。雪貓與翾俱咽之，玄駒乃與翾俱靡。古人防未然，精意本如此。相教各自愼，豈有失身理。翾子輕此蟻，終焉食于彼。蟻亦甘啄翾，但知翾之美。寧知腊毒生厚味，大小相吞不搖齒。蟻微不足食，反以食翾死。不如夏蟲獨飲露，壽不知冬亦良是。君不見慕容赫連攘臂起，楚漢存亡竟何似。

釣臺阻風去得風便

先生非釣名，魚釣清泠水。太空長廊

然，❶浪迹秋光涘。❷人憂我何憂，忘怒亦忘喜。建武非漢元，詎有留侯起。神明旋地軸，姓字更七里。雲臺已埋没，嚴瀨殊清泚。峨峨二釣臺，高插煙霞裏。首陽遠相比，萬祀恒不圮。我來經舊廬，敢卜瞻遺几。東風迴我舟，江步時須艤。仰觀嚴象設，敬拜豁煩鄙。曾臺暢登臨，無復徒仰止。縈迂古道屈，望望扳蘿虆。崇基介岧石，特立端不倚。削成二山碧，平正章如砥。❸衆山鬱青葱，環合紛磈礧。清塵森萬象，觸睫同一視。古人不可見，可見安仁美。旅情殆忘返，回棹西風駛。青蒲挂一席，入望俄城市。譬如周變秦，物物非古始。乃知主人意，待我非朱紫。送迎因下風，忙遽均倒屣。烹茶出清泉，盤饌羅雙鯉。飫之以珍饈，浣濯予塵滓。相忘語默間，不假談名理。去留唯我意，今昔交汝爾。此情固冥契，何必親之子。

乙亥歲，東遊會稽謁禹陵，過馬臻祠下，詢所謂鑑湖者，則已堙塞爲民田，因賦

登會稽，瞰長湖，漪漣萬頃皆平蕪。桑田變改唯聞説，豈信古今人事殊。往時夏后禹，道川治水勞馳驅。四支疲弊跛其足，過門弗視兒呱呱。衆流宗海出平陸，滋人巨浸因卑洿。百神效職來大計，勤民遠狩崩于畲。名山立郡此焉始，明明功與日月俱。馬侯有漢二千石，施仁復古蘇燋枯。

❶「空」，四庫本作「虚」。
❷「涘」，四庫本作「俟」。
❸「正」，四庫本作「止」。

淺深倍薄拂古鏡，❶還使墝埆成膏腴。陰邪醜正富權戚，居肓如鬼捐其軀。大君良吏不復見，茫茫陳迹日就無。玻璃湛湛長芳草，蛟龍窟宅生菰蒲。前功不録倚隳棄，誰何聚斂浮穿窬。庸情非聖決陂澤，❷遷移膏潤爲官租。昔人舊事已無在，猶有水則礲長途。❸高田燥仰下沮洳，雨暘無歲均沾濡。咄哉榮利歸乃室，是邦黔首其何辜。反令二主神，淫祀煩此都。王陵委積蠹明幣，守祠澆酹傾清酤。禳禱兩無已，跳梁飽妖巫。享祭緣報誠，嘉猷委泥塗。神靈血食已非分，無爲秏黷令人吁。復績悵何從，我心徒自悏。

張村

皇羲寂已久，澆俗無還淳。如何張村甿，杳杳全其真。豈不有妻孥，茅茨甘賤貧。豈不憚疲勞，務時勤耔耘。脱俗未爲貴，而今焉辟秦。青城足躋攀，那染龜城塵。枸杞薦盤蔬，殊非關養身。安常樂有餘，熙然皐長春。奚其壽而康，無知斯體仁。静言逐臭夫，迷途少知津。猥云老人村，郊荒絶酸辛。筋骨由堅强，誰謂存其神。井蛙議滄溟，夫豈窺崖垠。作詩賦張村，逝將同野人。

舟行樊港，望竹間石上李花盛開

天下清且奇，無過竹與石。安得皎然

❶「倍」，四庫本作「培」。
❷「庸情非聖」，四庫本作「情非聖禹」。
❸「則」，四庫本作「識」。

者，素質照人白。靜立笑東風，篁岡蟠罅隙。望之輕以明，儼似雪初積。青草鬭欣欣，不比梅花坼。矯首不可到，獨自憑空碧。翠帷篠青青，巖崿正虛席。我疑辟俗翁，方外友三益。又是秦帝宮，傳視相如璧。人情不易知，幽致矧可射。相從知未能，灰心從此畫。

遊韓魏王書堂

蘭生深谷中，香不爲人採。明珠含蚌胎，融曜鎮長在。襲來馨滿衣，磨琢未曾瓘。君子行之常，出處安有改。韓王開此居，山立中崫嵬。窈窕二遊女，易歲昏有待。柳下學東門，百世人不逮。乃心毋自欺，匪轉焉可怠。用之建邦國，所宜烹大鼐。我來追後塵，六逸先駑駘。美人意桃李，德誼見芳茝。瞠若眩吾明，五色騰日彩。

二女篇

天聖中韓魏公居所生憂，從其兄琚守齊安，即安國寺西廡爲書堂以居。恒有二女子夜至，衣冠高古，容裝麗甚，公恬不以爲怪。及去，二女告曰：「妾非人也，亦非仙人鬼魅。」遊處再歲，而言不及亂。公，德士也，行矣，即推此澤天下。走讀《齊安記》，屈原之死，二女孝慈，亦于此投江，故武昌郡人以五月五日競渡，投角黍迎神舟上。二女非仙人、鬼魅，豈靈均二子之精爽耶？不然，何知人如此之明？❶而後

❶「之明」，四庫本作「乎」。

先居者，莫之能見。爲作《二女篇》。

姈娉二美人，幽閒真種性。色秀雪窗梅，衣冠麗修正。巖巖韓稚圭，寂寞自清靜。虛室埽齋居，展禽當季孟。神遊問寒暄，不得窺信行。怪力視茫茫，久要交善敬。語之非異類，安民公有命。蓋聞楚靈均，汨羅陳死証。二子終孝慈，雙玉澄江暎。當初黃鄂人，盪槳追遊泳。端午化成俗，龍舸長犇競。事神微有道，角黍勞將迎。非鬼且非仙，世士憑誰偵。

被命行田未半而羽書至，造砦者萬，別駕其逼方甚，繼復有聞

冷火不再然，事成難重言。我苦不憚煩，興言念丘園。丘園未得歸，行田縣西原。暑雨霑我衣，萊蕪絆我轅。熊羆百萬衆，未易輕營屯。東征到洪道，折柳臨津門。峨峨鳳皇臺，墟吳際荒村。南湖湛淪漪，湢渺波瀾翻。路回溪谷間，子規叫煩冤。流血良自悲，誰念望帝魂。不羞五斗腰，折支別駕尊。松門故鄉類，去路馳且犇。羽書如流星，萬室崇屏藩。荒涼舊村甿，億兆不一存。哀聲聽杜宇，側耳心昏昏。山澤久已竭，職死何足論。

某爲令無狀，不能化服奸盜，至加之刑僇，仲蟠鄉丈不以爲過，又哦詩以寵之，是重某之不肖，而播其惡于衆也。感愧之劇，次韻以酬

漢法在彝鼎，三章豈不嚴。姦宄恣暴亂，官刑廢春鉗。❶ 未若箕山翁，頑夫偃風

❶「鉗」，四庫本作「鈐」。

廉。予慙斯人徒，爲容善謙謙。毆民陷之辟，淫刑視齊殲。處事禁太速，宜犴非爲淹。丹書對婦泣，職死夫何嫌。專誅逮垂盡，吾辜倍相兼。曾聞鄒魯間，禮義人自恬。商君就有道，絳水驚閭閻。念此一歎息，歸來賦陶潛。南山信崇極，能無刺巖瞻。

記遊詩

延陵道士何希全，爲人坦率狂易，居天慶觀，儕輩以風子目之。走初識諸妻家，嘵嘵然一多言人也。甲申歲至西淛，從婦之昆弟遊，訪何之居，則闃無人聲。扣户移時，而後希全者出，肅賓而坐，不交一談，同行怪之。視其齋舍，蓋凝塵滿屋，胡牀雖設而拖泥之板亡矣。意其非苟然于世者。客退而主人不送，客彊之不辭，及門謝以無茶，遂翻然而入。詢其行事不語，既有年矣。晚遊崇勝佛寺，過僧道一不值，眎几案間，無非貴人竿牘，中庭有枯條不翦，謂之龍華，考記按圖，乃野菊之下品。王公聞人爲之歌謠者，至積秩而加多。❶ 走閲短卷圖書，謂必法書名畫，開編而視，乃其繪夢成圖。一日之間，所遇如此，若希全者，可謂身如夢幻；而道一者，顧以夢幻爲真。物之不齊有如此者，因思列子之言，爲發一笑而作此詩。

先生混物化，浩若鶴與猿。結曲此世

❶ 「秩」，四庫本作「帙」，朱抄本作「袟」。

間，修然脱籠樊。❶冥心遂無物，得意亦忘言。客至不點茶，猶嗔破苔痕。相逢蜀成都，過我故縣村。遐觀夢中夢，南膜佛因緣。鄭人決真妄，子産不能賢。寥哉天地間，誰省物性偏。夢覺各有殊，從他見一邊。浩歌歸來乎，虚堂好晝眠。

跋蜡虎圖

刻木牽絲，代不乏巧，而偃師擅剞劂之技。吹簫擊石，師有其能，而后夔名制作之宗。何哉？蓋精義入神則神藏其用，至誠假物則物狀其形，寫物之工亦猶是也。婦弟元可所藏《虎搏豕圖》，其枯條衰柳，於菟剛鬣，疏毛設色，皆極能品之上。至狀虎之蹲伏，批豕頰而呷持之，豕唏失聲，手跑足廢，精神形度，曲盡一時之理。視之使人毛髮森聳，若彷徨乎其右也。人以宣城繪人包氏善虎，因以包虎名之。走謂包虎之形但像虎耳，至狀真虎之態，包氏何足以知之！夫真虎之形，全于虎者不能到也。❷故走定爲麗歸真畫，而名之曰《蜡虎圖》。歸真，梁人，朱太祖時以道士召對，自言售畫得錢，沽酒竟醉，此外無能者。嘗爲廬山道士寫鶻，❸而燕雀不敢來集。其畫喜圖牛、虎。常伏草莽，以觀虎之出入，或蒙虎皮而倣其搏躍之形，故其畫虎之工居神品上。走知非歸真不解作此，蓋惟歸真爲能知虎，非走無以識歸真也，因跋以詩爲之序。

❶「修」，四庫本、朱抄本作「倏」。
❷「全」上，四庫本有「非」字。
❸「士」，四庫本、朱抄本作「人」。

歲云暮矣露爲霜，枯條脱葉衰柳黄。郊原寂歷無人鄉，獖牙之豕充稻粱，含臕以遊神氣揚。有班者虎蹲在旁，低頭妥尾不大忙，豕行過之不虎防，虎往搏之搤豕吭，豕亡故步聲唤長，虎如抱兒未遽央。豕形雖在身命亡，不如安之充虎腸。得之紙本君何從，仙人道士形已忘，解衣槃礴躶宋王，虎冠虎鞹虎跳踉，百獸望之怖以惶，寫鶡鳥雀爲罷翔。匡廬有潔清祠望，請君懸之政事堂，坐令帖伏犬與羊。君不見大索之祭通八方，盛德百世祠是常，又不見螗蜋捕蜩雀捕螗，死生得喪不可償。虎哉寧知蜎蟜能爾狀，是非遠在天一方，君其寶之永世藏！

孫元可賦張公石室詩，句語險怪，辭峰秀拔，讀之如神遊洞府，而陵果爲之犇屬也。非身行此洞，不知此詩之工，蓋其質似盧仝而文麗多之，如又加鞭，當千里一瞬，其視劉叉、馬異得名浪矣。詩文與我過當，誠無足以當之，牽韻勉酬，真添薪煮簀之舉

君不見談天衍有言，九州之大惟一州，無論青冀并營幽。我其放言學鄒子，將子聽之無我尤。我騎一紙白驢子，跎梯跎塔走上南山頭，萬里以意行，一息不暫留。谽谺到空洞，且作秉燭遊。呼來混沌老蝙蝠，爾作精怪我則不。從教激風怒竅，拔木折石，一去旬有五日而後返，但是有户則可

由。積蘇纍塊雖云巧，達觀只與蟻壤侔。我有五雲車，駕以六蒼虬。日月行已揭，無人觸虚舟。何曾見爾懸旌鳴佩朗裝欲飛動，玉柱校立直以修。大撓甲子有窮盡，爾乃禄命難考求。皇天大地僅若一鷄子，金烏玉兔銜得曉夜作箭浮。我不知爾許事，政覺兩耳風颼颼。託死不復生，一死可作道者流。况乃漢時五斗米師，星河耿雙眸，石壇一坐一千歲，坐視生滅水上漚。水上漚，且罷休，休無休于無作，樂無樂于無憂。仙人與世人，壽夭如相讎。清清爰静爰自正，此舉獨步不可儔。信是神仙足官府，蜂房户牖封君侯。我偶作此言，不比亦不周。爲何孫卿子，謂我阮與劉。爲我謝孫子，我才愧爾天一陬。不如且飲酒，耳熱徒歌謳，可以銷遣繇繇不斷萬古之悲愁。悲愁銷遣幾時盡？萬古之後重有萬古來悠悠！

春愁詩效玉川子

春陰苦亡賴，巧解窮彫鎪，入我方寸間，釀成一百萬斛傷春愁。我欲挹此愁，寸田無地安愁芻，沃以一石五斗杜康酒，醉心還與愁爲謀。愁腸九轉疾車轂，擾擾萬緒何綢繆。愁思儻可織，争奈百結不可紬。我與愁作惡，走上千尺高高樓，千尺遡雲漢，只見四極愁雲浮。都不見銅盤之日，缺月之鉤，此心莫與明，愁來壓人頭。逃形入冥室，關閉一已牢，周遮四壁間，羅幕密以綢，愁來無際畔，還能爲我添幽憂。我有龍文三尺之長劍，真剛不作繞指柔，匣以明月通天、虹玉燭銀之寶室，可以陸剸犀象，水斷潛伏之蛟虬。云昔黄帝軒轅氏，用斬銅頭鐵額、横行天下之蚩尤，擬將此劍斬愁

斷，❶昏迷不見愁之喉。若士爲我言，子識愁意不？愁至不亡以，愁生有來由。閒愁不足計，空言學莊周。日中之景君莫避，處陰息景景不留。疾行嫌足音，不如莫行休，因知萬慮爲縈愁之綷，忘懷爲遺累之舟。歸來衲被蓋頭坐，從他鼻息鳴齁齁。取友造物先，汗漫相與遊，朝躋叫閶闔，夕駕棲丹丘。天公向我笑，金母爲我謳，酌我以瓊漿玉液，朝陽沆瀣之濃齊，俾我眉壽長千秋。却欲强挽愁作伴，愁忽去，我無處蹤跡尋行輈。惟有春華鬪春媚，一一蒨絢開明眸，又有平蕪緑野十百千萬頭鈍悶耕田牛，踏破南山特石頭。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一

❶「斬」，四庫本、朱抄本作「斮」。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二

詩　壬 樂府三十七首，雜詩五首

古意

荷芰藕生蓮，每憶心中苦。擬掇斷根苗，絲結千千縷。

侯婦歎三首

侯婦匡坐歎，蕩子新賜冊。先自薄恩私，嬪嬙幾巾幗！

莫作侯家婦，鳲鳩理清瑟。幾許白頭人，同心綰同室？

侯婦且勿歎，金玉多滿堂。娥眉不讓人，當奈薄情郎。

團扇歌三首

田田白團扇，輕綃寫蟬雀。用之却炎暑，生風郎掌握。

團扇復團扇，羞郎引遮面。顧景强躊躇，隙月雲端見。

團團白紈扇，奉君揮素手。餘涼入長夏，結交貴經久。

胡無人行

胡無人，非無人，銀山蹀躞胡馬群。甲

光射日開金鱗，鏃長飛雨旌填雲。轟庭雷鼓聲轔轔，柔然之蛇陣困蝓。傾河鞭石居逡巡，浩歌但來輕比鄰。白登豳國公當聞，❶帝羓久作冥漠君。❷高辛狗食吴將軍，胡兒弧矢非周身。控弦雖多將累人，狼跳鳥擊虚遊魂。驕矜一息爲微塵，梟雛井底蛙彌尊，餘殃積惡天公嗔。胡無人，聞不聞，衛青去病迹已陳，竇侯乳臭椒房親。胡無人，燕然錯落銘王勳。

木蘭將軍祠

聞周黄岡葺木蘭將軍祠，不詳其意。讀《杜牧之集》，乃知唐世齊安已祠木蘭。用樂府詩考之。其「關山度若飛」之句，與今黄之關山偶合，不必真在黄也。按詩，木蘭古胡女，代父征役，定在何許，黄河黑山，正是北伐，觀其敘事，似燕、魏、北齊間人。名號官稱又頗差異，雖胡燕索魏，實未嘗有可汗之名。魏、齊勳官未備，唐始十二級，而天子有天可汗之號，如兵帖、將軍、尚書郎之類，皆南北以還官書通語。疑樂府詩唐人擬作，然其詞意質樸，不加藻績，自有邁往不群之氣，真北朝人語也。要之，古者婦人往往有猛士風烈，顧今丈夫，曾不如一女子，可爲扼腕。木蘭以一胡女，勳業不大顯，數百年後，猶血食江上，祠敝而復葺，似不偶然，感此而作。

人怯山西種，誰知掌上身？猪羊刀霍

❶「當」，四庫本作「常」。
❷「帝羓」，四庫本作「蚩尤」。

霍，車馬道轔轔。幕府開娘子，旂常紀亂臣。夢回清鏡對，千古茜裙新！

車遥遥篇

車遥遥兮路逶迤，思夫君兮君今知。今安適兮南入楚，願爲聲兮逐君語。君不言兮聲不聞，聲何當兮言在君。

明妃曲

闕下烏雲暗黑旗，未央高曾送將歸。天子傳觴從官勸，單于今正天驕兒。上林關鎖多芳菲，王嬙困睡花葳蕤。中人驚起道宣喚，和戎却自拚蛾眉。徘迴顧景傷春啼，秀色悮身生不知。工師萬死未足謝，丹青始信君難欺。冤莫冤兮長别離，盟莫渝兮徒自疑。氊車未免下宫殿，記得當年初入時。眉山淡掃雙螺垂，擬高門户生光輝。姑姊提攜父母送，不教含涕登丹墀。赭黄有淚濡龍衣，此身雖是觸事非。胡沙萬里少花木，胡中争看真閼氏。言語不通心儘悲，琵琶琢就彈哀思。君門萬里不易到，檀槽撥斷商弦絲。窮寒絶塞人蹤稀，時有天邊霜雁飛。憑誰説與漢卿相，西施莫忘真元龜。

惜花引

七月廿四日將旦，夢遊廢圃作，遺忘數句，枕上足成之，頗與前年春草曲同意，辭旨淒怨，殆非嘉祥之讖。走素不曉音調，亦不知何章曲也。

廢圃晨遊，舊觀歷歷。三徑已荒蕪，歌

酒地，悄悄無人迹。爲山傾仄，支柱皆名石。桃李無言，爲人岑寂。早緑暗紅稀，春去也，歎繁華難覓。落花如積，誰與東風惜。

楊叛兒

楊婆兒，共戲來，白門楊柳正依依，穩稱暝鴉棲。博山鑪侈沈烟裊，儂心懽緒繆紛擾。語含别意淚空流，未掩宫闈齊閣曉。齊閣曉，衹傷悲，婆兒殺儂，那復相思。

楊白華

楊白華，柳眼自生息。風傳華落大江東，綰毬團絮無多力。柳眼落落不可見，淡蕩遊絲空萬億。由來宫樹未成陰，踏歌驚斷諠笳篴。

秋扇詞

少婦織流黄，織就中秋月。上有乘鸞女，肌膚皓冰雪。裝成一攜手，奉君端暑月。感君清涼意，薰風爲君發。落葉下驚秋，與君此回訣。素質不勝愁，從衡網珠結。招摇邈煙露，青鸞影遼絶。有物感君懷，騰口知何説。分命故應然，不是君心别。

秋空辭

秋空浄無瑕，耿耿掛明月。有人捉月試騰身，騰身直上黄金闕。黄金宫闕高嵯峨，駢頭從目相誰何。仙人顧之拍手笑，使

我言語能多囉。言語多囉還有考，天公何言固無口。秦書趙史欺我哉，紫氣充庭是天道。通明廣殿凝非雲，日月照曜如環循。蝦蟇老鵶咨呑啖，我欲叱之神羊嗔。夢中將謂天難知，夢回塵事故依依。天大故能成變化，覺夢不勞評是非。

擬古

春飛紫燕秋飛鴻，雙成阿母長相逢。誰家窈窕窺綠窗，藕花菡萏清池風。璧瑠翡翠雙明月，寶釵玉釧衣如雪。年可四三當有情，語音嬌軟疑卿卿。天公一笑回金電，不似當初不相見。

相逢狹邪間

驅車逕長坊，長坊劣容綫。繚遶狹邪間，相逢記君面。君家人共知，共知不難求。朱門颺疏柳，虹梁架芳流。庭除清且閑，馳道直以修。中堂真壯哉，黄户雙蚩頭。亭亭丹桂華，燦爛明人眸。主君三男兒，三兒例封侯。大兒尹京都，中兒相凝旒，小兒奉朝請，籠街進鳴騶。三兒俱來歸，青絲控驊騮。三兒俱上堂，大人百不憂。三兒俱入室，四座沈煙浮。蛾眉盡妖豔，三婦不可侔。大婦鼓鳴瑟，中婦彈箜篌。少婦獨凝眝，酡顔半嬌羞。丈夫且躊躇，世有此樂不？

怨歌行

男兒多負心，女心良易知。❶琴音和且諧，何以得淫思。文君慕相如，慇懃夜于飛。❷不惜鷫鸘裘，愁成遠山眉。茂陵獨何事，爲顰效東施。興言念疇昔，卿紅淚如璣。❸彈作白頭吟，深心寫琴詩。郎聽弦上聲，妾志終不移。清商感人情，兩意亦以非。文君獲所願，相如悟沉迷。寧能已消渴，琴臺遂同歸。妾欲理絲桐，絲桐亮以悲。謂言無終極，當非長別離。

豔歌行

雝雝雲間鴈，南飛北軒翥。妯娌幾多人，兒夫獨羈旅。郎書憑誰寄，妾意憑誰語。賴有雙鯉魚，尺素爲懷取。歡子今來歸，還羞入朱户。告之莫流宕，天静星可數。星子何昭昭，行不如歸去。

妾薄命

魚生蒲藻中，河水以爲依。傾河竭其波，魚藻當何歸。妾作君家婦，君時尚卑微。勤身紝絲纊，夜午不下機。憫君書幌勞，❹寧教食無薇。緝緝兒與女，號寒復啼飢。憐之小顔色，飣餖攣斑衣。君登名利場，妾喜神欲飛。今君位通侯，蚩頭建黄扉。忍令家人子，舉動生光輝。妾昔顔如

❶「心」，四庫本作「子」。
❷「夜」，四庫本作「效」。
❸「卿紅淚」，四庫本作「紅淚落」。
❹「幌」，四庫本作「恍」。

花，因君損芳菲。君去春無迹，潸然淚紅璣。自憐承事君，爲他飭頭肥。妾命薄如紙，虛牀但歔欷。憶昔在家日，憨癡弄庭闈。爺娘念嬌子，深心愛其頎。人間愁未知，結髮爲君妃。姑嫜時在堂，色養親無違。慇懃百憔悴，可道才依稀。誰言當見君，崇高位巍巍。君官知漸穹，人事覺已非。非關君二三，妾皃凋寒威。恨無長門賦，可以使君磯。更長不再眠，入户多蛜蝛。妾有青綺琴，愁來爲君揮。琴詩無别意，黄緑憂裳衣。昔作掌上珠，今逐駕下騑。珠藏不復媚，車行在觀旂。幸君且留連，知音世誠希。歲寒須見梅，何花耐濯澧。

陌上桑

羅敷秦氏女，皓腕潔如霜。寶釧瑳明月，領巾疏以長。柔桑正沃若，采采官路旁。使君從南來，一見神已傷。五馬會且止，調之逢國王。❶自名良家婦，狂夫漢中郎。閨門甚修整，芝蘭遠芬芳。奚爲致此語，不是邯鄲倡。去矣勿復顧，風來語流香。蕩子踏歸陌，駕言割人腸。

從軍行

人道從軍樂，我道從軍苦。爲問何所苦？無苦汩没汝。汩没何可傷？政可虜

❶「逢國王」，四庫本作「貽翠璫」。

戎王。萬里浪馳逐，征役未遽央。太行汝勿登，回復九羊腸。黄河汝勿航，波流水湯湯。胡然棄平生，欲往無梯梁。夫君且淹留，後繼當汝忘。長虵亘復夢，南山强深藏。我甲豈不堅，我馬豈不良。人生會有死，義死良所傷。將軍不汝信，談笑成犇亡。誰乎幸際會？虎服而皮羊。之子方丈食，何時飽粃糠？

戚戚復戚戚

戚戚復戚戚，如此春意闌。紅梨褪深暈，青梅結微酸。向之一悽慘，飢腸廢朝飧。姮娥五圓缺，美人隔雲端。衷情亘自禁，陡覺衣帶寬。芳菲日彫謝，動作不遑安。咄哉黄栗留，接翮語何繁。小鳥得于飛，而我別所歡。夜來風雨惡，中唐水漫漫。故鄉貧亦好，楚客曰南冠。男兒志四方，愧此柳下官。安得買山錢，靜處把釣竿。高懷未易償，歸有道路曼。匡坐作遐想，心體胡自胖。行行大刀頭，無生話團欒。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珠網弦箜篌。憔悴損容色，晨朝懶梳頭。頭上雙爵釵，脱髮應難留。因心持寄君，君還知意不？金以表妾心，釵能感君眸。長安多美人，陌巷多高樓。君如有兩意，持此買名謳。妾本侯家女，生平不解愁。十九爲君婦，如今幾回秋。生兒妾様長，君方遠行遊。妾顔益以悴，君心日悠悠。方諸空有淚，圓月難爲鉤。死灰不復然，知君亦行休。寄言天地

間，于以寫我憂。

石上可種麻 今曲

石上可生麻，麻生豈成畦。嫁壻得蕩子，猶如太常妻。我作少年行，長安走新街。長安三月春，桃李百花開。平康諸女兒，豔麗驚寒梅。蛾眉門連娟，佳期不須媒。投我以木瓜，當歌共傳盃。歌聲繫懷抱，知君在空閨。期我以立春，清明未云來。應作憶秦郎，高樓寄徘徊。鸞膠世苦無，斷續何當諧。閨中儻相憶，薰風有時回。

春蘭有真意

春蘭有真意，窮居在中谷。端不爲人香，無言自幽獨。我家甌浦東，鈎扇鎖修竹。❶頎然彼粲者，夭翹散餘馥。五年客異縣，對眼囂塵俗。百華盡妖豔，信美非吾族。延陵慙遊豫，佳期未云卜。同心弗我忘，迎人見青目。雖微九畹滋，風動情亦篤。當門謂應鋤，吾當爲之哭。

七哀

秋風生夕涼，吹我東閣帷。中有宕子婦，清歌寄愁思。爲問愁何爲？良人長別離。銀釭弔隻影，霜雪堅自持。君爲黃河流，妾作月桂枝。東西各異道，邂逅不可期。願爲衣下裳，結束隨君衣。君衣何當披，十年守空閨。

❶「扇」，四庫本、朱抄本作「扉」。

曹植《七哀詩》託興于夫婦，寫其離愁羈思、俯仰感切之意，所謂七哀也。説《文選》者猥曰：「子建爲漢末征役婦人作。」以七哀爲痛、爲義、爲感、爲怨、爲耳目聞見、爲口嘆、爲鼻酸而哀，末學所未詳也。因擬詩而知其趣，故書。

鈞天曲

清都太皇居，窈在冥冥間。神光貫中極，希微炯非煙。紫宸邃以虚，絳闕高于天。受職徠百靈，肅雍朝九寰。大饗通明殿，張樂玉京山。九奏感人心，萬舞形物先。谷神靄清唱，黔嬴撫鳴彈。緬彼世間音，下里何娵娟。闐闐響雷鼓，蹁躚舉雲鬟。彗孛小垂手，日月兩彈丸。陽春假優裝，❶投霓忽高弦。壺矢一笑電，歌風發三嘆。呼吸成千塵，神仙詎長年。峨峨帝王都，積蘇浮九埏。簫韶間猗那，鬬蟻蚊雷喧。蟲沙與猿鶴，等細不足言。遺音寄五柳，海山學成連。

欸乃歌

欸乃，曲名。見《元次山集》，讀如襖靄。《柳子厚集》字作「款乃」。又劉言史《瀟湘詩》曰：「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音復不同。今名從次山，詩從言史。

欸乃兮江湘，繚兮繞兮衡之陽。龍衣兮黼裳，帝何之兮陟方，我不見兮攬我心

❶「優」，四庫本作「偎」。

腸。欸乃兮蒼梧，杳兮渺兮遠隔重湖。龍駕兮鸞車，帝何之兮升遐，我不見兮泣涕漣如。雲夢兮漪淪，欸兮乃兮岣嶁峋。青天兮白雲，帝何之兮上賓，我不見兮感此下民。

菊冬榮

時乎時乎，去去如車轂之運行，瞥然過目無留停。追隨無及不我待，東籬菊花無秏，迤邐直到陽冬始專榮。落落離離硉礧蔓衍布丘坂，碧爲之葉紫其莖。爭妍騁媚芬芳吐，如金如玉之繁英。含霜萬顆好顔色，節雖可尚時難并。惟重陽日月二九之嘉會，此時抱一符乾貞。年年閭里交相慶，賓朋相將相喚攜手登高陵。采茱插鬢款終日，揉挪碎蘂滿琖浮醁醽。乃今候遲閏冬孟，其如金烏自飛飈走踵。黃華從此後期拆，枉教陶令舒手望穿兩眼睛。殊不見甲茁與牙萌，花誠細事足多惜，時良不遇令我傷衷情。聖王作應五百歲，文昌殁既三千齡。中間賢君苦無輔，唐宗世民周宗榮。孔丘無位皆汲汲，到頭畢竟嗟無成。應如此花時來不吐穎，過期無用還叢生。叢生失時又無用，蹉跎畢世空冥冥。于嗟後聖不時作，使人雨淚雰零零。不如及花開，香醪但時傾。莫教花瘁後，有辜負花名。

樓上曲

樓頭月白良夜深，美人睡起搊胡琴。咿嚘怨抑如誠訴，四弦了不諧琴音。推琴憑欄歌一曲，爲聲不成氣不續。和愁擁面

歸錦帷，曲肱展轉愁相屬。牀前蛟燭光熒熒，❶乍明乍滅如參星。卷衾起來問高燭，能知妾意還不能。燭如不解人深意，如何伴妾長垂淚？澄思微物本無情，有懷觸目皆傷志。眠來復坐坐復眠，不交兩睫時淵然。自唯命薄多離恨，❷春宵鎮長遲曙天。親知問得郎書不，低頭無言墮紅雨。遲回捩淚强爲容，❸不成一語愁還主。何人遠自日邊歸，殷勤爲問郎歸期。待得郎歸與俱隱，不教被劾緣蛾眉。

武陵行

秦君植木咸陽市，秦民血作東流水。秦風薄惡法秋荼，秦郊行人半無趾。祖龍虎視吞六雄，漆城隱隱陵雲起。驪山罷休營阿房，匹夫奮臂爲侯王。重瞳隆準騁逐鹿，非冬積白何雪霜。至人知幾忍徒死，競遵大路逃彼方。從玆不復通上國，不知戈鋋不見德。耕田鑿井自希夷，安居守分無餘職。抱孫養子樂天年，羲皇何遠今其域。自從別祖來避秦，無文不記幾世人。曹劉典午任强弱，歷年六百何紛紜。山中既絶中原路，從更百代猶無聞。武陵野人事漁釣，獨遊沅溪忘故道。泝流探得桃花源，舍舟洞口窮幽討。洞中逸民忻見之，共嗟遺事詢其老。爲言上世絶塵由，殺鷄命酒爭獻酬。具聞闔內戰爭事，❹始知違俗爲優遊。鄙夫何知尚懷土，悤悤須別還中州。塵心已萌淳樸散，桃源咫尺仙凡判。還求

❶「蛟」，四庫本作「蠟」。
❷「唯」，四庫本作「復」，朱抄本作「惟」。
❸「捩」，四庫本作「拭」。
❹「闔」，四庫本作「宇」。

不得曰仙鄉，寧知死生無少間。相望如隔一世間，到今沅山色蒼蒼，流水滔滔花泛泛。

貴遊行

沙堤大蓋何穹窿，底人佩玉搴蒙狨。傔如熊虎馬遊龍，誰何出入咸陽宮。笑刀瓠體顏芙蓉，步趨持重爲雍容。諸侯爰統掌百工，調元爲職禆九重。萬錢一食聲鼓鍾，猶言下筯終無從。異時糠嗽腸不充，家徒壁立其室蓬。抄撮語麗文彫蟲，繪爲繡句欺南宮。不分菽麥儔知儂，且無萬卷澆胸中。脂韋婞婀陳小忠，竭民膏髓自爲功。榻前觸事惟迎逢，肯思責難始爲恭。君王謂賢拜三公，門如沸湯賄賂通。財侔縣官邑侯封，積金猶欲齊灊崈。家有錢爐非範銅，賣官鬻獄揚成風。後房的燦燕支紅，❶皆民女婦來無蹤。有憂失得常忡忡，殺賢賊能摧英雄。汲將同類塞要衝，害苗之心饒蝗螽。忽彎射羿逢蒙弓，怡然自得豁心胸。黯如抹漆何赤衷，向人自欺吒匪躬。高自標置人盲聾，言立便擬稱儒宗。學禪逃俗坐談空，元非友朋相磨礱。世間將謂無軻雄，言出波流士與農。却矜巧宦官既穹，笑伊魯儒嗟道窮。那知達人節青松，眎而土苴及蛆蟲。古今異時理道同，姦邪未必皆令終。君不見晉朝失國繄金墉，爲奴爲齒豈惟懷愍巡北戎。

❶「燦」，四庫本、朱抄本作「爍」。

夢仙謡

長城役罷驪山起，秦人斷念還居里。一呼或化爲侯王，避之却是神仙子。漢家宮殿生荆棘，桃源千樹長春色。❶ 花香破鼻桃離離，只在人間人不知。夢中有客曾一到，屋舍衣裳殊草草。❷ 狗彘鷄豚還治生，若度流年不知老。南華斫壁連天起，人家庭户多流水。紅碧夭桃百種花，不似凡間錦和綺。仙人容皃閑且都，居處雖貧樂有餘。老子桃紅入雙臉，皤然只有銀爲鬚。仙家女兒多茜衣，桃花宜面葉宜眉。離宫茅舍略相似，别有譙麗璇爲題。❸ 仙君名氏猶屬秦，許由往往陪遊人。老人石上問行客，傳今幾世秦之君。爲言天下方南北，人鹿千齡經幾得。❹ 嗟説來時桃始華，桃子而今未成核。祖龍往日親曾見，六合連兵事攻戰。北城紫塞南陸梁，傾貲未足供輸輓。誠知黔首無聊生，側目有誅正視刑。剖心不獨商王受，當時論殺諸儒生。我本何幸一何幸，避役離鄉共亡命。石髓藥苗聊解飢，經年陡覺儕仙聖。訊今丞相胡爲者，振古如今同土苴。驚起城頭角調哀，頓覺令人小天下。秦政求仙徒爾爲，避秦役夫能至之。還知道可無心得，學道有心無乃癡。

事異于《桃花源記》者，皆夢中聞見爾。

陶潛、伍安貧記黄道真誤入桃花源事，世傳以爲仙，或曰非也。近人有

❶「千樹」，四庫本作「樹樹」。
❷「舍」，四庫本作「室」。
❸「譙麗璇」，四庫本作「麗譙旋」。
❹「人」，四庫本作「秦」。「幾」，四庫本作「人」。

夢遊仍夕者，❶道所聞見，爲作《夢仙謡》。乾道三年孟秋幾望翼日記。

谷里章

上有青山，下有滄洲。步有回波，面有紅流。吞吐風雲，呼吸觜昂。審能處之可銷憂。退谷中人帶笭箵，山中繚繞茅舍旁，寒泉之流激琅琅。雙石西峰我在東，無情鉤加此漫郎，性情荒浪氣志剛。東鄰之人揮鉤車，胎鰾孤鱶浪屋加。鉤綸相投不違舍，聱齖會懾歸吾家。我蓑我笠聊自娱，没溺愧彼鄰舍漁。沙門招提宅谷西，金僊宫殿雲漢齊。撞鍾擊磬禮耶毗，子欲詣之持清齋。箇中有人坐無爲，飢飡困眠氣答酡。撫掌咍然笑呵呵，吾昏將奈此子何。漫歌八曲音清泠，風高水寒三歎聲。勿哦大洞修黄庭，谷中之樂寔難名。長江北來，樊水流東，樊山水曲大回中。儵儵之魚泳油洋，❷鉤舟漁人鼓鳴榔。浩歌一闋清滄浪，終焉無求漫相忘。大江之東叢石起，谽谺聚石江鳴水。小回中間浪不惡，釣臺嵯峨瞰城郭。去來客船是中泊，漫成二闋回中曲。豪人仲謀當漢衰，建安之際鼎祚移。江淮萬里吴帝之，冕旒十二龍卷垂，輅車華蓋日月旗。荒墟之中不可求，宫室故處春草青。長刀大劍可治生，我先田老相次耕，大夫勸相歌三成。江北洲，西陽國，蕪城桑柘彌阡陌。婦可力蠶身力穡，四歌不用愁衣食。一元大武牽何之，良田附郭吴東陲。牧童田父麻單衣，叔閑修治木馱騠。從吾

❶「夕」，四庫本作「反」。
❷「油」，四庫本作「汕」。

真者真吾兒，西陽罷田飽飯嘻，五歌六歌神自怡。李甥叔静蕩兩槳，弱翁將船欲安往。大回小回閑釣魚，送客便擬酣醺如。酒徒之誚謾浪名，世俗交加漫不聽。行無惡客相逢迎，醉歌七終將八成。杯樽杯湖上杯亭，浪翁杯飲醉少醒。嬉然自打舴艋行，菰蒲芰荷出青萍，仰天大笑風泠泠。杯湖西南爲退谷，壽藤纍纍縈壽木。涓泉犇注匯樊曲，醉耳琤瑽亂鳴玉。城中友生綰銅墨，身備四殊攸好德。窪樽日醉主與客，挾以石門天地窄。杯湖退谷人好遊，可厭之類乃所羞。忽焉草木成高丘，此遊此泛生幽憂。泉明之風繼者誰？❶士源孟子接武來。嚴霜皓雪春風熙，倒置日月寒温移。來遊者子充良知，子能得之可勿疑。此道不迂不回適，子能識之可遊佚。勉强行之今是古，谷中之人君踵武。狂生作此谷里章，意追浪叟俱商羊。❷松風颼飀蘭草香，與君壽考終不忘。

雜詩

東坡

東坡，思古也。❸江之廣矣，一葉航斯。東坡遠矣，企而望斯。彼草蒙茸，翳于雪堂。泱泱濫泉，橋亦云亡。人知其名，我懷允實。崔嵬者山，有環彼室。江之廣矣，跋

❶「泉」，四庫本作「淵」。
❷「商」，四庫本、朱抄本作「相」。
❸「東坡思古也」，朱抄本爲題下小字注，當是。

而髣髴。悠哉悠哉，如泉流以出。我思古人，寥其久矣。文如爾矣，我心起矣。雪堂之圮矣，曷爲其止矣？人之匪矣，若其已矣。我之鄰斯，一江之巨。我之來斯，忽其如寓。有懷北堂，頽如以仆。相彼道人，隻眼之云具。❶道人，守雪堂者，善鑒眼，❷懸隻眼以自見。❸

淵魚

淵魚，自悼也。❹躍躍淵魚，言泉之涸。有束樊籠，既幽其鶴。眷言懷之，翰飛戾天。薄言存之，泳于重泉。蹙蹙何嗟？靡生靡活。胥失其淪，❺上下靡所察。視其淺矣，宛轉于泥。就其幽矣，安處于棲。匪我之云爲，何適何歸？曰有虞衡，莫我肯知，亦莫我肯悲。父母何其，嗚呼蒼天，蓋亦勿思。尾魚既頳，鶴樊既鳴。孰聽其聲？孰視其形？豈無高天，翺翔靡路！豈無重泉，職職靡寓！❻洋洋者魚，惟淵之實。鶴飛于九霄，時豈籠中物！

誠臺瓦鼓詩

垍鼓，樂有稱也。❼瓦鼓垍垍，寘之誠臺。誠臺有稱，不革不銅，不尚其鼞，自天之性。天性如之？何至質無華。有稱如

❶「云」，四庫本作「獨」。
❷「鑒眼」，四庫本作「風鑒」。
❸「懸隻眼以自見」，四庫本作「常以隻眼自誇」。
❹「淵魚自悼也」，朱抄本爲題下小字注，當是。
❺「淪」，四庫本作「倫」，當是。
❻「職職」，四庫本、朱抄本作「戢戢」。
❼「垍」，四庫本作「瓦」。「垍鼓樂有稱也」，朱抄本爲題下小字注，當是。

之何？埏埴無加。誠哉誠哉，其儀孔嘉！瓦鼓坮坮，誠臺之上。崇基有壞，可據而居，可憑而望，湯其泱漭。瓦鼓之坮然，稱臺址之隤然，抱峰崿之嵬然。誠哉誠哉，紛會意之飈然。瓦鼓坮坮，誠臺之下，筠鄉有楚，掃地而居，修竹猗猗，坮其反古，五畝之竹兮。彼坮者鼓，在彼堧兮，在彼堧兮，稱此麓兮。誠哉誠哉，會我獨兮。瓦鼓坮坮，在彼青林，有象無音，稱臺觀之嶔岑，稱筠竹之清陰，樂稱走之誠心。豈無胡牀，可將可坐，豈無蕡蕟，可鳴可播，而坮鼓以無和。誠哉誠哉，不加其埵。

端午寒溪早出

雲天鴻濛，煙蘿冥密。寒溪綫繞，荊江壁出。竹徑晨遊，露風飈颭。❶有懷碩人，遠在清汨。不競流芳，睠此誠壹。道存語外，泓潭納日。形模比櫛，滉如日室。萬派瓜分，無往弗徹。吾心慣焉，莫可致詰。

志　事 八月九日作

我生之辰，六月甲戌。師伯清塵，羲和納日。粵有氛祲，南自箄門。輪囷扶疏，英如白雲。高滅儲胥，來循軌道。面阻清池，岐分繚繞。坱如隄立，不即我庭。直建于房，視左爲榮。載明載滅，載高載卑。甲夜籌三，侵尋以微。外户如之何？秋空澄霽。庭内如之何？靜無纖曀。我門我籞，豈伊異人。何吉何凶，祥讖誰詢。發書占之，日音受徵。公正司辰，廉貞變起。時維

❶「飈颭」，四庫本作「颭飈」。

寬大，斗建移申。律中參陽，干庚歲寅。庚刑甲禄，三合離鄉。王墓加臨，金剛火强。白維王氣，金方火死。從革之占，庶乎近止。我非瞽史，詎易談天。禍福由人，無論未然。睠言常度，時曰休祥。尚疑白眚，爲沴爲殃。皇天降異，豈緣微物。霆擊飛霜，其何能忽。我顧休明，闕然靦汗。可無大戾，天爲譴見。妖星垂象，尚克隕之。酒血紅杯，亦既泯之。印綰陰誅，尚容改悔。變見之來，庶無大罪。皇天降威，謂我修省。夕之朝之，敢忘申儆。戰戰兢兢，念此天變。蔚炳如之何，無思革面。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二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三

詩 癸琴曲十九首，哀挽二十首

神人暢

堯事天理人，堯民賡歌其聖作。

莫莫昊天，莫夥烝民。感兮格兮君之仁。混茫萬宇，自都于野，余一人爰主。于何道兮暢浹神人，于何道兮神人我與。蕩蕩兮帝德，高高兮不極。吾不知其名兮，命焉弗得。其人則天兮，天乎其仁；吾不知其際兮，究焉無適。伊神人之交暢兮，其帝之力。

思歸操 亦曰《思親操》

舜耕歷山，見鳩母子相哺，思念父母作。

彼美鳩雛，歸哺嗚嗚。所哺伊何？曰父母且。匪生何父？匪育何母？歷山之居，居庸可久。念念思歸，不歸何俟。

舜操

舜立爲天子，思事親之樂。謂巍巍之位不足保作。

黄屋兮巍巍，人道兮委蛇。念父母兮庭闈，三牲日饋兮，夫豈不時也？憯不如在野兮，親几履也。惟昔樂而勞今兮，吾將

已也。

南風歌

舜治天下作。

慨彼夏日，熇熇其暑。毒我下民，辟焉無所。慨彼夏夜，鬱蒸其雨。民之慍結，莫安其處。凱風自南，發于茂林。實彼百穀，紓我慍心。

襄陵操

禹治水作。

湯湯洚水兮，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兮，昏墊生靈。導之入于海兮，王事有程。啓呱弗子兮，匪我忘情。

霹靂引

禹僇防風氏作。

天地肅兮陽伏藏，以時出兮萬物攸行。聲砰訇兮蟄蟲咸作，蟄蟲不作兮自底夭亡。象震出兮惟君王，發號令兮驚四方。愽封禺之守臣兮，自爲聾聵，死霹靂之下兮，式彼天常。噫！余非好殺兮，刑憲有章。

適薄歌

夏民去桀歸湯作。

瞻彼薄兮，俗灝灝兮。父母邦兮，蔑强暴兮。瞻彼薄兮，俗洋洋兮。父母邦兮，蔑暴强兮。茫茫禹迹，紊其經紀。適彼薄兮，言歸父母。

箕子操

箕子爲奴作。

天道渾渾兮不享繄神，器從神兮適彼西隣。泯社稷之阽危兮君無與守，將正而斃兮誰善其後。負罪囚奴兮九疇我保，庶湯孫之復兮載興商道。

文王操

商末鳳鳥集于周作。

鳳兮鳳兮，鳥之王兮。覽德輝兮，爲嘉祥兮。匪下昌兮，我王明兮。

克商操

武王作。

天命文考，翦滅大商。發將天命，戈矛有光。非余武兮，獨夫自亡。非余武兮，天啓先王。

采薇歌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作。

陟彼首陽，言采其薇。可以充腸，可以樂飢。采薇采薇，首陽之下，可以全身，可以安處。采薇采薇，首陽之巔，可以適己，可以窮年。在彼亦食，在此亦食，雖傾天爾力，父子有常職。

麥秀歌

箕子過殷墟作。

麥秀漸漸，殷商宮兮。肅肅清廟，儼惟墉兮。城郭依然，澮畎通兮。惻我心摧，悼人亡兮。寤彼盛時，阜熙雍兮。❶車蓋幢幢，來朝宗兮。自我成湯，德顒顒兮。恍如夢驚，留眼中兮，今我不見，内猶霧兮。

神鳳操

成王以鳳鳥至，歸美周公作。

大樂和諧兮，神鳳來儀。彼周公之聖兮，余何德以堪之。❷

丘陵歌

孔子歸魯，傷道不行作。

陟彼丘陵，岡阜逶迤。莫適所窮，曷知所止？泰山蒼昂，西國之望。❸人之弗登，道舊云亡。顧瞻周道，坦平如砥。捷徑斜鼓，小人所履。亶不由乎此，式遵乎彼，大路棘矣，何能久矣！

梁山歌

曾子耕于泰山，雨雪旬日，思歸温

❶「熙雍」，四庫本作「雍熙」。
❷「堪」，四庫本作「當」。
❸「西」，四庫本作「四」。

父母而不得作。

雨雪霏霏，梁山之下。樸遬其凝，皓其郊野。凜其寒矣，曷藏曷御。親庭孔邈，孰爲温者？台不能此處，歸途無所。台不能此處，曷其疾去！

歸耕操

曾子學于孔子十年，眷然念二親之養不備作。

我欲仁，違離二親，自我不見，于今十春，心雖不去，情不親聞。師教有年，子不曰：「夫孝終立身，而始事親。」「求仁斯得仁。」事斯語足以窮吾年。歸耕乎休，歷山之下有良田，參來其誰芸。歸耕乎休，以一貫道者，吾夫子之言也，去不我留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歸耕乎休，末柜足以待豐年也，禾黍足以奉吾親也，樂道足以富吾仁也。歸耕乎休，如是夫豈食吾貧也。

汾亭操

文中子去隋作。

我思周道兮，適彼鎬京。遵逵孔直兮，踖踖其行。驅車潼華兮，草莽罥余軸。限河渭兮，濟無津梁。日銜山兮天欲夜，愁雲結兮不成雨。我心惻兮思故鄉，汾亭寂兮汾之陽。陶唐氏之遺風，泯兮其若亡，睠吾徒兮狷或狂。振還轅兮去京邑，淚涂泥兮道猶澀。汾亭上兮有六世之遺書，野有田兮汾有魚，宵續經兮晝狎佃漁。闢闕里兮薙萊蕪，倡弦誦兮開群儒，神交周孔兮獨樂有餘，神交周孔兮獨樂有餘。

水仙操

伯牙學琴于成連，成連與東之海山，操舟而去。伯牙居歲所，因觀感而得琴道作。

海山中兮四無居人，海之濤兮渺漠而無垠。浮空輿地兮風雲濫其出没，朝而潮夕而汐兮，浩蕩烏之吐吞。彼鳥兮鳴飛，❶彼鹿兮跂跂。聊淹留兮，歲聿其暮，鼓絲桐兮，從夫君而與歸。

沈舟操 走夢濟江而船首折作，九月九日

悠悠之川兮，汎彼洶河。一江動蕩兮，恬風靜而騰波。瀾翻下瀨聲颯颯兮，柂師不可以告語，沈舟折首兮天其奈何？愚夫婦兮中倉不濡，行褚遷于高岸兮，婦沾漬之長吁，凡之亡兮凡存不害。❷渺江波之瀰漫，走于行之不濟也，嘻，命矣夫！

哀挽

傷劉復之三首

交情不在久，還有白頭新。雨礎知同氣，斤堊喪若人。❸薰莸雖有限，❹玉折豈無因。世事都如此，蒼天何不仁！

聞憶鱸魚去，嗟君獨見幾。若何車軸

❶「鳴飛」，四庫本作「飛鳴」。
❷「凡之」至「不害」，四庫本作「身之亡矣與存不殊」。
❸「若」，四庫本作「善」。
❹「限」，四庫本作「恨」。

折，未迨草廬歸。殄瘁吾心懼，云亡世德稀。南風方不競，民援欲誰依？
世念吾衰久，爲之慟却哀。知言非語到，見事直心開。吾道傷麟出，韶音憶鳳來。州鄉桃李地，編户想悲摧。

劉復之哀詞

走罷令鄂陵，就舍永寧，劉君復之始鄉貢自莆田，校藝南宫第一，試郡之户曹掾，郡人亟稱其賢，參之友生，百口如一。走不敢知也。已而歲大災，饑癘比屋，復之請粟于郡，身挾醫拉鄉士夫，家至户到，以哺以藥，作舍作粥，養視亡歸，道之棄兒，畢見收乳。州將不樂不爲沮，殭胔礙途不爲止。頃之從者染疾死，毉者繼而死，親識爲懼，復之志益堅。用是疾者瘳，餓者飽，孩者長，死者葬。一郡四城，惠濟如一。民有知者字司户曰劉父，其蚩蚩者但謂官之生，我而不知司户之德。走心乃大服，介鄉先生鄭景望吏部一見，于是始定交，曾未及親。復之有公事，其謀必見及，走難出入官府，然不敢不應。復之垂被代征，兵有潰歸者，聚城南仁王寺，且將起爲變。復之因人見語，期會于城南。走謂復之信德在人，可喻而解，疾馳如會，則復之固已前至，潰卒聽命罷休矣。走感復之又當爲軍政地。復之曰：「主命者何若？」相視笑而罷。郡人至今鮮有知其事者。復之已受代，走及朋從復之爲數日遊，言有至難，發端如響。噫！誰曰復之世士，不曉天下之務邪！趣召而朝，幸其悟合，❶分社司牧，尚未爲棄，何意

❶「悟」，四庫本作「語」。

長沙之鵩又止賈生之座，走勉復之不潔去就，是不爲無恨矣。聞病良已，弓招踵門，啓沃簡衷，芸閣校讎，不繇召試，用以爲天之相道，真可爲善類喜。旋即以參佐出，尚高其勇退。走之再召，多復之推挽之力。于走辭命，復之開譬，以書牘答。亡何，价以亟返，復之道次三衢死矣。嗚呼！音容如接，緘墨尚新，人已隔生，有慟而不自知者。每恨民之無援，賢于人者輒死，孰有若復之之賢之志，且有其地，方起爲天下用，而發軔軸折，是則當世之慼，❶于故人尚何道！復之之逝，走嘗哭之以詩，懷不已已，故志其德。在吾鄉與未聞于人者，與走之事契始末，爲文以哀之，且以寬釋其親與其兄著作公。復之名朔，紹興三十年進士，年若干。辭曰：

天胡不仁兮，瘼此下民。良苦乏賢兮，賢人名去而僊。緊世途之好徑兮，正路榛塞。閶闔重重有栗階而進兮，不崇朝而折翼。鴟鴞司政兮，蝙蝠之晨。猿仁何咎兮，擯自王孫。寧是不畏兮，❷天實爲之。皇浩浩之充天兮，豈其已而。鴻翶翔而遵逵兮，退飛者再。搏扶搖之直上兮，竟翲翩而長逝。夫豈人爲兮，呼天不聞。人莫不死兮，不亡者存。小官之不卑兮，賢聲載路。視彭鏗其猶夭兮，後昆有裕。楙實雙而一瘁兮，哀哀者毋。紛孺弱之呱前兮，蒼天太苦。生者作德兮，死者有仁。嗚呼哀哉！家國無人非余患兮，余悲夫抱志之不伸！

❶「慼」，四庫本作「感」。
❷「畏」，四庫本、朱抄本作「思」。

外舅孫帥挽詩

行誼推前輩，緊公學大成。博通行祕府，威德殷長城。筆力千鈞重，詞源三峽傾。懷珠飈躍浪，杖策穩登瀛。奇節爲繩直，❶危言襲鳳鳴。弦歌風四甸，領袖服諸生。任付即山鑄，章分夤海程。錢流邦貨重，利半國租嬴。政抑豪民折，人知公道行。繡衣休直指，彤矢賜專征。劍戟森營壘，邊陲卧鼓鉦。正辭平楚獄，折簡罷蠻兵。治水防云固，爲魚患不萌。蘊含荊玉潤，廉與蜀江清。流馬追前躅，輕裘擁後旌。鸞聲仍噦噦，蠅矢自營營。毋謂鏐金鑠，其如衡石平。功名書册在，冠冕擲瓢輕。棠棣輝方韡，瓊瑰夢忽驚。人間傳説謝，天上歲星明。有美稱遺愛，無窮企令聲。淚碑兼陌祭，西蜀又南荊。

故使制置閣學蕭公挽章

萬夫印止配高山，德望巍峨履道安。容皃閭閻服鄉鄙，風稜凛凛冠朝端。鳳鳴往格君心正，鶚擊曾聞奸膽寒。不相宅家長已矣，空教有識涕瀾汍。

陝服它時帥五侯，盡心分主顧西憂。爲民發廩成歸節，揖盜開關記釋謀。澤施生人追灌口，法垂當世説遨頭。華陽舊志今誰續，巷祭餘哀可見收。

履賜西州事可尋，税軺無在不棠陰。憶參盛府開巴峽，忍送靈輀入鳳林。語上故藏應筆鑑，家傳清尚只龜琴。自傷下走

❶「繩」，四庫本作「純」。

青衫少，慟哭無人知此心。

脱巾自責爲兒非，叱馭辭舟識洞微。不辨盜金緣重義，危言撩虎自知幾。❶ 惠霑神物能通夢，節感鄉閭憶葬衣。今見我公公又往，後生學古欲儔依。

高邦貢挽詩

世道久衰息，惟君尚典刑。好詩清臘雪，醇德醉春醽。考筮窮三易，傳家守一經。高風不可見，誰與勒貞銘？

張端明挽詩 闡

凋落傷前輩，風流屬老成。和羹方爾用，接淅已吾行。卜筮占先志，儀刑式後生。贈同開府相，哀誄易佳名。

帝功成贊育，天道與爲徒。祖帳霸陵岸，扁舟笠澤湖。送鞋非李泌，哭市有郇謨。已矣龍輀税，依然曳尾塗。

張思豫挽詩

蝗食虛來鳳，牛刀第割鷄。解紛誰俠行，懷惠或嬰啼。寤歎傷凋落，虞歌思慘悽。鄴侯家傳在，蘭佩可童觿。

許深父母挽詩

載德稱賢母，宜家啓令郎。背萱傷蚤謝，蟾桂籍流芳。負米思何報，啼狶教叵忘。一篇勝得第，應喜賽錢塘。羅隱嘗辟錢塘

❶ 「撩」，四庫本作「料」。「幾」，朱抄本作「非」。

令，令狐綯不喜其子得第，喜得隱一篇。

陳蕃仲侍郎挽詩

鄉郚名卿有幾人？如公學術兩離倫。貢金政告忠嘉舊，春草詩傳語句新。北虜使華中昨好，❶西岑野色近來親。忍觀封鬣珉岡地，蘊我東朝法從臣。

孫元式挽詩

世盡宗韓柳，君期振古今。文場聲籍籍，武庫人森森。未契千年運，終孤百戰心。一官端溷子，遐及贊鳴琴。

凜凜東門會，巖巖烈士風。語高文筆外，懽溢酒杯中。契闊從睽隔，綢繆見始終。之人而不壽，吾欲問蒼穹。

周詹事操挽詩

前輩傷凋落，如君尚典刑。政聲喧劇郡，直節挺明庭。江海理歸棹，乾坤託旅亭。相知不相見，如洗淚吾零。

周待制淙挽詩

昭代開昌運，名臣取世資。權謀乘保障，彈壓治京師。方接清風會，俄驚汗漫期。此情誰與論，虞殯屬篇詩。

❶「中」，四庫本作「申」。

走作復之哀辭，將寄諸賓之，旋聞賓
之下世，道中哀痛之劇

虛傳流水遶壺公，興化衣冠轉盼空。
擬比三君扶漢室，肯同二陸起吴中。泗川
始訝沈神鼎，劍浦俄驚合化龍。齠齔滿前
垂白母，此情何處問蒼穹？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三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四

五七九

五監

昔柳子厚作《三戒》，東坡蘇公著《二說》，顧事有類是者，述五監以足之，非敢繼二先生之作，亦各言其事也。

魚有蛇，❶所謂蠢也，渾沌而無有眉目，如浮漚聚沫。然有茅蝦焉，雜然而翔其首，蛇倚蝦之視，當潮之漲，遊于江之浦。潮去而蝦不知也，涸蛇于塗，人得之以食。使蛇也非蝦之目，泛然而放于東溟，雖蠢焉猶與之俱化，則其天也全。借目亡身而蝦亦不自脱也，可悲也夫！

辰之虎有即田豕者，實獖牙之豕也，搻形于穴，礪其牙以抗。虎不勝憤，欲以力制之。豕穴土而奮焉，坌地贏五畝。虎傷于齬，三日與俱斃，兩體一無完膚。以虎之威，戾其剛以騁非所，施其摯猛，不能知難而退，與一豕同盡，自取之也，尚何怪？

蟻慕羶，聞羶畢集。介蟲有鯪鯉者，羶物也，知蟻之嗜，吐舌張介以羶啗群蟻，蟻集于體，則卷舌而啖之，因舐其甲無遺蟻。嗚呼！蟻知羶食，不知患生于所嗜，反爲羶敗。哀哉！

獸之愚，莫麃如也，麃足脩而善走，田

❶「蛇」，四庫本作「鮓」。下「蛇」字同。

犬不能逮，遇犬之獵，鹿則般辟而跳去，欲以混其蹤，常用此見及。力窮計迫，則藏頭于莽，以爲狗不已見，犬得控其後殺之。嗟哉！使鹿知捷足之足恃，疾去而違之，雖良犬如鹿何！極其少算，竄頭以自罔，不亦傷乎！

漢之湄産鹿，鹿群過千計。虎懟其衆，爲數以取之。鹿齕于原，則振臊環其外，闞焉而伏于下。鹿齅得臊，始恂，求臊之闞，委而去之，不暇算其曹也。虎搏于其後，鹿如數而得。夫鹿之苟免求遠禍，而禍從之，卒喪其群，雖群何濟？言之有足傷者，故書。

七屆

無然先生居崆峒之山，巢喬松之下，不設藩籬，不爲庭户，引水以通其流，耕田以餬其口，語默不常，無能知其極者。冠服者七人，同行于野，聞其事于野人，豫然詢其居處，謀從而師尊之。進趨乎先生之所，遡風而前，承風而語，以請于先生曰：「竊聞天高而物覆焉，地厚而物載焉，聖人德配天地，而民取制焉，小人無似而各有志也，迄未知終之所屆。夫子之道，廓如無外，灝如無際，寂然不動而變適不窮。曷知始而知終，無乎不在，無乎不通，固已合德二儀，同成歲功矣。中庸其有擇焉，不識蹇蹇之志，可言于前乎？」先生曰：「可哉。」微生者，位六人之後，撅然而進曰：「有鳥有鳥，巢林之顛；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百歲之日在大，化爲嘷呬之間。行樂須及時，日月爲我延。我有高堂，金玉成之，瓊室椒房，珠

璣縈之，❶華閣曾樓，接漢淩煙，浮廡修廊，凝虛回環。後聳崇臺，間以流泉，彫楹刻桷，柏梁桂楣，深湛海闊，岌嶫天齊。懸壁璫，藥繡栭，宛曲檻，儼玄墀，甍雲連而鱗比，簷軒翥而鸞飛，星居煥其錯落，粲神光之陸離。列姬姜之嬋娟，皆紅妝而翠眉，髮鬒如雲，粉光如土，❷麗質天成，清標振古，冠芙蓉之嵯峨，曳霓裳之楚楚。衆樂合奏，八音具舉，吹洞簫，鳴建鼓，靄登歌，紛屢舞，奠金罍，酌清酤。羅珍羞之百味，具鳳卵與龍肝。文豹之胎，玄熊之蹯，丙穴之魚，槎頭之鯿，紅膾絲瓊而並薦，曄果肴其麗鮮。方丈綺錯，五齊濃淵，燕樂嘉賓，以畢歲年，耳熱酒後，醉歌狂顛。歌曰：『烏菟川逝兮不我遲，寧知昔是兮今非。人生能幾時，有酒不醉夫何爲？』子以爲樂，❸不知其外，優焉游焉，聊以卒歲。夫子將許而進之乎？」先生曰：「瞽哉！燕安枕藉，吾知其斧斤酖毒也。不知其它。」

榮生曰：「三光錯行，所以成天德也；百吏攸司，所以爲民極也。三公之位，九卿之職，既尊且榮，光輝赫奕，莫不紆紫綬，綰金章，班彤庭，升玉堂，密勿泰階以從君王。吹噓則品物生春，叱咄則風雷改色。無志而不信，無求而不得。內子受小君之封，諸兒執郎官之戟，九族恩覃，四方是則，爵崇九命，❹列土苴茅，王人致伯，治陜分郊，謐寧方夏，紀司百辟。宮殿翕其屯雲，九章爛其車服，樂舞六佾，城周百雉。有寶玉之分

❶「縈」，四庫本作「縈」。
❷「土」，四庫本作「玉」。
❸「子」，四庫本作「予」。
❹「崇」，四庫本作「從」，朱抄本作「榮」。

器，列山川之命祀，鄉明而治，南面稱孤，宗祐之享逮曾高，❶惠澤之溥茲萬夫。弓矢賜于周我，❷征伐行于諸侯，濟濟盛鴛鷺之行，糾糾羅熊羆之夫。整我卒徒，一時隸武，既飭我車。既勒我馬，千乘轔轔，騄騄四牡。建拂天之翠旟，載干雲之丹旗。前行霧合，後騎星羅，擊鼓其鼙，載驅載馳。兩首蜿蜒而蛇行，八陣舒卷而雲飛，山川以之晻曀，日月以之騰暉。于是鳴金鉦，斂雲霓，放卒駟，效勇力，乘高陵，蹶巖石，合圍電轉，逐如飄風，拔潛水之蒼蛟，落凌口之素禽，下飛虎于木末，執玄豹于山南，獲獸堆岑，公獵蔽林。顧夕陽而旋返，翕女樂之嘉音。舞袖欻其輕颺，紛衆鼓其鳴琴，厭厭夜飲，和樂且耽。朝宗于王，綽有加禮，實獲我心，於穆不已。士之通達于時，至于斯而極矣。夫子將許而進之乎？」先生曰：「彼哉！不義而富且貴，於我浮雲如也。不知其它。」

誕生曰：「蚯蚓不可以語神龍之變，燕鷃不可以語鵬程之遠，知小力單，曷施曷展，知方之士固不與志富貴者同其蹇淺也。彼高蒼蒼有神都焉，是曰鈞天，實爲玉京。粤有□靈之殿，廣樂之庭，兩曜二府，千官衆星，跨虹霓以爲梁，馭煙霞而以乘。礮磹爲之喊噓，號令震其雷霆。至人鍊形身乃輕兮，鶴駕龍車迎而升兮，絶塵叫閶以遐征兮，其樂無涯不可名兮。滄溟之東，弱水西界，壺山青葱，巨鼇首出，金闕玉堂，銀階瑶陛，聳高高而不極，帶浮雲之溶溲。玉樹扶疏以成林，琅玕參差而縈帶。朱棗若瓜而

❶「曾高」，四庫本作「高曾」。
❷「周我」，四庫本作「天王」。

小覈，蟠桃如栟而並蔕。馥馥香草，❶維蘭維蕙，輪蠢丹芝，蘂蕤其砌。鳳鳥翱翔于園樹，麒麟馴擾其庭際，仙靈之人，皆壽無極。飛魚薦其朝飧，玉鯉爲之夕食，吞日華，嗞瓊液，服青霞，縈素霓。雍雍容容，披雲御風，遊倏忽其千里，欻始上而已降。其樂非人間之類，蒙悦心而熱中。夜吸沆瀣，旦含太和，鍊靈砂之丹火，咀玉蘂之瓊華。嗽珠漿，飲神醴，羞肉芝，嘗石髓，鳴天鼓，叩貝齒，頂郎霞之危冠，佩天樞之神璽，緝鶴氅而爲衣，蹈五雲之高履。旦旦朝元，庶乎高企，幾應之來，下將以追。夫仙者油雲爲我生，青鸞爲子舞，❷東朝木公，西賓金母，遊神八極，寓目萬寓，老矣後天，壽莫知數。是亦不徒生矣！夫子將進而許之乎？」先生曰：「誇哉！荒唐方士之言，聖人不道也。吾不知其它。」

庸生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吾不敢以希上，次庶幾而企焉。仲尼之述者六經，今或亡而或存。《易》以盡神，《春秋》凝命，《禮》《樂》存誠，《詩》《書》正性，《孝經》立其大本，《魯語》會其蹊逕。其次諸儒之說，亦章章而孔明。《中庸》述于子思，《易傳》成于卜商，《春秋》左氏之辭，《公羊》逮于《穀梁》，爰及史篇，善惡是揚。諸子則曾、王、荀、孟、賈、董、韓、揚，異端則楊、墨、孫、吳、佛、老、申、商、鬼谷之徒，其言言詳，❸紛競陳而破卷，咸有正于群經。吾將獵其菁華，簸其粃糠，汎遊覽于前修，畢哦咏其辭章，自含醇而吐醨，維舍短而趣長。

❶ 下「馥」字，四庫本作「郁」。
❷ 「子」，四庫本作「予」。
❸ 下「言」字，四庫本作「之」。

懷玉之瑜，茹菊之英。賦詩篇，續《離騷》，補官箴，度謌謠，舒牋染翰，吮墨含毫。文燦群華，璀瑳瓊瑤。追逸蹤于絶迹，發新意于來今，仰不愧于先賢，中有當于人心。蔚神文之娓娓，哂才士之浮淫。作自我而名家，夫豈人之臣僕。以明道之淵源，擬三光之旁燭。用馳騁于中原，等騄驪之行陸。摛章霏其雨散，麗藻郁其蘭馥。栗栗嚴冬之凜，煦煦春陽之燠。以是爲木鐸而鳴之，于以贊夫化育。夫子將許而進之乎？」先生曰：「小哉！辭文一藝爾。君子依仁據德而後藝可遊焉，六經不謂是也，吾不知其它。」

汲生曰：「草之繁蕪不離于腐，木之披離不逃于蠹，均受氣而成形，乃索然其如寓，諒無德而稱焉，匪他之故。人萬物之靈也，可寘焉而無務，且修名之不立，誠君子之所矜，必于身而有見，將有事而足稱。孝于家，忠于國，信其言，果其行。夫然後行而名以此成，位乎人之廟堂。將守忠之言挺，❶必致主于三王。庸括囊而循靜，諫維其正。撩虎須，逆龍鱗，而道以此信；冒叢棘，回帝力，而後爲稱職。羌自效于小官，亦昭昭如必聞，寧直躬而隕首，無左道而逢君。如牧民于都鄙，澤逝廣而惟均，凡小人之務勤，慎兢兢其及人。若夫將三軍，帥六師，討不庭，誅畔夷，倚分甘而均逸，款共燠而同飢。進螳蜋于轍下，流春酒于江湄，進遇敵于前行，畢同心而載馳。陣雲敷而霧卷，飆已往而還來，震雷鼓之喧天，聲磅砰其如破，摧堅城而執貔貅，斬豪首而攬牙旗。前無敵之可當，展如虎而如貔，惟安人

❶「挺」，四庫本作「進」。

于一怒，夫豈高其勇力。用博濟而施仁，永躋民于壽域，近悅附而忻忻，致駪駪而遠來。達乎上其如是，沈以顯其清議。體正以方，我則章之。言善以當，我則揚之。行頗以僻，我則直之。道曲以畔，我則辟之。期此道也，無時而不振，無時而不明，無時而不立，無時而不行。以我之軀，麽然之微，入鷄之群，如鳳之儀，厠石之間，如玉之瑰。夫子將進而許之乎？」先生曰：「淺哉！役乎名者不可與有立，悅乎外者不可與適道。吾不知其它。」

高生曰：「驪龍之飛，何羅之網，丹鳳之翔，豈爲俗羈。苟汩没于囂塵，❶將鶩羊而視之。知遠引之足尚，遁世絶俗夫何疑？式高舉而深藏，于以全其天力。惟患道之不弘，豈爲人而役役。我有良玉，蘊精于璞。我有狐裘，反披其鞹。資一身而有餘，夫何爲乎有作？青山幽幽，浩蕩江湖，有石有泉，有雲有霞，紛佳景之不常，萬象變于須臾。孫竹粲玉笋，野花鋪錦綺，松橑橑而孤貞，泉涓涓而清泚，鳥日夕其還，往人安閒而自喜。築室山阿，茅茨素樸，孰爲主客，孤雲野鶴。鼓絲桐以抒情，音寥寥而滿壑。時被髮而行吟，窅不知其何樂。雜幽蘭與杜衡，不爲人而方馨。岌孤峰之壁聳，佩瑲瑲其磵聲。百草影其咸遂，❷倚盈前而青青。面有漣漪，步有輕舠，恣野情之安往，匪憚涉于風濤。水涵虚而無涯，歌肅肅其清高。鼓蘭橈，漾澄流，撥青萍，狎浮鷗，迅短蓬，披鷺蓑，采絲蓴，擷錢荷。穿芙蕖之芳叢，杳出没于蒹葭。慨自如其忘返，

❶「囂塵」，朱抄本作「風塵」，四庫本作「塵囂」。
❷「影」，四庫本作「夥」。

視汀島其如家。舟悠悠以何之，迹泛泛之輕鳧。投絲綸，引肥鱸，鱫玉膾，❶鬥春華，薦□盤，❷倒冰壺，茹新薇，飯香菰，樂生而已，宛不知其所如。萬物不足爲吾累，眇一身而安虞。于以窮年，其樂只且。豈以我之潔清，❸而逐物之營營乎！豈以我之浩浩，而從人之浮躁乎！如斯而弗去也，夫子將進而許之乎？」先生曰：「遠哉！獨善其身可矣，以爲道則未也。吾不知其它。」

安生者，逡巡而退，蔑然無言。先生曰：「而何言？」安生曰：「予何言哉？六子之言詳矣悉矣，吾不知其極矣。予何言哉？」先生曰：「亦各言其志也。」安生曰：「予何志？要歸其中而已爾。必也將有行也，將有明也，舍天地而何方哉！夫天之高高，漠漠而蒼蒼，曷知其大，曷止其鄉。日入陰生，粲爛三光，雲油然其連鬈，膚寸合而還亡，轟霆閃電，雨施風行，生春長夏，秋收冬藏，乾乾不息，其出無方，綿古亘今，弗改其常。凡此道也，固已植立乎其中，有意存焉，失得寧免于茫茫。伊坤形之厚博，其以何而能度弘。山海其深高，瑣細及于沙石。芼芼草木之専榮，煙火炎而旁爍。金從革而中剛，水至柔而潤澤。鳥之飛，獸之馳，夫豈容其私，匪得于此曷之爲？天無爲而時行，地無爲而物生，人儀形于兩儀，惟至命而存誠。道之妙也，下焉而卑，上焉而亢，信之則盡乎庶物，舍之則密而退藏。凡動静出處，語默柔剛，云爲用舍，曲

❶「鱫玉膾」，四庫本、朱抄本作「縷膾玉」。
❷「□」，四庫本作「冰」。
❸「潔清」，四庫本、朱抄本作「清潔」。

直員方，故非此而無行，終亦不知其所從。毫杪之差，忽焉而亡，彼天地之時成，名君子之五常，伊執方而弗通，乃形器而可量，羌不滯于端倪，允合德而無疆。淪山澤，履朝堂，處富貧，考興亡，將朝夕之不違，蹇有行而曲當。故夫得一之至貫通，萬彙變動不窮。舉臻理義，不可曁也，庸可志也，不可陳也，庸可言也。予何言，予何志！」先生唯然而進之曰：「庶哉，至矣，當矣，平矣，常矣，博厚而高明矣，吾與其行矣！」六人者隤如若廢，醜然喪氣，而問諸安生曰：「夫子之道，可以無志乎？」安生曰：「此非吾所識也，雖然，志吾志也，烏知其棄置也？」六人者擭然如瞽之決其眥也，始知安生之大，盡棄其習而學焉，弗愆其素，弗移其外，居無幾而咸有所届。

九奮

啓憤兮中冤，訴衷情兮嗽矢言。❶叫蒼天之無辜兮，指心以爲正。將求信于旬始兮，或咎繇之我聽。神羊不世有以觸邪兮，其誰宜爲政。親莫親于手足兮，而爲之詬病；重莫重于君臣兮，而讒言以興。余服蘭而佩芷兮，扈江離與蕙茝。紉留夷而緯楬車兮，以爲束帶。青雲冠兮遠遊履，心曠漭兮橫四海。日月昭其清明兮，孰興雲霧？余既有此高潔兮，羌謂余爲卑污。鳳皇翔于九霄兮，燕雀與程其度。蒼蠅矢之亂白墨兮，人夫何爲乎不悟。於穆靈脩之高厚兮，天與地其作配。三辰煥其服章兮，

❶「衷」，四庫本作「哀」。

揭招摇而爲蓋。拂白螭之純素兮，列蒼龍于左輔。朱鳥熒煌而先後兮，神龜昌揚而禦侮。東南海而西界羌兮，商於崇其北户。愉昭明而震起兮，諶發揮于天下。余日望其遵此途兮，放意咸池，乘玉虯兮俱奮飛，開閶門兮造東父，逍遥遊兮太微。何鴟鴞兮名鳳皇，駕金車兮翺翔，之桑間兮溱洧之側，樂盤遊兮三旬不息。余心隱憂兮，惟靈脩之故也，靚修飾而娟娟兮，而以爲惡也。余静好而弗余親兮，蹲踏蛾眉之妒也。足頓地而不我知冤兮，仰天而不吾訃也，省吾私而内不止疚兮，此固天之數也。悲幽幽兮楚宫深，望漠漠兮楚雲陰。指天極兮清高，聊適我兮遐心。吸正陽與沆瀣兮，于夕陰與清旦。騎朝霞而御白蜺兮，以遊以衍。和六氣而與居兮，不知我之爲物，升天入地兮，倏來往忽，靈脩可告語而獻之兮，將我從而我咈。重曰：皇蒼愉和物無它兮，陰霾飛騰儼惟瑕兮，雲收風静恬静嘉兮，悠悠我心可如何兮！

右啓憤。

怨春風之不仁兮，既發我群芳與衆葩。羌無遠而不届兮，爛錦綺之紛華。柳青青兮花漫漫，黄鸝擲兮聲度轉。香襲衣兮緋緋滿路，又吹殘兮何故？匪黔嬴之媢嫉兮，是殘醜類摧傷物之通美兮，❶且以成其獨異。彼丹葩兮適榮樹端，今飄零兮帀地漫漫。昔芬馨兮襲人旖旎，今質存兮已魄然而少氣。❷野之草兮昔牙萌其嫩緑，今生砌兮亦盤盤而錯錯。余啓卜于靈氛兮，□

❶「類」，四庫本作「數」。
❷「魄」，四庫本作「塊」。

其何故？❶靈氛視余以其繇兮，❷曰皇之常度。在天地萬物其盡然兮，夫子何疑？暢其理而誠告兮，子其知之。曰人生百年猶樹花兮，三春發榮粲其葩兮，光彩馨香能幾何兮，壹昔飄風竟辭柯兮。❸彼隨飆兮展轉，或歸根兮或遠，或一墜于庭闈兮，或遂沈于坑圂。風何知而花何有兮，子之心焉眷眷。嗟世態之汩于是非兮孰通其說，西施見斥兮嫫母爲說。毀棄尺璧兮鼠璞見珍，明月沈埋兮魚目爲蠙，美自美而惡自惡兮，贗與真其誰分？春與秋其代謝兮，子何與而傷春？餘不得此之高意兮，❹懷達人之至言，斯從事于來今兮豈然。

右怨春風。

桂枻兮蘭舟，去景兮悠悠，維赤岸兮裴回，睠丹陽兮夷猶，中腸鬱結兮神情惝怳，思夫君兮聊淹留。浮涔江兮放于沱漢，❺泛淪漪兮極其汗漫，悵始異而終同兮匪它，回波瀾兮顧復之豈遠？婉清揚兮採蓮女，要美人兮北渚。擥芳蘅與若英兮，備雜菜之芬馨；❻將日昃之與期兮，指潛波而爲盟。羲和晻曀其西入兮，暮雲合而美人不見，怨芳心兮泣蘼蕪余以衍。秋風起兮飆颸蕭索，幽蘭秀兮芙蓉亂落。感北江之東注兮，泝洄之宛宛，羌順天而不極兮，蕩波之有沔。鳴鳩雨而逐婦兮言歸以霽，動人情兮弔孤影而零涕。去靈脩而自放兮余心不

❶「□」，四庫本作「問」。
❷「視」，四庫本作「示」。
❸「昔」，四庫本作「夕」。
❹「餘」，四庫本作「余」。
❺「沱」，四庫本作「河」。
❻「菜」，四庫本作「采」。

忍，回素首而不見其形兮于斯焉其逾逝。亂曰：冶余容兮安閑自喜，蓀窈窕而不我嘉兮何以，苟承恩之不在貌兮蒼天謂何，分此生兮已矣。

右去郢。

愁城結余之方寸兮，羅累千之雉堞。繚其外惟怨水兮，如褰裳之不可涉。❶揖輪般俾攻以械兮，訴余曰罔克。礪利刃而斬其關兮，礙重門而莫得。登東丘而延佇兮，見滄溟之滉瀁，深湛漫兮受百川之漭漭。朝與夕有汐潮兮，冉冉來而西漲。江河之波倒流而西傾兮，泝崇丘而以上。欻忽洄流兮已往，來孰使之然兮去誰與讓。曰夏后之勤勞兮，導川流之歸王。執玉帛而朝萬邦兮，淩會稽而會計。穆百神之受其職兮，罔或不至。瑣防風氏之恃修軀兮，朝宗敢後。缺我斨兮破齊斧，骨專車兮以徇于天下。於越守東藩而奉其祀兮，盛浸淫于中世，句踐王兮始大，北爭衡兮吴會。棲會稽而幾不免其身兮，惟種蠡之與謀；朝嘗膽以苦身兮，將反之于寇讎。吴夫差之不仁兮，忍闔廬之餘恨。甘蟲蠹心兮，尚不靦乎其面；説妖女而築姑蘇兮，咈胥臣之悶悶。乘鴟夷而蹈斥溝兮，不及夫椒之親見，麋鹿遊于吴宫兮，火災興于探鷰。羌伯越于中原兮，通舟梁于梁宋，痛曾孫之殞其緒兮，西面朝于雲夢。鄂渚豫章有虎狼之遺跡兮，曾不知其所重，虚鍾離而徠封豕兮，寧待我師之所控。心招摇兮故丘，將蹈海兮襲滄流。望鯨鯢兮山峙，蹇産吾心兮索然無氣。

❶「如」，四庫本作「知」。

右東首。

越夏首兮西泝，張青蒲兮疾去。鷁吻低徊兮翱翔風便，回首東冥兮日遠。睇蘭洲兮芳杜若，羌吾好兮不得泊。聞持鼓兮諠諠，余心結兮尚何樂？ 西風駛兮江皋，舟迎風兮遡流。 進將寸兮退尺，凝遠眺兮江水幽幽。江風號兮漫天素濤，走魦逼人兮將呑舟。余奈何兮倏忽，下有蛟龍兮出没。江豚得意兮若神，肆跳梁兮衝突。泊兮恍，烏雲潑墨兮吾上。天地變兮不可測，渠泉飛兮無峭壁。儃徊余桂棹兮蘋叢至止，曳方竹而相羊兮擥芝中沚。蘇椒紅兮和羹，搴辛夷兮用餌，雜薦兮蓀蘭，載嗽兮薜芷。風細細兮波停，縱余舸兮于征，長歌自放，❶顧一返兮屏營。倡曰：扁舟大江遡狂風兮，下地登天轉飄蓬兮，人之死生將彼舸之攸同兮，停橈待濟考攸終兮。賡曰：逆天理兮雖大而覆，順其然兮百福攸助，叛水性而余求兮，噫其何故！

右遡江。

巴丘兮崢嶸，嶔岑兮洞庭。秋霖兮閣淚，春草兮愁生。巴之蛇兮修之，雲英甲兮火晶戟。微手足兮惟行，雲霧飛騰兮匪翼。知絀信兮天性，展轉委蛇兮至行。朝之遊兮衡岳，莫飯流兮湘曲。鹿猋起兮中洲，人之逐兮悠悠。紛繚亂兮海波弗静，逐之顛者相望兮莫得持其腰領。鹿冠元兮森槎千角，蛇銜取兮不畏觸。歲三遷而解甲兮骼髏具吐，羌有獲兮故無取。象巨牙之雙植兮，肥腯頑健。肉鷄兔虎龍而牛幹兮，得鼠

❶「放」，四庫本作「返」。

狶爲首面。性羊狠而馬行兮，狗猴心而蛇變。既備此十二神象兮，害于田其不遠。蜿蜒蛇之怒兮，吸無勞乎宛轉。雖有此修鼻駢齒兮，寧復餐而以卷。不勞咀此齒牙兮，害以蛇除；珠顯灼而光明兮，不在短狐之毁譽。遊蘭若兮芳洲，卧香蒲兮翔素流，芷岡兮戲豫，❶丹穴兮優游。何蜂蟲之陰戾瑣微兮，藏形于闇騎蛇頭而啜之兮，墮厥頤而脱頷。阜堆骨兮名陵，風悲雨泣兮千齡萬齡，象種繁兮蛇既斃，欲吞之兮誰能。舍鹿犇兮其復獲，登蛇丘兮涕零零。

右賦巴丘。

解荃維兮放蘭舸，蹇南越兮洞庭波。噴浪花兮飛白雪，身何居兮入明月。聊凝神兮隱處，夢龍宮兮波之下。珍珠庭兮紫貝闕，璆琳宮兮犀甲户。朝龍君兮殿堂，芰荷巾兮蘋藻裳，圭琉璃兮荇帶，佩美玉兮琅瑲。龍君遊兮何之？水晶宮兮丹水湄。驂蒼虯兮飛廉，御豐隆車兮爲後屬，磣礋驅駝其左右兮，❷使風伯爲清路。都離宮兮忘反，命群臣兮燕衎，葅虀蕴兮形鹽，列鯨胎兮鼉卵。張鈞天兮廣漠野，鼓蛇鼖兮雷鼉鼓，鏗浮磬兮□龍鍾，歌湘靈兮奇相，舞三行兮清酤，戛止兮柷敔。觀其臣之就位兮，厥令尹曰䲒鮭。總群蝦而將之兮，胄乃元惟鮑魚。❸緣蛙聲之聒聒兮，位高于五諫；鱣魚大而無庸兮處之冗散。鬱鬱余心之惛默兮，周章而蹇産。欲嗽詞而夢覺兮，嗟言之而已晚。恖恖余見斯情物兮，❹徒臨流而

❶「岡」，四庫本作「江」。
❷「駝」，四庫本作「馳」，朱抄本作「蛇」。
❸「鮑」，四庫本作「鯢」。
❹「情」，四庫本作「精」。

惋歎。❶

右記夢。

行吟兮大澤，邈無人兮臨水石。被髮兮徙倚彷徨，遇隱淪兮嘉客。艤漁舟而前致恭兮問余以名，何徒搖爾精兮爥然爾形。曰原楚卿之貴戚兮，三閭次也；同王姓而氏惟屈兮，靈均先人之字也。世滔淫而混濁兮，我惟潔清；彼醉者之紛挐兮，同怒余之獨醒。漁父愀然而教之兮，曰聖人之致一。不必動而營皇兮，卓時中之變物。貴莫貴于和光兮，太潔在情之甚嫉。混濁世兮，胡不揚波而泥淈。衆皆醉兮，尚可餔糟而醨歠。不同人而求自異兮，宜一朝之見絀。指清流之灝灝兮，余將以逝。方浴茝而沐芳兮，振衣冠而卒歲。不自塵其皓皓兮，受汶汶而蒙世。父行歌而鼓枻兮，舟飄飄然無凝滞。歌滄浪之水兮時乎清濁，斯濯纓兮斯濯足。望斯人兮搖搖，欲從之兮無由。煙雲邈兮不可見，嗟斯人兮已遠。

右行吟。

觀吾生兮何爲乎今之世，永悲傷兮耿耿夜長而尠寐。臨清湘兮思逝無舟，倀欲行兮不濟。擬飛騰兮假羽翰于黃鵠，鵠已亡兮曾是余之能服？將解衣而下遊兮潛川不貫，懼射工之余中兮備蛟龍之蜀豢。登衡山之嵯峨兮柏松委靡，怨飄風之怒狂兮害于物理。猨狖嘯侶兮上獲我冠，荊榛塞路兮下穿我履。望蒼梧兮將重華之云愬，巉九疑之不可辯兮，又藐然其煙霧。殺竹枝而求淚班兮，思二妃之渠度。哀靈脩

❶ 「惋歎」，四庫本作「悵惋」。

之返無期兮，蓀舍茲將安寓。首陽河瀆遠而不可適兮，❶視申子夷齊其有故。將從此汨羅之水兮，儻務成之或遇。悲女嬃之嬋媛兮臨流而止，余涕滂沱兮心悲江渚，念我獨兮斯不可以久處。心如石而莫轉兮吾其此介，與子別兮余將于邁，褰余衣兮不我止，蹈清泠兮余乃已。抱巨石兮懷沙，諶同流兮灝波，其窮幽兮眇眇，皇合德兮太皓。❷

右沈湘。

《九奮》，走之所作也。走世官于楚，身嘗主簿荊州，假令東鄂，皆故楚地，江陵又楚都也。感靈均之志，以爲九者天地萬物之通數，因憤怨而奮發作《九奮》，言將質諸天地萬物而自奮于淵泉也。

九禽言

不如歸去，巴江春暮。腸斷口無聲，早夜啼紅雨。尋思帝蜀時，驪龍魚服不知非。相婦未饒姬妾兒，流紅長恨不如歸。婆餅焦，胡不歸？熾炭炎炎不識兒。兒飢不敢取，兒苦長自啼。父母生兒忍不字，棄兒父母生何爲？

脱腳布袴，❸從教暴露。已自不能羞，有甚供租賦。官家官家聽我語，我本農家困徵取。秖今爲鳥心不忘，願王一念農家苦。

❶「瀆」，四庫本作「濱」。
❷「合」，四庫本作「乃」。
❸「腳」，四庫本作「却」。

蠶姑力作，繅絲一百箔。五月罷蠶繅，炎天勤織絡。今年州府急催科，輕綃織成不得著。蔽體無褌獨蠶婦，百箔絲蠶枉辛苦。貴人不念有寒人，一曲千縑賜倡女。

新婦抱兒歸，天清曜日暉。陰雲凝霧雨，新婦抱兒去。寠寠勃姑鳥，此情那可曉。有兒有婦不作窠，教去教歸幾時了。謝豹謝豹獨何心，挈我裳衣無處尋。白露溥兮風勁，紅葉下兮秋深。我寒終不辭，皇天故不私。請看穴土重泉下，對人靦面何爲者。

泥滑滑，山岡路。一步一躊躇，行前復回顧。如膏兮小雨，膠膠兮薄土。失足無多來往人，撲落洪崖不堪數。❶戰兢驅驢行不前，苦是昏黃無逆旅。

行不得也哥哥，途遠山高奈何！畏日流金兮長夏，蔭人有樾兮無柯。足繭兮橕獰，❷口渴兮煙生。思量有底虧人處，不處高堂長路行。

提葫蘆，沽美酒。舞春風，卧花柳。且作醉鄉遊，此身非我有。與君看取壠頭墳，人在誰知不長久。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四

❶「洪」，四庫本作「紅」。
❷「橕獰」，四庫本作「傖儜」。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五

文

被旨禱廟祝文

金虜不道，不愛于民，不畏于神，舍義渝盟，越我王度，肆荼毒于江淮。皇上哀矜下民，龔行天討，陳師鞠旅，將一洗于神州。庸肆命我小臣，禱于群祀，神道正直，其陰相于皇家，毋俾蔣山之神，獨著豐功于古。

武昌祈晴祝文

伏以師役之興，民疲奔命，南畝之事，力不暇給。蒙神之惠，稼穡登場。秋雨霖霪，將有萌芽之患。一日不霽，一歲之農功殆矣！罪將誰執？吏實爲之！神其撫諸，賜之終始。

謝晴祝文

惟民卒歲之計，望屬秋成。用畢農功，繫于旬日，徵恒雨若，惟吏之辜。賜以時暘，敢忘答貺。

補漢封汁防侯雍齒册文❶

高皇帝□興豐沛，❷命將雍齒居豐。雍齒以漢之微，入豐于魏，載以趙將從平諸侯。齒舊用財豪里中，庸窘辱高皇帝。❸皇帝奠都櫟邑，諸將軍病艱盡封，❹留侯請邑諸汁防，諸將咸說。惟六年，皇帝使御史大夫昌，廟立趙將軍齒爲汁防侯，曰：「於戲！趙將軍齒，受茲赤社，朕承天序，惟崇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爲漢藩輔。於戲！念之哉，龔朕之詔。❺維古先哲王置侯設官，于以貴德崇功。非于好人之干命，❻越有小大之刑，于以警于兆人，非于惡肆。❼人臣之在下，亦罔不正厥心，弗貳其行，共承厥辟，君臣同德，無有顧疑。庸能格上帝之心，致其誠一，天降之祚，❽國以永長。朕惟法古奉天，敢忘大信。爾之伉勇氣義，令問夙聞。朕往于田，肇基自豐沛，緊藉乃丕烈，興茲丕祚。厥後入豐于魏，時惟朕計之失，非爾之辜。衆大正于四方，實萬夫之力，是憑是賴，爾將趙衆以來助，克樹乃豐功，肆予有萬邦。時乃德朕懋乃績。思乃舊事，❾爾之窘我，則惟我之休，爾之詬我，亦底予于道。朕于惡不念舊，矧無惡之

❶「汁」，據《史記·留侯世家》（中華書局校點本）當作「什」。
❷「□」，四庫本作「肇」。
❸「庸」，四庫本作「屢」。
❹「病艱」，四庫本無此二字，朱抄本作「病難」。
❺「龔」，四庫本作「恭」。
❻「于」，四庫本作「予」。
❼「于」，四庫本作「予」。
❽「降」，四庫本作「錫」。
❾「思」，四庫本作「嘉」。

疑，庸大啓爾土田，俾侯蜀甸，往就乃國，欽哉！爾尚希乃怨惡，一于忠貞，毋或狐疑。謂朕弗大，惟天監于黔首，作之君師。司循善良，惟務强屏。爾其小心翼翼，眡人如傷，毋暴困窮，毋取悍愎，式臻于道，貽厥後以永謀，則余一人汝嘉，德成斯報。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侯其戒哉！」

勸農文

洪惟我宋家惇俗重農，❶授時務本，發號施令，罔非民事之攸急。肆監司帥守越我邑之令佐，凡厥字民任，舉曰勸農司營田，小臣祇領縣條教，敢不供天子之明詔，簡乃賦役，弗敢急于追須，❷圖惟爾之力田，成勸農之實務。乃中春幾望，東作方興，説于農郊相嗇事，尒尚一乃心力，蒔乃稻粱，毋失天時，毋事末作，靖共爾職。遲厥有秋歲之豐，則于爾躬有獲，乃其或饉，室家胥免于流亡。於乎念哉！弗種胡獲？弗慮胡成？❸業荒于嬉，勤乃克。降年有稔有不稔，若其知此之云憂，律乃子孫，克勤克儉，節乃用，思惟永，爾思不永，時惟爾家有恤。

以漕司命祈雨祝文

某不敏，適時多艱，縣政不修，澤不下逮，積怨于民，獲罪于神。乃歲仲秋，亢陽不雨，黍稷薿薿，害于垂成。受命祈田，憂

❶「宋」，四庫本作「國」。
❷「弗」，四庫本作「勿」。
❸「慮」，四庫本、朱抄本作「爲」。

心靡見。神其降監，哀此下民！興雨祁祁，實函斯活，致天之罰，于令之身，神道聰明，崇朝其澤！

謝雨祝文

某爲令無狀，結怨于民。天積愆陽，害于稼穡，重民之害，以貽部使者憂。奉命禱祈，誠心安在，惟神降監，雨不崇朝，禾黍其成。繄神之惠，薄醪告謝，内疚增多。

祈晴祝文

伏以師旅未休，札瘥爲鯁，繭蠶斯起，宿麥云秋，日仰曦陽，而窘陰雨，中流千里，穀價方騰，民將弗堪。神其寬貸，庶乎開濟，保此餘生，吏職罔終，不敢逃責。

謝晴祝文

某治無終始，陰沴爲菑，乃春夏之交，霖霪不息，蠶麥之望，人情闕焉。蒙神之休，晴不及禜，告謝禮薄，文不逮情。

謁文宣王廟文

某不敏不學，安知從政？顧承弓治之舊，常恐或墜于家聲。乃者調補選曹，司此邑社，懼德弗類，如憑太虛。惟嘗聞夫子之道于經，于此不敢不勉！事無小大，敢言惟政之共，違道以干譽于人，某則亦不暇。敢以誠告，神其聽之！

謁諸廟文

惟神以聰明正直，血食是邦。令調補于選曹，司此邑社。神人雖異，其責惟均。故某以莅事之初，躬謁祠下，請與神約。惟陰隲于下民，時其雨暘，消其厲疾。吏如有罪，惟神殛之，無傷此民，重神之累。民之過誤，亦惟吏教使然，其降灾于吏之身，無爲困此聾瞽。此誠意也，無作神羞！

祈雨祝文

某莅事武昌，于今歲三涉矣。其誠不能感物，積怨結于人心，歲有水旱之菑，輒歸之雩禜，而神不吾違也，寧不多愧！乃歲中夏，苗斯茂矣，雨澤不降，龜坼于田，荏苒更旬，秋成何望？屬當師役，民將弗堪，神者憐之，副此哀禱！

謝雨祝文

吏憂旱暵，將愬于神，不及禱祠，賜之甘雨，終朝通夕，霖澍滂沱，❶苗穀其興，惟神之澤，願終斯惠，以迄于成！

謝廟祝文

某試令武昌，治無善狀，軍旅數起，力役方興，蒙神之休，禳禱輒應，螟蝗不作，以全其民，民無流離失業之灾，而某得以善罷。時惟幸矣，誠不敢忘，請謁于神，以永

❶「沱」，四庫本作「霈」，朱抄本作「⿱雨池」。

終譽!

謝文宣王祝文

某不才,試令三歲于今,弗率先王之教,以得罪于上下之交者,不知其有幾也。終更逃譴,祇益慙顏。

諭保伍文

惟紹興二十有七年,盜生自鄂邑,剽殺人于晝,塗炭延于軍市,民莫適莫居。守侯博愛以其仁,惟死刑匪殺,寇曹昌熾。爰假力于屯兵,荼毒元靈,是浮凶盜。逮三十年既三祀,生肇命行鄂長,仍革新貫,政厥紀綱,始共命于泰皇,❶定民聯于保伍,井閭駭愕,懼弗濆于成。

惟七月,生肅衆于庭,越以誠告。生若曰:「烏呼有衆,其悃愊無譁,❷余誓告汝。汝不聞曰,謀有小大,見有淺深。厥有大謀,不愆于小,見矇于淺,惟究于深。人無以淺見遺深,毋以小謀大作,爾罔不孝乃父母,慈乃妻孥,爾有孝慈宜其衞。爾罔不安乃室家,寧乃鄉閭,爾有安寧宜其衞。衞之不至,惟姦宄之萌心,盜賊公行,將不寧于爾室。老弗克孝,幼弗克慈,猶鄉邑之沸騰。矧乃在昔,先王在上,寄軍賦于農田,時未有縣師,惟嚴惟衞。今其爾衞謂之何? 其驚吴國之屠牛,夫豈不戒,今惟我謀我見,不知其大爲深。眡爾不臧,既其淺小,爾毋回遹,慢我大謀。爾惟人乃知兵,

❶「泰」,四庫本作「后」。
❷「悃愊」,四庫本作「審聽」。

盜何自作？飭躬繕甲，惟永逸于微勞，將誨盜以慢藏，兹其可保。自昔淮甸，惟寇之區，由保伍之有成，用不取遺于道，瞭然大可見，矧惟王命之從。」❶

生若曰：「烏呼有衆，爾尚一乃志，比乃聯，礪乃戈兵，斆乃擊刺，非徒井閭爾賴，爾惟怙衆以寧家。劉侯作牧于廬江，由保甲安身報國，焉知不自于來今。❷浹旬民豫以成軍，惟甲午。」

湖州到任告文宣王廟文

某聞諸夫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某雖不敏，願學焉。交政之初，敢以誠告！

到任告諸廟文

某蒙恩假守，實與神祇分掌幽明，吏逭陰誅，願于其身，不于其民，尚免天災，以供天職。敢與神約，臨莅之初。

祈晴祝文

終歲勤動，望屬秋成，苦雨霖霪，害于農畝，將無吏之初政，無以上當天心，罪不敢逃，尚幾開霽，事不可緩，神之聽之！

❶「惟」，四庫本作「夫」。
❷「自」，四庫本作「嗣」。

滴漏祝文

挈壺解紐，夙暮不時，舊尹新之，敢以成告。

謝晴祝文

天作淫雨，厥咎惟人，人欲之從，神之聽也，顔斯厚矣，答貺隤然。

諸廟祈雨祝文

某薄德，不知政務，治失其道，積怨于民。魃作亢陽，致天之罰。咎惟自作，民罪伊何？瘠痍未瘳，重之虐政，庶幾一稔，尚保室家。慨彼滂田，❶既淪于水，高原且涸，望絕秋成。凡厥庶民，蘊蓄何有？奪之廩食，父母胡生？神道依人，毋靳膏沐！惟時降監，雨彼稻粱。小吏有愆，不敢逃責。

諸廟謝雨祝文

素秋之孟，旱乾浹月，田疇多荒，玆疵政之累也，敢不知罪。請禱于神，神之聽之。三賜霡霂，雖大田禾黍，既云無救，而沾濡沮洳，少濟焮焚，❷凡以爲民，非誠心之所格也。願終此惠，以福斯民。菑不可移，及身是幸！

❶「彼」，四庫本作「惟」。

❷「濟」，四庫本、朱抄本作「霽」。

祈晴祝文

仲秋之月，陽愆不雨。神降甘澤，浹日成霖。虐吏積冤，不能終始，神貺過陰之罰，黍稷將不潰于成？顧此民勞，又奪之食，神道正直，其賜哀憐！聞此吁嗟，庶幾晴霽，吏身之沴，毋累于民。

祈晴祝文

麥粃于田，繭寒于館，又窘陰雨，傷如之何！屬當多事之秋，妨農已甚，奪之衣食，害無大焉。禮禜鳴哀，庶解倒懸之急，積疵罔赦，惟爾有神。

謝晴祝文

旱雩而雨，雨禜而晴，吏道多疵，神專爲德，就民粒食，神無負焉！寬吏傷民，爲菑已大，秖增愧畏，[1]何謝神天。

磨李固碑文

興元南鄭，有漢故太尉李公之碑，其刻文皆古佐書遺，漢之珉寶也。紹興中，楊太尉安撫利州東路，其鎮在興元，作舍落成，求石爲誌甚亟。尉無以塞命，磨是碑應之。太尉聞而怒曰：「而豈不知李太尉先漢名臣？以予武人，寘諸有過地爾！」謀黜尉，

[1] 「愧」，四庫本作「慚」，朱抄本作「悵」。

不果。世以李公之正，漢碑之古，字書之法，刻畫之妙，所宜傳示來世，永永無窮，一旦没于庸人，可爲碑弔。走則異是，故以悱辭發之，其辭曰：

太極渾渾，權輿地天兮，嘻！品物流行，貞于本原兮，嘻！總總林林，孰識其然兮，嘻！顧之無後，望之無前兮，嘻！竅心有九，莫適窮研兮，嘻！開闢來今，胡得而言兮，嘻！胡得而言，是以爲全兮，嘻！自古在昔，聖人有作兮，嘻！無遵一行，無宗一學兮，嘻！絶地通天，際充寥廓兮，嘻！窮仁非仁，至樂非樂兮，嘻！蕩蕩無名，無能以度，是以爲先覺兮，嘻！君子愛人，當以道兮，嘻！皇極神人，玄灝灝兮，嘻！萬古無言，寧可考兮，嘻！老也後天，名壽考兮，嘻！惟后侯之修直兮，嘻！亶降精于神極兮，❶嘻！冠芙蓉而纓蓀兮，嘻！懷明珠而佩蘭兮，嘻！更漢祚之中衰兮，嘻！蹇正揆而扶持兮，嘻！紛蕭艾之塞途兮，嘻！抵黨人于⿱艹喜危兮，嘻！名礫坯爲美玉兮，嘻！指驪珠爲魚目兮，嘻！余執金而寧斃兮，嘻！眂衮章如牢狴兮，嘻！藒車余服有遺芳兮，嘻！斐萋貝錦漫成章兮，❷嘻！地久天長同久長兮，嘻！美好善兮惟昔人，嘻！豐碑勒銘兮頌成仁，嘻！嗟嗟節義兮，等太虛之無垠，嘻！是何爲兮，爲堅父之道信，❸嘻！亘千齡而猶建兮，其誰知夫至貞，嘻！秉山石兮鄭之尉，嘻！知李公兮達其意，嘻！磨貞珉兮明至義，嘻！惟公道兮不以兹而

❶「極」，四庫本作「靈」。
❷「斐萋」，四庫本作「萋斐」。
❸「父」，四庫本作「久」。

興替，嘻！子瞻之柳伐于山東兮，嘻！仲尼之柏□于杏壇兮，❶嘻！一聖二公何非兮，❷嘻！樹伐碑亡行當不疑兮，嘻！

誠臺禮復文

歲在執徐季旦之月，武昌令東甌薛季宣，始種竹于縣庭之背，人力斯至，清陰已成，誠臺出焉，既賦而銘。

尉番陽王君枏揚袂而起曰：「我聞之，有功斯賞，有德斯報，惟今之宜，猶古之道。在昔庭背，鞠爲茂草，公有意于莳竹也，而冘豫未決，我實言之曰：『竹之爲物雖瑣，而道可重也。古之人謂不可一日無此，雖宅猶種焉，況于公府朝夕從政之地，荆榛翳目，可不于此君圖事邪？』君實我聽，而修篁鬱然。爰及崇丘，誠臺立焉。公雖樂其雅正，而無意于作也。我實贊之曰：『誠臺天成，不可無記，緑竹蘢蔥，賦之何已？』公乃記而銘之，賦而稱之。然則是林之茂，是臺之峭，與公二書之就，皆我之成也，可無報哉！」

季宣矍然而應，唯然而興，進肅王君，與子偕行，遊竹林，放誠臺，睇角山，指寒溪，貫疏篁而爲策，託清風而言之。季宣若曰：「於假爾尉，其静聽台言。惟天陰騭下民，作之元命，惟皇建極，惟若道之攸行，積于善，厥有常福，懋乃績，先王致當功之賞。越我有宋，基天命賞，惟天子之攸司，我不敢知。曰爾稱乃職，帥守監司惟爾進，我亦不敢知。曰爾勤厥守，府州掩若之善。惟

❶「□」，四庫本作「殘」。
❷「公」下，四庫本有「复」字。

我縣庭舊蕪穢，我乃荒之，時惟爾言予有獲。我未有佳思，怠于文。時惟爾言，啓予不逮。肆乃邑之清靜，涼飆襲于青林。誠臺卓然，惟爾德。我修辭之有立，有惟爾言有賴。❶我微賞罰之柄，疇報爾之勳。今台方試從爾遊，登臺極睇，窮于蒙汜，沃方寸以山川，惟篁竹之蕭然共灑落。圖惟爾報，公其敬哉。烏呼！我聞曰：大德不報，大功不賞，余惟報功賞德，將恐弗稱于丕圖皇，致曲于有，誠非徒語。」

擬祭海神英烈忠亮李公文 德裕

繄惟先君，奄有四國。中葉不綱，棄其典則。兩河要都，既于寇賊。太極降精，亶生英特。先宰元和，事功昭晰。德種我公，若禾之植。生長綺紈，克岐克嶷。執德不回，優游不迫。鄙笑鯫生，棘圍角力。分甘麤官，禮毋苟得。坦坦仕途，何假羽翼。險夷一致，敢忘王國。帝與善人，補天立極。攸敘彝倫，捕燔蟊賊。竿無失籌，輩疑儔惑。巨孽根蟠，靡攻不克。劃平八州，返日于昃。四主三宗，參功契稷。觳觫太牢，敢爲姦慝。黨與成群，點化白黑。壇及公宮，桍之荆棘。射景藏形，詭浮鬼蜮。疾首惟公，誓將誅殛。有志弗伸，殄讒誰塈？畫鷁南桅，游乎不測。正士心摧，盜形得色。公身不容，公道彌直。哀哀太宗，于焉迹熄。凡今之人，死兮神寂。惟公英靈，乾乾不息。見夢王人，言歸先域。生福斯民，禮有報德。混漭滄溟，允宜配食。乃睠眘川，慶善家積。屹峠祠房，爰都爰宅。人到于

❶ 上「有」字，四庫本作「亦」。

今，受神惠澤。曰我先君，❶秉心踧踧。望公累朝，❷罔間宿昔。❸無言不酬，無求不獲。下走承先，敢踰先閾。願言事神，永永無斁。

哀韓大將軍文

紬塵編于《史》、《漢》，閱君王之行己。茹千古之沈冤，悵伊誰之一洗。當秦嬴之失鹿，名雄項而劉雌。自夫人之一眄，從虎噬而龍飛。乃若浮甀絶魏，囊沙決楚，拔趙連燕，騈闐幟鼓，玆衆人所共見。音吐登壇，興亡前列，君去蕭追，多奇計出，乃有獲于先生長者之論，而絶未睹明君王之臣節者也。方季入關不王，實遷蜀漢，卒士思歸，灌然泮散。未將之先，❹夙聞高論，收失職之三秦，異道聞于子午，孔費縱而成僨，奇正生于垓下。巍巍乎登漢業之隆，一怒同諸文武。將軍之有勳勞，視鷹揚之尚父矣。

至若狂巫之相，心石之如，義斬鍾離，金堅不渝，亟奪軍而莫憾，奚末路之爲濡。蓋漢夙有圖王之志，而王殊不有漢氏之虞也。伊青齊之新定，田宗存而未服，推權道而王之，誰有心于形迹！屬鴻溝之講解，鄘成侯之攸信，軍始罷而還徵，胡後期之爲問。

噫！權臣之謀，豈有典則，不幸遭焉，坐成罅隙。躡足封而猜已甚，西楚裂而事彌乖，竟襲齊而王楚，遂縛楚而侯淮。惟勢

---

❶「我先」，四庫本作「惟李」。

❷「累」，四庫本作「屢」。

❸「宿」，四庫本作「夙」。

❹「先」，四庫本、朱抄本作「前」。

成于騎虎，威已重而身危，非五湖之得泛，寧前悔于先幾。擅興者有誅，匪曰興于兵衛，謂告反足信，如彭王之踵至。傷哉！從中之計，誰聞誰語？所謂伊人，孰爲輕舉？矧狂謀之先定，可爲人之劫取。將呂氏有謀漢之心，曰翦除其牙距。嗟不用蒯通之言，端有待夫後之知者。

於乎！仁誼之途，非可覬于戰國之王，三代之風。君乃期于乘時之傑，中牟用一馬而侯功大見。參夷之滅，繫人事之常，然於何誅于欒說！

弔遺骴文

武昌西江，東爲邏洲，川匯峥嶸，旋回復流。在歲辛巳，水縮黃花，有骴隨波，委暴汀沙。尉江行而見之，蹙然内感，扁舟返棹，謂走哀憐。走曰：「令尉之官，職司循撫，使生者得其養，死者歸其所，暴骨遺骴，舍予曷主？」固以職斯其舉也，乃命手力周壽，馳而視之，培而瘞之，重爲文而弔之曰：

嗚呼天邪！胡爲乎若子而然邪！物歸于盡，子何暴骨江壖邪？念子之生，爲女爲男？爲智而廉？爲鄙而貪？爲壽而愚？爲仁而夭？爲妄而顛？爲賢而矯？爲罪惡貫盈？爲君子不遇？爲仕而遊？爲軍而戍？爲賈于川？爲商于路？爲天誅所及？爲非命致然？爲水化于江？爲覆溺于船？爲身不自聊，求死于淵？爲令失刺姦，成子之冤？是皆不可知也。痛子之生，孰爲魂魄？及子之死，不自收其骼。氏姓爲何，子孫何處，歎室倚門，曷知曷語？風波蕩子腸，鳶魚甘

子肉，收而瘞焉，曾何爲乎子之榮辱也？

嗚呼！人生莫不欲貴，子貴爲能居；莫不欲富，子富爲能守；莫不欲高，子高爲能益；莫不欲壽，子壽爲能久；素骨流沙，雖身不有，則富貴高年，果不堪爲不朽矣。子知之乎！子之暴骨，猶不自知，葬之中野，于子奚爲？露食鴟鴉，藏食螻蟻，生而告子，子寧自喜！及子之死，亦復爾耳。于子何加，于我何得。然則收子之骨者何哉？亦充吾之隱惻而已。憑耳目之見聞，蓋已不勝其窄矣，由今而寃，知庸有極？嗚呼哀哉！神其自釋。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五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六

奏劄

召對劄子一

臣聞位卑而言高，罪也。人臣之義，有犯無隱。可以言而不言，則負師學，況臣疏賤，無階以瞻天日之表，蒙賜之對，寧敢隱情而不言乎？

臣昨官遠方，伏遇陛下踐祚之始，省服膳之御，却嬪妾之進，其自奉爲甚薄。躬細務以先群吏，親鞍馬以勵軍旅，其奮志爲甚大。臣居數千里外，觀仁聲之所及，垂白之老莫不欣欣相告，咸謂聖人有作，規模宏大，真將復藝祖之業。武夫悍卒至拔刃呼躍曰：「不報吾君以死而安死？」口奏：臣備員鄂州武昌縣令，縣多中原故老，當時亦屯大軍，一時聞見皆實録。臣愚不識察人心之所向，咸謂太平之世可以期月見也。歷年寖久，而陛下未享其效，臣竊惑焉。

臣嘗謂治有本末，政有先後，先所施者，後或可置，本既舉矣，末亦可捐。夫清心寡欲，恭儉節用，堯舜三代之所以治天下，陛下既已身之矣，自宜固守而勿失。至于躬細務，親鞍馬，蓋聖人之權施之首政，以警一時偷惰之習，乃其宜矣。循以爲常則，天下不能無疑，是故衮職任輕，無以仰

承德意；動煩宸慮，而國事靡有定止；❶事出九重，百官莫肯任職。政令施設，下人得以輕議；寄耳目于左右，權或移于近密；躬細務以先群吏，而群吏未必勵。此不可不察也。叢脞之歌，賡于虞氏。自除郎吏，明皇無取。祖宗專以用人布德，懷柔天下，蓋爲之有道矣。毬馬之事，陛下所以習勞苦而振威武者。至于□衛之害，❷積于細微，銜橜之危，起于所忽，降胡侍從，豈得絶無關防，行之有年，議者遂謂嗜好之僻。親鞍馬以勵軍旅，而軍旅未必勸，此不可不察也。太祖皇帝猶謂擊毬非將相事。韓愈尚爲其長危之。仇士良既去，以毬獵固寵之術，授其輩流。民臣之心，所以咸願陛下爲宗社計也。口奏：仇士良事安危之幾，反復其言，可以察知小人之情狀，而治道亦因可見，惟陛下留神。陛下雖有天縱之聖，將大有爲，而精神疲于聽斷，玉體勞于驅馳，縱有清閑之燕，講萬微之務，❸臣竊意其有所分矣。

金虜我之世讎，固不與共天下。陛下所爲焦心勞思，不憚寒暑若此者，正爲恢復進取之計爾。然先後非序，本末倒施，勤于小而緩于大，圖其近而遺其遠，昔之所以鼓舞群動者，人情久且玩習，七年于此，而治效未著，寧以是乎！方今國威未振，民力未支，而虜人之情，傳聞常多失實。陛下再造之心雖不可暫忘，而進取之事，其實未容輕議。臣願陛下深思遠覽，以静養恬，略其小者近者，而圖其遠者大者。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綱紀；延端直之士，與之講

❶「事」，四庫本、朱抄本作「論」。
❷「□」，四庫本作「兵」。
❸「微」，四庫本作「幾」。

問學、評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本末先後，咸得其序，則朝廷尊而衆務自舉，威權振而軍氣自張。養以沈潛，待時而動，則天聲所臨，焉往而不濟哉！臣不勝拳拳之忠，惟陛下財赦。❶口奏：天下皆知陛下治道所以久而未進者，良由三公之才多不勝任，陛下勤勞庶政，固非得已。今三公虛位，正陛下論相之秋。臣願陛下審之于未用之先，不可不專任之于既用之後。如曰人才難得，則致治之主，不借才于異代。陛下論相之際，臣請無取沽激，無取誕謾，無取才華，無取闒茸，唯忠實可任者，相而任之勿疑。陛下垂拱仰成，責以治效。人才既富，紀綱既設，則恢復之事，在陛下度内耳。又安在乎必躬必親，下行鄙事而後爲快，治道不如是也，伏惟陛下留神省察！

召對劄子二

臣聞禮繁則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有虞之世，中外之官二十有二人，兵刑共貫，樂教爲一，帝舜無爲而治，用此道也。臣竊怪近世治不及古，自朝廷至于郡縣，皇皇財用，弊弊焉常患其不給。百姓朘肌及髓而日以益甚，雖有卓犖之士，遇有爲之主，得時得位，其所施設，終無以救其萬分。詳求其故，則冗官、冗兵二事，實有以困之也。

九卿之設，古六官之任也，自漢政歸臺閣，則有尚書六部，唐明皇始置内諸司使，百官用皆失職。至今官中都者，遂爲養資之地。設官雖多，有職蓋寡，公移回復，衹爲文具，百度爲之隳廢，人士得以循默。❷閒者雖省員闕而其尹寺仍存，❸置吏之員，

❶「財赦」，四庫本作「裁察」。
❷「士」，四庫本作「事」。
❸「尹」，四庫本作「監」。

滯事之患，無異于前。口奏：天下之事，每每不舉者，患在血脈不得流通。財殫而人困，而冗官、冗兵，害政傷財之本也。臣疏遠不能詳知，請以工、兵二部言之。兵部舊掌軍旅武選，今軍旅歸樞密使，武選歸吏部右選。兵部有尚書、侍郎、郎官，所領不過廂軍鋪兵之名籍。其屬有職方者，掌諸州閏年所上地圖，有駕部者，每年一至御馬車輅院行視而已。近雖省併郎官員闕，一司仍在，省官之奉不能當吏禄之奇數，文移回復之害固自若也。工部所掌營繕百工之事，今營繕之大者歸轉運司臨安府，小者歸修內司。百工有文思院，軍器所有將作、軍器二監，實按臨之，亦不過于歲時按行故事。士之才者既無職以自見，而不才者得濫吹竽于其間。文具迎承，尤害政之大者。陛下第令百司各言所掌，與其吏員廩給之大數，凡職之相似者即爲冗，併其疏闊者，要皆無職置吏，廩禄自可從而知之。　諸路帥臣，古州牧之官也。國朝以來，置轉運副使、判官，有提點刑獄，有提舉常平茶鹽，又有總領市舶坑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大抵牧伯之任，分爲五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權均勢敵，一彼一此，各行其意，民無適從，爲害滋甚。臣之所謂冗官者此也。口奏：昔太祖皇帝以方鎮太重，置轉運使掌其錢穀，提刑諸司後置，亦廢置不常。今都統制，承平時副都總管之職也。漢十三州領于十三刺史，而天下事無不舉。今或一路不當漢一大郡，監司至五六人，志異權分，❶州縣莫適稟命，是宜事之不立，而私意之紛紛也。大兵不屬地主，緩急之際將誰與守？都統制類無遠略，平居極于貪暴，一當大寇，視棄地如遺爾。近時每有師役，又遣大臣督視，以權置之將統烏雜之兵，尤無謂也。

廂軍之置，即唐方鎮之兵是也。周世宗及我太祖皇帝增置禁旅，則今之禁衛與諸州之禁兵是也。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之帥藩係將禁軍是也。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之大軍是也。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惟大軍可

❶「志異」，四庫本作「責委」。

供戰伐之用，將兵而下，廢爲皂隸之役，官吏占破，無幾則竄名廣破，賣工私役者，衆適足以爲污吏之資。游手之多，無法之久，干闌狂歡之事因之而生。比雖少加簡閱，繩以軍政，人情玩習猶無益也。臣之所謂冗兵者此也。口奏：今置軍雖四等，可用不過大軍，❶朝廷固以上供給之，然州縣困于軍須，惟以供贍將兵廂禁軍爾。餘如官吏占破，❷、郡不下千人以爲役兵，則鋪兵、清務、牢城、壯城、作院之類，自有所謂役兵。只成都一府，廂軍至一萬人，不知養之安用。且以中人之家一年之賦，供一廂軍，且不能贍，今天下幾數十萬人，是宜民力之匱、戰士之寡也。

惟今法度之弊，臣所知者莫此爲大。且天施地產之物，其出有限，所養者衆，適用者寡，則人才安能不混，兵刃安得不刓，財賦安得不匱，而國欲安强得乎！夫事簡則易知，易知則易從。職任專，軍政修，則上皆任事之臣，下皆可用之兵，濫吹者無所容，而政猶有未行，古無是道。陛下必欲仍今日之文弊，以圖天下治理，非臣所知。必欲政修而事舉，財豐而兵振，則非更弦易調不可也。

夫事爲之有道，則人不驚而必辦；咈于人情，則取衆怒而無所成。顧陛下處之，何如毋憚其難而重改作也。伏願高聽遠覽，詢諸二三大臣，詳議而力行之。光武併省郡縣百官職員，而漢道中興；周世宗汰斥老弱增壯禁卒，而王室始振，皆後事之師也。與其張無職之官而紊政，養無用之兵而虛驕蠹國，人情不卹固當圖之，況爲之有道，將不至此乎。❸惟陛下留神采擇！

❶「大」，四庫本、朱抄本作「天」。
❷「餘」，四庫本、朱抄本作「謂」。
❸「至」，四庫本作「止」。

召對劄子三

臣前任鄂州武昌，縣之管催苗税，有常平司絶户屋租錢，并省司逃户屋租錢，二項科名，通數不爲甚多，皆是建炎以前兵火逃絶人户屋宇客户租佃所出。今屋已隳，舊租仍在。臣屬軍事方興，未遑申明蠲免，今雖受代，心竊恨之。臣又嘗部夫運糧至德安府界，見諸縣人户患苦出納。前宣撫使岳飛在日牛租，其端由蓋與屋租無異。口奏：德安租牛，蓋岳飛撫定群盗所得，若諸將則固掩爲己有。飛以民間乏牛，故租與之，當時實受其利，此亦可知飛忠廉可尚，然事久未嘗無弊。今飛已死，牛亦無存，而民猶出舊租，其爲害可知矣。比來待闕温州，適當海溢之變，田地之落江者，州縣雖爲蠲税，然或未之盡也。❶問諸田里，則曰從前江河側近淹没之地，租税例多不免，今所在皆有之。

臣以武昌屋租計之，雖貧民受弊者衆，而爲國家財計無幾，朝廷患不知爾。如知之，寧靳此一錢粒粟之費，而忍强民以出無業之租哉！願降詔旨，凡天下郡縣有無産租税，如武昌屋租、德安牛租、温州淹浸田租之類者，並令人户自陳勘驗，不以久近多寡，悉除之，省部監司削其科名，州縣印榜曉示，如官司不爲除落，許其越訴。用省無名之賦，以寬小民，以惠貧下，不勝幸甚！

奉使淮西回上殿劄子一

臣恭奉聖訓，前去淮西措置賑贍安集、

❶「之盡」，四庫本作「盡知」。

覈實諸州墾田二麥等事。臣將命亡狀，不能仰稱使令。初至淮西，歲已云暮，委付雖重，所成至微，其廬、黄州所置官莊，并覈到墾田增種麥數，已别具圖册節次進呈外，方懼不逃辱命之責。聖度包荒，恩寵沓至，獎借幺麽以爲事功之勸，俯伏戰汗未知展竭之地。

竊縁置莊、覈實二件事體實相關。蓋自兵火以還，州縣多仍承平墾田舊數，間用貌約頃畝著爲定籍，已而人户請佃，類皆包括湖山爲界。有一户之産，終日履行不徧，而其輸納不過斗斛。以臣循問所歷，大抵皆然。今者齊安之立官莊，壽春所以分給歸正，不免檢括冒占，取其荒田。初索干照視之，有名田一畝而占地五七頃者，自耕則無力，剗請則必争。諸處之民轉徙淮甸者，縱有佃田之請，州縣村堡往往憚事，且爲土人囊橐，多方沮之，陳訴窮年，了不可得。弊源未滌，乃欲覈知實數，自欺可也，誠不可以告陛下。故臣覈墾田，衹是括責税籍，拖照自陳之數。臣不復盡論諸州，只如蘄州羅田一縣，邑于灊、霍諸山之奥，實與五郡十縣封境犬牙，初申一縣墾田若干頃，至覆田，已耕不過一百五十三頃，未耕三十六頃一十五畝。又如黄州黄陂一縣，初申墾田三千七百一十九頃二畝，覆行詰問，則云墾田一百六十頃四十九畝。二邑此其最甚者，其餘大略可知。臣嘗怪國家經理兩淮，朝夕憂念，歷歲十餘，迄未有成，及此親行，乃見其患。且夫姑息之愛，惠及倖民，包占既多，墾闢實少，非惟官司坐失租入，天産之物皆爲此廢，雖欲聚人保境，其道無繇。官莊之立，乃以一時賑贍之故，不無勞費，甚非常行之策。臣之所覩江南轉徙人户來

淮甸者，東極溫、台，南盡福建，西達贛、吉，往往有之。土人包占既多，無田可以耕佃，以故失所者衆，來者甚艱。❶設若此患不除，則雖三數十年，淮南未見充實。朝廷常展劄請之限，兹臣所未解也。有如立法勸耕而開劄請之制，蠲耕牛之税，徠四遠之民。來者知佃之必得，居者知包占之無利，驅誘並行，主客皆争墾闢，數年之内，淮南可使地無曠土，足兵足食以守以戰，❷將無往而不濟矣。臣願陛下深念遠覽，與宰輔大臣熟議而斷行之，不勝宗社大幸。

上殿劄子二

臣辛巳歲備員武昌，適虜亮犯淮，蓋嘗鳩集一縣守江之備，亦嘗被檄運粮信陽，略睹邊鄙利害，以爲古人經略守禦已成之迹，未有不可爲者。内政良家，突騎府兵，此皆往昔之事，不必遠陳。如祖宗之關戍堡寨與夫防田塘濼榆塞之阻，弓箭手弓箭社與夫保甲保馬之政，功效大驗，載諜具存，政患今不爲爾。誠爲之，羅落可以立修，而攘却可以坐致。自臣受代，跧伏田野，不啻十餘年矣。所聞淮甸荆襄之間，竟未有緒，蓋未嘗不竊歎陛下之宵旰復讎，精意治外，而無以副陛下之使令也。

臣戊子歲因大臣薦，獲對咫尺之光。去歲再赴審察之命，既叨刑簿之除，❸涖職數月，邈無報效。冬間假節淮西賑贍，寵雖過分，受之不辭，庶幾少效驅馳，非惟將以

❶「艱」，四庫本作「難」。
❷「足食」，四庫本、朱抄本無此二字。
❸「刑簿」，四庫本作「大理」。

報君父之知，亦以考信古人之迹。口説不若身逢，耳聞不如目見，臣之跋涉往來，備覩其實。事無端緒，誠有自來。以臣觀之，邊無曠土，則事力自强。今田皆包占荒閑，而勸墾文具，何以使邊無曠土？邊有團兵則戰守可必，今總首虚設，而教閲之法一暴十寒，何以使邊有團兵？邊之征税，雖稍稍捐之，以資其扞蔽急難可也。凡今循淮而南，有抛降之和糴，科買之鐵炭，以至建康草料之屬，泛舟而下于江左者蓋多有矣。邊之守令非行辟置之法，則人才不可恃。今淮西九州，十年之間，至有守將數易，而其苛政無甚相遠者。一郡三邑，而二令菽麥之不辨，或昏于酒德者，黜之蓋不可勝黜矣。淮西之險阸，其當守者非一。今日淮西之守，不過合肥、居巢、歷陽三戍，多者五千之衆，下止一千，防城之具未能備設。合肥之城苟簡速就，歷陽因陋不增，居巢闕其南壁。而又累年以來，諸將興作之事，有費緡錢巨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有前人爲之而削迹無有存者。事既若此，而望羅落之少固，攘却之可圖，其不難乎？陛下英略甚高，誠意甚勤，志向甚遠，而稽誤陛下者乃至于是，是豈外治之果不可成哉？臣嘗深繹其故，國猶家也，内外猶堂室牆户也，有如堂室空虚，牆户雖飾，亦終壞爾。自夫不計而謾爲，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爲責實，未免徇名，則趣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却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賞而不誅，諛悦者用而不察，言既上壅，人多自營。陛下焦勞外治殆十餘年，自今觀之，竟亦何補？縱使陛下邊鄙之間或得一人之用，或幸一事之成，然連鷄輔車之勢，誠非一人一

事之所能支梧也。吳人有言，同舟遇風，一物不牢，俱受其敗。今日邊鄙之勢，惟詳按輿地，分置鎮守，專任責成，悉如祖宗陝右之法，則守禦之具無闕，而進取之計固存。然此事極大，爲之誠不易爾。無天保之治內，則采薇斷不能以治外；無政事之內修，則夷狄斷不能以外攘。臣觀陛下大有爲之志之才如此，內外利害之勢洞見無疑。

事苟不知，知之當無不行，人苟不言，言之當無不聽。惟望奮然與宰輔大臣講求其原，收天下賢士大夫博圖其緒，內以正國，外以保邊，加之兼聽廣覽，遜志虛受，謀策畢進，耳目自廣，則凡壅蔽聰明孤負任使者，隨且彰露，而豪傑魁奇之士，亦得以展其所長爲陛下用矣。臣目見身逢，乃知關節脈理之勢如此，惟陛下留神！

上殿劄子三

臣聞人主之爲天下，莫大于天下不可得而欺。夫使天下皆不可得而欺，則欲無不遂，爲無不成。自昔號有志之君，其所欲爲，非不甚盛甚美，然卒有齟齬之歎，蓋欺之者多耳。夫欺者之情狀，天下皆知之，而人主獨不知之，是豈人主不欲察之而甘于受之邪！近者爲之地，則遠者有盤錯之堅，大者爲之助，則小者有彰露之援。其察之豈曰甚易乎！守令之所臨治，不過一郡一邑之間，旦暮坐于聽事之中，豪家巨駔，敢于欺侮而不懼者，恃有胥吏爲之囊橐也。人主萃天下之責，而以一身臨之，爵禄利勢，足以動人，小人而不爲欺，何以有僥竊富貴之望？而罪之根本，則在于左右之囊

橐，致使人主無從而察之也。夫左右之爲欺，甚于天下。彼其伺候詞色之工，窺見意向之密，捭闔迎逢，殆難以狀其巧也。故有托正以行其邪，假廉以濟其貪，僞直以售其佞。薦退人才，不于有所陞黜之時，而游揚中傷于平居無事之日。一旦陞黜之際，雖人主自以爲出於獨斷，而喜怒氣燄已歸于囊橐者之門矣。

然則左右之爲欺，人主又何從而察之？亦曰：兼聽無我，收骨鯁棄軟熟而已。且可以利來，可以使懼。❶有見而不敢言，或言而不敢盡，皆軟熟之人也。骨鯁之士，惟其胸中耿耿，不能與世推移，急危存亡之秋，乃可望以伏節死義。平時軟熟自爲身謀，而欲望以急難，非所聞也。借使舉朝之士，無非軟熟之人，其爲墨墨大矣，於人主何利焉？若乃骨鯁之士，世多以好名疑之。夫名，天地之美物，不易以與人，而亦天下之公論，不可以冒得。舉事進言，果出于爲君上、爲社稷也，然後可以得名，不然將誹謗隨之矣。故在臣子，自爲學問之計，不可存好名之心；人主爲社稷之計，❷惟恐不得好名之士。人人皆好名畏義，則人主所欲爲者，無不濟矣。故欲絶天下之欺，惟在于收骨鯁，收骨鯁在于兼聽，兼聽莫難于無我。人者先主，縱有他説，不能復入，何以鑒擇其是否乎？骨鯁之言，非無我則誠難于受之也。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此漢初之謀臣所以事英略大度之主，而使屈群策之用者，其言如此。齊威之霸，其機不在乎阿、即墨大夫之誅

❶「使」，四庫本作「勢」。
❷「之」，四庫本無此字。

賞，而係乎毀譽者之刑毀譽不公，❶而齊威之刑賞不行焉，則爲欺者殆無以禁之矣。恢復之功，獨可日月冀乎？ 此臣所以冒昧而獻兼聽無我之説也。陛下静觀而熟察之，儻有驗于微臣之言，功業成否，反掌間爾！

知湖州朝辭劄子一

臣少長田里，常覩鄉民患苦催科之政，九重千里，無路上通。茲蒙超擢輔藩，未知稱報。伏覩陛下無輕民事，寅夕究懷，知而不言，臣則有罪。

催科之弊，未易單舉，敢以其害甚且博者，仰爲陛下言之凡二事：一曰科折不均，二曰丁絹催擾。縣官租入有常，科折在所不免，使有均一簡易之法，民知適從，人吏不得爲姦，夫復何患？ 比年州縣科折，一切付之鄉胥，令長利于速辦而有贏餘，聽其抛折虚數，輕重在手不立隄防，❷給散人户憑由，不言科折之數。由是出等上户，多緣計弊而免，其數併于貧下，實出强倍之征。其尤甚者，正賦既入于官，官司不爲銷落，抑令重納科折，而以箠楚臨之，逼以威刑，何所申訴？ 及額之後，官亦無所稽考，虚數之入，吏竊有之。民困不均，此其大者。丁絹之賦，古口算之法也。凡有丁則有賦，爲絹不過數尺。催科有法，民亦何患。然而丈尺既少，不免併合，輸官掌鈔，不過一人，又多攬納之户，鄉司不爲銷落，未免時復追催。掌鈔或不在家，或爲攬者盗用，無

❶「者之刑毁譽」，四庫本、朱抄本無此五字。
❷「手不立」，四庫本作「乎」。

鈔呈驗，小民憚于出官，絹既不多，不免計會重納，一歲如此，或至再三。或到官者，令長多不之卹，禁繫瘐死有矣，而其誅求科罰之費，❶甚于倍蓰之征，歲歲相仍，無有寧日。人規避免丁籍，壯歲或不裹頭，困苦細民，此尤甚且博者。二事革之有法，可使民安田里，而無追須横納之賦，不然比屋受弊，利在猾胥而已。

願戒天下縣邑，凡承受抛降科折租賦，並須先期以正數細計、分數科折，明出榜示，今年某科管催若干數，内科折若干，除下户若干，所管若干不該科折外，今將第幾等户已上，如何分數科折，明于逐户由子開說，某鄉合納某税，仰于數内科納幾分幾釐。簡而易知，姦弊必少。丁絹入納，須令每疋爲鈔，開具人户單名，各納若干丈尺。鈔外添置飛子一紙，據户數界作幾行，明開某年月日，某縣鄉村某人投納某年丁絹若干丈尺，係鈔頭某人名下，官以飛子當縣户二鈔縫上，横使條印，而移團印于上。納罷隨鈔給之，責令鈔頭于三日内，剪開飛子，給還人户。户鈔只令鈔頭收掌，其飛子並令官司照用如户鈔法。自非去失飛子，併飛子書印不明，與縣鈔印文不合者，不得追索户鈔。鈔頭參驗，有如官用條印，或不圓備，許人户于納鈔之際，即時執覆添補，庶幾人人有可以執守，可省追催重疊之患。臣謂其他應干税賦，凡係并合輸納者，二户以上，皆可依此添置飛子施行。州縣敢不遵承，科以違制坐之，則凡催科之政，其害甚且博者，可以一日而去矣。一顰呻而利澤天下，于是有足言者，伏惟陛下留神采納！

---

❶「科」，四庫本作「追」，朱抄本無此字。

朝辭劄子二

臣伏見陛下臨御以來，留神邊備，下臣奉承，未盡條理，蚩蚩無識，頗多竊議。比謀久任守臣固善，然猶廟論未一，用人未重，且寄任未專，列郡散如連鷄，非有輔車之勢，終恐無益。臣伏覩中朝之制，河北分高陽關、真定、中山府三路而統于大名府；河東分麟府路、代州，沿邊而統于太原府；陝西分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五路而統于永興軍。有塘濼、方田、稻田、榆塞爲之險，城堡、寨鋪爲之防。河朔則弓箭社，河東、陝西則弓箭手，及蕃落、熟户以爪牙羅落。然猶本軍不足，歲調京畿東西路禁旅戍之，屯泊之軍並聽節制，幕府州縣得以辟差，其帥臣除折氏、种氏皆世守外，他帥則以三衙。若三司使及都轉運使爲之，有治行邊功，則入備政府。

蓋地分則人自爲守，勢連則氣脈相通，權重則功效易成，賞明則人知盡力。視古經制方面最爲有法，承平二百年，享扞城之利而無前世方鎮之患者以此。光堯中興，裂沿邊以爲分鎮，止存茶鹽一司外，其餘一切付之。紹興之初，邊陲所以能自定者，亦惟鎮撫專任之效。臣愚竊謂淮甸、荆襄，西極興梁岷宕，形勢之壯，不減關河。所以守之之略，未能如祖宗之法，惴惴焉惟敵是懼，非久安之道也。伏願陛下上師祖宗之意，近法紹興之規，奮然獨斷，無牽于俗，與宰輔重臣，詳按輿地，分置鎮守，統帥偏帥，不限文武，惟忠智有謀之士是使，悉如祖宗之法，專任責成，資其事力于經理之初，責其事功于歲月之後，無拘微文，無急小

利，數年之後，豈惟邊陲之勢固若金湯，待時而動，進取之計在其中矣。惟陛下沈幾遠鑒，詒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貼黃：溏濼係卑下之地，瀦水所成者。方田係地形稍高，穿渠引水者。稻田係地形平易，可以灌溉者。榆塞係岡阜之地，植榆爲阻者。是四者皆所以限胡騎之衝突。城寨係大軍屯戍者，堡係弓箭手之家入保者。鋪係境上候望相接，司察邊事者，實與州軍關縣相爲表裏。弓箭社係並邊民户家出一兵，共司警捕者，龐籍、蘇軾帥定武日嘗整齊之。弓箭手係陜西民兵。蕃落熟户係並邊熟蕃，曹瑋帥秦州日所經理者。

朝辭劄子三

臣聞唐太宗之戒王珪曰：「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隋末内外務相順從，皆自謂智，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卿等各當徇公去私，毋雷同也。」魏鄭公告太宗曰：「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得蔽。是故人主兼聽廣納，則下情得以上通。」大哉言乎！其君臣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有由矣。

夫和之與同，疑若相似，聖人之論，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善乎晏嬰之言：「和如鹽梅相濟，同如以水濟水。」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强而同之，非回于利弗能也。向令

仕者舉回于利，則凡時之利病，政之得失，何自而知之？ 君子不爲利奪，往往輕爲去就，籍此以治，萬無是理。 間自權臣柄國，斲喪忠良，内外之臣，無小無大，相與諛説，合若一人，幾于楊氏無君，其于國家何有！ 流風遺俗，溺陷人心，同而不和，至今爲梗。 以陛下之剛明聖武，高視唐宗，即政以來，每欲一滌前弊，其如無君之習，革之良難。 舉世爲同，則有入而不自知者，臣懼邦之政俗將日非而莫之救也。

凡處天下之事，不當心有所主，惟處身于利害之外，乃知利害之實。 故見利者不知其害，見害者不知其利，誠使言利害者畢陳所見，則利害之情無餘蘊矣。 合天下聽無不聰，合天下視無不明，鹽梅相濟，何以易此？ 不然自塗耳目，同異不聞，雖臣下盈庭，自成孤立矣！ 人情誠不易見，然而指意可知，大抵勉君以容受讜言，要爲忠愛之至，導之拒諫，寧爲體國之心，由此觀之，邪正無遁情矣。 臣不敢遠引三代，姑以所學，稽于唐之君臣致治之美，爲陛下獻，惟聖神留慮而圖之，社稷蒼生幸甚！

代論流配劄子

臣聞牧馬者，在鞭其後，驅羊者，去其亂群，施之于民，其則不遠。 先王制徒流之法，所以懲惡緩死也。 隸于赤籍，所以繩其悍戾，困之居作，所以折服其心，用示戒懲，于以納民于善，而除俗之蠹也。 近自軍法之壞，非復紀律之存，配流之徒，知不得與善人齒，于是留則肆其頑惡，逃者流爲姦盜，椎埋屠販，習以爲常。 鄉之所以繩其悍戾折服其心者，曾不復見爲民之害未有甚

于此屬者，非細患也。

竊見大軍招刺强壯絶爲藉得，賞給例物其費不貲。强刺良民，不勝其擾。每念小人罪至徒流以上，非勇悍則姦賊也，收之于軍，則使貪使愚之法，可得而用。漢世募□地刑徒從塞下，❶周世宗收天下姦人亡命以備禁旅，治以軍法，皆有成效。臣謂先王加役之流隸于赤籍者，此其意也。有軍律以繩其悍戾，有師役以折服其心，使皆遷善嚮功，不復混于民伍而爲善人蠹。鞭其後、去亂群者不幾是乎！　願詔天下州軍，凡罪至配流，年伍拾伍歲以下，非尫羸無疾患者，並大軍收管，情理輕者，特免刺面。其徒罪以上願從軍者，許從原放，仍免重役。如此一歲之内，大軍所得將不啻數千人，無非悍戾之夫，比之招刺而來，居然異矣。軍收其用，民去其頑，善有所遷，人除其害，而法出于寬厚，亦當今善計也。取進止！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六

❶「□地」，四庫本作「弛」。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七

劄子

都堂審察劄子一

某讀《史記》至趙烈侯欲賜歌者田，相國公仲連不與，曰：「求之未有善者。」番吾君曰：「君實好善，而未有所持。❶今公仲相趙四年矣，亦嘗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此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悦，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賜相國衣二襲。僕未嘗不撫卷而歎，謂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咈君之心；番吾君善謀也，乃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如己，烈侯改過不吝，賢哉！是故大臣格君心之非，惟務引之當道。是雖戰國之事，蓋三代大臣遺法也。昔者伊尹、周公所以彌縫君臣之間，蓋不于其身，而于其左右之臣。當其未甚相知之時，脱有一人不正，則二公之事去矣。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如此。

後世大臣喜與人主争事，人主顧以要竊名譽疑之，君臣之間蓋判然離矣。進則孤立而無助，退則潔己以致譏，而欲道行事

❶「有」，四庫本作「知」。

濟，萬無是理。古人之不可彷佛，非天也，人也。主上以天縱之聖，篤任同德，凡天下事，與相公唯諾可否，無所疑貳，是誠足以有爲之時。然而間或事與意違，而功成未有端緒者，將由進賢未廣，猶無以易君之慮，引義以爭，❶未免身親之乎！雖有至心，誰能諒之？伏惟謀謨廟堂，深思遠覽，致君之道，願專以伊尹、周公之心爲心，若公仲連之所爲，有可備采擇者。某位卑言高，死罪。

與虞丞相劄子

某小官，不敢輒踰分理亟請呼召，仰蒙希世知遇，有拳拳欲報而不能自已者，其可以遂無言乎？茲者伏承丞相以禮爲國，主上三加彌尊，❷雖高祖患失酇侯，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未足多之，天下寔幸。抑嘗聞之師曰：「君土相火一心也，元首股肱一體也，中有毫釐之間，非心體之道也。」共惟君相叶德，寧有毫釐間于其中？然而歸柄辭權，似亦不可常也。今丞相已不得謝，宜益尊所聞，行所知，爲人所不能爲，以鎮服天下，鞏固基本。格心之道，僕嘗陳其略矣，若夫事與意違，而功成未有端緒，請得而畢言之。

大抵喜欲速之功者，昧于宏遠之規模，臨重事而輕爲之，鮮不中道而廢。察于二者，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成之功。士君子存有爲之心，居可爲之地，處當爲之事，動不先慮，急于有成，往往命出而反汗，

❶「引」，四庫本作「執」。

❷「主上」，四庫本作「上公」。

政舉而事乖，雖其胸次瞭然，中亦未能無沮。❶而欲一人之信，四國之順，功業之有成就，萬無是理。是故規模宏遠，功之所以速成也；不輕舉動，事之所以必濟也。古人所行，皆有節度，幕府專治文書，況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輕爲之邪！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士議之，碌碌鄙夫，心存得失，而以貪功喜事自獻其身者，要何足以知此？

丞相願繼自今，務恢古人之度，充體國之誠，深察蔽邪以謹姦慝，博求英乂以廣聰明，❷寧受百罔而不替好士之心，勿以一眚而棄人才之用。必得四友之佐，贊帷幄之議者，臨事加之以懼，好謀期于必成，每每敬之于先，俾毋吝之于後。將使人主見可成之效，四方覩難拔之基，圖事鄉功，安有潰于成者？不然，日又一日，誰適與謀，作事付之渺茫，近功希于幸會而有成效，非所聞也。某思所以補報，不知語之深切，伏惟審聽而熟圖之，不勝社稷斯人之幸！

與王樞密劄子

聖人天姿英特而鋭于求治，群下循習舊事而玩于安常，中外之情因兹未輯，叢脞威罰爲有由來。然思衛文中興必先善俗，❸宣王之過爲有遐心，二者未諧，此公卿之責也。

前史丞相居可爲之地，而墮于空無之累，張魏公以畏相之重，❹而奪于喜功之心，

❶「沮」，四庫本、朱抄本作「阻」。
❷「英」，四庫本作「俊」，朱抄本作「賢」。
❸「中」，四庫本作「之」。
❹「畏」，四庫本作「將」。

非徒事無所成，害于今日多矣。管夷吾之請死子糾，姚元崇之不就相位，當時要説其君，不爲不切，而其晚節末路，不無掩于九合治平之功。儒者喜言《中庸》、《大學》，未爲過當，然而陳言長語，誰不云然，朝夕紛紜，亦可厭也。夫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有子以賢賢易色，❶仇士良不欲人主觀書與見儒生，二事不同，其機一也。不正于始，後將遲之，昧者不圖。而奔波于軍旅甲兵之問，❷期會簿書之間，❸此固政之紀綱，國之大事，語其先後，非所急也。天下切務不過數節，自非君臣同德，將何由濟？不然，雖光復中夏，猶無益也。謝安淝水之功，論者意其僥倖，然而軍中以一處士，不忍戕其所苦之帥。內舉之際，疏遠如韓康伯，舊怨如郄詵，皆已許其有成，所以用之非一日也。惜其不能遂還中原尺地，末節困於居東，謝公猶然，則古人所務正君，其説不可奪也。

僕鄉在東鄂，嘗聞君子之餘議矣。天下所以未治，國勢所以未張，振而起之，在規模固已先定，誠非門生寡陋所得而窺者。然今上所眷倚，負天下之責望者，莫如樞相。主書首薦，不先人而先僕，思以補報，故不敢自同于衆，尋常稱頌，亦不敢一辭發也。惟冀察于今之事勢，度人主所能行，引之當道，以成亹亹之業，無求欲速之效，蹈覆轍之舉。必不得已，寧當以道爲度，故雖身任安危之事，終不可幸成之也。門生之稱，本當自通政府，僕故吏也，又何敢廢。

❶「有」，四庫本作「卜」。
❷「問」，四庫本作「間」。
❸「間」，四庫本作「内」。

望鈞慈洞察之爾！

又與王樞密劄子

初二日、初九日，兩被呼召，侍坐函席，誨以話言，遂及邊計，憂衆之所不憂，又將爲人所不能爲，以爲當及虜無事時，大爲邊防，事至圖之，無及于事。非以身任天下之責者，其誰知之？豈特門生故吏忻幸之私，實宗社蒼生之望！僕後生妄庸，既被恩獎，當時不避狂斐，隨問輒對，言不盡意，退而惘然。今當遠去鈞屏，思報萬一，不知所出，願效一言，敢疏管窺，庶有山海涓塵之補，伏惟鈞慈采察而審圖之！

比年人情苟且，類少深遠之謀，衆人幸于偷安，狂妄則希生事，偷安固一切不問，生事則輕議伐人，且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不知彼己，而輕易用兵者，百戰百殆而已。虜人之情，傳聞常多失實。其在兵法，用間號爲尤難，古人譬水之能載舟覆舟，不輕信之如此。聖人内求諸己，無取于物，我自能而何敵之問焉。[1]國家上當同君臣之心，明忠邪之辨，衆賢登進，百度自舉，感神格天，何求不獲？區區夷虜，夫何足道？其次淮堧之地，當施羅落，江流海道，合置水軍。昨聞山陽、合肥之謀，規模既已略盡，江海之備，則殊未聞。其間間道所行，我之素不講者，天長可以入維揚，清流可以向六合，肥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隘，廬江之徑，與武昌之近新息，秭歸之比商於，賈塹三關直趨荆鄂，子午南達梁洋，洮岷東近威茂，前人用兵所經，斥候又當明遠，忽而不備，則

[1]「問」，四庫本作「間」。

鄧艾江油之事，不可便謂無之。衝要雖有重兵之屯，堅城之守，中無民力，且乏糧械之資，則亦未可謂之萬全。人情苟安，不知爲備之説欲爲守禦固當力施行之，言議悠悠，何益于事。至如用兵一事，起于喜事之臣。竊嘗論以《孫子·始計》之書，蓋未知其可也。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變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而争中原，不可謂「地」，以貪戾而帥驕卒，不可謂「將」，將士不相安習，不可謂「法」。于斯五者，曾莫之計，又不可謂知之也。恭惟主上天縱之聖，曾非龍荒所得倫擬，則主孰有道，在所不論，至于「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彼固不容盡知，其在我者，亦可以知之矣。

虜能包藏隱忍以成鳴鏑之事，未可以無能視之。捕盜之軍，歸卧之帥，又安知非彼之謀？前虜方易主時，我以全師臨制其後，尚無尺寸之效，則今未易圖也。我自隆興、乾道之後，星文屢變，水潦荐臻，流離之民充滿道路，驕悍之卒氣淩州府，或悖而辱長吏，或起而爲盜賊，皆有形驗，安可謂加于虜？且以區區江左，經緯中夏，以一圖九，古人固已寒心，求之時賢，恐不易辦。雖以恩地之重，僕猶以爲未可必也。方今兵力既弱，財力空匱，所恃以戰者，不過三衙御前之衆。舊人既已垂盡，江南白丁，未可望以持久。所仰以濟者，不過常平錢米，應在虛數，州縣盡然，問之甚多，求實無有。賑濟已自不給，必將上誤軍計。以此用衆，其能濟乎？兵交于前，人困于後，安知盧循之盜，寄奴、霸先之將，不又起于蕭牆之内？事至而悔，將何及哉！昔宋文帝河南之謀，其算殆無遺策，終無成濟，胡馬飲

江，而治遂衰。太祖皇帝謀取幽州，趙普以爲必得，問將誰守，因不復言。今之治功，與一時之將帥，未能賢于元嘉之世，其望太祖，固已遼絶，不監不法，將恐辱甚于飲江。即幸勝之，僕竊意其方勞廟算也。主上用兵之意，每形天語，空言挑虜，兵計固當然乎？有謀人之心，而使敵人疑之，殆矣！

樞密忠誠體國，願垂深念，致君堯舜，望惟以仁義綱紀爲本，備邊之計，幸勿爲浮議摇動！至于用兵，則請留待十年之後，必以機會而舉。人才既富，彝倫既敘，虜之世世淫暴，必將有顚利之功矣。且自古未有寄任不專，孤立無助，小人不去，而能成功立事者。誠能和同君臣之際固善，如曰「事出九重，制不在己」，則當以義進退，不可身坐廟堂而歎志之不伸也。僕受恩深厚，不知言之妄發，萬死未足以謝，惟幸察之！

與四川宣撫王樞密劄子

某聞之：善治水者必濬其源，善呼盧者必豐其本。治水而濬其源，則下流無壅閼之患，滔滔赴海，安行而順導之耳。呼盧而豐其本，則在我之氣勝，而爲之對者索十盧隨擲，遂可氣吞之矣。皇上憤匈奴之未滅，痛神州之陸沈，謂關中中夏之本源，柄政之臣，又本源之所賴以疏濬者，乃睠西顧，輟大參于中極，❶寄以召伯之任，所以爲濬源者，端有本矣。三川之氣待公而振，關河之沴待公而清，譬諸呼盧之望贏，非豐其本不可也。僕故吏也，間嘗從事于蜀，目覩生民之憔悴，官于湖外，又嘗得其梗概于道

❶「于」，四庫本作「出」。「極」，四庫本作「樞」。

途。究觀規模，稽諸故實，論以成敗之法，可得而言。今公爲萬里行，僕方有弱小之累，不能自贊，請從革輅之後塵，伏念早蒙特達之知，曾無倫匹于世，德之不報，何以自寧，夷門一言，願鈞坐安受之而毋忽也！

梁益之地，久苦重征，自承平時固然。南渡之初，一切取辦，關外之衆仰之而給。總領既設，益起上供，郡縣苛刻征之，非復名數之見，❶民之困悴殆嗸嗸無告矣。朝廷雖時時捐減其數，是皆虛無積累之名，以爲實惠及民，但自欺耳。疲弊之極，救之良難。如無守令之賢，❷則將何事不有？民困若此，謂其本之豐可乎？戍兵之衆，舊蜀無之，自失關中，退屯漢沔，西極隴坂，東接商顔，南山之陽，谷累數十，帶甲不逮十萬，而虜不能窺者，良以置帥之法，兵民兼涖，無改陝西之舊，大軍堡砦，相爲首尾，守之得其道爾。近自將臣過計，避岐雍而擊熙河，頓兵旁角之地，不得展吾所長，挫鋒于涇原，棄師于德順，多刺流散以補亡師之缺，怙權擅地而要姑息于時。因其死而削之權，數當然也。然今藩臣不典兵馬，則有警無以自救，官軍既難調發，而人心亦復不同。風塵之驚，勢同呼吸，必待行府之令，則蹈後時之悔矣。兵非素練，帥非舊職，邊氓無所依怙，則將折入于北。軍政若此，謂之豐本可乎？二者則然，又有迫于此者。岷宕之西，威茂以北，雜蕃之境，近接成都，盜假之涂，❸信宿可至，均房南出，夔直其衝，太祖之師嘗入此道，言邊備者，曾莫之

❶「見」，四庫本作「舊」。
❷「如」，四庫本作「加」。
❸「涂」，四庫本作「兵」。

虞。變起腹心，盍先備豫？豐本之計，又當謀之，爲元戎憂。僕竊以爲此數者，尤所當先者也。

參相識造幾微，雅意人物，補苴罅漏，夫何足言？中州削平，當在茲舉，千瘡百痏，謂之何哉？處内護前，寧得無慮？必也爲之有道，使人不疑，監往者壞之之由，思來者救之之計，爲此一著，不容再錯。譬之豐本之博，將安往而不勝乎？雖然，起羸瘵者不可以力加人，大有爲者不可見形于敵。第豐吾本，無爲兵先，機會之來，何容窮盡。扼其吭領之地，則形格而勢禁，三秦平定，蓋此術耳。持此上報明天子滌源之計，顧不偉歟！至于姜維覆敗之道，往固不可追，于今尚多有之，惟行府終始念之也！某私憂過計，欲補千慮之一得，不佞不敏，然之却之，惟所命！

奉使淮西與虞丞相書

某過蒙廟堂期遇，俾將使指節中，行邁悤悤，❶遂失拜違，感戀依依，言不能盡。已而驅馳道路，無緣奏記主書，非惟不敢，亦不暇，不知蒙下察否？某區區行役，昨緣水涸膠舟，遂自毗陵陸行，以十二月三日度牛渚，八日抵合肥，與帥漕謀，行視圩岸，并治申請行移文字。十五日西邁，十九日次固始。所見牛渚以北，絕無流移之人。聞合肥頗有之，趙帥先已安集。西入六安、霍丘之境，稍依岡壠去處，往往有飢民寓居，至平地則無之。某問縣官總首，皆言安豐之境，主户常苦無客，今歲流移至者，爭欲

❶「悤悤」，四庫本作「忽忽」。

得之，借貸種糧與夫室廬牛具之屬，其費動百千計，例不取息。飢民未及播種，樵蘇、燒炭、割漆、采茶之利，已皆糊口自足。若平地則無此，以故山間猥集，所至如歸。主户不欲以增客户聞官，極難根刷，所申之數，由此不多得之。某詢之流民，皆言淮南甚樂，諭以官莊之説，望然莫之應。安業已爾，擾之徒費，且在民猶在官也，不足復勤君相之念。固始親見，大與所聞不同。某既蒙望以不欺，不敢不以實告。

某出都之後，即聞夾淮争爲招集之傳，至謂南北之民往來如織。及抵固始，始得其詳。蓋緣北方郊祀赦文，有向來被俘之人能自拔者，放免五年差税之説。郡縣遣人持牓唱言境上，實未聞有應之者。光州所申，今年歸正北人在固始者百十二户，其實本無一家。近守臣宋端友趨朝，議將遷之内地，漏言于外，人情大恐。某循撫，争持狀訴道周，反復其辭，稽諸閭伍，莫非隆興以前來者。先九月間，郡中遣吏下縣抄劄，密令保正總首妄作今年供具，不使知之。及冬至前，使人分俵由子，令至郡倉給粟。在村落者，去郡之遠，例多愚氓，或雖受之，皆未之請。居坊郭者，則辭由子不受，亦能詣某自明。惟有衛世安等五家，以十一月間過淮，頗言有販牛往幹事者泄于畿縣，衛等皆其辭所連逮，却不在元申數中。❶某不免爲數日留，與帥漕司所遣屬官高夔、張唐卿等不憚寒雪勞苦，各馳數十百里，親至村落視之，其歸正人則前所言是也。江南流移之人初不及浮光境，郡縣所申之數，有是有非，頗有去冬今春轉移之

❶「元」，四庫本作「原」。

人，其實渡江已久，此其是者。浮光比歲不稔，穀價高過常年四倍，蓋光之市用錢，舊以四百爲貫，米石一千，今爲錢千六百矣。主家雖有招客之意，如不足何。飢民逐熟投主，豈肯却之不稔之地？即此其非自見，不待縷縷言之。頗聞浮光亦有今年歸正之人，不過續來所申一二十輩，容見端的，具以實聞。某平生不解謬言，妄意人情之不相遠，誕謾不謂無有，然亦誰敢施諸君父之前！及觀光州所爲，爲之懊歎累日，何意剖符之守，有此欺天之事？聽言信行之悔，聖人不吾欺矣。邊吏如許，懼非保圉之道，他有聞見，雖大于此，非使事本指者，某不敢輕僭陳述。九重之內，未易周知萬里之情，聊舉一隅，可以概見。啓沃之際，丐力陳之，庸人動自多營，敢爲誑妄，每每如是。某孤陋之迹，百執都非舊知，固知發人之姦，必履危地，然而忠憤所激，俯仰無媿，上賴朝廷之知，必能察其所懷，恃此以無恐爾。

廬州三十六圩，非獨農畝之利，某與趙守等，已委路鈐張青等，起蓋莊屋，逐旋招誘流移實之。張青舊爲張循王管莊，熟于田里間事，嘗與高夔獻議，圩中占地甚廣，然頗低下，若因浚溝行水，就爲千河水寨，可爲合肥重險。竊嘗語以治田，自可爲之以漸。何承矩蓼花之會，宜當按以爲法，由是未敢列上其議。以其愚見，合肥城壁，柵江橫貫其中，西南平岡，高瞰城內，觀于魏世新城之築，韋叡引肥之戰，不得不爲過慮。則今千河之浚，因低據水，爲立斗門，以司宣節，所以保固者一舉兼得，亦保淮一助也，更丐鈞察！

比來打圍之虜，稍稍近淮，久未解嚴，

浮光人情甚恐。又問沿淮挑濠立鋪，表裏上下相接，每鋪十卒，槍牌一人，弓矢九人。齊人敵冰備周，❶想亦不過如此。威行沙漠，于此可見。然使敵人無事見備，固爲古人長策，有謀人之心而使異邦疑之，難以速得志矣，願賜深念！某此來淮甸，觀于山川險易，事態物情，始知天下之事皆難踰度，造化財成之意，所以加于鄙陋者不淺，誠深感戴，未易言之。餘俟前途，隨事申禀，尚賒侍見。敢乞上爲宗社斯民調燮和粹，傒候公師之拜，用副輿人之情。

與虞丞相書二

十二月二十六日，固始縣申拜禀目，二十七日即行，二十八日次光州。所見歸正流移人，與固始正同，其單名續申姓名，亦有非今年歸正者。真今年者，不過定城縣九家，固始縣七家。被虜走回不過四家，內定城一家，固始三家，與霍丘縣二家，皆不在元申之數。❷某逐一喚上，喻以君相恩旨，視其人物，類非甘田畝者。內衛世安、張悛二名，自言王展宣贊所用頭目，李茂乃亳州司候人吏，餘皆二人之徒，其非是者不過三五人爾。人數既少，官莊不可復作。始世安、悛等皆緣輩類許宗道者，持金錢寶號爲閒，事發避罪而來。他日事寧，尚欲有所報效。爲國家計，乃不在其必留。某本合作舍處之，又以浮光被邊太近，十目所視，殆若表而出之，他日鄰境有辭，非所以安全之道，徙之又非所樂，誠與流移安集事

❶「周」，四庫本作「患」。

❷「元」，四庫本作「原」。

異，某見與趙善俊別議區處。夫以忠義遠來歸國，撫之不可不厚，有如太過，難爲繼者，適中斟酌，費固不多。某至淮西，饋遺皆無所受，後以浮光當作恩意犒歸正人户，不免薄受兩司之禮，勞世安、悛錢各十貫，酒二瓶，李茂五貫，餘皆三貫，酒一瓶。此外賑贍安卹，已具申狀，不復縷縷陳稟。

守臣宋端友所爲妄誕，不敢不以實聞。端友本以招納歸正爲欺，乃敢戕歸正之姓孟者，略奪其馬，投尸井中，是豈招納之道？然今馬已牽入都，或言名金稜軸，高四尺三寸，神鬃土黄色，計非充貢，則亦有所歸矣。頗聞端友所爲蓋不祇此，非某職分所及，而殺人掠馬，此特其可考者。三數月内，又嘗再奪被虜并歸正人馬，事端未悉，某不敢有言。邊遠類無官司，端友所爲，又皆出于天理之外，君相軫卹疆埸，垂意于擇守撫摩，若端友之所爲，不可不重賜行遣。小官僭越，萬丐裁赦。

某浮光無復事矣，將命事無一就，不免迤邐過舒、蘄諸郡，更看江口有無流移，有如各已安居，亦不敢强有騷動，不免薄行賑濟，敬致君上惻怛之愛而已。願種田者尚當臨事區處，不然，則與津發致之三十六圩，曠瘝無所逃罪，亦惟大度察而哀之。帥、漕所遣攝事二幕高夔、張唐卿者，殆爲淮西精選。夔之清忠質樸，唐卿强直剛毅，誠齊、蜀之良也，與某同事，備見心力，聞皆嘗出門下文公許可，乃知不易得之。兩司嘗同薦夔，誠非虚舉，想在鑪錘之内，必素已有定處。小官僭論人物，皇懼之至，誠出所見，亦不敢隱也，更賴鈞察。

與虞丞相書三

某浮光已復無事，初七日遂行，十三日抵齊安。自入沙窩以南，始覩流移人户，纍纍然未有歸著，而守臣李續確實可與辦事。本州常平，初無見在，已爲計置買牛。頗聞瀰、霍之南，惟此尚有荒閑田地可以措置安集，某不免留料理之。竊以沙窩、白沙嶺路正直垂瓠武昌，在淮甸、荆襄之間，最爲控要。往年婁宿入寇，胡騎嘗出白沙，措置邊防，常苦荒涼，難于應接。舊州鎮者古邾城也，寔關此路衝要，某見議招集置莊于其側近上下，萬一有所成立，異時煙火相望，或可少助邊防。但某本無所能，田里間事尤非素習，仰蒙委寄，不敢不勉，事之成否，殆未可知，恐必無逃曠瘝，上誤知人之鑒爾。

與虞丞相書四

即日春序已闌，和風叶律，恭惟致君格天，填撫夷夏，神之聽之，鈞候動止萬福！某伏審明敭大册，進位公台，正宰司之名，還治古之道，天人同慶，知太平之有日，宗社寔幸，蒼生寔幸。某受知誠不世有，宜不敢具文申賀，自同衆人抃蹈之私，言不盡意。

某伏自浮光、齊安嘗三奏記，并以循問所見累申廟堂，方懼不稱之誅，仰蒙朝廷卑聽，按治所列，彼方進律留衛，而終致之于理。上論君德，齊成湯之不吝，下視孝宣，綜覈有所不行。于僞增户口之王成，俾爲堯舜格心之道偉矣。某不敢自謂光華之遠，然而沈冤獲伸，免于辱命之媿，生成之

賜，未足云也。某冬春之交，在並淮時，竊覩流移略已安定，決計歸矣。正月間抵齊安，乃知蘄、黄之間，尚有皇皇然未知所適者，既將使指，不敢匿其所見，因留逐急賑贍，僅能置立二十餘莊，已具劄狀具申，不復再三塵瀆。仰蒙委寄至重，所及至微，兼屬春深，流移亦止，已無復可爲者，急欲申請還奏，而有旨覈實墾田。未到州郡，不欲第取文具，須得親行。度五月間未蒙汰行，❶當得謀上計爾。是行雖恨假節之晚，不能推廣德意，然而所費亦幸無幾，飢民賴以全濟，而盜賊爲少，曠土得以少闢，而墾田頗增。居人知包占之不得久荒，即謀自耕其地，漸以充實淮甸。在蘄、黄之間，所益不尠，有以上知，規模宏大，誠非單見謏聞所及，黽勉從事，然後知其利耳。幸甚幸甚！

某循行雖未及舒、蘄二郡，其初得之道路，年亦荐飢，其民未免流移，又苦和糴難辦，方欲具稟求剸其數，已聞有旨罷糴。仰見耳目之廣，愛人之至，祗服感歎不能已也。某區區之迹，又須一走淮上，驅馳道路，恐稟目之不能嗣貢，惟幸察之。覲侍尚有兩月之賒，敢乞粹養天和，俯遵時令，爲斯民社稷珍重，以迓上公之拜，慰天下心。

與虞丞相書五

即日夏氣將中，薰風戒暑，恭惟德叶神天，道行夷貊，鈞候動止萬福！某昨在齊安，伏聞顯册元台，正名宰府，嘗具稟目專人申賀，必已關鈞聽矣。

❶「汰行」，四庫本作「涣汗」。

某無似之迹，仰賴鈞芘久長，官莊既已訖事，流移漸次安帖。❶以三月二十六日發齊安，取道蘄、舒，復自六安東入安豐，遂抵濠梁。四月二十五日至合肥，所覩淮甸人情極安。有如罷和糴于舒、蘄，免諸郡之上供，若吏若民，莫不鼓舞。君相遠見萬里之情，知其疾苦，懷寧、廬江，召之審察，尤厭物議。然在龍舒鼓鑄之事，許守韓令，尚須一人涖之。浮光新守之來，聞以財賦爲急，此郡獨稍充足，似不須爾。至于權官支過，僚寀請給，例皆追而奪之。雖今未聞他過，要多不近人情，光民每望得一文吏，病于無法久矣。

宋守仰蒙朝廷究問，竟以憂死，何不自愛，如此却可憐念！其弟端臣，又蒙天獄窮治，遠人聞之極感。事明之後，出三人于井，官司既爲收葬，歸正具知恩意，醵爲佛事薦之，競言來歸，氣始得伸，鼓躍于下。某將命無狀，于聞見不敢壅閼，不相知者或謂生事，政煩丞相察之。

倉司之來，公移皆稱面奉聖旨，措置民兵，收買戰馬，且欲拘籍歸正强壯。歸正人誠可用，存浮光者類多散處。惟光山一縣有數十户聚居。在濠梁者，近八百家，分屯州之東西，爲八總首，耕淮灣間，以土人耿成統之，衆極信服。在安豐者有數百人，聚居花靨鎮側，已總水寨人數。居村落者，亦不減一二百家，每苦土人包占荒田，不容請佃。昨有一百二十二人陳狀理會，而壽春知縣每患苦其難決，亦有劄子乞爲措置。某不避專輒之罪，不復申請待報，與趙帥議，已遣張唐卿往撥包占荒田給之。某固

❶「漸」，四庫本作「暫」。

無所知，竊謂籍之必駭，使有常產，是乃久安之策。而濠梁團結頗有法度，無非强壯，意者不若安之。買馬之難，濠梁、浮光已有前鑒。近兩旬内，聞下蔡有賣馬被誅及逃來者，又有過淮竊馬而傷人者，虜將寄聲索馬，幸獲而歸之。若此所爲，前此不一。繼今恐盜馬者益無顧憚，國家寧乏此者？異時生釁，或不可知。民兵固有可爲，昨詢水砦添招人數，尚皆散處村疃，緩急卒難收合。民有丁壯，類皆竄名避役，而總首所統益削。壽春差役已及二丁之户，年歲之後且至單丁。既非教閲之兵，初與田夫不異，未知今來經畫何似？不敢億度。然聞前此治郡，人實安之。水寨舊頗縱横，近稍知畏，郡界盜賊希少，賞之固宜。代以高夔，必能安輯其下。薄聞財計，舊賴斡旋以濟，茲亦未易爲也。

傳云虜大起，夫導盧溝河鑿山踰三十里，南達御河，會河入泗，上接燕京，意不可量，民不勝擾，安知天意不以開聖人邪！政須有以應天，然後功可爲也。人事未修，而敵河道通利亦不可不豫防之。某小官疏遠，不當瑣屑塵瀆，既蒙恩遇假節，不敢不罄所見稟聞。

廬州三十六圩，趙帥經理備至，流移皆受實惠。顧以小小帳狀未集，未敢告畢。已治圖册，或攜以歸。某本擬事訖便還，以十四日抵安豐，接漕司關牒，聞有覈實麥田之命，因留取會。今過旬矣，雖未被受省劄，然不敢緩，敬已備坐行下，不敢輒歸。大抵淮南之田，請一而包百，耕十而言一，覈之則不可勝覈，況復大摇人心。某既蒙使令，不敢只取文具，必取自通正數以復于上。然亦未可便謂能盡其實。伏乞鈞照，

尚賒侍見。敢乞爲道、爲時、爲蒼生珍保沖粹，亟正公師之位！

與虞丞相書六

炎夏方中，南風阜物。恭惟燮化格天，盛德神予，鈞候動止萬福！某前月二十九日，嘗具稟目，附遞申覆，度無浮湛。三十六圩并黃州官莊，仰蒙廟堂假借，資帥、漕之叶力，幸已成集，流移亦止。奏計圖册，本欲持歸面納，與趙帥議，意君相惠念流移之切，不容淹緩。某以有覈實麥禾之命，尚須一兩月留，不免先遣職級覆押，並取流移人數置册持上。流移數不止此，上户往往不欲以己招客聞于有司，兼復舒蘄之間往來不定，以故村保所供止此爾。某將命亡狀，不能推廣上恩，所及之微，言之有靦，曠敗之責，所不敢逃，尚賴鈞慈鑒其奔走微勞，力賜保庇，脱于罪戾，則終始包容之惠，如天之覆矣！

二處置莊，幹置差官，非祗六員，擇其宣力勤勞甚者保明。有如張唐卿西蜀之良，高夔秋浦之望。齊安官莊，全藉唐卿以辦。夔之才用，未可以書生易之。仰惟當宁急于人才，所知誠不敢掩，敢望洪鈞槖籥，不使遐棄，[1]言不以人而廢，亦萬化中一助也。淮甸官吏，視他道加觳觫，而縣邑爲尤甚。某半年所歷，求一稍稍可與言者已不易遇。有蘄水知縣王虎臣者，質直能任事，吏畏而民懷之，前宰光州之定城，頗有去思之愛，其委以齊安牛具，辦于旬中而民不擾，又皆便于農家之用，津般而至亦自有

[1]「棄」，四庫本作「遺」。

法。某方欲以有政告，而王以强項取怒州府，既緣公事罷斥，因不敢言。濠之定遠縣令于做，疏通而强敏，先已蒙恩再任，行五考矣，愛民律吏，治如一日，淮甸胥輩例有不肅，做之紀綱號令獨明，勸課之方尤有條理，非某賑贍置莊所及，兼且成資磨勘，不復上其治狀。是皆素不識面，願備藥籠中物，顧雖狂易僭越，不敢一毫私也。

趙帥守藩，適當旱飢之後，無法之久，臨民撫軍，威德兼用，興除利害，皆有實迹。故雖甚遠支郡，人情莫不向之。賑接流移，自飲食、醫藥以至薪蒸之類，罔不周悉，賴以全活衆矣，可爲朝廷審于擇帥之賀。趙以親老，不安邊塞，殊不便于侍奉，深欲求去，尚賴廟堂念之。某仰蒙希世特達之知，無以論報，儻有聞見，便欲以補四目之明，不顧己之寒微，惟鈞慈情恕之耳！

某驅馳之久，不敢告勞，然而寒暑再罹，❶罷頓極矣，實無所補。仰報知遇之隆，加念賤室宿病未瘳，小兒亦以疾告，鄉來不敢輒顧私計。惟今或可請爾，敢望曲加矜念，俾某早成歸節，雖有茲願，然亦非敢望也。❷干冒戰灼，萬丐憐之！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七

❶「然」，四庫本無此字。
❷「非」，四庫本作「未」。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八

劄　子

淮西與王樞使公明書

即日春序向闌，和風叶律，恭惟袞繡徂齊，棠陰蔽芾，神明贊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去歲在都，伏覩樞極之拜，竊與斯民同慶，加以久失奏記，且欲候問興居，叨冒京職之除，亦當陳謝恩紀，家貧不能遣力，輒于置中冒貢函牋。方以浮沈爲念，伏蒙鈞翰寵荅，非惟慰籍甚厚，親札盈紙，謙抑過宜，非所得當。感荷之劇，以爲王公顧遇末列，古則有之，世道澆訛，此風之不作也久矣。一聞正始，心目爲之開明，乃知宏之在人，甚幸甚幸！　前聞鈞履微失調衛，每恨不得日親醫餌，竊知喜遂勿藥，固宜天之賚予善人，翹望懸懸，慰懌大矣。

某區區之跡，自去秋中效職都下，一謝宰輔，不敢復再見之。十一月初，上以江湖飢民流移淮甸，而光州告多有北人歸正來者，忽俾賑贍安集，不敢辭難。歲除方抵浮光，問歸正則無有，但緣中間遣許安道者，持金錢寶號入北，事泄于咸平，獄辭所連凡十七郡。有十數家避禍，將家渡淮而來。郡中遂括舊歸正人二百餘家，以方至告。又其守將宋端友者，被命買馬，殺人而奪之者三，不免具以實聞。頗聞有力强甚，不敢自爲身謀。天子英明，已下之廷尉矣。

某元宵至齊安郡，問流移則已晚，轉而之四方者，不可勝計，某皆不及見。獨收無所歸者僅四百户，于舊州之東北，聚置官莊二十餘處居之。❶春事已深，流者漸已安定。先于合肥興修三十六圩之利，西來付之趙帥，得報亦稍就緒。但緣兼覈墾田未徧，又須一至沿淮，只旬日間當東，計還奏之期必夏中也。湖外饑歉，伏蒙移粟賑糶，玆三代事也，大臣以天下爲度，于今方一見之，故吏門生有光榮矣。夏口賑民雖甚無法，然而米價賴之而平，活此一方，爲德甚厚。春雨時降，自此當少蘇也。

某至淮上流，聞此夷困于蒙古達靼，❷凡女真之守州郡者，皆充將帥之任，率以同知涖事。而沿淮被邊，去冬頗有遊騎出没，又于上下表裏，置鋪相接，每鋪十人，九槍一牌，若以我爲虞者。其被禍來者，具言河決垣縣，東貫濟、宋之間，合清、泗于彭城，流分九道，卷埽千里，騷動紛然。某謂通泗瀆、鑿呂梁、開石門，皆古用兵中原盡力而爲之者，天道如此，非無機會。然察淮壖虚弱之甚，邊臣陸陸無可望以功名者，河流南北通共，惟今未必有加于彼，玆在可慮。觀其置鋪之役，乃若齊之敲冰備周，嘗告廟堂，謂有謀人之心，而使敵人疑之，難以速得志矣。不知關陝之地，事勢何若。仰惟規模先定，必有不可易者，不敢揄度，敢祝敬之而已。某所見如此，不敢不具言之。僭越輕狂，必蒙恕察。

❶「聚」，四庫本作「權」。

❷「此」，張良權先生謂當爲「北」之訛。

淮西與梁右相書一

間者獲侍閒燕，嘗進瞽説，伏蒙鈞聽，不以爲非，將命去之，未畢前議。兹承爰立之拜，乃不克面布悃愊。欲報之德，不能自已，願竟其説，庶有補于萬分。丞相今已正位左槐，❶雖解事之名，不容多取，至于進退人物，自當有以聳服天下。人才蓋有定論，惟無責備乃可。人非大聖，誰能無入而不自得，惟在處之各得其當。一世之士，信足了一世用。有如長短易置，小大倒施，無適而宜，夫何才術之見？若用人者，皆如韓滉之于故人之子，劉晏以處請求之士，豈惟人人自盡，故雖牛溲馬勃，皆入醫師之劑矣。若夫舉直錯枉，自有所謂易簡之道，拔茅以彙，惟在乎廟堂之上，斷而行之爾。此事要非章牘可道，某遽言之者，以爲相府急務，願先百事而爲之。非蒙睠顧之隆，不敢狂僭如此，政須鈞照。

湖州與宰執書

已具劄狀稟，本州添差武臣，路鈐以下至進勇效士一百七十一員，軍員五百三十一人，錢糧衣賜，總計一歲共支錢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餘貫。歲前又添發下軍員八十三人，增多二萬四百八貫有奇。乞將前件軍員分下財用寬裕州軍養老，或量撥錢糧物帛貼助本州支給。仍乞豫戒諸軍，今後免將揀汰軍員使臣，發下本州收管。亦乞照應免有添差。某不敢縷縷瀆尊，只以添

❶「左」，四庫本作「三」。

差總管路鈐路分，並將副計之，雖員數不至甚多，爲費已大。本州先管將副州鈐轄路分都監添差八員，請受之數不等，每月各不下七八十貫，供給皆八十貫。數月以來添差益衆，如總管宣贊舍人劉炎，路鈐轄武經郎黄彦節，供給錢皆一百五十貫。州鈐轄武顯大夫江昌朝等，準備將武節大夫馬全等，皆八十貫。而請受不在茲數，大者略計月俸供給月節饋遺之類，每月不下三百貫文，小者一百七八十貫文，一歲計之，總管路鈐一員至三四千緡。本州用度不充，朝廷素所知也。如劉炎、黄彦節等久居本州，皆有田宅，如此過分，陳乞除授，廟堂無自而察，竊恐本州去都密邇，寄居極多，人人效尤，州郡益困。某不敢便有申請，欲望鈞慈矜念小州，將此等官別賜區處，以寬郡之急迫，如日後更有添差，免于本州駐劄。所有續到軍員八十三人，併乞特與改撥他郡，或量賜支撥應副施行。干冒鈞嚴，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與宰執書二

試郡百忙，不敢無因奏記。惟是斗山之仰，與日俱積，樂與州人涵泳聖時之澤而已。某不避僭越，輒有迫切之懇。本州軍糧並無苗米可辦，以此歲計極窘，糴米七萬一千五百餘碩，約用錢二十一萬四千餘貫，前例係將烏程、歸安兩縣折丁錢十三萬貫，收椿貼助糴買，每丁舊催納錢一貫二百五十文，省去歲均減每丁納錢五百文，足歲計減落五萬八千餘貫。今歲當催七萬一千九百餘貫，已是大段欠闕。近方催理，却據逐縣繳到去年户部減放印榜，許將去年折丁

未放以前，人户先已全納之數，並于今年錢内折除會計。今年管催折丁錢止有二萬三千餘貫，委是月糧支遣，全然無以收糴。某不敢過有陳請，已具狀申朝廷，乞于上供折帛紬綿錢内取撥四萬八千貫文，充理豁乾道八年折丁錢，補填九年少闕之數，貼助本州糴米應副月糧。又某昨以鎮江軍中揀下軍員八十三人，日近添差總管路鈐將副等員，歲計支錢三萬餘貫，申乞均撥上項官軍，下財計寬裕州軍屯泊，❶未蒙行下。適者又準朝省發下，乞就本州養老三輩略計本州歲失二項丁錢十一萬貫，却有增起合支三萬，並大禮賫錢二萬餘貫，❷通計闕錢十六萬貫。委是不容措置，無以枝梧。伏乞鈞慈俯從申請，少寬一郡目中之急，❸不勝大幸。

某復有悃愊干冒本州財計，略可見矣。誠得明健長吏，未易料理。如某才力素薄，前此未識理財，自被誤恩，不敢不力，每事撙節，補苴罅漏，其奈取諸民者，已無一孔遺利，不可措手，略無見效，五技已窮，形瘁力單，下血不已，雖勉强應接，然實憊甚。得蒙鈞慈矜念，特賜陶鑄祠禄，選擇有心力官，救此一州急闕，嵬瑣之跡得少遂所安。儻脱罪誅，免令委頓，終始大惠，何有窮極。不然日又一日，他時手足盡露，雖欲帡幪寬貸，嗟何及矣。某素非避事辭難者，自以力之不足，知難而求退耳，實非敢有他望，正賴哀矜及此，某不任卷卷懇禱之私！

❶「下」，四庫本作「俾」。
❷「禮」，四庫本作「祀」。
❸「中」，四庫本作「下」。

湖州與宰執書

某蒙恩試郡，❶罷于百役，雖時時以職事中貇，而稟目之責，寖以闕然，節彼巖瞻，未嘗一日不在黄扉之下，荷睠知之有素，必不以疏慢責也。某節前疊以祠禄並經總制錢分隸溷瀆鈞聽，二事皆非某敢爲私請。貳車于某，初無一言之忤，其人才力亦高，但緣以趣辦爲能，不暇存厚下之説，場務敗闕，料理稍成端緒，輒爲掣肘傷事，其他可容也。至于庭叱官吏，專閣請給，追須紛沓，鞭撲嚣然，在長吏不能無慙，當避之爾。分隸之事，稟劄固詳言之，利害不祇一州，所係實重。想初言之甚易，故未察而從之，廟堂已知其詳，不難改也。

比得吴郡丘密劄子，亦謂焚林之田，夫豈不知？特冒行之不顧爾。丘不欲爲事首，必須亦請于朝。丞相身佩安危，幾微不可忽也。某自詭從之而不辨，❷必斥；不從劾，中以他事，亦斥。等斥爾，孰若一爲丞相辨白，雅蒙許之誠實，或幸俯而聽之。某辱知素深，吴興幸未闕事，比者和羅六萬，貼錢已萬六千緡，四萬續科，尚未羅也。近户部于民間所自羅米，亦令本州發綱，陪費亦數千緡，未知繼此云何，惴惴然爾。郡計素乏，冬來場務，皆索本柄，春衣二萬，軍糧酒秫數皆六萬，常年皆自夏中積聚，政承闕乏之後，凡百用度，盡解目前之急，坐是失于樁辦，大懼入春之後，手足將俱露矣。今不得請，且累知人之明，萬丐矜憐，毋强之

❶「試」，四庫本、朱抄本作「賜」。
❷「自」，四庫本作「荀」。

以所不能也。

湖州與梁右相書

被遇特達希世之知，超躐之用，庬恩次骨，不復多謝。惟是霅川號爲佳郡，且有浙西道院之名。南渡已來，官守數易，紀綱法度，蕩然無統，兼復衣冠叢萃，應接不暇。近年之在政者，持書生之論，末理財之説，士夫奉稍，拖積數月，省府上供，虧數十萬。賴單守繼其後，厲威嚴振條目，雖能解目下之急，然實未有贏餘，其行有積錢數萬緡，皆經費耳，迎送支衣之後，已復枵然。

某到官之初，滯事山積，戴星出入，食息不暇，押到詞訴，不復循間日之制，簡稽決事，期暮而訖。❶閲月稍覺漸就繩墨，❷但無如財計何。所賴燮理天和，歲事尚或可望，然必無逃曠敗，不無望于覆燾之兼容也。始以啓狀常禮，冒瀆聽聰，繼蒙尊光寵答，感荷之至。念欲自具稟目，少布胸臆，顧左相未克通記，嫌于彼此之分，不惟不敢，亦不暇。雅辱眷知之素，必蒙俯察之而不罪也。某屬者累具劄狀，有請廟堂，如倚閣之住催，積逋之分限，丁絹之折錢，于計司略無利害，在民間郡縣。得免倒垂之急，受賜實多，一皆未蒙周旋，自此不免嗣有陳乞，萬丐鈞念。有如郡中可以黽勉就事，亦何敢于干政府也。只如和糴一事，本州苗米止五萬斛，常州三十四萬，今歲抛降皆六萬碩。既不均，當復欲以三千省銀會高估糴取足斗一碩銀作三貫五百五十會子七百

❶「期」，四庫本作「朝」。「而訖」，四庫本作「不息」。
❷「稍」，四庫本作「後」。

七十，科折虧折之數，不待辨而後知。即令盡支實錢，二千足糴一省碩，猶恐未當，本價況如此邪？去歲和糴殃民，中外紛紛如此，不可不計。誠使朝廷無惜小費，使當官者皆得展盡以供公上之求，何事不可爲？況損益能幾何？須使下人愁嘆，往往事又不集，卒取君上之訝，亦何爲也！惟丞相念之。

左相出帥西方諸侯，丞相獨秉鈞軸，中外責望，非鄉時比矣。某外官人微，不當有所陳述，顧蒙知愛甚寵，懷不自已。竊謂某去年審察所上公仲連相趙烈侯事，誠致君之要術，事無大于是者，惟詳復而采之。僭越妄言，徒爲媿畏。

湖州與樞使王觀文公明書

即日初春薄寒，伏惟浩養琳宮，神天是予，鈞候動止萬福！某伏審抗章遠引，帝享其誠，❶均逸祠官，寵班書殿，伏惟歡慶。竊以國朝西府之任，自非元老不居，人臣之榮無加是者。前輩處此，能全歸潔之義，未可以一二舉，自匪浮雲富貴，以道義爲重輕。主眷方隆，何有脱屣之事，廉頑立懦，未足言也。時事方日新，甚有懷杞人之憂者，晉公去矣，其將如蒼生何？某中冬喜聞元戎之還，嘗遣急足馳詣荆、鄂奏記，尚未歸報，不知已嘗徹鈞聽否？日俟衮衣歸國，與社稷蒼生共依洪庇，旌車柅于中道，

❶「享」，四庫本作「鑒」。

可勝悵惘之誠，伏覩丐去之章，不審鈞用邇來果何所似？❶天之輔德，自應勿藥有喜，少少末疾，想今遂脱然也。惟是不得親候興寢，怏然于懷。某玆繇啄蓏之恩，承乏輔郡，疏拙不詳賦政，大爲催科困苦，雖戴星出入，曾無毫髪之效。黽勉就事，不敢告勞。但緣去歲朝廷均減丁錢，歲失常賦七萬。今歲折除已納之數，又四萬緡，而養老添差奉糧，歲增亦三萬貫，加以郊賚二萬，通闕錢十四萬緡。雖使劉晏居之，未易料理。綿薄處此，自應曠敗，見于廟堂丐去，未便得請，朝夕惴惴以待罪斥而已。此外無足上煩鈞念者，以久不聞啓處，撥忙特此詗問。❷

湖州與四川宣撫虞少保書

即日秋高氣清，伏惟戎輅啓途，百神翊衛，鈞候動止萬福！某恭審明歘大册，比秩三事，盡護諸將，分正西郊，仰惟慶慰。某嘗患數十年來，廉恥道喪，士夫怵于禄利，汨于寵榮，出處可觀，進退以義者，寥寥乎其有年矣。往往蹈故襲常，恬不知怪。雖有超詣之士，未必不無自見，奪于楚咻之衆，猶或不能自解。矧以公輔之重，萬鍾之禄，君臣契合，間無纖介。顧遇方盛，褰裳去之，古聞其人，保相既身之矣。廉頑立懦尚何待乎百世之下也。

❶「用」，四庫本作「體」。
❷「詗」，四庫本作「啓」。

某自去秋誤被收召，侍坐函席，便聞誨教，及此迄踐斯言，不易介于三公，乃今親見之矣。皇上親寵逾渥，三加彌尊，位之師保，遂分關、陝，用寬西顧，誠曰曠世之盛，希闊之典也。豈徒梁、益之幸，太平之業在此行矣，如蒼生何！能無下士之見，徐方平定，袞繡之歸，如周公之任，定非晚耳，天下寔望。某在門下，東西南北之人爾，未嘗有一日之雅。自蒙傾蓋之遇，取之眉睫之間，未嘗干簉門牆，遽蒙拂拭之用。自到都下，誼當自斂，既閱時不敢見，在常人之情，必將怒而絕之。勞來擇人，卒蒙假節，亡補毫髮，亟被超躐之除。歸節句中，便剖符此來。恩造如此，倫輩靡儔。雖保相爲官無私，某何以取此，未知所以報塞，徒懷愧畏。到郡多事，第嘗啓謝萬一，又廑謙尊寵答，豈所宜蒙。郡中積弊如丘，❶逋負非一，且欲事定自爲稟目，以求一說，少布卷卷。感刻尚未皇暇，白麻宣告，遽起萬里之行，不得旅進拜辭，恨無羽翼。凡百已具雙牘，不敢再四瀆尊。

以某之無庸，獨行踽踽，洞無城府，屢憎于人，未嘗與物泛交，惟保相之知己。朝路識面蓋寡，冒居劇郡，才不副意，已爲不可如何。鈞旆適西，自此動須掣肘，自知無逃曠敗，將爲門下累矣。依仰牆仞，不勝戀慕之誠，東南有可使，令無大小，願備驅策。

湖州與曾參政懷書

即日歲晏凝寒，伏惟鎮撫戎華，神明協贊，鈞候動止萬福！某昨者不避僭越，輒

❶「丘」，四庫本作「山」。

以貳軍害政申稟，丐祠禄以避之。曲荷睠私爲之易地，旋拜真翰之賜，誨教諄諄。自省何人，何以得此于廟堂之上？顧惟虚辱，慙恧無地，若齊倅亦健吏，但難爲下，敵已而下或不能堪之耳。頗聞甘泉中多賢之者，既嘗推轂，無怪其爲之助，自非鈞慈悉力保庇，某反爲擠陷必矣。雖感激之心銘切肺肝，❶事關公道，亦不敢多謝也。

經總制錢之議，未審已蒙力行之否？凡曾歷州縣者，皆知如此分隸，可求增羡，然而前此版曹諸公無或然者，知其不可爲耳。此事大參居地官日，豈不明知如此分隸可求贏羨，顧念郡邑窮匱，生民休戚，上關國家大計，故不爲耳，非不能也。設有可行之道，又何待乎今日而後行也。某既緣齊倅，不無所忤，又先諸郡有此申明，户部見差獄子來追郡胥，且以條法爲問。前此郡縣不盡分隸，固爲非法。然而上供支遣，無非取于額外，是豈盡如條制？然而上下恬安之者，顧不得已耳。其可復于非法之外，又爲非法之取求。應經總制錢分隸之法，其爲廢法不已甚乎！萬丐鈞慈熟復，蚤賜收還，寔宗社蒼生之幸。本州郡計素窘，和糴本錢未蒙盡數支降，既多那移之數，又將無以接續。累求貼降，丐賜奏陳。若令用度稍可支撑，何敢縷縷與朝廷較？近鎮江澄汰老弱，本州得軍員八十餘人，又不知使臣幾何，計當亦不減此，歲用仰給驟增數萬，未知所以處此，不免又須申乞。應副不任一事，每每僭干廟堂，譴斥之誅，俯而俟之耳。

某復有僭踰之懇，本州窮乏異甚，歲糴

❶「肝」，四庫本作「腑」。

軍糧本柄糯米皆陸萬斛，軍衣亦數萬數，❶前此丁錢尚多，可以趲那糴買，況又糴買之直，例于春夏收樁。前政當闕乏時，不免隨手支用，某又當其後，解倒垂之不給，丁錢已從減免，却有貼陪買發之數。入春諸事交切，手足遂當盡露，已忤貴要，知不得免，矧冒昧試郡，一切付之平心。干請類不能從，寧能無惡于物。所望宫祠遠郡之請，速賜俯從，免累知人之明，實成終之惠也。無厭干瀆，徒深戰汗。

伏聞輔相之道，感悟日新，事有至難，回天如響，非以精誠之積，何以格于上帝，社稷寰寓，蒙休至矣。然某竊有愚見，敢冒陳之，周官太宰，職在正君，故其所統之屬，五官之外，無非在王所者。此事寂寥已久，不可以力勝，丞相致君有道，已有成績，盍致明良之會，❷漸拔茅茹，以其彙征，消長之于冥冥之間，玆萬世之澤也。若有司存，五官正則莫不正矣。更乞鈞念，某蒙恩異甚，故敢言之。

湖州答王樞密之奇書

比者伏蒙鈞翰之賜，仰荷謙睠之隆，嚴喻劉倅積俸。本州屬緣窮乏，限員以次給俸，未嘗輒踰。如劉未免破戒，給之數多，不容盡如其請，已爲支行一年衣賜，料錢三月，自後按月皆帶支矣。尟少多媿，伏幸鈞察。某比緣同官强横，僭以宫祠遠郡爲請，仰蒙矜憐，俯爲去之。自顧何人，何以取此于廟堂之上，感荷之至，銘在心腑。

❶ 下「數」字，四庫本作「襲」。
❷ 「致」，四庫本作「乘」。

某近復以經總制錢分隸申請，必已仰蒙鈞念。此事不秖一州利害，寔係國命民財。版曹主之既堅，以某獨先諸郡有請，見遣獄級，追逮都吏，見問以法。前此郡縣分隸，固不如法，然皆取于租額之外，民無所措手足。必使盡如經總制司分隸一法，其爲廢天下法，不已甚乎？方樞相之秉鈞，不可不賜深念，早收前旨，以幸社稷蒼生。本州窘匱異常，今歲和糴本錢，未蒙盡數貼降，允那錢已萬計，糴猶未足，州之軍食場務，本柄歲糴皆六萬斛，衣數萬端。舊于春夏積錢，前政頗失樁備，某雖粗了，目下來春每事交急，手足殆將盡露，將無所逃曠責。此來忤物多矣，其何以善後？儻蒙矜念終始，成其去計，感戴恩予其有窮乎？僭瀆四三，戰兢惴惴，某不敢自取疏外，至敬無文，輒以尺紙通誠，伏乞鈞照。

湖州與鎮江守黃侍郎書

自拜道中所賜教，戴星少暇，念欲親具尺紙之記，未皇也。節中短啓修慶，殊媿蕪累。筆端無口，言不盡意。洊蒙寵報函翰，仰認尊光，誠至文雄，伏讀感歎，乾復之戒，敬佩德音。顧某何人，懼弗克荷，然有愚見，竊敢復之，元規之塵，事常然爾，形諸竿牘，不已傷危，孤臣之心，更丐裁擇。

版曹征利寀急，若牙稅之補發，經總制之抄撩，蛆食浸淫，漁取竭澤，不知使府何以處此。某性樂林野，黽勉應酬，不知世患爲然，已決歸計。見人文字，争議分隸，牙稅則未暇及。罪去決矣，差可以謝朋友，不然戀禄低頭，爲民貽患，所得有幾，其忍默默爲小人之歸哉！不知同舟遇風，已嘗入

深慮否？借重九鼎，爲蒼生陳之，言信易從，過于小人之譊譊萬矣。侍郎忠誠體國，以民存心，當思其説若行，州縣不可復理，又須强倍征斂，民無所措手足，深可爲天下憂者。宜蒙慨然建白，以幸社稷蒼生。丹徒百度若何，吴興不可料理，近火先燋之諺，非身逢不信也。不能一朝處此，爲之奈何？規摹有可遵承，願蒙强此庸懦，辱知狂僭，惟門下亮之。

又書

伏蒙手畢之教，❶下喻措置官之無益，非荷眷愛之厚，何以有此，甚幸甚感！單虞卿之在郡也，四處設措置官，其二郡中自撲坊場，當仍其故，其二長興新市，某已盡省去之矣。❷長興之設，誠曰無謂，若夫新市，虞卿之置誠有不得已者。郡有烏墩、新市，雖曰鎮務，然其井邑之盛，賦入之多，縣道所不及也。胡監不職久矣，日醉兀兀，凡百憒憒，郡中傳以爲笑，其人可想知也。虞卿設是措置，唯以課利不登故爾。某在事之始，聞其鎮益不治，專欄放縱而無憚，諸司訟牒之日聞。到任月餘，月解官錢略無來者，不免追請入郡，遣官代之。須鎮務之有經，徐爲之計，責以虧欠，吏事故應爾耳。

初，某與僚寀約，各當盡心職事，毋循故態，臨以達官之尊，按舉一視職業何如，他無謂也。方一舉手，而胡遽以告，不知痾痒甚矣。顧雖賢如門下，未免爲有挾也。借使某即以重言，亟從其便，小郡政不可復

❶「畢」，四庫本作「筆」。
❷「省」，四庫本作「欲」。

立，斯人放肆益甚，亦非所以厚胡監也。仰蒙期予之過，必將爲某惜之，諄諄敢不在念，萬賴台察，他有可以鞭其後者，願不屑教誨之，毋以一不受令而遂棄絶焉。不勝惓惓至望。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八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九

劄　子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十

一

某昨日嘗具劄目，伏計已陳齊几。遞中再蒙寵賜台翰，運穀一事亦得蠲免。孤賤下吏，輒敢喋喋冒觸霜威，方懼得狂率之罪于門下，乃蒙一一記録，導達于郡守，皆遂所請。退而循省，雖自不足以得此，而仰見體國憂民之意，驚喜之劇，但不知鴻恩厚德，將何圖報也？

淮上事宜，伏蒙下問，某愚不更事，何足裨聞見之末。今日本縣硬探人返，❶蓋旬日事體與節次申稟略同，其詳容備録續次申聞。華侯十七日已到黄陂，戚侯未聞來秏。虜人十六日過淮，餘衆猶在桑林，遊騎時至沙窩。然黄州探報云，初十日去蔣，與此少異。但虜人多詐，或去或來，皆未可信。若戒諭諸將，常切持重。聞其見散掠村疃，若乘其隙，出兵牽制其正軍，抄前擊後，靡不捷矣。仍聞黄州北有三路，麻城居東，雙城居中，趙家山居西。若華侯止扼麻城，則雙城虜舊行路尤爲坦夷，及西路皆不可不備。已令其地里繪一圖，來日附遞以

❶「硬探」，四庫本作「探報」。

獻，庶見其詳耳。

傳聞賊帥高千户，以蔣州壯武軍員知州事，手分同知。用人如此，此成禽耳。伏乞台照。

二

某輒有管見，不審成帥取何道進兵。蔡州古縣瓠城，居中原諸道之衝，法當先取。今蔣州之寇，乃蔡州之軍，蔡帥設去蔣州，其勢恐留新息，如自信陽徑進，擣其空虚，蔡州已平，蔣當自潰。蔡平則虜失要鎮，大功易立。不知可以密諭成帥否？ 愚者之慮，更望裁處。

三

置中聞蔡州之捷，軍勢大振。廬、淝之役，足以爲報矣。❶皇天助順，于斯見之，誠社稷生靈之大慶。首斷國論有以見大御豐大之業，❷晉公之事不足方矣。某輒有愚見，敢效野人之芹，❸然與不然，惟所裁擇。某伏見趙、張二將已入懸瓠，成侯方且赴援淮西，申、蔣沿淮遂無軍馬。且今虜之有蔡，猶我之有合淝。合淝退軍，我已會兵雲合，虜之爭蔡，勢亦當然。如無繼援之兵，蔡州恐成孤立，萬一支梧不暇，或致大憂。竊論諸將之救淮西，不當與窮寇角。蔡東即壽北，直潁昌陳、汝二都，❹近連臂指，入成侯遂據而有，❺直取東都，廬、壽之兵，可使不戰而屈。不然分兵襲壽，虜必不能安

❶「矣」，四庫本作「古云」，屬下讀。
❷「大御」，四庫本作「麾下」。
❸「敢效」，四庫本作「獻」。
❹「都」，四庫本作「郡」。
❺「入」，四庫本作「今」。

處合淝，我軍四面臨之，蔑不濟矣。況今兩淮諸帥，士馬不爲不多，清野以困賊軍，自可曠日持久。益以成帥，勢不加强，曷若乘破蔡之威，自此而進，非惟却敵，遂可廓清中原，較之力戰却之爲不侔矣。某小生晚進，無樽俎之遠謀，區區之誠，不敢不盡。

四

某昨聞蔡州克捷，成侯乃東赴援，無復後繼，江沔遂虛，具劄子論之，未知計將安出？今合淝賊號四十萬，寔恐張大其軍聲。我師據險拒之，自可持久以待其弊。然自古諸軍會戰，進退勢多不一，堂堂之陣，未易擊之，決策攻心，勢可必解。況今蔡帥雖走，必且出没近郊，蔡逼二都，❶密邇潁昌、鄧、壽，我軍雖鋭，以數大都脅之，後無大軍，恐不能固。蔡危而淮沔無備，江湖震矣。且夫守國之備，不必專在一方，江入荆揚，可渡蓋非一處，會軍采石，盡棄上流，脱有一騎奔衝，勢不可遏，是可憂之大者，不可不深計之。聞成、戚二師皆已東，恐使司未易追止，抗論斧扆，不能無望于行臺。

五

某一介晚生，曩緣進謁行臺，嘗獲一盼之榮，輒自忘其疏賤，累布喋喋于下，執事既不以狂率爲非，而教翰之賜，至于再三，其謙光蒙被于不肖之軀者，恩至厚也。如治糧運轂關甲之事，仍一一委曲矜從。顧某初無蟠木先容之助，又無牖間半面之舊，特達之遇，一至于此，心非木石，豈不知戴，朝夕思所以圖報之計，而未知其所。偶因

❶「逼」下，四庫本有「于」字。

愚慮之及，得時事之一二，輒欲以浼聞聽，雖管窺蠡測，不足以裨幕府婉畫之末，但感激之情不能自已耳。謹條陳于後，乞賜裁察。

一、自虜使之來，出語狂悖，雖行道之人，亦皆知有敗盟之意，而朝廷命令之下，尚不欲明言。再遣使華，庶幾復申前好，因此諸將亦無慨然立功之志，故王權首爲申請，乞不許江北泊舟，而云無致落賊姦便。此何等語，而出于大將之口。淮上諸郡官物，或起爲上供，或寄徙江南，是朝廷之議，將帥之謀，先自爲退縮之計。則合淝之役未嘗交鋒，而王權回屯于柘皋，李顯忠渡江而歸，宜乎其然也。如曰以此爲誘敵之計，則非某所及。

一、兵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之命將，築壇推轂，而必付之以閫外之寄。今諸道將帥，已有制置招討之除，而進取之計尚每聽中旨，金字牌旁午于郵傳，而一進一退，殆莫知適從矣。如成帥之録用過界剽劫之徒，使之結連北地，今蔡州之捷，少見其效矣。若使之且當此一面，破蔡之後，必有可觀。又乃轉徙于淮西，成帥亦迫于君命，不暇後顧，捨蔡而援淮，是棄投機之會，而爲連鷄之棲也。成帥方自襄漢而往，戚侯復自淮西以歸，雖未知廟算所處，然如此而望恢復之功，不亦難乎？

一、頃拜詔旨，大駕有勞軍之行，迨今日久，尚未聞臨幸之所。夫今日之勢，疑不可緩。兵力脆弱，不能堪暴露之勞。財用匱乏，難以支饋餉之費。正當法真廟澶淵之舉，效世宗高平之戰，翠華親臨，斬一二敗將以張天聲，以鼓士氣，庶幾恢復之功，日月可冀也。不然姑聽諸將相持于淮上，

日復一日，似非我國家之利也。

一、合淝之役，實係大事，若我師剋捷，則爲幸耳，萬一厮輿之卒，或有不備，則淮上諸郡必非我有。今乃會諸將之兵付之一決，甚非良策。古之名將所以爲救援之計，正不若是。前日本邑探報人回，聞陳、蔡一帶皆無重兵。夫虜失蔡而不争，無謀甚矣。蔡之趨汴止四百里，若回成帥之軍，直擣其空虚，此唐滅梁之策也。合淝之急，何足深慮。

一、曩者用兵之際，州縣財賦，尚餘昇平之舊，而三軍之士，類皆有復私讎返故鄉之念，較今之國勢幾數倍矣。而轉戰十年不能成功者無它，以朝廷御將之術未盡其道耳。方諸將略有折馘之勳，則驕悍之氣已傲視其上，以邀莫大之賞，而朝廷唯恐不滿其意也。至于敗軍失守，則置而不問。有罪則闊略，行賞則從重，故張、韓之輩，卒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土，而遂享三公之封。獨一岳飛，頗有志于功名，然進退之機，或戾中旨，卒罹其禍。今之諸將，見張、韓之貴，雖輕致敗衂，而益無所憚。懲岳飛之禍，若事當機會，亦不敢專，此當今之大患也。

一、歷陽之役，安危繫焉，自非諸將和同，未易克捷。然而歷古會戰，皆以輿尸致衂，雖以郭汾陽、裴晉公之略，不免一時狼狽。近時以杜充守建鄴，王𤫊隸焉，劉光世守九江，韓世忠守京口，如諸將果能并力，則江未易絶。杜充之軍不敗，鑾輿母后不復分狩江浙。良以進退不一，不相爲援，獨當一面，則孤軍難立。或致敗衂，則它軍先遁，連鷄之喻，不可不深慮而熟圖之。

一、合淝之役，李顯忠不爲無過。且以

孫安豐之衆，不已弱于顯忠，猶能鏖戰安豐、六安之間，絶彼糧道，焚彼淮梁。顯忠乃望塵引歸，虜遂深入。顯忠宿將而走，人心何從而安！稽今之宜，不可不問。

一、鄉之胡寇，下甲維揚，而東渡江寧，耀兵九江，而師濟武昌。今日之謀，幾復出此。東侵泗上而淮、淝受敵，西擊襄陽而申、蔣被兵。我軍不爲先人制人之謀，而犇命于其後，王朴所謂「犇走以救其弊，則虚實自見」，不幾類于是乎！成侯之東，荆鄂虚矣。使虜出鄧之甲，則襄州自保之不暇，江陵、黄、沔，可渡非一，在處受敵，將何策以禦之？

一、前後捷報，剋復列郡已十數矣，不知既得之，仍能守之乎？近傳陳、蔡、順昌之捷，州人見王師將至，皆開門迎納。簽軍之追，蔣守詬以不擊窮寇，平時嗷穛秔邪，❶則民思宋之心尚未艾也。既得之不能守之，復爲虜所有，則生靈必無噍類，實恐因此絶其愛戴之心，不若不得之爲愈也。若秦商海沂之事，遠則不知，而陳、蔡二郡，某竊憂之。

一、昔之隨軍漕臣，皆諸將僚屬，事同一體，而軍兵使臣初不問其禄廪之多寡，但計人而給之。間有糧運不繼，則山澤之物，可以充一時之飢者，莫不取而食之。三軍之士亦安其號令，而無有怨言。今之諸將異于昔之諸將也，平居暇日，務爲掊斂之政，奴隸役之，靡所不至，而下之人每有怨望之心。今日之事諸將惴惴然惟恐其有所異辭也。錢糧之給，實不可愆一時之期，諸將之謀，漕臣不與，糧餉所向，初無定所。

❶「秔邪」，四庫本作「秕」。

是士卒與將帥爲二，將帥又與漕臣爲二矣。爲今之計，要當先有所處，當使以糧俟軍，不可使之隨軍所向。

一、將帥驕蹇，古今通患，人主務收其用，當結以恩，必有剛正之臣，繩之以法。故諸將内有所感，外知所憚，用能指使如意，戰輒有功。廣平王之復京師，趙韓王之興皇業，初非大過，而顔真卿、雷德驤劾之。凡今將帥之臣，其功與此相萬，誕謾極矣，幸恩至矣，糾正其失，不能無望于執事。

六

昨晚得黄州劄探捷報，早上已嘗具申稟矣。繼而有一商自廣陵來此，云備見瓜洲之戰，蓋因邵侯遇敵而退，復掩而勝之。據其所言，雖收之桑榆，亦不足以償東隅之失。大抵淮上諸郡例不能保，獨廣陵尚介立耳。盱眙諸處，皆聲問不相及，萬一虜之舟師自淮入江，則我之險固所失已半。今國家所恃者諸將，類不能自立，然守郡者尚或未敢輕動。爲今之計，莫若推此法以勝之。建炎間，先人始因召對，陳分鎮之策，即蒙施行，既帥臣所統不遠，自皆爲計。如荆、揚一帶，率能固守。今日事勢至此，正緣責任不一，諸將少却，州郡不能復守。[1]分鎮之説，不知可復行乎？先人劄目謹繕副本呈納，乞賜詳酌，如可施行，則蘄、黄、安、沔、均、房等處覃及江外，當急有所處。僭率建議，罪無所逃，更望少加寬假，不勝萬幸。某愚不揆度，屢以妄議，陳浼清聽，實非敢有意外希覬，但沐特達之恩，朝思夕慮，苟有一得，輒欲獻之門下，狂則有之，姑

[1] 「能復」，四庫本、朱抄本作「復能」。

欲盡其報效耳。

七

近日道路之傳，籍籍頗甚，以爲稱名號者在和州鷄籠山，因糧淮右，加其姪以錢氏封爵王侯，退軍采石，未濟被掩，士馬物故者衆。以宋德神明，不容有此，私憂過計，觀其勢或有之。且彼傾國而來，不顧其後，苻秦繆計，殆不相遠。諸將循江而守，其勢不可復戰，法當要擊其後，左右掠其芻糧，彼進不得渡江，退有强敵之顧，簽軍一動，可致土崩。苟吾無以待之，長江所喪已半，計生于久，何事無之。傳聞吳拱之軍，復有入援之舉，未知然否？若果爾，則聚于江渚，不若進據淮西，與劉錡之師左右相應，絶其要領，勿與争鋒，自然糧道不通，狼狽而返，内外夾擊，必有大功。昔真廟攘狄澶淵，亦有北道之衆，釋此而求其退，固未知其或可。苟彼兵挫而却，復轉而西，則舒、蘄、江、鄂以來，無復横草之限。安危所繫，惟執事圖之。荆、襄亦不可虚，更乞台念。

八

傳聞淮上之寇，悉已退去。雖事有可疑，而理或可信。夫虜二十年間，外示和好，而窺伺之意，實未嘗少忘也。我國家待之之禮，惟恐少忤其意。一旦遽棄前盟，侵犯邊境，勝負未決，倏然而遁，此故可疑者。然其自入我境，而廬、和數郡民人盡矣，屋宇焚矣。諸將之兵既渡江而南，彼進則不得戰，留則無所食，暴露曠野，勢不能久，則爲去計者理或有之。使虜自能悔禍，渡淮而北，則爲宗社之幸，然其姦謀詭計實未可測。

某以區區之見，輒以數説料之。風聞劉錡頃駐軍于濠、泗，使錡能因順昌歸順，陳、蔡剋復，引軍直趨二京，則虜有後顧之憂，因此而退，此一説也。藏形匿迹，誘致我師戰于平原曠野之間，出奇盜其舟楫，此亦一説也。聞今清河之水，上接大河，下通淮泗，盱眙失據，則運河可以出真、揚，山東之舟近接淮、海，使全軍轉徙而東，于真、揚、通、泰之間，或下運河之舟，以營戰艦，或通州浮海而襲蘇、杭，則虜策之一奇也。昨者某居鄉，已聞造舟之事，近聞倘仔道山東事，云海州篙工已具，獨未有軍馬。雖未可遽信，然頗相符合，此亦一説也。近日再到蔡州之軍，聞自廬州而來，而漢上復有光化之戰。竊意虜人以諸將之兵會于下流，而建康一帶未易可争。今安、蔡之間，方無重兵控制，慮欲再爲此舉，西軍光化，則我師不能東顧安、隨，如或進兵棗陽，或入安、蔡，非復横草之限，旦夜可以臨江，此亦一説也。夫數者之説，雖未敢必如所料，然今此上游，不可不爲之備。

頃者朝廷付成侯以南路兵柄，而執事以便事留此，❶可見委任之意。今成侯既已東下，則所以寬西顧之憂者，非執事而誰？荆襄屯戍之地，備禦之策，某則不知其詳。若蔣、蔡一路，上餘一趙樽耳。❷精甲既去，所將尪弱無幾，萬一虜騎卒至，不知獨能當之乎？棄蔡而歸，勇怯已見，安、隨之備，知復如何？蓋事當圖于未然之前，不當悔于已然之後。某下邑賤吏，愚無知識，不循尸祝之分，妄干樽俎之謀，僭越之罪固已多

❶「便」，朱抄本作「使」。
❷「上」，四庫本作「止」。

矣。台慈下亮，不勝萬幸！

九

其孤賤晚生，伏蒙特達異常之遇，感恩無報，無以自安。每有見聞，輒欲上干台聽，不循分守常，恐得罪門庭，洊辱台翰枉臨，不賜鄙斥，褒拂過予，殆踰華衮之榮，戴德之私，不知紀極。

伏蒙下問淮西事宜，此亦不知端的，雖傳道不無眞贋，然某不敢不具禀知。虜酋始在鷄籠，繼而和州克復，其傳似有敘想，事或有之。昨聞虜自合淝侵蔡州，其衆頗有飢色，若淮壖糧道阻絕，陳州、順昌内畔，劉侯因之深入，勢當棄淮而歸。不然西路之傳，絕無影響，轉入東路，其理當然。昨日池州綱馬卒云，以初三日發池州口，未聞和州之捷，巢湖虜復造舟。傳聞類皆不同，惟當恃吾之不可勝者。安意敵之所向，昨已附遞陳之。今王侯復藍田、華州，潼、藍二關已爲我有，中原斷而爲二。若吴侯下秦隴之甲，與之東西相應，姚侯自子午谷進長安，勢可必取。第恐虜中清野，其功難就，然虜勢既分矣。伏乞台照，更容探問的秏，别具申次。

十

劉帥淮東之捷，蓋醜虜天亡之時，吾已落其爪牙，實宗廟社稷之大慶。諸將極其兵勢，可以一舉滅之。似聞遼已復興，則彼北歸無路，進退失據，恐復西奔。不爲隄防，慮有衝突之事，安、隨、申、蔡，盍早圖之，于此成禽，不可知也。小官安議國計，乞賜台察。

答宣諭范機宜

下喻陳、蔡之事，今留屯者趙樽耳。深入虜界，其軍至爲孤弱，二郡勢不相及，竊恐爲累反大。適得黄岡許簿報，前日秦、陳二統制，自上蔡赴援，州人皆遮道而泣。夫蔡爲重鎮，虜之喉襟也，幸而得之，乃委之而去。事已至是，故不當復論。但蔡人開門迎納之事，虜帥復來，必遭屠戮，不唯誤一方生靈之命，實恐絶中原歸向之心。就使虜全而用之，乘其憤憤不平之氣，其鋒有不可當者。且今舒、蘄以西，絶無兵馬，復蔡之軍，又去强半，則數千里間空虛甚矣！淮東之寇，或爲諸將所破，勢必西走，苟得一航之渡，則吾事有不可勝言者。今之施爲，大謬如此，某不敢喋喋干瀆，宣諭議論之次，告以此及之。❶

上宣諭論淮東事宜

一

某准州帖，復蒙都統司關甲五百副下縣中。昨卬荷軫念，先蒙賜甲二百，雖出誠懇，然已過望。今復遣兵屯戍，重賜以甲，丘山恩厚，未知何以圖報萬一，但有感激銘之肺腑。顧此一隅之重，某疏狂晚進，雖欲死報恩德，而愚不更事，軍旅尤非所長，畏懼之私，終恐負所知耳。淮西自張舒州易帥，探報殆絶。前日之傳，似乎可喜，而道聽塗説，日以益異。或云東路虜勢張甚，劉侯雖有俘獲，今復東守，海陵雖不容有之，

❶「告」，四庫本作「乞」。

然合濠泗而争鋒，窮寇似難爲力。運河海道，慮或棄之，虜之芻糧不患不給，沿淮已無兵甲，退之實難。傳聞蘇秀民多逃移，理或有是。吴侯光化之捷，我軍不可窮追，恐傳而東，緩不及事。今此襄、漢已弱，不宜深入敵邊。通問吴、李諸公，不知可諭之否？冒昧塵瀆，乞賜矜恕。

二

傳聞虜軍東及通、泰，劉侯已還京口。維揚雖有李横城守，張萬敵軍通、泰州，而戎首在六合、天長間，孤軍殆難久立，却敵之計，圖之實難。雖傳復得廬州，蓋幸其無寇耳。聞蔡酋蕭總管攻陳州未下，蔡州尚可乘虚而擊，不幸陳州不保，蕭勢又須南寇，使賊東西合勢，吾軍不復可爲。不知吴侯之軍可復調否？如鄧州賊勢不振，分此

一軍而東北擊上蔡，則陳人自成首尾，破蔡東出，則賊勢必將自沮，過此而求善後，無可爲矣。但不知劉萼自通化而走，今復何之。若不東合蔡軍，定須西犯商、虢，二者皆我危道，然恐非敵之所能爲。❶果出鄧州，則西洛可乘之會，顧此孤弱之甚，難爲後耳。今也東道方急，不宜舍之而西，破洛而不能扣陳、許諸州，❷猶無謂也。妄意塵瀆，恕察是幸。

某竊見虜人盡在江上，濠、廬并無賊馬，進兵更可得爾。但恐蔡州或能爲患，故謂不當舍蔡而入濠、廬，使蔡酋破陳而歸，縱不南向濠、廬等處，吾軍不可復守矣。伏乞台照。

❶「爲」，四庫本作「乃」，屬下讀。
❷「扣」，四庫本作「據」。

三

某伏覩皇天悔禍，元凶送死，國家復讎刷恥之效，冠絶古今，決策之臣，功加方、召矣。然聞之古語曰：「成功易，保功難。」我軍乘其内叛之機，神州可不戰而取。所謂以我之衆，加齊之半，時不可失，此孔子之所爲沐浴而告者。然便于料生而不善料死，仲達不害爲知兵。竊嘗妄論兵權，以爲當恃我之不可勝，不當問敵之可勝。是以尤當持重以赴事機，使彼可乘，故當迎刃而解。若猶未也，于我何傷。此時事之所當先，惟廟謨必已素盡。區區之見，更乞謹之。

論營田

某昨者伏遇行臺循問及境，思有所獻，而不敢越其職分，輒請金牛置尉以銷南鄉之盜，縱論及于營田，仰荷采納，不以爲過。退思營田部吏豪横之迹，爲民顯患，州縣猶無得而制，則雖置尉無益。以爲營田不罷，不可以立尉司。蓋縣不能統營田，則其爲盜賊淵藪自若。營田幸罷，然後尉職可修，軍罷而歸，置尉乃爲急務。顧此軍務方冗，事若難行。此來未敢復言，❶乃蒙詢問下及，輒敢條其利病，列于左方：

一、古者宿兵絶徼，多爲營田，所以省饋運之勞，而勤士卒之惰也。然而古之調

❶「此」，四庫本作「比」。

卒，蓋取諸農，且戰且耕，猶易爲力。今之營田，異于古之營田也。强士以所不能，❶棄之而不復教，耕者猶不足自贍，何有于一軍。廢戰而贍之耕，非其理矣。

一、營田之卒，一人墾地約二十畝，歲得穀六十碩，其奉錢月三貫，米七㪷五升，歲計錢三十六貫，米九碩，而衣賜不與。管轄官校，大約什置一人，請奉或十倍于兵。則是二十兵營田二頃，得穀歲六百碩，費錢七百二十貫，米一百八十碩，而衣賜不與，牛種農器不在焉，此營田利害之曉然者。

一、湖外穀價，低昂不等，約其中數，碩穀爲錢五百。營田莊寨去軍遠者數百里，以馬運穀，騎士從之，往復數程，負穀二碩，校之中直，爲錢一千，人馬在途其費相若。近時士卒，棄穀而歸者有之，質之人情，未足深過。

一、營田之在諸邑，類皆奪民膏腴。稍有良田，民頗耕，❷營田輒掩而取，州縣無得誰何。或有水源，營田皆擅其利，民田灌溉，非復可得。有如放水則決諸民田之中。民以其田歸之，爲之佃户，非惟可庇賦役，始可保有其田。又有無良之人，樂于放縱，一爲佃户，遂可横行于鄉。而無知之民，復有平託軍校，竄名佃户以避追須。雖有盜賊寄跡其間，州縣已不敢問，巡尉保伍，何從得之？

一、營田官校，往往不恤其軍，科配茶鹽，日有定計。比及打請，舉而取之。營田之額有增無減，歲有荒歉，皆于軍士名下剋

❶「以」，四庫本作「之」。
❷「頗」，四庫本作「賴」。

除。死損牛車，亦令均備。❶竊藏剽掠，蓋非得已而然，自非部校容之，何自而騁？部校家自爲盜，尤不可容。

一、營田部轄，下至軍兵，往往因公爲私，多招佃户，侵耕冒種，不知紀極。州縣不相統屬，故難稽考。一户歲失苗米數碩，過百則已及千，一縣之間，不知失幾百户！營田增羡無幾，實何補于軍中？

一、營田軍兵固有老而不可復戰者，久于田畝，稍知其趣，又有佃户，實供官租，如罷營田，必恐失業。如因見耕之産，使爲佃户，營田牛具皆以給之，軍兵所棄之田，因而召人耕佃，閲歲無幾，租入必羡于今。

一、竊聞營田馬料，在總所歲計之數，今來軍馬調發馬料，係諸路應副。若因此時權罷，召民耕佃其田，寬以數年，自可及額。若便責之縣邑，竊恐未易出辦。

一、營田之在諸鄉，爲害雖大，而營寨棋布，舍烟爲頗翕集，一旦罷軍而返馬，❷或恐人烟空寫，盜賊因兹竊發。若第罷遣士卒，其佃客及附莊户並令安業，寬之如舊，自可以無此患。

一、伏見諸路營田官莊，皆以縣尉兼掌，本縣官兵營田若罷，尤宜置尉南鄉，分掌官莊，轄其佃户。它縣視地廣狹，措置大略倣此，非惟可銷盜賊，兼免失陷官租。

某似聞營田馬料，每碩破總所般運錢壹貫文。其實使士卒般運，不曾支給，却作營田上供金銀起發。只此一事虚秏已多，某不能知總所支錢之詳，更乞詢究其實。

❶「均」，四庫本作「軍」。
❷「返馬」，四庫本、朱抄本作「馬返」。

上宣諭論蔡州事宜

某竊見今年蔡寇攻城之法，當急乃緩，慮彼姦計，候我食盡而舉。計今守蔡之卒不下七八千人，不知儲蓄之詳，恐有不給之患。又不知晉保軍馬赴蔡，爲復秖在德、安二處，皆可緩之。光州、信陽，不可絶無屯戍。若令留軍一處，少益其兵，非惟援接蔡州，兼可犄角胡寇。如欲持久，糧餉尤宜蚤計，恐當急救，諸將得以爲辭。妄意及之，乞賜台念。

上宣諭論北事

某自涉春以還，稍不貢記室之問，非敢怠也，特以人微位下，誼當自斂，不自畏縮，譊譊焉日以猥穰之說，躐陳于大君子之前，雖至德包荒，不以爲過，不知我者，謂之何哉！重自黠虜殲滅而來，士夫隨復驕惰，私憂過計，必以我爲徼幸多事之士，❶是以雖有寡聞，❷不敢仰瀆台聽。然而聞見日積，乃心鬱如。仰惟寵遇之隆，每蒙不賜誅絶，奉頭鼠匿，殆將絶于門牆，雖少安小人之私，然非所以爲仰報眷予之意。偶所聞若有所繫，朝廷殊未有以處之，執事奮不顧身，自任以天下之重，故某輒盡底蘊，竊敢言之。

竊以國家比歲用兵之初，實未聞嘗有戰守之略、宏遠之計。謀不素定，❸將帥乏

❶「士」，四庫本、朱抄本作「人」。
❷「寡」，四庫本作「所」。
❸「素」，四庫本作「早」。

才，欲以久惰之兵幸其一勝，泛泛然如投無鉤之釣，求魚于三江五湖之間。兵不交而喪廬、淝，非虜之計善也。吾謀之不至爾。賴天祐宋德，虜惡貫盈，當人情危懼之秋，内有鳴鏑之禍，使彼偷生卒歲，縱不渡江，撫淮南而有之，我無息肩日矣。幸彼喪君而返，人情不無二三，躡而殲之，可使少知懲艾。失此不計，使大定得以緝綏其民，是皆事在以前，悔不可及，來者之計，在廟堂不可不圖。然以今之邊防，視前日爲何似？今日師旅，視前日爲孰多？自冬徂春，恬不復計。虜使壓境，又復不知所爲。彼怒而歸，意可見矣。且夫大定之立，豈誠厚于我哉？良以國有内憂，上下未睦，死酋之敗，政以無故興師，故此尋盟以和其内，須我待之有闕，師出不爲無名，怒其衆而用之，庶其有濟。是必穹廬之下君臣朝夕之所自爲謀者，而吾邦不此之憂。猷之未遠，使虜再至，果然却之否乎？

古求欲以勝人，以爲莫如自治。兩淮之戰，吾之手足露矣。爲今守禦之備，當百倍于曩時。前日之債，政以長淮不守。守淮之計，廬、壽爲急。以周世宗之略，尚不能久處淮南，蓋劉仁贍堅守壽春，當其衝會，壽春不下，固不可越之而有淮南。非仁贍者果能勝周，誠亦兵家之所禁也。前日以淮爲不足守，棄廬、壽而守揚州，既不能軍，遂守江面，設有臺輿失備，守將奈何？使虜悟前日之非，又將大舉，以重兵當諸將，輕兵乘間浮江，黑幟一建于南，守江之功殆矣。且彼前日之失，以虜身自任之，安知今日北朝，不知選任良將，汰其偏孱，[1]救

[1] 「偏」，四庫本作「傭」。

過已往。吾非蚤計，恐難悠久。爲今之策，尤當固守淮南。顧諸將之所行，殆兒戲之不若。一州一邑，戍兵才千百計，無補于事，徒析成軍。吾軍政苦乏人，爲計豈宜若此？傳聞陳州之圍日急，救兵未聞一至。遺氓報宋，無若此城，棄之不疑，是豈恢復之道？前日蔡州之事，尚或可爲，第緣守者不勤，救者不至，前功盡棄，虜徒手而得之。使虜方至之初，遊騎出没者寡，伏兵掩擊，可以杜其復來。比及攻城，援兵要戰于後，内外相應，豈無成功？汝、鄧棄州而歸，那復爲上蔡地？託名援救，實自成其退計爾。帥臣舉皆若此，緩急詎足恃乎！竊聞鄂州之軍，非果不供于用，特以調發無當，致此紛紜，復求忠鋭不習之軍，以爲内援，豈惟無補，行復悞事。

方今用人之際，命將尤宜詳審，御營殿帥，果虜之所畏邪？漢王聞魏將之名，即知魏之可取。今日諸將知復如何？李横、傅選之徒，于岳軍粗有聲譽，廢居散地，輿論惜之，處選浙西，固無所事，棄横于蜀，❶將焉用之？二公徒不事貴臣，豈皆果不忠者？處之襄、鄧，未必遂無可觀。將士得各遂其所安，戰氣亦十倍矣。是皆愚見所及，欲以少補大謀之一二。辭不盡意，執事不以爲謬而辱觀之，惟所棄置焉。不任區區戰汗之至。❷

上張宣諭書

某讀《詩·小雅》，得文王之所以興建

❶「棄」，四庫本作「處」。
❷「至」，四庫本、朱抄本作「極」。

大業，與宣王之所以紹開中興，固未始不本之人情，見之膚使，而其一時之使，亦未嘗非忠信之士，王之同德，不二三之臣。❶艮以四目四門，委之一使，上焉以布宣德意，❷下焉以道通人情。五侯九伯，所爲取正，四夷八蠻，所爲馴服，非忠信之士，王之同德，心膂之臣，則亦不能勝其任矣。故《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也。送之以禮樂，年遠而有光華也。❸詩之首章，不過「每懷靡及」，終篇之義咨詢咨度而已。《六月》，宣王北伐也，言不及于有功之將帥，而其卒章乃稱「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來歸自鎬，我行永久」。由是言之，使臣之任，顧不重哉！使臣而不能及政之闕，盡咨詢之義，至于萬邦爲憲，則雖匹婦不可以情得，昆夷、玁狁何從而正！文、宣之政，可謂知所本矣。

執事吉甫等輩人也，當主上薄伐玁狁，紹開中興之際，以皇華之使，任吉甫之責，淝水橫流而氣不爲沮，河洛塵昏而謀不爲挫，迄能恢復汝、鄧，觀兵嵩、洛，東收陳、蔡之壤，北却蕭、劉之寇，光華之遠，于斯見之，我行永久，宜聖主之渴思而反之也。❹來歸自鎬，其所爲告后者，是必先已有定。如民力之彫弊，屯田之勞擾，執事咨詢有素，決不置之者也。至于諸將之才，敵謀之情僞，固文武之餘事，又無待于鄙言矣。竊意諸軍進退之實，熟見稔聞之事，如復蔣之安，入汝之失，救蔡之不力，棄鄧之無所顧籍，與夫不恤在行之士，不綏徯后之民，凡

❶「三」，四庫本作「心」。
❷「德意」，四庫本作「令德」。
❸「年」，四庫本作「言」。
❹「渴思而反」，四庫本作「召而大用」。

若此流，仰惟耳目之布，必已周知其狀矣。咈人情，誤國計，宜莫此若也。今朝廷之上，既忘前日之殆，宴然以無事處之矣。在列之士，必未有及是言者。縱及于此，又必不能周悉其詳。咨度咨詢，所以仰副虛懷之意，爲憲于萬邦者，願執事以身任之也。光華之美于此而至，執事必不難之矣。雖然，猶有説也，虜之未渝平也，蓋每言其内亂，刃交兵接，亦又不然。自淮而歸告亂者，又紛如也。以我之不可勝，待敵之可勝，而不恃敵之可勝，亦欲朝廷之戒之也。

某，寠人也，無寸長之可取，且無先容之助，一言堂下，執事不以俗吏待之，以公事言，未嘗有不聽者。一邑之賜，于某偏矣。輶軒之復，不可以無言送。敢以所學于《小雅》者，仰布于下執事，視文、宣之所爲攘却昆夷玁狁之事，可以從知大業中興之略。執事固秉國政事，❶必優爲之矣，非小子之佞。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九

❶「固」，四庫本作「將」，朱抄本無此字。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

劄子

上成馬帥論屯軍

某讀《吴志》，至漢居許而吴都鄂，傳于魏則徙金陵，得孫氏之所爲廢興，從而知仲謀之本志。武昌，古鄂縣也。其地四達，襟帶江淮，許、蔡、申、陳相望五百里而近，絶江以北，莫捷此途，襲以輕兵，信宿可至，以斯謀許，誠無濟矣。❶漢祚移而鼎國分，武昌密爾于魏鄙，建鄴之徙，端在于斯。今之江南，舊爲吴地，以錢塘爲都邑，則衢、信、洪、撫爲之衝。鄉來金人南牧之兵，掩自武昌南渡，是時鄂州兵十三萬，❷聞而躡之已不能及。自縣之西，有馬橋湖四十里，武昌有變，救之實難。北望黄州，去淮纔四百里，淮流可涉，絶無關津。毁拆黄民之居，以爲牌筏，順流而下，不勞舟楫而通。今議不此之虞，徒益兵于江夏。江夏背山阻水，漢陽以北，背陂湖，以進則難，無往而可。萬一虜人渡漢，由間道以襲豫章，不數日而下江西，因進軍以傾衢、信，吾軍悉在其後，寧不爲都邑慮乎？江夏之屯，乃岳飛所以制湖賊，西臨襄、漢，阻水實多。進退江、淮，以全制虜之後，取道神速，遠不逮於武

❶「濟」，四庫本作「難」。
❷「是時」，四庫本作「雖」，朱抄本無「時」字。

昌。吳、蜀之衝，固已無急于此。東晉之世，陶侃都督江南，其治在于武昌，足以明其險要。某官按行邊徼，在所當言。某備數長官，不敢不告，僭越之罪，死不敢逃，留軍以屯，惟太尉命！

與宋守論屯田利害

某准牒備奉朝旨，措置屯田事宜，縣令卑官，固論議所不及，咨詢所不到，惟當遵稟成算以即事功，不當可否其間，上評國論。然而愚者千慮，小己未能一得，❶思欲退就循默，則恐利少害多，無補公私，失箴規官守之意。內愧無益，不若言而不用，故敢輒以小見仰進一言。

竊意議者之及于屯田，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覩其利而未覩其害。是故及此言也。今夫國家之務，莫重于軍食，飛芻、輓粟，率百户而奉一軍。散軍就田，所耕足以贍衆，軍無惰卒，國無勞民，此歷古屯田之利，趙充國、諸葛亮之所賴以成功者。至于彍騎、民兵之辨，則恐議者有所未達。且亮、充國所將之卒，類皆調之于民，使民就田，何所不可？彍騎則四方遊手，不堪田畝之事，僥求逸便，是以從軍習擊刺于射塲，尚苦其事，驅之畎畝，慮非所長。獲利而共享之，彼將猶有所憚，專有其利，必非樂爲。賤吏家居，嘗識田里之故。上農數口，婦子畢耕，不能數十畝田，力猶不足，一卒營五十畝，其何以堪？且古之所以屯田，多緣宿兵塞上，饟饋不給，姑即棄地耕之，所求便事寬民，非以爲利，不過自足軍

❶「己」，四庫本作「子」。

用，省饋運之勞。不聞悉使之耕，倍爲程督，使能墾地如許，寧能棄鄉井而隸籍于軍！又況國之屯田，本緣捍禦關隘，今求闢地，利不兩全。自然阨塞，無田可耕，固非要害，散之則不可復聚，聚之則奔命徒勞。一往于田，不可復教，積年閱習，一日廢之。流移之民，僅能復業，良田便于水利，固已耕耨于中。環以屯田，寧不爭利？便民則軍無可耕之地，擾之則民必流亡。在今少少營田，其害已見，侵漁豪奪之事無日無之。重以屯田，民有流移而已，況本縣介居大冶，烏能强挽之留。屯田之兵，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跂立而待，尚或見之，言利之臣，恐未嘗過計及此。第觀漢蜀用之以濟，思不及于蕭銑、南唐，墨守一隅，未知其可也。先伯考之經略湖外，實代王彥守邊，聞彥使二十將卒營田，潰者十有八將。茲某耳目之所接，惟執事明處而熟圖之。堂下之言，未足深過。

上宣諭汪中丞書

某聞强國以人，作人以氣，士氣振而衆材用。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利，雄傑狙詐皆得而用，則其國家靡不振。不然反是，明喆保身而已，所與爲國，非小人而誰哉？自非上知之人，安有不化，理亂之判，由此而決。國家承祖宗積累之厚，教化之美，涵養士氣，作成人材，嘉祐、元祐之間，名士輩出，一時之盛，可以追配唐、虞，唐漢以還，[1]未足倫擬。黨錮之過，賢知放逐，趨時之士，媕婀相競，二宮播越，職此之由。

[1]「唐漢」，四庫本作「漢唐」。

紹興始元，皇上恢祖宗之略，士氣稍奮，江東以興。權臣柄朝，娼賢醜正。岳侯之死，世絶功名之望，趙、張之放，人莫敢有賢德，四方士氣至于今索然。今日朝廷，視祖宗爲何似？是知士氣振者國必盛，士氣索則人心亦從而衰。其誰爲之，在時政之所行已爾。

今天下文武之士，知氣節者誰歟？居官以讜正爲村，❶剛方謂之暴露，脂韋循默以爲官樣得體，❷貪婪狠愎，世且才之。天下滔滔，安于邪行，誣蒙苟且，上下相承，郡縣朝堂，會爲一律，論至于此，而求士氣之振，邦家之興，不戛乎難哉！卒有意外之虞，士安所習，孰肯寘其官體，倣其村暴，❸捐軀效命以爲社稷之衛，易其妻子禄位，素心之所保乎？縱有斯志，其中無有。徒爲强死，何補于事？夫爲待敵之計，所務乎盛氣而已。求盛而不作，日爲循縮之計，氣不振，下將惕然而休，以圖恢復之功，固未知其或可也。

執事以名德繫人望，❹以忠信結主知，綜轄臺綱，大明國論，朝廷爲之一正，姦回爲之膽落。今持節以護諸將，真裴度征淮西舉也，中興聖業，當由此致。而區區之所爲執事慮者，不在乎敵之强大，而患吾氣之猶索也。執事居今之世，行古之道，施諸首政，必也動人，邪正昭明，會與前反，氣無有不振，人無有不奮，則功何有不就？是執事所優爲者，端不俟小夫之論，至于朝廷公輔，未聞廟勝之略，邊鄙之將，或恐長城斯

❶「居官」，四庫本作「平時」。「村」，四庫本作「粗」。
❷「官樣」，四庫本作「居官」。
❸「村」，四庫本作「粗」。
❹「名」，四庫本作「明」。

壞，士卒云惰，民久告勞，風化所行，人無一懷固志者，以求免復之效。❶是由闒而身尫，刖而爭途，豈直不能，且速敗而成僨。振而起之，莫如自進。道途之論，謂旦暮且將有豳岐之舉，士氣骪骳，禦侮其誰！行留之間，何所不有？公卿弗救，❷爭臣弗言，杞人之憂，寧得不過？繩愆糾繆，真執事之事也。弛張國勢，繫于一言，讜論回天，士氣增壯，人人有鄉功之志，則賢者不敢隱其笇，❸勇者不敢愛其力，太平可指日而俟，夫何有于寇讎？康、宣中興之臣，蓋用此道。今身任天下之重，非執事其誰宜爲？惟執事奮其精忠，以身爲天下倡始，則士氣亦從而靡，❹安有不亡之寇？此先務也，惟執事急焉。某位卑言高，死罪死罪。

論屯戍

某伏覩朝廷經制邊防，使成、馬軍益戍夏口，單見寡聞，深所未喻。採之巷議，爲有二説。或謂虜謀沔、鄂，欲以爲田開府助；或云有失衆之將，且使并將之軍夫，代將則免之，何至興動師旅。虜圖沔、鄂，鄂軍不足用邪？質之人情，皆不足聽。井蛙之見，猶不以增戍爲然。夫夏口之兵，岳侯所用以奮擊于匈奴中者，猶是人也，何不伸于今日？況兩軍不相統，一旦罅生其間，❺

❶「免」，四庫本作「恢」。
❷「救」，四庫本作「匡」。
❸「笇」，四庫本作「智」，朱抄本作「策」。
❹「靡」，四庫本作「奮」。
❺「旦」，四庫本作「設」。

一却一前，何以待敵？夏口古雖控扼，然已緩于武昌。武昌乃吴建都，而王敦、陶侃、温嶠、庾亮之所爲督府者。其地襟帶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廬、淝，右連襄、漢，陳、許、蔣、蔡倚其後，洪、撫、衢、信當其前，南北二途，有如繩直，自淮徂淅，不能二十餘舍，胡人南牧，嘗出此以襲豫章，千里江淮，信宿而至，鄂雖有衆，不復可追。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武昌、夏口，尚有一湖之限，黄州南渡，斯須而至武昌，筏黄之廬，❶奚假舟楫，縱吾軍躡其後擊，適致敵人于死地。質今驗古，要害甚明。夏口南陵大山，❷三方阻水，漢陽以北，限隔陂湖，達于應城，凡數百里。信陽之北，始際邊隅，可以自安，難以應變，其西雖有漢口，窮冬涸而不通。沙口出于陽羅，實爲江漢之會。陽羅在黄西數十里，舊爲榷場捷徑。蔡之新息，道分爲二而南，黄與陽羅正當其會。亂江而渡，武昌居兩道之衝。宿兵武昌，艤舟樊港，放求古迹，分軍江北而屯之，以守則堅，以攻則速。以觀夏口，端若井中，釋此不圖，未知其可。某官道周今古，❸于此固當深知。遼豕野芹，不敢不獻，一夫愚見，惟執事擇焉！

論民力

某鯫生晚進，安知國體。然嘗侍諸父官守，得接士夫餘論。竊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爲國勞民，未有能固其國者。今兹假

❶「筏」，四庫本作「渡」。
❷「陵」，四庫本、朱抄本作「臨」。
❸「道周」，四庫本作「周通」。

令東鄂，獲親民事，到任之始，適當多事之秋。竊禄曠官，僅能書考，可以贏民千有餘户，當兵荒水旱之餘，大治戰船，治屯營于荊渚，林木盡伐，役且餘年，❶上泝江流將二千里。方幸少休數月，民獲治其私家，俄被軍書，夏口有屯營之役。基鞏未立，旋令迎候大軍。犇命疲勞，不勝其弊。不知繼此之後，果然奈何。❷湖右之民況又非浙江比，一錢粒粟，即名税户，尚不供仰食俯育之費，❸何有于官？ 比年以來，虚乏甚矣。謂朝廷待敵之計，莫若愛撫邊民，使其民願爲我氓，安有不濟？ 今日之事，反爲先困邊民，困而流離，何所不至？ 昔南唐以屯田之役，侵擾淮南，周師南征，民或負芻迎奉。今之科擾有甚屯田，愚瞽之心未知其可。惟某官至誠體國，循問重湖、荊襄之民，引領以承德意，嘉謨啓沃，莫急告勞。❹冒獻瞽言，惟所裁擇。

論賊盗

某復有職事，仰瀆台嚴。謹按《圖經》，本縣南北凡七百里，爲鄉十二。南唐之季，析三鄉縣大冶。大冶爲縣，實處縣中。本縣九鄉，遂分爲二，故縣有西鄉，有南鄉。南鄉壤地最廣，當本縣三之二。隔越大冶縣界百有餘里，有金牛鎮，居南五鄉之會。建炎之後，廢不置官。其地蓋古緑林，西接江夏之新市，西北湖水，南抵武寧，其東永興，相去極遠，凡數百里無一官司。比年廢

❶「餘」，四庫本作「踰」。
❷「奈」，四庫本作「若」。
❸「食」，四庫本作「事」。
❹「告」，四庫本作「苦」。

罷榷場，茶寇于此出没，五鄉殆亡聊賴，今已數年。某到官之初，盗賊尚未止息。顧巡尉皆在邑，緩急知之已難，況又無人，莫可追捕。姑令團聚保伍，少爲隄防，雖寇盗稍衰，而鄰邑多受其弊。究其所以，乃戍兵營田其間，不逞之民，託名佃户，爲之淵藪，豪奪成風，挾軍爲姦，縣不得制。承平無事，尚爾縱横，過此以還，恐爲害有不可勝言者。某竊見本縣弓兵之額，舊管八十餘人，兵火以來，才及强半。苟分此數，就招南鄉之民，置尉金牛，俾兼本鎮烟火公事，則村民有所赴愬。南鄉爲有官司，所費既不甚多，可不煩民而辦，庶幾人知畏憚，政道可行，民得少安，亦銷盗之一術也。自非大御持節本道，❶難以申明。故某不辟嚴誅，敢有所請，建明置尉，以安百里之民，使盗賊不至公行，則執事之賜也。

❶「大御」，四庫本作「鈞臺」。

上胡舍人書

某聞之，盛名之下爲難居，天下之望爲難副。蓋士有名斯有德，有德斯有望，名望所在，至德存焉。無其德而有其名，是竊名者也。名者，天下之美器，造物者之所靳也。有其德而名從之，猶恐無以充天下之望，盗名孤望，安有不殆者乎？執事窮聖學之源，奮百世之下，名德之重非一日矣。「戊午之疏」欲取奸臣而梟之，女子童兒至今傳誦，廉頑立懦，可以風乎百世之後。所謂氣充天地，名光日月，其所以得天下之望者，豈徒然哉！皇上付執事以國書，班執事以法從，任寄之意，夫豈無自而然邪？

上下之情，其所望于執事者，可謂至矣。執事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必有以處之。

今天下倒懸矣，上策莫如自治，而自治之道，非小人之所及也。觀乎邊鄙則蕩而無備，問其糧餉則匱而不給。外有强梁不測之虜，日窺覦而弗制，四郊多壘，必有當任其辱者。不思自治之道，而論遂及于和，和固多端，然不自强，則和不在我，則將靡事不爲，而敵人得以制其命矣。虜固貪頑無義之國，我之虛實，已盡知之，而又示弱以和，且哀鳴而請命，未見顔色，固將先事而爲之，無厭之求必將縱于我矣。一辭其請，則和不可就，舉從其命，必將有所不給。及有所不給，則彼辭直而動順。吾圉不固，其將何以拒之？然則今日之和，是爲坐困之策。謀謨之際，尤不可以不審也。

以愚不肖之見，求之人情，保國之計，和不若守。守禦備具，則和議可成，和議可成，守之必固。雖然守禦備矣，紀綱立矣，和戰在我，又何敵之畏乎？彼寡謀肉食之人，烏知國之深慮，議和之始，未嘗不爲善後之說。所謀一遂，則將歌頌太平，文飾禮樂，居身周公之地，以天下爲弗復事矣，善後之説不亦虛乎？睎前日之所爲，則其情狀自見，如其詳盡，則非累言之所能及也。伏自執事返國，天下之人，誰不拭目以望，延頸以俟。皆曰：執事守先王之道，其將正國而以福天下乎！寥寥無聞，疑必有所待也。今國家之事勢斷可知矣。以爲中原不可復得，强虜不可復破，則先王之道，遂爲無用，而天下無可治之理，此直自欺之論。如曰國恥必雪，國讎必報，此萬世不易之論，而不可以遽成者。知上策之自治，則恢復之計在其中矣。釋此而爲和議，又將

輕舉而妄發，和之不就，尚可僥倖而存，或至于成，則國命從此傾矣。安危之計，無此爲急。

天下循名而求實，執事固人望之所由歸也。直前論辨，必有非外廷所得聞者，一言決安危之機，用副人望之所屬，以全名而保德，則此舉其時矣。昔賈誼、劉蕡以治安之策，陳于漢、唐之朝，志不克伸，至今遺恨于天下。執事戊午之疏，固已書之大典，著之人寰，劉、賈之言，執事蓋全而有矣。今日之事，志復可伸，如倡言以爲天下先，則天下猶有可爲之理。寘而弗論，或始論而中輟，則天下之望，萬世之名，亦有時而替矣。賈、劉之論，從可謂之空言，❶惟執事審圖之爾。某狂生小子，不知國論之所定，痛念先人不容于和親之際。抱志以歿，見父之執，則思父道之所在，以父之道求父之執，不敢不以全名保德，副生民之所望，屬于執事者之說，陳于執事之前，贄見之誠，先人之志，蓋于此焉見矣。惟執事先生財察，幸幸甚甚。❷

擬上宰執書

某不肖，學無能得于古，嘗觀市賈而得爲邦之道，視工師而得用人之說。夫工師市賈固庶人之極賤，市區求食，非治具之所存也。然庖丁由解牛而言理道，橐駝以種樹而及爲邦，君子小人至寥絕也，至于理之所詣，亦其道之所存也。

❶「從」，四庫本作「徒」。

❷「幸幸甚甚」，四庫本作「幸甚幸甚」，當是。朱抄本作「幸甚幸甚」。

市賈之事不過牟利而已，牟利而不營于廣，徒以名物自占，自名一物，爲道甚狹，宜其利之不可牟也。廉賈之術，惟知吾之所自占，非吾自占，則雖南金大貝，和璧隋珠，委積于前弗問也。高車大蓋，明眸皓齒，駢闐于右弗慕也。身之所問，惟吾之所自占焉者。其出之也，人一之，己十之，人十之，己百之。而裁其入也，則盡反于出矣。人收其用，適通其利，出入既衆，其牟利亦廣。視貪賈之所爲利，其相去亦千百矣。是乃規摹素定，不以它利而易吾之所存，積小而多，制入于出，而天下之利歸之矣。如賈也，不能操其牟利之術，不自占而多營，泛泛焉惟利之求，吾知之其得毫毛而喪山嶽也。❶爲邦而謀不素定，亦由是已。

有人于此，始謀而作廬舍，則必使工師程其役。工師程其役，亦必料材用而營度之，計其舍之廣狹，相其材之良窳。棄材雖巨，非良不取；良材雖細，以良而用。至于棟、梁、楹、桷、門柱、扊扅，無短無長，無小無大，一皆因其材用而後加繩墨焉。剥削之，斲落之，室成而不愆于素矣。庸工之不能爾也，不知先度其材用，室無廣狹，隨時而計，材無小大，隨事而取，斲巨而爲細，任窳而爲良，不知其有幾也。材用胥失，亦莫可勝計。所作之舍，幸而就，亦非久遠之道也。用人而不量其用，亦由是已。厥今天下何如哉？夏固四夷之首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非一日矣。主聖臣直，真同德有爲之時也。有爲而規摹不立，萬事付之臨時，一却一前，動不在我，或左或右，而民始疑。信此而行，靡所止屆，市賈雖賤固將能

❶「之」，四庫本無此字。

笑人矣。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三者不同，而其爲政之規摹，有不可移者，是以有三王之治。文王事獯鬻，句踐事吴，少康諜窮，漢高間楚，四者不同，而其制勝之規摹，有不可移者，是以有王伯之功。牟利而坐市區，亦必有其道矣。

守邦之術，得賢爲固。伯王之主，不異代而求賢。天下之材未嘗乏也，患居上者求之非其道，而用之非其術耳。苟惟賢之爲好，則將有取于賢，其所從來不必問也，得賢而用，必也各當其所，生之歲月不足稽也。如是則小大畢舉，而無不可用之材，人效所長，而治道成矣。今也顧不出此，守平世之常法，士無器業，惟其流品之問；官無宜稱，視其資級而取。明治道者或親米鹽之役，工辭藻者乃當軍旅之問。彼知財計，方且任之以刑獄，習于疆場，又將勞之以民事。大小異器，隨用而失，賢否異能，隨材而廢。落室之事，固非工師之所及也。唐虞之際，或起仄微，而納大麓，或明禮樂，而任一官。人各有能有不能，亦各當其任爾。才當其任，人宜其官。巨室之成，豈工師之爲擬也。

共惟某官懷致君之術，履代天之任，謀王政而斷國論，拔寒畯而簡賢能，辰告遠猷，所以爲社稷計者爲不鮮矣。然而國計猶未立，百官猶未治，邊圉猶未固，四夷猶未服者，夫豈無其説哉？徒以規摹之未定，而用人之未至耳。信能奮發于此，定不可易之規摹，而求當世之才，不拘流俗之制，必當其用，必盡其長，則中興復古之功，無難立矣，惟某官圖之。

某歐浦狂生，不學無術，徒觀市井得工師市賈之所爲事，以爲或幾于道，故摭其

說，願陳于上公政府之前，遼豕野芹，亦惟其意而已。僭差之罪，非所敢逃。

上張魏公書

竊嘗論天下之憂，莫深于外侮，而患或起于内訌。何謂外侮？戎狄是也。何謂内訌？賊盜是也。内訌不作，國家無間，外侮雖甚，猶可爲也。外侮之來，内訌復起，雖有智者，不能爲謀。故爲國之深謀，在于常虞戎狄之患，除治盜賊，使不至于内訌而已。國無内患，專意于敵，外侮雖至，則吾有以待之。今夫戎狄之憂，天下之通憂也，是故并慮以思，合謀而動，除戎器，戒不虞，警軍刑，固羅落，敵雖强大，夫何爲哉？盜賊之興，生于微細，偷不已而至于暴，小不制而至于大，浸浸不絶，將成癰疽。議者以蟣蝨眡之，此患之所由生也。朔漠之君，篡其宗國，雖名嗣統，其實建邦，威令已行，上下已睦，觀釁之舉，可爲後圖。視其規摹，似不徒已，邊防之守，尤當先事而謀。雖廟堂之深憂，而亦天下之所同知者。上方兼聽而遠覽，故非下士立談之所敢道。

竊聞廣西之寇，侈獗四年，❶凌鐵已誅，王宣接起，揉踐城郭踰十數，殺傷官吏不可毛舉，非細故也。而議者輕之，不能及無事時蚤議翦滅，設不幸復有憑陵之寇，謀飲江之舉，吾軍力單于守禦，智竭于邊防，雖欲討除，力且不暇，内訌之患，夫豈無之？況吾吴江湖之鄉，夙多剽刼之患，警捕之吏，莫可誰何，一縣之間，歲數十發。尉寺逃責，弗言于縣，縣且弗言于州，州固弗聞于

❶「侈」，四庫本作「猖」。

朝，而賊盜恣睢，莫之禁矣。始不能制，言之何益？有如就執，初固不言，欲加之刑，不可得已。加州縣司獄之吏，往往結盜而爲之囊橐，盜至囹圄，則將緩之、恣之、教之、告之，廣言由歷，以擾齊民。足則玩法而輕刑，致疑而減死。故今頑惡之盜，在在悉有，其徒狂舞，自應趣和而從之。外侮方將，内訌間作，欲善其後，不已難哉！故今廣賊之誅不可緩也。議者以爲可招而致，愚竊以爲落落難合。何則？凌鐵之死，出于已降，今日之王宣既降而反，自見反覆，寧能復降？夫降出于畏威，今我何威之有？誅討之策，待人而動，間者謀帥而得妄庸憸譎之臣，蓋將五百羸兵，❶付之經略，四方之人聞而竊笑。朝家遠聽，尋復除移，益之以兵，計之善也。竊意嶺海煙瘴之域，而人不足集事，曠日持久，事難逆料。漢馮奉世當西羌之叛，請兵四萬，以一月決之。謂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功相倍萬。唐王式征仇甫之亂，亦謂兵多則賊不足，平不當以餽多惜費。且天誅不亟決，而闕東南征賦，與兵多而功速費寡，二者孰多？是皆漢、唐鷹揚計畫之臣，才誠足以集事，其論如此，校然甚明。唐能從式之謀，故不勞而破賊。漢初不用，卒大發而後有功。爲今將帥之臣，誠能如式、奉世，然非聽其計畫，假以甲兵，如式、奉世之言，猶爲未可。國朝交、廣之賊，如儂智高、區希範之起，始皆以爲細故，卒勤王師，在承平時尚爲旰食。王宣之賊，在今不爲不熾，非即受首且成其姦。今固無它，或恐因吾外侮之患，嘯呼而動，群偷蠢合，内外憂結，可

❶「蓋將」，四庫本作「徒以」。

爲寒心。昔者劉裕誅燕，尚爲盧循而撓，則夫今日之患，尤所當急，不可以爲細故而弗圖也。鄉使國家外無戎狄之警，而中有此方數千里之寇，縱不足爲深患，而我之官吏爲其戕虐，我之赤子被其屠夷，亡者暴骨于郊原，存者延命于俄頃，爲之父母，忍不之救，況當外難未弭之際，足爲膏肓之疾邪！隋唐之衰，與夫中原之所爲失，其則不遠，可爲龜鑑。

共惟皇上恢中興之略，興太平之治，以爲賢人登進，則内治而遠安。圖任舊臣，夫豈無謂！ 某官以天下之望，爲斯民而起，上毗天子，外攘四夷，其道在于斯文，某官固身之矣。衆賢之用，四維之立，中原之復，王化之行，斯人之徒，蓋翹首而須，跂足而望，某官亦不難之矣。 如今癬疥之賊，何足以爲吾患？ 失小不制，馴致内訌，此識者之深憂，而議臣之所忽者。某懼人之莫以告也，故因贄見而略言之。惟某官大略宏規，固將以一天下。小賊在吾度内，必以無事平之。小夫之言，❶非以爲僭，亦非敢裨廟堂之末議，蓋不知而作爾。犯分干瀆，死罪死罪！

再上張魏公書

某聞國之安危存乎相，相之失得存乎謀。有一定之謀，故天下無可爲之事。謀不素定，而事能克濟，道能有行，功業著于一時，聲名流于百世者，唐虞而下，未之前聞。夫謀豈有他哉？ 亦在乎道之所宏而已。故宰相有當爲之事，有不足爲之事。

❶「小夫之言」，四庫本作「某狂瞽」。

知所當爲，則所不足爲者，可不動容而定。急其所不足爲，略其所當爲，所不足爲或至于紛如而并廢，尚何當爲之可及邪？《大學》之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此言爲天下者，必由内以及外也。故君子正心誠意而加于天下國家者，必自一定之謀始，一定之謀立，則是非利害不能奪，好惡寵辱不能移。上以正君，下以明民，内以治百官，外以綏外侮者，舉無以易。吾謀之素定，其于爲國何有？謀不出此，上且無以格君，下且無以知人，方且毛舉百事，而屑爲之，則内訌外潰之辱，亦何所不有？曾何安民禦侮之足尚哉？故曰急其所當爲，而略其所不足爲，真宰相之事也。

宋自太祖之造邦，逮光堯之紹統，時有治亂，世有盛衰，謀國之臣，有邪有正，然其所以爲治亂盛衰者，蓋未嘗出此。本支百世，夫豈徒然而已哉！鄉秦氏之柄朝，當群賢去國之後，有聖君而不爲將順之事，棄讜言而惟阿媕之是取，士風骫骳，典法蕩然，致逆虜之憑陵，亦必有道矣。今天下循前日之弊，蹈陵夷之俗，公議不立，邪正無分，命令所行，朝不謀夕，上之卿士，脂韋相尚，下之師旅，驕竊是爲。黔首困窮，將不堪命，州縣貪沓之吏，方且刻剥而苛求之。❶朔野之君，篡其宗國，不徒自守，方并仁義而盜之，察之人情非苟然者。嶺海亡命如雷化、王宣之屬，横行縣邑，戕殺民吏，浸淫不已，未知爲謀。外之則如許其難，内之則如此其殆，調發何自？計謀安出？而廟堂之上，輔佐之臣，謀謨于堯舜之前，固未

❶「苛」，四庫本作「誅」。

窺其所處，而議邊之禁，苛細之法，朝朝暮暮，亦莫知其幾出也。急其所不足爲，猶害于當爲之事，況當爲而不爲，乃嘵嘵于所不足爲，既不可必人之爲，奈何禁人之言所當爲者邪？秦氏之爲，幾何而不見于今也？當秦氏之時，猶爲不可，在時如此之急，❶諸公顧欲爲之何哉？

共惟某官負天下之重名，行天下之大道，得時得位，而澤未加于天下，以爲天下恨者非一年矣。皇上好賢仄席，撥浮議而登公于朝，則其所望于公者，寧不若天下望公之切！某官以身任天下之重，固將見諸一定之謀也。今入相數月矣，其所以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者，必非一端而足。然而黔首之屬，駢肩而立，引領而俟，以求某官日新之政，顧且闕然于下矣。

某細人也，自惟無取。❷竊惟先人右史，異時嘗辱知遇，鄉也武昌迎見，亦蒙惠顧。疇昔而撫存之。當公之來，不敢不見，見不可以無言也。言又不可自同于衆，故此輒效四方之望，而爲公索言之。願公上正一人，下求百辟，定其公議，而以利人辟國，措天下于覆盆之安。此相公所自任以堯舜之道而尤所當爲者，則亦門下小生區區之望，過此無足爲矣。瞽言冒獻，死不敢逃。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

❶「在」，四庫本作「今」。
❷「自惟」，四庫本作「才行」。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一

書

上湯相論邊事

某竊見逆亮殲滅以來，國家宵衣旰食，思備邊之計，更年積月，迄無成規，此封疆之臣不能遠慮深思，以稱廟堂倚屬之意也。某小生晚進，安知軍旅，然竊食近塞，經涉四年，見之既詳，究之亦悉，故敢輒以鄙陋之見，思補廟謨之萬一，非敢自謂必得，惟所裁擇而棄置焉。冒瀆鈞嚴，某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一、某聞之兵法：「勿恃敵之可勝，恃吾之不可勝。」是故先爲不可勝，上策自治，此不可勝之略也。今北鄙之弱甚矣，竊聆邊人之語，謂虜之謀入寇者，凡有三說：其一，屯田淮北，使我困于飛輓，而彼坐收其弊。其二，分軍並進，以奪我之江流。其三，壓唐、鄧而襲蘄、黃，上游可不戰而取。雖道聽塗説，未足深信，使彼計果出此，亦危道矣。敵今屯軍汴、宋、許、蔡諸郡，在形勢最爲要切。數年以來，見我軍戍單弱，往往分軍軼出，覘我空虛，我軍犇走而趨之，其去已遠。犇命之役，未嘗一日無之。先人制人，恐不如此。敵既未有可乘之隙，而我之不可勝者，又皆若是，日復一日，懼難悠久。某嘗竊論當今之急，莫若因形勢而列屯營，宿兵聚糧，分戍險阨，來不與戰，去

則據險而要之。重鎮諸屯，首尾相救，自處閒暇，不犇命于敵人，非惟足以自坊，而制人之術在其中矣。敢以近邊形便，聞見之所及者，疏其要略，條于左方。

兩淮爲北門屏翰，盱眙、濠梁寔當虜衝，今魏公已有成規，不容復議。有如虜出順昌、下蔡，則壽春、合淝爲之衝。合淝之南，濡須之塢，夾石之戍，乃吴時歷陽、皖城之險要，在議者不可不講。

中流爲荆、揚之要領，虜出上蔡，則武昌、夏口當其衝。在建炎間，虜嘗出此以襲江西矣。其地里比諸州特近，又坦夷無絶險，宜戍麻城、白沙，而以黄之舊州爲重，使與安陸之軍互相應接。比緣兩淮、荆襄，各有分域，此道遂亢而不虞，廟堂之間尤所當慮。信陽、光州亦古重地，可以藩蔽德安、黄州，然而防扼頗難，糧運亦遠，若以輕兵雜土人而守，聚忠義軍輩屯之，亦可彌縫上游中流之闕，而爲之斥候。

唐、鄧四戰之地，在我與敵有之，皆難爲守。蓋屯重兵則糧運回遠，輕兵則不足以自立，然我失之則襄、郢暴露，沔北盡爲敵境，運輸屯守尤難爲力。如欲堅守二郡，則方城、比陽之戍所不可輕，似聞議者以爲無險可憑，弟欲塡守唐、鄧，薄險要而保城郭。竊恐用騎之地，尤非我之所長。

德安北接隋、唐，東黄、南鄂，西接荆、郢，亦江漢間一都會也。其東北有三關之險，道皆出于信陽，而大寨嶺爲平易。其南舊鎮，直黄陂及舊黄州爲不遠。西南仵落，乃德安漕舟屯泊之地，泛溳而下，不三日可達武昌、鄂州。雖德安屯軍亦在其後，此不可不虞者。

荆、襄，上游之根本，吴、蜀咽吭之地，

國家最爲要切。曏來未得唐、鄧，守備頗嚴。今既移戍于邊，内鎮亦弱，由棗陽以涉賈塹，趨荆南爲輕捷。❶晚唐黄巢蓋嘗出此。而内鄉、順陽，西接嵩、洛，最爲襄陽要害，亦宜豫爲之防。

金、房南蔽夔峽，西接梁洋，荆、梁之間一控扼也。國初征蜀，嘗由此以襲夔州。比年用兵，亦嘗調其士馬入蜀，甚非良算。今其兵力幸衆，更望爲之區處，使之專守一面，不復輕爲調發。

一、忠義軍士率多淮、蔡間人，與虜結怨既深，必能盡力于我，其將非武勇廉儉，亦無以得其士心。然多自負其長，不能彌縫上下，故正軍諸將好攻其短，正須曲加撫納，毋使猜貳。然其軍無糧餉，不免剽掠取資，以此失北人之心，甚非弔民之意，更乞朝廷孰議裁處。

一、上游糧餉由沔而達襄、郢，由淯而入安、隨，二水通流則轉輸無閡。然此二川，方春纔有數月之水，秋水涸，漕舟不可上通，濡滯轉般，費廣而中有不給之患。軍須急闕不免役及于民，役民運糧，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若爲措置，使運輸所向如二水之類者，皆以春冬之際，集于江口，一歲之食，必令及春而辦，其寬民力不可勝計，惟廟堂察之！

一、某竊觀歷古南國戰守之計，未嘗不保據城壁。雖南唐之弱，當周之勝，猶能歷歲堅守。此無他，郡縣之兵蓋與國兵爲一，一專爲守，一專爲戰，則事集矣。伏自國家渡江以來，專以大軍爲重，大軍一去，無復堅城。夫民豈不念其室家，蓋無法以自保

❶「趨」，四庫本作「取」。「輕」，四庫本作「徑」。

矣。某觀江漢淮南之俗，其民敦實雄健，涉歷世故，頗知用武。若朝廷不惜少少賦入，蠲其田租，略以陝西弓箭手法維之，使之人自爲戰，制其勳賞一同正軍，亦嚴邊之一術也。比年議者稍知措置保甲及山水寨，然初無豫定之法可以必行，緩急無以相維，散者不可復集。考漢鼂錯之策，似可施用于今。如蒙朝廷孰慮而急圖之，使其塢壁粗立，平時可保妻子，而不廢農桑之業，緩急足以自衛，國家既收其用，全生之賜亦大矣。

一、長江之險，以人爲固，今我兵力單弱，進戰則無守禦之備，萬一事出意表，可爲寒心。嘗論沿江之民，習于舟楫之利，如能蠲其徭役，使水手自爲團結，立之部伍，假以舟船，以時隸習，而無害其農功。使之稍識旗鼓，專保鄉社，守之勿懈，則數萬之衆，可以不費糧餉而集，異時兼正兵而用，亦守江之一助也。然此非廉幹之吏，少假事權，久任責成，不能辨也。不然徒爲文具，擾而無益，行之不如其已，伏乞鈞照。

再上湯相

某前任鄂州武昌縣令，自縣境至蔡州，小路三百餘里，行商絡繹。又嘗轉輸至信陽境上，頗聞北事之詳。葛王舊號闔子郎君，蓋華言所謂浪子者。逆亮屠翦宗戚，乃嘗三以計免，包藏晦迹，遂成簒竊之計。[1]亮入淮甸時已僭號燕京，能綏行者之家，除亮苛虐之政。嗚鏑之事，則爲有以毆之，諸軍之還，一日斬萬户二十七輩。張忠彥久

[1]「竊」，朱抄本作「功」。

不受代，乃因益戍而代之，陝西之人不覺易帥。其他施設，類能闊略從寬，凡邊事所當施爲，往往不俟申請，而僞命已下。故雖盜國未久，號令頗行。其大臣惟張浩、宋滿最爲舊人，其餘如蕭安遠、麻都監、那健元帥、二韓將軍之屬，❶類皆拔之小官，不次而用。蕭等皆佼佼後進，知盜竊仁義以立聲名，其持軍御下亦和而整，計非萬全不動。雖非粘罕、婁宿等輩，❷然亦未易敗襲。

中原機會未有間罅可乘，諸處所遣間探之徒，例皆不能深入。縱能深入，又不能察其事情，還則揣所樂聞以悦其上。故如符離之役，虜人固已先有勿焚積聚以待南軍之令，邊遠皆知賊意，而淮南顧不知之。雖以某之愚，亦嘗爲荆、襄督帥言之矣。凡事本無深遠，而貪功喜事之臣，役于私意，故雖廟堂之上，未易悉察。

又如通和一事，尤虜樂爲，然不能屈辱如前，未易成也。況當講戰未定，其間何所不有？又況今日之弱，良以前日之和，❸自古國無外患，而能安不忘危者，殆人主之所難，故當有害而無補。和之不成，我之幸也。如以前此數事，以爲南北之勢已成，中原不可復得，是乃不知義命之論，徼功輕舉又爲非計。某謂方今將驕卒惰，邊障不修，備禦之方，率多施之無所用功之地。至所當務，亦未必知，此朝廷所當慮者。

竊嘗論爲邦之道，自治爲急，敵之强弱，非所當問。又況虜情頑獷，易爲驕怠，我能爲自强之計，政事修，賢材用，名實不

❶「那健」，四庫本作「耶律」，朱抄本作「耶健」。
❷「粘罕婁宿」，四庫本作「尼瑪哈羅索」。
❸「良以」，四庫本作「由」。

戾，刑賞有章，則夫機會之來，庸有窮盡？伏惟某官圖維鑒念，以爲天下社稷無窮之計。

去十二月，都堂新有勅牓，頒陳邊計泄事機之禁。某疏遠賤吏，身不足以膏斧鉞，今也犯此兩禁以瀆上公，未見顔色，而言其爲狂瞽愚聾甚矣。然某竊念天下一家，孰非身事，遊談靡靡，徒麗心目，事功無補，亦何堪用？然拘攣諱忌，❶又非士夫之節，自非在上者以天下爲度，心無適莫而洞照事情者，亦不足與言也。

間者某不避僭越，妄以邊事瑣屑干聽，方懼得誅絶之罪，伏蒙某官不賜鄙斥，呼召使前。既去，雖不及親，足見其開之以言也。此而不言，非惟有負門下，自負其心矣。然此所陳事狀，似談仇敵之美，在蚩蚩薄俗，摇手知禁者，深所嗤笑。而某輒露悃臆。而索言之者，誠以某官量包天地，忠貫日月，至誠體國，樂聞人所難言。而近世士風，習爲軟美之態，此等情狀，竊意有知而不言者，事情何自而察哉？如某又不敢言，則是終無言者，使國家遂輕此虜，豈爲經久之計？以故忘其微賤，冒昧而陳之耳。《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又曰：「人之爲言，胡得焉此。」言大人君子，不間寒遠，視言之所從來也。伏惟某官察其狂狷，而采芻蕘之末論，覆其瑕玼而勿爲人所聞知，此區區之願也。干瀆鈞聽，某下情無任恐懼戰慄之至！❷

❶「攣」，四庫本作「牽」。
❷「無任」，四庫本作「極」。

代上湯相書

某聞千里之馬，困于鹽車，顧伯樂而一鳴，立能爲之增價。寒谷之間，不生五種，鄒衍爲之吹律，坐令和煦生春。士之遇合于時有如此者。鄉令寒谷不遭鄒衍，伯樂不值鹽車，馬亦不鳴，谷寒如故，斃于車下，廢爲不毛，理所當然，知復何憾？幸而二子其力足以感氣致和，其識足以空群拔驥。而我未免鹽車之戹，處幽陰之地，適當其會，不能頓穎求伸，廢棄于時，亦其分也。士當聖天子大有爲之秋，其才雖不足以一日千里，至其自許猶不秖于駑駘，然方困頓車軛之間，谷于窮寒之地，有大君子以道光明于時，開物之功，鑒裁之亮，非直孫陽、鄒衍比也。又恥一民不被其澤，樂汲後進而爲之吹噓，不爲一鳴，何以自見以求脱于困窮之地，此某所以三日齋，五日戒，膝行而進，而求謁于典客之前也。

某東嘉之鄙人耳，大父某官，于先太師復有齊年之舊，先父亦階科級，不幸蚤棄諸孤，先祖之終，家門寥落甚矣。自惟顓蒙小醜，曾無足以接先武之後。箕裘之事，不免無師獨學，無所依歸，終窶且貧，不免求仕。鄉者奉祠竊食，信爲蠹秏太倉，居間得以讀書，要爲一身之幸。家有老母，望切倚門，竊思有以榮親其途，未之得也。仰惟某官以仲尼之文，行周公之事，吐握下士，樂就成之。一介之微，微所捐棄，[1]士蒙一眄之遇，則能立去窮途，暖律回春，價增十倍，未足爲擬也。爲身之計，舍門下何歸乎？踴

---

[1] 「微」，四庫本作「非」。

躍陳書，惟某官財擇。大幸蚤□□□。❶

與陳左相

即日首夏清和，恭惟燮調元化，尊主庇民，天寔相之，鈞候動止萬福！某荐蒙命召，非望所及，此惟造化甄陶之内，都無棄物，雖如樗散，亦有瘿壺之用，落落難合，終不忍捐。某鄉也未嘗掃門一拜，亦無牖間半面之雅，得之知識，已蒙鈞慈，睠盻之旨厚甚，收召亡補，重惜其去，行不旋踵，而弓旌之賜已及門矣。求之于古，名德之相所以進豪傑之士者如此，❷某小醜其何足以當之！顧今英豪未聞盡用，雖曰昭王致士，先自隗始，旌顯卜式，風示天下。某人非隗、式之賢，獨蒙睠睠如許，緇衣之好，將無示人之不宏乎？竊恐不肖之進，賢者怠矣，願回兹施，推之賢于某者，庶幾周士濟濟，上格聖心，以興底平極治之功，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某敢瀝肝膽仰干鈞聽。某曩嘗蒙賜對矣，學術淺陋，不能有所裨益，改秩不謝，大爲人士所非。今猶鄉者之人，才不加進，貪冒榮利，深畏友朋之非議己也。已具剳目，印告廟堂，得蒙敷奏許之，莫大之幸！君子愛人以德，鈞慈念之。某前詣闕庭，伏蒙禮遇甚寵，請違主客，已涉二年，雖依仰黄扉，如川流百折之未嘗不東，以爲閒居小官，不當奏記相府，兩闈册拜，只與有識之士相慶于下，而函牋賀悃，顧不復陳，素蒙

❶「大幸蚤□□□」，四庫本無此句，朱抄本僅有「大幸」二字。

❷「名德」上，四庫本有「惟」。

知眷之隆，必當不以虛文督過之也。鱗番詷候，不敢自同衆人，幅紙通勤，敢乞鈞照。

與虞右相

某歲在辛巳癸未間，試鄂之武昌令，伏遇元戎督視關、陝，道出境上，初與齊安郡官旅謁律步，❶夙卬聲誼，遂獲一覘鈞表，已劇私幸。既而螭舫東返，又率戍縣諸將，迎見于大江中流，伏蒙略去等威，席艕而坐，酌以巵酒，出示地圖。雖悤悤拜違，接餘論之不款，然蒙鈞慈禮遇之意，蓋不與常人等矣。當時戎行之士，同泛而歸，論公之賢，至有加手于額者。仰窺所以制服諸將，式遏亂略參功微管者，豈徒然哉！感歎之私，中藏亡已。嗣以名位懸隔，道路阻修，詷問之函，從不復貢，雖聆大拜，亦不敢修賀主書。然而每與士夫共論當世王公，未嘗不及鄂陵之所親見，莫不吁嗟稱歎，以爲近世之所無也。敢謂精意人物，不遺菅、蒯。茲者荐蒙命召，寔出造化鑪錘之力，收之既去，誠出過恩，非分得之，祇深媿仄。顧今云云闕念之，❷某既蒙特達之知，詷候之儀，不敢自同疏遠之士，亦紙奏記，敢冀鈞瞽。云云

與梁樞密

某一介寒遠，前此雖卬斗山之望，未嘗趨謁下風，曾無寸長，非有左右先容之助，已蒙論薦于上，特達之知，近所未有，此風

❶「律」，四庫本作「津」。
❷「云云闕」，四庫本作「異昔伏」。

之不作也久矣。賢人在上，引其類者豈曰無之，然多有求而後及也。至于精意人物，不欲恩出私門，人非識面，不竢有求而舉，初不之告，自非王公大人以天下爲度者，□有是事。❶求之前輩，政可一二數耳。是在古人所以收召豪傑之士，某小醜其何德以堪之？迺者洊被弓招，又出造化財成之賜，睠言感媿，銘在心府。餘同二相。某間者入都，才得再謁門下，仰詹鈞表，以慰生平敬卬之私。迫行雖一告違，適當謝客，屬朝辭已越日，不克留名。遠去門牆，每懷怏罔，自以閒居遠外，不當通記輂下達官，故雖恩門，亦廢承問之禮，仄聞貳公之拜。同左相。

參宰稟目

絕不奏記隔年矣，斗山之卬，徒切下情，伏蒙希世特達之知，必不以苛禮督過之也。即日春晚暄妍，恭惟論道調元，寅亮貳公，夷夏邕睦，百神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仰恃帡幪，敢有誠懇。某屬者伏蒙甄陶引拔，猥有審察之命，一時同召，類被不次超擢，獨某顧慙群彥，婁仲終任之請，仰荷睠憐，敦促數四。三公之貴，降意下士之末列，玆事行之遠古，爲德之盛，寂寥久矣。斐然狂簡，何幸親聞正始之音，內顧凡庸，何可當也。

矧士之求達，人情所同，如某厭于宰縣

❶「□」，四庫本作「未」，朱抄本無「□」。

之難，寧不願爲時用，而復逡循遜避，豈有他哉？自惟所以處己未誠，苦乏感物之動。❶曩者蓋嘗賜對，蔑有補于聰明。雖蒙采録豪末之言，又爲有司折言沮格，懼涉崖異，受爵不辭，每一思之，泚焉背汗。上念聖主有作，名宰輔方相與收攬天下豪英之士，❷以備使令，俊乂如林，固不乏用。某腹背之毳，無與重輕，進備一官，竟亦何補？惟有修其進退廉隅之節，或可微動九重，有如少感聽聞，謂亦可爲賢大臣致君一助。某雖退而窮處，所獲已多，況未爲當世棄材，不爲無補于政。此古之君子，愛人以德，所爲動心者也。不與其退，直得前輩進賢不進不已之意。某褊迫之見，尚願取其一端。

況某久次食鄉貧，❸于之官道中被召，因客異縣，困不能歸，其眡古人婦兒無褌不轞之窮，不過是矣。常熟當上，以有前命未可以行遠。念在武昌時，以罷羸數千户，外應營築饋輸之繁，内事戰船軍戍，批支百役，雖幸不以罪斥，愧負已深。代還十年，又苦多病，今此京輔劇縣，其可以虛愚妄處之邪？自知百不如人，百念久已灰冷，徒以世仕，未能退耕而食，室家蟄蟄，所不免者尚仰禄耳。已具狀申朝廷，丐陶鑄一祠，或且許令之任，得蒙借重九鼎，一賜敷奏，獲如鄙志，其爲終始成就大矣。干瀆鈞聽，某不任栗栗。末階。云云。❹

❶「動」，四庫本作「誠」。
❷「方相」，四庫本作「相方」。
❸「鄉貧」，四庫本作「貧鄉」。
❹「末階」，四庫本作「未有階」。

張樞密劄子別紙不克上，明年復用，卒以前章抵之

某竊以南風之不競也久矣，卿士大夫安故翫常，不以爲辱，往坐論流品，獵取高位，事業無見，爲世嗤鄙。陛下撥去晚唐數百年頹靡之習，舉樞密而任之政，固已四方聳動，想聞風采，恭惟盛德大業，時措之宜，所以上當王心下副物望者，[1]在規摹中自有次第，誠非晚生寒遠之所側知。然此任爲不輕矣，宜當大有以填服天下，非爲人所不能爲者不可也。某嘗謂今日之事，紀綱爲急，不庭爲後，天下大務不過數端，振而起之，在執政大臣反掌頃耳。王伯之道，安强之術，固無如此者，樞密其圖之。

某狂易僭率，敢以迫切之懇，仰干鈞重。某昨以餘論吹噓之賜，荐蒙審察之命，自顧學術淺陋，曩嘗薦對□補，[2]秖冒寵章，欲進趑趄，屢伸終任之請，仰荷廟堂惇促數四，所求迄未聽許。竊念某家貧累重，前年被召于之官道中，因客毗陵，困不能返，待闕十歲，貧病交攻，趣召且乏桂玉之資，窮處固無糊口之計，困瘁之狀，不敢縷縷瀆尊。今常熟縣見任人，代期只在夏間。某以有上項恩旨，[3]難以專輒交政，已具朝廷公狀，丐一祠廟差遣。或許且令之任，得蒙借重九鼎，特賜敷奏，俯遂鄙志，得獲少沾寸禄，一家免于倒垂之急，不勝大幸。

---

[1] 「王」，四庫本作「主」。

[2] 「□」，四庫本作「無」，朱抄本無此空格。

[3] 「項」，四庫本作「須」，朱抄本作「頌」。

與王公明

伏審光膺綸制，塡撫都畿，寓直西清，仰惟慶慰。竊以首善之地，諸夏父母，國家之選，非才猷兼懋，望高朝著者不居。今日之除，可以卜知簡心所在，得無欲使翼翼之化極于四方，然後拔諸禁途，引以自輔，以服天下之心邪？某蒙睠異常，玆叔祖又得交政于大君子，聞之私喜，明發不寐。惟天邑之浩穰，素稱難治，奉上接下，百冗紛沓。方叔祖之未至，其爲之者，非涖之以嚴猛，則或幾于近名。黯瑣常才，又所不到，曲相承奉，怨起寒涼，事君以忠，難能彌甚，比絶不聞二漢之吏，良以此乎！嘗竊論之，上下雖殊，無過一理，人情可見，何至乖違？凡絶物以干名，既爲賢者之過，依阿骫骳，又非君子之所爲。自非事上以恭，臨下以簡，加之遇事不苟，周旋中度，所不得已能比義而行之，而求跂及前人，萬無是理。某官回翔之久，夙有政事之稱，處之裕如，自其舊學。而某又言之者，實翹想于恩舊之門，僭越輕狂，死罪死罪！

某伏自拜違台範，涉四歲于今矣。前時拜書，自蒙枉答之後，又復不敢徒以牋記蕪塵聽覽，其爲仰止匪懈，惟台慈幸察其衷。某率意輒以鄉邑猥事拜禀，大非獲已。

天下榷酤久矣，永嘉未聞深病。太守莆田人也，忽欲以其閩中萬户酒法行之于州。閩中初不賦錢，今以田賦酒禁之弛，惟市中游手與坊場之敗闕者便之。某始亦謂可省私釀之刑，詳之乃不大便。酒額止敷税户，郡中所以處之不疑。然而此法一行，上户必專酤榷之利，中産尚可，貧户但乾出

錢亦欲爲之，則糊口已不自給，百用單窘，何能争利于富家？ 平時富家猶或强以私醖賣與貧民，況復真有田賦，❶肆其裒斂，必將自此公行。 賦錢以率計之，是爲加一免役之賦。 民若不供常賦，則今未免督之以刑。 市人日得賤酤，是益其過，以是爲省刑罰，將無百倍于前乎！ 税産移割之不時，則又有無窮之害。 温地不宜秔稻，常仰客米之給，從今種糯必廣，飲酒必多，民餓且貧，常自此始，傷敗風俗，則又未易單言。 晚唐有博徵之科，以鹽與民易帛。 今鹽絹故在也，縣官已復榷鹽，萬户之酤，安知異時不類是也。

爲政者樂得民譽，其勢似不可遏。 某雖舊曾相識，然絶不詣官寺，雖欲忠告，言輕必無聽用之理。 數日間，不免從鄉大夫一見，或庶幾其改之，萬有一奏請于朝，敢乞一言之重，達此意于版曹、漕使，其爲陰德甚大。 萬告不以人廢言也。

與劉樞密

某伏蒙鈞，諭奏劄副本，謹繕寫封納，首劄上劘君德，在廟堂無可施行，既不付外，敢乞毋示于人。 某被召而來，蒙朝廷汲引之意良厚，所愧學術淺陋，不能有所感悟，負于鑒裁，慚仄多矣。 如某世味澹泊，素無改官之望，冒榮京秩，寔出造化。 然而涓埃亡補，誼不當受，猶賴第三劄子降出，辭之恐非人情，寧受傷廉之譏，不敢不拜。 敢望鈞慈鑒念，力爲主張行之，勿使堯舜之民，尚供無業之賦，爲施甚大，某叨竊不爲

❶ 「真」，四庫本作「貢」。

無名。云云

與王樞密公明

某伏蒙鈞諭，同上。某狂妄無庸，于恩地初無一面之雅，會遇東鄂，已荷特達之知，今此薦章，又蒙鈞衡題品，被以「恬不干進，博學有守，見事敢爲」之目。某非不知借重先容，可以一言遇合，所恨學術蕪短，不能感動天聽，涓埃亡補，寔累知人之明。負負何言，❶猶幸不失品題之意而已。某之疇昔所以趑趄而不敢進者，正爲此耳。冒榮京秩，兹某平生夢魂所不敢到。今也既對清光，又此叨竊恩座之成就某者，顧不大哉！懼涉近名之累，不敢復辭，感荷之私，銘在肝膈。嘗思爲門牆計，欲救今日薦某之失，惟有多方收拾天下英豪之上非某所倫擬者，布在人主左右，以成格天之業，雖有某之玷，不足言也。云云

與王樞密公明

某兹蒙鈞衡引拔，反累知人之明，既改京官，又叨劇縣之寄，慙顏如甲，感切于心。廿一廿二日繼詣府第請違，少敘謝悃，承以劉同知去國引咎自歸，欲與之俱，不勝歎服。此風之不作也久矣，道不虛行，存乎德行。雖不獲詹望鈞表，乃心不無悵怏。然而與兹偉觀，在門下士與有光焉。某僕僕而來，亡毫髮補，外補而行，❷度已淹遲。❸

❶「負負」，四庫本作「亦復」。
❷「行」，四庫本作「去」。
❸「度」，四庫本作「行」。

昨既朝辭，不容更留。輦轂之下，度量事埶，恩座不得其職，必非久留此者。❶聖眷方渥，殆將即日大拜，禮成皆在旬日之外，某留俟則固不可，決以去就之誼，不免遂行。引領崇牖，不任依戀，皇恐之切，不以三公易介。回既倒之狂瀾，在道學固自從容，況治亂安危之機，天下之所仰望于元臣者，義命之重，惟樞相以身任之。大人之格君心之非，其端在輕爵位，蓋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狂言僭瀆，幸加寬貫。某方待小官，❷私謂不當無故通問宰府，自此起居之問，必無由上達。然某久次失禄，邈然未知糊口之計，前此幸逃曠敗，知將得罪無疑矣。既蒙朝廷見處，未敢遽辭，更旬月間，❸恐不免有岳祠之請，豫此陳稟，尚望矜憐陶鑄，❹以便其私。飢寒而得衣食之資，賢于萬鍾之賜矣。某前日嘗草具一剳子，欲以仰補聰明之萬一，漫此呈納，得蒙采察，欲以仰聞。又聞韋叡之蹟，淝水可以灌合肥，累見偶遺忘之，不敢不告。心之精微，有不能宣于口者，要非筆舌可盡，併幾鈞察。

與王樞使公明

迺者一辭牆仞，繇歷三時，仰德雖勤，頓絶主書之問，匪怠也，謂當然耳。艤船西泝，略獲迎拜道周，悤悤立談，遂成萬里之決。仰蒙恩顧，情若睠睠焉者，何物小子，而獨得此于衆客中邪。嘗從郡將請達，不克詹望，不勝犬馬之戀，回首又數月矣。不

❶「非」，四庫本作「不」。
❷「待」，四庫本作「得」。
❸「更」，四庫本無此字。
❹「矜憐」，四庫本作「賜」。

知棠陰憩息何地，鈞用何如？　即日燂暑庚伏，共惟申伯行邁，周道逶迤，自天降康，鈞候動止萬福。　計日元戎將已善達西陝，布宣君德，撫接戎夏，宜當有以塡服人心，尉安黎庶，施實澤于下者。　遐想旌旗異彩，垂白相慶，恨不得親目玆盛，西首歆羡而已。某伏蒙造化甄陶之賜，竊食京廩，雖僑客異縣甚窘，而未及于窮餓者，糊口之計，寔爲有所資仰。　矧惟改秩之望，不萌胸次久矣。得之非分，豈不知所自哉？　此意此恩，何所論報？　比者侍郎叔祖，伏蒙鈞翰仰荷曲成之意，猶未已也。　惟小朝廷之選，所以處天下士，乃欲引取無似，側迹其間。　竊知贊育甄陶，在鑪錘中靡有棄物。　某小醜將何以稱仙舟之望，然蕖池清泛，其誰不欲跳躍從之。　況蒙啄菢之私，詎不憚遠，所恨牽于孤弱，勢不得西歸來迎見之。　初嘗以此面稟矣，受知如此，❶不當顧行迹之間，即某當時可以參陪從騎，縱公之不見命，固將自贊請行，且三川多才，寧少若某者。　公行永久，想袞衣非晚來歸，溲勃鼓皮，固已爲藥籠中物，大冶之鑄，何遲暮之恨邪？　上負恩私，不勝怏罔媿畏之劇。　蜀漢事難隃度，❷不敢妄有塵獻。　參相雅高人物之鑒，喜于通達下情，敬恭不怠而重施之，綽綽有餘裕矣。　天下寔幸！

與王樞使公明

某自毗陵驛舍請違誨席，兩閱年歲，徒劇山斗之印，而跧伏村疃，無從奏記主書。

❶「知」，四庫本、朱抄本作「之」。
❷「隃」，四庫本作「豫」。

中間叔祖侍郎嘗捧鈞翰，伏蒙賜問蹤跡，欲以賓筵處之。自念一介凡庸，所以受知門下，類非人力，雖有憸腐讒射，無能間鬭其間。睠注之隆，日以滋至，郵置之語未售，蕞池之辟隨之，此意此恩，未知安報。嘗以尺書因親戚寄叔祖附遞，少敘卷卷謝悃，數日計算，意謂已關聽覽。經年之後，其人復以見歸，乃知萬里之情，端未易達。自此絕意，不敢復興拜書之念，自處疏外之地，不識鈞慈能諒之否？

某無似之蹟，竟緣借重九鼎，福唐丞相先以邊鏁論薦。自顧凡鄙，無以仰稱所知，待闕十年，家貧急祿，又復前對，無補只有，❶叨冒閱歲有半，七辭終不得請，丐祠不許，惇促頻至，而代者以過交期求去，不免強顏以朝，蒙恩廷尉典書，誠出厚幸。狂疏且貧素滄之懼，❷媿赧殊切，寵命重沓，豈不知所自邪！即日顥秋澄肅，共惟華軺徂齊，威德並用，天人是予，鈞候動止萬福。某比者伏覩抗章有請，頗聞鈞用少失調養，不勝詹念惓惓。然以天佑善人，定應勿藥有喜，雖差有以自遣，終以未知謝遣毉藥爲望。茲者伏審光膺顯策，進陟元樞，秩視三公，顧未足爲恩地慶。然而文武之道，本無二途，璿璣有人，社稷增重，今日之事真夷吾復見時也，豈惟故吏門生抃躍之私，誠亦率土溥天翹首之冀。關、陝、吳、會，各天一涯，喻度既難，某不敢有狂瞽之獻。

乃者傳聞嘗建出師之議，此固道聽塗說，要此一著，不容再錯，虜情何若，惟審處之爲宜。儻中原未能一舉平之，則與殘民

❶「只有」，四庫本作「尺寸」。
❷「貧」，四庫本、朱抄本作「負」。

以騁無異。樞使身任天下之重，願無貪欲速之功，宏遠規摹，毋俾終潰于成，則宗社蒼生之所仰賴。某狂易僭越，復有人物之獻，欲以仰報盛德，惟一聽而加察之，善類之幸。資守鄧良能，韜晦練達，昌元令何師心，通明善處事，皆不喜于衒，當路知之者寡。某雖未之識，然于朋友之可信者聞之爲詳，有如鈞慈采訪廣博，必能得其爲人，拂拭舉之，或備一鶚二鵰也。❶人材難得，毋蹈不先之悔，無以仰讎知己，輕言是媿，邈未有參侍之便。云云

與王樞使公明

即日中冬作寒，恭惟革輅同輳，神天是予，鈞候動止萬福！某春首齊安，竊嘗奏記典書，附置以行，不審關鈞聽否？❷還都竟出，遂失嗣音，依卬門牆，不祇川東斗北之爲顓也。茲者伏聞九重渴佇以衮衣歸，有識顒，❸日傒中台之正，❹其爲慶抃，非特門生故吏之惓惓。旌旆之東，跋涉勞止，未審次舍何許？不勝翹跂之誠。

昨者將命淮、肥，主意至厚，奉宣無狀，所立至微，廬、黃官莊安集，都不迨七百户，壽春賑業歸正，亦三數百家。流移自占與客于大姓者，蓋無慮三千五百家。言之靦顏，誠懼不稱。聖君過聽，職秩皆蒙超次之寵，雪川剖竹尤爲非據。自惟無以取此于上，寔由造化甄陶之素，故獲叨冒之牽聯耳。心骨鐫銘，言不盡意。顧如吳興近輔，

❶「鶚」，四庫本作「鵬」。
❷「審」，四庫本作「識」。
❸「顒」，四庫本作「顒顒」。
❹「傒」，四庫本作「俟」。

前此非才望不處。然而州將數易，法度蕩然，府藏空空，訟檄紛至，緜薄無似，强顔居之，恐累知人之明，日有曠瘝之懼。賴雲天之不遠，帡幪猶有賴焉，願賜成終，無大之幸。

元圭造朝，定須爰立，以聖君之英睿，又得賢相輔之，太平之基，駸駸方立。然而爲治之根本，要在僕臣之正，❶衆賢之多，此事之難，方勞廟算。某叨與下客之數，謂此不可後耳。敵勢見聞何若，料須已有一定之規模。某諏度淮壖，所覩人情事力，曾不若辛巳遠甚。❷大將號可倚者，類不足以當大任，調度如許，何以加人。啓沃告猷，惟覬重之謹之而已。人之患在貪官爵，故每動而有悔，樞宰素無是累，故敢言之。妄言愚瞽，誠出狂奴故態，樂以善告，亦思報之萬一也。萬乞鈞念，方舟至止，漫以赤書迎候，輔垣益近，自此聲聞當日通矣。區區慰抃之私，未可以筆舌陳也。令親陳聖功縣丞，吴興見顧，一書附貢，并此申納。未占覲侍履舄，惟祈云云。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一

❶「僕」，四庫本作「樞」，朱抄本作「業」。

❷「辛巳」，四庫本作「昔時」。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一

書

與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

某聞燕王市駿馬之骨，賢者歸之；句踐揖怒蝗之臂，士爲必死。是皆推誠異類，猶感切于人心，施諸功臣，焉有不格？共惟皇上即位之始，首雪岳飛之冤，天下知與不知，無不稱慶。逮今數月，宜人人有報效之心，求諸軍情，乃反有紛紛之論，此議者過也。日者樊建以晉武帝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知其得諸葛亮而不能臣，推恩于飛，寧不類是？使飛果反，朝廷不當昭雪，爲之昭雪，是非真反。苟非真反，則亞保之禮不當有廢。國家縱不能歸其賵贈，追加封爵，猶當反其田宅，畀之恩數，親降黼座，臨奠其喪，會其子孫，以禮歸葬，使人知爲子孫之利，則爲善者猶有所勸。今獨不然，惟復其封而已。改葬之禮非復典彝，官其諸孫僅同卒伍。今夫庶官之死，延賞猶世其家，而獨于飛偏有所靳，以求人心之感，不亦難哉！

德壽中興之成，不過張俊、韓世忠、劉光世、秦檜四人而已。四人之終，禮有異數，今其子孫，或位孤卿。飛之功勤不已加于四子，斃于非命。自乎既往，追之來者，乃至于斯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魏佛貍飲馬瓜步，宋文帝臨江而歎，以爲檀道濟不

死，虜不至是。曾不能追録其後，識者有以卜其世祚之脩短。逆亮南寇，胡人自爲「岳飛不死，大金滅矣」之語，然則所以激勸士伍者，安可不厚？仰惟都督參政相公以道事君，以誠體國，明飛不反，公議攸歸，恩禮不加，想當未愜于鈞重。建言宸極，在乎謦欬之間，使優孟不至笑人，則人知鄉善之利矣。

某輒生晚進，不知政體，伏念先子薦飛爲將，伯父參其軍府，今日之事，不忍不爲一言。顧飛已亡，何有遊説，徒爲國家惜此舉措，不猒人心。管仲所謂「知善而不能賞之，與郭、公之亡何異」。是則雪飛之冤而取衆怒，不若不爲之爲愈也。行府信能終始兹事，史策當不負人，人心之歸本朝，又安知不在兹舉也？況今行營將士，往往故飛部曲，求其死力，莫此爲善。惟鈞慈闊略鄙夫之妄，決而行之，不勝至幸！

與汪參政明遠論屯戍

某比者伏蒙鈞旆視師沔、鄂，經從下縣，得獲迎拜道左，深慰久違瞻戀之誠。自惟寒賤小官，參謁相府，不敢越次上干掌客，區區之情，有所未盡。然某去歲伏蒙眷遇之禮，優出倫輩，感德之厚，未嘗一日敢忘。苟有知而不言，實爲負恩于下，故敢輒盡底藴，仰黷鈞嚴。

某昨饋輸信陽，自黄陂而北，地形平易，實所備覩。德安雖有軍戍，其外並無藩籬，古之三關，漫不復守，仵落漕舟數百，沙磧不可上通。急緩出口既難，適足濟師資寇。早來得信陽周判官初九日報云：陳、蔡之寇來者日益，或有侵突，當爲不可勝以

待之。如仵落東入陽羅，西通漢口，順流而下，不及數程。某自孝感而歸，再宿而達縣界。今也光、黄既無師衆，而德安單弱如此，❶使三關屯守，猶恐無險之可依，不蚤圖之，竊恐無以豫備不測。萬一虜以萬人侵犯安陸，則我軍與之相持，别軍取仵落之舟，糧道可以兼得，順流南略，則武昌、夏口爲可深憂。不知行府可以先成侯之來爲區處否？至于黄州一路，去歲申禀已詳，更乞鈞慈俯賜照察。干冒僭越，不勝戰栗兢兢。

某竊聞行府非晚視師漢上，此固先務，然聞蔡寇日急，區區之見，以爲此行猶可少緩。要當嚴戍襄、郢，固守德安，東防武昌，以須成侯之來，然後鈞旆西引。有如幨車遂發，萬一德安而東忽有警報，此既未有主帥，恐失事幾。愚瞽獻言，敢乞恕其狂妄。

與汪參政明遠書

某聞待敵之計，和與戰、攻與守而已也。四者交修，可以無敵于天下。又其次者，擇一而固守之，然後事功可立。未有四者並棄，苟安朝夕以待敵人之自斃，而事能克濟以終，得志于中原者。中興以來，是爲極弊。昔先大夫右史嘗爲趙相國言之曰：「今待大敵，而規□不素定，❷安危付之一決，進退繫之臨時，愚竊爲朝廷危之也。」近歲用兵，弊則彌甚，國之兵力，況加怯于前時。以此圖功，烏能保其必勝？此其所爲寒心喪氣廢寢食而憂之也。

❶「單」，四庫本作「又」。
❷「□」，四庫本無，朱抄本作「矩」。

爲今國家之計，和攻之事蓋難言矣，惟戰與守皆不得已而後動，是特不可廢者。東西萬里雖分之大帥，其董帥宣慰，非公相則侍從之臣也。戰守之具可謂略舉，不幸事出慮表再期之内，劉錡東弊，吴璘西蹶。淮、蜀爲中流之臂，今幾失所恃矣。荆襄之地，獨賴都督參政相公威德昭著，鎮撫六師隱如長城。折衝外侮，安危之寄，可謂獲有所託，豈惟生民之福，實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愚者之慮，然有若可言者。浮光以西，商洛之東，地非不遠也，而嚴備未設。胡騎萬群，飈散雲集，而計略未定。設虜乘西師之勝，而耀兵淮泗，窮中原之力，而徑薄江湖，批亢擣虚，驚南備北，我師犇命之不給，而四顧纍然，亦有可憂之勢矣。事至而慮，慮將無及，及今先事數月，不若早有所定。料將帥之勇怯，察地形之險易，可守可戰，豫爲之謀，應敵之方，較若畫一。使彼計無所出，則將送命于我，生之殺之，惟我所制，比之臨事而動，其得失固未易以一二計也，惟某官圖之。

某寒賤晚生，初無片長之可取，❶伏蒙鈞慈眷遇，超邁等倫，方當辭違，庸敢效人之碌碌，以孤恩寵于黄扉之下，顧敢輒盡底蘊，凡平時所不能自釋于中者，仰爲某官陳之。如蒙恕其狂愚，不賜誅絶，庶幾千慮之一得，幸聽而熟思。設爲宏規以澤天下，則凡覆燾之内，均服兹賜，豈惟某一人獨被帡幪而已。思報恩德，不知言之淺深，伏惟鈞慈財察，大幸。

❶ 「長」，四庫本、朱抄本作「善」。

與汪參政明遠

伏自湖口請違舟御，適遭甚雨，不得一望鈞光，中心歉然，迄今四閱月矣。依仁卬德，可勝朝夕之私，自惟位下人凡，鄉也竊食樊、楚，得託鈞芘，伏蒙寵遇推許之意良厚，殊非庶幾之所敢覬。此恩此報，何日忘之。昨自孟秋抵鄉，竊知鈞旆至止臨海，即欲僭具函牘詗問興居，而家貧乏人，百冗交至，故區區之志，有所未伸，誠非敢慢，想必蒙鈞慈洞察之也。邇辰不審鈞用復何似？

大抵大臣遇合進退，繫國盛衰，動靜之間，必與數會，此不可爲時俗道，而可以消息觀也。大人君子立乎本朝，患道不行，去留固非所恤。某官鄉秉鈞軸，視師襄、漢，適當逆亮南牧之際，蕭、劉二寇跳梁邊鄙。當時諸道負宿望、擁重兵者，犇逃遁竄之不暇，某官談笑而却之。如吳拱之棄襄陽，自非力障頹靡，則上游之地，豈復有如今日？又如變故之後，人情安于故習，某官力主大義，屯田襄、郢，實爲無窮之利。大音寡和，宜衆人之不識也。宿、豫之事，與夫出處之節，蘄陽拜侍，某官固已言之。洞識幾先，世所無有，豈呫呫口語可爲輕重？君子不可罔以非道，公論行即自明，仰惟深造道真，處之當裕如也。

某自歸鄉闕，後雖人事日接，❶塵坌可猒，而無在官役役之念，始覺此身之爲己有，亦懶者之私便。但自動之靜，乍然自適，乃人情之常，何足爲某官道？然辱眷素至，竊敢及爾，敢乞鈞照。某窘于寒飢，

❶「後」，四庫本、朱抄本無此字。「雖」，朱抄本作「惟」。

秋冬之際，不免赴調武林。時方倒懸，某官必非久于外者，佇聆宰司之召，別陳賀悃，有如車騎未發，尚當取道丹丘，拳拳之誠，併圖面稟。次□

與汪參政論邊事

薄聞虜以重兵戍許昌，遣將攻皇甫倜。倜軍無儲粟，援兵理不可緩。觀虜揭榜陳、蔡，雖若有善意，然其姦謀詭計，似別有指，政當静以待之。襄、鄧地連汝、洛，不得不以爲虞，光、黄屯兵不多，❶尚當益備。不識麾下諸將嘗有及是言者否？此等進見，尤不狀數。如蒙賜之坐席，接以温言，使人人自謂己親，可以收其死力。仰惟寬慈謙厚，于此端不待言。某違遠匪遥，所見不敢不盡。

與汪參政明遠

去冬趨造鈞屏，伏蒙謙尊降接，略去等威，已爲過分；重以燕犒勤縟下情，不勝愧荷之私。自爲一介晚生，初無蟠木先容之紹，武昌一見，遂承顧遇如此，逾久不替。退而循省，何自得之，有以見大人君子急賢好善之心，誘掖後進，雖菅、蒯之賤，樂就成之，❷無所捐棄。世衰道喪，達官聞人不以富貴自驕，已爲盛美，況能下士而又假之顔色，實爲曠世希闊之事。力振頽風，知有人矣。如某微物，何足以當盛意，知爲當今之士，得所依歸爲喜也。悤悤請違，又復半

❶「黄」下，四庫本有「鄧」字。
❷「就成」，四庫本作「成就」。

年，雖引領門牆，惄如飢渴，而滯留錢水者再月，稽延武進者歷時，附便無從，而記室之問遂闕如也。怠惰之責，固無所逃，徒以雅辱睠知，不責小人之禮，有以自恕，想必蒙洞察之也。即日中夏炎溽，共惟浩養琳宮，天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區區之迹，仰託鈞庇，竊自夏初旋里，即欲走介詷問興居，偶家室暴病頗危，慫延遂爾。雖然仰望星斗，乃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城之下也。

武林諸緒，大凡如昨，言之非惟無益，徒使人情遺憤。所可慮者公論不立，時無一定之謀，士夫務快其私，以權相軋，邊庭備禦，因茲而廢，雖一時望人，其名少稱其實。其間號稱遺直素以勁正聞者，察其所言，不過矯俗而已，施之于時，未見其益。虜情大略如是，❶顧皆以愚懦待之，比武昌同僚及寄居自湖右至者，其言大帥經制，雖不甚悉，然其事亦可概見。如罷屯田一事，率爾而行，耕牛農具之屬散失幾盡，朝士亦知其謬，此獨事之細者。又如議棄襄、鄧，退軍鄂渚，雖三尺童子，咸知不可，而持之甚堅，牢不可破。李横雖少，直辭取怒，然其議賴此而格，況又虛驕自處，下情不通，某官既去之思，不殊召伯在江漢之間也。某鄉在臨安，雖不敢求見當路，間有親故在列，不得不一見之。

嘗爲某官詢訪異時飛謗之所從來，大抵所傳皆妄。要之言者以公于前揆路，有所厚善，彼嘗不利于己，故率意而騁，采之輿論，則皆知其非矣。君子之不可罔以非道，理有必然者，何足計哉！何足計哉！某輒不自量，顧惟受知門下，苟有愚見，不

❶「如是」，四庫本、朱抄本作「可見」。

敢不布腹心。臨海士夫，想不無時造屏著者。竊量其意，不能不無所希，大者不過宛轉欲求薦章，細者亦各望其所欲。某官守道不阿，豈無拂其意者，謗生觖望，理所宜然。顓蒙之心，以爲不若一切不見之爲善也。況爲大臣方釋事權，平地風波，易成横議，纖細之隙，不得不防。自非却掃杜門，謝絶郡縣小禮，則小人利口，何自塞之？

某蒙被眷憐，雅出倫等。昨在錢塘逆旅，偶有所聞，某官廉節素高，曾何足爲盛德累？在某出入門下，聞之不敢不稟，鄉非兼容廣納，雖某亦不敢言也，伏惟鈞慈是監是察。在今講戰未決，待人而定，某官至誠達道，簡在二宫召册之頒，相伊朝暮，❶此士夫黔首引領而須者。參侍尚阻，敢乞對時倍萬保合，爲吾道斯民珍重！

與汪留守明遠

竊聞北戎講解議定，誠可以寬目下之急，在國家亦一幸事。雖然，虜情萬變，恐未必得其要領。斷國論者平居無事，鮮能推賢讓能，與之圖天下事。卒有意外之慮，則必逡循退縮，諉其素所難者與人。竊惟社稷重臣在江外者，其聲名威著固無加于鈞望，異時委寄，斷可知矣。如以宗祐之幸，徑還國秉格天之業，由中及外，蓋有不待言。脱有事如前慮，則今莫府部郡，地盡江表，循江以北皆其障蔽。如地形之險易，羅落之疏密，將帥之勇怯，兵旅之精惰，有不可不豫察者。帷幄之論，想已素定，投機

❶「相伊」，朱抄本作「想係」，四庫本「相」作「匪」。

合變，會當決勝于廟堂。疏遠之誠，❶然猶有不能自已者，妄陳僭説，❷敢惟不賜厭斥而采察之。

凡今之究虜情者，例不喜聞其實，圖邊事者，偷爲一切之計，充飢畫餅，財足自誑，大臣憂國，力之所不逮者，固無可奈何。有如得志得時，行其素藴，上之正君治國，内清朝廷，下之澤物乂民，❸填安華夏，是皆道學餘事，當次第而行之。近時淺俗之夫，類皆見不及遠，方邊隅無事，則趨時鄉背，歌頌升平，一遇兵興，則又高談克復。其説信美，然實非今所宜。至如屯田淮南，所以守衛中國，如鼂錯、何承天之所建白，似可施之于時，而人無或圖之，此又大不可曉者。自治之説，在所不論。比聞大政，有禮官失于探討，政府未能裁正者，所繫甚大，處之當必有方，待人維持衆論，固有屬矣。私心憤發，不覺深言，❹惟大度容之！

與汪樞使明遠

某頃自丹丘拜狀之後，跧伏里閭，問便無從，弗復奉記籤典。❺中間嘗以姪子沿牒江東，寓書以行，已而得試上庠，遂不果進。旋聞衮衣歸國，正席西樞，以爲旅賀盈門，要非有補，故不欲隨衆人之後。况小官待次，誼當自縮，輒以姓名關達相府，似非舉措，用是蹟絶主記，媿負何言，微末誠無所布露，惟是巖瞻斗仰，馳切于衷，雅蒙度外

❶「誠」，四庫本作「臣」。
❷「僭」，四庫本作「瞽」。
❸「乂」，四庫本作「仁」。
❹「言」下，四庫本有「之」字。
❺「籤典」，四庫本作「典籤」。

包容，必不以此爲過。比者伏聞超然遠引，力辭公輔之位。睿眷方渥，顧欲倚爲社稷之鎮，優詔裁抑，士論休之，咸謂數十年來玆事罕見，詎止激揚薄俗，直可詒法後世，甚盛舉也。某雅曾出入庭戺，❶伏蒙睠寵隆至，詠歎喜躍，豈易論哉！然而區區之情，私憂過計，輒有管窺之見，偶不同于衆者。欲遂緘默，則思異時受知之厚，苟爲有益鈞聽，不當以嫌過自屏絶，故效悃愊，伏惟鈞慈采察而審思之。如君子之所爲，非小人之所識者，亦惟曲賜掩覆，恕其狂易。

伏自某官趨拜歸詔，始以十事要説九重，雖古大人正格君心，何以加此？士夫引領，日遲台席之正，乃聞尚綰樞軸，增重本兵，有識之情，頗復疑怪之矣。仰惟明謨堂陛，密勿萬微，必有至靚至深，非天下可得而聞者。四方之人想當陰受其賜，人情不能知感造化，曾何取于文成、房、杜之門哉！竊維自更官制以來，右府不置大使，間或除拜，則非元臣不居，由執政躐爲之，蓋前此未有一人。所以寵正樞，極人意，其旨自有在。某官徊翔引去，可謂進退有節，勉爲留處，彌見從容。然思今日之朝，似可一言而斷，有如君臣道合，足爲明良之會。興起德化，正在今日，設不至此，又何疑焉。誰無功名之心，于所不可則當以禮爲重，雖古明聖，寧易是乎？日者獻替之初，能如姚元之、司馬公之舉，從違自可立見。若不得已，宜可一如富公在治平間牢辭故事，不以三公易介，在某官固優爲之。不然日又一日，動庸未著，善人失望，易成詆訾。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過涉無咎，猶爲不益于

❶「戺」，四庫本作「所」。

人，即今日以觀方來，可不占而見矣。敢惟不棄堂下之説，少加軫念，所繫匪細，不可忽也。尋思此來頽靡之俗，士夫以言爲戒，受人虚己，居顯位者尤竊難之。

某非以舊沐大恩，未嘗以言得罪，仰知某官包括之量，安敢及此率然披露心曲，不思深淺之避，未知鈞度宏廓，果能鑒其狂簡也邪？ 未見顔色，厲切薰心，牋牘常儀，徒爲塵瀆，不敢以此干汩，❶伏乞鈞照。 未期侍見，伏乞若時體道，懋毓太和，以爲社稷無疆之休，佇調中鼎，慰此黎庶。 不備。

與汪樞使明遠

梅霖蒸潤，共惟浩養琳宫，優游里第，天實相之，鈞候動止萬福！ 伏審超然遠覽，解去政機，難進之風，高視前古，仰惟慶慰。竊以公輔之官，尊榮莫二，先賢雖以建功立事，而聞人名士昧于幾微，怵此空名，失其所守，用招覆餗之累者，其亦衆矣。孰有對掌大鈞之臣，睿眷方寵，中鼎虚席，而能力自引去。四方之人，想望風采，咸謂鳳翔千仞，無以復加，雖雅不知我公爲人，于此無不心服稱嘆，是可賀也。雖然君實去矣，如蒼生何！ 疏遠狂生，所以爲時而喟也。

伏自鈞旆分正別都之後，某以貧甚，不能專介詗問起居，嘗于便中一拜稟目，行者中道輒返，持以見還。及聞宥密之歸，某以寒微，不欲通名相府，且謂旅賀無益，不復上牋。後以淹久西樞，人士不無二三之論。某不敢自顧形迹，竊嘗奏記仰贊見幾之作，

❶「汩」，四庫本作「戾」。

迄不知浮湛未審，果曾干鈞聽否？ 意者某官進退之節，上通神明，天方錫予善人，故非悁悁寒人可得而與。 微蹤寖若疏外，愧負多矣。 惟有拳拳之誠，未嘗一日不在屏著之下也，鈞慈遐察，不以深見罪乎？

永嘉時有山東人歸言，北方創倉糧水軍，厚募以收江海亡命，且營戰艦、疏漕溝、閱步兵、教强弩，雖未必誠是，然以人情料之，必無久和之理。 何者？ 前時尊事胡虜，蓋以驕子奉之，今所欲必隨，要以信誓，彼尚寒盟首事，不以爲難，今雖屈意如前，間罅多矣。 大酋沈鷙，既不與前主同，其不請盟，必以我爲厭于多事。 一遣使介，足令上下解體，以待彼之事集，它時大舉，不爲造端。 觀其篡殺之謀，亦足以見其謀慮之深也。 吾國太平久矣，民力單匱，今年又復霖潦，秋稼必損，無事尚可，過此奈何。 某官之去闕廷，德望彌洽，衮繡旋返，斯人蓋翹企而俟。 嘗論平居少事從古，❶難于用賢，恐懼之求進，若寘諸懷者，其必然之理矣。 如不得已，甲兵糧食猶可隨急取辦，所深患者，無才之用耳。 世以居閑當事，❷比之棋弈，動民于静，故謂當局者迷。 頃張魏公在湖湘，天下意其知人必富，起無應時之用，物望闕然，勳業聲名，隨輒掃地。 某官碩德重望，爲世尊仰，謝事高舉，安得恝然于世？ 縱公兼忘天下，天下將即公矣。 均逸居閒，無非暇日，是可益懋經綸之業，稱量人物，兹也其時。 無求備于一人，此周之所以收八士之用。 近來責人太備，掄材不審，位寘乖迕，故不聞有適用之才。 某以爲

❶ 「古」，四庫本作「容」。
❷ 「閑」，四庫本作「官」。

從古才難，何但今日，略其所短，誰無一長。絶利一源，則雖聾瞽之人，視聽猶十倍之。蓋以驅羊而使堯舜，曾不若一小童。韓滉掌鹽鐵時，有故人子上見，滉命之飲，察其才無所堪。然而終席身不動揺，未嘗旁睨而語。使典門禁，危坐府門而卒吏無敢擅出入者。用人如此，世寧有棄物邪？今誠賢傑英録，❶它日隨才之用，將無適而不宜。古之良醫所以收治□之效者，❷以其蓄藥良備，且知所以爲方。起死之功，初非一日之積。蓋如牛溲馬勃，皆素有之，鷄蘇豨苓，有時而帝，事之闕用，乃見其窘。然則藥籠中物，儲蓄可不素邪？相公稱物觀人，近同衡鏡，而某又言之者，實有望于勉之吐握之勤，惟幾常以自廣。二聖凝行如此，❸公豈久外者邪？宰相職在命官，上而正君正國，進賢退不肖，下攘外侮以澤天下者，非人無自集也。旁觀者見事常審，某何敢自謂之知，起爲蒼生，直庶幾于大人君子而已，伏惟鈞慈少加軫念，宗社生靈之福也。某有言狂僭，似教大匠之斲，不敏之責，亦惟寬而察之。

某歸自武昌，及今正三歲矣，雖窮居閭閈，曾無官守之責，得以修理舊學，良有樂處。然而□姪皆已及冠，❹食指猥多，伏臘不供，久無禄食之助，而金華官次尚兩年餘，❺爲吾有殊殊若可累，❻然思世蔭即不我逮，蓋未能無妻子之畜，以斯自處，亦聊可

❶「賢傑英録」，四庫本作「收録賢傑」。
❷「□」，四庫本、朱抄本無。
❸「二聖凝行」，四庫本作「法聖虛受」。
❹「而□」，四庫本作「子」，朱抄本作「而」。
❺「而金華」，四庫本作「今待」。
❻「有」，四庫本作「者」。「殊殊」，四庫本作「殊」。

以安貧。雅辱睠憐，故敢道其蹤蹟，未期承望几舄。伏乞爲時爲道，保合太和，願俟衮衣之歸，慰天下望！

與汪樞使明遠

拜違履舄，忽三見春，❶引領崇墉，如隔霄漢，迺心瞻跂，朝夕以之。伏自分正別都，嘗一奏記，行李中止，弗克上通。後承牢讓機衡，又憑叔祖侍郎便行拜狀。旋聞琳宮得請，復因洪丞相壻許教授僕附問起居。既邈不知浮湛，府第逾遠，家貧不辦遣力，有同自絶恩門。略其迹而察其心，或庶幾乎雅量之兼容也。即日炎夏鬱蒸，共惟弭節維藩，神明所相，鈞候動止萬福！竊以宛陵，古之重鎮，于今輔郡之雄，比朝重臣，❷然往均佚兹地，❸是來開府，禮則宜之。雖然，贊相彌綸之才，誰踰公者？剖符尚爾，豈聖時求治意邪！衮衣之歸，想不遠伊邇也。某輒有淺近之説，敢薦几格之前。

嘗謂于民爲親，莫如守令。令職卑賤，制不由己，爲民夏屋，惟守能之。故自出鎮大臣，下至銓補之吏，雖官有貴賤，其爲守郡一也，撫字之職，寧當有二事哉？邇來貴人守藩，移于崇高之習，養重絶物，比比有之，平易近民，所未之見。責以吐握之事，則古今異世矣。夫自處太高，則下情無復上達，不與物接，則于利病何所聞知？是故小人得以蒙蔽爲姦，發政動多過舉，人情赴愬無所，則怨謗之所生。使人不以君

❶「忽三見春」，四庫本作「倏忽三春」。
❷「比」，四庫本作「非」。
❸「然」，四庫本作「無」。

子之道期之，豈惟處己之過，民社之寄，寧不負所託邪！　樞相出視六師，内顓樞轄，待人接物，尚乃温温其恭，以此偃藩謙尊可想而見。　卷卷之望，猶願常以周公自廣，戒于諸公之作，則下情盡而百事理，小人無以阻間于其間矣。　比年理財諸公，設爲奉上之説，侵漁至于竭澤，郡縣習以相高，至民事則緩之，殊失所謂奉上理財之意，爲國深計，可爲憂之。　所賴名臣力變澆俗，嘗論下苟信服，財且不勞而辦，居上而能節用，此理財之本也。　即裒斂以充谿壑之用，亦何庸窮盡哉？

某前拜番陽稟目，嘗以平居無事，可以收拾人才，溷瀆聽聞，不知果曾達主記否？今日廟堂又與前異，人情疲于金穀之間，則于其它執不暇講。　樞相名德兼重，夷夏聳服，揆之事勢，寧久外邪？　在藥籠惟幾多所采納，以待適時之用，❶立邦家之基。　某不勝區區，大願如此，非公至誠好善，某亦何敢切切怛怛至于是邪！

與汪樞使明遠

春間，便中伏蒙答賜鈞翰，如侍函席，忻如之何！　然惟丹丘請違，忽復六歲，引領牆仞，有同川流百折而未嘗不在東也。竊聞士夫之論，謂所以治宣城者，威而不猛，和而不流。　今吏之良已不易見，大臣出鎮永有譽者，尤爲希有。　孰知政所自出，蓋非衆人擬議所到，大賢居之，固裕如爾。　非徒下吏私喜，社稷爲有望焉。　甚幸甚幸！即日仲秋鄉涼，共惟黄閣燕清，宜民豈弟，

❶「適」，四庫本作「他」。

天相神佑，鈞候動止萬福！

某樗散之質，曾無毫髮所長，固已絶意改官，夢魂亦所不到。蒙恩召對，冒榮京秩，顧惟學術淺陋，而于應對進退，尤非所能。無以感悟天聰，祇增媿惕！實王樞公明之舉，其爲睠憐推挽之賜，有所自來矣，中心銘感，何日忘之！然而待次六年，典質以濟之官就道，承命于行，欲進趑趄，退固不可，不免走介情告政府，求終金華之任。遂自富春捨舟，問道餘杭，寄家延陵以就親戚。辭不見聽，黽勉此來，叨竊靦顔，厚如重甲。蒙恩補縣，諸公雖以闕許之，然殊無闕可填，又須數年之待，幸脱選調。言之如無厭足。久貧失禄，亦茫然未知糊口之計。前此精力盡于作縣，其可再乎！冒昧居之，曠敗無疑矣。夙蒙愛憐，敢訴胸臆。

某是來皆荷諸公前席，察其人物，極一時之選也。天下重任，要須擎天之力而後可辦，王樞雖有大志，朝中號爲得君，以某觀之，未必然也。王能奮然撥去常俗偷安之計，頗及邊防備禦，群吠所怪，至以用兵迎合非之。微扣其端，不爲無意于戰。某嘗謂以中原爲不可復者，不明乎古之道；以爲便可復者，不明乎今之埶。紀綱未振，人才未富，孑然孤立，人主未相傾信，而能勳業成就，古未之有！國力如是，其能濟乎？某雖嘗告之，言輕終恐無益。樞相賓主道洽，能爲天下發一言乎？

某比者竊聞力請真祠，喜于進退有禮，章不再上，當有説也。衮衣不歸而久居輔郡，雖未害于君子之度，不若以義命爲斷，使天下有覩焉。仰知道德之存心，故敢贊以決也。道途之説，舊相以憂去者，殆將有

奪情之命。惟今中鼎虛位，負物望者無踰樞相，乃睠在彼似非人力，待命相而後請，必恐涉于浮議，期於必得而去，自無嫌也。狂瞽之言，惟所財擇。云云。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二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三

劄　子

淮西與周侍郎書 必大

某去歲之秋，趨召京邑，以未朝謁，諸公都未克見。侍郎初無一面之雅，何所聞見，先枉車騎臨訪逆旅，强相攲拭，延譽于諸公間，留官中都，惟此之故。以門庭之清峻，某日被延接，又愛之如手足，視之若交朋。❶洎假節之行，凡所以爲忠告善謀者，無所不用其至。啓途之後，非惟室家日被存撫，而蒙念慮羈孤之跡，賜問朝夕相繼，雖古王公待士，何以加此！交情之厚，殆未之覩！某小醜，何足當盛意邪？自媿妄庸，曾乏一言之助，慊焉内顧，負負何言？自齊安奉書者還，伏領回教之後，嘗三附置拜狀，皆不克關聽覽，兒姪以都不知台旆所往，盡留之于家。某雖有承問之心，亦不克知所寄也。旋聞去國，兒輩遂不及送，聞之惘惘，宜蒙不以怠慢責之。伏承出處之道，綽綽有裕，其視近時名流，尤更合節，不敢有姑息之愛，敢以爲賀。雖然，晉公去矣，如蒼生何！某碌碌疏賤，甚恨不得追逐衆君子後塵，然亦不敢輕躁動歸心，即數月之後，遂當求一外補。京官俸薄，非私計所便，淺中狹量，詎宜久在都輦？獨

❶「交」，四庫本作「友」。

行踽踽，復何聊賴，但苦無人借助，有請之爲難耳。

齊安、合肥，賑糶各不過三百四五十户，餘雖萬計，皆客食主家。在民猶在官也，用度方窘，復不欲强收之。壽春有歸正數百家，十年請佃不得，不免括取包占未耕田畝均給，取彼予此，在土人能無得失之患，而亦不可謂擾，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不識台意以爲如何？某本擬中夏東歸，近又得旨覈實二麥禾稻，略無可以稽據，不過取其税籍考之，文具之事，雖有所不免，然在誕謾之喙，誠有不可罔者。此外别無可著手處，只得爾也。諸郡文書略皆來集，季夏上澣，或可東泛，恐欲知此端緒，故詳及之。不能推廣主恩，媿于期望多矣。

傳聞旌車已歸廬陵甲第，故因景望便郵，伸問啓處，庶幾必達，不暇卹浮湛也。

令弟光膺召節，伏惟歡慶，某未被斥汰，尚可求侍都輦，尉懌之至。台眷上下，伏惟均受繁衍。

與張左司書栻

即日秋氣澄肅，伏惟徜徉閭閈，台候神相萬福！某先君右史、先伯待制，皆受知于先正忠獻，致位從班。辛巳歲，某備縣鄂陵，伏遇元戎即鎮金陵，得迎拜于蘆洲江步。時已昏暮，伏蒙略去貴賤等威，賜之坐席，温言慰藉，詳問存没，區區感戴，鑒寐不忘。伏自忠獻薨背，某僻在海濱，都失犇問，徒切慊然。比年待次毗陵，日聞左司以道學爲諸儒唱，告猷悟主，❶幾振吾道，非獨

❶「告」，四庫本、朱抄本作「嘉」。

爲先世私喜，實爲善類公慶。某方辭審察之召，雖恨不得摳衣几席，而友朋陳君舉輩，仰荷予進，獲聞至正大中之論，所幸已多，且蒙不察其愚，乃欲力相汲引。某自顧觸藩之久，懼涉其怪，又貪承教，去夏遂謀入都，以欲一見鄭景望吏部，取道宛陵。忽聞出鎮宜春，行次苕水，亟與林擇之秀才，疾走吳興郡下。至則鷁舫已西，到都乃知謀過義興，枉道臨訪。差池至此，彌更惘然，合并之難，一至于是。然而千里明月，奚遠近之拘邪！

某自去秋中備數京輦，雖與伯恭、子充親洽，然以人情益薄，不敢顯白相從。到官之初，一謁當路，是後弗敢復見。至前忽蒙假節淮西，悤悤徑行，以臘月中旬至部，江、饒流移既已賑之無及，而淮北歸正無非守將之欺，小人黨與强盛，不敢顧身，三以實聞，僅能寘之于理。過元夕，至江浦，始與趙帥俊民收流移之末業者，爲官莊以處之，齊安二十二區，合肥復三十六圩之舊，各不過三百四五十户，其餘土人招爲客户，無慮數千人，情不欲聞官，所籍止三千五百户。主惠至渥，不能有所推廣，不學無術，臨事乃知其累。所甚爲朝廷歎者，荒田蕪于包占，經理害于無謀。歸節之際，不敢一毫隱也。聖恩過厚，職秩皆蒙超次之除。還都百緒一新，進退方谷，❶偶吳興闕守，驟蒙中旨之授，用踰其分，誠劇畏悚，而在一身出處私計，雖自爲謀，不過如此。然而近圻名郡，千瘡百痏，甚非綿薄之所宜居。況又蹤跡見目于人，危如秋葉，吹竽鼓瑟，孰非孤露，未知所以善後。惟在我者，不敢不勉。

❶「方」，四庫本作「若」。

是外付之造物，人事詎易必邪！念未參識，宜當道術相忘，竊思記問不通，人情有所不可，輒盡底藴，庶幾有以察之。復念古今異時，變態萬狀，謂非在己無惡，無必于人，用能觀感化服異端，會將有濟。騰口無益于事，祇招謗訾，適以害道有矣。[1]要當深思，密用退藏，是乃待時之計。鄙見如此，不識有取于斯乎？辱以聲氣相求，無惜鞭其不逮，至懇至祝！

某復有少禀，先正幕府所繪被邊形勢，頗得表裏之要，輒欲就乞傳本，以廣未聞人，旋得蒙垂示，甚幸！台眷上下均受如山之祉。潚中有可委者，無巨細，辱示。某去就之誼，未知當作何處，且欲爲卒歲計，不識可乎？可以警其愚，[2]萬乞疏示。承晤邈未有日，敢祝加湌進業，行以大學，光明于時！

與朱編修書 熹

某永嘉之世先子舍人，嘗從文定胡先生學。某少失怙恃，世父哀而字之。未冠，世父亦亡。迫于婚宦，家學淪替掃地，非復遺餘。竊不自量，念弓冶之將墜，痛策駑鈍，料理書業，[3]雖夙夜兢兢，惟憂間斷。其如天資凡下，易爲廢闕。狂奴故態，每每投間而作，自治不給，乃與事物應酬，方寸勃蹊，動輒傷事。士夫喜以目聽，[4]謂之曰能，豈不自知，但無可入耳。思得有道取正，伥伥然未知所之。竊聞講道甌、閩，作成善

[1] 「有」，四庫本作「甚」，朱抄本無此字。
[2] 「愚」，四庫本、朱抄本作「過」。
[3] 「業」，四庫本作「學」。
[4] 「目」，四庫本、朱抄本作「自」。

類，鄒魯之教，西洛之學，彷彿尚猶見之。正始之風，何意復聞于此，喜幸喜幸！所恨一官匏繫，願摳衣而求教未能也。飢渴之況，未足形容願見之心。久欲奉尺□之書，❶疑于無因而至，念扽士夫之後，盍以聲氣相求，必識面而後交，歲月不吾與也。鄉人鄭郎中景望，某所畏事者。林擇之學于門下，嘗與之進景望，辱知遇矣。某過景望，因獲交于擇之，擇之弟擴之見訪吴興，自言亦門下士，不因其歸求教，幾自絶爾。在禮：士不介不見，兹某庶幾焉者，琢磨之賜，繼今方有望焉。

某不自詭交之淺，敢有謏聞之獻。伏審明揚昭代，屢賜弓招，引義牢辭，不忍屑就，此固足以廉頑敦薄，誠近世所無有。區區之見，竊有所疑。仲尼出處周旋，某謂盡可師法，他人過與不及，以爲賢則有之，曰可通行，非中庸之道也。居身過厚，高目斯人，❷不一援手拔毛，❸此遯世絶俗之士，意非執事所與。今百姓病矣，惟明于醫國者，爲能再生之。聖人于魯定、衛靈，未嘗不切切于遇。納約自牖，要非一日之積，必若伊尹之學，恐不可以望人于秦、漢之後也。某守身不固，已失足于時矣。通記之初，乃效鄙夫之見，取予皆未必是，尚須察而聽之，必不可爲，徐去非晚，伏幸念存！

湖學權輿于胡安定，本朝人物之盛，由來造端于此。今也齋室如故，流風泯滅。某假守無術，日夕疲于期會，困于鞭督，雖戴星出入，曾救過之不暇，教養之事未遑議

❶「□」，四庫本作「一」，朱抄本無。
❷「高」，四庫本作「蒿」。
❸「拔毛」，四庫本作「救之」。

也，未知何以處此。準幾不屑教誨，❶或能黽勉從事，尚有補耳。何當覿見，一洗我心。伏祈進德惟時，頤養蒙正，以斯道光明于世。

又與朱編修書

即日新春尚凛，伏惟養蒙鄙里，自天祐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仰德之高，聞風之說，于今蓋有年矣，以無因而前，無介而見，有所不敢。去秋林擴之見過，具道其兄擇之不以某之庸不肖，亟以姓名誤聽，且蒙誘掖之意，以故忘其愚且鄙也，輒冒貢以尺書。仰蒙大度納汙，不見誅絶，教翰寵答，慰藉癃卷。❷自顧何人，奚以取此，感媿之劇，未易名言。誨喻諄諄，仰見嚴于出處之際。某滔滔昧進，固不足以知此。然而仁人蒿目，其將如蒼生何！將毋有莘之耕，必待禮而應也。某意無可無不可，不猶愈于甚邪。想惟不拔之潛，❸決不以狂言動。❹愚見如此，其敢有隱情乎？丐一思之，勿以人廢言也。

下問湖學，其興廢之所由來，誠如高旨。甚可惜者，異時作人之地，今爲利害之場與刑名之習耳。慶曆所取，則今學規與夫作院制器之法。故府焚于延火，求之略無可證，詢之耆舊，亦無存者。惟聞學之齋館，與仲道、義勝、澡德、誠明四齋，爲安定舊名，餘不可見。時雖分藝以教，蓋初不以名齋。士雖學書，不廢騎射琴瑟，今齋館中

❶「準」，四庫本作「惟」。
❷「癃卷」，四庫本作「勸拳」。
❸「不拔之潛」，四庫本作「高明」。
❹「決」，朱抄本同此，四庫本無此字。

射堂尚存，泮池之旁，猶有樂齋之目。門人之盛，後皆鑱名《登科記》中。學中舊存當時賜書與孔子伯魚畫像，亡軼殆盡，比方略整齊之，此外無傳，可爲傷歎。「爲之師匠」，某何者？而辱望以此邪？然與朋友共成之，不敢不勉！方懼罪斥，詎能如所欲哉！教以安定之傳，蓋不出乎章句誦説，校之近歲高明自得之學，其效遠不相逮，要終而論，真確實語也。某何足以知此，蒙誨之及，故敢言之。

子路「何必讀書」，孔子惡其佞。子夏「必謂之學」，不可謂不知言。二者豈無説邪？昧者盍少思之。嘗謂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于古之灑掃應對進退，知其説者徐仲車爾。餘子類能有立于世，是皆舉其一端。介甫詩以宰相期之，特窺其緒餘耳。成人成己，衆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無精粗，無小大，是故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高明者必道中庸。滯于一方，要爲徒法徒善。漢儒之陋，則有所謂章句家法。異端之教，則有所謂不立文字。稽于政在方册，人存乃舉，禮儀威儀，待人以行，智者觀之，不待辨而章矣。民之秉夷，向也明于西洛，今焉泯泯，舍門下其誰取正？

傾囷自獻，庶幾擊而發之，毋惜鑪錘，痛加橐籥。尚祈階以有立，免爲小人之歸，此區區所望于下執者，萬丐哀而藥之！胡先生《言行録》、《范淳夫集》，謾備藏史，輕瀆至媿。程《易》、胡《易》，郡有模板，不敢獻所厭飫。林擇之書以浼門吏丐求，端便送之。

答尤溪石宰書 磬

某僑寓延陵，獲聞武進之政，與朋友交，又知淵源之學。悉臨下之有本，恨承望之未階。顧無因而進前，不敢造次修記。林擴之見訪，遠勤先賜教畢，❶承撝謙之過厚，蒙期待之非宜，退省其私，洒然汗背。某不省嗣先人之遺業，❷奪于急禄，舊學委地，雖日勉加淬厲，如頑頓何！若新安朱丈、張南軒、吕博士之賢，皆無待而興者。某且不敢望其涯涘，迺以諸公望之責之，共還濂溪、西洛之風，何可當也！左右以聲爲律，擬人必于其倫，某豈不自知，猥欲寘諸爐炭之上，荷眷雖厚，然非愛人以德之意也。尤溪雖遠，得賢者父母之致士興賢，一方幸甚。某將命亡狀，曾無毫髮之補，叨冒重沓，遽有霅川之命，力小任重，未知攸處。湖學，國朝人物所起，惟故館在，未知教養之道，殊無術以興之。有可警督其愚，無惜規誨乃荷！方今善類牢落之甚，如執事尚淹遠邑，某不幸失足，知曠敗是虞耳，何當承晤，寫此願懷。別紙之多，非我輩往來之禮，不敢遵也。

答沈縣尉書 煥

道周之别，轉首更年，緇染京塵，日蔽蓁塞，思挹清風一浣濯之而不可得，鄉望當如何邪？比者于交游間，備聞學力甚進，議論日新，駸駸焉純亦不已之風，覺我形穢

❶「畢」，四庫本作「筆」。
❷「省」，四庫本作「肖」。

甚矣，健羡健羡，何當覿面以釋群疑。

某自去八月，在都三月，不見當路，始者意若相向，自是浸覺已疏。至日後使淮壖，至則冬杪，才力短淺，不能推廣主恩，況已後時，流亡漸定。過合肥，修築三十六圩之舊，齊安置官莊二十二區。來者哺以路糧，至者處以廬舍，牛具之給，種糧之賜，計費緡錢不過二萬，米六千斛。二郡仰賑糴者，通不滿七百家。大姓以傭客徠招，餘三千五百户。前此轉徙襄漢，與復其田里者，不知幾萬家也。所立祇此，❶言之可笑，主上過相期望，再被超躐之寵，氣不及定，剖竹吴興。受之不辭，可無慙色！ 兹蒙警教之辱，尤益靦顏。顧淮甸時，有所發擿者，所論薦往往任心而舉，惟功罪之所宜，不知其與貴要背馳，憤悱之甚。歸對之際，竊慕詩人詢謀諏度之旨，循行所見，具以實聞，縱論及于蔽欺，爲此大怒，適當一番遷改之後，獨行敻敻。方擬求補外，于二三月之間，庶無潔去之迹。主上不察，遽以輔郡處之，得之如昇仙然，其暇他顧。❷諄諄之喻，極荷愛予，此事景孟固嘗言之。妄意今日朝家，不可謂弱，正患衆人蓄縮，賢者自處之高，以故狂妄之徒得爲欺誕，國勢日以微削，須得天下共維持之。覿于孔氏不復贖人之譏。以爲不當形迹之累，是雖入于自恕，猶幸君子識之。吴興浩穰，然實空匱，其不可問，都鄉互有綿薄處，此自知手足之露，將重得罪，不知何以救之。

某惟喜讀書，深不好米鹽細故，爲郡則當反是，不得不勉，雖日强加鞭策，如不進

❶「所」下，四庫本有「以成」二字，朱抄本有「以」字。

❷「其」，四庫本作「豈」。

何！湖學經始于胡翼之先生，今惟齋館在爾。本朝人物權輿之地，文獻無足考者。年來法家之學却有師傳，士大夫之家知習此爾。狂瀾既倒，未知所以回之，更須日月圖之，不可則已，儻未罪斥，尚望爲我籌之。不徒惠此一方，所關端不細也。

答定遠于宰書 倣

某向者僑遇延陵，❶竄迹農畝，士之賢者，都不克見。比來假節淮甸，環走三千里，經城邑以二十數。雖識見愚闇，不足以知當世士，然求長人之吏，有以獲于上下，如左右者曾未之得。自至封略得左右之治于民，❷得左右之才于郡，意謂非苟爾也。方將退而察之，旋返借途，伏蒙采聽之過，示以長牋，發語驚人，術業純正熟，復降歎不能已已。洎安承教，備盡條理。到合肥郡以語方帥幕屬，同聲交譽，如出一人。乃知天下未嘗無才，亦不在遠。蝸宿田里，失親炙于數年之前，爲可尤者，然所獲亦多矣。惟是學業蕪短，既不足以仰當期望，恩恩竟決，奚寫我心。以左右之力之賢，見諸小試，已有滔滔不窮之勢，加之好學不倦，❸不恥下問，某且將北面，乃欲有資于我，過矣！古人之學，固非俄頃而可效，大抵文章之煥，事業之偉，無非由此出者。才者時乎出入，要非根本中來，不有見焉。非基德之具也，心之精微，不能宣之於口，纖煤寸楮，將何自而陳之。某匪曰能賢，每思益友

❶「遇」，四庫本作「寓」。
❷「略」，四庫本作「界」。
❸「倦」，四庫本作「已」。

良朋，誠不多遇，辱許之以交好，覬共由斯道爾。請違逾半月矣，嚮用何如？置中祇彼劄誨，仍示圖經石刻珍荷。某已分遣人督促諸郡，只待文書之集，便謀歸計，儻逃罪戾，天申節後遂到濡須，不過季夏東矣。方賒面命，修報徒有依依。

答陳同父書亮

某自戊子入都，得左右之文于景望四三哥之舍，于四三哥、王樞使聞賓從之學業氣志，每以未及識面，聆謦欬之音爲歉。及趨召，道宛陵，四三哥寄朋友書二，其一左右，一君舉也。洎訪舊知于學，則聞二陳之名籍甚京師。旋沐從者訪臨，獲親名理之益，從知名下之無虛士，諺非虛語，私以得與從游爲喜。已辱開懷傾寫，臨途要無可道，然而別不及面，寧無惘惘！被教敬審，即日冬序正寒，温侍有相，尊候萬福！學官秋試，遂遺賢者，士夫不能無恨。得失有命，時運故應然邪！鄉使舉無留才，則何以爲造化？但在我本無患得之意，未始低頭就之。則吾同父之失，較之君舉之得，亦復何愧？沖天驚人之軒翥，豈有遲速間哉！

體用之誨，備認高旨，某何足知此？然不敢以不敏而罷。夫道之不可邇，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疑若可識。卒之何者爲體？何者爲用？即以徒善徒法爲體用之别，體用固如是邪？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埒，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内。昧者離器于道，以爲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可以得天之知，決非學異端、遺形器

者之求之見。禮儀威儀，待夫人而後行耳，苟不至德誰能知味？ 日用自知之謂，其切當矣乎！ 曾子日且三省其身，❶吾曹安可輒廢檢察。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至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言之也。以同父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能自隱諸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上論古人，下觀當世，舉而措之于事者，無非小知謏聞之累，未可認以爲實。弟于事物之上，習于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以久，會當知之。《洪範》「無黨無偏」，《大學》「不能其正」，❷真萬病之鍼石，獨無意于斯乎！ 某非曰能之，冀共事斯語耳。

葬議甚韙，近過伯恭不遇，尚須續報，誌銘某豈敢，何故舍四三哥，發潛德之幽光，某愧焉多矣。妥齊銘文，本欲相名，如周公之與《君奭》。❸君舉以爲《君奭》王事表德，朋友之誼也。名近師道，有所不可，不然何惜一換，試更思之。

某碌碌素餐，强顔留處，于朝家亡毫髮補，未能決去爲愧。同父望以世道，譬如覓金于窶者，何不知我之深邪！ 輪對當在來春，只等一見後，求外補州縣，差可及物，尸素欲何爲哉！ 不足爲人言之，恐欲知何所向爾。

答石應之書 宗昭

古人以小學訓習童蒙，皆大學之具也，

❶「日且」，四庫本作「且日」，朱抄本作「日日」。
❷「能」，四庫本作「得」。
❸「君奭」，四庫本、朱抄本無此二字。

大學之道，但神而明之爾。小學之廢久矣，爲大學者，失其養心之地，流于異教，不過空寂之歸。開物成務之功，宜無望于賢者，但令良心不泯，天理豈外于人邪？反而求之，莫若存其大者，積小以成其大，是又不可忽也。惟能平其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復六情之未發，心不失正，良知良能，其何遠之有乎？用之讀書，用之正身，用之事物與人，皆是物也。非能洗濯心源，蕩除舊習，滌去小智之鑿，❶全吾天之聰明，塵埽隨生，猶未艾也。孝悌忠恕，無非發吾誠意之中，況小者乎！況庶物乎！《帝典》以「聰明文思」稱堯，❷《洪範》「思睿作聖」，《書》不他道，曰欽曰敬而已。無小無大，是爲得之。第能用志不分，則精義入神矣。某學雖不足以知此，嘗聞諸君子矣，素絲何告，願無以人廢言也。

與喻郎中 樗二

去歲抵城闉，兩侍座席，重蒙旌車臨訪，雖得承奉音教，❸寔獲我心，而悤悤拜違，益深怏罔。旋歸村落，不敢以無益之記，塵溷主書，妄意當然，非敢慢也，斗山之卬，三秋何足多邪！某有愚見，敢瀆聽聞。

故丞相安邑先生忠獻趙公，前輩冠冕，扶危定傾，勳在王室，不幸遭罹讒嫉，放死海嶠。私史之禁，仿佛焚書，告訐之風，不幾削跡，公之功業泯沒殆亡傳焉。近鄉人陳傅良秀才，識其孫于新昌，訪以遺書，得

❶「鑿」上，四庫本有「穿」字。
❷「聰」，四庫本作「欽」。
❸「音」，四庫本作「指」，朱抄本「音」下有「誨」字。

公自爲墓誌，獨書遷官次第，問其事則不知。劉東嘉夙掌著作時，述名臣傳，求公行事，一無所得，憹憒之極，拊几而叫，❶爲名流嗟惜如此！及今聲迹未遠，故老仍存，纂而録之，尚可十得四五，因循愈久，將甚于今，後人指擿先賢，必有任其咎者。伏思當時人物，惟郎中丈及徐侍郎、胡侍郎、汪尚書四人寔爲耆舊，汪、胡後進，無易郎中丈及徐侍郎者。自丞相公去國，先大夫與時宰廷爭，得疾下世，士夫爭逐時好，挂冠而去，惟郎中丈一人。忠獻之薨，無敢會其葬者，郡吏承望風指，至用私釀逮捕忠獻家人。郎中奮不顧身，不遠千里，臨哭其墓，時宰爲問，以寔告之，于忠獻公可以爲無愧矣。竊惟伊尹之事，非皋單莫能訓，問禮周室，舍伯陽父將安之。忠獻出處之詳，譔而述焉，附見諸公之事，繼沃丁之作，接柱史之告，其惟郎中丈洎徐侍郎乎！有如尊年倦于簡削，汪尚書老于文學，其壻也。又嘗爲忠獻公所知，足可與共成之。唐韓退之、柳子厚與張睢陽、段太尉，初無雅故，尚爲傳益其傳，上逸事于史官。古人之于前賢，懼其埋没乃爾。忠獻于郎中丈知己，其何辭乎？某方貽秀州鄭伯英判官書，屬以此告徐侍郎，尚幾一二老成，存神故寔，慨然則筆，❷俾後生有述焉，其爲訓益來世大矣！不識台意以爲如何？云

鄭景元書，屬以語徐侍郎者略同，但字君舉，賓之爾。「必有任其咎者」之下云：「伏思當時人物，惟侍郎丈及喻郎中、汪尚書、胡侍郎四人尚無恙。郎中

❶「叫」，四庫本作「歎」。
❷「則」，四庫本作「直」。

疏矣，汪、胡在一時爲後進，公所尊重，無易侍郎丈者。」昔先大夫與侍郎丈俱爲忠獻公所知遇，忠獻鎮東淛，侍郎不旋踵又去。先大夫爲忠獻禀目，字侍郎曰：「稚山去矣，某其可留！」因與時宰廷爭，得疾還舍，遂棄諸孤。思之痛心，不忍復道。竊惟伊尹云，倦于簡削，知府固大手筆，足可口授書之云。某于侍郎爲通家子，外舅孫帥，亦與侍郎父子厚善，某皆曾參拜，然不敢率然冒貢函書，懼無因而至前，重得罪于門下，因見爲以愚意白之，所望老成云。

人還，祇領報章，辭情諄復，忠厚之意形于外言，感服歆歎，書不得宣。某晚生不及多識前輩典刑之訓，于老成人見之矣，甚甚幸幸！❶禀目見賜，非所以蒙，❷簡牘章程，抑損皆過，將由事父之執，未至謙尊，所以督教之也，反復榮翰，❸愧汗亡極！即日首夏云，某昨者不自揣度，竊不自知其後進，大懼忠獻公風節蟠準天地，隱而未見，後生何述？伏見郎中丈人與先大夫一時諸公，俱爲忠獻知重，知公之事爲悉。自先子歿，忠獻諸公相次淪謝，郎中獨享高壽，意天之未喪斯道，欲以載述之事，託付于郎中乎？以故竊敢薦言所願，及時有所記録，伏蒙賜報。忠獻家禍皆得之而未詳者，茲乃備見首末，讀之涕下。天不相道，一何至于此極邪！條例盡能如此之詳，忠獻諸公爲不泯矣！

意者郎中有所譔述，未欲顯行于時。

---

❶「甚甚幸幸」，四庫本作「甚幸甚幸」。
❷「蒙」，四庫本作「象賢」。
❸「反」，四庫本作「及」。

某竊謂不然，書之流傳，常苦不廣，孔氏兼藏屋壁，孫盛播之海外，然今六經、晉史尚多亡佚，況密而不出邪？ 要在傳信闕疑，使聞見之所及者，有所考問，以信君子之道，但不至如崔氏《國紀》之過，則儇子何衈哉？ 萬幾以身任之，毋復多讓，勿輕付人之戒，蓋謹之也。 雖台意爲甚韙，某小子何足爲輕重乎！ 每思舊事散落天下，非得當時故老各記所聞，❶諸公施爲必多遺闕。 矧惟事有本末，難可厚誣，司馬謗書，何損孝武？ 李衛公操縱中人之術，寔自牛李之黨書之。 某以謂雖非其人，未足爲害。 名志世不多信，若晉文靖謝公有碑無文，益足以見其賢。 前事之非，何足蘄也。

小人之見，不識台意以爲如何？ 何當摳衣几格之前，細論此事，居貧難動，徒罔罔爾。 友朋見過，乃吾人之常。 傳言過當，至于上達聽聞，吁可怪也！ 某兹冒恩寵，洊蒙命召，寔資誨飭揄揚之素，知愧知感！ 顧惟學術淺陋，前既亡補，受爵不讓，迄今慊焉。 人不加賢，頭顱可見，而復貪榮舍義，所不敢也。 已告廟堂辭之，期于得請乃已。 未繇云。

與喻郎中❷

問者遣力入都，附拜函牘，其歸，值都騎方出，不復留俟。 寂不聞問，又兩月矣。 念欲扁舟圖侍函几，庶款名誼求厭飫所未聞，屬以卧病彌月。 方且力辭旌命，而仙邑當道，又里之重臣，方承顧遇，嫌涉瓜李，未

❶「時」，四庫本作「世」。

❷「中」下，四庫本有一「書」字。

果如願，悵怏殊劇！　沈上舍便，伏辱台翰存撫，慰懌交至，忠獻遺事，乃蒙惻然軫念，斯文之不喪，繄丈人是賴。生能一其朋類，殁乃紀其德業，雖忠獻去國，不能盡公之用，端不負知人之鑒矣！　承許博謀詢訪，廣記備言，真古記之法，必使一時遺落，乃爲盡善。金陵猜間，似非人力所及，其初忠獻不能不疑此老，而門下士多不謂然，雖忠獻持之甚堅，然不能遂。平江過闕之際，先大夫知其必隙，嘗諷忠獻，不果從也。又正人不能得之秦氏，豈非天邪！　某曩在閩嶠，聞忠獻之南，以嫌雖不入城，當時黨禁未嚴，泉又福之支郡，❶二公交情，于此加厚，乃今知丈人之力，不勝欽歎。嚴州頗聞留意學問，未之識也。汪尚書補外，吾道爲有光矣。然善人繼去，將如蒼生何！　某本以興化薦召，如聞相期太過，有非力所能任者，故辭之，似今不當復行，幾得請乃已爾。竢聞報罷，當謀趨侍矣。即日云。

沈應先有開書❷

君舉相見，所談謂何，得無多過其實，大抵愛之不知其惡，何容盡信？　諄諄之諭，何敢當也？　某所行天下，閱士多矣，好善篤，信道深，求如吾應先者，曾未之見。然而以此見望，近乎不知而作。夫人未能爲己，安能爲人？　某之自爲若何，其何以承盛意？　然聞責善朋友之道，于此不當有隱，又不知野芹遼豕，不見笑于大方之家

❶「支」，四庫本作「隣」。
❷「沈」上，四庫本有「答」字。「先」下，四庫本無「有開」二字。

乎？自《大學》之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往往自名一家。高者淪入虛無，下者凝滯于物，狂狷異俗，要非中庸，先王大經遂皆指爲無用，滔滔皆是，未易奪也。故須拔萃豪傑，超然遠見，道揆、法守，渾爲一途，蒙養本根，源泉時出，使人心説誠服，得之觀感而化乃可爲耳。此事甚大，既非一日之積，又非盡智窮力所到，故聖人難言之。後世昧于誠明、明誠之分，遂謂有不學而能者。彼天之道，何與于人之道，致曲未盡，何以能有誠哉？孟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説，雖非聖人優之柔之，使自求之之意，學者于此從事，思過半矣。❶顏氏之子，其過與怒寧與人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過貳一節。法守之事，此吾聖人所以異于貳本者。空無之家不可謂無所見，迄無所用，不知所謂不貳者爾。未明道揆，通于法守之務，要終爲無用。洒掃進退雖爲威儀之一，古人以謂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作，居然有間。然云文武之道具在方册，其人存，其政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亦何用？有如未辦澡心藏密，莫若去故去智。古人言讀書百徧，其義自見，未易以淺近奪。信能反復涵泳，會當有得，得之小大則繫乎精誠所至。時文稱于一經之内，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燦然矣。不可以人廢言也。事非筆舌可道，而言之不無羅縷，遐不謂矣，政須體悉，不足爲它人道也。

喻丈書承寄示，甚感！遂能不廢芻蕘之論，尤見前輩忠厚之風，前事賴以有傳，

❶「思」，四庫本無此字。

非小補也。鄉聞彼知舊間有《方輿記》，望爲經營一借，如不可，則已之。君舉見告藏室中有《越絶書》，未之見。曩得其一二事，未詳始末，輒欲求假一尋繹之。師友之目，鄉來朋友間嘗有見被者，其知非是，則亦已矣。相知不在相奉，寘人于鑪炭上，非所以愛之也。毋以驚世駭俗，嗣音尚爾，敬當回納勿訝。某比以莆陽薦召，雖辭不得命，今不可復去矣。尚遲報罷，專圖一見，既所欲言。

與趙漕書

某聞□言之道，❶不以人之無言而廢其所當言，亦不以身訥于言而默其所難言。在人之爲言，無所苟而已。矧茲民之休戚利病，結于下而弗達于上，有真儒當道，宜王化以風風俗，❷言之者無罪，而又能救其災。若居令之職，以身訥于言而默其所難言，廢其所當言，而從人之無言，使民之疾苦不得一聞于上，而求息肩于下，是亦何假于令！爲之令者，不亦名教之罪人乎！斯某所以竊不自量而敢言于執事者。

湖右瘡痍甚矣，武昌又其甚者。遺民千户，非流移轉徙則兵荒盜賊之餘，偷生一時，鮮知本業，田萊不闢，何財之聚！旱乾水溢之患仍歲有之，令失職而行者踵相接于途。知安集勞來以稱明天子之德意者，茲邑所罕見。比年戍兵屢勤，蹂踐弗堪，重以大治戰船。作屯營于二千里之外。耕男遠役，紅女下機，二稔于茲，不少休息。而

❶「□」，四庫本、朱抄本作「一」。
❷「風風」，四庫本作「移風」。

又鼠偷侵寇，生發不時，居草莽間無聊生者，民羸若此，爲邑奈何？ 禮法政刑，所不暇及。 某嵬瑣之質，于民事本非所長，方此效官，敢不自盡！ 而當凋弊窘急之次，束于簡書，撫字之心廢爲殘暴，禮德之道遷爲苛虐，民失依賴，夫奚告哉！ 兹幸自天恭遇某官執事，以憂民之心，副裕民之寄，施不忍人之政，充博愛之仁，弭節之初，究求民瘼。 歸仁美德，諒人皆有之，告病以民，恐未有陳于執事之前者。 雖執事之賢，下車伊始，民之困弊，何自得焉？

可以言而不言，某懼不自逃於咎，不敢自默，廢所當言，惟執事推愛物之心，爲民深慮，藥其彫瘵，使之休息。 固執事愛人之實，非有待于猥吏之言。 至于自快其私，取容于上，攘人之大利以給公家之小利，存人臣之小節而忘其大節，是近時淺丈夫之所爲事，在某非敢爲，亦不敢煩執事者之慮。 瞽言冒進，惟執事幸察其心。

與王彦恭經略 趯

某頃者試令武昌，伏承持節湖右，名位遼絶，執相萬也。 初無蟠木先容之助，又無牖間半面之雅，庭參一見，即蒙禮異，教詔警策，凡可以安全之者，無所不至。 趨事之日雖淺，一邑之庇居多。 既而台旆行部荆南，遂遷淮甸，道出境上。 某適微恙，弗克請違，乃辱台翰撫存，告以方藥。 未幾淛西旋旆，獲于東坡江步，一瞻台表，悤悤訣去，罙用耿耿。 繼于鄂陵知後吏處領所賜教墨，道左罕便，既不時報謝，于今凡五閱歲，而起居之問，不一通于記史，顔之厚矣，負負何言！ 自惟賦性迂疏，拙于援上，詒怒

當路有矣。能見亮者夫豈無之？其間亦有同舟遇風，權相成濟，利涉之後，執合相忘，獨于門牆，初無絲髮之補，在官則帲幪厦屋，既去則恩意綢繆。非徒此也，又以無似之迹，爲延譽于上大間。某非强交之人，台座又非有資于某者，睠顧如此，未之前聞。上論于古之人，或可以一二數耳。愚陋何以得此？言之增愧！然聞媢賢醜正，寔繁有徒，自分無以逾人，虚名適足爲累。兼恐上負知人之鑒，不可不察，知我足矣，何足爲人道哉？既沐愛憐，敢布以請。

昨承開府番禺，倚眷方渥，旋抗章高舉，竟獲成命。請祠之奏，遂能自出機杼，無所蹈襲，其言直而不肆，婉而成章，當有識者知之，衆人固不識也。東坡侍見，嘗聞君子餘論，以爲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君子贏爲君子，小人謬爲小人，仰知將以教督其愚，然亦有以卜知，我公自處之地獨善可矣，如天下何？世衰道微，士風骫骳，藩垣使節，其能不爲身計，稱股肱耳目之寄如台座者，不知其誰？適用之才，濟時之具，況不秖此。此何時也？而猶侍祠于外，得非明鏡冤于醜婦，抑厲揭淺深之計，固當然邪？

岳下雅多英雋之遊，今無改舊俗否？衡鏡平皎，所得當日富也。某里居待次，經涉四年，雖家徒四壁，日憂糊口之不繼，而單貧無事，得以料理書學，無當官箠楚患，亦足以爲樂。然性質凡下，既無簡書之畏，而狂躁之態投閑復作，尤一身之累也。金華闕期在明夏，決曹雖事省于縣，而人命所繫，懼非智慮所及，矧時有難易，制不在己。每一念此，如負芒刺，益知浮湛州縣，❶今亦

❶「浮」，四庫本、朱抄本無此字。

良難。台座政爲吏師，雅辱憐眷，有可見教，願與聞之。某雖下材，不敢不勉，自同衆人，敬以幅書通記，伏幸台察！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三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四

書

與鄭景望一

自聞拜佐著作之命，嘗一領教畢，并蒙遞示劉復之書，似非仲舉家奴，台翰恐未之得便。還又拜手札，尉感良甚。啓沃微意，略蒙見教，多感思之，誠切時病，十寒一暴，何以哉？願勿以未聽而情吾告遵之心，❶成所謂遠者大者必不可進，❷乃謀鴻鵠舉耳。復之睠睠吾屬，此意良厚，某何物，濫吹竽于其間，似未之思，近于目聽而耳眎也。

夢叟方在艱棘，不可得而進退。忠父已決不爲赴調之計，然其才力可惜棄之無用，有可致力，爲求試縣亦可。若使其人少得自見，雖未可以語通方，中道以臨民事，當有實益，剸治繁劇寧能碌碌如我輩邪？祠禄彼固不屑取之，猶可與計資考，别難插手，則乞自爲圖之。巖老既熟其人，能爲之前却否？某告毋復寘之牙頰，必恐上累知人之明，中心豈不自知，何當詿誤師友！胡氏表姪，一蒙與進，不能嗣造几格，此其好善未篤，甚乖乃父所望，後復相見，丐以此意語之。彼家甚貧，頗勞應接，如有可就

❶「情」，四庫本作「惜」。「遵」，四庫本作「猷」。

❷「成」，四庫本作「誠」。

賓館，得爲宛轉經營爲幸。陳頤剛比相會，云曾屢拜書，都不揮答，何故？便間望報以一二字，戒以事勿輕舉，凡百寬裕沈審，必令内外無間爲貴。君舉已罷茶院之會，見與其徒一二十輩，聚課仙巖。嘗與之言，似乎成己工夫全未著力，勉之甚相領略，此亦樂事，但未知向去如何爾！

下問淮壖設險之説，某知之未詳。地網所未之聞。張師言《瓦梁堰記》，聞而未見。然聞孫氏割據，作涂中東，興塘以淹北道。南朝瓦梁城塞後湖爲淵，障蔽長江，號稱北海。大抵淮東之地，沮澤多而丘陵少。淮西山澤相半。無水隔者獨邾城白沙戍。入武昌及六安、舒城，走南硤二路耳。古人多于川澤之地立塘隖以遏水溉田，在孫氏時盡罷縣邑，治以屯田都尉。魏自劉馥、鄧艾之後，大田淮南，迨南北朝增飭彌皖，❶今舒州有吴陂堰。朱光、吕蒙所争皖屯也，陂堰皖水。廬江有七門堰。劉馥斷龍舒水作。巢縣有東興塘。諸葛恪作遏巢湖水。滁、和州、六合間有涂塘、❷吴赤烏中，遣兵十萬，斷滁作塘于其上源。今梁縣界至滁揚城，晉以爲南梁郡。南唐于滁水上立清流關。瓦梁堰。有東西瓦梁城，晉置秦郡而治六合。周顯德三年，南唐何延錫建言，堰五十四流不止，魚三州，氓海四百里。❸其實據天經、絶地緯，功未就而罷。景德元年毁之。天長有石梁堰。源出滁州，入高郵爲樊梁溪，梁置涇州。高郵有白馬塘。塘阻三何溪，謝玄破都顔，俱難，李孝逸破李敬業處。揚州有召伯埭、謝安堰艾陵湖，作新城在其上。裘塘屯。齊高帝建武五年，遏艾陵湖立。楚州有石鼈塘、鄧艾作，荀羨復屯。射陂漢舊陂。洪澤屯。唐大曆二年，與射陽湖並置官屯，射

❶「皖」，四庫本、朱抄本作「廣」。
❷「涂」，朱抄本作「滁」。
❸「氓」，四庫本作「泯」。

陽湖即射陂也。淮陰有白水屯。盱眙有破釜塘。鄧艾立白水塘，與破釜相連，開八水門。大業末，破釜塘壞，水入淮，白水亦涸。安豐有芍陂。即孫叔敖所作期思陂。漢王景，魏劉馥、鄧艾，齊桓崇祖皆修復之，首受淠水，西道六安，北界騶虞石。東自濠州之南横石，水皆入焉，灌田萬頃。固始有茹陂。劉馥作。是皆古人屯田遏水之迹，其餘不可詳記。大要六安以東，有芍陂之險，鍾離以東無非湖濁之地，西自皖，東至揚，則多斷流爲阻。故自前世征役，舟師皆出東道，如吴邗溝、魏廣陵、周鸛河等，率資隖水之利，南北所通行也。惟廬、壽一路，陸有東關、濡須、硤石之阨，重以陂水之限，東關恃東興塘，濡須恃濡須水，硤石蔽皖。淮南有兩硤石，此桐城南硤也。壽春硤石在淮水上。最爲險要。然閒芍陂可以灌壽，淝水可以灌廬，南唐何敬洙嘗復諸塘，不克而罷，其間必有利害，尚當詳考。

前聞面對及此，心知其是。竊思如此力量能辦如許事邪？如合復之所上民兵之策，專以刺舉，兵權還付方鎮，使之自治財用，多置水砦以屯田，民兵守之，有警得以發兵助護，如唐故事。民兵蠲復制度，略依陝西弓箭手法。秋田既穫，因就糴以實邊。始雖暫失少少賦入，數稔之後，利當百倍于今。責任不專，則無可成之理。方今經制西蜀，以奪帥權爲是，此等議論定空言耳。因問之及，謾詳及之。創水虎翼軍，❶國然似非國力所辦。❷淮南民屯若就，又于松江肄習水手，爲之重險，雖無水軍亦得。事不難集，在乎斷不斷耳。

論經總制錢減額，竟是如何？舅氏方

❶「創」上，四庫本有「議」字。

❷上「國」字，四庫本無此字。

在版曹，可致力否？立後事，久不報，衆甚苦之。近樂清縣括水死家田，不以葬送立後，皆欲官收一歲，州郡倣之而行。前日所陳，能爲營使之必下否？官政略皆如此，無廉恥者争以歡竑相尚，思昨所以語劉正夫者言，今驗矣。無端好與人事，亦吾人一病也。

與鄭景望二

自令季去由拳，附一紙記，後無復，便聲問殆絶，然而依仰音教，未嘗不在几席之下也。兹承寵膺綸命，綱紀王府，佐宋太伯，蓋極一時之選，可爲儒者之榮，敢以爲賀。然聞以國遜易，處閒静難，非漸漬以仁義之指歸，俾知所自以樂優于天下之樂，無以見輔導之德。以丈老于聖人之學，兹蒙聖天子託子之寄，廟堂遴于宫僚之擇，誠可謂當人之舉。某所見如此，不得不告，遼豕入冀，當不免大方之笑也。

某亡似之迹，窮處異縣，遂不得親賢師友之教誨，檢束之道，不敢不勉。小人之質，終難淬礪，狂奴故態，往往厠間勃谿。加以貧病交攻，婦兒婢僕之間，數歲殆無寧日，所養不厚，又殊無以敵之。誠負君子之門，媿心極矣！命召審察，四辭遂不復來，今逼瓜期，乃妨交政。近有丐祠之舉，未知廟堂可否如何？蒙子詩兄教以不當突然有請于朝，顧聞之事矣。❶意者已久不報終任之請，只得以祠禄扣之。終任之求，亦不敢絶，瓜戍既逼，未爲無爲窮之爲，❷雖有下

❶「事」，四庫本作「遲」。
❷「窮之爲」，四庫本無此三字。

釣之嫌，有不暇卹矣。又復困窮之極，爲之奈何。萬一丐祠得之，固不辦挈家計，且謀單騎歸省丘墓，亦一幸耳。

春夏之交，景物清暘，板輿迎奉，在棠棣間，有無涯之樂，但切歆羨。陳君中補之後，牢辭學職，不爽山陰書社之約，處之極是。劉復之大可悲，念天不相善如此極邪！念欲一書慰問其兄，竟不得寄。每作交遊之問，未嘗不于嗟悲咤，痛悼于斯人也！丈在閩中，門庭之廣，得人有幾，疏以見教，何如？

與鄭景望三

伊洛遺訓，某舊苦其蕪雜，嘗願博求會粹，備一家言。顧非其人，所得未廣，用是不克。兹蒙鑱本印賜，知有先著鞭者，且喜且媿。書雖未暇紬繹，如明道語，世不多有，至于長編累軸，足知所得之富，鞭後之意，不敢不勉。頑頓不敏，何以副期遇之厚邪！某無似之跡，憚于復進，去歲辭審察之召，匪以爲異，卷卷之意，特欲少闕閭闔之內，退可遂吾所欲，進或儻有所濟。諸公不之察也，而督促踵至，淺中陋隘，頗覺厭苦。拒之既峻，久之，寢不報矣。比以南沙逼戍，不免爲之官之請，懲創前事，并以祠禄干之，報章之來，不過復仰前命。[1]自惟愚鄙，無以取必當塗之聽，閉官泰甚，[2]且駭道□之傳，[3]因謀强顔一行，兼以世母仲姊之喪告矣。

[1]「仰」，四庫本作「伸」。
[2]「官」，四庫本作「關」。
[3]「□」，四庫本作「路」。

趨朝當在夏秋之際。其在我者，敢有不誠，庶幾改之。夫誰不願以術義之淺陋，❶冀障河之必東。杯水輿薪，知其必無事也。但苦家貧久客，未免禄仕，反復忠父行藏之誨，媿赧極矣。踵門求教，深所願欲，兼單淺所未到，亦欲有函間之請，與其進也。台意誠厚，得蒙于六月半前，假以役兵數輩，當卜假途干篋，遂此願懷。而後取道德清，以至都輦。有如行人歸告之晚，不及此期。某業已成行，不容遲遲之甚，茲恐不得留竢，即乞已之。京尹之拜，振古所無，令弟新除，不相妨否？有不克見，必須蘚菭錢水，與以爲慰。

答景元書

下問辭命所以，非有深意，直緣前對亡狀，再進豈能有補？信如昨者傳聞之過，不過以人言知我，用縣力當重任，芻牧之求不至，辭之近于辭難，黽勉居之，空死何益？生命之衆亦云大矣，是雖不當先事而避，然亦不可不豫計于未進之前。舅氏之出未行，右揆蓋嘗諉以專人見問三命不來之意，仍許不循前計，令人滋益難處，遂堅辭之。三旬促召不來，定當如所請矣。量力度德，天下事要非吾人所辦，蚍蜉撼樹，真不自量。某今者之辭，猶欲一感聞聽，諸公苦不持上，將如命何？可繼之說，敬當佩觿。夫學固欲行之，能繫而不食？苟免既非君子之節，不能不止，亦非紬信之誼，未免禄仕，當擇任輕者處。南沙非遠，禄秩可差解倒垂，忍而待之，又爲此困，遲之不

❶「義」，四庫本、朱抄本作「業」。

報，良以爲撓。無資之説，此特顧家之計，乃可爲知友道，安敢告朝右邪？今歲延陵水荒，加以蟊蟦之患，薄田赤地，什八餘去，❶斂穫尚賖，❷瓜戍又復年餘，僑居未知糊口之計，一動不易，三已況難必哉！不免又圖去就，則求我枯魚之肆矣。反復計念，未知攸處，講學不詳之過，兄必聞而憐之。承詢鄙意之詳，故盡底藴有可鞭督其後，願與聞之。

答君舉書一

《通鑑》、《禮圖》皆二册，納上。史書制度自當詳考，不宜造次讀過。《中庸》、《大學》、《繫傳》、《論語》，却須反覆成誦，勿以心湊泊焉。久之或當有見，自覺諸書之意不貳于己，而非平生窺測所到。有孚威如，非持敬之謂者，是爲得之，理義昭然，要非學空無者所能髣髴。以此應物，則所謂「文武之政，具在方策」，「威儀三千，禮儀三百」者，待其人然後行耳。是非小小知見所及，惟體物者自不可遺。文中子歎無圓機通方之士，與之共敘九疇、論九流，知非其人，願兄勉之而已。夫損德之修也，凡吾胸中疵吝之積，惟加損之爲貴，日新之道，所謂洗心者不過如斯焉爾。古人不可跂及，要之，記問之學，蓋不足道，立己與物，則失之遠矣。故君子敬其獨也，雖無文王猶興，非君子誰可言者？至祝至望，師長何謂，非所敢當！謹用回納，一笑。

❶「什八餘去」，四庫本作「什分餘二」。
❷「尚」，四庫本作「爲」。

答君舉書二

頃者遠勤訪，喜有漸磨之益，事乖人欲，輒復暌違，卧病分攜，寧無怏怏。自被無錫由拳教札之後，杳不知車旆何之？非徒懷無從脩記之恨，翹跂可想知也。兹承就試行都，猥蒙遺信，恍若天降，慰懌如何！即日秋暑鄉微，伏惟客舍春容，尊候動止萬福！

某自作別之後，疾病相仍，幼累復然，而賤婦所苦特異，就毉役役，死生尚未可知。延陵歲又水荒，重之螟蟘，馬蹟薄田，既無遺種。縣官科率草料，倍常賦而加多，憔悴煎熬，分爲溝中之斷，書策相忘，固已久矣。

區區之迹，前此所以不欲進者，君舉既知之矣，正名之説，吾敢乎哉？當路前極相知，自莆田之行，嘗一得書，三被催剳，而某所求以達聞聽者，却不將上。舅氏去國之未行也，又嘗諉以事人，見問所以不來之意，喻以别議，所以處我，其意誠厚，吾人去就當何如邪？惜也君舉已行，辭命頗傷深切，前已失之于左，今復不能得之于右，亦運而已矣。之任請祠，足得熟議，諄諄之喻，中心不忘。

張、呂之賢，皆願見而未能者，言稱先師，要爲有法，理敬之説，進學之指南也。可與立者，權多不足，九流之合，須得通方之士議之。康節固謂之學未至武侯，武侯未可輕議。考叔太真而謂之詭正道，于何而行乎？立論常苦執中，有不可不察者。氣稟言性自是南方之學，近于功利，其又何言？鄉論賢人之聚，猶或可憂，真見事

之談也。文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前人，此最吾人大病。語人要識深淺，亦欲自今勉之。四三哥書荷封示，聞事既難喻度，不當相訝，鄉來去就，嘗面論之已詳。五三哥之云云，將有爲爲之爾。劉復之、真顯道相繼云亡，真大苦事，大不相道，爲善者何勸邪！居厚罹憂，可與傷愴，其當大事，宜必有以處之。洪道人學本異端，不足深論，但未知其死何自？尚當察之。

旁譜《春秋》地名固宜，恨未知見。《書訓》得刊其誤，尤所望者。《國風》十二變皆有敘，小國不詳其世，則附見之。⿰比阝、魏之先，❶衛、唐二邦之所兼者，二南、豳國爲之先後，旨哉！《反古説》曩聞已有傳本，後竄改亦不多，藁紙不精，脱爛不可將出。《春秋》敬納，得與《書訓》俱付象先，語以看畢蚤尋端便見還，毋令污敗爲祝。頃用禮學相勉，可不朝夕于斯，已而思之，及觀張文子詔灑掃應對進退之解，❷異乎所謂法而不説，《曲禮》鄉黨却不如此。《儀禮》之記殊略，先王自有深意，雖復將亡可畏，❸先儒之記要近于鑿，此非筆舌可道，幸詳復之可矣。《經考》漫呈一看，八州地圖别後都不暇料理，《陣圖》方居外悤擾不能便爲寫去。下問車徒之陣，一車介士三、甲一，爲前拒、左右挾轂，矩以車徒赤步方陣勢瞭然矣。新出之圖，必有新意，後生可畏，未可全非而是古也。

時事日益紛擾，某尚未知存身之地，千

❶「⿰比阝」，四庫本、朱抄本作「邶」，當是。
❷「詔」，四庫本作「韶」。
❸「將亡可畏」，四庫本作「煨燼之餘」。

里相望，豈不動心。所謂不敢因循，冀吾人共事斯于日用，小學純全，大體具焉，持頭覓頭，佛氏能笑人矣。但能去智去故，乃可默而識之，無知不多，❶非欺我也。❷窮迫少佳意緒，而蒙每事索報，黽勉承命，可無涯略，所欲言者尚不能宣之于口，千里書札，烏能寫方寸哉？

答君舉書三

林伯順過東關，屬已還鵲林，恨不得見，書辭宜答，而未有端便可寄。旋聞上庠中補，喜之不寐。此于君舉，蓋不足道，然而順流揚帆，千里起于足下，有可爲英材樂者！仲可還里閈，方襞幅具書，忽石應之見訪，出前後兩示緘墨，慰抃何已！審知諸公固相縻以學職，誠典學者善意，不知我者且有積薪之誚，受之無益，聞牢辭之，正合鄙意，諸公相知當不强也。

示喻語小，萬法悉備，語大一毫不立。兢業之心，平蕩之道，蓋非一非二，知言知德，誠有不可載；且破者要須默而成之，始得大小一一涉乎計校之語。孔門汾上言不如是，❸如何一言而盡？古人言之久矣。王文中論司馬談善論九流，❹知其皆原道德之意，而各有所蔽，自非明了之見，殆未易易。王、魏一代人傑，尚有媿于禮樂之事。《周官》見疑後世，何足訝邪？復讎法雖不具，❺然今律文猶有輕重相明之法。用論討

❶「無」，四庫本作「所」。
❷「欺我」，四庫本作「厭多」。
❸「汾」，四庫本作「汶」。
❹「中」，朱抄本作「仲」。
❺「具」，四庫本作「見」。

賊，當于左宮之時，❶事切救焚，奚暇士師之告，書于士者，謂應復讎之法耳。先王作法，凡絶無而僅有者，一皆大爲之防。士師得人，安可預必，用刑又須閲實，審非推刃之道而後釋之。逸賊一端，未之盡也。學者要在優柔，使之自得，博約之至，欲罷自不能矣。此事固有立談而辨者，曾非一朝之積，言于未及，宜不受命，切祝自今謹之。❷

崇釋次儒，自是井中之見，其所從遊，常訝某于此罕道，然却不敢横議是非。從彼間來此，攻之且不入，異時當付此老，使自鍼之。全真嘗所與遊，門牆峻甚，每以白眼視天下士。聞于全真特厚，或可介而見之，如聞意鄉，我輩未暇從之。宋老志名以全真欲見，故録與之，豈無滲漏，然所期于若士者，本不及此，當以度外容之。

舅氏幸同舍，真淳固盡其人，就成其材，乃所賴于朋友。滕推官頗聞其名，似已之所任，俟到城郭，圖一見之。張侍講舊爲九重知遇，加問學日富，自宜有所悟合，從此虚納，天下大幸。然而事久多變，又未知鄉去如何。某前此辭命，蓋妄意當然，懼人不謂深婉，知復何恨！諸公之意甚厚，非所望也。前既無效，今而輕舉可乎？四三哥已因景元寓書，五三哥亦已通問，但未聞其母赴，方因仲可弔之。應之趣向已若老成，真大可畏，能琢磨之甚善。兒子固願受教，然其母有女子之愛，病未全已，姑留後圖。下喻諄諄，知感知媿。

《軍志》名已前見，牧之所引，不類武侯

❶「左宮」，四庫本作「在官」。

❷「祝」，四庫本作「當」，朱抄本作「況」。

之言，然《八陣圖》從此推演，有如見于武侯之集，前輩何以不能識之？ 自李衛公引志説圖，方知八陣所出，反復其語，與孫武子所稱《軍政》，殆皆司馬法歟？ 陣法舊來口授，只以《軍志》、《握奇經》，馬隆、李靖、裴緒之説，參伍以變，忽卒未易圖之。 姑自詳復爲佳，不然請竢它日。

州圖納去，荆州、南交二紙，抄畢蚤希寄示，揚、冀草具，未補，梁州和夷，未曾釋地，幽、雍都未下手。 幽經却備，幸而不爲事奪，一兩月間莫可成矣。《詩説》所以不欲出者，乃可爲知者道，四三哥尚不謂是，故不欲復示人。 苦欲得之，不敢隱也，已自略去訓故之説，須于言外逆之，參之《楚辭》以見其訓，伍之《樂府》以盡其情，訂之《左氏》以致其思，正之《禮記》以通其説，又斷之以孔氏之學，《孝經》、《論語》之所引證，乃知非妄作耳。 紙札非佳，毋令損敗爲祝。得姪子象先問，未欲經説之廣，切在加意。伯順莫已還里，曩蒙諉以其父名志，黽勉承命，不可用，則收之。

答君舉書四

春間，婦弟東泛錢水，漫具赤紙記，以爲不在庠序，達石廣文，必無浮湛之理。 得報已之會計，甚適所懷，但未領報章，馳望之切。 沈應先之僕以所示書至，慰懌多矣。聞得友如德脩王丈，可謂德不孤也。 其人雖未克見，君舉寧苟合者？ 麗澤之説，當所得日富，如某茅塞之甚，有不能奮飛者。

某以丐祠之舉，請益于左右，欲處當其宜耳，既久之不聞問。 南沙代者諉僚寀來，約以如期而代，思欲白縣言上，似太絶物，

不免作參宰稟目，并以丐祠公狀抵之，仍不絕之任之請。既行之後，得子詩外兄書，教以不當突然自言于朝，顧聞之晚矣。然念闕期既逼不爲之。前日交代通書，亦嘗授以公狀，仍更屬以申催報命。此外自當委之運命如何，刺眼之思，非爲我忠謀，渠能及此。某亦嫌于下釣之説，然而進退有義，非我輩所得專處有如本懷。某適過涉，何害不隱我脚，旁觀動目何有哉！所求尚一得之，固我所欲，不然堂下有千里之隔，雖其敦促百至，豈真知我者邪？遵養之説，樞右之拜，元是一意，前以鄉去如何奉告，蓋千慮之一得，此旨雖近于薄，❶亦是理勢當然，信之固宜，亦近疏矣。無律之□，❷不計之戰，郢人之懼，不爲過也，尚幸低棋著數相似。信如所聞不謬，乃若温浩兒嬉，竊用德力之，❸蓋亦未易剖決，此亦一幸，第恐拏而不解，或生意表之慮耳。妄意如此，不足以語人，蒙教早諭之，難未達高意，得無有過與不及之慮。謂非所以輔□□德人材，❹祇爾極選，端不過是。然四三哥却有典午之命，似舍驥弗乘矣。佐佑藩邸，亦何容易。某近通四三哥問，告以綱紀王府云，君舉以爲如何？旌別之疑，有自來否。

近姪子洪罷昭武主簿，遠來相省，頗能道閩中事，按逐一二輩，皆合公議，所恨稍作風采，若失故步，許、褒守令多不踐言。物論似不謂然，與彼所聞大異。然前得書，有姑惟教之之意，或幾乎兒輩所云。某昨亦警以鷹鸇不如鳳凰之非，不知還有益

❶「薄」，四庫本作「迂」。
❷「□」，朱抄本作「不几」，四庫本作「音」。
❸「竊用德力之」，四庫本作「相矜以德力」。
❹「□□」，四庫本作「成盛」。

否？適者數語，非面不易箴之，書未易言，亦非俄頃可盡，恐欲聞之。曩蒙賜示一毫萬法之語，不解藏人之善，喜躍之至，以告象先姪子，答書歎異，以爲頓異往時之見，然非揣摩卜度得之。乃善其論大小之分，若微有病，萬法俱備，安可謂小？一毫不立，大何足言？意則甚然。至于攻擊小大之語，亦未爲至，更切思之。前索陳圖，必欲見之行事，區區之見，本不欲以書告，然念合并難得，請舉一端。試以范蠡之言《握奇》、《八陣》之法，以考高歡韓陵之捷，妙處略可見也。芻秣之語，甚非言孫之謂，欽領訓誨，敢不佩服。

《中庸》、《大學》本示五三哥者，走筆寫意，夫何足觀，反復求之，可見好學，所以見語，真得琢磨之義，甚愜所望，然相期亦太過矣。疏示之語，敬釋于下，當仁不孫，又掊擊之幸也。書此無本，性不强記，又不知能與前注無相戾否？追思前此之作，一語不能妄下，所以開喻大善，但其問不無森嚴氣象，似非前輩所許。大抵立言之體，要當明白簡易。聖人大未易到，隋之《中說》，洛之《經世》，有可法者。諸公或入于俚，或入于深，雖皆未害于道，非行遠之法也。語立言于君舉，可謂小巫大巫之見，想得此疏，當捧腹一笑也。五三哥曩通書皆不報，渠執禮者固當然邪！象先來索《書解》甚切，端便幸即寄之。

與劉復之一

自王習之送吏還，祇領答教，于今行復更歲，嬾于問便，嗣音闕然，企慕德容，如飢如渴。茲閱報狀，伏審歸對合旨，榮增京

秩，竊爲善類私喜。旋聞方綰銅墨，置杜南邦，❶如公器業文章，無媿前哲，自宜侍中獻納，盡忠補過，牧民于外，甚非師望所及。將無睿眷優渥，重于歷試，抑由犯顏逆耳，不遇故去邪？ 永昌之民，于何其幸！ 時方急治，寧緩急後先之序哉！ 于公因可少見所學，賢于淈泥揚波遠矣。 交舊之情，亦足爲左右賀，即日伏惟鄉郘優游，自天之祐，台候動止萬福。 傳聞貴治縣尹正闕，洗刓當在朝暮，講學有素，迎刃定無槃錯。 然而前弊山積，財力方匱，發令先後，計執事已有定處，某託遊從之末，願以管窺爲獻。

爲政之急，要在戢吏仁民，即吾寮寀情通，吏人隱欺自少，士夫日接，利病可以畢聞。但當務省文書，張設綱紀，臨之以無我，斷之以嚴明，處人鄉巷骨肉之間，察之教化所在。 率斯道也，于從政何有哉！ 嘗聞撫字、催科，本無異道，近時文俗之吏，不知政有本末，動以裒斂爲急，及民事則緩之。不知威信服人，賦可不勞而集，財計陷失，不在民而在吏。出納之謹，動有防制，縱工于竊，必不能侵吾歲計矣。民事莫難差役，于今多致紛紜，第令鄉案以身任之，❷稽其程式，欺罔必罰，將不敢欺。其次婚田一當堅守成法，它訟剖決，惟須勤以莅之，寧失不平，勿成吏手。上官曲直，無足多校，知所輕重，則事濟矣。縣固繁劇，能出此數事邪？ 日鄉人宋質夫御史敦朴建縣令旌別之法，謂治狀見于實迹者，不出數端：聽訟詳審則妄訴自息；斷獄平允則冤濫自明；催科必信，可革追呼之擾；給納必以

❶「杜」，四庫本作「社」，當從。
❷「案」，四庫本作「業」。

時，可除邀阻之弊。此格言也，可爲縣宰弦。以執事聲望居之，爲力已省，所望究見所藴，爲世楷模。《大學》論正己齊家，推之可及天下。常怪漢世循吏，其爲相則聲減，治郡時惟以煩碎苛察失之，夫何有于遠者大者？近世賢者之失多或過于中庸，《書》稱干譽從欲同辭，曾何遠于不肖？此在左右度内，某復敢言之，教玉人彫，代大匠斲，不自知其不足，可笑其不自量。誠思何以告之，或可以無愧矣，不識采聽遐遠，能無棄此一得之慮乎？瞽躁而言，不寒而抃。❶

某待金華獄掾闕尚年餘，去歲風濤之嗇，雖幸以天而免，孤單之族絶者五房，親戚故人半入鬼録。而又家乏粒食，漂泛無復遺餘。妻啼兒號，日日相似，雖無佳況，然視死者將十萬輩，其亦厚矣。鄉令灝灝之會，執事尚未美解，則其死者有葬，生者有養，必無僇屍無告之事，此在諸人賦分有數，鄉邦所深恨者，中腸鬱鬱言之心動，想闕聞聽亦須爲惻然也。永嘉半夏不雷，積雨寒甚，六月尚頗挾纊，氣候殊惡，不知卒歲可以無它變否？公之舊部，故爾及之。

與劉復之二

昨葉丞飛卿行，拜狀必嘗關徹聽覽。比景望遞示武林所賜教畢，媿感良至，見誚以無一言相慶，灑落相視，知所以自解矣。謂我無求一世，似非知我之語，人情不大相遠，爲不可求又無以求之耳。讀書無求於世，任大非吾事也。道大不容，而不以爲病，顧以銀章茜綬，嘘呵大縣，誇眩朋友，不

❶「抃」，四库本作「慄」。

求一切人者，豈謂是哉？景望報兄之來，四三鄉人之賢，遂不可揜。不圖今日而聞正始之音，在乎其人，可謂好賢之實矣。然而上求武士，而支離疏者得于其間攘臂，寧不謂責名實者使之一一吹竽邪？人情苦不自知，愛而欺之，又過井口之戲，直推墮坑穽中乃已耳。雖知相于之厚，❶殊非愛我者也，無望之世，庶幾戒之。忠甫勸兄辭縣，不知盛意如何？論苦太高，入于輕重亡準。彼奉祠而不受祠禄，勸陳君舉以不取束脩，過于中庸，則賢亦各自一見也。永昌待次，不知尚復年餘，諸公相知之深，而今棄之于外，且使安處鄉閈，真所謂舉而不能先者之命歟！封圻密邇壺山，想當熟彼氣，脩道之教，將俟于入境，布政先後，暇日究之爲宜。常使在我優游，則可以語風化矣。綱目之治，須由賢者興之，捨此得民是皆干譽者也，何足齒哉！何足齒哉！第恐人方即公百里，要非大賢所處，弓旌之及，不俟于下車耳。某索居面牆，疵吝日積，因風鞭督，非君子誰適憐之。

與劉復之三

某鄉居碌碌，固亡可道，第緣茅塞方寸，大廢洗滌，狂奴故態，間復乘之。漸逼瓜期，憂畏寀積。決曹雖猥，然亦人命所繫，折獄之事，孔門所難。矧復事在上官，制不在我，自量褊淺，懼將不免其身，與世推移，又所不忍。每一念此，芒棘在懷。飢寒迫人，未免禄仕，鞭其後者，不無望焉。福清新除，非晚當上，嘗與忠父反復前論，

❶「知相于」，四庫本作「子相知」。

其言亦未易訾，然與世路斬絶，頗亦難行。昨蒙誨以世之安樂法門，縮頭閉息，坐壁角裹頭爲我輩恥，適與忠父相反，請得言之。

吾曹學固將行，道不可枉，或出或處，當道中庸。使兄未上而辭，人不以爲不遇故去，必謂不能作此等邑，有薄淮陽之誚。孰若臨治之後，惠澤有加于民，徐決去留，無駭俗聽，進退之際，豈不綽綽然哉！崖異驚人，未若履常而弗畔于道。某方以盜名而取疑怒于世，故深不欲兄爲揭日月之行也。中庸之德，無有偏頗，必去必爲，未能無累，兄自有度，必從容于是矣。言之于此，不可不使兄具聞之。忠父渠自有書，惟所裁擇。夢叟取辱，起于不量事勢。某與忠父先嘗戒以過涉，勸勿輕動，老婆心切，至于拖泥帶水，無慊于志，公伯僚輩何誅邪！

與劉復之四

前月間鄉僕行，竊聆舊恙告痊，旋膺召節，以爲天輔仁人，于此可見，喜極而躍，何但不寐而已。然猶未知造朝之日，意必一言感悟，聊試三館，漫一幅紙賛慶，當不至浮湛也。得景元報，竊聞進説本末及聖主顧遇之意隆甚，不試而登館殿，自此當三接矣，足爲善士增氣，豈直交朋之私喜哉？甚善甚善！

某無似之迹，本無意于人間，迫于窮寒，爲禄而仕，曾無片善可取。前蒙于諸公間譽之過情，遂使無能之人疲于趣召，手足俱露，迄無秋毫之補。去國未幾，弓招又至，雖知期望推挽之意，然非愛我者也，輒以鄙懷上溷，願賜終始。某乖戾之性，兄所

諳悉，前舉無術，頭臚既已可見，受爵不讓，迄今歉然。人不加賢，才不加進，又復不知進退，冒于寵利，所不敢也。已述此意，懇告廟堂，更告善爲辭之，期于得請乃已，幸毋縷縷。懼稽王命，將重得罪，非所以安全之也。自廉恥之道喪，時君世主喜以爵禄驕天下士，此則士夫輕進之罪，果其材自可致君集事，固當不校小禮。某不肖，無益于時，亦欲因辭見志，求退以事君爾。如以一身之退，使九重無輕士之心，其進多矣。由衷之言，萬望台察！

比景元書，論王江陰之罷非是。某得之田里，王治爲浙西最，其言民兵之不可教，要是書生所見，至論其害，亦未遽非。大抵興作大事，非使曉利害者雜陳于前，良法蓋未易立。矧前歲班行之法，大不易行，尚當商量，何至遽逐良吏。況牧民者敢與朝廷抗論是否，必非陸陸之士。不付此等以事，而使媕娿脂韋之徒，未見其可。人以争事罷斥，誰是敢争事乎？因見諸公及之爲望。某素來不喜强與人事，太原亦不識之，知兄可以裨補廟堂，故放言耳。令兄知府鄉邦，必已交政，恨不得親被其澤。郡得賢將，門户之芘多矣。壽堂大令人，板輿當適州里，前二賢子，官守已有及民之惠，長復爲之父母，尊年之樂，無加此者。台眷云。

答何商霖溥書一

某聞君子之風，爲日久矣，聲迹之相聞，又兩年來矣。小兒獲摳衣于講席之下，于今行復更歲，政緣疏怠，阻造下風，雖未能日接音容，得餘論于文字之間，開發厚矣。比辱臨訪，言及忠父鄙鄙之論。某忠

父友也，實相忘于道術之際，有所論辯，各不敢爲隱遁之說以相罔，故雖言有當否，然各自其所見。竊意要知本末同異，有以訂其是非，故敢不蔽愚固之蹤，用以求教，非欲自售于下，執事必我察也。

六經，載道之器，遠矣大矣，某既妄有論著，且以薦于洪儒大學之前，明眼難懣，❶多見其不自量也。退即所安，知其手足俱露，方此内媿，以爲將必大得罪于門牆。札翰之來，則知與其進也，甚甚幸幸！示諭六經之説，于左右未能無疑。讀書欲有所疑，此伊洛先生語也。吾人于學，未能了了于不疑之際。夫不疑者，蓋無所自見，不然則蛙之在井，聖言天遠，寧俄而可料哉？惟善學者未能無疑，疑者問辯之所由生也，諄諄之云，何造道之深也。至謂疑理之蠹，則某請得一言。

疑固多端，左右之疑固將有所決也，理道必疑而決，則疑未爲蠹也。衆咻誰佐之惑，能決焉則定矣。某學未足以及此，然于衆多之說，不敢必以爲是。此亦得之先生長者之論，餘皆不知而妄作耳。謂畢其說，非所敢當，信能有以規之，則亦非所隱也。清論之及，故敢復之。見交之文，仰荷垂示，非徒屬辭命意，無媿前作，論交之際，益足以知君子之不苟也。知感知幸。某竊有所見，不敢不薦其說。此賦之質美矣。近世才人寔未之見，吾曹蓋相期於古人不到之地，夫何今之足云，講道之餘，加遊息焉。于楚騷、漢賦之作，則筆端之力，久之當益有所到，此不可以言盡也。古人雖曰作文害道，然猶未通于一弛一張之說，有如盡舍

❶「懣」，四庫本作「瞞」。

他事，而專心文墨，則非我所敢知也。草草脩報，幸恕疏略。不宣。

答何商霖書二

前書裁答，方懼不韙，洊承教畢，蒙有以警篤之，其意良厚，有以知君子成人之際，且足以見涵泳于六經之説，不以先儒之故，而置聖人之學，知感且羨，書辭宜答，請以所聞于古者復之。

《詩》，古樂經，其文，古之樂章也。《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三百五篇，非主于聲而已。太史以《國風》繫先王之舊俗，二《雅》識其政事，《頌》播郊廟，是皆職在太師，蓋遒人之官，采之天下，施之當時之用者。先王之盛，教化之美，頌聲翕繹，藹然成章，不得于言，固有不能宣之于口，被之聲律以供燕享，有若《南陔》、《華黍》之詩者，雖有其義，不强爲之辭，《儀禮》所謂「笙詩」，先儒以爲亡詩者也。王者功成之樂，庶人無所得議，純一之化，加乎四海，比屋皆有可封之俗，四方安有殊風之事。召伯、韓侯之盛，一皆見之周詩。《甘棠》諸篇，南雅所存是也。四詩之正，惡有所謂變哉？觀于《詩序》之文，正變爲可言矣。《詩序》于先王之詩，皆言朝廷之所施用，其所稱敘不過一詩之指，幽、厲之雅，鄁、鄘之風，視前序爲何如，正變斷可知矣。《豳風》之作，亦以當時之變，豳嘗變而終不克變，成王、周公之美也。變風見録，起于政俗之異，國自爲次，固其理也。鄁、鄘之不合于衛，自其邦人之不予。詩章自爲篇衺，初非前有其敘，聖人删《詩》而爲之次第，則因變之後先。《國風》起周、召、鄁、鄘

而迄于豳，見治亂有可易之理，以爲序有因改，斯爲不可厚誣。反魯所正之詩，止于《雅》、《頌》而已。來教謂詩之作起于教化之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爲據。《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于《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説，非賦其詩者乎！降王而不予衛，是非聖人爲之。邶、鄘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亂。政不加于天下，則王不可謂雅，所云繫于所得之國，與春秋之王城，確實而言，惟其理也。然諸侯之兼并，非獨邶、鄘爲然，聖人不以滅國繫諸侯之風，非爲因地而已。夫《詩》家之音律，猶《易》家之象數，聖人于《易》稱君子之道四，則詩之聲文，未可以一偏取。孔子固嘗弦歌合樂，而亦不爲無取于辭。《角弓》、《唐棣》之去留，義之可得而通者。《詩》、《書》之序，非聖人莫能爲之，然其源流豈無所自？《易·繫》不皆興于孔氏，則《詩》、《書》可以類知。如孔子自己爲之，必有不能爲之者矣。

走于《反古詩説》，雖不主于先儒，于其所長不敢廢也。古人尚或采之芻蕘之説，況聖人之徒歟！務相乖違，非反古之道矣。不能自明六經之學，誠世儒之深病。鑿空以攻先儒之論，不亦後世之罪人哉！觀于會通，則古道之去人不遠矣。某學不足以知古，樂求古人之意，聊以自誑，非緣垂世而立言。執事不以其愚，賜之提誨。此道之不作久矣，何意聞此正音，臨文者不敢借辭，益重不敏，幸爲隱惡。本不足以示人，既沐誨言，不敢不既其説，尚爲時復教告，以適翹跂之私！

答何商霖書三

披讀枉教，申理前説，辨而不寘，真古人之事也。欽歎三復，敢不敬應？詩學有二，曰聲曰辭。聲辭合而成章，乃古之道。然爾人之情性，古猶今也，情有哀樂，聲文稱焉。聽其語可以合其聲，聞其音可以知其意，二者不可以毫釐判，于人有不省乎？孔子學于操而得文王，識鴟鴞之知道，聲辭交見庸有二？是故舍樂論文，與釋文而言樂，皆非詩學之正。近世填詞之作，始別異于聲文。唐固不然，況乎三王之代？季子論樂，夫其殊于聖人，其以《小疋》爲周之衰，亦漢儒所云譏小己之得失，有爲而發，其可遂泥其言乎？文中子不與季子之知樂，近于眉睫之論，然其旨各有在，不可合也。在《鄉飲酒》、《燕禮》、《射禮》，已有二《南》諸篇，雖爲不必盡出文王之時，要爲周公制禮作樂所用。以爲思先王而歌其事，則幽王之詩有之，詳而味焉，與南、疋之古詩或居然異矣。仲尼歸正疋、頌，豈徒然哉！《序》之云云，不待言也，學經而他求于傳，不若專意于經，傳皆不同，則經學之文不幾于或矣。《序》據左氏，謂《棠棣》爲召公作，《毛傳》以爲周公，二者莫知適從，則序燕兄弟之文，非其所論擬也。古學在求其正，不當論出之後先。如惟前出之從，則書之古文不若漢世今文者矣。妄意無子，❶非執事誰爲裁之？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四

---

❶「子」，四庫本作「似」。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五

書

答葉適書

某聞之，務博學者必自約，樂教人者必自修。執事通百氏諸子之書，可以爲博矣；爲人師而學不厭，又知所謂約矣。聽於塗説，不以某之不肖，惠然肯顧，投以尺書，望我以急難，扣我以學問，以諸葛武鄉之英特，謂我聞風而慕之，以王梅谿、鄭著作一鄉之善士，許以雁行而肩隨。某雖至愚，自知甚悉，未能爲己，何以爲人？未克自明，于何明物？若武鄉則吾豈敢？王梅谿之方正，鄭著作之沖養，是皆吾黨之望，願學焉而未能者，其又何可擬邪！讀誦靦顏，不知何自而得此也。

范文正公鎮陝右，孫泰山、張橫渠初以遊客干之，公能資以讀書，告之名教之樂，二先生賴以有立，卒爲天下大儒。范公得位時任大，❶非吾事也，名教之樂，願與執事同之。執事秀發妙齡，多聞多識，通于古，明于文，行不自賢，不恥下問，一日千里，吾知方發軔焉。及于八陳爲邦，將無著鞭之太蚤，而某庸敢當也？約文以禮，顏氏所以立于仲尼之門。執事方以教人，敢請從事于此。若夫夏時、商輅、周冕、韶樂，四代

❶「任大」，四庫本作「大任」。

損益，孔子非亞聖弗之告。先王寓兵丘井，建之邦國，舞之行綴，教民後戰，不以軍容入國，有本有末，躐等之學難矣乎！言志而賢舞雩，問陳而稱俎豆，爲學自有次第，仲尼豈欺我哉！故欲執事先之，軍旅爲邦，願執事之姑舍是也！抑某又嘗聞之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士患敬恭之不立，夫不容奚病焉，脩道教人，執事其從容于是矣。

執事有親之奉，日虞甘旨之弗給，不抵人而抵我，其所望于我者甚厚且深。某方空腹而遊，獨行踽踽，不足相爲軒輊，以孤之來之，[1]意甚恐，姑誦所聞于博約之説者復之將命，執事之不我棄，庶幾能諒之乎！

答象先姪書

某啓八五姪上舍，攜別浸久，方切懸思。僕歸收書，審知即日首夏鄉炎，啓處佳勝，仍聞肄業湖上，挹山泉之清秀，以資涵養，供筆力之助，甚善！尚須力自勉勵，毋以時學而小之，得失付之于天，務爲深醇盛大，以求經學之正。講明時務，本末利害必周知之，無爲空言，無戾于行。則前輩之事，何遠之有？學無今古，適睹時學益人之大耳。

位中上下皆安，某以交代，尚欲補填一月，夏中可以即路，交事不出六月上中旬

[1] 上「之」字，四庫本作「從」。

間。房下粗如，❶它亡足道。王樞書未欲作，方以州縣竊禄自喜，姓名詎可關諸政路，悠悠之議，自非衆人所謂，人情服習苟且，宜吠所怪。然道路籍籍，頗云有兵，意良工之不示人以樸，❷莫無是否？羸病未藥而求孟賁手拚，聞其他日之論，當不如是疏也。

作事若筦夷吾可矣，其不切致主，以求欲速之功，令人多恨，况僥倖成事，必無是理。論者謂晉肥水之役，以天幸議謝文靖公父子。每思軍中欲害萬石，不忍于一處士，所以用衆非一日之積矣。方其命將，内拔諸不經事少年，以韓康伯與玄之疏，固已許之擊賊。郄詵怨也，知其必辭，玄問計而安不應，荆援至而安不取，❸方賭墅于王師之出，視捷書如無事，有孚盈缶，寧徼天之幸邪？身危死外，功棄不卒，其弊安出，亦若夷吾而已。

張魏公、劉開府望實俱喪，龜鑑不遠，要此一著，不容再錯，前日尚可，如今大事去矣。詳思朝中人物，未見其輩，觀棋静處，每高當局，未能忘情于物，故不能不睠睠于若人，因報及之，火之爲望。開館相延固善，然公府不易作客，千萬審處，無勞輕動！景望失得有命，所謂舉而不能先者之命歟！

答徐元德書

某不肖之跡，見疑于世久矣。玆蒙三

❶「如」，四庫本作「安」。
❷「樸」，四庫本作「璞」。
❸「取」，四庫本作「喜」，朱抄本此處爲空格。

兄眷顧特達，然若有不相察者，敢盡底藴，冀一知之。某不天，蚤失義方之教，仕緣世蔭，以惰不爲科舉之習，居官無有治蹟可以求知上官，心非不欲爲衆所爲，顧不能耳。士夫過聽，或意其尚古人之學，不知我者，遂有衆多之論。二者于我雖異，其不相知一也。前某伏蒙軒車見過，不以愚鄙見絀，洊辱名刺，則以學生自居。昔者徂徠先生與泰山先生德比名齊，舉相似也，徂徠自謂不及，拜泰山而師之，天下方知有師，後世不以爲過。以二先生道誼之重，天下信之不疑，回既倒之狂瀾，故不難也。執事之舉，將無欲效之乎？師道不明，此風之不作也久矣。某小醜，其何德以堪之？在執事自處則賢，爲人謀者，不幾乎厝諸鑪炭之上矣。某雖不學，其自知甚明，非其有而取之，何遠于盜此所以逡循退辟，不敢當大禮之盛也。玆蒙鐫諭諄復，敢固以辭，且執事之下交，夫豈徒然者也。某所期于大君子者，端不在是，不我瑕棄，固所願也，尚幾以道爲度，毋以過禮見加。姑爲朋友相從，亦足以講道爲學，❶無駭俗目，使某不墮于好爲人師之誚。愛人以德之意，想執事樂爲之，用布腹心，切希財量。

抵楊敬仲簡

某景嚮有年矣，姪子每自庠序歸省，輒能具道問學之妙，行誼之美，及所以提誨之甚寵，顧以未嘗識面爲恨。鄉來幸會，獲合并于武林，雖承教恩恩，弗及詳款，養養之至，然一面而悔吝釋，接奉而群疑亡，所得

❶「道」，四庫本作「藝」。

固已多矣，幸甚幸甚！分決之後，竊審擢第上第，雖爲宏材本分内事，然而藴畜之富，可以次第見諸施爲，未能絶意于時，尤爲善類喜也。占賀方阻，乃蒙尺書下問，情親意厚，愧荷兼之，寵論不可曉知之言，❶足驗天有顯道。義命之重，非仁賢惡所望之，雨晦鷄鳴，乃今見其人矣。世道漸迫，不尚勉旃，某辱譽過情，非所當有，不知何以取此？令人愧汗，因論之及，請得一言。滅學以來，言行判爲兩途舊矣，其矯情之過者，語道乃不及事，論以天何言哉之意，其爲不知等爾。某雖不敏于此，竊有所好，而清談脱俗之論，誠未能無惡焉。前此對人未嘗言之，間因當路縱談，不免加之鍼砭，非得已也，反求未爲無累，慙顔厚於重甲，良工之不示人以樸，吾罪大矣。察人倫，而明庶物，幾吾曹共勉之爾！不貳于物，非所敢知。僑居荒僻，新除尚未知何地何日之官。有家姪便可寄聲，時蒙發藥，是幸。

抵沈叔晦映

某僑止他州，未辦旋返，陸陸亡可言者。竊知調尉上虞，良便仙里，戍期不大遠否，人情咸以久次爲苦，而兄承有投閒講學之喜，漆雕子若之善，而今爲兄有之，騁騏驥以御長途，知其莫之禦也。甚甚善善！❷

某學問未之有見，仕本爲禄，而諸公過相拂拭，出應事物之變，觸目疏謬，咎皆自取，士夫望之又過，何可當也。加意之誨，非甚憐愛我者，疇肯及此。已事不足復爲

❶「論」，四庫本作「諭」。
❷「甚甚善善」，四庫本作「甚善甚善」。

兄語，所爲誠畔中道，然而拯溺救焚之計，有不暇顧拖泥爛額之患者。傷廉一事，寧無多餒，于中忍而不辭，無怪乎人士之紛紛也。强顔處此，負負何言，蒙警策之，其敢不勉，他有可以鞭其後者，非左右焉取哉？勿鄙夷之，萬萬加賜爲祝。

承諭學不躐等之説，某與家姪曾何足與知之，察兄所安，端不愧斯言也。既蒙鐫誨，敢索言之。以某所聞于不躐等者，自明明德以至于知所止，齊家治國而天下平，其序端如貫珠，不可易也，唐氏時邕之化，蓋由此作焉。古人以爲洒埽應對進退之于聖人，道無本末之辨，《中庸》「曲能有誠」之論，豈外是邪？學者眩于「誠明明誠」之文，遂有殊途之見。且誠之者，人之道，安有不由此而能至于天之道哉？今之異端，言道而不及物，躬行君子，又多昧于一貫，不行之歎，聖人既知之矣，可與學者，未可適道，所以曠百世而莫之明也。信言果行，夫子謂之小人之事，以爲禮儀威儀，待人而行，道不虚行，存乎德行，不知何者爲等，又將何者爲躐邪？必以小學、大學爲之等差，則吾屬異于成童而下，孟氏之欲自得之也，果何物乎！某于此不敢自謂知之，然願學焉者也。

所識如此，未嘗敢以告人，明難瞞，一掊擊之幸也。輪寫以復來教，將無甚類衒鬻之爲乎。一眄丙之，毋重吾過。

與柴察院瑾

某竊謂天子明聖，誠不世出之主，然有治道未洽，非有他故，群臣鉗默太甚，患事不上聞耳。比某與趙俊臣來言邊鄙數事，

二人相爲先後，其間雖有甚難合者，數日之後，靡不聽從。由是言之，臣下負焉多矣。昨者濡須相語，台座不過請郡，某未知所處，今某補郡矣，察院乃居言責之地，回瀾浴日，其復何辭！惟今天下疵瑕，未易毛舉，要先正本，然寔良難。察院謹重沈潛，不勞多祝。❶尚口乃窮之戒。某嘗與聞之，雖然苦無功，每緣不密。人之不密，凡以徇名，苟以天下爲心，行無迹，出口入耳，感合以誠，金石可穿，況玆血氣之類。事有成效，何患世不我知？惟無要譽之嫌，乃可入也。仲尼相魯，未嘗以樸示人，雖僭禮如大雩，當時猶不暇去，旨意可見，謂當師之。察院方爲士類根柢，萬幸關念！某陸陸比郡，曾無尺寸之補，雖戴星出入，日來漸覺省事，然苦府廩空匱，未知所以處之，非惟望督其愚，亦有幸雲天之庇矣。郡學胡安定經始國家人物權輿之地，于今只齋館在，風化之隕甚矣！念之如負芒棘，更祈有以誨之。

與潘文叔 友文

某獲從端叔昆季游，願見之日甚久，驅馳擾擾，恨未承望。玆蒙華翰之貺，辱臨之以師弟子禮，倥侗自視，何敢當盛意邪？繼今如不鄙夷，略之是望。示諭爲學之道，某何足以知之。過聽之求，仰見好問不恥，然而索金貧子，終何以副所欲乎！抑某聞之，君子雖極高明，道實中庸，虛受謙持無有偏頗好惡，自無不得其正之患。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天理昭昭，不容與易，惟居之以平蕩，持之以兢業，終身可以無畔，其至

❶「祝」，四庫本作「視」。

要當有見，必自得而後能安之也。若以恬漠爲進，某恐難乎應事于紛紜耳。所惡于知，正謂其鑿空無之説，于此不與存焉。承問之廑，聊及爾耳。斯道要非語言所及，纖寸筆舌，詎能寫方寸哉？又蒙于某求師，某學焉不足，顧將何以爲獻？懼塗公之耳目，無以祇復將命，切幾照亮。

答少卿舅氏書

某伏蒙嚴諭廟堂遲待之意，下情感激何已。某前在湖外，辱丞相公見知于眉睫間，非有先容之助，一日之雅也。此來既蒙拂拭，收召已復三被催劄。下材賤吏，朝廷見待如此，固知近時所無，不竢舅教詔之，然後識知恩睠之厚。某之所以牢辭固遜，不辟四三者，豈以丞相爲不相知，故不欲就，亦非輕信昨者傳聞之過，有辭難之心，誠思前日亡補秋毫，已冒京秩之寵，❶設復容容冒進，豈能有所裨益？榮利之地，非心所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區區所以干廟堂者，良欲借重九鼎上關聞聽，庶幾閶闔之内，少知某非陸陸無恥、貪昧苟得之人，萬一他時事君，黨或有所濟耳。已再申省，計在丞相度内，必能諒察而俯從之。信如朝廷顧遇亡已，亦何惜曲成鄙志。仕固求用，某非甘匏繫者也。蒙問敢及，不足爲他人道，以某爲行詐者，至祝至懇！

復潘秀才必勝書

某聞士俯仰以求人，不若修身而約

❶「冒京」，四庫本作「蒙增」。

處；僥求而得位，不若守道而安貧。是故甕牖蓬樞，原思弦誦而不輟，豆羹簞食，顏子獨樂而有餘。夫二子之賢，學仲尼之道，是非無意于世，志抗浮雲而厲世矯俗者，惟所存者大，固將以有爲耳。執事鄉兄奮布衣之下，懷濟時之策，憤匈奴之未滅，將折箠而鞭之。歷聘王公，以求得意，其志略亦大矣。抑某嘗聞之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居斯時、履斯位、任斯責者，固當開幕府以下士，闢東閣以禮賢，汲汲營營，惟恐失天下之士，而無與成慮定功，亦何敢傲當世之賢者？士無官守，無言責，政當以道自處，待時而動。必在上者，不若魏侯之于干木，昭烈之于孔明，降其禮，聽其言，亦不屑就之矣。我國家取士之法，不許以它求致，國有庠，鄉有貢，苟以敘進，青紫可如芥而拾。是雖未足以擬原思、顏子之事，然比之僥求而俯仰者，爲有間矣。執事鄉兄夫豈無意于此？四年僕僕，夫何爲哉？願一思鄉巷之言，自反之也。國之鴻儒有若泰山先生、横渠先生者，弱冠蓋嘗俱以策略歷干邊帥，爲執事之事矣，得范文正、韓魏王一語，❶退而學道，遂爲當世宗師，在聖人之門，將不愧于二子。鄉使往而不反，果得一官，齒于轅門，厠于赤籍，二人埋没久矣，將何以名于世，而況未可必邪？某雖託在里閭，方遠宦以糊口，瓜期云及，歸計茫如，顧且自悔自憐，懼無以當盛意，雖不敢自同先正，猶思所以仰報鏗金之語。大言無當，執事鄉兄其諒之乎！

❶「王」，四庫本作「公」，當是。

復程秀才書時行

某聞之，君子以道義爲重，爵禄爲輕。王公大人立乎人之本朝，一嚬呻，一呼吸，足爲天下利病，繫生民之休戚。而韋布之士，窮居約處，樂先王之道，不求聞達于諸侯，其相望爲甚殊，而其寔無異道。苟在位者，不能以身任道，則爲士者，誼亦不屑求知于人。何哉？道義之在亡而已，窮達何有于我！果能此道也，則簞瓢陋巷，青瑣玉堂，易地皆然，夫何貴賤之有？是則舜之飯糗茹草，與夫居堯之位又何加焉？某不才爲貧而仕，每以治無善狀，不敢妄求知己。間者當路有過聽者，與某音容之不接，聲聞之不通，不以某之不肖，而爲之剡章，且附置以達時俗之禮，通爲啓謝。某不工偶儷，强爲數語而致其意焉。語前所謂道義之交修者，以周公之賢，惟恐失天下之士，而伊尹之任，何以爲王者之師。妄意士之所以自任者當然，不然，亦不足以爲士矣。執事之于某，初非牖間半面之舊，又無研席論交之雅，邂逅一遇，貽我以書，某讀其文，望其容，竊自知其幸也。盛意于我良厚，故敢因前書之語，而請復之。執事謂位卑則道不存焉，又謂貴賤分殊，而尊卑勢異，此言之發，似未之盡。雖然，亦前相望甚殊之意，特未言道義之在亡而已。在詩有必酬之誼，故某即之以相規。横渠之詩不云乎：「出異國同禹與顔，❶未分黄閤與青山。」明道亦云：「統軍百萬，曲肱飲水，在其中矣。」此古人道義所在之驗，願執事

❶「國」，四庫本作「歸」。

持之以自廣，施之他日，無負于今。若夫某之作，斐然之文，胥失道真，何足爲執事道？若仁與賢，則某豈敢？惟執事財察是幸！

復張人傑學論書

某竊嘗喜《易》，讀之將數百過，而弗知其際也。夫以先天之卦見之，三畫重《易》之象，繫之六爻，天地之大，昆蟲之細，與夫聖人之道，先生之治，君子小人之事，工師卜祝之流，幽而鬼神，遠而造化，凡有可推之數，可形之象，可行之事，靡不備在此書。微若書，不可言亦求斯得之矣。六經之義于《易》備焉。以通爲足以盡之，則太極之體未嘗動：以爲定足以周之，則作易之道變爲占。是皆本諸吾身，參諸天地，擬諸變化，可由而不可測者，某安足以知之。不知《易》而施諸民，猶宵行而瞽者也。思得通儒而與之論，未之能得。執事不以某爲不肖，惠然辱枉臨之，詒我以書，縱言而及于《易》也。惟學有倫有要，執事其知之矣。善乎！《書》之論政體也，曰「當仁明而通變」，捨是則爲姑息而苛察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黄帝、堯舜之治，某何德以堪之？高山卬止，敢不欽服訓誨，雖然，竊有必酬之誼，故某謹布其腹心。

今夫煦煦之仁，察察之明，而後有姑息苛察之事，信能仁並天地，明等日月，則何二弊之能有？某學也未造乎此，其能億二儀二曜之仁明？若夫《易》之變通，後世失之遠矣。執中無方，猶執一也。苟知變而不知止，則必若晉人之爲通，《大

傳》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變通之道，盡此贊矣。某區東狂妄人耳，焉知《易》道，因執事之有是言也，故敢及之。至于《易》之爲書，聖人晚學以無過，以爲仁明而通于《易》也，寔非下走之所敢當。書不盡言，財察是幸！

復龔秀才書

子路有言，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其義則不俟乎其外者矣。仕而道不行者，近世以爲深患。非有他也，不能盡己之道，固無以盡物也。苟盡己以行道，則凡自外至者有常態，而吾所以應之者有常法，無俟乎其外，而天下之理無不得矣。盡己之道，夫豈它術哉？亦在乎熟之，而不學牆面，蓋未之習也。時習焉，則吾固有之者，卓焉而立乎内，焕焉而章乎外，紛紜萬變，觸睫過耳，而吾不爲亂，則其于從政也何有？此某朝夕之所願學而未能得者，昏昏焉而以施諸事，顧不悖哉！伏惟祕省執事好學而知其要，將士而通其理，❶惠然我顧而無私曲之問，投以長牋而爲治民之説，凡某素所願聞而不可得者，稔聞而熟見之，如擊蒙昧，如發豐蔀，其爲賜也，豈兼金之況哉！以觀其學之所到，知不如斯而已。信能進乎此道，則于異時之政，將見其有及物之惠矣。雖然，仕而學者，恒有單聞之患，學而仕者，其于人情必得，勢使然也。某不幸而窶，仕而未能有學，視執事者，學而未仕，其于盡己之道，猶霄壤之爲

❶「將士」，四庫本作「臨事」。

間也。尚惟不已斯道，充其所學，日新達德，而知我之爲戒，待時而動，不亦偉乎！某不敏，竊慕古人相成之誼，惟執事財察而加勵焉，幸甚！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五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六

劄　狀

上諸司論金牛置尉劄子

契勘本縣金牛、馬跡、靈溪、賢庾、符石五鄉，在本縣南，隔絶大冶縣界一百三十餘里，阻水帶湖，東北抵永興、大冶縣界，西南江夏咸寧縣界，直南接連洪州、分寧等縣，幅員凡數百里，居數路之衝，商旅往來，最爲徑便。近歲以人煙稍盛而無官府，遂至盜賊充斥，不住作過。巡尉聲迹相遠，無緣敗獲，數邑界内，民不安處。某伏見金牛鎮舊有監官一員，紹興初以荒涼減罷。今來本鎮人煙近四百户，市井比之本縣大段翕集，而酒務買撲，一歲止一千貫。若分本縣弓手之額，招三十名，創置南尉一員，兼監本鎮酒務、盜賊、煙火公事，非惟可以整葺鎮市，遂可彈壓南鄉盜賊，利害甚明。欲乞鈞慈詳酌建置，使千里之民自此得以安迹。如蒙施行，即乞就撥都統司，廢罷酒務以爲廨宇，本州本縣各爲量借酒本，俾隨息錢解納鎮尉，請給令本務管認。舊來所收土税却行住罷，酒息之數止以買撲爲額，除少少寨屋須當以漸經理，既無分毫搔擾，而數州界内盜賊自此遂當衰息，委是公私兩便。乞賜施行。

上王守議后服劄子

上僊皇后奄棄六宮，在率土之情，共難堪處。某輒有管見上論節文之末，不敢露言賓次，惟所財擇。某竊覩剋擇官狀，選定初十日申時發哀。不知本州舊事如何，然陰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泥。禮聞朝晡入臨，晡而不朝不可也。如以十二日晡釋服，則是闕一朝臨。今于漢氏權制，不應重有加損，禮失之薄，寧過于厚。若延至十三日，復有四日之嫌。昔明道先生嘗遇國喪，江寧官吏欲以三日之朝免服，明道曰：「服當三日也。」茲事體大，前輩謹之如此，在郡府不可不察。有如製服未具，則雖移日可矣。某舊蒙恩庇之厚，于今不敢忘于大君子之門，敢以姑息爲愛，知公禮重，故敢言之。伏幾審處而行，如鄙言有可采納，則乞直以台意處分，甚甚幸幸！❶

上王守論絶户田租劄子

某竊見四邑，各將去歲水死之家田畝所收穀子，不以立後葬送，除官收三分之二外，又拘逐人合得分數穀子，官收一年。既從官收，自合除放苗税。目今夏料不住催理，兩無所出，符帖紛然，計會枝掌，貧者先受其弊。竊緣風水之後，立後之家，初無留財，爲之數并收葬者，不過惇子孫宗族之誼，先以己物爲之殮葬，失其屍者亦爲祭享薦拔。而官司除附撿括，費用百端，莫不指准今歲田租以償其費。去歲唐郎中奏請皆

❶「甚甚幸幸」，四庫本、朱抄本作「甚幸甚幸」。

給全產，是固聖朝美政，而監司之不知體者横議沮格，至今爲梗。官司又爲此舉，其何以堪？立後之家目今爲之俱困，咸謂樂清顔宰實爲倡始，怨謗囂然，訴之職司，未必不由于此。即使去歲災變不作，言賦者亦欲取此物邪？爲政患無恩惠及民，其可幸其災禍求倉廩之富，[1]虐遺孤以爲利哉！意者利未入于公家，必且聞于朝路，是在仁政不能無累。竊恐寄居見任，未有爲台座言者。伏惟勇義安仁，聞之必不能已也。伏乞台慈特賜愍念，即作訪聞行下，止從分數官收。仍命官收之田，不復催其常賦。無人耕種之地，官租常賦並從蠲免，爲惠甚大。如能更賜存卹，申明唐使之請，庶使爲人後者，不失先人之業，是在主上必樂聞之。此議發于守臣，聽許必速，陰德尤大，惟台座更審圖之。趣詔有期，伏願當仁勿遜，捐小利以成國家美事，此百世利也，伏惟軫思幸察！

臺諫劄子

某聞鼠憑社木，莫可灌熏，蔓草難圖，當鋤芽蘖。恭以主上英明神武，抗志有爲，漢祖唐宗未足爲輩，治效久而不著，天下莫知謂何！静思其所由然，微傷小人之蔽。然上明並日月，去邪不疑，察梁珂之姦而逐梁珂，察龍大淵、曾覿之姦而逐龍大淵、曾覿，睿斷英發，仰比天之聰明。然而小人實繁，難退易進，驅之或去，旋復踵來，其始甚微，辨之常晚。近來道聽塗説，[2]有武臣王

[1] 「禍」，四庫本作「而」。
[2] 「來」，四庫本作「者」。

抃者象胥輩耳，以邊事進，其心未易測量。比嘗屢使軍前，或不出于朝命，自謂天子訪以人物，無識知者往往趨之。間見廟堂公行窺伺，持反覆兩端之説，于君相謀猶之地，❶熒惑主聽，居之不疑。雖未必盡如所傳，不可遂謂言之者妄。此聲之出，不爲無累于聖德，萌芽不翦，將恐或害于斧柯。在崇寧中，初遣童貫使邊，不由宣敕處分，青唐既啓，惟亂之階，視往者之所爲，來事當益省矣。❷

某嘗學《易》，觀乾、坤、復、剥、否、泰之象，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其實相爲盛衰，消一陰爻，必一陽來于内。惟今患之大者，莫如左右，小人一去一生，何損于數？消復之道，惟須君子。國家以心腹寄之二府，二府未有見幾之人，就能知其爲姦？❸不過氣沮而止。臺諫上爲天子耳目，其可寘不言乎？及今攻之，尚可爲也，它時聲焰赫烜，怪以自神，黨附成群，交亂四國，雖有拔山之力若五丁，如彼何哉？天下推本其所從來，必將追過當言責者，觸邪指佞，不可以後于他人。某官以道事君，願賜省納，圖難于易，以幸社稷蒼生。尸祝代庖某不敢逃踰分之責，死死罪罪，❹惟幸督之。

王正言劄子❺

某永嘉鄙人也，生于海陬斥鹵之地，素乏朋友磨礱之益，直緣糊口不給，藉蔭而

❶「猶」，四庫本作「謨」。
❷「省」，四庫本作「深戒」。
❸「就」，據文意當作「孰」。
❹「死死罪罪」，四庫本、朱抄本作「死罪死罪」。
❺「王」上，四庫本有「上」字。

仕，不敢齒于士夫之列。然于天下賢人君子，未能無慕，苟有幸會，未嘗不請見焉。兹蒙朝廷過聽，荐被旌拔，閱歲有半，七辭不獲，懼涉詭異之蹟，强顔此來，濫叨京職之除，媿極而畏。自抵都下，即聞正言重望賢德，且恬進取，要官罕識其面，每以得侍同朝，私喜趨造往復，竟未及見。方謀親請教誨，伏承天子旌識英俊，不次超擢，榮登諫職，善人之慶。啓沃之際，人士悚服，未見施設，既已風動四方，宗社寔幸，蒼生寔幸。某間者雖嘗修敬門下，伏蒙顧遇甚寵，自事庸遠，❶雖懷請益之願，竊有援上之懼，不敢數詣賓館。頗聞台慈遠鑒，亦垂與進之意，内顧無以取此，未敢冥行自獻。竊不勝感激私情，不避僭越，輒效一得之見，未見顔色，幾度外期之，求進門牆，願自兹始。

某伏聞無爲軍教授沈清臣者，比緣正言進用，敢以曲士之見，狂妄有言，古激云云，無所不至，等之蠅蚋。在寛洪當不之責，爲祠禄禮則宜之，九重重道尊賢，于清臣不可無罰，下之天獄，所以風示天下。是則君臣千載一會，顧知之者少耳。以某愚見，在主上待正言者，固已曲盡。清臣言雖無狀，要爲獻納于時，斥之遠方，體自應耳，付之刻木，聞者不能無疑。建請寛之，惟正言爲當然耳。清臣于某，初不相識，聲聞略不相聞，其人賢愚，某亦未知端的，非爲清臣者。意正言遇合方始，不當緣己罪人之言，❷將使後人謂士不傳言始于今日，❸其于門下國體所關不細，況復放言横議，士俗之

❶「事」，四庫本作「念」。
❷「之言」，原在下句「後人」下，據四庫本移此。
❸「傳」，四庫本作「得」。

常，寬之益足以見君子之兼容，罪之亦殆無足快，不識仁者之見，或有取于斯乎？且犯不校者顏淵之事。王猛殺樊世興之譖已也，何足爲盛世道哉！被吾詈而吾寬其罪，此裕德之盛，以直報怨之翹翹者，惟正言念之。某狂瞽冒聞，死罪死罪，密書字不謹。正惟大度容之，得作台意施行，毋以告人，大幸。

武昌休官白郡劄子

某契勘本縣，當天下孔道，靖康之際，實爲兵衝。鐵官鼓鑄之徒，無非天下亡命，故罹兵禍眎諸縣爲最酷。今主户雖數百，皆東西南北之人，累政失于拊循，將不堪命，加之比歲力役，不能自存，縣賦至微，不給上供之半，吏官給俸，賓旅傳食，至亡一錢粒粟可以枝梧。自某到任以來，朝夕疲瘁，雖心勞撫字，亡補秋毫。而鞭箠盈庭，虐害滋甚，仰愧俯怍，無以自容。伏蒙某官推仁卹之心，曲加庇覆。殆將一稔，未嘗馳一介下縣追須，區區之心，謂可受恩終任。不圖事與心戾，横賦踵來，車船畢工，遠作營舍，木植離岸，即科經總制錢，補解未終，又爲和糴，民羸如許，其何以堪！固知作事有端，非郡府之意也。然才單力弱，粗嘗學問政□知慮不周。❶顧此一方山澤竭矣，又爲此舉，民必流亡，杞國之憂，或大于此。乃心憒亂，恍如病狂，已具狀乞備申請賜骸骨，如蒙終始之惠，聽以周旋，誓畢此生不敢忘德！重念某宦情素薄，自分甚明，初蔑寸長可以從政，力云不足，非敢憚煩，敢

❶「□」，四庫本作「而」。

控哀誠，尚幾痛察！

再白郡劄子

某十五日以心氣惝怳，不計僭差，狂率有請，日虞何譴之至，❶俯伏以俟。今數日矣，迄未蒙府之報命，豈眷憐素厚而難其請邪？將以爲詐而不足聽邪？某之所以朝夕狂悖而不避再三之瀆也，伏念某賦才譾薄，仕宦固非本心，始欲一試所聞，庶幾少有所濟，力微而廢，謂之何哉？誠非敢犯台嚴，亦非干百姓之譽，一身之計端有在焉。蓋某爰自之官，非惟身自廢學，一兒一姪皆失從師眷，先人之遺書，久貯箱□，❷鬱蒸蟫鼠之患，惟日憂之。矧樗散之姿，雅多閑放，讀書之外，問不及家。託庇于茲，遂有官守之責，事亡巨細，不敢不盡其誠，以此勞心殆成糜潰。屯營之役一起，歸思乳柑政黃，不能自已，以《周易》筮，遇遯之旅，以爲此意可以質諸天地神明，故斷之不疑，請辭而去。亦嘗妄有所作，不敢冒昧投陳，而此及之，丐察其非詐耳。竊念某故鄉尚遠，貧乏爲甚，坐食于外，飢寒且將及之。如蒙蚤賜備申，得遂其志，啜菽飲水，皆執事之賜也云云。

被召辭免劄子

某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召赴行在。竊以命召小臣，禮無俟駕，進退之際，關乎立身，與其貪冒以事君，寧若省躬而辭

❶「何」，四庫本作「呵」。
❷「□」，四庫本作「篋」。

命。伏念某不學牆面，才乏寸長，憑藉賞延，爲貧而仕，再辟藩府，亡補秋毫。調令武昌，亦欲少效萬一，交政無幾，即際邊興。外則荆州起營，信陽陸運，内則供贍征戍，惟日相仍，百役並興，無須臾暇。加以盜賊多有，風塵數驚。以千户之羸氓，應無涯之師役，雖心存撫字，實惠何施，而政急催科，滿目瘡痏，學不素講，臨事乃知其累。每一念此，芒棘在懷。間者調補掾曹，雖爲合入差遣，良以治獄事省，可以專志一官，撥置之餘，乘暇得以爲學，庶幾它日尚可有成。朝端過聽而舉之，甚非愚分之所當得。竊惟主上天資英鋭，方大有爲，朝廷之上，英儁如林，如某駑鈍之資，徒知樸拙自守，學不足以成己，故于應對進退，皆非所能，必恐進見之間，儀矩□野，❶無以仰承清問，上當君相之知。伏望鈞慈特賜矜憫，許終今任，就其卒業之志，他時有以見君。某不任卷卷之誠，俯伏候命之至，欲乞敷奏施行！

再召辭免劄子

某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竊以間年再召，殊異乎常倫，顧影多慚，豈加于曩日，祇可循牆以走，難從不駕之行。伏念某才不踰人，學非適用，仕之藉蔭，禄以代耕。曾微一善之可稱，已得九重之過聽。弓招下逮，取諸選調之中，宸座爲前，擢眎王官之列。顧雨露草木之恩甚溥，❷如海岳涓塵之補則亡，下拜覗顔，迄今汗背。敢謂下才之樗散，旋蒙命召之鼎來，

❶「矩□」，四庫本作「容踈」。
❷「甚溥」，四庫本作「非薄」。

得之若驚,睎前增媿,在進退而惟谷,誠若古人之言,不往來之憚煩,竊懷友朋之畏。所願廟堂之俯察,許遲縣邑之終更,尚冀脩爲,以圖報稱。某下情,無任皇懼戰栗,俯伏俟命之至,伏乞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上大理寺長貳劄子

某兹者叨冒誤恩,備數簿領,自十一日赴寺供職,本廳即無人吏,雖供職文狀,亦是自行修寫。當時惟有胥長二三輩,至直舍參謁,並不睹群吏之面。本寺之籍,深所未曉,遂求教于判寺莫少卿,伏蒙諭以本寺之制:左斷刑,右治獄,自少卿丞正評事而下,皆有分職,獨主簿不然,凡文書之期會,簿籍之句考,在兩司者,悉當兼掌。此職不修久矣,可呼問知雜吏。某亦詢知本廳舊例,差破人吏一名,意者知雜一司,職當關領。尋呼知雜司者問以職,則曰無事。問以吏,則曰闕人。且言寺簿不治文書,但請十日一至直舍,簽押簿曆。某欲一見簿曆,則又泛然不應。竟無一事,不免逡循出局。

某來自遠外,誠不識朝廷事體。竊詳國朝官制,以長貳綜領大綱,不可自治凡目,故設主簿專職句校。内之寺監,外之縣邑,小大雖異,所掌宜同。則凡應干行遣期程及簿書銷注之屬,其事無不當預,稽違漏落,責有所歸。簿曆有當十日一簽,亦有日當考視者。主簿之職況不祗此。今也不得知其條目,雖廢簽書可也。張官置吏,恐不爲是虚設,胥輩惟恐主簿之得舉其職也,故多方壅蔽。不示之籍,將使不得輒有所問。不與之吏,將使不得輒有所爲,旨意甚深,察此可見。

某無狀，仕宦爲貧，廟堂過聽，處以在京職事，期待之意，寧古乘田委吏之比。有如本職不得效其區區，媿于前人多矣。仰惟主上勵精爲治，盡心庶獄，刑寺之職所繫至重，他官祿仕可也，此豈苟祿地邪？綜覈之朝，責以名實之效，失職至是，將何辭以對乎？ 長貳勉以職事之修，交遊望以職分之內，其所爲不能稱事，有奉身而退耳。伏惟台慈鑒念，詳思所以處當其宜，某責重位卑，不敢不告，伏乞台督！

請祠申省狀

准敕授前件差遣，續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竊伏自念，嵬瑣之質，術業淺陋，已嘗賜對亡補，徒冒寵榮，材能不異于前人，問學無加于往日，而復容容昧進，非心所安，輒敢上干堂陛之嚴，婁仲終任之請。仰蒙廟堂眷私，敦促至于數四，恐孤所以期遇，每欲進而趑趄，雖卷卷之誠，久之頗見幸察，而由衷之懇，彌年尚未聽從。今常熟縣見任人趙善括，去替在一兩月間，某以有上項恩旨，未敢專輒前去之任，更合申取朝廷指揮。竊緣某比歲以來，得疾異甚，精華日耗，大懼損生，所授號劇繁難，必不勝任。況又家貧累重，待闕十年，久客他州，非祿無以糊口。伏望僕射相公參政鈞慈矜憫，特賜陶鑄祠廟差遣一次，庶幾少安，微分養痾之外，得以盡意學業，或備異時器使之列，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檢會累申劄狀，特賜敷奏，所有作降審察指揮，欲乞更不施行，謹狀。

再辭召命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尋具劄子申僕射相公參政府乞終常熟新任，未蒙施行。再准尚書省劄子，催某疾速起發前來，須至申禀者。

右某伏聞人有常言，小官不當辭命。竊謂心之辭遜，不在官之崇庳，當辭而不辭者貪也，可進而不進者僞也。惟貪與僞，何以事君？其有誼或可辭，禮未容進，均之失也，寧僞無貪。伏念某素乏技能，蚤蒙薦對，備嘗罄竭，無益聰明，沓冒寵榮，衹深媿靦。方期下邑，少效秋毫，何賢于人，弓招洊及，庸敢爲僞，請固以辭。且某才不加長，學非至到，强握其智，則固何堪？遷就其言，又所不敢。縱蒙審察，豈過前時，如某之流，世固不乏，進爲貪也，孰與雖賢？❶使某得爲天下知退之人，寔可仰副朝廷勵俗之意。此某所以不避小官之嫌，輒冒尊嚴而進再三之瀆也。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檢會某前此呈劄，特賜敷奏。俯從所請施行！

劄子

某才非適用，伏蒙廟堂睠然無已，再賜促召，存此遭遇，豈敢自愛？然某牢辭再三，非狂則詐，雖愚不肖，何忍自棄如此？蓋聞大臣致君，進人爲重，士之取信，繫乎廉恥。周公寧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

❶「與雖」，四庫本作「以爲」。

人之心。鄭侯不難身追亡將，移高祖慢士之習。竊原二公之意，不在一時之得失。其所以感動主聽，敦奬士流，周漢之隆，寔基于此。故某以爲上方登用賢宰，不遺纖芥之善，凡百臣下，焉可妄自菲薄？奔競速售，以累至公之舉。某敢爾辭遜，亦欲有以仰報期待之隆。已具狀申朝廷，伏乞鈞慈鑒察，併賜檢會。某前此呈劄，特敷奏之，蚤賜聽許，庶幾小人得以安分于下，異時圖報，誓不後于他人。某不任區區之誠，俯伏俟命之至！

又狀

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嘗再具劄子并狀申乞敷奏，請終縣任，未蒙俯賜聽從。節次三准都省劄子，催某疾速起發前來，須至申聞者。

右某伏自念無一毫長，誤蒙君相過聽，間年再召。某豈不欲進，而復逡循退避，近于不情。某非敢自賢，固非憚事，亦非敢有欺世盜名之意，内省不稱，故趑趄而止爾。即某無慊于志，其何敢久違朝命，寧欲以棲遲偃仰自爲高邪？伏蒙廟堂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替，每一辭遜，促召已班，螻螘微誠，屏不上達，陶鎔橐籥之意，于某則厚矣。非愚不肖拳拳懇懇，所欲以事君上者也。曲成其志，非明朝廷惡所望之？故某不避再三上干堂陛之嚴，期于得請而後已也。謹具狀申云云。

湖州請祠劄子一

某輒瀝誠懇，仰扣鈞嚴，某蒙恩授前件差遣，自八月初四日到州交割職事訖，經今四月。竊緣本州係是近輔大藩，前此無非重臣名德臨鎮，某資歷素淺，加以綿薄之才，誤蒙超擢使令，甚願勉策駑鈍，其如力小任重，鞭督不前，無以填服同僚，不能芘覆民吏，帑廪空竭，曾無術以救之。設若尸禄强顔，積久必致曠敗，上負主上臨遣訓飭，下貽郡人之患。捫心知媿，夙夜靡皇，不免控告廟堂，乞賜陶鑄宫觀，若遠小州軍差遣一次，庶安愚分，免致坐占窠闕，有妨郡政。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二

伏念某自去歲十一月間，以本州畿甸名郡，非某愚賤所以安處，加之財賦窘乏，曾無術以救之，累嘗具申丐陶鑄一祠禄，庶安愚分，免致久占窠闕。迨今數月，不蒙卑聽，已窮五技，迄無寸補。錢粟益以窮匱，百爲彌更費力，日雖痛自鞭策，食息弗暇，心力單耗，宿疾又作，升斗失血，略無痊瘥，若不瀝誠申訴，大則一郡不理，在己亦須委頓，公私兩有未便，厲加熏心。欲乞鈞慈俯鑒其衷，檢會前狀，即賜化筆，差注祠廟差遣一次，得以就閑養治，勉强進學，報在他日，無有面牆之累。凌犯崇威，某無任。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七

解　讀　辨　書跋

解

皇極解

《鴻範》九疇：「次五曰建用皇極。」次皇極于中數，九疇用中於建也。堯舜之禪，傳是中也，孔顏之學，明是中也。自章句之說起，《洪範》爲菑異之書，儒者間以意明之，其已駁矣。無證而民不信，故君子難言之。雖然極之敷言，帝之彝訓也。帝訓不明于天下，走病焉，敷求厥中，顓以經學爲解。大中所謂命，中立而百順備矣。各正性命，民之中中以生也。率性之謂道，中非自外至也，于時保之，莫非爾極也。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人能弘道，非道之弘人也。是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無入而不自得者，惟不害者能之。天理之滅，人欲害之也。反身而誠，至誠則無他事矣。百爲事守，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而後可以弗畔。執中之道無它，卷卷服膺而已矣。

《洪範》曰：「凡厥庶民，亡有淫朋。人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

子言之：「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軻有言：「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是故識輕重之爲貴，識輕重則知權矣。君子之時中，時中爲權。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夫大受者不可以小知也。

《洪範》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語中德之盛也。性無有不善，心無有不正，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復之見天地之心不遠，復無祇悔。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一言善而千里之外從之，是集義所生也。

《洪範》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祈其惟皇之極。」道不遠人，在推其所爲而已。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之一以貫之，非多學而識之也，所貴乎坐進此道。《詩》不云乎，「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故大人正己而物正，修身而天下平。

《洪範》曰：「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富有之謂大業，充實之謂美，淵泉溥博而時出之，有本者如是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必先誠其意。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内外正，天地之大義也，一正家而國定矣。舜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身不行道，不行乎妻子。

《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祈其辜。」

有諸中，斯必形諸外，是故誠之爲貴。誠之不息則著，著則通，通則放乎四方上下而準。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曰不誠無物。

《洪範》曰：「于其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子言之，道其難行矣乎！「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舜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兩端非執一也，其爲物也不貳，則其動罔不中在。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各有心，知微之顯，則本心灼見，而中一見之矣。

《洪範》曰：「毋偏毋頗，遵王之義。讀如俄。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以行與事示之而已。聖人代天理物，修辭以盡意，知風霆雨露之無非教也，則可以言天矣。在《易》恒之繇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故君子言有物而行有常，有常之吉，不言之教也。

《洪範》曰：「曰皇極之旉言，是彝是

訓，于帝其訓。」

人無有貴賤，道無有高下，不獲乎上，無以使下，不獲乎下，無以事上。中極之道，立九經以行三德者也。故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中其天下之道本乎！」《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能達之天下而可乎！」《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於乎其有進于是夫！

《洪範》曰：「凡厥庶民，極之旉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讀

讀天問

走讀《天問》篇而後知天之大與《離騷》之本旨，以爲《楚辭》之學本諸《天問》，猶乾坤之爲《易》，周、召之爲《詩》，于傳則《説卦》、序《詩》，《易》、《詩》之道舉矣。夫高高在上，日月星辰之所燭，風雷雨露之所作，此天象之可得而見，兒童女子無不自己知之者。至天之所爲高高，日月星辰之所爲昭昭，風雷雨露之所爲升降沸騰，雖聖人有所不道，況又其遠者乎！仁如伯夷，未免首陽之餓，盜跖之暴，病死河東，質之常情，

非其理已。❶正則《離騷》之作，端致意于斯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茲天之所以爲大，屈原爲是興問。柳宗元爲之《天對》，何哉？傳曰：「畫蛇而安其足。」宗元爲似之。

讀王莽傳

三季以降，王天下者，非有德英傑之士，智足以兼天下而仁能守之者，皆足以創業詒後，劉季、李叔德其人也。❷新都侯莽之英姿傑出，夫豈季、德等輩？❸徒以漢自武、宣以後，上用剛嚴爲理，重以元、成亡道，孝哀狠愎，而文、景之澤未厭于民，未斁于天，將舉小宗代之，是故國統三絶。慢藏誨盜，莽藉椒房之埶，託宰衡之重，竊先王之傳器，詐極道窮，而春陵宗室固折箠以笞之矣。❹觀莽竊六經以文姦言，幾于用智以籠其民者，讀其所爲《大誥》訓典，一皆竄易古書之文。其將及誅，猶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是真泥古不通，姿非英物審矣！居然已足以敗，況天人之棄乎！拱挹而能盜取神器，劉氏之所以不亡者與！

辨

知性辨示君舉

命，天稟也。性，人稟也。道者，天人

❶「已」，四庫本作「之」，屬下讀。
❷「劉季李叔德」，四庫本作「漢高光武」。
❸「季德」，四庫本作「高光」。
❹「固」，四庫本作「因」。

之交際也。孔子蓋罕言命，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在古《論語》：「亡之，命矣夫！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命止爾，性相近，習相遠也。所謂不可得而聞者，既難言之，殆未可以言言之也，又可以言知乎？《易·說卦》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無事也，理窮性盡而命已至矣。子思論天命謂性，而卒之以無聲無臭。率性謂道，而繼之以「不可須臾離」。于性無所復道，茲微旨也。孟氏論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猶是說也。其曰「盡心知性」，宜非識知之謂。曰「性無有不善」，將未免乎以謂知之也。無分之論，性惡之說由是起。曰善惡混，果知之乎？其曰「堯舜性之」。則天下誰非性者？曰「君子不謂性命」，則不可奪矣。夫子于命而言知命，于道而言知道，于性不言知性。夫命與道，猶可以言知者，命有天人之分，去聲。道有時厝之宜，不可不與知之。性者命之在天，行而爲道。知命與道，則性可由窮理而盡，又可以知言乎？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性之盡也。仲尼知命不憂，盡性何疑？命之至也。孟氏醇乎醇者，其語自性善而下，未免疑乎駁也。斷以聖人之學，可以默而識之。異教論以真空，非知命窮理之謂，茲儒者所以不道，夫何責焉！

河洛圖書辨

《易·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蓋有敘，觀之以理無晦也。說者或謂《河圖》、《洛書》本皆無有，聖人爲此說者，以神道設教也。是非惟不知聖人，直不達不言而化

之義，烏足與較是非理道哉？ 或者又以爲當伏羲之時，河嘗出龍馬負圖，自神農至于周公，洛水皆出龜書。 此則似是而非，無所考徵。 就龍龜之説成無驗之文，自漢儒啓之，百世宗之，徵引釋經，如出一口。 而聖人之道隱，巫史之説行。 末世闇君，梟夫亂臣賊子，據之假符命，惑非彝，爲天下患害者，比比而是。 聖人憂深慮遠，肯爲此妖僞殘賊哉？ 蓋亦有其説已。 傳、註求其事而弗得，于是乎託涣漫以駕其迂誣，❶雖知惑世害人不暇卹也。❷

且聖人之作《易》，仲尼固已于《大傳》詳之。《大傳》無文，其可鑿以胸臆！ 就如其説，垂象爲象，降自天乎？

走嘗竊痛之，爲反覆以思之者更歲，推之久，究之至，而後乃得之。《傳》不云乎：「伏羲氏之作《易》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觀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圖》、《書》之説，從可知矣。夫《易》之有卦，所以懸法也。 畫卦之法，原于象數。 則象數者，《易》之根株也。《河圖》之數四十有五，乾元用九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之數也。 究其終始之數，則九宫尸之。 故地有九州，天有九野。《傳》稱河、洛皆九曲，豈取數于是乎？《春秋命歷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 纖緯之説，雖無足深信，其有近正不可棄也。 信斯言也，則《河圖》、《洛書》迺山經之類，在夏爲《禹貢》，周爲職方氏所掌，今諸路閏年圖經、漢司空輿地圖、地里志之比也。 按《山

❶「涣」，四庫本作「汗」。

❷「害」，四庫本作「誣」。

海經》所言，皆地之物產、鳥獸、蟲魚、草木之屬，其古史職方之意歟？仲尼所言，幾不外是。其曰河、洛之所自出，川師上之之名也。走不能遠引，請以官儀爲徵。凡今古官書之所爲名稱者，必以某官司某郡國自謂，而後具其職官。如《春秋》它國之事，漢官府上《尚書》，其傳于人，書于史，亦第稱某所行某事，言某事上某事，而于其職事皆略。聞者皆斷然不惑者，以官司郡縣必有主之者，非能自爾也。然則《圖》、《書》爲川師上，❶何獨至古而惑者哉？

或曰是則然矣，《圖》與《書》奚辨？曰：《圖》、《書》者，詳略之云也。河之原遠，中國不得而包之。可得而聞者，其形之曲直，原委之趨向也。洛原在九州之內，經從之地，與其所利名物，人得而詳之。史缺其所不知，古道然也，是故以《書》言洛。河則第寫于圖，理當然耳。昔者周天子之立也，《河圖》與《大訓》並列，時九鼎亦寶于周室，皆務以辨物衆而施地政，❷所謂據九鼎、按圖籍者也。仲尼作于周末，病禮樂之廢壞，職方之職不舉，所爲發歎鳳圖者，非有它也。龜龍之説果何稽乎？第觀垂象之文，其義可以自見。

晏子春秋辨

聖人之道，不掠美以爲能，不瞽世以爲明，善者從之，非者去之，要在乎據中庸之道以折中于物，而不以己見爲必得，此其所以大而無方也。柳子厚辨《晏子春秋》，以

❶「上」，四庫本作「所名」。
❷「衆」，四庫本作「象」。

爲墨者齊人，尊著晏子之事，以增高爲己術者，其言信典且當矣，雖聖人有不易。走見而喜其辨，謂其所自見，誠有大過人者。晚得《孔叢子》，讀之至于詰墨，怪其于墨子無見，皆《晏氏春秋》語也，迺知子厚之辨，有自而起。嗚乎！若子厚者，可謂掠美譬世也與！使《孔叢》出于其前，子厚不應無見，如在其後出，則《大業書録》具存。抉剔異書，扳從己出，謂它人弗見，取像攫金之子，不可謂知。子厚妙文辭者尚亦爲此，剿竊之患厥有由來矣。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然則君子誠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而後爲真知，奚必妄？❶

辨管子

走讀《管子》書「雜篇」，觀其纖巧權詐，變見百端，要多放利愚民，上欺天子，下傾同列，務强齊國而非尊主之道。❷仲尼之稱管仲曰：「人也，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仲而爲此，其民不可得愚，將見人人異心，諸侯瓦解，齊不得霸，周不復王，中國夷矣，何九合之有哉！以人許之，則管于人情非它道已。孔子謂桓公正而不爲譎，管子雖有是説，將何所復施。正守而譎行之，且非不譎之謂。桓公猶不是用，而仲爲之者乎？往行前言，當以孔子爲信。今夫管氏書者，出戰國從衡者流，求售其書，雜之夷吾云爾，夷考其説，皆非實事。孟子不爲管仲，端有以哉！左氏敘桓公以蔡姬興伐蔡

❶「奚」下，四庫本有「錯」字。「妄」，朱抄本作「矣」。

❷「主」，四庫本作「王」。

之師，亦信書之過。

辨李廷珪墨

黟墨二枚，其制橢前平後，面爲香字不正。銘曰「歙州進務官李廷珪幕」，文有隱起交龍挾之，銘曰「寶大元年正月七日奉旨造」。❶初，外舅祕閣鎮郢，故相申王以墨餉，爲螺累百數，李墨不能什一。舅均之僚屬，時走用幾要，從事幕府，與受一螺，舅得一螺，亦以相與。後十年，走莅樊、楚，梅雨既霽，視篋中舊物，探囊見墨，念舅已修文地下，縣又荆州下邑，爲惻然感動，因考見其事云。

按史，南唐元宗保大元年，歲在癸卯，當晉帝天福八年，距今紹興嗣三十二年壬午，歷年二百二十，其歲正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寔烈祖昪元七年也。烈祖殂以二月庚午，元宗以三月己卯朔踐阼，改元保大，則保大元無正月。廷珪父超，本奚氏，自易徙黟，賜姓于唐，不容在烈祖世。元宗貶號出顯德之後，墨銘奉旨，皆大不同。舊稱李墨蓋玉質犀文，投之水中，經年不敗，書紙數十，耗不二分，今又未必盡然。本朝創墨寶堂，裒李墨寶藏幾盡，秦氏所得尚衆，雖權門容或有此，然亦已多，事之不然，無足多辨。

走常患近世墨工凡下，未嘗知有膠法，如潘衡、蒲大韶輩，墨研未半，已膠敗不可復使。惟黟人吴滋墨法近古，典刑尚在，然嗜酒不自知貴，聽人竊取其名。真滋所爲已足貴重，膠不易敗，惟滋有之。誠以滋墨

❶「寶」，四庫本作「保」，當是。

校今所藏，其肌理膠煤略皆相似，李墨但加膩耳。斷知墨爲滋造，而滋之名又爲小人竊而有之。扁鵲盧人而毉多盧，滋祖氏墨官而易多祖，❶盜名欺世，知庸有極哉！安得潘谷之徒，與之共論形模之外，易耳目之習，以求制作之正乎！走固爲秦氏欺，而秦氏亦未免見欺于世，可爲太息。端午前夕，鐙下書。

書跋

書古文周易後

《古易經》二篇，《彖》、《象》、《文言》、《繫辭》、《説卦》、《序卦》、《雜卦》，總十篇，以參校別異同，定著十二篇，皆已刊正，可誦讀也。道隱久矣，書存而著，可即之見道者。聖人之遺經，不幸遭秦絶學，舉煨燼無完書，惟《易》號數術家，故獨免而傳後。包義之卦，文王文公之辭，❷仲尼之贊，于是乎具在。天豈有意斯文哉，何其保之之固也！它經雖玄妙難擬，要皆自《易》出也。夫《禮》、《樂》，王政之紀綱，《詩》、《書》、《春秋》其已事也，凡名數、聲音、性命、事物之理，非《易》無自見也。六經之道，《易》爲之宗，故它經亡而《易》傳，不殊其書之存也。假易亡其數卦，其害將可言哉！天之所以相後人何如？其切至于六經，大難之際迺保《易》全之。❸而人有重不幸者，《易》師爲

❶「滋祖」，四庫本作「祖李」。下「祖」字，四庫本作「祖李」。
❷「文公」，四庫本作「周公」。
❸「保易」，四庫本作「易保」，朱抄本作「保爲」。

之也。

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盡天地萬物之道者也。辭占象數，皆其一物，而《易》師者析之以教，雖互有啓發，于義駁矣。《易》道之隱，其肇兹乎！且八卦條陳，六爻咸列，《繫辭》其下，《易》之故也。❶仲尼贊述其義，未嘗不錯以成文，分係卦爻，非其旨矣。欲明聖人之意，舍故書何稽乎？是以差次其書，盡復于古。古文不可得見，故以正隸寫之，判《文言》爲二篇。象有小大之别，《易經》無義，不足辨焉。惟《文言》一篇，舊失其序，雖先儒謂次《彖》、《象》，或以爲次《繫辭》，以理言之，皆非其舊。夫乾坤《易》之門也，非乾坤無以見《易》，故以《文言》起之而係之《彖辭》。《象》若《繫辭》之後，恐非必然！先儒所云，蓋即今文以求古也。今文布《彖》、《象》卦爻之下，故《文言》不得不居後，非元在後也。雖然，不敢以己見爲必得，姑從其近是者之次，以待後之明哲。若夫傳註之失得，在所不論。

書詩性情説後

走述《詩反古説》，州人項頔用中不吾與曰：「子今人也，爲古詩傳，安知古之不如今也？而以反古爲説，不亦虚乎？」走初不入其語，久而思之曰：「用中之言，正中吾過。」夫人者，中和之萃，性情之所鍾也。遂古方來，其道一而已矣。修其性，見其情，振古如斯，何反古之云説？項規吾過，不亦宜乎！更以性情名篇，而書其後曰：情生乎性，性本乎天。凡人之情，樂得

❶「故」，四庫本作「教」。

其欲，六情之發，是皆原于天性者也。先王有禮樂仁義養之于内，慶賞刑威篤之于外，❶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欲。❷于是時也，君臣吁謨廟堂，尊德樂道，其民養老慈幼，含哺鼓腹，雅頌之作，不過寫心戒勸，告厥成功而已。

後王滅德，而後怨慕興焉。于《書》，虞之敕天元首，夏之《五子之歌》，于《詩》豳、頌、雅、南皆是物也。言之不足，至于形容歌詠，有不可以單淺求者，此二《南》之風，❸爲先王之高旨。上失其道，監謗既設，道路以目，雅風世變，觸物見志，往往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是非盛世之風，有爲爲之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吟詠以諷，怨慕之道存焉。仲尼參諸風雅之間，以情性存焉爾。危行言孫，將以順適其性而用之。利遵五諫，以諷爲上，玆其理也。周士賦詩見意，騷人遠取諸物，漢之樂府託閨情以語君臣之際，流風餘俗猶有存者。詩家之説，變風變雅，一諸雅正。先王之風，意怨謗爲性情，指斥言爲禮義。近求諸内，自有不能堪其事者，遠又不能參諸楚騷、樂府之意，其何性情之得？而又奚以上通古人之志？用情正性，古猶今也，然則反古之説，未若性情之近也。曰性情説，古人其舍諸！

書莊綽揲蓍新譜

聖人之道行于古，聖人之法具于經，學

❶「篤」，四庫本作「督」。
❷「欲」，四庫本作「情」。
❸「風」，四庫本作「詩」。

者不務窮經，泥夫師説，故聖經法則晦以不明。士當以經爲據依，斷然不惑于習，略去衆多之論，以盡其心，夫然後聖典森然無不得也。《易》，六經之原委也。作《易》之道哉，始揲蓍，其法詳著《繫辭》，可按以考也。自脱于秦火，師法紛綸，而經闇不通，舉世罔知攸定。士眂先儒爲用，久且不疑，旅出一途，而蓍法隱矣。

《揲蓍新譜》毅然《易大傳》之從。始謂一、三爲奇，二、四爲偶，得奇偶之正，無偏頗之失，契于經旨有足多者。其引徵以張轅揲蓍之法，可以爲審矣，而師春氏説又略與符同。其法用蓍四十九莖，摠筋把之，以意中分，扐一小指間四揲之。第一指揲，餘一二足滿五，餘三四足滿九。第二、第三指揲，餘一二足滿四，餘三四足滿八。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多老陰分爻交，三少老陽重分。兩少一多，少陰拆分，兩多一少，少陽單分。是法最爲近古，然而餘二足五，餘三足九，與張氏説皆不與《易》通。

走嘗聞巫山隱者袁道潔先生言，特暗與莊氏會，第以四八爲多爲未盡。走甚疑而參考之，惟策數幾莊氏，❶何則？乾之策三十有六，坤之策二十有四，莊氏筴恒虧二，袁氏則二差而爲乾矣。❷以知莊氏之説，容有未當，何哉？《繫辭》之云：蓋「十八變而成卦」。夫爻一三少變，六爻而數通矣，不必皆大變也。先儒自陳圖南、邵堯夫輩，爻之再變，已用四十有八，莊氏則盡用四十九。故從先儒則合于策而四十九之用失矣。從莊氏則合于用，而二篇之筴贏矣。

❶「幾莊氏」，朱抄本作「凡莊氏」，四庫本作「爲不易」。

❷「二」、「乾」，四庫本作「奇」、「耦」。

惟劉禹錫辯《易》九六論揲以三指，其法與師春同，既用無四十八之譌，而筮復與二篇叶。是則莊氏之奇偶，師春之變卦，既可信，皆可從，作《易》之道，其不外是。

夫學者當自求之，是不必信。蓋一人之見，非敢謂誠然。如意無疑，則或可信，若猶未也，願得復正從經。❶庶偏見之言，無以或經。于永紹興著雍攝提格之歲如月戊午，❷讀莊季綽《揲蓍新譜》，愛其善而失之變，故書。

書林勳本政書

林勳《本政書》十四篇，地圖一篇，久藏走家。走初學問經史，病未盡通，不暇習也，寘書篋中與故紙不異，蓋未始拂其埃塵而眎其篇目也。暇日檢文籍見之，謂人著書必不徒爾，其間容有大過人者。取而疾讀數過，迺知爲井地書也。言皆叶往則，應經義，誠可行亦可舉。❸方之中古而不謬，措之于今而不悖。走恒病先儒之言田制者，往往拘名數，執死法，不能得聖人意。乃謂傳之將來，讀之且茫然厭煩，奚暇舉而措之事業。勳書則異此，不牽于百氏之說，一本之經，能復引古以驗今，即今以求古，不遠于古今之夐，而得其舊，亦不必勞人而曲盡乎事物之變。居今之世，求古之制，識其真則難能矣。勳書蓋簡且易，後之人主，思將追跡三王而盡井天下之田，此書不可寘也。初，走未見此書時，眎之則故紙若

❶「復正從經」，四庫本作「復從經正」。
❷「于永」，四庫本作「維宋」。
❸「可行亦可舉」，四庫本作「亦可舉而行」。

也，逮習其言，迺知遠甚。人之不可易，書之不可不讀也如此。古人有言曰「學然後知不足」，詎不信然？

書趙烈侯事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病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咈君之心。番吾君，善謀也，自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惟己，烈侯改過不吝，賢矣哉！是故大人之格君心之非，唯務引之當道。

書鄭威愍公驤遺事

世之論李鄴侯、張中丞者，無不尚其危急存亡之秋，曾不思二公之心，蓋先存乎衰

柳之詩，水山之不倚也。❶鄭威愍死義馮翊，其民哀之固宜，至于葬于異邦之臣，克祔夫人之柩，蠻貊忠信，不以死生行矣哉！某讀公新除謝上章，至「關陜六七任，不挂權臣之橫恩，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未嘗不吁嗟變色歎息于斯人也。即使蚤得展其所長，先事而戒，一死一生之際，當與李、張易地皆然。三百里之强對，決不徒死之也。熟復遺事，不知流涕之橫睫。

書周世宗家人傳

歐陽公論柴守禮事，儗之咎繇爲士，瞽瞍殺人，舜竊其父而逃。孟氏假設之言，所以通權變者，其論咎繇之法，至于天子竊父隘矣！周世宗爲柴氏子，蓋出于流傳，以元舅而不忍臣之，縱其殺人之罪，傳疑雖過，或幾乎信矣。舜于瞽瞍曲盡事親之道，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齋栗而朝，瞽亦爲之允若。益之贊禹，歎其至誠感神，殺人遠矣。鄉使世宗待守禮以不朝，内盡宫中之敬，大宗私義可無偏廢。于時寘之西京，棄之于阿父者，殺人細耳，又有加于殺人之罪，其將何以處之？世宗之欲處當其宜大臣輔之無術，因陷而入于罪臣，不能無憾于世宗，職其明銳出于天姿，終以無學爲累。

書大象賦

《大象賦》，舊題漢張衡撰，唐李淳風注。所記星文，嬴于晉、隋書《天文志》，然

❶「水」，四庫本作「冰」。「不」下，四庫本有「可」字。

晾漢之《靈憲》，遺落多矣。賦中自序明甚用事及于殷馗之，❶知魏武帝也。❷注于「淵」文、「民」文多爲唐諱，而昏旦中星全寫《月令》秦文。淳風星官斷可知矣。文賦之作，于記事爲難工，《大象》妙于鋪陳，巧依準實，該而文，❸簡而文，馳騁其辭，不失次舍，貫穿經緯，端如纍珠。雖不得其姓名，其人可想而見。惜也專本巫咸《星贊》，旁覽不及《隋書》，時君即能致諸芸閣蘭臺，坐卧渾圖之下，其所論著何秖此邪！廢隱刑徒，可爲愾歎！愛其仰括天象而文可習誦，故取《天官書》、歷代《天文志》、《武經總要》、《天占補注》，手筆藏之，隨見輒書，悔不倫序。

書單鍔吴中水利書❹

走游淛西，行湖滸上，常怪其地卑下，古人何以能田？道吴江間，知長隄之障水也。《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諸家注疏，其言三江，皆不可詳，第未之考。見震澤定于三江之已入，求之經旨，三江在震澤下，爲之敘矣。酈道元《水經注》：「松江奇分，謂之三江口。」引《吴越春秋》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謂此別爲三江，與《職方》稱謂相亂。庾仲初《吴都注》：「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

❶「甚」，四庫本、朱抄本作「其」。
❷「知」下，四庫本有「在」字。「帝」下，四庫本有「後」字。
❸「文」，四庫本作「質」。
❹「書」下，四庫本、朱抄本有「後」字。

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按《姑蘇圖經》：「范文正恨不得導江入海。」則吳中之水嗇，❶救之誠有道矣。昔者鮌堙洚水，禹行其所無事。三江入而震澤定，真無事也。

比年吳中荐澇，詔書詳求利害而疏通之，惜無一人能以古道言者。天子之澤從不下究，廢格明詔，甚亡謂也。因讀《東坡奏議》，得元祐中去浙西後，所上單鍔《吳中水利書》，其言「宣泄陂堰之宜，曲盡古今之變，即采而用，禹蹟無難復者。所患國家重擾，有司憚煩，豪强不便己私，此事之所以難立」也。走爲三復單説，把翫不能釋手。惜乎禹書之説，單忘援以爲據，故爲表見以備水官之采焉。世傳東坡工爲文章，于政事蓋亡可述，誦其奏草，自可不攻而破。蜩鷃笑鯤鵬之大，亦何知哉！禹之功，范公、蘇公之志，單君之論，于吳之水害，真膏肓之鍼石也，讀其書者，其可忽諸？

書丹徒五百事

紹興甲戌、丙子間，丹徒五百夜還自郡，有方士醉卧道周者。時夜禁嚴甚，五百念士即得罪，遂扶以歸。比旦，士尤之曰：「吾懷有白金失之，盗必子也。」五百實亡所得金，且弗復辯，爲買金償之。它日，遇諸途，又從之索酒。五百酤，命之飲，延歸與居。越二年，方士辭去，邀五百餞己共飲野肆。酒竟，方士起曰：「吾久客累子，無以爲報，察公之行，于今之世無有也。我有長年方術，將傳之子，子能相從即不死，能相從乎？」五百曰：「人生必死，長年奚爲？」

❶「嗇」，四庫本作「害」。

士曰：「吾念若貧，有術噓銅成銀，亦噓銀爲金，子欲之乎？」五百曰：「我持梃日得百錢，已足自養，復噓金何爲？」士曰：「若于酒外無他嗜好，吾能變瓶水爲美醞，酌之可不竭。憶子夜不得酒，爲通夕不寐，姑取吾術，須乏酒時試之。」五百曰：「夜亡酒飲，不寢何傷？變水良勞，吾不用也。」方士矍然竦曰：「昔吾若友，今我之師也，道已高于吾矣。」端拜騰空而没。

死酒家保在旁知狀，得其應答語傳之。若方士者，豈世之所謂僊人耶？何其方之異也！彼五百庸胥，烏知仁義道德之說？觀其所立，幾于古之真人，方士服而師之，爲得師矣。私不自勝，迄示其方。所謂知之非難，行之惟艱，詎不信然？員冠之儒，少長于聖人之學，及其行事能弗戾者幾希。聞五百之風足少愧矣。走懼其以方之没也，故書。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七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八

擬策一道　策問二十道

擬策一道并問

問：寓兵于農，古之大政也，周家之制，則《周官》、《司馬兵法》具存。里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令貢賦。軍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鄉有州、黨、族、閭、比、伍，遂有遂、縣、鄙、酇、里、鄰，王之六軍，偏取而足。《司馬法》以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爲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謂一甸出一乘車，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參諸《禮經》，名數乖錯，自求其説，互有不同。筦仲以内政治齊，制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齊國以主三軍。五家之軌爲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爲十伍之小戎，四里之連爲四小戎之卒，十連之鄉爲十卒之旅，❶五鄉一帥，❷公及高子、國子爲之。夷吾之書復有伍鄙之法，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立五大夫。一國三軍，革車

❶「十卒之旅」，四庫本作「旅帥」。
❷「五鄉一帥」，四庫本作「五鄉之帥爲萬人之軍五鄉帥」。

至八百乘。長勺之戰，桓公稱有帶甲十萬，[1]車五千乘，得無誇過其實乎？禮法皆周家遺書，筦氏一家之説，而其乖迕至是，作法之意，寧自有不同歟？將由久遠之傳疑，抑考求之未至云爾？當周之末，諸侯自爲兵法備矣。有如齊之募士，晉之前行，秦之陷陳，越之君子，逮戰國之騎射、技擊、武卒、鋭士，與夫楚之二廣、鄭之魚麗、吴之徹行，一陳一軍，自有制度，曷爲本始？一皆無稽而妄作邪？周家賦卒之差及其車乘什伍，諸侯之爲變亂，其同異多少爲如何？雖唐李靖嘗略以告文皇，其詳未有所究，願爲備舉，商確于篇。

對：善乎，荀卿子之論兵曰：仁者愛人，故惡其害之。義者循理，故惡其亂之。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兑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方止，有如磐石，觸之者角靡而退。以桀詐桀，猶有巧拙之幸，以桀詐堯，誰肯賊其父母？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故論兵要，舍湯武何法哉？今之兵家，一本諸孫、吴氏，孫武力足以破荆入郢，而不能禁夫概王之亂；吴起威加諸侯、百越，而不能消失職者之變。詐力之尚，仁義之略，速亡胎禍，迄用自焚，是故兵足戒也。孔子于子貢之問政，告之以足食足兵。衛靈公之問陳，對之以俎豆之學。聖言天遠，厥有旨哉！商之《頌》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周之《武》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

[1]「桓」，原作「威」，避宋欽宗趙桓諱。四庫本作「桓」。今回改。下「桓文之節制」、「桓公」同。

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二王皆以弭亂爲功，宜其兵之無敵于天下也。商事遠矣，愚于《坶誓》見武王用師之法，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易》之所謂師出以律，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故舍周家之制爲兵，皆苟然之道也。

周家制兵之法，其要略具于《周官》，其詳《司馬兵法》言之。法雖穰苴之書，然皆當世常行之事，耳目所際，去宗周爲不遠，其言不悖于禮，不可誣也。去古既遠，二書皆出亡軼之餘，然舍禮法而討論周家，則將焉所取制？明問下及，疑其乖迕之多，意于作法自有不同，考求之未至焉者，撝謙抑損，蓋將以啓發諸生乎？愚以爲禮法無有不同，患不深考，第加考索，自無乖迕之疑。《周禮》之所謂縣，即《司馬法》之所謂成也。縣都以令貢賦之法，終同以施疆理之政，特名號有不同耳。《司馬法》甸出戎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即《稍人》所掌丘乘之法。甸田八里，加方十里，是爲一成之田。三分去一，爲田六十四井，以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甲士三，則一車七十五人之賦。一成百井，爲三百家，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則一同萬井爲三萬家，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之賦。周家兵賦率七夫而賦一兵，一通爲三十家，固二分而去一矣。甸四分而去三，則一車七十五人之數，其曰如千家者，謂非兵賦之常，不得已而大發之，多不加于是也。一士二徒之設，率三十家而置一吏，《禮》有卿士、大夫、胥徒之制，非甲卒比矣。論禮者以謂賦卒有天子諸侯之異，未之詳也。孫武固謂：「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

事者七十萬家。」周之賦兵，于此可見。雖不得已，猶不至于盡發者。先王忠厚之至，不欲窮民之力也。齊之內政，以八百乘之國而立三軍，車八百乘，軍萬人，加工商之鄉六，爲軍萬二千人。兵車二乘，❶卒士百十五人，❷則周二兩之制，五屬四十五萬家，以供三軍之賦，卒十五家而賦一兵，❸則周賦兵之制，雖損其數，用之夥矣。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通國之衆，未爲誇也。周之賦政，始于丘井，而成于一甸什伍之制，萬世法也。六軍之法即六鄉之法，六鄉之法即六遂之法，軍國異容而不異制，❹簡易之道也。筦子固謂內政之作，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軌里之法不大更于鄉遂伍鄙之法，往往因于夫屋，然其間不能無異，而惟徑便是取。軍國殊制，至于王法，❺遂更求速得志于諸侯，此內政存心之可誅者。李靖以爲管仲實修太公治周之法，爲知賦政之贏虛矣。

愚嘗謂王制之在天下，後世有不可得而變者，紀綱是也。有當時不能自無出入者，法度是也。言之兵陳，則紀綱什伍也，法度，卒乘也。知紀綱之不可得變，而法度之可以出入者，而後可與言兵。乘車七十五人，周之制也，武王坶野之會，蓋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卒四萬五千人。戎車少而甲士多，至倍加于常數，然則周法之在當世，猶未免乎有時而出入也。諸侯變周之制爲可責矣，隨時而具卒乘，王法何誅

❶「二」，四庫本作「十」。
❷「士百十五」，四庫本作「七百五十」。
❸「卒」，四庫本作「率」。
❹「容」，四庫本作「名」。
❺「王」，四庫本作「變」。

乎？仲尼于魯《春秋》何以書作丘甲用田賦，皆變周也。周法甸出七十五人，爲三甲士，則丘何一甲之有？成公之作丘甲，則是甸賦百人。賦以丘乘爲差，哀公初以田賦，則是井地之内，民力無遺蘊矣。丘之賦，五家而出一。田之賦，一家而出一。地不加大，民不加多，恣其變更，而何强大之能益？故論春秋之法，雖齊之内政，猶無所逃其罪，而況竭民之力哉？周禮之在諸侯，諸侯之事守也。范昭不能犯齊之禮，知齊之不可伐，仲孫以爲魯秉周禮，言魯之未可動，諸侯之守其國，舍周禮何居乎？

當周之衰，周禮蓋不行于天下矣，諸侯略能循周之法，雖甚無道，猶足以爲强；率意妄爲，未有不底于亂亡者。蔿敖擇楚之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轅左追，蓐挾轅而戰，以轅爲法。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周制五伍爲兩，四兩爲卒。楚徒多而車少，車之一偏有卒與兩，一車之徒二百五十，陳曰荆尸，未見其變周者。李靖以爲挾轅之士一偏爲五十人，兩二十五人，二廣凡一百五十人。靖號知兵，殆未之思也。鄭子元繻葛之陳，爲右左拒，前偏後伍，伍承彌縫，前偏輕也，後伍重也，五矩方也。周制偏車二十五乘，伍車百二十五乘，前輕後重，鱗次彌縫，陳曰魚麗，未見其變周者，衆多而備魚麗，豈謂是乎？夫差陳于黄池，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三十嬖大夫，軍帶甲三萬。吴有徒而無車，所謂方陳，亦未見其變周者。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吴，舍偏兩之一，教之戰陳，吴之軍陳，❶其本諸

❶「陳」，原在下句「諸」字下，據四庫本移至此。

此。巫臣車徒二乘，以兩之强半予吴，杜預以謂予之兩士與九乘車，何其乘車之衆也？愚所謂諸侯略能循周之法，雖甚無道，猶足以爲强者，齊與三國是也。趙以騎射變胡服，齊以技藝受賜金，魏之武卒以中試復家，秦之鋭士以功賞相長。荀卿固以爲干賞冒利，庸徒鬻賣之道，未有安制矜節之理。故謂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鋭士，秦之鋭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趙武靈王僥一切之利，騎射變于夷者，又荀卿所不道，何足論哉！惟秦商鞅耕戰之法，獲五甲首而隸五家，什伍之意或存焉，尚不害于兵農之一，卒兼六國，此其故歟？❶以詐力相爲雄長，一變先王之法制，愚謂未有不底于亂亡者，戰國之兵是也。齊之募士五萬，晉之前行四萬，秦之陷陳三萬，事不它見，名獨見于吴起之書。越之習流二千，教士四萬，諸御千，與所謂君子六千，法不詳見，事獨見于《外傳》、《國語》。募士、前行之號，其内政之所寄，被廬、清原所作之異名乎？疑以傳疑，未可謂必然也。《筦子》固嘗以教士目内政之軍，其名或在是也。陷陳之力，著于韓原之戰，君子之用效于笠澤之師，是皆恩信有以結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❷

循周之故效如彼，更周之制害如此，周之禮法爲天下之紀綱者，顧不大乎！雖然紀綱之于周，猶爲法度而已，如其仁義，此周之所以得民，存乎其人，則《禮》、《樂》、《詩》、《書》在也。文中子之居家也，不暫捨周禮，曰：「先師以爲王道極是也。如有用

❶「故」，四庫本作「效」。
❷「而考」，四庫本作「聞」。

我，則執周禮。」「以往問禮法，❶其敢舍周禮而對？」

策問二十道

問：語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夫彼重則此輕，天下必然之執也。孟子之拒楊、墨，荀氏之詘孫、吳，與韓氏之闢佛、老，凡以此也。夷考其事，乃若有大可疑者。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與孟子同時，老子之書，推提仁義，絕滅禮樂，宜得罪于聖人者，而夫子從之問禮，至欲竊比老彭。孟子當戰國之時，尊聖人之道，楊、墨之外，雖若神農之言，桓文之事，尚皆辨其非是，莊周詆訾孔氏，曾無一語及之。至若荀卿論詘孫、吳，而躬未免于談兵。韓愈深闢佛、老，而與大顛、彌明之徒遊從，多所假借。西方之教，蓋百家之晚出者，其清靜類莊老，其自了類楊朱，其慈悲明鬼，非樂不喪，又甚夫墨者之言，三三栢子之機，乃其極至語也，然實本于宋鈃、惠施、公孫龍堅白異同之辨，宜儒者之所不予，王通祖述六經之學，斷然以聖人許之，先正司馬公作偈破禪猶是說也。學者疑之久矣，必有能辨者焉。

問：山河有定勢，攻守有定規，弈者置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兵乎？是故因師歸之衆，舉蜀漢之師，收三秦，從韓、魏，食敖倉之粟，杜成皋之險，塞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東鄉以爭天下者，漢之高祖也。自淮入泗，捨舟下邳，舉琅邪，入大峴，滅燕之後，息兵三年，或開鉅野，王德仲。或通石門，沈林子。或出淮肥，檀道濟。或趨陽城，胡藩。

❶「以往」，四庫本、朱抄本作「曰先師以王」。

或入武關，沈田子。通舟于河推鋒入渭者，王鎮惡。宋之武帝也。乘夏水之浩汗，汎河道之通流，走碻磝，覆滑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者，宋之文帝也。然或以有功，或以取敗。又若桓温枋頭之舉，謝玄黎陽之役，❶心存河伯，❷其敗何由！❸田禄伯、亘將軍之謀，吴王不用，而敗二子，遺術或可舉而行乎？乃若吴蜀之所以抗中原，西有關頭、陽平、樂漢，東有江陵、夏口、濡須。京城之鎮，魏人之備，不過祁山、襄陽、合肥三城。晉宋以還，乃有彭城、泗口、鍾離、壽陽、安陸，疆埸遠近，固曰隨時之宜，必若韓雍之襲南沙，孫恩之走郁洲，滄海之濱，古未之方，何也？都邑之設，所以控制方面，爲民之極，六朝皆在建業，而孫吴或都武昌，南唐或遷豫章，將有説也。國家渡江，雖錢塘爲行所，留鑰之守，寔在建康。屯戍之兵不及江外，出戰入守之計，大率不同于古，將時異事變，已陳之迹，而今不足爲乎？即使兵交淮南，守在江面，運道難礙，諸處交急饋運之出，備禦計之，古所未暇，猶當謀之，而况方册所書者乎！必欲進圖中原，取還舊物，退守重口，饋輸亡乏，雖曰廟堂自有成算，學士大夫要當知之，願聞規摹，以觀遠業。

問：古者用民之力，歲毋過三日，而庶人在官，與夫鄰酇之長，無非民也。居則治溝井，出則奉征戰，亦無非民也。嬴秦而降，大革先王之典，惟民役于公上，未之有改，而民不以爲病。近世以衙前押綱運、主

❶「黎陽」，四庫本作「淝水」，當是。
❷「河伯」，四庫本作「恢复」。
❸「其」，四庫本作「勝」。「由」，四庫本作「殊」。

場□，❶而民始困于爲吏。保正職催科、承文引，而民始困于差傜。熙、豐以來，更法以救其弊者屢矣，而弊日滋甚。蓋嘗賦錢免役矣，則有役不免，而錢之出也如故。且州縣有吏豪之病。又嘗官顧耆户長矣，則有顧直上供，而民之傜也自若，重之以里胥走弄之姦。❷法之擾民，無甚于此，是故小民憚于充役，而田業歸于官户之兼并。于是有限田之制，混差之法。且官亦役也，而役錢不免，仕足貴也，而賤役仍在。説者謂漢法雖丞相子，不免顧更卒之戍，果其遺意歟！或者乃欲復科耆户長之顧錢，則前已有免役之輸，後未保將來之役，亦恐役人亡賴，官事殆將不舉。第守官户子孫名田減半之法，人情苦不易行，使與民户通差，則仕者不能兼治，而官户之役反重。罷免役之上供，邦計亦不可闕，一仍其舊，又將無以寬民。意者古今異宜，而民不可復役。不然何以屢更役法，而民終未之便。將祖宗之成憲，自足遵守，而徒爲是紛紛，不能達其意歟？諸生學古通今，無所不講，玆民事也，有司願究其宜。

問：水利尚矣。農田之灌溉，漕運之轉輸，公私之交急也。至于設險守國，其所繫者益重。淮浙當承平之世，非惟國用之所仰賴，「蘇、湖熟，天下足」，則又發于田家之諺。今也行都所在，内奉萬乘，外供六師，而水利之講不詳，號稱十年九潦。古者塘堰陂湖之地，顧已變爲桑田之野。皇上究求民瘼，知無不爲，蓋嘗決圩岸之遏流，抑沙田之專利，通五瀉之堰，導申季之港，

❶「場□」，四庫本作「和買」。
❷「走」，四庫本作「侮」。

德至溥也，而旱潦之害未聞加損。或者以謂吴江之岸，寔障震澤，陂湖堙塞，漲起橫流，決而通之，未覩其利，漕舟凝滯，軍食乃不可闕，佃者已爲成業，立將見其流散。興役動衆，又不可以輕舉，置而不問，非安國利民之意也。先正翰林蘇公之帥浙右，常欲起千橋于吴江之岸。文正范公守姑蘇，則欲盡通吴東入海之浦。一則言而未試，一則試而不卒。迨今百歲，弊云極矣。監司帥守，豈無愛民憂國若二公者，歷年之久，何寂寥之無聞也。將古人治水之道，二公有未之盡，不然二公之業未究，必有説也。鄧艾大田淮甸而魏軍大振，何洙復鄧故業而南唐之政遂衰。馬臻興起鑑湖，鑑湖成而臻敗。謝公作堰丘頭，淮人比之召伯。利害反覆，其故何哉？中朝鎮守北路，❶舊興塘濼之利，□田之阻，❷況此葦藪之下，淮泗之塞，事切平世，將何道而爲之？諸生論古通今，水學蓋所詳練。必也農田不失灌漑，運道不至艱阻，邊險以設，民力無困，而公私享富實之效，豈無術邪？願詳聞之，將復于上。

問：「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孔子語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孟軻説也。適堯、舜、文王爲正道，揚雄學也。虙羲而降，神聖之君以十數，孔、孟曾不之尚，顧獨尊于文王、周、孔，非其賢于先聖，將以無位故邪？揚雄論道而歸堯、舜、文王，然則周公、仲尼，豈不足法也？三千之徒，皆學于孔子者，而七十子尤章章焉！《史記》所傳七十有七，《家語》所録七十有二，其人與數

❶「路」，四庫本、朱抄本作「門」。
❷「□」，四庫本作「水」，朱抄本無。

既已不同，而其强半言行不聞，果何以異于三千徒也？叔孫、武叔、公伯僚毁仲尼、愬子路者，不聞回心鄉道，言行之美，而猶見録，何歟？《大戴禮經》其言子貢論弟子之行，以答衛將軍、文子之問，其人裁十有二。顔、冉、由、求、赤、參、師、商、滅明、偃、南宫縚、柴。孔子自言從我陳蔡及門者十，無非門人之傑，而其去取參錯不可考知，姑爲訂以聖人之言，則子我短喪之問，似非能言之流。季路不正衛君，冉求附益季氏，其于政事何有？似孔子如有若，唯忠恕如曾參，門人之所共尊，乃不數于德行。又如曾點之言志，子賤之不欺，傳《易》若馯臂、商瞿，曾不許以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所列，猶或未之盡邪？聖人之門，柴愚、參魯、師辟、由喭而皆進于夫子之道，耕稼之學至斥之以小人。其謹向背之途，所成就之速如此堂堂張也，其傳乃有堯行而舜趨。商之洒埽應對進退，流爲嗛然終日。游之貴本抑末，至于偷懦憚事。又言語之子貢，推于從横之雄。以參、商之大賢，比于孟施舍、北宫黝之勇。聖人之學，何其愈遠而愈不似邪？得其所傳，子弓、子夏、子輿三人而已。子弓之學，至于荀卿、李斯而廢。子夏之傳至田子方、莊周而極。惟子輿之道，子思、孟軻皆不失其所傳，將毋師法不同，本有次第，抑其流傳之遠，自有幸不幸歟？荀卿「非十二子」，而子思、孟軻皆未免爲有罪。莊周論天下道術，身與老聃、關尹猶自列於一家。卿言子思、孟軻，自謂子游之説，周稱田子方語，又曰學於谿工。古人尊道嚴師，安有聞見之異，疑信相亂，其故何哉？諸生學于聖人之門，所盡心焉爾者，道學之統，源流之辨，與夫門人高弟所聞所得，厚薄淺深之

問，宜固知之，詳著于篇，庶見所蘊。

問：三皇，皇也，五帝，帝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論《易》稱虙羲、神農、黄帝。太史氏紀五帝，則首黄帝，略少昊。大戴氏記宰予答問，亦止于黄帝、高陽、高辛而已。古者祖功宗德，與夫郊禘祭報之祖，皆不在昭穆之數，祭之報乃不知爲何禮？虞之幕亦不知爲何君？商之三宗，宗也，遷亳商如盤庚，其無逸如祖甲，商民求復其政，周公亟稱其賢，而皆不列于宗周。宗武王嚴矣，若成王之守成，康王之刑厝，曾不曰宗。其道宣王中興之治，德非盛于成康，于傳有世宗之名。得非三代以前，經傳疏略，不可得而詳説，不然，皆彰灼，特孤陋未知通乎？漢唐以來，祀豐于昵，功德之論，廢而不行。求諸先儒史氏之言，盛德豐功之君，自有不可没，漢七制，唐三宗，其人也。漢之二祖三宗，唐之太宗，固天下無異見。以世宗之窮奢黷武，庸詎賢于節儉愛民之景？以中宗之聰察雜霸，豈多過乎明于成王之昭？明皇、憲宗皆有始而無卒，以武宗之幾振唐室，宣宗之政比太宗，且無二君晚節之瑕，而七制三宗，去彼取此，何也？在漢光武嚴恭祖宗之制，遷吕后之有罪，躋薄氏之有子，所以崇高廟之配。登中宗之宣帝，没元帝之高祖，❶所以明先帝之賢。至于景、昭之號，世宗之宗，無損益焉，豈非功德污隆，雖孝子慈孫，自有百世不能改者。宜乎後世，非復異同之論，況有先儒史氏之證，而天下之議，至今曾莫能一，豈無説邪？諸生其推所由來，却我胸中膏肓之惑。

❶「祖」，四庫本作「宗」。

問：孔子嘗聞者俎豆，未學者軍旅，其論政曰：「足食，足兵。以信。」自謂「我戰則克」，豈徒然哉！ 在《書·甘誓》有之：「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牧誓》有之：「不愆于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蓋陳法也。《禮·大司馬》：「春教振旅，夏教茇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閱，坐作進退，如戰之陳。」《曲禮》：「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蓋陳形也。然則聖人果不學歟？ 自《軍禮》、《司馬法》亡，兵家不知有陳。諸葛武侯治軍蜀漢，推演八陳而載之圖，今廣都、魚復皆有之。其圖行列皆八，象地之方，一有九六相函如偃月狀。晉桓司馬以爲常山蛇執，後世曾莫之省。唐李衛公始引《軍志》，以明四頭八尾，合于古之井制，觸處爲首之意，于是稍可究之。然聞先漢都肆，已有孫吴六十四陳，竇憲常勒八陳擊匈奴矣。至晉馬隆又用八陳以復涼州。陳勰持白虎幡，以亮遺法教五營士。是則武侯之前既有八陳，後亦未嘗亡也。今有馬隆《握奇圖贊》，其傳起于風后，李筌繪而圖之，見于《太白陰經》。又有曰雜兵書，頗有黄帝、太公、孫、吴、武侯遺術，裴緒變而通之，著于《兵法新令》。其形皆八，不與武侯陳圖相似，筌乃定而無變，緒又方圖非整，俱曰八陳，是邪非邪？ 唐太宗尤習於兵，其作破陳之樂，用代古之武舞，八旛四表，自以生于八陳千戚振萬之意，果如是乎？ 古有鵝鸛、魚麗，范蠡又論陰陽牝牡。陰陽家者亦有太一五陳遁甲八門之術，衛公益以六花與

十四陳，❶至曹成王則有所謂團力，李臨淮則有所謂校旗，原本從來，將毋皆八陳之變，不然各一法歟？荀卿有言，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兑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員居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角靡而退，以爲安制綦節之理，其古之軍陳歟？今之爲兵固有常教之陳，無用于戰，講肄而已。説者遂謂戰而言陳，非知兵者。張真源名習戰陳，然未嘗用古法，乃使大將各以意教，止使士知將意，將悉士情。然則古之陳圖果不足法矣？先王爲是紛紛無益之教，無乃厲使其民乎？武侯有言：「八陳既成，自今用兵行師，庶不覆敗。」陳固用之以戰，謂之無用，何也？真源、武鄉皆古之知兵者，何其言之反邪？古人以陳肄兵，由來何所法象，後世用與不用，其爲成敗何如？可以文可以武者，聖人之徒，毋以古所難言，而遂略其説也。

問：兵家之法萬變，而其大校有三：曰戰、曰守、曰和。以祖宗行之，不過各守一事，皆能得志于契丹。金人之强，非徒契丹比也，其貪頑殘賊，自其先世則然。惟我二宮躬行堯舜之道，待夷狄者不一而足，三者遞用，如環無端。校德則虜暴我仁，用師則我直虜曲。然自逆亮渝盟，于今將五歲矣，邊鄙之上，既未聞有朝甘泉、焚龍廷之奏，雖保固疆埸，議者猶以爲未詳。豈古今異宜，祖宗之法不可盡用？抑和戰異勢，三者不可並時而出也。諸生學道尊王，必有以決天下之疑，樽俎折衝爲不可勝之略，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以和則久者，有司願與

❶「與」，四庫本作「爲」。

聞之，將抉所長，言之執政。

問：古者量事設官，官有常守而無溢員之患，未聞待次而授者。降自近世，入仕之路日廣。而官有常員，吏部注官，至逆用八九年闕，內而職事，外而監司，亦或以數人而待一官，置吏以還，無此其弊。進士，古之鄉舉。任子，世祿之舊也，于今既不可廢。軍功以賞戰士，鬻爵、流外，漢唐亦多得人。今欲一切暫停，則賢愚有同滯之歎。姑仍其故，弊將日深。諸生講論其宜，必有便于今而不戾于古之法，國家將采而用，其詳著之于篇。

問：三王兵出于農，有征無戰，故無宿師漕輓之費，秦漢用兵夷狄，芻運力單，議者始爲屯田，世收其利。在今長征戰士，非征役之士也，平時惰游廢業，往往去而從軍，使之營田，非本情也。非人情而强之

事，將不免于怨謗逃逸。或爲罷議，屯田且不可成，饋餉之勞，何當休息？今欲講明其說，將使戰士力于農田，而無怨棄之尤，或爲屯田而無煩于戰士，計將安出？諸生其詳說之。

問：歷觀前古良將之兵，未始非因糧于敵。敵之積聚，皆我之資也。近人謀不及遠，故皆計費而後出師，費之不供，不可進以尺寸。設能克敵，又多頓挫而不得前，堅壘相持，費不勝計。輸運則民不堪命，屯田則軍不樂從，進退孔艱，遂有中道而廢。何術可使士安南畝，飛輓不勞？何策可以因敵取資，而無不給之患？此軍計也，願條其數之詳。

問：古者天子建國，置命卿之相，諸侯立邑，設大夫之宰。雖其職有內外，官有崇卑，所以司牧其民，輔佐其君，一也。夫天

生烝民，不能使之自治，相籠以智，相加以力，而争競獄訟由此作。善爲吏者，治之有術，臨之有政，民不之犯，至于無欺足矣。《傳》稱子産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爲世，無能優劣之。至于烹魚之詐，樂其得所，猶未免乎不智之嗤，惡在其爲不能欺也？河娶之沃，仍而未革，猶不免乎沈巫之詭，[1]惡在其爲不敢欺也？宓子學乎聖師美政，行乎單父之域，漁人遠在幽獨，不忍欺其大夫，故雖孔子大之，惜其所治之小。四科之設，其不列于政事，何也？抑夫三子之政，其猶未臻于道，將有説乎！皇上以舜紹堯，以民爲天下本，置吏二千石，必親問之于朝，宰官初除，亦必中書審察，命吏之法何減治古？然而不欺之俗，未聞如三子者之風。不識古今異時，將人事之不同也？將使今之君子，其守宰郡縣，致治之美，無欺之俗，皆不媿夫三子，其道何由？

問：六藝折衷于夫子，夫子之學，六藝不與存焉。《論語》輯録夫子之言，六藝之喉襟也。難疑答問之辭，蓋聖人之門講明道學之奥者。《詩》、《書》、《禮》、《樂》既稔聞而熟道之。《易》者，性命之原，《春秋》，聖人筆削，夫子曾不之及，而門人弟子又殊不問，何哉？仁義之途，禮樂之事，皆聖人所以教弟子，求仁之問，不一而止，夫子之答，不過曰「如是而爲仁」，曰「可謂仁之方」。于仁，卒未嘗言。于義，非獨不言，然亦莫之問也。且先進於禮樂，聖人以野人名之，後進於禮樂，以君子稱之。曰「如用

[1] 「詭」，四庫本作「虐」，朱抄本作「譴」。

之，則吾從先進」。然則禮樂之用，棄君子而從野人矣？空之一語，六藝未嘗言，回也庶乎其屢空者何謂？惟禮文之博約，固所以竭其才，而曰「非多學而識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鄙夫空空如者，聖人焉問？至竭兩端而告，寧與顔子同乎？然則六藝之歸，仁義禮樂之教，顔氏所學，聖人之道，果何適邪？老子、瞿曇之學與聖人異，今其教與聖人並行者，道不同古不相謀。觀于老氏之無，佛氏之空，則疑若聖人之所以教，而顔氏庶幾焉者。是邪非邪？諸生學于聖人，沈潛久矣，明以告我，毋知不言！❶

問：漢、唐文體三變，而班、馬、韓、柳爲之宗，二班工情理之言，愈倡六經之學，其揆一也。然漢之體製日趨卑下，❷唐文駸駸近古，柳文章與時高下，將班、韓諸公其才自有優劣邪？帝堯、孔子之文章，于《書》、《論語》備矣，漢唐文士未嘗不以是爲宗師，屢有變更，舉不相似，意者古今異世，堯、孔之文不同後世之作歟？諸生飽于學文，幸爲開辨其惑。

問：漢、唐基命中興之主，肇造函夏，紹復先王之大業，雖曰人君之略，而其名臣輔佐之績與爲多焉。時君康其臣佐之功，厥有圖贊論述之事。在漢高帝時，有若十八侯，在宣帝時有若十一名臣，在世祖時，有若二十八將，唐貞觀間有若二十四功臣。❸位次所列，麒麟、雲臺、凌煙閣之所畫，至或藏之宗廟，爲之銘贊，其事重矣。

❶「知不」，四庫本作「秘知」。
❷「下」，四庫本、朱抄本作「弱」。
❸「貞」，原作「正」，避宋仁宗趙禎諱，今回改。

是宜去取極當時之選，史籍無傳疑之謬，求之于策，則大不然。顧或元功佐命，維時名人，而不在諸公之列，中才列將容有濫吹其間。又或同功一時而去取不同，均有親嫌而棄留特異，或不終而尚録，或遂絶而不書，必有説焉，何以不著？十八侯名位封國，《史記》、《楚漢春秋》固已不同，漢表、泗水亭碑同出班固，論次自有差别。凌煙所圖二十四人尚矣，《唐書》闕一不書，曰荆州都督譙國公紹者，《兩京記》稱柴紹，《功臣贊》稱許紹，二人官爵無異，容或並存，而二書有高士廉焉，未詳何者爲是。研窮其事，傳必有之。夫古之所以貽今，今之所以觀古者，惟憑史籍，而陸賈、司馬遷、班固、吴兢、韋述、吕温，皆著書于當代，或一人而自相乖背，果何以哉？諸生探討古文，究之熟矣，當時去取之説，書傳所以不同，于此必能言之，其明辨之無略。

問：周道東風化熄，先王之迹蕩滅無餘，仲尼繼文王而興，修六經之教，師法後進，以爲萬世準式。當時之士，有能潔己而進者，殆無所拒絶。是以三千之徒從聲而至杏壇，洙泗弦歌不輟，而七十子者遂速肖于聖人，所以誘掖之，作成之，其亦至矣。觀夫子之見互鄉，見南子，雖佛肸、公山弗狃，以畔人召之而欲往，聖門廣納，于此可見。子張之非子夏，亦有「于人何所不容」之語。陽貨孺悲之見，何聖人拒之之深邪？一者拜而時亡，一者辭而鼓瑟，應對弦歌之際，厥有旨哉！彼夷俟之原壤，將命之童子，自人而論，可以無譏，扣脛之云，或人之答，所爲言動，其故何邪？誅姦回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真學士大夫之事，況在《論語》之書乎！諸生必究其端，其明

著之無略。

問：人之大倫，友其一也，取友之際，古人難之。道之不明，交朋道喪，❶曠千百歲，才可以一二數，而執利之交在焉。夫莊周、惠施皆以老氏爲宗，其論交固善也，周經、施墓有斤堊之歎，其相與者不薄矣，而鯈魚之辨、鵵鼠之喻、蚊蝱之論，獨何自而發歟？當唐之時，李、杜、韓、柳皆以詩文名世，單父之樂，論文之思，雪日之況，託子之際，亦可謂久要矣。而欲殺之句，飯顆之嘲，實録誌銘，略不假借，安坐甘食，見之于書，此又不可得而通者。豈盛名之下人情不無相軋，將相成之道于誼固當然哉？有司未達其所以然，諸生其明告我。

問：傳道之序，自孔子、曾子、子思、孟軻，端若貫珠，蓋無可疑者。然《論語》記顏淵死，孔子以況伯魚。《史記》鯉年五十，其亡先孔子三歲。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死，則是先伯魚九年也。取信《論語》，則伯魚之亡久矣。《世家》、《家語》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子思年六十二，則曾子于仲尼之卒也未壯，子思猶逮事其先祖。《孔叢子》有子思及孔子、曾子、孟子車問答，《檀弓》、《孟子》、《漢·藝文志》皆稱子思與魯繆公同時，《孔叢》又逮于繆公卒。《孟子題辭》、《列女傳》孟軻學于孔子之孫子思，《孟子傳》學于子思之弟子。《資治通鑑外紀》繆公訪子思之歲，距孔子卒七十有三年，而《周紀》魯繆公薨，子思見衛謹侯，後此又三十有一歲，下距孟軻見梁惠王之歲凡四十有一年。上下一百四十五年之間，而道學三傳，未足多過子思之年，無乃過于壽考

❶「交」，四庫本作「友」。

乎？由此言之，《史記》殆爲不妄，而孔氏所記，與夫《檀弓》、❶孟子、劉向、班固、趙岐、司馬公、劉道原，皆非無稽而妄作者，記事參錯，雖道原亦不能無疑。諸生論古人于數千百載之間，皆有以祛其妄而辨其惑，傳道之次，所當尤謹焉者。近在眉睫，固將先之，幸爲開發其疑，明引据依于下。

問：古者賢士大夫，逢時遇主，以道光明于時，有德有言，世所希仰。遭秦滅學，其姓名固多湮没，後無傳焉。惟舜之五臣，商之三仁，武王十亂，周之八士，作者七人，與夫所謂逸民者，始皆卓然章章，有以自見，得聖人一語，而後其道愈明，蓋其高深視河華，昭晰齊日月，不其偉乎！雖與天地並存可也。奈何諸儒傳其姓名，人有一說，言其年代，乃大不同，惟三仁孔子既詳言之，朱張之行蓋闕如也。作者之數，或以爲十字之訛。夫人固不逃乎六經、史傳之間，儒者宜當深考。先儒之説，會有一定，孰得孰失？生其辨據詳之。❷

問：兵法莫難于用間，莫深于用間。田單復齊，秦滅六國，漢高亡楚，句踐報吴，皆藉間以成功。微乎微乎！間言一入，敵情盡見，彼君臣締合之交判然離而我計行矣。故曰：「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孫武之書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吕牙在商。」夫商、周之王，伊、吕之佐，決非行間以圖人之國者，求之書傳，則升陑出其不意，乘黎而商始咎周，誠有似于兵法。豈二王之道，神至于無形哉？小康，夏之盛王，用衆一旅，光復夏祀，亦二王

❶「與夫」，四庫本作「略同孟子」。
❷「據」，四庫本作「晰」。

之舉也，其使女艾諜澆，季子誘豷，❶襲澆于逐犬，易首于縫裳者，見之傳記，不可誣也。伊、吕之事，未可遂以爲無有，爲之其亦有道乎？誘敵以子尤難入者，❷計將何自而出邪？方國家當虜之强，未雪大恥，聖上懷冰握火，思復東都之會，前古之事，不識可用于今歟？何用行之，有司敢請！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八

❶「子」，四庫本作「杼」。
❷「子」，四庫本作「間」。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九

中庸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天命，上天之載也。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道，日用也。教，成物者也。天命即性也，率性即道也，脩道即教也。性、命、道、教，皆非自外作者，在乎不失其正而已。于所不見不聞之地，有毫釐之差，則失性命之正，失性命之正，則去道遠矣。隱見微顯，本一道也。未有動乎中而不形于外者，戒慎恐懼，所以貞夫一也。人之于道也，造次顛沛而不可違者也，無入而不自得觀感之教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物生而静，❶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皆性中之物也。方其未發不可謂之有，及其既發不可謂之無。喜怒哀樂，正于未發，可不謂中乎？發而不失其所謂中，可不謂和乎？中者道之所自出，故謂之大本。和者物

❶「物」，四庫本作「人」。

之所同歸，故謂之達道。天地之大，萬物之夥，未有離乎道者也。泯中和而不離，開物成務之道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之中庸，中庸也。小人之中庸，反中庸也。時中，時措之宜也，中節者也。反中庸，則安于不善，此小人之中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正性也。庸，常道也。居正有常，所謂至德。安之爲貴。安之，悠久之道也。擇中庸而不能守，非所謂安之者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所貴于知者，爲其能有擇也。所貴于賢者，爲其能有見也。人之望也，所賴以先民也。愚者固不及矣，知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行乎？不肖固不及矣，賢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明乎？孔子興道不行之歎，蓋歎賢而知者，過猶不及。君子小人之間，不能以寸。飲食而知其味之正，斯無嗜好之僻也。毋偏毋頗，則近道矣。過物之累，所惡其鑿者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所惡于知者，爲其鑿也。舜好問而

好察邇言，蓋未始自用，而亦不輕信之也。邇言猶察，況其遠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無二端者。好問而察邇言，遏惡而揚善，此執兩端而用其中之道也。欲求中而二端之棄，吾見其執一而非中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子曰：「君子可以大受，而不可小知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二者適反，君子小人之辨。衆人之知，所謂小知也。惟知之小，陷乎大患而不自覺。雖知中庸之擇，固無安之之理。夫小知而大知自見，惟不役于小爾。久于中庸之德，其惟大受者乎！顔子擇中庸而得一善，所謂識道也。拳拳服膺，則心服而身守之矣，未嘗須臾離也，何從而失之乎？舜之爲舜，不過執兩端而用其中，顔之爲顔，不過擇中庸而得一善。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在乎知本而已。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天下之事，可以强爲者，是皆可能者也。中庸，天道也，不可以能之也。能之，非道也。執中而無方者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

死不變，强哉矯！」

子路之問，蓋强弱之强也。孔子分君子小人之辨，託南方北方之强應之。南方之强，君子居之，所謂養其大者，犯而不校之類，此伯夷叔齊所以廉頑立懦，求仁得仁也。北方之强，蓋子路所謂强者，此匹夫之勇爾。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國有道不廢，不爲無道改節，自强矯矯，惟有道者能之。而，汝也。矯矯，特立貌。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素隱行怪，揜其素行，行其僻左，[1]以欺世盜名者。半途而廢，自暴自棄者。若之人也，皆爲人者也。聖人有所不能爲，爲之不能已也。君子之道，乾乾而不息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悶，非惟人之知也。依乎中庸，徒以成身而已，非聖人而能與于此乎？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道不遠人，故雖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至大至神，雖聖人不可以意知，不可以己能。所謂費而隱者，其中庸之至

[1]「僻左」，四庫本作「左道」。

乎！天地之大，而人有所憾，不能成其大爾。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言必有物，安得舉而破之乎？造端乎夫婦，可以與知也。察乎天地，所謂上下察也。鳶飛魚躍，各正性命者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豚魚鳥獸，夫豈外此哉！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伐柯執柯以爲遠，此近于天地之大，猶有所恨者。日用飲食，此民之不可須與離者也，道不可離，又何遠焉。知脩道之在人，可以語率性之道矣。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以人治人，非求諸遠者，過而能改，爲善莫加焉。夫子一以貫之，蓋無所謂忠恕。忠恕之道，譬諸己而已矣。立己與物，則其去道逾遠，無人我之辨。所謂一以貫之也，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善推所爲，能忠于恕，則近之矣。違道不遠，猶非道也。一貫之也，無所俟于推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君子之道四：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是皆不可能也，在脩其在我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所謂脩道也。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聿求

厥中者也。言行相應，則所謂君子之道者。丘未能一，所以能一之也。慥慥，謹也。言不可不慥慥然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素其位，所謂居易也。不願乎外，不易乎世者也。不易乎世而行其素，無適而不中矣。上之陵下，下之援上，皆徇物而外馳者，故怨尤生焉。内求于己，又誰怨乎？行險徼幸，蓋不知命者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所以窮通而長樂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道不遠人，在我而已。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化家刑國，未有本亂而末治者也。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故君子必自反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孝悌爲仁之本，豈有它哉！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鬼神，至幽者也，而人莫敢不敬，以其體物之著也。誠之不息則著，豈外是

哉？譬射以有反身之仁，窮神以見至誠之德，知微之顯，知遠之近，則可以言中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舜之受命，所謂天地合其德者，原其宗本，不過充事親之孝，因天材而篤之爾。栽培傾覆，皆天道之當然者，舜何與焉？達天之德而不能得天者，未之有也，而況于邇者乎！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序事謂酌獻及儐相執事者。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

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無憂，得天者也。達孝，仁親者也。文王上有以得其親，下有以施乎子，全其天樂，又何憂乎？武王、周公，所以上繼文王，善推其所爲而已。近而事親，大而事天，治人神，和上下，未始不本文王之道，無或不當理者，則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孝，其至矣乎！郊社禘嘗，所以交神有道，指掌之示，夫何遠之有哉？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知天，知命也。知人，知道也。爲政在人，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者也。地道之可察者，莫敏于樹。人道之可通者，莫敏于政。文武之政具在，而人莫之行也。得人行之，則其化物何異於蒲盧之變？然待其人而後行爾。爲政之道，得人爲本。身不明道，無以知人。不先體仁，無以入道。君子之道無他，仁義而已矣。知事親爲人事之本，尊賢爲適道之宜，由是而之焉，則禮可以義起矣。是故爲政莫善於知天，知天莫尚於知人，知人莫大於尊親，尊親莫過於修身，知修身則可以仁民矣。凡爲政而不及于修身知

化，皆非所謂正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達德所以行達道，一所以行三也。仁以本之，知以通之，勇以成之。知、仁、勇三者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所以行之不過曰一而已。一者何也？所謂知天者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則知、仁、勇之三，未始離乎一也。天下達道亦大矣，交親之際盡而足，通乎達德，則未見其五也。斯道也，在人而已。人之資質有限，能强而至于道，則與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者等爾。明于蒲盧之喻，則可以言政矣。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好學、力行、知恥者近之。三者之心，人皆有之，充其所爲則達德可致，身脩而可以爲政矣。脩道之謂教，而于天下國家何有？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

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九經之治，自修身始，所謂行之者一，皆行其所無事也。尊賢先於親親，所以立道也。大臣之敬，不敢褻也。小臣之體，恐疏之也。子庶民，來百工，内之所以安治。柔遠人，懷諸侯，外之所以信服。皆行其所無事，而以修身爲本。君子之于天下也，將以安全之也，非徒有之而已。修身以教，各因其材而篤，使人得之觀感，咸事其事，不敢不勉，以尊乎治者。先王脩道之教也，皆自我出也，所以行之者廣，求諸己者，豈不約乎？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曰：豫而已。事不可以意知，不可以己能，皆以修身爲本。誠明乎善，所以立事也。道也，行也，事也，言也，豫皆前定之矣。見之事業，寧有窮乎？ 所貴乎坐進此道。誠者所以立豫也。至誠與天地同

流，不誠無物矣。不誠無物，則不明于善，交人之際，將何以有行乎？道之不行，不誠故爾。《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率此而行，則無往而不濟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天道，本然者也。人道，當然者也。至誠則無它事矣。此舜所以從欲而治，孔子縱心所欲而不踰矩也。學問思辨行，所以誠之者也。學之貴博，問之貴審，思之貴慎，辨之貴明，行之貴篤。知此五者，可以無失矣。審于問，篤于行，其功常十倍于人，未有不至者，致曲能有誠也。學者所貴以誠身也，不誠乎身則何貴于學？誠者，天之道也，至明至强，固有之也。柔愚逐物，害之也。至誠則本然者見矣。故學而未至于啓蒙，發蔀如蒲盧之變，皆不足以言學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性，本然者也。教，當然者也。本然者未嘗不著，由當然以即本然，則本然之性見矣。故雖聖人，未有不由學而至者。所謂致曲也，知所謂教，自愚而聖無難者，誠明蓋一道爾。誠，天道也。地道也，❶人道也。明者，誠之著也。至誠復性，則上下咸察。吾性中之本然者，而焉有不盡哉？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言命矣。立命之道，自反身始也。參乎天地，非盡性者能之乎？致曲，無所不用，其至者每用其至。至則誠矣，至誠不息，則形而發見，故變化自我出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天道之神，所以能體物者。誠一之至，未始離于物也。至誠與天道相似，故神，神而明之，所謂格物也。格物而不明，❷則善不善之將然者，無所潛于隱伏矣。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誠自成，道自道，夫豈外物邪？物則之盡，在誠而已。不誠無物，故以誠爲物之終始也。誠者，物之終始，豈徒誠身而已哉！盡己盡物，則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無物不

❶「地道也」，四庫本作「誠之」。
❷「不」，四庫本作「至」，朱抄本作「明」。

一，無適非中，皆吾性之成德，安有内外之分乎？仁也，知也，由成己成物辨也。仁知之辨，惟其時而已。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不貳，誠也。不測，神也。天地之神，亦誠而已矣。至誠斯不貳矣，不貳則自然不息，以至于盡神。天之高，地之厚，道之悠久，神之不測，惟至誠可以與于此。誠之爲道，顧不大邪！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茲天道之變化，一言可盡，曰誠而已。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高明博厚悠久者，天地之道，此其可知者也。天昭昭之多，地一撮土之多，山一卷石之多，水一勺之多，皆近而小者，及其至也，蓋不可知之也。其所以爲天地山川而不可知者，曰誠而已。

《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於穆不已，天之命也。不顯之德，文王所以受命也。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禮儀威儀，待其人而後行者，此於乎不顯，純亦不已之德也。全乎天德，至道之歸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之爲天，文王之爲文王，其道非它，誠之不息而已。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君子之道，行其所無事也。德性，天性之本然者。問學，盡性之本然者。廣大，措之四方上下而準者。精微，至約之在人者。高明，所以覆物者。中庸，所以成物者。温故，反本者。知新，知來者。敦厚，自廣者。崇禮，接物者。皆以修身爲本。廓而充之，則與天地準矣。爲上處下，興邦免禍，未有不自此途出，❶此明哲之所以保其身也。學不由此，所謂反古之道也。自用之愚，自專之賤，裁其自取之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

❶「出」下，四庫本有「者」字。

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禮樂，聖人之事也。制禮作樂，天子之事也。今天下有其時者也，不以聖人居天子之位，禮樂不可作也，此天之道也，作之者妄也。夏禮不足徵矣，殷禮可學而不可從也，禮從時。孔子之所以從周也，孔子之不能制禮作樂，無其時且無其位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三重，三節也，上焉不可使知之者也。下焉，日用而不知者也。故君子用其中，必本于修身，本諸身，徵諸庶民，匹夫匹婦，皆可與知之。上無太高，下無太瀆，百姓心悦誠服，知所徵信，則敬而從之，所以適道也。天地鬼神，先聖後聖，其道一而已矣，莫不以人爲本，知天知人，不過内外之合而已。民有所徵而能信，無思不服，不可得而遠近，吾脩道之教也，見譽有由矣，外是而求譽，非永終譽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

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天地之大，誠而不已者也。仲尼遠繼前聖，合德二儀，博厚高明，應物無迹，大小咸德，體合萬殊。小者如水之流通，異行而俱入于海。大者如物之自化，不可見而未始踰閑，天德之至，所以爲夫子哉！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説。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所見不同，一于廣運之德爾。成配天之德，則其處身接物，皆順而不妄。動而愈出，惟有本者能之爾。天地之大，何所不容？何所不逮？苟能此道，則有不言之信，無爲之教，聲容言動，其有不格者乎？此爲天道之當然，所謂無思不服者也。此道也，可以見天地，[1]可以貫金石，有血氣者，而能外于是乎？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1]「見」，四庫本作「建」。

天下之大經，正也。天下之大本，中也。經綸大經而立大本，非全于天者不能也。求全於天，誠之而已。誠者，天地萬物所受以生也。人之所以自成也，夫焉有所倚？然亦不可誣也。望之彌高，[1]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卓然如有立，參然如倚衡。[2]有所倚者，其何能然，此道之本，可得而知者。聰明聖知，性中之本然者，固有之也，唯全于天者爾，天全而後誠至，而中正立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君子之道，其可知者，非其至也。至，不可以意知，而可與有行也。小道的然，則的然而已矣，其將何以爲遠知？行遠之自邇，登高之自卑，則可以適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所謂不顯之德也。知德之不顯，則知的然之惡矣。子夏以謂小道可觀，而泥于致遠。非可觀，則何以爲小道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戒慎恐懼也。自反而縮，吾何慊乎哉！故君子敬其獨爾。內不自欺，曾何人所不見

[1]「望」，四庫本作「仰」。
[2]「然」，四庫本作「前」。

之？有人所不見，而謂之難也，況己所不見乎！此君子所以大過人也。相在爾室，室非身之外也，況室以爲喻也。內且不愧于屋漏，敬信其日用爾。不動之敬，不言之信，何有哉！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君子之道本諸身，加乎天下，莫不以修身爲本也，修身本乎誠敬，所謂篤恭也，篤恭而天下平，脩道之教也。奏假無言，不顯惟德，至于時靡有爭，百辟刑之，惟至誠之格物。如此民心悅而誠服，天下有不平乎！慶賞刑威，勸賞之道也，❶不用而民不倍，誠之至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聲色之感，豈所以化服人心乎！聖人不以感人知德而已，故夫子言本末之辨。毛，輕微之至也。道，微乎微者也。知道之妙，則知非毛之所可倫擬也。尚不可得而倫擬，矧可射乎？無聲無臭，天道之始也。中庸之學，所以研求性命之正，和同天人之理，不知天道之始，其何以爲至哉！

大學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

❶「賞」，四庫本作「懲」。

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能明是德則近人矣，能明是德則知止矣。有止故不妄，不妄故能安，能安故能動。明德，本也，應物，末也。故學道貴知本，知本則知緩急後先之序，而無過舉之患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能安而静，物莫之撓，動而應物者，蓋無難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有良知，有小知。良知，知德者也。小知，小小知見也。❶ 域于小知，良知無自發也。能致其知，則知之至者見矣。物，物則之在人者，不明明德，則物無以盡，不能盡物，則知之至者無自而發。❷ 格，至也。物至，則良知見也。❸ 良知發見，則所知必至。意無有不誠，心無有不正，家國天下，無不自正。所施者寡，所

❶ 「小小」，四庫本作「知小」。
❷ 「自」，四庫本作「因」。
❸ 「見」，四庫本作「發」。

被者博矣。《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所謂格物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以知德修身爲本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天子庶人之一是也。堯自克明俊德，至于黎民於變。仲尼由三十而立，至于所欲不踰矩。大學之道無它，在乎格物而已。不知盡己，而欲盡人之道，難矣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大學之道，自知德始，意誠而下，皆其序也，不可躐而至也。慎獨，致一之道也。致一之至，不戒而嚴矣。《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嚴之至也。不欺其内，好之如色，惡于欺也。如惡惡臭，自牧如此，非出勉强而後可以爲謙。謙，愼獨之始也。不誠無物，君子其可欺乎！小人爲欺，徒以自欺而已。十目十指，其將誰欺？德之潤身，由其意之誠也，心廣體胖，至誠之道，將與天地參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

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淇澳之詩，美武公之德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以形容之也。爲天造而人功之似也，由其知學而自脩者至也。恂慄，和敬也。威儀，度數也。脩道在己，而民之不能忘者，各以其所求得也。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凡以身脩而應之有道也，故必誠其意。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明德，俊德也。日新，德新也。惟天陰騭下民，民之受中以生者，明于是也。聖人所以達天德也，由其固有之也。克明則克類矣，文王純亦不已，日新之盛德也。盡斯爾也，用其極之謂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止，極也，仁之至，義之盡也。知止而後能定，能定則不它矣，此謂知本。古

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能知所止，無所往而不建其極也。黃鳥尚知安身之所，人而不求所止可乎？訟之起也，中無所定也。知止自不欺矣。犯而不校，夫何訟之有乎！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中庸之學，以率性爲道，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有所忿懥、恐懼，則非所謂中，而本性昏矣。心者，神明之舍，居中虚以治五官者也。心爲事奪，五官皆失其正，非所以安神明也。一正心而本性正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之道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譬所親愛，譬所畏敬，譬所哀矜，譬所敖惰。取譬反覆，視我心之輕重，則失其正者見矣。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善，❶皆有所偏也。心有所偏，則吾之是非錯謬失倫，輕重無準，失其所以成已。近而無以齊家，猶愛而不知其子，貪而不知其苗也。無偏無

❶「善」，四庫本作「美」。

黨，王道蕩蕩，則會歸于極矣。是故修身以正心爲本，心正而天下平矣。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孝經》曰：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爲國以禮，能踰上下之交乎？君子之爲天下國家，皆以修身爲本。事親者可以事君，臨下者可以臨民，此皆不學而能者也。若保赤子，敬之至也。知敬恭之道，斯無失之者矣。君親之辨，則惟其時物焉。故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文王以刑寡妻者御家邦，善推所爲者乎！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孔子曰：聲色之於化民也，末矣。

脩道之謂教，凡有血氣未有不緣觀感而得也，此化俗之機也，皆自身脩始也。堯舜之民，灝灝如也，桀紂之民，比屋可誅。是豈聲色化之也，皆觀感然也，非勉强而從之也。故君子必自反也。内外之合，所謂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篤恭而天下平，用此道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君子先正其身，不願乎其外。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古之善爲天下國家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無它焉，一以貫之而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出者正則所從者順，此之謂絜矩之道，矩絜而民取制矣。是故動而爲天下道，使民無不知愛其親，知敬其長，風俗惇厚，蓋所以率之者順矣。脩道之教，不言之令，所謂絜矩之道，皆以身脩爲本耳。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國以民爲本，民以心爲本，君子之得其民，得其心也。民之好惡，其心未嘗不公。君子以民爲心，公其好惡，則民愛之戴之，將父母若矣。爲人上者，下人之所

瞻望也，唯中立而不倚，則服而從之。十手十目其嚴乎！故君子在正其身。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皇天無親，惟德是予。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是故在得民也。得民在得心也。惟有德者，有以得民之心，故君子敬其獨也。政有本末，修身爲本，身脩德建，民可得而用矣，何財非我之有！不務建德，而急于財用，民不知德，則惟財之靳，是施奪之道也。是故有德斯有民，有民斯得天，後利先義，先王所以受命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爲國之道，在知善惡擇。❶善之道，

❶「惡擇」，四庫本作「擇惡」。

仁身爲本。仁身而後能擇，能擇然後知人，知人嘉善，則可以保民矣。善人之道無它，賢賢而已。媢疾之心勝，則不能與人爲善，而何以保身乎？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修身而已。

見賢而不能擧，擧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進賢之法，莫崇禮貌。去惡之要，莫先克己。見賢而不能擧，擧而不能先，吾命之出者未至爾。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誰之過歟？惟能公其心者，可與論進賢退不肖之實。以百姓之心爲心，忠信君子所以仁。菑必逮夫身者，驕泰害之者也。得失之要，在我而已，果能忠信則身脩，而能公其好惡，賢不肖之進退，在此而不在彼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易》稱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國用所出，其可緩乎？雖然，爲國務民之義而已。財者，利之所在，人之所必爭

也。人必争而我奪之，則利心生而禮義消矣。務民之義，則天下一家，而財不可勝用，藏之于下，猶在君也。以財發身，用之者也，不知所以用之，身爲財之役矣。故君子先正其本，爲上有節，爲下敦本，財用之出，庸有窮乎？是故務民之義，在乎修身以仁民。民化于仁，則愛之如父母，畏之如雷霆，上下情通，財皆可得而用。率斯道也，其有不終于義者乎？一家仁而一國興仁，非他道也，務民之義不以利爲先爾。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此事勢之必然者也。謀大者尚皆不暇謀小，況君子而可争利于民乎？聚斂之臣，不知義之所在，害加于盜，以争利之民也。民争利而至于亂，則不可救藥矣。言利而析秋毫，必非養其大者之人也。所見之小，惡知利義之和哉？惟知利者爲義之和，而後可與共論生財之道。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九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

風后握奇經

馬隆本作《握機》。敘云：「風后，軒轅臣也。幄者，❶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機，又稱諸子。總有三本：其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間有公孫弘等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于平樂館，以輔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今本衍四字。

薛氏詮定

按：《握奇經》別有續圖，記金革、旗麾、進退、趨鬬之法，今其文相揉，蓋非末學所能離異，故并論而分別之。

角音二

初警衆，末收衆。

革音五

一、持兵，二、結陣，三、行，四、趨走，五、急鬬。

金音五

一、緩鬬，二、止鬬，三、退，四、背，五、急背。背，一本作「趨」。

麾法五

一、玄，二、黃，三、白，四、青，一作「赤」。五、赤。一作「青」。

旗法八

一、天玄，二、地黃，三、風赤，四、雲白，一作「青」。

❶「幄」，四庫本作「握」。

五、天前上玄下赤，六、天後上玄下白，七、地前上黃下青，一作「赤」。八、地後上黃下赤。一作「青」。

陣勢　八一本「陣」上別有「虎翼」字，非。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蛇蟠。

二革二金爲天，　三革三金爲地，
二革三金爲風，　三革二金爲雲，
四革三金爲龍，　三革四金爲虎，
四革五金爲鳥，　五革四金爲蛇。

舊注：此八陣名，用金鼓之制。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在虎爲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南。一作「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一作「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鞉音不止者，行伍不整。行伍，一作「師」。金革既息，既，一作「並」。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

三十二隊天衝　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衝　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軸當作「二十四隊」。
八隊天後衝　十二隊地後衝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爲虎翼，天地後衝爲飛龍，風爲蛇蟠，雲爲翔鳥。一本次「縱布兩天」上。❶

右　續　圖圖者，經之紀也，故列之于前。

經曰：「八陣，四爲正，四爲奇，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説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公孫弘曰：「世有八卦陣法，其中既不用奇正，似

❶「兩天」，四庫本作「天一」。

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餘奇爲握奇。舊注：「奇」讀如奇耦之奇。解云：説奇正者多矣，而握奇云者，四爲正，四爲奇，餘爲握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赴八陣之急處。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衝，一本作「衡」。地有軸，前後有衝。一作「有風雲」。風附於天，雲附於地。附，一作「輔」。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爲，一作「有」。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驚，一作「警」，而無「其」字。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出，一作「生」。

天地之前衝爲虎翼，「之」字下，一本有「間」字。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圍繞，一作「爲主」。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一作「鳥挾兩旁」。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一作「三軍」。皆逐天文氣候，一本下有「所」字。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一作「進」。以正合，以奇勝。一無二句。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❶而前列先進以次之。公孫弘曰：「傳項氏陣法依此。」今按「而前列」等八字，舊文在「依此」注下，誤，故遷次以成文。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一無此章，「或曰握機」四字，疑文之衍。

天或圓布不動，一作「天或圓而不布」。前爲左，後爲右。一本「左」「右」差互。天地四望之屬是也。一本下有「風象」二字。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一作「其次天衝，其次地衝，其次風衝，其

❶「前」，四庫本作「相」。

次雲衝」。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此爲靜。」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一無上「前」字。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一作「其次地，❶其次天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公孫弘曰：「此爲動，爲從。天陣變爲地陣，或即張形布勢，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爲動也。」一本自公孫弘曰動靜二義，皆雜出經文中。縱布天一，一作「兩天」。一無「兩」字，而「縱」字上有「雲象龍」一句。一作「龍者象龍」。天二次之，天二，一作「兩天」。縱布地四，次於天後。一作「縱布四地，四地次之」。一無下「四地」字。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一無「地」字。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一無二句，一無「天地」字，一無「居其右後衝」五字。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❷一本下有「此爲動也」四字。一無「虛實」已下。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圓布』已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説相雜，今亦錯綜於其中。其部隊或三五，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載。近古以來，其文不滿尺，多憑口訣以相傳授，予今於難解之處，增字發明之耳。」一本「其部隊」下上「五十」云「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以爲經文，誤也。按公孫氏稱與此異者，「天或員布」次「遊軍定兩端」下以爲正經，而以「天有衝止，觸類而長」，列于續圖「雲爲翔鳥」之下，今馬本尚如此。

馬隆總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陳讚

動則爲奇，靜則爲陳。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佚輪輒定。有兵前守，後隊勿進。

天陳讚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

❶「一」，原爲空格，據四庫本、朱抄本補。

❷「則此」，四庫本無此二字。

象天。爲陳之主，爲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讚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莫測，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讚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玄。風能動物，萬物驚焉。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讚自太公、范蠡以來，風雲無正形，所以附天地。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奇兵讚舊在「正陳」下，移此以便乎讀。

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今人奇兵，兵在陳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爲之，百戰不昧。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陳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鷙鳥擊搏，必先翺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爲蛇蟠，蛇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與虎爲鄰。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衝，變爲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

公莫測。

合而爲一，離而爲八。

合而爲一，平川如城。散而爲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散之一陰一陽，兩兩相衝。勿爲事先，動而輒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贏撓盛。結陳趨地，斷繞四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鞞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犇乍背，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鞞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末收。麾者指揮，角者驚覺。臨機變化，慎勿交錯。光目，一作「光自」。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爲。利物禁暴，隨時棄衰。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爲將，夕惕乾乾。舊闕四字。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争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爲陳，動則爲賊。後賢審之，勿以爲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❶一作「天下」。

❶「來」，四庫本作「後」。

敍握奇經

《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九字。以衆本《武經總要》陣法銓次傳著成章，而存異文于下，已繕寫可讀。始走遊新都、魚復，觀覽武侯八陣石圖，愛其文同先天《易》圖，每恨陣法未能詳究。聞成都唐棋盤市，雖章仇兼瓊經始，而多得武侯遺意。履其市道繩直，閭井交貫，百工類處，技別爲行，識者曉知，乍然入者，至于盡日迷不能去。方悟李衛公言，古八陣龍虎蛇鳥之爲旗，法前古服章之辨，爲并識之。得《握奇經》讀之，而八陣之勢判然矣。前聞袁隱君先生論六花陣法，明于八陣《握奇》，然後知其源本從來。六、八之陣不同，實方圓之數耳。觸類而長，奇正庸有窮乎？《握奇經》舊傳風后受之玄女，用佐黄帝，殺蚩尤于涿鹿之野。荒唐之説，無所考信。《漢志》兵陰陽家書有《風后》，劉歆、班固已言依託，觀公孫丞相注釋則非。所謂書十三篇、圖二卷者，先秦典籍類皆口以傳授，反復其義，未易以晚出浮僞訾也。《七略》兵家四種，《軍禮》、《司馬法》存者，尚百五十五篇；吴《孫子》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自神農、皇帝、伊尹、太公、范蠡、大夫種、吴起、魏公子、廣武君、韓信、項羽諸家，其書具在，略皆亡矣。今獨《孫子》十三篇者，爲兵權謀之祖。論形勢者，本《握奇經》。權謀在人，奇詭焉用？形勢紀綱軍政，爲天下者尚有取焉，又隱不章，可爲懊歎。舊文奥密，尚多錯綜微辭，傳寫不倫，頗難誦習。李筌繪爲八陣，既爲不知而作。《武經》雖存寫本，不無訛以傳訛。惟武侯八陣石圖

最爲有徵。走得馬隆贊述，多所發明，遂爲詮定其文，并繪陣圖于後。竊詳古人存諸口訣之意，不敢妄疏條章。合圖贊以窮經，可以自得之矣。

右諸葛武侯八陣。新都占地四百七十二步，魚復魁間二丈，❶方圓互見，陣隊相容，其實皆一法也。裴緒采諸家以爲八陣，常山之蛇而九。其法：「方陣正而厚，利變。圓圓而無角，利守。牡前鋭後重，象劍之鋒，利潰。牝張其兩翼，前單後複，利吞。衡方，前衆後疏，利以争險。車輪形圓六出，强弩四備，利進。罘罝張其四翼，備在首尾，利救。鴈行前鋭後張，延邪而行，便於左右，利於繞人。」八名皆本孫子。　方陣白旗四鼓，❷黄帝五行之金陣，吴起之車箱，諸葛亮之洞當也。　圓陣黄旗五鼓，五行之土陣，吴起之車魟，諸葛亮之中黄也。　牡陣亦名却月，黑旗一鼓，五行之水陣，吴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騰也。　牝陣朱旗二鼓，五行之火陣，太公之雲鳥，吴起之鋭陣，諸葛亮之鳥飛也。　衡方青旗三鼓，五行之木陣，吴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也。　罘罝鶴旗七鼓，太公三才之人陣，一名飛翼，吴起之卦陣，諸葛亮之禽翼，《左傳》之魚麗也。　車輪熊旗八鼓，三才之地陣，吴起之衝陣，諸葛亮之握機也。　鴈行鵰旗九鼓，三才之天陣，《左傳》、吴起之鵝鸛，諸葛亮之衝陣也。　常山蛇陣龍旗六鼓，非古也。八陣轉而相勝，更爲雌雄，法曰：「正厚者力併。」故方勝圓，猶厚勝薄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偏攻其角，牡可敗也。」故圓勝牡，猶聚勝散也。法曰：「鋭而鋒者，夾擊之。」故牝勝牡，猶複勝單也。衡方戰者相促，居者有餘，牝背高向下，因其勢以潰其虛。法

❶「間」，四庫本作「門」。

❷「方」上，原有「之」字，四庫本、朱抄本皆無此字，空一格，今據改。

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牝勝衝方也。車輪，兵得成行，善冒亂而畏險阻。衝方守險以疲車輪之力，罘罝備在兩旁，其勢不堅，車輪四備，善衝亂敵。法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動待敵者亡。」故衝方勝車輪，車輪勝罘罝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鴈行延邪，便於周旋，罘罝前後横而中縱，故勝鴈行。法曰：「厚而正者堅。」當選兩翼，脅其兩旁，故鴈行勝衝方也。其說如此，而所圖陣法不能盡如其文，將由多讀古人之書，未暇備嘗其制也。要之，八陣之法，蓋不離乎天地風雲之變。衛公六花十二辰陣，六花，中軍及左右虞候、左右箱、二總管，凡七軍。中營居中，六營六面，以援中軍，六軍又各有小營。二十二陣：一曰中黄。二曰大玄子。三曰大赤午。四曰破敵丑。五曰左寠寅。六曰青蛇卯。七曰推兇辰。八曰前衝巳。九曰先鋒未。十曰右擊申。十一曰白雲酉。十二曰決勝戌。十三曰後衝亥。十四曰遊變。中黄十二陣各八百人爲一小方陣，周十二隊，隊各五十人。白雲、青蛇、大赤、大玄加百人，以備追襲，餘八陣中抽八百人以爲遊奕，每陣相去百步。皆八陣之正耳。近世習知浪戰，事不師古。兵之形勢，豈徒不講，争怪笑而非短之，前人陣圖遂皆亡佚。李筌法固非古，復混殽以壬遁陰陽之流。其道可觀，今此數家而已。論以《握奇》八陣，可以默而識之。古人節制之師，蓋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陣法奇正，節制之所存也。取其要附諸圖法，後世雖有作者，其亦不出此矣。

八陣圖贊并序

八陣圖，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所

作也。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宫南江灘水上。在高平者，自酈道元已言傾褫難識。在新都者，隆土爲魁，基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十。在魚復者，因江爲勢，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却月，縱横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内面，九六鱗差。新都舊無聞焉，惟見于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財舉其半。趙抃《成都記》稱耆老之説，以爲江石蓋兵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體乾坤門户，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居平地，束于門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藴。魚復陣于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爲經，九六以爲緯，體方于八陣，形圓于却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制，却月可以識奇正之變，故雖長江東注，下流湍駛，❶轟雷奔馬，不足以擬其勢，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峨峨八陣，實瀨其衝。子石如卷，❷灘沙攸積，而歷年千數，未嘗回撓。隱若敵國，屹若長城。故桓温以爲常山之蛇，杜甫偉其江流而石不轉也。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鉤連，隊陣相容，觸處爲首，則新都、魚復之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修諸營壘，出則備其行陣，雖有奇正之變，一生于正而已。李興不在孫吴之頌，端有以焉。先王寓兵于農，而居之以丘井，折衝樽俎，而舞之以行綴。經國有涂軌之制，畫野有鄉遂之法。文事武備，未始判爲二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顯仁而藏用爾。在《易》先天之象，天圓而地方，八卦

❶「駛」，四庫本作「決」，朱抄本作「駃」。
❷「如卷」，四庫本、朱抄本作「卷於」。

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而天文地理備焉。先天之文，愚于八陣見之矣。八陣之作，寧武侯私意自營之乎！風后《握奇》有天、地、風、雲、龍、鳥、蛇、虎之名，則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馬常以立秋日，斬牲祠白帝，肄孫吴六十四陣，則六十四卦之象也。中興，罷郡國都肄，而陣勢寖亡，非有王佐之才，明于天人之奥，則八卦之變化，其誰能嗣興之？愚以爲八陣之施，非徒教戰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虚語也。至于洞、當中黄龍騰鳥飛，折衝禽翼，握機衡陣之法，本諸孫、吴，方圓牝牡，衡方罘罝，車輪鴈行之制，唐人裴緒之論，非無所起。六十四陣之變，其出也無窮。知此八名特八陣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于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準，庸可盡名之乎？觀古懷人，敬爲之贊曰：

堂堂八陣，法地之維。經緯縱横，端如置碁。左右有行，後先有列。錯綜相成，鉤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直道如繩，循如象環。八八相乘，陣間容陣。在翼斯張，在前斯奮。陣形雖八，天七攸存。四輳轉隊，虚實斯分。亦有握奇，列于陣後。翕闔乾坤，混融六九。風雲天地，體則陰陽。虎旛蛇旋，龍旗鳥章。奇正相生，方圓遞出。混沌紛紜，杳冥恍惚。其鬬無方，其闔有儀。幽若鬼神，夫誰知之？輳門之設，實司啓閟。無鍵而關，視之孔易。行而爲陣，居則爲營。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途，平平坦坦。致敵天羅，莫知遄返。顯允武侯，經之營之。阿衡天漢，以作六師。君子所爲，衆人不識。曰易勝哉，七擒孟獲。先王體國，丘甲本兵。干戚之容，萬

舞于庭。四頭八尾，文成井字。旁睞斜窺，孰知其自？《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昭昭，曰惟典常。在帝有熊，其臣風后。爰作《握奇》，蚩尤是討。六十四陣，演自孫、吴。豈其妄作，文本河圖。三代往矣，漢隳都肆。誰其興之？天啓明智。惟此武侯，器宏管、樂。龍隱隆中，雲蒸左蜀。先王遺法，尚克興之。漢家餘業，豈不成之。營頭下墜，蒼蒼叵測。心服奇才，嘆興勍敵。新都之壘，雲守儲胥。匪石淩江，丘陵屹如。甘棠古木，尚云勿敗。此道之存，其何能壞率然之蛇，無頭無尾。易象於天，於乎不已！

敘黄帝陰符經

《陰符經》三篇，李筌所傳本三百二十七言，凡三百六十三字。龍昌期注本，衍「自然之道静」已下八十有九言。以相校讎，定從龍昌期本。孫光憲稱王蜀軍校黄承真得鄭山古本，與今不同者五六十言，然猶未聞衍字如此其多也。語云「陰符三百字」，則昌期本若可疑。其句法又少不同，而文意相通，未可删也，姑存其語，以俟後來者裁之。山谷先生以爲經出李筌，孰讀其文，知非黄帝書也。欲文奇古，反詭譎不經，其言糅雜，兵家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注，可笑！惜其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其笑然矣，謂其糅雜兵家，似乎未詳經意所在。李筌序道驪山老母授經之事，大約依放《老子河上公序》、張子房授書圯上之說，其亦誕矣。就令果爲寇謙之所藏之故，要非黄帝書也。康節先生謂與《素問》皆七國時書，爲近之矣。留侯、武侯注，未

之見，李筌又未嘗及，妄可知已。易奚氏善和墨而煤多易，宣包氏工圖虎而圖多包。黃帝治五氣而方術者名之，此必然之理也。《陰符經》專明盜時修鍊，在養生者不爲無取。其文大略效法《古文老子》語意，謬矣！或者乃疑老氏出，此不亦誣乎！使《陰符》果無可觀者，則何以爲道術祖？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汎覽兼通，無及泥焉可也。乾道二年半春中澣日書。

敘古文老子

《古文老子》二卷，《道德》上、下經也，無八十一章之辨，後先文字，亦多不與今同。走幼讀《論語》、《孟子》諸書，睹其言與章戾，疑章分非故書之舊，必講師無自得者之爲。臮見黃庭堅論《莊子》篇名，闇與之會，❶爲其已見，弗敢必其然。得郭忠恕所上《孝經》古文，始知不謬。今而獲此，可以無疑。蓋書之在古，初未始不完而正，弊於鑿説，寖以大譌，故其書存，失真衆矣。今文《老子》有河上公注，實首分八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再傳至于臣公，其弟子蓋公爲曹相國師，修黃帝、老子學。則丈人者，乃今所謂河上公也。自曾世已言其教漢文帝，敘述尤怪誕不稽，葛洪載之《神仙傳》中，封演已知其妄。據《史記》、《列仙》老子傳皆云著上下經。是則漢人所言分章無説。而古文嚴密，其言上下相明，蓋不俟注釋而通，坦然甚著。紊其先後，則必注釋乃明。是故剛

❶「會」，四庫本作「合」。

分二經，❶以成其妄。道德可判，其誰曰或然，❷章而分之，義可離矣。然則分章析句，可照非其本真。《老子》古文，其不廢于後，宜也。

日走嘗讀《老子》，以爲于闔闢爲有窺，第以矯枉過中，失聖人意，欲爲訓注，別其然否，❸窮竟其辭，乃知其于道無得。夫道者，道也，非可以一途指也，彼以無爲道，有故非道也。與故聖人之經，❹皆隱不論。孔子亦所罕道，惟嘗以一貫語子貢、子與。《易》、《中庸》最爲幽渺之書，其旨良以見道，不過示之中制，俾人默以會通。至《老子》則不然，爲書務以言盡，如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又似是矣，復不能守之。欲以多言範圍自己，既而去道彌廓，費辭愈多，而言不知所從，于是有「吾不知爲誰之子，象帝之先」之說。其弊數數而見，不可以毛舉。大旨皆依倣道，要爲名擬之，晚益失守。所知流于刑名數術，❺而粃糠仁義，絕滅禮樂，靡不爲四者。❻雖非道體之全，學者尤所當務，蓋去此則非道。而老子斥之，晚進學焉，故其善者爲私己，不善則渙漫譎詭，而不自齒于世途，反道敗德，抑又背老氏而馳，迹其源流，弊生有自。雖然，讀此書者，可以輕利欲，祛物我，齊得喪，潛消悔吝于暗曖渺冥之中，在明達之士，不可謂無補，則《老子》一書非可廢也。世之是非或已甚，故爲辨析于終篇。

❶「剛」，四庫本作「剖」。
❷「其誰」，四庫本作「猶」。
❸「別」，四庫本作「以正」。
❹「與故」，四庫本作「自來」。
❺「所知」，四庫本作「弊必」。
❻「四」，四庫本作「之」。

遁甲龍圖序

《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爲心腹，聖人則之而《易》象興。是以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也。齊乎巽，巽，東南也。相見乎離，離，南方之卦也。致役乎坤，坤，地也。説言乎兑，兑，正秋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勞乎坎，坎，正北方之卦也。成言乎艮，艮，東北之卦也。參天兩地，錯綜以變，八卦相盪，當期直日，而三才六位，歲時氣節具焉。遁甲者，遁此者也。故有直符九星以斡九宫，直使八門以周八卦。三奇者，三材之象也。六儀者，六位之象也。陰陽逆順，推盪也，天地加臨，錯綜也。黄帝之局，千有八十，乾九坤六之用也。太公之局，七十有二，月卦時訓之候也。留侯四皓之局，一十有八，參兩成卦之變也。聖人制局流遁，以體天地之撰，闡陰陽之理，見鬼神之情狀，而儗諸其形容，示人以榘範也。上士得之，可以明造化；中士得之，可以則陰陽；下士得之，可以命吉凶。蔽者爲之，任天數而人事棄焉，因終與之并廢。得意忘象，顧若是乎！陰陽家者流，所以得罪于通人之論也。

帝堯平秩四序，有虞齊政玉衡，夏南巡祁寒北守，豈無天道通乎人事而已。漢之成、哀、桓、❶靈，不改高帝之時令，莽卓之不順焉，同歸于敗。故曰非陰陽之罪也。至于請師大道，寫符辟兵，則膠矣。明乎天地之性者，不可罔以非類。術家之論，自有吉

❶「桓」，原作「亘」，避宋欽宗趙桓諱，今回改。

凶反戾，非盡知畢議所能通者。天人之際，姑用其參，無及泥焉可也。周公之制周禮，雖如書方貫棹，射夭殺神，祝詛祈禳，術之甚膚淺者，尚皆有取，諸儒廢焉過矣！ 世之言遁甲者，多淪于怪，其書與術，今顧傳于星官卜祝之流，兵家時或論焉，薦紳先生蓋所不究。走豈仰知天道，然觀其數，真聖人之遺術也。稡其方論，去其誣泰，幸甚。成書四卷。推原所自，命曰《遁甲龍圖》云。

甲曆序

序曰：曆之興也，其於太古乎？ 作曆者其憂天下乎！ 是故數十爲干以盡日，其支十二以盡辰，斗建之行以盡月，積月周天以盡歲。閏也者，十餘分以成歲次者也。歲律之運，生民之本也。是故數以記之，曆以命之。

古者聖人之作曆也，幽研于《易》以定數，錯綜于爻以應期，法象于陰陽而和順于吉凶，通理于人而遂物。上古晝動而夜息，未有星紀，故以木生記歲。未有書數，故以結繩致約。太昊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規圖于天，俯以矩法于地，觀五行之文，測晷景之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造八卦以調八風，作三畫以定中氣，始立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以會萬物之宜。是故八卦者，八風之象也。三畫者，二十四氣之象也。包四時者，莫易乎歲，成歲功者，莫加乎曆，曆也者，歷往而知來者也。昊英氏作處后潛龍之位，積時爲日，累月爲歲，始作甲曆，以前民用。

曆之興也，其與易道並行邪？ 當伏羲代天而王邪？ 是故在臺傳教，告民示始，

蓋取諸震。命子英濳龍氏治我陰陽甲曆，蓋取諸革。咨于上相共工、下相皇桓，咨告于民，俾知甲曆歲月日時。自兹始無或不敬，蓋取諸巽。甲日寅辰，木王于卯，英上甲曆，曆起甲寅，蓋取諸泰，是故《易》，易數也。曆，曆數也。曆與易數擬，故能彌縫天地之造，贊治萬物之宜。一陰一陽，與時皆運。一寒一暑，農作用成。寅春得天，人時資理，勤歲憫憫，百穀以生，庶品以寧，惟日用而不知，此甲曆之道也。曆也者，在歲之所行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兑，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曆也者，盡《易》之所之，物始于萌終于備，甲曆之用，其曆之始邪？故曰甲者，甲也，言草木之始萌也。若夫元會統章，窮曆之數，則非夫後時不備。

敘焦氏易林

漢焦贛《易林》十六卷，卷有四林，林六十有四繇，凡六十四卦之變四千九十有六。以所傳中祕書孫氏藏書參校中書，繇多亡佚，以孫氏書詮補圓備。故書屢經傳寫，字多舛誤，以羊爲缶，以快爲決，若此者衆，爲是正其曉然者，其不可知，以喜爲嘉，以鵲爲觀，以烏爲鳥，一卦兩占之類，並兩存之，無所去取，具已刊定可繕寫。

漢儒傳《易》，明于占候者，如贛、費直、許峻、崔篆、管輅數家，《易》俱有「林」，惟焦氏「林」今傳于世。《東觀漢記》：孝明帝永平五年，少雨，上御雲臺，自卦遇蹇，以京氏《易林》占之，繇曰：「螘封穴户，天將下雨。」沛獻王輔用體説卦，謂螘穴居，知雨。

京房，延壽弟子，今書蹇繇，寔在震「林」。林爲焦氏，可不疑。贛，延壽字也，其學本以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易林》用之卜筮，尚其占與變者。政和間校書郎黄伯思校中祕書，論林自「林」，直日災祥自直日災祥之法，雖同出于贛，初未嘗一其用。昧者弗晤，乃合而一之，于直日卦中求所得卦，謬託燕薊士之祕。❶

本朝王俶于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❷得觀之賁，其占乃觀中賁林。觀、賁皆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于觀中求之。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説，非可用之占筮。伯思言若簡易，其實非也。簭法固于直日林中求所遇卦，于遇卦「林」中求變所之。觀從初，決從終，則雍熙異僧之占，初未嘗與術戾。僧論一幕掀天，一同掃地，自有得之繇林之外者，未可以一術齊也。直卦之法，略在漢京房、郎顗傳，天朝班曆，尚取其象，或者直以《周易》卦爻占數，猶屢有符效，至用林筮，頗多不合，伯思之説未易循也。

京氏學以卦爻分配期日，坎、離、震、兑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歲既有之，日亦宜然。于直日卦中分卦直時如日之次日，凡十卦一時八刻三分刻之一卦配時有一刻二分。頤、晉、井、大畜皆五刻二分，坎、離、震、兑用事于日卦貞悔初爻之首，中爻之中，皆四刻一分，是又卜數一法，不待筮而占者，自可通用《易經》，并論風雨陰陽占候，不必專取諸林。

❶「祕」下，四庫本有「本」字。
❷「人」，四庫本作「僧」。

《漢・儒林傳》孟喜受《易》於田王孫，「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絶于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延壽嘗從孟喜問《易》，京房「以爲延壽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劉向校書，以爲諸《易》學説，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延壽獨得隱士之説託之孟氏，不與相同。《藝文志》：《易》有孟氏、京房諸篇，無復分異。京氏書世尚有之。雖陰陽家不特災變之候，論以《漢・儒林傳》、《藝文志》，自有不可誣者。諸儒黨同伐異，可盡信邪？延壽行事，略在《京房傳》中，舉最小黄，詔聽留增秩矣。其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知人見事，未可以明經學士視之。

《易林》近古占書，既自可尚，綴辭引類，尤爾雅可喜，尚其辭者，于漢氏西京文字又可忽諸？略抄卦氣圖法著左。乾道六年八月丁巳鵲林書。

冬至坎上公中孚四世辟復十一月初侯屯二大夫謙五卿睽四公升四辟臨十二月二侯小過四大夫蒙四卿益三公漸三辟泰正月三侯需四大夫隨三卿晉四

春分震上公解二辟大壯二月四侯豫初大夫訟四卿蠱三公革四辟夬三月五侯旅初大夫師三卿比三公小畜初辟乾四月上侯大有三大夫家人二卿井五

夏至離上公咸三辟姤五月初侯鼎二大夫豐五卿渙五公履五辟遯六月二侯恒三大夫節初卿同人三公損三辟否七月三侯巽上大夫萃二卿大畜二

秋分兑上公賁初辟觀八月六❶侯歸妹二大夫无妄四卿明夷四公困初辟剥九月五侯艮上大夫既濟三卿噬嗑五公大過四辟坤十月上侯未濟三大夫蹇四卿頤

唐僧一行云：《易孟氏章句》、京房本旨、《七略》、郎顗所傳卦氣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惟齊《天保曆》依《易通統軌圖》，自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與中氣偕終。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爲四正之候，其説皆不經。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兑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曆又以節在貞，氣在悔，非是。近世大儒司馬文正推《太玄曆》，邵康節譜《太玄圖》，坎、離、震、兑，氣節直卦，皆同一行，惟以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從《易軌》云。今術專本京氏，用六爲法，以辟卦爲局，六時一卦。日法以直卦爲局，二刻一爻，坎、震、離、兑、頤、晉、井、大畜以分數除減半之。蓋三十日三百六十時六日六百刻，皆周而與《易》象俱終。悔吝吉凶，亦可直以經卦世爻爲斷。

❶「六」，四庫本作「四」。

敘山海經

古《山海經》，劉歆所上書十三篇，内别五山，外紀八海。郭璞注集鼇十八卷，其十卷五山經，八卷海外二海内大荒經也。五山、海外經端有條緒，海内大荒經汗漫有不可通者。是書流傳既少，今獨《道藏》有之。又圖十卷，文多闕略，世有模板張僧繇畫《山海經圖》，詳于《道藏》圖本。然《道藏》所畫，不出十三篇中，模本畫圖，有經未嘗見者。按五山經，山多亡軼，意僧繇畫時，其文尚完，不然後人傳託名之，不可知也。不敢按據模本，姑以《道藏》經圖參校繕寫藏之。于所傳疑，有曰「一曰」、「或作」之類，皆郭注之舊云。一作圖作者，今所存也。

走初讀《楚辭》、《文選》、《陶元亮集》，見其多有《山海經》事，恨未之見，復求將二十歲，方始得之。其所名山川，已隨世變，草木鳥獸，類非久存之物，神怪荒唐之説，人耳目所不到，郭氏所注，不能皆得其實，而上世故實可供文墨之用者，前人采摘稱引略盡，則此書之垂亡僅在，固宜。《左氏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以知神姦，入山林者，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方物。❶《山海》所述，不幾是也。經言大川所出及舜所葬，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湯、文王之事，《筦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遺書審矣！劉歆集《略》直云伯益所記。又分伯益、柏翳以爲二人，皆未之詳考于《太史公記》、漢《西京書》，非後世之作也。

❶「方物」，四庫本作「逢之」。

《山海經》要爲有本于古，秦漢增益之書。太史公謂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山海經》、《禹本紀》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然哉郭氏歎「道所存，俗之所棄」，不無稱許之過。要之《楚辭》之學，在《山海經》爲所本，君子窮神辨物，此書有不可廢者。所謂臣秀，即劉歆也。歆以有新之朝，更名以應光武之讖。校讎之世，必當王氏時也。走讀《漢・藝文志》，念其書不多見，此《山海經》雖在，亦且亡矣。愛之不忍捐棄，故録寘家藏書中。

論語直解序

巧匠不世生，[1]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作，[2]其言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臬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爲員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于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趣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備于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

孔子，聖之至也，顥乎其渾，邈乎其宏，其静也巛，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體之以虛，神偕造化，而終之以愚。望之平平，即之峨峨。寂如其若亡，歸如其若存，挹而愈沖，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墉無隍，肅肅茫茫。止止而安安者歟？盡性而參天者歟？贊焉以辭，猶日而裨螢鑿之

[1] 「生」，四庫本作「出」。
[2] 「作」，四庫本作「出」。

竅。元均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至于文公，其時亨，其政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闇而弗明，得孔子而彌章。非聖人無以知聖人，固莫知其孰賢。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爲集大成。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雜記其難疑答問之言，別爲《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間。六經固妙且玄，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于六經，其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命仁義之淵源，諸子百家之蹊途，覆載而叢薄之宜，莫此其究且詳也。

傳記稱孔子之言衆矣，率多踳駁，疑乎不真。其周而曲當，觸而咸獲，純而靡類，約而兼該者，宜莫近夫《論語》之書。❶後之學孔子者，將折中夫！❷六經之奧，返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儒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容流，各極其量，而莫不有合焉，其于滄溟也，不亦微哉！

走誠庸愚，學而未能有得，願法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迄未知其趨鄉，自求諸己，以求合于前言，譬諸蟻之緣嵩，烏之沖霄，不至必也，亦惟其力之行，又何憚夫穹崇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名直解示無曲説者焉。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無取，爲其失于本真。匪敢言傳，逝將終身于此，庶幾明德之見有補不逮云。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

❶「莫近夫」，四庫本作「若莫如」。
❷「夫」，四庫本、朱抄本作「矣」。

若釋氏則歸空而無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如霄壤之卑高。❶孟氏于孔氏之門爲有功，其氣豪而辭辯。無聲無臭，豈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而知其旨，耐以内參諸其心，❷仰觀聖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識其真僞，從而爲取舍焉，不隨波于末流，真好學者也。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别之。

論語少學序

推步占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緡絲測海，未足與窺溟海之深，膚見謏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爲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學邪？曰：無。句。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積于厥躬。誠以思之，睿以通之，問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盛，遂古方來之遠，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魯侯得之喬梓，而周公識其見賢。曾蒧鼓瑟詠雩，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

走于《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淪幽眇，就之而不遠，挹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曾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莫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源而泉，混混而淵，灝灝而天，進乎前無以從而後，取諸右無以逢其左，泯泯默默，而未得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足以追時。走于夫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强筆少學，識之于書，庶乎他日見

❶「卑高」，四庫本作「高卑」。

❷「耐」，四庫本作「將」。

之，有以知其不足。戾之斯改，得之斯尚，天未喪道，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曰：以此明孔氏之言，則庸敢不知量？

書古文訓序

昔者子夏學《書》，見于孔子，子曰：「商也何爲于《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于夫子者，志之于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户，彈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

子曰：「闚其門而不入其中，覩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于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語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一時三語若不相謀，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于三者而後可以言《書》。

今夫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于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于風霆雨霽之迭興，海岳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其静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

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于《書》之旨，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于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于《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于《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于人，湯武之命受于天，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虞、夏、商、周之書矣。

走之于《書》，學焉不如子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則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説。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駮，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書》序出于孔子，旨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于古學，好古之僻，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敘篇端，論以讀書之法。

序反古詩説

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四歲癸未，解官自東鄂，始因其説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説》。或者尤之曰：「《詩》古無説，今子盡掊先儒之説，而自爲之説，真古之遺説乎？抑亦未能脱于胸臆之私乎？」曰：固也。古之無《詩》説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

之徒没，經教汨于異端，齊、魯、毛、韓，家自爲説，凱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軻而來，于今又二千祀矣。今之説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于心，本之于《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于此何加焉！棄《序》而概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説，于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爲？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説》未爲戾已。《記》有之曰：「人莫不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己而蔽于物，則古之情性與今先儒之説，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説，其殆庶幾乎！

春秋經解旨要序

《春秋》者何？魯史記之名也。史記何以名《春秋》？《春秋》，魯曆之所爲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寅爲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然則魯變四時之序何？史始官也。加春于建子而爲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爲夏四月，魯史之作也，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舊也。曷爲舍周之舊？僭也。僭則《春秋》何以爲經？《春秋》反正之經也。《禮》、《易》、《詩》、《書》，始終乎正。春秋紀録不正，所以反之正。反正以其所不正，則五經之教，無時而或替也。《春秋》常事不書，書變常也。變常則何始于隱公？疾始變也。始

變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于此？託始焉爾。奈何魯《春秋》之始也？魯《春秋》之始何？史之始作于諸侯也。諸侯孰謂？謂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于周之大史。隱之時也，始更魯曆而爲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于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于殤叔，《秦史》作于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然則《春秋》何取于魯？因也。其因何？因魯之史，記其春秋，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爲仲尼之志？善揚其善，惡書其惡，[1]而無私焉爾。何用見其善善惡惡而無私也？曰：直筆以書其事，因事而致其辭，善則善，惡則惡，不爲褒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春秋》用褒貶爲道，其曰不爲褒貶，何也？褒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褒貶以爲《傳》也。何託褒貶以爲《傳》？舍褒貶則無以爲《傳》矣。三《傳》之所爲褒貶何也？不知《春秋》也。三傳何以不知《春秋》？《春秋》之教，治棼而不亂，處群而不黨，是是非非，而天下之理歸之矣。

不知體要，不存教法，心移于毀譽，而事奪于《春秋》，則是褒貶之説，亂是非之正也。事辭爲教，《春秋》也。考辭而知其事，因事以觀其理，不能顯白而待《傳》以發，曰晦也。晦之爲道，《傳》之爲經，則事辭之教荒矣。孟軻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平王之東也，變風害雅，五侯擅政，蠻夷亂夏，陪臣柄國，仲尼修《春秋》以明實録，將以反經之正，典常

[1] 「書」，四庫本作「言」。

禮法，無所與存焉，正亂常而還於舊物者也。是故直書以明得失，謂之辭正。辭以別是非，謂之事。屬辭比事，莫善于《春秋》。《春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因史之僭事，亂之本也，事易其常，莫之或止。禮樂崩壞，《春秋》見之。且夫事有是非，道有邪正，治亂之所從分也。邪正不白，是非不辨，人行其意，其誰能有反？于是列紀以著之，修辭以述之，會盟朝聘之作，師役祠命之行，❶畋魚遊觀之爲，崩薨卒葬之禮，苟失其舊，無不備舉，可行于當世，可示于方來。小人憚焉，君子達焉，則《春秋》之所用盡在是矣。❷其事則齊桓、晉文，昭其義也。其文則史，正其辭也。昭義正辭，則亂臣賊子云誰之不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之謂也。今夫淺害深，非亂是，新變舊，傳掩經，所謂反常也。經之云正，不累于辭，所謂服仁也。道反常，三《傳》之失也。服仁守正，復古之道也。《經解》之造，用經釋經而歸正于經者也。旨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苟《春秋》之爲好，不以棄《傳》爲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專門墨守則非下走之所敢知！

漢輿地圖序

輿地圖，舊在御史大夫寺，大夫官罷，更屬大司空，故圖冠司空官名，曰《司空郡國輿地圖》，圖載郡國、縣道、國邑、鄉亭備之，可披按也。故事：天子有大封建，丞相、大行奏可，則御史上國，請名其所立國，

❶「命」，四庫本作「祀」。
❷「用」下，四庫本有「心」字。

其後司空如之。事在元狩六年四月丙申，丞相青翟、御史大夫賀請封皇子三王，及建武十五年三月，大司徒漢、大司空融請封皇子諸王，奏事孝明皇帝。❶ 褚少孫、班固取之備《三王世家》、《世祖本紀》。古之帝王，將施疆理之政于天下者，曷常不以圖籍爲重哉！是故舜釐下土，厥有九共。禹别九州，任土作貢。《周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職方氏辨其人民材用，而周知其利害，土訓詔王地事，司書掌之。漢初丞相何先入收秦圖書，高祖以此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用平天下諸侯。嗚呼，其亦重矣！

由漢七年，長安未央宫建，秦氏圖書藏石渠閣，御史所掌有郡國輿地畫圖，圖自漢氏爲之，非出遠也。語曰：「天爲蓋，地爲輿。」輿地之圖，所以盡載地域經緯之數，人民之衆寡，土地之産，財物之用，皆王政之本也。物有甚輕而用可重者，圖籍是也。周之衰也，諸侯異政，六王並起，天子無容足之地，四方號令不行焉，而天下宗之號爲共主者，以圖籍之所存也。當時强大諸侯如秦惠、宋偃、齊湣之屬，蓋其心未嘗不欲舉三川，窺周室，而出圖籍矣，終以不遂，由諸侯知有所重，而周守之嚴也。及秦政以虎狼之强，方世世蠶食東方諸侯，其貪肆亦足以騁。貪燕督亢地圖，上而荆卿之難作。周秦之際，取之如此其難也。

孝武皇帝在位，漢興七十有餘年矣，典司懈守，故淮南王安得以按圖，日夜與左、吴等謀變，部署兵所從入。賴天子明聖，以

❶「孝明皇帝」，四庫本作「司馬子長」，屬下讀。

時咸服其辜，然則殆矣！ 世祖中興初，王郎反河北，上自薊至信都，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將軍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聖謨宏大，其自謙如此，宜乎平一天下，化行夷貊。 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使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地輿之内，舉上圖籍矣。 漢元以來，此爲極盛。 孝明封王諸子，按圖以知户口多少，曰：「朕之子安得眡先帝子？」章帝又以圖均諸國户口租入。 新息侯援之説隗囂。 大將楊廣曰：「按輿地圖，天下郡國百有六，奈何以其二，當天下百有四？」然則輿地所畫，其有不備者乎？ 奈何史亡其人，害于因習，分率亡紀，準望不立，名山大川多略不載。 雖有粗形，又非精審，故如山川要塞，相去不能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視之甚易，行之甚難，以至違義失實，不可考案。 司其籍者，寧不曠敗矣哉？

雖然，要略陳者，不可罔以大綱，形模具者，從可彌縫其闕。 周秦地圖，世既不可復得。 藏祕書者獨有《漢輿地圖》。 後將圖寫四方形勢，周知其事，而裨地理之闕者，故當用輿地圖爲本始，爲舉其撮，以爲司空序略云。

漢書正異敘

右《漢書正異》得之武進令姚寬，皆已繕寫可傳。 始走讀《通鑑考異》，至京房之諫，引吴越王家《漢書》唐本，❶方今世傳板本爲詳，恨生之晚，無從啓覯。 既而遊蜀，

❶ 「王」，四庫本作「世」。

睹學官所樹《母氏石經》，寔唐天寶諸經文字或異于今國子監刊行本，從知故書之幸而存者，失真衆矣。五季于今不二百祀，諸經、漢史家有之，紕繆尚此其多，它書或止單出者，吁，不可及已！

今諸經既從先儒舊監本出五代中朝，方後蜀之書林甫所訂爲不倖矣。惟班漢史譌久遠，自瓢中渡江已然。❶梁武帝時，劉之遴、張纘、到溉、陸襄，奉太子教訂，徵鄱陽王書，條異狀十事，大略言《漢書》古本，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其《敘傳》號中篇，略去班彪行事，云自有傳。合紀、表、志、傳爲卷三十有八，《外戚傳》次《帝紀》，諸王次之，陳、項在其後。其韓、彭、英盧、吳傳敘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其引今文「龍驤」亡省「馬」者。又卷三十七，解音釋義，以助雅故，今本則亡。餘史不具，可意而知。走意固書之訛，其道有二：始固以古文寫本，後以佐書易之，篆隸之不同，其訛一也；自固書出，漢人學以名家，師說不同，傳授滋改，其訛二也。《梁書》所謂三十七卷，抑傳者爲之卷，總其篇楮以代簡故耳。今其書亡舊矣，當以顏師古注本爲定。如世俗模板非惟新故有異，而吳、蜀、閩、楚之傳復有大不同者，走私竊病之，迺幸自天得此善本。

姚氏今，❷越博通士也，家傳宋祁手校漢史，具有唐、南唐、吳越及神宋再世所刊書，間有徐鍇、余靖、陳繹、宋郊、司馬光、劉敞、劉攽是正處所。走喜于獲瑰寶，用集略

❶「瓢中」，四庫本作「典午」。

❷「氏今」，四庫本作「令」，朱抄本作「自令」。

爲二卷，得有先後，故傳居前。雖梁氏舊書不可得見，于顔氏本可以爲完矣。惜其不及范氏史也，當營求補之。兒曹以觀《漢書》，可不自有别諸！ 年、月、日敘。

擬班固漢書敘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柱史曠官，簡編淪廢。孝武皇帝時，太史令司馬談始憑《楚漢春秋》記録漢事，談子遷繼世爲太史令，克舉舊職。上自黄帝，迄漢麟止，整齊其事，附益見聞，成《史記》百三十篇，變古編年爲本紀、世家、表、書、列傳。以漢先帝繼百王之後，厠秦、項之列，太初而下，又闕不書。後世好事薦紳先生褚少孫、史孝山、陽城衡、馮商、揚雄之屬，雖頗有綴緝，類多蕪短，不足以繼太史公父子之後。最後劉歆書以甲乙相比，號稱博洽，然猶叢脞纂録，未就統紀。中興茂才徐令班彪，才高而好述作，乃繼采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不爲世家、紀、傳而已。彪子固，私就父業，探撰前記，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八十餘萬言。盛漢遺文，始就一家之作，後世之言史者，皆本之遷、固。

嘗考載籍，炎黄以前尚矣。爰自虞帝作書，上聯《堯典》，仲尼約史爲魯《春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于《書》、《春秋》備矣。乃其古文質樸，書非該贍，太史公創新紀、傳，合事言之史。班氏記録，大約依《太史公書》，祖宗大政疏爲紀，人臣庶事條爲傳，紀之所略，傳之所詳也。其有舍此録彼，微辭隱義，後先互見，率婉而成文，優而柔之，

乃見其旨。至若禮樂典章，廢置之迹，漢之所以爲漢也，宜當備見首末，志實書之。公卿繫國安危，侯王漢蕃輔也，拜免歲月，興亡所自，不詳則漫而無所考見，詳之且不勝書，譜于旁行，會于年表，漢廷舊事，細大畢舉矣，顧不偉哉！學士大夫讀虞、夏、商、周之書，觀其簡嚴繁縟，則知四代所由廢興。《春秋》推見至隱，而事辭垂以爲教，班氏父子以漢文士纂述漢史，其文縱以約，其義簡而明，曲折有容，遺辭條暢，猶風行水上，自成文章，讀之如身在漢廷，雍容論議之列，使人亹亹忘倦，謂之良史，不誣也。惜其書不及竟，身以幽死。其八表、天文志，女弟昭及扶風馬續踵成之，損益次弟，或未能盡得彪、固深旨，儒者憾焉！

後世史官華嶠、范曄追集漢中興書，其文既不足以接固前史，而猥排固以賤死節、否正直，將以自見己學。顧第不深考。《漢書》稱殺身成仁者衆矣，掌書墜軼，間因他事，時或表見，固意自有在，難與單見寡聞道也。善乎司馬遷之論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際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于當世之文，而罔褒諱之辭也。」烏呼！在遷之身，亦是戾已。孝武帝焚孝景、今上本紀，而遷有蠶室獄户之禍。固贊十二帝紀，多録小善掩大玼，其詳于傳出之，亦足以發。議者以爲務飾主闕，蓋未足與言《春秋》之義，不然或告固以私改國史，孝明皇帝其不堪之矣。故爲辨説爲序，冠其篇端。

擬漢高祖沛泗水亭碑銘序 擬郎臣固作

有漢嗣皇帝，以烝烝之孝，紹中興之

統，推祖配天，無忘耆艾，閱堂室而興歎，覩旂常而永懷。甲子詔書：「蓋聞崇德報功，先王之大法也。高皇帝杖策豐沛，從諸侯士大夫，滅亡道秦，誅項王之罪，南面而君天下，至于今賴之。永惟蕭、曹諸公，密勿大猷，勤勞王事，權輿不一緒，其勳庸功著與爲多焉。昔殷之先臣，胥及逸勤，而與從先王之享，君牙祖父以服勞王家，而紀于周之太常。朕惟十八侯之功勞，輔成漢業，不在殷周之後，祠于侯國，而無列于祖宗之廟，朕甚慊之！其令沛郡太守下豐令，即泗水亭高原廟爲十八侯位祠，庭下如其倫。郎班固其銘勳伐，附著亭碑之後，以增光我高祖之烈，昭示來世，永永亡窮，稱朕意焉。」

郎臣固奏：陛下無忘舊勳，序次十八侯位于高原廟，且欲贊述其事，而命臣固爲之銘，甚盛德也！臣愚何足以知高祖之聖，其一時輔佐，類皆出人之傑，又多臣固凡庸之所不識。臣固謹議：高祖起泗上亭長，不階寸土，持三尺劍，芟頑剗暴，五年而建萬世無疆之業，此二帝三王所不及，而高祖乃優之，功烈冠古昔，造化侔天地。十八侯起身微賤，攀龍鱗，附驥尾，名書鍾鼎，以成封侯之事，其功庸知計，皆已暴白于天下。十八侯位次，用昭顯我漢元得人之盛，遠追唐虞之十六相，周十亂臣焉。臣聞泗水舊亭，漢初築宮其上，跨臨清泗，起石梁門闕。高祖十二年冬，已擊黥布還，置酒沛宮，悉會故人父老，上爲擊筑，興故鄉之感，歌三侯之章，發沛中兒百二十人習歌之。上曰：「吾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故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以沛宮爲高原廟，教歌僮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世

祖建武五年七月丁丑，幸沛，祠原廟。孝章章和元年，南巡狩，遣使者奉祠，著令祠官、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稱漢使者侍祀，歲以爲常。惟原廟寔高帝神靈所舍，前世奉祠，蠲潔如此，孝孫承承，紹述先志，有嚴有肅，無荒無斁。竊意故人父老，宿相遊從，而高祖念之，至興悲惻。十八侯，所與共定天下也，君臣之際，相與之樂，夫豈故人父老之流？高祖之堂乃不在配饗之列，佚文墜禮，及陛下而後定，追原所自，不忘本起，此豈無待而然哉！

臣雖少文，敢不奉詔，謹如周公頌武，吉甫歌宣，爲《泗水亭碑》，少揚高祖聖神之德，而銘先正元侯之功。惟其次曰：酇侯蕭何、舞陽侯樊噲、留侯張良、絳侯周勃、平陽侯曹參、户牖侯陳平、南宮侯張敖、曲陽侯酈商、潁陽侯灌嬰、汝陰侯夏侯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安國侯王陵、襄成侯紀成、棘津侯陳武、曲成侯蟲達、汾陰侯周昌、清陽侯王吸，皆有銘。❶自餘功臣，❷如魯侯奚涓、廣平侯薛歐、陽都侯丁復、繼雖登位十八，與前十八侯國名位次，時有更易升降，是皆後來之舉，或吕后所定，非高祖之故也，茲不復敘。郎臣固昧死上。

漢中興頌序 擬賈逵作

敘曰：漢興垂二百載，數遭陽九，運鍾百六，大統三絶，天傾鼎震。大盜席椒庭之寵，竊位槐之重，託伊、周之事，行羿、浞之

❶「灌嬰」，四庫本、朱抄本作「靳歙」。下「汝陰侯」至「靳歙」，四庫本、朱抄本無。

❷「自」，四庫本作「其」。

志，布置腹心，芟鋤異己，不越帷幄而國命移矣。于是乾坤易位，攝提亡紀，九州同乎淪墊，上帝被其誣罔，神怒人怨，菑害並興尚且囂囂然，謞謞然，造作符命，文飾六經，自以爲山川鬼神，可用矯僞欺而狙詐得也。世祖光武皇帝當四七之際，接九世之統，捕逐不道，名著圖籙，憤我高皇帝之大業湮墜于地，哀矜黧老之爲匪民，而爲請命于天。乃龍翔白水，霆擊昆陽，沈慮先機，宏度闊達，列宿爲之指使，風雲由其翕合，瓦飛豹栗而凶徒填壑，賊臣授首，雖軒帝涿鹿之戰，夏后塗山之僇，不是過也。建武之際，二儀草昧，萬物萌芽，上披赤心恢大略，神謀濬發，卓然偉斷，皇天眷命，景貺昭答，根柢河渚，拯塗三輔，摧亡堅陳，翦亡勁敵，待降不死，嬰鋒隕墜，萬方傒后，九服懷仁。由是戰龍莫之敢校，虵豕亡所與食，銅馬、赤眉，大槍尤來，燕、代、青、齊、隴、蜀之寇，孰不妖氛坌坌，昏州闇野。揮汗則晴天零雨，揞飲則河水絕流。既乃喪元折首，投甲山齊，冰釋春融，扶服犇亡之不暇，故在位十有二歲而六合一家，高武郡縣罔不底屬。謂武功不可以爲治也，乃止戈講學，下馬訪道，動亡過事，自致丕平。復三什而稅一，紹封殷周之世。仁風揚宇宙，聖化行蠻貊，於皇韙哉！ 其不階赤土除新之暴，高祖之業也；謝西域之質，却千里之馬，太宗之美也；升中岱岳，建立明堂，孝武之制也；總攬權綱，信威北狄，孝宣之治也。上皆兼而有之，至德大業，信可因三成四，襲五爲六，雖少康之不失舊物，宣王之復會東都，何以加哉！ 聖上下武烝烝，遹追來孝，纂述先帝故事，以紹前紀，聖作明述，綽有休譽。

永平十五年三月，上行幸東平，以本紀

示介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蒼覩兹盛制，情動于中，歌詠成功，而上《世祖受命中興之頌》，聲韻鍾石，文成韶夏，雖公旦穆清之什，咎繇賡省之歌，無以多尚！❶所謂形容盛德，可以告諸神明者，《頌》有之矣。詔問可比何等，而校書諸郎猥云，文似相如、揚雄，近世史岑之比，❷非善謂倫擬者也。臣逵被服聖訓，稱其典雅，王言天遠，靡所與京！竊惟昧學面牆，欽奉明詔，思自罄竭，以稱上心，而敏愧食時，名非多識。臣逵死罪，死罪。伏以《春秋》聖人筆削，游夏一辭之不措，而五傳競出，各自名家。二典雅南，世有箋傳，臣雖不敏，亦欲以通釋善頌，同漢詩之文于大雅之訓。故惟我世祖之烈，聖朝之典，賢王之撰，顧不足以發揚萬分之一二，而童蒙鄙野，庶可因傳註而知分寸焉。其間識慮淺陋，適爲詆誣盛漢，臣雖萬死，未足云謝。校書郎臣逵上。

香奩集敘

韓渥《香奩集》二卷，蜀本詩一百一篇；京師本賦二篇，詩一百七篇，曲詞二章；祕閣本同，亡詩十篇。三家篇什相糅莒，差次不倫，以讎比，除複重，定著賦、詩、曲、詞一百十二，以朱墨辨閣、京本，皆已刊正可傳。

渥字致堯，唐翰林學士承旨，朱全忠顓命，以渥行禮爲簡傲，放外以死。事見唐傳。曰：「字致光」者，謁也。渥爲詩有情致，形容能出人意表。有集二卷，其一此

❶「尚」，四庫本作「讓」。
❷「之比」，四庫本、朱抄本作「比之」。

書。晉相和凝亦嘗著《香奩集》，皆委巷豔詞，猥褻不可示兒，時已有曲子相公之號。沈括《筆談》著論，迺以是爲凝書，陳正敏爲辨之，設二事以驗。謂《吳融集》有《和致光無題詩》二，與《香奩》詩韻正同，而此集序中正載其事，一也；鄉嘗于渥裔垌所見渥親書所作詩卷，其《裊娜》、《春晝》、《多情》等篇多出卷中，二也。渥富才情，詞致婉麗，固非凝及。而《北夢瑣言》載凝小詞布于汴、洛，作相之後，收拾焚毀，則凝之集迺浮豔小詞，安得遂以《香奩》爲凝作？

走謂正敏辯得矣！傳稱凝嘗自刊己集爲板本，而特謂《香奩集》不行于時。行不行在凝，則此集爲可知也。況詩與詞曲固有不言之辨，其詩有岐下作者，而凝未嘗在岐。《江表志》王延彬子繼士與渥子寅亮，幼日通家，寅亮母尼，即薦福院講筵偶見又別者也。今詩亦在此什，則斯集也爲渥語可不疑。夫人之著書，上世猶不免沿襲，《春秋》大典亦有十數家書，學者不究謂何，泛以名取，則晏、呂之傳，爲孔氏之經矣。以凝豔曲眎渥集者，不幾于此乎？信《筆談》者，雖甚或于此，必自有辨。　年　月　日敘。

李長吉詩集序

右《李長吉詩集》四卷，蜀本、會稽姚氏本皆二百十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蜀本不知所從來，姚氏本出祕閣，宣城本出賀鑄方回家。凡集三家，以讎比，正舛譌，概之杜牧之敘。宣城本多，羨詩十九；蜀、姚氏本少，亡詩四。今定詩從宣城本、從蜀

疏其異同于下，著姚氏本于上。大校宣城本不遠蜀，姚氏本最爲審訂，皆已刊正可傳。

長吉名賀，唐宗室子也，本書有傳，其小傳出李商隱，悉已暴白行事，蓋不必言。長吉諱父嫌名，不舉進士，雖過中道，然其蔑貴富，達人倫，不以時之貴尚，慸薊乎方寸。其于末世，顧不可以厚風俗、美教化哉！其詩著矣，上世或譏以傷豔。走竊謂不然，世固有若輕而甚重者，長吉詩是也。他人之詩，不失之粗，則失之俗，要不可謂詩人之詩。長吉無是病也。其輕颺纖麗，蓋能自成一家，如金玉錦繡，輝煥白日，雖難以療禦寒饑，終不以是，故不爲世寶。其詩當無日不賦，而傳者秖此，何則？長吉慵次已作，友朋率蚤死，故録偕亡遺詩。李藩嘗集之，從其外兄求益，授之既久，求之不復，讕曰：❶「長吉素易我，我銜憤次骨，得其文輒投坑圂，那復有詩？」是必設辭拒藩，非寔有此。遺詩終以不見，豈天愛珤故耶？小傳之説誕矣！學者已不盡信。

近世任信臣者，又記書仙事實之。仙者，慶曆中長安女倡曹文姬也，穎而工書，名以蓺得，睹朱衣史，持篆玉示曰：帝使李賀記白玉樓。竟召而寫之琬琰。家人曰：「賀死歲三百矣，烏有是？」文姬曰：「是非若所知也。世載三百，仙家猶頃刻然。」迺拜命更衣，飆然飛去。走稽于傳，賀不聞于記事有所長，且以落筆章成，見稱前史，自玉谿子固已記白玉樓事，逮文姬更祀三百，天家日月雖長，其敏速尚何道？信天有帝，王羲之輩皆已亡，固不乏工書之臣，何

❶「讕」，四庫本作「謾」。

待此文姬者。文人設辭指事，殆寓言乎！走懼其污長吉，故爲辨明。年、月、日敘。

敘十國紀年

右劉恕《吴史》六卷，《唐史》六卷，《蜀史》七卷，《後蜀史》六卷，《吴越史》四卷，《閩史》三卷，《漢史》二卷，《楚史》三卷，《荆南史》一卷，《北漢史》二卷，凡《十國紀年》四十卷，以亂世記注，知之者少，故文多舛錯，差次不倫，以校讎是正，曉然而闕其所不可知，爲繕寫，始可讀。

初，唐以方鎮理天下，王政之去自此始。自黄巢俶擾，藩鎮汩于奸雄，❶尺地一民，非復唐有，天子獨抱虚器，寄身亡所。逮朱梁篡殺，❷五代迭興，于是逐者王，强者帝，跨淮涉隴，爲吴、蜀、吴越、閩、漢、楚、荆之國，既而後唐舉蜀，孟氏奄其地有之。唐氏篡吴，兼閩、楚而不能保。周初，太原別爲北漢，通數十國，與七代相終始，本末百年，神宋龍興，然後平一。夫亂極而判，已離而合，天下之常執，今古之所同然者。十國之主，類無深謀遠略，其守臣節奉王貢者，絶不知齊桓、晉文之事，僭帝空名，亦非復湯、文之舉。齷齪自保，偷安一時，輔導之臣，皆斗筲小器，亡通知王伯大略以致主安民者。至其興亡之迹，理亂之源，行事之是非，謀猷之得失，與夫逸民、節士、良吏、正臣之行己，僭叛小人之狂妄，承唐接宋，有不可得而廢者。❸

❶「汩」，四庫本作「歸」。
❷「殺」，四庫本作「弑」。
❸「廢」，四庫本作「没」。

舊書國自爲例，漶漫蕪雜，而不可稽考。治平中，知制誥路振始志九國，成一家書，惜其得書未備，疏略者多。荆南一篇，闕而不録，御史張唐英補志北楚，書稍就完。恕名有良史之才，留心著述，嘗從文正司馬公學，與修《資治通鑑》，紬繹館殿，盡未閲之書。于是裒集衆家，參諸野記，纂修斤削，以就此書，❶腹稿未傳，❷卧疾云殆。其子居外，恕書趣以歸，曰：「吾忍死相待。」即牀下口授傳之。始，恕欲爲十國百官、方鎮年表，未就而卒。《紀年》有文正公序，范公淳夫爲恕墓表，黄公魯直志其遷葬，其言行舉矣。是書蓋一世奇作，其敘事微而贍，簡而詳，疏而有旨，質而不蕪，廣博辭文，賢于國志、舊史遠甚！然而牽于多愛，泛取兼收，瑣務中人尚多記載。至其書法，端不竢後言而見。

恕，萬年人也，字道源，先文正公卒。文正公相，表官其一子。初，文正公以道學講明洛下，恕居門弟子首列，雖嘗第進士，終不一去師席。使壽而及于元祐，其立朝誠節，必亡愧諸公矣。不幸而夭，可爲慨歎！《紀年》故書無録，第其篇目如上。

十國紀年通譜序

事明于一疑于衆，舉其類則疑者明。三代以前，萬國分治，《書》之典誥，何其明且約也。蓋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萬國之政繫于一人，四海之大猶一身，上下之禮明，中外之治均，比屋可封，人亡異情。

❶「書」，四庫本作「編」。
❷「稿」，四庫本作「筍」。

載筆之臣何所記修，律度量衡，然猶未免于時守而同之也。周德衰，王迹熄，徐、楚僭叛，征伐行于諸侯，正朔不稟于京師。國異政，家殊俗，變風競作，聲詩異編，《春秋》常事不書，類以舉其疑也。太史公譜共和以來爲《十二諸侯》、《六國年表》，稽古之士得以考見焉。漢世宗紀年建元爲國家者，循以爲故。時疑世變，自爲聲教者往往各名年紀。二君並世，則行事異而正朔疑矣。不明其類，曷舉其疑？十國判于唐衰，一于天宋，中更五代，時並異書。讀其傳者，不習其時，常以爲病。劉恕《紀年》載述，假日名甲子繫之年，舉衆明疑，一其類矣。至于參考異邦之事，則尚有臨軸而廢卷者，爲之旁行譜繫，列其歲紀，舉疑明類，輔成劉氏之闕。先唐改元天祐，而蜀猶以天復名年，《通譜》之書，從此而斷。迄于平晉，凡七十有六年，年殊朔别，用通譜于左方。

武昌土俗編序

武昌爲邑舊矣，肇自孫吴建國，爲郡，爲州，進而督藩，降而邑縣，官司未嘗改也，山川未始變也，物名稱號，多因時而革者。雖邑之父老，間或不忘其故，它州考古之士，將無所稽據焉。仲謀、陶庾之風聲，幾何而不泯也？不有書志，其何以傳？《武昌記》舊有成書，世久不見，中更俶擾，並與《圖經》而失之。近縣令唐時，顧遺墜之罔收，倩故家子雷某追録《圖經》中事，收拾采綴，十舉四三，譌謬不倫，比比而是。名都要會，世所共聞，舊事前修，來者斯問，端倪不對，負愧多矣。儒行屢方以知地里，況令

長之職官乎！故走本《記》披《圖》，❶旁求稗説，參諸故老，訂以前言，附見土風，成《武昌土俗編》二卷。俾邑之遊者不必問，問者不必語，開卷略舉，以代煩言，爲省事之一端，用備遺亡云爾。至于兼收遺佚，以成土地之圖，上裨天子之司徒，則吾豈敢？

書武昌土俗編敘

《武昌土俗編》，鋟木于紹興壬午。走既才庸學寡，加縣出兵荒餘燼，無藏書以考閲往事。士非耆舊，無所質疑，姑盡所知，搜羅野老之説，草創編秩，垂被代而出之。凡聞見之所未周，或知之而未悉，皆不及著。其間名號更易，不可究知，當去反留，當書反闕者，一書之内，夫豈不有？自求其失，則所未逮，故書編目，求取正于當來，惟乃仁人，矜此愚昧，擿瑕補過，易視聽于傳疑，使走不以此爲妄人，乃朝夕庶幾焉者。六月庚午，書于筠鄉書舍。

序輥彈漏刻

輥彈漏刻始于唐僧文誥，行于軍中，其制度在《十國紀年》，簡略不可稽據。走官東鄂，始於戍將得之。其制爲二尺屏風，縱廣正等，以七尺五寸之竹，通中交解而四截之，斜倚屏中，隱其機括，蓋以銅華荅菪，承以夫渠，爲銅彈十有二銖者十枚，投其一于荅菪，歷箭道四折而下墮夫渠中，其聲鏗焉，以次發其九彈。屏上列牌爲識，凡二十牌，盡十彈而轉一牌，牌盡而復，則書其數

❶「披」，四庫本、朱抄本作「搜」。

于紙，一刻爲一牌。❶十二牌六十復，而晝夜均十二分之，每一時而牌五復，盡八刻三分之一，總十二時，而百刻之數盡。五夜更漏，去旦暮漏五刻，夏至夜短極，每鼓牌四復，餘一牌有六彈，籌閱牌十六，餘三彈而差强。夜漏漸長，每增一刻，則籌加五彈而弱，累增一，❷鼓爲二牌餘四彈。冬至晝短極，每鼓牌六復，餘九牌有六彈，籌閱牌二十有五，餘九彈而差强。此其要略也。《紀年》鼓百二十發爲一刻，與今屏漏正同其言輥竹三丈二尺而發一鼓，其長已甚，將紀年承舊史之誤，抑文誥所造，于今有平易徑急之殊哉？要之徑急者其發多，平易者其行緩。舊法增今二十四尺有五寸，而皆百有二十發。前史之誤可以無疑。

在《易乾・象》有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後之釋者以爲勉强之强，而不知天道之自然。夫天任之自然，❸日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人得候其晷則則，❹天常之爲德也至矣！❺今之爲晷漏者，其法有四：一曰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輥彈。銅壺一家復有數器，爲器雖異，所以占天一也。在銅壺則有苔冰遲疾之誤，在香篆則有粗細燥濕之殊，在圭表則有雨暘蚤莫之差戾，均所不免。人能莅之惟謹。而器無爽忒之事者，惟輥彈爲然。輥彈以二尺之屏，一丸之彈，仰占天道，而造次可持行之，一人見之于用，自强不息，與天爲徒，君子終日乾乾，斯其意矣。走奇其物小而

❶ 下「一」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朱抄本補。
❷ 「一」下，四庫本有「彈每」兩字。
❸ 「任」，四庫本作「道」。
❹ 「則則」，四庫本作「以測」。
❺ 「德」，四庫本作「道」。

用可重也，將廣其傳于世，故爲序之云。

送甄雲卿赴西宮學官序

道家者流，有金丹之術，走初未之學，謂如漢方士說：煮丹砂爲黃金，則可以致神仙。其語信荒唐，問于道學之老人，老人曰：「金丹謂内藥也，鍊神與氣，毋以外物傷吾内，則大藥可就，而神仙可至。化人之袪可執，老樅之舌可咋，洪崖之肩可拍矣。」走矍然曰：「是在吾術内，但異名耳。孟軻養浩然之氣，四十而不動心。上論于古之人，此仲尼所以告曾參，曾參語單離居者，安得通方之士與之共論此術哉！」

雲卿念八兄，以《易》名家，壯歲取科甲，聲名籍籍，在人耳目間，一時公卿大人，見之無不傾挹。仕輒不偶，一鄉之士，類無得而親疏者。走罷鄂陵長，始獲交于雲卿，出《原丹》一篇，蓋是說也。從此與之友，❶孰知其爲人自處之高，風斯在下，道心内切，罔象曷求焉。是固雲卿所長，要亦爲雲卿累。雲卿教國冑子，分職在閩中，騰踏飛黃，必自兹發也。居貧抗手，曾不能爲黃金以贐其行。嘗聞閩多古書，道家之藏爲甚富，雲卿尚友今之君子，豈皆不足與于斯乎！雲卿志抗浮雲，氣充天地，持其志無暴其氣，日益日損，神氣有不沖邪？❷吾意其必且夢周公騎箕尾矣！以道之腴治己，以土苴治天下，雲卿知必進于是也。

走細人也，學不能造乎道，而渾沌之眉，儵忽之竅，所以喪吾真者，日勃谿于方

❶「友」，四庫本作「交」。
❷「沖」，四庫本作「充」。

寸，輔仁者去，則金丹何冀焉！雲卿老于詩文，走不可以雷門布鼓，序意惜別，又將以己之所甚難者，責望吾雲卿云。

賈氏家譜序

邵武賈麟之，始以進士高第，試主武昌簿領，適走假令兹邑，獲親炙其議論。麟之問學有淵奥，走既賢之。逮升堂拜其母氏，知其聚指過百，家不至豐殖，教撫族父之孤甚至。走益知其内行，蓋學士大夫之卓然者，然亦未知其所自得。它日麟之攝事郡府，以文字出入諸臺間，奏記之叢，日不暇給，倏然以一編書寄走，尺牘將之曰：「家諜尚矣！近世于此殊略，吾不忍也。蓋嘗譜吾繫姓，皆有所示，公其爲我敘之。」走矍然曰：「麟之知所本矣，其可以辭爲！」略書氏姓之說，冠諸篇首。

曰：姓，性也，分于天而判于人者也。是故序昭穆，别宗祧，非姓曷以明族類？正人倫，非姓曷自？會生齒，治百官，非姓曷得？蟠天錯地，振古而今，措之中夏而準，措之夷狄而準，一定而不可易者，惟姓爲然！先王因生以賜姓，因官以命族，由之此道矣。後世生類益夥，因土著以明族望，古今異道，其爲教本一而已。晉鼎析，民始遷僑，舊既南安于土斷，魏更官氏，華族是同。南則王、謝、朱、張，北則崔、盧、李、趙，雖曰喧囂是競，辨族之意猶謹也。考唐《宰相世系》、《林氏姓纂》譜繫之學猶班班焉。五代王，十國判，義養盛，宗姓淪，人知其所自生蓋千一矣。《記》有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學士大夫則知尊祖。《世譜》之作，所以知族姓，明祖禰之所

從生也，可不重哉！　麟之知之矣。　譜其得姓之始，氏族之判，次其宗望，有本有末，信以傳信，百世之學也，不知則闕，不敢誣其祖矣。　麟之之爲是書也，上不敢誣其祖，下將傳之百世，不知本者能之乎？　漢之車公，唐之員氏，百世之上，烏知此道哉？　諜曰應者乃麟之。　欲知其人，觀其譜。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一

記

未央宫記

丞相酇侯臣何，昧死再拜言皇帝陛下：陛下從天下義兵，誅亡道秦，西都關中，以根本制枝葉，天下幸甚！京師，諸夏之父母也，要令四方諸侯知有所法。今咸陽遭項氏殘滅之後，堂殿泯毁，櫟陽興樂，❶承秦故雍靡敝一時之制，非法度之宫也。臣不勝大願昧死請陛下詔有司，度長安地，作天子之宫曰「未央」，爲漢家建萬世亡窮之業。臣何昧死再拜以聞。制曰「可」。尚書令下御史，將作按地圖以詔書從事，丞相裁處其宜，太卜卜筮并吉。七年初，作宫長安，因龍首山以抗前殿，東西五十丈，南北十五丈，其高三丈五尺。殿北營宣室殿，爲帝者之正處，掖庭宫在其内，有漸臺以供眺望，曲臺殿石渠、天禄、麒麟三閣藏先代典籍及名臣勳著，承明殿廬爲文儒著作之地，織室、暴室、凌室爲織文、染練、藏冰之所。其外周廬環列，繳以儌道。宫垣有闕門二：正北端門曰玄武闕，其東蒼龍闕。四面設公車司馬，典受四方章奏。立太倉武庫所以儲國用、謹兵防也。宫周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疏山以爲臺殿，不假版築，

❶「興」，四庫本作「長」。

高出長安城。

其二月，上自平城至，見長安宮室壯麗，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宮室過度也！」丞相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即自櫟陽徙都長安。九年十月，未央宮成，上朝諸侯王，置酒前殿，上爲太上皇壽曰：「始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產業，今臣之業孰與仲多？」殿上皆稱萬歲。自古帝王興建都邑，未嘗不爲子孫久長經遠之度，是故詒遠莫若儉。禹都安邑，湯從亳，從先王居，周文、武作都豐、鎬，周公營洛邑，其始未嘗不卑宮室，謹法度。降及後世，瑤臺、瓊室興焉。且富不期驕，人情好泰，侈大生于安逸，此理勢然也。作法于儉，其弊猶奢，以奢示人而謂子孫不吾加者，丞相之計豈不疏哉！豈不疏哉！抑嘗聞先生長者言，高祖、項羽皆楚人也。漢始都洛，五年夏，上感留侯良、奉春君敬說，即日駕之關中，居櫟陽。其秋，擊燕王荼。六年，取楚王信。七年，征韓王信。上皆行幸關東至洛陽。初，項羽既燒秦宮室，或勸羽自王關中，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心思東歸。高祖雖居關中，自言遊子悲故鄉，吾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蓋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東也。酇侯作宮宏侈，因貳以濟，託辭決定都之計，旨哉！雖然，猶有憾焉。

令何稍知古今，略法先王而通其變，以安上志，高祖樂于從善，使後嗣知所準則，可亡奢侈之弊。且高祖以漢太祖而猶出言詑大，何法宮乃復窮奢極靡，子孫安取制哉？其後孝武帝新作宮殿，孝成帝興建昭陽，土木被金珠，楹桷加文鏤，增高極于雲

漢，窮幽達于泉壤，侈過天道，❶超越振古，財用單竭于上，人力困窮于下，其視孝文皇帝惜百金費，罷營露臺遠矣！ 初未央宮世世增廣，有臺殿四十三，池十三，山六。其臺殿三十二、池十二、山五在外，餘在後宮。門闥中外凡九十五。而掖庭有月影臺、雲光、九華、鳴鸞三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成帝又增後宮八區爲内殿十四，宮城開拓後至二十八里，宮館益盛而漢業衰矣。詩曰：「商邑翼翼，四方是極。」高祖有焉。又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孝文皇帝近之矣。

臣愚學不足以通古今之志，顧何以書漢先帝積累之業？ 惟以列職太史，典司著述，敢效《周書》明堂作洛，謹昧死記未央宮興治本末如上。

未央宮亦曰紫微宮。

殿：前殿、宣室、麒麟、温室、金華、承明、武臺、壽成、萬歲、廣明、清涼、亦曰延清室。永延、壽安、平就、宣德、東明、飛雨、通光、曲臺、白虎、延年、回車、宣明、長年、見德、神明、玉堂、亦曰白玉堂。含章、神仙、昆德、高門、亦曰高門宮。温調、龍興、敬法、有敬法闥。朱雀。

右三十五殿在外。按《漢宮殿疏》，温室在長樂宮。《漢宮閣記》、班固《西都賦》，在未央宮。《三輔黄圖》：二宮皆有温室。玉堂，《漢書》：在建章宮。《三輔黄圖》：未央宮、建章宮皆有玉堂，而建章宮曰内殿。❷

椒房、昭陽、飛翔、增城、合驩、蘭林、披香、鳳凰、鴛鸞、安處、常寧、茝若、椒風、發越、蕙草、鉤弋。

❶「天道」，四庫本作「寰宇」。
❷「曰」，四庫本作「自在」。

右十六殿在後宮掖庭。按：鉤弋殿與鉤弋宮名同。《三輔黄圖》：宮別在直門南。又成帝後宮八區又增至十四殿，而椒房、鉤弋二殿，不在其數中。未詳。

堂：朱鳥堂、畫堂。　室：非常室、暴室。

閣：宣室、石渠、麒麟、天禄、增盤。

臺：玉臺、果臺、鉤弋、通靈、蘭臺、漸臺。

觀：甲觀。　山：東山、西山，皆有臺。

池：滄池。　田：弄田。

門：四面公車、司馬、金馬、青瑣、作室、閶闔。

倉：太倉。　闕：玄武、蒼龍、白虎、嶢闕、蜀車。

庫：武庫。　府：靈奎、内府。

獄：掖庭。　署：内謁者、宦者、鉤盾、虎威、章溝。

廄：未央、長樂、路軨、亦作輅軨。承華、騎馬、天馬。

圈：彘圈、虎圈。

右未央宮室之雜出于傳記史籍者，附記于上，亡者闕之，其制度爲不足取，皆略而不書。

岐陽石鼓記

岐陽石鼓十，在鳳翔天興山阿。唐鄭餘慶節度鳳翔，移置文宣王廟。唐衰，亡其一鼓。皇祐四年，司馬待制池知鳳翔，夜使向傅師求之于外。❶偶之田舍，覩舂粱石臼有文，察之，鼓也。向既易以他臼，于是十鼓復完。其文刻鼓扛間，皆大篆。唐時書畫尚備，自杜甫、韓愈、韋應物，蓋已歎其不無闕畫。及今歷年四百，而文漫滅過半，其書之可辨者，十鼓凡四百四十有九字，中有複字十六，總四百六十有五字。其丙鼓五

❶「夜」，四庫本作「日」。

句，左驂旛旛，右驂騝騝。我以隮于原，麋豕子疑「孔」字。庶，麀鹿雉兔。丁鼓二句，鑾車華敕，貞弓孔碩。戊鼓八句，鰋鯉處之，君子漁之。有鱄有鯿，其翊孔庶。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辛鼓十句，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駐。君子員獵員遊。❶麀鹿速速，君子之求。❷首及兹以時，❸我其孫其來。❹癸鼓二句，載西載北，勿奄勿伐。凡一百十有一言可讀，其餘字畫高古，文義嚴密，又多刓剥不可訓知。

考唐貞觀時吏部侍郎蘇勖載記，元和吏部侍郎韓愈、天寶工部員外郎杜甫、蘇州刺史韋應物歌，近樂學士史《太平寰宇記》、歐陽參政修《集古目録》，梅都官詢、蘇侍讀軾、蘇黄門轍詩，王學士鞏手記，皆稱鼓文爲史籀書，周宣王時物也。唐人之善書者如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共稱其書古妙，韋應物以爲李斯嶧山之罘刻字，比之懸隔。而歐陽公亦謂書非史籀不能作，徒以文細刻淺而傳久遠，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不道，且不見録于《隋志》，以爲可疑者三。又謂韋稱宣王以文王之鼓刻之，以韓言宣王之自銘爲信。公豈未之思也？刻文埋没後，見者多矣，摸搨既衆，其壞亦速。王學士言鼓以頑石，故能獨久，然唐及今不六百歲，而譌闕已半。鼓爲唐出，可以亡疑。《皇矣》歌文王「居岐之陽」，今鼓適在岐下。《車攻》列于《小雅》，亦惟宣王之詩，以爲鼓出二王，不爲無據。

走謂考文觀古，當取其最近者從之。獵而肆兵，周之政禮然爾，至于時王甚盛之

❶「員獵」，四庫本重文。
❷「求」下，四庫本有「也」字。
❸「首及」，四庫本作「卣弓」。
❹「孫」，四庫本作「特」。

舉，若禹有塗山之會，啓有鈞臺之享者，事獨昭于當代，得以特書。成王岐陽之蒐，亦其事也。銘功金石，古之銘識實然，歐陽言韋意失之。要亦宣王復成王之政，而爲之銘鼓爾！走既爲之論説，重爲追記之云。

記：禮重制器能銘，夫銘，自名也，自名其先之令德，勒之彝器，而以傳世詒後，孝子孝孫之事也。夫人莫不有美，銘稱其美，義之盡孝之至也。惟賢者而後能銘，銘必有當也。岐陽之蒐其周禮之盛歟！昔者周王文、武繼夏、商而有天下，成王幼，續二王之末業，三監及淮夷叛，王既踐奄，還歸豐鎬，用大蒐于岐陽。召六事，合諸侯，作六師，程文服而簡車徒焉。是納民于軌，則以毋亡武備，禮之大者也。大禮之備由成王始也。鼎，銘夏也；盤，銘商也；几杖研席皆有銘，周也，先王之所以昭德垂訓也。石鼓以銘先王之道，宣王復古之蹟也。

大蒐之禮，比年而講，不煩而就事也。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所以辨等威而嚴節制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必有事閑之不可踰也。置茆蕝，設望表，蠻夷守燎，不與于盟，重夏也。仁義之尚，勇力之賤，示之以好惡也。射御之節，禽獲之獻，禮以行之，義以成之，大蒐之備禮也。禮備而銘于鼓，象事也。鼓于五聲無當焉，而五聲等之以和，爲鼓而銘，尚其和也。堅石無文，礱之虞也。十數也，盈數也。不顯之爲德，有聞之無聲。先王之範，後王之則也。是故紀勳烈，永聲名者，莫尚乎銘。通古今會名物者，莫詳乎篆。漠焉無朕，混焉無形，品物昭章，天籟斯應者，銘詩之著也。

遊龍攫天，三辰下燭，煇光磅礴，萬物咸章，篆畫之工也。非宣王無以銘成王之烈，非史籀無以通宣王之志，一舉而兼得之也，惟石鼓然哉！

君子曰：備禮者其惟成王乎！能明文王之道，成武王之伐，以周公爲之相，以史佚司其禮，農隙講事，百度修舉。《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君子曰：「善繼者其惟宣王乎！」收汾王之墜緒，遵成王之。舊禮，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天下喜于王化復行，周室中興焉。《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史籀通九代之書，明一王之法，損益就一家之學，用同天下之文。宣王之心，成王之式，銘之鼓石，而法垂于後世，四方達焉，無疆述焉，可謂上下察矣。《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得欽崇豆記

欽崇豆失其所從自，博五寸，深一寸有半，首高三寸，足高不知有幾，銘十有五字，皆古文，蓋商器也。湯既伐夏，受天命，制禮器而豆作焉。故其銘曰：「帝欽崇元祀，作豆，佳旅其典神天于永。」帝者，商王號。別祀，其年稱。旅，古祭名。欽崇，警戒之辭也。曰我祖左相之誥湯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今銘文有之。夫爲器者，必冶金，茲迺鐫鏤，即是數端而驗，必湯器矣。

傳稱湯之《盤銘》曰：「德日新。」而此云「欽崇」。「典神天于永」，起居之戒，交警君臣。觀古人之立言，靡或不根于道，人耐睹物思敬，非心將安自生？嗚呼，美矣！夫物之得喪，信有不偶然者。湯有天下，吾祖寔左右之，同功阿衡，于今三千有餘載，豆隱而復出，迺歸于走家。昔邵伯在周，王人之良耳，聽訟一時之事，何與人憩止甘棠，猶不忍伐，況此商之餘器，吾祖有言勒焉，雖其足不具完，可不爲家寶也！後之孫子其觀器思人，無忘迺祖之忠勤，而背夫著戒之意，則斯器也，分典于家爲不忝。紹興强圉赤奮若二十有七年終辜月二十有二日甲申，商左相末孫季宣得豆于延陵，謹齊心而爲之記。

記漢尚方劍

漢尚方劍銘曰：「陽朔元年二月甲辰，尚方鐵工臣某作。」紹興壬申歲，走筦荆州機密時，園夫治竹間地，有得玉裝劍具，還其主者，走疑劍在，密令尋訪，果得之。按陽朔成帝紀年，尚方，漢工官也。漢法常以月食時鑄劍，供天子服用。當時器物，多以小篆勒銘。此劍鍛錬成之，皆隸字，爲可疑者。然漢靈器鮑氏鐙銘，盡漢西京隸刻。此銘字法高古，且劍匣之不鏽，非今人所能爲也。王莽解劍佩玉璏賜新都侯相，可徵玉裝具劍，漢世侯王之所通服。朱雲借成帝尚方斬馬劍，僇佞臣張禹，亦可想知當時尚方作劍之利。是劍雖非成帝服御，要亦斬馬類也。走初買劍，以同幕李伯都父剛

正好古學，知漢隸，出使驗視，子都彈鋏咤曰：「此劍可以陸斬牛馬，如安昌侯者，鄙夫陸陸，何用齒吾刃乎！」今屈指十七年，子都隔在泉壤，撫劍銷黯。視几案間所用銅雀臺甬瓦舊研，亦子都見遺，涕淚霑臆，拾其遺言作記。

新作祭器記

有國之制，祠事覃于縣者六，春秋用事者二，歲凡七祭。孔子在廟，社稷風師雨師雷師在壇，句芒氏爲位，著爲令甲，令長主之，齋潔以祠，神答如響，俎豆尊罍必有物，交于神明必有道。肇自干戈搶攘，隊禮相循，鄂縣祠神，褻器而已，聲容文物，非復舊章。君子以禮先民，無大于此。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玉帛鐘鼓之器，是豈禮樂之正與禮樂之情，斯焉有取，釋是而觀禮樂，吾不知之矣。是則豆籩簠簋之用，果不可虛，于以備物致材，振修逸典，考文制器，合法應圖，銘諸俎而爲之識。辭曰：惟皇帝紹興三十有一年某月甲子，武昌之長臣昧末區東薛某，祇顯相寅恭集事，率時國典，作于茲下邑禮神，洗一，尊一，罍一，皆有勺，簠、簋十，籩二十，豆二十有六，爵二十，坫十有二，俎六，盤二，盨四，匪四，用實嘉薦，以享以祠，將永實爾，後人典祀，無疆其栗。粤以中秋，釋奠于先師孔子，用充庭實。春秋之禮，偏于群祀，俎豆有列，酌獻有儀，我不敢知，神之肸蠁，祭神如在，其庶幾乎！周文公之頌云：「籩豆有踐。」孔子曰：「俎豆之禮，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古之君子，修禮于廟堂之上，而德教加于百

姓。普天之下，無思不服，萬世圖考其遺法，不敢一日而廢，豈它道哉？旨必有在。君子于是乎觀禮，禮將不外是夫！❶

吴太皇帝廟遷造記

今皇帝即位之始年，制詔中書樞密，以太尉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成閔爲京西湖北路招撫使，但擇地形便，置鎮戍守。太尉臣閔奏：「武昌，吴孫氏都會，際江中流，居光、蔡之衝，實爲江浙外蔽。地饒水草，便于輸運，宿兵當有根據，臣謂出師戍之宜。遊奕軍統制軍馬臣王公述世將家，沈鷙有方略，可任以重，請以其軍先事戍武昌。」事聞，召對某殿，命坐，從容論幾事，合旨，厚賜而遣之。

時某假令武昌，爲列壁于灌嬰之故壘，壘南有安樂宫舊址，❷即之以爲射場。中場有吴太帝祠，久廢弗治，僅存蝸舍，廟皃傾頹。王公好學知古今，常慨然有廓清中原之志，凡飭士馬，❸礪戈兵，必以身先之，不憚勞力，士亦便安其政。師律以和，既而歸功于神，曰：「斯吴之舊壁也，我仍其故，師安焉，豈太帝神靈陰隲我后，樂制置得宜所致然哉！且人一飲一飡，當知所自，思其人猶愛其木，可居其地，而不知經始者乎？且神祠在吾射場，飛矢日流于右，雖在神無射，于我安乎？」于是即宫北墉，求爽塏之地，而奉神其上，雖祠房函丈而棟宇深嚴，自一階除一窗户，以至奉祠之具，靡不親爲

❶「夫」，四庫本作「矣」。
❷「舊」，四庫本作「故」。
❸「凡」，四庫本作「乃」。

料理，求所以爲堅固永久者。又作下舍居祝，俾供洒掃之事，曰：「斯可數十歲矣，若夫斥廣修增壯，則有俟乎後之人。」寢成，屬走爲題其榜且書其事。

走按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吴太帝經理是都，❶爲今成憲，且其功烈實有加于武昌之民，祠于武昌，合乎祀典。而王公不忘太帝之烈，走知其事上必忠，視新廟之規模，知其器度宏遠，私喜朝廷任寄之得，在太尉公爲知人，勉爲濡毫，而又鑱銘于石。銘曰：

袁山蒼蒼，楚江環回，神所安兮！熊羆鼓鼙，經營洛師，有前規兮！奕奕其宫，肅肅其祠，誠感至兮！椒酒蔗漿，牢肥黍香，永無終兮！

忠顯王廟復薛夫人像記

走讀《五代雜説》，于周世宗知劉衛王之關弓命中，徙座當之，謂有英主之略。衛王識天命之有在，至于投弓折矢，而氣不爲少挫，見其忠臣之誼。薛夫人割子之愛，不以污劉氏之門，卒斬成喪。慥慥乎士君子之行，賢德參會，並行不悖，遠眎埒野首山之盛，孰謂衰世之無人哉！

初，衛王死節壽春，世宗追詔崇奬，有曰：「姓名忠於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朕之南伐，得爾爲多。」復壽之忠正軍，曰：以彰君之節。唐元宗尊寵封爵而酹之，曰：神而有知，受吾命邪！歆

❶「吴」，四庫本作「惟」。

周惠邪！其夕，夢王拜庭下，若奉詔然。烏乎王之忠昭昭矣！世宗，讎也，爲之褒稱動色。元宗，君也，至死知之不盡。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祗相萬，此仁人志士，所以起莫知之歎也。

五代距今已遠，故老無存，惟王城守之勤，事多遺落，至其死官之烈，周典實大書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若薛夫人之懿，姓氏不聞于人，稗官事班班焉，以故知之者鮮。走嘗謂天性之愛，在古壯夫烈士，有大義不能奪者，以霍將軍之忠斷，于此不能無憾。夫人滅親之地，其處之綽綽然，申令軍門有以嚴閫梱之制，退而成服，不失母子之至情，士君子之中庸，夫人幾是矣！名不昭于當世，豈不傷乎！

走嘗追緝五代遺書，恨不得夫人之姓。夏初，將命賑業，❶驅馳淮右，覽隳城之延壁，眺御砦之故山，既已懷古思人，拜王之祠，得夫人之姓于麗牲之石，其有獲于我心者至矣！尚恨新祠之作，夫人之像設不與存焉。屬郡將高公以忠臣子，世不忘君，受知出守，橐皋蘚苫，因以其事語之。公甫下車，以奉安告，且屬走記其事。走不得辭，愧不能文，直書其意而已。高公夔其名也，觀公政之先後，可以知其志之所立云。乾道壬辰下元記。

克齋前記

克齋之故名曰「損齋」。損齋，損私之齋也。仲尼稱「克己復禮爲仁」，老氏謂「爲道日損」。人雖不同，言理不異。今夫人之

❶「業」，四庫本作「荒」。

生也，涵虛而無體曰命，通一而無方曰性。命不易也，性不遠也，物其故有也，道亦其故有也。耳目爲聞見奪，心志爲利欲移，然後私意萌，公義隱，迷或失道，貫習爲常，其故有盡亡。于是爲小人伍，往而不返，則將與飛走俱，日遠于人，遂不可求諸人域。收心正性，故聖人貴焉。今人病之切身，孰不務亟其去？習非害性之爲，人患不切于病乎？人知病而不知非，聖人于是乎不作。仲尼、展跖，其元顧不同邪？仲尼明一以貫之道，師表乎萬世；跖也違之不悟，天下號名大愚。猶之水然，清明自其本性，埃塵渾之以濁，本性固存，定而澄之，則爲清明也，于其元奚辨？人能去惡以復性，又何讓于聖人哉！皆知弗爲者非他，私奪之也。走生二十有三年矣，日聞道于聖人之書，然臨事輒失其情，益知勝私之不可不務！是以考之大《易》，取損卦以名書堂，曰「損齋」，以爲居處。期將齋心窒欲，反本歸仁，日革非心，庶乎盡于此生也！損益，盛衰之始，敢即之銘之。

儼若思齋記

混焉曰太極，形而爲兩儀，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布列森羅，罔知攸究。鄉之所謂太極者，宜若亡而故存，故耐化物無迹，觸感惟應，孰知其所以然？非至静曷能與于此？夫人之爲物，萬物之靈也。頭足具天地之象，知識出事物之表，誰使之然？有道主于内也。昧者不固其本，疲精神而它求，滋滋焉，汲汲焉。惟恐或遺，而遺之日多。患于件物，而于物益件。此亡它，不知所以用之，不能盡己以盡物也。聖人傳心

之要，豈有它哉？ 亦惟吾之故有，是歸是體而已。

吾友行父子車子，所謂養其大者之人也。以爲道不遠物，萬物豈異于人？ 必欲周知其情，❶沒齒將恐不既，莫若反求諸己，即聖人毋不敬之語行之，自誠而明，將以盡其性，合德于太極，安居壞室，寂寂窮年，外則淵如塊如，不言不笑，雖記云如齋如尸，殆無以異。 非惟此也，亦能以處衆于喧鬨之中，雖撓之萬端，卒莫以動其靜。 比其言也，復無遠于物情，使遇主而見之施爲，將見其有不言而化者矣。 嘗以其事告曰：禮始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而后安民哉！ 蓋本于正心也。 心正迺靜，靜而定，則浩然之氣爲吾體，體此則心烏乎動？ 道烏乎加？ 死且不移，況于小屑利害！ 以之窮理，理不吾畔，以之推物，物將焉潛？故古人務在至誠，治人其餘事耳。我欲事斯語勿失，用名書堂曰「儼若思齋」，子幸爲我志之。❷ 走于行父爲知己，不可以辭，即敘其語而爲之記。

夫齋之爲言齊也，謂齊其心志也。 心志一而無適，則太極不遠物，動靜無或遺，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無爲而爲莫能臻，無思而思亦莫造，雖一身至尠，大而天地不我過，與夫馳神于外物役其志者，可同年語哉！ 然其狀則幾是，曰「儼若思齋」。 顧不甚得，如久于其道，則其來者將何如邪！❸

乃躬在是，乃心在彼。 逐物忘身，烏知

❶「其」，四庫本作「物」。
❷「志」，四庫本作「記」。
❸「邪」下，四庫本有「爰爲之銘銘曰」六字。

天地。心君中立，寂如太虛。形神不違，齊莊如愚。或之其它，或誠于敬。望之不分，道有奇正。

克齋後記

始走以「損」名齋，記其命之之意，既三祀矣。友生有至自錢湖者，道其所聞曰：「上方作室禁省，謂之損齋。竊嘗睹齋記堯文，詢之于人，良是也。」小臣矍而慨曰：聖人與我同慮哉！夫人達道而行，是則人所共有，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誠足喜哉！禮，貴賤雖不嫌同名，而天壤一號不可也。假名存而毋害，亦不能一朝居也。思有以更其名而未得，已而知所以自解，曰：天道人所共有，可以君爲道而寘之哉？仍故名而不安，亦辟之而已爾。君臣之學自有辨，又何疑焉？于是即記以求名，而□克己復禮之義，名齋曰克，敘之以續前志。

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仲尼告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仁者，人也。仁之道，謂人無之可哉？惟以物遷，是以去仁而不省。聖人戒慎乎所不睹，恐懼乎所不聞，動容周旋中禮，不違于終食之間，物何自遷？是以仁浹乎四體。夫如是，乃盡人之道，顏子之所以拳拳服膺而毋失自致，❶具體而微者也。學者以顏子爲準繩，于此豈可不務？走細人也，固不可以希聖，然知人者人之道，❷則吾之道也，吾雖失道，將可自絶于人，克己歸仁，

❶「失自致」，四庫本作「致自失」。

❷上「人」字，四庫本作「仁」。

何敢緩也？顧走之失，有不若人者八焉：聞道而未之能行，一不若人也；放心而未之能制，二不若人也；處己而未之能盡，三不若人也；多言而未之能法，四不若人也；樂善而未之能擇，五不若人也；愛物而未之能容，六不若人也；居世而未之能處，七不若人也；任私而未之能去，八不若人也。凡所爲不若人者，皆性天之所無有，從欲而得，反身而未之能善。有一于此，不可謂仁，況有其八乎？弗亟去之，無以爲人矣！及今能以禮自克，率性而知道哉，或庶幾乎可也。爲詩銘之以自警云：

穹弘地天，灝灝無垠。惟道參之，粹焉者人。人安其仁，則惟聖神。往而不反，曷爲其身。循道而行，無事于勤。出入惟時，❶乃凝乎真。勒之銘詩，請法先民！

弦歌堂記

狂生之治武昌，有堂以休其燕處，命之曰「弦歌」。或徇其名以絲聲問者。曰：吾不識操縵，安知琴瑟？然則永言將何若？曰：吾不分清濁，安知聲調？是則此堂何以？曰以臨官。臨官，古之道與？曰吾不知其今古，居斯可得矣。居而視其實，則其邑之所爲設，無非世俗之政，胥徒皁隸充乎闥，傅別質劑盈乎前，條教在門，賦財在帑，所聽者獄訟，所聞者催科，汩汩營營，無或弦歌之事。

或者愀然不悦，曰異哉！子之政斯亦安人而已矣。雖然，猶有説也。之子曾不

❶「惟」，四庫本、朱抄本作「無」。

是聞乎？太古之治，有樂而無聲、琴而無弦者，以身爲器，以心爲律，建之以太極，制之以中和，翕而作之，皦而純之，繹而成之，八音克諧，律呂斯應，動天地，感鬼神，有生之類無不獲者矣。夫如是也，弦歌之事，可得而略也。中古患不得乎此，于是乎有樂經之教，中和以節其內，音律以宣其外，弄之以器，聽之以聲，琴以禁之，歌以詠之，非辟之心無自而入矣。仁民而愛物，未有學非是道者。今子上無得乎彼，而又此之略，疲精神于刑政，不求諸內，而于簿書期會之間役役焉，謂其堂曰「弦歌」，吾不知之矣。

狂生曰：吾過矣，吾過矣！所求于太古之道，則吾未能也。中古之事，吾何足與聞之？苟居今之世，不變今之俗，誠其意，正其身，愛其民，律其吏，明其期會，察其簿書，謹其貨財，時其徭役，上無沈蠹之失，下無非橫之征，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窮民爲有所赴愬，耕而食，織而衣，用不犯于有司，禮義興行于下，四封之內，民吏各安其所，居一堂之上，而民弗吾罪，仰不愧，俯不怍，憂不患乎失職，則弦歌之事，其或庶幾乎！若夫興禮樂，制田賦，一風教，致和平，吾無事焉，有天子之職官在。所求于太古之道，吾未能也。中古之事，則吾豈敢？吾過矣，吾過矣！由書爲之堂記。

松風閣記

郊壇岡陰，郎亭之麓，精廬左闕，松風之故閣在焉。初，涪翁復自巴中，訪坡公之逸迹，裴徊九曲，信宿松下，嘯歌成韻，因風名閣。閣磐箬谷，俯寒谿，臨洗斂之淵，睨萬松之嶺，江山浩渺，吞吐風雲。引領而

東，縹緲萬象，故雖空谷之內，遠瞻無不屆焉。西山多奇，此景爲最。日者松林茂密，中燼于刼灰，松風之名，猶以人著。主僧作新軒檻，請走記而題之。惟翁學行文章，固已播人耳目，頌述其事，非所敢爲，聊敘閣之廢興，與其得名所自。登斯閣者，詠涪翁之句，眄西山之景，指顧斯得，自應不改其舊，召棠孔柏，曾何翦伐之有哉！松風颼飀，當蓬然起矣！夫然，則蒼髯之木安在乎閣之成壞！信能種松木萬本，來萬壑之清風，追舊觀于來今，亦西山一勝事也！好古博雅之君子，將有意于斯文。

新作殊亭記

武昌之西，郎亭之首，有亭巋然而高，超然而迥者，縣大夫孟士元之殊亭也。士元爲令武昌，才兼政迹，作亭殊異，有聱叟之漫記焉。唐之刻文，磨于俗令。亭高記古，同永空山，其所以爲不亡者，抑有其道。武昌，古都也。遊觀之迹，往往而在，山川秀異，觸處皆有。走初易殊亭之邇，未之嘗問，泛然一下窄，❶雖湖山江沔，顧見古人，俛首內觀，則亦有未能見殊于世者。嘗謂爲政法古，猶宜繼古人之志，當其事任，漫不加理，使奇人舊迹，堙没自我，其政爲可知矣！庾公南樓，猶虛成于江鄂之郡，殊亭偉觀，故不可堙諸草莽也。以亭居澗飲寺後，爰命主僧作而新之，斥廣舊基，粗爲寬大。建以九月甲子，以十月甲子落之。❷聊記載其歲時，用見廢興之自。至山川之

❶「下窄」，四庫本作「投足」。

❷「之」，四庫本作「成」，朱抄本無「之」字。

殊狀，遊眺之殊極，則次山之記在。

誠臺記

武昌牙堂之後架，有隙地數畝，自更世俶擾，廢爲污萊，蟲蛇麋鹿之與居，莫有一顧睇者。走尸縣數月，始命疏而闢之，樹之以修篁焉。誅茅薙草，恍若有得，邑堧之下，披隴如臺，矗然天成，不畚不築。下顧城邑居掌鞅間，林山蒼蒼，環繞三面，青蔥醮碧，非圖畫可擬，寒溪辟暑之臺殿，纍纍然墮吾目中，真吴楚之奇觀也！武昌，鄂故地，在魏爲吴孫氏别都，東晉爲江州刺史治，有隋徙郡而縣。英豪雋偉之士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人也。以仲謀之雄傑，元規之清尚，次山之文翰，而猶無得于此。予何人哉！于斯有見，則天之所賦于我者不薄矣，可不敬之！《記》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故夫斯臺之作，豈人爲哉！命之曰「誠臺」焉，明自成之義也。其銘曰：

凌雲已頹，嚴瀨殊貞。❶如何此臺，天乎自成！

寒溪堂記

寒溪堂舊址，在今堂西北二十步之路隅，面莽依山，環爲牆壁，草茅翳塞，僅給將迎。遊衍登臨，蓋無足尚。走到官之始，亭朽而顛，會要之途，送迎無所，于是鳩工命役，更作新亭，以爲寒溪之名，爲斯邑望，而堂不稱，不亦虚乎！乃從主簿亳黄君邦俊，尉番陽王君柟，躬行相宅，蹤步溪干，旋

❶「貞」，四庫本作「異」。

反求之，得堂基于高岡之上，火茅殺竹，不築而成。東望崇丘，逶迤相屬，嶔崟嶺岫，聳翠周遭，避暑之宮，九曲之嶺，高低隱顯如點綴。其西南江水重湖，西北時見寒溪在下，樊山處西。肇建此堂，適當其會。四周曲檻，不設門墉，制矩從中，弗侈弗陋。勞來送往，眺望遨遊，凡今之人，惟意所適。蓋已西則就下，秋夏或淪于水。稍北有地可闢，春冬取道又迂，則夫斯堂之爲基，❶後來當不可易。贈行折柳，雨雪來思，如得其人，安知不爲它日武昌一勝賞也。紹興上章執徐歲孟余之月記。

勝亭記

江出岷山，沿流東于三峽，放于雲夢之澤，吞洞庭之水，納湘沔而東之，至樊山而少折。樊山之趾，得古鄂城，爲吴孫氏之故都。其地前左水澤，右背山陵，青嶂澄流，映帶環合，如屏如畫，觸處清陰，荆山而南一奇觀也。由縣而北，有亭峙于岡阜，不知誰何氏所作，世目之以勝亭焉。遊武昌者，入境而改視，入邑而改觀。其山川之秀麗，原田之沃衍，固已甲于荆楚，或不可以名狀。至于登勝亭，窮遠境，觀江流之汗漫，望淮甸之平夷，右西塞而左東坡，泛中原而涵大澤，淮山如拱，蹲踞參差，郎岑西來，重岡數疊，龍蟠釃水，聲如佩環，旦夜陰晴，雲霞萬狀，自冬徂暑，葭葦黄蒼。雪月之明光，景物之變見，紛紛擾擾，有不可得而齊者。內觀其邑，已覺天壤之爲間，❷天下江山之勝，

❶「夫」，四庫本作「又」。
❷「爲」，四庫本無此字。

其孰能尚之？走始欲更其名而不可，聞攝令程鵬舉嘗請書于楊退翁運屬，于是取榜懸之，且爲之記。昔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遊勝亭者不幾于是乎！

正己堂記

誠臺以北，得射圃之舊地，帶江面嶺，据岡阜而極坦夷，真武昌之形勝也。自中興偃武徹備，諸城汩没苞蕭，非復往意。乃紹興己卯詔書，閲弓兵武事，于是邑尉番陽董君經之營之，番陽王君踵而成之，張設射侯，創新堂陛。適走行保伍之政，因命同僚落焉。王君爲堂請名，走命之曰「正己」。以爲大人正己而物正，射法于是乎取，故正己而後發，失諸正鵠，則反求諸己。至于升降步武，揖遜威儀，一本諸躬，用能不爭。古之觀德者，以是厥有旨哉！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是則射御之旨，蓺寧足以周之？[1]古者寓兵于農，非徒教戰而已，射御之法，使人知之，知正己以成身，則天下無事矣。武昌當天下孔道，南隣大冶、豫章，北而申、蔡、蘄、黄，爲姦人盜賊之淵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亦闕矣。王君臯走之爲此，蓋將發政于弓兵，聯保伍之民，遊于此，學于此，閲習于此，以自成于此。由正己而格物，其庶矣哉！

艮止亭記

《説卦》：艮爲山爲門，取象不同，同歸

❶「周」，四庫本作「知」。

于止，故曰：艮，止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是以大學之道，在止于至善。禹曰：「安汝止。」「惟動丕應徯志。」止之爲義亦大矣！天不止則不清，地不止則不寧，人不止則不行，物不止則不成，天地萬物必有止而後誠也。知止斯静，静斯安，安斯應，安身應物，萬世不易之道，其惟止之云乎！

法像門山，❶不幾于是。鄂，巖邑也，枕山而縣，郎亭樊阜，西南而來，西北而止。重岡復磴，曲折委蛇，自下而高，不知其幾疊也。翔飛之勢，萃于牙庭，止于誠臺之所，舊通徑路爲之閈，曰山門。下直誠臺，趣乎射圃，徘徊轉眄，無限青山，修竹蒼蒼，映帶官柳，廢而不治，茅茨塞矣。走爲危亭四礎，弗侈弗庳，小徑依然，其門不改，周遭設檻，以適登臨。即之可以闢去、來閉出入，居之可以極遊眺、共賦歌。景物風光，今後庭之極止也。中外有適，何莫由斯？惟天地萬物之生成，未始非出入于艮，邦畿千里，惟民之所止也。縣成天子始終之政，可不知其止乎！乩經卦而命之名，故亭名曰「艮止」。庶幾厚終于敦艮，不爲外物而遷，抑止躬之誼也。後之君子，信能不改斯度，以觀象乎兼山，動静惟時，思止其位，用光明于是道，不亦善乎！

梅廡記

武昌尉寺，舊無憩息之地，退食之次，燕伸無所。番陽王彦材作尉此邑，始即其堂之中廡，少加葺墍，闢其夾砌樹梅焉，命之曰「梅軒」，以便安其退省。而請記于走

❶「門」，四庫本作「于」。

曰:「梅,嘉果也,吾取其實,珍其味。其花芳潔雅淡,吾高其致,褭其馨香,故名。尉之德稱者,宜莫若梅。子真,吾慕其爲人。枏吾名也,又梅之别,則夫花樹之植吾庭砌者,惟梅爲宜,名軒以梅,其誰曰不可?」走曰:「公言得矣,而未之盡也。夫梅之爲物,非其果之尚也。窮冬凜寒,怒風號雪,凋零百物,竹柏猶瘁,此木之常也,而梅花于是則其操爲可稱也。芳香婀娜,鬭綵凌霞,以豔相高,以葩相軋,此花之態也,而梅幽香潔白之爲素,則其德爲可貴也。木無不實,無實于果,甘酸異味,適口一時,此果之材也,而梅有鼎羹之和,則其用爲可重也。德純而不貳,恬素而弗矜,四時一是,華實相當,古之人有合于是,見覽于後者,非子真而誰歟? 斯焉取斯,公比德于是矣。斯廊也,而謂之軒,斯名之未正,正名『梅廡』,昭示後人,與公臨廡之梅,名德俱稱,芟居翦伐之戒,非甘棠比矣。」彦材唯唯,因書榜而爲之記。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一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二

檄頌銘箴傳

檄

擬謝玄諭秦檄

太元十年十月乙亥朔日子，❶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及徐、兖、青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司、冀、燕國、幽、并七州諸軍事，徐、兖、青州刺史，康樂縣公綱紀，告僭僞秦君臣吏士民夷等：蓋聞天道好還，否極于焉復泰，人情助順，豫動所以咸隨。是以丹浦徂征，格有苗于舜、禹；白登遇伏，殺郅支者宣、元。方我后中天而興，宜君子見幾而作。兹故騰檄開示大恩。惟皇晉之首基，當炎劉之末造，拯中原于洚水，❷出蒸民于沸羹。高祖始基，推配天之后稷；武皇受禪，稽叶帝之重華。靈旗一指，而服巴、庸；戎車再駕，而平吴、會。鑄劍戟爲農器，四郊惟鷄犬之聞；包干戈以虎皮，❸萬里無風塵之警。有生交得其養，含靈咸遂其初。父老猶存，郡國仍在，苟求其故，可得而言。由藩服之不王，致蠻夷之猾夏，二

❶「日」，四庫本作「丙」。
❷「于」，四庫本作「之」。
❸「以」，四庫本作「于」。

聖蒙塵于外，一龍浮渡而南，赤縣神州，遂陸沈于異域；黃童白髮，❶爲沙化于匪民。亡者僇辱于强胡，生者僑流于異縣。丘壟俱發，女婦爲俘，睠然顧之，潸焉出涕，❷嗟爾有衆，夫豈不懷。蠢兹氐羌，敢干王略！僭竊璽綬者三紀，恣睢塗炭者八州，苻堅欺天蔑神，弑君篡國，大爲不道，貪得無厭，謂丕圖可以詐力求，而正言惟以彊辯屈，九鼎神器，折鉤喙之可爲，萬里長江，投馬箠之能渡，豕食薦臻于蜀漢，蛩跳斯及于渦淝。饕餮貪而食既其身，終然至足；工倕巧而噬乎其指，後也噬臍。虐用其民，不遺餘力。忘股栗于昆陽之水，而頭觸于不周之山。天誅所加，王師無戰，前徒倒戈，而血流于淮甸；朋家作仇，而首折于五將。丕實何人？敢紀其敘，前奉頭之遠竄，因搖尾而乞憐。朝廷洗其宿愆，詔書開以生路。方仰枋頭之食，旋興谷口之師，忘我生成，極其狂僭，爲人臣所共怒，❸固天地所不容。朽壤山崩，群陰冰釋，弔民伐罪，兹也其時，擊鼓用兵，或云敢侮？❹

今皇帝無忘怨恥，不敢康寧，傷赤子之非辜，痛先陵之闕奉，投此機也，將一洗之綱紀。肅將皇威，誓清天邑，背水之役，嘗與行間，元戎啓行，誤膺委寄。言念中州之黔首，無非先帝之舊臣，自染羶葷，爲之脅息，昔也服乘于牛馬，已而驅役于犬羊。地厚天高，故當無告，日暮途遠，將安適歸？政此虜將亡之時，真我武維揚之會，猛將霆擊，列士星馳，夔鼓轟天，龍旗夾日，右拒橫

❶「髮」，四庫本作「叟」。
❷「出涕」，四庫本作「涕下」。
❸「臣」，四庫本作「神」。
❹「或」，四庫本作「孰」。

飛于白馬，左甄直擣于碻磝，期以甲子之朝，會于商牧之野。人百其勇，寧湯火之在前；臣一其心，誠金石之斯貫。其出以律，惟克在和，以此攻城，何城不拔？以此制敵，何敵之堅？屬當胡運之衰，已有敵崩之勢，彼既腹心内潰，郊邑外分，鮮卑陸梁，索頭爲梗，關輔淪于大盜，秦涼裂于叛臣，號令所行，城闕猶阻。空于懸磬之室，蝉腹何以知春？行逢買鐵之車，螳臂應難拒轍。賊既見不及遠，衆將謀之不從。匈奴五分，昧法呼韓之朝漢；越人三勝，尚求句踐之存吴。人情積阻既深，逆虜犇亡何暇，定支分于垓下，而頭懸于藁街。

緊爾生靈，當知逆順。見義而動，惟德之從，無或昏迷，以干大僇。且正誼自有所立，而大節要有所存，殺身匪難，成仁蓋寡。城門之軌，兩馬之力奚勝；大厦將頽，一木之支何事？惟智者爲能轉禍爲福，惟達幾乃以去危就安。寧若父師，存祭器之爲重，無爲召忽，徒溝瀆之自經。且以苻堅之强，加以苻融之佐，億兆爲之徒御，百二爲之山河，犯順而行，一跌不振。我無遺鏃之費，彼罹滅頂之凶。丕以敗亡之餘，逼憑陵之寇，王師討于有罪，義故懷吾舊恩。忽焉而忘，昭然之理，丕能翻然自歸，上方待以不死。有如執迷罔覺，負固不悛，自當極吾兵鋒，夷厥宫廟。利惟自擇，監不在前。若火之焰，玉石是以俱焚；如燎之揚，蘭艾爲之同燼。丕當其咎，人則何辜？有能執丕款從，反城效順，投兵而下，殺虜而降，顯有王功，具如臺格。凡以羌戎種落，❶與其宗戚柄臣，但能慕義來歸，並當推心撫納。勳著

❶「凡」，四庫本作「無」。

之賞，胡漢同科。師行纖芥有誅，人其安堵如故。彼日之皦，斯言不欺。嗟咨大晉之故封，精思莫府之中令。❶ 匪徒行于國討，寔自報其私讎。用夏變夷莫如今日，捨逆取順亦有聲名。將共致于升平，其勉思于長筭，檄至如章。

頌❷

嵞山頌 嵞山，載籍多云在淮南，今以《會稽山記》爲正

嵞山，頌禹也。粵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帝曰：「來，汝禹，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汝作司空，往平水土，時承厥考，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禹乃誕敷下土，思蓋前人之愆。娶于嵞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時弗子，三過其門不入，惟荒度土功。四隩既宅，九州攸同。帝耄，期倦于勤，乃命以位。正月上日，受命于神宗。禹乃會群后，南巡守于嵞山，柴望考功，修五玉三帛贄，萬國咸事。惟時封嵎弗格，時則有大刑。禹曰：「咨爾四岳群后，咸聽朕言，防風氏怙厥修軀，弗迪訓典，乃昏迷不恭，底天之咎，惟時奉將天罰。朕用傷哉！汝創若時，無若防風之後至，厥身縱九畝，罔逃于予刑，懋戒哉！」群后拜手稽首曰：「王命休哉！」百工播告禹之功，歌嵞山以

❶「精思」，四庫本作「並聽」。
❷ 此前原收録《八陣圖贊》一文，已見卷三十，不復録。

作頌。其頌曰：

玉帛戔戔，徒御闐闐。大同溥天，會于盉山。盉山有墠，神祇是格。是燕苴稭，蒲車夏王。惟見夏王，時守盉山之道。玉佩衝衝，和鑾載好。我宮我皁，❶我朝孔時。載旃載旗，以莫不來。甸服要荒，十千其后。冠劍峨峨，咸拜稽首。天子命之，會考乃功。冕服衣裳，美哉爾庸。弓矢斯張，戎車既飭。射御不違，我田我的。言私其豵，公豜爰獻。于□□□，□□□□□□惟燕。爾勳爾庸，于以圖之。弗至弗虔，天子誅之。匪其爾圖，惟德之殊。匪其爾誅，淪胥以鋪。於皇夏后，克明明德。立我蒸民，播時稼穡。有截龍門，惟己開之。洚水襄陵，如己推之。娶于盉山，辛壬癸甲，三越家門，子呱弗荅。九州攸同，天子之蹤。不介不鱗，民思禹功。汎汎揚州，濟彼江浦。有鑠黃龍，夾舟以舞。封嵎之守，匪易匪紓。王命夷之，其骨專車。彼獸而馴，若神而瞶。受職靡時，曷維其大。於惟我后，克儉克勤。盉山孔高，其命維新。節彼盉山，我王載考。上帝臨之，永錫難老。我王時邁，說于盉山。惟石巖巖，億萬有年。我后勤民，窮蹄轍迹。惟盉山之壽，與昊天無極！

平狄頌 秦體

皇帝紹興卅有一年，聿修文德，禮制修明。山川鬼神，罔不昭假，樂天含垢，惠康有民，施及蠻貊。蠢爾女真，怵虐無已，敢

❶ 下「我」字，四庫本作「孔」。

爲殘賊。騁其臣僕，奸求越度，以顯凶愎。皇帝仁聖，貸不加誅，滲滲然休澤。乃敢不悛厥心，蛩跳贊噉，是興兵革東航滄海，西陵蜀漢，憑淮之宅。犬羊是率，虔劉是肆，罔遺餘力，剜精剔孕，藉駘台耇，害及弱息。覆侵王略，列州十五，震驚八極。皇帝癉怒，曰惟汝亮，而惟此極！朕承天休命，子畜元元，奉天行殛。天塹斯憑，鏃無遺矢，靡春矛戟。狂奴左計，自西徂東，天奪之魄。風師借便，混漭滄茫，戈船既克。靈旗警夜，弋陽内潰，明神效職。女真之旅，莫不疾視，乃心萬億。前徒倒戈，中堅靡抗，罪人斯得。虜騎如雲，其鼓如霆，渙然冰釋。三公列將，咸拜稽首曰：「惟我皇帝，順天之則，受天之福。天戈所指，獨夫自踣。戎兵不戰，屈兹醜類，匪臣之力。昔謝安有淮淝之捷，功不遂就，爲萬世所惜。今天威旁闡，願極其鋒，定我王國。」皇帝惻隱曰：「此狂胡畢天之命，朕心有蠹，嗟爾將士，乘是吉幾，勉揚爾職。刷恥明功，平金之亂，虎龍而翼。神州黔首，思稟文告，覃于九域。」飛將拱手，曰毋多戕，以惠南北。小臣作頌，歌詠神功，請攻鐫樂石。

銘

廣湯盤銘

惟商王克新厥德，既新革夏命，作民新辟，乃惟新厥度，改正朔，易服章，異器械，新民眂聽，布新政于四方。爰開新意，銘于饔飧，礩之槃庸，昭示爾後人，尚無忘于兹新德。肆興居食息，無違新訓之行，惟啓迪

于亡窮，乃亦新新其罔怠。史臣闡明王之誨，用敷廣于新銘。銘曰：

惟武湯新服大命，作民神主，器非求舊，一新斯矩。新作時盤，以薦以嘗，以玆浴身，敬哉勿忘。惟此彝器，規圓合天，厥度惟新，其法乾坤。德日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時惟新德之全，全德之新，新亦不已。有皇上帝，由來無止！下民之欲，喜新厭故。我有新新，無疆無斁。於乎立王，罔違終食，于以時新，作新民極！沐者彈冠，浴者振衣。百度其新，方圓扎時。無怠于勤，新乃常存！有荒于怠，惟新之害！我有典則，新以行之。我有精誠，新以明之。昊天曰高，新乃時侔。博如后地，新惟其至。人熙于學，新以時成。新潔維清，新道亶明。豈無過咎，自新何有？戒之戒之，非新胡守？自彼夏桀，民之云厭，尚爲之祖，而不逃于淪墊。凡百君子，匪新勿安。曷用新之，傯視爾盤！

商輅銘

湯既勝夏，復歸于亳。乃變服殊號，肇新儀物。皇天降命，厥有山車之祥，王用因夏鉤車，作商大輅。棄根不揉，用成乃質，繁纓一就，用簡乃文。駕車結旌，采幬越席，于以昭儉章德，用郊見于神天。王朝入于路門，在賓階面，王乘不式，諸侯不賜，惟曰王之正乘，庸以養禮辨名，肆厥后世王，越厥萬世。雖有作者，罔或于玆路之加。聞君子之爲邦，亦曰惟玆商輅。是乘是取，大史式垂厥範，銘于路之旂。常銘曰：

於赫皇天，有嚴降命。睠爾立王，往

徂求定。武王昭鑒，山出器車。代夏作商，儀章以殊。乃作路車，名昭路寢。王曰於乎，我乘我懍。郊于饗帝，敬而無式。秩秩威儀，維民之則。彼乘者鉤，匪攻自曲。彼飾者文，匪彫自木。豈曰無文？維金之根。豈曰無揉？維材之矯。席有結草，建有結旌。亦有王章，一就繁纓。人悦其華，我崇其質。❶德之攸行，匪車無出。宿在車下，乘而依衡。四牡既均，我車彭彭。豈無彤車，用駕白馬。載好和鸞，鏘鏘步武。王綏爾成，百王爰法。曷不肅雝，王車軋軋。於乎車僕，轍睎爾前。無覆無僨，王道平平。夏后履癸，駕車以人。❷六轡沃兮，姒宗以淪。銘于太常，用昭儉素。訓亦有言，乘商之輅。

周鼎銘

惟七年，成王使召公卜宅洛邑。厥三月，公既得吉卜。周公至于新邑，營以王命，戒定九鼎于郟鄏攸居。周公拜手稽首曰：「孺子王矣，惟先王格天新命，肆天王惟末命而承，我乃誕居大鼎于兹洛。予惟卜年七百載，惟三十其世，王其丕承皇天休命，將兹大寶，毋怒于敬！亦毋荒于卜！」王拜手稽首曰：「皇天顯宅我周家，敷用命於公諴卜，我不知守器之説，公其誨我。惟予沖子愓息，惟公安命其承！」周公若曰：「我聞曰：在昔禹平水土，輸金九牧，遐方

❶「質」，四庫本作「實」。

❷「駕車」，四庫本作「車駕」。

寫物，命蜚廉氏司金，考視于荆山，鑄鼎昆吾，模其州域，肆山林川澤、靈神物怪之名形，罔或不備，無俾民迷。惟鬺饗于上帝鬼神，無有弗格，用協于四方上下，克承天休。越厥世後王啓，承先人丕緒。命史翁乙難稽筴兆于元龜，厥灼匪燋，惟形四方其足。史翁乙難獻卜兆，惟不舉攸藏，亦罔惟遷徙攸行，繇乃白雲其霽，時尚一南一北，一西一東，是將三國之遷，罔或不由兹。時王休德，越自輕于后桀。俘厥有商，肆王受之淫昏。時則我先王文武，是遷是寶！」周公曰：「烏乎，王其大，無輕兹器！時乃知吉凶興滅，能行能息，匪盈于汲，匪沸于烹，象有長形竊曲饕餮，工倕戒厥形于指足，王其尚監兹空鬲，罔違時三德之行。鼎緣德亂惟輕，亦惟休惟重，王其敬哉！」王曰：「我公命矣！」迨周王遷國于東，越蠢若蠻荆，鼎之重輕是問。厥世奸王度，亦萌求分器之辭，或營于少海華亭，儻勤王之是覬，雖鼎屬有周其震，亦無惟秦氏之遷，宋太丘之社亡，鼎則淪于淮泗。史乃考終原始，勒時周鼎之銘。銘曰：

景命惟周，世有烈王。作邑于伊，遷器于商。其器伊何？夏王之鼎。鼎命惟新，王圖有永。於鑠神器，儀度九州。備物昭章，九德惟修。靡遁斯靈，靡神斯怪。億兆惟人，罔迷罔害。有皇夏后，功光九有。上帝時歆，受天之祐。我周受之，于彼殷商。湯德伊那，命不于常。王謂太保，宅是東都。郟鄏恢恢，鼎器攸居。周公時邁，天龜受卜，三十其君，祚天景福。鋝鉉大寶，夏后作之。我王至止，烝嘗淪之。豈爾荆蠻，敢規分器。輕重誰詢，誕誇鉤喙。暉臺表海，曾是王

征。八億萬夫，然莫之勝。相彼力矣，鼎微而重。惟其德矣，匪湘之用。命于三晉，震彼周京。豈伊異人，維爨之興。丘社斯亡，鼎淪于水。不僭維天，曷銷曷以。史難忱卜，三姓斯遷。顯允三王，治易烹鮮。時輕時重，時器之神。不自于天，惟時大君。周邦云季，七雄舉鼎。折脅惟秦，靡扛靡騁。王綱弛係，言棄侯邦。逆命惟回，寧是適從。三王咸寶，器非其寶。玉鉉金相，載新載好。爲是之銘，鑱于寶器。匪周室攸居，傳夏商之世。

晉白虎樽銘

臣讀《儀禮》，觀周天子朝饗之制，樽、罍、鼎、俎，各有常物，張筵設席，各有常處。至于儀物之用，彝器之飾，未始不致意焉。後王代興，禮隨世變，威儀三百，未必皆先王之舊，經常之制，雖百世不能改也。按晉泰始元會儀：皇帝御太極殿，殿東有樽，飾樽蓋以白虎。群臣有獻忠進直者，酌樽酒以飲之，本志所謂白獸樽也。聞之陶唐眡朝，旌懸進善。有虞廣聽，鼓鳴敢諫。鴻惟大晉，纘禹之績。好是正直，比德虞唐，講禮昭文，有光犧象。不銘斯義，揭示方來，則何以昭晉德之隆，垂無窮之範也？史臣敢揚大訓，百拜稽首，而爲之銘。銘曰：

上天明明，照臨下土。作之君師，以綏萬寓。巍巍在上，四方其風。廣聽遐納，允惟厥中。於皇我晉，纘承天極。正月初元，百神受職。乃飾禮御，陳此獸樽。誰其發之？正辭讜言。其獸伊何？西方之仁。其狀伊何？倍尾參

身。不踐其青，不茹其生。《周南》《召南》，王功爾成。於穆文王，武皇似之。厥應騶虞，惟今有之。匪鱗之逆，觸之何怒？豈無威嚴，孰施牙距？禮樽是飾，仁爲之蓋。酌而嘗之，體其罔害。惟昔商周，禮陳犧象。亦如斯樽，共惟世仰。彼韶之設，堯銘進善。伐鼓鼘鼘，舜聞敢諫。於惟我后，匪謝虞唐！禮器交施，招納無方。豈無杜舉，揚觶平公。嬰撤齊樽，斯其靡同。咸寧之定，儀度孔明。孰有不襲，盜啓升平。正言之入，人臣有艱。雷霆之威，曾何敢干？匪臣斯直，君有其仁。虛以受之，交誠以伸。逆于汝心，必稽于道。啓沃之行，亦孔之好。上下之交，不通曰否。人情孔膠，弗聞乃靡。[1]虎樽之設，匪以爲文。以發榮光，以來告君。我刻銘詩，用戒元首。百爾事人，酌此樽酒。

天閩銘

天閩在怡亭之步，殊亭之側，嵌然巖岫，瘗于污沙。日者漫叟泉明，放于石門之下，窪樽抔飲，共反淳元，而失此于步武之間，直若有待而然者。紹興春季辛巳，走行江滸，得石于顧指中，抉壤淘沙，有門天啓，《易》稱剛健而不陷，須于沙衍在中也。此閩其似之。故必走而後出，爲作天閩之銘。銘曰：

天閩何許，澄江之滸。厥首惟圓，有方其下。不鑿不攻，圭竇嵌空。其誰知之，狂生昚東。其誰爲之，黔嬴化工。怡

[1] 「弗」，四庫本作「勿」。

亭在上，殊亭在側。我思古人，伊誰允得。窪樽有修，石門有目。豈如吾閨，洞天匪局。好古其誰？何莫由之！有全混沌，穿焉豈而。誰也淳澆，不忮不求。有天者閨，于焉逍遥。即石鐫銘，以警來游！

銘無文碑陰

公處東山，如蒼生何！公擾桓公，執柯伐柯。内舉忘親，隄横決河。澹然遺之，東山峨峨。矸然臨之，如陵如阿。宛其死矣，群醜莫吪。十字惟碑，胡勒之磨？烏乎蒼生，將如公何！

初，文靖謝公從桓温辟，沈嵩尤之曰：「人言卿不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如卿何！」及温有反謀，苻堅擁百萬，寇臨淝水，勢皆足以舉晉，而公談笑却之，追師涉河，公以無禄，晉亦從此瘁矣。時人無能形容公德，乏乃有碑無文。「蒼生今亦如卿何」非虚語也。恨無孔子，書十字以表其墓，使沈嵩之言遂爲世口實，然亦不足爲公累矣。爲反其語，將銘諸碑陰。

妥齋銘❶

妥齋，陳仝甫作而居之，薛季宣隸而銘之。銘曰：

有天有淵，飛躍鳶魚。妥之安之，生民保居。天之産民，罔不大安。有妥之安，皇唐有焉。循物之安，妥用不集。非

❶ 此標題原無，據原書目録加。

安惟安，搖搖岌岌。妥乎妥乎，大安不歆。有懷者居，安其豈而！子有精廬，齋居以妥，妥其安哉，神天將子可！

器物十四銘

書几銘

惟道惟宜，惟新是師！未合者思，去邪勿疑！

書篋銘

學問身藏用則儒，不能緗帙能佇儲。

研銘

剛方正潤，磨而不磷。凹凸無庸，不安則震。

墨銘

膠煤相得，以成其德。研幾惟玄，毋汙白！

筆銘

一言非，駟莫追，寫之不得永瑕玼！心正，筆正，筆法哉！

枕銘

無思無爲，則高枕是宜！通昔不寐，心如之何！

衾銘

布之絲之，稱心爲之。卷之衣之，與時宜之。

牀銘

惟其平兮，據之安兮。其反側兮，何以息兮！

帳銘

微此蔽形，徒飽蚊蚭。微此自蔽，風乎四至。

屛銘

體則大受，風者會。不後其藩，將必爲身害。

門銘

潭潭室廬，門居孔道。闢兮闔兮，乾坤可考。口兮法兮，興戎出好。是謂樞機，毋然草草！

冠銘

身之文，冠其首。冠者不端，文曷有？

劍銘

剛有折，斷之在決。伊擊刺之利，匪丈夫之烈！

食器銘

不耕而食，是謂蝨賊。胡自異焉？修代耕之德！

箴

周庭燎箴

《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火于日，邦之大事，共蕡燭庭燎。甸師役之，共庭燎之薪蒸。凡庭燎之差，王百，公五十，侯、伯、子、男同三十。凡賓客之燕，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宫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凡燭用麻燋、荆燋。庭曰庭燎，門曰門燎，以明賓客之出入。諸臣來朝之夜，入者亦如之。惟昔周先正文公，制天子眂朝之禮，厥明，有司設燎于庭，俟鷄人呼旦，以叫百官。鎛師擊鼓告旦，后夫人鳴佩以出，王乃即于外朝。肆宣王怠荒于厥初，鷄人曠官弗寘。王用宴朝晚起，晨不出于房。厥後聞姜后之規，王是用欽畏，❶惟設庭燎，問朝于夜之央。王亦浸服于彝常，越聽朝于昧旦。詩人懼王心之慢，美庭燎以箴之。其箴曰：

考禮惟周，光于四表。我客來朝，王庭有燎。其燎維何？維蕡伊荆。自堂徂門，自階徂庭。赫赫明明，用明明德。昭厥旂常，儀用不忒。司烜維人，共日之火。役于甸師，以昭斧座。燕則于宵，朝惟昧爽。厥有中庸，曾或之罔。王即于朝，鷄人司期。問夜如何？寧莫之爲！惟昔后姜，規用於燕。朝之云宴，而釋其笄瑱。顯允我王，亶侯見遠。克勤克敬，夜央曰晚。我王曰共，惟德之中。夜鄉

❶「是用」，四庫本作「用是」。

斯晨，朝儀有融。惟辟備官，時厥有常。無怠無荒，邦家之光。庭燎之燎，❶用維其理。黽勉我王，敬維終始。惟兹庭燎，惟日之精。以辨等威，以察宮庭。萬邦之章，于以彰之。諸侯來庭，于以明之。逮其季末，侯伯專征。惟百之燎，擬灼于庭。夏后勤民，厥宗履癸。三旬不出，而夏臺是圮。阿衡之熸，帝乙成商，忘甲子之爲出，❷而王受以速亡。是故明乎内者，必昭乎外。始于勤者，或終于怠。細而罔害，亦孔之大。燎之方揚，亦孔之章。夫明不可不遠，業不可不勤。烜臣司庭，敢告寺人！

周永巷箴

惟宣王受命，嗣周家大。歷服始年，王慵怠于勤，早息宴朝，寢荒于厥度。臣后咸諫，王愔未克改。宣后晨起出于房，褫簪珥囚服永巷，命姆傅通辭于王。曰：「嗚呼！德亡常保，存于克勤。邦亡常安，危于殆荒。勤厥德，有天位。不勤厥政，天命乃移。丕顯我烈祖文王，造邦自西夏，克虔共祇畏，修后稷、公劉之業，不遑暇日。❸即康功田功，惠康小民，不敢自暇自逸。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皇天降監，用集大命于我有周。肆成王幼沖紹統，不知稼穡之艱難。周公作《無逸》，稱殷王，❹越我太王、王季、文王之事，王克自寅畏，厥今稱明，后惟成王。今王繼汾王之業，遭家不

❶ 下「燎」字，四庫本作「煇」。
❷ 「出」，四庫本作「問」。
❸ 「日」，四庫本作「食」。
❹ 「王」，四庫本作「三后」。

造，危如懸石之綸，業業兢兢，❶自宵至于明不寐，庸聽朝于庭燎，亦惟曰殆哉！今王其如台，乃晝居于内，肆鼓師告旦，猶弗越于宫闈。兹惟妾墮敬于身，淫心外見，用沈溺我有命，棄周禮于昌朝，忘勤之德，爰示民以内好，周邦岌岌，幾不至于亡。烏乎，戒哉！我聞曰惟色之好，其流必奢，奢樂困窮，我興受其亂，亂原之自，發于婢子之身。今王其命之，妾敢逃其罪！」王拜手稽首曰：「余一人不勤于德，寔自生過，過惟自作，我后伊何？今詒我賢后之憂，余敬用祇懼，惟王后反初服，我自今日新！」后拜手稽首曰：「今王命矣，妾其俟旦于明星！」女史書王后之言，用述箴于永巷：

粤惟古初，明王作制。晝即于朝，宵居于内。朝以問政，内以就安。出入惟時，曰于敬天。惟昔先正，周有文公。爰作朝儀，以節不中。鷄人司晨，鼓師戒旦。王于出朝，不共曰宴，寅餞納日，燭炳王歸。銀環迭進，女職不違。陰教之修，禮成道至。民有攸儀，德用不匱。三后在天，寔基周命。《周南》《召南》，發之歌詠。思齊思媚，亦嗣徽音。參十亂臣，纘武詒今。如何我王？忘祖之烈！東方明矣，怠而不出。無朝無夜，躭樂于旁。❷簡禮酣眠，濱于色荒。永惟姜后，共德之行。永巷脱簪，聞辜于王。后曰烏乎！淫端我見。不曰鷄鳴，酖王于燕。王拜稽首，后言孔昌。膏肓疾箴，敬哉不忘！勉勉王后，則惟良偶！勤于

❶「業業兢兢」，四庫本作「兢兢業業」。
❷「旁」，四庫本作「房」。

庭燎，以光九有。不家于非，❶不愆于儀。爲周世宗，今王是宜！於乎永巷！在王之宫。戒爾後人，眡此德風！莫昭燕私，莫聞鼓鐘。闥闈之容，萬民式從。好移其内，德衰于外。惟其財之，物不兩大。婦人之悦，近而非遠。蔽于一方，俾子正反。奢淫驕嫉，交敗王綱。女言是聽，無或不亡！毋曰宫中，四方攸同。毋曰吾内，王人無外。乾剛坤静，諸侯井井。一怠于常，其傷必永。凡百君子，敬之敬之！曾是云怠，大命以改。在后末喜，臣莫不憎。坐縢王朝，而夏家乃傾。王受即内，❷淫樂沙丘。對于妲己，而懸頭二白之旗。殷監不遠，近有先王。史妾司言，敢告執方！

漢宣室箴

惟古盛帝明王，統天御極，必有尊嚴之居，以禮神受福，布政施教，致敬龔日躋之意。是故法宫受朝，便坐決事，齊明退息，各有常處。陶唐衢室，周人明堂之太室，皆其處也。漢興，承弱周暴秦之後，禮經灰滅，侈過天道。高皇帝盪夷凶懟，惟日不足，至於禮文之事，未暇講也，宫室制度，皆仍塞都之舊。惟七年上行幸關東，丞相酇侯何守，始作未央宫，于長安前殿之北，營宣室、殿以爲帝者之正處。漢制，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孝文皇帝常受攝事太祠，還

❶「家」，四庫本作「即」。
❷「内」，四庫本作「位」。

致福釐于此，感鬼神之事。前席賈誼而問鬼神之本，上自謂不及也。孝宣皇帝盡心庶獄，常以季秋後受讞時，齋居決事。當時刑獄稱平。益州刺史王襄，使才士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選童子何武、楊福衆等傳習歌頌。上方求通達茂異士，乃召見武等曰：「此盛德之事，朕何足以當之！」孝成皇帝鴻嘉時，舉敦樸能直言士王嘉等，皆得宣室召見，對政事得失。中間孝武皇帝不忍親親之思，爲上姑館陶公主置酒，詔謁者引内主所近幸董偃，郎東方朔辟戟而諫，❶上爲稱善曰止，偃寵由是日衰。宣室之居，其爲當時尊嚴如此。臣愚末學，竊慕虞人之旨，感商辛、王莽之敗，上箴宣室，思補盛漢之闕政云。

自古在昔，惟辟奉天。乃立明庭，以臨八埏。朝居有堂，燕居有室。各有攸宜，用屆誠一。上帝是承，諸侯是程。百官是成，兆民是聽。以立我九經，以式我典刑。蠢蠕有生，靡有感不令。❷在帝陶唐，明室以詢。高拱無爲，端嚴若神。亦邃其居，垂衣而治。其仁則天，罔有不被。於穆神漢，纘堯之緒。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乃作路寢，曰于未央。宣室渠渠，寔惟北堂。惟時孝文，禮祠天地。肅肅皇皇，受釐寅畏。履帝敏武，問于儒臣。謙光昭灼，探賾窮神。孝宣明刑，兩辭之卹。奏讞凌秋，志心齊壹。《中和》之頌，曲度洪纖。乃謝歌僮，撝挹謙謙。有嚴二后，宗道亶明。必世而仁，中天以興。中葉弗虔，恩親掩義。路寢王宮，而

❶「辟」，四庫本作「執」。
❷「感」，四庫本作「敢」。

樽罍是寘。始驕越度，敢見孌臣。降于天子，爲之主賓。陛郎曰朔，執戟是何？正厥三罪，匪回匪阿。明明世宗，如流聽納。三十金之云賜，而董君以不答。危言之至，受之不疑。受而不盡，臣爲惜之！鴻嘉直言，致相新甫。過涉雖凶，匪躬之故。惟此便室，漢家法宮。政教之施，曰常曰中。敬厥幾微，民乃攸儀。一毫之失，弊將泉溢。無樂無非，❶其熾將危。無曰無害，其菑必大。螘陋隄顛，心堅石穿。淫亂之漸，篡奪生焉。國之興亡，一言而決。無安不危，無剛不折。竊位亡新，孰辟于天！受爲瓊室，而傾宗隕元。巍巍帝居，其門四達。侍臣司宮，敢告執法！

闇室箴

謂天蓋高，心實繫余，余心歉焉，天其反夫！匪天則靈，惟心之明。有感予累，奚其爲自成？卓彼先聖，窮神至命。其道奚先？孰先致敬！敬以誠身，胡爲不仁！德凝道至，何羞乎虞君！惟安而行之，乃克有動。四知或畏焉，將恐離其真。不欺乃室，斯不愧屋漏，敢處告于夫君。走嘗聞諸師曰：「心者，天之體也，有諸中斯必見諸外，動乎心，所以感乎天也。」君子盡其敬以盡心，❷安之爲貴！一日心正，視舜爲何人哉！因箴闇室以自警。

❶「樂」，四庫本作「曰」。
❷「其敬」，四庫本作「乎性」。

耳目箴

遂古在昔，先王建極。聽有中聲，視有常色。各有攸職，民用不忒。在士墨允，殷商之季，惡聲色之云惡，而周薇以不食。隘清雷首，餓夫之斃，而未爲至德。惟仲尼父，目示顏回，禮躬是飭。嗚梟毒虺，禀天自性，其何能易？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不如仁身而自克。耳官司聽，目官司視，敬以司存，敢告胸臆！

傳

袁先生傳

袁先生諱溉，字道潔，汝陰人也，嘗舉進士，免貢，避地州西山中。建炎初，集鄉民爲保聚，與金人及群劫抗，屢克。其衆謀奉先生爲主，先生逃于金房山谷間。王金州彥即其廬見之，先生衣不掩脛，與相應答。王就先生學李靖兵法，先生謝不告。王怒，欲脅取其學，先生轉徙山南。時進士類試宣撫司，其年會失陝右，取士以百數，而應者過百人。或勸之就試求官，先生曰：「官不可苟求也。」移居富順監。

先生初從二程先生學，聞蜀薛先生名，

富順鄰家薛翁，以賣香自給，其子晨以香出，父則掩關待之，子莫而歸，因不復事。鄰里莫詳其趨步。先生疑其薛先生也，❶具刺謁之，薛翁慢罵不應。先生固已疑之矣，間日再往，又不得前。于是積日屢造其門，薛翁喜而見之。先生與之語，不對，再見，談古今百氏，又不得一言。三見，縱論六經，薛翁才有喜色，曰：「子學已博，然寡要。夫經所以載道，而言所以明道，何以多爲？」先生曰：「如先生言，吾心將以會道爾。」薛翁擊節稱善，因以所學授之。居月餘，勸先生出關，薛翁因亦遁去。

先生自聞薛先生道，所爲益純粹近古。其出關至夏口，岳開府飛必欲延至幕下，先生一見而出，不辭而行。語所知曰：「岳公武人而泥古，幕府無圓機之士，難乎免矣！」未幾而及難。先生因家荆州，往來夷陵、秭歸諸郡，與士夫言必稱善，悦其旨意，然後和之，循循然，人知其厚德君子也。孫祕閣汝翼帥荆渚，延先生至府舍。俄先生告去，過表弟虞于公安，以書寄謝孫曰：「溉不出此旬矣。」公于溉厚，恨不能爲公一言。」病革，二聖寺僧問于牀下，先生曰：「佛家以死生爲一大事，誰謂當蹈其常？」因戲作釋氏言，示之曰：「非吾事也。」棄之而歿，時年七十。寺僧爲之斂葬，無男，二女子尚少，公安聶令詔爲嫁之。

先生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弈、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誦習其言，略皆上口，于《易》、《禮》説尤邃，未嘗輕以示人。樂善孜孜，蓋天性然也。自將家下峽，其饘粥蓋不繼，家書祭器，間關常以自隨。貧

❶「疑其」，四庫本作「知爲」。

居，以小學教授童蒙。其生父以妾爲配，先生即日謝去。與王樞密庶故善，王家有伊洛遺書，先生欲傳未能。俄而王歿，先生不遠千里，從其諸子傳録，書畢遽行。會羅織獄興，掩捕王氏家人賓客，幾傳之死。先生居夷陵郡郭，一旦徙家舟中，其夕夷陵災，首焚先生居處。紹興癸酉歲，先生在江陵得疾如中風，四支不仁殆甚，人爲憂慮，先生曰：「此無傷也。」遷居村舍，踰月而愈。或問之醫道，先生以古語告曰：「所謂存神與氣，氣與神會，自然周流，本無偏滯者，我能身行之耳。」由是荆人頗神其事。

初，靖康後，天下兵荒甫起，先生家爲汝陰盛族，嘗有客過其舍，先生察其狀貌有異，白諸父曰：「客，姦人也，徙家人避之。」是夜客以寇來，遂與鄉社義兵鬬死，後衆欲據前山爲保，先生爭之不聽，獨將妻子聚保山後，已而前山果没。金人大至，欲以萬衆攻山後營，先生塢中兵不滿千，召其衆計曰：「虜則勢盛，吾知數術，保以一箭破之。」其夕虜砦山阿，先生使數十人各執鼓燧，如四山伏，約虜軍譟擾燔山擊鼓爲應。有談經客愚甚，先生激使爲虜裝，竊虜號，入宿虜酋帳下，以二矢授曰：「夜中發矢而竄。」客如先生計，恇怯，僅能發箭。虜營驚亂，顧見火光並起，鼓聲四合，因潰，自相攻殺數百人，爲不敢復至。有潰兵虜掠過營下，先生伏數十鼓，持礧木道旁俟，因據險拒却之。賊還，以夜中過伏所，礧木亂下，鼓聲震天，賊遂大崩，擒殺大半。先生文武才用，大略多此類，疏其大者于篇。

甌浦薛某曰：「走述《袁先生傳》，觀其從薛隱君學，師弟子授受相予之際，何其嚴且約也！俗薄久矣，聖人之學不可

復見，走于先生焉取焉！初，外舅祕閣鎮荆州，走爲書寫機宜文字，嘗得于先生授教，其所以爲誘進者甚博。嘗侍先生觀弈，能爲負棋易寘數子，以弱爲强。時弈者亦善于棋，拱手稱歎。外舅强先生弈，則曰：「先人嘗以弈爲廢事，所不忍違。」又嘗聞先生言，蓋嘗以所學，纂一文字，凡四類：曰理、曰義、曰事，其一今忘之矣。走從問義理之辨，先生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走請終身誦服斯語。已歸，而聞先生訃，求其書不復得。嗚呼！若先生者，可謂君子儒矣！言行文章皆足爲世楷式，百不施一，卒以窮死，哀哉！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二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三

箋行狀　誌銘

箋

箋先大夫行狀

君諱徽言，字德老，世爲永嘉人。曾祖元禮、祖庠皆不仕。

季宣謹按：朝散郎鄒極撰我曾祖墓誌曰：「其先世家河東，漢平元始間，有曰丕者，渡江寓毗陵，後有辟地福唐長谿者，又徙永嘉，君其裔也。」墓誌敘述先世，其闕略與譜諜同。而伯父待制行狀云唐令之補闕後也，至公五世矣。譜稱補闕後居長谿之廉村，于永嘉房爲伯祖，以相參驗，似不祇五世。

父强立，少登科，禮部侍郎鄒浩嘗以學官薦之，歷州縣，所至有聲。清正恬退，終金陵幕官。

先祖字成翁，歷吴縣主簿，中都、宜黄二縣令，江寧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禄大夫。嘗聞父兄長老言，光禄爲人短小精悍，襮和裏剛，宰劇有聲，奉法不阿，其上號石蓮長官。恬澹工詩，有《舊居》一篇：「花木蕭疏一徑深，門前緑柳更森森。一作「成陰」。旁人錯比陶潛宅，澹泊仍無愛酒心。」先娶陳氏，鄂州使君詵之女，

封永嘉郡太夫人。夫人四明大族，初昏，匳具華靡，察光禄有不豫色，而問之故。光禄曰：「我儒家子，觀卿調度，非若吾家婦者。」夫人曰：「有是哉！」其歸遂能降志節約，居貧若傃，閨門肅睦，非親無識面者。而鄉人傳以爲法。訓責女婦必曰：「汝非薛七嫂乎？」七，光禄君輩行也。

從祖兄居實，嘗爲季宣言：光禄宰宜黄時，有小人不獲于母去而遠遊者，已而母經死，比鄰聞稱冤呼子聲，不知傷子之不在，共證其子實殺之。光禄閲母枕中，得縣人稱貸券帖，獨疑其冤。陽按其子，使人陰以縊母領巾，夜擲債家户下，微伺于旁。債家晨起然香，見巾識之。唾曰：「冤家何以至此？」執問，即陳殺母。遠近歎服，稱神明。

君其季也，少孤，警穎。先令人即世時，方在襁褓，比成童，先中奉捐館舍。

中奉令人先君葬時，祖妣官封。

獨與諸兄講學，識慮已過人。既長，能自立，力學刻苦，窮書夜弗懈，遂博通經。

先君從文定胡公安國學，有《上胡侍讀咨目》三通，在《遺編别録》第一卷。

再舉，登建炎二年進士第，解褐，授南劍州司法。會車駕幸永嘉，君以書謁中司趙公，詆一時用事者，趙公大稱賞，以國士期之。

時吕相頤浩柄國，趙相鼎爲中丞，君貽以書，[1]趙相立讀，即卷而懷之曰：「公以諫臣望鼎，何辭焉！」于是促席歡語，如舊相識。趙相語及太上光堯壽聖皇帝

[1] 「貽以書」，四庫本作「以書謁」，朱抄本作「以貽書」。

好學，雖在戎馬，常讀《資治通鑑》。君曰：「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誠能監古今成敗而力行之，天下大幸。」趙相愕曰：「久矣！鼎之不聞是言也。」既而，趙相彈劾呂相之欲臣敵，立御營使，責諫臣事，得太上褒語。趙相謝曰：「三者非臣所及，温士薛某爲臣言之。」明日繳上其書，見《遺編》第二卷。

俄移蹕會稽，趙遷樞相，力薦君。蒙召對，以强志勤政，及君子小人爲言，頗合旨，改左承奉郎，充樞密院計議官。

西府舊無計議，有幹辦官。朝廷將用先君，以幹辦冗名，非所以處天下士，遂易名。「計議」設官自君始。渡江之初，邊障不立，君請建立方鎮，以固羅落，當時采納。置鎮撫使于淮甸、荆、襄間，疆場始有藩籬之限，而江左之勢成矣。後併兩淮分鎮，置宣撫使。君復請併上游，以一其制，置鎮，并上游置帥，强志勤政，及論君子小人，其剳並見《遺編》第三卷。

踰年，前用事者復當國，君一以誠正待之。雖銜恨次骨，欲中傷之，終弗能也。紹興二年，議遣使，君以選，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

呂相復入，怨君之嘗議己也，未有以發。禁省須紙錢四千千浮費，君執奏獲可，因上遣君行。視明州湖田。反命，有詔選忠信不欺士，循問風俗，遂復以君充選，實欲去之。

性明爽，雖筮仕未久，而疏通若素宦飽于吏練者，既臨遣，敷奏詳明。

時宣諭五使皆給親札御寶之歷，使按舉必書。又以太宗銘石之戒，徧賜郡

邑。將發，君上《薛宣換縣故事》，視縣劇易，易置令長。請詔郡縣政事有失于詿誤而未正于法者，財用有出于敷斂，❶而未見于用者，刑獄有過于平允而陷于深重者，御史未至，並許自陳改正，惡心不悛，雖寘死地可勿卹。奏可。《御寶歷序》在《遺編》第五卷。跋尾語尤鯁切，在第九卷。《換縣宥過劄子》在第三卷。❷

入境布宣德意，揭示教條，檢覈吏姦，無不契事機，當人心者。

《約束榜牒》在《遺編》第五卷。

奏本路不便于民者十事，乞委憲司覺察違戾。

十事：一曰户口逃亡，不爲開落。二曰産去税存，貧民受弊。三曰秋苗受納，巧取多門。四曰高估官産，吏私其利。五曰人户避役，親在其居。六曰鄉村聚徒，教習律令。七曰差役愆期，科敷保正。八曰公吏溢額，作過多端。九曰人户陳狀，科補助錢。十曰開剥死牛，邀求百出。《印榜》、《奏事》在《遺編》第七卷。

且請岳飛綏定湖南及鄰境，給韓京營田，免全州隸廣西節制，乞選岳守與潭鼎腹背制幺賊。

江西、湖南接壤，盗賊出没其間，兩路追討之兵不相犄角，以盗出界爲盡己職，故盗得視兩界緩急往來以騁。君奏岳飛御軍嚴肅，請以兩路盗賊併委之。江賊彭鐵大就君請降，岳掩其懈擊之，大獲，君悦，表其功狀，岳軍得以展其智力。

❶「斂」，四庫本作「聚」。
❷「換縣宥過」，四庫本作「撫縣」。

諸將所鄉鼓行，盜用此戢。時全州屬湖南、廣西二路，潭州、益陽縣割入鼎州，君奏罷之。選岳守事見《討楊幺》語中，《乞委岳侯兩路盜賊給韓京營田奏》在《遺編》第六卷。岳侯破彭鐵大事，《論全州奏》在第八卷。《益陽奏》在第九卷。

論郴、道、永、桂陽丁米均敷，見存一丁至石餘者，並帶糴之弊。

丁米，前例：口賦四斗，均敷以承平丁帳，科于亂後，君既蠲其敷數，遂奏：「計口之賦，貧富一等，富者寬裕，貧者重困。均之田畝，則又偏苦上户。」謂宜履畝，分口算之半，以就均一，寬貧下。帶糴之米，湖南一路舊有之，名糴而未嘗給錢，多或兼倍正賦，州縣受納，必先糴而後租。民不供命，但能充糴而已。常賦之入，至一縣歲不迨三分者，良民偏受其弊，實無補于縣官。君初難遽除之，周詢其詳，始班其禁。又有和糴夫米，並受納米樣斗斛紐耗倉例，把算擡斛斗面銷鈔之米，水程裝綱，縻費脚乘修籠夫米價錢，户帖及牛倒死買醋錢，均敷黄麴麴引錢，紬輕夏税帖納錢，陳狀補助錢等，其它名數尚不一。君奏州縣受納收耗，與當遠而近輸者，得收脚錢如條例，餘一切罷之，憲司糾違禁者。《丁米奏》在《遺編》第七卷。《帶糴奏》、《約束榜》在第八卷。《放丁米罷受納增收水脚錢榜》在第九卷。

時田荒糴貴，命州縣量城市遠鄉道里，朝暮可及者，自近及遠，區處賑糴。由是糴價頓平，濟惠甚溥，咸戴上賜，不以遐遺也。且請存留漕司上供錢，斛賑濟郴、道、桂陽三州，罷營繕等費。

諸州大饑，在兵荒之後，田萊不闢，米價翔踴，而二廣帥司閉糴，且禁耕牛出境，一牛直錢百千。且漕臣李弼孺初起上供，帥司下潭、全、永州，計置材植繕成府，民不勝困。君留上供錢斛不遣，截支米二萬石，裨常平義倉支濟。及以封樁經制司銀三千兩，分畀州縣。仍借諸司錢糴廣西米賑給，通那省米借貸。聽四等下户十人爲甲，州爲給據，自至撥米州軍支請。牒止遏糴、遏牛、營繕。約飭諸縣括荒閒田畝，勸課富家開墾，曉民生放種本收息，官爲催理。又命上户糴米接濟，給曆稽其多寡，高者免役，其次免罪。糴平田墾，人不覺饑。《論遏糴遏牛請撥上供賑糴奏》在《遺編》第六卷。《勸課奏》在第七卷。《存留上供支米賑濟自刻三奏》、《生放種本榜》在第八卷。《罷帥司營繕奏》、《諭民糴米榜》在第九卷。

薦本路憲吕祉、郴守趙不群、全倅劉延年、前衡倅趙伯牛、統制官吴錫等，朝廷皆召用。

吕祉爲憲，其治在衡州。曹成寇迫州城，祉毅然獨立，指揮諸將防守，寇不能犯。它盜胡元奭等數千人，所在出没，祉遣韓京討平之。爲政激揚清濁，豪吏不敢爲姦。趙不群初宰章丘，抗金虜數萬之衆。其守郴也，曹成起攸縣、安仁間，執安撫使向子諲，徑薄城下，郡人驚走殆盡，不群率軍迎戰，賊不敢前。成後再至圍城，不群拒守六晝夜，出奇應變，竟却之。歲旱，以馬料賦民播種，身率僚吏減奉以濟貧民。又省冗費犒軍，因繕城壘，民不知役，樓壁屹然。君之支截上供，繇不群發之也。劉延年，元祐名臣放

之從子，居鄉以孝友聞，遭世艱難，攜家族四十口，轉徙江湖，與共甘苦。敏于政，善應卒，權興國軍，賊率李勝擁徒數千，稱迎奉神御，拏舟直抵其壘，卮于延年而去。初，靖康中，有旨召對未赴，既更世故，不復自言。趙伯牛，通判衡州，當孔彥舟變，伯牛使人開諭，一郡免于焚爇。從平胡元奭，再拒曹成有功。又道倅鄭安恭，元祐大臣雍之子。紹興初，曹成據州百餘日，殺略慘酷，十室九虛，安恭攝郡，能勞徠安輯之。明年猺人大出，安恭率衆討捕，逼逐山谷。賊窮請命，至言乏食，非其本心，安恭戮當敵一人，餘無所問，諸峒稍知畏服。祁陽令張登，治最一路，繼諸積弊政之後，兵火之餘，登安集流離，首與民約：如是而催科，如是而差役，善良者處以是道，强猾者治以是法。民始疑而易之，三月而信之，五月而安之。曹成受降而來，一邑震恐，登從容措畫，不擾而濟。大兵之後，田政渾殽，登刻意窮究，推割分明，吏畏其强，民懷其惠。提刑司檢法官文浩，先知寧遠縣，有循良稱。安撫司統制官韓京，朴忠善戰，破郴賊李冬至、虔賊鍾超、胡元奭等，兵皆數萬，如孔彥舟餘黨及永興土寇王蓋天、游寇賀潮等，亦皆不減數千人。君初議營田，京率先請茶陵、安仁二縣荒田耕種。吴錫號吴野叉，威名甚著，猺人楊再興反，攻圍武岡軍，出没八年，爲錫所破，窮追數百里，焚其廬落甚衆。君爲録奏其事，皆功見一時者。《薦呂祉章》在《遺編》第六卷。《韓京、趙不群、文浩、鄭安恭章》在第七卷。《劉延年、趙伯牛章》在第九卷。惟《吴錫奏》，家亡其稾。按

《使事録》奏狀以千文爲號，不應遺落，必還朝所上章也。其破楊再興事，見第八卷。《請委岳飛綏定盜賊奏》中，又有《薦黎明事》别見。

初抵茶陵縣，慮囚有以平人爲劫盜者，片言折之。審知官吏冒賞之冤，立下吏痛治爲直之，人稱神明。

初，縣人高大被劫戕死，其夕，李方、陳一家亦被盜，巡尉捕未獲。高大家人疑賀大、譚世績等實殺高大。縣尉何夔收辭所連逮上縣，併以陳一、李方事鞫之，鍛煉成獄。賀大知不免，以陳九、張七雅有猜恨，枝辭入之，世績等具以縱迹自明，獄司不爲追會。君閱成案，洞見其冤，移獄安仁，遂直其事，活無辜九人。至安仁慮七殺三人獄，❶以痕傷在左，款辭在右，及前後異詞爲斷。二奏在《遺編》第六卷。

論漕臣措置州縣日納移用等錢，苛斂且縱吏門下姦贓，請繩治。又按發知桂陽及永邵三守、常寧令等不法，祁陽令等妄殺，按贓吏之尤者，械送獄。

湖南賦役繁重，民有嫁老母，不舉子，以規析户免進丁者。轉運判官王淮，賦錢移用，係諸州日納緡錢二千，縣以大小輪錢十五千至十千。又潭、衡二州，日出旗望酒錢二十千，實未嘗得酒。州縣敷于民，下自米麵銀紙，下至鬻豆腐者，皆不免科掠。郡縣去國既遠，又當積亂之後，守宰貪縱，遂成風俗。郡守和璟其尤者，群下有「五毒」、「三諂」之目。衡陽令王括、邵陽謝微、祁陽褚稹，皆事恣昏

❶「七殺三」，四庫本作「七三殺」。

墨，民不堪命，號曰「三陽」。括先以贓敗死，微積有謝一、褚二之稱。微及茶陵令譚知柔，先有召命，君留不遣，按治其姦，皆無所貰。平陽尉靳成贓露亡去，因荷項屬吏。知寧遠縣張雍，懦不勝任，東安令李威遠前坐罷軟對移。清湘令譚觀光、耒陽丞李煒，咸剛勁有守，曉習吏治。君請以觀光易雍，煒易威遠，仍不理遣闕。論王淮及權運判趙志之罪。按，《和璟、武岡權尉李端慤、巡檢劉清奏》，在《遺編》第九卷。《靳成譚知柔及監稅沈銓，常寧監稅王載，平陽權令李發，并桂陽簽判權監陳如塤對移奏》，在第七卷。《永守黃陞推官俞梅等，并謝微、褚積及其主簿嚴徹，常寧令阮冠，衡陽尉楊祖堯、高擄奏》在第八卷。《衡州録參詹勉奏》在第九卷。《換縣章》在第九卷。

以論潭帥非其人，又其間發擿稍多，行之且峻，不無忤權貴意。既還，權發遣興國軍，而它使皆進擢，識者爲不平。

前此李相綱爲湖南大使，軍民頗服其威信。李以言罷折，樞密彥質代之，帥司正兵財七千人，招降之軍乃二萬衆。或傳將欲起赴行在，人情惴恐。君奏：「綱至數月，稍見成效。至于彥質，事未可知。夫以未可知之事，而易已試之效，臣竊惜之。」是時帥司軍費不支，漕司艱于出納，漸致猜阻。君請漕司濟其軍用。楊幺僭皇太子，憑藉湖水爲亂，群盜散處山谷，土寇、游寇，更出侵掠，如尹花八、張成、蕭尚十、蕭小四、田行者、陳道、王盈、鄧裝、彭鐵大、賀聰、賀佐、李詢、賀全、劉仕財之屬，强者數萬，弱者三二千人。君過江西，知岳侯忠略可任，奏請借

以討賊，必可肅清湖外。朝廷方督帥司以幺賊事，君奏：「賊中乏食，必因漲水侵肆，已與帥臣彥質定議屯兵要津，使其進不得掠，退無所給，一兩月間，其勢必窮。然後鼎州攻其前，本軍制其後，計窮而來，不戰可屈，此上策也。使賊不離平原，官軍四合，其平已久，正以波濤浩渺，水勢已漲，賊軍輕利，飄去焱來，初無定止，官舟不葺，又無水軍，較彼己之短長，計時勢之利害，私憂過計，願無欲速，且請精擇岳守量事，應副以張潭鼎犄角，水勢已落，可以必取。」又奏：「比發本路荊南兵援鼎州，師次城下，不給之糧，各引而歸，實無所補。止付岳飛以賊，可保成功。」朝廷已遣王瓊之師，君知瓊不知舟楫間事，歸對，密請委瓊荆襄備禦。又奏：「賊軍舟楫便利，善長鉤，貫泅沒，與之從事于波濤間，恐非官軍之便。」瓊軍竟以水戰，困于搭鉤，致敗。卒用岳侯，以陸道取之，它盜亦平，悉如君策。君之行也，上諭君訪山林不仕賢者。長沙黎明，字才翁，以孝友信義著稱，其學問有淵源，自胡文定諸公咸所推重，嘗從御史張昕學，遭亂，託明以母，及陷于賊，間關入賊取之。嘗過郢州，李允文以京西提刑至郢，明即還。曰：「郢多招安之寇，允文兇惡，其來必與爲亂，變在目中矣。」後一月而難作。君歸奏曰：「惟此可以克賊。」君去而明卒，事不果行。呂相既思有以中君，君行未復，即以堂剳誚君，移陳如塤爲專擅。君歸，又以其論帥臣軍旅爲誕，且以小臣不當薦舉將相，言之上前。時和璟所親爲户部侍郎，愬君請給軍用，支截上供，爲不知體國愛費。君

用此出。呂相意猶未愜，召君與諫官唐輝婦兄同見，明告君曰：「朝廷本欲相留，上令與公州郡。」已而唐諫果以質請表狀彈擊，上不直之，不報。旋命都司計最五使手歷，即課君殿，削焉。後張相浚督軍湖南，聞君將命有體，興國末上，尋復召還。《論易帥章》在《遺編》第六卷。《論帥漕支費及楊幺事宜》在第九卷。《請用岳侯討賊奏》在第八卷。❶《論王瓊楊幺二劄》在第三卷。《薦黎明奏劄》在《遺編別録》第一卷。《遺編》自六卷至九卷，皆湖南使事，號《使事録》，疏其大者于此。又有《使回奏劄》在《遺編》并《別録》。奏議中惟《被命申請畫》一，蓋五使合奏已施行者，詳于《榜牒奏事》。《御寶手歷》但抄寫奏狀語，故不録。

亡何，以比部郎官召。後虜騎次淮右，軍車駕幸建康，扈從以行。方倉卒進發，先駐蹕平江，及春，還臨安。一時事宜，人情敵勢，知無不言，譬望彌著。

《平江建康奏議劄目》，並在《遺編》第三、第四卷，《別録》第一卷。

改兵部，又改吏部左選，遷右司，改左司檢正中書門下諸房文字，遷起居舍人。首以申嚴歐陽修、王贄所請，令賜對臣寮。少留殿門，候記注官出，面録聖語，及親奉德音。事干教化禮樂刑政爲世典法者，並備録關報記注官。士論美之。

君之爲都司也，刑寺奏讞，父有夜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君謂人子弑父，寧論曲直，且父子法不別籍，何謂人家？ 子富

❶「用」，四庫本作「命」。

父貧，得非供養有闕？抵以不孝，❶識者然之。在後省也，論舊都省無杖，省吏有罪，大付棘寺，次不過罰直，人情難傅重議，是三尺法終不行于省吏也。小人何所畏憚？❷始置杖都省，以詰小過，姦利少戢，而省吏側目思報矣。《論記注奏劄》在《遺編》第三卷。《議刑置杖奏》亡。

金使至，許還徽宗梓宮及母后、河南地，時無故請和，且無邀索。有識詾詾，深以爲慮。朝士皆知不可，而無以拒之。君位螭坳，朝夕憂瘁，❸直前面奏。及侍從同對，辯論尤切。因感疾，時方正旦，猶欲力疾侍立，家人苦諫，始在告。

趙相凡三入，君皆勸以事功難就，唐姚崇要説明皇十事，可以爲法。趙不能用。秦相檜知平江，過闕，望趙留己，而趙無留之之意。君間見曰：「公已許秦過闕，秦自意留，使之遂行，將恐觖望而以媢嫉生怨矣！」趙顧不知君意所在，大不説，曰：「秦居公里，于公厚乎？」由是稍疏君，而秦、趙之隙成矣。初，趙相群公議所以待敵，謂莫急于自治，用和戰爲適時之宜，未始持必戰之説也。請和使至，虜情既不可測，秦相復入，揣上皇有厭兵意，始決計和。群公慮患將深，遂皆抗議不屈，辯説紛起，君獨不深論。已而至上前，忠諫懇切，上垂涕曰：「朕屈意和，老母計爾！」君陳帝王之孝，至援漢高帝桮羹之説。又與秦相廷爭，移晷，遂中寒疾以歸。舊事，左右史奏事直前，無

❶「孝」下，四庫本有「之罪」二字。
❷「畏」，四庫本作「忌」。
❸「瘁」，四庫本作「慮」。

所闕白。自同時潘中書良貴叱向子諲君議和，後人無繼者。雖直前名存，奏事必先通奏，與請對從官等矣。《議和奏議》今多亡佚，所存書一，亦亡其首，在《遺編》第三卷。《議王倫使事》、《白堂二劄》在第四卷。其論梓宮事曰：「萬里梓宮，真僞孰辯？」《以姚崇勸趙相稟目》在《別録》第一卷。

疾寖革，語猶不忘國事，以紹興九年正月壬辰卒，享年四十七。上聞之爲悼惜，有旨贈帛百匹與遺表恩澤。

故事：左右史卒，官其家二人，渡江後未有卒于位者。省吏以君置杖舊憾，且迎合時相，以省記沮格之。侍從有以中朝左右史姓名爲言，相復設辭拒解。左右史不得致仕恩澤，自茲始也。

娶胡氏，累封安人，賢淑和鳴，侍湯藥尤謹，遂染疾，後君十三日亦卒。君仕雖晚而早達，鋭意功名，君相眷注方渥，人皆指日待其遷也，而竟止此，莫不傷惜之，爲流涕云。生子男二人，長季隨，次季宣。女四人。越明年九月十九日，葬郡城西太平山之原。君天性忠鯁，獻替甚多。

君前後奏陳，多繫體要，它人所難言者，在君爲不足道。書奏存者已在《遺編》并《別録》中。

今皇帝即阼初，君以布衣上書言時政：曰國勢，曰邊防，曰刑賞，曰巡幸，曰財用，曰官吏，凡六事。

京城之圍，大元帥起河北，中原道梗，行者莫敢北鄉。君仗策干元帥府，行不告家。會太上皇即位南京，更以書奏。書在《遺編》第一卷。

既仕于朝，首請擇賢宗室，立爲皇嗣。

太上皇春秋富，群臣未有啓擇後議者，君首陳大計，以爲「太子天下本，本不立則幹易搖。前代計不早定，致禍亂者不勝數。而立子以公，爲法後世者，莫如仁宗皇帝。今戎狄侵陵社稷綴旒萬萬，曩日陛下仁聖，遠追先烈，宗社大計，安知不已定于淵衷，須請而行耳。臣是以不顧死亡，申此愚直，願陛下斷自聖意，無惑群言，以幸天下」。太上虛納。上虞丞婁寅亮繼之，其封事言「太祖舍子立弟，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自崇寧誤臣進説，惟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致昌陵之後，寂寥無聞，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日也。願法章聖、仁祖，于陛下子行中，遴簡太祖諸孫，視秩親王，使牧九州，它日皇子誕生，退就藩服，不過添一節度使耳」。太上感説，賜寅亮對，敷奏剴切，大略以爲本朝傳國十世，大統三絶，太祖有命，而太宗享之，天意人心未必不爲是也。語愜上意，面賜褒答曰：「太祖舍其子而與其弟，朕之所師法也。」擢監察御史。立後之意始定。無幾，事又中寢。君乃因星變上書論國本曰：「側聞小臣婁寅亮建言，乞擇宗室之子，育之後宮，以待皇嗣之降。陛下不謀不卜，即日召對，所以寵録之甚厚。繼有旨召子清、子英、子唐入侍。此命一出，萬口稱慶，謂即施行矣，而子清、子英一見而止，子唐未聞促召，士衆失望，不曉所以。若謂姿非英物，不足以備拊育，則子唐者，不應不與之進。若以所閲之子已足充選，則二子不應遣還。竊料小人無

深謀遠慮，獨不能堪目前之情，熒惑陛下已成之志，則春秋鼎盛，子孫千億之語，必陳于前。願陛下尚念祖宗基業之重，鑒仁祖克意之法，無徇宦官、女子之情。且仁祖末年，天下寧謐，人心安固，設有非常，孰敢異論？今日之事，其勢云何？此實有識所以寒心，不知所出也。」已而，上意遂決。書別見奏劄，在《遺編》第三卷。

勸大臣和協濟功，乞宰相不親細務，又摭《陸宣公奏議》可酌取以救時者，如減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五事。

《白堂二劄》見《遺編》第四卷，《五事書》在第二卷。

紹興元年，詔以星變訪闕失，乃上書言所當深憂者三：曰國本未立，曰佞倖未去，曰國論未定。且曰：「憂其所不足憂，而忘其所當深憂，此又大可憂者也！」其言皆切中時宜。

當時連上二書，其第二書專諫營繕，並見《遺編》第一卷。營繕當時未見其害，後果甚云。

初聞徽宗諱，主上銜卹哀痛，時議軍國事，遽欲遵用以日易月除喪。君建議終制，成上之美，識者韙之。

《論國服劄子》在《遺編》第四卷。

開府岳帥方以議論不合，棄軍請終喪廬山。君遺書爲陳大義，勸諭，岳幡然感動，即日莅軍。其它建白彌縫，有補于時，多此類。

遺岳侯書亡。

兄弼與君尤友善，時帥荆南，方召用，力丐外，得請安撫虔南。因以過家，爲畢窀

穸，以盡其誼，似非偶然者。

諱待制，伯父也。張端明闡爲《行狀》，其文多闕略。伯父行事，鄉人喜言之，不無奇偉過實，摭其大而不誣者附左，其事書《行狀》中而未詳者，互見之，裨其闕。

伯父磊砢，多權智，尚氣節，不修小謹曲廉，人所甚難，談笑處之，沛如也。自始爲士，鄉先生如忠簡許公景衡、劉給事安上、劉舍人安節等，名一時忠敬士，皆許以帥才將略。年十六，試補郡學，即居其元。同諸生貢京師，附花石綱舟泝汴，舟中楊梅盛熟，綱吏擷餉諸生。伯父獨收所棄腐梅并核，以瓦缶儲之，同舟莫知何謂。抵京，有司以失梅罪綱吏，吏藉缶中所儲證壞獲免，始皆服其遠見。教授杭州，沈待郎晦先以微累被斥，伯父爲之湔祓延譽，遂立天下重名。代還，以余相元中薦對，爲徽廟言：太祖使人召趙普，見其讀書，問知《論語》，大驚。普曰：「《論語》，夫子之言，皆足爲天下法，有一言而人終身不能行者，況全書乎？」太祖曰：「其一言謂何？」普曰：「節用而愛人。」徽宗亦曰：「治國之道無它，節用愛人而已。」斧座即起，遂復去爲滄州教官。年饑，發學糧賑糶，州將以爲非制，止之。伯父曰：「有如薦饑，糴不能補，某當坐之。」來歲大稔，償其舊而復贏。筦庫左藏方中人强横，既投劾致事，竟流王道之僕，後無敢譁者。辟親征使參謀，都人群起拏殺内侍，侵及士夫，將校輒以姦細名之，將相環視，不知所爲，伯父前曰：「是不難辨。」下令殺内侍者賜帛，首亂者出，執斬數人而定。圍中裨畫甚衆，

京城迄賴以保全。提舉輦運，不克赴，主管明道宮居鄉，莆門巡檢發土豪陳大指之姦，大指逃入于海，州將懼爲亂。伯父曰：「處以巡檢之地，則受制矣。」從之，大指果出，徙家郡下，而患遂銷。

除湖南轉運判官，楊幺方熾，詔張相都督，岳侯爲制置使，討之。賊便水戰，樓船如大德勝、小德勝、望三州等，高過十丈，其多不可計。二公亦作大艦當之。伯父知舟楫非我所長，不敢明告，因燕白曰：「適觀兒戲摸魚，而得一鯉。」呼吏立取盆魚于前，損益盆水示之。魚水寬則縱，逮去而魚執也。❶岳侯睨旁微笑，自此不復言水戰事矣。會天旱湖涸，陰以厚募招取賊舟，寇至，則强弩據水當之，不與接刃，大造巨筏，斷賊江路。又于上游亂投芻藁，賊舟挾輪不可復運，酋豪勢屈多降。岳以步騎直擣其營，賊軍因以潰敗。

王彦久不應召，伯父直徽猷閣，主管荆南，歸峽州、荆門公安軍，經略安撫代之，督府問：「計安出？所從兵衛幾何？」伯父曰：「彦軍皆中原金房精兵，劖其面曰『盡忠報國，誓殺金賊』，固難與爲亂。朝廷必欲彦，非某書生所可及，但欲代彦，則湖南送吏足矣。」徊翔似不欲行者，久之乃進，迎吏不至，殊不爲止。入境，彦遣親兵七千人迎候。伯父即日罷遣湖南親兵，湖南將請間，欲有所陳，伯父大聲謝曰：「已知盛意，不過欲相送至荆南耳。久苦將士，亦欲到任禮犒津遣。然某既帥荆渚，親兵皆吾腹心之衛，

❶「逮」，四庫本作「譬」。「魚」下，四庫本有「不可」二字。

又寘腹心于内，則非所以待之。」荆南親兵聞之，無不大悦。其將本爲彥伺伯父者，反以情告，且曰：「王太尉未有去意，公當襲而代之。」伯父曰：「吾以身任，太尉亦忠，安有是理？」竟馳入，如其計。彥晨起未出，諸將列坐賓次，瞥見新帥入府，羅謁于庭。彥乃大驚，遽出交政，起其衆，赴督府。軍人不樂，謀因大閱乘旱以變。伯父先期臨閱，竭帑犒賜，時雨亦降，亂心遂息。彥以伯父告無它志，還朝得帥侍衛步軍，于班列間望見先君，以爲伯父，歎曰：「薛直老又在此矣，何歸之神！」知爲先君，謝曰：「彥非賢兄保全，安有今日？」

參謀京西湖北，有王缺子者，忘其名。故楊幺賊中殿帥，岳侯用爲水軍統制，乘岳行邊爲亂，部勒已定，其母使僮告之。伯父密諭諸將，爲邂逅入王舟中索飲。伯父馳至江步，呼曰：「行府適有軍事，盍相從議之。」諸將强王登舟，即共縛之付吏。一軍震讋，無敢動。它日，岳還自邊，列將賀舍人者，白其婦與僧亂，岳即便座，按其事，辭連一寺僧，無非諸將家也。岳引伯父視其牘曰：「飛出，營中至此，略不問，則飛負諸將，欲如柳公綽故事，盡納諸江，復不忍，奈何？」伯父曰：「發婦私者，但一賀將，衆何與！安知非讕辭分謗小人之情邪？」岳意不解。伯父曰：「此曹類因亂離偶合，不以正者有之。今暴其私，人情念家者怨，恥過者忿，而公自謂無負，不摇三軍之衆乎？」岳曰：「請密之。」旋使夫人内集，視辭所污蠛，類老矣。即已賀婦獄決，賀即日恚死。岳謝伯父曰：「微君一言，幾得罪于

諸公。」

岳侯丁母憂去，張憲以提舉一行事務領軍。憲病在告中，張侍郎宗元除書至，軍士籍籍曰：「朝廷使張侍郎代公，公不復還矣。」張太尉以此辭疾，諸將往往或效之。伯父諭憲强出臨軍，憲勒諸軍，各安營部，偶語者斬。謂群校曰：「我公心腹間事，參謀獨知之。欲知其詳，問之可也。」伯父因某請問，謂曰：「張侍郎來，由公之請，汝輩豈不聞乎？公解軍幾何時，汝輩壞敗軍法如此，公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敕使，强公起復，張侍郎非久留者。」群校還白憲曰：「吾爲汝言參謀知公心腹間事，果然。」軍中遂安。岳侯聞亦大服。會先君遺書請岳，岳不自安，乃起。岳之詣闕，已具衣冠入對，伯父疏一機事，教岳敷奏，岳意末之。伯父曰：「姑持以行，不問則已。」及見，不暇它語，上先及之。它日請與伯父偕入奏事，岳出手疏，以儲貳爲言，衝風吹紙動摇，岳聲戰掉，讀不能句。上睞伯父色動。岳退，伯父進曰：「臣來在道，常怪岳飛習寫細書，窮詰端倪，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臣嘗規以大將不當預國家事，飛謂臣子一體，不當形迹之顧，欲臣同對，明臣獨與聞之。」上色定曰：「朕固疑飛之欲引卿對也，微卿之言，將不之察。」改龍圖閣經撫湖北。

伍俊除撫州鈐轄，❶不行，被命同提刑万俟卨圖之。万俟懼不能致。伯父許俊不遺，旋委三州，自擇所便授之。俊得州來謝，猶從卒士二百人，伯父伏甲見

❶「伍」，四庫本作「王」。

之，執諸座上，叱其從卒皆坐，伏兵毆之以出，收其積粟，贍軍荆、鼎二郡。後十五歲，季宣辟荆州時，用之始竭。初，俊已僇。伯父奏同万俟禼受命圖俊，「事貴歸一，故臣得自誅之，由禼之始謀」。万俟謂伯父自有其功，其初不能無望，聞奏之上，乃大感服。後万俟治岳侯獄，不以一辭見累。

伯父論中原形勢，常以關中爲諸夏首，荆州爲吴蜀之脊，皆天下形勢之地。其守荆南，即繕樓堞，治器械，具儲峙，奏論：「孫吴謹守上游形勢，故曹操不能勝。陳氏不以上游形勢爲國，故爲楊堅所取。陛下駐蹕東南，尺土未復，置形勢于度外，謹守江淮，以固東南之圉，臣愚所未悟也。荆南西援巴蜀，東控吴會，南通交廣，北接襄漢，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上游之形勢也。異時指麾號令中原，以圖恢復，莫此爲便。與夫出則建康，入則吴粤，其勢相萬也。臣之在治，驅豺狼，披荆藋，招集流散，務農嬴糧，以望幸久矣！惟陛下實重圖之。」不納。

金人歸河南地，朝廷將謀安定關陝。加祕閣修撰充都轉運使，召爲左司郎官。初，秦相罷居永嘉，人鮮知其才者，伯父曰：「吾觀秦論當世之務，多未聞于人者，此其不可揜，殆爲時用必矣。」與之出處，相得歡甚。將對，秦以户部闕侍郎，諭伯父以財利言，曰：「此官可得也。」伯父不欲以風旨言利進，不用其語，秦相稍不樂。因見，論許忠簡公行事，伯父亟稱其賢，言許位侍從時，上嘗盛怒，汪、黄二相目許，如一語迎合，彼可取而代也。秦笑吃吃不能已。伯父出，又笑而歸，始有

疏斥伯父意矣。湖北提刑向子忞，伯父湖南所按吏也，其在湖北與伯父交論于朝。秦罷子忞，伯父因亦丐外，主管虔州管內安撫。初，岳侯以列將拔起，時張俊、韓世忠等已皆建立功效至大官，內不能平。伯父勸岳屈己下之，書凡三十七通，俱不之答。岳破幺賊，遺大將俘獻樓船各一，卒徒戰守之具畢備。韓始大說定交，而張忌之益甚。岳名日盛，幕中之輕脱者，教岳勿苦降下，于是始隙。張謂伯父實主岳府謀議，百計傾岳，欲并中伯父。樞府簡取虔卒，張以不應等格，急責其使，使即讕言虔帥占留精卒不簡，伯父因被劾罷。岳侯事起，張求伯父在虔通書尺簿有《遺岳侯書》處，指爲反迹。秦相徐擿其下文曰：「此復有《遺秦相書》。」伯父用免。而張憲、岳雲之獄，止以交關書問、并憲謀進退爲反具云。

踰年，伯父繇主管玉隆觀再知虔州，蕃將程師回桀黠不受制，伯父按教奇兵，或坐或立，心知有異，傳令皆坐，不坐者斬。以統領官張涓所部，遂按軍法斬之。師回吐舌大驚，始稟畏爲用。詔歸燕人于北，師回有親從兵數百人，憚不欲行，伯父善諭師回：「公從卒衆多，不可芘，誠能遂遣此屬，朝廷必多公，芘不遺矣。」師回即日承命，朝符促師回就道，亦俛首告行。虔界江嶺，其守長兼提舉南雄州南安軍甲兵盜賊，前提刑劉昉攝事，治尚寬恕，得盜多貰活之，賊中號「我爺佛」。與官軍格，則曰：「我爺佛終不見殺，汝何爲者？」爲暴益甚。伯父再至討積年名賊俞三、古五官、朱關索、吴錦等，皆獲之，無所寬置。賊徒加以「剥皮」之號，遁

人它境，三州遂安。

伯父終更，因罷虔州安撫，進集英殿修撰，安撫福建。閩部八郡山賊，自建炎後，磐据巖險。劇寇管天下、伍黑龍、卓和尚、何白旗、丘崇、廖七嫂、滿山紅之屬數十百部，部數千至數十百人，泉、漳、汀、南、劍、邵武界，咸被其毒。鄉民多築山砦自保。甚則殘敗縣邑，州門晝閉。賊知伯父在虔威略，甚恐，或欲狙擊邵武、建昌道上，客勸伯父改途辟之，不應。迎卒已至，號令送兵還，娖隊伍揚金鼓旗幟，分道並進，爲若數千人行者，聲言親帥以虔兵全將至矣。群盜屏蹟，無敢近路，鈐轄李貴討管天下失利，貴爲賊所生得。伯父知將兵不可用，而朝廷相次遣將張淵、富選、成閔、劉寶，措置福建盜賊，不受帥司節度，且半年一代，州縣困于將迎。伯父創立奇兵，其初數百，未幾數千人，以爲殿前司左翼軍，拔石城大姓陳敏于指使中，不數年爲統制，充措置盜賊。敏弟犯令，伯父斬之，而敏不怨。事既專一，軍費大省，群盜或招或獲，而境内晏清矣。前次戍兵不聽號令，秦相靳于軍賞，伯父臨以恩信，故事無不集。伯父初計，欲使降賊取盜自贖，拔功多者爲將，以勵其餘。朝廷每聞賊降，必取以去。伯父于其降也，先激使之，比去，皆有勞績。盜賊稍定，伯父下令，山砦勿葺，銷其固險之態，民無寇患，山砦亦空。在鎮四年，平豪賊百七十部。汀賊李谷，故郡豪右，其兄子遐奴反，主谷爲重，三日至三萬人。伯父批諸將所上變書，互送諸部，不再旬而谷敗，雖幕府不知也。海寇陳小三，列艦六十犯境，伯父遣水軍統

領鄭廣以三百人擊之，期三日，破賊。廣請益兵，不許。居三日，賊舟阻風江浦，廣帆舟斷浦口，不血刃取之，盡虜其軍，魚貫束之以獻。廣歸問曰：「廣軍以一擊什，不自謂勝，公料功在三日，何也？」伯父曰：「弟從吾令，毋問何以知之。」提刑吴序賓，媢伯父之能，數以功狀不實，愬于秦相。有告土豪葉勝反者，秦以付吴，吴見伯父問計，且請兵。曰：「朝廷以勝屬公，某何敢與？發兵唯命，但恐師興而勝不可得耳。」吴不知爲計，遂辭之。事下帥司。❶伯父處勝兵職，實繫于軍。已乃召之，辭以母疾不至，伯父遺醫勞問，且止其行。它日勝來，執斬纛下。伯父每平强寇，戮魁領，罷遣枝黨，一無所問，懷服遷善。誅李谷也，吴憲疑賊首數輩，欲生之，伯父曰：「吾豈樂戕人命者，察此等非良善，舍之將復亂耳。」竟不得已而貰，後多獲之滿山紅中。上功，初不見録。蜀士鐘鼎客于張淵統領邵宏淵家，宏淵質直喜功，淵惡不用，宏淵常對諸將面折之，淵以宿憤杖宏淵百，斥入士伍。鼎上書秦相，爲辯曲直，秦怒，創聽讀之名，放之福州，入赦原所不迨。鼎白求依所親于永福縣，伯父聽之。鼎復走行在所上書，有旨劾福州官吏，伯父自劾：「某寔寬鼎，官屬何罪？」秦相不説，例降一官。趙相女嫁福州，其女僕被笞，即自經死，或欲罪女中當路意，伯父按驗明白之。方事之初，伯母劉氏諫曰：「奈何按問趙相女子家事？」伯父曰：「我不傳以文法，適教我者，又將中我，豈不反

❶「事下」，四庫本作「改命」。

爲趙氏累乎？」或造安撫使印爲人轉資，吏薄其議，伯父判牘尾曰：「帥以印爲權，軍以資爲賞，盜竊權賞，將何所不至乎？」斬之以徇。

經略廣東也，秦相語執政曰：「薛直老治福建，水陸以清，廣東盜賊未平，更付此者。」韓京戍循梅州，彈壓盜賊。秦相意京難制，檄伯父取之。京謁見南雄州，伯父即席諭京丐罷，送之出嶺，遣將馳入其戍代之。京初討賊閩、廣界中，與麾下諸將争功有隙。至是，賴伯父免死，始大服其雅量。僧宗杲得罪秦相，褫服加巾竄嶺表，道出南海，其徒從之者數百人，或欲以危法加之，用「茹菜事魔」告之。伯父曰：「得非僧宗杲者，皆佛之徒爾。」告者慙沮，不敢復言。伯父在閩得目疾内障，至廣加劇，使人讀狀乃判，覆誦如流。獄吏與囚爲姦，縱抱成案宵逸，未之覺。伯父夜中傳鑰，呼巡捕吏，直抵某處牆下搏之。下謂有神，無敢欺者。累章請祠不許。有醫夏侯裴，爲以金針抉目，明瞭如故。盜賊告定，始録前後功加待制云。伯父居官，鄉人以所欲見者，皆有以答其意，終始無倦色。先君既以伯父而葬，所以收卹其孤者，尤盡恩致，其詳别見之。至今鄉中論謀略氣誼，咸推伯父爲稱首。

將葬，季隨裒録遺槀，請狀其生平行實，將求立言之君子，爲之表志，以示不朽云。兄左朝請郎知台州軍州事嘉言狀：

諱司封，伯父也，性忠厚，行修整，好古學，再舉發貢後，母黨蔣璿宰長溪，以其貧召之，爲辦路費。伯父謝曰：「京師雖數千里遠，然罄所有，亦足以供往來

費。」入李相幕，李救太原，次懷州不進，伯父諫之不聽，遂棄其師。江陰圭田通奉錢月百萬，伯父罷取不如令者捐減居半。紹興八年，有詔以亢旱許中外實封言事。伯父以嘗召對不稱罷，不敢强聒，擬杜牧罪言，作《聽言論》。

初，知温州蘇起，重伯父節行，就問政理，亟延伯父讌席，伯父因蘇來會，辭曰：「某何爲者，而府宴必與，無乃爲盛德累乎！」蘇瞿然曉曰：「以書還我，然自今毋我外，有可提誨，願聞之。」當時相與乃如此。餘在待制伯父所爲行狀中。

初，光禄大夫在貧約中，收嫁族人孤女，諸父行誼，皆有祖父風烈。司封常謂孝衰于妻子，而人多厚妻族，惇篤本宗，每用其至。兄弟四人，相友愛如手足。待制、司封最先達，遇之官，必合兄弟之舍，與從昆弟之遺孤以行。從父兄顧言卒，司封收録其子伯震，教撫終身。待制長育從弟與言，既爲納室，又擇名士林松伯高，以其妹歸之。伯高終于東陽丞，復迎嫠嫁于葉氏。先君下世，將仕先兄又卒，待制念季宣及諸姊孤露，迎歸，爲嫁叔姊。迨季宣長，遂任以官，爲之築室求婚，然後引郊賚恩得任子，以通判伯父未任，舍其子而官之。黄氏從母，遭亂貧窶，諸父迎居鄉里，以便賙贍，事之如祖母然。通判伯父諱昌言，字韙明，潛曜不喜矜持，温然厚德君子也，待嫠倅不赴，奉祠卒。

以司封父之清修，通判之和厚，待制之英偉，先君之方正，性德異操，而雍睦無間爲甚難，足爲兄弟法矣。上念祖父名義行業如此，以季宣之弗克負荷，家法淪替，遺風泯絶，會將流遁鬼蜮，言之有靦顔面，大

懼年祀寖遠，故老凋喪，一旦溘先朝露，而我先人之烈亡軼無傳，以重忝祖之責。敬以見聞，仰箋先君遺行，祖父、伯父行事之遺落者，因并見之。瑣碎不書，爲大者之存也。既將上之史官，而不肖者亦永有以自監。子思上記夫子而不失其意，雖不敏，願學焉。誣國史以增飾私門之令猷季宣豈敢！孤季宣謹泣血箋先大夫右史公行狀如上。

書先右史遺編

先君右史《遺編》手澤二策，先兄將仕手抄一策。《使事録》二策，《議和奏草》一卷，《遺表》一篇，裒成一編，通《行狀》爲十卷。不天幼失怙恃，初，先君下世，當秦相檜柄國，伯父司封爲君行狀，雖書法不隱，于事不敢加詳。先兄集録遺書，懼爲家族之禍，故如議和劄子、請岳相飛書之類，皆別簣藏貯，有待而出，某不能知也。不幸先兄蚤世，某罪大惡深，徒知寶藏已録之書，不意尚多遺落。旋歸自蜀，始能偏閲家書于棄紙中，得前書手澤一策，及《議和奏草》，奏草亦先君手澤，書首已不可見，雖號天自痛，計無所及矣。大懼先君之烈，由我而墜，于是會爲一帙，以便子孫之藏，且待太史之求，編諸墳典。

初，君授南劍州司法，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幸甌浦，丞相趙公鼎以中司扈從，君以書見，丞相讀而懷之曰：「公以諫臣望鼎，鼎何辭焉？」即席而言，及于聖學。丞相盛稱上在戎馬，猶不廢讀《資治通鑑》，君曰：「是固聖上美事，然聞知之非艱，行之惟難，信能監古今之治亂而行，天下大幸！」丞相

愕曰：「久矣，鼎之不聞是言也。」留坐而語，不知屢前其席。明年，丞相簽書西府，首薦君以國士登對，論君子小人之事，議建方鎮以安邊鄙，皆略蒙施用。時上春秋鼎盛，儲嗣未立，君首陳大計，頗見開納。同里婁公寅亮爲監察御史，聞而繼之，其言尤勁。大略謂本朝傳國十帝，而大統三絶，太祖有國而太宗享之，天意人心未必不爲是也。上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朕之所師也。」是故擇後之議，不及于太宗諸孫，皇上之後太宗，實根諸此。君自以爲言之不若婁也，常寫其章而自誦之。方計議樞庭，常攝户部郎事，禁省須錢四百萬泛用，君執奏稱旨，用是有湖南之行。衡、永阻饑，君留上供漕粟賑濟，全活巨億計，盜賊以清。王太尉𤫩討楊幺，君知王不知舟楫間事，上奏委𤫩邊塞。時岳相以偏將戍洪、吉，君一見知其人，表飛可清湖、湘，後成敗如君策。君之在都司也，獄有父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有司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君駁之以爲子之弑父，寧論曲直。況父入子家，非人家，盜出困窮，子之孝養何在？抵以大逆，議者然之。和議興，屬秦相陰植黨與，凡議論異己者，皆斥去之。君一再言，不從，因不復論。秦不知其異，故自趙丞相以下皆出，而君獨留。丞相之行，送者惟君與郎官二輩。丞相欲論秦一罔上事，君以義止之。丞相行，舉手而戲曰：「鼎行，如公寧復留此？」君徐應之曰：「未可量也。」秦聞頗悦，召君致謝。君曰：「趙丞相與某厚，爲之謀，安敢不忠？」故秦不復疑。及侍從旅對榻前，君列其非是，因面疏秦曰：「偷安固位，于相君私計則便，然以虜賊臣辱君父，忘宗廟之大恥，于心安

乎？」與之廷辯移晷，因得疾以歸，自作遺占，猶詆秦計甚斥。君常喜道「清心省事，約己便民」二句，及上斯奏，首論及之。舊事：右史終，有致事遺表恩澤。秦因沮壞成法，更爲新制。君之大節，蓋如此。其它細務，在它人爲可稱，于君爲不足道者，皆不復著。

嗚呼！先君逝矣，煢煢孤子，獨季宣在，何修何事可以繼志承先？惟有收拾遺書，裨補《行狀》之闕，昭晰始終之節，差可以無愧。抑嘗聞司馬文正之《簡吕由庚》曰：「子孫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今日不録中史院，則先公事業遂汩没矣。」又嘗聞李蘩爲泌《家傳》，其間不無溢美，後世既疑其妄，先人實事，因併疑之。子孫之愛先人，政不當如此。是則先人之志，不可以不發，事之詳略，不可以一豪加也。故某書此，續諸《行狀》、《遺編》之後，俾後之觀者，得以互見焉。二書已詳，則不復敘。隆興元年正月甲子，孤某泣血書。

敘遺編别録

孤某既次先君《右史文筆集録遺編》，患其未能備詳，求諸緗袠，又得《遇事勤書》及《癸丑續記》一策，續記多記奏雜稾，行草相間，往往斤削塗竄，不可盡識，字字尋繹，始頗可通。去其複重，抄其要切之語，編諸書末以爲《遺編别録》。俟有它求而得，將以備後録云。

嗚呼！先君之言，亦少詳矣。方其以道屈信于吕、趙、張、秦數相之間，其立朝誠節，見諸事業者，《遺編》、《行狀》固已略舉。至于先君出處，交承師友之際，所以切磨麗

澤，相期于三代之道者，《别録》見爲多焉。某罪逆至深，先君遺書求不能蚤，不知續記之類，其亡幾何？悔不可追矣。顧惟不敏奉先君之餘業，兢兢栗栗，惟恐失墜，如臨絶壑，而無憑依。繼述之方，知以遺書從事而已，而今而後，其能免夫！後之子孫，觀此先作，無忘乃祖之烈，以時次其家集，毋若我之不孝焉！負罪而書，不悟漣洏之丹臆也。某謹敘。

誌　銘

故通判臨江軍事王公墓誌銘

初，臨江軍通判王公以文林郎知鄂州武昌縣，治有遺德，縣人懷之，已代，而挽公留邑居，葬其先人朝奉公于金牛鄉之蚪山。公待次臨江，某承乏武昌令，用通家子眂公丈人行。凡公所爲教告，亡非爲民之實。居亡幾何，公屬疾，遽裁處家事，隱几而逝。家人號哭而呼之。公舉首曰：「死生常理，勿呼我。」遂卒。邑民德公疋素，往往多孺慕者。子望之奉公遺命，將以古昭穆法祔公于先朝奉之兆，少南餘二十步。葬有日，使其子綱以公行實，求爲誌且銘，某辭弗獲命，謹論次以書。

公諱揮，字時發，其先姬姓，以王者後，爲太原望族。文中子，其胄也。乾祐末，漢劉氏亂，有名助者，辟墜睢陽之下邑，公其六世孫也。曾大父邦彦，知開州。大父昌符，通判南安軍事。父鑄，以公贈右朝奉郎，朝奉學通經術，崇寧中退居養母，以其

學教子姓。公年十八，繇鄉貢入太學，第政和八年進士，主簿新鄉。劉豫來知衛州，公策其必反。豫聞，銜憤次骨，屬諸公論薦移公絳丞，豫吹毛求其疵後，❶迄莫能中。靖康亂，南渡，丁先朝奉艱，終喪，調蘄州司理參軍，巴河戍兵拒李成。寇積多，或告殺人冒級賞，公疑，爲緩獄，用得其情，全活數十計。還知武昌縣事，兵荒甫定，軍書調度無虛日，邑人流散，公補刓剔蠹，政成不擾，流亡稍復，爲營百室處之，未幾成邑肆。用薦者改宣教郎，歷知瑞昌、懷安縣。閩人喜訟，公治之必誠，民吏化之，卒三祀亡留獄。移簽書荆南節度判官事。今太尉公劉錡以元勳爲湖北率，其鎮在荆南，莫府文書嘗更公議者，輒令亟下勿復睆。秩滿，除通判臨江軍事，會卒。累官左朝奉郎，賜緋魚袋，享年七十有一。

夫人趙氏，封安人。子男二人：望之、擇之。❷望之中進士科，主潼川府路轉運帳司。女一人。孫男綱。女孫二人，皆幼。公问學有淵源，恒誨訓其二子曰：「忠孝在人，猶衣之布帛，食之稻粱，不可斯須去也。君子學問以成身，清儉以約己，中正以從事，謙恭以下人，慈惠以及物，慎密以遠禍。信能安此數者，匪直于人無斁，明神將保之矣。人非鬼責，夫何慊焉！」公之所立蓋如此，其交人有始卒。始學，聲振國庠，名士如祖秀實輩，皆親重之。所爲詩文，一時傳誦。當官婁平大獄，人不敢欺。寮寀有咈事情，事聰察者，爲之調護委曲，俾叶于中乃已。尤恬進取，或教之干

❶「疵後」，四庫本作「後疵」。
❷「擇」，四庫本作「釋」，朱抄本無此字。

時相求達仕者，公曰：「姑從所好而已。」卒以紹興三十年十月庚申，❶以歲十二月庚申葬。銘曰：

不顯而章，不熾而昌。世奕其光，惟此王公。逌時祖德，平康諒直。識到幾先，雪究沈冤。學自于源，德音孰嗣？惟河之涘，汾亭孔子。遺德斯邦，諸鄂之岡，萬世攸藏。龜不知其長，簭不知其短，孫子無疆，滲澤浩其以遠！

余仲美墓誌銘

自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以程文覓舉，一不中治，❷見詘于有司，雖負王佐之才，懷治世之具，悉擯棄不用，而闒茸脂韋之士，厠名科級。有階以致清顯者，實繫其人之幸與不幸，蓋不足計其賢否。德興余仲美，其賢而不幸者與！

初，仲美受經于從父石月先生，蚤見知重，嘗舉才武，一旦不屑，去之。政和中，繇鄉貢入學，久之不第，仲美喟然曰：「吾親老矣，旁無兼侍，且遇合有命，吾居易以俟之耳。」告歸，養其父母，宗族無間言，執喪哀瘠，躬負土以奉襄事，作白雲亭於家次，致其孝思。一時名人如吴園、張先生根、程尚書瑀、方待制孟鄉、邵少卿昂、從弟吏部應求與今江西漕使敷文魏公安行，咸略去勢位，從之遊處。自尚書而下，皆爲賦詩亭壁，紀其純孝。而吴園先生至自筆《柳開家訓》贈之。家豪于貲，自仲美先人，世以賙急賑窮爲務，未嘗以爲德。仲美濟美彌篤，

❶「申」，四庫本作「午」。
❷「治」，四庫本作「格」。

自奉約甚，語人善不絕諸口。鄉閭有訟，往往就之平決，恥于官府。紹興蒼龍甲戌，仲美生六十有八年矣，累舉當受恩命，會病以卒。仲美嘗謂人能直己正心，雖生不富貴，死且不泯。張侍郎杞與仲美同學少善，侍郎以兄事之，其守潼川，夢仲美與之語，泛論世故，懔懔如平生歡，時仲美亡有日矣。里人有死而更生者云，恍惚觀仲美坐府若大吏然。

夫人劉氏，弋陽人，婉孌有賢行，後仲美六年卒，亦臨終不亂。子男持、峙、特、待、時、詩，嗣其業。女歸進士程耦。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諸孤始克奉公夫人之喪，葬于卓山之陽。

陽昌尉王某，其婿夫也，以所爲《仲美行狀》見令甌浦薛某，求其銘與誌。某按仲美諱公彥，自曾祖鼎、祖修己、父師民，至仲美，世立德弗耀，法當得銘。銘曰：

里之仁，孝之純，武而文，屈而伸。行通神，蹈真淳。卓之山，反丘樊。子之孫，千萬年。世其賢，視珉堅。

林南仲墓誌銘

走之友陳傅良君舉以經學教授州鄉，亟爲走稱其生徒林大備者，爲平陽善士。走待縣常熟，寓家具區滆上，聞君舉不遠千里過之，他日出大備先人《南仲行狀》，爲請銘。君舉不妄許人，宜可信，屬走以志，其何辭。

南仲諱杞，其先家閩中。唐會昌、大中間，有名彥者，徙橫陽之金舟鄉，遂爲林灣里人。繇彥及頌四世無支子，頌始三息。君曾大父基，其季也。大父景深，父汝翼，

世豪于貲，自君先公，和柔不與物競，由是稍淪落。君有兄某，不喜家人生産作業，君方少，奮曰：「吾子弟也，可不任親之憂，不能興起吾家若祖父時，不室矣！」料理家政，一不以累父兄。行年三十有七而娶，時家道成矣。君于治生理財，曾不汲汲，種桑課農，井井有條理。以故他人不足，君獨有餘。兄無室家，君事之猶父也。祖居華敞，君始築室其西，便温清。先公即世，君推故第與其季，無靳色。蚤雖廢學，然其優游樂易，如自足于内者。閒居冠履必整，而自奉簡素，立坐未嘗跛倚，對妻子無惰容，精悍至老不衰，非勉强然也。享年七十有四，以乾道四年九月哉生魄卒，以明年十二月幾望葬。取陳氏。子男三人：大任、大備、大時。女一人，適楊氏。孫男二人。陳夫人習婦容，治其庭内有可法者。子皆儒學，大備居喪以禮，亦近時所難。銘曰：

湖源之岡，公乎歸處。左以瞻吾祖，右以依吾父。

故醴陵縣丞江公墓誌銘代賈簿作

皇上紹興二十有七年某月甲子，荆湖南路都總管主管安撫使臣璹，轉運副使臣姓名，提點刑獄臣姓名，提舉常平臣姓名，言醴陵縣丞江符權茶陵軍使兼縣事，治有能蹟，宜蒙褒顯，未報，醴陵之民，列請還公于府。某月甲子，其孤某克葬公于蒼山故壠，門人攸縣主簿劉來狀公行事，而請銘于某。某雅服公誼，不可以辭，謹肅拜爲之銘誌。

公字信仲，建州建陽北樂里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世爲士。母黄氏通經文學，

躬自教子。公生八歲，工詩，長從鄉貢入太學，紹興某年以進士擢第，調永豐尉。縣居江浙要會，郵傳之用，舊事取給里胥，公裁始出于官，遂爲定例。前此催科無法，公不擾而辦，民訟久不決者，咸即公平處。信州守將三易，皆進公賢，徙辰州録事參軍。始至圄犴充溢，公一以誠聽，先釋左驗，囚多不訊而伏。峒蠻擾邊，公持檄招諭，率聽命馴服。用薦者關陞左從政郎，改丞醴陵。直某閣陳公鎮湖南，延公幕府，權茶陵軍使。軍界郴、吉，大盜侯將軍者嘯侶千計，据神農氏陵肆略，爲江湖患者十餘歲。公身履行陣，執獻于府。軍政積不理，吏隱賦入而重爲苛斂，公按治情得貸其責，俾畢償，財計盈衍，横斂用絶于民。還縣疾作，已病，猶草書遺親故告别。卒年六十。夫人張氏，鄉先生長樂尉某之子，工文尚義，人謂班姬亞匹。後夫人熊氏，提舉江西常平某之子。男某，舉進士。次一人，幼穉。女，長歸賈某，次詹某，皆進士，業文。公好著述，遺書凡二百卷，門人前進士陳某爲編録，刊行于世。

公事親孝，自處廉隅，歷官皆有聲稱，以惠安無告，禁暴戢姦爲急。家貧篤于行義，先業推之幼弟，無所取。詹氏女兄少寡，公爲字撫其孤。居閑以經術教授里閭，于門弟子無少隱，誨誘孜孜不倦，用是多舉選于朝。永豐學廢不修，亦自公而復，凡此公行之大者，皆可銘。銘曰：

有安而静，有寬其令，惟窮民是定，惟兩辭是聽，刑其于無争，古良吏之治邪！曰子江子之政。蠢爾蠻荆，或嘯于陵，不見其形，卒保其纓，民用康寧，古良將之事邪！曰子江子之兵。於乎子之

德，匪文匪飾，後生是式，允躬是飭。有堅斯石，爰攻爰刻，匪子之爲益，儆于罔極。

王夫人墓誌銘代人作

婦人之賢，能以義方教子爲難。人子受教母儀，卒能有所成立，而拜親于垂白者爲尤難。德興王氏之母曰吴夫人，嫠居而能誨其子，四兒皆與舍選，而浩、楝、栮者，竟能以累舉賜命，禄及其親。夫人福壽康寧，享年九十乃卒。二者兼萃，其王氏之門乎！初，夫人姊妹娣三人，有老嫗相之曰：「是家三女皆中相法，宜其夫子，而壽過耆耋者，惟季女當之。」伯姊爲故中奉余公安行夫人，所謂石月先生者也。仲姊歸上高知縣王元夫宣教，亦以儒顯。夫人其季也，歸于居士王公諱某。同里張氏，本玉出也，居士常曰：「吾祖姑蓬萊君相張氏，以儒學起家，爲今江東甲族，吾竊慕之。」居士終，夫人奉先君之思，所以誨其孤者不替，竟能以儒學自奮，用光閥閲。余氏夫人早卒，子吏部應求持節閩嶺、江西二道，與渭陽之念，爲辟浩，而奉夫人以從，吏部事之如母。夫人喜曰：「吾不教子，能辱公賜乎？」後十餘年，楝、栮各當之官，争奉板輿迎候，夫人憚于遠游，不許。紹興二十五年九月朔甲子，以疾終于里第。在姊娣中最爲壽考，如相嫗言。

夫人少而端静，自歸夫家，叶和内外，小大歡愜。姪有幼而孤者，夫人撫之猶子。夫族或終于外，夫人爲收葬之，夜夢其人謝焉。其天性仁慈類此。子浩初舉進士，在學有聲，考文屢魁多士，先夫人卒，官至右文林郎、奉新丞。朴中年以家累，不遂于

學。棟今光澤尉。栩永興尉。女歸進士張轂。孫男十人，女四人。曾孫男女十五人。越明年十有二月丙辰，諸孤將祔夫人之喪于居士之隴。栩以左從政郎李扶之狀來求銘，余與浩同學聯姻，又與棟、栩同預鄉貢，知夫人爲詳。夫人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故不仕。銘曰：

惟夫人之静特兮，羌聖善而好修。襲翠羽之華裾兮，蹈玄雲而遠遊。紉留夷而象佩兮，燦夜光之陸離。含芳蓀以宜厥配兮，從運期而與歸。芝蘭雜遝其庭砌兮，馴鵷雛與霄鳳。乘白雲于九衢兮，光母儀之德頌。崇喬松之高壽兮，澎湃乎其滲澤。噫深深之葬玉兮，餘潤滋于樂石。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三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四

行狀　祭文　弔文附

行狀

宋侍郎代作

曾祖珏，妣戴氏。祖楚，妣鍾氏。父道元，以公贈右中大夫，妣林氏，贈令人。公諱之才，字庭佐，温州平陽人，其先世有潛德，公幼莊重，樂與賢己者處。羅陽俗舊淳固，先中大始裒書，教公問學，迨其官達，士子爲彬彬焉。政和八年，公第進士，調貴池主簿，改教授京兆府學，恥自衒爲干謁，知己者少，積十八年不遷。故右丞忠簡許公力推挽之，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踰年，改京秩。時講戰議未決，黨論紛起，公截然中立，亡所附麗。又五閱歲，稍遷校書郎，歷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權吏部侍郎。爲大金生辰使。歸報，太上皇帝喜曰：「宋某姓名稱矣。」亟將晉用。屬公以冢子，及夫人氏之喪，固求閒佚，加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當時朝士多以罪行，惟公力自引去，士夫歆豔，祖道傾一時。鄉居十年，翛然忘官宦意，徜徉田里，或不知其侍從之臣。

起知泉州，州人便安其廉簡。富民有罪繫獄，中旨釋之，而公不貰。繼以尚書命

至，公曰：「吾守臣也，不敢抗朝廷之命敕。」乃出囚而老。民吏聞公引疾，則競走浮屠祠禳禬，借留于神。移知衢州，不拜，因得以宫觀歸。不五年間，四乞骸骨。紹興三十一年，遂以朝奉大夫致仕。今上登極，覃轉朝散大夫。乾道二年七月戊辰，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贈左中散大夫，累封平陽縣伯，食三百户。娶會稽王氏，贈開府錫之孫，故朝奉大夫璵之子，封令人。子四人：長男中甫及長女，皆先公卒；次女歸右從政郎後處州麗水縣丞趙良臣；男直甫右承奉郎，後房俞氏出也。有自次文五十卷，曰《雲海弊帚》。雲海，公之居士號也。家有《雲海後集》、《三餘録》、《詞林》合如干卷。

公雅有至性，初太令人將葬而雨，壙中水溢，憂之一夕而髭髮變。立朝尚持大體，不潔潔以取名。未嘗輕易發言，言之必有當也。方北鄙未定，公因轉對，請擇威望重臣經理淮甸，與諸大將維持攻守，以固吾圉。洎南北講解，則請不忘警戒，振淹滯，養民力，收兵柄，固基圖，爲持久計。又勵聖學以自强不息，乞詔四方知愛民意，皆切時病中事機。其論財計，謂當量入爲出，以節用愛民。論任使則請度人所宜，用其所長。論海劫則欲責任土豪，而屬統于沿海之制帥。言皆簡而理當。所請置書太學，班在仕者通家雜坐之禁，裨益風教，此其意度不淺。紹興七年詔書以秋旱，許中外上封事，公奏疏謂當以實應天，去六弊，修四事。其六弊：曰民力凋瘵；曰守令非人；曰吏員猥冗；曰功實不覈；曰賞罰未明；曰將士驕惰。四事：曰上游淮南，宜置帥安集；曰盡人事以待天時；曰立事者必有

成謀，又當持之以固；曰人君當有立志，至誠可以感天。又論：「進言者患不能盡，聽言者患不能擇。是非並進，惟虛心公聽乃能擇之。漢張釋之言便宜，孝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臣不敢爲甚高之論，願陛下無忽而聽從之。」晚與時相論及大儒，相謂大儒不可多用。公知其意，証曰：「大儒患不多有，用多何患？」時相色動，公即請祠以歸。觀公救時告後之言，可以知其操心持己之所在，即其言少見施用，豈苟然而已哉！

公之歸卧于家，憂國之心未始替也。常曰：「吾老不能爲國家陳力，每一念之，則申旦不寐。」蓋其學深自養，常超然獨得。志有所定，單見莫之識也。律身端謹，曾不矜持于外，其當官稱是，立不易方，而爲名德所尚，于時鮮所偶合，故其屏處多于在仕之年。邑子請教于門，人人各厭所欲，善士資其矜式，自謂得師。晚年築室瑞安縣之峴山，于周奥原自爲壽藏，制素衣一。稱曰：「吾終，必以是襚。」先此一歲，自言明歲當死。疾浸，屏去藥餌曰：「吾心中無一事矣。」誦伊川先生《克己》之詩以殁。遺戒毋侈，吾墓，毋建宇築闕。終始一概，死生不易其介焉。直甫卜以歲十二月壬戌大葬，走書屬某，紀公行實。惟公偉望碩德，爲時名臣，鄉閈老成，于今爲最。某年視公上下，知公尤悉，大懼風誼闕逸，何以典刑後生？勉書以待賢者之銘，且備史官采擇。雖文多累句，于公無愧辭云。謹狀。

劉進之代人作

紹興二十七年，故侍郎張公九成知温

州，初下屬部，惇禮賢者以美風俗。郡長老上栟谿里人劉君鄉行，張公以書致酒饋曰：「公孝于親，悌于長，孝義聞于鄉里，敬致州郡禮焉。」既而力延請君正州學。初，君以風誼爲鄉閈信服，雖强悍小人素難與言者，于君無不敬愛，里有爭競輒就平處，或爲不善于室，率自警曰：「劉學正得無知之乎？」同郡賈司理如規，與君俱以善稱一鄉，人士諺曰：「適樂成不見賈元範，栟谿不見劉進之，是浮洞庭而不嘗橘之食也。」其見重于時如此。

君諱愈，字進之，幼穎悟，篤志于學。試郡三舍，屢入優等薦，丁艱棘，不克薦，四十棄場屋，遊志于浮圖氏學，號無相居士。其先世友愛，至君兄弟益雍睦，三世同居，無一言之間。君問不及生計，弟某亦任之不疑，視兄弟子若己子，然皆終始如一日。家豪于貲，未嘗以訟至官府，或加之無禮，往往笑不與校。君爲人方整，至誠出于天性，不妄言笑，終日危坐凛如也。盛暑不解衣帶，接物溫粹，見者必肅，嚮人無纖芥之僞，而莫敢欺以不情。聞人之善，喜見辭色，常稱引以訓子弟。見稱人之惡者，謝曰：「幸毋及此。」知識有過，時時面爲告導，退不以語人。嘗止僧舍，有竊君卧具而得者，君曰：「是非吾物。」即以予之。善與人交，少所與遊，皆知名士。賑其貧者，至爲解衣傾囷，蓋不一再，然常不待其有請。後多賴以卒業，爲世顯人。客來無貴賤，掇飡見之無倦色，有求無不遂其所欲。或以無擇爲訾，君曰：「吾以救窮而已。」其門故多貧士，至者相踵，君未始以有亡爲辭。其飲食之不事豐腆，資之亦不過厚，所濟甚博，其施得以有常。行道雖飢，不先僮奴而

飯，當食而見餓夫，常推食命之食。輕于財，篤于義，憂人之憂，不啻于己。鄉里利害必以身爲倡始，力興除之。臨事有立，摧撓百端不爲沮。鄉人之喪貧而不能舉者，每斂以棺而葬以地，且資金粟以佐其費。歉歲爲糜待餓者，率以爲常。稱貸必先最貧下者，或謂君將無所取償，君曰：「能償者人已與之，吾獨不忍此爲溝中之殍耳。」焚券已責不少靳。

己巳秋旱，明春大饑，君博謀賑贍之。其家山樵采不禁，恣民伐薪，鬻之以自給。擇地不毛、道嶮巇者，買庸鋤治。又身請貸于州，詣州教授，丐爲先容，教授爲君具食，君不下筯，曰：「鄉人餓且死，尚忍安食于此邪？」在坐客竦然起，從君見州將，州將慮民逋負，難其請。君即乞以家砧基簿爲質，得米三百斛歸，與並鄉大家分計近居之下户給之，貧者咸賴以活。其秋，君獨不收前貸，代出私廩還官。甲申春，不雨者三月，大無麥苗，農田不復播種，方仍歲困飈風，因之以饑疫，貧民挑蕨根舂飡充腹，或盡室脹死，去而操觚以乞者載路。時守倅俱闕，莫有任賑民事者。君合鄉民雩祭，吁嗟至于感泣。因詣匭論奏，請發常平倉米以紓民急，仍降祠部度牒，畀郡轉糴它道，以故端明張公闡鄉典之舊，詒書約爲己助。上爲惻然聽許，無一不如所乞。會郡太守袁公孚奉宣詔旨，司户劉公朔寔左右之。君與鄉人徐讜求賑救之方，得趙清獻公《救菑記》以獻袁公，榜于座右，視以爲法。爲是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孩提之委棄者，得以長養。君之居里亦緣君得官米以給，全活無慮千萬計，其端皆自君啓之。初，中谿有石障流，號石斷，自谿濱潮

民之架木爲摝，隔水以捕魚者幾二十處，舟行多覆溺患。君與同閈陳常顧民聚石，更石斷水道，白縣撤摝去之，谿流遂安。

君既功存鄉人，鄉人莫不倚君爲命。士夫之賢，聞君名者，以未及識面爲恨。享年七十有一，以乾道二年七月一日卒。屬纊，精爽不亂，自爲韻語二十四字，仍遺書戒子孫以儉約。近鄉居人識與不識，無不嗟涕，至有爲佛事資冥福者。有《詩詞雜著》一編，藏于家。先夫人周氏蚤世，後夫人韓氏生子七人，士直，某某，士亨，先君卒。

君雖布衣，常有經濟大志。讀書講論，事緒紛遝不暫休。聞國有難，戚然憂形于色。方臘起，妖人吕師囊趣和之，反黄巖，陷樂清，犯柑谿，抵菰田，管界巡檢陳莘以郡兵三百人拒之，居人惴恐多逃去。君始壯歲，奮不顧，❶曰：「寇至則吾鄉無噍類，忍相隨爲身地邪？」因自贊從討賊。賊軍依山壅水爲固，陳徑進，有輕賊心。君曰：「賊營憑据巖險，官兵素不習，利誘致平地，乃可擊耳。」陳不能用，君辭不行。官軍半渡谿，賊決積水灌而下，官軍大敗，陳與鄉豪李徽及其弟充死焉。君以二李公贈卹不加，爲之傳以表見于世。甲戌，歲比不登，諸鄉艱食，姦人讙起，託借糧爲辭，警劫鄉疃，稠樹村黨最悍，水陸爲不通。郡遣邑尉圖之，尉止中道不敢進，欲起鄉兵討捕。君曰：「人心方摇，當填以静，臨以白刃，必將激而爲亂矣。」單馬至渡潭酒坊，呼酋首二三人，命坐，諭以禍福，皆皤然感動，即日罷歸。它黨亦聞風而定。郡鹽課積增至己巳

❶「顧」下，四庫本有「身」字。

歲，歲七十四萬八千五百斤，有司艱于趣辦，輒賦于民，寸産之家無免者。按月征斂，吏緣爲姦，類略豪强，而增敷細民，係縲于官無虚日，因以破家者，不可計。君遣士直偕鄉人王大充訴于監司臺省，得免增敷數萬斤。猶以未足寬民，遣甥盧緯偕士直復言户部，請蠲歲課之半。時司邦計者聚斂方急，甥、子久客困沮而歸，君又遣之，始末六年，費損家貲鉅億計，沮撓非一，君斄然無倦，雖一餉頃常疚懷。最後州人龍圖閣學士何公溥貴于朝爲主張，是減年額二十五萬二百斤，盡罷下户科抑，而上户所出亦輕，衆始笑君之迂，既乃喜其幹而能立。今皇帝即阼，詔書求直言，君以今方邊興，取守方略，要有人言之，至如内治所不可緩，著書曰《内治詳覽》以進，陳自治之策，在清其源，凡十數條，皆切治道。奏，下三省看詳，不報。君曰：「臣言雖微，有補聖治，顧主上未深察耳。」復因郡置録進。後朝廷施行數事，大略與君論合。世之好議論人者，妄意君之自奉簡素，急于利物。晚喜讀西方書，不愛金錢，佐營塔廟，謂修福田利益。不知君之才器，誠有大過人者，不爲世用，故不難施予，放意物外以自適，所爲數事，雖得時聞，人有不能辦，而君居鄙里，處之裕如，用行誼信重于州閭間，非一日之積也。

士直等卜以歲二月某日，葬君于某鄉某山之原。將葬，録君行實，屬某狀其平生。某少從君遊，知君爲悉，是固朋友之職，無所復辭，爲次比，以待立言君子爲之銘。言雖不文，亦將託君之名以傳不朽云爾。

陳益之父代士昭兄

公之子謙，初以文章試太學，聲名籍甚。某主敦宗南院，道莆田，過故人著作劉公夙，問後生之賢，某以謙對。劉言：「謙之賢者，皆以其父。夙前教授温州時，謙以諸生講肄州學，夙喜其質明鋭，爲痛裁抑以成其材，退常慊然于中，不使謙覺之也。其父即知夙爲有意琢磨其子，夙心知其賢于人，顧未嘗識其面。」某曰：「君得之矣！君所知于陳公者，教子一事。公之鄉行有足賢者，某嘗聞其人矣。然于鄉之老成，雖雅知其名，非身察知其賢，不輕言也。嘗與公會，望其容色温然和粹。聽其言語，簡而誠慤，意非常俗之士，問之，公也。始知其爲鄉里推重之，有以能教其子，以立門户，若天道之報。」然某之迎家而歸，會公將葬。謙與兄某某、弟某某，共裒公行，將求名士而銘之，屬某敘次其文，某辭不得謝，爲直書其事焉。

公諱敦化，字某，其先家福唐，五季亂，徙横陽，又遷永嘉鵬飛里，世以輕財嗜義，德施于鄉。公生九年，罹方臘變，鄉之平居爲不善者，群不逞嘯屠之，而共芘匿保公以全。十五，丁父艱，二弟皆幼，公奉母夫人經理家政，井井有條理。夫人一食不飴，公輒憂之見顏面，方疾，湯藥非親嘗不進。遭喪，廬墓左，哀慕至老不衰。兄弟相友，及見二毛，不忍析異。公性夷曠，不立城府，與人接無纖芥，雖庬夫、單婦、三尺童子，一皆詞情温厚，有以慰懌其心。家累百金，益能增侈先德之施，伏臘之外，率用振業族黨鄉閈之急難，餘以修治橋梁，平夷道路無留

者。凶歲人多閉糴，常發私廩，平價出之，賑貸單貧，孜孜不倦。鄉閭信服其誼，爭訟多不之官府，得公一言，即時解散，鬬很爲是益希少。公雖蚤棄書學，所爲常與理造，經界行縣選公平比鄉之賦，至今稱其均一。金人逼淮甸，又請公治鄉兵，時諸鄉繕甲騷然，公格令不下，曰：「此但擾耳。」鄉民賴以無事，而它部兵亦不成部伍。家園有竹萬個，二古梅，公常笑傲其間，陶然自適，萬事不以挂念，客至，無不傾倒，皆歎其古君子也。盡心教子，迄能有所成立。莫年，謙上名禮部，人謂公世殖善不顯，天其或者遂將侈大其門，而公不卒見之也。以乾道二年五月六日卒，享年五十有五。

鄉人於公之疾，日奉鷄豚祠神禱謝。死之日，咨嗟相顧，有爲之流涕者。烏乎！公何以得此邪？公常自言：「不能利澤于世，遺愛一鄉足矣！」以匹夫而澤迨鄉里，賢矣哉！子男五人，女一人。卜以歲三月某日，葬公于郡西岑之原，列其行事如右。

高府君 代百七兄作

福州長谿縣桐山高擢，字邦貢，年六十六。

曾祖昂，祖世軌，父南仲。

公之先家福州懷安縣之石岊亭，五季亂，辟地桐山，世隱德弗耀。公幼孤，穎脱嶷然，與群兒異。事母篤孝，未冠，母卒，哀毁不勝喪。事伯姊，撫幼弟，内外無間言。剛毅端方，其資性然也。嘗舉進士，有聞于時。中年即絶意功名，以吟獻自適，意有所寓，一見之詩篇，一時聞人多與之賡倡。喜數術，其學視司馬季主、莊君平，雖不以此

自奇，人扣之命曆，亦爲應答無倦。與物無競，或以非理干之，❶公接以誠，往往爲退聽，人服其不校。然宗黨有過，公未嘗假之言色，則其爲内守可知也。性尤喜學，迎師教子，不計道途之遠近。常以立身揚名，訓飭子弟。疾寢，猶肅子孫至牀下而戒之曰：「而曹善守世業，睦于上下，無爲蠹物害人，則身事畢矣！」卒以紹興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鄉閈聞者，無不傷之。娶陳氏，温州平陽人，甚宜其家，行年今七十矣，識者知壽考之未艾。子男二人，曰桂、曰明，能率父訓，皆進士未第。❷女長適莆門陳竑，次適忠翊郎陳谿，再醮于宋洋、方汝楫。孫男宗郝、宗郭、宗鄭、宗酈，女適同里王克人，皆舉進士。將葬，其孤桂、明得卜于山門村之石函原，期以歲十月十四日復土，而求書于某，故摭其行實，以竢立言之君子爲之銘云。

祭文　弔文附

祭蕭帥文

維紹興二十有七年，歲次丁丑八月甲午朔二十二日乙卯，故吏具位薛季宣，謹遣家奴，以清酌之奠，昭祭于故府制置大安撫閣學侍郎河南之靈：

烏呼！孰謂蒼天恒與善人？即事遐觀，夫何不仁！胡爲我公，道弗克信。烏

❶「理」，四庫本作「禮」。
❷「未」，四庫本作「及」。

噂哀哉！惟公之德，清通諒直。不侮于鰥，不回于力。能柔能剛，惟道所適。惟公之度，猶天猶龍。大而不器，變而不窮。宇宙寥廓，細微不容。惟公之操，喬松金石。鍊磨不磷，寒涼不易。立懦廉頑，無煩訓敕。惟公之行，右準左規。惟矩惟繩，則莫我違。化行鄉鄙，民之羽儀。惟公之文，渾乎六籍。何幾不研，何隱不賾。發揮煥焉，造物無迹。洪惟我宋，網羅雋賢。峨峨大科，龍門則焉。公躍而登，如拾芥然。柏臺峭清，華省焜熀。尊禮大臣，既丞既長。皂鶡得譽，百工讚卬。封禺天台，三輔要藩。俗阜而蕃，猾察其間。坐嘯亡何，面革雄姦。自陝而西，召伯所處。通邑大都，幾半寰宇。內而黔黎，外而師旅。五侯牧臣，我公主之。封豕長蛇，我公去之。惟善惟良，我公予之。孽臣柄朝，心甚不黨。口鑠鏐金，舉賢干綱。民望攸歸，曷爲其罔？皇帝曰吁，於維錦城。日迺鎮焉，民服惟誠。棠陰蔽芾，謳吟則興。若其西歸，往終迺事。政成亟來，福我赤子。公拜稽首，受賜青氈。民睹舊儀，從服教言。治稱流聞，頌聲雜然。皇帝曰都，爾護諸將。刑幾無用，桴鼓絕響。厥績懋焉，德惟懋賞。華閣邃清，墳典攸藏。儒官增秩，厥有舊章。民惜公歸，非余爾忘。誥揚王庭，士夫交慶。吾道其東，蜀人何幸！指日惟期，王之畀政。如何不弔？天不憖遺！梁木斯壞，喆人其萎。放卬焉取？民兮疇依？龍輴東轅，旐丹爰舉。歸賵追榮，慼我明主。渥矣寵章，君乎何所？烏呼哀哉！緊予鯫生，叨世通家。日也清池，泛以芙華。飲之食之，恩意亡涯。公之往矣，撫棺奚及！葬惟時矣，烏呼執紼。薄奠陳誠，洒淚以泣！

尚饗。

祭周詹事文 操

惟公忠諒質直，立乎本朝。爲名侍從，循良豈弟，施諸有政，爲賢太守。天寵方渥，超然遠舉，既可以淬礪末俗。奉身而退，與世長辭，亦可謂達于死生之際矣！某在歲戊子，拜公闕下，傾蓋之見，稱之曰能，顧謂衆賓，韙其高節。將命歸朝，又與公遇，方郡闕將，辱公我期。假守之來，公亦旋旆。清風之會，琅乎德音，甫再閱旬，公遊汗漫。公生乎世，享年寔尊，名德俱高，可以無憾。某惟賢之事，庶免罪愆，公之捨旃，將安卬倣？嗚乎！老成凋喪，誰復典刑？斯世斯民，可爲長歎！一觴之奠，聊寫我心。精氣不亡，可無昭監。

祭呂郎中文 大器

某昔令鄂陵，公守西陽，治夾長江。我有將迎，我有泝沿，公郡之從。時則我知，恩顧綢繆，燕豆壺觴。政有設施，交相告戒。何否何臧？我不敢知。公有令譽，實德于黃。督軍清野，格章不下，聿靜一方。閱歲彌時，我僻外邑，是解銅章。公升于朝，我趍里巷，道術相忘。❶我來自東，公分符竹，信宿參商。御于公所，時靡間斷，雲盤刻香。公之令子，論交許我，公則云亡。于時假節，説于舊館，如何盡傷？念昔睽違，仁言之贈，勿懈于常。誨談自養，靜非數息，辨不加詳。逝從似續，切偲晤語，斯

❶「忘」，四庫本作「聞」。

大而章。執紼無歧，惟儀之奠，涕泗其滂。公乎曷歸？鑒時精意，不尚饗之。❶

代養志姪祭王舍人墨卿

惟公學術根源，本乎性天。行業施爲，無非自然。致養北堂，晨昏必親。觀色無違，維時孝純。發策決科，光明禁途。珥筆螭坳，裁成帝謨。載持漢節，命于丹𨸏。駕之不俟，以承天子。禮行簡驢，乃逢譴怒。志之弗伸，維此之故。天胡不仁？仁人不壽！以予外舊，而仁靡究。我祖仲氏，實外我君。君不我棄，婚姻孔云。顧惟寡學，尚其來教。如何治命？禮成不報！門之未掃，丈人以行。誰歟來者，提攜我後生！奠牢之設，匪清匪馨，於嘑哀哉，君其歆我誠！

祭外舅文

維紹興二十有八年歲次戊寅三月辛酉朔初十日庚午，子婿河東薛季宣、樂安蔣行簡、滎陽鄭忱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安撫祕閣孫公之靈：

於嘑！真剛寧折，白璧易玼。醜正惟哀，讒聲雄雌。昔聞有之，迺今見兹。於嘑我公，禀氣之正。道德其容，温恭其性。節操寒松，儀言雅令。奉直嚴君，色養北堂。惟公弟兄，栗栗齊莊。孝德彰聞，風勵一方。虞庠進賢，考文以數。聊且試焉，亦程其度。夢親疾驚，棄焉弗顧。惟善降祥，廣寒孔遐。雲路遼遥，桂也婆娑。傲焉游焉，

❶「不尚饗之」，四庫本作「庶其尚饗」。

平步煙霞。錢湖帝都，本兵樞府。士袂如雲，羽書交午。補緝訓誨，咸安其所。畿甸阜繁，治以弦歌。民不忍欺，何拙催科。興起田園，邀遮涕沱。南江之西，長蛇勿勦。牧侯舉賢，大廷名小。樽俎折衝，奠平如埽。宗盟帝冑，東觀清高。佐之丞之，赤舌譊譊。夤海摘山，則復賢勞。九府司泉，事聯奄署。徵取無厭，矯誣明主。露章上聞，姦人齟齬。閩嶺迢嶢，分綜外臺。牧臣弗事，訟積陵堆。決滯獻囚，迅若霆雷。江沔之都，寔惟南郢。地控三方，邦之吭領。受鉞于藩，華戎井井。西州錦城，帥孱而愚。污吏從衡，民困求誅。致毒于蠆，張拳奮呼。受首其時，人心雲擾。使車西指，政先無告。發廩誅姦，尉此黎老。夫何楚郊，人思故君。孽乘間罅，麻起紛紜。竊邑其小，大而覆軍。僭寇漢家，增爵還鎮。大盜誅夷，人知恭順。邊城罷柝，威聲夙振。洪惟我公，秉心正平。剛斷而明，儉節而清。誰謂鬼蜮，射乎無形？弭節東歸，延陵故邑。喜接親賓，滋滋汲汲。松楸拜省，載忻載泣。蒼天何知？爵錫爲災！顏夢趣休，喆人斯萎。民無放印，于何不哀！於嘑哀哉！數法乘除，理有得喪。名位式兼，蔑聞古往。用不盡長，道其不枉。公議攸歸，董狐書在。公志雖鬱，公名則大。富貴浮雲，公乎何愛？於嘑哀哉！季宣等才非通潤，鑑授玉臺。或侍盛府，蘘沼徘徊。或一披雲，德音孔懷。龍輴載駕，終天此別。薄奠陳哀，醪醑飯糲。仿像音容，悲啼言訣。於嘑哀哉！尚饗。

墓祭外舅姑文

某不天，生六年而亡失怙恃，丈人爲子擇對，以爲無以易吾故人之子。居四年，而伯考待制始納徽禮。又七年而昏乃克成。其年，丈人帥荆州。處我記室之任。越三年，府罷，將我西遊于蜀，居半年而别，别三年，而丈人解荆州。某覲省自東甌，時丈人歸甫數日，相顧悦懌，樂以忘言。不圖改月之間，丈人捐棄舍館。後二年，丈人既葬，某哭于尹原之墓。乃復于故家，抵家翌日，而惡夢兆祥，丈母以其日即世，雖哀傷如割，而貧瘁不辦。犇喪，臨不及掩。後六年，始克展哀于墓，又不能與其女偕，隱盡于中，辭文曷究？哀哉言之不可極已！

惟自丈人録我舅甥之列，終始將二十年。《禮》曰：「賓親，愛均子姓。」某繇依舅館，獲奉丈母于堂，愛之親之，親加衆壻。❶自人而論，蓋愛女者之常情，生相思，死相遠，此德不報，在某則多負矣！然世已相知舅姑于我之厚，而殊不知厚有加于此者！昔我先大夫右史下世，適在權豪之柄國，妒疾讜正，號稱黨人。先人以趙氏而升，死和戎之議，一時契故，不克收卹其後者，于理執固宜。丈人惇切舊交，相攸我樂，終始教字，望以先人，此先人感概交情，見諸先兄將仕之夢者，斯蓋古人相與之義。在丈人固優爲之，而丈母之心，恩我又母子如也！寧以泉亭假館，不忘我先宜人一日之故。抑亦夫之所厚固當親厚之邪？嗚呼，此風不作也久矣！使某微舅姑之教，

❶「壻」，四庫本作「輩」。

則今何有所立？拊心懇惻，負負何言！惟是舅姑念我之深，顧之進學，愛其女子，奇其外孫。今獨有涵泳六經，盡心于《大學》之道，和舅姑之愛子，而教誨其外孫。庶幾雍睦于家，不墜我先人之緒，且以慰舅姑之心于九地之下，或可以無慊！雖然，今日之事，固已負初心矣！一杯之奠，悲欲忘生，烏呼哀哉！惟神靈是監饗！

祭大舅文

惟舅至德渾如，湛然太虛。其行如寓，其止如愚。中年病忘，弗占卦兆。人冀其瘳，孰知其道？在昔華子，其忘是若。俗儒見悟，終然靡樂。舅也忘忘，❶胡寧勿藥？匪究其終，曷知其至？形寂神存，脱然以蜕。眷言世事，惟疾之憂。如舅之全，夫復何求？諸甥舊館，于渭之陽。于舅之亡，能無惻傷？舅與天遊，曷來曷往？薄奠形哀，舅其肹享。

祭諸葛夢叟母文

惟靈盛德宜家，大小專壹。衆子盈前，母儀如一。錫之休祥，五福來備。室家溱溱，克大而熾。家督之賢，成身于學。科級之峨，奮鬠載擢。爵雖庶士，寵則榮親。天道昭章，其壽惟仁。如何不淑？禄未及養。棄之如遺，孰司消長？於乎夫人，可以無憾！子之才斯，豈無世鑒？某等屬聯姻亞，託子之知。卜鄰方幸，女婦其儀。遽聞哀赴，曷惟其惻？酹以觴之，庶歆微瀝。

❶「忘忘」，四庫本作「善忘」。

代四兄祭劉氏舅母文

劉、薛之昏，自今奕世。眡彼朱陳，允隆不替。惟彼朱陳，鄉俗是因。道義承承，惟吾舊姻。厥姻維何？曰惟母家。玉鑑余歸，其儀孔嘉！自我先人，清貧有素。渭陽下眄，不忘其故。婉變息女，蘋蘩奉之。豈如他人，土風共之。於惟舅母，秉德靜專。令子賢孫，清芬世傳。謂余弱子，祖姑是式。饋盥之行，會共婦職。何天不仁？舅母云歸。稚子家居，何放何依？舅母之賢，師言是儆。儉德云共，敢忘答教！蕙蒸蘭藉，哀以言誠。願踵清風，芬其德聲！

堂祭四二叔母文

嗚呼！古之至人，蓋有坐脱而立亡者，吾聞其語矣，豈若吾身親見之哉！惟靈稟德之和，清揚有婉，相而夫氏，幾大吾門。鞠育遺孤，母儀可則，宗姻婣睦，人無間言。方爲女宗，以式諸婦。胡爲不淑？棄之如遺！抑且晝夜死生，❶天數冥合，將行留自在，與造物俱邪？吾不能知，有見其臨終者矣！近世男子，盡心于性命道德之説，始終一是，不爲物閡者誰與！茲靈之亡，固有不亡者在，陳哀一奠，家有常儀。

❶「晝夜」，四庫本作「外」。

代七乙叔翁堂祭廿九伯母文

惟靈以慈仁婉淑，作嬪吾宗。家道寖昌，日益隆大。起其夫氏，靈有力焉。子孫詵詵，五福備具。鄉非積累之厚，何以臻此？雖天道不偶，元子淪喪，而靈之家室，自已而興。聖善之聲，湧溢鄉閈，亦可爲無憾矣。吾家失此賢懿，後生何法焉？哀酹有儀，敢忘其故？於乎哀哉！尚饗。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四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五

諸公祭文　　諸公挽詩

陳傅良撰行狀　　吕祖謙撰墓誌銘

祭　文

朝散大夫權知温州軍州主管學事莫濟

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迂，求之海内，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回狂瀾於千載之絶學，建功名於萬里之亨途。纔小試而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吴，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歸里居。固嘗服高風於踐履之舊，聽宏論於謦欬之餘。方將日親直諒多聞之益，盡讀篋中未見之書。曾不見於幾日，驚死生之頓殊。寓哀情之短章，灑哀淚於生芻！嗚呼！吾老矣，不知餘生尚復見人物如公者乎！

前温州州學教授樓鑰

登門最晚，受知獨深。人之云亡，百身何贖！解組東去，莫與執紼。英爽如生，諒歆菲誠！知己之報，嗟無及矣！尚行所知，毋羞九京！淚盡辭窮，嗚呼痛哉！

文林郎新平海軍節度推官鄭伯英

嗚呼哀哉！我之知公，越自少年。有友王子，數謂予言。《五代史記》，公謂簡略。綴拾舊聞，期於改作。公於是時，年未弱冠。有志史筆，予用駭歎！

辛巳之役，如風振籜。大將鼓旗，亦既前却。公令武昌，屹然不移。以義訓民，曰死守之。大江有靈，俾君不試。堅壁睢陽，公實有志。我益壯公，恨未識面。亦恨斯世，知公者鮮。屬予塵第，獲交常路。尺書渠渠，亦莫予顧。

歲在甲申，公歸里居。始獲從公，公始我知。日探所有，莫見其止。如以罍杓，斞彼大水。乃知昔者，得公之膚。古有成人，繄公之徒。聖賢不作，道喪文弊。問學事功，岐而爲二。事功維何？惟材與力。問學維何？書癡傳癖。學不適用，用者無學。爲己爲人，在在乖錯。公之探討，專用律身。推而放之，于以及人。

公之初召，訪我嘉興。公之再入，遇我宣城。凡公有言，我得預聞。上劘君德，下糾世紛。匪亟匪徐，不詭不迂。斷如五穀，可以療飢。子曰有聞，將理兩淮。將畀公郡，爾其往哉。公曰其然，當辟置我。我曰從公，夫豈不可？儻公作牧，式殿大邦。臂指諸郡，庶成厥功。若曰專城，旁非己助。豈惟掣肘，將敗乃事。縱公有材，能整其旅。小敵之堅，竟亦何補。既而聞公，將命行邊。雖曰有旨，招集屯田。公所經見，罔不歸告。欺誑亡實，情狀斯暴。出守苕霅，民匱財殫。席不暇暖，畢以上聞。帝實謂子，知無不爲。如彼側目，惡觸其機。奉

祠之章，旬月十至。帝不庸釋，姑俾須次。公之來歸，謂我時難。瓜時俯及，當力丐閑。

嗚呼哀哉！辰浹不見。忽謂疾革，亟往撫摩，僅餘微息。瞠目視我，欲語不能。反席之頃，失我良朋。嗚呼哀哉！公之絶慾，亦既十載。罹此短折，無乃刑制。周子千里，喭我以書。謂觀吾徒，皃狀多癯。潭潭其居，廣顙豐頷。時則使然，在公何憾！我每念公，音容具存。望之凜凜，即之粹温。縱論今古，衮衮忘疲。旁及制度，援筆而圖。雖則云爾，匪曰公長。公之員員，諸葛子房。治官訓農，理財練兵。厥有成筭，亶其可行。我日冀公，大竟設施。勉策駘鈍，與公馳驅。今其已矣，屬之何人？運斤成風，袖手莫陳。公之大節，亦既炳炳。特書大書，合垂久永！我獨有見，謂當少須。匪曰畏禍，道有卷舒。鹽梅之適，不惟其同。公尚有知，我將折衷。修奠矢辭，我匪我後。硯墨屢乾，悲哽莫就。遣車在門，有慟爲誰？上爲天下，下爲己私！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友人張淳鄭伯熊

公不壽臧，誰爲之咎？怨天尤人，非公攸好。公之問學，君舉嘗道。傾倒見聞，窮極要妙。我敘二者，一語奚了！由前怨尤，由後襲蹈。故皆略之，惟矢情抱！

自從公遊，十見重九。半其合離，常恨靡久。我所未聞，公必析剖。一事一辭，據引精到。語妥理從，出我意表。箴過質疑，每見輒有。論所未及，詎一二數。直諒多聞，其倫蓋少。求之古人，實我良友！

我齒視公，十年以老。公之敬愛，每知其舊。我履險難，公鋭爲救。進退揚譽，公不輟口。信義昭然，具見肺腑。淳伏窮閻，茹藜待槁。伯熊亦歸，相與執守。每一念公，西望引脰。公守苕霅，始半厥考。俄改毗陵，其次尤後。歸謂我言，數奇不耦。説則多矣，於時何取。行亦丐祠，從容農畝。待次來歸，已過我料。況聞斯言，不悶而笑。私度會期，豈一昏晝。接陪數四，别恨方澡。若公入朝，❶以及出守。中間兩淮，銜命奔走。論議罷行，辭受去就。渴欲問公，曾未詳扣。何事之違，而變之早？我悼宋卿，尚餘戚繞。今又哭公，不但疾首。同誦此辭，以薦羞酒！

宣教郎知温州永嘉縣主管學事周砥

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醇，操履之剛。根六經而貫百氏，闢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慾之謬妄，埽諸儒章句之披猖。蓋書無不通，事無不練，一話一言，皆絶人意表。横騖别驅，窮極幽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見之文章，真所謂不見其短，又烏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淫之道，奈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内所尊。然形之於外者，不苟徇乎衰俗之見。蘊之於中者，人亦

❶「入」，四庫本作「立」。

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爲徒剛而已爾，而知者亦惟稱其直諒而多聞。❶知公之深，不過幾人。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尚何言哉！相向而哭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卮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爲薛使君而已耶！

永康友人陳亮誄陳傅良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斯世，其道德純明可爲師表者，執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磈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嘯歌起舞，往往自以爲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與夫窮閻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絶；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氏之與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吾父，❷昊天鞠凶！生迺如此，實死與同！俯仰皇皇，未知所終。❸

持服黃度

始度試官於永嘉，友陳子以尚賢。遡先生之高風，每服膺而拳拳。迢承贄而敬謁，接清音之琅然。天光發而外暎，神邃靚而藏淵。繫下學兮上達，左右取而逢原。會九流於一貫，瑩神機之通圓。憫俗學之失真，徵空言於簡編。儻詩書之不可應世，殆孔壁之無傳！若夫樂易疏通，沈深靖

❶「惟」，四庫本作「僅」。
❷「吾父」，四庫本作「斯文」。
❸「終」，四庫本作「從」。

專。其識造微，其動中權。有如風雲之感遇，籌帝幄而經論乎徐元直、李鄴侯之事業，而識者謂度爲知言。嗟乎！先生其已矣！倏赴音之來前，將人世之迫窄，乘箕尾而追群仙，吾獨哭而不知其慟，恐斯文之鬱淪。彼後生之譾薄，將安仰夫北斗與泰山也！念公昔者，中都庀官，我將從之。公使淮堧，改轅而歸，日竢公還。公出守霅，我有家艱。公書招我，我行實難。伊會之期，夫何屢遷？天實毖兮一見，維余頑兮莫鐫。莽九原兮不作，眢昔行兮匪虔。嗚呼哀哉！殮弗與兮舉衾，葬弗助兮引棺。命炙鷄兮漬酒，侑以文兮涕湲。

學生迪功郎新臨江軍軍學教授王遇

人孰不有死？有不知慟之爲誰兮！聚散固其常，奈何名世之不易得兮！昔遇聞風既久，幸及今而登門兮！吁嗟我公，世方倚以爲津梁兮！始學志古今，人心則在乎天下兮！清明曠達，樂於聞善，而大者遠者不與茲兮！百未施一，乃如斯而已兮！則行則藏，固不在先生兮！學未及傳，而其徒將焉之兮！世道寂寥，而復不憖遺兮！先生固不亡，而斯人其何如邪？矧遇小子受教未幾兮！豈謂一見而遽爲終身之恨兮！臨風一酹，以發吾哀兮！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兮！

迪功郎潘景憲

詹望門牆，十年未得。幸會適諧，兩旬几席。迺爐迺陶，迺子迺姪。公曰可教，我懼不克。嗚呼哀哉！事會之乖，痛將奈

何？違離三月，來音不嘉。爇我菽粟，翦我桑麻。我復貧窶，其何以家？嗚呼哀哉！季夏之書，誘掖勤眷。中塗留梗，與赴俱前。匍匐不及，彼蒼者天！尚曰庶幾，執紼南阡。嗚呼哀哉！友朋亟告，大葬有期。枚日不十，病軀莫支。銜哀抱愧，矢心此辭。話言容止，終身之思！嗚呼哀哉！惟公問學，純粹汪洋。洙泗家法，澗瀍王章。百不一施，衣冠閟藏。績晝日月，我謂不量。嗚呼哀哉！予末小子，稟資滯固。淵源有來，竊識所據。登門之晚，失師之遽。敢不夙夜，無忝所付！

從政郎新漢陽軍軍學教授石斗文、學生迪功郎新明州昌國縣主簿主管學事高宗商、學生迪功郎新□州司户參軍石宗昭❶

自周之徂，棄置儒術。百家競馳，莫返于一。豈無作者？曾不一二。匪時之還，儻復旋否！我宋教興，斯文是矜。是長是崇，是庸是登。乃生諸儒，以倡學士。六經之明，千古之祕。藍青冰寒，裕我後昆。雖今之人，有如先生。顧其高明，而寔中庸。顧其挺特，而乃疏通。靡物靡精，天人之際。彼佛與老，無用其技。靡從靡從，❷九

❶「□」，四庫本無此空格，當是。
❷「靡從靡從」，四庫本作「靡違靡從」。

流會同。探周索孔，萬法之宗。匪今薦紳，而才之匱。緊吾先生，一有根蒂。匪今師友，而道之孤。緊吾先生，與事物俱！天之生人，夫豈無意？不大于施，尚淑其類。忽焉其已，其夢其非。日既零落，忍不是遺！是之不遺，亦已太刻！我酹之慟，匪直報德！

迪功郎紹興府上虞縣尉沈煥

自公罷湖守東歸，煥因循不拜書，仙里諸友兄亦不時通問，九月十七日，所識道越來語他事，及公不祥之傳，煥直意其妄，不復致詰。走書問楊敬仲、王孚仲，未報，樓大防書至，其月二十八日也。嗚呼痛哉！平生師資之地，考德就正，未測津涯，不圖當公春秋鼎盛，使煥哭諸寢也！公之問學者，驗於開物成務，已而知其不可爲而返，率學問閭里，日寖光明，謂不得於彼，而可得於斯，豈意亦不得於此耶？道學未立於至聖之域，朋友未得其傳授之全，公志願未竟而終。天乎？命也！夫何爲使朋友至此極也？渙拘繫尉曹，不復犇訃，與朋友相向而哭，群居而經。薄奠遠將，不任悲愴！尚惟精誠鑒之！

迪功郎新差監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門孫觀正

惟公少抗志以不回，學師心而有得。眇淹貫乎九流，探淵源於六籍。召見帝所，名震京邑。逢辰之休，取位若拾。報政藩輔，改臨吾州。眷邦人之景慕，庶不鄙而來游。嗚呼！惡蔓易滋，嘉植難遂。何殤□

之進毒，❶不浹旬而委蛻。嗚呼哀哉！埋璧於山，沈珠於淵。返其本真，公寧復還？弱冠之好，□惟姻連。❷公疾我同，我後公先。云何不悲？幽□茫然！❸緘詞千里，淚如迸泉！

學生陳牧之等

不得其心，視其所履。不知其人，觀其所與。唯公之學，浩莫窺其裏。吾考之其身，則家人起愛，鄉人起敬，雖好議論者，無所容其訾毀。而求之當世，則賢者欲與共學，能者欲與共功，自豪放猛起不屑爲人下者，亦悉意下風而願爲之役使。公無利勢，無借人辭色，獨何爲至此？牧之等所以交淺而情深，未及委質掃門事公於生，而相與哭拜奠公於死也！

於乎與歸，或燠咻而居，或傴僂而趨，或危言駭世，或清濁分睽。殷鑒不遠，宣政蓍龜。舅則往矣，❹我還我車。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夫安知天之不果欲喪斯文邪？舅之不果有意于高舉遠逝邪？❺然則和、扁復生，竟何爲哉！竟何爲哉！而今而後，敢不遵奉法訓，以無負舅氏也！❻修身養性之餘，誦《詩》讀《易》，以畢此世也。上以事父母，下以聯兄弟，而不復有志於其外也！死而有知，尚其念之！

❶「□」，四庫本無此空格。
❷「□」，四庫本作「厥」。
❸「□」，四庫本作「思」。
❹「舅」，四庫本作「公」。
❺「舅」，四庫本作「公」。
❻「舅氏」，四庫本作「我公」。

友張淳等

曰身可愛矣，愛或以慾。攻非其攻，禍不旋踵。誰謂在公？而有是焉！如公才識，于今幾人？聞博記强，貫穿古先。制度之微，探賾索玄。時之所須，天曷舍旃？公遇吾儕，如弟如昆！疾莫克救，徒涕滂然。六載還鄉，會接未歡。若何永違，一轉首間。來陪弔賓，可無一言？展我哀思，其日必涓！

姪溶

溶少不天，早失所怙。每念及此，痛切骨髓！義方之教，賴有叔父。矜我孤惸，視我猶子。載撫載育，載詔載語。顧我愚聵，欲報無所。胡爲微恙，輒成酷禍。庸醫妄投，竟爾弗悟。屈指三日，噬臍莫措。命也何如？天乎無據！而今而後，私門誰主？痛腸摧割，何所怨訴？奠以告哀，涕淚如雨！

兄高

嗚呼士龍，克配天地。人謂伊何？存誠之至。嗚呼士龍，克紹周孔。人謂伊何？傳道之統。卓然自立，匪求己知。「貌醜言訥，恬不干進。博學有守，遇事敢爲」。凡此四語，廷臣薦辭。一遇君相，草木知名。吾家之瑞，天下之英。規模宏遠，粗見一二。文章事業，乃其餘事。一歲三遷，驟至五馬。殊不驕人，姁姁儒者。德修于己，翕然丕應。有不遠復，密受以

正。神鍼一砭，釋我至疑。分雖吾弟，道實我師。摻別游宦，寤寐心馳。間致安問，真情寓詩。尚覬顯用，行其所學。爲世指南，覺所未覺。乞歸待次，雖慰拳拳。應酬百日，未暇盤旋。如何輕信？不憖于天。比喪兄母，❶復悼惠連。罹此劇禍，我心傷悲。一動一靜，如將見之。生平行事，宛類叔父。有子可託，以光宗祖。嗚呼士龍，衆方仰德。溘然朝露，孰不歎惜！嗚呼士龍，我病方瘉。來告斯文，慟哭流雨！

姪純、伯僅、仲任、綱、紹、叔似、繹、洪、瀛、泳、濬等

嗚呼蒼天，何冤如之！匪直我家，我身疇依？惟我叔父，道學一時。識與不識，祥鸞瑞芝。況我諸姪，同門共枝。勤誨勤載，金玉與期。恩則我父，義則我師。純等不肖，小人其歸。奄忽無疾，遽茲永違。天或可問？報施何虧！寓誠□□，❷罔極之悲！

鴈蕩山能仁寺住持僧從瑾

惟公踐履，超古皇前。混不自衒，人無知焉。在彼在此，如珠走盤。迫而後動，乃見一班。應用平平，隨寓光鮮。渾侖罔測，孰窺其全？我之與公，久契忘年。歸來一笑，風月依然。約我秋後，蠟屐登山。得書旬日，遽聞飛仙。虛空失色，萬口莫言。公

❶「母」，四庫本作「弟」。
❷「□□」，四庫本作「告奠」。

之所詣，同地同天。死生來去，實非變遷。惜乎此道，未能廣傳！我衰策杖，遠出林泉。公其鑒兹，盃茗爐煙！

判府趙祕閣墓祭文

維嘉定十五年歲次壬午十二月乙亥朔十五日己丑，朝請郎、直祕閣、知温州軍州事趙汝譡，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遣迪功郎司户參軍趙希恮，致祭于故常州知府寺正薛公之墓。夫尚德憲賢，扶教勵俗，古人下車蓋汲汲焉不敢後也。惟公幼孤自立，有志當世。學本六經，貫穿百氏。贊猷制幕，行峻守端。試令巖邑，識先備完。宥府薦賢，前旒錫對。淮邦阻饑，杖節補外。振業流民，既居且安。王心載欣，進秩歸班。才高論崇，爲時所忌。再領州麾，遽作長折。我生最晚，恨不同時。朅來假守，景慕風規。官箴有常，阻拜公墓。歸心典刑，寓誠樽俎。尚饗。

挽　詩

朝散大夫權知温州軍州主管學事莫濟

今代論儒學，如君德最優。是非千古事，出入九家流。身歿言猶在，官卑志未酬。儻令興禮樂，端不後程仇。

承議郎通判温州軍州主管學事廖珪

大學傳伊雒，深仁浹武昌。談兵劉子政，論事馬賓王。晏見温辭寵，頻懷輔郡

章。籌邊殊未究，遺恨滿江鄉。

迪功郎充温州州學教授徐嘉言

卓犖才名四十秋，屢攄良策動宸旒。傾河議論誰能敵，唾手功勳未肯休。方快九霄搏鷙鶩，俄驚長坂蹶驊騮。天公應叱六丁下，著述文章盡捲收。

宦游將適鄭公鄉，衆説膺門氣味長。欲效然明略陳語，那知叔向罷登堂！ 毗壇不試新分竹，霅水空瞻舊茇棠。天不慭遺何太早？ 忍看埋玉向高岡。

迪功郎温州司法參軍魏興祖

奥學傳伊洛，平生盡此心。多聞推子貢，唯妙曾參。知識皆文武，才猷冠古今。斯人苦斯疾，吾黨恨尤深。

至理窮微妙，經綸特緒餘。鄂城資豫備，淮甸得安居。慨慷陸公奏，詳明賈誼書。今辰恨埋玉，慟哭滿鄉閭。

朝奉郎新權發遣廣德軍主管學事何伯謹

剴切憂時論，慈祥濟物心。賈生年尚少，平子慮何深！ 徒抱經綸志，俄聞訃告音。朔風傳薤挽，誰不淚霑襟？

迪功郎新差監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門孫觀正

眼看嘉木斧斤摧，行路淒涼孰不哀？ 高論每聞前席聽，讜言曾欲挽裾回。膏銷

果見□□襲，❶公嘗授道隱者，然有濟時之念，晚乃迫於從宦，不能卒其業，蓋其業得已，而人莫知也。芻奠空悲徐孺來。從公受業者，多一時少俊。儒效俗傳今若此，蒼蒼福善竟悠哉。

迪功郎温州司户參軍陳樞才

耆舊襄陽傳，風流月旦評。此翁尤間出，當代總銷聲。遇事皆迎刃，遊談可代兵。孰知死諸葛，英氣凛如生。

晁董科名累，向雄利禄儒。惟公傳洛學，處世類齊竽。湖外嚴兵戍，神畿析使符。恍然成昨夢，一弔束徐芻。

從政郎温州録事參軍錢佖

蚤悟傳心學，精微造本原。讀書殘萬卷，落筆動千言。孤邑驗英略，流民感至恩。顏亡雖可痛，自有不亡存。

偉矣萬人傑，精神運五兵。議屯謀甚婉，料敵智尤明。謹厚唐劉氏，淵源漢賈生。斯文嗟遽喪，哀挽淚縱横。

月潭甄龍友三首

驥不由窮巷，龍曾演瑞圖。衣傳袁道潔，夢接邵堯夫。四十年全未，三千行豈無。飄然何太速，愁殺奠生芻。士龍不應科詔，好《周易》學。

贈別文章妙，分攜六見秋。真書藏相府，循吏説湖州。不作三公入，同誰八極游。朔風吹壯淚，應滿藕池頭。士龍有《送龍友

❶「□□襲」，四庫本作「龔生夭」。

赴西外宗教序》，今留梁丞相府。

有子才而美，知君死不亡。刀圭徒有驗，兵法豈無妨。玉樹新埋没，金丹舊渺茫。魂兮來止些，極樂在西方。士龍深於内藥，復嗜談兵，亦知佛法云。

徐　定

今古名流特地奇，生平學術得真師。纘將管樂爲操蘊，論切周唐入設施。經理遠橅歸使節，撫循中道稱藩麾。堪驚四十成埋玉，歎息襟期有未爲。

宋右奉議郎新改差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曾祖　庠　皇不仕

祖　强立　皇仕江寧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禄大夫。

父　徽言　皇仕起居舍人

公諱季宣，字士龍，姓薛氏。其先世家河東，後徙福之長溪廉村。至唐補闕令之後，又自廉村徙永嘉。而光禄公始顯。四子：司封郎中嘉言，敷文閣待制弼及舍人，皆第進士，昌言爲婺州通判。舍人從胡文定先生學，以丞相趙公鼎薦仕於朝。秦公檜相定和議，舍人廷争移晷，中寒疾卒。母胡氏安人後十三日亦卒。公六歲而孤，撫於待制。伯父長任以官，公從待制宦遊四方，尚及見故老，聞建炎、紹興初將相大臣

趙、張、韓、岳諸公事，有當世志，而樂道其人。年十七，荆南安撫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孫氏藏書多，公一意講説紬繹，絶不治科舉業。有隱君子袁溉道潔，少學於河南程先生。聞蜀薛叟名，求得之。道潔繙六經諸史，以觀叟，叟笑曰：「子學博而寡要。」其相授受嚴約蓋如此。湖湘間皆高仰道潔，公師事焉。繇是益自斂制充養。

蜀制置蕭振辟公爲屬，部將有很訴統制者，公當以犯階級法，幕中或論縱之。公以軍政争不克，謝去，盡其禄直買蜀書以歸。爲鄂州武昌令。故太尉劉公錡鎮鄂渚，公論武昌形勢直淮、蔡，今見户三千五百，弓級財五十人，土軍十有九人，宜蚤爲備。因陳屯田分戍保伍以寬民力之策。會有旨營田，一卒二十畝，縣官盡征之。公告鄂守宋似孫曰：「是非漢屯田之謂。漢兵，民也，使之就田，豈曰不可。今非惰游不從軍，彼不素知田家事，驅之緣畝，必不樂。曩時，王彦營田湖外，遣二十將，潰者十有八，而況盡征之乎！且齊民在野，環營以軍，殆必争利。」成閔益戍夏口，公曰：「宜戍武昌，備申、蔣。」故樞密使汪公澈宣諭江淮，公上書言：「自權臣執國柄，❶士氣索然。趙、張之放，莫敢尚德。岳飛之死，莫敢趨功。今卒有意外之虞，誰其禦之？」因論邊事甚悉，及營田宜亟罷。歲餘虜犯襄陽，而還兵圍蔣甚急。❷汪公問策安出，公白以蔡要害，得蔡則蔣圍自解。成閔克蔡，蔣兵果遁。於是虜東道軍傅合肥，王權退次柘皋，李顯忠亦不利，却。成閔東爲援。

❶「執國柄」，四庫本作「柄國」。
❷「蔣」，四庫本作「光」。下二「蔣」字同。

公又曰：「蔡不可失，若乘勝拔潁昌，道陳、汝，直趨大梁，則廬兵不戰可屈。捨蔡援廬，是棄投機之會，爲連鷄之栖，淮、沔虛矣。」又曰：「虜空國來寇，苻秦故計也。今我不可復戰，惟當畫江固守，而以奇兵遮擊脊尾，❶阻前顧後，勢且自沮，輿尸一決，其禍必大。」

初，公試邑，年甚少，方天下無事，豫陳邊備，諸公唯唯未遑也。居無何，邊吏倉卒，興發騷然，柴桑遷孔子宮，避戍將，嘉魚壞學官，繕壁壘，江湖間稍騖於武事矣。公顧以和糴賤傷農，三白郡解印綬去，爲奏罷糴乃已。比寇至蘄、黄以南，列邑無寧居，守令竊議内徙，宦江湖者歸孥相望於道。公迺議死守不去，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一旦有急，吾與若偕死敵。」民亦自矜奮，三分其衆，更壁縣下，二總首帥輕舟守安樂口、白鹿磯。且乞師於汪公，得甲三百，樓船十艘，氣聲張甚，渡江來歸者數千家，江西恃以無恐。諸公繇是翕然稱慕，交章繼薦，汪公虛幕府官以待。比其入也，欲以公朝行在所。轉運判官王遡劾罷信陽守，檄攝軍事。既解縣，争欲辟留，滿考改官，公並辭不就。其後營田，二十卒田二頃，歲得穀六百石，廩錢乃七十二萬，米一百八十石，闊遠或數百里，一壯馬負二石穀，從以騎士詣大軍，其費視民間買穀價相若。士苦之，往往道棄穀去。又壅民之水利而掩其善田，州縣莫敢如何。營田終廢。虜亮既斃，明年蔡果不守。尋復議和，朝廷於此亦棄唐、鄧，封略止於沔南矣，蓋一如公言。

❶「脊」，四庫本作「首」。

公治縣事，爲之經，❶必曲折盡人心。不苟作差役，宿戒里胥，披籍次第，條二十餘家，未差已差別爲行，且疏其强弱，某堪一役，某堪再役，於其末自任某人某歲月，序當役以付案。案任之付録事，録事任之乃差。差已，有訟不均，舉其籍，俾訟者自覆視。伍民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若干隊爲總。不以其鄉分畫，惟地之形便。諸總旗各爲色，槍仗皆中度。舍姦有禁，詰盜有賞。其以巡徼遇非常死事者，爲棺賵之，復其家田若牛租三歲。總首得與令相問報，專達，不關縣胥。巡尉非縣檄毋得擅征。甲士在邑五日一閱，官賦之糧而賞其最，鄉惟所欲。偶習於總首之射圃，毋贅聚。其爲士若大姓附編存之，勿籍，俾輸財與力，佐治戎器。

其將輸信陽也，凡一千八百人，致米九百石。行必爲陳，日暮，各以部曲相地頓舍。以槍爲壁，鳴刁斗，設伏。公食飲卧興自同役夫，醫護病者，不偕至不宿。府檄治砦屋百數區，泝流二千三百餘里程，日立辦。公借材於縣人，度長圍大而加償之。賦鄉挽舟而五分之，以居者之四共行者之一。匠人亦各俾一鄉償其僦費。舊財賦名色異，爲籍雜不可省察，爲都籍以提出入之要，鉤摭侵姦，以除無名之斂。諸案事以其劇易、分日久近爲旁行譜，每以日加申，稽知其決否。故不決，宿吏於次抄積，不銷，爲走曆日揭其名數，以便主簿者之鉤考而因察其惰。民賴其便，凡公意趨鄉，鼓舞從之。豪民衛仲堅、王安道，更數令不能役，及是以次受代。安道語人曰：「失今不爲，

❶「經」下，四庫本有「理」字。

焉能頫首它令？」創鄂營八百架，總隊請分事，公約翦伐某所茅，某所木竹，應日而集。縣有鍾、吳二盜魁，大府屢設方略，求不能得。公以誘總首王宗元，竟諭吳降之，爲買田屋，改業爲民。鍾滋甚，俄斬之。而至信陽之役，選徒鄉屬，而邑二隊首固請從，曰：「吾知縣出矣，吾何敢處！」是役也，露次不驚，訖歸不惰，道邊梨棗下無跡。邊民謂閱過軍多矣，未有若此肅者。它所區處，民吏皆化服類此。

調婺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公炎薦召，公懇求之官，不報。於是上在位七年矣。入對，進三說：一，審政本。躬細務，親鞍馬，以權爲經，本末倒植，況動煩宸衷，國論靡定，權移近密，袞職日輕。降胡侍從之虞，毬獵固寵之術，意有所偏，患生不察。臣願陛下以靜養恬，略小圖大，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綱紀。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沈潛待時，安往不濟？其二，冗官、冗兵。周官惟六，漢别九卿，自東都有尚書六部，唐置内諸司使，增員浸多，有職蓋寡。諸路帥臣，在古州牧，國朝以來置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總領市舶、坑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别置都統制；牧伯之任，分爲五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各行其意。臣之所謂冗官此也。唐方鎮之兵今廂軍是，周世宗及太祖皇帝增置禁旅，今禁衛與諸州禁軍是。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帥藩係將禁軍是。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大軍是。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惟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爲隸役，臣之所謂冗兵此也。苟得其

道，更張不驚，顧陛下處之何如，毋憚難也。其三，虛稅。武昌絶户屋租，屋亡而租在；德安岳飛牛租，牛亡而租在；永嘉海溢，濱鹵之田，田亡而租在。凡此宜悉蠲除，以惠貧下。

當是時，上志在中原，王公炎方數進見，語合，驟登用，薦公甚力。公未至，則謝曰：「聖上天資英特，群臣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聽。今俗皆曰『《中庸》、《大學》，陳編厭聞』。❶然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舛先後之序，而却施之，雖復中夏，猶無益也。」比至，王公再見，縱談邊閫事，公曰：「既曰論兵，竊嘗評以《孫子》始計之書，未見其可。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異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御驕，不可謂將；將不恤士，士不安將，不可謂法。集一圖九，古人寒心，求之時賢，誰能辦之？況今三衙御前，舊卒略盡，江南白丁，何以持久？常平錢米，所在虛數，以此饋師，其能繼乎？兵交民困，或未免蕭牆之悔；即幸勝之，方上勞廟算。伏惟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如曰上獨斷耳，去位可也。」又曰：「天長可以入維揚，清流可以向六合，淝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隘，廬江之徑，武昌之近新息，秭歸之北商於，子午南達梁洋，岷洮東近威、茂。用兵所徑，忽不之備，然而獻計者，但曰無患，非偷則狂。」有旨，改宣義郎，差知平江府常熟縣。明年，大臣數言，上復召審察，公固辭。其友

❶「厭聞」，四庫本作「缺簡」。

人祕書省正字劉朔以君命相風厲。公雅意廉恥道鮮，自一介不宜菲薄。遂白丞相陳宣公俊卿曰：「周公寧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鄭侯身追亡將，移漢祖嫚士之習。古人格君之業，於是乎在。有如假令以匹夫之節，一感上意，亦足以報。」陳丞相免，虞公允文相，益趣發不懈。自召命下，公請之任六七，不報。又請奉祠，不報。積十有八月而後就道。至數日，則欲引去，侍從有留行者，除大理寺簿。方虞公鋭意於事，一時言利言兵，自衒鬻者甚衆。守經不阿，或被罷斥。公見之晚，猶冀幸一改聽，始從容引番吾君説趙相國公仲連事，諷以功業缺然，咎在進賢未廣，置助不善。丞相亦矍然爲敬。頃之，乃反覆切論：「微功太速，興事太輕，速無遠檝，輕則中廢。經濟天下，當與天下士圖之。陸陸鄙夫，嗜利自市，試跡前事，今皆反繆。願公易慮勉終，毋爲後悔。」

會江、湖荐饑，民流淮甸，邊州又有言歸正人相屬者，上命帥臣、漕臣共安集之，逾月奏不至，丞相召公問所當施行，俾條列，將議遣使，公皇恐謝不敏，且淮事難隃度，固以問，因疏數端：一、責成帥、漕，毋以遣使，使者所過州宿留，循行未周，已及春夏。二、新民未見便，輒勞苦州縣百役，爲是懷故鄉無長居之心。宜略如孫吴屯田都尉故事，自立營壁，他縣使勿與。三、宜先定要束誡以闢地而已，縣官一無科焉。悉以故陝西弓箭手法，復其租四歲，穀既登，漕司致布帛茶鹽，凡民所須，率令穀價視物價稍昂以傳糴，就藏屯所爲後備。因言若辟屬吏，若移用錢米，若括隱田，茲事體大，必遣使，非選擇重臣持節，漕、帥、州、

縣，何以協使。翼日有旨，以公將命淮西。公即言流民，或前散寓山谷，依大姓，聞今使者，出必相攜持聚城邑，仰食於縣官，卒有累萬之衆，將安取給？且請以淮西諸州縣係省不係省錢，一得以便宜調度。朝廷尚難之，公重謝不敏。尋得旨，以見錢米一萬緡，二萬石行，不足用，聽次第以聞。是歲乾道七年也。十有二月八日公至合肥，明年正月抵齊安，布宣天子勞來德意，分遣才謹吏循問。大抵安豐以東，來者略已隸主户矣，即撫勿徙。沙窩以南，稍稍未有適鄉，公親履阡陌間，審度山澤曠地。以爲合肥廢圩，可因以設險，斷栅江，保巢湖。而舊黄州，古邾城也，路直垂瓠，置莊旁近，異時寇不能潛師徑度。迺與安撫趙善俊修復三十六圩，且於舊黄東北置二十有二莊居之。凡合肥户三百四十有四，口一千九百九十有六，勝耕夫八百一十有五，爲田三百七頃八十有四畝。齊安户三百四十有一，口二千一百一十有一，勝耕夫六百一十有四，爲田四百四十有四頃五十二畝。率户屋二間，二夫牛一頭，犂、杷、鉏、鍫、钁、鎌刀如牛數，三牛犂刀一。每甲二轆軸一車，其受田人種子錢五千，其家以口老壯少爲差，賦米及秋止，凡費錢緡二萬，米石六千。而壽春歸正，及自占若爲隸農於大姓者，亡慮振業三千八百餘家。要約明具，器用便利，廬舍有伍，疆埸端正，埸圃牢牧，陂溝路橋，悉皆治修。病醫死葬，所謁輒得，遷如歸居。迺請還。

始大臣白遣數人，各試其備邊計畫，往往設飾爲辭以上功。天子雖不盡然之，姑惟闊略，庶幾或報效。公之行也至固始，求所謂北歸人者，凡一百十有二家，皆土著數

年，而新附者財五家。光守宋端友更以舊户比新户，詭爲奏。甚者賊殺歸人，掠其善馬。公即劾奏端友謾蔽。時端友進寘環列，根柢連附，不可撼動，人皆危公。奏上，天子獨怒，下其事於理，將窮竟問治，端友暴以憂死。繇是頗疑邊臣亡狀，而所白遣大臣，類無欲得事情之意。於公齊安之請還也，命覈麥田，留累月，覈已，又命視鐵錢事。公歸對，卒展罄所見聞復上。首論：「州縣田簿甚具，而淮地實不加闢，臣諏其故，大抵主户占田一畝數頃，輸租僅斗斛耳。而履其産，彌日不徧。既不能自耕，又害他人耕，何以聚人保境？宜令劃請以徠遠民。來者務得，居者患失，主客力競，將無曠土。」再論：「今邊郡田野荒蕪，勸墾文具，總首空設，蒐除苛簡。循淮而南，則有和糴，則有鐵炭，則有建康草料之征。勞遠虛邊，以資江左。守將數易，以苛繼苛，一郡三邑，二令罷憒。險阨非一，不過合肥、歷陽、居巢三戍。夫以陛下規略，而稽誤至此，或者外治不可成歟？臣愚妄意推本，自夫不計而謾爲，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爲責實，未免徇名，則趨辦皆循名之人。志在大功，却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諛悦者察而不去，言既上壅，人多自營，宵旰十年，覲今何補？臣謂内治不修無以整外，惟望責宰輔以坐論其原，收賢材以博圖其緒，兼聽虛受，以通壅閼，朝廷正則疆場理矣，惟陛下留神！」三論：「左右之人，爲欺囊橐，邇爲援則遠堅，大爲間則小肆。彼其伺候辭色，占揣意鄉，開闔將迎，莫狀其巧。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退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

乎號揚廷，雖出睿斷，喜怒氣焰，已歸私門。齊威之强，不在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在毁譽者之刑，毁譽無證刑不行焉。胡能禁欺？陛下誠幸聽臣，無自立我，收骨鯁，棄軟熟，察此非難。」迺悉數骨鯁軟熟情狀，上極開納。讀奏至齊威事，進曰：「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斷，奈何毁譽之人自若？」上曰：「正待理會。」公益口疏治邊非是。曰：「買馬亡幾，習至盜馬。虜將寄聲問故，卒索歸之。國家何至乏此，而自傷體若是？」詔即罷買。又曰：「日城淮郡，以臣觀之，未知守所。合肥板榦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迺者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歷陽南壁缺，而居巢庳陋如故。迺聞有靡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乎？」上問千秋澗何若？對曰：「始臣行時，方冬水落，澗不勝舟。比歸，夏潦時至，江澗合流，渺然矣！是將焉用？」上曰：「聞亦險要。」對曰：「若以兵法言之，漸車之水，足以制敵，藉此爲險，無乃不可。」又曰：「外事無足道，咎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近或以好名棄士，臣伏思念，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悦，連言極是。於所汲引士皆旌賞。先是，上即道遷公兩官，又除寺正。有自邊來覲者，則曰：「薛某凡可爲國，知無不爲。」而又注意傾洽以聽，罷行如響。故諱缺失者相目矣。

數日，除知湖州。朝辭，劄子論科折不明示數，輸送不即除籍，及祖宗分鎮强邊之法，曰：「陝西爲五，而統於永興。河北爲

三，而統於大名。有塘濼、方田、稻田、榆塞爲之險，城堡、寨鋪爲之防，弓箭社、弓箭手、番族熟户爲之羅落。它路迭戍，悉受節度。幕府州縣，惟所辟。差自种、折二氏外，别帥則以三衙若三司、使都轉運使爲之，能績效驗，入備政府。夫地分則守固，勢連則情不隔，權壹則足以有爲，賞明則知勸。光堯中興，沿邊置鎮，茶鹽之外，舉推與之。將以固圉，計亡易此。臣願按行成憲，衆建鎮守，統帥不限文武，忠智是使。且無拘虛文，無要小利，無以日月爲斷。」卒章尤剴切，曰：「方今諛媚成俗，舉世尚同。汎觀設施，讙曰盡善。偏辭先入，異議不繼，百辟盈庭，幾成孤立。」是日奏罷，上留語良久。公將退，特温辭寵藉之。大旨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苛爲能，煩卿輔郡，冀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事陛下，惟中道爾！」上曰：「如此，朕復何憂？」

公至郡踰月，户部奏言「諸州經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税雜錢，分隸以納，今多隱餘，分隸不盡，得自便恣用，請更爲令。監司給曆，❶州縣以凡日收錢，摭實係曆分隸，否則劾聞」。令下，吏相顧莫敢建明者，公獨首奮爲當路言之。其略曰：「舊額凡雜納錢，以十分爲率，分隸四爲糴本，六爲係省錢。其後迺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錢。是時州縣未病乏也，然亦寖尋於奇羨矣。久之，乃裒羨錢，校數歲之最爲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爲總制增税，三爲在州錢，愈非舊比。已復積有上供、月樁、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等錢，科色不

❶「給」，四庫本作「納」。

勝繁矣，而隸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計，且歲費彌廣，郡用彌匱。繇此場務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寬弛予民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之征，掇其强半，官吏自救不給，民病甚矣。且以湖之都務糴本，係省初爲錢二十三萬五千六百有奇，自總制之起，爲錢五萬八千九百有奇，與故合，猶日課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已。重以七分增税，爲錢三十五萬三千七百有奇，[1]又重以上供若大兵之須，凡四十萬八千錢有奇。使今旦旦得八十萬錢，充入經總制之額，其餘爲上供諸雜須錢，且患苦不足，況不盈此。鄉所謂係省在州之數，悉闕亡有，約此推見，它筦庫盡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以日收錢先樁上供諸雜須之餘，迺係曆分隸，庶或可行。不然，不敢奉詔。」版曹恚，逮庶胥，俾持條法詣曹自解。公辨益力，臺諫官感發，相繼疏爭之，上迺寢前奏。湖無苗米饟軍，歲糴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爲緡錢二十一餘萬。自添差武臣路鈐轄下至進勇效士一百七十有一員，軍員五百三十有一人，其廪稍爲緡錢距二十萬，以他經費合往歲，凡用緡錢五十二餘萬。舊例：烏程、歸安二縣，折丁錢歲十三萬緡。七年有旨減折丁錢大半，其已全輸者，聽以明年除之。是歲所失亡十有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交子高估徒欲用錢二千，省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則當補錢萬六千緡，僦載之費不與焉。益以就禄八十有三人，不啻爲緡錢二萬。明年郊祀進獻賚予之幣齎，亦以二萬緡數。凡增費十萬三千餘緡。以亡加

[1]「三十五萬」，四庫本作「二十五萬」，朱抄本作「三十七萬」。

增，大都闕緡錢十有五六萬。公曰：「是雖劉晏將奈何？」亟請於朝，乞以市直償民糴錢；乞以折帛、紬絹錢，撥除折丁錢；乞汰軍改徙寬郡；乞節冗長差授。在郡裁三四月，自抗論分隸後，執拒大事累數端，日與權貴征利者爲敵。雖或依或違，郡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滋衆。獨賴天子簡記，所以見覆護甚至。始公嘗薦某人有材識，他日某官闕員，宰執擬數姓名以進，竟擢某人爲之。郡丞趨時好干政，引章避之，爲易他丞。嘗遣中使有所廉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是故，不敢輒動危之。然公歸志決矣。即稱病，請奉祠，三不許。會除代，一月章五上，已又旬四，上改除知常州。

公方鄉用，人人期待，行所學。不數月，久勞於外。還七日，遒出守。守七月，❶罷。罷歸之百日，以疾卒，年止四十。邦君、朋友暨後學哭之過乎哀，四方賢大夫士千里交相弔也。公之學，涖事唯謹，宅心唯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嶷然，視聽不側欹，雖所狎笑，言不以戲。自著抄書，及造次訊報，字畫不以行草。几、篋、筆、研、衾、枕、屏、帳，皆有銘，豪釐靡密，若苦節然，要其中坦坦如也。故其寡欲信於家，行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衆人。公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說，❷靡不搜研采獲，不以百氏故廢。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於今。或者疑公之博，蓋其所自得精矣。名流問質，或往復累數百言，旨要無二。大抵以古人小學，神而明之。大學

❶「七」，四庫本作「十一」。

❷「末」，四庫本作「下」。

之道，傳遠説離。故漢儒守器數章句名家，小知穿鑿。異端之徒，乃一切屏事，忘言後已。高論虚無，而卑者滯物，卒不合。合歸於一，是爲得之。讀其書，知其爲博之約也。

公不求聞達，於人有一長，薦稱必備。居官不出位，遇大事，義所當爲，斷爲之。嘗掇拾管、樂事爲傳，語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洛數先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爲徒誦語録。」有《浪語集》若干卷，《書古文訓》若干卷，《詩性情説》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中庸》、《大學説》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資治通鑑約説》止若干卷，《九州圖志》止若干卷，餘未就。公患《五代史》闕略，修之，亦未就。若《陰符》、《握奇》、《山海經》、《古文道德經》、焦延壽《易林》及劉恕《十國紀年》、莊綽《揲蓍譜》、林勛《本政書》、姚寬《漢書正異》之屬，皆校讎爲之敘。其文精確趣實，可以濟世。其經説不並依先儒。其校異書，必解剥其不正者。

娶孫氏，父汝翼也。初汝翼與舍人友相得。舍人死，汝翼遺書待制，自言吾有女才且淑，異日宜善事夫子，吾將以室起居之孤。比歸公，婦行皆應書。公卒，其友人張淳欲悉遺衣服以斂，書銘如古法，能俛聽，蓋不失公意云。一子曰沄，補國學生。公以卒後之百四十有四日，十有二月壬申，葬於吹臺鄉慈湖之原。

傅良丙戌丁亥歲，受徒城南，公間來過教督之。明年謝徒束書，山間屏居，公又過之，問治何業。竭己所已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即詔曰：「宜若是。」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區滆上卒學。茅茨

一間，聚書千餘卷，日考古次今其中。明年秋，試大學，公適赴召。於是鄉諸生及他邦之友咸在，又日相與。從公居游凡七八年間。違公久者，惟公使淮、守霅川時爲然。然亦率不一二月，書命輒至，至則具道所言與行事。故世多知公詳莫如傅良，今取其出處事言之，大關治道學術者爲狀，餘不著，謹狀。乾道九年十二月□日，門人迪功郎新泰州州學教授陳傅良狀。

宋右奉議郎新改差常州借紫薛公誌銘

東萊呂祖謙

河東之薛，有降居閩之長溪者，世久不能迹其始，既又家於永嘉。其長老之記曰：「唐補闕令之後遷焉。」裔孫庠以馴行聞於鄉。庠生强立，始修補闕之舊，續其禄，蓋終江寧府觀察推官，贈左光禄大夫。光禄四子：嘉言尚書司封郎中，昌言通判婺州，弼敷文閣待制，徽言起居舍人。

公諱季宣，字士龍，起居之子也。起居學於胡文定公安國，而雅爲趙忠簡公鼎所厚，其立朝皆有本末。最後秦丞相檜建與虜和，起居自殿坳直前，引義固争，反覆數刻，中寒疾以卒。夫人胡氏亦繼卒。於是

公生六年矣，伯父待制收鞠之，任以官。公幼逮事過江諸賢，聞中興經理大略，已能識之，❶喜從老校退卒語，❷得岳、韓二三大將兵間事甚悉。志尚犖犖，與常兒異。年十七，起從妻父荆南帥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汝翼善袁溉道潔，虛郡齋迎致之，公遂委己師焉。道潔及登河南程夫子之門，聞蜀隱者薛叟名，晚遊蜀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末至一郡，並舍有叟，旦荷笈之市，午漏下，輒扃其户。道潔從壁間覘之，方隱几默坐，意象静深。問諸鄰，則曰：「是鬻香薛翁，不知其所從來。」道潔亟款門，以弟子禮見，且往陳所學，叟漠然如不聞。久之乃曰：「經所以載道，聖人作經以明道，子何博而寡要也？」始與深語，未幾，復捨去。道潔漫浪沔鄂間，諱其學，絶不爲人道，獨於公傾倒無所靳。公自是篤意於學。道潔語公，伊洛軼書多在蜀。時同郡蕭振，方制置四川，乃往，爲其屬。道潔期至蜀授以書。會偏裨有誣其所部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合，謝去。遇道潔於峽，而公既出蜀矣，調鄂州武昌令。

武昌號難治，連敗數令，公年尚少，郡將部使者易之，迎謂：「是邑久不可爲，子敢當之乎？」公曰：「獨患在上者以縣爲可爲，今知其不可爲則可爲矣，願寬其銜轡，俾得自盡。」皆諾之。科徭興發，率以公故，獨不及。唯論和糴，始不見答，欲解印綬去，卒體其誠，得罷。公既獲乎上，民賴以寬，有所廢置，皆争趨和。乃大治版籍，期會、簡稽、出納，悉就繩尺，密而不煩，嚴而

❶「識之」，四庫本作「知」。
❷「喜」下，四庫本有「書」字。

不迫。

虜亮未叛盟，公白其長，視要害，前備禦，輒不省。及兵交，稍稍即公咨計畫。光圍方急，公策之曰：「擣蔡則光解。」既而成閔克蔡，果解圍遁。虜亮悉衆瞰江，詔成閔還師入援，時汪樞使澈宣諭荆襄，公告以「閔得蔡有破竹之勢，盍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虚下潁昌，徑陳、汝，趨汴都，虜内顧且驚潰。釋此成業，而聚屯相仗，鮮克以濟。」不能用。閔晝夜馳不頓舍，後騎能屬者三之一，而陳、蔡新附諸城，亦踵接復爲虜矣。

江、淮仕者大抵無固志，紛紛遣其孥，繫馬庭木以須。公獨留家不遣，誓與民俱死。縣故多盜，鐵冶營田棋布諸鄉，亡命姦人出没其間。所治即孫吴故宫，自古江左重地也。公念除盗上策，莫如聯保甲，疆陲有事，唯素整者可不亂。乃訪求河北陜右弓箭手保甲法，及淮西劉綱保伍要束，計論甚具。會有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因地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焉。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共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習，無蚤暮之節。盡禁蒱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廷，閲其尤者勞賞之。里閭皆以武力相高，氣俗一變。旗志總别爲色，槍杖皆中度。候望千掫不幸死者，予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相號召，瞬息徧百里，盜爲衰止。總首白事，吏毋得預，追胥興發，一以縣檄爲驗。環邑溝瀆不渫，夏潦波道，在事者病之，役大，莫敢睥睨。及保甲成，天大雨，公出坐通衢，傳呼總隊具畚鍤，賦丈尺，三日而畢。武昌自是無水患。市多火，公戒諸隊：鉤繩梯

缶，各專其一，暮夜倉卒，隨用而索，甚速且整，火不能災。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虜退，人心不搖。大軍之屯州縣，客主不相能，多爲鬨暴，公曲得其歡心，以事至者必微見曲直，而明假借之，皆大喜，且大服，誓死以報。內郡發粟輸邊縣，當餫信陽，公部以往。先是諸將出師，部勒無法，或侵苦之，道殣相望，文吏董役者，則又甚焉。民見調，輒與親戚爲死訣。公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憮然陽應。既發，隊伍次舍，悉放行軍，親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挾醫護視，始輕所負劇，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毋得即安。號令齊壹，道上擔肩相差如引繩，無敢少蹉跌。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曲耶？乃整肅如是！」既而知爲武昌白丁，相視歎息。斯役也在行者千有八百，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餘皆全歸，還畀其父母妻子，如初約。

當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辟交至，公一無所就，從吏部銓得婺州司理參軍。召對，首言：治體有本末，願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材，張綱紀，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又論中都官，員多職寡，牧伯之任，分爲五六。唯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爲隸役。因道遠方民瘼甚悉。王樞使炎前在鄂，熟公治行，及是新得政，求助於公。公語之曰：「上天資英特，群臣幸得遭時。乃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盍以仁義綱紀爲主！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改宣義郎，知平江府常熟縣，退待次具區滆上。明年復召審察，公固辭，徘徊踰年乃就道，至則除大理寺主簿。

是歲江湖大旱，流民往往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款塞者。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收以實邊。公持節勞來，耄稚滿車下。爲之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莊於黄州故治東北。以户頒屋，以丁頒田，二丁共一牛。犂、杷、鋤、鍬、钁、鎌具，六丁加一鏊刀，每甲轆軸二，水車一，種子錢丁五千，廪其家至食新罷。凡爲户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故黄適等，而合肥羸故黄三户。户授二室，受田之丁，合肥八百一十有五，爲田三萬七千八十有四畝。故黄六百一十有四，爲田四萬四千四百五十有二畝。會其錢若米之費，財二萬緡六千石。流民已爲大姓有者，仍隸其主户就撫之。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合三千八百餘户。始公以乾道七年十二月至淮西，反命以明年之夏，計道里往來，與察邊郡，檢麥田，覈鐵錢之屬，專於田事者僅數月，墾築、治鑄、斲削，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堅，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謂耳目所未覩。公曰：「吾非爲今日利也！」蓋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栅江，保巢湖。故黄實古邾城，地直蔡衝，諸莊益輯，則西道有屏蔽。其措意深遠矣。

光守宋端友，自上招集北歸户一百十七，公至固始，驗新民止五户，餘皆保塞數年。端友混新舊户爲一，籍以幸賞。異時有以善馬涉淮者，殺而要奪之。公亟舉奏，端友有挾，人謂章且不下。語聞，上感悟，屬廷尉治，方窮竟，端友以憂死，習爲媒者皆悚。而虞丞相始不樂公矣。故爲多端縻公，以緩其歸。或迎説公見上，盍少自紬，毋與當路者忤。公曰：「上遣我視邊，固欲

得利害之實，吾而自惜，誰當爲上言者？」卒極陳之。且曰：「臣根本其敝，不計而謾爲，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爲責實，未免徇名，則趣辦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反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諛説者察而不去，左右爲欺囊橐，邇爲援則遠堅，大爲間則小肆。其薦退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公復進曰：「外事無足道，咎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是之。隆興以來，經理兩淮，受遣者且數十輩，發御府金繒，聽施置自便閲十年，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恨得公晚，道進官二等，除大理正，側席遲其至，顧問紬繹，奏請論薦，皆報可。聞者意公且用矣。居七日，出守湖州，入辭語益懇到，上慰勉遣焉。

公既數摩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宅，事與相加尤數，公平心問理如何，不爲變，益害公，合力撼搖。上記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由，則棄市者民間或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讎殺不顧。公亟屏絶之，死獄大減。條境内淫祠，次第除撤。會去郡而輟。土俗：小民悍强，甚者數十人爲朋，私爲約，無得輸主户租。前爲政者，或從臾之。公歎曰：「郡國幸無事，而鼠輩頡頏已爾，緩急之際，將何若？」

取其首惡，黥竄遠方，民始知有奴主良賤之分。初，陳亨伯割諸道留州錢輸大農，號經制。翁彦國復附以總制。耆進者競裒斂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爲歲額，州用日削，而共億稍饑，校軍興前五六倍。吏觖法，擿抉無遺筭，猶廩廩不能給。至是户部令提點刑獄司，以曆付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搏手無策，相顧莫敢先。公獨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若復隸額外征，掇其强半，郡調度顧安所取？殆復爲他謬巧，重取之民，民何以勝？」户部鐫譙愈急，公争之愈强，臺諫亦交疏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知無不言，如論和糴賈賤，請更平直，徙汰軍寬州，添差隸郡者止今見員，後勿遣。函封相繼，多格於有司。則以病謁祠，朝廷惜之，却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未上，以乾道九年七月戊申，卒於家，年四十。官止奉議郎。娶孫氏。子沄，補太學生。公之没，其友張淳治喪程以古禮。公配孫夫人，能順聽不違，里中觀法焉。十二月壬申，葬於永嘉縣吹臺鄉慈湖之原。

自周季絶學，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王通河汾之講論，雖有牾有逢，有支有别，千有餘年，端倪蓋時一見也。國朝周敦頤氏、程灝氏、程頤氏、張載氏相與發揮之，於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弟既盡，晚出者，或騖於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公之學既有所授，博攬精思，[1]幾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經地志，斷章缺簡，研索不遺。過

[1]「攬」，四庫本作「鑒」。

故墟廢壠，環步移日以驗其蹟，參繹融洽，左右逢原。凡彊里、卒乘、封國、行河，久遠難分明者，聽其講畫，枝葉扶疏，縷貫脈連，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涖官隨廣狹，默寓之於簿領期會之間，其僚或聯曹，經時而不知公爲儒者也。平生所際，文武之職不同，❶未嘗爲町畦崖岸，而去就從違之際，守義不可奪。言兵變化若神，而在朝每以不可輕試爲主。驟見疏快軒豁，潛察之自律嚴飭，雖倥傯，札翰正楷無一惰筆。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留，省其私，泊如也。公爲人平實質確，本於簡易，行於敬恕，而堅志彊力，又足以充踐之。善類方共倚屬公，而公則死矣。《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他所論著，若《九州圖志》、《通鑑約説》之屬，稿方立而未究也。

歲在壬午，先君子守黄，公夾江爲令，歸以公所爲語祖謙，固已矍然自失。後十載，乃識公於朝，一見莫逆如故交。其葬也，張淳既誌其壙，沄復請詩以揭之。喪不能文，今既免喪不死矣，其可不爲公一言乎？詞曰：

墜緒茫茫，獨求諸野。有滌有源，晝夜不捨。繄道之窮，匪其尚口。不耀其章，而躬自厚。出乎于長，于長于君。將一施之，乃没元身。故吴之蹟，故邾之遺。既堙既平，其尚有稽！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五

❶「之職」，四庫本作「細麤」。

浪語集跋

乾道以來，六十年間，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世獨以未見爲恨。蓋叔祖常州得歲四十，所爲文雖富，而猶有未脱稿者。先叔建安簿沄早世，其孤又幼，篋中書因祕不復啓。頃華文曹太博持節東川，嘗取奏劄及簡牘等刊于蜀矣，而亦憾不得其全書。師旦自外府丞出守臨汝，至既數月，事稍間，因令師石弟從其家發篋中書，詮次得三十有五卷，而鋟諸梓。此獨篋中所存者耳，遺軼尚多焉。夫學之爲道，循本至末，由粗入精，必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雖洒埽應對而道存焉，未嘗可離爲二也。儒者不作，眩高者騖於空無，故言道而不及物；循實者囿於名數，故言物而不及道。二者岐分，則學不足以應世用，而反爲儒者累。嗟夫！古今常有之理，孔、孟非有二説，顧在人宏而用之何如耳。叔祖常州好學夙成，高明縝密，於書無不讀，必略短而取長。於事無不悟，必通今而據古。每以口耳之習，爲學者之戒，凡有得於殘編斷簡，必參驗訂審，不至於理融不已也。其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然惟以進賢去不肖爲務。奉使淮壖，首正姦欺之罪，而以忠實報上。出守莒雪，抗論經總制錢非法，不忍重爲民困，卒以不合而歸，則死矣！蓋叔祖之學有根有葉，有源有流，本末精粗，内外如一，不變今，不泥古，措之事業，無非實學，實理也。其古所謂儒者歟！觀先生之文，可以概見矣。寶慶二年八月日，姪孫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師旦書于仁壽堂。

渭南文集

〔南宋〕陸游 撰
劉韶軍 校點

目録

渭南文集卷第六……五二

渭南文集卷第七……六一

渭南文集卷第八 …… 七一

啓 …… 七一

渭南文集卷第九 …… 八一

啓 …… 八一

渭南文集卷第十 …… 九〇

啓 …… 九〇

渭南文集卷第十一……九九

渭南文集卷第十五……一四七

渭南文集卷第十六……一五九

渭南文集卷第十七……一六九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二一六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二……二二七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五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六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八

校點說明

《渭南文集》，南宋陸游撰。陸游（一一二五—一二一〇），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陸游出身世宦之家，高祖陸軫，曾祖陸珪，祖陸佃，父陸宰。陸游幼承家學，早有文名，以廕補登仕郎。孝宗稱其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除樞密院編修。後知夔、嚴二州，多有建白。范成大嘗奏陸游爲參議官，因以文字交，不拘禮法，或譏其頽放，因自號放翁。以寶章閣待制致仕。陸游是南宋時期的著名詩人，存詩作九三〇〇多首，編爲《劍南詩稿》和《續稿》。晚年封渭南縣伯，故文集名曰《渭南文集》。另有《老學庵筆記》等著作。《宋史》卷三九五有傳。

陸游的文章，取法《詩》、《書》、《左傳》、《莊子》、《離騷》、《史記》、《漢書》及唐代韓昌黎、宋代曾南豐，自成一家，形成了獨特的風格。《渭南文集》全書五十卷，收録了陸游各種文體的作品，由陸游本人生前編定。他把自己的詩作編成《劍南詩稿》，此外的作品則全部編入《渭南文集》之中。《文集》收録二十多種文體的作品，包括對帝后或特定節慶的賀表以及回應任職的謝表，討論政事或公務的奏章上書、文書書信，爲詩集或唱和而作的序，爲專人或某處寺廟宮觀而寫的碑記，記述某件事情的記，短小精悍的贊或銘，記載史事的記事和傳，爲祈雨、救災、祭神、謁廟、修寺、勸農的頌禱文，閱讀書籍或法帖後的題記題跋，以及墓誌銘、塔銘、祭文、哀詞等。其中有不少名篇或重要文獻資料，如《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代乞分兵取山東劄子》、《代二府與夏國主書》、《薦舉人材狀》、《佛照禪師語録序》、《師伯渾文集序》、《會稽志序》、《泰州報恩光孝禪寺最吉祥殿碑》、《記太子親王尹京故事》、《明州育王山買田記》、《彭州貢院

記》、《紹興府修學記》、《煙艇記》、《復齋記》、《東坡像贊》、《放翁自贊》、《姚平仲小傳》、《書通鑑後》、《跋蘭亭序》、《跋王輔嗣老子》、《跋坐忘論》、《跋老子道德古文》等。內容上表達了陸游對國家大事的多方見解，反映了他愛國憂民、積極北伐、關注吏治、選拔人材的思想。還有不少文章涉及宋代的政治制度、宗教人物和建築、地方經濟、宗族歷史、民間風俗、各類典籍和法帖、學者及學術等，也有不少篇章描述了陸游本人的心境、生活、人生回顧等。至於著名長篇遊記《入蜀記》，更是全文收録，逐日記載，是瞭解當時長江流域名勝景觀、人文歷史、地理環境及相關詩作的重要資料。最後收録詞，著名之作如《釵頭鳳·紅酥手》、《卜算子·詠梅》、《訴衷情·當年萬里覓封侯》等均在集內。

陸游詩集在生前即已印行，而文集在生前雖已編定，但并未刻印傳世。他逝世後十年，即南宋寧宗嘉定十三年（一二二〇），陸子遹以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陽縣主管勸農公事，在溧陽學宮首次將《渭南文集》刊刻行世。全書由陸子遹分爲五十卷，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和馬端臨《文獻通考》都誤記爲三十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指明其誤。據嘉定本及陸子遹序，可以斷定《渭南文集》確爲五十卷。嘉定十三年刻本現存者只有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一種殘本，缺卷三、卷四、卷十一、卷十二共四卷。

嘉定本外，現存《渭南文集》有四個版本。一是明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錫山華珵銅活字本。據此本吴寬序，稱華君汝德得溧陽初刻本，因托活字摹而傳之，可知此本的祖本就是嘉定本。黄丕烈後來收得嘉定本，曾用嘉定本與華氏本對校，説：「遇有紅筆描改處，皆與活字本合，則華氏所藏宋本即此。」證實了華氏本所用的祖本就是嘉定本。

二是明正德八年（一五一三）梁喬刻本。明正德七年汪大章在山陰得到《渭南文集》，因原本多

訛闕，就請紹興郡守梁喬等人正訛補闕，重新校刊。但其中的内容做了許多改動，卷數也由五十卷改成五十二卷。卷一至四十二爲文，卷四十三至五十一爲詩，即抽掉了嘉定本中原有之《入蜀記》而補了九卷詩，卷五十二爲詞。此本與嘉定本雖不盡相同，但卷中遇宋代皇帝之名均提行空格，可知其原本亦出於宋刻，但是否據嘉定本則不得而知。所以章鈺説此本所據較古，訛誤較少，有勝於毛氏汲古閣本者。

三是明末毛氏汲古閣本。此本毛晉題記説：「吴中士夫有抄而秘其本者，亦頗無詮次。紹興郡有刻本，去《入蜀記》，溷增詩九卷。華君活字印本《渭南文集》五十卷，嘉定中翁幼子遹編輯。跋云『命名次第，皆出遺意』，但活板多謬多遺，因嚴加讎訂，並付剞劂。」毛氏所説的紹興郡刻本，即正德梁喬刻本。汲古閣本則是在華氏活字本基礎上加以校訂重刊的，但據哪種本子校訂，則没有説明。此外汲古閣本也是五十二卷，但内容與正德本的五十二卷不同，是在嘉定本的五十卷之外由毛氏自己補遺了二卷，所補文章，主要是陸游晚年爲韓侂胄所作《閲古泉記》、《南園記》二文，當年爲清議所批評，所以陸游編定文集時捨而未取。毛晉從葉紹翁《四朝聞見録》找來這兩篇文章，補進文集，似不合陸游本意。此本雖在卷數上與宋本不合，但既經嚴加讎訂，仍可據以參考。

四是明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陸夢祖刻本，五十二卷，有福建提刑高安陳邦瞻重刻序，知其據正德八年梁喬刻本覆刻，次第一仍其舊。

《渭南文集》在清代有《四庫全書》所收内府藏本五十卷，後附逸稿二卷，知據汲古閣本。此本因清廷忌諱，對一些特定稱呼多有竄改。如「虜」改作「金」或「敵」，「虜酋」改爲「金人」，「醜虜」改作「契丹」，「猖獗」改作「强悍」，「禽獸」改爲「勁敵」之類。

這次校點，用北京綫裝書局二〇〇四年出版《宋集珍本叢刊》影印宋嘉定十三年陸子遹溧陽學

宫刻本爲底本。此本所缺卷三、卷四、卷十一、卷十二，用《四部叢刊》影印明弘治十五年錫山華珵銅活字本補。《宋集珍本叢刊》影印嘉定本，漏印了卷四十五至卷五十，復用國家圖書館藏嘉定本補齊。全書用《四部叢刊》影印明弘治十五年錫山華珵銅活字本爲對校本（簡稱華氏本）。另外參校了《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明正德八年梁喬刻本（簡稱正德本）和明末毛氏汲古閣本（簡稱毛氏本）。校點過程中，還參考了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校點整理的《陸游集》。

底本有許多異體、俗體字，爲閲讀方便，這次整理做了一些統一規範工作。原書目録所列篇目有與正文題目不合者，改從正文題目，不出校。若正文題目與目録皆誤，則出校改正文題目，並改目録題目。

校點者　劉韶軍

序

先太史之文，於古則《詩》、《書》、《左氏》、《莊》、《騷》、《史》、《漢》，於唐則韓昌黎，於本朝則曾南豐，是所取法。然稟賦宏大，造詣深遠，故落筆成文，則卓然自爲一家，人莫測其涯涘。蓋今學者皆熟誦《劍南》之詩，《續稿》雖家藏，世亦多傳寫。惟遺文自先太史未病時，故已編輯，而名以《渭南》矣，第學者多未之見。分别爲五十卷，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遺意，今不敢紊。乃鋟梓溧陽學宫，以廣其傳。渭南者，晚封渭南伯，因自號爲陸渭南。嘗謂子遹曰：「《劍南》乃詩家事，不可施于文，故别名《渭南》。如《入蜀記》、《牡丹譜》、樂府詞，本當别行，而異時或至散失，宜用廬陵所刊《歐陽公集》例，附于集後。」此皆子遹嘗有疑而請問者，故備著于此。嘉定十有三年十一月壬寅，幼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陽縣主管勸農公事子遹謹書。

渭南文集卷第一

山陰陸游務觀

表

天申節賀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尊之至，心均萬寓之驩。敢即昌期，虔申壽祝。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宅心清靜，受命溥將。協氣熏爲太平，華夷銜莫報之德；孫謀以燕翼子，宗社侈無疆之休。誕敷錫於下民，丕靈承于上帝。臣方馳使傳，阻綴朝班。望晬表於雲霄，敢恨微蹤之遠；被頌聲於金石，尚希薄技之陳。

會慶節賀表

有王者興，爰啓丕平之運；使聖人壽，敢忘胥戴之誠。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蕩乎無名，建其有極。干戈載戢，恩加遼碣之區；囹圄一空，治格成康之上。斂時百福，享國萬年。臣迹滯遐陬，心馳魏闕。紀虹渚電樞之慶，莫厠諸儒；演龍宮蘂笈之文，徒修故事。

又

帝生商而立子，有開必先；民戴舜以同心，無遠弗届。乾端肇闢，嶽貢交修。中

賀。臣早以湖海之微生，親見唐虞之盛典。蓬轉逾二十年之久，每注想於冕旒；嵩呼上千萬壽之時，獨阻陪於簪笏。茲膺郡寄，復在王畿，目瞻佳氣之鬱葱，耳聽驩聲之洋溢。永言疏賤，已極光榮。恭惟皇帝陛下，焕乎其有堯文，粲然而興周道。三朝圖籍，將還滎河温洛之都；萬里車書，已軼碣石榆林之壤。以仁政廣華夷之德澤，以豐年奉郊廟之牲牷。凡曰含齒戴髮之儔，均被淪肌浹髓之賜。光御無疆之曆，益培有永之年。臣猥以分符，莫遑造闕。簫韶方奏，徒傾就日之心；歌頌可陳，尚刻齊天之石。

瑞慶節賀表

虹流電繞，適當聖作之辰；鼇抃嵩呼，共效壽祺之祝。敢傾丹悃，仰扣睿聰。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當乾符，躬有聖瑞。東漸西被，偉聲教之混同；上際下蟠，極仁恩之滲漉。帝生商而立子，民戴舜以同心。歷考前聞，孰逾盛際。臣生逢千載，仕歷四朝。嶽貢川珍，猥預駿奔之末；鳶飛魚躍，永依洪造之中。

光宗册寶賀表

龜食簭從，考廟方嚴於典册；仗全樂備，都人咸覲於禮容。聖教茂昭，驩聲旁達。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參穹壤，德肖祖宗。稽周王小毖之求，躬虞帝終身之慕。父傳歸子，有光盛舉於兩朝；天定勝人，果見太平於今日。乃咨元老大臣之參訂，兼采議郎博士之討論。勒崇垂鴻，極高蟠厚。臣在列覩龍飛之旦，紬書奏麟止之篇。際

遇特殊，等夷罕及。既莫預曲臺之議，又阻從屬車之塵。徒有悃誠，形於夢想。

皇帝御正殿賀表

肅傳清蹕，端御昕朝，德上際而下蟠，澤東漸而西被。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天廣覆，如日正中。率禮無違，永歎歲月遷流之速；嚮明而治，勉答臣民愛戴之心。諏太史涓吉之辰，采奉常緜蕝之議。對揚宗社之福，爰舉公卿之觴。兩曜清明，四方抃舞。臣農疇齒耄，帝所夢遥。華衮光臨，雖莫望火龍黼黻之盛；黄麾備設，尚想聞金石絲竹之音。

皇太子受册賀表

明詔建儲，永爲宗社之本；正衙發策，顯答神祇之心。國勢尊安，[1]輿情闓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若稽古訓，駿惠先猷。壽考億年，誕膺不蔽之福；本支萬世，坐擁無疆之休。存心養性以事天，修身齊家而治國。追舉有邦之慶，益昭知子之明。臣跡遠周行，心馳魏闕。命太史卜日之吉，徒聞播告之傳；遣上公持節以行，莫預觀瞻之盛。儻未辭於聖代，尚自力於聲詩。

[1]「尊」，正德本作「莫」。

賀明堂表

農扈婁豐，協氣方流於縣宇；合宫大享，曠儀遂舉於中天。驛置星馳，嵩呼雷動。伏以聖神在御，祈報間行。肆嚴長至之祠，一舉上辛之典。惟兹宗祀，實在季秋。既得萬國之驩心，宜馨一精之嘉薦。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範圍元化，斧藻太平。采皇祐之舊章，茂建中和之極；稽紹興之新制，用適古今之宜。上帝顧歆，殊休叢委。臣官縻遐徼，心繫明廷。考漢家汶上之圖，嗟莫陪於潤色；繼《周頌·我將》之作，尚自力於形容。

謝明堂赦表

明堂總章，舉曠儀於路寢；鈎陳羽衛，敷大號於端闈。德協穹祇，春回海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繩祖武，政酌民言。乾文仰法於房心，肇稱鉅典；解澤默符於雷雨，一洗衆愆。統和天人，空虛囹圄。臣適乘使傳，遠在遐陬。奉五百里之驛書，徒深鼇抃；上千萬年之聖壽，莫綴凫趨。

謝赦表

宣布仁恩，發揚孝治，觀人心之鼓舞，知天意之協從。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躬舜禹之資，履曾閔之行，損又損而至道，老吾老以及人。一日三朝，雖極寧親之大養；

四方萬里，尚憂庶獄之亡辜。內廣惠心，旁流霈澤，雨露所被，囹圄一空。臣適以守藩，恭聞孚號。雖與民欣戴，如瞻咫尺之天；然受命禱祈，實勞方寸之地。

謝賜曆日表

《春秋》以王而次春，丕顯體元之妙；閏月定時而成歲，適當班曆之辰。洽象一新，歡聲四溢。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兼倫制，化被堪輿。念王業之艱難，每急農桑之務；察天心之仁愛，尤深水旱之憂。誠意既孚，嘉生並應。呼嵩高之萬歲，幸覩昌期；陳泰階之六符，不勝大願。

又

詔班新曆，雖舉彝章，地近清都，獨先下拜。恩光旁燭，小已知榮。中謝。臣聞堯授人時，實前民用；漢得天統，克協帝心。方當重熙累洽之盛時，宜謹體元居正之大典。恭惟皇帝陛下，凝圖丕赫，受命溥將。齊七政於璿璣，昭示太平之象；調四時之玉燭，用待來歲之宜。爰敕有司，以幸天下。臣偶叨牧養，獲與布宣。職思其憂，勸課誓殫於繇力；年運而往，功名更感於初心。

福建到任謝表

咸造在廷，甫遂朝宗之願；奉使有指，

遽叨臨遺之榮。大造難名，餘生曷報。中謝。伏念臣幺然薄命，起自窮閻。偶以元祐之黨家，獲與紹興之朝士。真人有作，景運方開。適當宁歎息人才之實難，顧一時豪傑號召而未至。首蒙引對，面錫殊科，遭逢稀闊之知，聳動邇遐之聽。豈期蹇薄，旋困沉綿，卒緊全度之恩，俾獲退藏之分。侵尋半世，轉徙兩川，三爲别乘之行，再忝專城之寄。五十之年已過，非復壯心；八千之路來歸，恍如昨夢。敷陳淺拙，應對參差，惟譴黜之是宜，豈超遷之敢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兼倫制，澤被堪輿。念臣留落有年，尚未除於狂態；憐臣馳驅無地，空竊抱於愚忠。顧雖末路之孤蹤，猶玷外臺之高選。臣謹當力思守道，深戒瘝官。禮樂遠有光華，既大踰於素望；靖共好是正直，庶少答於鴻私。

江西到任謝表

疏恩趣召，靡待一人之言；改命遣行，猶備四方之使。丹衷欲敘，雪涕先傾。中謝。伏念臣稟資迂愚，立身羈窮，偶竊犂鉏之餘暇，妄窺述作之淵源。纍然自力於簡編，老之將至；過矣見稱於流輩，轉而上聞。頃入對於燕朝，實親承於睿獎。然而異恩賜第，弗由場屋之選掄；特旨造廷，非出公卿之論薦。已分亟投於閑散，豈期重累於生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立賢無方，用人唯已，一洗拘攣之積弊，廣收魁傑之遺才。施及妄庸，亦蒙省録，甫停追詔，還畀使旜。凡曰自結於上知，皆俾無蹈於後害。海嶽之内，纖塵墜露，何所用之；父母之愛，幼子童孫，蔑以加此。驅馳入境，感懼填膺。

重念臣樸學守株，孤身弔影，素乏虬蜉螘子之助，孰爲輪囷蟠木之容。愴餘日之安歸，抱微誠而永歎。方天子建中和之極，用告成功；雖文史近卜祝之間，亦思自效。尚憑長育，不遂棄捐。所願預草漢家檢玉之文，未敢遽同堯民擊壤之作。刳肝自訴，伏鑕何辭。疾痛飢寒，仰而呼天，誓靡求於世俗；齋戒沐浴，可以事帝，冀終望於清光。

嚴州到任謝表

穿延和之細仗，面咫尺天；佩新定之左符，秩二千石。叨塵過分，感懼交懷。中謝。臣聞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於生前；漢皇之念相如，遺稿徒求於身後。況如臣輩，莫望昔人。猥緣一技之卑，嘗綴百僚之末。雖簪笏久違於昕謁，乃姓名猶在於淵衷。乘傳來歸，兩奉召還之旨；懷章欲上，亟蒙趣對之榮。親降玉音，俯憐雪鬢。勞其久別，蓋寵嘉近侍之所宜；勉以屬文，實臨遣守臣之未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謨冠古，英斷如神。肆筆成書，千載獨高於聖學；刺經作制，諸儒絶企於清光。以臣夙被化於明時，憐臣未廢書於晚歲。將激昂其素志，故闊略於往愆。臣敢不戴使愚使過之恩，念有社有民之寄？憩棠陰而聽訟，期無墜於家聲；及瓜戍而代歸，尚少酬於君賜。

除寶謨閣待制謝表

陪衆雋以登瀛，已慚薄陋；扈六飛而上雍，遽踐高華。恩重命輕，感深涕霣。中謝。伏念臣材非異稟，家本至寒。《蒼》《雅》

遺書,守先臣之孤學;《莊》《騷》奇作,誦諸老之舊聞。竊慕隱居求志之風,尤耻譁世取名之事。年運而往,道阻且長。仕止爲貧,適遇四朝之盛際;老猶不死,遂爲六聖之遺民。豈期垂盡之時,更被非常之遇。置之儒館,命以信書,特寬尸素之重誅,不待汗青而加賞。玆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兼倫制,學備誠明。體穹穹厚厚之仁,躋蕩蕩巍巍之治。風行雷動,號令靡隔於幽遐;魚躍鳶飛,人材不遺於疏賤。雖耄期之已迫,尚覆育之愈深。臣敢不口誦訓辭,心銘德澤。入預甘泉之筆橐,儻効微勞;歸尋杜曲之桑麻,終祈洪造。

轉太中大夫謝表

信史奏篇,獲紀兩朝之盛;恩書馳驛,躐躋四品之崇。方醲賞之既行,欲牢辭而弗敢。始終忝幸,俯仰兢慚。中謝。伏念臣身出窮閻,家承孤學。披肺肝而自力,雖有素懷;賜骸骨以歸休,已更累歲。昨被出綸之命,起參載筆之遊。强眊昏廢忘之餘,均筆削討論之責。食常忘事,但憂尸素之當誅;成本因人,乃以汗青而受寵。玆蓋伏遇皇帝陛下,奉先思孝,守位曰仁。夙受命于皇天,克肖其德;肆纂圖於列聖,無疆惟休。永懷弓劍之藏,每切羹墻之慕。爰求遺老,俾誦舊聞。而臣猥以耄期,恭承訓勉。愴大父詩書之業,久已寂寥;讀元豐文獻之言,至於感泣。雖迫蓋棺之日,敢忘結草之酬。

謝致仕表

持橐甘泉，已竊逢辰之幸；掛冠神武，又叨歸老之榮。加恩俯念於耄年，延賞特頒於申命。伏讀絲綸之語，曷勝犬馬之情。中謝。伏念臣家本窮閻，世承孤學。雖遇千齡之盛際，初無一日之微勞。白首光陰，躐冠登瀛之選；青雲步武，亟陪上雍之班。屬預奏於信書，遂祈歸於故里。奉祠雖佚，竊食靡安。茲涔貢於忱辭，始恭承於俞旨。至於特捐異數，增賁衰門，顧令幺微，獲被榮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參化育，道極範圍。繼粟繼肉，以養賢才；祝鯁祝噎，以禮耆耋。思正元之朝士，寤寐不忘；念山陰之老人，生存無幾。越拘攣於令甲，聳觀聽於薦紳。簡編有光，世類知勸。而臣抱痾牀第，絕望闕廷。賤息何能，亦忝及親之祿；素風未墜，豈無報國之期？

落職謝表

叨榮罪大，念舊恩深。僅鐫筆槖之華，猶保桑榆之景。仰慙鴻造，下愧公言。中謝。伏念臣本出故家，初無他技，每自求於遠宦，豈有意於虛名。命之多艱，動輒爲累。强起僅餘於數月，退歸又閱於六年。齒豁頭童，心勦形瘵。叫閽請命，蒙恩久許其乞骸；飾巾待終，視世已同於逆旅。敢謂寬平之邦憲，尚令漸盡於里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大猷，惠養遺老。念臣生當全盛，被六聖之涵濡；憐臣仕遇中興，荷三宗之識拔。雖名薄責，益示殊私。臣敢不祗誦訓詞，痛懲宿負。尸居餘氣，永無再瞻軒

陛之期；老生常談，莫叙仰戴丘山之意。

逆曦授首稱賀表

天無私覆，實均父母之仁；邦有大刑，爰下風雷之令。英斷若神明之速，成功無晷刻之淹。氛祲澄清，頌聲洋溢。中賀。臣伏以高皇有作，王室中興，方犬戎窺蜀以憑陵，賴驍將奮身而守衛。念功無已，分閫相承。仰累朝寵數之非常，雖舉族糜捐而曷報。豈圖小醜自取參夷，僭服自如，改元無憚。受封割地，已北通獯鬻之庭；置戍奪符，欲東扼瞿唐之險。罪不勝於擢髮，誅寧貸於闔門。肆推曠蕩之恩，實自聖神之造。恭惟皇帝陛下，德配天地，功光祖宗。覽圖籍而動容，每念兩京之未復；奉廟祧而霣涕，不忘九世之深讎。蠢茲雛卵之微，自投鼎鑊之地。人情共憤，天討遂加。葅醢以賜諸侯，雖特寬於漢法；頭顱之行萬里，已大震於戎心。遙知群醜宵遁之餘，無復並塞秋防之警。臣身歸南陌，名寓西清。馳驛四傳，徒快鯨鯢之戮；造朝旅賀，莫趨鵷鷺之班。

牋

光宗册寶賀太皇太后牋

詠穀旦於清臺，[1]著龜允協；奉鴻稱於考廟，典册有嚴。慶襲重闈，驩騰函寓。恭惟太皇太后殿下，道同先后，德著累朝，閱

[1]「詠」，華氏本作「誳」。

天下義理之深，體坤元光大之盛。密扶睿斷，纂修列聖之治功；備述光猷，啓迪一人之達孝。舉時大典，紹國成規。臣斂迹還東，馳心拱北。紳緌雜遝，遥瞻濟濟之賀班；宫闕岧嶤，徒寄區區之夢境。

皇帝御正殿賀皇后牋

聖治聿新，爰正路朝之御；邦儀丕舉，寔繄内助之功。盛典告成，函生胥慶。恭惟皇后殿下，道隆任姒，化洽邦家。方當宁之朝群臣，惟聖時克；宜中壼之介萬壽，與天同休。内騰六寢之驩，外副萬方之望。臣久違近著，獲遇昌辰。聽九賓之臚傳，莫陪抃舞；望五雲之宫闕，徒極傾輸。

皇帝御正殿賀皇太子牋

清蹕肅九賓之儀，方臨當宁；寶觴奉萬壽之祝，允屬儲宫。邦家有光，華裔同慶。恭惟皇太子殿下，道隆孝友，性極誠明。以《大學》爲家傳，一洗俗儒章句之陋；以密贊爲子職，豈獨寢門櫛縱之恭。相此多儀，實先百辟。某久嬰沉疾，已迫頽齡。想廣殿之崇嚴，莫陪襜翼；占前星之明潤，徒極傾馳。

皇太子受册賀皇后牋

壼政憂勤，協贊上聖登三之治；母慈顧復，遂開東宫明兩之祥。汗簡光華，函生鼓舞。恭惟皇后殿下，道光圖史，化被宫

闈，嗣先后之徽音，體柔祇之厚載。嬀汭之降二女，允謂盛時；周臣之止九人，實資內助。迨此建儲之命，益知儷極之尊。臣自去通班，久安故里。頹齡耄矣，莫陪執玉之趨；鉅典煥然，不勝拭目之喜。

賀皇太子受册牋

父慈子孝，集大慶于我家；日吉時良，發正衙之顯册。國勢重於九鼎，驩聲達于四方。恭惟皇太子殿下，秉德淳明，宅心虛靜。英姿達識，事洞照於幾先；强記博聞，言必稽於古訓。躬守累朝仁恕之訓，日侍兩宮晬穆之顏。歷考古初，實爲創見。某夙叨四品，垂及九齡。爲國老農，莫簉濟濟鵷鸞之列；逢時盛典，尚懷區區犬馬之心。

逆曦授首賀太皇太后牋

叛臣干紀，敢萌負固之心；密詔行誅，不待崇朝之久。慶關宗社，喜溢宮庭。臣伏以參井之墟，古今重地，方高帝東巡之始，實群胡南牧之秋。爰有驍雄，服勞疆圉。惟列聖念功之意，每示優隆；度故臣誓報之心，豈有窮已。蠢茲微孼，亦荷異恩，入居宿衛之聯，出任師干之寄。天所助者順，乃懷悖逆之圖；人不食其餘，自掇殲夷之譴。尚全遺族，實出上恩。恭惟太皇太后殿下，坤厚資生，母儀燕翼。每道先朝之家法，助成聖主之性仁。慰在天之靈，故誅其孥而無赦；廣及物之澤，故宥其族而弗疑。臣久屏窮閻，猶叨近侍。用三有宅，欣逢湯德之寬；於萬斯年，莫預堯封之祝。

逆曦授首賀皇后牋

逆臣負固，上貽正宁之憂；密詔行誅，不待靈旗之指。勳高古昔，喜溢宮庭。伏以分閫專征，本倚世臣之舊；野心叵測，輒干邦憲之嚴。妖禽自取於覆巢，靡草獨枯於長夏。尚加矜貸，曲示涵容。故雖同産之親，止用徙鄉之典。恭惟皇后殿下，道光嬀汭，德配坤元。侍膳慈闈，克謹晨昏之奉；焦心中壼，每分宵旰之勞。及此成功，允爲大慶。聳裔夷之觀聽，增竹帛之光華。臣久已歸耕，莫陪入賀。身修家齊國治，實由内助之功；天時地利人和，行覩外攘之烈。

渭南文集卷第一

渭南文集卷第二

山陰陸游務觀

南宮表牋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建重明節表

飛龍在天，方仰君臨之德；流虹繞渚，實開聖作之祥。宜紀昌辰，用彰盛際。恭惟皇帝陛下，承謨丕顯，受命溥將。致養三宮，備本朝之家法；參決萬務，得率土之民心。正宁初臨，積陰頓解，於赫明離之象，益昭出震之符。臣等不勝大願，請以九月四日爲重明節，伏望皇帝陛下，俯察群情，亟頒俞旨。施尊名，建顯號，侈穹昊發祥之期；披皇圖，稽帝文，伸臣民歸美之報。著之令甲，副在有司。邦家增光，天下幸甚。

二

受命若帝之初，宜邦彝之悉舉；盛德如天之覆，豈人欲之或違。比罄忱辭，願標令節，未回聰聽，曷慰群情。伏以紀千秋之名，雖由唐舊；允長春之請，則在宋興。況今非獨循累代之成規，蓋亦以此侈重華之大慶。顯號缺而未講，盛旦鬱而弗彰。謙雖益光，禮則未稱。伏望皇帝陛下，茂昭鉅典，亟發德音。漢殿尊榮，親奉玉巵之壽；周行抃蹈，各陳金鑑之書。豈惟光簡冊之傳，實以副天下之望。

三

淵聽未回，確爾執謙之意；忱辭婁叩，歉然歸美之誠。彝典不可以久稽，衆心不可以婁咈。敢控喁喁之請，再干穆穆之光。竊以民之戴君，自古有訓；禮之飾治，後世尤詳。惟大德得其名，故因誕彌而紀節；雖先王未之有，亦容增益之隨時。當渚虹樞電之辰，受岳貢川珍之集。乃同常日，夫豈人情。今者博士議郎固執於廷，秩宗奉常各揚其職。必期得請，疇敢自安。伏望皇帝陛下，聖度兼容，大明委照。帝辭三祝，足昭挹損之懷；臣同一心，終冀允俞之命。

立皇后丞相率文武百僚稱賀壽皇表

北宮移仗，方瞻與子之明；中禁正名，復奉齊家之訓。化行縣宇，驩動群心。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盛德日新，聖圖天廣。雖名持守，躬創業垂統之艱；不憚憂勤，示詒謀燕翼之法。乃者獨觀道妙，將就葆頤，猶崇朝親發於德音，謂初政莫先於內治。茂建壼則，所以垂萬世之典常；大明人倫，所以移四方之風俗。臣等獲塵朝著，親奉睿謨。發册昕廷，共仰光華之典；稱觴廣殿，益深抃舞之情。

賀皇帝表

寶運紹開，椒塗首建，典册以時而告

具，蓍龜協吉而弗違。慶集宮庭，歡傳海宇。中賀。伏以聖人有作，追參堯舜禹之盛時；壺範增光，上配姜任姒之至德。矧惟內助，始自初潛。稽女史彤管之言，廣《周南·關雎》之化。茲正中宮之位號，實出壽皇之訓謨。玉音誕敷，汗簡登載。求於前世，邈矣未聞。顧家國之榮懷，宜神祇之安樂。恭惟皇帝陛下，仁參蒼昊，德被黔黎。永惟《大學》齊家之端，先誠其意；推原《春秋》謹始之義，以御于邦。故當天臨之初，務先坤載之厚。臣等身逢華旦，目覩彌文。燕至祀禖，行慶則百男之祐；雞鳴問寢，敢祝於萬年之休。

賀皇太后牋

聖子問安，方極蘭陔之養；神孫正內，肇新椒掖之華。母道彌尊，人情溢喜。中賀。恭惟皇太后殿下，抱神以靜，藏心于淵，德修蜵蜎蠖濩之中，化行昆侖旁薄之外。唐虞盛際，迺出一家父子之親；任姒徽音，仍見三朝婦姑之法。方且享宗社尊安之福，視本支蕃衍之祥。于古有光，與天無極。臣等幸逢熙運，獲綴清班。至哉坤元，實首彝倫之敘；養以天下，益觀孝治之隆。

賀壽成皇后牋

盛德繼承，爰本親傳之妙；中宮崇建，式光就養之尊。慶集禁庭，驩傳海宇。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婦功飭備，母道含洪。躬老氏之儉慈，享周家之福祿。密贊乾剛之斷，神器有歸；助成離照之明，天心允答。惟每思於靜順，故備極於安榮。袞龍

兼綵服之紓，褕翟煥玉巵之奉。貴無倫敵，日以舒長。簡册煒其有光，風俗爲之丕變。臣等偶逢熙運，獲相多儀。坤順承天，喜徽音之克嗣；孫又有子，知壽祉之無窮。

賀皇后牋

誕受丕基，方正宁凝旒之始；協修陰教，舉路朝發册之儀。厚載有光，群情咸悦。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慶鍾勳閥，道媲皇家。輔佐積勤，實自龍潛之日；休祥有衍，早符熊夢之占。壽皇所以親發於德音，聖主所以深資於内助。副笄奉三殿之養，大練受六宮之朝。震耀簡編，感移風俗。臣等預聞鉅典，實激歡悰。法地所以法天，仰戴坤儀之至德；事母同之事父，曷勝鰲抃之微誠。

文武百寮謝春衣表

寶運紹開，方謹人時之授；寵光下逮，俾均春服之成。榮被簪紳，歡騰拜舞。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凝圖丕赫，撫運重熙。租稅所儲，靡專一己之奉；寒暑有賜，式厚群臣之恩。所以恤其澣濯之私，蓋將責其忠嘉之報。雖舊章之是舉，實初政之當先。臣等獲綴班聯，恭承錫予。去女工之蠹，已觀府庫之充；遺天下之衣，願廣乾坤之施。

重明節明慶寺丞相率百僚啓建道場疏

開　起

乾端澄肅，時爰及於杪秋；離照光明，

運方隆於中夏。敢輸誠悃，仰祝壽齡。皇帝陛下，恭願宜君宜王，時萬時億。泰元增漢帝之筴，配天其休；洪範錫神禹之疇，與民同福。

滿　散

肅霜協令，方觀萬寶之成；繞電告祥，實契千齡之會。飭供既周於月律，殫誠爰集於廷紳。冀憑薰祓之勤，仰報照臨之德。皇帝陛下，恭願政敷有截，壽格無疆。天地人之三才，共扶興運；堯舜禹之一道，永芘函生。

進　疏

大《易》明兩作離，允符繼照之盛；太極函三爲一，誕擁無疆之休。壽何待於禱祠，運自臻於熙洽。恭演仙真之祕旨，實輸臣子之至情。皇帝陛下，恭願化冒群倫，治偕邃古。奉親備天下之養，履位處域中之尊。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方卜億萬年之永命；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豈止百千所之上聞。

會慶節明慶寺丞相率百僚啓建道場疏

開　起

有開必先，天地肇興於景運；無遠弗届，華夷畢効於貢琛。況在周行，敢稽壽祝。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伏願道超古昔，化洽黔黎。端居無黄屋之心，既高揖遜；萬乘致綵衣之養，彌極尊榮。

滿散

電樞肇紀，適逢震夙之期；月琯告周，洊罄延鴻之禱。雖嘉祥之自至，顧歸美之敢稽。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伏願福等河沙，壽踰劫石。堯仁舜孝，治功永煥於青編；天大佛尊，晬表長臨於黼扆。

進疏

天爲群物之祖，可謂極尊；壽居五福之先，實歸上聖。脱屣親傳於大寶，頤神方御於殊庭。敢率群倫，恭培睿筭。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伏願誕膺戩穀，端拱穆清。以八千歲而爲春，永享舒長之景；卜七百年而過曆，茂隆貽燕之祥。

文武百僚謝冬衣表

霜露既降，著孟冬始裘之文；法制具存，舉九月授衣之令。進趨襜翼，拜舞光華。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大度并包，至仁滲漉。及是月也，初有祁寒之虞；念無衣兮，俾膺好賜之厚。疏恩榮於在列，斥府庫之餘藏。臣等誤荷選掄，獲霑錫予。覩萬里農桑之業，共樂時平；誦群臣幣帛之詩，誓圖忠報。

會慶節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皇表

錫羡無疆，丕顯生商之旦；[1]成功不

[1]「旦」，華氏本作「日」。

處，適當命禹之時。熙運親逢，群情胥慶。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仁涵動植，道配堪輿。《詩》《書》所稱何有加，卓爾規模之大；唐虞之際斯爲盛，超然揖遜之風。積勤致王業之成，端拱視天民之阜。豈特極高而蟠厚，固已勒崇而垂鴻。臣等誤寘周行，久陶聖化。蓬萊隔弱水三萬里，獲進謁於殊庭；上古有大椿八千秋，冀默符於睿筭。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至尊壽皇聖帝冬至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一陽初復；天子之父尊之至，萬壽維祺。亞歲肇新，群心胥悦。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兼倫制，化極範圍。剛長而亨，周測土圭之景；功成則退，堯無黄屋之心。薰然慈孝之兼隆，允矣古今之莫及。方且內享視膳問安之大養，外騰重熙累洽之頌聲。風動華夷，光昭竹帛。臣等幸逢盛際，獲造昕廷。斗建子以定時，是爲嘉會；星拱辰而在列，同罄丹誠。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皇帝冬至表

一之日以授時，黄鍾合律；萬斯年而介福，赤伏膺符。慶集邦家，驩騰海寓。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同乾覆，道協時乘。旦復旦以重光，邦圖有永；新又新而不倦，帝德難名。默觀造化之機，自得財成之妙。清心省事，成歸根反本之功；任賢去邪，體進陽消陰之象。臣等幸逢熙運，獲邇威顏。和氣先回，豈待葭灰之應；豐年已兆，敢陳雲物之占。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皇帝聽樂表

祖廟寧神，歲洊更於燧火；《禮》經有制，時當備於簫韶。敢控微衷，上干淵聽。伏以中月而禫，壽皇已循不易之規；逾年改元，聖主方受惟新之命。儻未舉鈞天之奏，何以慰率土之懷。伏望皇帝陛下，俯察忱辭，仰稽故典。欲聞五聲八音六律，以復朝廷之常；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共致慈闈之請。笙鏞以間而人神喜，琴瑟在御而心體安。茂昭庶政之惟和，孰謂太平之無象。奉萬年之觴於廣殿，及此首春；撞千石之鐘於大庭，震于四海。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皇太后受册牋

獻歲發春，太史奏元龜之吉；展寀錯事，東朝慶大典之成。佳氣一新，驩聲四溢。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聰明睿智，壽富康寧。踐履艱難，佐高廟廓清之烈；遵行恭儉，啓壽皇詒燕之圖。肆因初元，祗奉顯册，璽篆蟲魚之古，樂陳鐘磬之和。內而百官有司，方屏息而觀盛事；外則萬黎獻，咸拜手而頌閎休。載稽前聞，可謂盡美。臣等偶叨在列，獲際升平。有子而又有孫，共仰本支之盛；視今之猶視昔，前知竹帛之傳。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成皇后受册牋

宮壼塗椒，德配重華之盛；册書鏤玉，禮行路寢之嚴。聖孝益隆，輿情交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儉慈性稟，柔順躬行。至哉坤元，象服早光於内治；養以天下，寢門方奉於母儀。今者稽參六籍之文，博盡諸儒之議。建此顯號，邁于前聞。仰惟貴無敵而富無倫，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臣等偶緣在列，獲遂逢時。紀嬀汭塗山之興，幸窺簡牘；繼《生民》《思齊》之作，尚播聲詩。

丞相率文武百僚上皇帝賀三殿受册表

重慶有光，仰東朝之慈愛；雙親並奉，極北内之尊榮。正歲肇新，彌文告備，邦家之喜，夷夏所同。中賀。伏以堯舜禹之相承，蓋非一姓；姜任姒之善繼，又不同時。參稽前聞，孰擬昭代。恭惟皇帝陛下，奄有萬寓，統和三靈。由至公大義，膺寶運之傳；講祲威盛容，伸天下之養。太史灼龜而獻兆，曲臺緜蕝而具儀。黄麾之仗夙陳，簪紳在列；白玉之册時舉，金石充庭。既已隆孝道而通神明，固將禮高年而厚風俗。新又新而進德，老吾老以及人。臣等誤被選掄，獲塵班著。雖潤色討論於大典，每慚稽古之疏；然登降跪拜於路朝，實竊逢辰之幸。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皇正旦表

道妙混成，太極著兩儀之本；天端更

始，三朝受萬國之歸。慶集有邦，驩騰率土。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濬哲稽古，清明在躬。握乾符，闡坤珍，難名蕩蕩之德；系唐統，接漢緒，誕受丕丕之基。以海宇之富，而蹈巢由高世之風；以父子之親，而行堯舜曠代之事。迨此獻歲發春之日，實繄考圖數貢之時。史册增華，搢紳太息。臣等幸承睿獎，獲覩昌期。鵷行畢集於大庭，共喜威顏之近；龍衮恪趨於小次，更知榮養之尊。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皇帝正旦表

堯授舜，舜授禹，方瞻繼照之明；正次王，王次春，茂舉履端之慶。乾坤開闢，日月光華。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上際而下蟠，化東漸而西被。改元定號，稽列聖之舊章；發政施仁，撫重熙之景運。內有可封之俗，外無不譓之戎。方且采諸儒之議，以制朝儀；陳九奏之音，以爲親壽。頒朔靡殊於遐邇，受圖高拱於穆清。治功卓然，海內幸甚。臣等誤膺睿獎，獲綴通班。戮力同心，永惟《春秋》五始之義；拜手稽首，敢奏「天子萬年」之詩。

渭南文集卷第二

渭南文集卷第三

山陰陸游務觀

劄子

蠟彈省劄癸未二月，二府請至都堂撰。

朝廷今來惇大信、明大義于天下，❶依周漢諸侯及唐藩鎮故事，撫定中原，不貪土地，不利租賦。除相度於唐、鄧、海、泗一帶置關依函谷關外，應有據以北州郡歸命者，即其所得州郡，裂土封建。大者爲王，❷帶節度鎮撫大使，賜玉帶金魚，塗金銀印。其次爲郡王，帶節度鎮撫使，賜笏頭金帶金魚，塗金銅印。仍各賜鐵券旌節門戟從物。元係蕃中姓名者，仍賜姓名。各以長子爲節度鎮撫留後，世世襲封，永無窮已。餘子弟聽奏充部内防團刺史，亦令久任。將佐比類金人官制，升等換授。其國置國相一員，委本國選擇保奏，當降真命。餘官准此。七品以下聽便宜辟除。土地所出，並許截留，充賞給軍兵、禄養官吏等用，更不上供。每歲正旦一朝，三年大禮一助祭。如有故，聽遣留後或國相代行。❸天申、會慶節，止遣國官一員將命。應刑獄生殺，並委本國照紹興勑令，參酌施行，更不奏案。

❶「惇」，原作小字「光宗廟諱」，今據毛氏本改。
❷「王」，原作「玉」，今據正德本改。
❸「或國」，原作「國或」，今據正德本乙正。

合行軍法者，自從軍法。四京各用近畿大國兼充留守。朝廷惟於春季遣使朝陵，餘時止用本處官吏侍祠。每遇朝貢，當議厚給茶綵香藥等充回賜，以示撫存。遇一國有警急，諸國迭相救援。如開斥生地，俘獲金寶，並就賜本國，仍永不置監司帥臣及監軍等官。候議定，各遣子弟一人入覲，當特賜燕勞畢，即時遣回。機會之來，時不可失，各宜勇決，以稱朝廷開納之意。

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

臣伏聞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並觀，兼收博采，無南北之異。於是范仲淹起於吳，歐陽脩起於楚，蔡襄起於閩，杜衍起於會稽，余靖起於嶺南，皆爲一時名臣，號稱聖宋得人之盛。及紹聖、崇寧間，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復有沉抑之歎。陳瓘獨見其弊，昌言於朝，曰：「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嗚呼！瓘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臣伏覩方今雖中原未復，然往者衣冠南渡，蓋亦衆矣。其間豈無抱才術蘊器識者？而班列之間北人鮮少，甚非示天下以廣之道也。欲望聖慈命大臣近臣各舉趙魏齊魯秦晉之遺才，以漸試用，拔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仁祖用人之法，下慰遺民思舊之心。其於國家，必將有賴。伏惟留神省察。取進止。

代乞分兵取山東劄子

臣等恭覩陛下特發英斷，進討京東，以

爲恢復故疆，❶牽制川陝之謀。臣等獲侍清光，親奉睿旨，不勝欣抃。然亦有惓惓之愚不敢隱默者。竊見傳聞之言，多謂虜兵困於西北，不復能保京東，加之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師若至，可不勞而取。若審如此説，則弔伐之兵，本不在衆，偏師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萬一未至盡如所傳，虜人尚敢旅拒，遺民未能自拔，則我師雖衆，功亦難必，而宿師于外，守備先虚。我猶知出兵京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知侵犯兩淮荆襄以牽制京東耶？爲今之計，莫若戒敕宣撫司，以大兵及舟師十分之九固守江淮，控扼要害，爲不可動之計；以十分之一，遴選驍勇有紀律之將，使之更出迭入，以奇制勝。俟徐、鄆、宋、亳等處撫定之後，❷兩淮受敵處少，然後漸次那大兵前進。如此則進有闢國拓土之功，退無勞師失備之患，實天下至計也。蓋京東去虜巢萬里，彼雖不能守，未害其疆。兩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地陷没，則朝廷之憂復如去歲。此臣所以夙夜憂懼，寢不能瞑，而爲陛下力陳其愚也。且富家巨室，未嘗不欲利也，然其徒欲賈于遠者，率不肯以多貲付之。其意以爲山行海宿，要不可保，若傾囊而付一人，或一有得失，悔其可及哉。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願陛下留神察焉。臣等誤蒙聖慈，待罪樞筦，攻守大計，實任其責。伏惟陛下照其愚忠，臣等不勝幸甚。取進止。

❶「疆」，原作「彊」，今據正德本改。

❷「亳」，原作「毫」，今據《四庫全書》本改。

上二府論事劄子 壬午六月五日

某伏見大理寺奏北界蒙城縣官邢珪罪狀，竊緣有司之議，據其侵犯邊城，殺害義旅，雖置極典，未足當罪。然既已具奏，則當有特旨，恐與有司之議不可同日而語。何者？有司謹守律令，朝廷當斷以大義故也。按邢珪生於涿易，非祖宗涵養之人；仕於僞界，非國家禄使之吏。身有官守，一旦危急，力雖不及，猶能死守，雖懵於逆順，不知革面，然《春秋》之義，天下之善一也。若遂誅之，恐非所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奏陳之際，儻爲一言，貸其草芥微命，以示中國禮義，實非小補。又慮議者以謂張安國殺耿京事與此略同，恐啓寬貸之路，無以慰歸附之人，則某謂不然。張安國，中國人，又嘗受旗牓招安，見利而動，賊殺耿京，反覆姦猾，罪惡明白，與珪實爲不類。兼邢珪所犯，在未被大赦蕩滌之前，張安國所犯，在已受旗牓招安之後。伏乞鈞察。

上殿劄子三首 壬午十一月

臣恭惟陛下天縱聖智，生知文武，御極之初，内出大號，所以加惠于海内甚渥，猶以爲未足也。乃八月戊子寬恤之令繼下，至誠惻怛，❶纖悉備具，歡欣之聲，達于遠迩，可謂盛矣。然今既累月，不知有司皆已推而致之民乎？若猶未也，是不免爲空文而已，無乃不可乎？又有大不可者。陛下初即大位，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前日數十

❶「怛」，原作「但」，今據正德本改。

條，或曰當寘典憲，或曰當議根治，或曰當議顯戮，可謂丁寧切至，赫然非常之英斷也。若復爲官吏將帥一切翫習，漫不加省，一旦國家有急，陛下詔令戒敕之語，將何加此，而欲使人捐肝腦以衛社稷乎？《周官·冢宰》「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垂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正月，周正今之十一月也。正歲，夏正今之正月也。自十一月至正月，若未甚久，而申敕告戒，俟以刑辟，已如此其嚴。今命下累月，而有司或恬然不以爲意，臣竊惑之。欲望聖慈以所下數十條者申諭中外，使恪意奉行，毋或失墜。仍命諫官御史及外臺之臣精加考覈，取其尤沮格者與衆棄之。不惟聖澤速得下究，亦使文武小大之臣，聳然知詔令之不可慢如此，實聖政之所當先也。伏惟留神省察。取進止。

二

臣聞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者迭用，非以爲異，因時制宜，有不得不然者。臣竊觀太祖太宗之世，法度典章，廣大簡易。律令可以禁姦，無滋彰之患；文移可以應務，無叢委之弊。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論説徑直，誠意洞達，所詳者大，所略者小，事易舉，功易成。其氣象風俗，人物議論，至于今可考也。太平既久，日趨於文，放而不還，末流愈遠，浮虛失實，華藻害道。雖號爲粲然備具，而文移書判增至數倍，居官者窮日之力，實不暇給，猾吏姦人乘隙以逞。其始也，所詳者小，所略者大。其極也，并小者不復能詳，則一切鹵莽，聽

吏之所爲而已。太上皇帝中興大業，當宁歎息，思有以救之。於是漸加訂正，以還其舊。兩省復通爲一，以革迂滯之風；寺監幾省其半，以去支離之害。簡禮容，删律令，規模措置，蓋欲悉除繁文，復從祖宗之質而後已。有司奉承，未能盡如本指。此陛下今日所當力行不可緩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輔臣，使帥其屬，因今六曹寺監百執事所掌，講求宗祖舊制，以趨於廣大簡易之域。繁碎重複，無益實事者，一皆省去，使小大之臣咸有餘力以察姦去蠹，修舉其職，則太平之基自此立矣。元祐中，司馬光請改三省職事，一如昔日中書之制。蘇轍亦請收昔日三司之權，悉歸户部。則臣所謂因今所掌，以求祖宗舊制，誠不爲難，顧陛下力行何如爾。干冒天聽，伏深戰慄。取進止。

三

臣竊觀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德深遠，卜世長久，爲之子孫者，宜皆取法焉。然而獨曰「儀刑文王」，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漢自高帝創業，其後嗣亦多賢君，然史臣獨曰「漢言文景，美矣」。至武帝之功烈，猶以不遵文景之恭儉爲恨。唐三百年，一祖三宗，皆號盛世，而太宗《正觀政要》之書獨傳，❶寶以爲大訓。元祐中，學士范祖禹亦曰：「祖宗畏天愛民，子孫皆當取法。惟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誠能專法仁宗，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嗚呼！祖禹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迨我太上

❶「正」，應爲「貞」，此係避宋仁宗諱。

皇帝，躬履艱難，慨然下詔，專法仁祖之政，且竊聞燕間惟考觀仁祖政事，是以於萬斯年，無疆惟休，亦享仁祖垂拱之福，可謂盛矣。陛下紹體聖緒，正當師太上專法仁祖之意，申命迩英進讀之臣，日以寶訓反覆敷繹，以究微意。仍命輔臣，政事法度，一以仁祖爲法。臣將見陛下福禄川至，治效日見，年穀婁豐，四夷率服，慶曆、皇祐之盛復見於今，雖遐方絶壤皆當梯航而至矣。況中原故地，其有不復者哉。臣不勝至願，伏惟聖慈留神省察。取進止。

擬上殿劄子 壬午准備輪對，會内禪遂不果上。

臣觀《小毖》之詩，見成王孜孜求助，特在初載。意其臨天下之久，閲義理之多，則當默識獨斷，雖無待於群臣可也。及考之《書》，然後知其不然。舜伐三苗，年九十有三，聞伯益一言則退而敷文德，舞干羽，無一毫自用之意。武王受貢獒，年九十有一，召公作訓，累數百言，武王納之，不以爲過。嗚呼！爲人臣而不以舜、武王望其君者，不恭其君也。

伏以陛下生知之聖，度越百王，稽古之學，博極墳典，歷試諸難，身濟大業，更事閲理多矣。自公卿大臣，皆陛下四十年教養所成，況於小儒賤士，見聞淺陋，曾何足以仰清光、備顧問哉？然其所陳，則未必無尺寸之長，何者？舉吏部之籍，縉紳之士幾人，其得見君父者幾人，白首州縣而不得一望闕門者多矣。則凡進見之人，固宜夙夜殫思竭誠，以幸千載之遇，雖其間有論事梗野不達大體者，究其設心，亦願際會。犯威顔以徇俗，捨富貴以取名，臣竊謂無是理

也。欲望陛下昭然無置疑於聖心，克己以來之，虛心以受之，不憚捨短而取長，以求千慮之一得，庶幾下情得以畢達。群臣無伯益、召公之賢，陛下以舜、武王之心爲心，則是聖德巍巍，過於舜、武王矣。如其屈萬乘之尊，躬日昃之勞，顧於疏遠之言，無大施用，姑以天地之度容之而已，是獨言者一身之幸也。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怖，俟罪之至。

上二府乞勿受慶雲圖劄子 癸未春

伏覩尚書省劄子，知閬州吕游問奏慶雲見，并圖一軸，奉聖旨降付編類聖政所。仰見主上聖孝，推美太上皇帝之心。然竊聞太上皇帝建炎之初，京東進芝草，親詔却之，盛德煌煌，光映簡册。今乃以慶雲見爲聖政，恐非太上皇帝之本意。兼閬州所奏，專以慶雲見於普安郡，及在主上即位前一日，爲受命之符，諛佞牽合，不識大體，政與京東芝草相類。若受而不却，雖不報行，其誰不知？深恐自此草木之妖，氛氣之怪，緯候之說，歌頌之文，紛紛來上，却之則自啓其端，不却則遂將成俗。欲望鈞慈以太上皇帝却芝草故事，委曲奏陳。主上剛明英斷，必有以處此矣。干冒鈞嚴，不勝恐怖之至。

上二府論都邑劄子

某自頃奏記，迨今累月，自顧賤愚不肖，無尺寸可以上補聰明，而徒以無益之事上勤省閲，實有罪焉，故久不敢以姓名徹左右。今者偶有拳拳之愚，竊謂相公所宜聞

者，伏冀少留觀覽，幸甚幸甚。伏聞北虜累書請和，仰惟主上聖武，相公威名，震疊殊方，足以致此，而天下又方厭兵，勢且姑從之矣。然某聞江左自吴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吴嘗都武昌，梁嘗都荆渚，南唐嘗都洪州，當時爲計，必以建康距江不遠，故求深固之地。然皆成而復毁，居而復徙，甚者遂至於敗亡，相公以爲此何哉？天造地設，山川形勢，有不可易者也。

車駕駐蹕臨安，出於權宜，本非定都，以形勢則不固，以餽餉則不便，海道逼近，凛然常有意外之憂。至於讖緯俗語，則固所不論也。今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雖欲營繕，勢將艱難。某竊謂及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閒暇之際建都立國，而彼既素聞，不自疑沮。黠虜欲借以爲辭，亦有不可者矣。今不爲，後且噬臍。至於都邑措置，當有節目，若相公以爲然，某且有以繼進其説，不一二年，不拔之基立矣。某智術淺短，不足以議大計，然受知之深，不敢自以疏遠爲疑。干冒鈞聽，下情恐懼之至。

渭南文集卷第三

渭南文集卷第四

山陰陸游務觀

劄　子

上殿劄子

臣聞善觀人之國者無他，惟公道行與否爾。《書》曰「毋虐煢獨而畏高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爲國之要也。若夫虐煢獨、畏高明，茹柔吐剛而能使天下治者，自古未之有也。朝廷之體，責大臣宜詳，責小臣宜略；郡縣之政，治大姓宜詳，治小民宜略。賦斂之事，宜先富室，征稅之事，宜覈大商，是之謂至平，是之謂至公。行之一邑則一邑治，行之一郡則一郡治，行之天下而治不逮於古者，萬無是理也。

伏見朝廷頃因人言，必顯有功狀，乃畀職名。行之數年，而大臣近侍不得職者幾人，帥臣監司之加職者又比比而有，至於銓曹格法所以厄小官者，則未嘗少弛張也。慶典之行，所及至廣，貼職以上，例皆甄復，雖阿附秦氏得罪者亦在焉。至於常調孤遠，固多久絓刑憲者，今更赦令，雖使皆得霑被，銓法拘攣，必不如是之曠蕩也。無乃責大吏反略，而責小臣反詳乎？郡縣之吏不能自立，觀望揣摩，惟強是畏。豪右雖犯重辟，❶官吏貪者黠者則公與之爲市，廉者

❶「辟」，原作「郡」，今據正德本改。

懦者則又自詧曰：「得無反爲所害乎？」凡嫁禍平人、誘罪僮奴者，皆有司爲之道地也。凶年饑歲，雖貧富俱病，然富者利源至多，貧者惟守田畝，孰爲當恤？視郡縣之庭，鞭笞流血杻械被體者，皆貧民也。吴蜀萬里，關征相望，富商大賈，先期遣人，懷金錢以賂津吏，大舸重載，通行無苦。終更小官，造廷進士，垂橐蕭然，齋糧有限，而稽留苛暴，略不之恤。如是，謂之平可乎？謂之公可乎？

臣昧死伏望陛下，推至平至公之道，自朝廷始，然後下詔戒敕四方，而繼之以誅賞。不過歲月，治効自見。惟在陛下執之重如山嶽，堅若金石爾。荀卿論闕國之説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夫豈獨兼并哉！凡爲政施行之甚易，堅凝之甚難。臣區區之言，陛下或以爲萬有一可采焉，敢併以堅凝爲獻。取進止。

二

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爲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款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彦博之勳勞，唐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爲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

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鬭，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

今天下才者衆矣，而臣猶有憂者，正以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也。方無事時，亦何所賴此，一旦或有非常，陛下擇群臣，使之假鉞而董二軍，擁節而諭萬里，雖得賢厚篤實之士，氣不素養，臨事惶遽，心動色變，則其舉措豈不誤陛下事耶？伏望萬機之餘，望神于此，作而起之，毋使委靡，養而成之，毋使沮折。及乎人才争奮，士氣日倍，則緩急惟陛下所使而已。且吴、蜀、閩、楚之俗，其渾厚勁朴，固已不及中原矣。若夫日趨於拘窘怯薄之域，臣實懼國勢之寖弱也。不勝私憂，犯分獻言，恭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三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變，而有必然之理。惟默觀陰察，能得其理，則事變之來，雖千態萬狀，可以坐制而無虞矣。天下之變，最幽眇倉卒不可測知者，莫如雷霆鬼物。然雷霆冬伏而春作，鬼物晝隱而夜見，則其理之必然，有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今朝廷内無權家世臣，外無强藩悍將，所慮之變，惟一金虜。虜，禽獸也，譎詐反覆，雖其族類，有不能測，而臣竊以謂是亦有可必知者，❶夫何故？寬猛之相繼，如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自金虜猖獗以來，靖康、建炎之間，窮凶極暴，則有紹興之和，

❶「而」，原作「面」，今據正德本改。

通和既久，則有辛巳之寇，寇而敗亡，則又有隆興之和。今邊陲晏然，枹鼓不作逾二十年，與紹興通和之歲月略相若矣。不知此虜終守和約至數十百年而終不變耶，將如晝夜寒暑必相代也？且虜非中國比也，無君臣之禮，無骨肉之恩，惟制之以力，劫之以威，則粗能少定。今力憊勢削，有亂而已。其亂不起於骨肉相殘，則起於權臣專命，又不然則姦雄襲而取之耳。三者有一焉，反虜酋之政，以悦其國人，且何爲哉？雖陛下聰明英睿，自有所處，然臣竊觀士大夫之私論，則往往幸虜之懦以爲安，不知通和已二十餘年，如歲且秋矣，而謂衣裘爲不必備，豈不殆哉？

大抵邊境之備，方無事時觀之，事事常若有餘，一旦有變，乃知不足。伏望陛下與腹心之臣，力圖大計，宵旰弗怠，繕修兵備，搜拔人才，明號令，信賞罰，常如羽書狎至、兵鋒已交之日。使虜果有變，大則掃清燕代，復列聖之讎，次則平定河洛，慰父老之望。豈可復如辛巳倉卒之際，斂兵保江，凛然更以宗社爲憂耶？臣世食君禄，且蒙陛下省録姓名，已二十餘年，念無以報天地父母之大恩，故其陳於陛下者，惟懼不盡，❶而不知狂愚之爲大罪也。取進止。

乞祠禄劄子 戊申四月

照對某昨任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將滿，陳乞再任，蒙恩差知嚴州，於淳熙十三年七月三日到任。郡政乖剌，雨澤不時，上勞宵旰，死有餘責。賴蒙朝廷哀矜，山郡瘠土之

❶「懼」，原作「懽」，今據正德本改。

民，重賜蠲放，廣行賑恤，上格和氣，下安衆心。入秋得雨，陸種倍收，六縣並無流徙人户。今春以來，雨暘尤爲調適，二麥繼熟，民間亦以爲所收倍於常年。賑濟訖事，稍紓吏責。某雖去替不遠，實緣年齡衰邁，❶氣血凋耗，夏秋之際，痼疾多作，欲望鈞慈特賜矜憫，許令復就玉局微禄，養痾故山，及天氣尚凉，早得就道，實爲至幸。

上殿劄子

臣恭惟陛下躬聖人之資，履天子之位，而致養三宫，承顔左右，盛事赫奕，冠映千古，尚何待塵露之增山海哉？顧臣竊抱惓惓之愚，不敢輒默。伏惟陛下聖孝純至，禀於天性，昔在潛邸，及登儲宫以來，夙夜孜孜，何嘗頃刻不以壽皇爲心。壽皇罷朝而悦，進膳而美，則陛下欣然喜動於色；壽皇罷朝而不悦，進膳而少味，則陛下愀然憂見於色。方是時，徒能喜之憂之而已。今則致親之悦者，責在陛下，其可以不深念乎？

所謂悦親之道，非薦旨甘、奉輕暖也，非晨昏定省、冬夏温凊也，非千門萬户之宫、鈞天簫韶之樂也，惟在陛下得天下之愛戴，以寧壽皇之心而已。雞鳴而攬衣，辨色而視朝，必曰此昔者問安之時也。今以萬機之繁，不能日朝重華，歉然于懷，豈有限極？然關問安之常，禮之小也，致天下之治，孝之大也。吾其力爲其大者乎？此固壽皇所望於陛下，亦天下所望於陛下也。治功已成，中外無事，陛下時備法駕，率群臣上萬年之觴，豈非天下之大慶？不然，

❶「衰」，原作「哀」，今據正德本改。

太史或以災異上聞，四方或以寇盜來告，壽皇聞之，萬分有一微輟玉食，陛下雖居萬乘之貴，孰與解憂哉？

臣昧死願陛下於進退人才罷行政事之際，率以是爲念。自三思十思以至百思，不爲過也；自一日五日至于旬時，❶不爲緩也；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不爲廣也；一有小失，豈獨上勞宵旰，壽皇亦與焉。故陛下今日憂勤恭儉，百倍於古帝王，乃僅可耳。譬如臣民之家，上有尊親，則所以交四隣，訓子弟，備饑饉，禦盜賊，比之他人自當謹戒百倍。何則？彼亦懼憂之及其親也。犬馬小臣，貪於增廣聖孝，不知言之涉於狂妄，冒犯天威，伏候斧鉞。

又

臣聞《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君與天同德，惟當清心省事，澹然虛静，損之又損，至於無爲。大臣不得而窺所好，則希合苟容之害息；小臣不得而窺所好，則諂諛側媚之風止。不以從其所好而加賞，則憸人伏；不以逆其所好而加罪，則端士進。玩好無益之物不好，則不接於目；詼諧敗度之言不好，則不聞於耳。大抵危亂之根本，讒巧之機牙，姦邪之罅隙，皆緣所好而生。臣下雖有所偏好，而或未至大害者，無奉之者也。人君則不然，絲毫之念形於中心，雖未嘗以告人，而九州四海已悉

❶「五」下，原有「六」字，今據正德本删。

向之矣，況發於命令，見於事爲乎？且嗜好之爲害，不獨聲色、狗馬、宮室、寶玉之類也。好儒生而不得真，則張禹之徒足以爲亂階；好文士而不責實，則韋渠牟之徒足以敗君德，其他可推而知矣。昔者漢文帝及我仁宗皇帝所以爲萬世帝王之師者，惟無所嗜好而已。恭惟陛下龍飛御極之初，天下傾耳拭目之時，所當戒者，惟嗜好而已。「無有作好，遵王之道」，天之所以錫神禹也。伏惟陛下留神省察，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上殿劄子二 己酉四月十二日

臣聞王者以一人之身，臨制四海，人情錯出，事變遝至，惟静以俟之，則心虚而明，惟重以持之，則體大而正，無偏聽之過，無輕舉之失。天何言哉！舜何爲哉！後世士大夫學術卑陋，識慮褊淺，顧謂王者得位，必有以聳動天下。於是厭常喜新之論興，飾智駭俗之政作，衆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深憂也。

臣伏見陛下自在潛邸，以至龍飛御宇，三十年間，天下之事，何所不習？雖日出百令，固亦易爾。乃謙恭退託，而安静無爲，沉潛淵默，而聰明不作。上則承壽皇之睿謨，下則盡群臣之公議。及乎議有未決，徐而斷之，政有當行，從而舉之。理愜事允，出臣下思慮之表，有心者誠服，有口者頌歎，則所謂静與重者，陛下既得之矣。嗚呼！一郡一邑之長，視事之始，尚且以新奇眩衆，以敏速釣名。陛下有天下之利勢而不用，有聖智之絶識而不施，超越群倫，奚啻萬億，而或者方以聳動天下爲獻，此固

兒童之見而陛下所不取也。竊恐群臣獻此說者寖多，雖陛下決不取，然臣不勝惓惓愛君之愚忠，思有以堅聖心而廣初政。❶昔魏鄭公憂正觀之政漸不克終，蘇轍亦謂但如元祐之初足矣。若夫進銳退速，能動耳目之觀聽，而無至誠惻怛之心以終之，如明皇之焚錦繡，德宗之放馴象，實陛下之龜鑑也。故臣願陛下圖事揆策，不厭於從容，行賞議罰，無取於快意，兢兢業業常如此，三月之間，則成康、文景之盛，復見於今日矣。犬馬小臣，出位妄言，冒犯天威。臣無任。

又

臣聞天下有定理決不可易者，飢必食，渴必飲，疾必藥，暑必箑，豈容以他物易之也哉。臣伏觀今日之患，莫大於民貧，救民之貧，莫先於輕賦。若賦不加輕，別求他術，則用力雖多，終必無益，立法雖備，終必不行。以臣愚計之，朝廷若未有深入遠討、犁庭掃穴之意，能於用度之間事事裁損，陛下又躬節儉以勵風俗，則賦於民者必有可輕之理。緩急之備，固不可無，姑以歲月徐爲之可也。如是則和氣浹洽，必無水旱之災，驩聲洋溢，必無盜賊之警，何慮國用之不足耶？設使裔夷弗賓，侵犯王略，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直可舞干羽而格之爾。

頃者建炎、紹興戡定變亂之日，一切賦斂，有非承平之舊者。高宗皇帝宵旰焦勞，每欲俟小定而悉除之，故詔令布告天下曰：「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

❶「思」，原作「恩」，今據正德本改。

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捍防之隙，首圖蠲省之宜。」臣幼年親見民誦斯詔，至於感泣，雖傾貲以助軍興，而不敢愛。旋屬國家多故，逆亮畔盟，雖所蠲已多，終未仰稱聖意。壽皇聖帝臨御以來，所以節用裕民者，皆繼承高宗蠲省之指也，則陛下今日豈可不以爲先務哉？

臣昧死欲望聖慈恢大度，明遠略，詔輔臣計司，博盡論議，量入而用，量用而取，可蠲者蠲，可省者省，富藏於民，何異府庫，果有非常，孰不樂輸以報君父淪肌浹髓之恩哉？若有事之時，既竭其財矣，幸而無事，又曰儲積以爲他日之備也。雖恢復中原，又將曰邊境日廣矣，屯戍日衆矣，則斯民困弊，何時而已耶？瀆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除修史上殿劄子

臣伏見真宗皇帝至道三年冬修《太宗實録》，至明年咸平元年八月而畢，甫九閲月。修書者，錢若水、柴成務、宗度、吴淵、楊億五人而已。書成，又詔重修《太祖實録》，至明年六月而畢，亦甫九閲月。修書者，王元之、梁灝、趙安仁、李宗諤四人而已。臣竊考之，太祖討澤潞，取楊州，平吴滅蜀，定荆楚，下五嶺；太宗撫有吴越，蕩定汾晉，用師薊門，問罪夏臺，皆大舉動。業廣事叢，議論煩委，兵機戎政，攻守餽餉，功罪黜陟之事，可謂夥矣。至於制禮作樂，明刑治曆，修廢官，舉墜典，革五季之弊，復漢唐之盛，側席求治，可謂勤矣。宜其摹寫日月，形容造化，雖累歲不成。而奏書之

速，不淹三時，上足以慰羹墻之思，下足以厭薦紳之望，非獨此數人者畢精竭思之力也。意者當時命令重，刑賞必，尊君體國之俗成，凡史官紬繹之所須者，上則中書密院，下則百司庶府，以至四方萬里郡國之遠，重編累牘，如水赴海，源源而集。然後以耳目所接，察隧碑行述之諛辭，以衆論所存，刊野史小說之謬妄。取天下之公，去一家之私，而史成矣。九閱月而奏書，臣誠未見其爲速也。

臣乞身累年，忽蒙聖恩，起之山澤之間，使與聞大典，既不累以他職，又特寬其朝謁，責委之意可謂重矣。然臣之愚慮有欲陳者，未敢遽以仰瀆天聽，而略具梗概於前，欲乞聖慈明詔大臣，俟臣供職，有所陳請，擇其可者，出自朝廷主張施行。如臣不能自力，曠職守，負聖知，則竄殛之刑，所不敢避。取進止。

乞致仕劄子三 癸亥二

臣輒冒重誅，仰干洪造。伏念臣生逢千載，仕歷四朝，晚蒙旒扆之知，爰錫弓旌之召。濫司汗簡，擢長僊蓬，曾未幾時，亟躋近列。雖願輸於塵露，顧已迫於桑榆。記問荒疏，文辭衰退，重負夜行之責，難貪晝接之榮。又況與奏成書，獲經睿覽。時則可矣，敢少緩於控陳；天實臨之，冀俯從於懇款。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職，依前致仕。

二

臣近緣實録院進書已畢，具奏乞守本

官職，依前致仕。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伏念臣學緣病廢，志與年衰，步蹇弗支，髮存無幾。出入鵷行之內，惕然有靦於面顏；追參豹尾之間，觀者亦爲之指目。豈容冒昧，久竊寵榮。敢干咫尺之威，洊貢再三之請。萬籤黃卷，悵已負於初心；十具烏犍，冀獲安於故里。伏望聖慈，特賜開允。

三 甲子一

臣輒傾愚懇，仰達聖聰。伏念臣衰悴餘齡，已開九秩，遭逢盛際，逮事四朝。擢寘周行，初出高皇之獨斷；進登法從，晚蒙陛下之異知。期歲强顔，秋毫無補，及瀝乞身之請，更蒙優老之除。久此叨塵，豈勝危懼。雖天地之恩未報，而犬馬之力已窮。杜曲桑麻，儻遂扶犁之初願；灞橋風雪，更尋策蹇之舊遊。誓教訓於子孫，用報酬於君父。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職致仕。

渭南文集卷第四

渭南文集卷第五

山陰陸游務觀

狀

天申節進奉銀狀

效頌祝於萬年，適逢盛際；備貢輸於九牧，敢竭微誠。前件銀，祇率典章，獲參包篚。大庭旅百，愧非梯山航海之琛；神嶽呼三，但切就日望雲之意。

辭免賜出身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賜進士出身者。孤遠小臣，比蒙召對，從容移刻，褒稱訓諭，至于再三。仰惟天地父母之恩，固當誓死圖報。惟是科名之賜，近歲以來，少有此比，不試而與，尤爲異恩。揣分量材，實難忝冒。欲望敷奏，特賜追寢，以安冗散之分。

二

近蒙恩賜進士出身，嘗具狀乞行追寢。以謂科名之賜，近歲以來，少有此比，不試而與，尤爲異恩。揣分量材，實難忝冒。今月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

螻螘至微，曲煩申諭，雷霆在上，其敢飾辭。然義有未安，若不自列，强顔冒寵，獲罪愈大。蓋特賜科名，雖有故事，必得非常之人，乃副非常之舉，甚非所以重儒科、杜倖門也。重念某一介疏賤，行能亡取，比蒙召對，面加訓獎，退而感激，至於涕泗。今者但使獲安冗散之分，以效尺寸之勞，則於上報主恩，不敢憚死。

條對狀

准今月六日詔書節文，令侍從臺諫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退率其屬，極言毋諱。臣恭依詔旨，條具下項：

一、有國之法，當防其微，人臣之戒，尤在於偪。異姓封王，偪之尤者也。蓋封王始於漢初，天下未定，權宜之制。然韓、彭、英、盧，皆以此敗，漢亦幾至大亂，遂與群臣盟曰：「非劉氏不王。」後世懲創其失，魏、晉、隋、唐，皆起草昧，有天下，豈無功臣，止於公侯而已。國初，趙普有社稷大功，亦未嘗生加王爵也。唐將封王，始於安禄山，而本朝則始於童貫，此豈可法？而比年以來，寖以爲常，識者莫不憂之。欲乞聖慈明詔有司，自今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毋得輒加王爵。藏之金匱，副在有司，永爲甲令，實宗社無疆之福。

一、伏見比來朝廷間遣小臣幹辦于外，既銜專命，又無統屬，造作威福，矜詫事權，所在騷然，理有必致。如措置酒坊，招捕海賊，未有毫髮成効，而擾害之事已饜滿聞聽，則此事害多利少，

可以無疑。若以輕君命、失國體言之，則雖有厚利，亦不可行。臣謂如此二事之類，止當專委户部長貳、轉運司及安撫使、提點刑獄措畫。如其不職，自有典憲，誠不足一一上煩聖慮。昔祖宗置走馬承受，本欲便於奏報耳，而小人恃勢，日增歲長。及改稱廉訪使者，則監司帥守反出其下，敗亂四方，危及社稷，實走馬承受之末流也，可不畏哉！此事乞陛下與輔臣長慮遠計，亟行廢罷。若止如近日改易其人，及令聽安撫使節制之類，根本未除，終必爲害。若朝廷或有大事，勢須遣使，即乞於廷臣中遴選材望，庶幾不負任使，不啓弊端，實天下之幸。

一、自古有國，設官分職，非獨下不得僭上，上亦不得侵下，所以正名分也。公師之官，將相之位，人臣之至貴，天子所尊禮，非百官有司比也。方宣和間，王黼以太宰而行應奉司，蔡攸以三孤而直保和殿，紊亂之事，遂爲禍萌。中興以來，所宜痛革。而頃者遂有以師傅而領殿前都指揮使者，天下固已怪矣。近復有以太尉而領閤門事者，閤門，古之中涓，太尉服章班列，蓋視二府，瀆亂名器，莫此爲甚。欲乞聖慈詔輔臣議之，例加訂正，著爲定制，亦革弊所當先也。

一、伏覩詔書委監司條具部内知州治行，仰見陛下撫恤百姓欲使各安田里之意。然臣竊謂惟賢乃可以知賢，而無瑕者乃可以議人。不審今之監司皆已賢乎？若猶未也，旦夕臧否來上，

而按行黜陟，無乃未可乎？雖使諫官御史劾奏其不當者，然人之識見自有分限，若本無才智，又無學術，乃使品藻賢否，而劾其不當，是猶强盲者使察秋毫，而責其不見也。臣欲望聖慈令三省具諸路監司姓名，精加討論，其不足當委寄者，例皆別與差遣，選有才智學術之士代之，則前日之詔不爲空文。既一清監司之選，又審知郡守之政，實今日先務也。

一、伏覩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蓋以身首異處，自是極刑，懲惡之方，何以加此？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絶，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習熟見聞，以爲當然，乃謂如支解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凌遲，則盜賊蓋有滅人之族者矣，蓋有發人之丘墓者矣，則亦將滅其族、發其丘墓以報之乎？國家之法，奈何必欲稱盜賊之殘忍哉？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亦有以折之。昔三代以來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背，當時必亦謂非肉刑杖背不足禁姦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少，幾致刑措，仁之爲効，如此其昭昭也。欲望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明陛下至仁之心，以增國家太平之福。臣不勝至願。

一、臣恭以陛下仁心惻怛，聖澤深廣，四方萬里之遠，昆蟲草木之微，生成長養，惟恐或傷。近者天下奏獄，雖盜

賊姦蠹，罪狀已明，一毫可寬，悉蒙原減，豈有無辜就刑而不加恤者？ 臣是以不量疏賤，敢昧死有請。 夫宦侍之臣，自古所有，然晚唐以來始進養子。 童幼何罪，橫罹刀鋸？ 古制宮刑之慘，纔下大辟一等，是雖顯有負犯，猶在所矜，而況於童幼乎？ 向使宿衛不足，供奉闕人，暫開禁防，尚爲有說。 今道路之言，咸謂員已倍冗，司局皆溢，而日增歲加，未聞限止，誠恐非陛下愛人恤物蓄育群生之意也。 臣伏覩太祖皇帝開寶四年詔內侍官年三十無養父，聽養一子，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 真宗皇帝咸平中復申前詔。 仁宗皇帝嘉祐四年又詔入內內侍省權罷進養子。 三聖詔令炳如丹青，遵而行之，實在陛下。 且方今聖政日新，人無苑囿之觀，出無逸遊之好，諸軍無承受，諸路無走馬，中人所領，不過兩宮掃除之職而已。 顧久弛成憲，以從其私，干犯至和，虧損仁政，臣雖甚愚，猶知其不可也。 伏惟聖慈少留聽焉。

一、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饑饉，迫於寒餓，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爲朝廷之憂。 惟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爲害，未易可測。 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檜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 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 又有「肉

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僞經妖像，至於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爲校勘，福州知州黄裳爲監雕。以祭祖考爲引鬼，永絶血食，以溺爲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概舉。燒乳香，則乳香爲之貴，食菌蕈，則菌蕈爲之貴。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爲寒心。漢之張角，晉之孫恩，近歲之方臘，皆是類也。欲乞朝廷戒敕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有犯于有司者，必正典刑，毋得以習不根經教之文，例行闊略。仍多張曉示，見今傳習者，限一月，聽齎經像衣帽赴官自首，與原其罪。限滿，重立賞，許人告捕。其經文印版，令州縣根尋，日下焚毀。仍立法，凡爲人圖畫妖像及傳寫刊印明教等妖妄經文者，並從徒一年論罪。庶可陰消異時竊發之患。

奏筠州反坐百姓陳彦通訴人吏冒役狀

臣近因民間詞訴，勘會到本路筠州百姓陳彦通，因訴事夾帶，稱高安縣押録陳諒，「經兩次徒杖罪斷罷，不合冒役事。」其本州於淳熙六年十月内，以爲陳彦通所論冒役不實，遂引用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妄訴冒役科反坐刑名，仍引在法諸州縣公人曾因犯罪勒停，謂於法不該收敘及未該收敘者。放罷編配，再行投募充役者，許人告，諸州縣收敘公人於令格有違者，徒二年，公人依法不該收敘，而隱落過犯或改易姓名別行投募者。准此，將百姓陳彦通決脊杖十三。

臣竊詳反坐之法，本謂如告人放火而實不曾放火，告人殺人而實不曾殺人，誣諂善良，情理重害，故反其所坐。然有司亦不敢即行，多具情法，奏取聖裁。今愚民無知，方其爲姦胥猾吏之所屈抑，中懷寃憤，訴之於官，但聞某人曾以罪勒罷，又有許告指揮，則遂於狀内夾帶冒役之語。村野小民何由身入官府，親見案牘，小有差誤，亦當末減，以通下情。縱使州郡欲治其虛妄驀越之類，亦自有見行條法，笞四十至杖八十極矣，與反坐之法有何干涉？若一言及吏人冒役，便可捃摭，置之徒罪，則百姓被苦，豈復敢訴？吏何其幸，民何其不幸也。自昔善爲政者，莫不嚴於馭吏，厚於愛民。今乃反之，事屬倒置。兼見今諸處冒役吏人，雖究見是實，亦不過從杖罪科斷罷役而已，未有即置之徒罪者。豈有百姓訴吏人冒役，却決脊杖之理？臣本欲即按治筠州官吏，又緣有上件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到指揮，顯見因此陳請，致得州郡憑藉，用法深刻。

臣蒙恩遣使一路，出自聖知拔擢，苟有所見，不敢隱默，欲望聖慈更賜詳酌。如以臣所奏爲然，即乞特降睿旨，寢罷乾道六年八月二日因臣僚陳請所降指揮，庶使百姓不致枉被深重刑責。且下情獲通，胥吏稍有畏憚，天下幸甚。

除寶謨閣待制舉曾黯自代狀

准令，侍從授告訖，限三日内舉官一員充自代者。右臣伏覩從政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所準備差遣曾黯，克承家學，早取世科，操行可稱，文詞有法。臣實不如，舉以

自代。

辭免轉太中大夫狀

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陸某狀奏：臣以修進兩朝《實録》，今月二十三日伏準告命授臣太中大夫，依前充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者，序進一階，雖循故事，擢登四品，實出殊私。勞薄賞醲，人微恩重，而況臣遭逢頗異，涉歷寖深，四朝嘗綴於廷紳，八十更持於從橐。惟寵光之永絶，庶視息之少延。敢控愚衷，冀回鴻造。

薦舉人材狀

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臣陸某，近承紹興府牒，備承尚書吏部符，准都省劄子，奉聖旨節文，令前侍從各舉人材三兩人。臣爲已致仕累年，竊慮與在外侍從見任藩郡及宫觀人事體不同，遂具申審。今准都省劄子，照得寶謨閣待制致仕俞澂薦舉萬夢實等訖劄送臣照會者。臣切見宣教郎知臨安府臨安縣鞏豐，材識超卓，文辭宏贍，從政郎前隨州州學教授王田，學問淹貫，議論開敏，以上並可備文字之職。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蕃，力學好修，杜門自守，入仕以來惟就祠禄，今已數任，若將終身。或蒙朝廷稍加識拔，足以爲静退之勸，抑躁競之風，於聖時不爲無補。如或不如所舉，甘坐責罰。

渭南文集卷第五

渭南文集卷第六

山陰陸游務觀

啓

謝解啓

倦遊場屋，分已歸耕，首置賢書，出於過聽，得非其分，榮不蓋慚。伏念某行已迂疏，稟資窮薄，生逢聖代，豈願老於漁樵；性嗜古文，了不通於世俗。因息四方之志，專爲一壑之謀。比遊都城，適睹明詔，復踴躍而自獻，信習氣之難除，内負初心，外慚舊友。然而廢放已久，盡忘科舉之章程；得失既輕，頗有山林之氣象。譬之進昌歜於玉食，陳侏儒於燕朝，方以怪而見珍，故雖樸而不廢。恭惟某官行爲世表，經爲人師。早學長安，識子雲之奇字；晚遊吳會，得中郎之異書。心術正而無邪，文章簡而有法。憤彫蟲之積弊，疑草野之可收。遂致庸虛，輒先豪俊。自知不稱，敢辭同進之爭名；所懼流言，竊謂主司之好異。其爲愧悚，實倍尋常。

賀台州曾直閣啓

恭審寵辭使節，移鎮便藩。上待老成，惟恐弗當其意；士聞静退，自消競進之心。凡有識知，誰不驩喜。恭惟某官淵乎似道，清而有容。古學名家，鬱爲諸儒之領袖；

高文擅世，坐還兩漢之風流。早踐清華，屢當要劇。民依愷悌之政，吏畏道德之威。不言而令已行，寡欲而人自化。好直無矯枉之過，爲善無近名之嫌。歷考平生，追配古人而奚愧；中更俗吏，益知儒者之有功。此由真館之宴間，起奉外臺之委寄，翔而後集，汎然敢辭。子房避三萬户之封，曼容至六百石而去。當宁爲之太息，舉朝仰其高風。故擇名邦，示優耆德。然而公議所屬，久安實難，第恐賜環之來，弗容坐席之暖。某早嘗問道，晚益受知。春服方成，悵又違於師範；郡齋猶冷，冀深衛於生經。

賀曾祕監啓

恭審趣登文陛，進冠蘭臺。簡册光華，孰謂太平之無象；薦紳歎息，共欣大老之來歸。誠爲中外之榮觀，非復門闌之私慶。竊嘗聞諸耆舊，昔在祖宗，朝有道德魁偉之臣，士鄙刑名功利之學。政術既斥夫卑陋，國勢自極於尊安。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衝消萌之要。至於主盟儒道，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宗，尤極清華之選。不圖近歲，頓異前規。老吏亦鶩，玆豈膏粱之地；遺編何罪，至遭鋒鏑之腥。廷範之汙清流，哥奴之非時望。較之於此，誠何足言。天未墜於斯文，上眷求於舊德。恭惟某官，文貴乎道，氣合於神，學稽古以知天，心集虛而應物。舊聞入洛之盛事，疑於古人；追數過江之諸賢，屹然獨在。雖身居湖海之遠，而名滿覆載之間。友化人而遊帝居，顧肯復求於外物；登太山而小天下，蓋嘗俯陋於諸儒。昨者法宮決事之初，起於琳館燕居之際，力歸使節，自乞守符。觀其勇退

於急流，真若無意於斯世。迨功名之不赦，凛風節之愈高。姑復領袖館閣之遊，行即几杖廟堂之上。某自惟幸會，最辱知憐。識度關之雲，距今十載；從浴沂之樂，終後諸生。孤蹤愈遠於師門，精意空馳於夢想。

賀謝提舉啓

伏審顯膺帝制，起擁使華。雖輿論歎然，謂未究大賢之藴；然用人如此，誰不知公道之行？恭惟某官，躬真獨簡貴之資，藴篤實誠明之學。早並遊於洛下，晚獨步於江東。談笑多聞，文章爾雅。履常應變，雖與時而偕行；據古守經，蓋絶世而獨立。風采聞於天下，勞烈簡于上心。自去清班，久安真館。付功名於昨夢，若無意然；顧富貴之迫人，恐不免耳。迨法宫之決事，付便郡以優賢。曾未踰年，已聞報政。入膺三接之寵，出臨千里之畿。明詔始傳，吾黨相慶，以謂名流之施設，當有前輩之規摹。班超之策平平，陽城之考下下。至於俗吏，乃求奇功。所願一洗簿書之塵，庶幾少稱臺閣之望。此自明公之所及，豈須賤子之具陳？冒瀆之深，慚惶無措。

賀禮部曾侍郎啓

恭審顯奉制書，進司邦禮。所養既厚，萬鍾亦何足言；衆望所歸，九遷猶以爲緩。惟是老成之用，式昭至治之符。凡有識知，誰不驩喜？竊考六官之制，本皆三代之餘，惟宗伯之清華，極近臣之遴選。誠使此地常得其人，則朝廷日尊，自弭未形之患；論議守正，亦折群邪之萌。一昨多艱，寝忘

大體。刑名錢穀，獨號劇曹；文物典常，僅同虚器。蓋道由時而升降，官以人而重輕。苟凡材非據於其間，則舊章何恃而不廢？孰謂斯文之幸，復聞公議之伸。恭惟某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心至虚而善應，名弗求而愈高。紬繹六經，推明上世之絶學；度越兩漢，追配先秦之古文。早並遊於洛中，晚獨步於江左。人誦其德，家有其書。使少貶於諸公，已亟升於華貫。顧久幽而彌厲，凛自信之不回。上屢興見晚之嗟，公猶懷勇退之志。勉收功業於無復意之後，起踐富貴於不得已之餘。黄髮皤然，德容穆若。昔者慶曆之盛，側席而致衆賢；元祐之初，加璧而聘諸老。今兹盛事，可謂無慙。然猶漸進於省中，未足大慰於天下。竊謂德齒之貴，宜登師保之崇。入則几杖三雍之間，出則卷繡百工之上。使勳貴斂衽，畏楊綰之清；朝野洗心，化毛公之儉。紀話言於竹帛，肖形像於丹青。垂之無窮，然後爲稱。某頃陶善誘，嘗辱異知。雖借勢於王公大人，非迂愚之敢及；惟侍坐於先生長者，尚夢寐之不忘。逖聞綸綍之傳，獨阻門闌之慶。仰懷曩遇，不勝下情。

賀辛給事啓

恭審光奉制書，就升鉅鎮。用人惟己，上方詢事而考言；知我其天，公豈枉尋而直尺？世不容而何病，道有命而後行。雖殿藩猶屈於經綸，然親擢益知於眷注。縉紳頌歎，道路驩欣。伏聞先王相我後人，上天爲生賢佐，若時大任之降，將啓非常之元。故必雍容回翔，以養其康濟之才；排擯斥疏，以積夫邇遐之望。遺之險囏以勵

其志，待之耆老以全其能。周公居東，歸相成王之善治；謝傅高卧，晚爲江表之宗臣。勳名卒至於偉然，物理殆非於偶爾。恭惟某官，氣守剛大，性資方嚴。其在朝廷，有金玉王度之益；其位嶽牧，有股肱帝室之勞。指朋黨於蔽蒙膠漆之時，發姦蠹於潛伏機牙之始。庭叱義府，面折公孫，可否一語而不移，利害十年而後驗。人服其識，家誦其言。皓首來朝，方共推於宿望；丹心自信，寧少貶於諸公。洗鄙夫患失之風，增善類敢言之氣。俯仰無媿，進退兩高。不可誣者忠邪之情，不可揜者是非之實，出守未幾，見思已深。惟是謀帥之難，孰先舊德之舉。然而方政機之虚席，宜召節之在途。開慰斯民，始自今日。某迂愚不肖，窮薄多奇，雖道德初心之已非，猶節義大閑之可勉。側聞休命，深激懦衷，輒忘奏記之狂，蓋出執鞭之慕。仰祈閎量，曲貸嚴誅。

答福州察推啓

識面卜鄰，固常懷於鄙志；杜門掃軌，殊未接於英游。於此相逢，慨然永歎。恭惟某官，城南舊望，江左名流，高韻照人，清言絶俗。過眼不再，真讀五車之書；落筆可驚，倒流三峽之水。豈有如公之人物，猶令隨牒於海邦，政恐驛召之行，弗容席暖之久。某奔馳斗粟，流落二年，久親柱後之惠文，高東牀頭之《周易》，政須名理之語，一洗簿書之塵。

賀何正言除左司諫啓

恭聞親詔，登用大賢，以白首魁偉之

臣，膺明時諫諍之任。善類相慶，公道遂行。竊以逆指犯顔，人疑於甚難，而君子謂之易；盛朝治世，衆安於無事，而識者以爲憂。然非身居獻替之官，與夫素著中外之望，雖抱此識，何自而言？邈乎太平之難逢，考之前史而可見。以正人遺聖主，實惟祖宗敷佑之心；而公議在朝廷，豈非廟社無疆之福？恭惟某官，心潛百聖，學貫群經。老成之風，師表一世；直養之氣，充塞兩儀。立朝寬大而持平，論事雍容而守正。虛舟觸物，此自信其無心；怒髮衝冠，彼安知夫有體。居多聖政之助，始明儒者之功。非獨誠僞不可以欺，要之忠邪久而自判。上眷既厚，人望又歸，遂當登四輔之聯，豈久置七人之列？某頃以樸學，嘗預諸生。雖在泥塗，猶是門闌之舊物；竟無名第，亦竊場屋之虛聲。敢俟明公勳業之成，勉繼輿人歌頌之作。不足爲報，姑盡此心。

賀湯丞相啓

恭審顯膺典册，進冠公台。廷告未終，縉紳相慶；郵傳所及，夷夏歸心。煥君臣嘉會之逢，侈廟社無疆之福。恭惟某官，民之先覺，國之宗臣，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天下之動。至誠貫日，歷萬變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事而喜愠不見。一昨力辭重任之降，屈居次輔之聯，三年有成，九功惟敘。方當詔令之誕布，孰測謀謨之所從。凡有大政事之慰斯民，咸曰右丞相之告于上。雖家置一喙以頌德，士予千金而示恩，竊揆其情，未至於此。蓋廟堂之寄，代天而理物；帷幄之筭，經遠而折衝。平居用小大之材，欲其披肝膽以自盡；一

旦付疆場之事，欲其捐性命而不辭。自非有以素服衆心，則將誰與共濟大業？晉文側席於子玉，回紇下拜於汾陽。王商以忠謇立朝，則單于不敢仰視；平津以媕娿充位，則淮南謂若發蒙。自昔論世之盛衰，莫如置相之當否。譬猶震風凌雨之動地，夏屋愈安；鴻流巨浸之稽天，方舟獨濟。人望所屬，國體自尊。今者大明弼亮之勳，正席辯章之任。守文致理，將見隆古極治之時；應變制宜，必有仁人無敵之勇。聖主以此屬元輔，學者以此望真儒，行或使之，天所命也。某猥以孤遠，辱在記憐。如其少逭衣食之憂，猶能頌中興之盛德；必也遂老江湖之外，亦自號太平之幸民。窮達皆出於恩私，生死不忘於報稱。

除删定官謝丞相啓

收置鈞陶，固已踰於素望；責功鉛槧，仍俾効其寸長。神觀頓還，塵埃一洗，欲敘丹衷之感，不知危涕之橫。伏念某獨學寡聞，倦遊不遂，濫翻記誦，愧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低回久矣，感歎悽然。使有一人之見知，亦勝終身之不遇。然而稟資至薄，與世寡諧。在鄉閭則里胥亭長之所叱訶，仕州縣則書佐鈴下之所蹈藉。聲名湮晦，衣食空無，方所向而輒窮，已分甘於永棄。侵尋末路，邂逅殊私，招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挈之於半世浮沉之後。既賞音於一旦，又誦句於諸公。豈料前史之美談，乃獲此身之親見。茲蓋伏遇某官，斯民先覺，吾道宗師。大學誠明，上下同流

於天地；至仁溥博，遠近一視於華夷。和氣行禮樂之間，治道出政刑之外。惟公故無所不取，惟大故無所不容。訖令頑鈍之資，亦預甄收之數。重念某家世儒學，非有旂常鍾鼎之勳；交友漁樵，又無金張許史之助。特緣薄技，獲齒諸生，形顧影以知歸，口語心而誓報。死而後已，天實臨之。

謝内翰啓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知其愛閑而多病，故爲湔俗吏之塵；勇於悼屈而哀窮，故使汙清流之末。緊禁近吹噓之過，蒙廟堂選拔之優，俯仰以思，媿懼交至。伏念某讀書有限，識字不多，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窮雖已甚，狂不自懲。性本懦孱，輒妄希於骨鯁；仕由資蔭，乃深惡於膏粱。坐此湮阨而莫收，未忍依違而少貶。比遊輦轂，久困氛埃。望見車騎之雍容，傳誦文章之閎麗，不勝慕鄉，求備使令，門墻纔許其一登，聲價已增於十倍。夫富貴外物，惟事賢可謂至榮；父子雖親，然相知猶或不盡。曾是疏遠至孤之迹，又無瓌奇可喜之能，不自省其何繇，乃遽叨於斯遇。非常之幸，從古罕聞。此蓋伏遇某官，自明而誠，養氣以直，行著四方之防範，文專一代之統盟。勤於教人，務傳聖師之道；廣於求士，用報睿主之知。豈謂孤生，亦蒙至意。稱於天下曰知己，誰復間然；雖使古人而復生，未易當此。惟誓堅於名節，庶不辱於恩私。

謝諫議啓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因書生鉛槧之業，使效尺寸之長；脱俗吏簿領之煩，曲從疏野之性。黨非恩舊，每賜揄揚，自顧缺然，何以得此？伏念某讀書有限，識字不多，歲月供道路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窮雖已甚，狂不自懲。材本懦庸，輒妄希於骨鯁；仕由資蔭，乃深嫉於膏粱。衆惡所叢，孤生餘幾。自頃並遊於場屋，亦嘗辱遇於宗師。徒竊虚聲，莫讎真賞。一斥遂甘於蹭蹬，殘年絶望於騫騰。此在常情，所宜顯棄，豈謂并容之度，未移宿昔之私？既許瞻君子盛德之容，淵乎似道；又使知大人接物之際，歡然有恩。訖致庸虚，誤蒙甄録。此蓋伏遇某官，養氣以直，自誠而明。《大學》、《中庸》，發揮千歲之旨；《生民》、《清廟》，主盟一代之文。吾道由此而復傳，善人有恃而不恐。施及區區之舊物，不忘眷眷之深情。求粗稱於門墻，惟益堅於名節。死而後已，天實臨之。

渭南文集卷第六

渭南文集卷第七

山陰陸游務觀

啓

謝曾侍郎啓

結綬彈冠，既過尋常之望；懷鉛抱槧，獲輪尺寸之長。永言卵翼之恩，忽焉涕淚之集。伏念某讀書有限，與世無緣，吟《梁甫》於草廬，倒天吴於短褐。借助於金張許史，既家世之不爲；從事於米鹽簿書，又生平之末學。一昨奔馳薄宦，流落殊方，土風頓異於中州，宿疾遽侵於壯歲。食有黿蛇之異，醫無鍼石之良。凜然懷性命之憂，不暇計飢寒之迫。毁車殺馬，逝從此以徑歸；賣劍買牛，分餘生之永已。豈謂始終之不棄，俯憐緩急之誰投。出泥塗而濯清風，披泉扃而起白骨。稱於天下曰知己，顧豈在於他門；雖使古人而復生，亦難勝於此賜。兹蓋伏遇某官，盡心知性，惟道集虚，氣塞天地之間，辭編詩書之策。授業解惑，務廣先師之傳；揚善進賢，用爲聖主之報。廣則或至於雜，恕則不責其全。是致庸虚，亦汙題品。然而仰觀明公之勇退，每蹈前哲之難能。超軼絶塵，優游卒歲。雖賢愚之甚遠，顧師慕之敢忘，誓當力戒它岐，益堅素守。禍福有命，豈其或置於胸中；名節儻全，是則不辱於門下。終期末路，可復斯言。

尺法安出哉，要必通於古誼；否則一獄吏所決耳，尚奚取於諸生？冀收毫髮之勞，庶逃俯仰之媿。

賀黄樞密啓

恭審顯膺制書，進貳樞府，威望之重，宗社所憑。天其相有永之圖，日以冀中興之治。竊以朝廷之政，屬在帷幄之臣。方無事之時，雍容坐談，則夫人而皆可；應一旦之變，酬酢曲當，非有道者不能。歷觀昔人，蓋鮮全美。王導之襟量而學不至，德裕之術略而器未優。故晉卒安於江東，唐莫追於正觀。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恭惟某官，心正意誠，任重道遠。躬卓行於苟且自媮之俗，推絶學於散缺不全之經。凛然一家之言，發乎千載之閟。加之博極墳史，得

删定官供職謝啓

拔茅以征，冒處清流之末；及瓜而往，曾無累月之淹。恩重如山，感深至骨。伏以刑措不用，邈矣成康之隆；法家者流，肆于秦漢之際。以吏爲師，而先王之澤熄；以律爲書，而聖人之道微。是以鄙夫深文而不知還，儒者高談而靡適用。惟我國家之制，克合古今之宜，置局而總以弼臣，拔材而列之官屬。必有遠關盛衰之法，以授有司；故非深達體要之人，不預此選。豈容懵甚，亦在數中。兹蓋伏遇某官，學極誠明，才全經緯。道樞善應，萬變不外於吾心；仁風遠翔，庶物悉陶於和氣。矜憐墜緒，收拾遺材，致兹流落之餘，被此生成之賜。某敢不討尋廢忘，激勵懦庸？念彼三

興亡治亂之由；綜練典章，識沿革始終之際。氣足以懾姦慝，明足以察忽微。其在掖垣，惟公議是達；其侍經幄，惟王道是陳。果由師錫之同，入總本兵之寄。然而方時多故，爲計實難。夷狄鴟張，肆猖狂不遜之語；邊障狼顧，懷震擾弗寧之心。東有淮江之衝，西有楚蜀之塞。降附踵至，人心雖歸而强弱尚殊；踊躍請行，士氣雖揚而勝負未決。堅壁保境，則曷尉后來之望；闢國復土，則又有兵連之虞。竊惟明公，素已處此。某頃聯官屬，獲侍燕居，每妄發其戇愚，輒誤蒙於許可。雖輟食竊憂於謀夏，而荷戈莫効於防秋。敢誓糜捐，以待驅策。

除編修官謝丞相啓

揆才無似，得禄已優，不知何取於聖時，顧使輒塵於清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學術空疏，文詞朴拙。頃遊場屋，未能絶出於原夫；久返山林，但欲追酬於款乃。至於手編簡册，身綴鵷鷺，豈惟忘魏闕之心，固已息邯鄲之夢。敢圖一旦，輒越稠人，與聞國典之權輿，猥備樞廷之掾史。此蓋伏遇某官，斯民先覺，盛世元臣，亮天以格物之誠，化俗用修身之道。雖江海至廣，固無待於細流；念燕雀兼容，亦何傷於大厦。故令濫進，以廣旁求。然而某天賦甚窮，自量尤審。層臺起於累土，雖深知獎拔之心；浮屠成於合尖，冀終遂迂愚之分。敢忘惕勵，用對陶成。

謝參政啓

揆才無似，得祿已優，不知何取於聖時，顧使輒塵於清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至拙無能，下愚不肖。分章析句於蓬樞甕牖之下，學但慕於俚儒；娛憂紓悲於山巔水涯之旁，文不供於世用。比坐啼號之迫，浪爲衣食之謀。投檄無緣，强顔可笑。橘踰淮而爲枳，竊自慨然；泥出井而作塵，望胡及此。手編簡册，身綴鵷鷺，筆研重尋，氛埃一洗。茲蓋伏遇某官，至仁無間，大德有容，文兼衆作而不以窮人，識高一代而樂於成物。雖江海至廣，本無待於細流；念燕雀兼容，亦何傷於大廈。致茲久困，遂得少通。然而某天賦甚窮，自量尤審。層臺起於累土，雖深知獎拔之心；浮屠成於合尖，冀終遂迂愚之分。敢忘惕勵，用對陶成。

謝賜出身啓

明廷錫對，晨趨甲帳之嚴；親札疏恩，暮拜丙科之寵。感深涕隕，媿極汗流。竊以國家取士之方，固非一路；學者進身之始，又惡多岐。故祖宗非私於俊造之科，而公卿罕出於選舉之外。至膺特詔，尤號異人。頌詩足以配絃歌，則梅堯臣出於皇祐；文章足以垂竹帛，則王安國起於熙寧。或友朋借譽而不以爲私，或兄弟當塗而莫之或議。厥繇至當，故可無慙。如某者才樸拙而無奇，學迂疏而寡要，自悲薄命，久擯名場，敢謂一朝，遂叨賜第。門外之袍立鵠，恍記少時；詔中之字如鴉，猶疑夢事。

茲蓋伏惟某官，❶股肱王室，領袖儒林。以謂設一目之羅，蓋非得爵之道；至於售千金之骨，抑明市駿之心。寧借妄庸以風四方，不忍拘攣而廢一士。某敢不討尋舊學，企慕前修。儒者之弊，勞而無功，誓少求於實效；聖君所行，即是故事，將時得於遺材。敢仰賀公道之興，非獨叙私情之謝。

答人賀賜第啓

比對明廷，猥塵特舉。兩章控避，莫回天地之恩；一紙來臨，復拜友朋之賜。未知稱塞，積有慙惶。伏念某才本迂疏，識尤淺暗，頃遊場屋，首犯貴權，既憎糠播之偶前，復惡瓦樞之輒巧。訟劉蕡之下第，空辱公言；與李賀而争名，幾成奇禍。敢期末路，復齒清流。晨趨甲帳之嚴，暮拜丙科之寵。此蓋伏遇某官，學窮游夏，文媲卿雲。槐花黄而並遊，每記帝城之舊；荔子丹而共醉，未忘閩嶺之歡。特假溢言，俾膺異選。千名記佛，雖叨學者之光榮；一日看花，寧復少年之意氣。但懷感佩，未易敷陳。

賀張都督啓

恭審誕膺册書，首冠樞府。運籌決帷幄之勝，遂定廟謨；假鉞督中外之軍，仍專閫寄。傳聞所逮，欣抃惟均。恭惟某官，降命應期，自天生德，許國本事親之孝，化民用克己之仁。早際聖神，偏居將相。書虞淵取日之績，恍若古人；詠《東山》零雨之

❶「惟」，華氏本作「遇」。

詩，適當初政。屬邊烽之尚警，煩幕府之親臨。元黄之篚争歸，赤白之囊幾息。果洊膺於徽數，用卒究於宏規。仰惟列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鑿井，舉皆涵養之餘；寸地尺天，莫匪照臨之舊。豈無必取之長筭？要在熟講而緩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不惟衆人引頸以歸責，固亦當宁虚心而仰成。某獲預執鞭，欣聞出綍。斗以南仁傑而已，知德望之素尊；陝以東周公主之，宜勳名之益大。雖不敢紀殊尤於竹帛，尚或能被一二於弦歌。冒瀆之深，震惶無措。

問候洪總領啓

借勢於王公大人，夙懷志願；侍坐於先生長者，適有夤緣。仰偉度之兼容，撫孤蹤而知幸。伏念某至愚不肖，甚拙無能，一官初迫於飢寒，百慮更成於疾疢。綴鴛鷺會朝之列，自傷勸鶴之摧頹；望魚龍變化之塗，獨類寒龜之藏縮。比求祠廟，歸掃丘墳，猶出佐於近藩，實大踰於素望。始終徼倖，進退慚惶。恭惟某官，材擅國華，德推世美。崇論竑議，質諸鬼神而不疑；大册高文，編之詩書而無愧。歷風波並起之嶮，挺金石可開之誠。雍容回翔，而愈高康濟之資；排擯斥疏，而彌積邇遐之望。天將降於大任，上惟圖於舊人。荷從橐於西清，方俟論思之益；擁使旜於北固，猶煩道德之威。某竊覘須臾，欽承約束。快威鳳景星之覩，幸孰過焉；辱高山流水之知，儻其自此。

答鈴轄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於明恩。方修候問之恭，已拜緘縢之賜。情文甚寵，感愧兼深。伏惟某官，胄出山西，書傳圯上。緑沉金鎖，雖勇略之無前；緩帶輕裘，亦風流而自命。兹膺帝眷，暫總兵符，遂容顛頷之餘，獲厠遊從之末。春容方麗，戎幕多閒，冀加衛於寢興，用大符於頌禱。

問候葉通判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於明恩。敢謂窮途，獲親耆德。恭惟某官，性資直諒，學術淵源。愷悌宜民，固已高於治績；忠誠許國，曾未究於遠猷。行膺召節之嚴，趣上禁途之峻。雖仰觀翔翥，鳳凰方覽於德輝；然猶幸須臾，虎鼠同稱於相屬。春容方麗，燕寢多閒，冀調興止之宜，用副傾依之素。

答吴提宫啓

伏蒙講修拜禮，惠示函書，温乎其容若加親，粲然有文以相接。雖快景星之覩，終慙明月之投。伏惟某官，華國英材，通家舊好，未嘗少貶於公卿勢位之地，顧乃獨厚於江湖憔悴之人。賣劍買牛，念即歸於農畝；乘車戴笠，尚永記於交盟。

賀葉提刑啓

伏審顯奉璽書，改臨畿服。坐于廟朝而施利澤，雖尚鬱於遠猷；送以禮樂而有光華，實寖隆於睿眷。傳聞之始，開慰實深。恭惟某官，學造宮庭，行尊防範，閎議兩朝之望，高文百世之師。入踐掖垣，有斧藻聖謨之益；出乘使傳，有宣道王意之勞。周旋百爲，終始一節。鳳凰之翔千仞，雖瞻仰詠歎之實同；虎豹之守九關，終排擯斥疏而莫進。竊惟大任之降，將啓非常之元，必使備歷於阻難，所以終成其器業。今者承邊鄙宿兵之後，加夏秋積潦之餘，疾癘相熏，流逋未止，憂軫上煩於宵旰，撫摩方屬於忠賢。伏聞親奉尺一之書，下慰億兆之望，坐席未暖，握節遽行。蓋將訪灾沴之由，施寬平之政，挈之溝壑之內，厝諸衽席之安，老稚聚觀，感涕相屬。迨及嘉猷之告，宜膺共政之求。某久去門墻，寖疏牋牘，摳衣函丈，每懷問道之誠；負弩前驅，即下望塵之拜。其爲欣抃，未易敷陳。

賀呂知府啓

恭審光膺中詔，洊畀左符，協于師言，出自上意。凡在部封之內，舉同抃舞之情。共惟某官，襟量恢閎，文詞卓偉。飛書走檄，名早震於華夷；仗節擁旄，功每書於竹帛。比屬邊烽之靜，力辭宮鑰之嚴。雖北闕之書，至于屢上；然東山之志，寧許遽從。果被睿知，復膺重寄。仁風穆若，方回比屋之春；威望凜然，先破巨姦之膽。某自欣末路，得附餘光。不汝疵瑕，固荷包荒

之度；令公喜怒，敢招越分之尤。惟殫惕勵之誠，用對眷知之舊。

上陳安撫啓

佐州北固，麥甫及於再嘗；易地南昌，瓜未期而先代。雖千里困奔馳之役，幸一官託覆護之私。伏念某孤學背時，褊心忤物，方牽聯而少進，已恐懼而遽歸。偶充振鷺之廷，自知非稱；不失屠羊之肆，其又奚言。比自列於私嫌，遂再汙於除目，始終徼倖，俯仰慚惶。恭惟某官，道極誠明，器函康濟，閎議兩朝之望，高名百世之師。經術淵源，造《大學》、《中庸》之妙；文章簡古，在先秦兩漢之間。久以臺省之英，出試藩宣之績。雖弗容而君子乃見，公初無欣戚之殊；然必進而朝廷始尊，國實繫安危之重。佇聞休命，大慰衆心。某再掃餘塵，增光末路，顧才能之有限，加疾疢之未平。先生琴瑟書册在前，願卒門人之業；小子洒掃應對則可，敢睎別駕之功。

上史運使啓

佐州北固，麥甫及於再嘗；易地南昌，瓜未期而先代。雖千里困道途之役，幸一官在部封之中。伏念某學本小知，器非遠用，昨侵尋於薄宦，偶比數於諸公。除目雖頻，不出百僚之底；駭機忽發，首居一網之中。謂宜永放於窮閻，猶得出丞於近郡。復緣私請，更冒明恩。超超空凡馬之群，實非能辦；默默反屠羊之肆，其又奚言？僥倖非常，慚惶莫諭。恭惟某官，英姿山立，大度淵渟。不媿於天而不怍於人，卓矣誠

身之學；有考於前而有驗於後，大哉致主之言。顧自信之甚明，雖不容而何病。使事有指，姑少試於澄清；治具畢張，要終煩於經濟。某小舟已具，漫剌將前。雖多病懷歸，徒費噓枯之力；然至仁逮下，實寬束濕之憂。

渭南文集卷第七

渭南文集卷第八

山陰陸游務觀

啓

答發解進士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覩；雄文授贄，更慙明月之暗投。藏弃爲榮，❶幸甚過望。伏惟解元先輩，材高衆雋，學富三餘，將鴻漸於天廷，姑龍驤於學海。豈圖羈宦，適與榮觀。萬里摶風，莫測雲程之遠；一第溷子，行聞桂籍之傳。欣佩兼懷，敷宣罔既。

答廖主簿發解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覩；雄文授贄，更慙明月之暗投。藏弃爲榮，幸甚過望。伏惟某官，文高藝圃，行著鄉評，雖數奇如李廣之封，猶强飯有廉頗之志。賈勇千人之敵，策勳百戰之餘。豈意羈遊，與觀盛事。故將軍羨妄校尉，知久鬱於壯圖；新天子用老舍人，宜即膺於顯擢。其爲贊喜，莫究占言。

❶「弃」，原作「去」，今據四庫本改。下篇「弃」字同此。

上二府乞宫祠啓

白首而困下吏，久安佐郡之卑；黄冠而歸故鄉，輒冀奉祠之樂。恃廊廟并容之度，忘江湖遠屏之蹤。敬布忱誠，仰干造化。伏念某讀書有限，與世無緣。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拊心自悼，顧影知慚。儻少逭於飢寒，誓永投於閑散。頃以牽聯而少進，惕然恐懼而弗寧。亟辭振鷺之廷，徑返屠羊之肆。優游食足，敢陳楚些之窮；衰疾土思，但抱越吟之苦。伏望某官，因材授任，與物爲春。察其愚無所能，乏細木侏儒之用；哀其窮不自活，捐太倉紅腐之餘。特假閑官，使安晚節。棄寶憲如孤雛死鼠，寧足矜憐；譬杜牧以白骨遊魂，少加恤養。某謹當收身末路，沒齒窮山，玩仙聖之微言，樂唐虞之盛化。杜門掃軌，固莫望於功名；却粒茹芝，冀粗成於道術。雖無以報，猶不辱知。

賀吏部陳侍郎啓

恭審顯膺帝睠，進貳天官，成命甫行，群情交慶。若用人每皆如此，則公論寧復間然？竊以自昔撫運而有邦，孰不好賢而願治？然賢能之進，常齟齬而不合；治安之會，亦稀闊而難遭。京房事漢，則見謂小忠；孔子去魯，則自以微罪。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方今主上嗣無疆之慶基，恢有爲之遠略，思求人傑，俾代天工。當饋歎無蕭曹，共傳斯訓；恥君不及堯舜，今得其人。采四海之公言，寘六卿之要地。將期共政，以責奮庸。恭惟某官道大而氣剛，才全而

業鉅，方登臺閣，則已挺然稱輔相之器；及試岳牧，則又卓尔著藩垣之勞。福及京師，名震天下，使能少貶，久已趣還。顧乃周旋四鎮之間，淹歷五年之久，積排擯斥疏而莫置，殆艱難險阻之備更。道之將興，理不輕畀。豈惟論思獻納，陳萬世之策；遂將經綸康濟，致三代之隆。某早出門墻，晚依幕府，誨言在耳，盛德銘心。駕下澤之車，雖已安於微分；磨浯溪之石，尚擬頌於中興。

賀莆陽陳右相啓

恭審廷颺大號，位冠群公。識者咨嗟，益信道行之有命；聞而興起，共知天定之勝人。某嘗因故老之言，竊考昭陵之治。乾坤大度，固兼容而罔間；日月之照，實無隱而弗臨。小人雖有倖進，而善類常多；詖論亦或抵巇，而公議終勝。故士氣婁折而復振，邦朋既久而自消。諤諤昌言，天下誦道輔、仲淹之直；巍巍成績，史臣書韓琦、富弼之賢。固嘗端拜於遺風，豈意親逢於盛旦。恭惟某官，名蓋當代，材高古人。瓌偉之器，足以遺大而投艱；精微之學，足以任重而道遠。方孤論折群邪之鋭，蓋一身爲衆正之宗。徇國忘家，惟天知我。論去草者絶其本，宜無失於事機；及驅龍而放之菹，果不動於聲氣。卓矣回天之力，孰曰拔山之難，積此茂勛，降時大任。豈獨明公視嘉祐之良弼，初無間然；亦惟聖主享仁祖之治功，殆其自此。某孤遠一介，違離累年。登李膺之舟，恍如昨夢；遊公孫之閤，尚覬兹時。敢誓糜捐，以待驅策。

謝王宣撫啓

杜門自屏，誤膺物色之求；開府有嚴，更辱招延之指。銜恩刻骨，流涕交頤。伏念某獨學寡聞，倦遊不遂。瀾翻誦説，愧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頃預朋來之列，適逢聖作之辰。玉音親錫於儒科，奎翰特嘉於樸學。曾未乾於詔墨，已亟遠於周行。病骨支離，邅塗顛沛，駑馬空思於十駕，沉舟坐閱於千帆。方所向而輒窮，已分甘於永棄。侵尋末路，邂逅賞音，招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挈之於半世奇窮之後。夫富貴外物，唯事賢可謂至榮；父子雖親，然相知猶或不盡。曾是疏遠至孤之迹，又無瓌奇可喜之能，不知何由，坐竊殊遇。稱於天下曰知己，誰或間然；雖使古人而復生，未易當此。此蓋伏遇某官，民之先覺，國之宗臣，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海内之動。至誠貫日，蹈危機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事而喜愠不見。雖裴相請行於淮右，然蕭公宜在於關中。姑詑外庸，即登魁柄。凡一時之薦寵，極多士之光華。豈謂迂疏，亦加采録。某敢不急裝俟命，碎首爲期。運筆颯颯而草軍書，才雖盡矣；持被刺刺而語婢子，心亦鄙之。尚力著於微勞，庶少伸於壯志。

通判夔州謝政府啓

貧不自支，食粥已踰於數月；幸非望及，彈冠忽佐於名州。孰知罪戾之餘，猶在憫憐之數。銜恩曷報，撫己知慙。伏念某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齊物》之説，

樂以忘憂；讀嵇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世寖深，兒女忽其滿前，藜藿至於併日。屢求吏隱，冀代躬耕。亦嘗辱記其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孤生一飽之艱，迺至如此。卒叨薄禄，實謂殊私。此蓋伏遇某官，黼黻帝猷，權衡國論。開公孫之東閤，共欣多士之彙征；解晏子之左驂，不忍一夫之獨廢。召來和氣，力致隆平。惟是魚復之故城，雖號烏蠻之絶塞，乃如别駕，實類閑官。况惸惸方起於徒中，宜凛凛過虞於意外。固弗敢視馬曹而不問，亦每當占紙尾而謹書。豈有功勞，能自表見。念昔並遊於英俊，頗嘗抒思於文辭。既嗟氣力之甚卑，復恨見聞之不廣。今將窮江湖萬里之嶮，歷吴楚舊都之雄。山巔水涯，極詭異之觀；廢宫故墟，弔興廢之迹。動心忍性，庶幾或進於豪分；娱憂紓悲，亦嘗勉見於言語。儻粗傳於後世，猶少答於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洪丞相啓

薄技効官，曾是青袍之朝士；明恩起廢，更爲朱紱之山人。雖莫與於鴻鈞，猶竊陶於盛化。敢修尺牘，敬布寸心。伏念某承學孤生，輟耕漫仕，頃輸勞於鉛槧，嘗厠迹於紳緌。再歲京華，每有鳧鴈少多之歎；一時士類，或爲草木臭味之同。因遭衆口之鑠金，孰信淡交之如水。訖由寬貸，得遂退藏。幸未抵於投荒，乃復汙於除吏。兹蓋伏遇某官，應期降命，同德格天。以淵源之學，潤色皇猷；以直大之氣，折衡世變。彝鼎方書於偉績，濤瀾忽起於畏塗。

際嘉會之風雲，將開平治；畀凶人於豺虎，亟正讒誣。乃顧近藩，暫勞卧護。鋤耰競勸，流逋已見於四歸；弦誦相聞，風俗殆期於一變。俯念編氓之賤，嘗居部吏之間，假之餘光，使不終廢。而某自安隱約，久困沉緜。和堯民擊壤之歌，徒欣末路；刻唐士齊天之頌，尚俟他時。

上王宣撫啓

薄命邅回，阻並遊於簪履；丹誠精確，猶結戀於門墻。敢辭蹈萬死於不測之途，所冀明寸心於受知之地。伏念某稟資凡陋，承學空疏。雖肝膽輪囷，常慕昔賢之大節；迺齒牙零落，猶爲天下之窮人。撫劍悲歌，臨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横流。昨屬元臣，暫臨西鄙，獲厠油幕衆賢之後，實輕玉關萬里之行。奮厲欲前，駑馬方思於十駕；羈窮未憖，沉舟又閲於千帆。傷弱植之易揺，悼鴻鈞之難報。心危欲折，髮白無餘。如輪勞効命之有期，顧隕首穴胸而何憾。兹從剡曲，來次夔關，雖未覘於光塵，已少紓於志願。此蓋伏遇某官，應期降命，生德自天。器宇魁閎，鍾太行、黄河温厚之氣；文章鉅麗，有慶曆、嘉祐太平之風。取人不棄於小材，論事每全於大體。念兹虚薄，奚足矜憐。然遭遇異知，業已被扆前之薦；使走趨遠郡，豈不爲門下之羞？儻回曩昔之恩，俾叨分寸之進。窮子見父，可量悲喜之懷；白骨成人，盡出生全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晁運使啓 救火後發舉狀

事出權宜，弗及先言而後救；恩加慰藉，乃煩並蓄而兼收。甫定驚魂，已橫感涕。伏念某灰心賤士，焦尾餘生，學纔比於聚螢，智莫階於束緼。偶緣羈宦，獲託餘光。別駕治中，已負曠瘝之責；祝融回禄，更慙備禦之疏。方炎官熱屬之鼎來，實杯水與薪之弗救。煙埃蔽日，綆缶交塗，鬱攸遽駭於黔廬，倉卒僅知於顧府。焦頭爛額，本資衆力之同；露蓋暴衣，至屈使華之重。惟當治罪，寧可論功？此蓋伏遇某官，造道精深，宅心誠敬，曲記熒熒之迹，特收赫赫之威。憐巢燕之幾焚，脱池魚於必死。弗用玉瓚，方勤人事之修；等與牛車，俾離火宅之怖。某敢不仰思難稱，俯愧無勞。深念客言，更謹徙薪之戒；廣儲水器，常如濡幙之時。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意象纍然，揣分方安於下吏；寵光異甚，文章遽上於公車。莫測何由，但知難稱。伏念某久嬰瞀病，見謂散材，偶從諸老先生之遊，粗得前言往行之略。可咨今事，少年誤竊於虛名；力洗陳言，晚節方慚於大學。一來楚硤，再閱王春，惟體重於藩方，故職均於曹掾。占名惟謹，幸逃有蟹之嘲；竊禄甚微，屢起無魚之歎。豈期僉論，驟及孤蹤，遂令枯槁之餘，漸有敷榮之望。此蓋伏遇某官，器函魁磊，議極崇閎，雖持秋霜夏日之嚴，每廓滄海洪河之量。大呼相和，或容醉吏之狂；重聽何傷，曲恕聾丞

之老。雖深知其無用，亦並采而不遺。某敢不强恕求仁，質直好義。庶幾夙夜，或免小人之歸；猶有鬼神，尚圖國士之報。

答薛參議啓

伏審光奉制書，來參戎幙。山川信美，久嗟人物之寂寥；車騎甚都，一聳吏民之瞻視。極知趣召之在邇，猶幸小留而後東。恭惟某官，器度清真，風規高亮。驥行千里，騰驤本結於主知；虎拒九關，排斥遂收於朝蹟。惟是雄豪之氣，寓於鉅麗之文。南弔沉湘，西賡諭蜀，顧卧龍之遺磧，有化鶴之故城。雖左官共歎於滯淹，然絶景政煩於彈壓。某久疏塵尾之誨，喜聞鷁首之來。聯《遠遊》之詩，固莫追於大手；續《郊居》之賦，猶小異於庸人。

答衛司户啓

彈冠巫硤，早欽三語之賢；捩柂蜀江，首拜尺書之寵。情文兩厚，感怍兼深。伏惟某官，自立脩名，蚤收上第。千人所見，共推高明練達之才；一座盡傾，行接醖藉雍容之論。豈獨有光於吾黨，固將增重於此州。至於痛懲文法之疏，一振廉隅之壞，非俗吏所爲也，微君子其能乎？顧疾其驅，用諧所冀。

與何蜀州啓

漂流萬里，可知已老之頭顱；贊貳一城，復得本來之面目。將就脂車之役，敢稽削牘之恭。伏念某小智自私，大惑莫解，自

收朝蹟，久困宦遊。冒別駕治中者三州，假軍諮祭酒者數月。老驥伏櫪，雖未歇於壯心；逆風撑船，終不離於舊處。忘栖栖之可笑，復挈挈以此來。共惟某官，曠度清真，高標峻潔。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受氣至剛，不移於毀譽之際。顧公言之允穆，知追詔之方行。敢意窮途，猥塵上佐。然某比緣多病，深願少閑。歲計之有餘，當守平生之素志；治行其無事，更歸長者之餘風。

答交代楊通判啓

瓜戍及期，幸仁賢之爲代；萍蹤無定，悵候問之未遑。敢謂勞謙，特先榮翰。伏惟某官，淵乎似道，直哉惟清。風致雖高，不廢應酬於衆務；文詞甚麗，要皆原本於六經。所宜問津於黃扉青瑣之間，何至涉筆於赤甲白鹽之下。即聞號召，遂陟清華。某猥以陳人，偶叨末契。道途迫遽，僅能占報於記曹；舟艑軻峨，弗獲往迎於市暨。歸依之素，敷叙奚殫。

與趙都大啓

洊被臺移，攝陪幕辯，方剡章而俟報，輒懷檄以徑前。迫於奇窮，作此頑鈍。冒世俗之所憫笑，賴門下以爲依歸。伏念某下愚無知，大惑不解。罪宜永斥，朝蹟已收者十年；身困遠遊，車轍幾環於萬里。比官巴硤，旋客塞垣。歲月不知其再周，形影相顧而自悼。支離病骨，無毀而亦消；羈旅危魂，雖招而未返。念惸惸之安往，復挈挈以此來。豈忘慚羞，實恃矜惻。老馬已

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於投林，况依茂蔭。斯蓋伏遇某官，資函英達，學蘊淵源。早奮奇謀，蓋處囊而立見；晚更劇任，真游刃以無前。寶儲直中禁之嚴，玉節寄西陲之重。曲憐狂簡，自致漂流。每假借於餘談，爲經營其一飽，致兹小惖，盡出大恩。某敢不痛洗昨非，姑休疲役。松陵笠澤，雖睎故國之歸期；錦江草堂，聊竊老師之補處。

渭南文集卷第八

渭南文集卷第九

山陰陸游務觀

啓

與成都張閣學啓

薄遊萬里，最爲天下之窮；攝守一官，猥與幕中之辯。將携孥而就食，敢削牘以告行。伏念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光陰畹晚，已逾不惑之年；簿領沉迷，猶在無聞之地。嗟征途之可厭，捨舊館而疇依。爲晏平仲執鞭，既云素願；就謝仁祖乞食，寧復自疑。兹承行省之移，遣備大藩之屬。雖剡章之未報，輒懷檄以徑前。冒行世俗之譏訶，實恃門闌之知獎。老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於投林，況依茂蔭。恭惟某官，學函經濟，洞極誠明。秉心無邪，不愧於俯仰之際；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學倡諸儒，惠加多士，雖困窮之自取，亦提挈而不遺。照隱察微，每能得之濠上；哀窮悼屈，幾若推之溝中。施及孤生，亦叨異顧。某敢不暫休疲役，痛洗昨非？陪蓮幕之英遊，雖知遲暮；居草堂之補處，尚竊光華。

答勾簡州啓

近被臺移，來陪幕辯。以海内孤寒之迹，假天涯獨冷之官。但虞譏訶，誰肯慰

藉。忽奉華牋之況，豈勝末路之榮。伏念某性資冥頑，問學衰廢，留落殊方者累歲，奇窮舉世而一人。雖夢寐思歸，類澤國春生之鴈；而巾瓶無定，如雲堂旦過之僧。比叨闔屬之招，實過野人之分。方剡章而待報，忽捧檄以徑前。久矣倦遊，幸兹小憇。此蓋伏遇某官，風猷凝粹，志節清真。念倀倀浪迹之安歸，假亹亹餘談而借助。遂容萍梗，暫息道途。惟此意之甚恩，實衰俗之創見。而某自侵晚境，久歇壯心。理剡曲之歸舟，方從此日；卜浣花之絶境，敢傚先賢。

與蜀州同官啓

去國十年，飽作江湖之夢；佐州萬里，又寬溝壑之憂。伏惟某官，材術清通，風猷凝粹。雖小試尚淹於遠業，而盛名已著於僉言。俯念孤蹤，方厄黄楊之閏；特詒妙翰，俾生枯枿之春。靖言留落之餘，曷副吹嘘之意。感慚交集，敷叙奚殫。

賀薛安撫兼制置啓

恭審璽封緑底，疏恩遥下於霄宸；幙建碧油，開府全臨於井絡。周邦咸喜，舊觀復還。民望息肩之期，士知託命之所。竊以江淮駐蹕，勝人在天定之時；梁益宿兵，擊首有尾應之勢。儻事權之少削，則脉絡之不通。宜得股肱之良，用增臂指之重。至於旁連荆豫，外撫戎蠻。亭障騫騰，東軼巴渝之阻；關河重複，西當秦隴之衝。蓋有應變於立談之間，豈容稟令於千里之外？維時詔旨，實契事機。恭惟某官，淵

博有傳，方嚴不撓。鉉言崇議，卓爲百世之師；傑作雄辭，散落四夷之遠。入則首處六官之長，出而遍膺十乘之華。進用雖速，而人猶恨其滯淹；位望愈崇，而心益持於挹損。涵湖海胸懷之大，負廟堂器業之優。將究顯庸，果膺隆委。關中既留蕭丞相，上遂寬西顧之憂；江左自有管夷吾，人共望中興之盛。而況絲綸之命，適前弧矢之期。維嶽降神而生申，丕應風雲之會；夢帝賚弼而得說，竚觀袞繡之歸。某去國十年，佐州萬里。縛袴服弓刀之役，雖恨迫於衰遲；曳裾陪簪履之塵，尚欣承於閒燕。歸依之至，敷繹奚殫。

與李運使啓

伏審抗章力請，優詔曲從，雖暫勞諭蜀之行，然益見回天之力。恭惟某官，致知格物，學道愛人。親承西洛之正傳，獨殿中朝之諸老。至於盤礴遊戲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路，耻煩狗監之吹噓；散落遐荒，寧付鷄林之鑑裁。比下九天之號召，已傾四海之觀瞻。不俟駕行，命義雖存於大戒；可以理奪，忠孝果得而兩全。方帥閫之猶虛，以計司而兼莅。仰惟臺省清華之宿望，加以山林高逸之雅懷。一琴一龜，預想鈴齋之靜；三熏三沐，尚陪藥市之遊。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鄭宣撫啓

伏審顯膺大號，出董成師。自陝以西，咸舞歌於德化；從天而下，即震疊於威靈。

豈惟翰海玉關馳奏捷之音，將見博士議郎上策勳之典。士心闓懌，國勢尊安。竊以當今秦蜀之權，重無與比；中原祖宗之地，久猶未歸。既天定而勝人，宜王明之受福。非得太行、黄河山川所鍾之傑，誰復慶曆、嘉祐華夏太平之基？先王克相後人，上帝爲生賢佐。雖遠猷辰告，暫違帳殿之深嚴；然大臣暑行，式慰轅門之徯望。復河關其自此，知龜筮之悉從。恭惟某官，氣壓群公，才周萬務。識若蓍龜之先見，論如山嶽之不摇。湖海襟懷，正在大床之獨卧；廟堂風采，未妨一壑之初心。兹輟近司，來恢遠略。弼臣同德，何難運帷幄之籌？真儒爲邦，寧止學俎豆之事。已慶登壇而授鉞，遄觀推轂而出師。先天下而深憂，方遠同於文正；即軍中而大拜，豈專美於熙寧？某流落無歸，棲遲可歎。青衫去國，十載于兹；白首佐州，一人而已。顧尚賒於委骨，猶復覬於伸眉。仰跂光塵，雖阻服弓刀之役；鋪張勳業，或能助金石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樞密啓

恭審顯膺明詔，進貳鴻樞。道大材全，固視功名爲餘事；任隆位重，蓋倚精神之折衝。衆志交孚，太平可冀。伏聞今昔有不移之形勢，華夷有一定之土疆，故彼不可越燕薊而南侵，猶我不能跨遼碣而北守。堯舜尚無冠帶百蠻之理，天地豈忍羶腥諸夏之區？又況以本朝積累，而當荒陋崛起之小夷；以陛下神武，而討衰弱僅存之孱虜。重以軍民之憤切，加之廟祏之威靈。當一震於雷霆，宜坐消於氛祲。夫何玩寇，

久使逋誅。九聖故都，視同棄屣；兩河近地，進若登天。莫宣方叔之壯猷，更類棘門之兒戲。坐殫民力，孰奮士心。上方撫髀而喟然，公宜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負沈雄邁往之略，躬英發絶人之姿。撫卷慨慷，夙有四方之大志；立朝開濟，晚收九牧之重名。果副簡求，肆當柄任。以元龍湖海之氣，參子房帷幄之籌。北斗以南一人，誰其倫擬？長安之西萬里，行矣清夷。某識面莫先，託身最早，側聽延登之渥，自悲淪落之餘。雖意氣摧藏，非復雕鶚離風塵之望；然飢寒蹙迫，猶懷駑馬戀棧豆之思。敢敬布於微誠，覬少回於曩睠。

除制司參議官謝趙都大啓

攝郡壘之左符，已逾素望；備賓僚之右席，復玷明恩。雖可知已老之頭顱，猶幸得本來之面目。伏念某下愚不肖，至拙無能。陪蓬嶠之後塵，最爲薄命；省桃源之昨夢，恍若前身。泛然不繫之舟，莫知税駕之地。豈圖末路，更汙除書。蓋將問道質疑，求備老聃之役；豈獨襞牋染翰，預賡嚴武之詩。樂哉斯行，幸甚過望。茲蓋伏遇某官，學窺聖域，望冠時髦。根於高明，用以忠恕。執詩書之正印，司翰墨之衆盟。富貴不驕，有偉周宗之百世；誠明自得，屢班漢詔之六條。方當日有九遷之榮，何難身兼數器之地？施及萍蓬之孤迹，亦叨俎豆於群英。但不稱之是虞，豈辱知之敢望？已遵臺檄，即發山城。紀文饒戎幕之談，當從茲日；窺逸少蘭亭之帖，或在暮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丞相啓

恭審誕告大廷，延登真相。永惟夷夏戴宋之舊，思見太平；時則祖宗在天之靈，爲生賢佐。海内幸甚，國勢歸然。某少從史氏之遊，粗習星官之説。去歲之杪，垂象有開。太微紫垣，忽一新於景氣；神州赤縣，將寖復於提封。曾未閱時，遽聞休命。昭哉天人精祲之際，見於君臣會遇之初。恭惟某官，鍾河嶽英靈之姿，應乾坤開泰之運，器函魁碩，論極崇谹。萬卷讀書，盡是經綸之藴；十年遇主，獨高康濟之功。比遄井絡之歸，式贊斗樞之重。俄進陪於大政，果首建於永圖。股肱良哉，耻君不及堯舜；期月可也，致治庶幾成康。方將修未央、長樂之故宫，築馬邑、鴈門之絶塞。興植禮樂於僵仆之後，整齊法制於搶攘之餘。威讋殊鄰，玉輦受渭橋之謁；治偕邃古，金泥增岱嶽之封。然後遨遊謝傅之東山，偃息蕭何之甲第。委成功而不處，享眉壽於無窮。某遠寄殊方，久孤隆眷。驥老伏櫪，知難効命於馳驅；狐死首丘，但擬祈哀於造化。

賀龔參政啓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爲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驩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盡廢，常恐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誠使元臣大老，守紀綱而不紊；近習外戚，保富貴而有終。政一出於廟堂，權弗移於貴倖。豈獨坐消於外侮，固將馴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天之功，其

在孟子敬王之學。恭惟某官，材負超軼，器局恢閎。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身正，故敢盡言而無諱。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已收効於立談；開衆正之路，塞群枉之門，曾不勞於變色。薦紳相賀，史册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艱哉克終。某十年獨荷於異知，萬里敢虚於忠告。輒因尺牘，罄寫寸誠。未死殊方，或見丕天之偉績；猶期末路，終爲盛世之幸民。

答交代陳太丞啓

撫銅人而歎息，方感舊遊；拾竹馬之棄遺，偶叨新命。曾馳書之未暇，愧飛翰之鼎來。恭惟某官，鴻漸賢關，鳳儀朝著。傑作紀永和之會，邈矣風流；清言繼正始之音，超然名勝。初叱乘軺之馭，已勤側席之思。峻陟容臺，寖階清禁。某自憐末路，獲踵後塵。君遣使而有光華，即載驅於原野；匠誨人而以規矩，尚竊望於門墻。

與錢運使啓

犇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踰分已多，置慚無所。伏念某禀資甚陋，賦命多艱。跌宕文辭，本是書生之常態；蹉跎名宦，獨爲天下之畸人。比由西蜀之歸，獲俟東華之對。進趨梗野，占奏空疏。謂擯斥之是宜，豈超逾之敢望？此蓋伏遇某官，道參聖域，學擅經郛，愛惜人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致此妄庸，亦叨臨遣。某服膺已久，擁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方日親於

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答南劍守林少卿啓

比解邊城，猥叨使傳，顧惸惸之寡助，宜挈挈而亟行。揣分已踰，置慚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跌蕩文辭，已困諸生之小技；沉迷簿領，又無俗吏之能聲。乃者來歸，頹然遲暮。進趨梗野，占奏空疏。宜居擯斥之科，敢辱光華之命？茲蓋伏遇某官，道該聖蘊，學擅經郛。獨倡諸儒，躬伊尹天民之先覺；興憐末路，念正元朝士之無多。致此妄庸，亦叨臨遣。某方圖馳問，已辱詒書。墨妙筆精，雖喜窺於近製；頭童齒豁，更自感於殘年。

與建寧蘇給事啓

奔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忝冒過優，慙惶莫喻。伏念某多奇薄命，孑立孤生。小智自私，守紙上區區之糟粕；大惑不解，蹈人間洶洶之風波。比由隴蜀之歸，獲奉宣温之對。樸學不足以恭承清問，蕪辭不足以罄寫丹衷。謂擯斥之是宜，何超踰之敢望？此蓋伏遇某官，材高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遡違燕語，喜望提封。大匠之規矩可師，方亟趨於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與本路郡守啓

比奉宸綸，躐乘使傳，方懼誤恩之及，敢勤流問之先。伏念某潦倒寒生，沉迷薄宦。曲江禁柳，早旅食於京華；東閣官梅，晚狂吟於蜀道。偶然不死，復此來歸。豈期憔悴之餘，亦玷光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天資甚茂，朝望素高，俯憐萍梗之孤蹤，每借齒牙之餘論。遂令留落，忽有超逾。某弛擔云初，登門尚阻。川途悠邈，敢辭叱馭之行？風度清真，先想凝香之地。

福建謝史丞相啓

大鈞播物，萬化悉付之無心；小己便私，一官獲從於所欲。可謂難遭之會，空懷莫報之恩。伏念某早出門闌，嘗塵班綴。士於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爲牛李之黨。既逡巡而自引，因委棄而莫收。晚參戎幕之遊，始被邊州之寄。知者希則我貴矣，何嫌流俗之見排；加之罪其無詞乎，至以虛名而被劾。甫周歲律，復畀守符，曾未綰於印章，已遽膺於號召。行能亡取，資望尚輕。便朝纔畢於對揚，使指遂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兩朝元老，千載真儒。以道德性命訓迪人材，以禮義廉耻維持國勢。哀窮悼屈，如伐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遂容孱瑣，猶被甄收。某敢不斂散視豐凶之宜，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爲，或粗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渭南文集卷第九

渭南文集卷第十

山陰陸游務觀

啓

上趙參政啓

造于王廷，既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躐被於明恩。豈惟寬溝壑之憂，遂亦有桑榆之望。大鈞難報，末路知榮。伏念某固陋不通，迂疏寡合，雖抱宿道鄉方之志，了無赴功趨事之能。迨從幕府之遊，始被邊州之寄。方漂流於萬里，望飽暖於一麾。豈圖下石之交，更起鑠金之謗。素無實用，以爲頹放則不敢辭；横得虚名，雖曰僥倖而非其罪。甫周歲律，再畀守符，曾未綰於印章，已遽膺於號召。遂以羇旅入朝之始，首預光華遣使之行。此蓋伏遇某官，造德精微，宅心忠厚。念錦里十年之卜築，已是蜀人；憐萍蹤萬里之來歸，特捐漢節。茶然遲暮，被此恩榮。某敢不斂散視豐凶之宜，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爲，或粗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安撫沈樞密啓

造于王廷，既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躐被於明恩。豈惟寬溝壑之憂，遂亦有桑榆之望。慚汗爲之浹背，感涕至於交頤。

伏念某固陋不通，迂疏寡合，雖抱宿道鄉方之志，了無赴功趨事之能。自屏迹於寬閑，已頹心於榮進。徒中起廢，方蒙棘道之除；望外召還，忽奉燕朝之對。然而進趨梗野，論奏空疏，徒叨三接之榮，莫陳一得之慮。循名責實，所宜伏司敗之誅；含垢匿瑕，特俾玷外臺之寄。兹蓋伏遇某官，望隆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敢不求民疾苦，絶吏並緣。斂散視時，益廣倉箱之積；阜通助國，庶無農末之傷。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泉州陳尚書啓

恭審顯奉璽書，起臨藩府。廟堂虛位，固宜大老之遂歸；嶽牧得人，聊見太平之有象。恭惟某官，道參聖域，德冠民彝。下視諸公，負元龍湖海之豪氣；獨尊九牧，擅諸葛宇宙之大名。風雲自際於明時，金石靡渝於素履。超然去國之久，綽有高世之風。雖力避寵名，亟欲急流而勇退；顧眷求舊德，未容袖手而旁觀。姑暫起於名邦，即延登於政路。某久違德宇，喜聽除音。承顏接辭，恍不殊於曩日；質疑問道，尚自慰於窮途。

答建寧陳通判啓

伏審顯膺新渥，出貳潛藩。遡聞旌旆之臨，宜有神明之相。伏惟某官，風規高秀，德宇粹夷。含英咀華，早預蓬萊道山之選；飛英騰茂，暫爲治中别駕之行。雖澹然克守於家風，顧籍甚難淹於國器。即聞

追詔，遂陟顯途。某託契至深，開緘竊喜。自憐下客，久孤國士之知；猶冀殘年，及見郎君之貴。

答漳州石通判啓

伏審被命佐州，涓辰視印。士心甚鬱，謂斂經濟以惠小邦；天意孰知，蓋儲名望而須大用。伏惟某官，好是正直，擇乎中庸。崇論竑言，挺松栢貫四時之操；高文大册，擅江河流萬古之名。謂宜淩厲以横翔，乃復逡巡而小却。使爲治中，乃展驥耳。雖暫試於外庸，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當亟還於近列。某未遑馳問，先辱寄聲。祭竈而請比鄰，歎高懷之莫測；烹魚而得尺素，藏妙語以爲榮。

江西到任謝史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命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本宜使之省循，乃更增其僥倖。伏念某性資鄙陋，學問荒唐，雖慕長者之餘風，豈聞君子之大道。早親函丈，偶竊緒餘，曾未免於鄉人，乃見待以國士。知憐覆護，殆塵沙曠劫之難逢；頽墮摧藏，無絲髮微勞之上報。昨者甫還吴會，即使甌閩，超躐既多，便安尤極。徒以久違於公衮，悵然願事於師門。山川間之，日月逝矣。方坐馳於夢想，忽祗奉於詔追。深惟幸會之非常，但懼奔馳之弗及。夫何奇蹇，更累生成。方仇怨造言，投鼠不思於忌器；乃保全極力，舍牛寧廢於釁鍾。此蓋伏遇某官，偉量包荒，深仁篤

舊。念招之來而麾之去，若匪近於人情；謂舍其短而取其長，猶可勝於官使。故推餘潤，以及枯荄。而某筋力疲於往來，疾恙成於憂畏。質疑問道，自憐卒業之何時；訟過戴恩，尚冀收身於末路。

謝趙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仰戴公朝之寬大，重爲遠吏之光華。伏念某拳曲散材，聱牙末學。衣食不繼，自竄夔楚之邦；齒髮寖衰，倦遊隴蜀之境。惟習氣未忘於筆硯，每苦心自力於文詞。藏之名山，本欲粗傳於後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遇於鉅公？記憶不忘，詔除婁下，雖復顛隮於薄命，要爲比數於明時。而況仍皇華臨遣之榮，易江表清閒之處。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伏遇某官，誕保民彝，堅持國是。致君密勿，偉治具之必張；望古慨慷，閔道術之將裂。務廣人文之化，仰扶主斷之明。念此窮途，爲之擇地。更令破萬卷之讀，或可成一家之言。某敢不開益舊聞，激昂懦意，稍竊簿書之暇日，試求學問之新功？樽櫨侏儒，儻未捐於大匠；彫蟲篆刻，尚少進於故時。庶仰答於聖知，亦粗酬於鈞播。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王樞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拳曲散材，邅回末路。浪遊山澤，不知歲月之屢遷；篤好文辭，自是書生之一癖。

斐然妄作，本以自娛，流傳偶至於中都，鑒賞遂塵於乙夜。既閱期年之久，兩膺召節之頒。雖改命於半途，尚乘軺於名部。始終僥倖，進退光榮。茲蓋伏遇某官，謨明弼諧，任重道遠，以國士待我，卓爲特達之知；於古人求之，每極吹噓之論。詔除婁下，器使不遺，雖云薄命之顛隮，要是公朝之記省。某敢不竊簿書之暇日，求學問之新功？槫櫨侏儒，儻未捐於大匠；彫蟲篆刻，尚少進於曩時。庶仰答於上恩，亦粗酬於鈞播。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錢參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少苦賤貧，長更憂患。名場蹭蹬，幾白首以無成；宦海漂流，顧青衫而自笑。不圖遠戍，乃誤明恩。一麾在巴蜀之間，萬里促宣温之對。清光咫尺，睿奬再三。略有司資格之常，備奉使詢謀之選。方虞官謗，又辱詔追。半道遺行，雖歎棲遲之薄命；頻年記録，要爲比數於公朝。茲蓋伏遇某官，培植衆材，主張公論。憐其跋前疐後，姑令全進退之宜；謂其尺短寸長，或可責馳驅之効。曲加拉拭，俾竊便安。某謹當增所不能，修其可願。侵尋遲暮，雖嗟已失於東隅；激勵衰疲，尚及未先於朝露。

謝侍從啓

祈天請命，冀循省於叢祠；便道之官，復驅馳於近甸。始終僥倖，俯仰競慚。伏念某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逢盛際，無尺

寸之可稱；久戍遠方，乞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已劇超逾。但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望。未溫坐席，遽辱賜環，初疑誤報者再三，俄乃真承於尺一。文詞吏事，何者粗堪，物論人情，居然不允。非賴密加於覆護，固難終逭於顛隮。此蓋伏遇某官，義薄九天，量容百輩。念器盈則覆，推轂無所復施；然令出惟行，反汗豈其得已。遂容末路，獲忝優除。雖愧招麾之頻，亦驚弔賀之速。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緜。顧影獨悲，豈久堪於從宦；服勤不怠，尚少贖於空餐。

謝臺諫啓

祈天請命，冀循省於窮閻；便道之官，復馳驅於近甸。始終僥倖，俯仰競慚。伏

念某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逢盛際，無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賴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已劇超逾。但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望？未溫坐席，遽辱賜環，初疑誤報於姓名，俄乃真承於詔命。人才吏事，何者粗堪，自計旁觀，居然不允。敢謂并包之廣大，更令進退之從容。此蓋伏遇某官，山立英姿，海涵偉量。盡言劇論，雖震聳於朝端；用恕持平，每保全於士類。遂容末路，獲忝優除。俯伏以思，論報何所。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綿。顧影獨悲，豈久堪於從宦？服勤不怠，尚少贖於空餐。

與本路監司啓

詣行在所，方奉詔以北歸；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稍息道途之役，獲全溝壑

之身。揣分已踰，置慚靡所。伏念某頹然遲暮，久矣漂流。戍隴十年，形容盡變；還吳萬里，交舊半空。騎馬而聽朝雞，已冥心於昨夢；賣刀而買耕犢，將掃軌於窮閻。敢謂頻年，叓膺嚴召，既衆知其不可，亦自揆之甚明。所期獨往於山林，乃得本來之面目。此蓋伏遇某官，英姿玉立，大度海涵。愛惜人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施及妄庸，未忘記省。某登門維舊，擁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即趨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致萬分。

答本路郡守啓

末路賜環，本出聖知之舊；半途畀節，尚承寵命之新。揣分實逾，置慚靡所。伏念某易搖弱植，無用散材。轍環天下而老于行，寧非薄命；舟近神山而引之去，殆有宿緣。方力丐於退藏，乃更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指南公議，推轂時髦，顧雖流落之餘，亦在揄揚之末。某方勤馳傳，未卜登門。頌詠之私，敷宣罔既。

答寄居官啓

賜環半道，易節回轅，去閩中瘴癘之區，得江表清閑之地。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某官義重噓枯，情深推轂，每假揄揚之助，俾叨臨遣之榮。黃撫幹、晏簽判云。老夫耄矣而無能，寧有澄清之効；君子居之而何陋，尚陪名理之餘。范提幹云。尺素驚傳，喜論交之未替；一樽相屬，悵道舊之何由。陳檢法云。汩沒簿書，敢冀澄清之効；從容談笑，尚爲衰晚之光。

賀葛正言啓

恭審㦿直北扉，方演出綸之命；拾遺西省，遂輸補衮之忠。上虚佇於嘉言，士共歸於碩望。恭惟某官，英辭擅世，偉識絶人，諸老先生聞名而願交，學士大夫望風而知敬。讎書群玉之府，視草承明之廷。比傳夜對之從容，屢動天顔之忻懌。主聖臣直，共知千載之逢；言聽諫行，獨任七人之責。木從繩而必正，石投水以奚難。某屬以乘軺，阻陪賀厦。比年十漸，必盡告於吾君；一日九遷，將孰先於門下？其爲抃躍，罔罄敷陳。

賀周參政啓

恭審顯奉廷揚，進陪國論。號令涣焉可述，乃專討論潤色之功；疇咨若時登庸，遂處輔弼疑丞之位。國有隆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典謨實列於六經，臣主難逢於千載。高文大册，或託之不得其人；老師宿儒，有死而莫見於世。維時鴻碩之彦，早冠清華之途。成功告于神明，大業刻之金石。發德音，下明詔，大哉王言；建顯號，施尊名，震于方外。一變猥釀枝駢之體，復還雄深灝噩之風。縉紳竊誦而而得師，夷狄傳觀而動色。顧於昭代，可謂殊勳。雖箕潁之志屢陳，然莘渭之求焉往。恭惟某官，任重而宏毅，謨明而弼諧。以窮深測遠之才，坐酬衆務；以極高蟠厚之氣，

陰折遐衝。至於擅世之英辭，本皆全德之餘事，僅少施於一二，已見謂於崇谹。豈容卷懷經濟之圖，遂欲袖手寬閒之地？公毋困我，初誦留行之言；上誠知人，亟下延登之命。然易間者聖君之眷，難居者天下之名。方仰對於寵光，願益思於挹損。茂迪謙尊之吉，永爲善類之依。

賀謝樞密啓

恭審顯膺出綍，進貳本兵。蠻夷奪氣而息謀，朝野動容而相慶。恭惟某官，英猷經遠，敏識造微，秉心如金石之堅，論事若權衡之審。主知千載，際聖世之風雲；言責三年，極人才之涇渭。士恃公平而不恐，上嘉孤直之無朋。遂由常伯之聯，進貳中樞之任。較一時之同進，得喪孰多；付四海之僉言，忠邪自見。固將力回薄俗，盡建明謨。網漏吞舟，示太平之寬大；雲興膚寸，澤庶物之焦枯。豈惟康濟於茲時，固足儀刑於後世。某早迂記省，晚荷甄收，雖知薄命之多奇，猶復誦言而不置。使駑馬妄思於十駕，而沉舟未羨於千帆。求之古人，可謂曠世難逢之會；報以國士，敢忘終身自勵之心。

渭南文集卷第十

渭南文集卷第十一

山陰陸游務觀

啓

賀禮部鄭侍郎啓

恭審筆橐陞華，資論思於禁路；絲綸出令，兼潤色於皇猷。共知儒術之益尊，孰謂太平之無象？恭惟某官，好是正直，擇乎中庸。大册高文，固已寫之琬琰；崇言紘議，皆可質於鬼神。殆將與日月而争光，奚止當雷霆而獨立。惟上聖克勤於總攬，察群臣各盡於才能。謂其代予言既久煩於鴻碩，求能典朕禮宜無易於老成。況以南省之要司，仍寓西垣之舊直，惟時異數，實冠清途。然而文關國之盛衰，官以人而輕重。籲俊尊上帝，豈止在玉帛鐘鼓之間？斂福錫庶民，其必有典謨訓誥之盛。視古無愧，非公而誰？所冀復如三代禮樂大備之時，抑亦追還兩漢文辭爾雅之體。顧雖老矣，尚及見之。

答撫州發解進士啓

士論推賢，方恨定交之晚；鄉書擢秀，遽勤授贄之恭。恭惟某官，奥學海涵，英姿玉立。山川信美，生大儒名世之邦；絃誦相聞，陶聖主右文之化。將鵬摶於宦海，姑鴻漸於名場。某偶此乘軺，遂叨勸駕。宸

廷射策，豈惟慶榜帖之馳？藏室讎書，尚及見雲霄之舉。解魁云：籍甚聞名，方恨定交之晚；裒然擢秀，遽勤授贄之恭。

賀施中書啓

伏審蓬壺清閟，早冠群仙之遊；詞掖高華，旋觀一佛之出。得人之盛，吾道有光。恭惟某官，秉德醇明，宅心夷粹。高文大册，非復騷人墨客感寓之詞；崇論竑言，盡得宗廟朝廷嚴重之體。久矣絶世而獨立，固難袖手而旁觀。況今聖政之新，方建太平之業，推明天子惻怛愛民之指，開慰海内奔走鄉化之心。德意達於四夷，號令媲乎三代。清議所屬，匪公而誰？且甘泉均號於從臣，而西省獨稱於政本。國僑潤色，雖概取儒學之長；山甫將明，必深通天下之務。正官名者蓋已百祀，稱職業者凡有幾人。戛乎其難，理若有待。動心駭目，自兹觀大手筆之傳；削牘濡毫，又當慶真學士之拜。

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

年運而往，益知涉世之艱；職思其憂，獨幸侍祠之樂。惓惓微志，懇懇自陳。伏念某擁腫凡材，聱牙曲學，既無甚高論足以譁世，豈有它繆巧用以致身？隨牒半生，問津萬里。雖誓圖微報，不勝狗馬之心；而俯迫頹齡，已罹霜露之疾。壯志纍然而欲盡，殘骸悴爾以難支。拉朽摧枯，競爲排陷；哀窮悼屈，孰借聲光。敢圖廊廟之尊，未棄門闌之舊。曲憐不逮，力謂無他。至於跌宕之文，辱在褒稱之域。二百年無此

作矣，固難稱愜於奬知；萬户侯豈足道哉，私亦激昂於衰懦。然而揣數奇之薄命，懼徒費於鴻鈞。與其度越群材，留朱雲於東閣；曷若稍捐薄禄，置陶令於北窗。伏望某官仁風翶及物之恩，赫日照覆盆之陋。念前跋胡而後疐尾，惟當自屏於江湖；方上昭天而下漏泉，忍使獨擠於溝壑？假以毫端之潤，寵其林下之歸。某謹當刻骨戴恩，刳心慕道。誦丹臺之蘂笈，少慰素懷；拜玉局之冰銜，用華晚景。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故里浮沉，竊玉局再期之禄；公朝拉拭，付桐江千里之民。瓜戍非遥，竹符甚寵，感淪病骨，愧溢衰顔。伏念某元祐黨家，紹興朝士。池魚濺濡，本思自放於江湖；社櫟支離，久已難施於斤斧。繇治生之素拙，因從宦以忘歸。❶頃自吴中，久留劍外。顧彼衣冠之所萃，頗以文字而相從。方深去國之悲，敢有擇交之意？流偶殊於涇渭，風自隔於馬牛。睚眦見憎，本出一朝之忿；排擠盡力，幾如九世之讎。藐是羈孤，孰爲別白。縱免投荒之大罰，亦宜置散以終身。且定遠未歸，惟望玉關之生入；輕車已老，猶護北平之盛秋。豈有朝爲閶闔廢斥之人，暮竊畿輔承宣之寄？兹蓋伏遇某官，學窮宎奥，❷勳塞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之重任；赤舄几几，同宗社之閎休。念人才之實難，悼士氣之不振，埏陶至廣，收拾無遺。方與物以皆春，憫向隅之獨泣。

❶「宦」，原作「官」，今據正德本改。

❷「宎」，原作「突」，今據毛氏本改。

爕和輿論，闊略彜章。起安國於徒中，較恩未大；還管寧於海外，爲力尚輕。而某少非列於通才，晚徒專於樸學。棄雞肋而猶惜，雖仰戴於深仁；續鳧脛則自悲，恐難逃於薄命。

謝梁右相啓

故里投閑，久竊奉祠之禄；清時起廢，遽叨出守之榮。挈於九折之途，置之一飽之地。感深至骨，涕溢交頤。伏念某鄉校孤生，京塵下吏。學徒盡力，徐而察之則鵠退飛；仕已冥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頃者南遊七澤，西上三巴，繆見推於文辭，因頗交其秀傑。愛憎遂作，譽毀相乘，肆爲部黨之譏，規動朝端之聽。雖漸能忍事，聽唾面之自乾；猶競起浮言，至擢髮而莫數。澒洞風波之上，流離道路之旁。幸逢皦日之中天，固宜潦水之歸壑。矧此江山之郡，介於吴越之間。先世嘗臨，尚有召伯甘棠之愛；提封甚邇，僅同買臣衣繡之歸。蕞爾何堪，居然非稱。此蓋伏遇某官，身扶昌運，手斡化鈞。一氣鳶魚，咸遂飛潛之性；衆材宗桷，各安小大之宜。俯憐爨下之餘，嘗沐筆端之潤，摧頹雖久，省録未忘。謂人士舍之則藏，固當慕昔賢顯晦之節；然朝廷養非所用，何以待異時緩急之求。既啓迪於淵衷，遂爕和於輿論。而某年齡抵此，意氣蕭然。律召東風，雖幸春回於寒谷；手遮西日，敢希身到於脩門。

謝周樞使啓

起由散地，付以名州。朝迹久疏，忽喜

長安之近；戍期未及，先寬方朔之飢。靖言孤蹤，可謂過望。伏念某簞瓢窮巷，土木殘骸。早已孤危，馬一鳴而輒斥；晚尤顛沛，軀六鑄而不成。羽翮摧傷，風波震蕩。薄禄作無窮之祟，虚名結不解之讎。鄙生自謂非狂，甚矣見知之寡；韓愈何恃敢傲，若爲取怒之深。乘下澤之車，忽過半生；掛神武之冠，今無多日。偶然未死，得此少伸。制出西垣，地連右輔。顧視必恭之梓，阡陌相望；封培勿翦之棠，鄉閭太息。此蓋伏遇樞使丞相，學優聖域，道覺民先，卓爾爲衆正之宗，毅然開孤進之路。自太公已久望子，仰關宗廟之靈；有夷吾可無復憂，盡釋薦紳之慮。方廣求於雋傑，乃首記其姓名。生物功深，奚啻吹律召東風之妙；回天力大，未覺挾山超北海之難。❶而某少頗激昂，老猶矍鑠。志士弗忘在溝壑，固當堅馬革裹尸之心；薄福難與成功名，第恐有猨臂不侯之相。

謝黄參政啓

病餘揣分，蕲續食於叢祠；望外疏恩，俾牧民於近郡。感深雪涕，慙劇騂顔。伏念某早歲多艱，晚途益困。岷嶓巉絶，身行《禹貢》之書；雲夢蒼茫，口誦《楚騷》之句。未葬支離之骨，辱招羈旅之魂。八千之路雖還，五十之年已過。視荒荒而益廢，髮種種以堪哀。斷港絶潢，徒有朝宗之願；朽株枯木，何施造化之功？雖存溝壑之餘生，已是簪紳之棄物。驚宿愆之盡洗，知孤迹之少安。如絲如綸，命出西垣之潤色；

❶「超」，原作「起」，今據正德本改。

有民有社，地連右輔之封圻。矧復嚴瀨遺祠，桐山故隱，企高風之如在，顧俗狀以自慙。此蓋伏遇參政相公，黼黻皇猷，權衡國是，衆仰規模之大，天知議論之公。謂設廉耻以遇群臣，士斯自好；且蹈仁義則爲君子，人亦何常。務與惟新，不求其備。某謹當銘膺感德，擢髮思愆。弱羽遶枝，姑低回於晚景；靈丹點礫，儻邂逅於初心。

謝施參政啓

起由散地，畀以專城。命出詞垣，仰戴絲綸之寵；名居節鎮，俯慙章綬之華。傴僂拜恩，譫諄叙感。伏念某薄才綿力，多病早衰。竊慕長者之餘風，每思砥礪；未聞君子之大道，徒益顛危。零丁稷下之遊，寂寞漳濱之卧。尚無漂母哀王孫而進食，況

有故人憐范叔而贈袍。牛欲釁鐘，誰其弗忍？婦非束緼，何以自還？敢期累年不振之蹤，忽有一旦殊常之遇，光生分表，喜溢情涯。惟玆山水之邦，自昔詩書之俗。脩門在望，曾無日近之嗟；先世嘗臨，獲慰露濡之感。此蓋伏遇參政相公，至仁善下，盛德兼容。一引坐，一解顔，士託終身之重；三吐哺，三握髮，野無片善之遺。賢能借勢以騫騰，孤遠望風而傾屬，自悲蓬梗，獨遠門闌。向使不爲萬里之行，固亦久在諸生之末。誦文章於方册，竊喜得師；聞道義於薦紳，亦嘗願學。既積精誠之至，果歸甄冶之公。旅進無階，歎空馳於清夢；餘年有幾，懼終負於初心。

謝臺諫啓

貧念代耕之禄，懇乞奉祠；恩開使過之門，復令治郡。方窮閻之待盡，非公議而疇依。慙極騂顔，感深雪涕。伏念某邅回薄命，顛頓餘生。隷業荒唐，小學僅通於《蒼》《雅》；屬辭卑弱，奇文徒慕於《莊》《騷》。髪種種以將童，心摇摇而欲折。食粥動逾於累月，陳絺或至於隆冬。不能引分以掛冠，廉隅已喪；更復貪榮於懷綬，愧懼可知。況此名城，今爲近輔。九霄嘉氣，日未邇於長安；千載遺祠，星嘗從於帝座。孰爲之地，使有此行。茲蓋伏遇某官，偉量海涵，英姿山立。正言云：義急噓枯，仁先念舊。衆惡之而必察，俯憐久困於風波；今老矣而無能，尚使少紓於溝壑。爲國廣旁求之路，示人無終棄之才。曾是妄庸，曲蒙全護。除書已下，徒叨湔洗之恩；羸疾益侵，無復激昂之日。

謝葛給事啓

杜門訟六十年之非，久安散地；起家忝二千石之重，忽奉明恩。驚釁垢之漸除，扶衰殘而下拜。舍人云：起自窮閻，叨臨近郡。爲農爲圃，三年之冗不治；如絲如綸，一字之褒過寵。伏念某學由病廢，仕以罪歸。冥心鵷鷺之行，投迹雞豚之社。海三山之縹渺，釣鼇已媿於初心；楚七澤之蒼茫，殪兕亦成於昨夢。但欲負耒慕許行之學，豈復叩角歌甯戚之詩？偶逢公朝使過之時，躐畀近郡承流之寄。所蒙過矣，自揆茫然。天際鬱葱，望九重之雲氣；道周蔽芾，掃四世之棠陰。得

遂此行，孰爲之地？此蓋伏遇侍講給事，道本文王之正，學師孟氏之醇。騰茂實而蜚英聲，久隆上睠；息邪説而距詖行，遂擅儒宗。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獨泣。某偶階末契，遂借餘光。舍人云：議論四方之望，文章百世之師。餘談激水之斗升，窮鱗悉逝；麗藻生雲於膚寸，甘澤無窮。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獨泣。而某適有懷章之幸，首叨泚筆之榮。雖飯豆羹藜，不敢望功名於老大；然書紳銘座，尚思復玷缺之艱難。

答交代陳判院啓

病求玉局，但懷優游卒歲之心；恩畀桐廬，獲繼超軼絶塵之迹。方自嫌於通問，乃遽辱於移書。公真快哉，我則陋矣。伏念某少而落魄，老益迂疏。憔悴關河，萬里客岷嶓之境；馳驅節傳，三年使閩楚之郊。迨此退歸，頽然遲暮。投幘已安於蟹舍，起家忽奉於魚符。此蓋伏遇某官，秉節以貫四時，瑞世而翔千仞。經行早推於庠序，謀猷晚著於朝廷。謡誦上聞，豈獨最列城之課；規模甚遠，又足爲來者之師。某偶幸懷章，遂將接武。雖取棄竹馬，望英躅以增慙；然獲舊青氊，在衰門而甚寵。發春伊始，坐歗多閒。願遵輔養之宜，即慶禁嚴之拜。

嚴州到任謝王丞相啓

懇求祠禄，乃叨便郡之除；甫及戍期，亟奉燕朝之對。身既復歸於鈞播，衆知未棄於明時。伏念某淺智褊能，薄才緜力。栖遲屏迹，但欲射猛虎以終殘年；辛苦著

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爲貧而求仕，旋觸罪以免歸。鴈食無儲，鶉衣不補。凡百君子，悠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際。欲言誰聽，投老奚歸？豈期廟堂任使之公，挈出溝壑漂流之地。此蓋伏遇某官，孟韓道統，伊吕王功。黼黻聖猷，謂言之不文則行之不遠；甄陶士類，每捨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慨念孤生，已侵暮境。儻使抱所聞而不試，則將齎遺恨於無窮。何止屢陳於斧扆之前，蓋亦昌言於搢紳之上。故雖久斥，亦復漸收。而某已知悔童子之雕蟲，未免守古人之糟粕。決無可用，寧不自知？續鍾釜之禄以待掛冠，嘗面祈於大造；効尺寸之勞而垂汗簡，悵永負於初心。

謝梁右相啓

玉局二年，已竊代耕之禄；桐廬千里，復叨起廢之恩。望睟表之顒昂，撫編氓之繁夥。退惟忝冒，徒積兢慚。伏念某四壁寒家，一簞賤士。刻舟求劍，固匪通材；懲羹吹齏，已消壯志。比由蟹舍，起領魚符，永言久斥之餘，亦有少伸之望。然而察簿領稽違之細，擿吏胥隱伏之微，一皆非其素知，又不可以遽習。淵明之寄事外，已迫頹齡；安國之擢徒中，曷勝煩使？此蓋伏遇某官，才全經緯，氣塞堪輿。博取衆材，妻抗延英之論；宏開公道，靡須光範之書。施及妄庸，未忘夙昔。溫飽一門之衣食，洗湔累歲之罪愆，使爲全人，以畢餘日。某敢不好是正直，擇乎中庸？戒舞智以賊民，

寧取椎魯少文之誚；務盡心於折獄，庶無寃枉失職之嗟。苟不辱知，其敢言報！

謝周樞使啓

入望清光，出臨近郡。天威不違咫尺，既諧就日之心；父命惟所東西，況被牧民之寄。感恩至矣，揣分茫然。伏念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横目之民；乃復直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蹈邅回。毁靡待於德高，災非由於福過。斷雲零落，敢懷出岫之心；病鶴襹褷，忽忝乘軒之寵。此蓋伏遇某官，道窮宎奥，氣塞堪輿。南山之石巖巖，帝資宿望；綈袍之意戀戀，士感誠言。哀細德之嶮微，開鴻鈞之坱圠。念兹積譴，雖擢髮而有餘；察彼衆讒，亦吹毛之已甚。未加顯棄，聊復少收。雖不在於英材樂育之中，實創見於薄俗相挺之際。而某扶衰自笑，迫老宜歸。無復入關，西日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輅之塵。傾倒具陳，慙惶無措。

謝臺諫啓

掛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冒明恩。觸熱即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褐，家本衡門。一官惟妻子之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菲其彌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局，築雲屋於鏡湖，惟俟引年，遂將没齒。散地方蘄於因任，除書忽畀於專城。宮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鄉閭接壤，逾過家上冢之榮。此蓋伏遇某官，望重

朝綱，學通國體。收真才於水落石出之後，坐銷浮僞之風；察定理於舟行岸移之時，盡黜讒誣之巧。稍收久廢，用示至公。某謹當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犯法而法在，先務去姦；政近民則民歸，敢忘用恕？或粗逃於大譴，庶少答於深知。

謝監司啓

掛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冒明恩。觸熱即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褐，家本衡門。一官惟妻子之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菲其彌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局，築雲屋於鏡湖，惟俟引年，遂將没齒。散地方蘄於因任，除書忽畀於專城。宮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鄉閭接壤，逾過家上冢之榮。此蓋伏遇某官，學貫經郛，望隆國器。繡衣持斧，姑小試於使軺；豹尾屬車，即超登於禁路。尚容衰悴之迹，暫託澄清之餘。某謹當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犯法而法在，先務去姦；政近民則民歸，敢忘用恕？或粗逃於大譴，庶少答於深知。

答方寺丞啓

年運而往，悵久隔於英遊；道阻且長，忽恭承於榮問。情文甚寵，衰晚增光。伏念某笠澤漁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遊，煮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愆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乘。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此蓋伏遇某官，義存推轂，德重

匿瑕，哀其顑頷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諾。遂叨共理之寄，亦及歸耕之餘。而某緣病廢書，迫貧隨牒。能古文何用於今世，徒慙長者之見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殊匪小人之所望。佇奉丁寧之誨，用寬瘝曠之虞。

賀王提刑啓

恭審繡衣玉節，肅王畿風憲之嚴；寶晝奎文，新内閣圖書之直。方攬澄清之轡，已騰謡誦之聲。恭惟某官，學道愛人，至誠格物，德秉民彝之粹，才推國器之英。中外踐揚，自際風雲之會；始終操履，靡移金石之堅。將階言語侍從之除，洊被禮樂光華之遺。欽恤副九重之指，平反奉一笑之春。始訖外庸，即躋近列，計秉軺之未幾，旋頒詔以趣歸。某意廣才疏，心勞政拙。伏櫪志在千里，悵暮景之已侵；巢林不過一枝，幸卑棲之有託。

與汪郎中啓

去蜀歸吴，已侵尋於晚境；乞祠得郡，尚記録於明時。夙戒行艫，已臨弊邑。方竊依仁之幸，敢稽告至之恭。伏念某笠澤農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遊，賁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愆之未洗，復衰疢之相乘。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恭惟某官，義存推轂，德重匿瑕，哀其憔悴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諾。遂容共理之寄，亦及歸耕之餘。而某扶憊以來，罔功是懼。快景星之先覩，雖尚阻於瞻承；分隣燭之餘光，遂密依於覆護。其爲慰幸，曷

究敷陳？

與沈知府啓

乘傳江皐，偶同一道；分符畿内，復幸鄰邦。公將假道於虞，僕其得御於李。胡交臂而失此，亟削牘而布之？恭惟某官，厚德鎮浮，英姿邁往。富貴固有命矣，未嘗枉尺以自謀；將相豈無種哉？方且摶風而直上。雖仰急流之勇退，寧容袖手而旁觀？果奉明綸，起臨近甸。豐年高廩，想謠誦之已聞；燕寢清香，知文書之益簡。願精調於列鼎，即歸覲於凝旒。瞻詠之私，敷宣曷既。

賀留樞密啓

恭審行玉關之萬里，方喜遄歸；陳泰階之六符，亟聞殊睠。地禁處丞明之邃，任崇參宥密之嚴。成命誕揚，師言允穆。切以藝祖鑒五代之弊，不偏重於中書；裕陵新六官之名，亦旁開於西府。豈獨並隆於文武？固將兼注於安危。至以明詔特預於訏謨，尤爲本朝久虚之盛舉。中原多故，首用种忠憲之偉人；聖政方新，則有虞雍公之近事。或名光於竹帛，或位極於廟堂。恭惟某官，躬閎深魁碩之資，負剛大直方之氣，早推雅望，寖歷近班。以至公服小人，故雖疏而不怨；以大節事明主，故既去而見思。世方譾譾以自營，公固落落而難合。迨此寵光之自至，益知巇險之徒勞。淵乎

一心，應彼萬事。七擒七縱，已成服遠之功；三起三留，果有處中之命。方且端委冠鈞衡之位，挽河洗夷虜之塵。復列聖在天之讎，攄遺民泣血之憤。某幸身未死，見國中興。材館旁招，雖莫陪於下士；浯溪深刻，尚自力於斯文。

賀蔣中丞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總臺評。公道大開，在廷爲之相賀；正人益進，吾國殆其庶幾。仰惟廟社之休，非復門闌之慶。某聞人情不遠，立朝誰樂於抨彈；仕者自謀，干世本求於遇合。皆使從容而徐進，自非怨嫉之所歸。一居三院七人之官，遂任四海九州之責。至於諫大夫之助成主德，中執法之振肅朝綱，知不可以不言，言不可以不盡。雷霆在上，獨立自如；鼎鑊當前，直趨不避。始也負當世之名，而人不我捨；今也居得言之地，則責將誰歸？卓乎偉人，更此重任。恭惟某官，英姿邁往，奧學造微。論必盡忠，得堪輿剛大之氣；仕常思退，有耕釣高逸之風。位逾達而謙有加，權益隆而量莫測。姑小煩於繩肅，即進與於弼諧。豈惟斯民被化於春風和氣之中，亦使多士吐氣於青天白日之下。今其始矣，幸孰甚焉！某嘗辱王翰卜隣之榮，妄懷貢禹彈冠之喜。崇言谹議，已觀魁磊光信史之傳；過計私憂，妄有一二爲執事之獻。儻少寬於斧鑕，尚嗣布於腹心。

渭南文集卷第十一

渭南文集卷第十二

山陰陸游務觀

啓

賀賈大諫啓

恭審顯膺一札之攽，首冠七人之選。主賢臣直，國勢巋然，言聽諫行，天下幸甚。某聞昔在本朝之官制，參稽前代之舊章。南臺不置大夫，中憲任紀綱之重寄；北省久虛常侍，諫坡率遺補以盡規。選求既艱，畀託尤重。故政在中書，而常開言路；事由獨斷，而不廢争臣。仰觀十一聖家法之傳，兹爲三百年治功之本。繼昔之盛，非公而誰？恭惟某官，學造精微，器函閎遠，許國弗渝於夷險，憂時如抱於渴飢。造膝告猷，浩浩江河之決；傾心愛士，拳拳涇渭之分。慨然死生禍福不入於中，常若天地鬼神實臨其上。以今日陳善閉邪之效，成異時贊元經體之功。同出此心，夫孰能禦？某侵尋暮景，蹭蹬孤生。迹本甚疏，妄欲依歸於公道；分當永棄，特蒙拔拭於窮途。何以仰答門闌特達之知？惟有稍陳郡縣利病之實。儻少寬於斧鑕，尚副布於腹心。

賀謝殿院啓

恭審顯膺帝制，進貳臺端。手縮褎以逡巡，久已抱獨立無朋之操；髮衝冠而憤

切，自茲皆盡言不諱之時。在庭聳觀，有識相慶。伏以御史分職，本以論事任耳目之司；忠臣設心，蓋欲去邪爲宗社之福。抗雷霆而獨立，凜山嶽之不摇，非以近名，固將竭節。天子爲之改容而垂聽，大臣不敢持必而自私。國有紀綱，治自形於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義，效或見於數世百年之餘。今茲孰配於古人，識者固歸於門下。恭惟某官，道德醇備，議論正堅，灰寒木槁而譽益高，鯤擊鵬搏而才乃見。默究朝廷之利病，盡得源流；徐觀天下之是非，若指白黑。放斥者有愧心而無怨，更革者雖害己而謂然。太平之功，指日可待。某侵尋暮景，蹭蹬孤生。迹本甚疏，妄欲依歸於公道；分當永棄，特蒙拔拭於窮途。何以仰答一見特達之知？惟有稍陳千里利病之實。儻少寬於斧鑕，尚嗣布於腹心。

賀周丞相啓

恭審夢卜襲祥，揚王庭而渙號；典册備物，熙帝載以宅師。國其庶幾，民以寧壹。實惟宗社無疆之祐，非復門闌旅賀之常。竊以時玩久安，輒生天下之患；國無遠略，必有意外之虞。方今風俗未淳，名節弗勵。仁聖焦勞於上，而士夫無宿道嚮方之實；法度修明於内，而郡縣無赴功趨事之風。邊防寖弛於通和，民力坐窮於列戍。每静觀於大勢，懼難待於非常。至若靖康喪亂，而遺平城之憂；紹興權宜，而蒙渭橋之耻。高廟有盜環之逋寇，乾陵有斧柏之逆儔。江淮一隅，夫豈仗衛久留之地？梁益萬里，未聞腹心不貳之臣。文恬武嬉，戈朽鉞鈍。謂宜博采衆謀之同異，然後上咨

廟論之崇嚴。非素望之偉然，誰出身而任此？共惟某官，降神維嶽，生德自天。居安資深，學洞六經之韞；探賾索隱，識窮萬務之微。蓋嘗獨立以當雷霆，何止貴名之揭日月？運籌帷幄，每當上心；端委廟堂，遂持國柄。玉燭肇時和之慶，雲龍協聖作之辰。清未央長樂之宮，將肅六飛之御；築碣石榆林之塞，永奠四夷之封。于古有光，自今以始。某側聞盛舉，實抃驩悰。恤百口之飢寒，豈無竊覬？拔四方之英俊，願付至公。庶未死之餘生，覩太平之盛際。

賀施知院啓

恭審誕布明綸，進專籌幄。用真儒而無敵，翊扶宗社之基；得大老以來歸，開慰華夷之望。恭惟某官，英姿邁往，精識造微。居安資深，韞六藝淵源之學；任重道遠，炳兩朝開濟之心。明辯足以折遐衝，果敢足以斷幾事。自初拔用，迄此延登。大節全名，松栢挺歲寒之操；同心一德，風雲協聖作之期。堪輿清夷，星緯明潤，致太平其自此，將魁柄之焉歸。曩暫入於脩門，竊有聞於行路，謂明公之得政，以人物爲最先。自隆師尹南山之瞻，復見平津東閤之盛。揚庭薦拔，造膝開陳，凡人所難，以身獨任。今雖總本兵之地，願益尸善類之盟。公能以士而報國家，士亦以身而歸門下。某侵尋暮境，憔悴偏州。志氣已衰，無復獻狗盜雞鳴之技；文辭自力，尚能助稗官野史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丘運使啓

恭審上印帥藩，乘軺畿甸。得人若是，則吾國其庶幾乎！先聲隱然，非俗吏之所能也。公論爲之慰愜，大用此其權輿。伏以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鄭而弗救陵夷；申商爲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簡編之跡，莫先儒術之功。惟蹈君子之時中，斯得古人之大體。方其尊瞻視、正顏色，教化固已有成；雖使空囹圄、畫衣冠，法令其誰敢犯？恭惟某官，英姿邁往，敏學造微。夷途早踐於高華，隆委偏當於繁劇。所臨輒治，雖千變萬化而不窮；自守弗阿，終特立獨行之如此。上將引而自近，公其有以告猷。某早陪談讌之餘，誤辱賞知之異，敢圖暮境，獲備屬城。閭里亡聊，每攬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更忍慚修候問之牋。尚加惠於始終，俾粗全於進退。歸依之功，敷繹奚殫。

賀蔣尚書出知婺州啓

恭審解中執法以暫均勞佚，拜大宗伯而入侍禁嚴。雖若不得其言，固亦未爲弗用。乃抗投閑之請，力蘄就養之榮。詔諭靡從，藩條初布。上倚承宣之績，士高廉退之風。恭惟某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懇欵許國，肝膽凛其輪囷；慷慨疾邪，山嶽爲之震動。進率由於獨斷，節早見於盡言。未移桑蔭之淹，入總栢臺之峻。國方增九鼎之重，身已如一葉之輕。魯人獲麟以爲不祥，雖愛憎之叵測；塞翁失馬未必非福，

抑倚伏之何常？某幸託里門，獲趨賓席。身世等蒯菅之棄，孰閔餘生？姓名託甄冶之公，❶尚須異日。

除直華文閣謝丞相啓

秩視大蓬，已竊垂車之寵；恩加邃閣，更叨出綍之榮。初聞道路之傳，猶謂姓名之誤。迨茲被命，重以懷慚。伏念某承學迂疏，禀資蕞陋。幼生京洛，尚爲全盛之編氓；長綴班聯，曾是中興之朝士。福未容於盈眥，祟已駭於燒城。西征至岐鳳之間，南戍掠甌閩之境。晚僅升於省闥，旋即返於鄉關。鶴歸遼天，狐死丘首。蓬户十移於歲律，幔亭四閲於祠官。久遂屏居，非始掛冠之日；盡捐半俸，真爲納禄之人。豈期垂盡之光陰，忽玷殊常之惠澤。復緣詔札，併竊身章。里巷聳觀，共仰恩光之下燭；兒孫扶拜，不知衰涕之横流。茲蓋伏遇某官，降命應期，奮庸熙載。神無方，易無體，心獨運於道樞；尺有短，寸有長，士悉歸於鈞播。雖迫崦嵫之景，亦歸坱圠之公。而某意氣空存，筋骸已憊。草具明堂、辟雍之禮，雖遭甚盛之時；塗竄《清廟》、《生民》之詩，其在方來之雋。

修史謝丞相啓

七十告老，誓待盡於山林；尺一召還，恍復瞻於觀闕。內祠禄厚，信史事嚴。容孤迹於其間，知鴻鈞之有自。恭以高皇之盛德大業，雖號中興，而實同開創之難；孝

❶ 「託」，原作「訖」，今據正德本改。

廟之内修外攘，躬享太平，而不忘恢復之志。治躋古昔，威震裔夷。俄屬鼎成之悲，肆修麟止之緒。固已網羅軼事，潤色皇猷，備述巍巍蕩蕩之功，曲盡業業兢兢之指。豈繄遲暮，能與討論？伏念某天予散材，家承孤學。生逢盛旦，蒙六聖之涵濡；身綴清班，被四朝之識拔。常恐倏先於朝露，遂將莫報於秋毫。豈期及耄之餘齡，猥得效勤於大典。茲蓋伏遇某官，材全經緯，氣塞堪輿。平生陳謨決策之言，煥乎可誦；十載知人安民之績，底于有成。殊鄰欵塞而奉琛，多士鄉風而釋屩。内而臺閣，極稽古禮文之選；外而郡縣，有宜民愷悌之風。肇闢大公至正之途，不棄偏能一曲之士。故如某輩，亦在數中。謹當益廣見聞，更勤采掇。老驥伏櫪，脩途已非其所堪；小草出山，薄効尚期於自見。

賀謝丞相除少保啓

恭審命出淵衷，廷揚顯册。人主之論一相，方寄腹心；少保茲爲三公，益隆體貌。傳聞所逮，驩頌惟均。恭以某官，謨明弼諧，任重道遠。協天心於崑崙旁魄之際，動必有成；隆主眷於蜵蜎蠖濩之中，言無不用。自登近輔，允迪大猷。疇咨雖首於群公，謙畏不殊於一日。每稽首而遜稷、契，終選衆而舉伊、皋。三年有成，四海用乂。農扈告豐登之候，戎韜臻偃息之期。熙運方興，周、召並爲於師保；衆心所繫，平、勃均任於安危。是宜大號之繼敷，昭示元臣之同體。群生咸遂，協氣横流。謹乃憲而屢省則成，孰測化鈞之妙？本無事而庸人實擾，始知静治之功。某獲綴清班，欣

逢盛事。無好無惡而遵王路，共欣聖政之大成；不愆不忘而由舊章，更冀廟謨之無倦。敢効涓塵之助，輒干碪斧之誅。冒瀆實深，兢惶罔措。

賀張參政修史啓

恭審誕布明綸，總提鉅典。固已動鵷鷺行之喜色，而況在牛馬走之後塵。不能自已於寸誠，是敢冒陳於尺牘。恭惟某官，自天生德，降命應期。闡温厚爾雅之文，經緯萬象；蘊超軼絶塵之識，鎮撫四夷。位居台鼎，而有山澤清臞之容；禮絶縉紳，而無王公驕泰之意。心虚静而觀復，道沖用而不盈。周公、太公，方隆夾輔之望；《堯典》、《舜典》，更專點竄之功。實以袞衣黄閣之尊，下兼蘭臺石室之事。在天三后，巍乎下臨，作宋一經，信矣無憾。某偶蒙簡拔，獲預討論，已侵投老之殘年，何補不刊之信史？仰傅巖之霖雨，幸預在廷；歸杜曲之桑麻，尚勞泚筆。一作「想典刑於諸老，❶已媿空疏；竭精力於是書，敢忘策勵」。

除寶謨閣待制謝丞相啓

册府秩清，偶至鼇峰之頂；禁途地密，遂穿豹尾之中。雖造化之至公，實恩憐之曲被。欲叙丹衷之感，莫知雪涕之横。伏念某雖起耕疇，粗傳家學。書藏屋壁，尚擯斥而不容；跡遯園廬，豈榮華之敢望？虚名作祟，聚謗成雷。幸於先狗馬塞溝壑之前，遂其賜骸骨歸卒伍之請。任子以世其

❶「一作」二字，正德本無。

禄，寓直以華其行。固已負耒學耕，飾巾待盡，身還民服，口誦農書，從故里漁樵之遊，拜高年羊酒之賜。忽從廐置，遝奉詔除。所愧忝大門之官，敢愧奪匹夫之志！惟俟奏篇之御，即伸告老之誠。簡牘未終，絲綸已降。半生淹泊，沉舟真閱於千帆；一旦遭逢，開印適當於三日。已扶衰而拜命，旋曳蹇以造廷。茲蓋伏遇某官，德懋忱恂，化均坱圠。作成士類，兼小大而不遺；勸相皇家，泯異同於無迹。澤東漸而西被，功上際而下蟠。才或取於寸長，罪不捐於一眚。故雖幺麽，亦被生成。某敢不頂踵知恩，冰霜勵節。少不自力，坐沉廢者半生；老當告休，悵報酬之無地。

謝費樞密啓

猥被恩綸，躐持從橐。處内閣諏咨之地，繼大門揚歷之榮。揣分奚堪，置慙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迹久困於多言，年已侵於大耋。都門屢入，壯遊恍似於前身；册府再來，衆吏多非其舊識。扶衰殘而就列，刮瞖膜以紬書。非徒莫揜於旁觀，每亦不勝其自媿。惟竢奏篇之御，即伸請老之誠。敢謂遭逢，曲蒙識拔。茲蓋伏遇某官，道尊皇極，學統聖傳。雖吐哺握髮之勞，曾靡遺於一士；然引坐解顔之遇，顧豈在於他人？每屈崇嚴，不移疇昔。爰自東壁圖書之府，俾躋西清鵷鷺之班。驥伏櫪以悲鳴，曩誰念者；犬舐丹而僊去，今乃似之。某燈火尚親，簞瓢未厭。修世官

而不墜，益體上恩，繼家學於寖衰，或傳來裔。庶幾瞑目，無媿初心。

致仕謝丞相啓

優詔許歸，已荷乾坤之造；異恩及幼，更霑雨露之私。非公台力假於敷陳，則草野何從而甄録。感銘刻骨，涕泗交頤。伏念某少乏通材，[1]晚嬰羸疢。史闈八月，常懷愒日之慙；祠禄三時，洊上引年之請。初但虞於煩瀆，旋曲被於矜從。而況從中明降於德音，任子特逾於常制。桑榆已迫，俾華垂白之年；豚犬何能，遽有拾青之幸。里閭歎息，門户敷榮。兹蓋伏遇某官，降命應期，奮庸熙載。告猷于内，時已措於太平；祝鯁在前，禮每加於諸老。亹亹誠明之學，巍巍忠厚之風。坐格華裔之寧，有光簡册之載。故推餘澤，俯及衰門。重念穉兒，雖非異禀。善和之書幸在，敢虚棄於光陰？太常之第可收，尚仰酬於長育。

答權提刑啓

伏審抗章請外，攬轡入東，謂宜因對而復留，故欲馳書而未敢。遽先垂問，莫喻愧心。恭惟某官，英識造微，宏材經遠。學術得前言往行之要，議論有群公先正之風。踐揚早歷於清華，錐能自見；寄任靡辭於叢委，刃每有餘。兹乃勇退急流，旁觀袖手，明刑以弼五教，誦詩而使四方。雖暫試於外庸，顧豈符於僉矚？還節旄於少府，行被詔追；司筆槖於甘泉，孰居公右。某

[1] 「少乏」，原作「乏少」，今據正德本乙正。

退依耕隴，❶密邇臺綱。躬愷悌以宜民，既蒙賜矣；用《春秋》而決獄，行且見之。頌詠惟深，敷陳罔既。

答胡吉州啓

伏以累疏乞歸，既拜賜骸之命；華牋賛喜，更煩泚筆之勞。異書憐老學之勤，厚幣篤嘉賓之禮。顧惟衰悴，曷稱眷私？伏惟某官，絶識超然，英聲籍甚。簡編插架，早推師友之淵源；紳佩在廷，旋慶君臣之際遇。兹暫煩於共理，即歸告於嘉猷。而某已返農疇，愈睽門戟。嘘枯甚寵，徒藏櫝以爲榮；詠德雖深，愧占辭之莫既。

渭南文集卷第十二

❶「依」，原作「衣」，今據正德本改。

渭南文集卷第十三

山陰陸游務觀

書

代二府與夏國主書 癸未正月二十一日，二府請至都堂撰。

隆興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信國公陳康伯等，謹致書夏國主殿下：昔我祖宗與夏世修盟好，豈惟當無事時，共享安平之福，亦惟緩急同休戚，恤菑患，相與爲無窮之託。中更變故，壤地阻絶，雖玉帛之聘弗克往來，然朝廷未嘗忘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禍，輿圖寖歸，會今天子紹登寶位，慨然西顧，宣諭大臣曰：「夏，二百年與國也，豈其不念舊好而忘齊盟哉？」某等恭以國主英武聰哲，聞于天下，是敢輒布腹心于執事，願留神圖之。惠以報音，當告于上，議所以申固歡好者。同心協慮，義均一家，永爲善鄰，傳之萬世，豈不美歟。有少幣儀，具如別幅，伏惟照察。不宣。某等謹白。

貼黄前件事宜，臣等雖已面陳，緣利害至大，陛下反覆省覽，故敢輒具此奏。

上執政書 辛巳四月

某官閤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

爲治世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一日無也。然爲國者每每收取，不忍棄去，豈固爲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爲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歡得喪，一在於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爲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至勤苦，爲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爲己任者，所以不忍棄也。

某小人，生無它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别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絶，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爲新，横騖别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袵，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脱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娱憂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駡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爲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足以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舄，此心歉然，不敢遑寧。

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踐山林鍾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於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賤且愚，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上虞丞相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録，天下以爲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録，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爲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彼有功，吾藉其功，因以厚禄報之。上持禄與位以御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

恭惟大丞相道學精深，力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渾巍巍，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留落十年，乖隔萬里，而終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禄于夔。其行也，故時交友醵緡錢以遺之。硤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代不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所得食，一日禄不繼，則無策矣。兒

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爲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禄之，使粗可活，甚則使可具裝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二婚嫁。不賴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没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於門下。所願持之不摇，行之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上辛給事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爲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爝火不能爲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爲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爲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爲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以娱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棋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於外，氣全力餘，中正閎博，是豈可

容一毫之僞於其間哉？

某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僞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文。文愈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某則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謂其言爲智也。

恭惟閣下以臯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啓迪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絶，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絶於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爲言也。某心之爲邪爲正，庶幾閤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爲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率冒犯，死有餘罪。

答邢司户書

五月二十六日，笠澤陸某頓首再拜復書司户迪功足下：某辱賜書，及聖人之道與古作者之文章，又以世之稱師、弟子而徒事科舉求利禄者爲羞。卓乎偉哉，非某所敢仰望萬一也。某少之日，學文而不工，及其老，妄意於道，亦未敢謂得也。身且弗給，而何以及人？及庸衆人且弗能，其況有以助足下乎？皇恐皇恐。

雖然，足下顧我厚，某其敢有所弗盡。吾曹有衣食祭祀婚嫁之累，則出而求禄，恐未爲非，既不免求禄，則從事於科舉，恐亦未爲可憾。科舉之文，固亦尊王而賤霸，推明六藝而誦説古今。雖小出入，要其歸亦

何負於道哉。若言之而弗踐，區區於口耳而不自得於心，則非獨科舉之文爲無益也。近時頗有不利場屋者，退而組織古語，剽裂奇字，大書深刻，以眩世俗，考其實，更出科舉下遠甚，讀之使人面熱。足下謂此等果可言文章乎？尚不可欺僕輩，安能欺足下哉？

故自科舉取士以來，如唐韓氏、柳氏，吾宋歐氏、王氏、蘇氏，以文章擅天下者，莫非科舉之士也。此無他，徒以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説之可病者，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既久，望而識之矣。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爲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珉其可復欺耶？凡今不利場屋而名古之文者，往往多未嘗識珉者也，又安知玉哉？乃如足下識之可謂精矣，當棄珉剖玉而已。至於聖人之道，足下往昔朝夕所講習者，豈外於是？言之而必踐焉，心之而不徒口耳焉，無餘道矣。某文既不工，聞道又甚淺，則今所以進於左右者，其果近乎？一讀置之，無重吾過。不宣。

答劉主簿書

某才質愚下，又兒童之歲，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爲古學。然方是時，無師友淵源之益，凡古人用心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或始疑其非，終乃大信，或初甚好之，已而徐覺不可者多矣。然亦竟不知所謂是且非者，卒何如也。方竊媿歎，不自意如足下學術文章足以雄長一世者，乃不鄙其愚，而欲與之交，惠然見臨，賜之以言，以爲可與言古學者。文詞偉麗，讀之惕然。

夫道遇乞人，責之千金，足下固過矣，然遂謂足下爲非則不可。往者前輩之學，積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無，以能問於不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該極百家，而不可涯涘。如足下所稱諸公，蓋皆如是也。至中原喪亂，諸名勝渡江，去前輩尚未甚遠，故此風猶不墜。不幸三二十年來，士自爲畦畛甚狹，己所未知者，輒詘薄之，以爲不足學，排抑沮折，惟恐不力。詆窮經者，則曰傳注已盡矣；詆博學者，則曰不知無害爲君子。嗚呼，陋哉！

夫世既未有仁智之足如孔孟而師焉，則亦各出所長，相與講習，從其可者，去其不可者。自六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文詞議論，禮樂耕戰、鍾律星曆、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學，今四方之士亦不可謂無人，雖不能兼該衆長，要爲各有所得，往往皆捐數十年之功，耗心疲力，彫悴齒髮而爲之，豈可易哉？如足下之所已得者，某願就學焉。其未者，頗願與足下從諸君子歷探其所有。足下亦宜盡發所淳蓄，以與朋友共之。某所聞誠最淺薄，亦願再拜以進，惟足下與諸君子之所決擇。使前輩風俗，由吾輩復少振，而狹陋之病，不遂沉痼，豈細事哉？屬兩日苦眩，未得面陳，而先以書布謝，惶恐惶恐。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夜伺便小劫。比官知之，則已分散跳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徧裨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

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爲甚害，所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劫，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劫時，執縛恐迫，計民之寃，與遭大盜亦有何異？

今日偶見一退卒説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没合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劫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爲賊計則多，爲捕賊計則疏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况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内，官兵終不得知。」

某思其言，實中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爲人幾何，逐捕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爲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胸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爲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由是妄殺之禍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而况近歲妄庸者所爲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即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别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益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野次自愛。

答陸伯政上舍書

九月六日，某再拜復書伯政學士宗友兄閣下：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春中蒙見顧，衰疾無聊，不得款承絶塵邁往之論，至今悒悒。忽賢郎上舍携所況書及新詩來，已深開慰，又得雜著詩文一編，置百事讀之，所以開益，殆非一端。古聲不作久矣，所謂詩者，遂成小技。詩者果可謂之小技乎？學不通天人，行不能無愧於俯仰，果可以言詩乎？

僕紹興末在朝路偶與同舍二三君至太一宫，聞中有高士齋，皆名山高逸之士，欣然訪之，則皆扃户出矣。裴回老松流水之間，久之，一丫髻童負琴引鶴而來，風致甚高，吾輩相與言曰：「不得見高士，得見此童亦足矣。」及揖而問之，則曰：「今日董御藥生日，高士皆相率往獻香矣。」吾輩遂一笑而去。今世之以詩自許者，大抵多太一高士之流也。不見笑於人幾希矣，而望其有陶淵明、杜子美之餘風，果可得乎？

雜文數篇，多甲寅以來所著，言論風旨，皆非同乎俗、合乎世者。與平父書，用意尤至，則石守道、李泰伯氣格相上下，而師友淵源，未可以望吾伯政也。然所以告平甫者，尚恐有所含蓄，不欲盡發。此非面莫究。

昨日兒子自城中來，知方伯蓍已卒。天乎，有是哉！計老兄亦同此哀也。賢子表表超絶，當爲名士，不止取科第而已。奉爲宗家，賛喜無已。黄精奇妙，感激千萬。匆匆不既所欲言者，亦坐老憊耳。漸寒，珍重珍重。

答王樵秀才書

十一月二日，山陰陸某再拜復書先輩足下：貢舉之法，擇進士入官者爲考試官。官以考試名，當日夜專心致志以去取士，不可兼莅他事。則又爲設一官，謂之監試。監試麤官不復擇，蓋夫人而可爲也，甚至法吏流外，平日不與清流齒者，亦得爲之。故又設法曰：監試毋輒與考校，則所以待監試可知矣。

某鄉佐洪州，適科舉歲，當以七月到官，遂泊舟星子灣，幾月，聞已鎖院，乃敢進，非獨畏監試事煩，實亦羞爲之。今年在夔府，府以四月試，試前嘗白府帥，願得移疾，已見許矣，會部使者難之。某駑弱，畏以避事得罪，遂黽勉入院。某與諸試官皆不相識，惴惴恐其以侵官犯律令見詬，自命題至揭榜，未嘗敢一語及之。不但不與也，間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遭塗抹疵詆，令人氣湧如山。然歸臥室中，財能向壁歎息。蓋再三熟計，雖復强聒，彼護短者決不可回，但取詬耳，若可回，雖詬固不避也。

如足下之文，又不止可愛，誠可敬且畏者。而一旦以疑黜，此豈獨足下不能無言，雖試官與拔解諸人，亦嘖嘖稱屈。某至是直欲以麤官不與考試自恕，其可乎？將因紹介再拜請罪於門墻而未敢也。不圖足下容之察之，更辱賜書，講脩朋友之好，而以前者不能無言爲悔。方是時，使足下遂能無言，固大善。然士以功名自許，非得一官，則功名不可致。雖決當黜，尚悒悒不能已，况以疑黜乎？某往在朝，見達官貴人免去，不憂沮者蓋寡。彼已貴，雖免，貴固

在，其所失孰與足下多？然猶如此。今乃責足下以不少動心，亦非人情矣。前輩有錢希白，少時試開封，得第二。希白豪邁，自謂當第一，乃詣闕上書詆主司。當時不以爲大過，希白卒爲名臣。夫科舉得失爲重，高下細事耳，希白不能忍其細，而責足下默默於其重者，可不可耶？是皆已往事，不足復言。區區仰歎足下才氣，思有以奉廣，故詳及之。某，吴人，凡吴之陸皆同譜，所謂四十九枝譜是也。如龍圖公雖差遠，顧尚可紀，則於足下亦有瓜葛。蒙敦篤，尤感。旦暮詣見，先此爲謝。

渭南文集卷第十三

渭南文集卷第十四

山陰陸游務觀

序

容齋燕集詩序

廉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既成，置酒落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而天，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爲何如？」

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爲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彥士執贄求見者，肩摩而袂屬，車騎雍容，行者趨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傲色不至於目，嫚言不接於耳。方是時，容物固無甚難也。及轉徙江湖，白首下吏，舍於邸者争席，遇於途者相誰何，則公之容固難矣。至於罹口語，絓吏議，少年之喜謗前輩者，鬨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問所以能此者，何也？」

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客而驩然，遇酒而醺然，遇怒罵姍侮，如風葉之過吾前，候蟲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説乎？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箕倨，角觝者裸裎，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爲此者非嫚耶？此吾所謂以其情容之也。世有服讒蒐慝，習於爲惡，勇於爲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

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獨何怪？」於是坐客媿且歎曰：「吾儕誠小人哉。」

某在衆人中，尤號褊率，蓋屢歎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某爲序。既不得辭，則因以識其媿，將覽觀之，以自儆焉。

京口唱和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壬申，許昌韓無咎以新番陽守來省太夫人於潤。方是時，予爲通判郡事，與無咎別蓋逾年矣，相與道舊故，問朋遊，覽觀江山，舉酒相屬，甚樂。

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無咎以考功郎徵，念別有日，乃益相與遊。遊之日，未嘗不更相和答，道群居之樂，致離闊之思，念人事之無常，悼吾生之不留。又丁寧相戒以窮達死生毋相忘之意。其詞多宛轉深切，讀之動人。嗚呼！風俗日壞，朋友道缺，士之相與如吾二人者，亦鮮矣。凡與無咎相從六十日，而歌詩合三十篇。然此特其略也，或至於酒酣耳熱，落筆如風雨，好事者從旁掣去，他日或流傳樂府，或見於僧窗驛壁，恍然不復省識者，蓋又不可計也。潤當淮江之衝，予老，益厭事，思自放於山巔水涯，與世相忘。而無咎又方用於朝，其勢未能遽合。則今日之樂，豈不甚可貴哉？予文雖不足與無咎並傳，要不當以此廢而不録也。二月庚辰，笠澤陸某務觀序。

送關漕詩序

李固、杜喬、臧洪之死，士以同死爲榮。范文正之貶，士以不同貶爲耻。今著作之免歸也，御史以風聞言之，天子以無心聽之，與前事固大異，而坐客賦詩或危之，何也？風俗異也。某既列名衆詩之次，又承命作序，二罪當併按矣。乾道六年十二月七日，笠澤陸某序。

雲安集序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濼水而表歷山，其山川雜見於《春秋》、《孟子》、《史記》諸書。舜之遺迹，蓋至于今可考。士生其間，多通儒名卿秀傑之士，而以筆墨馳騖相高，往往多清麗雄放警絶之詞，與山川稱，若今夔府連帥王公是已。公自少時，寓祕閣直，晚由尚書郎長三院御史，出牧于夔，實督硤中十五郡。資忠厚故政令簡，心樂易故民夷親。乃因暇日，登臨矚望，裴徊太息，吊丞相之遺祠，想拾遺之高風，醉墨淋漓，放肆縱横，實爲一代傑作。

顧夔雖號大府，而荒絶瘴癘，户口寡少，曾不敵中州一下郡。如某輩又以憂患留落，九死之餘，才盡志衰，欲强追逐公後而不可得。向使公當承平時，爲并爲雍，爲鎮爲定，盡得四方賢士大夫以爲賓客，相與覽其河關之勝，以騁筆力，則公衆作森列，豈特此而已哉？雖然，是猶未也，必極公之文，弦歌而薦郊廟，典册而施朝廷，然後曰宜。今乃猶嘯詠於荒山野水之濱，追前世放逐羇旅之士而與之友，雖小夫下吏，或

幸得之。於虖！是可歎歟。

公以乾道七年八月移牧永嘉，行有日，奉節令右從政郎普慈安卨袁公在郡文章若干篇，爲《雲安集》，且屬通判州事左承議郎山陰陸某爲序。十月二十六日序。

送范西叔序

乾道壬辰二月，予道益昌，始識范東叔。後月餘，遂與東叔兄西叔爲僚於宣威幕府。又三月，西叔以樞密使薦，趣召詣行在所。二君皆中書侍郎滎公孫也。昔滎公對制策於治平，爭詔獄於熙寧，論河事、邊事、刑名、赦令於元祐，雖用舍或小異，而要皆不合，故用不極其材以没。没又列黨籍，其門户爲世排詆諱惡者幾四十年。又四十年，而西叔兄弟始復奮發，爲蜀知名士。世之論盛衰者，謂人衆勝天，天定亦勝人，予獨鄙此説。夫盛衰皆天也，人何與焉？天將禍人之國，則小人得志，而君子廢；其將福之也，則君子見用，而小人絀。國有禍福，而君子無屈伸，彼區區者，乃誠謂天與人以衆寡疾徐爲勝負，豈不可悲也哉？

九月丁丑，西叔始東下，同舍相與臨漾水，置酒賦詩，而屬予爲序。夫吾曹之望於西叔所以繼滎公者，豈獨爵位隆赫，文辭行中朝而已哉？雖然，予與西叔，皆黨籍家也。既以勵西叔，亦以自勵，且勵吾東叔云。

東樓集序

余少讀地志，至蜀漢巴僰，輒悵然有遊歷山川、攬觀風俗之志。私竊自怪，以爲異

時或至其地以償素心，未可知也。歲庚寅，始泝硤至巴中，聞竹枝之歌。後再歲，北遊山南，憑高望鄠、萬年諸山，思一醉曲江渼陂之間，其勢無繇，往往悲歌流涕。又一歲，客成都唐安，又東至于漢嘉，然後知昔者之感，蓋非適然也。到漢嘉四十日，以檄得還成都。因索在笥，得古律三十首，欲出則不敢，欲棄則不忍，迺叙藏之。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務觀叙。

范待制詩集序

石湖居士范公待制敷文閣來帥成都，兼制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成都地大人衆，事已十倍他鎮，而四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控秦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變故於呼吸顧眄之間。以是，莫府率窮日夜力，理文書，應期會，而故時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及公之至也，定規模，信命令，弛利惠農，選將治兵，未數月，聲震四境，歲復大登。莫府益無事，公時從其屬及四方之賓客飲酒賦詩。公素以詩名一代，故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被之樂府弦歌，或題寫素屏團扇，更相贈遺，蓋自蜀置帥守以來未有也。

或曰：「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餘篇，號《西征小集》，尤雋偉，蜀人未有見者，盍請於公以傳？」屢請而公不可，彌年乃僅得之。於是相與刻之，而屬某爲序。淳熙三年上巳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參議官山陰陸某序。

持老語録序

持禪師，明州鄞人，世爲士，一旦，棄髮鬚，學佛，得法於白牛卿。初住餘姚法性，數年忽謝去。越牧欲以雍熙邀致，疑不就，試一問之，師欣然曰：「願即得檄。」牧大喜。師懷負包笠，即日徒步入院，秉節如金石，説法如雷霆，雖從之遊者不過四五十輩，而名震吴越，盡交一世名卿賢大夫。予先君會稽公知之最深。予時甫數歲，侍先君旁，無旬月不見師，至今想其抵掌笑語，瞭然在目前，夷粹真率，真山林間人也。後又徙居雪竇、護聖二山，年德益高，如徑山杲公輩，[1]皆以丈人行尊事之。其滅也，談笑如平時，蓋以真率爲佛事者耶？

得法弟子子詢行光、如寂廣勲，或出世説法，或遁迹衆中，皆不幸早逝去。而法揚用璋獨在揚，於是亦住護聖，巋然爲叢林耆宿。璋老且病，猶自力刻師語録，且合辭屬予爲序。師可謂有子矣。予以先君故，不敢辭。淳熙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序。

師伯渾文集序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爲，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既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摇江山，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

[1]「杲」，原作「果」，今據華氏本改。

墨燥，如春龍奮蟄，奇鬼摶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子懷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

嗚呼！伯渾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于朝，而卒爲忌者所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即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旼、徐復輩，賜散人號，書其事于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橈，當不遺力，徙比景，輸左校，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優遊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憾。

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鉅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得施，顧退而爲山巔水涯娛憂紓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伯渾歎也。」淳熙某月某日，山陰陸某序。

晁伯咎詩集序

傳密居士東里晁公伯咎詩四百六十有一篇，其孫教授君百談集爲四卷以授予，請序卷首。

伯咎少以文學稱，自其諸父景迂具茨先生皆歎譽之。諸公貴人亦往往聞其名，顧黨家不敢取。靖康之元，黨禁解，伯咎召爲開封掾，且顯用矣，阻兵不能造朝。比乘輿過江，中原方兵連不解，士大夫多以甲兵錢穀進。故家名流，乃見謂不切事機。伯咎落江湖者數年，久之，雖起，乘傳嶺海，復

坐微文斥，卒棄不用以死。而伯咎傲睨憂患，不少動心，方扁舟往來吴松，嘯歌飲酒，益放於詩。其名章秀句，傳之士大夫，皆以爲有承平臺閣之風。蓋晁氏自文元公以大手筆用於祥符、天禧間，方吾宋極盛時，封太山，禮百神，歌頌德業，冶金伐石，極文章翰墨之用。汪洋渟滀，五世百餘年，文獻相望，以及建炎、紹興，公獨殿其後。又少時所交，皆中州名勝，講習磨礲之益深矣。是豈寠書生聞見局陋者敢望其涯哉？伯咎學問贍博，胸中恢疏，勇於爲義，視死生禍福無如也。至他文亦皆豪奇，不獨其詩可貴，尚力求而盡傳之。

伯咎諱公邁，仕至某官。淳熙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山陰陸某序。

長短句序

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瑟笙磬猶在也。及變而爲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謡、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予少時汩於世俗，頗有所爲，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絶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掩，因書其首以識吾過。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

徐大用樂府序

古樂府有《東武吟》，鮑明遠輩所作，皆

名千載。蓋其山川氣俗，有以感發人意，故騷人墨客得以馳騁上下，與荆州、邯鄲、巴東、三峽之類，森然並傳，至于今不泯也。

吾友徐大用，家本東武，呼吸食飲於邦淇之津，蓋有以相其軼思者。故自少時，文辭雄於東州。比南歸，以政事議論，顯聞薦紳，顧不肯輕出其文以沽世取富貴，三十年猶屈治中别駕，澹然莫測涯涘。獨於悲驩離合，郊亭水驛，鞍馬舟楫間，時出樂府辭，贍蔚頓挫，識者貴焉。或取其數百篇，將傳於世，大用復不可，曰：「必放翁以爲可傳，則幾矣。不然，姑止。」予聞而歎曰：「温飛卿作《南鄉》九闋，高勝不減夢得《竹枝》，訖今無深賞音者，予其敢自謂知君哉？獨感東武山川既墮胡塵中，而大用之才久伏不耀，故爲之一言。」紹熙五年三月庚寅，笠澤陸某務觀序。

吕居仁集序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遼絶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于海。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於是也。故《爾雅》謂河出崑崙虚，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某至蜀，窮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絶，不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蓋亦若是。惟其上探虙羲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以遠絶，不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而無媿。凡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不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

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

媿前輩。如故紫微舍人東萊吕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躓，學愈進，因以其暇盡交天下名士，其講習探討，磨礲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閎肆，兼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於時，在西掖嘗兼直内庭，草趙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檜。秦公自草日曆，載公制辭以爲罪，而天下益推公之正。公平生所爲詩，既已孤行於世，嗣孫祖平又盡裒他文凡若干首爲若干卷，而屬某爲序。

某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遠遊，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淵源殆自吕紫微，恨不一識面。某於是尤以爲恨，則今得託名公集之首，豈非幸歟。慶元二年九月既望，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山陰陸某謹序。

佛照禪師語録序

拙庵禪師以佛法際遇孝宗皇帝，問答之語，既刻金石傳天下久矣，晚，庵居阿育王山中，其徒相與盡裒五會所説法，凡數萬言，爲五卷，遣侍者正球走山陰澤中，請某作序。某曰：拙庵之道，棟梁大法，無語可也。拙庵之語，雷霆百世，無録可也，又何以序爲哉？然五會之外，别有一會，數萬言之外，别有一句。是可録，是不可録，諸人試下語。若也道得，老農贊歎有分。慶元三年九月壬子，陸某謹序。

趙祕閣文集序

漢孝武帝好文，淮南王安以高帝孫爲諸侯王，而學問文辭在漢庭諸儒甲乙中。其所著《大》《小山》，至與《雅》、《頌》、《離騷》並。魏陳思王、唐太白、長吉，則又以帝子及諸王孫，落筆妙古今，冠冕百世。河出崑崙虚，首四瀆，經天下以入于海，彼源委固自不同，無足異也。

宋興，宗室深居宮中，不與外庭接，故雖博學軼材，不得著見，然以詩文飛白書詔藏祕府者，亦不乏人。熙寧、元豐間，始與群臣並進于朝，積數十年，而德麟伯山，屬文英妙，寖見推於諸公間矣。漢王五世孫祕閣公，諱不拙，字若拙，少以進士奮，主司及流輩皆伏其工。初，苦貧無以養，乃教授諸生以自給，其勤苦殆有非寠人子所堪者。既得第，猶不廢也。晚入蜀爲州，遂持使者節，學益不厭，文益妙。予行南充、閬中、小益至成都，歷山郵津亭，及浮屠老子之廬，見穹碑巨版，多公遺文，每觀之至忘食。已而故尚書孫公仲益、端明汪公聖錫、侍御王公龜齡文益出於世，往往見公名字於其間，許與甚至，然後知天下自有公論也。

公之子善發、善零，皆取世科。善發字正己，尤以文學稱。其爲漢州判官也，囊公之文，萬里請予於山陰澤中，曰：「願有以冠篇右。」顧公平生知己久已凋落，予材下，徒以後死，不得讓，媿可量哉。慶元六年三月丁巳，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山陰陸某序。

方德亨詩集序

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有才矣，氣不足以御之，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媿，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予自少聞莆陽有士曰方德亨，名豐之，才甚高，而養氣不橈。吕舍人居仁、何著作搢之皆屈行輩與之遊。德亨晚愈不遭，而氣愈全，觀其詩，可知其所養也。既殁若干年，待制朱公元晦，以書及德亨之詩示予於山陰，曰：「子爲我作《德亨集》序。」往時，有方昀者，與德亨同族，爲予言：德亨遇疾，卒於臨安逆旅。垂困，猶能起坐，正衣冠，手自作書與其族人官臨安者，使買棺。棺至，乃殁，色辭不異平日。非養氣之全，能如是乎？請以是爲序。慶元六年四月丁酉，山陰陸某序。

會稽志序

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千歲，而我高宗皇帝御龍舟，横濤江，應天順動，復禹之跡。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群盜削平，强虜退遁。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爲府，冠以紀元。大駕既西幸，而府遂爲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首。地望蓋視長安之陜、洛，汴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領浙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者，不可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攢殿，相望於鬱葱佳氣中。朝謁之使，艫銜轂擊。中原未清，今天下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荆、揚、梁、益、潭、

廣，皆莫敢望也。則山川圖諜，宜其廣載備書，顧未暇及者，繇數十年。大卿沈公作賓、待制趙公不迹，繼爲守，皆慨然以爲己任。乃與通判軍事施君宿、安撫司幹辦公事李君兼、韓君茂卿及郡士馮景中、邵持正、陸子虡、王度、朱鼐等，上參《禹貢》，下考太史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道釋之書，稗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恍惚之説，秦漢晉唐以降金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於文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是雖本之圖經，圖經出於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爲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之，而屬某爲之序。嘉泰元年二月庚子，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謹序。

渭南文集卷第十四

渭南文集卷第十五

山陰陸游務觀

序

施司諫注東坡詩序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以列於經，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注。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注者數家，然概不爲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注宋子京、黄魯直、陳無己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説。

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著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遥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黄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

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歎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

後二十五六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絶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託，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陰老民陸某序。

達觀堂詩序

朝請郎致仕吳公景先，少嘗從洛川先生朱公希真問道，朱公爲名所居堂曰「達觀」，手書以遺之。且賦詩一章，屬之曰：「子爲人深静簡遠，不富貴，必壽考，故吾以此事相期。」景先出仕五十年，不求速化，不治生産，位僅至二千石。晚爲東諸侯客，遂引年以歸，距八十不遠，望其容貌，不腴不瘠，視聽步趨如五六十人，非得朱公密傳親付，殆不能爾。朱公之逝甚異，世以爲與尹先覺、譙天授、蘇養直俱解化僊去，則吾景先亦其流亞歟？自朱公賦詩後，士大夫繼作凡若干篇，屬予爲序。嘉泰二年十一月癸丑，放翁陸某務觀序。

梅聖俞别集序

宛陵先生遺詩及文若干首，實某官李兼孟達所編緝也。先生當吾宋太平最盛時，官京洛，同時多偉人巨公，而歐陽公之文、蔡君謨之書與先生之詩，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文如尹師魯，書如蘇子美，詩如石曼卿輩，豈不足垂世哉？要非三家之比，此萬世公論也。先生天資卓偉，其於詩，非待學而工，然學亦無出其右者。方落筆時，置字如大禹之鑄鼎，練句如后夔之作樂，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使後之能者欲學而不得，欲贊而不能，況可得而譏評去取哉？歐陽公平生常自以爲不能望先生，推爲詩老。王荆公自謂《虎圖詩》不及先生包鼎畫虎之作，又賦《哭先生詩》，推仰尤至。晚集古句，獨多取焉。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雖然，使本無此三公，先生何歉？有此三公，亦何以加秋毫於先生？予所以論載之者，要以見前輩識精論公，與後世妄人異耳。會李君來請予序，故書以予之。嘉泰三年正月己卯，山陰陸某序。

楊夢錫集句杜詩序

文章要法，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遠，非用力精到，則不能造也。前輩於《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久之乃能超然自得。今後生用力有限，掩卷而起，已十亡三四，而望有得於古人，亦難矣。楚人楊夢錫才高而深於詩，尤積勤杜詩，平日涵養不

離胸中，故其句法森然可喜。因以暇戲集杜句。夢錫之意，非爲集句設也，本以成其詩耳。不然，火龍黼黻手，豈補綴百家衣者耶？予故爲表出之，以告未深知夢錫者。

嘉泰三年正月丁亥，笠澤陸某務觀序。

陸伯政山堂類稿序

古之學者，始於家塾鄉校，[1]而貢於天子之辟雍；始於抱關擊柝，而至於公卿；始於賦物銘器、師旅會盟之辭，而至於陳謨作誥。其所遇雖不同，然於明聖人之道，闡性命精微之理，則一也。周衰，道術裂於百氏，士各以所見著書授徒，於是稽之堯、舜、禹、文王、周公、孔子之遺書，始有大不合者。今六經散缺不全，而諸子之書則往往具在。又其辭怪偉辯麗，足以動蕩世之耳目。乃欲學者之文辭一合於道，而不悖戾於經，可謂難矣。

吾宗伯政，諱焕之，唐丞相文公希聲之九世孫。文公上距丞相元方五世，中間子孫遇五季之亂，獨不失譜，至今世次皆可序述。伯政家世爲儒，力學篤行，至老不少衰。所爲文，皆本六經，無一毫汩於釋老。雖其徒有從之求文者，伯政尊所聞，猶毅然不爲之貶。至如楊公時，近世名儒，獨以立論少入釋老，伯政正色斥之，不遺餘力。使死而有知，吾伯政有以見周公、孔子矣。其孤集遺文爲二十卷，來請予爲序。伯政之文，可稱述者衆，予獨言其學術文辭之正以序之，尚不失斯人之本意，又進其子孫云。

嘉泰四年二月丁巳，笠澤陸某謹序。

[1]「塾」，原作「熟」，今據正德本改。

普燈録序

粤自曠大劫來，至神應迹，開示天人，未有不以文字語言相授者。今七佛偈，是其一也。至於中夏，則三十萬年之前，包犧氏作，已畫八卦造書契矣。釋迦之興，固亦無異。今一大藏教，可謂富矣，乃獨於最後舉華示其上足弟子迦葉，迦葉欣然一笑，不立文字，不形言語，謂之正法眼藏。師舉華而傳，弟子一笑而受，既書之木葉旁行之間矣，亦未見其與古聖異也。豈謂之文而非文，謂之言而非言耶？

昔有《景德傳燈》三十卷者，蓋非文之文，非言之言也。此門一開，繼者相望，其尤傑立者，《續燈》、《廣燈》二書也。然皆草創簡略，自爲區别，雖聖君賢臣之事，有不能具載者。獨旁見間出於諸祖章中，識者以爲恨。吴僧正受始著《普燈》，凡十有七年，成三十卷，前日之恨，毫髮無遺矣。而尤爲光明崇顯者，我祖宗之明詔睿藻，裒集周悉，一一皆有據依，足以傳示萬世，實爲大訓，其有功於釋門最大。方且上之御府，副在名山，而又以其副示某，俾得紀述梗概于後。某自隆興距嘉泰，五備史官，今雖告老，待盡山澤，猶於祖宗遺事，思以塵露之微，仰足山海，不自知其力之不逮也。嘉泰四年三月乙酉，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伯户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澹齋居士詩序

《詩》首國風，無非變者，雖周公之《豳》

亦變也。蓋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爲詩。不然，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杜甫、李白，激於不能自已，故其詩爲百代法。國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堯臣、石延年棄不用，蘇舜欽、黄庭堅以廢絀死，近時江西名家者，例以黨籍禁錮，乃有才名，蓋詩之興本如是。

紹興間，秦丞相檜用事，動以語言罪士大夫。士氣抑而不伸，大抵竊寓於詩，亦多不免。若澹齋居士陳公德召者，故與秦公有學校舊，自揣必不合，因不復與相聞，退以文章自娱。詩尤中律吕，不怨不怒，而憤世疾邪之氣，凛然不少回撓。其不坐此得禍，亦僅脱爾。及秦氏廢，始稍起，爲吏部郎，爲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遽没于官。後四十餘年，有子知津爲高安守，最其詩，得三卷，屬某爲序。某少識公於山陰，方公召還，嘗以詩贈別。及公爲郎時，故相湯岐公一日語公曰：「陸務觀別君詩方傳世。」非公之賢，何以發其語如此？時紹興己卯歲也。因高安之請，重以感欷，某於是年八十有一矣。開禧元年九月，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序。

傅給事外制集序

國家自崇寧來，大臣專權，政事號令不合天下心，卒以致亂。然積治已久，文風不衰，故人材彬彬，進士高第及以文辭進於朝者，亦多稱得人，祖宗之澤猶在。黨籍諸家爲時論所貶者，其文又自爲一體，精深雅健，追還唐元和之盛。及高皇帝中興，雖披荆棘，立朝廷，中朝人物悉會於行在。雖中

原未平，而詔令有承平風，識者知社稷方永、太平未艾也。

故給事中傅公，以是時典西省文書，得名尤盛。公天資忠義絶人，自東夷寇逆滔天，建炎中大駕南渡，虜吞噬不遺力，幾犯屬車之塵。公眇然書生，位未通顯，獨涕泗感激，請提孤軍，横遏虜衝，衛乘輿，論功埒諸大將。及駐蹕會稽，公遂爲浙東帥，始隱然有大臣望，雖擯斥不容，而士論愈歸。及在東省，御史力詆去之，然猶知公爲一代大儒，蓋公論不可掩如此。

公遺文百餘卷，嗣孫穉貧甚，手自鈔録，以傳後世。未能竟，乃先緝外制數百篇，屬某爲序。公之文，固天下所願見而取法。某未成童時，公過先少師，每獲出拜侍立，被公教誨，距今七十餘年，幸猶後死，得論序公文，亦幸矣。某聞文以氣爲主，出處無媿，氣乃不橈。韓柳之不敵，世所知也。公自政和訖紹興，閲世變多矣，白首一節，不少屈於權貴，不附時論以苟登用。每言虜、言畔臣，必憤然扼腕裂眥，有不與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縮者，輒正色責之若讎。一時士氣，爲之振起。今觀其制告之詞，可概見也。公諱崧卿，字子駿。於虖賢哉！開禧元年九月某日，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聞鼙録序

元豐初，置武學，先太師以三館兼判學事。今學制規模多出於公，而策問亦具載家集中。後百餘年，某從子朴作《聞鼙録》若干篇，論孫吳遺意，欲上之朝，且乞序於

某。某懦且老，非能知武事者。朴許國自奮之志，亦某所媿也，乃從其請。開禧元年十一月丁卯，陸某序。

周益公文集序

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異。將使之發册作命，陳謨奉議，則必畀之以閎富淹貫温厚爾雅之才，而處之以帷幄密勿之地。故其位與才常相稱，然後其文足以紀非常之事，明難喻之指，藻飾治具，風動天下，書黄麻之詔，鏤白玉之牒，藏之金匱石室，可謂盛矣。若夫將使之闡道德之原，發天地之秘，放而及於鳥獸蟲魚草木之情，則畀之才亦必雄渾卓犖，窮幽極微。又畀以遠遊窮處，排擯斥疏，使之磨礲齟齬，瀕於寒餓，以大發其藏，故其所賦之才，與所居之地，亦若造物有意於其間者。雖不用於時，而自足以傳後世。此二者，造物豈真有意哉？亦理之自然，古今一揆也。

大丞相太師益公，自少壯時，以進士博學宏詞疊二科起家，不數年，歷太學三館。予實定交於是時，時固多豪儁不群之士，然落筆立論，傾動一座，無敢嬰其鋒者，惟公一人。中雖暫斥，而玉煙劍氣三秀之芝，非窮山腐壤所能湮没，復出於時，極文章禮樂之用。絶世獨立，遂登相輔，雖去視草之地，而大詔令典册，孝宗皇帝猶特以屬公。於虖！聖主之心，亦如造物，非私公以富貴。蓋大官重任，不極不久，則無以盡公之才也。

公既薨逾年，公之子綸以公遺文號《省齋文稿》者，屬予爲之序。公在位久，崇論竑議，豐功偉績，見於朝廷，傳之夷狄者，何

可勝數？予獨論其文者，墓有碑，史有傳，非集序所當及也。開禧元年十二月甲子，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宣城李虞部詩序

宣之爲郡，自晉唐至本朝，地望常重。來爲守者不知幾人，而風流吟詠，謝宣城實爲之冠。生其鄉者幾人，而歌詩復古，梅宛陵獨擅其宗。此兩公蓋與敬亭之山俱不磨矣。故宣之士多工於文，而五七字爲尤工。唐有李推官，以詩名當代。其家傳遺詩得數百篇，以詩考之，蓋與皮、陸同時歟？自推官後，世世得能詩聲。當元豐間，有虞部公作詩益工。推官清新警邁，極鍛鍊之妙，而虞部則規摹思致，宏放簡遠，自宛陵出。如劉子駿文學，不盡與父同，議者亦不能優劣之也。予得其兩世遺編於虞部之曾孫臨海太守兼，字孟達。孟達固詩人，蓋淵源二祖而能不媿者。推官、虞部之家世諱字與其學術行治，蓋各見於其墓刻家牒，予獨志其詩云。開禧三年六月丙午，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曾裘父詩集序

古之説詩曰言志，夫得志而形於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謂志也。若遭變遇讒，流離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傷，憂時閔己，託情寓物，使人讀之，至於太息流涕，固難矣。至於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誣不懟，發爲

文辭，沖澹簡遠，讀之者遺聲利，冥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豈不又難哉？如吾臨川曾裘父之詩，其殆庶幾於是乎。

予紹興己卯、庚辰間，始識裘父於行在所。自是數見其詩，所養愈深，而詩亦加工。比予來官臨川，則裘父已没。欲求其遺書，而予蒙恩召歸，至今以爲恨。友人趙去華彦穮寄裘父《艇齋小集》來，曰：「願序以數十語。」然裘父得意可傳之作，蓋不止此。遺珠棄璧，識者興歎。去華爲郡博士，尚能博訪之，稍增編帙，計無甚難者，敢以爲請。裘父諱季貍，及與建炎過江諸賢游，尤見賞於東湖徐公。嘉定元年二月丁酉，山陰陸某序。

送巖電道人入蜀序

王衍一生酣豢富貴，乃以口不言錢自高。巖電本張氏子，施藥説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姓錢，以滑稽玩世。古今相反有如此者。忽來告放翁，言將西入蜀，乃書以遺之。他日到青城、大峨、霧中、鵠鳴諸名山，見孫思邈、朱桃椎、張四郎、尒朱先生、姚小太尉、譙天授、尹先覺輩，有問放翁安否者，可出此卷，相與一笑。

邢芻甫字序

《衛詩》美武公之德一章曰：「瞻彼淇奥，緑竹猗猗。」終之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淇，大川也，見淇而思武公，可也。

王芻、萹竹，草之微者，亦見而思焉，則思之至矣。此所謂「終不可諼兮」者歟？吾友邢子名淇，請字於予。予復之曰：士之仕者，能使一國一邑之人安其政而無怨疾嘲譏，亦已難矣。況見其鄉閭而咨嗟追慕，豈不甚難哉？今衛人於武公，見其地而思之，見其草木而思之，見其草之微者如王芻、萹竹而思之，況遇其子孫，又將何如哉？人不我忘，於我何加？然使人不怨疾嘲譏，又咨嗟追慕，久而不忘，必有以得之矣。故爲士者，於此不可不知勉也。請字子曰芻甫，芻甫勉之。仕而使一國一邑之人不忘，相處而使鄉閭黨友不忘，相與記其行事以爲法，傳其言論風指，誦習而勉於善，豈不美哉！嘉定元年四月己未，山陰陸某序。

曾温伯字序

堯舜去今遠矣，其言傳于今者蓋寡，惟「直而温」與「寬而栗」之言再見焉。方是時，教化之所覃，人才之所慕，全德如夔、臯陶所言，是豈戒其不足哉？至商周之間，始有得聖人之清、聖人之和者，清近直，和近温，則既分而爲二矣。若漢汲長孺事君無隱，天下謂之直，然去古之全德，又益以遠。贛川曾君黯，方其入家塾也，大父大卿公用蘇子由、張芸叟字其子孫例，字之曰温伯，蓋以古全德訓之。有其義而亡其說。温伯請於予曰：「願有以補之，以終大父之意。」予慨然歎曰：「自大卿至温伯，三世傳嫡，德亦克肖，其有以承此訓矣。序其敢辭。」嘉定元年五月辛酉，山陰陸某序。

天童無用禪師語錄序

虙羲一畫，發天地之祕；迦葉一笑，盡先佛之傳。浄名一默，曾點一唯，丁一牛刀，扁一車輪，臨濟一喝，德山一棒，妙喜一竹篦子，皆同此關捩，但恨欠人承當。天童無用禪師蓋卓爾能承當者，未見妙喜大事已畢，豈有住山示衆之語可累編簡哉？放翁謂若不投之水火，無有是處。惟韓退之所云「火其書」，其語差似痛快，又恐退之亦止是說得耳。五百年後，此話大行，方知無用與放翁却是同參。嘉定元年秋九月丙辰序。

陳長翁文集序

漢之文章，猶有六經餘味。及建武中興，禮樂法度粲然如西京時，惟文章頓衰。自班孟堅已不能望太史公之淳深，崔、蔡晚出，遂墮卑弱，識者累欷而已。我宋更靖康禍變之後，高皇帝受命中興，雖艱難顛沛，文章獨不少衰。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娛憂紓憤，發爲詩騷，視中原盛時，皆略可無媿，可謂盛矣。久而寖微，或以纖巧摘裂爲文，或以卑陋俚俗爲詩，後生或爲之變而不自知。方是時，能居今行古，卓然傑立於穨波之外，如吾長翁者，豈易得哉？其子師文來乞予爲長翁集序，乃寓吾歎以慰其子，且以慰長翁於地下云。長翁，高郵陳氏，諱造，字唐卿。嘉定二年三月丁巳，渭南伯陸某務觀序。

渭南文集卷第十五

渭南文集卷第十六

山陰陸游務觀

碑

成都府江瀆廟碑 淳熙四年五月一日

自古水土之功，莫先乎禹，紀其事，莫備乎《禹貢》之篇。《禹貢》之所載，莫詳乎江漢，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曰「岷山導江」。某嘗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兩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遊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夷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而漢過三澨，至大別之麓，亦卒附江以達于海。故江爲四瀆之首，三代典祀，秩視諸侯，而楚大國，亦以爲望，有事必禱祠焉，可謂盛哉。成都自唐有江瀆廟，其南臨江。唐末，節度使高駢大城成都，廟與江始隔。歷五代之亂，淫昏割裂，神弗受職，廟亦弗治。

宋興，乾德三年，平蜀。越八年，當開寶六年，有詔自京師繪圖遣工，侈大廟制。傑閣廣殿，脩廊邃宇，聞於天下。慶曆七年，故太師忠烈潞公以樞密直學士來作牧，則又築大堂，並廟東南，以爲徹祭飲福之所，而廟益宏麗矣。厥後雖婁繕治，有司不力，寖以大壞。上漏旁穿，風雨入屋，支傾苴罅，苟偷歲月。

淳熙二年六月，今尹敷文閣待制范公

之始至也，躬執牲幣，祗肅祀事。既退，讀開寶中修廟碑，惕然改容，曰：「此太祖皇帝之詔，敢弗虔。」南出登堂，見忠烈公之識，則又歎曰：「潞國予自出也，敢弗嗣。」始有葺廟意矣。會歲旱，公潔齋以禱，曰：「三日而雨，且大治祠宇以報。」如期，高下洽足，歲以大穰，公饒私餘，蠻夷順服。乃自三年某月庀工，訖四年五月廟成。總其費，木以章計者，八千一百二十有八；竹以箇計者，四万九千四百七十；甎甓釘以枚計者，十八万七千七百二十有四；丹青黝堊以斤計者，一万八十有七；梓匠役徒以口計者，二万三千八百。爲屋二百有九間，墻六千八百七十尺。廟之制度，復還開寶、慶曆之盛，而有加焉。於是府之屬吏來請其刻文麗牲之石，且繫以詩。詩曰：

井絡之躔，下應岷山。蟠踞華夷，江出其間。奔蹴三峽，放于荆楊。我考禹跡，九州茫茫。千礎之宫，肇自開寶。吏靡嚴恭，庭有茀草。范公來止，事神是力。廟未克成，當食太息。江流東傾，于海朝宗。廟成公歸，與江俱東。壯哉湯湯，環我蜀城。萬古不竭，亦配公名。

行在寧壽觀碑

紹興二十年十月，詔賜行在三茆堂名曰寧壽觀，❶因東都三茆寧壽院之舊也。初，章聖皇帝建會靈觀，實爲崇奉之始。至是，高宗皇帝方躋天下於仁壽之域，尤垂意焉。迺命道士蔡君大象知觀事，蒙君守亮

❶「茆」，原作「苑」，今據華氏本改。下「茆」字同。

副之。許其徒世守，又命中貴人劉君敖典領，置吏胥，給清衛兵，略用大中祥符故事。後十年，敖遂請棄官，專奉寧壽香火，詔如所請，賜名能真，改左右街都道録，仍領觀事，實又用至道中内侍洪正一故事。上心眷顧，每示優假如此。然迨今歲月寖久，未有紀之金石以侈上賜者。紹熙五年六月，知觀事沖素大師邵君道俊，始礲石來請某爲文，傳示後世。某實紹興朝士，叓得對行殿，同時廷臣，零落殆盡，某適後死，獲以草野之文，登載盛事，顧不幸歟。

伏觀寧壽觀實居七寶山之麓，表裏湖江，拱輔宫闕，前帶馳道，後枕崇阜，盡得都邑之勝。廣殿中峙，脩廊外翼，雲章寶室，籤帙富麗，浩浩乎道山蓬萊之藏也。鍾經二樓，翬飛霄漢，飄飄乎化人中天之居也。金符象簡，羽流畢集，進趨有容，肅恭齋法，濟濟乎茹靈芝飲沆瀣之衆也。導以霓旌，節以玉磬，侍者翼從，以登講席，琅琅乎徹九天震十方之音也。祐陵之御畫，德壽、重華之宸翰，焕乎河雒之圖書也。鴻鍾大鼎，華蓋寶劍，褚遂良、吴道子之遺蹟，卓乎祕府之怪珍也。榮光異氣，夜燭天半，所以扶衛社稷、安鎮夷夏者，於是乎在，非他宫館壇宇可得而比。永惟我高宗皇帝，實與三茆君，自渾沌溟涬開闢之初，赤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願力，應世濟民。雖時有古今，迹有顯晦，其受命上帝以福天下，則合若符券。及夫風御上賓，威神在天，與三十六帝翺翔太虚，三茆君亦與焉。時臨熙壇，顧享明薦，用敷佑于我聖子神孫，降福發祥，時萬時億，於虖休哉！某既述觀之所繇興，且繫之以銘，曰：

炎祚中否開真人，以大誓願濟下民，左

右虛皇友三真，坐令化國風俗淳。乃營斯宮示宿因，丹碧岌嶪天與隣，神君龍虎呵重闉，鯨鐘橫撞震無垠，錦旛寶蓋高嶙峋，天華龍燭晝夜陳。歷載九九符堯仁，超然脱屣侍帝晨，遺澤滲漉萬寓均，歲豐兵偃無吟呻。咨尔衆士嚴冠巾，以道之真治子身，服膺聖訓常如新，沖霄往從龍車塵。

嚴州烏龍廣濟廟碑

山川之祀，自《虞書》以來，見於載籍，與天地宗廟並。或謂山川興雲雨，澤枯槁，宜在秩祀，非必有神主之。以予考之，殆不然。「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神，降而爲人，與人死而爲山川之神，一也。豈幸而見於經則可信，後世則舉不可信耶？柳宗元死爲羅池之神，其傳甚怪，而韓文公實之。張路斯自人爲龍，廟于潁上，其傳尤怪，而蘇文忠公實之。蓋二神者，所傳雖不可知，而水旱之禱，卓乎偉哉，不可泯没，則二公亦不得而掩也。予適蜀，見李冰、張惡子廟於離堆、梓潼之山，皆血食千載，非獨世未有疑者，蓋其靈響暴著，亦有不容置疑者矣。

嚴州烏龍山廣濟廟之神，曰忠顯仁安靈應昭惠王，舊碑以爲唐貞觀中人，姓邵氏，所記甚詳。雖幽顯殊隔，不可盡質，然神靈動人如羅池，變化不測如潁上，歷數百年未嘗少替。而朝廷之所褒顯，吏民之所奉事，亦猶一日，此烏可以幸得哉？至於紹興辛巳東海之師，群胡見巨人皆長丈餘，戈戟麾旄，出没煙雲間，則相告曰：「烏龍神兵至矣。」或降或遁去，無敢枝梧者，是又

與東晉八公山及慶曆嘉嶺神之事相埒。然彼皆在近境，而此獨見於山海阻絶數千里之外，豈不尤異也哉？不得韓蘇之文以侈大其傳，而邦人進士沈奂顧以屬筆於某。辭卑事偉，有足恨者，迺作送迎神詩一章，使併刻之，實慶元五年十月甲子也。其辭曰：

王之生兮，值唐初基。龍翔于天兮，英雄是資。獨沉草萊兮，默不得施。巉然萬仞兮，胸中之奇。使得小試兮，冒白刃而搴朱旗。丈夫戰死兮，固亦其宜。死於不遭兮，精神曷歸？王亦何慸兮，人則爲悲。烏龍之山兮，跨空巍巍。築傑屋兮奉祠，釀桂兮羞芝，彈箜篌兮吹參差，王捨斯民兮逝何之。錫以祉兮，燕及惸嫠。歲婁豐兮，長無凶饑。擁羽蓋兮駕玉螭，時節來饗兮民之依。國有征誅兮，克相王師。長戈大纛兮，肅肅陰威。掃平河雒兮，前功弗隳。隆名顯爵兮，永世有辭。

德勳廟碑

自古王者經綸草昧，戡定亂略，必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内任心膂之寄，外宣股肱之力。而廟謨國論，密賴以決，實兼將相之任者。在我高宗皇帝時，有若太師循忠烈王張公，實維其人。粤自高宗，歷試于外，開大元帥府，總天下兵，首以山西豪傑，入侍帷幄。龍飛順動，避狄南渡，公則有扶天夾日之功。蕭墻釁起，群公喑拱，公則倡勤王復辟之大策。氛祲内侵，戎馬豕突，公則奮却敵禦侮之奇略。巨盜乘間，群兇和附，公則建剪除安輯之成績。由是不數年

間，國勢安强，夷虜奪氣請和。而一二重將，未還宿衛，論者咸以爲非長久計，公則率先請罷宣撫使事，奉朝請，章再上，引義懇款，於是議始定。士大夫咸謂其得大臣體，而高宗亦每謂之腹心舊將。又曰：「從來待卿如家人。」又曰：「是人與他功臣相去萬萬。」蓋高宗蹈履艱危，身濟大業，沉機獨智，燭微察遠，以爲方海内横流，巡幸四方，暴衣露蓋，周衛單寡，非如中都高拱，蝸蠖蠖之居；江流阻艱，海道阽危，非如平時安行清蹕馳道之中。不有如公者，協心同德，均禍福，共安危，譬之一家，父兄有急，子弟不召而自至；譬之一身，頭目有患，手足不令而自力，則天下之計，將以誰諉。爰盎謂絳侯功臣，非社稷臣，則社稷臣與功臣果異。建炎以來，功臣則有矣，至可名社稷臣者，非公而誰！故國家所以褒表崇異，常出等夷之上，非私恩也。

及配享高宗廟庭，其次偶居其後，或者疑焉。是不然，唐名將前曰英衛，後曰李郭。衛公、汾陽之勳德，巍如泰山，終不以姓名次序爲歉。欽宗皇帝下詔褒顯故老，而范文正實次司馬文正之下。司馬公之賢不肖，不過與范公等。范公輔政先數十年，聲詩所載，以配夔卨，而顧乃居次，世豈以此爲有抑揚之意哉？

公之曾孫鎡三世傳嫡長，始築廟於居第之東。廟成，以高宗御書「德勳」二大字爲廟之名。自忠烈以下爲三室：忠烈之配曰秦國夫人魏氏，漢國夫人章氏；第二室曰少傅公諱子厚，配曰漢國夫人蕭氏；第三室曰少師公諱宗元，配曰楚國夫人劉氏。維忠烈王勳業之詳，與夫世諱字系官爵，葬有碑，謚有誥，史有傳，此不復載。顧廟祭

宜有歌詩，刻于麗牲之碑，乃作詩曰：

宋傳九聖，高宗是承。化龍渡江，天開中興。維忠烈王，翼從帝旁。捐身棄孥，獨當豺狼。煙塵未息，變生肘腋。首倡義師，氣沮金石。大業復隆，退不矜功。雪涕引罪，身衛行宫。國有大難，我則出捍。功成愈謙，將士畏歎。既空盜藪，鏖虜淮右。柘皐之捷，梁楚無寇。河雒將平，虜畏乞盟。亟上虎符，就第王城。茂勳明德，爛然史册。燕及家國，匪王孰克。築廟作主，三室同宇。歲時奉享，豐豆碩俎。國有世臣，家有元孫。咨尒後人，祗栗廟門。

泰州報恩光孝禪寺最吉祥殿碑

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始以果，終以不倦，此事之所以舉，而功之所以成也。海陵通川之間，自建炎後爲盜區戰場，中雖息兵，然猶鬼嘯狐嗥於藜莠瓦礫中，自官寺民廬，皆略具爾。未幾，復有紹興辛巳虜禍，前日之略具者，又踐蹂燔燒，滌地而盡。乾道、淳熙以來，中外無事，函養滋息，且以國力興葺之，迨今四十年，而城郭邑屋，尚未能復承平之舊。至於浮圖之廬，又非郡縣所急，或盛或衰，皆在仕者所不問，則其舉事若尤難者。嗚呼！是特不遇浮圖之傑耳。信有之，未見其果難也。泰州報恩光孝禪寺是已。

寺始爲天寧萬壽寺，今名蓋用紹興詔書改賜，亦火於辛巳之變。有祖彦師者復葺之，未成而化。中間屢易主者，至紹熙中，今長老德範師應轉運陳公損之之請而至。寺雖粗建，而大役多未之舉。有巨鐘

千石，方寺壞於兵時，樓焚鍾墮，扁而不壞。範始至，奮曰：「鐘不壞，寺將興之符也。吾舉事將自鐘始。」乃建樓百尺以棲鐘。鐘始鑄，歲在乙卯，至是三乙卯矣，而樓成，人咸異之。遂議佛殿，殿之役最大，度費錢數千萬，見者縮頸曰：「使可爲，豈至今日耶？」範曰：「不然。吾當與有緣者力成之，不敢以難故止。」已而有居士劉洪首施錢五百萬，施者不勸而集，積爲四千萬有奇。乃伐木於黃岡，蔽流而下。方役之興，以關征爲懼。常平使者王公寧聞之，曰：「斯殿以資永祐陵在天之福，孰敢議者。吾當任其事。」於是所至皆爲弛禁。殿以崇成，爲重屋八楹，東西百三十六尺，南北九十六尺，高百一十尺，佛菩薩阿羅漢三十有一軀。會王公去，而後使者韓公梴取《華嚴經》語，書殿之顏曰「最吉祥殿」。範又爲閣六楹，以奉今天子昔在潛邸賜前住持覺深「碧雲」二大字。閣之廣袤雄麗，亦略與殿稱。餘若方丈、寢堂、廚庫、水陸堂、兩廡，累數十年不能成者，皆不淹歲而備。最其費，爲緡錢二十萬。在它人若寢食不遑暇，範獨終日從容，倡道以進。其徒一謦欬、一顧視，皆具第一義，學者往往得入。而其師別峰之法，遂盛行於江淮間矣。凡一寺内外，莫不粲然復興，是殿實爲之冠。慶元六年夏四月，範使其書記蜀僧祖興來，求予作碑。予既盡述其始末，且爲之銘。銘曰：

海陵奧區名寰中，長淮大江爲提封。
於皇徽祖御飛龍，臣民薦福遐邇同。
是邦巍然千柱宮，中有廣殿奉大雄。
瓌材蔽江西徂東，波神呵護如雲從。
璇題藻井翔虛空，丹碧髹堊無遺工。
劫火不能壞鴻鐘，雷震鯨吼聲隆隆。

層閣閟奉龍鸞蹤，榮光夜起騰長虹。徽祖聖德齊天崇，澤覃草木函昆蟲。咨爾梵衆極嚴恭，熙運共慶千載逢。餘福漸被兼華戎，長佑農扈消兵烽。

洞霄宮碑

造化之初，昆侖旁薄。一氣既分，天積氣於上，地積塊於下，明爲日月，幽爲鬼神，聚爲山嶽海瀆，散爲萬物。萬物之最靈爲人，人之最靈爲聖哲、爲僊真。而道爲天地萬物之宗，幽明鉅細之統，此虙羲、黄帝、老子所以握乾坤、司變化也。其書爲《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陰符》、《西昇》、《度人》、《生神》之經，列圄寇、莊周、關喜之書。其學者必謝去世俗，練精積神，棲於名山喬岳，略與浮屠氏同。而篤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堯、舜、周公、孔子遺書無異，浮屠氏蓋有弗及也。

臨安府洞霄宮，舊名天柱觀，在大滌洞天之下，蓋學黄老者之所廬，其來久矣。至我宋，遂與嵩山崇福宮，獨爲天下宮觀之首。以寵輔相大臣之去位者，亦有以提舉洞霄召拜左相者。則其地望之重，殆與昭應、景靈、醴泉、萬壽、太一、神霄、寶籙爲比，它莫敢望。在真宗皇帝時，始制詔改宫名，賜金寶牌，又賜仁和縣田十有五頃，奉齋醮，悉除其租賦。至政和間，宫以歷歲久，穿壞漫漶，徽宗皇帝降度牒三百，命兩浙轉運司復興葺之，歲度童子一人爲道士。建炎中，又廢于兵火。高宗皇帝中興大業，聞之當宁太息，乃紹興二十五年以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鐘樓經閣，表以崇閎，繚以脩廡。費出慈寧宮，梓匠工役，具於修内步

軍司，中使臨護，犒賜踵至。既不以命有司，而山麓之民，亦晏然不知有役。一旦告成，金碧之麗，光照林谷，鐘磬之作，聲摩雲霄，見者疑其天降地涌而神運鬼輸也，可謂盛矣。及上脱屣萬機，頤神物表，遂以乾道二年，自德壽宫行幸山中，駐蹕累日。勅太官進蔬膳，親御翰墨，書《度人經》以賜。自有天地，即有此山，殊尤之迹，未有若此者。慶元六年九月，葆光大師宫都監潘三華與知宫事高守中、同知宫事水丘居仁以告山陰陸某，曰：「願有紀以爲無窮之傳。」某以疾未能屬稿。後三年，同知宫事王思明與其徒李知柔，杭濤江入東，繼以請，乃叙載其本末如此，且爲之銘曰：

在宋祥符，帝錫之書。乃作昭應，比隆羲圖。元豐景靈，列聖攸居。元祐上清，以祝帝儲。棟宇煌煌，焕于天衢。徽祖神霄，誕彌九區。迨我高皇，東巡于吴。睠言天柱，鎮兹行都。警蹕來臨，神明翊扶。乃御幄殿，穆清齋居。天日下照，雨露普濡。迨今遺民，注望屬車。三聖嗣興，光紹聖謨。千礎之宫，翬騰太虚。寶磬鴻鐘，震于江湖。肆作頌詩，用紀絶殊。

渭南文集卷第十六

渭南文集卷第十七

山陰陸游務觀

記

雲門壽聖院記

雲門寺自晉唐以來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時，繚山並溪，樓塔重複，依巖跨壑，金碧飛踊，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遊觀者累日乃遍，往往迷不得出，雖寺中人或旬月不相覿也。入寺，稍西，石壁峰爲看經院，又西爲藥師院，又西繚而北爲上方。已而少衰，於是看經別爲寺曰「顯聖」，藥師別爲寺曰「雍熙」，最後上方亦別曰「壽聖」，而古雲門寺更曰「淳化」。一山凡四寺，壽聖最小，不得與三寺班，然山尤勝絶。

遊山者自淳化，歷顯聖、雍熙，酌煉丹泉，闞筆倉，追想葛稚川、王子敬之遺風，行聽灘聲，而坐蔭木影，徘徊好泉亭，上山水之樂，饜飫極矣。而亭之旁始得支徑，逶迤如綫，脩竹老木，怪藤醜石，交覆而角立，破崖絶澗，奔泉迅流，喊呀而噴薄。方暑，凛然以寒，正晝仰視，不見日景。如此行百餘步，始至壽聖，嶄然孤絶。老僧四五人，引水種蔬，見客不知拱揖，客無所主而去，僧亦竟不知辭謝。好奇者或更以此喜之。

今年予來南，而四五人者相與送予至新谿，且曰：「吾寺舊無記，願得君之文，磨刻崖石。」予異其朴野而能知此也，遂與爲

記。然憶爲兒時往來山中，今三十年，屋益古，竹樹益蒼老，而物色益幽奇，予亦有白髮久矣，顧未知予之文辭亦能少加老否？寺得額以治平某年某月，後九十餘年，紹興丁丑歲十一月十七日，吴郡陸某記。

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嗇，衣帛而祭先蠶，飲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猶以爲未，則凡日用起居所賴者皆祭，祭門、祭竈、祭中霤之類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姦，通節内外，其有功於人最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歟？

寧德爲邑，帶山負海。雙巖白鶴之嶺，其高摩天，其嶮立壁，負者股栗，乘者心掉。飛鸞關井之水，濤瀾洶湧，蛟鰐出没。登舟者涕泣與父母妻子别，已濟者同舟更相賀。又有氣霧之毒，鼃黽蛇蠶守宫之蠱，郵亭逆旅，往往大署墻壁，以道出寧德爲戒。然邑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神之歸。是以城隍祠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知縣事趙君詵之始遷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權縣事陳君攄復增築之，高明壯大，稱邑人尊祀之意。既成，屬某爲記。

某曰：「幽顯之際遠矣，惟以其類可感，故古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夫神之所以爲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儻無愧於此，則擷澗谿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

神。不然，豐豆碩俎，是諂以求福也，得無與神之意異耶？」既以勵君，亦以自勵，又因以勵邑人。八月一日，右迪功郎主簿陸某記。

灊亭記

灊山道人廣勤廬於會稽之下，伐木作亭，苫之以茅，名之曰「灊亭」，而求記於陸子。吾聞鄉居邑處，父兄子弟相扶持以生，相安樂以老且死者，民之常也。士大夫去而立朝，散之四方，功名富貴，足以老而忘返矣，猶或以不得車騎冠蓋雍容於途，以夸其隣里而光耀其族姻爲憾。惟浮屠師一切反此，其出遊惟恐不遠，其遊之日惟恐不久，至相與語其平生，則計道里遠近、歲月久暫以相高。嗚呼！亦異矣。勤公之心獨不然。言曰：「吾出遊三十年，無一日不思灊。」而適不得歸，未嘗以遠遊夸其朋儕。其在灊亭，語則灊也，食則灊也。煙雲變滅，風雨晦冥，吾視之若灊之山；樵牧往來，老稚嘯歌，吾視之若灊之人。疏一泉，移一石，蓺一草木，率以灊觀之，恍然不知身之客也。夫人之情無不懷其故者，浮屠師亦人也，而忘其鄉邑父兄子弟，無乃非人之情乎？自堯、舜、周、孔，其聖智千萬於常人矣，然猶不以異於人情爲高，浮屠師獨安取此哉？則吾勤公可謂篤於自信，而不移於習俗者矣。故與爲記。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記。

煙艇記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

舟然，名之曰「煙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爲似歟，舟固有高明奧麗踰於宮室者矣，遂謂之屋，可不可耶？」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虎賁非中郎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不得焉，粗得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罪？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則寄其趣於煙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鋤犂，女任紡績，衣食粗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芰芡入松陵，上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爲吴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之禄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櫂，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記。

復齋記

仲高於某爲從祖兄，某蓋少仲高十有二歲。方某爲童子時，仲高文章論議已稱成材，冠峨帶博，車騎雝容，一時名公卿皆慕與之交。諸老先生不敢少之，皆謂仲高仕進且一日千里。自從官御史，識者惟恐不得如仲高者爲之。及其丞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美仕，在仲高則謂之蹉跌不偶可也。顧曾不暖席，遂遭口語，南遷萬里，凡七閱寒暑，不得内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與燕遊，輒南望歎息出涕，因罷酒

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來，言仲高初不以遷謫瘴癘動其心，方與學佛者遊，落其浮華，以反本根，非復昔日仲高矣。聞者皆悵然，自以爲不足測斯人之淺深也。

隆興元年夏，某自都還里中，始與兄遇，視其貌，淵乎似道，聽其言，簡而盡，所謂落浮華、反本根者，乃親見之。嘗對榻語至丙夜，謂某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復齋』，子爲我記。」某自念少貧賤，仕而加甚，凡世所謂利欲聲色足以敗志汩心者，一不踐其境，兀然枯槁，似可學道者，然從事於此數年，卒無毛髮之得。若仲高馳騁於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非深於性命之理，其孰能之！某蓋將就學焉。敢極道本末，以爲復齋記。

青州羅漢堂記

隆興改元秋九月，某訪故人奕公於青山之下。與奕公别，蓋十餘年矣。聞某至，曳杖出迎松間，黔瘠腊如，殘雪覆頂，相與握手，訪問朋舊，且悲且喜。既至其居，脩廊邃屋，曲折皆有意。已而入法堂之東室，忽見澗壑巖竇，飛泉迅流，菩薩阿羅漢翔遊其中，使人如身在峨眉、天台，應接不暇。奕公從旁笑曰：「此吾使工人幻爲之者也。始王君某築是庵於墓左，以資其先人之福，而請吾居焉。王君閉門讀書，未嘗少貶於世，顧於吾獨委曲周盡。吾亦感其意，爲之留而弗去者十年。凡此土木金碧以爲像，設供養之具者，積費千金。王君無絲毫計惜，而吾之心志亦竭於是矣。子爲我記。」

嗚呼！某不天，少罹閔凶，今且老矣，而益貧困。每遊四方，見人之有親而得致養者，與不幸喪親而葬祭之具可以無憾者，輒悲痛流涕，愴然不知生之爲樂也。聞王君之事，既動予心，又況奕公勤勤之意乎！記其可辭！明年七月一日，甫里陸某記。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漢將軍紀侯以死脱高皇帝於滎陽之圍，而史失其行事，司馬遷、班固作列傳，弗載也。維宋十一葉天子駐蹕吴會，改元乾道，正月甲子，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鎮江府方滋言：「府當淮江之衝，屏衛王室，號稱大邦，自故時祠紀侯爲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實有靈德，以芘其邦之人。禱祈禬禳，昭答如響。紹興、隆興之間，虜比入塞，金鼓之聲震于江壖，吏民不知所爲，則惟神之歸。雖虜畏天子威德，折北不支，退舍請盟，府以無事。至於流徙蔽野，兵民參錯，而居處弗驚，疾癘以息，則神實陰相之，吏其敢貪神之功以爲己力乎？謹上尚書，願有以褒顯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

越三月癸丑，有詔賜廟額曰「忠祐」。詔下，而方公爲兩浙轉運副使，右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吕公擢來知府事，侈上之賜。五月癸亥，大合樂，盛服齊莊，躬致上命。神人協心，霧雨澄霽，靈風肅然，來享來臨。於是吕公以屬某曰：「願有紀焉。」

某惟紀侯忠奮於一時，而暴名於萬世；功施於漢室，而見褒於聖宋；身隕於滎陽，而血食於是邦。士惟力於爲善而已，豈有有其善而不享其報者乎？吏之仕乎是邦者，必將有事於廟，有事於廟者，必將有

考於碑，其尚知所勉焉，毋爲神羞。六月癸未記。

黃龍山崇恩禪院三門記

自浮屠氏之説盛於天下，其學者尤喜治宮室，窮極侈靡，儒者或病焉。然其成也，無政令期會，惟太平久，公私饒餘，師與弟子四出丐乞，積累歲月而後能舉。其壞也，無衛守誰何，一日寇至，則立爲草莽丘墟。故天下亂則先壞，治則後成。予於是蓋獨有感焉。

黃龍山方南公時，學者之盛名天下，而其居亦稱焉。中更夷狄盜賊大亂之後，學者散去，施者弗至，昔之閎壯鉅麗者，嘗委地矣。自庚申訖丁亥，二十餘年之間，乃能粲然復興，樓塔殿閣，空翔地踴，鍾魚之聲，聞十餘里，法席之盛，殆庶幾南公時。是非兵革之禍不作，遠方之氓蕃息阜安，得以其公賦私養之餘及於學佛者，則此山且爲虎狼魑魅之所宅矣，而安能若是哉？

禪師升公於其寺門之成也，屬予爲記。予謂升公方以身任道，起其法於將墜，門蓋未足言，獨書予所感。使凡至山中者，皆知前日之禍亂嘗如此，而國家之覆燾函育斯民，若是其深。吏勤其官，民力其業，相與思報上之施焉，升公豈不得所願哉！乾道三年正月十四日，左通直郎陸某記。

王侍御生祠記

乾道七年二月，知夔州濟南王公新作貢院成。越三月，夔、歸、萬、施、梁山、大寧六郡之士，不謀同辭，曰：「夔雖號都督府，

而僻在巴硤，無贏財羨工。公之爲是役也，寸寸銖銖，心計而手度之，累月乃成，形容爲癯，髮爲盡白，其德於士，豈有既耶？盍思所以報者。」乃相與築祠於院之東堂，畫像惟肖，又相與屬予記之。

予曰：「公之施厚矣，祠未足報也。」士則曰：「吾等將日夜勉於學，父兄詔子弟於家，長老先生訓諸生於鄉，期有以應有司之求，如是足乎？」予曰：「未也。郡國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近臣與館閣文學之士選其尤者，而親策之於廷。策既上，天子爲親第其名，謂之進士。進士，將相儲也。自是而起於朝，其任政事，毋伏嘉言，毋醜衆正；其任言責，毋比大吏，毋置宵人；其任百執事，守節秉誼，宿道鄉方，毋懷諼，毋服讒。使天下稱之，史臣書之，曰：『是夔州所貢士也。』士以是報公，公以是報天子，迺可無愧，而予於記亦無愧辭矣。若何？」皆曰：「唯敢不力。」乾道七年三月十五日，左奉議郎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陸某記。

東屯高齋記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城已廢爲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況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東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

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

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寖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絶，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屯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者復生，予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媿於義，退又無地可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年四月十日，山陰陸某記。

樂郊記

李晉壽一日圖其園廬持示余，曰：「此吾荆州所居名『樂郊』者也。荆州故多賢公卿，名園甲第相望，自中原亂，始以吴會上流，常宿重兵，而衣冠亦遂散去。太平之文物，前輩之風流，蓋略盡矣。獨吾樂郊日加葺，文竹、奇石、蒲萄、來禽、勺藥、蘭茝、菱芡、菡萏之富，爲一州冠。其尤異者，往往

累千里致之。子幸爲我記。」予官硤中，始與晉壽相識，長身鐵面，音吐鴻暢，遇事激烈奮發，以全軀保妻子爲可鄙，其意氣豈不壯哉！及爲客置酒，出佳侍兒，陳書畫琴奕，相與娛嬉，則雍容都雅，風味乃甚可愛，雖梁宋間少年貴公子不能過。蓋其多材藝，知弛張如此。然自少時不喜媒聲利，有官不仕，窮園林陂池之樂者，且三十年，每自謂泉石膏肓。及來夔州，諸公始大知之，合薦於朝。議者謂晉壽當以少伸於世爲喜，而晉壽顧不然，獨眷眷於樂郊，不忍暫忘。嗚呼！出處一道也，仕而忘歸，與處而不能出者，俱是一癖，未易是泉石非鍾鼎。諸公之薦，蓋砭晉壽膏肓，而使爲世用。異時晉壽成功而歸，高牙在前，千兵在後，擅晝繡之榮，以賁斯園。荆楚多秀民，尚有能賦其事者乎？乾道七年六月十日，笠澤陸某記。

對雲堂記

巫故郡，自秦以來見於史。其後罷郡，猶爲壯縣。杜少陵扁舟下白帝，過焉，爲賦歸字韻五字詩。詩傳天下，由是巫縣名益重。宋建中靖國之元，黄太史始脱鈎黨，自蜀之荆，訪少陵遺迹，客縣治之東堂，留字壁間，有「坐卧對南陵雲山，陰晴變態」之語。詎乾道辛卯，逾一甲子，無舉出者。鄄城李德修來爲令，風流儒雅，翩翩佳公子，因廢趾作堂，與客落之。舉酒屬山陰陸務觀曰：「子爲予名，且記復興之歲月。」

務觀既取太史語名之，且曰：「僕行年五十，閲世故多矣，所謂朝夕百變者，奚獨雲山哉？一日進此道，幻瞖消，情塵滅，真

實相見，雖巍乎天地，浩乎古今，變壞不停，與浮雲遊塵，空華眚暈，初無少異也。德脩方吏退時清坐堂上，試以僕言觀之。」德脩名普，務觀名某。臘月乙卯之夕，大醉中，秉燭梅花下記。

静鎮堂記

四川宣撫使故治益昌，樞密使清源公之爲使也，始徙漢中，即以郡治爲府。郡自兵火滌地之後，一切草創，公至未幾，凡營壘、廐庫、吏士之廬，皆築治之，使堅壯便安，可以支久，而府獨仍其故。西偏有便坐，日受群吏謁見，與籌邊治軍，燕勞將士，靡不在焉，而其壞尤甚。公既留三年，官屬數以請，始稍加葺，易其傾橈，徹其蔽障，不費不勞，浹日而成。會上遣使持親詔，賜黃金匳寶熏珍劑，以彰殊禮。公遂摭詔中「静鎮坤維」之語，名新堂曰「静鎮」，而命其屬陸某記之。

某辭謝不獲命，則再拜言曰：「以才勝物易，以静鎮物難。以静鎮物，惟有道者能之。泰山喬嶽之出雲雨，明鏡止水之照毛髮，則静之驗也。如使萬物並作，吾與之逝，衆事錯出，吾爲之變，則雖弊精神，勞思慮，而不足以理小國寡民，況任天下之重乎？」歲庚寅，某自吴適楚，過廬山東林，山中道人爲某言，公嘗憩此院，閉户面壁，終夏不出，老宿皆愧之。則公之刳心受道，蓋非一日矣。世徒見公馳騁於事功之會，而不知公枯槁澹泊蓋與山棲谷汲者無異；徒見公以才略奮發，不數歲取公輔，而不知公道學精深，尊德義，斥功利，卓乎非世俗所能窺測也。而上獨深知之，故詔語如此。

《傳》曰「知臣莫若君」，詎不信哉！雖然，某以爲今猶未足見公也。虜暴中原久，腥聞于天，天且悔禍，盡以所覆畀上。而公方弼亮神武，紹開中興，異時奉鑾駕，奠京邑，屏符瑞之奏，抑封禪之請，却渭橋之朝，謝玉關之質，然後能究公静鎮之美云。乾道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門生左承議郎權四川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陸某謹記。

渭南文集卷第十七

渭南文集卷第十八

記

山陰陸游務觀

藏丹洞記

漢嘉郡治之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輒出雲氣。予疑而發之，則石室屹立。室之前，地中獲瓦缶罌矮，貯丹砂雲母奇石，或爛然類黃金。意其金丹之餘也，悉斂而櫝藏，輸諸府庫，緘識惟謹。予嘗讀丹經，言古得道至人，藏丹留於名山，非當僊者輒不見，雖見亦輒變化。今是丹不藏名山，而近在官寺之側，予以塵垢衰病之餘，又輒見之，是與丹經之說大異。或謂丹藏于此遠矣，方上古未爲城邑時，西望三峨，東帶大江，山川秀傑，蓋宜爲僊真鍊藥騰擧之地。至予輒見之者，豈神物隱見有時，而予適逢其時與？丹之伏而不見者常多，見者常寡，雖嵇叔夜、葛穉川不免齎恨以蛻，而予顧得見焉，玆非幸與？乾道九年秋八月辛未，山陰陸某記。

籌邊樓記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擧酒屬其客山陰陸某曰：「君爲我記。」按史記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劍南，實始作籌

邊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爲、僰道、黔中、越嶲諸郡，山川方域，皆略可指，意者衛公故趾其果在是乎？樓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入者，皆可考信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真待圖而後知哉？方公在中朝，以洽聞强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近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虜而歸也，盡能道其國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邑、制度。自幽薊以出居庸、松亭關，並定襄、五原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如言其閫內事。雖虜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而況區區西南夷，距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在目中矣。則所謂圖者，直按故事而已。請以是爲記。

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予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奇章方居中，每排沮之，維州之功，既成而敗。今予適遭清明寬大之朝，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其功烈壯偉，詎止取一維州而已哉！」某曰：「請併書公言，以詔後世，可乎？」公曰：「唯唯。」九月一日記。

銅壺閣記

天下郡國，自譙門而入，必有通逵，達於侯牧治所。惟成都獨否。自劍南西川門以北，皆民廬、市區、軍壘，折而西，道北爲府，府又無臺門，與他郡國異。考其始，蓋自孟氏國除，矯霸國之僭侈而然。至蔣公堂來爲牧，乃南直劍南西川門西北，距府五十步，築大閣曰「銅壺」，事書於史。崇寧

初，以火廢。政和中，吴公拭因其矩復侈大之，雄傑閎深，始與府稱。

淳熙二年夏六月，今敷文閣直學士范公以制置使治此府。始至，或以閣壞告，公曰：「失今不營，後費益大。」於是躬自經晝，趣令而緩期，廣儲而節用，急吏而寬役。一旦崇成，人徒駭其山立翬飛，嶪然摩天，不知此閣已先成於公之胸中矣。夫豈獨閣哉！天下之事，非先定素備，欲試爲之，事已紛然，始狼狽四顧，經營勞弊，其不爲天下笑者鮮矣。方閣之成也，公大合樂，與賓佐落之。客或舉觴壽公曰：「天子神聖英武，蕩清中原。公且以廊廟之重，出撫成師，北舉燕趙，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羶之汙，登高大會，燕勞將士，勒銘奏凱，傳示無極，則今日之事蓋未足道。」識者以此知公舉大事不難矣，其可闕書？四年四月己卯，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陸某記。

彭州貢院記

國家三歲一貢士，天子先期爲下詔書，與郊祀天地埒。及試于禮部，既中選矣，天子親御殿發策，詢天下事，第其高下，又親御殿，賜以科名，其禮可謂重矣。蓋以爲所與共代天理物，而守宗廟社稷於無窮者，實在是也。然則郡國貢士，顧可不重耶！

彭州舊無貢院，每科舉，輒寓佛祠。祠乃在城外，士不以爲便。淳熙三年，知州事王公敦詩，通判州事鄧公樞，始采進士穆滂、陳仲山、楊倫、蘇松等議，取廢驛故地爲貢院。凡郡之士，奔走後先，肩袂相屬，甓堅材良，山積雲委，自正月壬子，至七月癸

亥訖事。用緡錢萬五千六百有奇，役士稱是。重門大堂，高閎邃深，繚以脩廡，沈沈翼翼，分職庀事，各有攸處。既成，王公徙利州路轉運判官，書來屬予爲記。鄧公又繼以請。明年正月，朝奉大夫王公序來知州事，則又以請。

予發書歎曰：「俗壞久矣，上下相戾，後先相傾者，天下皆是也。今彭之士大夫，與王公、鄧公謀同心恊，若出一人，固已異矣。後王公事不出己，而不忌其成，不揜其能，惟懼後之無傳，可不謂賢哉！使士之貢於朝而仕者，揆時之宜，從人之欲，以舉萬事，如王公、鄧公；視人之善，若己有之，如後王公，則利澤被元元，勳業垂竹帛，將孰禦焉？士尚知所勉哉。」四年五月丁未，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陸某記。

撫州廣壽禪院經藏記

淳熙己亥冬十二月，予使江西，治在撫州。其東是爲廣壽禪院，每出，輒過焉。僧守璞方爲輪藏。予之始至也，巋屹立十餘柱，其上未瓦，其下未甃，其旁未垣，經未匭，其止山立，其作雷動，神呵龍負，可怖可愕，丹堊金碧，殆無遺功。而守璞儼然燕坐，爲其徒説出世間法，土木梓匠之問，不至丈室，若未嘗有是役者。

比明年冬十一月，予被命詣行在所，璞乃礲石乞予爲記。予慨然語之曰：「子棄家爲浮屠氏，祝髮壞衣，徒跣行乞，無冠冕軒車府寺以爲尊也，無官屬胥吏徒隸以爲奉也，無鞭笞刀鋸囹圄桎梏與夫金錢粟帛爵秩祿位以爲刑且賞也，其舉事宜若甚難。

今顧能不動聲氣，於期歲之間，成此奇偉壯麗百年累世之迹。予切怪士大夫操尊權，席利勢，假命令之重，耗府庫之積，而翫歲愒日，事功弗昭，又遺患於後，其視子豈不重可愧哉！」既諾其請，又具載語守璞者，以勵吾黨云。是月十九日，朝請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賜緋魚袋陸某記。

成都犀浦國寧觀古楠記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蓋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蘧君手植。予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者起，盲聵者愈，榮茂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況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槁不死，固宜。」欲爲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蘧昌老真叟以爲恨。

予既去蜀三年，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郡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爲我終昔意。」予發書，且歎且喜。夫勿翦憩棠，恭敬桑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柏一小枝爲手板，書於《圖志》，今見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瀆廟一木，坐謠言罷，亦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窮土木之侈，沉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爲當時所取，彼猶有畏而不敢者。況今聖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禹卑宮

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閫方面，皆重德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爲王、孟之所難哉？意者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爲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其可不書？淳熙九年六月一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

書巢記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于木，巢之遠人者；燕巢于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是爲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爲巢，是爲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爲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爲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户墻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

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内，或棲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

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爲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爲盡。吾儕未造夫道之堂奥，自藩籬之外而妄議

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陸某務觀記。

景迂先生祠堂記

明州船場新作故侍讀晁公祠成，監場事襄陽王君鈆因通判州事丹陽蘇君玭移書某爲之記。自春徂秋，凡十許書，請不勸。某於公爲彌甥，方踉蹡學步時，已獲拜公，則今於爲記，誠不當以薄陋辭。

謹按：公諱説之，字以道，一字伯以父，自號景迂生。元豐、元祐間，已爲知名士。崇寧後，坐上書邪等，斥不得立朝臨民，故連爲祠廟筦庫吏。其爲船場，則大觀、政和間也。寓舍直桃華渡，而官寺有亭曰「超然」。公方爲世僇人，士夫遇諸途，噤莫敢語，況有拜牀下者。簿書稍暇，則以讀書爲樂，時時見於文章，如《汪伯更哀辭》、《祭鄒忠公文》，皆傳天下。亦間與爲佛學者延慶明智師遊，論著所謂天台教，至今其徒以爲重。雖然，此猶未足言公也。公之學深且博矣，於《易》自商瞿下至河南邵先生，於《書》自伏生下至泰山姜先生，於《詩》雜以齊、魯、韓三家，不梏於毛、鄭，於《春秋》考至賈誼、董仲舒，不膠於啖、趙。其所引據，多先秦古書，藏山埋冢之祕，卓乎獨立，確乎自信，雖引天下而與之争，不能奪。卒成一家之説，與諸儒並傳。向非擯斥疏置於荒遠寂寞之地，如在船場時，❶則雖公之敏，此功未易成也。於虖！士之棄日，豈皆馳騖於富貴功名哉？弊精神於事爲之末，謀衣食於涯分之外，忽焉不知老之至

❶「船場」，原作「役工」，今據華氏本改。

者多矣。登堂而望公之風采，讀記而稽公之學術，其亦可自省哉！

公之文章，本二百卷。中原喪亂後，其家復集之，益以南渡至歿時所作，纔得六十卷，而士大夫猶未盡見也。

郡人能言公舊事者曰：「一日，部使者來治船事，詬責甚峻。公從容對曰：『船待木乃成，木非錢不可致。今無錢致木，則無船適宜。』使者爲發愧去。」觀公平生大節，一言折庸人之驕，蓋不足書，而郡人所願書，故亦不敢略云。淳熙十年九月丁丑，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并書。

圜覺閣記

淳熙十年某月某日，徑山興慶萬壽禪寺西閣落成。會是歲某月某日，詔賜住持僧寶印御注《圜覺經》，且命某爲之序。於是道俗咸曰：「賜經與閣成同時，宜牓曰『圜覺之閣』，且刻石以侈盛事。」於是又咸曰：「陸某宜爲記。」寶印以衆言來諭某於山陰大澤中，某蹴然不敢辭。

恭惟聖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妙，悟一心於萬法之中，既已博極皇墳、帝典、羲圖、魯史之祕，而象胥所傳，木葉旁行，亦莫不究極。以大圜覺爲我世界，悼士之陋，多歧私智，昧乎大同，乃以萬機之餘，親御訓釋。凡十二士之所問，調御之所説，佛陁波羅之所譯，宗密之所注，裴休之所言，皆冰釋縷解於宸筆之下。十日並照，物無遁形，百川東歸，海無異味，如既望月，無有缺減，如大寶鏡，莫不照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霜露所墜，日月所照，

莫不共此大圓覺中。魯之逢掖，楚之黄冠，竺乾之染衣祝髮，平時相與爲矛盾爲冰炭者，亦莫不共在此大圓覺中。不偏不欠，不迷不謬，垂之千萬億世亦莫不然。而寶印以山林枯槁之士，名徹九重，得以大覺禪師懷璉入侍仁宗皇帝故事，覲清光，承聖問，受好賜，序鉅典，又此閣壯麗，首冠一山，費至三十萬錢。其落成也，適當賜經之時，山川動色，神龍踴躍，於虖盛哉！

方閣之未建也，東偏有千僧閣。紹興中，大慧禪師宗杲，法門之傑，方住山時，衆溢千數，故以是名閣。然自今觀之，雖阿僧祇衆，猶爲有限量也，豈若圓覺之廣大無邊也哉？顧某衰且病，學問廢落，文思局澁，而名山盛事，本末閎闊，非區區筆力所能演述，實以爲愧懼云。淳熙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陸某記。

能仁寺捨田記

淳熙十三年三月乙巳，承節郎河東薛純一詣紹興府，自言生長太平，蒙被德澤，念亡益縣官，不勝惓惓報國之心，願以家所有山陰田千一百畝，歲爲米千三百石有奇，入大能仁禪寺，祝兩宫聖壽。安撫使龍圖丘公視牒異之，問所以然。純一曰：「昔漢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且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而輸之，如此可滅也。』今天子垂拱穆清，北虜讋服，歲時奉貢，純一弗獲傾貲備軍興一日費，故因像教爲兩宫祈年，誠愚戇不識法令，罪死不宥。願言之朝，即伏斧鑕，不敢悔。」於是龍圖公嘉其意，爲上尚書户部。

純一乃因寺之住持僧子昕來告予，請

撰次本末爲記。予辭謝不可，則語之曰：「子雖列在勇爵，曩嘗舉進士，試禮部，繼今能益修其業，以自致于顯榮，則所以報國者，豈若是而已？雖然，是已足以勵風俗，助教化，使貪冒者廉，怠忽者奮，享禄賜而忘報者愧，豈不可書也哉？」田之頃畝賦役，及別以錢權其子本，以待凶歲，則具書于碑陰，俾後有考焉。五月十三日記。

常州開河記

隋疏大渠，自今京口、毗陵、姑蘇、嘉興以抵于臨安，初以備巡幸，而後世因爲漕運大利，故得不廢。渠貫毗陵城中，徐行東注，獨南水門受荆谿之水，爲惠明河，釃爲二股，皆會於金斗門。慶曆中，太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始疏顧塘河，益引惠明水注之漕渠。顧塘地勢在漕渠後，故俗又謂之後河。崇寧初，太守給事中朱公彦復增濬之。方是時，毗陵多先生長者，以善俗進後學爲職，故儒風蔚然爲東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一，則説者遂歸之後河。曰：「是爲東南文明之地。」鄒忠公方居鄉，士所尊事而化服者，忠公避不敢居，因以後河實之，而爲作記。

淳熙十四年，今太守林公下車逾年，既尊禮其諸老先生，延見其秀民，所以表勵風俗而激勸儒學者，日夜不敢少怠。弦歌之盛，殆軼於承平時矣。而或以後河告者，亦不廢也。後河自崇寧後，不治者積數十年，中更兵亂，民積瓦礫，及治家棄滓，故地益堅確。夏六月，林公乃蒐閒卒，捐羨金，分命其屬治之。不淹旬，渠復故道，袤若干，深若干，脩若干。乃以書屬予曰：「願記其

事。」予謂渠之興，自爲一郡之利，不必爲士之舉有司者設。然城南衣冠，以杜固鑿而頓滅，則後河成廢，與士之舉有司者相爲盛衰，亦自有理。太王遷岐，成王都洛，皆觀川原，咨卜筮，其由來蓋尚矣。則林公兼取焉，顧不可哉？士益勉之，以毋負公之意。公名祖洽，字子禮，明州鄞人，世以經行顯云。渠成之歲十二月二日記。

渭南文集卷第十八

渭南文集卷第十九

山陰陸游務觀

記

明州育王山買田記

紹興元年，高皇帝行幸會稽，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上仁宗皇帝賜僧懷璉詩頌親札，念無以鎮名山，慰衆志，乃書「佛頂光明之塔」以賜。又申以手詔，特許買田澹其徒。逾五十年，未能奉詔。佛照禪師德光，以大宗師自靈隱歸老是山，慨然曰：「僧寺毋輒與民質產，令也。今特許勿用令，高皇帝恩厚矣，其可弗承？且昔居靈隱時，壽皇聖帝召入禁闥，顧問佛法，屢賜金錢，其敢爲他費？」乃盡以所賜及大臣長者居士脩供之物買田，歲入穀五千石。而遺學者義銛求記於陸某。某方備史官，其紀高皇帝遺事，職也，不敢辭。

惟茲四明，表海大邦，自嘉祐、紹興，兩賜宸翰，雲漢之章，下飾萬物。於是山君波神，効珍受職，黿鼉蛟鰐，弭伏退聽，惡氣毒霧，收斂澄廓，萬里之舶，五方之賈，南金大貝，委積市肆，不可數知，陂防峭堅，年穀登稔。於虖盛哉！今德光又廣上賜，蘄兩宮之壽，植天下之福，無疆惟休，時萬時億，刻之金石，於是爲稱。咨爾學者，安食其間，明己大事，傳佛大法，報上大恩，將必有在。不然，不耕而食，既飽而嬉，厲民以自養，豈

不甚可愧哉？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朝議大夫尚書禮部郎中兼實録院檢討官陸某記。

建寧府尊勝院佛殿記

建寧城東永安尊勝禪院，成於唐僖、昭間，壞於建炎之末，稍葺於紹興之庚申，自佛殿始。方是時，院大壞塗地，趣於復立，以慰父老心，故不暇爲支久計。未四十年，遽復頽圮。適懷素者來，爲其長老，乃慨然曰：「殿大役也，舍是弗先，吾則不武。」乃廣其故基，北南西東各三尺。意氣所感，助者四集，瓌材珍産，山積雲委。其最巨者，石痕村之杉，脩百有三十尺，圍十有五尺，其餘蓋稱是。凡費錢三百萬有奇，而竹木甎甓黝堊之施者，工人役夫之樂助者，不在是數。其成之歲月，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庚子也。

越四年，紹熙辛亥五月，予友人方君伯謨移書爲懷素求文爲記。予爲之言曰：「世多以浮屠人之舉事，誚吾士大夫，以爲彼無尺寸之柄，爲其所甚難，而舉輒有成。士大夫受天子爵命，挾刑賞予奪，以臨其吏民，何往不可，而熟視蠹弊，往往憚不敢舉，舉亦輒敗，何邪？予謂不然。懷素之來爲是院，固非有積累明白之効，佛殿方壞，而院四壁立，今日食已，始或謀明日之食。懷素坐裂瓦折桷腐柱頽垣之間，召工人，持矩度，謀增大其舊，計費數百萬，未有一錢儲也。使在士大夫，語未脱口，已得狂名，有心者疑，有言者謗，逐而去之久矣。浮屠人則不然，方且出力，爲之先後，爲之輔翼，爲之禦侮，歷十有四年如一日，此其所以歸然

有所成就，非獨其才異於人也。以十四年言之，不知相之拜者幾人，免者幾人，將之用者幾人，黜者幾人。禮樂學校，人主所與對越天地，作士善俗，與夫貨財刑獄足用而弼教藩翰之臣，古所謂侯國者，大抵倏去忽來，吏不勝紀。彼懷素固自若也，則其有成，曷足怪哉。且懷素之爲是院，不獨致力於佛殿，凡所謂堂寢之未備者，廊廡之朽敗者，皆一新之。今老矣，無他徙意。使不死，復十四年，或過十四年，皆未可知也。則是院之葺，又可前知耶？而士大夫凜凜拘拘，擇步而趨，居其位不任其事，護藏蠹萌，傳以相諉，顧得保祿位、不蹈刑禍爲善自謀，其知恥者，又不過自引而去爾。天下之事，竟孰任之？於虖！是可歎也已。」

懷素，三衢人，少從道行禪師游，能得其學。伯謨，名士懸，莆陽人。六月甲申，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陸某記。

紹興府脩學記

八卦有畫，三墳有書，經之原也。典教有官，養老有庠，學之始也。歷世雖遠，未之或異。不幸自周季以來，世衰道微，俗流而不返，士散而無統，亂於楊墨，賊於申韓，大壞於釋老，爛漫橫流，不可收拾。始有重編累簡，棲以巨輪，象龍寓人，飾黃金珂璧怪珍之物，誘駭愚稚，而六經寖微。穹閣傑屋，上摩霄漢，黝堊髹丹，窮極工技，其費以億萬計，而學校弗治。自周衰至五代，幾二千歲，而後我宋誕受天命，崇經立學，以爲治本。十二聖一心，罔或怠忽。然竊嘗考之，方周盛時，天子所都，既並建四代之學，

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遂有鄙，如黨之數。遂序黨庠，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内，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何其盛也！今畿内之郡，皆僅有一學，較於周不及百之二，而又不治。則爲之牧守者，得無任是責耶？

會稽拱行在所，爲東諸侯之冠，宜有以宣聖化，倡郡國，而學未稱。給事中括蒼王公信來爲是邦，政成令行，民物和樂，臺榭弗崇，陂池弗廣，而惟學校是先。燕遊弗親，廚傳弗飾，而惟養士是急。下車未久，奧殿崇閣，邃宇脩廊，講説之堂，絃誦之舍，以葺以增，不日訖事。以其饔飧未足也，則爲之售常平之田；以其見聞未廣也，則爲之求四方之書。食有餘積，書罕未見，然公猶以爲慊，曰：「上丁之禮，服器未復古也。」又爲之新冕弁衣裳帶紳佩舄之屬，自邦侯至諸生，各以其所宜服；鼎俎尊彝豆籩簠簋之屬，自始奠至受胙，各以其所宜用，無一不如禮式。公迺齋心脩容，來宿于次。質明陟降揖遜，進退跪起，俯首屏氣，如懼弗克。禮成，士僉曰：「公以躬行先我，我處于鄉，弗篤於孝悌忠信，出而仕，弗勉於廉清正直，不獨不可見公，仰天俯地其何心？見父兄長老其何辭？」

教授陳君自强與諸生以其言來告曰：「願有紀。」某老病，不獲奉俎豆以從公後，喜士之能承公也，於是乎書。紹熙二年九月癸酉，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陸某記。

重修天封寺記

淳熙丙午春，予以新定牧入奏行在所，

館于西湖上，日與物外人遊，多爲予言浄慈有慧明師者，歷抵諸方，如汗血駒，所至蹴蹋，萬馬皆空。方是時，知其得法，而不知其能文。後四年，予屏居鏡湖上，明來訪予。談道之餘，縱言及文辭，卓然儁偉，非凡子所及。方是時，知其能文而不知其有才。

明既從予遊累日，乃曳杖負笠，入天台山，爲天封主人。是山也，巖嶂嶄絶，爲天台四萬八千丈之冠，林麓幽邃，擅智者十二道場之勝。然地偏道遠，遊者既寡，施者益落。明居之彌年，四方問道之士以天封爲歸。植福樂施者，踵門遝至，雖却不可。於是自佛殿經藏、阿羅漢殿、鍾經二樓、雲堂庫院，莫不畢葺。敞爲大門，繚爲高垣，周爲四廡，屹爲二閣，來者以爲天宮化成，非人力所能也。又裒其餘，作二庫，曰「資道」，曰「博利」，以供僧及童子紉浣之用。彼庸道人日夜走衢路，丐乞聚畜，蓋未必能辦此。明方爲其徒發明大事因緣，錢帛穀粟之問，不至丈室，而其所立，乃超卓絶人如此，豈非一世奇士哉！

予嘗患今世局於觀人，妄謂長於此者必短於彼，工於細者必略於大，自天封觀之，其説豈不淺陋可笑也哉！會明以書來求予文，記其寺之廢興，因告以予説，使併刻之，庶幾覽者有所儆焉。紹熙三年三月三日，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陸某記。

嚴州重修南山報恩光孝寺記

浙江自富春泝而上，過七里瀨、桐君山，山益秀，水益清。烏龍山崛起千仞，鱗

甲爪鬣，蜿蜒盤踞。嚴州在其下，有山直州之南，與烏龍爲賓主。烏龍以雄偉，南山以秀邃，形勢壯而風氣固，是爲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受命賜履之邦。登高四望，則樓觀雉堞，鶱騰縈帶，在鬱葱佳氣中，兩山對峙，紫翠重複，信天下名城也。

南山報恩光孝禪寺，實爲諸刹之冠。質於地志及父老之傳，唐末有僧結廬於山之麓，名「廣靈菴」。慶曆中，始斥大之爲廣靈寺。紹聖中，易禪林佛印大師希祖實爲第一代，始徙寺於山巔，今寺是也。崇寧中，賜名「天寧萬壽」。紹興中，易今名。初，郡長者江氏爲塔七級，與寺俱燬於宣和之盜。厥後，文則來居而寺復，法琦來助而塔建，及得智廓仲玘而學者雲集。廓不期年示滅，凡今之營繕崇成者，皆玘也。如來大士有殿，演法會齋有堂，安衆有寮，棲鍾有樓，寢有室，遊有亭，浴有泉。又以餘力爲門、爲廡、爲庫、爲垣、爲磴路，爲禦侮力士之像。未五六年，百役踵興，無一弗備。郡人童天祐、夭錫、方珍出貲爲最鉅，老僧智貴傾其衣囊助施爲尤難。若夫以宿世願力，來爲外護，取郡之積木以終成之者，太守殿中侍御史冷公世光也。寺之役既成，冷公適有歸志，遂奉祠以去。豈非緣法哉？予亦嘗來爲守，廓及玘皆予所勸請，則於是山不爲無夙昔緣。故玘來求予爲記。

予行天下多矣，覽觀山川形勝，考千載之遺迹，未嘗不慨然也。晚至是邦，觀烏龍似赤甲白鹽，南山似錦屏，一水貫其間，紆餘澄澈似渭水。而南山崇塔廣殿，層軒脩廊，山光川靄，鍾鳴鯨吼，遊者動心，過者駭目，又甚似漢嘉之淩雲，蓋兼天下之異境而

有之。騷人墨客，將有徙倚太息援筆而賦之者。予未死，尚庶幾見之。紹熙四年二月庚申記。

會稽縣重建社壇記

古者侯國，地之别三，爵之等五，皆有宗廟社稷。秦黜封建，置郡守縣令，於是古之命祀，惟社稷尚存。陵夷千餘載，士不知學古，吏不知習禮，其祀社稷，徒以法令從事，畿封壇壝，服器牲幣，一切苟且取便於事，無所考法。宋興，文物寖盛，自朝廷達于下州蕞邑，社稷之祀，略皆復古。不幸中更犬戎之禍，兵氛南被吴楚，中興七十年，郡縣之吏，往往惟餉軍弭盜、簿書訟獄爲急。及吏以期告，漫應曰如令。至期又或移疾弗至。雖朝廷所班令式，或未嘗一視，況三代之舊典禮乎！

會稽之爲邑，實奉陵寢，且在安撫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治所，有將迎造請之役，有符檄期會之煩，敕使内家及宗室近屬，一歲屢至。亭傳道路，舟車徒役，一有不治，責在會稽者十居七八。故令於祀事，尤不遑暇。縣社在禮神坊，曰社、曰稷、曰風師、曰雨師、曰雷神，凡五壇，皆茀不治，祀則茇舍以爲次。凡祀之費，一出於吏。雨則寓於吴越王祠之門。承議郎四明王君時會之來爲令，始至，周視壇所，喟然嘆曰：「幸爲政于此，得有人民社稷，事孰大於是者！」迺即其地爲垣八十丈，築屋四楹，有門以時其啓閉，有庫以儲其器物，用宋之櫟、豐之枌榆故事，蓺松五十。又稽合制度，稾秸莞席，幣篚樽俎，豆籩、簠簋、勺冪，莫不如式，粢盛、酒醴、牲牢，莫不共給。獻有次，祝有

位，齊有禁，省饌、食爵、奠幣、飲福、望燎、望瘞有儀，祝事各以其日。王君祗敬齊栗，與其僚從事禮成而退，無違者。會稽歲比不登，及是，雨暘時若，歲以大豐。民歌于途，農抃于野，皆曰：「吾令致力於神，神實響答，吾其可忘！」

於是父老子弟相與告予，請記其事。予曰：「爲政之道無他，知先後緩急之序而已。王君設施，知所先急如此，雖欲不治，得乎？雖然，是皆朝廷以班郡縣者，王君特能舉之爾。後來者顧獨不能耶？」故予詳記始末，所以告無窮也。慶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陸某記。

廣德軍放生池記

古者臣之愛其君，何其至也，其禱蘄之辭曰「受天百禄」，曰「子孫千億」，曰「如南山之壽」，一話言，一飲食，未嘗忘君。然不聞有以羽毛鱗介之族，蘄其君之福者。蓋先王盛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漁獵有時，數罟有禁，洋洋乎，浩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漉陂竭澤」者，蓋無有也。所謂「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德化弗行，厲禁弗施，廣殺厚味，暴殄天物，放而不知止，舍耒耜而事網罟者，日以益衆。於是有以放生名池，用祝壽祺者，而唐顏真卿之石刻，始傳於世。

宋興，十三聖相繼，以深仁盛德，極高蟠厚，鳥獸魚鼈咸若矣。而四方郡國，猶相

與築陂儲水，修放生故事，所以廣聖澤之餘，有不敢忽者。惟廣德軍舊以郡圃後池爲之，地隘，水泉淺涸，不與事稱。承議郎曾侯㮚，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會以事至子城西稍南，得亘溪者，延袤百步，泓渟澄澈，蒲柳列植，藻荇縈帶，水光天影，盪摩上下，爲一郡絶景。侯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屋於其會，名曰「溪堂」。民不勞，財不費，煥然告成。重明節，率僚吏放鱗介千計，望行在拜手稽首，禮成而退。父老童穉，縱觀興歎，以爲廣德爲郡以來逾二百年所未之有。侯移書笠澤陸某，俾爲記。

某復之曰：侯奉天子詔，來爲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一訟獄非其情，窮僻下俚匹夫匹婦有一愁歎，侯之責也。能不負此責，然後足以對揚天子休命，而致歸美報上之意。放生之舉，蓋賢守善其職之一事爾，豈特是而止哉？期年政成，將婁書之。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陸某記。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廳壁記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淄川夏侯君，書來諗予於山陰澤中曰：「吾軍有都統，爲一軍大將，內以屏衛行在，外以控扼梁楚，隱然一長城也。又置副都統一員，以佐其長。智勇相資，寬猛相濟，有事則或居或行，更出迭歸，無事則同籌共畫於帳中，而制敵於千里之外，其任可謂重矣。而副都統自設官以來，今三十有八年，歷官十人，再至者一人，未有壁記，後將無所考質。子爲我書而刻其姓名，可乎？」

予與夏侯君南北異鄉，東西異班，出處壯老異致，然每見其撫劍抵掌，談中原形勢，兵法奇正，未嘗不太息，恨不與之周旋於軍旅間也。君亦謂予非齪齪老書生，以兄事予甚敬。則今日之請，尚何辭？然今天子神聖文武，承十二聖之傳，方且拓定河洛，規恢燕趙，以卒高皇帝之武功，❶則宿師江淮，蓋非久計。夏侯君亦且與諸將移屯玉關之西、天山之北矣。予雖老，尚庶幾見之。慶元四年正月甲子，陸某記。

法雲寺觀音殿記

浙東之郡，會稽爲大。出會稽城西門，循漕渠行八里，有佛刹曰法雲禪寺。寺居錢塘會稽之衝，凡東之士大夫仕于朝與調官者，試于禮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餞往迎來，常相屬也。富商大賈，捩柂掛席，夾以大艑，明珠大貝，翠羽瑟瑟之寶，重載而往者，無虛日也。又其地在鏡湖下，灌溉滀泄，最先一邦，富比封君者，家相望也。故多施者，寺易以興。然建炎庚戌胡虜之禍，亦以近官道，首燬于火，一瓦不遺。主僧曰道亨，爲一方所信，度弟子三十二人，慨然自任以興復之事，未成者十七而没。其後有自脩者，始爲三門法堂經藏等，予適得《華嚴》、《般若》、《涅槃》、《寶積》數百卷以施之。草創未畢，而脩謝去。自是寺以不得人又廢，木蠹竹伐，鍾鼓不鳴，白衣攘居之，屠牛牧豕，莫敢孰何。

初，先楚公爲尚書左丞，請於朝，以證慈及法雲爲功德院，歲度僧一人，三年間證

❶「武」，原作「伐」，今據毛氏本改。

慈得其二，法雲得其一，故太傅與楚公祠堂肖像具存。予自蜀歸，始言於府，請逐白衣，而命契彝者主之。彝與亨俱東陽人，人固已喜。而彝又有器局才智，居之且二十年，創佛殿及像設，費甚厚，談笑而成。重建三門，翼以兩廡，巍然大刹矣。彝没，予以告府牧尚書葉公，以其弟子道澤繼之。澤少年，志節清苦，言議英發，人皆畏其嚴而服其公。於是予以大屋四楹，施以爲觀音大士殿。雖然，尚未易成也。澤即日走四方謀之。三年，遂建殿。殿之雄麗，冠於一刹。予又施以禪月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像龕於兩壁，觀者起敬，施者踵至。自火於庚戌，及今庚申，實七十載，殆若有數然。卒成之者，繄彝與澤父子積勤不懈之力也。

予嘗謂事物廢興，數固不可逃，而人謀常參焉。予遊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刹，往往歷數百千歲，雖或盛或衰，要皆不廢。而當時朝市城郭，邑里官寺，多已化爲飛埃，鞠爲茂草，過者弔古興懷於狐嘷鬼嘯之區，而佛刹自若也。豈獨因果報應之説，足以動人而出其財力？亦其徒堅忍强毅，不以豐凶難易變其心，子又有孫，孫又有子，必於成而後已。彼之不廢固宜。予因彝與澤之事而有感焉，併載其説。士大夫過而税駕者，讀之其亦有感也夫。慶元五年秋七月庚午記。

會稽縣新建華嚴院記

會稽五雲鄉有山曰黄琢，山之麓，原野曠，水泉洌，岡巒抱負，嵓嶂森立，而地茀不治者，不知幾何年。或謂古嘗立精舍，以待天衣雲門遊僧之至者，有石刻具其事。其

後寺廢石亡，獨龜趺猶在，父老類能言之。慶元三年，有信士馬君正卿聞而太息，乃與其弟崧卿，以事親收族之餘貲，買地築屋，擇僧守之。凡僧若士民之道出於此者，皆得就憩。猶以爲未廣也，則爲堂殿門廡，倉廥庖湢，凡僧居之宜有者悉備，而殖產使足以贍足其徒。猶懼其不能久也，告于府牧丞相葛公，以華嚴院額徙置焉，可謂盡矣。而其意猶未已也，曰：「年運而往，或者欺有司而寓其孥，則院廢矣。家世隆替不可常，萬分一有子孫以貧故，規院之產，侵院之事，則僧散矣。」於是因其同學於佛者朝奉郎致仕曾君迅叔遲，來請予文刻之石，庶來者知此院經理之艱勤，則不忍寓其孥；子孫知乃祖乃父志願之堅確，則不忍規其產，侵其事。設若有之，而至于有司，則賢守善令必有以處此。雖至於數百千歲，此院猶不廢也。

予報之曰：僧居之廢興，儒者或謂非吾所當與。是不然。韓退之著書，至欲火其書，廬其居；杜牧之記南亭，盛贊會昌之毁寺，可謂勇矣。然二公者卒亦不能守其說。彼「浮圖突兀三百尺」，退之固喜其成，而老僧挈衲無歸，寺竹殘伐，牧之亦賦而悲之。彼二公非欲納交於釋氏也，顧樂成而惡廢，亦人之常心耳。則君之志，叔遲之請，與予之記之也，皆可以無愧矣。慶元五年八月甲子，中大夫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陸某撰并書丹。

渭南文集卷第十九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

山陰陸游務觀

記

居室記

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爲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爲舒卷啓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爲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奥室；夏則合爲一，而闢大門以受凉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間與人論説古事，或共杯酒，倦則亟捨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疏戚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禄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禄，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

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説，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慶元六年八月一日，山陰陸某務觀記。

邵武縣興造記

太平興國五年，詔即建州邵武縣置邵武軍，而縣爲屬，其治在軍之東。建炎三年，盜起閩縣，邵武亦被兵，焚官寺民廬略盡。紹興十年作譙門，十六年作守丞治所。於是學宫軍壘囹圄倉廥，以次皆復其舊。獨縣故地廢爲教場，而縣寓尉廨。至二十一年，知縣事葉邃始復縣治，未及成，安撫使用兵官王存之請，即日撤除，滌地皆盡，而縣徙寓武陽驛。乾道六年，知縣事尤昂始作縣門，它猶未暇及。

慶元四年，宣義郎史君定之來爲縣，始至而歎曰：「縣，古子男國也，因時之治忽，政之善否，以爲盛衰。自建炎己酉，訖今歲在戊午，凡七十年。自高宗皇帝至今天子，歷四聖，寬賦薄征，休養元元。歲且婁豐，公饒私餘，生齒繁滋，考之九域圖，郡户八萬七千九百有奇，今增五萬四千二百有奇，爲户十四萬二千一百有奇，可謂盛矣。而邵武一邑，獨當户五萬六千四百有奇，爲郡境十之四，則吾邑顧不又盛哉！而反寓其治於傳舍，詔勑法令，圖志符檄，護藏不嚴，棲列無所，決訟問囚，延見丞佐與賓客之來者，其地皆褊迫庳陋，仰漏旁穿，非所以宣布德澤、示民以上下之分也。」念非所先，姑置弗議。

比爲政期年，家無弗伸之寃，庭無弗直之訟，善無濫刑，惡無佚罰。太守趙侯不讁

知君爲深，君所設施，郡未嘗以勢撓焉。以故君之政成，民之俗變，有所爲，輒共成之，於是始有意於新縣治矣。會得吏蠹與用度之餘，爲錢百餘萬，自五年七月甲午鳩工，至十月己巳落成。出令有所，燕息有次，勞賓有館，胥吏徒役咸有寧宇，貨布器物各司其局。事立令行，老稚舞歌，視承平舊觀有加焉。而木章竹箇，瓦甓髹丹，悉視時低昂，交手畀予。梓匠朽鏝百工之來者，得直皆如私家。訖事，民不及知，吏不得沿以爲姦，非君之才有餘，顧能若是哉！堂之名有九：曰晝簾、曰無私、曰近民、曰仁平、曰居敬樓、曰瞻雲軒、曰讀書、曰如水亭、曰海棠，其扁牓多君自書，有筆法。其命名之意，即其地可知，故不詳著。

君蓋故丞相太師魏公之孫，予魏公客也，故君與趙侯皆以記縣之興造爲請。予受知魏公時，甫壯歲爾。俯仰四十餘年，同時賓客，凋喪略盡，而予偶獨後死，見君以才稱於世，且猶能秉筆有所紀述，亦可謂幸矣，故不復辭。慶元六年九月癸酉，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記并書。

諸暨縣主簿廳記

建炎、紹興間，予爲童子，遭中原喪亂，渡河沿汴，涉淮絶江，間關兵間以歸。方是時，天子暴衣露蓋，櫛風沐雨，巡狩四方，曾不期月休也。大臣崎嶇於山海阻險之地，草行露宿，不敢告勞，亦宜矣。況於州牧郡守以降，籧篨一廈以治其事者相望，又況降而爲縣令丞簿者哉？及王室中興，内外粗定，然郡縣吏寓其治於郵亭民廬僧道士舍者，尚比比皆是。積累六七十年，四聖相

授，天下日益無事，兵寢歲登，用度饒餘，然後皆得稍復承平之舊。

至於縣，則有迨今苟且因循者。主簿在縣官中，卑於令丞，而冷於尉，非甚有才，則其舉事爲尤難。若諸暨主簿丁君崇者，可謂才矣。君，海陵人也，今居吴，世有顯人，爲吏精察而平恕，學工文辭，而不忽簿書期會之事。嘗兼攝丞，久之，得添給，不取一錢，皆用以新主簿之廨。諸暨舊無丞，元豐間置丞，徙主簿以居之。而主簿更得廨，乃故鹽廥，藉濕支傾，殆不可居。然閱百二十年，爲主簿者凡幾人，至君乃更新之。不亟不徐，不侈不陋，不費于公，不斂于民。竹箇木章，瓦甓丹堊，不蠹，不苦窳，不漫漶。堂後舊有池，自君來，比二歲，産異蓮駢跗，邑人讙傳，以爲君且通貴之祥，相與名其池上之亭曰「雙蓮」。君故不喜怪，而邑人之意如此，亦足知其得民也。君與予之子子虡遊，乃因子虡請記歲月，予不得辭也。

昔我藝祖肇造區夏，當乾德六年二月癸亥，嘗詔郡縣吏代歸者，皆上其官舍敝壞或興葺之數于有司，以爲殿最。於虖！祖宗明詔，具在汗簡，而近世乃有相戒以爲非急務，且徒速謗者，獨安取此哉？予嘗備太史牛馬走，獲窺金匱石室之藏，故敢併記之，以曉他在仕者。嘉泰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大夫直華文閣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致仕陸某記。

婺州稽古閣記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天子既大興學校，舉經行之士，於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

名「稽古」。婺州稽古閣者，本以閣之下爲講堂，而閣用大觀詔書易名。紹興中，學燬于火，及再建講堂，雖復其故，不暇爲閣。至嘉泰元年，太守丁公逢乃即講堂後得舊直舍地以爲閣，而請於今參知政事許公大書其顔。公書宏偉有漢法，於是閣一日而傳天下。丁公既代去，曾公㮚來爲郡，閣之役尚未既也，於是窗户闌楯，瓦甓髹丹，粲然皆備。又爲兩廡，達于講堂，高廣壯麗無遺力。南山在其上，雙谿繚其下，煙雲百變，朝莫獻狀。閣之後有仰高堂，舊祠資政宗公澤、尚書梅公執禮、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三公皆郡人，有忠義大節，而祠庳陋，且弗葺。曾公徹而大之，始奕奕與閣稱。曾公以邦人之請，及州學教授潘君夢得所叙，移書史官山陰陸某，願記其始末。時方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録，業大事叢，而奏篇有程，久乃能如曾公之請。

夫堯、舜、禹、臯陶，書紀其事雖不同，然未嘗不同者稽古也。稽古必以書，前乎堯、舜之書，其《易》之始畫與典墳乎？《易》之畫幸在至今，而三墳五典，自楚倚相以後不聞有能盡讀者，世所共歎也。雖然，今讀《易》不能知伏羲之心，讀典謨不能知堯、舜、禹、臯陶之心，雖典墳盡在，亦何益於稽古？故予以爲士能玩《易》之畫，與身親見虙羲等。反覆盡心於典謨，與身親見堯、舜、禹、臯陶等。能親見聖人，而不能佐其君，興聖人之治理，豈有是哉！士之放逸惰偷，不力於學者，固所不論。學而不親見聖人，猶未學也。親見不疑，而不用於天下，則有命焉。進則不負所學，退則安吾命而無愠，斯可仰稱大觀詔書與賢守復閣之意矣。士尚勉之。嘉泰二年閏月二十五

日，中大夫直華文閣提舉佑神觀兼實録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陸某謹記。

智者寺興造記

婺州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浮屠氏所謂梁樓約法師道場，國朝開寶九年，始爲禪寺。自浄悟禪師全肯傳三十七代，二百餘年，至慶元之五年，而仲玘實來。方是時，事廢不舉，地茀不糞，棟橈柱腐，垣斷甃缺，若不可復爲者。玘植杖而四顧曰：「智者之爲寺，天造地設者至矣，而人事不能充焉，故寖壞至于此。天其使我興此地歟！」乃諏諸爲地理學者，則其言與玘略合。

蓋寺在金華山之麓，峰嶂屹立，林岫間出，日月映蔽，風雲吞吐，而前之形勢無以留之。如王公大人南嚮坐帷幄中，宜其前有列鼎大牲之養，盛禮備樂之奉，賓客進趨擯相襜翼，將吏武士執檛執何，然後爲稱。今乃巍然獨坐，而侍衛者皆奔趨而去，則其威重無乃少損乎？於是始議鑿大池，瀦水於門，梁其上，通大路，而增門之址，高於故三之一，異時所謂奔趍而去者，皆肅然就列，恪然執事，則王公大人之尊，於是始全。則其施置建立，號令賞罰，亦何可少訾耶？方議之初，或謂門有大木數十，必盡去乃可興池役，而木所從來久，以是未決。忽一夕大風，木盡拔，若有鬼神相其役者，其亦異矣。玘之來，百役皆作，脩廊傑閣，虚堂廣殿，至於棲衆養老之室，庖湢帑庾之所，繚爲垣墻，引爲道路，莫不美於觀而便於事。後雖有能者，無以加焉。

玘有道行，爲其徒所宗，而才智器局，又卓然不凡如此，故薦紳多喜道之。予又

與有夙昔，且嘗記其嚴州南山興造之盛。故玘今又從予求作智者興造記，而予友人寧遠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姜公邦傑，復以手書助之請。未及屬稿，而邦傑歿，予尤感焉。雖耄不敢詞也。❶今茲之役池爲大，故書之特詳。嘉泰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記。

常州奔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爲南北之衝，皆疏河以通餫餉。北爲瓜州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爲京口閘，歷吴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奔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創爲餫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爲餫也？蘇翰林嘗過奔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苦涸固久，地志概述本末而不能詳也。

今知軍州事趙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孫來爲郡，未滿歲，政事爲畿内最。考古以驗今，約己以便人，裕民以束吏，不以難止，不以毁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爲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丘君壽雋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既以告于轉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畀之丘君。於是凡閘前後左右受水之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爲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五百，皆有奇。又爲屋以覆閘，皆宏傑牢堅，自鳩材至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

❶「詞」，據文意當作「辭」。

明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爲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故此閘尤爲國用所仰。遲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蹕臨安，牧貢戎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途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仗衛，復泝淮、汴以還故都，百司庶府，熊羆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知此閘之功，與趙侯爲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爲一時便利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五不倦，故不以衰耄辭。三月丙子，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宋、亳、宿、泗，兩隄列植榆柳槐楸，所在爲城邑。行千有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于海。南舟必自盱眙絶淮，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澤，以達大江。則盱眙實梁、宋、吳、楚之衝，爲天下重地，尚矣。粤自高皇帝受命中興，駐蹕臨安，歲受朝聘，始詔盱眙進郡，除館治道，以爲迎勞宿餞之地。而王人持尺一牘，懷柔殊鄰者，亦皆取道于此。於是地望益重，城郭益繕治，選任牧守，重於曩歲。

及吳興施侯之來爲知軍事也，政成俗阜，相地南山，得異境焉。前望龜山，下臨長淮，高明平曠，一目千里，草木蔽虧，鳧鴈

翔泳，蓋可坐而數也。乃築傑屋，衡爲四楹，縱爲七架，前爲陳樂之所，後有更衣之地，而傍又有麗牲擊鮮，與夫吏士更休之區。翼室脩廊，以陪以擁，斵削髹丹，皆極工緻，最二十有六間而堂成。既取米禮部芾之詩，名之曰「翠屏」，且疏其面勢于簡，繪其棟宇于素，走騎抵山陰澤中，請記於予。

侯與予故相好也，予聞方國家承平時，其邊郡遊觀，有雅歌之堂，萬柳之亭，以地勝名天下。雖區脫間，猶能詠歎，以爲盛事。然嘗至其地者，皆謂不可與淮水南山爲比。翠屏之盛，又非雅歌、萬柳可及，則亦宜有雄文傑作以表出之，而予之文不足稱也。雖强承命，終以負媿。侯名宿，字武子，於是爲朝散郎直祕閣。開禧元年春正月癸酉記。

上天竺復庵記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庵」。後負白雲峰，前直獅子、乳寶二峰，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則爲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湢浴，皆有其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爲傳授講習梵唄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園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既成，命其弟子了懷走山陰鏡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

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

其尤不知止者，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決然退者。又況物外道人，初不踐是非毁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説法爲職業，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如法師道遇三朝，名蓋萬衲，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褒録，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爲退居之舉，傾竭橐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天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爲西方之歸，則復庵又一弊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東籬記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茀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三尺而縮，插竹爲籬，如其地之數。薶五石瓮，潴泉爲池，植千葉白芙蕖，又雜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以嗅，擷其穎以玩，朝而灌，莫而鉏。凡一甲坼，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間亦吟諷爲長謡短章，楚調唐律，詶荅風月煙雨之態度。蓋非獨娱身目、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

末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真足以致此。於虖！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嘉泰四年，詔以嚴州久不治，命朝散郎直祕閣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孫公叔豹爲知州事。公至數月，州以大治聞。獄無淹繫，庭無滯訟，幕府閒暇，符檄簡少，榜笞之聲不聞於屏外。向之逋賦佚罰，皆以時舉。倉有餘粟，府有餘帛。公天資近道，不樂燕遊歌舞優戲之奉，又不喜以土木無益之事勞其民，治事少休，則宴坐別室，自夜至旦，盥

黷而出，終歲如一日。獨念初赴郡過七里瀨漢嚴先生釣臺下，讀唐興元中崔儒《釣臺記》，以爲上有平田百畝，足以力耕，下臨清流，足以垂釣。今投釣之地具在，而田則亡有。乃以屬縣令訪之，則田亦具在。旁有流泉，雖大旱不竭，可給灌溉。而或者輒有之，公乃遣語以當歸田直，而取田以爲先生歲時祭享之奉，其人難之。公歎曰：「光武欲與先生共天下，而先生不屑也。千有餘歲後，吾乃欲必取百畝之田以奉祀事乎？且吾教化未孚，而遽望人以輟耕遜畔，難矣。」因置不問。

會有没官田，又從傍買民田足百畝，除其泛科斂，以畀浮屠之奉祠者。又即祠之右，創爲佛院，棲鍾於樓，匱經於室，僧廬客館，略皆有所。度歲入可以食其徒七人，而樵汲之役，又在其外。則先生之祠，可以永

世不廢。乃礱美石，請記於予。

予曰：「嚴，名城也，自大駕巡幸臨安，以朝士出守者，與夫入對行殿被臨遣而來者，大抵多取道於富春，入謁祠下，有高山仰止之歎，而恨祠屋弊壞，椒桂不以時薦，往往咨嗟躊躇，久而後去。及其下車，則日困於簿書米鹽將迎燕勞之事，忽焉忘前日之言。寒暑再更，復上車去，則又過祠下，負初心戴媿面而去者，袂相屬也。聞孫公之舉，得無少自咎哉？」予二十年前，蓋嘗來爲此邦，亦自咎者之一也。故喜道孫公之舉，且以勵來者云。開禧元年十二月辛未，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

山陰陸游務觀

記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於宫室、祭祀、器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子，廢禮棄樂，掃除名分，務爲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詰也。夫子生於周，故其尊以爲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奉孔子、顔子、孟子以爲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即學校以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

方先朝學校盛時，縣有學，與郡等。後以海内多事，縣學往往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謝君庭玉，獨慨然以爲急務重責，寢食不敢安，捐己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没官錢，以佐其費，又取吏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爲錢五十萬。吾夫子被衮服冕，巍然當坐，既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就列。出入有門，陟降有階，設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瘞幣皆有位，儲峙祭器則又有庫。是歲二月上丁，將有事于廟。吏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令以劇，率不行。謝君曰：「豈有是哉！」於是告于府，肅恭齋明，以時訖事，且來告，請記其始末。天子中興大

業，講太平典禮，方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則兹廟又學校之權輿也。其可闕書！三年正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湖州常照院記

昔在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龍興河朔，克濟大業，祀宋配天，三十有六年。涵養生齒，其數無量。遺弓故劍，群臣皆當追慕號泣，思所以報在天之靈，至千萬世，無怠無斁。而況山林外臣，以道藝供奉仗内，嘗被異禮厚賜者乎！鎮江府延慶寺僧梵隆，以異材贍學，高操絶藝，自結上知，不由先容，得對内殿。先是，隆師固已結廬於湖州菁山，號「無住精舍」。一時名士，如葉左丞夢得、葛待制勝仲、汪内翰藻、陳參政與義，皆爲賦詩勒銘，傳于天下矣。至是詔賜庵居於萬松嶺金地山，江濤湖光，映帶几席，壽藤老木，岑蔚夭矯。隆師方力辭，願歸故巢。既至，悦其地，且侈上賜，幡然願留。久之示化，上爲悵然不懌。賜金，歸葬故山。

及孝宗皇帝嗣位，又命創常照院於無住故址，以隆師弟子上首至叶嗣其事，賜田以贍其徒。又命充丁亥丁未本命道場，以祈兩殿之福。

高宗皇帝御德壽宫，賜御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八字，以示名院本指，且賜「天申金剛無量壽閣」扁牓及紫檀刻佛號「如來閣」牓，悉御書也。又再賜萬機暇日所臨晉王羲之帖二十二紙，唐陸柬之《蘭亭詩》一卷，及米芾《史略帖》一卷，題團扇

二柄，又賜白金助建立。於是院悉崇成，有釋迦、文殊、普賢、十六阿羅漢殿，左則觀音大士道場，右則法輪藏室。食息有堂，鍾經有樓，熏浴炊爨儲積各有其所，犍椎鼓鍾，器亦備足。至於遊息臨眺，種蓺疏鑿，莫不極思致區處之妙。而西巖尤爲勝絶曠快之地，叶師以老疾請罷院事，屏居西巖，今皇帝詔從之。且命改院爲禪院，專以仰薦高宗神遊。世擇其徒有道行者嗣住持事，而本澄首被是選，實嘉泰四年甲子歲之四月也。

叶師乃來告曰：「願有述焉。」某實紹興朝士，歷事四朝，三備史官，名列策府諸儒之右，則與隆師及其子孫，雖道俗迹異，而被遇則同。今叶、澄父子晨香夜燈，梵唄禪定，雖世外枯槁，亦有以伸其圖報萬一之意。某則不然，飽食而安居，日復一日，飾巾待終而已。視叶、澄豈不有媿哉？故遂秉筆而不敢辭。上以紀三朝眷遇山林學道者之盛德，下以識某媿云。開禧三年二月壬子謹記。

法慈懺殿記

東出慶元府五十里曰小溪，有僧舍曰「法慈院」。院創於唐咸通中，舊號鳳山院，歷五季至宋興，院常不廢。治平二年，始賜今名。雖世以院僧主之，然其徒多出遊四方，學經論，問祖師第一義，或終其身不歸。淳熙十四年，老宿及後來者始議作懺殿，而如戒等十輩，願盡力營之。久而不成，十人或死或緣不偶，獨如戒、智玻、行慈，誓不怠廢，必遂其始願，行乞勞苦，積細微以成高大。於是施者墻立，助者麕至，聞者興歎，

見者起敬。木章竹箇，山積雲委，伐石於山，陶甓於竈，丹漆黝堊，致於四方。以紹熙壬子二月癸酉始土工，明年八月庚申始匠事，十一月土木皆告成。南北八丈六尺，東西五丈八尺，而棟之高四丈一尺。耽耽奕奕，窮極藝巧。雖慶元多名山巨刹，然懺堂之盛，未有加法慈者。奉釋迦于中，而左則彌勒，右則無量壽，又以天地鬼神之像陪擁四旁。於虖！亦盛矣。院僧因餘姚普明院僧則華求予爲記。則華嘗遊蜀，予識之於成都，今三十餘年，以故舊不忍拒也。乃爲之書，而刻施者姓名於碑陰云。

東陽陳君義莊記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曰：「德高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昔先人進德高輩於學，蓋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如其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面以奉祭享，死何辭以見吾親於地下？不獲施於仕進，爲時雨爲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於宗族乎？」於是欲爲義莊，略用范文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敢求文於執事者，且載其凡於碑陰。

予復之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疏之，彌遠則益疏，而至於忘之。蓋以身爲親疏，而不以先人爲親疏也。視兄之子，已或不若己之子。己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爲心，則己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

至於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疏之殺矣。於虖！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爲士，而不欲使之流爲工商，降爲皂隸，去爲浮圖老子之徒，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於是。然舉天下言之，能爲是者有幾？非以爲不美而不爲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塍頭昭福寺之傍，初期以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塍頭者止此。比鄰感其義，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貪而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仕挾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之大夫先生處士，❶其必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陳氏，布衣也，其貲産非能絶出一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此。吾徒仕于朝于四方，雖未必皆厚禄，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媿且慕者，豈人情也哉？」於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諱士澄，字彦清云。開禧三年七月辛丑記。

廬帥田侯生祠記

開禧二年八月，詔以開封田侯琳爲淮南西路安撫使，兼知廬州，節制淮西軍馬。時虜方入塞，侯既受命，謂廬州爲淮西根本，而古城又爲州之襟要。堅守廬州，則淮西有太山之安，脩復古城，則廬州有金城湯

❶「鄉之」，原作「之鄉」，今據華氏本改。

池之固。異時議者知守南城而已，古城不復繕治，一日有警，如有太阿之利而不持鐏柄，七尺之軀而授人腰領，幾何其不敗也？古城雖不甓，而其實峭堅，利以禦寇。且西北堅城，多止用土，雖潼關及赫連氏統萬城，亦土尔。乃躬臨視之，芟夷草棘，則城果屹如石壁，戈戟皆廢，衆始駭服。於是增陴浚壕，大設樓櫓。又有月城，亦得地利，而卑不可恃。則又爲築羊馬城，厚六尺，高倍之，且爲重壍，設鈎橋，而月城亦不可復犯矣。然自興役至訖事，不三閱月，將士爭奮，民不與知，一旦巍然，若役鬼神，可謂奇偉不世之功矣！

城甫畢，虜果大入，道執鄉民，問知侯在是，相顧曰：「殊不知乃鐵面將軍也。」蓋虜自王師攻蔡州時，已習知侯名，未戰氣先奪矣。乘城拒守甚力，夜遣偏將自屯所攻其營，殺傷數千人，萬户死者二人。侯聞捷，曰：「是且伏兵東門，夜攻吾水柵，以幸一勝。」乃提親兵隨所向禦之，莫不摧破。虜知廬州不可近，遂解而趨和州。侯又亟遣親信間道督光州戍將，斷橋梁，燒賊艦，絶其饟道，奪俘虜，復取安豐軍。又遣萬騎由梁縣援和州，會和州亦堅壁，虜窮，乃盡遯。侯又出兵濠州，以戰車敗虜屯兵。戰車久不用，侯以意爲之，果取勝。策勳真拜達州刺史，且以車制頒之諸軍。侯猶不敢自以爲功，方益脩水門之備，濬河深二丈，乃得昔人撒星樁，横亘兩城間。始知昔固有此舉，遂益植新樁而城之。其崇五丈有奇，樓櫓稱焉。

將吏士民聚而謀曰：「侯之所立如此，郡人無以報萬一，則不可。」相與築生祠於城中，而移書於予，請書歲月。予以衰疾

辭。比書復來，則侯捐館舍矣。請既益堅，予亦痛若人之不淑而不獲卒大勳業也，故采之僉論，以叙其始末。昔劉滬城水洛，趙立城山陽，滬所遇非堅敵，立雖死事而不能全其城，猶皆廟食，載在祀典。況如侯之功，光明卓絶如此，則祀典之請，必有任其事者。尚繼書之，以垂示後世，爲忠義之勸云。嘉定元年春二月己巳謹記。

吴氏書樓記

天下之事，有合於理而可爲者，有雖合於理而不可得爲之者。士於可爲者，不可不力，力不足，則合朋友鄉閭之力而爲之，又不足，告於在仕者以卒成之。成矣，又慮其壞，則吾有子，子又有孫，孫又有子，雖數十百世，吾之志猶在也，豈不賢哉！ 彼不可得爲之者，則有命焉，有義焉，不知命義，徒呶呶紛紛奚益？ 故君子不爲也。然爲此者寡也，或易之爲彼者輒可以得名於流俗，故士之爲此者寡也。

吾友南城吴君伸與其弟倫，初以淳熙之詔，建社倉，其詳見於侍講朱公元晦所爲記。其後又以錢百萬創爲大樓，儲書數千卷，會友朋，教子弟，其意甚美。於是朱公又爲大書「書樓」二字以揭之。樓之下曰「讀書堂」，堂之前又爲小閣，閣之下曰「和豐堂」，旁復有二小閣，左則象山陸公子静書其顔曰「南窗」，右則艮齋謝公昌國書其顔曰「北窗」，堂之後「榮木軒」，則又朱公實書之。於虖！ 亦可謂盛矣。

蓋吴君未命之士爾，爲社倉以惠其鄉，爲書樓以善其家，皆其力之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可以及一邑一郡一道，以至謀謨

于朝者，皆如吴君自力而不媿，則民殷俗熾，兵寢刑厝，如唐虞三代，可積而至也。吴君兄弟爲是，迨今已十五六年，使皆壽考康寧，則倉與樓皆當益治，鄉之民生業愈給足安樂，日趨於壽富，而君之子弟孝悌忠信，亦皆足以化民善俗，是可坐而俟也。然年運而往，天人之際有不可常者，則又當有以垂訓於無窮。予讀唐李衛公文饒《平泉山居記》有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平泉特燕遊地，木石之怪奇者，亦奚足道，而其言且如此，況義倉與書樓乎？後之人讀吾記至此，將有涣然汗出，霰然涕下者。雖百世之後，常如吴君時，有不難者矣。嘉定元年五月甲子記。

靈祕院營造記

出會稽城西門，舟行二十五里，曰「柯橋靈祕院」。自紹興中，僧海浄大師智性築屋設供，以待遊僧，名「接待院」，久而寖成，始徙廢寺故額名之。海浄年九十，坐八十三夏而終，以其法孫德恭領院事。恭少嘗學于四方，有器局，迨今二十年，食不過一簞，衣不加一稱，而惟衆事是力。夕思晝營，心揆手畫，施者自至，魔事不作。用能於二十年間，或改作，或增葺，光明偉麗，毫髮無憾。上承先師遺志，下爲子孫基業。閎堂傑閣，房奥廊序，棲鍾之樓，櫝經之堂，館客之次，下至庖厨湢浴，無一不備。爲屋僅百間，自門而出，直視旁覽，道路繩直，而原野砥平。一遠山在前，孤峭奇秀，常有煙

雲映帶其傍。卜地者以爲在法百世不廢，且將出名僧。今院纔一傳，其興如此，後烏可量哉！

院之崇成也，恭來請記，曰：「先師之塔，公實與之銘。今院當有記，非公誰宜爲哉？」予報之曰：「子廬於此，凡東之會稽、四明與西人臨安者，風颿日相屬也。彼其得志於仕宦，獲利於商賈者，寧可計耶？有能家世相繼，支久不壞，如若之爲父子者乎？有能容衆聚族，燮和安樂，如若之處兄弟者乎？至於度地築室，以奢麗相誇，斤斧之聲未停，丹堊之飾未乾，而盛衰之變已遽至矣。亦有如若之安居奠處，子傳之孫，孫又傳之子者乎？此無他，彼其初與若異也。雖曰有天數，然人事常參焉。人事不盡，而諉之數，於虖！其可哉？」嘉定元年夏五月庚申記。

橋南書院記

吾友西安徐載叔，豪雋人也，博學善屬文，所從皆知名士。方其少壯時，視功名富貴猶券内物，一第直浼我爾。然出遊三十年，蹭蹬不偶，異時知己，零落且盡。家貲本不薄，載叔常糞壤視之，權衡仰俯，筭籌衡縱，一切不能知，惟日夜從事於塵編蠹簡中，至食不足，不問也。中年，卜居城中，號「橋南書院」，地僻而境勝，屋庳而人傑，清流美竹，秀木芳草，可玩而樂者，不一而足。載叔高卧其中，裾不曳，刺不書，客之來者日益衆。行者交跡，乘者結轍，訶殿者籠坊陌，雖公侯達官之門不能過也。名不可妄得，客不可强致，載叔蓋有以得此於人矣。乃者數移書於予，請記所謂橋南書院者。

嗟乎！漢梁伯鸞入吴，賃舂於臯伯通廡下，至今吴有臯橋，蓋以伯鸞所寓得名。載叔之賢，不減伯鸞，而橋南乃其居，則後世不薶没決矣，尚何待記？然載叔之請，不可終拒也，乃爲之書。嘉定元年夏六月庚寅，山陰陸某務觀記。

心遠堂記

大卿朱公，以開禧元年築第于昭武城東，取陶淵明詩語，名其堂曰「心遠」。既成，與士大夫落之，而以書來告，曰：「子爲我記。」

始嘉泰壬戌，予蒙恩召爲史官，朱公丞祕書，日相從甚樂。公去爲御史，予領監事，間劇異趣，會見甚疏。然每與同舍焚香煮茶於圖書鍾鼎之間，時時言及公，未嘗不相與興懷絶歎也。明年，國史奏御之明日，予乞骸骨而歸。俄而公亦自寺卿得請外補，不復相聞者累歲。比書來，予方卧病，作而言曰：「朱公真可人哉！」士得時遇主，施其才於國。退居閭里，閒暇之日爲多，樽俎在前，琴奕迭進，欣然自得，悠然遐想。問餽宴樂，以修親舊夙昔之好，講解誦説，以垂後進無窮之訓。進退兩得，可謂賢矣。予獨相望累千里，不得持一觴爲公壽且慶斯堂之成，顧方以爲歉。今乃得以不腆之文，自託於後世，亦可謂幸矣夫。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萬卷樓記

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是相稽，本末精粗，相爲

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一編一簡，有脱遺失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博極群書，則一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訖于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者既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莽鹵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而足，藏書者雖盈萬卷猶有憾焉。而近世淺士，乃謂藏書如鬬草，徒以多寡相爲勝負，何益於學？嗚呼！審如是説，則秦之焚書乃有功於學者矣。昭武朱公敬之，粹於學而篤於行，早自三館爲御史，爲寺卿，出典名藩，尊所聞，行所知，亦無負於爲儒矣。然每悒然自以爲歉，益務藏書，以棲於架、藏於櫝爲未足，又築樓於第中，以示尊閣傳後之意，而移書屬予記之。

予聞故時藏書如韓魏公萬籍堂，歐陽究公六一堂，司馬温公讀書堂，皆實萬卷，然未能絶過諸家也。其最擅名者，曰宋宣獻、李邯鄲、吕汲公、王仲至，或承平時已喪，或遇亂散軼，士大夫所共歎也。朱公齒髮尚壯，方爲世顯用，且澹然無財利聲色之奉，儻網羅不倦，萬卷豈足道哉？予聞是樓南則道人三峰，北則石鼓山，東南則白渚山，煙嵐雲岫，洲渚林薄，更相暎發，朝暮萬態，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藏書見志，記亦詳於此略於彼者，蓋朱公本志也。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二

山陰陸游務觀

銘

梅子真泉銘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曰子真泉。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笠澤漁父爲之銘。銘曰：

梅公之去漢，猶鴟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子，舟車所通，何所不閱？彼吴市門人偶傳之，而作史者因著其説。儻信吴市而疑斯山，不幾乎執一而廢百？梅公之去，如懷安於一方，則是以頸血丹莽之斧鉞也。山麓之泉，甘寒澄澈，珠琲玉雪，與子徘徊。酌泉飲之，亦足以盡公之高而歎其決也。

司馬温公布被銘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此銘予二十歲時作，今傳以爲秦少游，非也。

金崖硯銘

我遊三硤，得硯南浦。西窮梁、益，東掠吴、楚。揮灑淋漓，鬼神風雨。百世之

下，莫予敢侮。

延平硯銘

延平雙龍去無迹，收斂光氣鍾之石。聲如浮磬色蒼璧，予文日衰愧匪敵。

蠻谿硯銘

斯石也，出於漢嘉之蠻谿，蓋夷人佩刀之礪也。琢於山陰之鏡湖，則放翁筆墨之瑞也。質如玉，文如縠，則黟龍尾之群從，而溜韞玉之仲季也。

錢侍郎海山硯銘

雲濤三山，飾此怪珍。誰其寶之，天子侍臣。煌煌繡衣，福我遠民。一字落紙，活億萬人。勿謂器小，其重千鈞。從公遄歸，四海皆春。

桑澤卿磚硯銘

古名硯以瓦，今名硯以甎。瓦以利於用，甎以全其天。甎乎甎乎，寧用之鈍而保其全乎！尚無媿之，日陳於前。放翁銘桑甥澤卿硯甎。紹熙二年六月九日，老學庵書。

贊

崔伯易畫像贊

崔公名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劉相沆

舉賢良方正，不赴，以任爲三班差使。韓魏公薦之，詔易文資，爲國子監直講，亦辭。元祐中，再召爲郎，又皆固辭。補外郎，諸公力白于朝，强起爲國子司業，訖不肯。復出爲郡，以起居郎祕書少監召，亦不肯起。紹聖中，復以爲祕書少監，辭如初。遂請宮觀，尋致仕。予喜其白首一節，乃求畫像於高郵，而爲贊曰：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仕以行義，止以遠耻。世衰道微，豈復知此？蚩蚩始學，青紫思拾。萬馬並馳，孰能獨立？始雖弗急，後亦汲汲。我思崔公，涕泗橫集。

東坡像贊

我遊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顧我而歎，閔世垢濁。笑謂侍僊，畀以靈藥。稽首徑歸，萬里天風。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王仲信畫水石贊

亡友王仲信爲予作水石一壁，仲信下世二十年，乃爲之贊，恨仲信之不及見也。其詞曰：導江三硤，神禹之蹟。王子寫之，洶洶撼壁。後三十年，塵暗苔蝕。澹墨色之欲盡，尚觀者之慘慄。或曰：「是學蜀兩孫者非耶？」放翁曰：「吾但見其有歐陽信本、柳誠懸之筆力也。」

鍾離真人贊

五季之亂，方酣于兵。叱嗟風雲，卓乎

人英。功雖不成，氣則莫奪。煌煌金丹，粃糠陶葛。

呂真人贊二

一粒之粟，有國有民。二升之釜，浩渺嶙峋。我遊巴陵，始識公面。青蛇鑑然，求之不見。

又

天下家家畫呂公，衣冠顏鬢了無同。勸君莫被丹青誤，那有長繩可繫風。

僧師源畫觀音贊

三世如來同一鬨，大士亦作補陁夢。

佛子無財可修供，尺紙寸毫俱妙用。寶天冠儼四衆，長年造極筆愈縱。唯師魯公爲作頌，十方世界俱震動。

宏智禪師真贊

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賣生張說。看渠臨了一着子，諸方倒退三千里。

大慧禪師真贊

平生嫌遮老子，說法口巴巴地。若是靈利阿師，參取畫底妙喜。為昭覺文老作。

卍庵禪師真贊為處良長老作

灑灑落落五十年，一句不說祖師禪。

妙喜堂中正法眼，等閑滅在瞎驢邊。

塗毒策禪師真贊二

骨相瓌奇，風神蕭散。貌肅而和，語盡而簡。畫得者英氣逼人，畫不得者頂門上一隻眼。

又

塗毒不自讚，留待三山老。試問卿上人，讚好莫讚好。海中忽起劫初風，北斗柄折須彌倒。

佛照禪師真贊

名動三朝，話行四海。撒手歸來，雲山不改。人言大覺同龕，師云老僧掩彩。

大洪禪師贊

髮長無心剃，衣破無心補。大洪山上有賊，大洪山下有虎。非但白刃殺盡兒孫，更能一口吞却佛祖。

中巖圓老像贊

我遊中巖，拜師于床。巍巍堂堂，鳳舉龍驤。公住無爲，訪我成都。雄辯縱横，玉色敷腴。別未十日，梁木告摧。我如飛蓬，萬里南來。孰謂窮山，乃瞻儀形。墻壁説法，况此丹青。

奉聖淳山主年八十有四放翁爲作真贊

兩住名山一老禪，目光如電照人天。行藏不用占蓍草，卦氣全來二十年。

芋庵宗慧禪師真贊

煨懶殘芋，打塗毒鼓。舌本雷霆，毫端風雨。

廣慧法師贊

東土震旦，西方極樂。一緉草鞋，到處行脚。

敷净人求僧贊

光薙頭，净洗鉢，頭頭拈起頭頭活。有時與，有時奪，受用現前活鱍鱍。敷道者，一短褐，欠箇什麽，更要惡水潑？將錯就錯也不妨，只在檀那輕手撥。道敷净人求伽陀，見施主求買度牒，爲説此數語。嘉泰辛酉四月十日，放翁書。

錢道人贊

栟櫚冠，青芒屩，上天下天不騎鶴。喚作神仙渠不肯，道是凡人我又錯，會稽城中且賣藥。

放翁自贊四

遺物以貴吾身，棄智以全吾眞。劍外江南，飄然幅巾。野鶴駕九天之風，澗松傲萬木之春。或以爲跌宕湖海之士，或以爲枯槁隴畝之民。二者之論雖不同，而不我知則均也。淳熙庚子，務觀自贊，時在臨川，年五十有六。

二

名動高皇，語觸秦檜。身老空山，文傳海外。五十年間，死盡流輩。老子無才，山僧不會。

三

皮葛其衣，巢穴其居，烹不糝之藜羹，駕秃尾之蹇驢。聞鷄而起，則和甯戚之牛歌；戴星而耕，則稽氾勝之農書。謂之瘁則若腴，謂之澤則若癯。雖不能草泥金之檢，以紀治功，其亦可挾兔園之册，以教鄉閭者乎？周彦文令畫工爲放翁寫眞，且來求贊，時年八十。

四

進無以顯於時，退不能隱於酒。事刀筆不如小吏，把鋤犂不如健婦。或問陳子何取而肖其像，曰是翁也，腹容王導輩數百，胸吞雲夢者八九也。陳伯予命畫工爲放翁記

顏，且屬作讚，時開禧丁卯，翁年八十三。

記事

記太子親王尹京故事

隋齊王暕尹河南，唐秦公世民尹京兆，衛王重俊爲洛州牧，皆親王尹京故事也，然尚未甚以爲重。後唐秦王從榮以長子爲河南尹，又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故當時遂以尹京爲儲貳之位。至晉天福中，鄭王重貴、周廣順中晉王榮，皆尹開封，用秦王故事也。國朝太祖皇帝建隆二年七月，以太宗皇帝爲開封尹。開寶末，太宗嗣位纔八日，即以齊王廷美爲開封尹。後封秦王。太平興國七年，秦王出爲西京留守。自是開封不置尹，止命近臣權知府而已。權知府自李符始。雍熙二年，始以陳王元僖爲開封尹，蓋是時太宗元子楚王元佐被疾廢，則陳王亦儲君也。淳化三年薨。後二年，真宗皇帝自襄王爲開封尹，後封壽王。至道元年，正東宮。議者謂尹有品秩，非太子所宜兼領，乃改判府事。自後唐以來，雖以尹京陰爲儲副之位，然皆藩王。以太子判京府，則自至道始也。

故事：開封尹之上有牧，雖具員而初未嘗置。國朝惟親王乃除尹，餘但爲權知府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百七十年，未嘗改。蔡京爲相，始建議置尹。尹非獨故事須親王乃除，又太宗、真宗潛藩所領，人臣所宜避，天下皆罪京之不學。其後宣和末，欽宗皇帝自東宮爲開封牧。是時已有尹，尹之上惟有牧，故以命之。然牧故事序位在太子少保之下，御史大夫六曹尚書之上，

亦非太子所宜兼，蓋有司失考至道判府之制也。尹之下，故事有少尹，位在少府將作少監之下，太子少詹事之上。後唐秦王時，嘗以劉陟爲之。而建隆以來，率不置，惟置判官、推官各一員或二員，通掌府事，並以常參官充。親王爲尹，則判官以給諫充，今太中大夫以上。推官差降焉。真宗爲尹時，判官二員，推官三員，蓋特置也。

或問：「太宗以來，尹京則謂之南衙，何也？」曰：「開封府治所，本在正陽門南街東。然太宗爲尹，乃就晉邸視事，晉邸又在大内及府治之南，故曰南衙，亦曰南宫。秦王、許王因之。及真宗爲尹，太宗以秦王、許王皆不利，始命還就府治焉。」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二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三

山陰陸游務觀

傳

姚平仲小傳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悦，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草書，頗奇

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族叔父元燾傳

族叔父元燾，名宧，一字居安，自山陰從家餘姚。性恭謹純厚，閉門力學，不妄與人交。尤好樂律，每言樂所以成人才，今世所用皆胡部，雖鄭衛亦不得聞，況韶濩乎？因考按古《關雎》、《鹿鳴》諸詩，抑揚皆合音律，時時自歌之，中正簡古，聞者興起。欲上書請用之鄉飲酒，會疾病不果。所居瀕江，一室蕭然，數十年間，几席書册琴樽之屬，皆未嘗易。好飲酒，然不肯自釀，或餽以家所醖，亦辭不取，曰：「法不可也。」其謹如此。有子洙，登進士第，爲鹽官尉，迎養官舍。期年洙卒，元燾護其喪歸，亦能自釋。久之，以疾卒，年七十。

與元燾同時有鄭從革者，名鼎之，丹徒人，自三舍法行，已在鄉校。能自刻苦，口誦手鈔，日常兼數人，然試有司輒黜。從革亦不以黜故少怠，終始如一日。事父篤孝。建炎中，客山陰，遇寇，從革欲奉父避之，父不聽。從革乃束帶立牀前，鬻糜粥，奉湯液，悉如平時。寇至，則迎門拜泣曰：「父老不能去，惟哀憐之。」寇爲感動，乃署其門，使其屬勿犯。終亂定，父子俱得全。年六十餘，貧益苦。比卒，衣衾不能具，而一鄉皆推其賢云。

陳氏老傳

會稽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農。惟力耕致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賈販以取贏者，一切不爲。

耕桑之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但略使識字，不許讀書爲士。婚姻悉取農家，非其類皆拒不與通。室廬不妄增一椽，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衣惟布襦帬，取適寒暑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子孫亦皆化之無違。陳氏所居，在剌湆山下，地名曰南溪云。

陸子曰：予嘗悲士之仕者，若苟名位而已，則爲負國。必無負焉，則危身害家，憂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先世本魯墟農家，自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窮通顯晦所不論，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室廬桑麻果樹溝池之屬，悉已蕪没。族黨散徙四方，蓋有不知所之者。過魯墟，未嘗不太息興懷，至於流涕也。聞陳氏事，因爲述其梗概傳之，庶觀者有感焉。

青詞

紹興府衆會黄籙青詞

上帝福善禍淫，雖各繇於類應；大道回骸起死，或俯徇於哀祈。敢露忱詞，仰干聰鑒。伏念臣等所居紹興府，地連三輔，人雜五方。任職居官，當閭閻之太半；鮮衣美食，昧稼穡之所從。習俗莫還，神明積譴，方凶饑之荐至，加疫癘之相乘。疾痛呻吟，未及三醫之謁；焄蒿淒愴，已悲萬鬼之鄰。念升濟之無方，敢號呼而有請。伏望少回洪造，一洗衆辜，逝者脱泉路之冥冥，生者安王民之皞皞。天職生覆，地職形載，敢忘夙夜之歸；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永冀

生成之賜。

江西祈雨青詞

天惟至仁，久寬水旱之譴；吏實有罪，仰累陰陽之和。既閔雨之歷時，敢叩閽而請命。伏念臣濫膺上指，出使近畿，深惟冥頑固陋之資，莫副惻怛丁寧之訓，徒積勤於夙夜，冀無負於幽明。然而風采不足以讋服豪强，惠愛不足以撫綏鰥寡。政媮惕日，田疇曠陂澤之修；訟積淹時，囹圄困桁楊之繫。務均力役，而或蔽於所見；思廣賑恤，而或緣以爲姦。既莫致於善祥，懼卒罹於饑饉。是用諏辰之吉，稽首以陳，伏望推善貸之慈，霈曲成之惠。雖有司曠職，宜伏雷霆之誅，然比屋何辜，流爲溝壑之瘠。若復未回於洪造，遂將絶望於有秋。敢殫皇皇哀迫之誠，冒貢懇懇吁嗟之禱，庶格九霄之澤，少紓一道之憂。稼穡順成，儻僅蒙於中熟；里閭疾苦，誓靡壅於上聞。

謝雨青詞

旱大甚以是虞，不遑啓處；天蓋高而可叩，思罄精誠。方祇祓於齋場，已亟霑於膏澤。尚懼豐凶之未決，敢忘祈報之交修。仰企叢霄，少回沖馭。伏願哀黎民之匱食，宥衆吏之瘝官，申敕有神，更終大惠。一穀不升謂嗛，豈勝夙夜之憂；三日以往爲霖，實賴乾坤之造。

嚴州祈雨青詞

歲律肇新，農功伊始。居者慮陰淫陽

伏之寇，耕者懷旱乾水溢之虞。仰惟上穹，職是元化，俯遂群黎之育，式均六氣之平。敢即熙壇，恭陳薄薦。所冀歲豐民樂，寬九重宵旰之憂；賦足刑清，逭衆吏簡書之責。敢忘惕勵，仰對生成。

謝雨青詞

天九關之在上，精誠可以徹聞；雨三日而成霖，枯槁爲之盡起。恭陳薄薦，冒貢丹衷。伏念臣領此偏州，迨今累月。上無以布宣寬大，而逭屯膏之咎；下不能撫摩凋瘵，而格解澤之施。跼蹐靡遑，吁嗟上訴。敢謂叢霄之應，曾無浹日之淹。月離畢以示期，山出雲而効職。風霆下擊，澗壑交流。井汲如初，家享一瓢之樂；粟儲可繼，士寬半菽之憂。商旅通行，道途鼓舞。彼有遺秉，此有滯穗，方將均惠於惸嫠；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更冀默消於疾癘。敢忘兢惕，仰對生成。

保安青詞

道垂光而下濟，罔不興慈；情至敬則無文，惟當直訴。伏念臣少多罪垢，晚乏功能，寓形寖迫於九齡，定著遂階於四品。先世被追榮之典，已冠三孤；諸兒荷延賞之恩，例霑寸祿。首坐滿盈之久，自挻灾釁之來。時涉夏秋，疾生經絡，有藥必試，靡神不祈，呻吟之聲，晨暮不絕。惟歸誠於洪造，或少逭於往愆。幺然微衷，亟以自列。伏望曲回聰聽，俯佑殘軀，俾耄及之餘生，獲奠居於故社，耕桑安樂，父子團欒。天實無私，敢汲汲希望外之福；人誰不死，願熙

熙須數盡之期。

疏

天申節樞密院開啓道場疏

得道者上爲皇，啓帝圖之廣大；有德者得其壽，當化日之舒長。率籲衆情，虔伸善祝。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伏願三靈介祉，九廟儲休。無黄屋之心，雖退藏於淵默；如南山之壽，冀茂對於天祺。

滿散道場疏

惟天其申命用休，誕御無疆之歷；有德者必得其壽，共輸歸美之誠。敢叩梵宫，仰申善頌。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伏願頤神物外，布澤寰中。福禄萬年，丕介龎鴻之祕；本支百世，永奉詒燕之謀。

天申節功德疏

得吾道而上爲皇，筭自齊於箕翼；有天下而傳之子，福方寖於華夷。敢因震夙之期，申致延鴻之祝。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聰明時憲，清浄無爲。黄屋非心，共仰堯仁之大；玉卮爲壽，益瞻漢殿之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恭願茂對昌辰，丕承景貺。以聖傳聖，增光奕世之休；爲天中天，永享萬方之奉。

又

得道上爲皇，誕受泰元之册；重華協于帝，光臨孝治之朝。敢殫向日之誠，仰祝後天之筭。尊號陛下，恭願又新湯德，丕顯文謨。日舒以長，燕處益探於衆妙；道沖而用，陰功廣被於群生。

瑞慶節功德疏七

有開必先，天地肇開於景運；無遠弗届，華夷畢效於貢珍。矧備邇聯，敢稽壽祝。皇帝陛下，伏願誕膺戩穀，端拱穆清。以八千歲而爲春，永御舒長之景；十七百年而過曆，用符愛戴之誠。

二

誕彌厥月，丕昭震夙之期；長發其祥，共致厖鴻之祝。皇帝陛下，恭願後天難老，如日正中。紹十二聖之睿謩，開三百年之景運。金泥玉檢，肇修稀闊之儀；楛矢石砮，永享貢輸之盛。

三

叨榮禁路，千齡獲遇於聖明；歸老故山，一飯敢忘於君父。敬修梵供，仰祝堯年。皇帝陛下，恭願光照大千，壽踰時萬。繼統燕無爲之治，御邦躋有道之長。上際下蟠，永享化國舒長之日；東封西祀，嗣修太平稀闊之儀。

四

節紀千秋，實踵開元之盛；神呼萬歲，洊膺嵩嶽之祥。顧雖遯迹於丘園，敢怠馳誠於軒陛。皇帝陛下，伏願道極高而蟠厚，治咸五而登三。碣石河源，盡復輿圖之舊；泰山梁甫，嗣修檢玉之儀。

五

惟皇之極，欣逢熙洽之辰；於萬斯年，共效厖鴻之祝。敢趨凈域，荐控丹衷。皇帝陛下，伏願允叶帝心，誕膺神筴，化東漸而西被，功上際而下蟠。降德于衆兆民，坐致唐虞之治；上瑞至千百所，永符箕翼之祥。

六

聖恩念舊，猶叨四品之崇；景運開先，敢後萬年之祝。皇帝陛下，恭願當宁撫盈成之業，垂衣紹積累之休。朔易南訛，緜鋤耰於率土；東漸西被，會玉帛於中朝。

七

恩霑遺老，幸聯上雍之班；身遇明時，敢後祝堯之請。皇帝陛下，恭願乾端廣大，日轂正中，髦蠻奉九譯之琛，農扈告三登之候。應帝王之運，故聰明睿智足以有臨；集天地之祥，皆筭數譬喻所不能及。

祈雨疏

九秋伊始，百穀將登，念零雨之稍愆，率群情而致禱。仰惟慈蔭，曲鑒丹誠。三日爲霖，俯慰雲霓之望；大田多稼，上寬宵旰之憂。

謝雨疏

諸佛願心，本常存於澤物；衆生業果，或自召於凶年。民愚無良，吏惰不職。駭驕陽之作害，閔零雨之弗時。内罄寸誠，方吁嗟而遍禱；起瞻四野，已枯槁之一蘇。自惟莫格於太和，乃至上勤於慧力。敢忘祇報，用答鴻慈。

道宫謝雨疏

上帝至仁，本不忘於澤物；下民胡罪，幾坐致於凶年。由官吏之惰偷，致政刑之疵癘。驕陽作害，零雨弗時。内罄寸誠，方吁嗟而仰禱；起瞻四野，已枯槁之一蘇。自惟莫格於太和，乃至輒干於鴻造。敢忘祇報，用答好生。

嚴州祈雨疏

倬彼雲漢，尚愆霖雨之期；害於粢盛，俯劇淵冰之懼。敢輸丹悃，仰叩真覺慈，[1]冀

[1]「真覺」二字，底本如此，場所不同，用字不同，下文不再説明。

占離畢之祥，少逭屯膏之咎。

二

時雨少愆，上勞宵旰。詔音亟下，恭致禱祈。敢冀覺慈洪恩，誕敷惠澤。

三

龜占墨而尚違，凜有屯膏之懼；龍蟠泥而未舉，方緊解澤之施。冀軫鴻慈，寺云「覺慈」。曲成樂歲，俯慰闔境雲霓之望，上寬淵衷宵旰之憂。

嚴州施大斛疏

旱魃爲虐，念莫釋於衆憂；飯香普熏，敢恭陳於浄供。伏願雲從龍而效職，月離畢以告祥，解澤亟行，屯膏一洗。如來施無量食，既靡間於聖凡；史臣書大有年，庶上寬於宵旰。

嚴州謝雨疏

時雨愆期，方軫焦勞之慮；天心佛慈從欲，遽蒙霈澤之施。敢擇良辰，敬伸昭報。

嚴州謝雪疏

萬邦婁豐，幸際中天之熙運；平地尺雪，鬱爲嗣歲之嘉祥。敢忘薄薦之陳，少謝叢霄之貺。尚祈洪造，益介純禧。佛寺云：敢忘凈供之修，少謝覺慈之貺。尚祈垂佑，益介純禧。

嚴州久雪祈晴疏

時雪屢應，已占嗣歲之登；春氣未和，寧免祈寒之怨。敢趨祕梵宇，仰叩真覺慈。冀日麗於層霄，俾民安於比屋。上寬旰食，俯慰輿情。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三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四

山陰陸游務觀

疏

法雲寺建觀音藏殿疏

補落伽之道場，蓁蕪已久；修多羅之妙典，函匭僅存。先師每志於經營，四衆亦思於協助。天時默定，佛事將成。伏望巨公大人，居士長者，深戒着鞭之後，共合浮圖之尖。庶得萬瓦鱗差，脩梁虹舉，紺容輝日，梵唄陵雲，結難值之勝因，作無窮之壯觀。

開元寺重建三門疏

巍然古刹，實居大府之喉衿；卓爾高閎，復爲一寺之眉目。歷數百載，極祇園之盛；乃七十年，猶劫火之殘。伏望大發積藏，亟成鉅麗，粲髹丹於久廢，偉扁榜之一新。雨霽塵清，碧瓦勢凌於霄漢；霧開日出，金鋪光射於康莊。還壯觀於承平，垂美名於不朽。

安隱寺修鍾樓疏

金鍾大鏞，蓋以聲爲佛事；雄樓傑閣，宛在水之中央。歷歲既深，須人乃復。敢徧投於信士，祈同結於勝緣。浮翠流丹，儻

復還於鉅麗；撞昏擊曉，實大警於沉冥。

重修光孝觀疏

天覆地載之間，飲啄皆由於道蔭；跂行喙息之類，涵濡悉荷於國恩。豈獨忠義之心，人人具有；抑亦生成之賜，物物皆同。永惟光孝之道場，實薦徽皇之飈御。神祠佛刹，尚營繕之相望；琳館珍臺，豈修崇之可後。某等叨恩冠褐，庀職宮庭，敢忘夙夜之勤，冀復規模之舊。既侈先朝之遺迹，遂新大府之榮觀。

圓通寺建僧堂疏

如來香飯，取時已遣化人；開士鉢單，展處又須得所。營兹華屋，延我勝流。念非極棟宇之功，何以稱龍象之衆。木魚哮吼，千僧閣也在下風；露柱證明，九梁星直須退步。

重建大善寺疏

劫火之壞大千，雖云有數；長者之施億萬，要豈無時。儻阿練若獲了大緣，則窣堵波亦還舊觀。可謂非常之舉，惟須不退之心。

道像五藏疏

道雖與貌，固非耳目口鼻之施；天本無心，尚何肝膽肺腸之有。既云肖像，蓋亦同人。願共發於信心，不須疑着；庶亟成於盛事，垂示無窮。

鶩峰寺重建三門疏

建寺年深，築門役鉅。雖不下禪牀相接，用此何爲？然倒騎佛殿出來，少它不得。伏望念古阿蘭若之勝地，結檀波羅密之大緣。或備土木甎甓之材，或施黝堊髹丹之費。初發心處，已有諸聖證明；一落筆時，自然大地震動。

重修大慶寺疏

佛出本爲一大緣，初無差別；越城昔有六尼寺，五已丘墟。惟大慶之名藍，實故唐之遺址。兹蒙賢牧，命復舊規。方廣募於衆財，冀亟成於偉觀。魔王魔民魔女，盡空蜂蟻之區；法鼓法炬法幢，一新龍象之衆。儻承金諾，敢請冰銜。

福州請仁王堅老疏

勇退急流，雖具衲子參尋之眼；旁觀袖手，要非邦人嚮慕之誠。爰擇名藍，往迎高士。某人芙蓉正派，真歇諸孫，默觀已得於本心，自重每輕於外物。不合則去，蹈儒士之難能；知我者希，得老氏之所貴。付越山於昨夢，聽石嶺之儻來。野鶴溪雲，豈有去留之迹？齋魚粥鼓，一隨宿昔之緣。

福州請九峰圓老疏

鬧籃裏入頭，不妨奇特；懸崖邊撒手，只要承當。須遇作家，方了此事。某人參臨濟正法眼，得補陀大辯才。雖則跛跛挈

挈走諸方，不認昭昭靈靈作自己。伏請如雲出岫，似月印潭，放下鉢袋衣囊，打起齋魚粥鼓。直到佛祖不知處，猶是半塗。且向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

福州請聖泉潁老疏

少室玄機，陽岐正脉。最端的處，只要言下承當；有多少人，盡向面前蹉過。某人談鋒峻峭，心地圜明。當初向竹篦子頭，偶然築着磕着；而今踞寶華王座，選甚胡來漢來。便須拈起鉗鎚，打開窠臼。以鐵酸䭔普供大衆，與木上座同演宗風。鍾鼓鏗鍧，旛幢炳煥。豈惟流輩，知不由兔徑之高；要使師翁，發撞破煙樓之歎。

能仁請昕老疏

視世如菴摩勒果，雖外物之本輕；説法如優曇鉢華，要應時而出現。久已名行於海內，豈容身隱於雲根？敬虛金布之園，往致空飛之錫。某人材高龍象，辯震雷霆，潛閩嶺者十年，遇寒巖而一笑。始初歎賞，明窗下特地安排；最後慇懃，鉢袋子親自分付。幸念先師之遺語，亟爲故人而遠來。要傳無盡燈，當觀第一義。

雍熙請最老疏

山陰道中萬壑水，依舊潺湲；雲門寺裏一爐香，久成寂寞。忽於旁邑，得此高人。某人立雪飽參，隔江大悟，通威音以前

消息，蹋毗盧向上機關。血指汗顏，諸方不供一笑；摶風擊水，萬里始自今朝。豈惟續且庵家傳，更喜得可齋道伴。

鄉士請妙相講主疏

雜華設教，猶日照山，大士應緣，如雲出岫。某人英姿邁往，雋辯絕倫，早集布金之園，久造笑雲之室。伏望俯從衆志，來繼道場。且要於談笑間，取上方香積之飯；然後以神通力，成夜摩覩史之宫。

千秋觀修造疏

一曲澄湖，千秋古觀。瓊樓玉宇，正須月斧之修；蘂笈琅函，未極雲章之奉。至於傑閣翬飛於天半，長橋虹卧於波心，皆擬繕營，用成勝絕。況丞相肇新於真館，與邦人仰禱於帝齡。覆載之間，共陶化日；髮膚之外，皆是聖恩。願垂不朽之名，更效無疆之祝。

光孝請廓老疏

孤峰頂上，一口吞三世如來；七里瀨邊，隻手接十方衲子。既是隨緣自在，便須信手采當。[1] 某人號真作家，有大力量。拈起拂子，且與陸大夫同舉宗風；放下鉢囊，不妨陳尊宿暫爲隣舍。

[1] 「采」，毛氏本作「手」。

雍熙請機老疏

諸方到處，只解抱不哭孩兒；好漢出來，須會打無麵餺飥。舉起一枝拂子，勘破四海禪和。某人心地超然，談鋒儁甚，最初遊歷，倒却門前剎竿；末後承當，分付先師鉢袋。十年涵養，一旦闡揚。請木上座作先馳，拈鐵酸豏施大衆。鯨鍾鼉鼓，無非塗毒家風；蘿月谿雲，盡是放翁供養。

雍熙請錫老疏

瞿唐峽、瀲灩堆，萬里不生寸草；若耶谿、雲門寺，三人即是叢林。要看雲居錫上座點檢諸方，須與宣城陸大人激揚此事。某人得來孤峻，用處縱橫，巍巍堂堂，灑灑落落。半月嵓戴起簣子，好泉亭脱下草鞵。水宿山行，平日只成露布；刀耕火種，從今別是生涯。

求僧疏

掀禪床，拗柱杖，雖屬具眼廝兒；搭袈裟，展鉢盂，却要護身符子。伏望尊官長者，達士通人，共燃續慧命燈，不惜判虛空筆，起難遭想，結最勝緣。向僧堂前喝參，幸離俗諦；以比丘身得度，敢負厚恩。

又

佛有八萬四千法門，出家最勝；僧受二百五十大戒，利物無邊。方今雲門諸山，莫如净智一境，必度優婆塞，俾成比丘僧。

巍巍堂堂，聿觀龍象之衆；雍雍肅肅，不媿旃檀之林。儻許結緣，願垂涉筆。

紫霄宮女童徐居慶求披戴疏

雲山棲隱，雖從金門羽客之遊；冠珮焚修，尚欠白水真人之力。敢輸微懇，仰叩高閎。伏望推博施之心，植衆妙之本。仙槎乞得支機石，既遇有緣；天風飄下步虛聲，是爲報德。

成都大聖慈寺念經院僧法慧爲行者雷印定求度牒疏

拈華會上，正法眼雖是自明；剗草殿前，護身符少伊不得。故鄉踰八千里路，空手要七十萬錢。欲辦大緣，莫嫌俗氣。從此鉢盂兩度濕，受賜不貲；忽然平地一聲雷，酬恩有在。

雍熙請倫老疏

脩竹茂林，久作蘭亭之客；青鞵布韈，忽尋秦望之盟。此有宿因，寧容力避？某人渡河香象，跋浪長鯨。初得法於室中，耳聾三日；晚抽身於林下，壁觀九年。道價雖高，世緣未契，方公言之共歎，亦勝地之將興。百草頭祖師，本來知見；一毫端寶刹，今日神通。但辦肯心，必無難事。

梁氏子求僧疏

名家有千里駒，本意折一枝桂。忽厭魯章甫，擬著僧伽黎。可謂人英，堪承佛

種。長者若能成就，放翁爲作證明。

孫餘慶求披戴疏

孤雲野鶴，山林自屬閑身；布襪青鞵，巾褐本來外物。伏念心久游於塵外，迹尚寄於人間。傅翕雖然頭戴道冠，王恭終要身披鶴氅。直須白水真人力，共了青谿道士緣。

陶山菴行者求化度牒疏

昔於如來所發心，蓋非一世；今以比丘身得度，夫豈小緣？況貞白先生昇僊之區，實文昌左轄植福之地。遍投信施，庶獲圓成。七條九條二十五條，儻無魔障；一佛二佛百千億佛，當共證明。

傅妙穌求僧疏

四十劫前記作佛，已定出家；百尺竿頭坐底人，正須進步。茲述慺慺之請，敬趨赫赫之門。伏望王公大臣，長者居士，揮雲煙於紙上，運財寶於庫中，出現優鉢曇花，成就僧伽黎相。十方諸佛同聲讚，可謂勝緣；一日鉢盂兩度開，敢忘大施。

葉可忻求僧疏

七寶布施作福，止屬有爲；一人發心歸源，方名大事。非賴賢豪之助，曷弘清净之緣。所冀見聞，各懷喜捨。續佛壽命，成苾芻不壞之身；爲國焚修，効芥石無疆之祝。

祝文

鎮江謁諸廟文

某以隆興改元夏五月癸巳，自西府掾出佐京口，明年春二月己卯至郡。洪惟上恩，不可量數。敢不夙夜祗惕，圖稱所蒙。區區之心，神其監之。

祭富池神文

某去國八年，浮家萬里，徒慕古人之大節，每遭天下之至窮。登攬江山，裴徊祠宇。九原孰起，孤涕無從。雖薄奠之不豐，冀英魂之來舉。

福建謁諸廟文

某聞聰明正直，神之所以爲神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吏之所以事神也。一戾于此，神且殛之，其何福之敢望？某蒙恩出使一道，告至之始，祗慄于祠下。

福州城隍昭利東嶽廟祈雨文代

閩之風俗，祭祀報祈，比他郡國最謹。以故祠廟之盛，甲於四方。斧斤丹堊，靡有遺巧，重門傑閣，焕然相望。則神之所以福其人者，亦宜與他郡國異。而自夏訖秋，驕陽爲害，水泉淺涸，草木焦卷，多稼彌野，將茂而槁。夫幽顯之際雖遠，然豈有享其奉而不恤其害者？惟神聰明，宜動心焉。

福州謝雨文代

吏受命天子，牧養百姓，神受命上帝，保衛一方，其責則均。然而祠宇貌像，孰與府寺之雄？犧牲醪幣，孰與廩𥻘之厚？巫覡尸祝，孰與官屬之盛？吏惰政紕，無以格豐年之祥。不自責而望神，宜拒而弗享矣。區區之禱，曾未信宿，雲興東山之麓，雨被千里之内，雷發而不怒，風行而不疾，祁祁霦霦，如哺如乳。起視四野，莫不霑足，愁歎之聲，變爲歡謡。嗚呼！吏之愧于神多矣。酒洌牲肥，樂歌送迎，匪報也，以識吏之愧也。

福州準敕禱諸廟文代

乙未詔書，慈寧殿服藥，敷大宥于四方，分命郡國，禱山川神示之在典祀者。惟神受職，欽承上意。

福州歐冶池龍鱓谿河口五龍廟祈雨祝文❶代

繚垣閟宇，瀦水灌木，窈然而幽陰者，龍之神也。升天御雲，濟世澤物，霈然而成功者，龍之仁者也。聰明正直，有禱必應者，又其所以食于民也。歷時不雨，粢盛將害，則龍亦何心，視民之窮如越人之視秦

❶「廟」字，原無，據四庫本補。

也。變化呼吸，轉灾爲豐，在龍之力，其易如指之屈伸也。犧牲醪幣，吏之所以報龍者，其敢怠而弗親也。

福州閩王閩忠懿王祈雨祝文代

維神之生，禦灾捍患，有功德於此邦之人。没而祀之，非獨父老子弟不忘神之功德，意者神亦眷眷於此邦，没而不已也。歷時不雨，稼穡將害，吏雖不言，神其忍安視弗救耶？雖然，敢不以告。

嚴州謁諸廟文

新定爲郡，地陋民貧，而回禄馮夷，數見譴告。市邑蕭然，至今未復。某蒙恩來守是邦，宜知所報。如或黷貨以厲民，淫刑以飾怒，事燕遊以廢政，納請謁以橈法，是宜即罪于有神，死不敢悔。使其能粗踐今兹之言，則神亦宜哀矜之。調節雨暘，驅逐癘疫，使與吏民仰戴明神之休，牲酒鼓歌，以時來報，豈不幽顯各得其職哉？

謁大成殿文

某聞之夫子曰：「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某家世山陰，被命來守，不三舍而至，殆與古之仕於其國者無以異。然一於忠敬有所不力，則吏與民且合其智詐澆浮以欺其守，豈不殆哉？視事之始，欽謁先聖先師，非獨以令甲也，敢告夙夜祇懼之意。

謁社稷神文

某蒙上恩，來守新定。邦雖小，有社稷焉，其敢不恪，以獲戾于神。敬以到郡之三日，周視壇壝。

嚴州秋祭祝文

秋有祀，國之典也。筮日之良，爰舉祀事，牲酒樂歌，靡敢不飭。惟爾有神，來格來歆，惠我吏民，神亦永饗典祀。

嚴州祈雨祝文

新定爲郡，介于谿山之間，雨暘少愆，輒能病稼。戊申水溢，方禱于神，曾未再旬，復以旱告。吏政無以格陰陽之和，而惟神之瀆，群趨廟庭，僕僕亟拜。神固不以吏罪而棄斯民，吏獨無愧於神乎？尚力厥事，以蓋茲媿，神其監臨之。

二

甲辰，詔旨以閔雨命郡守致禱。惟神受職，欽承上命。

三

某被命來守，幸及終更，不敢以去郡有期，怠荒厥事。屏逐暴吏，慰安疲民，稽于幽明，儻逭咎責。而嘉穀方秀，時雨未渥，維神正直，宜監于茲。敢列忱辭，恭俟嘉澤。

嚴州馬目山祈雨祝文

維神有祠，茲山尚矣。唐刺史韓泰，以禱雨獲應，載新廟貌。今又四百餘年，而未列命祀，無以慰父老祝史之心。今茲旱勢已極，某雖愚，蒙恩假守，得以專達于朝。敢與爾神期以三日，甘澤霑足，槁苗復興，當列奏乞封，以侈神之威靈。顧以守郡，不獲親行，謹遣迪功郎建德縣主簿汪仲儀即事祠下，而某帥郡僚，望拜于軍門，傴以俟命。

又

考於圖志，得神之威靈而致禱焉。既累日矣，誠弗能格，雖間得小雨，地不及濡，塵不及斂，而赫日復出矣。然父老之言，以爲比夕雲物，多起神之祠傍，意者神哀憫斯民，終有以活之也。敢復以請，慺慺之誠，神尚鑒之。

嚴州祈晴祝文

雨勢未止，溪流暴溢。民廬官寺，倉庾獄户，皆有意外之憂。惟神聽相，亟俾開霽，約束漲水，以時返壑。某與吏民，其敢忘報？

嚴州謝雪祝文

四時冬爲元英，閭里毋虞於癘疫；平地尺爲大雪，麥禾預卜於豐穰。敢忘薄薦之陳，少答明神之賜。尚祈孚佑，永保

安寧。

嚴州久雪祈晴祝文

雪雖嘉瑞，過則爲灾。春氣未和，民屢告病。郡政乖剌，惟神之歸。尚祈興哀，以卒大賜。牲酒之報，其敢弗虔。

嚴州廣濟廟祈雨祝文

不雨且再旬矣，井泉涸竭，蔬蔌告病。閭巷講救焚之備，郡庭決争汲之訟。秋陽益熾，疾癘將作。吏雖愚，猶知恐懼，豈神之聰明而忘之乎？出雲興雨，以一洗之，神之德於斯民，豈有既哉！

嚴州謝雨祝文

比承詔旨，致禱靈祠。果遂感通，沛然甘澤。敢涓吉日，祗報靈休。

嚴州戊申謝蠶麥祝文

乃者蠶老而未繭，麥秋而未穫，天作霪雨，將害于成。惟神降康，陰沴消弭，牲登于俎，酒湛于觴。維以薦誠，匪敢言報。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四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五

山陰陸游務觀

勸農文

夔州勸農文

仰惟天子臨遣牧守，每以務農勸課之指，丁寧訓敕。雖遐陬僻邑，如在畿甸，惟懼一穀之不登，一夫之失職也。硤中之郡夔爲大，其於奉明詔，以倡屬郡、慰齊民者，尤不敢不勉。繼自今，不縱掊克，不長嚚訟，不傷爾力，不奪爾時。爾父兄子弟，其亦恭承天地惠澤，毋爲惰遊，毋失東作，毋失收斂，毋嫚蓋藏，勤以殖産，儉以足用。有司與民，交致其愛。使公私之蓄，日以富饒，無貽朝廷宵旰之憂。豈不韙哉！

丁未嚴州勸農文

蓋聞農爲四民之本，食居八政之先，豐歉無常，當有儲蓄。吾民生逢聖世，百穀順成，仰事俯育，各遂其性。太守幸得以禮遜，相與從事於此，故延見高年，勞問勸課，致誠意以感衆心，非特應法令爲文具而已。今茲土膏方動，東作維時，汝其語子若孫，無事末作，無好終訟，深甽廣耜，力耕疾耘，安豐年而憂歉歲。太守亦當寬期會，簡追胥，戒興作，節燕遊，與吾民共享無事之樂，而爲後日之備，豈不美哉！

戊申嚴州勸農文

蓋聞爲政之術，務農爲先。使衣食之粗充，則刑辟之自省。當職自蒙朝命，來剖郡符，雖誠心未格於豐穰，然拙政每存於撫字。觴酒豆肉，曷嘗妄蠹於邦財；銖漆寸絲，不敢輒營於私利。所冀追胥弗擾，墾闢以時，春耕夏耘，仰事俯育。服勞南畝，各終薦蓘之功；無犯有司，共樂舒長之日。今者土膏既動，穡事將興，敢延見於耆年，用布宣於聖澤。清心省事，固守令之當爲；曠土游民，亦父兄之可恥。歸相告戒，恪務遵承。上以寬當宁之深憂，下以成提封之美俗。

雜　書

書通鑑後

司馬丞相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其説辯矣，理則不如是也。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强藩大將，或在兼并，或在老釋。方是時也，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何代無之？若能盡去數者之弊，守之以悠久，持之以節儉，何止不加賦而上用足哉！雖捐賦以予民，吾知無不足之患矣。彼桑洪羊輩，❶

❶「洪」，應爲「弘」，此係避宋宣祖趙弘殷諱。

何足以知之？然遂以爲無此理，則亦非也。

又

周世宗既服江南，諭使修守備。《通鑑》以爲近於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時，世宗將有事於燕晉，其謀以爲若南方有變，雖不能爲大害，然北伐之師，勢亦不得不還。故先思有以安江南之心，又疲其力於大役，使不得動。比北伐成功，江南折簡可致矣。此世宗本謀也，遽謂之近於文王，豈不過哉！然世宗之謀，則誠奇謀也。蓋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勝取吳、蜀、楚、粵，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先取蜀、南粵、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於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宗之本謀爲善也。

書賈充傳後

言一也，情則三也，其惟論兵乎！自古惟用兵最多異論，以其有是三者也。禍機亂萌，伏於隱微，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有識者焉，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於秦是也。投機之會，轉眄已移，而常人闇於事機，私憂過計，馮道之於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闇，猶有憂國之心焉。至於賈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吳之舉，至請斬張華，則何説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庸人習見南北分裂，謂爲故常。赤壁之役，以魏武

之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塗地，終身不敢南鄉。充之心，蓋竊料吳未可下，因爲先事之言，以徼後日之福，而不料天下之遂一也。要之，戰，危事也，以舜爲君，禹出師，不能一舉而定三苗。以唐太宗自將，李勣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故爲充之説者，常有利焉。此人臣之陰爲身計者，所以多出於此也。馮道不足言矣，王猛、賈充之論，所謂差毫釐而繆千里者，可不察哉！

書郭崇韜傳後

後唐莊宗初得天下，欲立愛姬劉氏爲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莊宗雖出夷狄，又承天下大亂，禮樂崩壞之際，然顧典禮人情，亦難其事，未知所出。群臣雖往往阿諛，亡學術，然亦無敢當其議者。豆盧革爲相，郭崇韜爲樞密使，崇韜功高迹危，思爲自安計，而革庸懦無所爲，惟諂崇韜以自安，因相與上章言劉氏當立。於是莊宗遂立劉氏爲后。劉氏既立，黷貨蠹政，殘賊忠良，天下遂大亂。莊宗以弑崩，李氏之子孫殲焉。

嗚呼！革不足言矣，崇韜佐命大臣，忠勞爲一時冠，其請立劉氏，非有他心也，不過謂天子所寵昵而自結焉，將賴其助以少安而已。然唐之亡，實由劉氏，是亡唐者崇韜也。後唐之先，皆有勳勞于帝室，晉王克用百戰以建王業，莊宗因之遂有天下。同光之初，海内震動，幾可指麾而定矣。而崇韜顧區區之私，引劉氏以覆其社稷，而滅其後嗣。宗廟之靈，其肯赦之乎？崇韜卒以盡忠赤其族，革亦無罪誅死，豈非天哉？

昔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大臣褚遂

良等力争以爲不可者，皆得禍。獨李勣勸成之，窮極富貴而死，自謂得計矣。及武氏得志，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誅戮幾盡，而勣雖已死，亦卒以孫敬業故，發墓剖棺，夷其宗族。遂良等雖得禍，不至此也。天理之不可逃如此。雖然，豈獨天理哉！彼勣與崇韜，皆武夫烈士，勇於報德，乃以此心揣婦人，以爲自安之奇策，安知婦人之性，陰忮忍毒，果於背德，方其得志自肆，若豺虎然，豈復思得立之所自哉？然則二人之禍雖微，天理固有不可逃者矣，悲夫！

書安濟法後

當安濟坊法行時，州縣醫工之良者，憚於入坊。越州有庸醫曰林彪，其技不售，乃冒法代它醫造安濟。今日傅容平當來，則林彪也，明日丁資當來，又林彪也，又明日僧寧當來，亦林彪也。其治疾亦時効，遂以起家，然里巷卒不肯用。比安濟法罷，林彪已爲温飽家矣，年八十餘乃終。開禧乙丑四月七日，務觀書。

書空青集後

建中靖國元年，景靈西宫成，詔丞相曾公銘于碑，以詔萬世。碑成，天下傳誦，爲宋大典，且歎曾公耆老白首，而筆力不少衰如此。建炎後，仇家盡斥，曾公文章始行於世，而獨無此文。或謂中更喪亂，不復傳矣。淳熙七年，某得曾公子寶文公遺文於臨川，然後知其寶文公代作，蓋上距建中八十年矣。嗚呼！文章鉅麗閎偉至此，使得用於世，代王言，頌成功，施之朝廷，薦之郊

廟，孰能先之？而終竇文公之世，士大夫莫知也。汪翰林平生故人，及銘其墓，惟曰「始爲家賢子弟，中爲時勝流，晚爲能吏」。是豈足以言公哉！公家世固以文章名天下，又自少時所交，皆諸父客，天下偉人，出入試用，亦數十年，朋舊滿朝。然世猶不盡知之如此，況山林之士，老於布衣，所交不出閭巷，其埋没不耀，抱材器以死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九月十九日，山陰陸某書。

書浮屠事

浮屠師宗杲，宛陵人；法一，汴人，相與爲友，資皆豪傑，負氣好遊，出入市里自若，已乃折節，同師蜀僧克勤，相與磨礲浸灌，至忘寢食。遇中原亂，同舟下汴，杲數視其笠。一怪之，伺杲起去，亟視笠中，果有一金釵，取投水中。杲還，亡金，色頗動，一叱之曰：「吾期汝了生死，乃爲一金動耶？吾已投之水矣。」杲起，整衣作禮曰：「兄真宗杲師也。」交益密。於虖！世多詆浮屠者，然今之士有如一之能規其友者乎？藉有之，有如杲之能受者乎？公卿貴人謀進退於其客，客之賢者不敢對，其不肖者則勸之進，公卿亦以適中其意而喜。謀於子弟亦然。一旦得禍，其客其子弟則曰：「使吾公早退，可不至是。」而公卿亦歎曰：「向有一人勸吾退，豈至是哉！」然亦晚矣。

書渭橋事

中大夫賈若思，宣和中知京兆櫟陽縣，

夏夜，以事行三十里，至渭橋，夜漏欲盡，忽見二三百人馳道上，衣幘鮮華，最後車騎旌旄，傳呼甚盛。若思遽下馬，避於道傍民家，且使從吏詢之，則曰：「使者來按視都城基，漢唐故城，王氣已盡，當求生地。此十里内已得之，而水泉不壯，今又舍之矣。」語畢，馳去如飛。時方承平，若思大駭。明日還縣，亟使人訪諸府，則初無是事也。

若思，河朔人，自櫟陽從蔡靖辟爲燕山安撫司管勾機宜文字。靖康中，自燕遯歸，入尚書省，爲司封郎而卒。

陸某曰：河渭之間，奥區沃野，周、秦、漢、唐之遺迹隱轔故在。自唐昭宗東遷，廢不都者三百年矣。山川之氣，鬱而不發，藝祖、高宗，皆嘗慨然有意焉，而群臣莫克奉承。予得此事於若思之孫逸祖。豈關中將復爲帝宅乎？虜暴中原，積六七十年，腥聞于天。王師一出，中原豪傑必將響應，決策入關，定萬世之業，兹其時矣。予老病垂死，懼不獲見，故私識若思事以示同志。安知士無脱輓輅以進説者乎？

書包明事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

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書神僊近事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僊。」後果騰舉而去。吕洞賓、陳摶、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近歲有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采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孝聞或自稱木先生，往來沔鄂間。天民客青城儲福宫，一日，大駡所與往來道士，即閉門睡。道士明旦相率謝之，而門不啓，壞壁視之，危坐死矣。方相與驚歎，俄失所在。此三人者皆顯人，故其事傳閭巷。山澤之士，名迹湮晦，本不爲人知者，又可悉數哉？

予從子慧綽爲浮屠，爲予言豫章西山香城寺之傍，有野人身被緑毛，每雨霽，多坐石上暴日，見人輒避去，追之不可及。有識者曰：「此馬祖弟子亮座主者。」乃知長生久視之道，人人可以得之，初不必老氏之徒也。因書置座右以勵云。

書屠覺筆

建炎、紹興之間，有筆工屠希者，暴得名。是時大駕在宋，都在廣陵，又南渡幸會稽、錢塘，希嘗從駕。自天子公卿朝士，四方士大夫，皆貴希筆，一筒至千錢，下此不可得。晁侍讀以道作詩稱譽之。有吴先生師中，字茂先，得其筆，以一與先少師。希

之技誠絶人，入手即熟，作萬字不少敗，莫能及者。後七十餘年，予得其孫屠覺筆，財價百錢，入手亦熟可喜，然不二百字敗矣。或謂覺利於易敗而速售。是不然，價既日削矣，易敗則人競趨它工。覺固不爲書者計，獨不自爲計乎？乃書希事，庶覺或見之。

書二公事

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名天下。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傍，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者，亦薄賮之，止於千錢。飲具皆白鑞，或遺以銀杯，辭不取。好强客奕棋，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諤，嘗聞道於頤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艮齋」。晨興，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曰：「吾無錢予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絶句贈之，以爲常。二公，皆予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杯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奕棋，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之元十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五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六

山陰陸游務觀

跋

真廟賜馮侍中詩

某家舊藏孝嚴殿繪像，先正侍中馮公在焉。冠劍偉然，與太行黃河氣象相埒。每稽首歎曰：「侍中輔相兩朝，更天下大變，而社稷尊安，夷狄讋服，鉏耰萬里，無犬吠之警，有以也夫。」晚待罪新定，公之孫頎，出示章聖皇帝賜詩，又以想見一時盛事，恨不生其時，俯伏沙隄旁，窺望風采云。

高宗聖政草

某被命修光堯皇帝聖政，草創凡例，網羅放逸，雖寢食間，未嘗置也。然不敢以稿留私篋，暇日偶追記得此，命兒輩録之。隆興二年十月一日，左通直郎通判鎮江軍府事陸某記。

高宗賜趙延康御書

右知金壇縣趙君師懇録高宗賜其大父延康公書，及延康移僞楚書，共爲一編，以示史官陸某。某曰：「延康在宣和、靖康間，聲望風采，震曜一時。及守宛丘，百戰禦狂虜，卒全其城，視唐代張巡、許遠、顔真

卿皆過之。」來朝行在，高皇蓋欲以左轄命之，議者謂宗室輔政非故事，遂止。方公之南從也，謝表有云：「臣本支百世，侍從三朝。」又云：「堅壁以保近畿，慨前功之俱廢；登壇而陪盛禮，懷曩遇以自憐。」讀者悲之。某又嘗於公從孫師嚴有翼家，見公《建炎奏議稿》一編，皆人所至難言者。不知此稿皆在《鑑堂集》中否？或可訪於有翼院中，以補逸遺。敢併以告。嘉泰癸亥歲三月丙申，臣某謹識。

高皇御書二

臣某少時與胡尚書之子杞，同學於雲門山中，見高皇帝賜尚書御題扇曰：「文物多師古，朝庭半老儒。」蓋黄體也，與此手詔絶相類。後數年，蒙收召，得面天顔，距今四十四年矣。伏讀霣涕，不知所云。嘉泰癸亥五月一日，史官臣陸某謹題。

又

臣某伏覩高皇帝御天下幾三十年，進用諫官御史，皆出聖選，故往往躐至相輔。其不合者，猶爲侍從乃去。如施公財任遺補，即出守小郡，蓋無幾人。則其犯顔咈指，不橈於權倖，可以想見。而上之知人受盡言，有仁祖用范仲淹、唐介之風矣。惜乎施公遽逝去，不及召用。於虖悲夫！開禧乙丑九月一日，故史官陸某謹書。

今上皇帝賜包道成御書崇道庵額

開禧某年某月甲子，皇帝親御翰墨，書

「崇道庵」三字，賜妙行先生臣包道成，以示故史官臣陸某。將刻之石，具載歲月及被賜之由，示天下後世。

臣某竊聞臣道成實晉陵人，少學黄老之説，以劬身濟衆爲事，寓跡都城三十餘年，築堂以居。凡以黄冠褐衣至者，靡不館之。往來千人，蓋嘗有神僊異人混於衆中，道成獨默識之而不言。會稽光孝觀，故名乾明，天聖間章獻明肅皇后遺中使築之，久壞不葺，道成談笑復其舊。凡都城橋梁道路，皆力治之，費至緡錢百餘萬。建東嶽廟吴山上，既成，又即其傍築室以奉真武，左江右湖，氣象雄麗，而道院屹立於廡外，鍾磬步虚之聲，在雲霄間，都人爲之心駭神竦。於是皇帝聞而異之，故有扁榜之賜。臣某犬馬之年，駸駸九十，獲在聖主仁壽域中，且嘗獲紬繹三朝金匱石室之藏，今雖篤老，猶幸未病廢，得以紀稀闊盛事，豈非幸哉！開禧二年，歲在丙寅，三月某日，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臣陸某昧死稽首再拜謹書。

跋尹耘師書劉隨州集

傭書人韓文持束紙支頭而睡，偶取視之，《劉隨州集》也。乃以百錢易之，手加裝褫。紹興二十五年正月八日，陸某記。

尹耘師耕，鄉里前輩，與九伯父及先君游。此集蓋其手抄云。紹熙元年七月望，某再跋。

跋唐御覽詩

右《唐御覽詩》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學士令狐楚所集也。按盧綸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詩，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今《御覽》所載綸詩，正三十二篇，所謂居十之一者也。據此則《御覽》爲唐舊書不疑。然碑云三百一十篇，而此纔二百八十九首，蓋散逸多矣。姑校定訛謬，以俟完本。《御覽》一名《唐新詩》，一名《選集》，一名《元和御覽》云。紹興乙亥十一月八日，吴郡陸某記。

跋文武兩朝獻替記

學者當以經綸天下自期，此書不可不見也。但傳本繆誤，幾不容讀。以它書尋繹之，十得四五云。紹興丙子臘日，務觀題。

跋杲禪師蒙泉銘

右妙喜禪師爲良上人所作《蒙泉銘》一首。往予嘗晨過鄭禹功博士，坐有僧焉，予年少氣豪，直據上坐。時方大雪，寒甚，因從禹功索酒，連引徑醉。禹功指僧語予曰：「此妙喜也。」予亦不辭謝，方説詩論兵，旁若無人。妙喜遂去。其後數年，予老於憂患，志氣摧落，念昔之狂，痛自悔責。

然猶冀一見，作禮懺悔，孰知此老遂棄世而去耶！雖然，良公蓋一世明眼衲子，不知予當時是，即今是，試爲下一轉語。隆興改元十一月五日，笠澤漁隱陸某書。

跋修心鑑

右高祖太傅公《修心鑑》一篇。初，公生七年，家貧未就學，忽自作詩，有神仙語，觀者驚焉。晚自號朝隱子，嘗退朝，見異人行空中，足去地三尺許。邀與俱歸，則古仙人嵩山栖真施先生肩吾也。因受鍊丹辟穀之術，尸解而去。然其術祕不傳，今惟此書尚存。某既刻版傳世，并以七歲吟及自贊附卷末，庶幾篤志方外之士讀之，有所發焉，亦公之遺意也。隆興二年七月二日，元孫某謹書。

跋邵公濟詩❶

先子入蜀時，與邵子文遇於長安，同遊興慶池，有詩倡酬，相得驩甚。夜讀公濟詩，超然高逸，恨未嘗得講世舊與文盟也。乾道元年五月十八日，笠澤漁隱陸某書。

跋坐忘論

司馬子微師體玄先生潘師正，體玄師昇玄先生王遠知，昇玄師貞白先生華陽隱居陶弘景。故體玄語子微曰：「吾得陶隱居正一法，逮汝四世矣。」乾道二年天慶節，借玉隆藏室本傳。漁隱子手記。

❶「濟」，原作「澤」，今據正文改。

跋查元章書

李份事士大夫謹，以故得書帖多不可數。然闕其書，至不敢與他札偕藏者，元章吏部一人而已。份一吏耳，知敬元章如此，豈知元章仕於朝，既不容，去而居幙府，又不容，自引於數千里外赤甲白鹽之間，乃少安。嗚呼！亦可歎也夫。丙戌上元後三日，漁隱書。

跋高象先金丹歌

右玉隆萬壽觀本，序言有注解而不傳，亦不知序者爲何人也。丙戌二月八日，務觀書。

又

國初有高象先，淳化中爲三司户部副使，少從戚同文學，與宗度、許驤、陳象輿、郭成範、王礪、滕涉齊名，不言其所終，亦不知其鄉里，恐即此人。然序言名先，字象先，又似別一人。神仙隱顯，不可必知，聊記之耳。辛亥炊熟日書。

跋天隱子

最後易簡、漸門二説，非天隱子本語，他日録本當去之。丙戌三月中休傳本於玉隆萬壽宮。漁隱。

東坡先生以爲《天隱子》真司馬子微所著也，傳本後二十五年，紹熙庚戌冬至

日書。

跋造化權輿

先楚公著《埤雅》，多引是書，然未之見也。乾道三年孟夏十八日，傳自玉隆藏室。甫里陸某謹題。

跋老子道德古文

右漢嚴君平著《道德經指歸》古文，此經自唐開元以來，獨傳明皇帝所解，故諸家盡廢。今世惟此本及貞觀中太史令傅奕所校者尚傳，而學者亦罕見也。予求之踰二十年，乃盡得之。玉笈藏道書二千卷，以此爲首。漁隱陸某題，乾道二年十月十日。

跋卍菴語

乾道庚寅十月入蜀，舟過公安二聖，見祖珠長老，得此書。珠自言南平軍人，得法於卍菴云。

跋武威先生語録

豐清敏公爲中執法，論事上前，曰：「司馬光、吕公著皆忠賢，何爲引赦復官？赦當及有罪耳，無罪何赦也？」徽祖曰：「光等變先帝法度，非罪乎？」清敏公頓首曰：「誠當變，無可罪者。」方元符、建中間，衆正畢集於朝，天下喁喁，想望太平。清敏公與陳忠肅公，俱極諫官、御史之選，而所以言則有婉直之異。吾先大父楚公，每以

爲二公之論皆不可廢。蓋忠肅似孟子說齊，而清敏似伯夷諫周，其歸一也。今觀武威先生之論，又甚似清敏。百世之下，志士仁人，得此書讀之，當有太息流涕者矣。乾道七年立秋日，山陰陸某書。

跋關著作行記

著作關公出使硤中，風采峻甚，仕者人人震慄，莫敢仰視。某以孤生起罪籍，萬里佐州，淺闇滯拙，自期且汰去。而關公獨厚遇之，舉酒賦詩，談臺閣舊事，忘其位之重也。公免歸之明年，某以事至卧龍山咸平寺，長老惠璉言，公往有《行記》，今將刻之石，因屬某書其末。某曰：方關公之門可炙手時，此書伏不出。今公歸卧青城山中，賓客解散，形勢一變，而璉方刻其書，爲不朽計。嗟乎！足以愧士大夫矣。乾道七年七月七日，左奉議郎通判夔州軍州主管學事陸某謹識。

跋司馬子微餌松菊法

乾道初，予見異人於豫章西山，得司馬子微《餌松菊法》，文字古奧，非妄庸所能附託。八年，又得别本於蜀青城山之丈人觀，齋戒手校，傳之同志。十二月六日，笠澤漁翁陸務觀書于玉華樓。

跋周茂叔通書

濂谿之生也，世但以佳士許之耳。既死，蒲左轄作誌，黄太史作詩，其稱述亦不過如此。向使無二程先生，後世豈知濂谿

爲大儒，傳聖人之道者耶？以此知士之埋沒無聞者，何可勝計？乾道壬辰十二月十五日，成都驛南牕書。

跋岑嘉州詩集

予自少時，絶好岑嘉州詩。往在山中，每醉歸，倚胡牀睡，輒令兒曹誦之，至酒醒，或睡熟，乃已。嘗以爲太白、子美之後一人而已。今年自唐安別駕來攝犍爲，既畫公像齋壁，又雜取世所傳公遺詩八十餘篇刻之，以傳知詩律者，不獨備此邦故事，亦平生素意也。乾道癸巳八月三日，山陰陸某務觀題。

跋二賢像

右孟貞曜、歐陽率更二像，皆唐人筆墨。北湖者，吳則禮子傅也。無悔者，劉燾無言也。最後實先君會稽公、茶山先生曾文清公書。萬里羈旅，不自意全，撫卷流涕。乾道九年九月既望，刻石置漢嘉月榭上，山陰陸某識。

跋山谷先生三榮集

予集黃帖，得贈元師及王周彥三詩，甚愛之。有黃淑者，家三榮，見而笑曰：「紹興中再刻本也，舊石方黨禁時已磨毀矣。」乃出此卷曰：「是舊石本。」其筆力精勁蓋如此，因録藏之。淳熙之元二月二日，務

觀書。

跋硯録香法

《硯録》舊有本而亡之，《香法》蓋未之見。師房者，濟南衛昂也，娶婆娑先生崔德符女，晚官巴硤，死焉。乾道辛卯冬，予得此編於巫山縣，師房手鈔也。已腐敗不可讀，乃録藏之。後三年，淳熙之元二月三十日，蜀州漱玉南揔務觀書。

跋唐修撰手簡

某之曾外大父質肅唐公守并州，故給事中吕公實爲幙客。質肅爲人方嚴，少許可，或面折人。臨川王和甫同時在幙中，每言見唐公退，輒汗滿握。然遇吕公特歡，他客莫敢望也。淳熙元年，某在蜀州，得質肅仲子修撰公與給事手帖讀之，蓋元祐初，修撰使河北，給事爲御史時也。書論黄河市易，辭指激烈，無一語及其私。與世俗責報父客，至有違言者，何其遠哉！

修撰字君益，元祐中，建議棄渠陽城。紹聖初，坐貶團練副使，元符、建中之間，起守許昌，方治事，得報召蔡京，撫案憤咤，即日疽發背卒。某不及拜公，而先夫人爲言公大節如此，敢併記之，以遺給事之孫教授君云。七月二十三日，山陰陸某謹書。

跋蔡君謨帖

近歲蘇、黄、米芾書盛行，前輩如李西臺、宋宣獻、蔡君謨、蘇才翁兄弟書皆廢。此兩軸，君謨真、行、草、隸皆備，石在仙井，

可寶也。淳熙元年九月八日，蜀州手裝。

跋瘞鶴銘

《瘞鶴銘》，予親至焦山摹之，止有此耳。殘璋斷玦，當以真爲貴，豈在多耶！淳熙之元九月一日，蜀州重裝。

跋西崑酬唱集

通直郎張玠，河陽人，呂汲公家外甥，藏書甚富。

淳熙二年正月八日夜，讀此集，燈架忽仆，壞書，時傳畢方一日，豈歐、尹諸人亦有靈耶？記之爲異時一笑。

跋歷代陵名

三榮守送來。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可以一歎。淳熙乙未立冬，可齋書。

跋温庭筠詩集

先君舊藏此集，以《華清宮》詩冠篇首，其中有《早行》詩，所謂「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者，久已墜失。得此集於蜀中，則不復見《早行》詩矣。感歎不能自已。淳熙丙申重陽日，某識。

跋王君儀待制易說

王公《易》學，雖出於葆光張先生，然得於心者多矣。建炎間，胡騎在錢塘，明越俱陷，王公端居於嚴，曰：「虜決不至此，且狼狽而歸，自此窮天地不復渡江矣。」其妙於《易》數蓋如此。淳熙丁酉元日，山陰陸某書于錦官閤下。

跋崔正言所書書法要訣

德符詩名一代，書則未之見也。觀此編中字，瘦健有神采，亦類其詩。乃知前輩未易以一技名也。戊戌重午，務觀書。

跋後山居士詩話

《談叢》、《詩話》皆可疑，《談叢》尚恐少時所作，《詩話》決非也。意者後山嘗有《詩話》而亡之，妄人竊其名爲此書耳。後山二子，豐、登。登過江爲會稽曹官，李鄴降虜，登亦被驅以北。悲夫！淳熙戊戌十月二十四日，可齋。

跋佛智與升老書

此一編，佛智禪師與其法子寒巖升公書也。議論超卓，殆非世儒所及。三復歎仰。淳熙己亥三月九日，建安雙清堂書。

跋古栢圖

此圖吾家舊藏。予居成都七年，屢至漢昭烈惠陵，此栢在陵旁廟中，忠武侯室之南，所謂「先主武侯同閟宮」者，與此略無小異，則畫工亦當時名手也。淳熙六年龍集己亥六月一日，陸某識。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六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七

山陰陸游務觀

跋

跋中和院東坡帖

此一卷皆蘇仲虎尚書所藏，鑒定精審，無一帖可疑者。刻石在成都大聖慈寺中和勝相院。淳熙六年六月十七日，陸務觀題。

跋漢隸

《漢隸》十四卷，皆中原及吴蜀真刻。淳熙己亥集於建安公署，友人莆陽方士繇伯謩親視裝褾，故無一字差謬者。六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書。

跋晁百谷字叙

名者士所願也，而或懼太早，何哉？吾測之審矣。少而得名，我不能不矜，人不能不忌。以滿假之心來讒慝之口，幾何其不躓也？吾元歸年甫二十，筆力扛鼎，不患無名，患太早耳。雖然，洪道方力張其名，而吾獨欲其退避撙覆，元歸未必樂也。異時出入朝廷，更歷世故，會當思吾言也

夫。淳熙庚子二月三日，山陰陸某書。

跋陵陽先生詩草

右陵陽先生韓子蒼《詩草》一卷，得之其孫籍。先生詩擅天下，然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其嚴如此，可以爲後輩法矣。予聞先生詩成，既以予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迺止，則此草亦未必皆定本也。《大歇庵詩》一章，徐師川作，而先生手録之，亦足見其無昔人争名之病矣，故附見卷中。淳熙庚子四月二十二日，笠澤陸某書。

跋荆公詩

右荆公手書詩一卷，前六首贈黄慶基，後七首贈鄧鑄。石刻皆在臨川。淳熙七年七月十七日，陸某謹題。

跋續集驗方

予家自唐丞相宣公在忠州時，著陸氏《集驗方》，故家世喜方書。予宦遊四方，所獲亦以百計，擇其尤可傳者，號陸氏《續集驗方》，刻之江西倉司民爲心齋。淳熙庚子十一月望日，吴郡陸某謹書。

先左丞使遼語録

右先楚公《使遼録》一卷，三十八伯父手書。伯父自幼被疾，以左手書，然筆力清健如此。平生凡鈔書至數十百卷云。淳熙八年四月五日，某謹識。

跋朝制要覽

先君會稽公，晚歲喜觀此書，間爲子弟講論因革，率至夜分。先君捐館舍三十有四年，統得此於故廬。伏讀悲哽，敬識卷末。淳熙八年龍集辛丑十一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書。

跋東坡問疾帖

東坡先生憂其親黨之疾，委曲詳盡如此，則愛君憂國之際可知矣。其曰「勿使常醫弄疾」，天下之至言，讀之使人感歎彌日。淳熙九年五月乙未，甫里陸某書。

跋東坡詩草

東坡此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出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於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蓋未有如東坡者也。學者或以易心讀之，何哉？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玉局祠吏陸某書于鏡湖下鷗亭。

跋孫府君墓誌銘

方五代割裂時，自一郡以上，非其國子弟，則大將功臣也。士大夫仕爲令掾者，已爲達官。錢氏土境尤蹙，而孫公至專城，蓋其國顯人也。觀杜公所述，亦誠有以得之

矣。淳熙壬寅立秋日，甫里陸某。

跋蘇魏公百韻詩

右首一卷，丞相魏公謝事歸第且八十時所作也。蘇端明賀趙清獻公，得謝啓云：「念平生之百爲，一無可恨。」某於魏公亦云。淳熙壬寅立秋日，吴郡陸某謹識。

跋家藏造化權輿

右《造化權輿》六卷，楚公舊藏，有九伯父大觀中題字。淳熙壬寅，得之故第廢紙中，用別本讎校，而闕其不可知者。兩本俱通者，亦具疏其下。六月四日，山陰陸某謹記。

後十有四年，慶元元年八月十二日重校，凡三日而畢，時年七十一。

跋三蘇遺文

此書蜀郡吕商隱、周輔所編。周輔入朝爲史官，得唐安守以歸，未至家，暴卒，可悲也。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務觀識。

跋兼山先生易説

郭立之從程先生遊最久，程先生病革，猶與立之有問答語，著於《語録》。而尹彦明獨謂立之自黨論起，即與程先生絶，死亦不弔祭，蓋愛憎之論也。立之子雍，字子和，屏居峽中，屢聘不起，亦著《易説》，得其家學。蓋程氏《易》學，立之父子實傳之。淳熙甲辰二月三十日，甫里陸務觀云。

後六年，得謝昌國所贈頤正先生《辨尹公説》，乃知予此言粗合也。頤正，即雍也。己酉八月二十八日，某書。

跋鄭虞任昭君曲

自張文潛下世，樂府幾絶。吾友鄭虞任作《昭君曲》，如「羊車春草空芊芊」，及「重瞳光射搔頭偏」之類，文潛殆不死也。「但願夕烽長不驚甘泉，妾身勝在君王前」，能道昭君意中事者。淳熙甲辰三月二十一日，甫里陸某書。

跋傅正議至樂菴記

伏波將軍困於壺頭，曳病足土室中，以望夷賊，左右哀之，莫不爲流涕。定遠侯在西城三十年，❶年老思土，上書自言：「願生入玉門關。」詞指甚哀。彼封侯富貴矣，然戚戚無聊乃如此。其他盈滿臲卼，畏禍憂誅，願爲布衣不可得者，又何可勝歎！然則富貴果不如貧賤之樂耶？曰：此自富貴者言之耳。貧賤之士，仕則無路，處則無食，自非有道君子，其憂又有甚者矣。

正議傅公在學校二十年，聲震京師，同舍生去爲公卿者袂相屬，而公始僅得一第。既仕矣，適時艱難，妄男子往往起閭巷，取美官，公又棄不用，則亦何自樂哉？及讀所作《至樂菴記》，自道其胸中恢疏磊落，所以樂而忘憂者，文辭辯麗動人，有列禦寇、莊周之遺風，然後知公蓋有道者。或曰：「使天以富貴易公之樂，公其許之乎？」予

❶「城」，據文意疑當作「域」。

曰：「公所以處貧賤者，則其所以處富貴也。顔回之簞瓢，周公之袞繡，一也。」觀斯文者，盍以是求之。淳熙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山陰陸某謹書。

跋中興間氣集二

高適字仲武，此乃名仲武，非適也。評品多妄，蓋淺丈夫耳。其書乃傳至今。天下事出於幸不幸，固多如此，可以一歎。淳熙甲辰八月二十九日，放翁書。

高適，字仲武，此集所謂高仲武，乃别一人名仲武，非適也。議論凡鄙，與近世《宋百家詩》中小序可相甲乙。唐人深於詩者多，而此等議論乃傳至今，事固有幸不幸也。然所載多佳句，亦不可以所託非其人而廢之。

跋齊驅集

此集刻版於宣和三年，方是時，黨禁猶未解，文士蓋僅有見者，故本多誤。然好事者冒法刻之，亦奇矣。淳熙甲辰重午日，陸務觀書。

跋柳柳州書

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聊且裒類于此。子京。

右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書，藏其從孫晸家。然所謂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淳熙乙巳五月十七日，務觀校畢。

跋説苑

李德芻云：「館中《説苑》二十卷，而闕《反質》一卷。」曾鞏乃分《修文》爲上下，以足二十卷。後高麗進一卷，遂足。淳熙乙巳十月六日，務觀書。

跋章氏辨誣録

徽宗皇帝盛德大度，自秦漢以來，人主莫能及者，尤在友愛蔡王，寬貸章惇，而史臣不能發明，可爲太息。淳熙丙午十月望，陸某謹題。

跋釣臺江公奏議

某乾道庚寅夏，得此書於臨安。後十有七年，蒙恩守桐廬，訪其家，復得三表及贈告墓志，因併刻之，以致平生尊仰之意。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十有六日，笠澤陸某書。

先太傅遺像

先太傅皇祐中以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自會稽移守新定，期年請老，得分司西京以歸。迨今百四十年，而某自奉祠玉局，起爲是邦，實繼遺躅。於是知建德縣事蘇君林以父老之請，築祠宇于兜率佛寺。淳熙十四年春正月丙辰，備車旗儀物，大合樂，奉遺像于祠，且以公自贊道帽羽服像，刻之堅

珉，尉邦人無窮之思。朝隱子，蓋公自號云。元孫朝請大夫權知嚴州軍州事陸某謹書。

跋高康王墓誌

王岐公文章閎麗，有西漢風，而宋常山公書法森嚴，實傳鍾張古學。方裕陵致孝寶慈，極天下養，故並命兩公彰顯高氏先王功烈，以詔萬世，可以爲寵光矣。中更亂離，而墨本寶藏如新，殆有神物護持云。淳熙十四年二月三日，笠澤陸某謹識。

跋半山集

右《半山集》二卷，皆荊公晚歸金陵後所作詩也。丹陽陳輔之嘗編纂刻本於金陵學舍，今亡矣。淳熙戊申上巳日，笠澤陸某書。

跋李深之論事集

唐丞相司空李公深之《論事集》，有兩本。其一本七卷，無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蔣偕作序。然以序考之，則偕所序蓋七卷者也。淳熙戊申四月十九日，笠澤陸某識。

跋李莊簡公家書

李文參政罷政歸鄉里時，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慨慷，形於色辭。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鞵布襪行矣，豈能作兒

女態耶！」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鍾，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鞵布韈時也。淳熙戊申五月己未，笠澤陸某題。

跋之罘先生稿

肩吾，文忠公四世孫，博學，工文章，與予蓋莫逆也。晚來行在，諸公貴人頗知之，欲引置要津，有毁之者。肩吾既不偶，乃調桂陽令去。客姑蘇，未繫舟，暴疾一夕死。哀哉！嘉父，犍爲人，肩吾没後數年，始以進士起家。淳熙戊申秋社日，放翁書。

跋吴夢予詩編

山澤之氣爲雲，降而爲雨，勾者伸，秀者實，此雲之見於用者也。予嘗見旱歲之雲乎？嵯峨突兀，起爲奇峰，足以悦人之目，而不見於用，此雲之不幸也。君子之學，蓋將堯舜其君民。若乃放逐顑頷，娱悲舒憂，爲風爲騷，亦文之不幸也。

吾友吴夢予，槖其歌詩數百篇於天下，名卿賢大夫之主斯文盟者，翕然歎譽之。末以示余，余愀然曰：「子之文，其工可悲，其不幸可弔，年益老，身益窮，後世將曰是窮人之工於歌詩者。計吾吴君之情，亦豈樂受此名哉？」余請廣其志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丈夫蓋棺事始定。君子之學，堯舜其君民，余之所望於朋友也。娱悲舒憂，

爲風爲騷而已，豈余之所望於朋友哉！」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甫里陸某書。

跋松陵集三

淳熙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車駕幸景靈宮。予以禮部郎兼膳部檢察，賜公卿食，訖事作假。會陵陽韓籍寄此集來，云東都舊本也。欣然讀之，時寓甎街巷街南小宅之南樓。山陰陸某務觀手識。

此集，蔡景繁舊物，復嘗歸韓子蒼。子蒼之孫籍以遺予，蓋百年前本也。

景繁元豐中嘗爲開封推官，此所題開封南司者是也。景繁二子，居厚、居易。此題居厚者，其長也。景繁，臨川人，而韓子蒼居臨川，故得此書。務觀手記。

跋王仲言乞米詩

仲言貸米，本自欲就魯肅輩人，而艮齋又戒以勿取陶胡奴米。仲言治己可謂嚴，而艮齋告之亦可謂忠矣。數年來，仲言以貧甚，客長安中。豪子資給殊厚，今春，忽捨去，主人叩首乞少留，不可。豈獨能踐初言，亦不負艮齋期待矣。淳熙己酉四月二十七日，陸某務觀書。

跋金奩集

飛卿《南鄉子》八闋，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得《竹枝》，信一時傑作也。淳熙己酉立秋，觀于國史院直廬。是日風雨，桐葉滿庭。放翁書。

跋韓非子

右《韓非子》一卷，紹興丁卯，先君年六十時，傳吴棫才老本。後四十有二年，淳熙己酉，某重裝而藏之，時年六十有五。十月九日，史院東閣手識。

跋却掃編

此書之作，敦立猶少年，故大抵無紹興以後事。淳熙己酉十一月十四日，書于儀曹直廬。

跋彩選

紹興甲戌七月三日，子宅過此，彩選畢景。

丙子二月五日，同季思訪務觀雲門山草堂，復爲此戲。子宅記。

紹興十九年正月十有七日，友人王仲言父自京江來，以是書爲贈。酴醾庵記。

官制，左右丞不爲平章事，自侍郎拜者，皆躐遷尚書。此書蓋失之。

子宅、季思下世，忽已數年。予今年六十有七，覽此太息。然予方從事金丹。丹成，長生不死直餘事耳。後五百年，過雲門草堂故趾，思昔作彩戲，豈非夢耶？紹熙元年上元日，放翁書，去子宅題字時三十年矣。

跋陝西印章二

紹熙庚戌正月十九日，夜閲故書，得

此。追思在山南時，已二十年。同幙惟周元吉、閻才元、章德茂、張季長及余五人，尚亡恙爾。拊卷累欷。放翁題。

又十有五年，當嘉泰之四年，歲在甲子，因暴書再觀。則元吉、才元、德茂又皆物故數年矣。季長在蜀，累歲不得書，存亡有不可知者。而予年已八十，感歎不能已。八月十六日，務觀書。

跋詩藁

此予丙戌以前詩二十之一也。及在嚴州再編，又去十之九。然此殘藁，終亦惜之，乃以付子聿。紹熙改元立夏日書。

跋祕閣續帖張長史率意帖

此一帖，在故簽書樞密王倫家。倫出使時，得之故都，予少日嘗見之。紹熙改元五月甲子，甫里陸某識，時年六十有六，距初見時四十有五年矣。

跋王深甫先生書簡二

深父先生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卒，而此卷末答其弟容季書，是年六月一日，相距無兩月矣。悲夫！紹熙元年六月望，陸某書。

此書，朝夕觀之，使人若居嚴師畏友之間，不敢萌一毫不善意。

跋郭德誼墓誌二

仲晦先生識郭公墓，或恨其太簡。然吾夫子銘季札曰：「於虖！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財十字耳，至今傳以爲寶。彼賣菜求益之論，可付一歎。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陸某謹書。

又

顔魯公《麻姑壇記》、東坡先生《經藏記》，皆有大字小字兩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千載之後，陵谷變遷，尚冀其一存爾。德誼之名，固自不朽，然吾元晦爲斯人計亦至矣。豈希吕兄弟孝愛篤至，有以發之耶？紹熙二年正月壬申，笠澤陸某識。

跋郭德誼書

予童子時，嘗避兵東陽山中，距今六十年。予長德誼三歲，計其年可以相從而不及也。觀此遺墨，爲之太息。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笠澤老漁陸某謹書。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七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八

山陰陸游務觀

跋

跋後山居士長短句

唐末，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幾漢魏。陳無已詩妙天下，以其餘作辭，宜其工矣。顧乃不然，殆未易曉也。紹熙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雪中試朱元亨筆，因書。

跋蘇氏易傳

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時所得也。方禁蘇氏學，故謂之毗陵先生云。紹熙辛亥七月二十日，陸某識。

跋資暇集

吾家舊有此本，先左丞所藏，書字簡樸，疑其來久矣。首曰「隴西李匡文濟翁編」，「匡」字猶成文也。久已淪墜。忽尤延之寄刻本來，爲之愴然。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陸某識。

跋法帖

此本嘗見之，清勁可愛，及移之石，乃尔失真，拙工誤人如此。乾符元年十一月乃改元，此云三月，何耶？蔡君謨用蠆字潁字俱非是，又何耶？紹熙三載正月二十二日，三山下漚亭書。

又

魯公書殊不類。紙乃煙熏，周副之語尤俚俗。羅紹威用羅氏世寶印，犯唐諱，益可疑。跋語詩句亦鄙甚也。君謨豈至是哉！惟錢希白字奇古可喜，然非題顔帖，乃翦它軸附卷後耳。

跋蘭亭樂毅論并趙岐王帖

某恭聞太宗皇帝，天縱聖學，跨軼百王，萬幾之餘，尤留神翰墨。文昭武穆，世受筆法，有若歧簡獻王得稿書之妙。蓋其爲學，上稽三代兩漢，以象其高古，下專以晉右將軍王羲之爲法，以極其變化。所藏魯公作文王尊彝，伯禽祀文王之器，紹聖間詔取藏祕閣，《宣和博古圖》亦列於他周器上。又政和中，關中發地得竹簡，皆東漢討羌書檄，字作章草，好事者争取，而王獨多獲之。則王之窮深造微，豈寒窶書生所及哉！

至《蘭亭脩褉序》、《樂毅論》，又王所愛玩，天下名本。王之於書，名尊一代，固無足異。今周器漢札，雖不可復見，而《脩褉

序》、《樂毅論》，如魯靈光巋然獨存，意有神物護持，非適然也。王遺墨藏家廟者，今雖僅存，某嘗獲觀，皆奇麗超絶，動心駭目。往時，米芾於書少許可，獨推王以爲能學古人。語在芾所著《書》《畫史》。

王之孫不流，以從官長東諸侯，懼書家不能盡見是奇蹟，迺諏良工，併刻樂石，置會稽郡齋，而屬某書其後。惟王歷事累朝，典司宗盟，嘉言善行，不可勝載。文章尤長於詩，有唐人餘風，此特論其書而已。紹熙四年正月辛卯，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陸某謹書。

跋蔡肩吾所作蘧府君墓誌銘

蔡迨肩吾，與予同官犍爲郡，文辭字畫皆過人，自蜀入吴，持予書見友人許昌韓无咎。无咎時爲吏部侍郎，薦之甚力。且有除命矣，蜀士有排之者。肩吾遂從銓部得桂陽令，行至吴門，暴死舟中。每念之，未嘗不流涕也。不識肩吾者，讀此文，亦足知其不凡矣。蘧昌老字真叟，亦佳士，蓋與肩吾爲方外友云。紹熙癸丑立夏日，笠澤陸務觀書。

跋原隸

故吏部郎宇文卷臣所著。卷臣爲郎數月，坐口語，亟去。晚守臨邛、廣漢，有能名，然亦以謗絀，遂卒于家，可哀也。紹熙癸丑四月二十一日，老學庵書。

跋京本家語

本朝藏書之家，獨稱李邯鄲公、宋常山公，所蓄皆不減三萬卷。而宋書校讎尤爲精詳，不幸兩遭回禄之禍，而方策掃地矣。李氏書，屬靖康之變，金人犯闕，散亡皆盡。收書之富，獨稱江浙。繼而胡騎南騖，州縣悉遭焚劫，異時藏書之家，百不存一。縱有在者，又皆零落不全。予舊收此書，得自京師，中遭兵火之餘，一日於故篋中偶尋得之，而虫齕鼠傷，殆無全幅。綴緝累日，僅能成帙。乃命工裁去四周所損者，别以紙裝背之，遂成全書。嗚呼！予老懶目昏，雖不復讀，然嗜書之心，固未衰也。後世子孫知此書得存之如此，則其餘諸書幸而存者，爲予寶惜之。紹興戊午十月七日，雙清堂書。

後五十有七年，復脱壞不可披。子聿亟裝緝之，持以相示。方先少保書此時，某年十四，今七十矣，不覺老淚之濡睫也。紹熙甲寅閏月四日，第三男中大夫某謹識。

跋李徂徠集

《中野》、《去魯》、《歸周》三詩，可以追媲退之《琴操》，而世不甚傳。使予得見李公，當百拜師之，不特願爲執鞭而已。紹熙甲寅六月二日書。

跋劉文老使君義居遺戒

祥符中，天子封禪，講墜典，以文太平。詔求孝義之門，於是天下以名聞者數十家，

遠不過十世。獨吾鄉裘承詢，自齊梁以來，十九世如一日，郡國莫先焉。吾亡友劉文老歿，當上一子世其禄，而長子復詞，以予其季，蓋文老所未嘗命者。於未嘗命者如此，況其所命者乎？將見世世守遺訓不墜，十九世豈足道哉！紹熙甲寅中秋日，陸某識。

跋無逸講義

按《實録》，元祐五年二月壬寅，邇英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録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别進。壬寅，是月七日也。與此卷首所云面奏乞候講畢録進，乃不同，恐當以此爲正。紹熙五年八月十日，陸某謹識。

跋東坡帖

此碑，蓋所謂横石小字者耶？頃又嘗見竪石本，字亦不絶大，數簡行筆，尤奇妙可貴。與成都西樓十卷中所書郭熙山水詩，頗相甲乙也。紹熙甲寅十月二十三日，務觀題。

跋東坡祭陳令舉文

東坡前後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賢良陳公辭指最哀，讀之使人感歎流涕。其言天人予奪之際，雖若出憤激，然士抱奇材絶識，沉壓擯廢，不得少出一二，則其肝心凝爲金石，精氣去爲神明，亦烏足怪？彼憒憒者固不知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

日，笠澤陸某謹書。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及斥歸，欲買一黃犢代步，其費二萬有畸，作欄畜童，又在此外，遂一笑而止，徒有「此生猶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陸某識。

跋東坡七夕詞後

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詩者當以是求之。慶元元年元日，笠澤陸某書。

跋張監丞雲莊詩集

虜覆神州七十年，東南士大夫視長淮以北，猶傖荒也。以使事往者，不復黍離麥秀之悲，殆無以慰答父老心。今讀張公爲奉使官屬時所賦歌詩數十篇，忠義之氣鬱然，爲之悲慨彌日。慶元改元九月二十七日，陸某書。

跋淵明集

吾年十三四時，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隱，偶見藤牀上有淵明詩，因取讀之，欣然會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讀詩方樂，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數日前事也。慶元二

年，歲在乙卯，九月二十九日，山陰陸某務觀書于三山龜堂，時年七十有一。

跋陸史君廟籤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射洪陸史君廟，以杜詩爲籤，極靈。余自蜀被召東歸，將行，求得此籤。後十四年，乃決意不復仕宦，媿吾宗人多矣。紹熙辛亥十二月十日，山陰陸務觀書。

跋巴東集

予自乾道庚寅入蜀，至淳熙戊戌東歸。九年間，兩過巴東，登秋風、白雲二亭，觀萊公手植檜，未嘗不悵然流涕，恨古人之不可作也。又十有七年，慶元丙辰六月二十四日，山陰陸某書，時年七十二。

跋呂侍講歲時雜記

承平無事之日，故都節物及中州風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記。自喪亂來七十年，遺老凋落無在者，然後知此書之不可闕。呂公論著，實崇寧、大觀間，豈前輩達識，固已知有後日耶？然年運而往，士大夫安於江左，求新亭對泣者，正未易得，撫卷累欷。慶元三年二月乙卯，笠澤陸某書。

跋許用晦丁卯集

許用晦居於丹陽之丁卯橋，故其詩名《丁卯集》。在大中以後，亦可爲傑作。自是而後，唐之詩益衰矣。悲夫！慶元丁巳六月四日，放翁識。

跋李涪刊誤

王行瑜作亂，宗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及行瑜傳首京師，涪亦放死嶺南，疑即此人也。丁巳七月十六日識。

跋歸去來白蓮社圖

予在蜀得此二卷，蓋名筆，規模龍眠，而有自得處。季子子聿手自裝褫藏之。慶元丁巳中秋前三日，放翁識。

跋釋氏通紀

予少時避兵東陽山中，有沈師者，丞相恭惠公之裔。近有僧來往天衣山，自言歐陽文忠公家。今又得脩公所著《釋氏通紀》，觀之，則建炎樞臣盧公諸孫也。近世不以世類求人，名門大家散而爲方外道人者多矣。如脩公既棄衣冠，猶能博學强記，寓史氏法於是書，亦賢矣夫。慶元丁巳重九日，放翁陸某務觀識。

跋毛仲益所藏蘭亭

龍乘雲氣而上天，鳳凰翔于千仞。吾

見舊定本《蘭亭》其猶龍鳳耶？慶元丁巳十一月二十日，笠澤陸某務觀書。

跋魏先生草堂集

按國史，野，陝人。沈存中《筆談》以爲蜀人居陝州，不知何所據也。予在蜀十年，亦不聞野爲蜀人。《筆談》蓋誤也。慶元戊午，得之書肆。十月十九日，龜堂病叟手識，時年七十有四矣。

跋王輔嗣老子

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題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此本乃已析矣，安知其他無妄加竄定者乎？慶元戊午十月晦書。

跋前漢通用古字韻編

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綴《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己未三月二十四日，龜堂識。

跋胡少汲小集

少汲之兄，名僧孺，字唐臣，在元祐、紹聖間，亦知名士也。少汲十詩中一篇所謂「阿兄驚世才」者是也。周秀實，名蔚，予亡姑之子，及與元祐前輩游，紹興十六七年，猶亡恙，有文集數十卷，王性之作序。少汲

倡酬最多，班班見於此集。秀實有子名曇文者，乃翁每稱其穎異。自先少師捐館，兩家相去地遠，不復相聞，每爲之惻愴于懷也。因讀少汲小集，併書之。慶元己未七月一日，老學菴書。

跋曉師顯應録

《法華》之爲書，天不足以喻其大，海不足以喻其深。利根之上，一經目，一歷耳，自不能捨，雖舉天下沮之，彼且不動，尚何勸相之有哉？然人之根性利鈍，蓋有如天淵者。善知識諄諄告語，誘之以福報，懼之以禍罰，亦有不得已者。譬之世法，道德風化，固足坐致唐虞三代之治矣，而賞以進善，罰以懲惡，亦烏可廢哉！觀曉師《顯應録》者，當作是觀。慶元己未立秋日，山陰陸某書。

跋范巨山家訓

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之，猶弗愛也。人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知奉其教，猶弗思也。使爲人父祖者，皆如范氏之先，爲人子孫者，皆如吾友巨山，世其有不興者乎？吾所謂興者，天地鬼神與之，鄉人慕之，學者尊之，是爲興。不然，雖門列戟，床堆笏，德弗稱焉，何興之有？巨山之子，既以文章擢高科，公卿將相之儲也。故予思廣其意，而書其家訓後如此，巨山父子不以予爲老悖，則將有感也夫。巨山名中立，其子名薰。慶元己未八月晦，山陰陸某謹書。

跋張安國家問

東坡先生書遍天下，而黃門公所藏至寡，蓋當以爲易得，雖爲人持去，不甚惜也。《紫微張舍人書帖》，爲時所貴重，錦囊玉軸，無家無之。今大宗伯兄弟，自爲知己，家書往來，蓋以百計矣，相稱相勉期以遠者，亦何可勝計，而今所存財五紙耳。方紫微亡恙時，豈亦以爲易得，故多散逸耶？某昔者及爲紫微客，今老病卧家，而大宗伯猶以世舊寄此卷，命寓姓名于後。某自浮玉別紫微，三十六年之間，摧頹抵此。紫微若尚在而見之，且不能識，則大宗伯尚何取哉？援筆至此，慨然不知衰涕之集也。慶元五年十一月戊申，笠澤陸某書。

跋坐忘論

此一篇，劉虛谷刻石在廬山，以予觀之，司馬子微所著八篇，今昔賢達之所共傳，後學豈容置疑於其間？此一篇雖曰簡略，詳其義味，安得與八篇爲比？兼既謂出於子微，乃復指八篇爲道士趙堅所著，則堅乃子微以前人，所著書淵奥如此，道書仙傳，豈無姓名，此尤可驗其妄。予故書其後，以祛觀者之惑。己未十一月二十一日，放翁書。

跋唐盧肇集

子發嘗謫春州，而集中誤作「青州」，蓋字之誤也。《題清遠峽觀音院》詩，作「青州

遠峽」，則又因州名而妄竄定也。前輩謂印本之害，一誤之後，遂無别本可證。真知言哉！《病馬》詩云：「塵土卧多毛已暗，風霜受盡眼猶明。」足爲當時佳句。此本乃以「已」爲「色」，「猶」爲「光」，壞盡一篇語意，未必非妄校者之罪也。可勝歎哉！慶元庚申二月三日，放翁燈下書。

跋居家雜儀

王性之言：「熙寧初，有朝士集於相藍之燒朱院，俄有一人末至，問之，則王元澤也。」時荆公方有召命，衆人問：「舍人不堅辭否？」元澤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固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隣，以其修身齊家，事事可爲子弟法也。」某聞此語六十年矣，偶讀《居家雜儀》，遂識之。慶元庚申五月四日書。

跋皇甫先生文集

右一詩，在浯溪《中興頌》傍石間，持正集中無詩，詩見於世者，此一篇耳，然自是傑作。近時有《容齋隨筆》亦載此詩，乃云「風格殊無可采」。人之所見，恐不應如此，或是傳寫誤爾。慶元六年五月十七日，龜堂書。

跋南堂語

予入蜀時，南堂入滅已久，獨有一二弟子在，然皆破齋犯律，諸禪皆詆訾之。予亦以衆毁意薄其爲人。及其死也，乃卓然穎

脱，人亦不得而議，是誠未易測也。庚申五月壬戌，書于龜堂。

跋注心賦

世之未通佛説者，觀此，亦得其梗概矣。慶元庚申七月庚申，龜堂老人書。

跋朱新仲舍人自作墓誌

秦丞相擅國十九年，而朱公竄嶠南者十有四年，僅免僵仆於炎瘴中耳。以此胸中浩然無愧，將終，自識其墓，辭氣山立。向使公諂附以苟富貴，至暮年世事一變，方憂愧内積，惟恐聞人道其平日事，其能慨然奮筆自叙如此乎？慶元六年秋社日，笠澤陸某謹書。

跋黄魯直書

《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山谷此卷，蓋有得於此。慶元庚申重九日，笠澤陸某書。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八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九

山陰陸游務觀

跋

跋蘭亭序

觀《蘭亭》當如禪宗勘辨，入門便了。若待渠開口，堪作什麽？識者一開卷，已見精粗，或者推求點畫，參以耳鑑，瞞俗人則可，但恐王内史不肯爾。余平生見佳本亦多，然如武子所藏，不過三四，真可寶也。慶元庚申重九日，笠澤陸某書。

跋李少卿帖

宣城李氏，自推官至今八九世，詩人不絶，蓋時有如少卿者振起之也。慶元庚申九月二十日，笠澤陸某書。

跋樂毅論

《樂毅論》縱横馳騁，不似小字，《瘞鶴銘》法度森嚴，不似大字。此後世作者所以不可仰望也。庚申重九，陸某書。

跋李朝議帖

胡唐臣僧孺、少汲直孺兄弟，爲江西名士，其朋友亦皆知名。朝議公，蓋其一也。

慶元庚申重九日，陸某書。

跋東方朔畫贊

元豐間，有德州士人攜《畫贊》示東坡，自言二百年前本，家藏數世矣。東坡爲題之曰：「《畫贊》世多本，惟德州者第一。君所藏又爲德州第一。」或曉之曰：「此言君是德州人耳。」其人雖不伏，亦大笑止。因觀武子所藏，聊識卷末。慶元六年九月甲子，陸某務觀書。

跋李虞部與范忠宣公啓

某家藏先大父遺書，其櫝背多當時士大夫牋啓，刺字不過曰「尚書左丞」，或曰「左丞中大」而已，數十百人無一人異者，此建中靖國之元也。上距元祐又十餘年，風俗淳厚可知。況丞相忠宣公與虞部李公之相與親厚者乎？宜其不爲諂也。諸公或以今日耳目求之，過矣夫。慶元庚申九月二十一日，陸某書。

跋范文正公書

觀文正范公書札，如欲與韓魏公同薦李泰伯，見其進賢之誠；戒余安道、石守道避禍，見其愛惜人材之意。於虖賢哉！然泰伯卒棄不用，安道、守道俱陷患難，或至死不解，志士仁人至今以爲歎。信乎明哲保身之難也！慶元庚申九月二十九日，笠澤病叟陸某書。

跋東坡帖

成都西樓下有汪聖錫所刻《東坡帖》三十卷，其間與吕給事陶一帖，大略與此帖同，是時時事已可知矣。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凛然，忠臣烈士所當取法也。予謂武子當求善工堅石刻之，與西樓之帖並傳天下，不當獨私囊褚，使見者有恨也。

跋盧衷父絶句

「客懷耿耿自難寬，老傍京塵更鮮歡。遠夢已回窗不曉，杏花同度五更寒。」

盧衷父絶句，衷父名蹈，青社人，今寓犍爲郡夾江縣，佳士也。

跋四三叔父文集

先楚公捐館時，叔父未成童，已從章貢黄先生安時學喪禮，覆講無小差，蓋天資精敏如此。謹附書於遺文之後，以示後人。

跋王右丞集

余年十七八時，讀摩詰詩最熟，後遂置之者幾六十年。今年七十七，永晝無事，再取讀之，如見舊師友，恨間闊之久也。嘉泰辛酉五月六日，龜堂南窗書。

跋歐陽文忠公疏草

慶曆之盛，蓋庶幾漢文景矣。而賢人

君子，猶如是之難。文忠公之奏議，非獨不明諸公之譏也，身亦墮排陷中，滁州之謫是已。於虖悲夫！嘉泰二年人日，笠澤陸某書。

跋盤澗圖

紹興己卯、庚辰之間，予爲福州決曹，延平張仲欽爲閩縣大夫，朝暮相從。後四年，予佐京口，仲欽佐金陵，數以檄往來於鍾阜浮玉間，把酒道舊甚樂。又二十年，予使閩中，仲欽閒居延平，數相聞。方約相過，而予蒙恩召還，遂有死生之異，言之悵然。仲欽之子爲西和守，寄此軸來求詩，蓋又二十餘年，予年七十有七矣。嘉泰改元歲辛酉五月十九日，陸某書。時予納禄已三年，居會稽山陰之三山。

跋爲琛師書維摩經

鄉僧琛上座求予書維摩詰所説法，欲刻石施四衆，以薦其母。會予病，不能即如其請。琛十返不厭，孝哉此僧，吾徒所樂從也。乃力疾爲書。嘉泰壬戌正月二十一日，放翁書。

跋東坡諫疏草

天下自有公論，非愛憎異同能奪也。如東坡之論時事，豈獨天下服其忠、高其辯，使荆公見之，其有不撫几太息者乎？東坡自黄州歸，見荆公於半山，劇談累日不厭，至約卜鄰以老焉。公論之不可揜如此，而紹聖諸人乃遂其忮心，投之嶺海必死之

地，何哉？此疏藏馮氏三世八十年矣，真可寶哉！ 嘉泰壬戌二月七日，笠澤陸某謹書。

跋東坡代張文定上疏草

張安道實一時偉人，以其論新法，諫用兵，則不得不爲忠。以其力排吳育，深惡石介，歐陽文忠公、司馬文正公斥之於前，呂正獻公抑之於後，則又似有可議者。然東坡此疏則自與日月争光，安道之爲人不與焉。元祐初，盡起舊老，安道獨置不問，近臣請加恩禮，亦不報，更奪其宣徽使，議者以爲多出正獻公之意云。 嘉泰壬戌二月七日，笠澤陸某謹書。

跋楊處士村居感興

「一壺村酒膠去牙酸，十數胡皴徹骨乾。隨着四婆帬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

右畢仲荀景儒所記楊處士詩也。四婆，即處士之配也。蘇嶠季真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逸如生，恨不曾傳摹得之。它日見蘇氏子孫，尚可畢此志也。 嘉泰癸亥，放翁書于三山老學菴北窗。

跋朱氏易傳

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爲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爲說，亦已大異，讀者當自知之。 嘉泰壬戌四月十二日，老學菴識。

跋晁以道書傳

晁以道著書，專意排先儒，故其言多而不通，然亦博矣。凡予家所録本，多得於以道孫子闔。子闔本自多誤，予方有吏役，故所録失誤又多，不暇校定。及謝事居山陰，欲得别本參考，又不能致，可恨也。壬戌四月十八日，老學菴記，時年七十八。

跋嵩山景迂集

景迂《鄜畤排悶》詩云：「莫言無妙麗，土稚動金門。」蓋鄜人善作土偶兒，精巧，雖都下莫能及，宫禁及貴戚家争以高價取之。喪亂隔絶，南人不復知，此句遂亦難解，可歎。嘉泰壬戌四月二十四日，放翁識。

跋任德翁乘桴集

德翁《感遇篇》云：「言行身不用，無迺我所欲。長沙地卑濕，正可高閣足。」其議賈生，可謂善矣。所抱如此，排擯至死，天下之不幸也。壬戌五月一日，老學菴書。

跋洪慶善帖

某兒童時，以先少師之命，獲給掃洒丹陽先生之門。退與子威講學，則兄弟如也。每見子威言洪成季慶善學行，然皆不及識。今獲觀慶善遺墨，亦足少慰。衰病廢學，負師友之訓，如媿何！嘉泰二年五月丁卯，陸某謹題。

跋蒲郎中易老解

《易》學自漢以後寖微，自晉以後，與《老子》並行，其說愈高，愈非《易》之舊。宋興，有酸棗先生以《易》名家。同時种豹林亦開門傳授，傳至邵康節，遂大行於時。然康節欲以授伊川程先生，乃拒弗受，而伊川每稱胡安定、王荊公《易傳》，以爲今學者所宜讀，惟此二家。王公乃自毁其說，以爲不足傳，著論悔之。《易》之難知如此。夜讀蜀蒲公《易傳》、《老子解》，喟然歎曰：「公於《易》與《老子》，蓋各自立說，迹若與晉諸人同而實異也。」書以遺其族孫申仲，試以予言請問，信何如也？嘉泰二年九月丁卯，笠澤陸某書。

跋陸子彊家書

吾友伯政持其先君子家問來，讀之累日不厭，使學者皆能如此，孰得而訾病之？雖有訾者，吾可以無愧矣。乃令子聿鈔一通，置篋中，時覽觀焉。嘉泰壬戌十月二十三日，宗人某書。

跋子聿所藏國史補

子聿喜蓄書，至輟衣食不少吝也。吾世其有興者乎？嘉泰壬戌閏月幾望，放翁記。時年七十有八，以同修國史兼祕書監，居六官宅第六位。

跋火井碑❶

予昔在征西幕府，嘗得小校言火山軍地枯燥，不可耕，鉏犂入地不及尺，烈火隨出。今江吳間，穿地尺餘則見水，北人聞之亦未必信也。夜讀蜀彭君《火井碑》，乃知天地間何所不有，亦喜彭君之善記事也。嘉泰壬戌閏月十有五日，山陰陸某務觀書。

跋韓晉公牛

予居鏡湖北渚，每見村童牧牛於風林煙草之間，便覺身在圖畫。自奉詔紬史，逾年不復見此，寢飯皆無味。今行且奏書矣，奏後三日，不力求去，求不聽輒止者，有如日。嘉泰癸亥四月一日，笠澤陸某務觀書。

跋畫橙

嘉泰癸亥四月十六日，兩朝《實録》將進書，予以史官兼祕書監，宿衛於道山堂之東直舍，茶罷取此軸摩挲久之，覺香透指爪。此物著霜時，予歸鏡湖小園久矣。山陰陸某務觀書。

跋臨帖

此書用筆，❷藹藹多態度，如雙鉤鍾王遺書，可寶藏也。笠澤陸務觀跋。時年七十九，當嘉泰癸亥四月二十八日，居于六官

❶「井」，原作「池」，今據毛氏本改。
❷「書」，原作「畫」，今據華氏本改。

宅老學行菴。

跋米老畫

畫自是妙迹，其爲元章無疑者。但字却是元暉所作，觀者乃并畫疑之，可歎也。嘉泰癸亥四月二十九日，陸務觀書。

跋潘豳老帖

潘豳老詩妙絶世，恨不見其字。今見此卷，無復遺恨矣。癸亥五月一日，笠澤陸某書。

跋薌林帖

先少師使淮南，實與薌林向公爲代。薌林作雍熙堂於廨中，堂之前有井，泉甘寒，宜茶。洪駒父聞之，寄詩云：「何如喚取陸鴻漸，石鼎風爐來試茶。」詩與除代堂帖同日到，薌林大以爲異，手書報先少師，今尚在也。伏觀公移文奏牘稿，大節貫金石，然諸公所書，已可傳世，贅書之亦屋下架屋耳。而某家世所傳，足補薌林逸事者，則不可不書以遺後人。嘉泰三年五月十日，陸某謹書。

跋陳魯公所草親征詔

紹興辛巳、壬午之間，某由書局西府掾，親見丞相魯公經綸庶務，鎮服中外，有人所不可及者，然猶不知此詔爲出於公也。後四十有三年，某行年且八十，偶幸未先犬馬，獲見公手稿。於虖！公之謙厚不伐，

與露才揚己者相去何啻千萬哉！追懷盛德大度，如巨山喬嶽，凜然猶在目前，爲之霣涕。嘉泰三年五月十二日，門人前史官陸某謹書。

跋蔡忠懷送將歸賦

予讀《送將歸》之賦，爲之流涕，不爲蔡氏也。宋興百餘年，累聖致治之美，庶幾三代。熙寧、元祐所任大臣，蓋有孟、楊之學，稷、卨之忠，而朋黨反因之以起，至不可復解。一家之禍福曲直，不足言也。爲之子孫者，能力學進德，不爲偏詖，則承家報國，皆在其中矣。嘉泰三年五月十五日，山陰陸某書于浙江亭。

跋東坡書髓

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在都下，脱敗甚，乃再裝緝之。嘉泰三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務觀老學庵北窗手記。

跋范元卿舍人書陳公實長短句後

紹興庚申、辛酉間，予年十六七，與公實遊。時予從兄伯山、仲高、葉晦叔、范元卿，皆同場屋，六人者蓋莫逆也。公實謂予小陸兄。後六十餘年，五人皆已隔存歿，予年七十九，而公實郎君宧字伯廣者出此軸，恍然如與公實、元卿聯杖屨，均茵憑也。爲

之太息彌日，因識其末。雖然，使死而有知，吾六人者安知不復相從如紹興間乎？會當相與挈手一笑，尚何歎。嘉泰癸亥十月二十九日，笠澤釣叟陸某書。

跋謝師厚書

謝師厚早歲與歐陽兗公、王荆公、梅直講、江記注諸人遊，名甚盛，晚更蹭蹬，居穰下二十餘年，學愈進，文章愈成，獨後諸公死。子愔、悰，甥黄魯直，皆知名天下。然年運而往，士大夫鮮能知師厚者。今觀吾友傅漢孺所藏其上世墓刻，實師厚遺文。至《送行》詩，雜之宛陵詩中，殆不可辨，字則宋宣獻父子之流亞也。爲之太息。嘉泰癸亥立春後四日，笠澤陸某書。時年七十九。

跋雲丘詩集後

宋興詩僧不愧唐人，然皆因諸巨公以名天下。林和靖之於天台長吉，宋文安之於凌雲惟則，歐陽文忠公之於孤山惠勤，石曼卿之於東都祕演，蘇翰林之於西湖道潛，徐師川之於廬山祖可，蓋不可殫紀。潛、可得名最重，然世亦以蘇、徐兩公許之太過爲病。餘則徒得所附託，故聞後世，非能巋然自傳也。予觀雲丘詩，平淡閑暇，蓋庶幾可以自傳者。政使不遇吕居仁、蘇養直、朱希真、王性之、范至能，亦决不泯没，況如予者，烏足爲斯人重哉？其徒覺净以遺稿來，求題其後，十欵吾門不厭，故爲之書。嘉泰四年二月乙巳，笠澤陸某書。

跋呂舍人九經堂詩

前輩以文章名世者，名愈高則求者愈衆，故其間亦有徇人情而作者，有識之士多以爲恨。如呂公《九經堂詩》，蓋自少時與昭德尊老諸公，師友淵源，講習漸漬所得，又爲其子孫而發，故雄筆大論如此。於虖，凜乎其可敬畏也哉！嘉泰四年六月庚子，陸某書。

跋韓忠獻帖

方曩霄犯邊時，忠獻王首當禦戎重任，功冠諸公，後入輔帷幄，陳謨畫策，駕馭人材，鎮服虜情，自曾集賢以降，皆協贊而已。觀此帖，可概見也。嘉泰四祀六月辛丑，故史官山陰陸某謹識。

跋高大卿家書

子長大卿娶予表從母之女，故自少時相從。後又同入征西大幕，情分至厚。讀此數書，如見其長身蒼髯，意象軒舉也。嘉泰甲子歲夏六月壬寅，放翁陸某書。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九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

山陰陸游務觀

跋

跋諸晁書帖

某之外大母清豐君，實巨茨先生女兄，而墓刻則景迂先生所作。故某每見昭德及東眷中表，每感愴也。況今行年八十，飾巾待盡，伏讀此卷，其情可知。嘉泰甲子六月既望，山陰陸某謹識。

跋南城吴氏社倉書樓詩文後

南城吴君子直兄弟作社倉，略倣古者斂散之法。築書樓，用爲子孫講習之地。其設意深遠，流俗殊未易測也。或者乃謂吴氏捐貲以爲社倉，凶歲免民於死徙，其有德於人甚大，後世當有興者。子孫不學，則不足以承之，此其築書樓之意。使吴氏之意信出此，乃市道也。市道不可以交鄉黨自好之士，其可以與天交乎？吴君之意蓋曰：「吾爲是舉，非一世也，吾兄弟他日要當付之後人。人不可知，吝則嗇出，貪則漁利，怠荒則廢事，雖面命之，或不聽，於遺言何有？惟學則免是三者之患，而社倉雖百世可也。此吾兄弟之本指。若夫富貴貧賤，我且不能自知，乃爲後人謀，而責報於

荒忽不可致詰之地，亦愚矣。」

吴君遺書行千餘里，示予以社倉本末，因及諸公書樓紀述。予慨然歎以爲知吴君兄弟心者，莫予若也，故書之。嘉泰四年六月某日，山陰陸某書。

跋六一居士集古録跋尾

始予得此本，刻畫精緻，如見真筆。會有使入蜀，以寄張季長。及再得之，纔相距數年，訛闕已多，知古人欲傳遠者，必託之金石，有以也夫。嘉泰甲子六月二十二日，笠澤陸某謹識。

跋林和靖詩集

和靖人物文章，初不賴東坡公以爲重，況黃、秦哉？若李端叔者，尤不足録。讀竟使人浩歎，書之，所以慰和靖於泉下也。嘉泰甲子六月二十四日，放翁識。

跋米元暉書先左丞海岱樓詩

右米侍郎元暉書先大父《題海岱樓》詩一首，《春秋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故犬父云：「起爲霖雨從膚寸。」蓋言徧雨天下之澤，自膚寸而始也。米所書，誤以「從」爲「成」，遂失本意，可爲太息。嘉泰四年秋八月壬寅，山陰陸某書于三山老學菴。

跋蘇丞相手澤

某之先大父左丞，平生所尊事願學者，惟丞相魏公。每爲門生言國朝輔相，德量巋然，莫如魏公與王文貞公旦，所謂築太平之基，壽宗社之脉，養天下之氣者。他相雖賢，莫敢望。觀此奏稿，可概見也。嘉泰四年秋八月丙辰，山陰陸某謹識。

跋韓幹馬

大駕南幸，將八十年，秦兵洮馬，不復可見，志士所共歎也。觀此畫，使人作關輔河渭之夢，殆欲霣涕矣。嘉泰甲子十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書。

跋義松

黄子邁之爲蓮城，以最聞。予以相距遠，不能知其詳。然草木無知，造物無心，太平無象，其所感猶如此，則是邑之民，其有以不友不敬至庭造獄者乎？予將求諸邑人而紀之，未暇也。嘉泰甲子歲十一月甲子，山陰陸某書。

跋林和靖帖

祥符、天禧間，士之風節文學名天下者，陜郊魏仲先、錢塘林君復二人，又皆工於詩。方是時，天子修封禪，告太平，有二人在，天下麟鳳芝草不足言矣。君復書法又自高勝絶人，予每見之，方病，不藥而愈，

方飢，不食而飽。忽得觀上竺廣慧法師所藏二帖，不覺起敬立。法師能捐一石，刻之山中，使吾輩皆得墨本，以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嘉泰甲子歲十二月丁卯，山陰陸某務觀書。

跋東坡集

此本藏之三十年矣，嘉泰甲子歲十二月，遺燼幾焚之，予緝成編，比舊本差狹小，乃可愛，遂目之曰「焦尾本」云。十四日，山陰陸某書。

跋陶靖節文集

張縯季長學士自遂寧寄此集來，道中失調護，前後皆有壞處，遂去之，而存其偶全者。末有《年譜辨正》，別緝爲編云。開禧元年正月四日，務觀書。

跋三近齋餘録

右外兄元城王正夫所作。正夫名從，元豐中書舍人震字子發之子，仕至上饒守云。開禧改元正月庚申，務觀識。

跋望江麴君集

徐常侍鼎臣《送望江張明府》詩云：「無使千年後，空傳麴令名。」則麴令之名，在唐著矣。開禧改元歲乙丑二月二十七日，山陰陸務觀書，時年八十有一。

跋吳越備史

錢氏諱佐，故以左爲上，凡官名左字者，悉改爲上。此書所謂上右者，乃左右也。

又

吳越在五代及宋興，最爲安樂少事，然廢立誅殺猶如此。方斯時，吾家先世守農桑之業於魯墟梅市之間，無一人仕於其國者，真保家之法也。開禧乙丑九月四日，山陰陸某書于三山書巢。

跋僧帖

方外之士，發揚其先德，累世不懈，吾輩亦可少愧矣。開禧乙丑九月五日，陸某書贈觀師。余年八十一，識其家四世矣，安得不爲陳人乎？因以寓歎。

跋卿師帖

本朝小楷，至宋宣獻後，僅有道士陳碧虛一人。今見吾里中前輩卿師所書，則蕭散小不逮碧虛，而法度森嚴無媿者，亦名筆也。後人善藏之。開禧元年乙丑歲九月丁亥，山陰陸某務觀題，時年八十有一。

跋松陵倡和集

皮襲美當唐末遯於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相，子孫業文，不墜家聲。至襲美四世孫公弼，以進士起家，仕慶曆、嘉祐間，爲韓魏公所知，雖不甚貴顯，亦當世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隔絶，乃有妄人造謗，以謂襲美隳節於巢賊，爲其翰林學士。《新唐書》喜取小説，亦載之。豈有是哉！比《唐書》成時，公弼已死，莫與辨者。可歎也。開禧元年九月十四日，山陰陸某務觀書于《松陵倡和集》之後。

跋潛虚

學者必通《易》，乃能以其緒餘通《玄》，《玄》既通矣，又以其餘及《虚》，非可以一旦驟得也。劉君談《虚》如此，則其於《易》與《玄》可知矣。司馬丞相乃謂己學不足知《易》，故先致力於《玄》，蓋謙云耳。開禧乙丑十一月十八日，笠澤陸某書。

跋呂成叔和東坡尖叉韻雪詩

古詩有倡有和，❶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之，而不盡同。有用韻者，謂同用此韻耳。後乃有依韻者，謂如首倡之韻，然不以次也。最後始有次韻，則一皆如其韻之次。自元、白至皮、陸，此體乃成，天下靡然從之。今《蘇文忠集》中有《雪》詩，用「尖」、「叉」二韻，《王文公集》中，

❶「古」，原作「右」，今據毛氏本改。

又有次蘇韻詩，議者謂非二公莫能爲也。通判澧州吕文之成叔，乃頓和百篇，字字工妙，無牽强湊泊之病。成叔詩成後四十餘年，其子杕乃以示予。予固好詩者，然讀書有限，用力尠薄，觀此集有愧而已。乃書集後，而歸其本吕氏。開禧元年乙丑十一月丙申，笠澤陸某務觀書。

跋花間集二

《花間集》皆唐末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歎也哉！或者亦出於無聊故耶？笠澤翁書。

又

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淺薄。其間傑出者，亦不復有前輩閎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梏於俗尚，不能拔出。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蓋天寶以後，詩人常恨文不逮，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於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開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務觀東籬書。

跋韓晉公子母犢

予平生見三尤物，王公明家韓幹散馬，吴子副家薛稷小鶴，及此子母牛是也。不知未死間尚復眼中有此奇偉否？開禧二年四月甲子，陸務觀老學菴北窗書。

跋韓立道所藏蘭亭序

觀此本《蘭亭》，如見大勳業鉅公於未央庭中，大冠若箕，長劍拄頤，風采凜凜，雖單于不覺自失，況餘子有不汗洽股栗者哉？開禧丙寅歲四月十有三日，陸某年八十二。

跋龔氏金花帖子

右龔氏家藏其先世金花帖子。嘉泰中，陳翰林考質史諜，以爲先書姓名散報，始於端拱中。宋太素尚書知貢舉時，自建隆至端拱，取士已久，始克舉此故事。然予按宋公有《追念策名時》詩，凡千言，略云：「吉音來碧落，帖子報紅牋。清夜驚神王，曨明到省前。風中宫漏盡，日出榜繩懸。」宋公蓋建隆二年進士，則國初已有前一夕報帖之事，唐制初未嘗廢。若曰五代草創，止用紅牋，至端拱初乃加金華如唐時，則亦細事耳，不得云始舉唐故事也。世必有知者，予復書此於後，以待博洽君子云。開禧丙寅夏四月丙寅，山陰陸某書。

跋曾文清公奏議稿

紹興末，賊亮入塞，時茶山先生居會稽禹跡精舍，某自勑局罷歸，略無三日不進見，見必聞憂國之言。先生時年過七十，聚族百口，未嘗以爲憂，憂國而已。後四十七年，先生曾孫黯以當日疏稿示某，於今某年過八十，仕忝近列，又方王師討殘虜時，乃不能以塵露求補山海，真先生之罪人也。開禧二年歲在丙寅五月乙巳，門生山陰陸某謹書。

跋曾文清公詩稿

河南文清公，早以學術文章擅大名，爲一世龍門，顧未嘗輕許可。某獨辱知，無與比者。上之相知，古蓋如此。方西漢時，專門名家之師，衆至千餘人，然能自見於後世者寡矣。揚子惟一侯芭，至今誦之，故識者謂千人不爲多，一人不爲少。某何足與乎？此讀公遺稿，不知衰涕之集也。開禧丙寅歲五月乙巳，門生笠澤陸某謹識。

跋魚計賦

某恭聞徽祖宣和末，將下罪己詔，學士王孝迪當直，不召，顧謂輔臣曰：「非小宇不能作。」遂召肅愍公。公初不在北門，既至，辭以非職守，不許。遂授以聖意，下筆亹亹，不數刻進御。今載在國史，與三代訓誥並驅，蓋千百年間詔令所未有也。晚讀《魚計堂賦》，贍麗超軼如此，則施之大手筆，固宜絶人遠甚。某嘗見公遺像於友人

趙恬家，英氣如生，恨不得獨拜牀下，致欣慕之意。今得記所聞於賦後，亦幸矣。開禧二年六月己巳，笠澤老民陸某謹書。

跋徐待制詩稿

予以乾道庚寅入蜀，幾十年而歸。故人在朝者，惟許昌韓无咎，握手道舊，因相與論當世知名士。无咎獨稱待制徐公，以爲文辭辨論，有貞元、元和間諸賢之遺風。恨予不及識，因誦其詩句，信奇作也。後三十年，徐公之子植，以遺稿一編示予，屬以序引。予與待制雖出處不同時，然嘗歎愛其筆墨，則亦願託名卷首。而待制之文阨於火，所餘財百之二，則序亦無自作，乃姑書此附於後。它日得全書，紬繹其妙處而論載之，尚未晚也。開禧二年六月某日，山陰陸某書。

跋周益公詩卷

紹興辛巳，予與益公相從於錢塘，去題此詩時十一年，予年三十七，益公少予一歲。後二年，相繼去國，自是用捨分矣。今益公捨我去，所不知者，相距幾何時耳。開禧丙寅九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謹識。

跋樊川集

唐人詩文，近多刻本，亦多經校讎，惟牧之集誤繆特甚。予每欲求諸本訂正，而未暇也。書以示子遹，尚成吾意。開禧丙寅十一月二十七日，放翁書。

跋周侍郎奏稿

某生於宣和末，未能言而先少師以畿右轉輸饟軍，留澤潞，家寓滎陽。及先君坐御史徐秉哲論罷，南來壽春，復自淮徂江，間關兵間，歸山陰舊廬，則某少長矣。一時賢公卿與先君遊者，每言及高廟盜環之寇，乾陵斧栢之憂，未嘗不相與流涕哀慟。雖設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歸，亦不復食也。伏讀侍郎周公論事牓子，猶想見當時忠臣烈士憂憤感激之餘風。於虖！建炎、紹興間，國勢危蹙如此，而内平群盜，外捍强虜，卒能披草莽、立社稷者，諸賢之力爲多。某故具載之，以勵士大夫。儻人人知所勉，則北平燕趙，西復關輔，實度内事也。開禧丁卯歲正月丁亥，故史官陸某謹書。

跋周侍郎尋姊妹帖

方建炎多故，群盜如林，士大夫家罹禍，有盡室不知在亡者。觀周公所書，可爲流涕。六七十年來，在仕在野，皆安其生。養老者，字幼者，藏死者，可不知所自耶？尚勉思所以報。開禧三年正月丁亥，山陰陸某書。

跋鮑參軍文集

鮑明遠，宋元嘉中人，比陶淵明、謝靈運差爲晚出，然與靈運詩名相埒，體製亦頗相類，故世稱鮑、謝云。開禧三正九，放翁書。

跋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并音二册，籤題皆友人莆陽方伯謨書。伯謨下世已二年矣，哀哉！開禧丁卯二月四日，老學菴識。

跋與周監丞書

某頃得監丞公書，作報如此。後二十餘年，公家持以來，屬以題數字於後，乃爲記歲月。公諸子多賢，不幸有早世者，今惟主簿君以力學承其緒。他日仕途有嶄然頭角者，必吾主簿君。恨耄期已迫，不及見之耳。開禧三年三月丙子，渭南伯陸某書于山陰澤中老學菴。

再跋皇甫先生文集後

司空表聖論詩有曰：「愚嘗覽韓吏部詩，其驅駕氣勢，掀雷決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爾。」據此，則持正自有詩集孤行，故文集中無詩，非不作也。正如張文昌集無一篇文，李習之集無一篇詩，皆是詩文各爲集耳。表聖直以持正詩配退之，可謂知之。然猶云未遑深密，非篤論也。予讀之，蓋累歎云。開禧丁卯四月二十一日，某再書。

跋漢文帝後元年三月詔

漢文此詔，與《詩》之《七月》、《書》之《無逸》何異？吾以此知文景太平之有自也。雖然，豈獨爲天下哉！十室之邑，十金之産，儻能思是言，其有至於喪敗者乎？

庚申五月十七日，陸某書。

跋張魏公與劉察院帖

與人同功，人用而己捨，君子不敢言勞。與人同罪，人免而己窮，君子不敢逃責。非能異夫人也，理固如是也。不然，則亡恥已。使御史公無恙，得予此説，其將以爲能知言乎？

跋世父大夫詩稿

世父大夫公自幼得末疾，以左手作字，性喜鈔書，嘗鈔王岐公《華陽集》百卷，筆筆無倦意。豈特其書可貴重哉？亦可見其爲人矣。某年。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一

山陰陸游務觀

跋

跋魯直書大戴踐阼篇

上古之文，幸不泯者，率非後世所可及，不必壞魯壁、發汲冢而得之，乃可信也。丹書之辭如此，武王之銘如此，雖微《大戴禮》載之，可置疑哉？ 某鄉先生傅公子駿爲學者言：「《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皆古所傳爲人君之常訓，箕子申以告武王。吴棫才老著《尚書裨傳》，以爲得此説於虞仲琳少崔，少崔學於傅公。此三十二字，與丹書三十九字，一傳於箕子，一傳於師尚父，武王敬受力行之，卜世卜年之永，有所自矣。」開禧三年五月辛卯，故史官陸某識於黄太史所書《踐阼篇》後，以遺廬陵彭君孝求。

跋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券文

某按：唐昭宗乾寧四年，遣中使焦楚鍠賜吴越武肅王鐵券，以八月壬子至國。是歲，武肅始兼領鎮東節，出師大敗淮南兵十八營，定婺、睦、蘇、湖州，而鐵券適至，蓋其國始盛時也。 及忠懿王入朝，以其先王所藏玉册鐵券置之祖廟，不敢以自隨。淳化元年，杭州悉上之于朝。時忠懿王已薨，

太宗皇帝復以册券賜王之子安僖王惟濬。安僖王薨，券歸文僖公惟演。文僖公薨，券傳仲子霸州防禦使晦。霸州侍仁宗皇帝燕間，帝問先世所賜鐵券，欲見之。霸州并三朝御書以進，帝爲親識御書之末，復賜焉。文僖之孫，開府公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某年十二三時，嘗侍先夫人得謁見大主，鐵券實藏卧内，狀如筩瓦。今七十餘年，乃得見録本於武肅諸孫標家。後十字，蓋文僖手書。某家舊藏文僖書帖，亦有押字，皆與此同。武勝軍節度使印，則文僖尹洛時所領鄧州節鉞也。開禧三年六月乙巳，山陰陸某謹書。

跋司馬端衡畫傳燈圖

司馬六十五丈，抱負才氣，絶人遠甚。方少壯時，以黨家不獲施用於時。欲有以寓其胸中浩浩者，遂放意於畫。落筆高妙，有顧、陸遺風。某嘗以通家之舊，親聞其論畫，衮衮終日，如孫吴談兵，臨濟、趙州談禪，何其妙也！每恨是時不能記録一二，以遺後之好事者。今獲觀《傳燈圖》，怳如接言論風指時，稽首太息，不能自已。開禧丁卯歲十月丁未，山陰陸某謹題。

跋吕伯共書後

紹興中，某從曾文清公遊。公方館甥吕治先，日相與講學。治先有子未成童，卓然穎異，蓋吾伯共也。後數年，伯共有盛名，從之學者以百數，不幸中道奄忽。而予幾九十尚未死，攬其遺墨，大抵忠信篤敬之言也，爲之涕下。開禧丁卯歲十二月乙巳，

山陰陸某書。

跋張敬夫書後

隆興甲申，某佐郡京口，張忠獻公以右丞相督軍過焉。先君會稽公，嘗識忠獻於掾南鄭時，事載高皇帝《實録》，以故某辱忠獻顧遇甚厚。是時敬父從行，而陳應求參贊軍事，馮圜仲、查元章館於予廨中，蓋無日不相從。迨今讀敬父遺墨，追記在京口相與論議時，真隔世事也。開禧丁卯十二月乙巳，山陰陸某書。

跋劉戒之東歸詩

乾道中，予與戒之同在宣撫使幕中，同舍十四五人。宣撫使召還，予輩皆散去。范西叔、宇文叔介最先下世，其餘相繼凋落。至開禧中，獨予與張季長猶存。今春，季長復考終於江原。予年開九秩，獨幸未書鬼録，偶得戒之郎君市征君所藏《送行詩》，觀之怳然如隔世事也，爲之流涕。丁卯十二月乙丑，渭南伯陸某書于山陰老學菴。

跋秦淮海書

黄豫章、秦淮海，皆學顏平原真、行，豫章晚尤自稱許，淮海則退避，不肯以書自名，亦各其志也。嘉定改元四月己酉，山陰陸某書。

跋柳書蘇夫人墓誌

近世注杜詩者數十家，無一字一義可取，蓋欲注杜詩，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乃可下語。不然，則勿注可也。今諸家徒欲以口耳之學揣摩得之，可乎？書家以鍾、王爲宗，亦須升鍾、王之堂，乃可置論耳。爾來書法中絶，求柳誠懸輩尚不可得，書其可遽論哉！然予爲此言，非獨觸人，亦不善自爲地矣。覽者當粲然一笑也。嘉定元年四月己酉，陸某書。

跋朱希真所書雜鈔

朱先生與諸賢，當建炎間裔夷南牧、群盜四起時，猶相與講學如此。吾輩生平世，安居鄉里，乃欲飽而嬉，可乎？嘉定之元四月乙酉，陸某書于山陰老學菴，時年八十有四。

跋爲子遹書詩卷後

子遹持疋紙求録詩期年矣，以乃翁衰疾，不忍迫蹙。予更以此念之，爲寫終此卷。然此兒近者時時出所作，皆大進，論建安、黃初以來至元和後詩人，皆有本末，歷歷可聽，吾每爲汗出，因併記之。嘉定戊辰歲五月乙巳，放翁書，時年八十有四。

跋呂文靖門銘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其簡且盡如此，學者苟能充之，雖入聖域不難矣。丞相申國文靖吕公作《門銘》，自忠孝十有八字，廣吾夫子之訓，以遺後人。某得本於公元孫祖平，敢再拜書其後，致願學之意。嘉定元年夏五月辛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傅給事竹友詩稿

王逸少寫經換鵝，給事傅公籠鵝換竹，二者皆山陰勝絶事。然換鵝事，人皆能道之，換竹事，未甚著，鄉人以爲恨。獨某曰：是不足怪也。逸少志在物外，不肯輕爲世用，故換鵝事易傳。給事方南渡之初，忠義大節，爲一時稱首，雖困於讒誣，用之不盡，然至今聞其風者，可立衰懦，則換竹事固應不傳，蓋所見於世者大也。給事遺文百卷，今藏秘閣，某領策府時見之。嘉定元年七月庚申，陸某謹識。

跋陳伯予所藏樂毅論

世傳中山古本《蘭亭》「之」、「流」、「帶」、「右」、「天」五字，有殘闕處，於是士大夫所藏《蘭亭》悉然。又謂《樂毅論》古本至一「海」字止，於是凡《樂毅論》亦至「海」字而亡。其餘妄僞亂真，大抵如此。今伯予此軸皆佳，後一本尤敷腴可愛，未可以「海」字爲定論也。嘉定戊辰歲七月己未，山陰陸某務觀書，時年八十有四。

跋伯予所藏黄州兄帖

某之從父兄故黄州使君遺墨，伯予書其後，發揚大節至矣。伏讀感涕，不知所云。先兄諱沇，字子東，仕至朝奉大夫。嘉定元年七月己未，山陰老民陸某謹書。

跋詹仲信所藏詩稿

予平生作詩至多，有初自以爲可，他日取視，義味殊短，亦有初不滿意，熟觀乃稍有可喜處，要是去古人遠爾。詹仲信何處得予斷稿以見示，爲之屢歎，乃題其後歸之。嘉定改元六月壬辰，山陰陸某務觀書于三山老學菴，時年八十四。

跋陳伯予所藏蘭亭帖

予監定此本，自是絶佳。然亦不必云唐舊刻也。卷末數跋，皆吾友王君玉所録黄太史魯直語，竊恐未必然。蓋周孔無過，《蘭亭》筆法亦無過，學者步亦步，趨亦趨，猶或失之，豈可以輕心慢心觀之哉？若以夫子嘗自謂有過，孟子云周公之過，遂據以爲周、孔有過，乃醉夢中語也。嘉定改元十月庚午，陸某書。

跋坡谷帖

先大父左轄，元祐中自小宗伯自請守潁，逾年移南陽。而蘇公自北扉得潁，與大父爲代。此當時往來書也。書三幅：前後

二幅藏叔父房，其一幅則從伯父彥遠得之。亡兄次川又得於伯父，此是也。傳授明白，可以不疑，而或者疑其出於摹倣，識真者寡，前輩所歎。嘉定元年十二月乙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山谷書陰真君詩

此石刻在夔州漕司白雲樓下，黄書無出其右者。嘉定己巳四月辛卯，放翁書。

跋吕尚書帖

右尚書吕公、給事傅公往來書二卷。《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語》曰：「起予者商也。」蓋臣當有以作其君，弟子當有以起其師，而況朋友之際乎！二公可謂無負於古道矣。使此書廣傳，安知百世之下無興起者。嘉定己巳秋七月辛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傅給事帖

紹興初，某甫成童，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事，或裂眦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雖醜裔方張，視之蔑如也，卒能使虜消沮退縮，自遣行人請盟。會秦丞相檜用事，掠以爲功，變恢復爲和戎，非復諸公初意矣。志士仁人，抱憤入地者，可勝數哉！今觀傅給事與吕尚書遺帖，死者可作，吾誰與歸？嘉定二年七月癸丑，陸某謹識。

跋熊舍人四六後

裕陵見伯通外制，手批付中書曰：「熊本文詞，朕自知之。」荆公亦曰：「讀熊君奏報，如面相語。」

跋臨汝志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臨川人，徙崇仁。金虜犯闕，上書請身使虜庭，馭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伏闕上書論大臣誤國。太學生陳東亦上書，所言略同，遂併誅二人，年三十一。車駕渡江，贈承事郎。紹興初，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官其三子，賜田十頃。

跋尼光語録

予登豫章西山，其上蓋有光禪師塔焉。及來成都，又得師所説法要，博辯奇偉，雷霆一世，猶有蜀忠文公立朝堂堂，不橈於死生禍福之遺風，信其爲范氏女子也。笠澤漁隱陸某。

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

此卷不應携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尔。

跋張待制家傳

待制公躓於仕宦，晚途僅得一郎吏，而感激國難，冒兵渡河北行。忠義之氣，可沮金石。方其客死靈丘，寓骨雲中時，雖夷狄異類，亦爲霣涕也。今其家寖微，一孫未去天官侍郎選，公卿大夫乃未有表出之以爲忠義勸者，誠某所不識也。

跋柳氏訓序

方玭之爲是書也，璪已長矣，《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悲夫！

跋祠部集

祠部叔祖詩文至多，今皆不傳。此小集得之書肆，蓋石氏所藏也。某謹識。

跋消災頌

《高道傳》言：「此頌蓋武陵張尊師作。」尊師亦號白雲子，豈以此故，遂誤爲子微乎？玉笈齋書。

跋肇論

《高僧傳》：「肇公化時，年三十一耳。」所著書乃傳百世。吾曹老而無聞，可愧也。

先楚公奏檢

舊有海陵時録白元本，巨編大字，有先左丞親書更定處，今不復存。此本紹興中先少師命筆史傳録者。某識。

跋宗元先生文集

宗元先生吴貞節，唐史有傳，以歌詩名天寶中。此一卷蓋見雲章寶室云。放翁書。

跋韓子蒼語録

此故人范季隨周士所記也，周士没後數年，得之於其子。然余舊聞周士道韓公語極多，尚恐所記不止於此，當更訪之。

跋孟浩然詩集

此集有《示孟郊》詩，浩然，開元、天寶間人，無與郊相從之理，豈其人偶與東野同姓名耶？晁伯以謂岳陽樓止有前四句，亦似有理。

續考之，伯以之説蓋不然。大抵浩然四十字詩，後四句率覺氣索，如《洞庭寄閻九》、《歲暮歸南山》之類皆然。杜少陵評浩然詩云「新詩句句盡堪傳」，豈當時已有此論，故少陵爲揜之耶？

《適越留别譙縣張主簿》詩，初云「得與故人會」，後云「浮雲去吴會」，此亦是吴與會稽也。

跋出疆行程

此一書，蓋陳魯公出使時官屬所記，不知爲何人也。文詞雖鄙淺，事頗詳洽，故録之。

淳熙己酉秋，錢愷之子端忠爲金部外郎，予在儀曹，與之同廊，日會食，嘗問此書誰所作，端忠云：「刁廱也。」廱字文叔，頗有文，不應鄙淺如此，恐未必然也。放翁書。

跋李衛公集

韋執誼之爲人，《順宗實録》及《唐書》載之甚詳，正人所唾罵也。今觀李衛公祭文，稱譽之乃如此，衛公之言固過矣，史官所書無乃亦有溢惡者乎？毁譽之可疑如此者多矣，可勝歎哉！執誼作相時，《實録》言嘗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而史不書，衛公又以爲僕射。雖小節，亦聊附見于此。

跋徐節孝語

仲車名在天下，孰不知尊仰者，雖無蘇公所云可也，況它人乎！此集前後所載，悉當削去。陸某識。

跋趙渭南詩集

唐人如韋蘇州五字，趙渭南唐律，終身所作多出此，故能名一代云。

跋石鼓文辨

予紹興庚辰、辛巳間，在朝路，識鄭漁

仲，好古博識，誠佳士也。然朝論多排詆之，時許至三館借書，故館中尤不樂云。

跋西崑酬唱集

祥符中，嘗下詔禁文體浮豔，議者謂是時館中作《宣曲》詩。宣曲見《東方朔傳》。其詩盛傳都下，而劉、楊方幸，或謂頗指宮掖。又二妃皆蜀人，詩中有「取酒臨卬遠」之句，賴天子愛才士，皆置而不問，獨下詔諷切而已。不然，亦殆哉！

跋兼山家學

予始得此書時，猶未識昌國。後五年，始同朝。詳觀其爲人，誠法度之士，間相與論學，輒忘昏旦，乃知其得於子和先生者深矣。昌國名其所居曰「艮齋」，亦以嗣兼山之學歟？

跋淮海後集

《悼王子開》五詩，賀鑄方回作也。子開名蘧，居江陰，既死，返葬趙州臨城，故有「和氏干將」之句。方回詩，今不多見於世，聊記之以示後人。放翁。

跋張季長中庸辨擇

此書大概似陳瑩中初著《尊堯集》，識者當自得之。

跋法書後

法書一編付子遹，能熟觀之，亦可得筆法之梗概矣。

跋李太白詩

此本頗精，今當塗本雖字大可喜，然極謬誤，不可不知也。

跋重廣字說

《字說》凡有數本，蓋先後之異，此猶非定本也。

跋巖壑小集

朱希真《夜熱坐寺庭》五字一篇，及《病虎過酒樓》二古詩，皆出同時諸人上。

跋王元澤論語孟子解

元澤之歿，詔求遺書。荆公視篋中，得《論語孟子解》，皆細字書於策之四旁，遂以上之。然非成書也。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一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二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

陸氏自漢以來，爲天下名族，文武忠孝，史不絕書。比唐亡，惡五代之亂，乃去不仕。然孝弟行於家，行義修於身，獨有古遺法，世世守之，不以顯晦易也。宋興，歷三朝數十年，秀傑之士畢出。太傅始以進士起家，楚公繼之，陸氏衣冠之盛，寖復如晉唐時，往往各以所長見于世。而材略偉然可紀者，如公是也。

公諱宲，字元珍，曾祖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太傅諱軫。太傅兩子，伯曰萬載縣令諱琪。縣令生宿州符離縣主簿贈朝奉大夫儼。仲曰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實生楚公，仕至尚書左丞，諱佃。公，楚公第五子。大夫早卒，無嗣子，楚公命公後焉。任爲假承務郎，調台州寧海縣丞，行令事，遇事立決，老吏宿姦，畏慴縮栗，不敢輒動。巫以淫祀惑民，悉捕寘于法，習俗爲變。會省丞官，父老送公出境，爭贐金帛，公拒之不可，至或泣下，乃取絲一鉤。歷杭州仁和縣尉、越州司工曹事，以舉爲蘇州長洲縣。縣號繁劇，且久不治，公至，從容如無事，而縣以大治。以最遷郎，就命通判真州事。發姦伏，申寃枉，号稱神明。州多大陂澤，用事者方

興水利，官吏人人懷希望，意謂且得厚賞。公獨不肯與，人莫測也。而覆覈多誕謾，遂置詔獄，惟公獨免。

盜起青溪，張甚，至出大兵，監司知公長於治劇，共薦爲隨軍勘計官。軍食漕浙江，公建議：潮汐贏縮不可必，請令士卒各持三日粮。舟至龍山，果失期，賴以無乏，而主將怒護舟吏，欲立斬之，莫敢爭者。公獨慨然曰：「江行與平地異，非吏罪。且戮一人，衆必大駭，怯者求死，强者委舟竄，立敗事矣！」乃議分所載，募民陸輦以行，舟遂輕，皆以時會，雖沙磧湍瀨無害也。衆多其謀，而主將終以戾其意不說。凡與軍事者皆超擢，獨公更爲通判登州，徙制置發運司幹當公事。

未赴，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實代兄中散公寘，當時以爲榮。部中饑，公便宜留上供米六十萬石，損直予民，而糴於他郡，官無所亡失，而民賴以濟。避親嫌，移提舉京畿常平等事，與轉運、提點刑獄皆置司陳留。會金人犯京師，遊騎突至，轉運、提點刑獄倉卒避去。故事：兩司皆兼提舉將兵及保甲，而常平司弗與也。及是，公獨不動，以便宜招集燕山戍卒數千，雜以保甲，日夜部勒習教，命舊將張憲統之，扼據要害。虜既不能犯，而潰卒亦不爲亂。措置號令，赫然有大將風采，因間道上章自劾，且乞犒軍。詔釋罪，從所請。方是時，虜剽掠四出，陳留適當其衝，微公幾殆。議者謂宜出入兵間以盡其材，而公罷歸矣。

屏居常州無錫縣，讀書賦詩以自適。初甚貧約，公才具高，既不仕，因治産業。甫數年，家大贍足。然取予有大略，不務苟碎。凶年賑貸，至傾倉庾，無少計惜。鄰里

疾病嫁娶喪葬，有弗給者，不待告而賙之，然必以暮夜，曰：「吾畏人知也。」蓋公雖退而家居，然有所爲，猶卓卓如此。使得盡其材於多故時，視古所謂功名之士，豈遠哉！

初，太傅遇異人，得祕訣，服氣仙去。公晚而嗣其學，起居康寧，齒髮不衰。疾已革，猶不亂。以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四日卒，年六十有一。官至右朝散大夫，遺命葬太湖之東大浮山之原，以宜人徐氏祔。宜人，尚書禮部員外郎君平之女，有賢德，善筆札文辭，先公二十有九年卒。四男子：演，某官，仕以廉直稱，亦以故不得志，後公十一年卒；淙，某官；洝，某官；渲，某官。一女子，適某官段彬。孫若。公既葬十有五年，淙等始屬公從子某爲銘。銘曰：

以公之材，遭時艱虞。馳騁功名，公蓋有餘。世方尚法，豪傑斥疏。亦或知之，旁睨欷歔。卒斂智略，老于里閭。二十三年，燕及惸孤。大浮之原，其下震澤。春秋奉祠，世世無斁。

陳君墓誌銘

建炎四年，先君會稽公奉祠洞霄。屬中原大亂，兵祲南及吴楚，謀避之遠遊，而所在盜賊充斥，莫知所鄉。有惟悟道人者，東陽人，爲先君言同邑有陳彦聲，名宗譽，其義可依，其勇可恃。彦聲事親孝，父死，貲百萬，悉推以予弟，脱身躬耕，復致富饒。宣和中，盜發旁郡，東陽之民有將應之者，賴彦聲爲言逆順禍福，得不從亂。安撫使劉忠顯公因命悉將其鄉之兵，彦聲設方略，明部伍，盡出家貲，激使用命者。有潰卒阻林莽，且數百人，彦聲馳一馬自往招之，皆

感泣，願効死。東陽當橫潰中而能獨全不爲盜區者，彥聲之力也。劉公奇其材，欲官之，辭不肯受。

至建炎初，群盜四合，州縣復以禦賊事屬彥聲。方是時，所立尤壯偉，及論賞，則又固辭。先君聞之大喜曰：「是豪傑士，真可託死生者也。」於是奉楚國太夫人間關適東陽，彥聲越百里來迎，旗幟精明，士伍不譁。既至，屋廬器用，無一不具者，家人如歸焉。居三年乃歸。彥聲復出境餞別，泣下霑襟。已而先君捐館舍，予兄弟遊宦四方，念無以報之，每惕然不自安。

乾道二年，予歸自豫章。一日，有衰絰來見者，則彥聲之子愔也。泣曰：「先君晚歲竟以前功補承信郎，遇登極恩，遷承節郎，盱眙軍守嘗奏爲沿淮巡檢，不赴。不幸以去年三月某日歿矣。享年七十四。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葬于猿騰山之原，遺言求銘。」嗚呼！是蓋嘗有德於予家者，義不可辭。

彥聲曾大父用之，大父希觀，父奓，娶羅氏，以子回授恩封孺人。六男子：恂、忱、惲、懌、愔、恪。恂、忱，皆吉州助教；懌，成忠郎，新差監光化軍，在城都酒稅。女一人，適貴州助教盧敏求。孫男二十二人：溥、泳、源、淮、汜、湜、深、潛、沿、澮、淳、浚、汲、潚、涓，皆業進士；滋、汪、潭、準、淇、濤、洋尚幼。孫女二十人，適進士王宦、范庭艾、胡詠、保義郎路光祖、進士葛少伊、晏剛中、左迪功郎婺州武義尉應振。曾孫男女三十二人，元孫一人。予聞彥聲既得官，赴銓，離立庭中，吏操牘唱姓名，彥聲大不樂，即日棄去。其自愛重，又有士大夫所愧者。則其得銘，亦不獨以與之有雅素

而已。銘曰：

亂能全其鄉，功名非其願也。富能燕其族，公侯非其羡也。一辱於銓吏，而揜耳疾走，終身弗見，則吾儕區區釋耕而干禄者，非可賤也夫。

費夫人墓誌銘

故建平守蜀費公樞，有女子子曰法謙，字海山，年十有七，歸于今右宣教郎晉張君珖，三十有八年，年五十五而没，没百二十三日而葬，葬再歲而銘。銘之歲，實乾道八年。而作銘者，君之友吳陸某也。

君少爲進士，有場屋聲。既壯，屢屈於禮部，乃以從父任入官。又蹭蹬幾二十年，故時同爲進士者，今丞相葉公，自大司馬使西鄙，奏君爲其屬。君顧太夫人春秋高，將詞不行。夫人曰：「行矣。妾在側，君奚憂？」於是盡斥奩中之藏，具滫髓滑甘，以時進饋，奉盥授帨，比平日加謹。雖有疾，強自持不怠，至疾平，太夫人或終不知。君得夙夜王事，而無内憂者，夫人力也。君嘗自楚歸蜀，上忠州獨珠灘，觸石舟敗，舟人皆失魂魄，夫人獨不動，徐謂君曰：「與君平生皆俯仰無愧，何至溺死？」已而果全。上下交慶，而夫人乃澹然無甚喜色。

某曰：夫人篤孝君姑，以成其夫之賢，蓋有古列女風。至臨死生之變而不以動心，則雖學士大夫有弗及者。然求其所以能至是者，亦自孝敬始而已。夫人生四子，男曰宗望、宗康，女曰海月、海雲。海雲先夫人四十餘日卒。孫祖義。銘曰：

嗚呼！有宋孝婦費夫人之墓。

曾文清公墓誌銘

公諱幾，字吉父。其先贛人，徙河南之河南縣。曾祖識，泰州軍事推官。妣祖氏，寧晉縣君李氏。祖平，衢州軍事判官，贈朝散大夫。妣慈利縣君劉氏。考準，朝請郎，贈少師。妣魏國太夫人孔氏。

公有器度，舅禮部侍郎孔武仲、祕閣校理平仲，歎譽以爲奇童。未冠，從兄官鄆州，補試州學爲第一。教授孫勰亦贛人，異時讀諸生程試，意不滿，輒曰：「吾江西人屬文不爾。」諸生初未諭，及是，持公所試文，矜語諸生曰：「吾江西人之文也。」乃皆大服。已而入太學，屢中高等，聲籍甚。會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溺死，無後，特恩補公將仕郎。公以太夫人命，不敢辭，試吏部，銓中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兼編修道史檢閲官。時禁元祐學術甚厲，而以剽剥穨闒熟爛爲文。博士弟子更相授受，無敢異。一少自激昂，輒擯弗取，曰「是元祐體也」。公獨憤歎，思一洗之。一日，得經義絕倫者，而他場已用元祐體見黜，公爭之，不可。明日，會堂上，出其文誦之，一坐聳聽稱善，爭者亦奪氣。及啓封，則内舍生陳元有也。元有遂釋褐。文體爲少變，學者相賀。改宣義郎，入祕書，爲校書郎。道士林靈素，以方得幸，尊寵用事，作符書，號「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廬拜受。獨故相李綱、故給事中傅崧卿及公，俱移疾不行。出爲應天少尹。尹故相徐處仁敬待公，公嘗決疑獄，徐公謝曰：「始徒謂君儒者，乃精吏道如是邪！」一日，有中貴人傳

中旨取庫金，而不齎文書，徐公用府寮議，將姑許之。公力争，至謁告不出。徐公雖不果用，而尤以此服公。丁内艱，服除，主管南外宗室財用。

靖康初，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女真入寇，都城受圍，太府鹽鈔無自得，商賈不行。公乃便宜爲太府鈔給之。比賊退，得緡錢六十萬。喪亂之餘，國用賴是以濟，而公不自以爲功也。改提舉荆湖北路茶鹽公事。群盗大起，湖北諸郡皆破，獨辰、沅、靖三州僅存。有封樁鹽，公以與蠻獠貨易，得錢數鉅萬，間道上行在所。賊孔彦舟據鼎州，川陜宣撫使司幕官有傅雱者，輒假彦舟湖北副總管。彦舟因自稱官軍，而殺掠四出自若也，俄以總管檄，檄公求鹽給軍食。官屬震恐，請與以紓禍。公卒拒不予。其後，有爲鼎澧鎮撫使者，怙權暴横，復欲得鹽。公曰：「使吾畏死，則輸彦舟矣。」亦卒不予。以疾乞閑，主管臨安府洞霄宫。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赴，改廣南西路。廣南支郡賦入，悉隸轉運司，歲度所用給之。吏緣爲姦，公獨親其事，吏不得與。文書下，諸郡愜服。徙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改兩浙西路。

故太師秦檜用事，與虜和，士大夫議其不可者輒斥。公兄爲禮部侍郎，争尤力，首斥，而公亦罷。時秦氏専國柄未久，猶憚天下議，復除公廣南西路轉運副使，以慰士心。徙荆湖南路。賊駱科起郴州宜章縣，郴道桂陽皆警，且度嶺，詔湖北宣撫司遣將逐捕，賊引歸宜章之臨武峒，宣撫司遂以平賊聞，公獨奏其實，朝廷始命他將討平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提舉湖北茶鹽，未赴，改廣西轉運判官。公雖益左遷，然於進退

從容自若，人莫能窺其涯。復主管崇道觀，寓上饒七年，讀書賦詩，蓋將終焉。

紹興二十五年，檜卒，太上皇帝當宁慨然盡斥其子孫姻鄙，而收用耆舊與一時名士。十一月，起公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老矣，而精明不少衰，去大猾吏張鎬，一路稱快。明年，知台州。公娶錢氏，有郡酒官者，夫人族子也，大爲姦利，且恣横，患苦里閭。公亟捕繫獄，奏廢爲民。黄巖令用兩吏爲囊橐以受賕，吏持之，令不勝怒，械吏置獄，一夕皆死。公發其罪。或以書抵公，曰：「令，左丞相客也。」公治益急，亦坐廢。

踰年，召赴行在所，力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官，數月，復召。既對，太上皇帝勞問甚渥，曰：「聞卿名久矣。」公因論士氣不振既久，陛下興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沽名者，願皆優容奬激之。時太上懲秦氏專政之後，開言路，奬孤直，應詔論事者衆，公懼或有以激訐獲戾者，故先事反覆極論，以開廣上意。太上大悦。除祕書少監。先是，少監選輕，士至不樂入館。公既以老臣自外超用，名震京都，及入朝，鬢須皓然，衣冠甚偉。雖都人老吏，皆感歎，以爲太平之象。於是公去館中三十有八年矣，舉故事與同舍賦詩飲酒，縱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從容每竟日。故相湯思退嘗語客曰：「恨進用偶在前，不得當斯時從曾公遊也。」其爲薦紳歆慕如此。擢尚書禮部侍郎。初，公兄楙，歷禮部侍郎至尚書。兄開，亦爲禮部侍郎。至是，公復繼之，衣冠尤以爲盛事。

二十七年，吴越大水，地震，公極論消復灾變之道，及言賑濟之令當以時下，太上

皆嘉納。時將郊祀，公力請對，言：「臣老，筋力弗支矣，陛下郊天，若禮官失儀，亦足辱國。」太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爲朕留。」公再拜謝曰：「臣無補萬分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不然，且爲清議罪人。」乃以集英殿脩撰提舉洪州玉隆觀。又三歲，除敷文閣待制。

元顏亮盜塞，下詔進討，已而虜大入，或欲通使以緩其來。公方病卧，聞之奮起，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獻城，終無小益，而有大害。爲朝廷計，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陛下降詔，諸將傳檄，數金人君臣如罵奴耳，何詞復和耶？」今上初受内禪，公又上疏累數千言，大概如前疏而加詳。既封奏，具衣冠遡闕再拜，乃發。

公自宣義郎十一遷爲左中大夫，至是以即位恩，遷左太中大夫，執政欲起公入侍經筵，度不可致，乃以公子逮爲提點浙西刑獄以便養。隆興二年，公上章謝事，遷左通議大夫，致仕。莊文太子立，群臣爲父後者，得加封其親。公子逢請于朝，而有司疑公官高，詔特遷左通奉大夫。乾道二年五月戊辰，卒於平江府逮之官舍，享年八十三，爵至河南縣開國伯，食邑至七百户。公平生燕居莊敬如齊，至没不少變。

九月辛酉，逢等葬公於紹興府山陰縣鳳凰山之原。詔贈左光禄大夫，有司謚曰文清。娶故翰林學士錢勰之孫，朝請郎東美之女，封魯國太夫人。男三人：逢，朝散大夫，尚書左司郎中；逮，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迅，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女一人，嫁右朝散郎知吉州吕大器。孫男七人：槩，迪功郎，監户部贍軍烏

盆酒庫；㮚，承務郎，新知平江府長洲縣；梁，從政郎，監戶部贍軍諸暨酒庫；桀，迪功郎，監建康府提領所激賞酒庫；樫，宣教郎；棐，修職郎，監明州支鹽倉；棠，迪功郎，新湖州長興縣尉。孫女九人：長適從事郎衢州江山縣丞李孟傳，次適通直郎新通判揚州軍州事朱略，次適宣義郎新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詹徽之，次適從政郎新婺州金華縣丞邢世材，次適宣教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葉子强，次適修職郎呂祖儉，次適文林郎湖州長興縣丞丁松年，次適迪功郎前明州慈谿縣主簿王中行，次適迪功郎監衢州比較務張震。曾孫男女十三人。

公貫通六經，尤長於《易》、《論語》。夙興，正衣冠讀《論語》一篇，迨老不廢。孝悌忠信，剛毅質直，篤於爲義，勇於疾惡，是是非非，終身不假人以色詞。少師捐館舍，公才十餘歲，已能執喪如禮，終喪不肉食。及遭內艱，則既祥猶蔬食，凡十有四年，至得疾顛眴乃已。每生日，拜家廟，未嘗不流涕也。平生取與，一斷以義。三仕嶺外，家無南物，或求沈水香者，雖權貴人不與。守台州，以屬縣並海，產蚶菜，比去官，終不食。

初佐應天時，元祐諫臣劉安世亡恙，鄙禁方厲，仕者不敢闖其門，公獨日從之遊。論經義及天下事，皆不期而合。避亂寓南嶽，從故給事中胡安國推明子思、孟子不傳之絕學。後數年，時相倡程氏學，凡名其學者，不歷歲取通顯，後學至或矯託干進。公源委實自程氏，顧深閉遠引，務自晦匿。及時相去位，爲程氏學者益少，而公獨以誠敬倡導學者。吳越之間，翕然師尊，然後士皆

以公篤學力行，不諱世取寵爲法。公治經學道之餘，發於文章，雅正純粹，而詩尤工。以杜甫、黄庭堅爲宗，推而上之，繇黄初、建安，以極於《離騷》、《雅》、《頌》、虞夏之際。初與端明殿學士徐俯、中書舍人韓駒、吕本中游。諸公繼没，公巋然獨存，道學既爲儒者宗，而詩益高，遂擅天下。有《文集》三十卷，《易釋象》五卷，他論著未詮次者尚數十卷。某從公十餘年，公稱其文辭有古作者餘風，及疾革之日，猶作書遺某，若永訣者，投筆而逝。故公之子以銘屬某。會某客巴蜀，久乃歸，銘之歲，實淳熙五年，去公之殁，十二年矣。銘曰：

聖人既没，道裂千歲，士誦遺經，用鮮弗戾。孰如文清，得於絶傳，耄期躬行，知我者天。秉禮蹈義，篤敬以終，病不惰媮，大學之功。仕豈不逢，施則未究，刻銘于丘，維以詔後。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二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三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青陽夫人墓誌銘

有宋蜀人天池先生譚公諱篆字拂雲之夫人青陽氏，井研人。大父知歸州事泰，實生五丈夫子，以幼子古繼其弟春，是爲夫人之考。夫人歸譚氏，不及事舅，獨事君姑太安人。太安人則歸州之女子子，於夫人爲姑，夫人夙夜婦道，不以親故少懈。天池與其考隆山先生諱望字勉翁，皆以文章名一代，取友皆天下士，亦繼以進士起家，然得年皆不盈五十，志遠年局，未嘗問家人産業。方天池殁時，一子曰季壬，甫生十年，煢然獨立。而天池亦無兄弟，譚氏不絶如綫。

太安人傳家事已久，夫人幼讀書，了大義，於是行其所知。自處儉薄，而不以貧憂其姑；躬履囏難，而不以事累其子。外父母家，而一意立譚氏門户。太安人饍服，非其手調芼縫紉，不以進。親客至，夫人視庖厨刀匕惟謹。及即席，則立侍姑側，終日不休。酒殽潔豐，果蔬芳甘，奉盥授帨，肅祗無譁。客歸，皆太息，祝其女婦願庶幾夫人萬一，而夫人歉然常愧力不足也。斥賣簪襦，遣季壬就學，夜課以書，必漏下三十刻乃止。間則爲道隆山、天池言行以磨礪之。

及季壬稍長，與人交，則誨之曰：「某可師，某可友，某當絶勿與通。」故季壬名其堂曰「願學」，室曰「勝己私」，皆夫人所以訓也。

夫人享家廟如養姑之孝，字孤嫠如愛子之恩，蓋其節行法度，士君子莫能加焉。季壬舉進士，拔解，太安人尚無恙，夫人不自喜，而爲太安人喜。及擢第拜廟，夫人猶涕泣曰：「先姑不及見矣。」觀者皆感動惻愴。後以德壽宫慶壽恩得封，亦以是不敢樂也。初，季壬解褐爲崇慶府府學教授，凡四年，徙成都府，吏部以僑寓格不下。執政爲奏，復還崇慶，以便養。命至，而夫人棄其孤矣。初，命教成都，今樞密使周公貳大政，知予與季壬友，以書來告曰：「石室得人矣。」季壬有學行，爲諸公大人所知蓋如此，以故士皆慕與之交。而夫人墓道之碣，乃萬里來屬予於山陰鏡湖上，義不可辭。

夫人諱字及年，與其他在法當書者，皆已見内誌，懼於再告，故獨述其大節而已。自周以降，禮教日衰，爲女子者，不聞姆師之訓，圖史之戒，閭巷尼媪，交煽其間，非天資淑柔，則悖鶩嚚昏，貪黷悍驕，不復知供養祭祀爲婦職者，固其所也。夫人奮乎千載之下，獨不移於俗，矯矯自立如此。於虖，賢哉！予與季壬，實兄弟如也，故述孝子之意以作銘。其辭曰：

淳熙十祀，冬十月丙申，孤季壬奉先夫人之柩，祔于天池先生之藏。平生相倚爲命兮，未嘗輕去吾親之傍。日將夕而未返，則倚門其皇皇。今也山空無人，凛乎欲霜。鳥獸紛其號嗚，木葉霣兮草黄。吾親不見其孤兮，悲生死之茫茫。兒不能奉養於泉塗兮，肝心裂而涕滂。茹哀忍死兮，庶其顯揚。

維友予銘兮，後百世而彌芳。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山陰陸氏，曾大父某，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某，承奉郎；考某，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母同郡齊氏。孺人年若干，嫁爲承議郎知梧州高郵桑公莊之妻。端靖淑柔，讀書略知大義，自其在父母家，已得孝名，見治絲枲，輒趨與共事，法曹與齊夫人皆異之。建炎間，法曹避兵天台，而承議適攝縣主簿事，故時兩家已繼爲婚姻，情好甚篤，因以孺人歸焉。

承議既罷主簿，以亂故，不克北歸，因寓近縣山中，凡四十年。間雖出仕，歲滿輒歸。居山之日多於在官，衣食嘗不足，孺人處之超然。自幼奉佛法，戒擊鮮，終身不犯。嘗舟行泝汴，遇老桑門丐錢，孺人亟施之，且問曰：「師何許人？老如此，尚行乞耶？」對曰：「居天台，兄弟十八人，我獨好遠遊，故抵此。汝與我有宿契，他日當爲鄰。」及是，寓居適近石橋。一日，登應真閣，修茶供，至第三尊者，驚歎曰：「此吾汴舟所見也。」承議嘗爲西安令，有娠婦以事繫獄，念釋之，未果。孺人夢白衣人告曰：「囚且字子矣。」且以告承議，呼乳醫眎之而信。即脱械，予假使歸，果以是夕產。孺人事佛之驗至如此。然奉家廟盡孝盡敬，朝夕定省如事生，凡祭祀烹飪滌濯皆親之，至累夕不寐。承議平生所與遊，多知名士，每客至，輒信宿留。孺人執刀匕，白首無倦色，曰：「此婦職也。」近世閨門之教略，妄以學佛自名，則於祭祀賓客之事皆置不顧，惟私財賄以徇其好，曰：「吾徼福于佛也。」

於虖！娶婦所以承先祖，主中饋，顧乃使之徼佛福而止耶？安得以孺人之事告之。承議有兄之子，妻士人陳汝翼，貧無以生。孺人力贊承議挈之歸，同爨十五年，使其子與己子俱就學，遂中名第。而孺人諸子皆好修，世昌從諸公問學，不以貧奪其志，人以爲積善之報。

孺人得年七十有四，以淳熙十二年正月己丑卒。丈夫子三人：長之瑞，早卒；次則世昌，次世茂。女子子四人，徐廷焕、顧淵、陳寬、吴植，其甥也。明年某月甲子，葬于天台之太平鄉朴墺，祔承議之墓。世昌寔來請銘，孺人於予爲從祖姊，其敢辭。銘曰：

廟祭賓享，維婦之職。嫚驁很驕，蠹我壼則。孰如孺人，耆老益恭。名山崇崇，閟此幽宫。

浙東安撫司參議陸公墓誌銘

紹興初，詔修元祐故事，命大臣近侍以十科舉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孫公近，首舉右迪功郎陸静之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方詔之下也，孫公一時辭宗，主盟翰墨，自三館諸儒與進士高第，願得一言者，袂相屬也。公年財二十餘，以門蔭入官，初未爲人知，而孫公獨歎譽稱薦之。一旦出千百人右，於是中朝名勝士，莫不知陸伯山，慕與之交。而公仲弟升之仲高，亦以文章有名，號二陸。仲高遂登進士丙科。公業《春秋》及賦，再試禮部，乃輒斥，因不復踐名場，而一意欲以才略致通顯。然愈不偶以老，豈非命耶！

公會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

贈太尉；大父佖，中大夫；考長民，左朝請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兩世皆贈金紫光禄大夫。公以父任補將仕郎，調信州上饒縣、台州天台縣主簿，皆不赴。監潭州南嶽廟，徙措置户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又不赴。徙江南東路轉運司、淮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台州寧海縣。部使者挾私憾，中公以法，鍛鍊累月無所得，然猶坐微文銜替。起知臨安府臨安縣，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隆興府、建康府，資當守郡，會得重聽疾，不能奉臨遣，乃爲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官至朝散大夫，服三品。

淳熙十四年六月癸酉卒，享年七十七。娶季氏，先公二十年卒，贈宜人。子二人：子墨，前台州寧海縣主簿；子埜，當以公納禄恩補官。女子二人：長適承議郎新權知台州軍州事司馬傛，次適從政郎趙善价。孫男三人：立達、立言、立柔。孫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石正大，餘尚幼。子墨、子埜將以九月丙午葬公于會稽縣上皐尚書塢，以季宜人祔，實來請銘。

公平生不大試於事，故可傳載者少。然在寧海，有嫗訴子不孝二十條，公遽呼嫗問之，懵不能置一辭。逮問爲書者，則嫗之女壻實爲之，案驗辭服，一邑驚以爲神。佐建康，會久旱，力請於府爲火備。已而火屢作，皆以有備不爲災，士民至今誦之。晚既久不仕，日誦《左氏傳》、《史記》、《前漢書》，率盡兩卷，不以寒暑疾恙少廢。有疑義，客至，輒講之。前五年，忽作治命百餘言，戒家人勿用浮屠法及厚葬。比終，無大疾，疾已亟，猶起坐堂上觀書如平生，徐闔書危坐，遂逝。於虖，亦奇矣！銘曰：

士患不材，材患莫知。既或之知，又弗

克施。在昔所歎，天嗇其壽，耄耋不試，將孰歸其咎。

山陰陸氏女女墓銘

淳熙丙午秋七月，予來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女，名閏娘，又更名定娘。予以其在諸兒中最穉，愛憐之，謂之女女而不名。姿狀瓌異凝重，不妄啼笑，與常兒絶異。明年七月，生兩齒矣，得疾，以八月丙子卒，菆于城東北澄谿院。九月壬寅，即葬北岡上。其始卒也，予痛甚，灑淚棺衾間，曰「以是送吾女」，聞者皆慟哭。女女所生母楊氏，蜀郡華陽人。銘曰：

荒山窮谷，霜露方墜，被荆榛兮。於虖吾女，孤冢巋然，四無隣兮。生未出房奥，死棄于此，吾其不仁兮。

傅正議墓誌銘

公諱某，字凝遠，其先爲北地清河著姓，後徙光州，爲固始人。唐廣明之亂，光人相保聚，南徙閩中，今多爲大家。而傅氏之祖曰府君，實與其夫人林氏始居泉州晉江縣。生五子。長子卒，謀葬，有異人告以葬聖姑山之右，而徙其居仙遊羅山之麓。林夫人有高識，悉用其言。宋興，仙遊隸興化軍，而傅氏鉅公顯人始繼出矣。若夫德修于家，教行于鄉，而身不及用者，亦在其子孫，如公是也。公之大父程，父嵩，以累舉進士推恩，閉門教子，不肯仕，累贈奉直大夫。公，奉直第二子，幼有美質，讀書日數千言，學爲文，輒驚其長老。崇寧中，甫年十八，入太學，聲名籍甚，試中高等，然猶

幾二十年，乃以上舍登第，調滄州無棣縣主簿。

會女真陷全燕，乘虛南下，兩河皆震，吏士相顧無人色，或委官去。郡檄公餉軍，公南方書生，平生不習金鼓，初咸意公難之。而公得檄即行，不暇秣馬，冒兵往來，軍賴以無乏。虜出塞，會公亦遭奉直憂，始南歸。終喪，得南劍州順昌縣尉。時所在盜起，縣民亦相挻爲亂，公素得士心，徐設方略，窮其窟穴，未幾悉平。部使者欲言之朝，公辭而出。弓手有謀叛者，語其徒曰：「奈累傅公何！」比公罷去，盜遂作，殺掠暴甚，邑人以不留公爲悔。調泉州安溪縣丞，改宣教郎，猶安其官，不求徙。有自吏部擬注來代者，始徙南安縣丞。其恬於仕進如此。南安大饑，民棄子者相屬，公請于州，出常平錢米，設安養院於延福僧舍，乳湩糜粥湯液，皆不失其宜。明年歲豐，悉訪其所親歸之。曩時，縣之貧民鬻業者，輒減其户産，以求速售。或業盡而賦獨存，官責之急，至死徙相踵。公既得其弊，一切以肥磽定賦，民之寃失職者皆得直。治最一路，還知晉江縣。會詔造戰艦，他郡縣吏多並緣煩擾，事亦不時集。公獨不以諉吏，躬督其役，勞費視他邑省殆半，而事獨先期辦。安撫使張忠獻公聞于朝，特減磨勘年，遂爲茶事司幹辦公事。

公於是行能已爲時所知，秩滿，造行在所，顧不數見公卿，赴銓，得通判南劍州而歸。將之官，以紹興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感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八。積寄禄官至左朝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

公亡恙時，自發書卜葬於白石之南，雖月日莫不有治命。至歿，悉遵用焉。娶林

氏，正議大夫豫之女，封宜人，今累封太淑人。六子：淶，奉議郎，知漳州漳浦縣；汶，朝散郎，江南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淇，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泃、淩、洧，舉進士。奉議蒞官有家法，不幸與泃、淩皆早世。常平以材望擢使一道，而龍圖嘗位列卿，實中朝宿德，皆且柄用矣，士大夫以爲公積行累功之報。四女：長適進士林維，次適龍溪縣尉陳希錫，次適進士林若思，次適進士林若公。

初，龍圖使浙東，實治會稽，而某爲郡人，始從龍圖遊，獲觀公文章，豪邁絶人，而其詩尤工。龍圖又爲某言，公當官至廉，爲縣時，有小吏持官燭入中閾，公顧見，立遣出。仕官三十年，先疇無一壟之增。老猶力學不厭，行其所知，未嘗以窮達累心。飢者輟食濟之，病者治藥療之。所居之傍，有路達泉州，而林谷阻險者四十餘里，行旅告病，公率親黨，塹山伐石，易爲夷途，人至今誦焉。疾革，猶戒諸子曰：「吾平生無愧俯仰，殁後，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嚴，奉先主敬，收族主恩，造次顛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猶爲有德君子。不然，獵取光顯，奚爲哉！」語終遂瞑。方龍圖言此時，固已屬某以發揚潛德。會徙節浙西，後逾年，乃以狀來請銘。銘曰：

築野肖夢相武丁，死不泯亡騎列星。後世繼起三千齡，峨冠相望立漢廷。公入太學奮由經，蹭蹬晚乃駕箳篂。抱才不試歸泉扃，二妙山立尚典刑。公雖埋玉有餘馨，印綬二品告諸冥。馬鬣之封栢青青，咨爾雲來視斯銘。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三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四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尚書王公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禄大夫王公，既葬之二年，孫宿來請于公之里人陸某，願次公出處，請謚于有司。某辭不獲，既以狀授其家，宿復來，泣且言曰：「古之葬以碑封，因識于碑，則碑固在墓外。後世隧葬，識于隧中，非古也。吳會稽之葬弗隧，則雖已葬，刻石墓旁，實爲近古。惟丈人予之銘。」某辭以既嘗狀公之行，願更求名卿巨人以信後世。宿復泣言：「近世固有既爲狀而復爲之碑者，丈人何獨謂謙？」某用是不果固辭。

惟公諱佐，字宣子，會稽山陰人。曾大父諱仁，大父諱忠，世有隱德。考諱俊彦，以進士起家，經行尊顯，爲時醇儒，仕至左宣義郎，太平州州學教授，贈至特進。兩娶同郡葉氏，追贈同安、永寧郡夫人。同安實生公，幼而穎異不群，七歲，特進爲講《孟子》，即能復講，不遺一言，退無矜色。特進歎曰：「吾家積善百年，當有興者，是子其當之乎！」十八，補太學生。二十有一，以南省高選奉廷對爲第一。方唱名時，趨拜進止，詳華中度，高宗皇帝喜動玉色，授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赴，

召爲祕書省校書郎。

時秦丞相檜專政，其子熺以前執政提舉祕書省，館中或趨附以爲捷徑。公獨簡默嚴重，未嘗妄交一語，嘗語同舍曰：「唐三館故事，丞相與赤縣尉均爲學士，安得妄自屈哉？」熺聞不能平，嗾言者論去之。逾年，請祠祿，爲主管台州崇道觀。丁特進憂，服除，會秦丞相死，熺亦斥逐，起家拜祕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遷尚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郎闕，以公兼領。秦丞相夫人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稱「沖真先生」。公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名？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爲失職，今當追正。然王氏封兩國夫人，蓋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者，何可輒引以階僭紊？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已。後王氏死，卒奪先生號，識者猶恨不盡用公初議。

同安夫人墓在山陰，爲盜所發，公即日不待命，奔赴至墓。一日獲盜，公與母弟左司公公袞欲手殺之，親戚爲言，此在法固當死，不患讎恥不雪，乃告於有司。公既斂葬，猶不忍去墓所。朝旨趣還，不得已，造朝。逾月獄成，盜不死，左司公憤切，手戮盜，挈其首詣郡，自繫待罪。公迺乞盡納官以贖弟罪，詔給舍議，給事中楊公椿等共議曰：「《春秋》之義，義復讎。公袞無罪，佐納官之請可勿許。」詔曰：「給舍議是。」於是趣公就職如初。

紹興二十九年二月，拜起居郎，遇事直前獻納，多所裨益。未兩月，以臺評罷。然言者詆公甚峻，至請投竄，而上終保全之，命守外郡。遂知永州。公自初仕，即在館閣，未嘗一日歷州縣，到郡，每決事，吏皆抱

牘立數步外，不呼不敢輒進。公親與民語，有寃者得盡其言。誕謾者一再詰，皆詞窮折服，自謂當受罰。公廼延見諸生，勞問耆年，凡可美民俗、勵士節者，舉之無遺。又言永之士衆於道州，而解名財及道四之一，願詔有司稍均之，庶無失士。徙知吉州，廬陵號江西劇郡，人疑公且困於事，不得復閒暇。公至，爲政如零陵時，不知有閒劇之異，而事亦頓省。治聲聞于行在，詔直寶文閣。逾年，徙知明州，仍命入奏。而張丞相浚力薦公及王侍郎十朋、張舍人孝祥，以爲可大用。既對，壽皇聖帝諭以且有親擢，既退，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户部侍郎。公力辭，且言：「臣昨面奏，乃者户部以江東歲歉，有江西和糴之令。臣在江西，實見一路決不能獨出百五十萬石，而關子茶藥乳香之屬，既不能售，必至抑配，其爲民病，且甚於江東之饑。今臣若不自揆，貪榮冒受，而實未有以爲策。他日固不敢逃譴，然民力國計，將何以支？願復補外，或止供檢正職事。」詔不允，仍兼侍講。湯丞相思退以首相領江淮都督，請公參其軍謀。公爲湯公言：「虜方議和，而以兵入吾境，此非其酋本指，蓋用事者幸一勝以遂所求。當選驍將精卒，乘其驕惰，急擊之。彼以敗聞，則用事者且得罪，吾可從容制之矣。」會湯公去位，公亦罷參謀。方是時，疆場未靖，調兵遣戍，用度日窘，且諸路歲頗不登。公從容應變，窒漏察欺，事無不集，而民間泰然如無事時。

會永寧夫人臥疾，懇求奉祠，改權吏部侍郎，請不已，乃復以直寶文閣知宣州，徙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建康自車駕行幸，建爲別都，居守多執政及侍從久次者，惟公以

威望被親擢，中外皆知上任屬之意。妖人朱端明、崔先生，挾左道，與軍中不逞輩謀不軌且久。及公至，相與謀曰：「是不可欺。少緩必敗，不如先事發。」乃共約以春大閱日起事，雖極詭祕，而公已盡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決事，命捕爲首者至前，略詰數語，即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數人於嶺外，餘置不問。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公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公方閱案牘，治他事，如平時。良久，延見賓僚，乃退，無一豪異於常日。

又徙知平江、隆興二府，未赴，會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賄，前事未作，已丐尋醫去，而讒者謂公縱有罪，坐削官，居建昌軍。讒者去，上察守臣連坐，未有公比，且數思其才，復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俄起知饒州，又復直寶文閣，知揚州。入對，勞問甚渥，留爲宗正少卿，兼權户部侍郎。上祀南郊，命公玉輅執綏，凡所顧問，占對贍敏，上甚悦，有褒嘉語。於是疾公者益衆。史侍郎正志爲發運使，坐奏課不實謫，有欲爲史分謗者，乃併罷公。而發運司事，公始末未嘗與，且嘗論其徒擾無補，至是乃併得罪。逾年，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徙知潭州，連進祕閣修撰、集英殿修撰。

淳熙六年正月，郴州宜章縣民陳峒竊發，俄破道州之江華，桂陽軍之藍山、臨武，連州之陽山縣。旬日有衆數千。郴、道、連、永、桂陽軍皆警，公奏乞荆鄂精兵三千，未報。公度不可待，而見將校無可用者，流人馮湛適在州，公召與語曰：「君能有功，不特雪前罪，且遂爲朝廷用，北鄉恢復，自此始矣。」湛請行。公曰：「請行易耳。今當不俟奏報，以兵相付。既受此命，即以群

盜授首爲期，一有弗任，軍法非某敢貸也。」遂檄湛帶元管權湖南路兵馬鈐轄，統制軍馬。即日令湛自選潭州厢禁軍及忠義寨，凡八百人，即教場誓師遣行。仍命凡兵之分屯諸州縣者，皆聽湛調發，違慢皆立誅。又出軍令牌付湛，軍士所過，秋豪擾民，及臨敵不用命，或既勝而攘賊金帛，使得竄逸者，皆必行軍法。上奏以擅遣湛待罪，且請亟發荆鄂軍。

又私念湛有善戰名，賊必遯入廣南。思得勁兵遏其衝，而廣南非所部，未有以爲計。會受命節制討賊軍馬，而前一日又奉詔會合諸路兵，乃合二命爲一，稱節制會合諸路兵馬，檄廣南摧鋒軍兵官黄進、張喜，分屯要害。賊知湛至，而廣南守備已嚴，乃驅載所掠輜重，由間道歸宜章。轉運司聞之，即移諸州，以爲賊已窮蹙，自守巢穴，毋以備禦妨農。公得報曰：「是不獨害捕寇，且必惑朝廷。」乃檄轉運司及諸州，以爲賊未嘗敗，何謂窮蹙？其巢穴旁接三路七郡，林菁深阻，出入莫測，何謂自守？復奏言：「遣馮湛之後，事方有緒，若遽弛備，賊必更猖獗，愚民且有附和而起者，非細事也。」因堅乞前所請荆鄂軍，從之。

已而果聞賊方作箭鏃甚盛，遣入溪峒買毒藥之可爲藥箭者。公赫然以蕩滅爲期，且奏向者連州受賊首李晞降，賞犒備足，未幾復亡去爲賊，今陳峒之次首領是也。以此知不一意討捕，容其不死，湖廣之憂未艾。俟誅賊首而貸脅從，未爲晚也。樞密院猶謂當先招降，上獨是公策，命公躬至軍前節制。公即日戒行，師徒不譁，耕隴市肆之人，莫有知者。既至宜章，命湛以四月二十三日移屯何卑山，湛請進兵日，不

答，惟給以合符曰：「符至即行耳。」二十九日夜半，始發兵符，命湛及鄂州軍統領夏俊，五月朔日詰旦，分五路進兵。賊初詐降，實欲繕治寨柵，阻險以抗官軍。公得其情，督兵甚峻，及馳入隘口，賊果立寨柵未及成，聞官軍至，狼狽出戰。既敗，又退失所憑，乃皆潰走。是日奪空岡寨，駐兵十二渡。賊之起也，假唐源淫祠，以誑其下，日殺所虜一人祭神。至是斬像，焚其祠。湛遂誅陳峒，函首來獻。已而李晞以下誅獲無遺。宥其脅從，發倉粟振貸安輯之。案功行賞，悉如初令。且上其事于朝，振旅而還。詔以公忠勞備著，起拜顯謨閣待制。湛亦由此復進用。

俄徙公知揚州、平江，遂知臨安府，公力辭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天府，臣所不能爲也。方祖宗時，用人莫重於三司開封，高選賢傑，號將相之儲，豪右憚其威望，莫不斂避，故得人爲多。巡幸以來，用人益輕，惟能媚奉權貴，則爲稱職，沿襲非一日矣。若使方拙自守者爲之，猶推舟於陸，決不可行。縱臣欲降心下氣，周旋其間，賦性既定，如燥濕之不可移，終有不能自抑者，徒速顛隮而已。」奏三上，不得請，遂就職。入對，上褒勉甚寵，特賜金帶，進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進權工部尚書，而尹京猶如故，兼侍講。久之，進侍讀，遂權户部尚書，知淳熙十一年貢舉。公尹京逾三年，又兼版曹，故時以冗劇，日夜不得休。公處之超然閒暇，事皆立辦。貴臣權家，斂手不敢干以私。民間利病，無巨細，罷行之。或可施於四方者，則疏其事以聞，多見施行。歲饑，畿内小民或以農器蠶具抵粟於大家，苟紓目前，明年皆有失業之憂。公乃出令，斷

自東作之日，先以還之。俟蠶麥訖事，而歸其子本。大家不遵令，小民負約不以時償，皆坐罪。令下，農家相慶。識者以爲與吕文靖公建請不税農器事相埒，他日且爲名相。上亦自器異之，嘗因夜直，召對，出御書《三都賦序》以賜，蓋倚以拓定中原之事。

會長子病卒，公力乞奉祠，上察其不可留，命以寶文閣直學士出守。公復力申前請，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以歸。執永寧夫人喪。服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觀、鳳翔府上清太平宫。紹熙元年八月，自製壙記，又爲治命，凡沐浴斂葬之節，莫不備具。時公方康强無疾，人或怪之。二年二月十一日，晨起，猶讀書理家事如平時，俄暴感風眩，遂卒，享年六十有六。寄禄官，自承事郎積遷至正奉大夫，封自山陰縣開國男至開國伯，食邑自三百户至九百户，致仕，進正議大夫。遺表上，贈銀青光禄大夫。以卒之歲十一月四日，葬于山陰縣天樂鄉竺里峰之原。❶

公娶同郡高氏，早卒。繼室括蒼季氏，亦先公若干年卒。皆追封碩人。子男二人：履常，承奉郎，監淮西總領所建康府西酒庫；克常，承奉郎，知台州天台縣丞，皆前卒。女四人：長適温州平陽縣主簿梁叔括，叔括卒，再適提舉湖北路常平茶鹽張孝曾；次適通判建康府曾概。今存者，惟適曾氏女，而概卒矣。孫男二人：宿，承務郎；某，某官。孫女二人，尚幼。

公以英傑邁往之資，自學校科舉時，已卓然出千萬人上。仕雖至侍從，所施設曾未究一二。閒居九年，憂患或出意表，而公

❶「原」，原作「源」，今據華氏本改。

所養愈剛大，不爲事變之所折困，人莫窺其涯。一日，嘗語某曰：「里中或謂僕以誅殺衆，故多難。不知僕爲人除害也。湖湘鄉者盜相踵，今遂掃迹者二十年，緜地數州，深山窮谷之氓，得以滋息。而僕以一身當禍讟，萬萬無悔。」於虖！公可謂知命者。銘曰：

維宋中興，三聖相承。公聽並觀，以出賢能。公奮于幽，有德有勳。知我者天，用我者君。蹈義秉節，迄至耆艾。出立在庭，以道進退。大夏方建，拱把毓材。豈兹棟梁，萬牛莫回。生或忌之，亦歎其死。我銘弗誣，用諗太史。

楊夫人墓誌銘

鄆爲東方大邦，宋興以來，多名公卿，雖擯不仕及仕而不顯者，如穆參軍脩、士兵部建中、學易劉先生跂，皆既死而言立，化行於家，至今學者尊焉。建炎南渡，人物寖衰矣。而山堂鞏先生，諱庭芝，經爲人師，行爲世範，德義之化，自家人始，凛然克配前數公。先生之仲子處士諱瀍之夫人，曰武義楊氏，年二十有一而嫁，二十有三而字，二十有六而寡。寡四十有三年，年六十有八而卒，卒一年而葬，望處士之墓，實紹熙五年十一月丙申也。

夫人自爲鞏氏婦，事山堂及君姑錢夫人，一步趨，一話言，悉皆鞏氏家法。耳目濡染，又皆天下長者事。故行成德進，山堂以爲稱吾家婦，宗黨姻戚鄰里皆取法焉。處士先山堂不禄。當是時，夫人尚盛年也，遂誓不再行。二子：伯始學步，踉蹡不踰閾，仲尚襁褓。及能言，夫人皆親授以《孝

經》、《論語》、《毛詩・國風》，爲之講聲形，正章句，具有師法。二子未從外塾，而於幼學之事，各已通貫精習，卓然爲奇童矣。其後子益長，夫人身任家事，不以荒其子之業。故皆舉進士，中其科，然夫人不喜子之得禄，所以教而進之者，父師莫加焉。於虖！非是母固不能成其子，非鞏氏家法亦不能成是婦也。

予少時，猶及見趙、魏、秦、晉、齊、魯士大夫之渡江者，家法多可觀。雖流離九死中，長幼遜悌，内外嚴正，肅如也。距今未五十年，散處四方，寖不能如故時。久而不變如鞏氏者，蓋鮮矣。

夫人曾大父瓊，大父彬，父伸卿，皆不仕。子曰豐，從事郎，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嶸，奉議郎，知徽州歙縣事。孫復亨、慈孫、陽孫、耦孫。孫女七，皆處。豐來請銘。銘曰：

鞏氏之先，化行閨門。我觀夫人，典則具存。夫人之賢，實應圖史。有如不信，視其二子。東有茂櫝，處士所藏，雖不克祔，鬱乎相望。

陸郎中墓誌銘

公諱沅，字子元，會稽山陰人。曾大父某，❶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某，❷中大夫，尚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考寘，右中散大夫，贈少師。公於某爲從父兄，某蓋少公十五歲。方爲童子時，公已學成行著，以兩浙轉運司進士試禮部不中，試博學宏詞

❶「某」，華氏本作「珪」。
❷「某」，華氏本作「佃」。

又不中，乃以世賞試吏部，再爲第一人。所與交多一時知名士。每見某，必諄諄道其所與共學，日夜磨礲浸灌以希古人者，曰時然，進之。時然莊氏，名革，早死不顯。而進之則故相湯岐公也。及岐公以文章事業相高皇帝，公猶沉浮州縣。久之乃得監行在都進奏院，監尚書六部門。岐公每見，必留公道往昔相從講習時事，抵掌笑語，公輒俛首踧踖自引去。岐公亦歎息，以爲不可親疏。後輩躐進至大官者相望，公顧處百僚底，自若也。岐公免相，門下士多牽聯以罪斥，未去者亦不自安。公獨澹然如平時，人亦莫指議者。

初，少師自山陰徙四明，已數十年，婚姻皆在焉，蓋四明人也。會史魏公入爲參知政事，爲右丞相，與公實姻家，少相從，魏公亦器待公，而公未嘗數謁見，朝士亦莫知其相國親且厚也。監門歲滿，遷太府寺丞，權尚書户部郎。久次當爲真矣，而公亟求歸養，得提舉兩浙市舶，權知舒州，提舉福建市舶，遭母益國夫人憂以歸。初，通判泉州者，嘗有所請，以法拒之。公去，而提點刑獄兼權舶司事，通判者因訹提點刑獄，以危法中公。公平日以恭謹聞，又方以舉職被賞遷一官，朝論右之。公雖得罪，猶傅輕比。於是公斂門絶交遊，誦佛書，以夜繼日，多至萬卷，不復言再仕，亦絶口不及仇家，對客清談而已。自束髮至老，無一日廢書，尤長於詩，閑澹有理致。在場屋時，以賦稱，老猶自喜，子孫及族黨從之講貫，皆有師法。

公爲人夷雅曠遠，與人言，惟恐傷之。然遇事必力行所知，無所撓屈。嘗爲丹徒丞，朝廷用言者，遣使籍江上沙田，立税額，

使指甚厲，吏莫敢違，亦或從而張虚數以爲功。使者至郡，聞人人稱公詳練，乃檄與偕往，公既極論其不可，又爲詩陳民情。詩流傳至朝廷，遂止不行。沙人礱石刻其詩，今猶可考。其使福建也，有中貴人所親皇甫甲者，輒諷公以珍貨別進，公正色拒之，戒典客者，他日謁至勿復通。其不阿類如此。

公仕自修職郎至朝奉大夫，而廢二十三年，以紹熙五年四月六日卒，享年八十有五。娶盧氏，封宜人，先公十二年卒，享年亦八十有五。六子：曰梓，通直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先公十二年卒；曰格，舉進士；曰之瑞，國學免解進士；曰橦，曰檍，曰之祥，皆舉進士。一女，適文林郎監淮東總領所糴場樓鈞。六孫：曰炳，曰焕，曰炎，曰熺，曰燮，曰熨。四孫女。諸孤以慶元元年九月二十五日，遵治命返葬于會稽澁塢，望少師墓百步，且來屬某爲銘。銘曰：

仕躓於時，年登耄期。孰奪孰與，理莫可推。銘識于幽，孰知我悲。

知興化軍趙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八月辛亥，朝請郎新知興化軍事趙公以疾卒于第。越十月庚午，葬于會稽五雲鄉湯家畈之原。[1] 明年九月乙卯，諸孤寀夫等墨其衰，見予於郡西南澤中，泣且言曰：「先君之葬，將請銘于執事，以大事之日迫，方伏苫塊間，不能自通。今幸踰年，未即死，敢以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莫君子純之狀來告，惟公幸許之，某等即死無憾。」予以老疾辭，請益牢。維

[1]「會稽」下，原有「會稽」二字，各本均如此，此據文意删。

公文學治行，皆應銘法。而宲夫實娶予從孫女，與其弟同時中進士科，爲鄉里後來之秀。乃卒與銘。

謹按：公諱彦真，一名彦能，以淳熙新制改今名，胄出宣祖昭武皇帝之後。曾大父諱叔澹，贈武康軍節度使洋川郡公。大父諱賚之，武經大夫，浙東路兵馬鈐轄，贈右朝請大夫。考諱公懋，左朝請大夫，知臨江軍，贈太中大夫。公少純篤，從故侍御史王公十朋學。王公嘗得中書舍人張公孝祥書不欺室榜，持以遺公，所以期公者甚遠。公益自奮，雖舉進士，蓋不止爲科舉而已。然同時爲進士，亦皆推之，遂中其科。調撫州録事參軍，以太中公喪解官歸。除喪，起爲信州弋陽縣丞。終，更調建寧府觀察推官。薦者如格，改宣教郎，知寧國府宣城縣。未赴，以内艱罷。除喪，知平江府吴縣，通判袁州，知興化軍。朝廷知公者寖多，謂且用矣，而得郡未及赴，遽至大故。

公之將赴撫州録事參軍也，太中公戒之曰：「汝任治獄，人死生所繫也。可不勉乎！」公再拜受教，既就職，束吏甚嚴，視囚之寒暑飢渴，慘然不啻在己。囚以故皆輸其情，曰：「不忍欺吾父也。」會部使者以事付獄，有寃狀，而使者方怒，風指甚厲，人皆謂乖其意且得譴，吏尤皇恐，即欲搥掠成之。公叱吏去，具列其寃，使者爲屈，因欲薦公，公亦終不就也。太中聞之，太息曰：「吾有子矣。」

及在建寧幕，南劍州將樂、沙縣諸寨，軍食不時給，群卒空壘來訴于轉運司。趙公公碩、謝公師稷爲使，乃檄公行。公馳至沙縣，與其令調財得三千緡。明日召卒于庭，閲籍，自下給之，軍吏及卒長，皆不得一

摇手，衆乃大服。比至將樂，給之如沙縣，亦皆大服。於是議者謂公所試者小，然猶能表表如此，他日功名事業，詎可測哉！郡守鄭公伯熊知公最深，有疾，不以郡事屬其貳，而言於使者，請檄公攝守。疾革，獨延公至卧内，屬以草乞致仕奏，其知之如此。

高宗皇帝永思陵欑宫事興，公適爲吴縣轉運司，調取洞庭青石，期會迫，不可遽辦，公即日涉湖至其地，召石工泣諭之曰：「先皇帝櫛風沐雨，惡衣菲食，爲天下攘强虜，除大盜，輕賦薄役。汝曹數十年安居樂業，亦知所自乎？今官取此石欲何用，而汝曹尚可顧望不竭力哉？」於是民趣役，不待督責，先期告畢。使者欲上其勞於朝，公力辭曰：「此臣子職也。」袁州積彫弊，公佐其守，窮利病根源，一切罷行之，郡爲一振。民困於坊場，官弊於護運，皆久不能革。公奮曰：「小民知目前之利，不知後日之害，一陷於坊場，則富者貧，貧者大壞，非死徙不得免。」乃取尤者白守，請于户部，蠲除之，挺繫收檄，一旦幾空。郡人驩呼，以爲昔所未有。護運異時多以所遣官非其人，故多蠹害。公一切精擇才吏，其以權貴請託來者，皆力拒絶之。抵公去，所發漕運四十萬緡，不費一錢。造朝，得知興化軍，未及到郡而卒，享年五十有四。

公篤學，工文辭，有集五卷，《易集解》五卷。他所著未成編者尚多。初，太中通判饒州，有江州統軍官王益者，坐事下吏，更江州、鄂州鞫治，獄成，而家以寃聞。由是復命太中鞫之，得寃狀明白，益賴以不死。而太中以決疑獄進秩除郡。未幾，捐館舍，益之家人懷太中之德無已，乃厚載金

帛以助葬爲請。公固辭不受，曰：「非吾先人之志也。」益家人泣而去。蓋公之清德類此。然常畏人知，故予亦不得而悉書也。

公娶李氏、馮氏，皆早世，贈安人，今皆從葬；徐氏，封安人。四子二女，皆李出。康夫，迪功郎，隆興府武寧縣主簿，先公十一年卒；寀夫，從政郎，隆興府南昌縣丞；寯夫，從政郎，臨安府於潛縣尉；忎夫，未仕。女，長嫁從事郎新平江府常熟縣尉劉祖邁，次未行。二孫，時敏、時哲。銘曰：

以公之才，何適不宜。晚始專城，政弗克施。天嗇其報，子孫是貽。匪筮匪龜，眎我銘詩。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四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五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孫氏，會稽山陰人。四世祖沔，觀文殿學士，户部侍郎，謚威敏，有傳國史。曾祖之文，朝議大夫，主管杭州洞霄宫，累贈正奉大夫。祖延直，奉議郎，通判盱眙軍，贈朝散郎。考綜，宣義郎致仕。母，同郡梁氏。夫人幼有淑質，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始十餘歲，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宣義奇之，乃手書古列女事數十授夫人，夫人日夜誦服不廢。既笄，歸今文林郎寧海軍節度推官蘇君瑑，逮事舅姑左右，就養唯謹。凡組織縫紉烹飪調絜之事，非出其手，舅姑弗悦。舅姑殁，夫人執喪哀。終喪，事家廟如生，祭薦豐絜中度。疾已革，猶修秋祭，不知其力之憊。推官女兄，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吕公正己之夫人，性堅正，善持家法，凡家人必責以法度，不知者以爲過嚴，至夫人能事之，則終身怡怡，未嘗少忤。宗黨間既稱譽夫人之賢，又以知吕夫人非難事者也。

紹熙四年，從推官官臨安，以其年七月辛巳，疾終于官舍。夫人平生奉浮圖氏，能信踐其言，及處生死之際，盥濯易衣，泰然

不亂，世外道人有所不逮，亦賢矣。享年五十有三。五子：瀛，太學生；汭、洞、濱、潞，皆卓然自立，能世其家，蓋推官與夫人善訓督之力也。二女：長適修職郎通州録事參軍王易簡，次尚幼。孫男二人：曰暹，幼未名字。

予世家山陰，先太尉邊夫人，實與威敏夫人爲女兄弟。予與宣義，外兄弟也，少時交好甚篤。今夫人年逾五十而歿，予乃及銘其隧，則予安得不老。銘曰：

猗與夫人，率德不惰，舅姑宜之，曰善事我。移其事姑，以奉女公，雍雍肅肅，既和且恭。相夫以正，教子以嚴，施于先後，以遜以謙。一病不復，奄其告終。我作銘詩，用詔亡窮。

奉直大夫陸公致仕墓誌銘

吴郡陸氏，方唐盛時，號四十九枝，太尉枝最盛。唐末，自吴之嘉興東徙錢塘。吴越王時，又徙山陰魯墟。宋祥符中，贈太傅諱軫以進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太傅生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太尉生尚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諱佃，太師生中散大夫贈少師諱寘。少師八子，皆以文學政事自奮。公諱洸，字子光，少師第四子，紹興初，以蔭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浦江縣尉，歷筠州司法參軍，徽州司法參軍，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玉山縣，江淮等路坑冶司主管文字，通判通州，知荆門軍，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遂致

仕。積官至奉直大夫，賜紫金魚袋，封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以慶元元年十月丙寅卒于私第，享年七十有二。

初，少師避建炎之亂，益東徙居明州鄞縣之横谿，猶返葬山陰。至公兄弟，遂有即葬鄞縣者。故公以三年十二月庚午，葬于縣之豐樂鄉西嶴之原。諸孤請銘于公從弟某。某則少公一歲，兒時分梨共棗，稍長同入家塾，實知公比他人爲詳。

公天資穎異，數歲能屬文，舉進士，連拔兩浙轉運司解，又爲江東轉運司解首，然卒不第。公不以懟有司，治經考古益不少懈。爲吏窮日夜勤其官，❶未嘗事燕遊。所至，上官委以事，公至忘寢食寒暑以趨事赴功。在玉山時，刳剔蠹弊，根原窟穴，毫髮必盡。正俸外，他增給悉棄不取。比代去，計其數凡六十餘萬。故諫官尹穡有别業在縣，歲往來邑中。尹爲人喜議論，仕者多憚之，公不爲動。尹顧敬公，每曰：「子光清足以肅吏，惠足以養民，諸邑求其比，殆未見也。」自荆門回，奏事殿上，所陳合指，皆即日施行。明日，孝宗皇帝對輔臣稱公之才，丞相王魯國公力薦之，遂擢江西常平使者。

到官，治便坐於廳事之後，治事退，足迹不履中閾。揭所治錢穀出納之最于壁，列案皆簿書，終日坐卧其間，目閲手披，室罅漏，嚴期會，官屬吏胥，奔走承命不暇，不旬月，事大治，一道肅然。歲旱，公一先事爲備，得米百萬斛，吏不能一毫爲姦，五州之民訖無流殍。於是時特進一官，遂除提點刑獄。且進用於朝，會有臨江軍民習儀

❶「勤」，原作「勒」，今據華氏本改。

卿爲其奴所殺，獄成，則謂儀卿弟宣卿實使之。宣卿既服，復以寃告，凡八移鞫，皆然。最後特以命公，公始得其情，宣卿實無使之之迹，奴亦無異辭，遠近稱神明。事上刑部，刑部以爲疑，言諸朝，移大理寺窮治久，自卿以下，亦不能與公異，宣卿竟不死。公既以自請得奉祠而歸矣，於是益知奉法守官之難，不復有仕進意，甫七十，即上書告老。始終進退之際，可謂無媿矣。

公娶林氏，吏部侍郎保之女。三男子：桂，修職郎，監秀州蘆瀝鹽場，已卒；椿，迪功郎，臨安府臨安縣主簿；棣，迪功郎，徽州歙縣西尉。二女子：長適迪功郎平江府司户參軍詹騏，次女適從政郎監楚州鹽城縣鹽場耿開。孫男：焯、焯、燂、煒、燠，皆進士。孫女適文林郎新監台州支鹽倉宋安雅。餘尚幼。銘曰：

亶余道兮晚乃逢，握使節兮撫困窮。發積勸分兮忘歲凶，以經決獄兮平反之功。人不我知兮道則通，歸築室兮老于東。位列卿兮善始終，服三品兮五等之封。植檟鬱鬱兮起墳崇崇，閱百世兮過者必恭。

中丞蔣公墓誌銘

公諱繼周，字世修。初，周公相成王，封元子伯禽於魯，是爲魯公。别子伯齡封於蔣，其後子孫因以國爲氏。至漢，有蔣詡，十世孫休自樂安徙義興陽羨縣，始爲吳人。裔孫伸，相唐宣宗、僖宗，故蔣氏益大。宋興，有堂爲仁宗侍臣，之奇執政徽宗初，芾相孝宗，皆不去陽羨。而公之先獨益東徙，家處州青田縣。曾祖球，贈通奉大夫。

祖禋，父仔，宣教郎致仕，贈中散大夫。

公天資警邁，七歲賦《牧童》詩，有奇思，遂精詞賦。十四棄其業，習《戴氏禮》，期年輒通貫，諸老先生自謂莫及。一日，先生有欲勉成之者，期以間處，曰：「吾將有以發子。」公先時往，俟之甚謹，先生喜曰：「子誠可教。士當務學，才不足恃也。子於書，能博觀而得要，則善。如其未也，當勉之，毋以才自足，蹈吾所悔。」公再拜謝。自是窮日之力，無所不讀，人罕見其面。遂舉進士，中其科，調衢州常山縣主簿，試教官中選，歷太平州州學、臨安府府學教授，改宣教郎，入爲太學正。會省官，添差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復入爲司農寺主簿，召試館職，擢祕書省正字，進校書郎、祕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遭中散公憂，服除，起知舒州。陛辭，改宗正丞。

初，公在館中得對，所論甚衆，其間因論和糴省運，孝宗皇帝大悦曰：「公文絶類陸贄，省運誠不難行。」又曰：「朕將用卿，卿果有趨事赴功之意乎？」公逡巡退避，久之，上亦默然。方是時，士大夫鋭於進取者衆，得上一語，自謂結主知，往往遂投合以取大官。公獨若不敢當上意者，故至是財得補郡，然上終賢之。辭日，上問：「卿往年論事，朕謂似陸贄。今七年矣，卿尚能記否？舒州待次幾年？」公以三年對。上曰：「卿家貧母老，豈得待遠次，當除卿行在職事官。」公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固願朝夕膝下。然幹蠱於外，亦子職也，敢有所擇。」上益察公静退，乃大悦，即有是命。改祕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權吏部郎官。

公還朝逾二年，杜門絶造請，諸公貴人

以爲簡我，將假他事出之。會熒惑犯氐，公因對言：「氐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果灾，上諭輔臣曰：「蔣某博學善論事，卿知其人否？」皆對以不詳知。上乃自禁中索班簿閱之，將作監闕，即命除公。已而命下，則少監也，蓋有密以資淺爲言者，上終不快。未幾，遷將作監，遂兼太子侍讀。然所以屬公者，顧不在是。方試太學諸生，未出院，除右正言，實淳熙十年九月也。十一年正月，同知貢舉，有《禮記》義，絶出流輩，已見黜，公力主之，拔置高等，及啓封，則吴人衛涇也。已而廷對，遂爲第一。

十二年二月，兼侍講，八月，遷右諫議大夫，十三年九月，遷御史中丞。公任諫官中執法凡五年，知無不言。初，上受内禪，收召四方名士，舉集於朝。其間議論或過爲激昂，貴近不便之，於是妄言方秦檜當國時，遴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亦未嘗廢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而收召絶稀。公首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己，故朝列多闕，至有一人兼數職者。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禄有限，侍從卿監郎中以至百司，月計其俸，乘除百緡而已。假使省二十員，不過月省二千緡，是特一二節度使俸耳，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禀，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孰倡此議者，請得其人詰之。」其言蓋指貴臣，人服其敢言。時著令，贓吏必坐舉官，既屢施行矣。公有蔣億者，以贓坐罪，而舉官獨置不問。公劾之曰：「此非有所避，則有所芘耳。同罪異罰，法且由是廢。」上悦，命有司舉行如初詔。進士黄光大上書，送台州聽讀，公極論

其不可，且曰：「臣既樸愚，不長於言，人之有言，又不能開導以廣言路，實有愧焉。」

太史奏日中有黑子，公言：「日象君德，豈容陰慝乘之？大臣之蒙蔽，外夷之侵軼，後宫之私謁，宦者之用事，下民之困窮，皆其應也。願陛下仰觀天文，俯察人事，以消群陰之萌。」會地震，公復反覆論奏而加詳焉。將行郊禮，上春秋寖高，或以陟降拜跪爲勞，公言：「今距冬至則踰半年，願陛下清心省事，養性導和，毋强疲勞，毋過燕樂。飲酒以和氣，不可以無節而飲過度之酒；服藥以養生，不可以無疾而服伐性之藥。自今以往，宜若神祇在其上下，祖宗臨其左右，誠意所加，幽明並助，將不勞而成禮矣。」上悉嘉納。議者亦翕然，以爲得耳目之體。

有女冠請於皇太子妃，以久廢上清宫額，徙置其居，因爲住持，祝妃本命。女冠入謝禁奥，適有他女冠祝中宫本命者，同列庭中，争長。舊例：以住持者爲首。事聞，上取文書毁之，初不知有舊額也。皇太子皇恐不敢入朝，群臣不知所爲。公乃抗言：「徙廢額置他寺觀，天下皆有之。然女冠自不應入宫，今當一切禁絶僧尼道士女冠，勿使得入而已。」上悦，曰：「卿此奏，善處朕父子間矣。」封以付東宫，明日皇太子入謝，上歡甚。皇太子，今太上皇帝也，亦遣人謝曰：「非公慮不及此。」方是時，上以暇日，時御佛書，間召其徒入對，或自内東門賜肩輿以入，故公因以爲諫。自是遂無所召，士論歸重。

都下喧傳遊奕軍統制官笞百姓娠婦，至墮胎。公上章彈之，詔大理寺鞫治。同時又有故内人陸靚姬者，訴其夫恃爲閤門

官，無故棄逐，且據有其貲。公請窮治，其人自計下吏，詞且窮，乃遣人妄訹公曰：「旦暮且除簽書樞密矣。」公叱遣之，論愈力。會考殿試進士，此兩人者相與合力，於是大理具獄，以爲所答乃軍妻，公爲風聞不實。即日統制官者復還故官，且賜金帶。而靚姬所訴，亦得不治。考試畢，公方再抗章，詔遷禮部尚書，辭不拜，出知婺州。未幾，以母喪解。

紹熙元年，除喪復還，徙寧國府，加煥章閣待制，徙太平州。比四年，易三郡，適遇水旱，公力行賑恤之政，寢食不置。所條上者，皆盡利害之實。其大略曰：「臣夙夜訪求荒政，言者萬端，然大指不過廣儲畜一事爾。有備則拙者亦能集事，不然，雖智何益？」中外服其論，故奏多見聽。其以常平椿管通融賑民，蓋得請乃行，又旋已補足，且灾傷五分，許賑糶，方高宗時已屢著之春秋頒矣。常平使者顧劾以爲罪。或曰：「是爲其所親報宿怨，公盍自言於朝？」公曰：「吾初不計此。人臣奉行寬大詔令，寧過無不及，天下豈無公論？」

會使者召用，公卒以口語罷歸。卜居嚴州，得屋僅庇風雨，頹垣壞甃，悠然自適，讀書旦暮不輟。時從其耆老而訓其子弟，若未嘗貴達者。初，公任言責累年，排擊不避權豪，至士大夫有以誣得謗傷者，輒語同舍曰：「夷考其人平日，恐不至此。」及廣詢之，果不合。故一時在朝寒遠孤進之士，得以自保。而四方賢牧伯，皆得究其設施，不爲怨仇所搖。及公治郡，善政爲一路最，所遭乃如此。人爲公憤悒，而公未嘗見之色辭。於虖！非學問之力，疇克至此？

居嚴逾年，稍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俄感疾，以通議大夫致仕，遂卒，實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享年若干。娶梁氏，故户部尚書汝嘉之孫，封碩人。五男子：綸，修職郎，台州司法參軍；緯，宣義郎，知徽州休寧縣丞；繹，承奉郎；維，將仕郎；紳，承務郎。二女子：朝散郎通判温州湯宋彦，進士梁至，其婿也。五孫男，一孫女，皆幼。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處州某縣某原，以某獲從公遊，屬以銘，不敢以衰耄辭。銘曰：

孝宗龍興，大哉爲君。聖意圖回，群才駿奔。于時語公，爾朕自知，今且巨用，欽哉勿違。公屹如山，却立弗前。曰臣實愚，敢先衆賢？帝初不怡，久乃太息，是予所求，忠厚諒直。乃長諫垣，乃丞御史，陳謨諤諤，國論所倚。一去不復，白首外藩，晚蹟于讒，浩然丘園。維始及終，進德彌劭。勒銘墓隧，萬世是詔。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五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六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吕從事夫人方氏墓誌銘

維中國吕氏，自五代至宋，歷十二聖，常有顯人。忠孝文武，克肖先世，婚姻多大家名胄，婦姑相傳以德，先後相勉以義，富貴不驕汰，雖甚貧，喪祭猶守其舊，養上撫下，恩意曲盡，雖寓陋巷環堵之屋，鄰里敬化服之，猶在京師故第時。於虖，盛哉！從事郎諱大同之夫人方氏，嚴州桐廬人。曾大父楷，尚書駕部員外郎。大父蒙，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父元矩，朝散郎知建州。建州之殁，夫人尚幼，事母已爲宗黨所稱。年二十有一來歸，生一男一女，而從事不禄。夫人能篤禮好義，哀死字孤，爲子求師擇友，日夜進其業，而教其女以婦事，皆訖于成。不幸得年不長，四十有九而卒於淳熙三年，祖平猶未仕也。

及祖平通朝籍，以宗祀恩，贈從事通直郎，夫人亦追封孺人。故祖平每言輒霣涕曰：「祖平不天，不得以斗升之禄養吾親，視斯世尚何聊？惟圖所以慰親於九原者，在墓隧之文乎？」遂來告某於山陰澤中，曰：「願有述。」某亦早失先親，與吾子之憾無異也。行年八十，每思之，殆欲忘生，則

吾子之志哀，❶某實能深知之。其敢愛一日之勞，不以成吾子之悲乎？

初，從事葬于信州上饒縣明遠鄉之德源山，以潦水齧墓趾，改卜于舊墓少東二百步，實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初没時，祖平窶不能以柩祔從事墓，乃即婺州武義縣明招山祖墓之旁葬焉。自改葬從事，諏日奉夫人歸祔，而筮未得吉。祖平於是爲承議郎，知興化軍仙遊縣事。女嫁朝請郎添差通判鎮江府曾棐。孫男槱年，孫女萊孫。銘曰：

維呂世世有令德，繄女父母皆得職。
夫人熏陶成厥質，行則尊矣壽胡嗇。
歸柩同穴慰存殁，先刻此銘俟卜吉。

夫人陳氏墓誌銘

紹熙、慶元之間，予以故史官屏居鏡湖上，有東陽進士呂友德自太學來與予遊，問學，論議文辭，皆有源流，而衣冠進趨甚偉。予固異之，訪於東陽人，則曰：「是清潭呂君紹義之子。呂君蓋賢有德，而其配陳夫人又賢，生三子，孟則友德，仲定夫，季友之。孟固奇士，仲季亦有聲學校場屋間，能稱其兄者也。」自是友德不閲歲必一過予，過必見其進。予老病謝客，無貴賤，多不能接。獨友德來，欣然倒屣，不知疾痛之在體也。歲戊午十月壬午，忽墨其衰絰，叩予門，哭且言母夫人不幸以八月戊子殁矣，得

❶「志」，華氏本作「悲」。

年六十有五。卜用十二月壬申，葬于孝順鄉蟠谷之原。以其家君之命，徵銘於予。予方病，亦不勝悲，不敢以病爲解，乃按從事郎陳君黼狀，序次爲銘。

夫人與呂君同邑人，曾大父懿，大父嚴，父子淵，皆鄉長者。夫人幼孤，女功不待教而能。稍長，佐其母經紀家事如成人。大父猶無恙，奇之，爲擇所歸，得呂君。既嫁，事舅姑以孝聞。女妹適人，傾其嫁時槖裝無少靳。積勤儉以裕財，隆祭享以盡孝，厚振施以立義。呂氏之興，夫人之助爲多。處事明果，雖呂君有不能回者。諸子獻疑，亦堅守初意不爲變，曰：「後當如是。」及事定，一如夫人言，人人歎服。

其後呂氏家益康，大第千礎，堂寢尤宏麗。而夫人顧自挹損，齊居玩道，即東偏汛掃一室，蕭然如老釋之廬，或終日不出閾。如是歷十餘年，呂君與諸子婁勸其歸堂中，皆不可。然絲枲鍼縷之事，至老猶自力，暇日勉諸子以學，授諸婦以家事，諄諄不惰。雖古賢婦，殆無以加。不幸一日不疾而卧，醫藥至，皆却之，曰：「吾固無疾也。」已而遂不復語。諸子方就試，馳歸省疾，頷之而已，神宇泰定，超然就蜕。及有司以友德名上禮部，報至，夫人不及見矣。可哀也已。夫人三女，嫁吴一夔、徐僑、徐鼐，皆良士。孫男四人。銘曰：

山盤水紆，龜食簭從，吉日壬申，宅是幽宮。表表三子，奮繇書詩。維夫人之賢，有以基之。

承議張君墓誌銘

君諱錤，字深父，年三十有八，慶元三

年十一月壬辰病卒。以四年九月庚申，孤某葬君于臨安府西湖佛首山之原。因其伯父寺丞功父鎡，以君之友太學内舍生陳公道原狀，請銘。予與功父交二十年，信重其言，而陳君所敘文亦甚美，可考據，遂與爲銘。

君家秦之三陽，曾大父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靖江寧武静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追封循王，謚忠烈，配饗高宗皇帝廟庭。大父諱子厚，左武大夫，康州刺史，帶御器械，贈少傅。考諱宗元，通議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少師。

君幼而穎異，强記好學。少師遇郊祀恩，任爲承事郎，稍長，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遭少師憂，未除，而母夫人繼卒。君執喪累年，毁瘠幾不可識，族人以不勝喪爲憂，共諭勉之，始稍自抑，然終喪猶羸甚。歷兩浙轉運司明州造船場，簽書安豐軍判官廳公事，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太平惠民局，積官承議郎。

君之爲船場，人或咭其非勳閥所宜處，君謝之曰：「景迂晁以道先生所嘗爲也，吾處之，懼弗稱，敢薄之耶？」訖代去，不以卑冗怠其事。自守以下，皆歎譽之。晚官藥局，尤號閒冷，顧無所施其才。又素簡儉，遠聲色，獨以書自娱，時屬文辭見志，然未嘗妄出以示人。所居帷屏壁門，皆有銘以自警戒。其文尤高，没後，始或見之，皆驚其才，服其識，以爲使未死，得享中壽，其所至詎可量哉！孰謂不幸年止於此。君嘗以進士試禮部，見黜，不以懟有司，亦遂不復踐場屋。諸公貴人多知之，然仕常從銓，與寒士並進，至終其身。其静退乃天性。

娶楊氏，太師和王存中之孫。繼室以潘氏，少保安慶軍節度使邵之孫。皆封孺人。子男一人：渥，將仕郎，有賢稱。女一人，與孫伯東皆幼。銘曰：

君家勳德奕世傳，圖像麟閣侍甘泉。佳哉公子何翩翩，才當用世不永年。有美樂石可磨鐫，百世之下知此賢。

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

公諱繼曾，字興宗。周武王之弟康叔封於衛，五世生靖伯，邑于石，是爲石氏之始祖。而會稽新昌之石，實自青之樂陵南徙，距公二十三世，其詳見於《世譜》。左朝議大夫累贈正奉大夫諱端，中朝散大夫大理正出爲福建路參議諱邦哲，迪功郎溫州平陽縣主簿累贈朝奉大夫諱祖仁，公之三代也。

公幼穎異，入家塾，日誦千言，過目不再。寺正築堂，名「博古」，藏書二萬卷，每撫公歎曰：「吾是書以遺尔，無恨矣。」客至，侍左右，進退應對唯謹。客悚然不敢童子視之，曰：「石氏興未艾也。」朝議捐館舍時，公尚未生，遺言：「吾致仕得任子恩，當以予適曾孫。」公既生，補明州文學，調黄州黄陂縣尉，以便養親。監潭州南嶽廟，歷臨安縣、新城縣主簿，楚州司理參軍，監行在編估打套局門，監建康府户部贍軍西酒庫，知饒州德興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提轄行在文思院。未及造朝，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八。自迪功郎十遷至朝奉大夫。

公事親孝，執喪如禮，毁瘠幾不可識。除喪，久之，乃復居官。守家法，以廉自勵。俸入可以受，可以無受，必辭。餽饍可以

取，可以無取，必却。徇公而忘私，約己而裕物，捐利而篤義。爲主簿新城時，謹簿書，扼吏姦，以善其職聞。移於潛丞，邑民讙於境上曰：「柰何奪我主簿？」久乃涕泣辭去。在楚州，治獄尤詳明。屬縣尉一日獲盜十輩，意且得醲賞，同僚爲言：「君雖恕，然不可縱盜。」公正色對曰：「盜誠不可縱，罪亦不可入，因辭亦不可不盡。」同僚退相顧曰：「尉賞不諧矣。」然憚其正，不敢復言。獄成，真盜財伍人，餘破械遣去。部使者趙公思尤賢公，一路有疑獄滯訟，輒以委公。公治之無遺察，雖受罰者，皆稱其平。德興壯縣，俗喜負氣健鬭而終訟。公始下車，歎曰：「是不可以柱後惠文治也。」於是爲政一本於教化，有兄弟宗族爭訟者，輒對之泣下，多感愧而去，俗爲一變。繕治學宮，聚經史，豐饍羞，尊延耆老，而賓友其秀民，又創小學以誘進其童子，誦書之聲聞於行路。會科詔下德興，與薦送者二十有三人，比他邑爲最盛。縣之遠郊，貧民憚多子，或不能全，公舉行胎養之令，置保伍以察之甚悉，而盜攘因不得輒發。其政大抵類此。

郡以上聞，勢孤無爲援者，不報。還朝，從吏部得兩浙漕司屬官，公澹然無滯留色。浙江西陵渡，舊設官護舟檝，歲久不復擇人，其弊叢出，歲有覆溺。公建言，請各命文臣一員，察其懃惰，以爲陞黜。且渡舟一，置備舟二以翼之，雖有惡風怒濤，可無大害。江之津，官舊爲築舍數十區，爲待渡之所，後輒廢，往來有暴衣露蓋之患，公亦請以官廢屋復之。事有施行者，皆至今爲利，而議者惜其不盡用也。

公雖以任子入仕，然志在繼世科，嘗貢

禮部，不合有司，退而力學著書。比卒，遺稿可次第者數十卷，多可行世。

娶郭氏，封安人，先公一歲卒。丈夫子三：曰正大、正誼、正權，皆舉進士。而正大亦嘗至禮部。女子子九，已嫁者五。鄉貢進士郭溪、修職郎新邵武軍司户參軍趙善駷、從政郎新隆興府府學教授王益之、國學進士孫之淵、國學進士劉敏文，其壻也。諸孤將以卒之明年慶元六年正月丙午，葬于山陰縣謝墅之原，以安人祔。前葬來請銘。銘曰：

噫大夫，秀而文，學自强，仕有聞。秩中郎，返蒿焄。我作銘，賁其墳。後百世，仰遺芬。

方伯謩墓誌銘

伯謩甫，姓方氏，名士繇，一名伯休，莆陽人。曾大父會，事徽宗皇帝，出入榮顯，顯謨閣待制，贈少師。大父昭，左朝請大夫，嘗入尚書省，爲駕部郎中。父豐之，右迪功郎，監建州豐國監，中書舍人吕公居仁、著作郎何公晉之，皆屈年輩與之遊，紹興間有名士方德亨者是也。予嘗序其文，今行於世。伯謩甫所自出，曰兵部尚書吕公安老，尚書以臨大節不橈，死淮西之難，載在國史。

伯謩甫遭父憂，時財十二歲，從太夫人依外家，居邵武軍。執喪，已能無違禮，而事太夫人及庶祖母以孝謹稱。入小學，與它童子從師授經，既退，意不滿，爲朋儕剖

析義理。師聞之，悚然自失。既冠，遊鄉校，試婁在高等。聞侍講朱公元晦倡道學於建安，往從之。朱公之徒數百千人，伯謩甫年尚少，而學甚敏，不數年，稱高第。因徙家從之於崇安五夫籍谿之上。所以熏陶器質，涵養德業，磨礱浸漬，以至於廣大高明者，蓋朱公作成之妙，而伯謩甫有以受之也。伯謩甫既見朱公，即厭科舉之習，久之，遂自廢，不爲進士，專以傳道爲後學師。六經皆通，尤長於《易》，亦頗好《老子》，嘗歎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駁擿所長如此，亦足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世俗異也。

伯謩甫晚得脾弱之疾，春夏之交輒作，不能食者彌月乃已。慶元五年夏，病如常歲，至五月庚申，忽命家人爲之總髮，既畢，取鏡自照，正冠危坐而歿，得年五十有二。娶黃氏、曹氏，男女各三：男曰丕，曰立，曰平，女嫁張崟、劉學稼，幼未行。明年，卜葬于武夷山石門寺之原。六月，丕書來請銘，其辭指甚哀。予雖老病昏眊，亦重違孝子之意。且伯謩甫之賢，固願有所述，遂不敢辭。

初，德亨之文，豪邁警絶，人莫能追及。而伯謩甫之作，則閑澹簡遠，有一倡三歎之音，世莫能優劣之也。工於書，自篆、籀、分隸、行、草諸體，皆極其妙。又能講其時世之變，與圜方朒脁之法，聽之終日忘倦。遺稿數百篇，與它著書甚衆。丕等方輯之未成。好方技，治疾有奇驗，能逆決生死，著《傷寒括要》，亦未成。嘗謂予曰：「士貧，

惟賣藥可爲。然子孫繼爲之，有怠且欺，則不免害人，不若不爲之愈也。」大抵伯耆甫多才藝，所能輒過人，其思慮精詣又若此。然在伯耆甫，皆不足言，故不詳著。銘曰：

方氏三徙，而不出閩，君從朱公，始爲建人。武夷山麓，鬱有封樹，車過必式，曰是爲伯耆甫之墓。

留夫人墓誌銘

慶元六年十月，余之友信安徐賡赴告其母夫人之喪于山陰澤中，曰：「賡不天，早失先人。先人無他子，賡與母氏相恃爲命。稍長，娶婦韓。賡出游，獲從一時知名士學問，母氏與婦韓治家事，以待賡歸。賡雖游，不敢甚遠。母氏壽而康，間有小疾，則馳歸省，到家往往已愈。母氏見賡所與諸公論議辨質文章，則大喜曰：『使汝嘗在吾傍，詎有是哉！』今年六月，賡客都下，得報母氏有疾，賡即日歸，行二日而遭大變。至家，已無及矣。俯仰天地，豈能生存！大事未終，不敢致毁，惟是幽隧之銘，敢請于執事。賡忍死以須，執事忍却乎？」

按狀：夫人姓留氏，常山之馬厎人，曾大父唐，大父永，父師古，世爲儒。夫人適西安人徐君諱國潤。徐君，一鄉善士。其卒也，故尚書謝公諤狀其行，而内相洪公邁誌其葬。不知徐君者，以二公許與，可信其賢。夫人資端重，色莊言厲，然遇慢人已者，輒退自省曰：『吾其有以致之？』舅姑御家嚴，夫人左右無違。[1] 嫁女妹，凡已嫁時服飾糚澤無所惜。與先後處，自始逮終，

[1]「違」，原作「遲」，今據正德本改。

歡如一日。凡徐君行事，見稱於族黨閭里者，多夫人相之。而賡之學識卓然聞於世者，抑又夫人教誨之力也。是可以得銘矣。

夫人享年七十，生丈夫子一，賡也，女子子三，知武當縣劉錧、新知樂安縣劉𢦏、前監太平縣税韓朴，其甥也。孫男曰魯，孫女長適進士翁時敏，餘二尚處。卒之歲某月某日，葬于清平鄉官檥山，祔徐君之墓。銘曰：

三代益遠，世廢女史，豈無淑人，曾莫之紀。埋玉于泉，孰知貞堅，我文尚傳，夫人與焉。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六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七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

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

於虖！士有才足以任重責成，謀足以折衝經遠，而不見知於人，不獲用於時者，世固有矣，人猶未以爲憾也。至於知之而不盡，用之而不極，利安元元之功，卒不克見，則後世讀其事，至於悲傷歎息，有不能自已者。某自壯歲客遊四方，獲識其豪傑，如朝議大夫張公，其殆是已。

公諱郯，字知彦，和州烏江人。曾大父諱延慶，大父諱補，蓄德深厚，然皆不仕。父諱幾，才尤高，以子貴，贈金紫光禄大夫。公少用兄待制邵出使恩，授右迪功郎，調開化尉，兼主簿，歷平江府西比較務，監南嶽廟，平江府録事參軍，全椒令，復監南嶽廟，監行在激賞酒庫所糯米場，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建康府，主管台州崇道觀，主管淮西轉般倉，監登聞檢院，太府寺丞，知真州、鄂州，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復主管崇道觀，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積九遷至朝奉大夫，遂請老。以子遇郊祀恩，積四封至朝議大夫。

公爲人魁磊不凡，學問識其大者，臨事前見逆決，若燭照龜卜，無秋毫疑滯。他人極思慮不能可否者，公一言處之，常有餘

裕。初爲編修官，公府吏素容養，習爲姦利，無所畏忌，視掾屬無如也。公因事時白發其甚不可者，群吏縮栗，至相語以公白事爲憂。未幾，坐臺評免歸。

孝宗皇帝受内禪，虜猶窺江淮，上慨然思却虜復中原，廟堂共謀拔擢人材，分任兩淮事，築城浚隍，什伍民兵，漕上江之粟，以儲兵食。乃自散地起公主管淮西轉般倉，然初議乃欲概付以淮西邊事，不獨治倉庾也。會更用大臣，所議不果行，乃以公監匭院丞。大府無深知公者，求試外，出守儀真。得對，言：「臣疏賤，歷州縣，頗熟民間事，今蒙恩使治郡，不敢不力。惟淮南新被虜禍，民散徙未還，臣當體聖意，安輯撫摩，察其蠹弊，一皆上聞，惟陛下省察。如臣不任職，固不敢逃罪。」前守員琦，獻羨緡八萬，皆文具，實不有一金。公到郡，悉以實聞，訖得免輸。

俄詔兩淮郡守及部使者，各上用錢券利害。公力言券用於四蜀全盛之地，故能流轉，然猶有弊。今兩淮凋瘵如此，諸郡賴以給用度者，不過酒稅，新爲戰場，無復土産可以貿易，獨賴錢幣而已。若用券，商賈且不行，何以爲郡？時議者多妄揣時事，謀開邊隙。公密奏虜盟固不足恃，然其主孱懦，懲故酋敗盟之失，方幸無事，其任事之臣，又皆齪齪，日事琴奕，無遠略可知。我若惑浮言遽動，不惟力有未給，又激彼使生事，朝廷且旰食矣。上頗采用其説。

公因言：「真爲楊楚之衝，當城此郡，以固人心。度費緡錢十萬，米三千斛，而郡有上供與經制羨數，可得太半。止乞給降三萬緡，發傍近屯兵二千人。臣身自督役，不再閱月可成。」既得請，果以四十有四日

告畢，樓櫓屹立，而民不與知。上聞益知公可用。代歸入對，所陳又合上指，乃有武昌之命。入辭，上慰諭曰：「卿真州之政不苟，鄂上游重地，是以委卿。卿便宜體此意，到郡，有事第奏來御前，當遣金字牌報卿。」公感奮，益盡力。

鄂爲江湖間一都會，總領轉運及都統制，三司鼎立，異時多縱肆，雖幙府僚屬，皆下視郡守。公素剛介難犯，人固已震畏其名。及視事，衣冠視瞻甚偉，號令設施皆當人心，由是莫不敬憚。而軍中猶倔强自如，縱群卒入市，視民及郡兵有長身中度程者，輒驅以往。公捕至郡庭，呼吏作奏，軍吏羅拜，請後不敢。自是訖公去，無敢犯。都統入朝，有營卒夜挾刃貸於富室，脅使不敢言。公廉得之，馳入提舉軍事張平家，平素以兄事公，呼家人置酒，公曰：「我來正欲飲，但當得劫富民者，行軍法，乃快飲尔。」平惶恐，立捕治如公言。

妖人吴興居屬邑，有詔命捕。❶公求得善捕盗者唐青，厚資給之，且授以方略，遣行。而方士皇甫坦挾禁奥勢，爲私請，公弗聽，俄獲興以獻。及公還朝，上首問獲興之狀，公謝曰：「妖人在郡境，不即置法，至煩詔命，臣乃有辠。然唐青實盡力，賞未償勞，敢昧死以爲請。」

蜀士以喪歸，遇名盗破舟殺人，又欲斵其棺，公厚賞捕之，竟伏法。由是江路清夷，有誤觸舟者，柁師大言曰：「今張公在此，汝尚敢爾耶？」歲大疫，公爲之營醫藥，以全否爲醫殿最。餓給之食，死予之轊。民家一牛死，貸錢三万以買犢。治聲聞于

❶「命」，原作「名」，今據四庫本改。

行在。

及使江東，公言部中旱，饒南康尤甚，濟之當如救焚拯溺，今當奏事，往返且兩月，請先馳至部，議所以賑卹者，又條上其事甚悉。上皆從其請。事略定，乃入對，且以聞。上惻然曰：「何以使吾民得食至麥熟耶？」公又具以計畫對，上勞勉遣行。會詔諸路諸郡陳事之不便於民者，公因言：「歲饑民流，去年渡江而北者殆數百萬，至淮南，亦無所得食，死者相枕藉。今僅中熟，而郡縣不度民力，督常賦及私負甚厲。加之造寨屋，教民兵，行和糴，創馬棚，鑄錢幣，未見其利，已不勝其擾。願發德音，一切罷之。」此數事，有主之者，施行方力，而公盡言乃如此。武臣提點刑獄，怙權侵官，公略不爲屈，職業所及，必力爭得直乃已。至甚不可者，又以互察法劾上之。其人懼，乃與池州守相附結，排公。賴上素知公，譖不得行。歲滿，請奉祠而歸。

初，待制治命，以遺恩官諸姪。仲兄祕閣公祁辭不取，以予公之子，初不告也。公聞，亦固辭，而乞官孤姪孝嚴。寓家蕭山，收養孤嫠，與同甘苦，視所居之鄉，如其宗黨。進善人，誨責其有過者，俗爲一變。門當吴越大道，有病于旅，死于行，公以私財療治斂瘞之，無遺力。歲惡，飢民爭歸公，公爲設食，不可數計。然用度初不給足，食或不肉也。間無事，時出門徜徉，扶一童立里巷，老稚遥見，稽首祝之曰：「願吾父壽百千歲，爲窮民歸。」淳熙十六年八月七日晨闢户，有方外士二人來謁。公接之如平時，將食，曰：「吾今日病，不能同汝食。」家人請命醫，公不許，且麾使去。家人行數步，回視之，奄然逝矣。享年八十有七。

娶余氏，進士芾之女，封恭人，贈碩人，先公三年卒。諸孤以公捐館之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奉公之喪，與碩人合葬于慶元府鄞縣桃源鄉西山之原。子六人：孝伯，朝請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講，兼實録院同修撰；孝仲，承議郎，京西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孝叔、孝季，未官而卒；孝穉，從事郎，監嚴州神泉監；孝聞，從事郎，新差管押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鹽場袋鹽。女四人：修職郎高得中、進士王孝友，其壻也。其二早卒。孫六人：守之、宜之、約之、及之、即之、能之。孫女十有五人。

初，公兄弟皆負異材，惟待制稍顯榮，然皆不得盡行其志。祕閣之子中書舍人孝祥，以進士第一起家，出入朝廷二十年，文學議論政事，隱然號中興名臣，亦未四十而卒。公晚遇主，又壽最高，亦竟不用。識者謂天啬其報，將大興張氏後，而公之陰德在人，其後亦當大。今尚書公忠孝文武，方極柄用。公既以通議大夫告第矣，追榮且繼下，然後知識者之言爲驗。某生晚，不及拜待制之門，若祕閣及中書，則辱知厚甚。晚始識公於武昌，公又特期之遠，不惟以祕閣中書故也。時方葺南樓，公朝夕召與燕飲，慨然語曰：「吾南樓，天下壯觀，要得如子者落之。子之來，造物以厚我也。」謝不敢當。今尚書之客，皆一時賢傑，其巨筆鴻藻，皆足以慰公於九泉，而尚書獨以誌墓屬某，豈猶以公遺意耶？用是不敢辭。銘曰：

世患無才，才大輒棄。萬里之塗，方駕而稅。若時張公，表表國器。入掾樞庭，謗讒亟至。兩城一節，所至大治。抱負萬億，出微一二。猶或忌之，竟以

讒躓。言歸江濱，風雨財蔽。聃然耄期，化被閭里。天其知我，報在嗣子。教忠之榮，四品告第。尚有寵褒，震耀一世。爰勒斯銘，式賁幽隧。

王季嘉墓誌銘

予自尚書郎罷歸，屏居鏡湖上，郡牧部使者多不識面，至縣大夫以耕釣所寄，尤避形迹，弗敢與通。惟兩人，曰山陰張君槖、會稽王君時會，相從驩然如故交。張君端亮英達，不幸卒於官。王君尤淵粹有守，官滿造朝，來別予，悵然語之曰：「贈行當以言，願足下自愛，毋以用舍媿初心，敗晚節。」君曰：「是我志也。」及見除書，從天官銓調湖南轉運司主管文字以去。方是時，大臣多知君賢，近臣或奏疏薦君，而揚歷久，且嘗爲邑以最聞，近比當得美官。君一不顧，方上書論進退人才當考實，不宜以近似斥善士。已而迂道來過予，喜津津見眉宇曰：「某於是粗能不負公所期矣。」予作而答曰：「僕不失言，足下不失己，皆可賀也。」及卒，予聞訃嘆驚，爲朝廷惜此一士，亦竊喜君仕雖躓而志達也。會其子前葬來求銘，因敘而銘之。

君字季嘉，慶元府奉化縣人。曾大父起，大父元發，皆布衣。考中立，以君有列於朝，再贈至宣教郎。君自少時事親孝，事兄悌，處鄉里學校，從師擇友甚嚴，言語舉動，忠敬有法，與兄時敘同登乾道五年進士第。仕自台州司户參軍，歷袁州州學教授，監行在左藏西庫，知紹興府會稽縣，❶最後

❶「縣」字，原脱，今據華氏本補。

終於長沙。自迪功郎七遷至朝散郎，賜緋魚袋。

初，魏惠憲王判明州累年，君移書丞相史魏公，言國家早建儲宮，以定天下之本，而魏王偃藩在外，天下皆以爲當然者，父子異宮，天下爲家，東藩之守，猶異宮也。然父子兄弟之情，終若有間。雖曲加恩禮，豈若用故事，使得日奉朝謁，外庭濟濟，示天下以公，内庭熙熙，從家人之樂哉！史公讀之，太息稱善。會魏王薨，言不果行。觀君此書，使得居中任用，其補國家、化天下，必有大過人者矣。有識之士，恨君之不遇也。

會稽歲霖潦，郡方督已蠲之賦甚急，君持不可。守不聽，乃袖告身，易服，立庭中力争。守爲之奪氣，民賴以紓。遂修社倉之政，因立保伍，以察不孝不悌惰遊不逞者，風俗一變。會營奉永阜陵，吏按舊比，抱文檄如山，環案立。君徐視，去十之七，餘不可已者，召民面給錢粟，與爲期會。於是民不知役，而事悉集。君所至設施，多可稱述，論事亦多識大體。予所書，特其章章可備史官之求者。若廉於貨財，簡於自奉，不納妄餽，不受羨俸，此在君爲不足言，故皆略之。

君鋭意經學，有《易》、《詩》、《書》、《論語》訓傳、《鄉飲酒辨疑》，凡數十百卷，文辭簡古。尤喜爲詩，與范文穆公及尤延之、楊廷秀倡酬，諸公皆推之，有《泰菴存稿》三十卷。病已亟，猶强起，拱手端坐，無惰容，顧家人曰：「吾學《易》，晝夜之理甚明。」遂卒，享年六十有四，慶元六年正月丙申也。

娶楊氏，封安人，淑柔孝恭，晚益好静，安於死生，有學士大夫所難者，先君一歲

卒。男女各五。男：宗廣，以君遺恩入官；宗大，太學生；宗朴，早卒；宗野、宗愚。女：長嫁進士楊琪、迪功郎沈黯、進士杜思問、進士孫之穎，幼尚處。孫男五人：與點、與回、與賜、與文、與求。孫女七人，皆尚處。諸孤將以十二月甲午，奉君及安人之柩合葬于某地之原。銘曰：

君才儁偉天所授，早篤于學晚益富。年過六十是亦壽，道悠運促志弗究。子孫森然敏而秀，如芝在庭驥在廄。築丘植檟日高茂，盛德表表宜有後。

石君墓誌銘

會稽之姓石爲大，君諱允德，字迪之，會稽剡人。梁開平中，分剡爲新昌，君之籍在焉，爲新昌人。五世祖開府儀同三司待旦，以學行爲范文正公所禮。子孫又多賢，爲聞人，而石氏益爲名家。君曾祖景恭，祖端怡，父圖南，獨皆不列仕籍，然邑人皆推以爲賢長者。至君，繼以好學謹行，事後母至孝，舉鄉進士，亦每在選中，然卒不遇以死。

吾嘗觀一邦一邑之士，其犯法觸禁，流離困踣者，非必皆其身不善也。問其先，往往喪節而貴者也，否則不義而富者也，否則養交黨，事頰舌，飾詐售僞，以取名譽者也。其仕而達，處而給足，且有才子令孫者，非必皆其身之賢也。問其先，往往正直而不遇者也，否則廉讓而貧者也，否則篤學守道而不爲人知者也。若君之家世，庶幾於正直廉讓篤學守道者歟？君又能繼之，而滋不遇。

初，君先世寡兄弟，至君亦孑立。而君

乃生四子，皆不墜《詩》、《書》之業，天之報將有在矣。君薄於自奉，厚於賓友，所居財蔽風雨，而作東園，有大堂方池，爲宴客之地。客至，把酒賦詩，弈棋投壺，或終日迺休。平居尤樂施惠，嘗葬不舉之喪，遺失時之女。晚與族人吏部公晝問議同作義莊，以給族之貧者。會吏部下世，君乃與其子提刑宗昭將終爲之，而君又歿，提刑亦歿，善之鮮克舉如此。於虖悲夫！

君歿以慶元六年四月癸丑，享年四十九。娶許氏，朝散郎知辰州從龍之女。子孝本、孝施、孝聞、孝積，皆進士。女：孟嫁太平州司户參軍趙時儒，仲、季未行。諸子將以嘉泰元年十二月甲申葬君於仙桂鄉大姥山之原，實祔大墓，來請銘。銘曰：

維石畜德世克嗣，至君宜顯迺復躓。
報不在身在後裔，天之昭昭其可恃。

夫人陸氏墓誌銘

夫人陸氏，吴興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薦紳士大夫。父某，有學行，爲進士。母劉氏，同郡户部侍郎劉公岑之女。劉公蓋與進士君遊甚久。夫人幼有美質懿行，既笄，嫁金谿人故通直郎黄君齊。黄君仕至靖州軍事判官以歿。夫人持家教子有法度，廟享賓燕合禮，嫁娶不苟，里中多稱之。遇疾雖篤不亂，起坐盥櫛，正衣冠，乃歿。其歿以慶元六年十一月己未，享年六十七，上距黄君捐館舍三十六年。初葬以嘉泰二年十月壬午，實祔黄君之墓。

夫人三男子：曰甲，曰庚，曰丙。一女，嫁陸綨。四孫：自勉、自得、自立、自防。一孫女。予與夫人皆吴人，夫人之先

徙吴興，而予家徙山陰，其實一族也，而綨又予從子，故其孤以朝奉郎通判江州黄君榮之狀來請銘。銘曰：

生苕溪，嫁汝水。夫善士，又有子。家方興，孫嶷嶷。葬得銘，永弗毁。

程君墓誌銘

君諱宏濟，字志仁，兵部尚書諱瑀之子。尚書鄉里世次，家有譜，墓有碑，國史有傳。君生於宣和六年，客有得古劍於武夷山中，以獻尚書。已而君生，遂以劍命之。幼讀書，記誦博敏，號奇童。十二能爲詩，有老成氣。紹興初，尚書以給事中勸講邇英殿，敷繹古義，開廣上聽，以濟中興之業者甚衆。君概聞其説，輒嘆息不已。一夕，夢道君皇帝大駕南還，且以告尚書。尚書悲慨，爲賦詩。他日，以示中書舍人傅公崧卿。傅公抱負大節，常思捐肝腦，死國家，與尚書尤厚，讀詩感歎曰：「忠義出天資，非勉彊可至。吾輩老矣，使後生皆如此兒，寤寐不忘國事，尚何慮讎耻之不雪哉？」

十年，以宗祀恩授右承務郎，久之不調官。或勸之仕，皆不從。秦丞相檜亦嘗以問尚書，君尤不謂可。凡再爲監南嶽廟，法不許復請，乃命以江南西路安撫司屬官。尚書壽終，君哀慕過人。除喪，監通州金沙鹽場。秦丞相用事久，數起羅織獄，士大夫株連被禍者，袂相屬也。廉得尚書所著《論語説》，摘近似語，以爲訕，禍且叵測。母夫人憂懼，不知所爲。君侍左右，無俄頃捨去，且慰解，言先人逮事三朝，上所眷禮，必且蒙矜宥，願毋戚戚。母夫人賴以少安。

君雖竟坐罷官，然母子居家如平日。同時得罪，莫得與比。蓋高宗皇帝終保全之，如君所料。

久之，起家爲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時李莊簡公光自海南歸，舟下瀟湘而病，君曰：「吾先友也，且兒時蒙公知，得一見，死不恨。」亟謁告往迓，兼程抵江州，則李公至蘄州薨矣，君弔祭盡哀。歷江南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遭内艱，除喪，監建康府榷貨務。乾道元年六月丙戌，以疾卒，年財四十有二，官止通直郎。明年五月庚申，葬于蕃陽縣鑒山之原。

夫人臨川黄氏，吏部郎季岑之女。六男子：有功，宣教郎，故通判秀州；有孚，朝散郎，户部犒賞酒庫所主管文字；有元，進士；有徽，太學内舍生，充國子監小學教諭，當赴殿試正奏名；有初、有大，皆進士。二女子：長適進士鮑庭揆，次適黄州黄岡縣尉臧誨。一孫，莅。始予自蜀召歸，出爲江南西路常平使者，進士程君有章，字文若，以五字詩爲贄，卓然有元和遺風，予刮目視之。自是二十餘年間，數相見。及見於臨安，程君已入太學，更名有徽，字晦之，才名動一時，即君第四子也。來屬予銘君墓，不獲以衰病辭。銘曰：

古士奚學，惟忠暨孝。君雖不試，志弼名教。中蹈嶮艱，凜不回撓。咨爾後人，是則是傚。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七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八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朝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公諱琯，字子律，寧州真寧縣人。其先爲邠寧望族，世以學行著，或居邠，或居寧。居邠之後，故吏部侍郎兼侍讀舜民，爲元祐名臣。居寧者，則公之大父太中大夫也，諱居，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言。太中時爲黔州彭水令，上疏切直，出數百人上。而數百人者得其副，亦歎以爲不可及。會蔡京入相，取奏疏次第之，置姦黨上等，特降官銜替，永不許改官。數年，遂卒於沉廢。後以子仕登朝，累贈至今官，實生朝請大夫通判永州事諱適，則公之考也，亦累贈至中奉大夫。中奉遭亂南渡，從大將岳少保飛，爲之屬，身先將士，屢與金虜鏖戰，走其名王大酋，策功進官。方慨然以功名自許，會朝廷與虜和，中奉去幕府，調知岳州巴陵縣，有異政。久之，佐永州以歿。識者謂用不究其才，後當有興者。

公始以郊祀恩入官，調贛州會昌縣主簿。未幾，以材選攝事興國丞、信豐令，皆閱歲。會昌與梅州比境，梅移文捕逃卒，卒已亡去，巡檢司乃發卒圍其所親李杞舍。杞雄其鄉，以爲耻詬，聚謀亂。令託辭委縣

去，以印屬公。公不爲動，械巡檢卒繫獄，親爲檄諭杞以禍福。杞皇恐聽命，縣賴以無事。興國有婚訟，久不決，公察其婦人不類良家，一問引服。信豐俗悍，輸賦卒不以時，吏亦以此擾之，至相率抱嶮自固。吏計窮，即以民拒官爲言。公曰：「豈有是哉！」馳至近村，憩僧廬中，以善言招其鄉之爲士者及父老，與之酒食，從容曰：「税賦豈可終負？然已失時，姑使吾得十二藉手若何？」皆踊躍而去。更相告，即日皆集如約。公去而之他鄉，悉如之，旬日歸報。太守洪公邁異其能，方薦于朝，而忌者間之於部使者，遂止。

調潭州右司理參軍。有老卒夫婦居牙城中，白晝爲何人所屠，而掠其貲。卒有義子，兵官疑之，執送州，且以同處之卒及牧羊兒爲證。既繫獄，公親詰之，皆詞服。公察其寃，他日，❶取牧羊兒寘壁間，引義子者與他重囚雜立庭中，出兒問孰爲殺老卒者，懵無以對。乃入白州，請揭厚賞，募告真盜，不閲日獲之，則卒王青也。捕至具伏，且得其貲於市庫，無遺。即日釋義子去。湘鄉縣械鋪卒張德上州，以爲手刃其叔祖，公引至前，語之曰：「茲罪十惡，赦宥所不及。汝兄與叔祖同居，汝暫自外來，有何憾而戕之？」德泣曰：「囚來省叔祖，不得見，兄以疾告，就視則死，而非疾也。方愕眙，兄與里正及鄰人共謀執誣之，且以言脅誘，謂決不死，今乃知死矣。」因稱寃不已。公亟呼其兄與對，兄情得語塞，遂伏辜。他死囚類此得不死者，十有七人，終不言賞。

府帥林公栗以直得名，臨事剛果，小人

❶「他」，原作「屈」，今據華氏本改。

揣知之，有榜於州治門，言提轄官者爲帥謀，將稱兵。林公怒，闔門徧呼吏卒，驗其書，一兵典者，與榜出一手，親詰不服，乃以付僉廳，苛慘雖至，終不服。乃屬公即僉廳鞫問，公寬之，而諭使以情言，且許以不死。始具言提轄官横甚，爲所患苦之狀，度不可訴，故出下策，爲此榜，以爲不及帥，則無以激其怒，不知乃陷重辟。公問於六局兵，人人言同。公乃白帥，且求寬其罪。林公大怒嘻笑，必誅之。公一日凡十餘進，力争曰：「帥所以屬某者，欲得其情也。今得其情而失信，則有司自是不復可鞫獄矣。」争至暮，林公亦悟，黥隸嶺外而已。

民有訴一寃死而十年不見理者，訴於提點刑獄馬公大同。馬公以屬公，公閲其獄，皆謂震死，公獨得其死狀，實以鬬毆，非震也。公曰：「罪固有所歸，然歲月久，屢更赦令，當從末减。」馬公强果自信，下吏莫敢與争，公獨不爲屈。又有訟者，馬公直判委公勘某罪，公力陳其不可。馬公皆霽威嚴，如公請。識者兩善之。公每白事，姓名歲月，及事之名數曲折，皆成誦在口，無一遺者。馬公始亦疑，因强記一條驗之牘皆合，乃大歎服，自謂不逮。

又調常德府武陵縣丞，政事益明習，攝縣及府從事者，凡再閲歲。紹熙中，武陵大水，犯縣城，不没者三版，門不得闔，水且入城。公時方攝縣，亟命實土於布囊以窒門。俄而水定，乃設方略，募舟救民，且親載粟，户給之，泥行露宿無所憚。蠲閣賦輸，一切必以實，吏不得一摇手，民忘其灾。縣三里港灌溉甚廣，久弗治，數遇枯旱，公爲築之，不愆期訖事。因治他陂塘，無遺利，迨今賴焉。以薦者及格，改宣教郎，知隆興府奉新

縣。縣有營田，征賦比他爲最薄，民競耕之。久而營田罷，以鬻於民，履畝取税，比舊已增，俄而復命折粟帛以緡錢，其低卬或至十百，民皆破家不能輸。令屢以病告，不見聽。公力請，又不聽，則欲棄官去。會帥張公杓來，是公言，始奏蠲之。户千有九十，皆若更生，楊公萬里記其事。他興除利害，勸農桑，築陂防，興學校，不可勝載。所部及府，俱以其事論薦于朝。而王公大人亦自知公，乃命主管官告院，進將作監主簿，太府寺丞。

方公在朝，子右史舍人翱翔三館，俄擢從班，父子相望於班列中。客至門見公，便坐從容，聞國朝故事，前輩履行，後生所未聞者，人人饜足。退而見舍人，碩大雋傑之資，同時進用，爲國光華，史册所載，殆無以進焉。而公了不以自滿，方勤其官，如仕州縣時。文思院火，告身綾無在者，士大夫不以時得告身。公時在告院，建言援故例，便宜以雜華綾紓目前，從之。藥局舊隸太府，積姦弊至衆，公日夜窮極弊原，髮櫛而縷析之，都人無貴賤，皆得善藥。方擢寘要官，而近比厄於未爲郡，公亦小疾，思彷徉外藩，力請去。乃知嘉興府。

中貴人藍氏，殖産於崇德縣，名田過制而役不及，有鍾淳者糾之。藍迫期去産以規免，官吏欲許之。公判曰：「兩家物力，相去遠甚，而藍又白脚，必如法乃可。」一郡稱快。故人子乘舟方醉，縱從者與將官朱楞年忿爭，交訴于府。公察故人子不直，治其從者不少貸。民張瑨得臨安營妓，與之歸，遂欲棄妻出子。其兄止之，復悖兄。兄以告官，公爲逐妓歸臨安，且以大義開諭之，於是瑨爲兄弟夫婦父子如初。其爲政

有古循吏風，類如此。且摘發隱伏，照了如神。良民雖相與化服，而姦豪之譏作矣。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公怡然命駕去。郡人錢公孜，鄉之老成人，嘗以書抵其舅婁公機曰：「張公廉直有守，近時鮮及，今乃遽去。此無他，吾鄉士民福薄耳。」

歸過國門，右史方請外，乃檥舟北關，需同載而歸。會右史被命使金國，右史將懇奏辭行，公不許，曰：「使事不可辭。我留此待汝自薊門回，乃偕去，未晚也。」遂寓錢塘門外張氏園。甫再旬，右史既渡淮而北，公女孫醜老生十歲，暴得疾。醜老慧而孝，公甚愛之，朝暮親撫視，因亦感疾。比其夭，家人不敢告，而公揣知之，曰：「吾與此孫偕逝矣。」遂卒，享年六十有四。上始聞公疾革，以子方遠使，加直祕閣，蓋異恩也。公自宣教郎七遷至朝奉大夫，賜緋魚袋。

娶韓氏，魏忠獻王元孫通直懿胄之女，封恭人。三子：嗣真，從事郎，新新州新興縣尉，先公七年卒；嗣祖，苦學得心疾，未能仕；其季則朝散大夫侍立修注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國史院編修官，資善堂小學教授嗣古也。一女，適宣教郎新知太平州蕪湖縣趙汝鍔。三孫：烜、煜舉進士，幼未名。

公資磊落恢疏，與人交洞然無城府，而默察其賢否邪正，無能遯者。善則稱之不遺餘力，不善則苦言規之，雖愠不恤也。初，中奉公遭亂去秦，生公於襄陽，遂卜居宜春。公仕宦五十年，先疇之外，不增一壟。比右史奉公喪歸，至無屋可廬，其清約如此。右史卜以開禧元年八月丙申，葬公于袁州宜春縣歸化鄉宜化里大富嶺趙家衝

之原。以王君克勤之狀，來屬某爲銘。某與舍人同爲史官，因得從公遊，義不可以耄疾辭。銘曰：

彭原之張，與邠相望。邠遷杜城，元祐之英。彭原緜緜，獨處不遷。至太中公，得謚以忠。中奉履艱，有功兵間。傳家禾興，益以才稱。剛不容世，方用而躓。是生記注，麟儀鳳翥。父子在廷，國有典刑。子聘于幽，公逝不留。上聞歎息，加錫祕職。生誰不終，賁耀無窮。刻銘隧道，百世是告。

山堂陸先生墓誌銘

陸氏之遺譜曰：漢太中大夫賈，生仕，爲豫章都尉，葬於吴胥屏亭，始爲吴人。至晉侍中贈太尉玩，生始，始生萬載，萬載生子真，子真生惠徹，惠徹生閑，閑生兒，兒生丘公，丘公生探，探生山仁，山仁生玄之，玄之生元生，元生生景融。景融後四世，曰文公希聲，仕唐，爲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公生崇，崇生德遷，猶居吴。遭唐季之亂，始徙家撫州之金谿。德遷生有程，有程生演，演生處士諱戩，配曰周氏。處士生贈宣教郎諱賀，配曰孺人饒氏。宣教生從政郎諱九思，配曰孺人賜冠帔彭氏。

從政生山堂先生諱焕之，字伯章，一字伯政，生而穎異端重，五歲入家塾，坐立語默，悉有常度。讀書自能質問，出長者意表。與季父象山先生九淵，生同年，學同時，先生不敢以年均狎季父，象山則朋友視之，磨礲浸灌甚至。十三學爲進士，即有聲。十六諸父開以《大學》，先生一聞，輒窮深造微，極其指趣。而文章機杼，自成一

家，宿士見之，多自貶以爲不可及。屢貢禮部皆不合，學益成，文章益奇，閔世學多淪於異端，尤務自拔出，以張吾道。意所不可，雖名儒顯人爲時所宗者，必力斥之，恨力之不足也。諸父雖繼以進士起家，亦不用於時。象山晚爲朝士，陸陸百寮底，旋復斥死。先生滋信其道之窮，蓋將退耕於野，著書傳世，而未及也。以嘉泰三年十月戊子卒，年六十有四。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乙酉葬先生于某鄉之福林。

娶陳氏，鄱陽人，有賢行，先十八年卒。子男三：洽、濬、浹。洽篤於養，先生出遊，賴以經理家事，無後憂。濬遊太學，有雋才，而器度淵粹可喜。浹方就學。女五：項點、朱日邁、鄧文子，其壻也，皆良士。餘二尚處。

先生葬日迫，幽隧之銘未刻。既葬二年，濬以先生之友晁君百談之狀來請銘。某以既嘗序先生文章所謂《山堂集》者，而先生多朋游，不應併以銘見屬，因辭焉。連三年，請益勤，乃敘而銘之。銘曰：

陸姓入漢，祖好畤兮。迨及豫章，始南徙兮。吴晉至唐，世見史兮。斷自文公，三百祀兮。傳世八九，皆可紀兮。雖不公卿，世爲士兮。後乃浸大，名實偉兮。培養既久，產杞梓兮。維時伯章，繼以起兮。白首篤學，未見止兮。攘斥異端，正而不詭兮。天不少留，使耄齒兮。伯章之志，在其子兮。我銘于隧，亦以誄兮。

監丞周公墓誌銘

公諱必正，字子中。曾祖諱衎，朝奉

郎。祖諱詵，左朝散大夫。皆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俱贈秦國夫人。考諱利見，左朝請郎，贈金紫光禄大夫。妣尚氏，贈鄞郡夫人。世居鄭州管城縣。祖秦公通判吉州，遇亂，不能北歸，因家焉。光禄與弟秦公諱利建，皆世以進士擢第。公與從父弟丞相益公諱必大，成童俱入家塾，學行修立，俱以世科自期。已而益公策名，又舉博學宏詞，如其志。公乃不偶，始以祖遺澤，補將仕郎，易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亦嘗貢至禮部，久之，調袁州司户參軍。

適歲旱盗起，分宜尉巡檢捕之，皆不能獲。安撫龔公茂良聞公至，召問計，公曰：「此皆飢民，群聚貸粟以自活耳。桀黠爲之倡者，財一二輩，可以計取，餘必自散。」龔公乃檄公往捕，至則諭以禍福，解散其黨，而陰募鄉豪，授之策，俾擒致盗首。於是盗盡得，坐誅者二人而已。龔公復委公以荒政，當是時，自郡至屬邑，流民坌集。公日夜行視，凡累月，全活鉅萬。諸司共薦于朝，孝宗皇帝召對便殿，論奏合上指，諭以將褒用，遂改宣教郎，知建昌軍南豐縣。

南豐，劇邑也，公遇事明敏，常若有餘。民栢氏夜被盗，併殺守藏奴。賊逸去，公物色求之，果獲。面詰猶不承，搜其家，得白金器一篋。既至，倒奩出之，因聞其聲，即引服。净梵寺有盗，夜斬關入，既獲，公察其非盗，挺出之，立賞捕真盗。僧恨甚，以公爲故出，訴之郡，郡方以他事怒公，即逮所縱囚，繫鞫甚峻，囚不能自伸，并邑吏皆重坐。未幾，獲真盗送郡，拒不肯治。公乃以白諸司，雖治，猶久不決。御史聞之，奏徙大理，乃得實，如公所言。邑賦色目極

繁，以入償出，不足者猶四萬緡，率苛征預借，苟逭吏責。公至，一切罷之，且以其實言於轉運司，得稍朘，邑賴以蘇。鄉校久不治，公凡可以補弊起仆者，一切爲之。甫滿秩，詔赴都堂審察，除主管官告院，進軍器監丞。

會益公參政事，公請外，知舒州。陛辭，所陳又合指，命公卹民隱，修武備，闢田萊，并究鼓鑄利害。先是，同安、宿松兩監，歲鑄鐵錢三十萬緡，言者以爲擾。既損其半，而監亦遽廢。亟復，會歲荐饑，又命罷鑄，故臨遣及之。公至郡，乃知地産鐵炭，民以不售爲患。而兵工失業，亦或轉而爲盜。故當饑歲，尤宜鼓鑄以聚民。條上便宜，詔命復鑄，且省宿松監入同安。公奉行尤有術，公私皆便。又奏：「自昔鼓鑄，未始殽以鉛，止因議者謂入鉛之錢不可爲兵，始殽鉛以鑄。臣嘗親視之，鉛之精者爲飛煙，其滓惡下墜鑪底，與鐵初不相爲用。亦嘗以入鉛、不入鉛錢，較其堅脆，及冶爲兵，初無異。徒使處、信兩州歲歲輓運。」謂宜廢夾鉛之制。又奏：「郡歲輸上供緡錢五萬八千，舊皆倚辦於常賦，不足，則取征榷之贏以補之。乾道間，守臣偶以羡餘爲民代輸租税一年，而來者因踵爲例。會征榷之贏不能當其半，餘三萬，趣辦於坊渡二十九所。今諸場舊餘鐵炭及民所貸錢，凡一萬五千緡，若取以爲鑄本，可歲得三萬緡，代舒民上供。悉罷坊渡之征，百世利也。」事俱施行。大修學宮，如在南豐時。又立文翁廟於學，立周將軍廟於城南，皆舒人也。

復故隄城北，以禦灊溪漲溢。民田數千畝，復爲膏腴，因作四橋於北西東門之

外。其一，公自捐奉爲之，州民號周公橋。郡東南有烏石陂，分其流，旁則爲石塘陂。烏石之民，欲專其利，乃壅水使不得行。石塘之田，歲以旱告。公命懷寧令丞視之，得實，圖上于州，公按圖自以意定水門高下，甫去壅水未尺餘，得古舊迹，與所高下不少差。陂利始均，石塘民喜至感泣，乃歌曰：「烏石陂，石塘陂，流水濺濺有盡時，思公無盡時。」

徙知贛州。過闕，上諭曰：「聞贛兵悍驕，死徙之餘，今亦無幾，可勿復補。儻尚循故習，卿當便宜行事。朕將以他郡兵更戍。」公對：「守臣古號郡將，今結銜云知軍州事，苟有過，臣自當臨幾應變，不敢勞聖慮。」上喜。明日，語宰相曰：「周必正有器識似其弟。」謂益公也。至郡，江西副總管錢卓，本起行伍，暴人也。入境，下令諸校將，以翼日部肄其子弟，選補軍額，初不以告郡。會卓請見，公詰其率意，力止之，且微諭以上指。錢驚謝，然意不悦，乃漏公言於諸校將，激使詣郡訴。公徐曉之，如所以告卓，辭指明辯，卒皆帖服，無敢讙者。

章、貢二水，來自郡南，夾城東西流，皆有浮梁以濟，而城南獨以舟渡。溪惡，或至覆溺。公始作南橋，又治道路，以石易甓，最數百丈。興國縣之安陂，溉田六十頃，水勢自上奔突，故難築而易壞，壞且五十年。公命復之，費不及民。擢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入奏，還道玉山縣。縣有徐田陂，其渠瀕江，數決。將徙渠，則地主不可，將徙陂而下，則柘陂居下流，懼爲己害，復不可。交訟于公，公諭徐田民買地鑿渠，倍讎其直。柘陂民遂幡然無靳色，不三日，渠成，溉田三百餘頃，民大感悦。江自陂而

下，避礙析爲兩支，其一掠縣壖而去。歲久岸潰，民居其濱者聞公修渠以利民，乃遮道自言。公爲相水之衝，爲石隄，民欣賴之，相與繪公像，祠於玉虹橋側，歲時奉牲酒，抵今不懈。舊法：沒官之産以畀民耕，而歸其租於常平。及是，議臣請鬻田，以價充糴本。公言：「如此，則常平儲愈匱，請除新令。」光宗皇帝從之，因并行於諸路。

池州舊試貢士，率寓景德寺，隘不能容，士病之。會闕守，公兼領郡事，始作貢院，植八桂于門，名其門曰「擢桂」。是歲，貢士五人而三奏名，士以爲公之賜。言者訹於間言，誣玉山之役以爲擾。罷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上章納禄，不許。再命武夷祠，而公歸志已決，告老益力，乃許致仕。公自江東還，闔門屏外事，讀書賦詩者累年。益公少公一歲，亦謝事歸第，相與置酒高會無少間，時人比漢二疏。益公薨，公哭之慟，不復有世間意。開禧元年十一月旦，感疾不起，享年八十一。

娶向氏，文簡公五世孫，封恭人，前公一年卒。男二人：綎，蚤夭；綱，今爲修職郎，前潭州醴陵主簿。一女，適進士胡榆。孫男二人：頌、穎，皆將仕郎。孫女一人，尚幼。恭人之殁也，葬廬陵縣膏澤鄉金鳳山，祔大墓之東。至是，乃以十二月庚申，奉公柩合葬焉。維公仕自迪功郎，積遷至奉直大夫，爵管城縣開國男，服三品。

公孝友最篤，歸自龍舒，築第於永和鎮，聚族共爨。弟姪蚤世，育其孤如己子。伯氏宜春守出妾之子世修，流落贛境，公訪得之，爲治産築室於永豐，蓋伯氏志也。其處閨門率如此。鄭人有寓旁近者，皆歲饋之。剛介有守，不以進退累心。方家居時，

前後當國數公，多與公有雅故，數問公安否，公應之泊然。益公屢推恩數以貤公，亦辭不受。善屬文，尤長於詩。孝宗皇帝嘗訪當代詩人於胡忠簡公銓，忠簡首稱公。敷文閣直學士程公大昌，亦稱公文學操行之美。晚取莊周息黥補劓之説，名其堂曰「乘成」，因以自號。有文集三十卷。書有古法，四方豐碑巨扁，多出公筆。既葬，綱以朝奉大夫新知真州郭君賛之狀來求銘。某與益公定交五十年，且嘗遇公於臨川，適重九日，同集擬峴臺，風度話言，尚可想也。而女孫又歸公之從子紀。情好厚矣，銘其敢辭。銘曰：

仕不爲不逢，人不以爲通。年不爲不究，人不以爲壽。有愛在民，百世不泯。有業其丘，利爾後之人。

夫人樊氏墓誌銘

廬陵隱君子宣溪王英臣之夫人樊氏，同郡永新人。曾大父佐，大父仲文，學行皆見推於其里中。父才，字子明，尤以賢著聞，敬其里之長老，而教其子弟，環數縣從之決曲直。雖所不與，亦皆厭服，往往内省而徙義爲善士矣。二男五女，獨奇夫人，以爲吾門亦將賴焉。及少長，女工婦儀，未習而能，事親左右無違。及笄，歸英臣君。舅南鵬，交友傾一世，食客塞門。君姑不幸早没，二長子亦不得年，冢婦嫠居，悲傷齋居，不能與賓祭事。亞婦又父母奪志。獨夫人佐英臣，仰事俯育，凡祭祀燕享將迎慶吊婚姻之事，一皆身任之。

英臣隱操達識，見於楊公廷秀誌銘，先

夫人十五年捐館舍。夫人不以家事累諸子，使皆得用其力於學，暇則勉以道義名節，不獨責其仕進起家也。及琳以進士策名，又嘗有列於朝，出爲大縣，文章得盛名，然後薦紳間愈知英臣及夫人之賢。夫人母壽百歲，夫人無一日不遣人問起居，珍膳良劑，必出其手，終身不少怠。又請於朝，得封，卒如子明之言。夫人以宣和五年五月某日生，以開禧二年十一月甲辰卒，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明年三月甲申，葬于廬陵縣膏澤鄉山寺岡之原。

子男四人：長即琳也，宣教郎，新知潭州衡山縣；次揚某、揚烈、揚暉，皆進士。女二人：迪功郎辰州叙浦縣主簿張履、免解進士曾需。二女及履皆已卒。孫男八人：霽之、彬之、勝之、濛之、得之、沖之、隆之、豐之，嘗試吏部。孫女九人：壻則迪功郎新道州江華縣主簿張淵、進士左利見、戴元崇、曾克寬、易應龍、彭舜牧、劉侃、劉治元、曾克愿。利見、克寬亦皆嘗貢禮部。曾孫、女各七人，尚幼。琳，予友也，遣一介行千七百里，持書抵予於山陰澤中，以臨安府府學教授危君稹之狀來求銘。予年八十三，不敢以老疾辭。銘曰：

女也而行則士，耄也而志不惰。敏而好修，靜以寡過。持身如畏，趨義則果。我銘之悲，維以代些。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八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九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求志居士彭君墓誌銘

廬陵太和有士曰彭君惟孝，字孝求。曾大父述，大父琮，父汝弼，三世皆篤於爲善。鄉人過其門，乘車者式，放鶩者肅，忿争者解去。蓋古所謂一鄉之善士，殁而可祭於社者。至君不幸，甫冠而孤，服喪致毁。族姻憂其不勝喪，共以大義寬譬之，乃少自抑，而事母盡子道。鄉人皆喜曰：「是稱其家子也。」稍長，力於學，聚書萬餘卷，號「彭氏山房」，延老師宿士主講説，命子姪執弟子禮惟謹。君亦造其席，旦暮不懈，每自勵曰：「學而不施於事，猶不學也。」於是賙鄉閭之急，赴公上之難，必行其志乃已。鄉士當試禮部，而以道遠食貧未能駕者，君不待其求，亟饋之，蓋非一人。其他館寓客，藥疾癘，藏死字孤，多至不可數。造梁以濟涉，甃甓以夷途，周其鄉百里，無不以身任之。退無夸辭矜色，以人不知爲。喜識者謂且享天報，然舉進士，輒阨於命。

乃浮江東遊，遂詣行在所，上書言天下事，自丞相以下，多稱其言議英發，將推挽之，而卒報聞。公即日南歸，自誓老於故鄉，築第閎壯，園林臺沼爲一邦之盛。自號「求志居士」，或曰「玉峰老人」，日置酒觴

客，笑談不倦。間則賦詩，多警邁之思。以開禧三年五月癸未，考終于新第，享年七十有三。明年嘉定改元，正月甲申，葬于石陂梟岡之原。

初，君從艮齋、平園、誠齋三先生遊。君之卜築也，三先生賦詩屬文以表之，一日而傳天下，由是無遠近皆知彭孝求國士也。及君之葬，將求銘，而三先生皆已殁，於是諸孤與君之友曾君之謹謀曰：「然則捨陸渭南將安歸。」乃以曾君之狀來請銘。君之配倪氏，婉嫕有法度，先君九年卒。丈夫子五：一飛前卒；一鳴、一德，太學生；一愚，禮部進士；一遵。皆有學行。女子子二：周瓌、曾煒，其壻也。孫：模、果、粲、棐、宷、棐、梟、桀、棻、概、桀。模、概皆繼君卒。女孫七，已嫁者二，其壻曰吴克勤、李憲周。銘曰：

有蘊不逢，以布衣終，世歎其窮。孝以事親，惠以及人，世與其仁。冠弁峨峨，後從前訶，憂媿則多。櫝書充宇，行必稽古，孰予敢侮。於虖孝求，學講行修，言歸于丘。我作銘詩，百世是貽，匪君之私。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公諱玭，字訓直，泉州同安人。其高大父翰林侍讀學士諱某，曾大父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諱某，兩世皆贈太師，封魏國公。大父諱某，朝請郎，贈金紫光禄大夫。考諱某，中散大夫，贈正議大夫。兩魏公皆厚德重望，仕至公卿，登載國史。至光禄、正議，仕雖不甚通顯，而學術風節，皆挺挺爲時聞人。游公定夫銘光禄墓，而正議之

銘，則韓公无咎作，兩公皆重許可，然於稱述，猶歉然若不能盡者。正議三子，公最長，而正議之配碩人歐陽氏，實兖文忠公之孫。

公生出既異於人，又天資嗜學，恂恂孝悌，才雖高而不以驕人，處群衆中，退然若不能者。及遇事奮發，切中事機，於古有考，於後可傳，而公色辭愈謙下，衆或不知其出於公也。初以叔祖待制致仕恩，補將仕郎，調右迪功郎，嚴州遂安尉。會正議通判平江府。正議嘗爲樞密院計議官，同僚胡公銓上書詆斥時相，胡公既貶竄，正議亦株連去國，不調者久之。及來平江，適王晌爲守，揣時相意，日窺伺正議。正議廉且公，無所肆毒。既去，而正議權府事，適中丞常公同卒於海鹽，公爲文歎之，語頗及時相。晌得之曰：「此奇貨，可以逞。」即爲告密之舉。時相大怒，嗾御史劾奏，且曰：「常同，師德之友壻，且其子玭之婦翁。遣玭致祭，以庫金二千緡賻之。」雖究得誣狀，正議猶徙汀州，公坐停官。

及時相死，正議起於久廢，公亦復官，調台州黄巖縣主簿。台四邑，黄巖爲大，縣地百萬畝，吏與豪民爲市，户籍惟出鄉有秩手，官莫能稽考。公日夜紬繹，吏不得欺，雖數十年蠹弊皆洞見，貧下始得職。徙淮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又以辟書從舅侍郎方公某使金國，裨助既多，又以其暇繫日爲書，凡山川城邑人情風俗，登載詳密，史官蓋有取焉。歸而知衢州常山縣，其治抑豪右，伸貧弱，下令簡而信，用刑明而寬。前日輸公上不以時者，皆期而至。又因定陽一鄉民病於役，與義役厝置，井井有理，至今爲利，它鄉人不病者亦置之，其虚心裕

民如此。歲饑，出倉粟振糶，不待上命，民賴以不死徙。徐遣吏市米於吴，視常平舊藏，悉如其故。政既成，顧縣學久弗不治，乃力葺之。進秀民於學，以禮延鄉老先生爲之表倡，士亦自知勉勵，儒風益盛。至於橋梁道路，廨置委積，産蓐醫藥，莫不爲之經理，而於掩骼殣死，長養孩幼，尤篤。後數十年，士民追論之，猶感涕也。召赴都堂審察，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公事。

事親盡孝，惟恐毫髮不當親意。繼遭家難，執喪，毀瘠注血，食米不鑿，鹽酪蔬果皆不御，終喪期如一日。朋友規以於禮爲過，輒痛哭以對，規者亦爲慘愴。至除喪久之，容貌猶不能復故。通判明州，在官二年，歷兩守，政事獄訟不苟合，亦不爲崖異。然有一孅事，士民輒譁曰：「此出於蘇公也。」城東有造船場，晁公以道坐元符上疏，錮不許親民，來爲船官，所著書及文章最多，邦人至今言晁朝散。公慨然爲築祠立碣，致其師尊之意。陳忠肅公嘗謫于明，而豐清敏公明人也，公又言於郡，立二公祠於學宫，風勵學者。其所建類非庸衆人所及如此。

會歲歉，常平使者朱公元晦檄公，屬以一郡荒政。客米自海道至者多，公請於朱公，請發積錢廣糴，以爲後備。朱公爲聞於朝，如其請。又建築定海縣崇丘河，灌四千頃，公爲之親駕，不避風雨，歷五月而後成。還朝，除知衡州。大臣薦公才可用，乃改常州。常，股肱郡，守符蓋不輕畀。及入對，所陳皆當上意。且行矣，會有間言，乃改知泰州。泰亦名城也，公下車已六十，殊無倦意，祀社稷，陟降盥薦，恪敬不懈。學校釋奠，器服有不如禮令者，一皆正之。盡買國

子監書，以惠諸生。王公明叟墓在郡境，遣郡僚致奠，人士爲之興起。既擢爲尚書吏部郎，分職侍郎西銓，吏畏縮不敢肆。孤遠微眇，悉得自伸，譽望日著。

以紹熙三年五月某甲子，遇疾捐館舍，享年六十有四，寄禄至朝請大夫。八月庚申，葬于會稽陶山西塢，祔正議墓。娶常氏，封宜人，以賢稱於族黨，先公一年卒。丈夫子二人：溱，文林郎，新知衢州常山縣，有志節，執喪如公喪考妣時；濂，將仕郎。女子二人：長嫁承直郎常州晉陵縣丞徐邦傑，次尚處。孫男女二人，男曰隨，與其妹皆尚幼。

公家世顯於累朝，天資穎異，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尤長考訂異同，其於官名、地里、軍制、民賦，雖甚細微，皆能講畫窮盡，無所放軼。屬文有體制，筆法簡遠，其尺牘尤爲時所珍愛，往往藏去。少從張公子韶、徐公端立、汪公聖錫遊，皆期之甚遠。晚學於朱公元晦，盡門人禮，元晦亦稱其善學。初，公從父有著《魏公談訓》者，未及成，或附益之。正議嘗以爲有可更定者而未及書，公卒成之，藏之家塾。又著《魏公年譜》一卷，累歲乃成，識者貴之。公既殁之年，溱乃以吕君祖儉狀來請銘。某曾大父太尉隧銘實出魏公，而正議之銘，則某實書之。又少時獲獨拜正議於牀下，退而與公相從甚久。山陰之居，又俱在城西南，相望煙水間，扁舟往來，交好不薄，故爲之銘。銘曰：

維相魏公，克有全德，菑畬三世，是生訓直。事賢友仁，政則宜民，晚纔爲郎，志不盡信。陶山之腋，松栝孔碩，峩峩高丘，過者必式。

墓表

陸氏大墓表

山陰陸氏大墓，九里袁家嶼，曰二評事諱忻，配李氏祔，是爲某之七世祖。九評事諱郇，配范氏祔，是爲某之六世祖。光祿卿贈太子太保諱昭，配福昌縣君，贈昌國夫人李氏祔，是爲某之五世祖。九評事冢前少右，有小冢，或以爲殤子。昌國冢傍，又有冢差小，或以爲其娣，不可考也。四世祖大傅公，始別葬焦塢，而元配靖安縣君贈崇國夫人吴氏，猶祔大墓。紹聖九年，先大父楚公，懼寢遠失傳，墓上皆立石表。自是距今又九十五年，中更兵亂，惟太保冢可識，餘皆迷不知處，歲時祭於太保冢前而已。淳熙十二年三月，或爲某言，鄉民鉏麥，得石表草間，蓋陸氏祖某。亟往視，則二評事冢也，幸不毁。乃從父老參訂，不三日，盡得之，石表皆在，封識如新，而地多爲人冒没。聞某至，迭相質證，於是侵地皆歸。培冢築垣，闢道蓺木，而陸氏大墓皆復其故。某老矣，群從有曾孫行，其視二評事已十世。世益遠，則大墓守護或益怠，故具書始末于石，以告後之人。淳熙十五年正月日，朝請大夫權知嚴州軍州事某謹書。

詹朝奉墓表

新定遂安縣詹氏，爲郡望族。自光祿公諱良臣，以死勤事，被褒顯，書其事於國史。少保公諱大方，純誠質厚，爲中興賢

輔。熏陶漸漬，子孫皆以學行顯聞，雖未必皆至貴仕，而學行淵粹，論議堅正，師友稱其賢，鄉閭服其化，身歿而不泯。若故朝奉郎諱靖之，字康仲，及其子承奉郎諱長民，字子齊者，是矣。

某謹按家傳，及質之鄉人所傳，朝奉公以少保遇郊祀恩，補承務郎，歷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監潭州南嶽廟，婺州金華、常州宜興縣丞，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通判靖州，卒于官舍，年五十二，葬淳安縣仁壽鄉拜山之陽。

初，將赴金華，而代者以私故，欲遷延，而重於自言，既遣吏來迓，公始聞之，亟出避。吏至，家人告以適他郡，後數月，乃往。郡委以受輸，而公所親有居部内者，貧不能及期，公亟代之輸。民聞之，莫敢後。嵊有筮者徐生，嘗倉卒繫獄，無妻孥，有田數畝，預書券，屬其友讎之。友讎而有其直，徐生出訟于有司，久不決。公詰以數語，得其情。宜興到官，纔再閱月，會兄得疾甚篤，丐歸視疾，郡不許，乃棄官歸。郡督還甚厲，公卒不可，曰：「寧坐法，不忍有負於孝悌也。」人服其決，郡亦卒無以罪。浙東茶鹽司同僚有嫚公者，公置不較。及其人遇疾卒，妻前死，男女皆幼稚，貧甚，斂具歸裝，一切皆出公力。又爲營其葬，及嫁孤女之費，無憾而後已。

公雖閑居無厚積餘藏，然勇於爲義，有婚姻不能舉，及疾病死喪之急，慨然助之，忘其力之不足也。所親鄭椿年官於嚴，公以嫌不數見。一日椿年卒，有子在外，名以似宗，而未及以歸。及卒，有致仕恩，族子自其鄉來，衰絰而入，將冒取官，公力排出之，求得似宗，卒官之。公所爲大率類此，

不可概舉。古所謂可以屬孤託死者，公真其人也。

公娶王氏，封安人，賜冠帔，後公四年卒。子七人：長民，承奉郎，前公三年卒；阜民，文林郎，新寧海軍節度推官；表民，出繼公弟徽之，仕至從事郎常州無錫縣丞，卒；定民，少有疾，亦已卒；乂民，從事郎，前楚州司户參軍；養民、仁民，未仕。女子二人：朝請郎前通判湖州曾槃、朝散大夫直華文閣前淮南轉運副使石宗昭，其婿也。孫七人：强學、好學、好問、好禮、好謙、好脩、好信。

承奉君以少保遺表恩，補承務郎，遷承奉郎，歷監紹興府都税院，鎮江府排岸兼拆船公事，卒于家，享年二十七，葬祔世墓之次。君所至勤其官，在紹興時，府遣官檢察，所遺者無以爲功，則肆爲侵刻，行道爲之咨嗟。君與争，不聽，即自劾去。故時鎮江排岸官兼掌總領所逋欠綱運官吏，君至，閲視，凡八九十輩，皆飢寒疾病，或父死而督其子，君慨然爲之言，皆得挺繫以去。未幾屬疾，謁告歸省，郡持不可。比得請，則疾已篤矣。朝奉公見其癯瘠，驚問故，以實告，且曰：「懼爲親憂，故不敢左右。」聞者皆感欷。自是疾遂不可爲，而君每見父母，輒以有瘳告。痛楚則忍不發聲，懼親之聞也。君從吾友吕祖謙伯恭學。伯恭門人數百，君以孝謹好學，屢見稱歎。比卒，伯恭哀之，見於歡辭。雖位下而年不遐，亦可不泯矣。娶馮氏，子一人，强學。

初，朝奉公之子阜民，以父兄遺事屬予爲墓表，且曰：「願共爲一碑，而疑古未有比。」予謂石元懿公熙載，及其子文定公中立，實同一碑，故相蘇魏公所爲也，是爲比，

後世尚有考焉。慶元某年某月某日，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撰。

孫君墓表

會稽餘姚縣有士曰孫君，名椿年，字永叔，其先山陰人。當仁宗皇帝時，有諱沔者，仕至樞密副使，有忠直名，謚威敏。威敏之弟曰洞，洞生儼，始東徙餘姚。儼生璣，璣生繹，繹生逑，君之考也。以君貢南省，遇慶壽，恩補修職郎。實始聚書館士人，以善其子弟。子弟多自奮于學，而君尤知名，間遊四方，從老師宿儒受學，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漢書》、司馬氏《通鑑》，平居至忘寢食，遇其得意，時時著説，以發明三家奥指，多世儒所不及。又從長老及有識者，講國家兵興以來理亂得失之故，某事可法，某事可戒，至於淮江以北，極于司、并、幽、薊，山川險要，及前代用師餽糧道路所出，言之莫不詳盡，聽者忘倦。使君得至人主前，口論手畫，極利害是非之實，以感悟上聽，安知不見援用而成功名哉？士固有幸不幸，未易以成敗論也。

晚預特奏名，人皆謂公且遇合，乃復以不合有司意入下第。時有詔例補嶽祠，君辭焉。然君年未六十，識者以爲學識如此，安知終不合，而君不幸死矣。君雖終不合以死，然居家可紀者多，尤篤於孝友。兄早死，諸孤猶襁負，父母哀之。君曰：「某在，兄不亡也。」父母爲損哭泣。君於是奉嫠嫂，撫孤姪，盡敬盡愛。父母既終，視平日加篤。立義居，法度寬裕而密察，可久不廢。兩院子弟分授諸經，擇名師，遣從學，

朋遊亦謹擇，以故皆有學行可稱。姊適里中胡氏，夫婦皆早卒，君撫孤，恩意甚備。不幸其孤又早夭，君益哀憐之，復爲立後。胡氏之祭，繄君力得不絕。晚倣范文正公義莊之制，贍其族，長幼親疏，咸有倫序，歲以爲常。有餘，又以及姻戚故舊，無遺力。紹熙中，歲旱，米價日翔，君悉發廩貸里人。明年，稼登糴賤，來償者止受其米如初貸之數。有鬻屋廬，將散而之四方者，君必貸之以錢如鬻屋之數，曰：「所得幾何，柰何捨鄉里而去？」以此旁近無流徙者。縣並海，隄防數決。在仕者欲泆湖，募人耕其中，積粟爲築隄費。君爭不可，曰：「捍海固利矣，泆湖則無以灌溉，歲且饑，利不補害。請出私金，率鄉里共營之，隄可成。」卒如君言，而湖利亦得不廢。君之所爲，大概類此，觀者可知其磊落不凡矣。

君享年五十有九，以慶元五年二月壬申卒，卜以明年十二月甲申，葬于龍泉鄉澄清之原。娶吳氏。子四人：之宏、之亮、之望、之穎，皆有學行。之宏、之亮嘗同試禮部。女一人，歸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史彌忠，亦知名士。既納銘竁中，又來請文以表墓上。於虖！義修而命窒，施豐而報嗇，維報不忒，亦不在亟。尚其後人，克肖君德。慶元六年十月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表。

何君墓表

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物之不識，一理之不窮，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壯老殊。一卷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有善病，至於一聯一句，而有

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初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煉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氣。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詩者。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嗚呼艱哉！予固不足爲知此道者，亦致其意久矣，顧每不敢易於品藻。蓋彼皆廣求約取，極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覽而盡，其可乎？

何君名逮，字思順，能詩，終身不自足而卒。卒後，予友人曾樂道鞏仲至，始介思順之子羨，以遺稿屬予表墓，且言思順平生欲見予而不果，故有斯請。予年近九十，病卧鏡湖上，凡以文章來者，積架上不能省。一日，取思順詩讀之，不覺起坐太息曰：「今世豈無從事於此者，如思順蓋未易得也。不以字害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於世俗毁譽之外，予之恨不一見其人，甚於其人之願見予也。」思順曾大父諱粹中，大父諱汝能，父諱松，東陽人。以嘉泰三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先卒。以開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于仁壽鄉陂頭山之原。子一人。女長適進士郭概，次尚幼。開禧二年四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表。

孺人王氏墓表

孺人王氏，名中，字正節，濰州北海人。曾大父諱競，朝議大夫，直祕閣。大父諱慎修，迪功郎，贈中奉大夫。父諱嵎，贈承事

郎，字季夷，負天下才名。孺人嫁司馬文正公元孫、龍圖閣待制諱伋之仲子，通直郎新權發遣信州軍州事遵。司馬君亦有文學政事稱其家，登用於朝，孺人實相之。人謂季夷雖坎壈不偶以死，而三子皆知名士，夫人復以賢婦稱，天所以報善人，亦昭昭矣。司馬君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公事，孺人不幸遇疾卒，時嘉泰三年二月初二日也，得年四十有四。司馬君來赴告曰：「亡婦不逮事君姑，其事舅及少姑，皆盡孝。執喪中禮，而哀有餘。至除喪，猶不能自抑。」司馬大族也，孺人承上接下，肅敬慈恕。既歿，哭之皆哀。以開禧二年十二月壬申葬于會稽山陰清巒北塢之原。三子：拓、揀、操。二女尚幼。予與待制及季夷少共學，情好均兄弟。兩公又皆娶予中表孫氏。則表孺人之墓，宜莫如予，乃泣而書之。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書。

令人王氏壙記

於虖！令人王氏之墓。中大夫山陰陸某妻蜀郡王氏，享年七十有一，封令人，以宋慶元丁巳歲五月甲戌卒。七月己酉葬，祔君舅少傅、君姑魯國夫人墓之南岡。有子子虡，烏程丞；子龍，武康尉；子惔、子坦、子布、子聿。孫元禮、元敏、元簡、元用、元雅。曾孫阿喜，幼未名。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九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

山陰陸游務觀

塔銘

祖山主塔銘

嘉州天王禪院景倫師，有二弟子，孟曰紹覺，仲曰紹祖。倫且老，歎曰：「孰能問法南方，以大吾門者乎？」於是覺請行，曰：「不可使師有恨。」祖請留，曰：「老人不可以莫養也。」覺南遊得法，居蘄州五祖山。而祖左右就養，先意承志，終身不去。倫欲新其廬，祖則雨濡日炙，出入閭巷，累年崇成，鬱爲寶坊。倫飲食往來者，祖則高囷大庖，床敷絜温，凡至者如歸焉。皆曰：「倫師可謂有子矣。」

祖既老，亦有二弟子，曰海慧、海澄。慧萬里走閩中，求《大藏經》以歸。祖不及待，而澄實送終。其撰次祖行實以求予銘者，慧弟子法琳也。是倫師不獨有子，子又有孫，何其盛哉！世所謂學士大夫，蹈義秉禮，終其身者，或鮮矣。況至四世，閱百年而不失者乎？予於是有感焉。

祖姓楊氏，字繼遠，世居龍游，歿以乾道四年十月某甲子，年七十五，葬以五年二月某甲子。銘曰：

峨眉之麓，鬱鬱方墳。維爾有承，以弋吾文。

定法師塔銘

淳熙四年，予自梁益還吳，蓋西遊九年矣。耆老凋落，朋舊散徙，無與晤語。而少年學問日新，議論鋒出，亦莫與顧。爲之憹悅不樂。一日，有叩户者，攝衣迎之，則所謂惠定法師也。風骨巉巉，如太華之立雲表，議論衮衮，如黄河之行地中。爲予談諸經，辭指精詣，往輒破的，窮日夜不休。予作而曰：「公生肇一輩人，予懼不足以辱公友也。」會予復出仕，又三年，迺還，屏居鏡湖之西，略無十日不過予，霰雪風雨，往往留不去。予方以譴斥退，亦安於不遇，意者相從湖山間以老，而師不幸死矣。其徒來乞銘。

師字寧道，姓王氏，世爲紹興山陰人。幼歲，從錢清保安院子堯道人得度，出遊四方，從道隆、師會、景崇三師，授《華嚴》義，盡得其説。至超然自得，出入古今，不妄隨，不苟異，三師蓋莫能屈也。衆請住戒珠省院，未幾棄去。時大惠禪師宗杲説法阿育王山，師慨然往造其居，所聞益廣，學者宗之。起住妙相，徙觀音，復還省院，皆蕭然小刹，羹藜飯豆，人不堪其枯槁，然著書不少輟。若《金剛般若經解》、《法界觀圖會》、《三歸一章》、《莊嶽論》，已盛行於世，餘在稿者猶數十百篇。以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焚香説偈示滅，年六十八，僧夏四十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葬于錢清。得法弟子妙定、了洪、了悦，得度弟子了知、了端、了達。

初，師著《金剛解》成，持以示予。語之曰：「昔德山見龍潭，言下悟，盡焚《金剛疏

鈔》，公見大慧而歸，更著此《解》，與德山孰優？」師笑不答，豈魯之善學柳下惠者歟？

銘曰：

木葉旁行，九譯而東，維此雜華，衆經之宗。肇自有唐，世以名家，師如巨舟，極其津涯。著書至死，此亦奚求？承其師傳，以絶爲羞。我徂弔之，遺書滿室，喟然作銘，用媿逢掖。

良禪師塔銘

禪師處良，字遂翁，會稽山陰劉氏子。紹興五年，甫九歲，以童子得度，十三歲遊諸方，僅勝衣笠，路人爲之驚歎。初爲妙喜禪師宗杲侍者，又從卍庵禪師道顔爲書記。遂翁英邁玉立，遊二師間，皆受記莂，餘事能文詞，善筆札，諸方翕稱良書記。然亦以議論皦核，不少假借，不爲諸方所容。妄一比丘，輒得名山壯刹，遂翁獨陸陸衆中。嘗居嘉興法喜院，擧香爲卍庵嗣，蕭然數僧，食財半菽。再歲，退廬會稽海上。今太常尤公延之守臨海，起遂翁領紫囊，復以縣大夫不樂，棄去。久之，領崑山薦嚴資福寺，遂以疾逝，淳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也。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寺，卍庵與遂翁所同建也。逝之日，手書求銘於予。銘曰：

山棲谷汲，利欲靡及。孰擠使躓，道成謗集。廬阜峨峨，浮屠岌岌。吾識其封，身没名立。

高僧猷公塔銘

宋山陰有高僧曰子猷，字脩仲，晚自號笑雲老人。宏材博學，高行達識，卓然出一

世之表，雖華嚴其宗，而南之天台，北之慈恩，少林之心法，南山之律部，莫不窮探歷討，取其妙以佐吾説。雖浮屠其衣，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聞名儒賢士，雖在千里之遠，必往交焉。篤行義，勵風操，嚴取與，一得喪，接物簡而峻，不屈於富貴。有以供施及門者，苟禮不足，雖累百金，輒拒不取。於虖賢哉！

脩仲出陳氏，生七歲，從同郡大善寺晏時爲童子。十有二歲，祝髮受具，習《華嚴》經論於廣福院，擇交得其學。又遊錢塘，見惠因院師會，博盡所疑，二師皆自以爲弗迨。遂還山陰，説法於城東妙相院。僅二十年，學者常百餘人，脩仲厭其近城市，思居山林，乃捨衆遯於梅山。上方學者不肯散去，而院隘不能容，相與言於府，願迎脩仲還妙相。於是法席加盛於昔，所著書大行於世，院亦益葺，號爲壯刹。大慧禪師宗杲過而異之，爲留偈壁間。然脩仲竟棄去，學者猶不捨，又説法者三。最後住姜山，閲三年，喟然歎曰：「老矣，將安歸耶？」亟槖書歸梅市，結菴以老。淳熙十六年八月二十有六日，忽命舟遍別平日所往來者，明日晨起説法，遂坐逝，壽六十有九。又三日，火化，得舍利，五色粲然。弟子即菴之西建塔，奉靈骨及舍利以葬。

脩仲度弟子四人：戒海、戒先、戒明、戒堅。戒先傳家學。而四方之學者得法出世，又十有七人。隱于衆者，蓋以百數。脩仲之道，其傳又可涯哉！戒明來乞銘。銘曰：

予嘗觀古高僧，窮幽闡微，能信踐之，不爲利訹，不爲勢橈，未嘗不與學士大夫同也。考脩仲之爲人，可謂有古高

僧之風矣。吾予之銘，非獨以厚故人，蓋亦天下之公也。

別峰禪師塔銘

南山自長安秦中西南馳，爲嶓爲岷。岷東行，紆餘起伏，歷蠻夷中，跨軼且千里，然後秀偉特起，爲三峰。摩星辰，蓄雲雨，龍蟠鳳翥，是名峨眉山。通義、犍爲二郡，實在其下，人鍾其氣，爲秀民傑士。出而仕者，固多以功業文章擅名古今。至於厭薄紛華，棄捐衣冠，木食澗飲，自放於塵垢聲利之外，而不幸爲人知，不能遂其隱操，亦卒至於光顯榮耀者，如別峰禪師是也。

師名寶印，字坦叔，生爲龍游李氏子，世居峨眉之麓。少而奇警，日誦千言，然不喜在家，迺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自成童時，已博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是復從華嚴起信諸名師，窮源探賾，不高出同學不止，論說雲興泉湧。衆請主講席，謝不可。圜悟克勤禪師有嗣法上首安民，號密印禪師，說法於中峰道場，迺挈一笠往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叱曰：「是誰起滅！」師豁然大悟。自是室中鋒不可觸，密印恨相得之晚。會圜悟自南歸成都昭覺，乃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圜悟舉：「從上諸聖，以何法接人？」師舉起拳，圜悟曰：「此是老僧用者。孰爲從上諸聖用者？」師即揮拳，圜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罷。圜悟歎異之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留昭覺三年，密印猶在中峰，以堂中第一座致師。師辭，密印大怒曰：「我以法得人，人不我傳，尚何以說法爲？」欲棄衆去。衆皇恐，亟趨昭覺，羅拜

懇請，圜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歸之，雖圜悟、密印不能揜也。

久之，南遊，見溈山佛性泰、福嚴月菴果、疏山草堂清，皆目擊而契。或以第一座留之，師潛遁以免。最後至徑山，見大慧杲。大慧問曰：「上座從何處來？」師曰：「西川來。」大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時徑山衆千七百，雖耆宿名衲，以得棲笠地爲幸，顧爲師獨掃一室，堂中皆驚。大慧南遷，師亦西歸。始住臨邛鳳凰山，舉香嗣密印。歷住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巖，復還成都，住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從之遊。築都不會菴，松竹幽邃。暇日，名勝畢集，聞師一言，皆自謂意消。稍或間闊，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道德服人如此。

俄復下硤，抵金陵。應菴華方住蔣山，館師於上方，白留守張公燾，舉以代己。師聞，即日發去。會陳丞相俊卿來爲金陵，以保寧延師，俄徙京口金山，學者傾諸方。金山自兵亂後，雖葺，莫能成，至是始復大興，如承平時而有加焉。異時，居此山鮮踰二年者，師獨安坐十五夏。潭帥張公孝祥，嘗延以大溈山。師與張公雅故，念未有以却，而京口之人，自郡守以降，力爭之，卒返潭使。魏惠憲王牧四明，虛雪竇來請，師度不可辭，迺入東。凡住四年，樂其山林，有終老之意，而名益重。被敕住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

七月，至行在所，至尊壽皇聖帝降中使，召入禁中。以老病足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賜食於觀堂，引對於選德殿，特賜坐，勞問良渥。師因舉古宿云：「透得見聞覺

知，受用見聞覺知，不墮見聞覺知。」上悦曰：「此誰語？」師曰：「祖師皆如此提倡，亦非别人語。」上爲微笑。時秋暑方熾，師再欲起，上再留，使畢其説，迺退。後十餘日，又命開堂於靈隱山，中使齎賜御香，恩禮備至。十年二月，上製《圜覺經注》，遣使馳賜，且命作序。師迺築大閣祕奉，以侈上恩。師老，益厭住持事，門人懼其遠遊不返，相與築菴於山北，俟其歸。今上在東宫，書「别峰」二大字榜之。

十五年冬，奏乞養疾於别峰，得請。明年，上受内禪，取向所賜宸翰，識以御寶，復賜焉。紹熙元年冬十一月，忽往見今住山智策告别。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取幅紙，大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鷄鳴時。」如期而化。奉蜕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顔色精明，鬚髮皆長，頂温如沃湯。是月十四日，葬于别峰之西岡。壽八十有二，臘六十有四。

得法弟子梵牟、宗性、道奇、智周、慧海、宗璨等，得度弟子智穆、慧密等百四十有七人。有慧綽者，山陰陸氏子，當以蔭得官，辭之，從師祝髮，又得記莂，遯迹巖岫，終身不出。師既示寂，上爲敕有司，定謚曰「慈辯」，且名其塔曰「智光」，庵曰「别峰」，極方外之寵。師説法數十年，所至，門人集爲《語録》。晚際遇壽皇，被宸翰，咨詢法要，皆對使者具奏。將化，説偈尤奇偉，已别行於世，此不悉著。三年三月，法孫宗愿走山陰鏡湖，屬某銘師之塔。某與師交最久，嘗相約還蜀，結茅青衣喚魚潭上。今雖老病，義不可辭。銘曰：

圜悟再傳，是爲别峰。坐十道場，心法之宗。淵識雄辯，震驚一世，矯乎人中

龍也。海口電目，旄期稱道，卓乎澗壑松也。叩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金鐘大鏞也。師之出世，如日在空。升於暘谷不爲生，隱於崦嵫，其可以爲終乎？

海净大師塔銘

乾道中，史魏公以故相牧會稽，嚴重簡貴，士大夫非素負才望，莫得登其門。顧每召靈祕院僧智性與語，有大興造，輒以付之。性公時年且七十，亦輒受命不辭。已而事皆井井有條理，邦之人始服魏公之知人，雖方外道人，任之亦能舉其事如此，又歎性公之不負所知也。

及淳熙末，予還朝，典南宫牋奏，兼領祠部。而會稽守言靈祕院本蘧篨衺丈地，智性以孤身力成之，今爲名刹，請以其徒世守之。報可。予雖會稽人，然自魏公去，不復見性公，乃驚歎曰：「是道人尚在耶！」又五年，予卧疾鏡湖上，性公法孫德恭來告曰：「公以紹熙三年六月五日示化，將奉遺骨塔于小夾山。」且來請銘。

性公本會稽山陰蔡氏子，七歲從廣福院崇教大師慧超祝髮，九歲賜紫方袍，號海净大師，坐八十三夏，住靈祕五十一載，年九十。度弟子七人：覃永、宗慶、宗亮、宗振、宗懋、宗寶、宗一。孫四人：德和、德恭、德興、德椿。曾孫二人：行昭、行聞。銘曰：

龜食簭從，宅此山阿，陵谷有遷，吾銘不磨。

松源禪師塔銘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吴氏，故因以自號。自幼時已卓犖不群，處群兒中未嘗嬉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嚮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天明寺首造靈石妙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慧陞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中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應菴，舉菴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菴大喜，以爲法器，説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

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木菴永禪師。一日，辭木菴，欲往黄檗。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蕈。」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菴云：「老兄下語老僧，不過如此，秖是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

逾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菴微笑曰：「黄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菴移住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一日，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

上』。」自是機辯縱橫，鋒不可觸。木庵又遷靈隱，遂命師爲堂中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爲密庵嗣，遷江陰之光孝，無爲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冶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名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

慶元丁巳年，適靈隱虚席，僉曰：「安得岳公來乎？」果被旨以畀師，驩聲如潮。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法席爲一時冠。而師有棲隱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庵，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爲甚麽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傳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峰之原。

塔成之四年，香山遣其侍者道孚以銘屬某。某方謝事居鏡湖上，年過八十，病卧一榻，得書，不覺起立曰：「亡友臨川李德遠浩實聞道於應菴，蓋與密菴同參。李德遠每與某談參問悟入時機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語，峻峭嵓岸，下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動，如漢軍昆陽之戰。追思德遠所言，然後知師真臨濟正宗，應菴、密菴之真子孫也。銘曰：

臨濟一宗，先佛正傳。應菴父子，以一口吞。金圈栗蓬，晚授松源。松源初心，論劫參禪。於一笑中，疾雷破山。坐八道場，衆如濤瀾。金鏃脱手，碎首裂肝。彼昏何知，萬里鐵關。後十大

劫，摧山湮川。法力所持，此塔巋然。

退谷雲禪師塔銘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浄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名義雲，生於福州閩清黄氏，世爲士。禪師幼入家塾，成童入鄉校，穎異有聲，既冠，遊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聞龜峰山堂淳禪師説法，遂自斷出家，從山堂祝髮，偏遊江湖。至吴，見鍈庵一大禪，爲侍者。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撩其口，又問曰：「侍者三應，又作麽生？」師拂袖徑出。鍈庵大喜。時佛照倡道靈隱，師往依之。及佛照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爲堂中第一座。佛照聞其説法，歎曰：「此子提倡，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

遂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光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延師，師聞萬壽頗廢，即欣然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儔，又以長蘆來招。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育王虚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庵，父子日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師即捨衆退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説法浄慈，恩光赫奕，都邑聳動。一日，領衆持鉢畿邑，是夕，寺災無遺宇。比師歸，獨三門巋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爲四衆作福之地哉？」天子聞之，出内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橐輦金，惟恐居後。未期年，廣殿邃廡，崇閎傑閣，蓋愈於前日矣。於是上爲親御翰墨，書「慧日閣」三大字賜之。

開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旦辛

亥，作偈别衆曰：「意烏猝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蹋着？臨行業識茫茫，一任諸方卜度。」遂寂，後九日，弟子處約等奉全身塔于寺之東北隅。世壽五十八，僧夏三十五，住山十九載，度弟子四十有畸。學者集師語爲《七會録》，行于世。

師初欲以復佛殿屬予記之，未及而棄世。於是處約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狀來求予銘。適予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侍僧處訥者，留逾年不肯去，辭指懇款。予爲之歎曰：「師之在育王也，將新僧堂，而陰陽家以爲法所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衆説，力爲之。堂成而魔果作，遂去。陰陽家之説，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流俗，不待師之明，知其妄決矣。雖或適中，終爲不足信也。」

又師在净慈，遭火患，滌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成，師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爲師之才用絶人，見於此者，則亦陋矣。此事若澄觀輩，則可稱大善知識，直遊戲爾。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衆有曰：「鳥道孤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圜悟、妙喜、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所在也。

銘曰：

猗歟雲公，自儒衣奮。爲東庵子，無示無問。上距圜悟，四世而近。龍象蹴踏，獅子奮迅。或造其室，目不容瞬。丹碧南山，蓋其游刃。於談笑頃，變化煨燼。以此論師，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以尺寸。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一

山陰陸游務觀

祭文

皇太后靈駕發引祭文

風御上賓，玉衣永閟。生堯鈎弋，尚懷帝武之祥；從禹會稽，遽奉寢園之卜。母慈罔極，坤載無疆。方同軌之畢來，悵東朝之已遠。然而艱難契闊，歸慰聖主問安之誠；壽考康寧，躬享先后莫致之福。陰功陽德，上際下蟠，歷邃古而罕聞，知聖心之無憾。臣藩維有守，愴慕徒深，目斷栢城，神馳翣御，敢修饋奠之禮，少致攀號之心。

祭梁右相文

人之生世，如雲之出于山川。雲不自用，用之者天，降爲甘澤，散爲豐年。抑有時而弗用，則輪囷磅礴，或卷或舒，以自適於野水之涯，荒山之巔。彼雲無心，豈有用舍之異，出處之偏哉？公之在朝，道大材全。不爲世變，不爲物遷。顯相廟郊，華衮金蟬。太平之功，溢于簡編。謝病而歸，大節愈堅。從容邇英，抗議慨然。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前。孰謂萬鍾之禄，不足顧留，遂委之而僊乎？抑公之學，得聖所傳，視生死爲一區，等華屋於荒阡乎？又豈如雲之既散，廓然太虚，則前日用舍，

初不足以爲愚賢乎？酒不盈觴，肉不揜豆，獨區區之詞，寫其肺肝者，公豈捐之乎？

祭龔參政文

某官劍南，公在廊廟。書從驛來，如奉色笑。哀窮悼屈，忘其不肖。歲戊戌春，某辱號召。歸未及都，公歿荒徼。山川阻脩，萬里孤旐。官事有守，不遑往吊。寓哀一觴，公乎來釂。

祭魯國太夫人文

嗚呼！昔先太師，遯世懷寶，播慶于家，生我元老。維少傅公，秉德逢辰，長養成就，則緊夫人。少傅在朝，衮衣繡裳，帝錫夫人，御禮宸章。少傅在藩，豹尾玉節，帝錫夫人，兼金重帛。僉曰盛哉，其榮則多，夫人曰嘻，其報伊何。帝虚元弼，方屬少傅，于時夫人，以疾即路。煌煌安輿，少傅實從，天祐德人，華其初終。某受恩門闌，義均子姓，晚偕婦息，升堂修敬。萬里羈宦，忽承哀音，東望永懷，碎裂寸心。送車轔轔，傾動鄉鄙，隕涕羞奠，形留神往。

祭王侍御令人文

惟靈生自大家，來嬪德門。象服有煒，娣媵如雲。相我御史，克勤藻蘋。諸子甚材，頎然薦紳。世所願懷，孰如夫人。惟是孤生，實忝外姻。萬里焉依，如在鄉隣。遭此不淑，慘然酸辛。尊卿之微，侑以斯文。

祭祝永康文

嗟我與公，萬里羈單。人孰知之，所恃者天。庶幾白首，相從鄉關。追談梁益，把酒笑歡。云胡不淑，一病莫還。遺孤孑立，未逮冠婚。謂天可恃，公宜百年。玉裂竹折，喟其永歎。公守導江，齧蘖飲泉。凜凜色詞，請謁莫干。人或謗嘲，公守益堅。雖昔君子，終此實難。云持此歸，何憾九原？公喪之東，丹旐翩然。我病莫興，撫枕涕潸。矢辭羞奠，尚慰營魂。

祭劉樞密文

嗚呼公乎，有文有武。有仁有智，立朝無助。以直自遂，聲氣不動而折萬里之衝，從容一言而決盈庭之議。蓋人所難，公之所易。仰天俯地，一念不愧。秋毫未安，寢食忘味。輕失富貴，而重朋友之責；自屈達尊，而伸白屋之士。蓋人之所忽，公之所畏。昔歲癸未，某始去國，見公西省，凜然正色。顧雖不肖，竊師公直。流落得歸，公與有力。舟過金陵，公疾已亟。命之不淑，旋聞易簀。祭不及時，實負盛德。尚想平生，出涕橫臆。

祭蔣中丞夫人文

維靈出由德閥，克配儒先，從容圖史之規，肅敬蘋蘩之薦。是生耆哲，來瑞明時。大邦開賜沐之封，列鼎極循陔之養。奄聞不淑，靡究遐齡。窀穸有期，川途云邈。雖莫綴千車之盛，顧敢稽一酹之恭。仰冀靈

魂，俯歆誠意。

祭趙提刑文

惟靈早以茂異，起膺簡求，逢時休明，爲國壽雋。建牙淮服，擁節王畿。方期來朝，遽以疾諗。掛冠決去，共高静退之風；易簀亟聞，何勝殄瘁之感。某早託通家之好，晚逢攬轡之行。揮麈軒昂，恍如昨日，拊棺摧痛，莫喻孤懷。敢陳一奠之恭，少叙九京之訣。

祭勤首座文

我之與公，義則師友，情骨肉也。相從十年，談道賦詩，藝松菊也。別雖數月，使來自東，書相續也。比獨怪公，書詞諄諄，若予囑也。嗟哉已矣，頎然野鶴，尚在目也。卵塔告成，欲往不果，身桎梏也。上愧道義，下負交情，淚可掬也。龍文之茗，沉水之薰，薦甘馥也。懷舊之心，有如丘山，此一粟也。

祭許辰州文

惟靈美操懿行，達識英辭。筆陣掃千人軍，早擢太常之第；胸中吞九雲夢，恥裁光範之書。抱沉英之歎者十年，分共理之憂者兩郡。人之不淑，生也有涯。旅館招魂，一朝今古，孤舟反葬，萬里風濤。豈知故里之交，遽作夜臺之別。魂兮未遠，鑒此哀誠，嗚呼哀哉！

祭韓无咎尚書文

兄之初載，甚躓而艱。逢亂客吴，萬里孤騫。文方日衰，蕩爲狂瀾。組織纖弱，各自謂賢。士睨莫救，兄勇而前。陋巷一室，日旰未饘。誦書鼓琴，志操益堅。落筆天成，不事雕鐫。如先秦書，氣充力全。壯年相從，顧憫我孱。曰是有志，許以周旋。我自蜀歸，兄典三銓。邂逅都門，挈手歡然。兄牧東陽，我走閩山。曠不相值，今五六年。我病早衰，顧未及泉。兄之壽康，一朝先顛。餉酒踵門，乃酹柩前。嗟嗟造物，孰尸此權。豈其好惡，亦與俗遷。微官有守，喪車莫攀。尊觶之奠，叙訣終天。

祭胡監丞文

惟公文學足以發身，政事足以宜民。人則不合，何罪于神？乃者起家，往守宜春。臨别慨然，握手江津。曾未逾月，乃以訃聞。舟載銘旐，返其鄉枌。臺省衮衮，公獨逡巡。室家嘻嘻，公獨悲辛。我雖晚交，甚知公真。適苦痁瘍，奠弗及親。尚想平生，寓哀斯文。

祭丘運使母夫人文

昔先大夫，懷寶里閭，没世不耀。乃以其孤，屬之夫人，道德是詔。故河圖公，文學政事，望在廊廟。榮養五鼎，眉壽百年，其德彌劭。高識超然，朱門畫戟，視若蓬

藋。再入都城，曾未温席，翩其歸旋。方歲之惡，公私交病，冀寬賦調。而河圖公，遽以憂歸，道路相吊。我登門闌，情均甥姪，宜送宅兆。官守所縻，矢辭傷悲，薦此清醥。

祭曾原伯大卿文

惟靈淵乎似道，敏而好學。韋編鐵硯，雪窗螢几，不足以言其勤；冢書壁簡，銅墻鬼炊，不足以名其博。文辭典奥，論議超卓，不使直承明之庭，猶當置諸天禄之閣。時方越拘攣以用人，公奚彼之不若，而乃老於惠文之冠，弗預甘泉之槖。痛結慈闈，悲纏華萼。凡閭巷之故交，想話言之如昨。聞訃相吊，摧然涕落。羞一醆以祖行，冀九原之可作。

祭大姪文

汝實先少傅之長孫，岳州使君之嫡子。早列仕籍，垂五十年。夫婦二人，更相爲命。嶺海萬里，淪謝不還。收骨於灰燼之中，藏槽於松楸之次。煩冤痛酷，霣涕何言！殁而有靈，歆此薄醊。

祭十郎文

自汝不幸早世，將二十年，乃克祔葬于先少師魯國夫人塋兆之南岡，距汝母令人墓尤邇。汝而不泯，豈不得所願哉！感念疇昔，悲痛何言！

祭朱元晦侍講文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齒耄，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來饗。

祭方伯謨文

予與伯謨别於武夷，予五十有五，齒髮未衰，伯謨蓋方壯耳。顧後日猶長，未知别之悲也。俯仰二十有一年，卒不相遇，而伯謨遂捨我而何之乎？予年垂八十，如朝露之將晞。與伯謨别，尚復幾時？生也相遇，猶不可必，死遊地下，果可期乎？予言之及兹，涕不可止，伯謨尚能有知也乎？

祭張季長大卿文

於虖！世之定交有如某與季長者乎？一産岷下，一家山陰。邂逅南鄭，異體同心。有善相勉，闕遺相箴。公醉巴歌，我病越吟。大笑劇談，坐客皆瘖。公既造朝，衆彦所欽。我南入蜀，九折嶔崟。公以憂歸，我亦陸沉。久乃相遇，垂涕霑襟。宿好未遠，舊盟復尋。駕言造公，公已來臨。我倡公和，如鼓瑟琴。送我東歸，握手江潯。欲行復尼，頓足噫瘖。是實古道，乃見于今。公還爲卿，華路駸駸。我方畏讒，潛恐不深。公去我召，如商與參。渺邈天涯，一書萬金。我自史闈，進長書林。迫老亟退，突不暇黔。亦嘗挽公，力微弗任。比乃聞公，請投華簪。旋又聞訃，天乎難諶。玉

樹永閟，壠柏已森。何時復聞，正始遺音。漬酒絮中，不及手斟。英魂如生，豈忘來歆。於虖哀哉！

祭周益公文

某紹興庚辰，始至行在。見公于途，欣然傾蓋。得居連墻，日接嘉話。每一相從，脱帽褫帶。從容笑語，輸寫肝肺。鄰家借酒，小圃鉏菜。熒熒青燈，瘦影相對。西湖弔古，並轡共載。賦詩屬文，頗極奇怪。淡交如水，久而不壞。各謂知心，絶出流輩。别二十年，公位鼎鼐。我方西遊，荷戈窮塞。歸得臺郎，旋又坐廢。公亦策免，久處于外。見不可期，使我形瘵。斯文日卑，公則崧岱。士昏于智，公則蓍蔡。公老不衰，雷霆百代。每得手書，字細如芥。癡兒騃女，問及瑣碎。孰謂一病，良醫莫差。赴告鼎來，震動海内。奔赴不遑，涕泗滂湃。豈無蓴鯽，致此薄酹。辭則匪工，聊寄悲慨。

哀　詞

尤延之尚書哀辭

帝藝祖之初造兮，紀號建隆。焕乎文章兮，躡揖遜之遐蹤。詔册施於朝廷兮，萬里雷風。灝灝噩噩兮，始掃五季之雕蟲。閲世三傳兮，車書大同。黄麾纁仗兮，駕言東封。繼七十二后於邃古兮，勒崇垂鴻。吾宋之文抗漢唐而出其上兮，震耀無窮。柳、張、穆、尹、歐、王、曾、蘇名世而間出兮，巍如華嵩。雖宣和之蠹弊與建炎之軍戎，

文不少衰兮，殷殷靁靁。太平之象兮，與六龍而俱東。余自梁益歸吴兮，愴故人之莫逢。後生成市兮，摘裂剽掠以爲工。遇尤公於都城兮，文氣如虹。落筆縱横兮，獨殿諸公。晚乃契遇兮，北扉南宫。塗改雅頌兮，蹈躪軻雄。余久擯於世俗兮，公顧一見而改容。相期江湖兮，斗粟共舂。別五歲兮，晦顯靡同。書一再兮，奄其告終。於虖哀哉！孰抗衣而復公兮，呼伯延甫於長空。孰誦些以招公兮，使之捨四方而歸徠乎郢中？孰酹荒丘兮，露草霜蓬？孰闖虚堂兮，寒燈夜蛩？文辭益衰兮，奇服尨茸。天不慭遺兮，黼黻火龍。嗟局淺之一律兮，彼寧辨夫瓦釜黄鍾。話言莫聽兮，孰知我衷？患難方殷兮，孰恤我躬？焄蒿不返兮，吾黨孰宗？死而有知兮，惟公之從。

沈子壽母趙夫人哀詞

於虖！人孰無母？母孰無子？母以壽終，子克終養，亦可紓無窮之悲矣。維吾子壽，自初遭囏，晝夜號泣，匪淚伊血，羸乎莫支。陞堂弔祭者不忍聞其聲，得書赴告者不忍覩其辭。子壽蓋曰：不孝孤少罹閔凶，父喪母嫠，無壠可耕，母子相依。及遊太學，母客京師。冬兮母寒，晝兮母飢。飢無一囊之粟，寒無一襲之衣。不孝孤雖食于學官，羹炙在前，歎息而麾，撫所讀書，而與之誓曰：編絶則輯，字渝則補，寧死於書傍，不敢畏難苟止，以負吾母之慈。如是十年，幸賜第于太常。歸而拜母，相持以泣，淚盡目萎，母前子後，告于先墓，庶幾吾父聞之，而寬其九泉之思也。於虖！此子

壽之既言，而其未言者，蓋可推矣。奉身以道義，發身以《書》、《詩》，文章傳於不朽，節行全而無虧。士患無志，不患無位。士患無才，不患無恃。子壽之志，所以事親者，蓋其所以事君。子壽之才，顧猶屈而未施。親則日遠，時節奉祀，如將見之。一言一行，足以顯揚吾親者，苟有怠忽，是以吾親爲殁而亡知也。子壽之令名，與天壤同弊，則親實與焉。刻誄千字，置守萬家，蓋不足進於斯也。子壽之存於胸中而未言者，予得陳之。非獨慰吾子壽，蓋以爲天下孝子之詒。[1] 哀哉！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一

[1] 「詒」，原作「詔」，今據華氏本改。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二

山陰陸游務觀

天彭牡丹譜

花品序第一

牡丹在中州，洛陽爲第一。在蜀，天彭爲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詳其所自出。土人云：曩時永寧院有僧，種花最盛，俗謂之牡丹院。春時，賞花者多集于此。其後，花稍衰，人亦不復至。崇寧中，州民宋氏、張氏、蔡氏，宣和中，石子灘楊氏，皆嘗買洛中新花以歸。自是洛花散於人間，花户始盛，皆以接花爲業。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養花，而天彭之花，遂冠兩川。今惟三井李氏、劉村毋氏、城中蘇氏、城西李氏花特盛。又有餘力治亭館，以故最得名。至花户連畛相望，莫得而姓氏也。天彭三邑皆有花，惟城西沙橋上下，花尤超絶。由沙橋至堋口、崇寧之間，亦多佳品。自城東抵濛陽，則絶少矣。

大抵花品近百種，然著者不過四十。而紅花最多，紫花、黄花、白花，各不過數品。碧花一二而已。今自狀元紅至歐碧，以類次第之。所未詳者，姑列其名於後，以待好事者。

狀元紅　祥雲　紹興春　燕脂樓　金腰樓　玉腰樓　雙頭紅　富貴紅　一尺紅　鹿胎紅　文公紅　政和春　醉

西施　迎日紅　彩霞　疊羅　勝疊羅　瑞露蟬　乾花　大千葉　小千葉

右二十一品紅花。

紫繡毬　乾道紫　潑墨紫　葛巾紫　福嚴紫

右五品紫花。

禁苑黃　慶雲黃　青心黃　黃氣毬

右四品黃花。

玉樓子　劉師哥　玉覆盂

右三品白花。

歐碧

右碧花。

轉枝紅　朝霞紅　灑金紅　瑞雲紅　壽陽紅　探春毬　米囊紅　福勝紅　油紅　青絲紅　紅鵝毛　粉鵝毛　石榴紅　洗粧紅　蹙金毬　間緑樓　銀絲樓　六對蟬　洛陽春　海芙蓉　膩玉紅　内人嬌　朝天紫　陳州紫　袁家紫　御衣紫　靳黃　玉抱肚　勝瓊　白玉盤　碧玉盤　界金樓　樓子紅

右三十三品未詳。

花釋名第二

洛花見紀於歐陽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載，載其著於天彭者。彭人謂花之多葉者京花，單葉者川花。近歲尤賤川花，賣不復售。花之舊栽曰祖花，其新接頭，有一春兩春者，花少而富，至三春，則花稍多，及成樹，花雖益繁，而花葉減矣。

狀元紅者，重葉深紅花，其色與鞓紅潛緋相類，而天姿富貴，彭人以冠花品。多葉者謂之第一架，葉少而色稍淺者謂之第二

架。以其高出衆花之上，故名狀元紅。或曰：舊制進士第一人，即賜茜袍，此花如其色，故以名之。

祥雲者，千葉淺紅花，妖豔多態，而花葉最多。花户王氏謂此花如朵雲狀，故謂之祥雲。

紹興春者，祥雲子花也，色淡佇而花尤富，大者徑尺，紹興中始傳。大抵花户多種花子，以觀其變，不獨祥雲耳。

燕脂樓者，深淺相間，如燕脂染成，重趺累萼，狀如樓觀。色淺者出於新繁勾氏，色深者出於花户宋氏。又有一種，色稍下。獨勾氏花爲冠。

金腰樓、玉腰樓，皆粉紅花，而起樓子，黄白間之，如金玉色，與燕脂樓同類。

雙頭紅者，並蔕駢萼，色尤鮮明，出於花户宋氏。始祕不傳，有謝主簿者，始得其種。今花户往往有之，然養之得地，則歲歲皆雙，不爾則間年矣，此花之絶異者也。

富貴紅者，其花葉圓正而厚，色若新染未乾者。他花皆落，獨此抱枝而槁，亦花之異者。

一尺紅者，深紅頗近紫色，花面大幾尺，故以一尺名之。

鹿胎紅者，鶴領紅子，花色紅，微帶黄，上有白點，如鹿胎，極化工之妙。歐陽公《花品》有鹿胎花者，乃紫花，與此頗異。

文公紅者，出於西京潞公園，亦花之麗者。其種傳蜀中，遂以文公名之。

政和春者，淺粉紅花，有絲頭，政和中始出。

醉西施者，粉白花，中間紅暈，狀如酡顔。

迎日紅者，與醉西施同類，淺紅花中特

出深紅花，開最早，而妖麗奪目，故以迎日名之。

彩霞者，其色光麗，爛然如霞。疊羅者，中間瑣碎，如疊羅紋。勝疊羅者，差大於疊羅。此三品，皆以形而名之。

瑞露蟬，亦粉紅花，中抽碧心，如合蟬狀。

乾花者，粉紅花，而分蟬旋轉，其花亦富。

大千葉、小千葉，皆粉紅花之傑者。大千葉無碎花，小千葉則花萼瑣碎，故以大小別之。

此二十一品，皆紅花之著者也。

紫繡毬，一名新紫花，蓋魏花之別品也。其花葉圓正如繡毬狀，亦有起樓者，爲天彭紫花之冠。

乾道紫，色稍淡而暈紅，出未十年。

潑墨紫者，新紫花之子花也，單葉深黑如墨。歐公記有葉底紫近之。

葛巾紫，花圓正而富麗，如世人所戴葛巾狀。

福嚴紫，亦重葉紫花，其葉少於紫繡毬，莫詳所以得名。按歐公所紀，有玉版白，出於福嚴院。土人云，此花亦自西京來，謂之舊紫花，豈亦出於福嚴耶？

禁苑黃，蓋姚黃之別品也。其花閑淡高秀，可亞姚黃。

慶雲黃，花葉重複，郁然輪囷，以故得名。

青心黃者，其花心正青。一本花往往有兩品，或正圓如毬，或層起成樓子，亦異矣。

黃氣毬者，淡黃檀心，花葉圓正，向背相承，敷腴可愛。

玉樓子者，白花，起樓，高標逸韻，自然是風塵外物。

劉師哥者，白花帶微紅，多至數百葉，纖妍可愛，莫知何以得名。

玉覆盂者，一名玉炊餅，蓋圓頭白花也。

碧花止一品，名曰歐碧。其花淺碧，而開最晚。獨出歐氏，故以姓著。

大抵洛中舊品，獨以姚魏爲冠。天彭則紅花以狀元紅爲第一，紫花以紫繡毬爲第一，黄花以禁苑黄爲第一，白花以玉樓子爲第一。然花户歲益培接，新特間出，將不特此而已。好事者尚屢書之。

風俗記第三

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遺風。大家至千本，花時，自太守而下，往往即花盛處張飲，帟幙車馬，歌吹相屬。最盛於清明寒食時。在寒食前者，謂之火前花，其開稍久，火後花則易落。最喜陰晴相半時，謂之養花天。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謂之弄花。其俗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語。故大家例惜花，可就觀，不敢輕翦。蓋翦花，則次年花絶少。惟花户則多植花以侔利。雙頭紅初出時，一本花取直至三十千。祥雲初出，亦直七八千，今尚兩千。州家歲常以花餉諸臺及旁郡。蠟蔕筠籃，旁午于道。予客成都六年，歲常得餉，然率不能絶佳。淳熙丁酉歲，成都帥以善價私售於花户，得數百苞，馳騎取之，至成都，露猶未晞。其大徑尺。夜宴西樓下，燭焰與花相映發，影摇酒中，繁麗動人。嗟乎！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

使異時復兩京，王公將相築園第以相誇尚，予幸得與觀焉。其動蕩心目，又宜何如也！明年正月十日，山陰陸游書。

致　語

天申節致語三首

得吾道而上爲皇，方探真詮之妙；有天下而尊歸父，適當孝治之隆。肆均湛露之恩，用侈流虹之瑞。恭惟皇帝陛下，德高邃古，澤被緜區。神武應期，三紀撫紹開之運；希夷玩志，兆民傾愛戴之誠。爰輯上儀，式彰華旦。山呼萬歲，驩已浹於神人；花覆千官，慶更同於中外。臣獲預梨園之法部，遥瞻鳳闕於丹霄。敢采民謠，恭陳口號。

宫殿紅雲捧紫皇，河清電繞擁休祥。壺中常占青春在，物外方知浩劫長。晝立龍旗風不動，曉開瓊笈遠飄香。堯年豈特封人祝，動地驩聲遍萬方。

又

樞電効祥，丕顯生商之旦；需雲示惠，肆均在鎬之恩。喜溢鵷鸞，光生俎豆。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廣運，垂拱無爲，躬堯舜之性仁，致成康之刑措。克肖其德，天惟申命。用休非求于民，人皆同心以戴。號令雷風之鼓舞，文章日月之昭明。侈甲觀之昌期，疏瑶池之廣宴。山呼萬歲，花覆千官。瀲灧上樽，味挹金莖之露；悠颺法曲，聲留玉宇之雲。臣等生值聖時，身參樂府，

敢緣歸美之義，賡載太平之詩。

廣殿遥聞警蹕音，觚稜曉色尚沉沉。半空瑞靄爐香馥，一點紅雲黼座深。夷夏驩聲歸羽舞，乾坤和氣入薰琴。欲知聖德齊堯舜，遡闕争傾萬國心。

又

有王者興，應繞電流虹之瑞；使聖人壽，實敷天率土之心。欣逢震夙之期，恭致厖鴻之祝。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歷數在躬，聖澤上際而下蟠，睿化東漸而西被。追景德祥符之治，萬寓丕平；御紫宸垂拱之朝，四夷入貢。爰錫需雲之宴，用均湛露之恩。臣等端遇清時，遥瞻丹闕。聽虞帝簫韶之奏，同極驩情；綴漢家樂府之詩，敢陳薄技。

嘉會千齡豈易逢，珮聲俱集未央宫。九重鳳闕曈曨日，百尺龍旗掩苒風。奇瑞屢書圖諜上，太平長在詠歌中。區區擊壤雖無取，意與生民既醉同。

徐稚山給事慶八十樂語

伏以就第而賜安車，爰及常珍之歲；爲酒以介眉壽，宜伸善頌之誠。恭惟致政龍學給事，東省近臣，西清宿望。體鍾和氣，生元祐之盛時；道合聖君，贊隆興之初政。抗議每先於諸老，遺榮靡顧於萬鍾。雖容疏傅之歸，行見謝公之起。至若籯金比訓，庭玉生輝。出將使指之榮，入奉色難之養。膺兹全福，屬我耆英。維降嶽之嘉辰，當發春之令月。廟堂舊弼，紆華衮以臨觴；臺閣名卿，焕繡衣而在席。式歌且舞，

俾熾而昌。上對台顏，敢陳口號。

欲知主聖本臣忠，傾盡嘉謨沃舜聰。同載方如周呂尚，安車不數漢申公。日烘盎盎花光暖，燭映鱗鱗酒浪紅。白首同朝各强健，莫辭爛醉答春風。

致語二首

伏以碧油紅旆，有嚴幕府之容；琱俎華觴，用飾輿情之喜。恭惟某官，西清禁從，東省名臣。據古守經，凜北斗泰山之望；黜浮崇雅，粲銘鍾篆鼎之辭。行表縉紳，言書簡册。雖弗容然後見君子，顧未起何以慰蒼生？適兹謀帥之辰，誰處耆英之右？佩麟符而就鎮，猶屈經綸；穿豹尾以還朝，佇聞趣召。某官爰中宴樂，式奉笑談。士民踴躍而仰瞻，將吏奔馳而即事。諧金石鏗鏘之奏，盛魚龍曼衍之觀。上對台堦，敢陳口號。

曾立蛾眉禁省班，至今風采照金鑾。縱横筆陣千人廢，浩蕩辭源萬頃寬。落紙煙雲紛態度，照人冰玉峙高寒。從容坐嘯香凝寢，説與賓僚拭目觀。

又

西顥司辰，素商紀節，涓日初開於莫府，肆筵式奉於皇華。恭惟某官，節概清真，風規簡亮。過眼不再，盡讀五車之書；落筆可驚，早冠萬人之勇。文久傳於後學，名疑靚於昔賢。凜臺柏之生風，焕使星之下燭。繡衣持斧，威聲方肅於列城；豹尾屬車，趣召行參於法從。某官爰開燕豆，欵奉談犀。畫棟珠簾，納九秋之爽氣；金樽

玉酒，醉一道之歡聲。仰對台堦，敢陳口號。

涼月參差白露漙，請看賓主罄清歡。麟符玉節交相映，鳳竹鸞絲殊未闌。百穀方登倉庾足，七州無事里閭安。樽前莫惜山頽玉，四者能兼自古難。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二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三

入蜀記第一

山陰陸游務觀

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遠役，謀以夏初離鄉里。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雲寺。兄弟餞別，五鼓始決去。

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巳時至錢清，食亭中，涼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堅好非昔比，亭亦華絜，皆史丞相所建也。申後至蕭山縣，憩夢筆驛。驛在覺苑寺旁，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有大碑，葉道卿文。寺額及佛殿榜，皆沈睿達所書，有碑亦睿達書，尤精古。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蓋佛座後大壁也，卒然見之，覺濤瀾洶湧可駭，前輩或謂之死水，過矣。縣丞權縣事紀句、尉曾槃來。曾原伯逢招飲於其子槃廨中，二鼓歸。原伯復來，共坐驛門，月如晝，極涼。四鼓，解舟行，至西興鎮。

二十日，黎明，渡江，江平無波。少休仙林寺，寺僧爲開館設湯飲。遂買小舟出北關，登漕司所假舟于紅亭稅務之西，夜無蚊。

二十一日，省三兄。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留兄家。

二十五日，晚，葉夢錫侍郎衡招飲，案間設礬山數盆，望之如雪。

二十六日，晚，芮國器司業曄招飲，同集仲高

兄、詹道子大著亢宗、張叔潛編修淵。坐中，國器云：「頃在廣東作漕，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堅重者，每曰：『木名石鹽，天生此爲我用也。』其後，石坐罪，竟荷校去。」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闔門，買小舟泛西湖，至長橋寺。予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高柳造天，僧寺益葺，而舊交多已散去，或貴不復相通，爲之絶歎。

二十九日，沈持要檢正樞招飲，邂逅趙德莊少卿彥端，晚出湧金門，並湖繞城，至舟中。

三十日。

六月一日，早，移舟出閘，幾盡一日，始能出三閘。舡舫櫛比。熱甚，午後小雨，熱不解。泊羅場前。

二日，禺中解舟。鄉僕來言，鄉中閔雨，村落家家車水。比連三年頗稔，今春父老言占歲可憂，不知終何如也。過赤岸班荆館，小休前亭。班荆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晚，急雨，頗涼。宿臨平。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塘江爲水，會稽山爲案，山形如駱駝，葬於駝之耳，而築塔於駝之峰。蓋葬師云：「駝負重則行遠也。」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則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京責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是也。夜半，解舟。

三日，黎明，至長河堰，亦小市也，魚蟹甚

富。午後，至秀州崇德縣，縣令右從政郎吴道夫、丞右承直郎李植、監秀州都税務右從政郎章湜來。舊聞戴子微云：「崇德有市人吴隱，忽棄家寓旅邸，終日默坐一室。室中惟一卧榻，客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亦不拒，清談竟日。隱初不學問，至是間與人言易數，皆造精微，亦能先知人吉凶壽夭，見者莫能測也。」因見吴令問之，云皆信然，今徙居村落間矣。是晚行十八里，宿石門，火雲如山，明日之熱可知也。

四日，熱甚，午後始稍有風。晚泊本覺寺前，寺故神霄宫也，廢於兵火，建炎後再修，今猶甚草創。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飛橋小亭，頗華潔。池中龜無數，聞人聲，皆集，駢首仰視，兒曹驚之不去。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

五日，早，抵秀州，見通判權郡事右通直郎朱自求、員外通判右承事郎直祕閣趙師夔、方務德侍郎滋。務德留飯。飯罷還舟小憩，極熱。謁樊自强主管、樊自牧教授、廣、抑皆茂實吏部子。聞人伯卿教授。阜民，茂德删定子。二樊居城外，居第頗壯，茂實晚歲所築，尚未成也。隔水有小園，竹樹脩茂，荷池渺瀰可喜。池上有堂曰「讀書堂」。遊寶華尼寺，拜宣公祠堂，有碑，缺壞磨滅之餘，時時可讀，蘇州刺史于頔書。大略言祕書監陸公齊望，始作尼寺于此，其後灞、滻、澧兄弟又新之。後又有賢妹字意者，陸氏嘗有女子爲尼云。然不言宣公所以有祠者。家譜澧作灃，賴此證誤。諱灞者，則宣公之父也。老尼妙濟，大師

法淳及其弟子居白留啜茶，且言方新祠堂也。移舟北門宣化亭，晚復過務德飯。

六日，右奉議郎新通判荆南吕援來，援字彦能。進士聞人綱來，綱字伯紀，方務德館客，自言識毛德昭。德昭名文，衢州江山縣人，居於秀，予兒時從之甚久。德昭極苦學，中年不幸病盲而卒，無子。綱言其盲後，猶終日危坐，默誦六經，至數千言不已。可哀也。赴郡集於倅廨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樂章，云得句於此亭也。晚赴方夷吾導之集於陳大光縣丞家，二樊、吕倅皆在。大光字子充，瑩中諫議孫，居第潔雅，末利花盛開。

七日，早，遍辭諸人，赴方務德素飯。晚，移舟出城，泊禾興館前。館亦頗閎壯。終日大雨不止。招姜醫視家人及綯。

八日，雨霽，極凉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合路，居人繁夥，賣鮓者尤衆。道旁多軍中牧馬。運河水泛溢，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車出積水，婦人兒童竭作，亦或用牛。婦人足踏水車，手猶績麻不置。過平望，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濕。少頃，霽。止宿八尺，聞行舟有覆溺者。小舟叩舷賣魚，頗賤。蚊如蟁蝱，可畏。

九日，晴而風，舟人懲昨夕狼狽，不敢解舟，日高方行。自至崇德，行大澤中，至此，始望見震澤遠山。午間至吴江縣。渡松江，風極静。瓘庵竹樹益茂，而主人死矣。知縣右承議郎管銃、尉右迪功郎周郯來。縣治有石，刻曾文清公《漁具圖》詩，前知縣事柳楹所刻也。漁具比《松陵倡和集》所載又增十事云。託周尉招醫

鄭端誠，爲統、絢胗脉，皆病暑也。市中賣魚鮓頗珍。晚，解舟中流，回望長橋層塔，煙波渺然，真若圖畫。宿尹橋，登橋觀月。

十日，至平江，以疾不入。沿城過盤門，望武丘樓塔，正如吾鄉寶林，爲之慨然。宿楓橋寺前，唐人所謂「半夜鐘聲到客舡」者。

十一日，五更，發楓橋。曉過許市，居人極多。至望亭小憩。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壟，多陸種菽粟，或灌木叢篠，氣象窘隘，非楓橋以東比也。近無錫縣始稍平曠。夜泊縣驛。近邑有錫山，出錫。漢末讖記云：「有錫天下兵，無錫天下清。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至今錫見輒揜之，莫敢取者。

十二日，早，謁喻子材郎中樗。子材來謝，以兩夫荷轎，不持胡床，手自授謁云。知縣右奉議郎吳澧來。晚行，夜四鼓，至常州城外。

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荆溪館。夜月如晝，與家人步月驛外。絢始小愈。

十四日，早，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通判右朝奉郎蔣誼、員外倅左朝散郎張堅。堅，文定公綱之子。教授左文林郎陳伯達、員外教授左從政郎沈瀛、司户右從政郎許伯虎來。伯達字兼善，瀛字子壽，皆未識。子壽仍出近文一卷。伯虎字子威，余兒時筆硯之舊也。至東嶽廟觀古檜，數百年物也。又小憩崇勝寺納涼，遂解舟。甲夜，過奔牛閘。宋明帝遣沈懷明擊孔覬，至奔牛築壘，即此也。閘水湍激，有聲甚壯。遂抵吕城閘。自祖宗以來，天下置堰軍止四處，而吕城及京口二

閘在焉。

十五日，早，過吕城閘，始見獨轅小車。過陵口，見大石獸偃仆道傍，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予頃嘗至宋文帝陵，道路猶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柱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尚存。其一爲藤蔓所纏，若縶縛者。然陵已不可識矣。其旁有皇業寺，蓋史所謂「皇基寺」也，疑避唐諱所改。二陵皆在丹陽，距縣三十餘里。郡上蔣元龍子雲謂予曰：「毛達可作守時，有賣黄金石榴來禽者，疑其盗，捕得之，果發梁陵所得。」夜抵丹陽。古所謂曲阿，或曰雲陽。謝康樂詩云「朝日發雲陽，落日到朱方」，蓋謂此也。

十六日，早，發丹陽，汲玉乳井水。井在道旁觀音寺，名列《水品》，色類牛乳，甘冷熨齒。井額陳文忠公所作，堆玉八分也。寺前又有練光亭，下闞練湖，亦佳境，距官道甚近，然過客罕至。是日，見夜合花方開。故山開過已月餘，氣候不齊如此。過夾岡，有二石人，植立岡上，俗謂之石翁石媪，其實亦古陵墓前物。自京口抵錢塘，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闊十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朝廷所以能駐蹕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而爲吾宋之利，豈亦有數耶？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

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鎮江城外。是日立秋。

十七日，平旦，入鎮江，泊舡西驛。見知府右朝散郎直祕閣蔡洸子平、都統慶遠軍節度使成閔、通判右朝奉大夫章汶、右朝奉郎陶之真、府學教授左文林郎熊克、總領司幹辦公事右承奉郎史彌正端叔。

十八日，右奉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葛郇、觀察推官右文林郎徐務滋、司户參軍左迪功郎楊沖、焦山長老定圜、甘露長老化昭來。

十九日，金山長老寶印來，字坦叔，嘉州人。言自峽州以西，灘不可勝計，白傅詩所謂「白狗到黄牛，灘如竹節稠」是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熱特甚，堆冰滿坐，了無涼意。蔡自點茶頗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人，云：「建茶舊雜以米粉，復更以薯蕷，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非精識者，未易察也。」申後移舟出三閘，至潮閘而止。

二十日，遷入嘉州王知義舡。微雨，極涼。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郡集衛公堂後圃。比舊唯增染香亭。飲半，登壽丘普照寺終宴。壽丘者，宋高祖宅，有故井尚存。寺本名延慶，隆興中，復泗州，有普照寺僧奉僧伽像來歸，寓焉，因賜名普照寺，僑置僧伽道場。東望京山，連亘抱合，勢如繚墻，官寺樓觀如畫，西闞大江，氣象極雄偉也。

二十三日，至甘露寺，飯僧。甘露蓋北固山也，有很石，世傳以爲漢昭烈吴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亡已久，寺僧輒取一

石充數，游客摩挲太息，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拜李文饒祠。登多景樓，樓亦非故趾，主僧化昭所築。下臨大江，淮南草木可數，登覽之勝，實過於舊。邂逅左迪功郎新太平州教授徐容，容字子公，泉州人。此山多峭崖如削，然皆土也。國史以爲石壁峭絶，誤矣。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早，以一豨壺酒，謁英靈助順王祠，所謂下元水府也。祠屬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無他祝史。然牓云「賽祭豬頭，例歸本廟」，觀者無不笑。初，紹興末，元顔亮入寇，樞密葉公審言督視大軍守江，禱於水府祠，請事平奏加帝號。既而不果。隆興中，虜再入，有近臣申言之，議者謂四瀆止封王，水府不應在四瀆上，乃但加美稱而已。廟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元顔亮寇邊時，自河朔從義軍，攻下大名，以待王師，既歸朝，不見録。且自言孤遠無路自通，歔欷不已。是晚，欲出江，舟人辭以潮不應，遂宿江口。

二十六日，五鼓發舡。是日，舟人始伐鼓。遂游金山，登玉鑑堂、妙高臺，皆窮極壯麗，非昔比。「玉鑑」蓋取蘇儀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蹋金鼇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時以爲詩讖。新作寺門亦甚雄，翟耆年伯壽篆額，然門乃不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閣。長老寶印言：「舊額仁宗皇帝御飛白，張之則風波洶湧，蛟鼉出没，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矣。」印住山近十年，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塔，本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爲神霄宮。道

士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羅霄臺。至是五十餘年，印始復爲塔，且增飾之，工尚未畢。山絶頂有吞海亭，取毛吞巨海之意，登望尤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與焦山相望，皆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爲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薄舡，鞺鞳有聲。

二十七日，留金山，極涼冷。印老言蜀中梁山軍鷺鷥，爲天下第一。

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真偉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鶻山，舊傳有栖鶻，今無有。右曰雲根，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于玉鑑堂。至能名成大，聖政所同官，相別八年，今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爲金國祈請使云。午間過瓜洲，江平如鏡。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爲鉅麗。中流風雷大作，電影騰掣，止在江面，去舟財丈餘，急繫纜。俄而開霽，遂至瓜洲。自到京口無蚊，是夜蚊多，始復設幮。

二十九日，泊瓜洲，天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水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横絶，放舟稍西，乃能達，故渡者皆遲回久之。舟人以帆弊，往姑蘇買帆，是日方至。檣高五丈六尺，帆二十六幅。兩日間，閲往來渡者，無慮千人，大抵多軍人也。夜觀金山塔燈。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三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四

山陰陸游務觀

入蜀記第二

七月一日，黎明，離瓜洲，便風掛帆。晚至真州，泊鑒遠亭。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楊溥有淮南，徐温自金陵來覲溥於白沙，因改曰迎鑾鎮。或謂周世宗征淮時，諸將嘗於此迎謁，非也。國朝乾德中，升爲建安軍。祥符中，建玉清昭應宫。即軍之西北小山置冶，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四聖像。既成，遣丁謂、李宗諤爲迎奉使副。至京，車駕出迎，肆赦，建軍曰真州，而於故冶築儀真觀。政和中，修《九域圖志》，又名曰儀真郡。舊以水陸之衝，爲發運使治所，今廢。

二日，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市邑官寺，比數年前頗盛。攜統游東園，園在東門外里餘，自建炎兵火後，廢壞滁地，漕司租與民，歲入錢數千。昔之閎壯巨麗，復爲荆棘荒墟之地者四十餘年，乃更葺爲園。以記考之，惟清醼堂、拂雲亭、澄虚閣粗復其舊，與右之清池、北之高臺尚存。若所謂流水横其前者，湮塞僅如一帶，而百畝之園，廢爲蔬畦者，尚過半也，可爲太息。登臺望下蜀諸山，平遠可愛，裴回久之。過報恩光孝寺，少留。辛巳之變，儀真焚蕩無餘，而此寺獨存。堂中僧百人，長老妙湍，常州人。

三日，右迪功郎監税務聞人堯民來。堯民，

茂德刪定之兄子，以恩科入官。北山永慶長老蘊常來。郡集於平易堂，遍游澄瀾閣、快哉亭，遂至壯觀以歸。壯觀，舊有米元章所作賦石刻，今亡矣。初問王守儀真觀去城遠近，云在城南里許。方怪與國史異，既歸，亟往游，則信城南也。有老道士出迎，年七十餘，自言廬州人，能述儀真本末。云舊觀實在城西北數里小土山之麓，祥符所鑄乃金銅像，并座高三丈，以黄麾全仗道門幢節迎赴京師，皆與國史合。故當時樂章曰：「范金肖像申嚴奉，宮館狀翬飛。萬靈拱衛瑞煙披，堤柳暎黄麾。」道士又言賜號瑞應福地，則史所不載也。今所謂儀真觀者，昔黄冠入城休憩道院耳。晚大風，舟人增纜。

四日，風便，解纜掛帆，發真州。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衆。煙帆映山，縹緲如畫。有頃，風愈厲，舟行甚疾。過瓜步山，山蜿蜒蟠伏，臨江起小峰，頗巉峻。絶頂有元魏太武廟，廟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眢，傳以爲太武所鑿，不可知也。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嚴。太武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氊廬，大會群臣，疑即此地。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前朝」是也。梅聖俞題廟云：「魏武敗忘歸，孤軍駐山頂。」按太武初未嘗敗，聖俞誤以佛狸爲曹瞞耳。山出瑪瑙石，多虎豹害人，往時大將劉寶，每募人捕虎於此。周世宗伐南唐，齊王景達自瓜步渡江，距六合二十里設柵，亦此地也。入夾行數里，沿岸園疇衍沃，廬舍竹樹極盛，大抵多長蘆寺莊。出夾望長蘆，樓塔重複。自江淮兵火，官寺民廬，莫不殘壞，獨此寺之盛不減承平，至

今日常數百衆。江面渺瀰無際，殊可畏。李太白詩云：「維舟至長蘆，目送煙雲高。」是也。晚泊竹篠港，有居民二十餘家，距金陵三十里。

五日，大風，將曉，覆裌衾，晨起淒然如暮秋。過龍灣，浪湧如山，望石頭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繚繞如垣墻。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真控扼要地也。自新河入龍光門。城上舊有賞心亭、白鷺亭，在門右，近又創二水亭在門左，誠爲壯觀。然賞心爲二亭所蔽，頗失往日登望之勝。泊秦淮亭。説者以爲鍾阜艮山，得庚水爲宗廟水。秦鑿淮，本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爲吉。天下事，信非人力所能勝也。見留守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唐瑑、通判右朝散郎潘恕。建康行宮，在天津橋北，瑑青石爲之，[1]頗精緻，意其南唐之舊也。晚，小雨。右文林郎監大軍倉王烜來。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爲七夕，蓋南唐重七夕，而常以帝子鎮京口，六日輒先乞巧，翌旦馳入建康赴内燕，故至今爲俗云。然太宗皇帝時，嘗下詔禁以六日爲七夕，則是北俗亦如此，此説恐不然。

六日，見左朝散大夫太府少卿總領兩淮財賦沈夏、武泰軍節度使建康諸軍都統郭振。右宣教郎知江寧縣何作善、右文林郎觀察推官褚意來。作善字百祥，意字誠叔。晚，見秦伯和侍郎。伯和名塤，故相益公檜之孫，延坐畫堂，棟宇閎麗，前臨大池，池外即御書閣，蓋賜第也。家人病創，託何令招醫劉仲寶視脉。

[1]「瑑」上，華氏本有「橋」字。

七日，早，遊天慶觀，在治城山之麓。地理家以爲此山脉絡自蔣山來，不可知也。吴晉間城壘，大抵多因山爲之。觀西有忠烈廟，卞壼廟也，以嵇紹及壼二子眕、盱配食。紹死於惠帝時，在壼前，且非江左事，而以配壼，非也。廟後叢木甚茂，傳以爲壼墓。墓東北又有亭，頗疏豁，曰忠孝亭。亭本南唐忠貞亭，後避諱改焉。忠貞，壼謚，今曰忠孝，則并以其二子死父難也。雲堂道士陳德新，字可久，姑蘇人，頗開敏，相從登覽。久之，遂出西門，游清涼廣慧寺。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南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榜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尚存，而堂徙於西偏矣。又有祭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于右街清涼寺悟空禪師。」按：南唐元宗以癸卯歲嗣位，改元保大，當晉出帝之天福八年，至辛亥，實保大九年，當周太祖之廣順元年，則祭悟空者，元宗也。《建康志》以爲後主，非是。長老寶餘，楚州人，留食，贈德慶堂榜墨本。食已，同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真形勝之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頭仍當爲關要。或以爲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横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爲勝，豈必依淮爲固耶？左迪功郎新湖州武康尉劉煒、右迪功郎監比較務李膺來。煒，秦伯和館客也，言秦氏衰落可念，至屢典質，生産亦薄。問其歲入幾何，曰：米七萬斛耳。

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塔焚香。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膺，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祖宗時每有祈禱，啓聖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塔西南有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髯甲夭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王文公詩「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塔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着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没，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户，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嘗雨中獨來遊，留字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感歎，蓋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半山，殘毁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溝西雇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寺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治城西北」，即此是也。

九日，至保寧、戒壇二寺。保寧有鳳凰臺、攬輝亭，臺有李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今已廢爲大軍甲仗庫，惟亭因舊趾重築，亦頗宏壯。寺僧言，亭牓本朱希真隸書，已爲俗子易之。法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丘。」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名曰李昪，是爲南唐烈祖。而齊丘爲大臣。後又有題字云：「昪元三年奉勑刻石。」蓋烈祖既有國，追念君臣相

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丘雖皆不足道，然當擾奪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業也。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有閣，因岡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户，淮水入南榮」者。又《横江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閣」是也。南唐後主時，朝廷遣武人魏丕來使，南唐意其不能文，即宴於是閣，因求賦詩。丕攬筆成篇，末句云：「莫教雷雨損基扃。」後主君臣皆失色。及南唐之亡，爲吴越兵所焚。國朝承平二百年，金陵爲大府，寺觀競以崇飾土木爲事，然閣終不能復。紹興中，有北僧來居，講《惟識百法論》，誓復興造。求偉材於江湖間，事垂集者屢矣，會建宮闕，有司往往輒取之。僧不以此動心，愈益經營，卒成盧舍那閣，平地高七丈，雄麗冠於江東。舊閣基相距無百步，今廢爲軍營。秦伯和遣醫柴安恭來視家人瘡。柴，邢州龍岡人。晚，褚誠叔來。誠叔嘗爲福州閩清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人死爲己利，辭不就，至今在選調。又有爲它邑尉者，亦獲盜，營賞甚力，卒得京官。將解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目大呼，數日神志方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爲，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叫呼，幾墜車。自此所至皆迂道以避刑人之地。人之不可有媿於心如此。移舟泊賞心亭下。秦伯和送藥。

十日，早，出建康城，至石頭，得便風，張帆而行。然港淺而狹，行亦甚緩。宿大城岡。金陵岡隴重複，如梅嶺岡、石子岡、佘讀如蛇婆岡，尤其著者也。居民數十家，

亦有店肆。

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鎮，泊太平州江口。謝玄暉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登三山望金陵，皆有詩。凡山臨江，皆曰磯。水湍急，篙工併力撑之，乃能上。然今年閏餘秋早，水落已數尺矣，則盛夏可知也。三山自石頭及鳳凰臺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財五十餘里。晉伐吴，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要濬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泊。」即此地也。是日便風，擊鼓掛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阻風泊浦溆，見之大怒，頓足詬駡不已。舟人不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之矣。世事蓋多類此者，記之以寓一笑。烈洲在江中，上有小山曰烈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山巔。慈姥磯，磯之尤巉絶峭立者。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望夫石相望，正可爲的對，而詩人未嘗掛齒牙。」故其詩云：「離鸞只説閨中恨，舐犢誰知目下情。」然梅聖俞《護母喪歸宛陵發長蘆江口》詩云：「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時磯。」師川偶忘之耳。聖俞又有《過慈姥磯下》及《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詩，皆極高奇，與此山稱。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爲狹，故隋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磯即南唐樊若冰獻策作浮梁渡王師處。初，若冰不得志於李氏，詐祝髮爲僧，廬於采石山，鑿石

爲竅，及建石浮圖，又月夜繫繩於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江北，以渡江面，既習知不謬，即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隋煬帝征遼，蓋嘗用此策渡遼水，造三浮橋於西岸。既成，引趨東岸，橋短丈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乘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始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乘以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之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已。其後若冰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冰所鑿石竅及石浮圖，皆不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雖微若冰，有不亡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議》，謂當縛若冰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豈不偉哉！文潛此說，實天下正論也。予自金陵得疾，是日方小愈，尚未能食。夜雨。

十二日，早，移舟泛姑熟溪五里，泊閱武亭。初，詢舟人，云：「江口泊船處距城二十里，須步乃可入。」及至閱武，乃止在城闉之外，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知州周元特操，聞予病，與醫郭師顯俱來視疾。自都下相別，迨今八年矣。太平州，本金陵之當塗縣，周世宗時南唐元宗失淮南，僑置和州於此，謂之新和州，改爲雄遠軍。國朝開寶八年，下江南，改爲平南軍，然獨領當塗一邑而已。太平興國二年，遂以爲州，且割蕪湖、繁昌來屬，而治當塗，

與興國軍同時建置，故分紀年以名之。

十三日，通判右朝請郎葉棻、員外通判左朝奉郎錢同仲耕、軍事判官左文林郎趙子覜、知當塗縣右通直郎王權來。午後，入州見元特，呼郭醫就坐間爲予切脉，且議所用藥。州正據姑熟溪北，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緑，而澄澈如鏡，纖鱗往來可數。溪南皆漁家，景物幽奇。兩浮橋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至浙中。姑熟堂最號得溪山之勝，適有客寓家其間，故不得至。又有一酒樓，登望尤佳，皆城之南也。往時溪流分一支貫城中，湮塞已久。近歲嘗浚治，然惟春夏之交暫通，今七月已絶流矣。《李太白集》有《姑熟十詠》，予族伯父彦遠嘗言東坡自黄州還，過當塗，讀之撫手大笑曰：「贋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郭功父争以爲不然，東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功父甚愠。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爲太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詠》及《歸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十四日，晚晴，開南牕觀溪山。溪中絶多魚，時裂水面躍出，斜日映之，有如銀刀。垂釣挽罟者彌望，以故價甚賤，僮使輩日皆饜飫。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魚」，及飲之，水味果甘，豈信以肥故多魚耶？溪東南數峰如黛，蓋青山也。

十五日，早，州學教授左文林郎吴博古敏叔、員外教授左文林郎楊恂信伯來。飯已，遊黄山東嶽廟廣福寺，遂登凌歊臺。大嶽廟棟宇頗盛，本謂之黄山大監廟。大

監者，不知何神，蓋淫祠也。今既爲嶽廟，而大監反寓食廡下。廣福本壽聖寺，以紹興壬午詔書改額。敗屋二十餘間，殘僧三四人，蕭然如古驛。主僧惠明，温州平陽人。凌歊臺正如鳳凰、雨花之類，特因山巔名之。宋高祖所營，面勢虚曠，高出氛埃之表。南望青山、龍山、九井諸峰，如在几席。龍山即孟嘉登高落帽處。九井山有桓玄僭位壇。稍西，江中二小山相對，云東梁、西梁也。北户臨和州新城，樓櫓歷歷可辨，蓋自絶江至和州，財十餘里。李太白有《黄山凌歊臺送族弟泛舟赴華陰》詩，即此地也。臺後有一塔，塔之後又有亭，曰「懷古」云。余初至當塗，飲姑熟溪水，喜其甘滑。已而遍飲城中水皆甘，蓋泉脉佳也。

十六日，郡集于道院，歷遊城上亭榭，有坐歟亭，頗宜登覽。城濠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晝，影入溪中，摇蕩如玉塔，始知東坡「玉塔卧微瀾」之句爲妙也。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四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五

山陰陸游務觀

入蜀記第三

十七日，郡集于青山李太白祠堂。二教授同集。祠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尚十五里。墓在祠後，有小岡阜起伏，蓋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巾白衣錦袍，又有道帽氅裘，侑食於側者，郭功甫也。早飯罷，遊青山。山南小市，有謝玄暉故宅基，今爲湯氏所居。南望平野極目，而環宅皆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真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巇，凡三四里，有兩道人，持湯飲迎勞於松石間。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周，濰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顴頰如丹，鬚鬢無白者。又有李媪八十矣，耳目聰明，談笑不衰，自言嘗得異人祕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絶頂又有小亭，亦名謝公亭。下視四山，如蛟龍奔放，争赴川谷，絶類吾鄉舜山。但舜山之巔，豐沃夷曠，無異平陸，此所不及也。亭北望正對歷陽。周生言：完顏亮入寇時，戰鼓之聲震于山中云。夜歸舟次，已一鼓盡矣。坐間，信伯言桓温墓亦在近郊，有石獸石馬，製作精妙。又有碑，悉刻當時車馬衣冠之類，極可觀，恨不一到也。

十八日，小雨，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江

溪相接，水清濁各不相亂。挽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泊舟。蓋自此出大江，須風便乃可行，往往連日阻風。兩小山夾江，即東梁、西梁，一名天門山。李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王文公詩云：「崔嵬天門山，江水遶其下。」梅聖俞云：「東梁如仰鼇，西梁如浮魚。」徐師川云：「南人北人朝暮舡，東梁西梁今古山。」皆得句於此也。水滸小兒賣菱芡蓮藕者甚衆。夜行堤上，觀月大信口。歐陽文忠公《于役志》謂之帶星口，未詳孰是。《于役志》蓋謫夷陵時所著也。

十九日，便風，過大小褐山磯。奇石巉絶，漁人依石挽罾，宛如畫圖間所見。過梟磯，在大江中，聳拔特起。有道士結廬其上，政和中賜名「寧淵觀」。舊説梟磯有梟，能害人，故得名。方郡縣奏乞觀額時，惡其名，因曰「磯在水中，水常沃石，故曰澆磯」。今觀屋亦二十餘間，然止一道人居之。相傳有二人，則其一輒死，故無敢往者。至蕪湖縣，泊舟吴波亭。知縣右通直郎呂昭問來。按漢丹楊郡有蕪湖縣，吴陸遜屯蕪湖，又杜預注《春秋》：楚子伐吴，克鳩兹，亦云在蕪湖。至東晉乃改名于湖，不知所自。王敦反，屯于湖，今故城尚存。又有玩鞭亭，亦當時遺迹。唐温飛卿有《湖陰曲》叙其事。近時張文潛以爲《晉書》所云「帝至于湖陰察營壘」，當以「于湖」爲句，飛卿蓋誤讀也，作《于湖曲》以反之。劉夢得《歷陽書事》詩叙道中事云：「望夫人化石，夢帝日環營。」蓋夢得自夔州移牧歷陽過此邑也。邑人云：數年前，邑境有盜，發大墓，棺

槨已壞，得鏡及刀劍之屬甚衆。甃塼有「大將軍墓」四字，或疑爲敦墓云。

二十日，寧國太平縣主簿左迪功郎陳炳來見，泛小舟往謝之。則寓寧淵觀下院，以提刑司檄來督大禮錢帛。寧淵在梟磯，隔大江，故置下院於近邑。道流十餘，壇宇像設甚盛，有觀主何守誠者，今選居太一宫矣。炳字德先，婺州義烏人，自言其從姑得道，徽宗朝，賜號妙静練師，結廬葛仙峰下，平生不火食，惟飲酒，啗生果，爲人言禍福死生，無毫釐差。每風日清和時，輒掩關獨處，或於户外竊聽之，但聞若二嬰兒聲，或歌或笑，往往至中夜方止，莫有能測者。年九十正旦，自言四月八日當遠行，果以是日坐逝。每爲德先言：「汝有仙骨，當遇異人。」後因得疾委頓，有皖山徐先生來餌以藥，即日疾平。徐因留，教以絶粒訣。德先父母方望其成名，固不許。然自是絶滋味，日食淡湯餅及飯而已。如此者六年，益覺身輕，能日行二百里。會中第娶妻，復近葷血，徐遂告別。臨行語德先曰：「汝二紀後，當復從我究此事。」德先送至溪上，方呼舟欲渡，徐褰裳疾行水上而去，呼之不復應。德先至今悵恨，有棄官入灊皖之意。予遂遊東寺，登王敦城以歸。城並大江，氣象宏敞。邑出綠毛龜，就舡賣者不可勝數。將午，解舟過三山磯。磯上新作龍祠，有道人半醉，立薜崖峭絶處，下觀行舟，望之使人寒心，亦奇士也。江中江豚十數出没，色或黑或黄。俄又有物長數尺，色正赤，類大蜈蚣，奮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三二尺，殊可畏也。宿過道口。

二十一日，過繁昌縣。南唐所置，初隸宣

城，及置太平州，復割隸焉。晚泊荻港，散步堤上，遊龍廟，有老道人守之，台州仙居縣人。自言居此十年，日伐薪二束賣之以自給，雨雪則從人乞，未嘗他營也。又至一菴，僧言隔港即銅陵界。遠山嶄然臨大江者，即銅官山。太白所謂「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是也，恨不一到。最後至鳳凰山延禧觀，觀廢于兵燼者四十餘年，近方興葺，羽流五六人。觀主陳廷瑞，婺州義烏縣人，言此古青華觀也。有趙先生，荻港市中人，父賣茗。先生幼名王九，年十三，疾亟，父抱詣青華，願使入道。是夕，先生夢老人引之登高山，謂曰「我，陰翁也」，出柏枝啗之，及覺，遂不火食。後又夢前老人，教以天篆數百字，比覺，悉記不遺。太宗皇帝召見，度爲道士，賜冠簡，易名自然，給裝錢遣還，遂爲觀主。祥符間，再召至京師，賜紫衣，改青華額曰「延禧」。先生懇求還山養母，得歸，一日無疾而逝，門人葬之山中。行半途，棺忽大重不可舉，其母曰：「吾兒必有異。」命發棺，果空無尸，惟劍履在耳。遂即其處葬之，今冢猶在，謂之劍冢。自然，國史有傳，❶大概與廷瑞言頗合，惟劍冢一事無之。荻港，蓋繁昌小墟市也。歸舟已夜矣。

二十二日，過大江，入丁家洲夾，復行大江。自離當塗，風日清美，波平如席，白雲青嶂，遠相映帶，終日如行圖畫，殊忘道途之勞也。過銅陵縣不入，晚泊水洪口。江湖間謂分流處爲洪，王文公詩云「東江木落水分洪」是也。

❶「史」，原作「朝」，今據華氏本改。

二十三日，過陽山磯，始見九華山。九華本名九子，李太白爲易名。太白與劉夢得皆有詩，而劉至以爲可兼太華女儿之奇秀。南唐宋子嵩辭政柄，歸隱此山，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由是九華之名益盛。惟王文公詩云「盤根雖巨壯，其末乃脩纖」，最極形容之妙。大抵此山之奇，在脩纖耳。然無含蓄敦大氣象，與廬阜、天台異矣。岸旁荻花如雪，舊見天井長老彦威云：廬山老僧用此絮紙衣，威少時在惠日亦爲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嗔云：「汝少年，輒求温暖如此，豈有心學道耶？」退而問兄弟，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財三四，皆年七十餘矣。威愧恐，亟除去。泊梅根港，巨魚十數，色蒼白，大如黄犢，出没水中。每出水，輒激起沸白成浪，真壯觀也。

二十四日，到池州，泊税務亭子。州唐置，南唐嘗爲康化軍節度，今省。又嘗割青陽隸建康，今復故，惟所置銅陵、東流二縣，及改秋浦爲貴池，今因之。蓋南唐都金陵，故當塗、蕪湖、銅陵、繁昌、廣德、青陽并江寧、上元、溧陽、溧水、句容凡十一縣，皆隸畿内。今建康爲行都，而纔有江寧等五邑，有司所當議也。李太白往來江東，此州所賦尤多。如《秋浦歌》十七首及《九華山》、《清溪》、《白笴陂》、《玉鏡潭》諸詩是也。《秋浦歌》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又曰：「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猨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則池州之風物可見矣。然觀太白此歌，高妙乃爾，則知《姑熟十詠》決爲贋作也。杜牧之《池州》諸詩正爾，觀之亦清婉可愛，若與太白詩並讀，醇醨異味矣。

初，王師平南唐，命曹彬分兵，自荊州順流東下，以樊若冰爲鄉導，首克池州，然後能取蕪湖、當塗，駐軍采石，而浮橋成，則池州今實要地，不可不備也。

二十五日，見知州右朝議大夫直祕閣楊師中、通判右朝奉郎孫德芻。遊光孝寺，寺有西峰聖者所留鐵笛。聖者生當吳武王楊行密時，陽狂不羈，好吹笛，能役鬼神蛟龍。嘗寓池州乾明寺，乾明即光孝也。及去，留笛付主事僧。笛似銅鐵而非，色綠而瑩潤如綠玉，不知何物。僧懼爲好事者所奪，郡官求觀之，輒出一凡鐵笛充數。予偶與監寺僧有舊，獨得一見。有石刻沈叡達所作《西峰銘》，文辭古雅可愛，恨非其自書也。僧言貴池去城八十里，在秀山下，江之一支，別匯爲池，四隅皆因山石爲岸，產鯉魚，金鱗朱尾，味極美，本以此得貴池之目。秀山有梁昭明太子墓，拱木森然。今池州城西，有神甚靈者，曰「九郎」。或云九郎即昭明。晚登弄水亭，杜牧之所賦詩也。亭殊不葺，然正對清溪齊山，景物絕佳。州雖瀕江，然據岡阜上，頗難得水。

二十六日，解舟過長風沙、羅刹石。李太白《江上贈竇長史》詩云：「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梅聖俞《送方進士遊廬山》云：「長風沙浪屋許大，羅刹石齒水下排。歷此二險過湓浦，始見瀑布懸蒼崖。」即此地也。又太白《長干行》云：「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到長風沙。」蓋自金陵至此七百里，而室家來迎其夫，甚言其遠也。地屬舒州，舊最號湍險。仁廟時，發運使周湛役三十萬夫，疏支流十里以避

之，至今爲行舟之利。羅刹石在大江中，正如京口鶻峰而稍大，白石拱起。其上叢篠喬木，亦有小神祠旛竿，不知何神也。西望群山靡迤，巖嶂深秀，宛如吾廬南望鏡中諸山，爲之累欷。宿懷家洑。懷，姓也，吴有尚書郎懷叙，見《顧雍傳》。

二十七日，五鼓，大風自東北來，舟人不告，乘便風解舡。過鴈翅夾，有税場，居民二百許家，岸下泊舡甚衆，遂經皖口至趙屯，未朝食，已行百五十里，而風益大，乃泊夾中。皖口，即王師破江南大將朱令贇水軍處。趙屯有戍兵，亦小市聚也。是日大風，至暮不止。登岸行至夾口，觀江中驚濤駭浪，雖錢塘八月之潮不過也。有一舟掀簸浪中，欲入夾者再三，不可得，幾覆溺矣。號呼求救，久方能入。北望正見皖山，太白《江上望皖公山》詩云「巉絶稱人意」，「巉絶」二字，不刊之妙也。南唐元宗南遷豫章，舟中望皖山，愛之，謂左右曰：「此青峭數峰何名？」答曰：「舒州皖山。」時方新失淮南，伶人李家明侍側，獻詩曰：「龍舟千里颺東風，漢武潯陽事正同。回首皖公山色好，日斜不到壽杯中。」元宗爲悲憤欷歔。故王文公詩云：「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名王。」計其處，當去此不遠也。夜雨。

二十八日，過東流縣不入。自雷江口行大江，江南群山蒼翠萬疊，如列屏障，凡數十里不絶，自金陵以西所未有也。是日便風張帆，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摇兀掀舞，纔如一葉。過獅子磯，一名佛指磯。蘚壁百尺，

青林緑篠，倒生壁間，圖畫有所不及。猶恨舟行北岸，不得過其下。旁有數磯，亦奇峭，然皆非獅子比也。至馬當，所謂下元水府。❶山勢尤秀拔，正面山脚直插大江。廟依峭崖架空爲閣，登降者皆自閣西崖腹小石徑，捫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飛甍曲檻，丹碧縹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舟至石壁下，忽晝晦，風勢横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帆，趨小港，竭力牽挽，僅能入港。繫纜同泊者四五舟，皆來助牽。早間同行一舟，亦蜀舟也。忽有大魚正緑，腹下赤如丹，躍起柂旁，高三尺許，人皆異之。是晚果折檣破帆，幾不能全，亦可怪也。入夜，風愈厲，增十餘纜，迨曉方少定。

二十九日，阻風馬當港中。風雨淒冷，初御裌衣。有小舟冒風濤來賣薪菜豨肉，亦有賣野彘肉者，云獵蘆場中所得。飯已，登南岸，望馬當廟，北風吹人勁甚，至不能語。既暮，風少定，然怒濤未息，擊舡終夜有聲。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抛江過其下，嵌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它石迥異。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日風静，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州宿松縣，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

❶「元」，原脱，今據華氏本補。

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自數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它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又有別祠在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澎浪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遊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煙雨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俊鶻摶水禽，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棲鶻甚多。

二日，早行，未二十里，忽風雲騰湧，急繫纜。俄復開霽，遂行。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爲妙。始見廬山及大孤，大孤狀類西梁，❶雖不可擬小孤之秀麗，然小孤之旁頗有沙洲葭葦，大孤則四際渺瀰，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江自湖口分一支爲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如引繩不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即唐之潯陽縣。柴桑、栗里，皆其地也。南唐爲奉化軍節度，今爲定江軍。岸土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

❶「梁」，原作「粱」，今據華氏本改。

人指點岸如頳」者也。泊溢浦，水亦甚清，不與江水亂。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首尾財六日，其間一日阻風不行，實以四日半，泝流行七百里云。

三日，移泊琵琶亭，見知州左朝請郎周昇强仲、通判左朝散郎胡适、發運使户部侍郎史正志志道、發運司幹辦公事程坦履道、察推左文林郎蔡戡定夫，始得夔州公移。

四日，遊天慶觀。李太白詩所謂「潯陽紫極宫」也。蘇黄詩刻皆不復存，太白詩有一石，亦近時俗書。見觀主李守智，問玉芝，亦不能答。觀皆古屋，初不更兵燼，而遺迹掃地，獨太清殿老君像乃唐人所塑，特爲奇古。真人、女真、仙官、力士、童子各二軀，又有唐明皇帝金銅像，衣冠如道士，而氣宇粹穆，有五十年安享太平富貴氣象。李守智者，滁州來安人，自言家故富饒，遇亂棄家爲道人，大將岳飛以度牒與之，始爲道士，至今畫岳氏父子事之。史志道招飲於發運廨中。登高遠亭，望廬山，天氣澄霽，諸峰盡見。志道出新鼓鑄鐵錢。

五日，郡集於庾樓，樓正對廬山之雙劍峰，北臨大江，氣象雄麗。自京口以西，登覽之地多矣，無出庾樓右者。樓不甚高，而覺江山煙雲，皆在几席間，真絶景也。庾亮嘗爲江、荆、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溢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溢口東」，則承誤亦久矣。張芸叟《南遷録》云：「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

六日，甲夜，有大燈毬數百，自溢浦蔽江而

下，至江面廣處分散漸遠，赫然如繁星麗天。土人云，此乃一家放五百椀以禳灾祈福，蓋江鄉舊俗云。

七日，往廬山，小憩新橋市，蓋吴蜀大路。市肆壁間多蜀人題名，並溪喬木往往皆三二百年物。蓋山之麓也，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宫三十里，此適當其半。是日，車馬及徒行者憧憧不絶，云「上觀」，蓋往太平宫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迹，舊傳遠公嘗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宫歲以爲常。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來者反不若太平之盛，亦可笑也。晚至清虚菴，菴在撥雲峰下，皇甫道人所居。皇甫名坦，嘉州人，出遊旁郡，獨見其弟子曹彌深。登紹興焕文閣，實藏光堯皇帝御書。又有神泉清虚堂，皆宸翰題榜，宿清虚西室，曹君置酒堂中，炙鹿肉甚珍，酒尤清醇。夜寒，可附火。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五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六

山陰陸游務觀

入蜀記第四

八日，早由山路至太平興國宮，門庭氣象極閎壯。正殿爲九天采訪使者像，衮冕如帝者。舒州灊山靈仙觀，祀九天司命真君，而采訪使者爲之佐，故南唐名靈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玄府，崇奉有自來矣。至太宗皇帝時，嘗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鶴帔，仍命三年一易。神宗皇帝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塗金殿額。兩壁圖十真人，本吴生筆。建炎中，李成、何世清二盜以廬山爲巢，宮屋焚蕩無餘。先是，山中有太一宮，摹吴筆於殿廡，及太平再興，復摹取太一本，所託非善工，無復髣髴。憩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趾也。溪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采訪殿前有鍾樓，高十許丈，三層，累塼所成，不用一木，而櫚桷翬飛，雖木工之良者不能加也。但鍾爲塼所揜蔽，聲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胡思齊云，此一樓爲費三萬緡，鍾重二萬四千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概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經焚，尚有古趣爲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龍寺，寺正對香爐峰，峰分一支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掛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澗，比年甃以塼，但若

一溝，無復古趣。予勸其主僧法才去塼，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賁觀音泉啜茶。登華嚴羅漢閣，閣與盧舍閣、鍾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閩浙名藍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閣、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本，傳以爲晉時物，白傳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馱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來葬于此。草堂，以白公記考之，略是故處。三間兩注，亦如記所云。其它如瀑水蓮池，亦皆在。高風逸韻，尚可想見。白公嘗以文集留草堂，後屢亡逸。真宗皇帝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壞於兵。今獨有姑蘇版本一帙，備故事耳。草堂之旁又有一故趾，云是王子醇樞密庵基。蓋東林爲禪苑，始於王公，而照覺禪師常摠，實第一祖。摠公有塑像，嚴重英特人也。宿東林。

九日，至晉慧遠法師祠堂及神運殿焚香，憩官廳堂中。有耶舍尊者、劉遺民等十八人像，謂之十八賢。遠公之側又有一人，執軍持侍立，謂之辟蛇童子。傳云：東林故多蛇，此童子盡拾取，投之蘄州。神運殿本龍潭，深不可測，一夕鬼神塞之，且運良材以作此殿，皆不知實否也。然「神運殿」三字，唐相裴休書，則此說亦久矣。官廳重堂邃廡，厨廐備設，壁間有張文潛題詩。寺極大，連日遊歷猶不能徧。唐碑亦甚多，惟顏魯公題名最爲時所傳。又有聰明泉在方丈之西，卓錫泉在遠公

祠堂後，皆久廢不汲，不可食，爲之太息。食已，游西林乾明寺。西林在東林之西，二林之間有小市，曰鴈門市，傳者以爲遠公鴈門人，老而懷故鄉，遂髣髴雁門邑里作此市，漢作新豐之比也。西林，本晉江州刺史陶範捨地建寺，紹興十五六年間，方爲禪居，褊小非東林比，又絶弊壞。主僧仁聰，閩人，方漸興葺。然流泉泠泠，環遶庭際，殊有野趣。正殿釋迦像，着寶冠，他處未見。僧云唐塑也。殿側有慧永法師祠堂，永公蓋遠公之兄。像下一虎偃伏，又有一居士立侍，不知何人。方丈後有塼塔，不甚高，制度古朴，予登二級而止。東廂有小閣，曰「待賢」，蓋往時館客之地，今亦頹弊。東西林寺舊額，皆牛奇章八分書，筆力極渾厚。西林亦有顏魯公題名，書家以爲二林題名，顏書之冠冕也。舊聞廬山天池磚塔初成，有僧施經二匣，未幾塔震一角，經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問僧，僧云誠然。或謂經乃刺血書，故致此異。又云：今年天池火，尺椽不遺，蓋旁野火所及也。晚復取太平宫路還江州，小憩于新亭，距州二十五里，過董真人煉丹井，汲飲，味亦佳。董真人者，奉也。

十日，史志道餉谷簾水數器，真絶品也。甘腴清冷，具備衆美。前輩或斥《水品》以爲不可信，《水品》固不必盡當，然谷簾卓然非惠山所及，則亦不可誣也。水在廬山景德觀，晚别諸人，連夕在山中，極寒，可擁爐。比還舟，秋暑殊未艾，終日揮扇。

十一日，解舟，吴發幹約待夔州書，因小留江口，望廬山。自到江州，至是凡十日，

皆晴。秋高氣清，長空無纖雲，甚宜登覽，亦客中可喜事也。泊赤沙湖口，東北望猶見廬山。老杜《潭州道林》詩云「殿脚插入赤沙湖」，此湖當在湖南，然岳州華容縣及此皆有赤沙湖，蓋江湖間地名多同，猶赤壁也。

十二日，江中見物，有雙角，遠望正如小犢，出没水中有聲。晚泊䲠䲭洑，隔江大山中有火兩點，若鐙開闔久之。問舟人，皆不能知。或云蛟龍之目，或云靈芝丹藥光氣，不可得而詳也。

十三日，至富池昭勇廟，以壺酒特豕，謁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神。神，吴大帝時折衝將軍甘興霸也。興霸嘗爲西陵太守，故廟食于此。開寶中，既平江南，增江淮神祠封爵，始封褒國公。宣和中，進爵爲王。建炎中，大盜張遇，號「一窩蜂」，擁兵過廟下，相率卜珓，一珓騰空中不下，一珓躍出户外，群盗惶恐引去，未幾遂敗。大將劉光世以聞，復詔加封。岳飛爲宣撫使，大葺祠宇，江上神祠皆不及也。門起大樓曰「卷雪」，有釘洲正對廟，故廟雖俯大江，而可泊舟。釘洲者，以鋭下得名。神妃封順祐夫人，神二子封紹威、紹靈侯，神女封柔懿夫人，皆有像。而後殿復有王與妃像偶坐，祭享之盛，以夜繼日。廟祝歲輸官錢千二百緡，則神之靈可知也。舟人云：若精虔致禱，則神能分風以應往來之舟。廡下有關雲長像，雲長不應祀於興霸之廟者，豈各忠所事，神靈共食，皆可以無媿耶！徹奠，自祠後步至旌教寺，寺爲酒務及酒官廨，像設斂置一屋，盡逐去僧輩，亦事之已甚者。富池，蓋隸興國軍。

十四日，曉雨。過一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絶相類。拋大江，遇一木筏，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臼碓皆具，中爲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素所未覩也。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於筏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能入夾，但行大江而已。」是日逆風挽舡，自平旦至日昳，纔行十五六里。泊劉官磯旁，蘄州界也。兒輩登岸，歸云：得小徑至山後，有陂湖渺然，蓮芰甚富。沿湖多木芙蕖，數家夕陽中，蘆藩茅舍，宛有幽致，而寂然無人聲。有大梨，欲買之，不可得。湖中小艇采菱，呼之亦不䧟。更欲窮之，會見道旁設機，疑有虎狼，遂不敢往。劉官磯者，傳云漢昭烈入吳，嘗檥舟于此。晚觀大黿浮沉水中。

十五日，微陰，西風益勁，挽舡尤艱。自富池以西，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濤頭。山麓時有居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過龍眼磯，江中拳石耳。磯旁山上有龍祠，晡後得便風，次蘄口鎮，居民繁錯，蜀舟泊岸下甚衆。監税秉義郎高世棟來，舊在京口識之，言此鎮歲課十五萬緡，鴈翅歲課二十六萬緡。夜與諸子登岸，臨大江觀月。江面遠與天接，月影入水，蕩摇不定，正如金虬，動心駭目之觀也。是日，買熟藥於蘄口市，藥貼中皆有煎煑所須，如薄荷、烏梅之類，此等皆客中不可倉卒求者，藥肆用心如此，亦可嘉也。

十六日，過新野夾，有石瀨茂林，始聞秋鶯。沙際水牛至多，往往數十爲群，吳中所無也。地屬興國軍大冶縣，當是土産所宜

爾。晚過道士磯，石壁數百尺，色正青，了無竅穴，而竹樹迸根，交絡其上，蒼翠可愛，自過小孤，臨江峰嶂，無出其右。磯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漁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李太白《送弟之江東》云：「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舡。」必在荆楚作，故有「中路」之句。張文潛云：「危磯插江生，石色擘青玉。」殆爲此山寫真。又云「已逢斌媚散花峽，不泊艱危道士磯。」蓋江行惟馬當及西塞最爲湍險難上。拋江泊散花洲，洲與西塞相直。前一夕，月猶未極圓，蓋望正在是夕。空江萬頃，月如紫金盤，自水中涌出，平生無此中秋也。

十七日，過回風磯，無大山，蓋江濱石磧耳。然水急浪湧，舟過甚艱。過蘭溪，東坡先生所謂「山下蘭芽短浸谿」者。買鹿肉供膳。晚泊巴河口，距黄州二十里，一市聚也。有馬祈寺、吴大帝刑馬壇。傳云吴攻壽春，刑白馬祭江神於此。自蘭谿而西，江面尤廣，山阜平遠。兩日皆逆風，舟人以食盡，欲來巴河糴米，極力牽挽，日皆行八九十里。蘇黄門謫高安，東坡先生送至巴河，即此地也。張文潛亦有《巴河道中》詩云：「東南地缺天連水，❶春夏風高浪卷山。」

十八日，食時方行，晡時至黄州。州最僻陋少事，杜牧之所謂「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東坡先生、張文潛謫居，遂爲名邦。泊臨皋亭，東坡先生所嘗寓，與秦少游書所謂「門外數步即大江」是也。煙波渺然，氣

❶「連」，華氏本作「運」。

象疏豁。見知州右朝奉郎直祕閣楊由義、通判右奉議郎陳紹復。州治陋甚，廳事僅可容數客，倅居差勝。晚移舟竹園步，蓋臨臯多風濤，不可夜泊也。黄州與樊口正相對，東坡所謂「武昌樊口幽絶處」也。漢昭烈用吴魯子敬策，自當陽進住鄂縣之樊口，即此地也。

十九日，早游東坡。自州門而東，岡壠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壠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壁皆畫雪。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横按筇杖，是爲雪堂。堂東大柳，傳以爲公手植。正南有橋，牓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爲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詩中「走報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齒，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與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爲一郡之最。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無幾，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亦蘇公所嘗寓，兵火之餘，無復遺迹，惟遶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郡集於棲霞樓，本太守閭丘孝終公顯所作，蘇公《樂府》云「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樓也。下臨大江，煙樹微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潔，先是，郡有慶瑞堂，謂一故相所生之地，後毁以新此樓。酒味殊惡，蘇公齏湯蜜汁之戲不虚發。郡人何斯舉詩亦云：「終年飲惡酒，誰敢憎督郵？」然文潛乃極稱黄州酒，以爲自京師之外無過者，故其詩云：「我初

謫官時，帝問司酒神。曰此好飲徒，聊給酒養真。去國一千里，齊安酒最醇。失火而得雨，仰戴天公仁。」豈文潛謫黄時，適有佳匠乎？循小徑繚州宅之後，至竹樓，規模甚陋，不知當王元之時，亦止此耶？樓下稍東，即赤壁磯，亦茅岡尔，略無草木。故韓子蒼待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栖鶻，亦無陳迹但飛鷗。」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質。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黄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真指爲公瑾之赤壁矣。又黄人實謂「赤壁」曰「赤鼻」，尤可疑也。晚復移舟菜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黄州臨大江，了無港澳可泊。或云：舊有澳，郡官厭過客，故塞之。

二十日，曉離黄州。江平無風，挽舡正自赤壁磯下過，多奇石，五色錯雜，粲然可愛，東坡先生《怪石供》是也。挽行十四五里，江面始稍狹，隔江岡阜延袤，竹樹葱蒨，漁家相映，幽邃可愛。復出大江，過三江口，極望無際。泊戚磯港。

二十一日，過雙柳夾。回望江上，遠山重複深秀。自離黄，雖行夾中，亦皆曠遠，地形漸高，多種菽粟蕎麥之屬。晚泊揚羅洑，大隄高柳，居民稠衆，魚賤如土，百錢可飽二十口，又皆巨魚。欲覓小魚飼猫，不可得。

二十二日，平旦微雨。過青山磯，多碎石及淺灘。晚泊白楊夾口，距鄂州三十里，陸

行止十餘里。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軍人也。

二十三日，便風掛帆，自十四日至是，始得風。食時至鄂州，泊稅務亭。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絶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詩云：「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蓋此郡自唐爲衝要之地。夔州迓兵來參。見知州右朝奉郎張郯之彦、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謝師稷。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吴所都武昌，乃今武昌縣。此州在吴名夏口，亦要害，故周公瑾求以精兵進住夏口。而晉武帝亦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也。自江州至此七百里，泝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文公云「盆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蓋退之未嘗行此路也。

二十四日，早，謝漕招食於漕園光華堂。依山亭館十餘，不甚葺。晚，郡集於奇章堂，以唐牛思黯嘗爲武昌節度使也。

二十五日，觀大軍教習水戰，大艦七百艘，皆長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鞺鞳，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也。

二十六日，與統、紓同遊頭陁寺。寺在州城之東隅石城山，山繚繞如伏蛇，自西亘東，因其上爲城，缺壞僅存。州治及漕司，皆依此山。寺毁於兵火，汴僧舜廣，住持三十年，興葺略備。自方丈西北躡支徑至絶頂，舊有奇章亭，今已廢。四顧江山井邑，靡有遺者。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云「頭陁雲外多僧氣」，正謂此寺

也。黄魯直亦云：「頭陁全盛時，宫殿梯空級。」藏殿後有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張庭圭温玉書，韓熙載撰碑陰，徐鍇題額，最後云：「唐歲在己巳，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軍州事楊守忠重立，前鄂州唐年縣主簿祕書省正字韓夔書。」碑陰云：「乃命猶子夔正其舊本而刊寫之。」以是知夔爲熙載兄弟之子也。碑字前後一手，又作「温」字不全，蓋南唐尊徐温爲義祖而避其名，則此碑蓋夔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偏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按此碑立於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大臣，不以覆亡爲懼，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舉遺文及興是碑爲盛，誇誕妄謬，真可爲後世發笑。然熙載死，李主猶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惑如此，雖欲久存，得乎？唐制：節度使不在鎮，而以副大使或留後居任，則云知節度事，此云知軍州事，蓋漸變也。唐年縣，本故唐時名，梁改曰臨夏，後唐復，晉又改臨江，然歷五代，鄂州未嘗屬中原，皆遥改耳。故此碑開寶中建，而猶曰唐年也。至江南平，始改崇陽云。簡棲爲此碑，駢儷卑弱，初無過人，世徒以載於《文選》，故貴之耳。自漢魏之間，駸駸爲此體，極於齊梁，而唐尤貴之，天下一律。至韓吏部、柳柳州，大變文格，學者翕然慕從。然駢儷之作，終亦不衰。故熙載、鍇號江左辭宗，而拳拳於簡棲之碑如此。本朝楊、劉之文擅天下，傳夷狄，亦駢儷也。及歐陽公起，然後掃

蕩無餘。後進之士，雖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此碑者，今人讀不能終篇，已坐睡矣，而況効之乎！則歐陽氏之功，可謂大矣。若魯直云「唯有簡棲碑，文章巋然立」，蓋戲也。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六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七

山陰陸游務觀

入蜀記第五

二十七日，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閎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爲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闞南湖，荷葉彌望，中爲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旁有水閣，極佳，但以賣酒，不可往。山谷云「凭欄十里芰荷香」，謂南湖也。是日，早微雨，晚晴。

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爲軍。太白詩云：「誰道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大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形容最妙。黃魯直「宵征江夏縣，睡起漢陽城」，亦此意。老杜有《公安送李晉肅入蜀余下沔鄂》及《登舟將適漢陽》詩，而卒於耒水，可恨也。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禕飛

升於此，後忽乘黃鶴來歸，故以名樓，號爲天下絶景。崔灝詩最傳，而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趾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可想見其地。樓榜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漢陽門遊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啓洞出游，老兵遇之，得黃金數餅，後化爲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會也。有道人，澶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南即石鏡山麓，巉頑石也，色黄赤皴駁，了不能鑑物，可謂浪得名者。由江濱堤上還船，民居市肆，數里不絶。其間復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爲多。

二十九日，早，有廣漢僧世全、左綿僧了證來附從人舟。日昳，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樓閣重複，燈火歌呼，夜分乃已。招醫趙隨爲靈照視脉。

三十日，黎明離鄂州，便風掛帆，沿鸚鵡洲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禰正平被殺處，故太白詩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敢生。」梁王僧辯擊邵陵王綸軍至鸚鵡洲，即此地也。自此以南爲漢水，《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水色澄澈可鑑。太白云「楚水清若空」，蓋言此也。過謝家磯、金雞洑。磯不甚高，而石皆横裂，如累層甓。得縮項

鯿魚，重十斤。洑中有聚落，如小縣，出鱘魚，居民率以賣鮓爲業。晚泊通濟口，自此入沌。沌讀如篆，字書云：「水名，在江夏。」過九月則沌涸不可行，必由巴陵至荆渚。

九月一日，始入沌，實江中小夾也。過新潭，有龍祠，甚華潔。自是遂無復居人，兩岸皆葭葦彌望，謂之百里荒。又無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入夜財行四五十里，泊叢葦中。平時行舟，多於此遇盜，通濟巡檢持兵來警邏，不寐達旦。

二日，東岸葦稍薄缺，時見大江渺瀰，蓋巴陵路也。晡時，次下郡，始有二十餘家，皆業漁釣，蘆藩茅屋，宛有幽致。魚尤不論錢。自此始復有挽路，登舟背望竟陵遠山。泊白臼，有莊居數家，門外皆古柳侵雲。

三日，自入沌，食無菜，是日始得菘及蘆服，然不肯斸根，皆刈葉而已。過八疊洑口，皆有民居。晚泊歸子保，亦有十餘家，多桑柘榆柳。

四日，平旦始解舟。舟人云，自此陂澤深阻，虎狼出没，未明而行，則挽卒多爲所害。是日早，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工」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過綱步，有二十餘家，在夕陽高柳中，短籬曬罾，小舫往來，正如畫圖所見，沌中之最佳處也。泊畢家池，地勢爽塏，居民頗衆。有一二家，雖茅荻

結廬，而窗户整潔，藩籬堅壯，舍旁有果園甚盛，蓋亦一聚之雄也。與諸子及二僧步登岸，遊廣福永固寺，闃然無一人。東偏白雲軒前，橙方結實，雖小而極香，相與烹茶破橙，抵莫乃還舟中。畢家池，蓋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

五日，泊紫湄。

六日，過東塲。並水皆茂竹高林，隄净如掃，雞犬閒暇，鳧鴨浮没。人往來林樾間，亦有臨渡唤船者，使人悦然如造異境。舟人云：皆村豪園廬也。泊雞鳴。

七日，泊湛江。

八日，早次江陵之建寧鎮，蓋沌口也。晉王澄棄荆州，别駕郭舒不肯從澄東下，乃留屯沌口。陳侯安都討王琳至沌口，皆此地也。阻風，大魚浮水中無數。凡行沌中七日，自是泛江，入石首縣界。夜觀隔江燒蘆塲，煙焰亘天如火城，光照舟中皆赤。

九日，早謁后土祠。道旁民屋，苫茅皆厚尺餘，整潔無一枝亂。掛帆抛江行三十里，泊塔子磯，江濱大山也。自離鄂州，至是始見山。買羊置酒，蓋村步以重九故，屠一羊，諸舟買之，俄頃而盡。求菊花於江上人家，得數枝，芬馥可愛，爲之頹然徑醉。夜雨極寒，始覆絮衾。

十日，阻風雨，遣小舟横絶江面，至對岸買肉食，得大魚之半，又得一烏牡鷄，不忍殺，畜於舟中。俄有村翁持茭蒴一束來餉，不肯受直。遣人先之夔，晚晴，開船窗觀月。

十一日，舟行，望西南一角，水與天接。舟人云：是爲潛軍港，古嘗潛軍伺敵於此。遥見港中有兩點正黑，疑其遠樹，則下不

屬地，久之，漸近可辨，蓋二千五百斛大舟也。又有水禽雙浮江中，色白類鵝而大，楚人謂之天鵝，飛騫絶高，有弋得者，味甚美。或曰即鵠也。泊三江口。水淺，舟行甚艱，自此遂不復有山。太白詩「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蓋荆渚所作也。

十二日，過石首縣，不入。石首自唐始爲縣，在龍蓋山之麓，下臨漢水，亦形勝之地。杜子美有《送石首薛明府》詩，即此邑也。泊藕池。

十三日，泊柳子。夜過全、證二僧舟中，聽誦梵語《般若心經》。此經惟蜀僧能誦。

十四日，次公安，古所謂油口也。漢昭烈駐軍，始更今名。❶規模氣象甚壯，兵火之後，民居多茅竹，然茅屋尤精緻可愛。井邑亦頗繁富，米斗六七十錢。知縣右儒林郎周謙孫來，湖州人。遊二聖報恩光孝禪寺，二聖謂青葉髻如來、婁至德如來也。皆示鬼神力士之形，高二丈餘，陰威凛然可畏。正殿中爲釋迦，右爲青葉髻，號大聖，左爲婁至德，號二聖。三像皆南面。予按《藏經》駒字函，娑羅浮殊童子成道，爲青葉髻如來。青葉髻如來再出世，爲樓至如來，則二如來本一身耳。有碑言邑人一夕同夢二神人，言：「我青葉髻、婁至德如來也。有二巨木在江干，我所運者，俟鄱行者來，令刻爲我像。」已而果有人自稱鄱行者，又善肖像，邑人欣然請之。像成，人皆謂酷類所夢。然碑無年月，不知何代也。長老祖珠，南平軍人。寺後有廢城，髣髴尚存，《圖經》謂之

❶「今」，原作「令」，今據毛氏本改。

呂蒙城。然老杜乃曰：「地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蓋玄德、子明皆屯於此也。老杜《曉發公安》詩注云：「數月憩息此縣。」按：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而《留别公安太易沙門》詩云「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則是以秋至此縣，暮冬始去。其曰「數月憩息」，蓋爲此也。泊弭節亭。馴鷗低飛往來，竟日不去。

十五日，周令説縣本在近，北枕漢水，沙虚岸摧，漸徙而南，今江流乃昔市邑也。又云：縣有五鄉，然共不及二千户。地曠民寡如此，民耕尤苦。隄防數壞，歲歲增築不止。晚携家再遊二聖寺，衆寮有維摩刻木像，甚佳，云：沙市工人所爲也。方丈西有竹軒，頗佳。珠老説五祖法演禪師，初住四面山，孑然獨處凡二年，始有一道士來問道，乃請作知事。又三年，僧寳良來，與道士朝夕參叩，皆得法。於是演公之道寖爲人知，而四方學者始稍有至者。雖其後門人之盛稱天下，然終身不過數十衆。珠聞此於其師卍菴顔禪師。荆州絶無禪林，惟二聖而已。然蜀僧出關，必走江浙，回者又已自謂有得，不復參叩。故語云：「下江者疾走如煙，上江者鼻孔撩天，徒勞他二佛打供，了不見一僧坐禪。」

十六日，過白湖，渺然無津，抛江至升子鋪。有天鵝數百，翔泳水際。日入，泊沙市。自公安至此六十里，自此至荆南陸行十里，舟不復進矣。老杜詩云：「買薪猶白帝，鳴艣已沙頭。」劉夢得云：「沙頭檣干上，始見春江闊。」皆謂此也。

十七日，日入後，遷行李過嘉州趙青船，蓋

入峽船也。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則與蜀人爲婚姻者也。

十八日，見知府資政殿學士劉恭父珙、通判右奉議郎權嗣衍、左宣教郎陳孺。荆南，《圖經》以爲楚之郢都，梁元帝亦嘗都焉。唐爲江陵府荆南節度，今因之。然牧守署銜但云「知荆南軍府」，與永興河陽正同，初無意義，但沿舊而已。

十九日，郡集於新橋馬監。監在西門外四十里。自出城，即黄茅彌望，每十餘里，有村疃數家而已。道遇數十騎縱獵，獲狐兔皆繫鞍上，割鮮藉草而飲，云襄陽軍人也。是日，極寒如窮冬。土人云，此月初已嘗有雪。

二十日，倒檣竿，立艣牀，蓋上峽惟用艣及百丈，不復張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爲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艣六枝，百丈兩車。

二十一日，劉帥丁内艱，分迓兵之半負肩輿，自山路先歸夔州。是日，重霧四塞。

二十二日，五鼓赴能仁院，建會慶節道場。中夜後，舟人祀峽神，屠一豨。

二十三日，奠劉帥母安定郡太夫人卓氏。劉帥受吊禮，與吴人同。

二十四日，見左朝奉郎湖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牛達可、右奉議郎安撫司幹辦公事湯衡、右朝奉郎安撫司幹辦公事趙藴。

二十五日，右文林郎知歸州興山縣高衤郓來。

二十六日，修船始畢，骨肉入新船，祭江瀆廟，用壺酒特豖。廟在沙市之東三四里，神曰昭靈孚應威惠廣源王，蓋四瀆之一，最爲典祀之正者。然兩廡淫祠尤多，蓋荆楚舊俗也。司法參軍右迪功郎王師點，録其叔祖君儀待制《訟卦講義》來。

君儀，嚴州人，師事先大父，精於《易》，然遺書不傳，《講義》止存一篇而已，然亦其少作也。

二十七日，解舟，擊鼓鳴艣，舟人皆大噪，擁堤觀者如堵墻。泊新河口，距沙市三四里，蓋蜀人修船處。

二十八日，泊方城。有嘉州人王百一者，初應募爲船之招頭，招頭盖三老之長，雇直差厚，每祭神，得胙肉倍衆人。既而船户趙清改用所善程小八爲招頭，百一失職怏怏，又不決去，遂發狂赴水。予急遣人拯之，流一里餘，三没三踊，僅得出。一招頭得喪，能使人至死，況大於此者乎！

二十九日，阻風。

十月一日，過瓜洲壩倉頭百里洲，泊沱邕。皆聚落，竹樹鬱然，民居相望，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群童見船過，皆挾書出觀，亦有誦書不輟者。沱，江别名，《詩》「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别爲沱」是也。邕則《爾雅》所謂「春秋夏有水，冬無水曰邕」也。

二日，泊桂林灣。全、證二僧陸行來云：「沿路民居，大抵多四方人，土著財十一也。」舟人殺豬十餘口祭神，謂之開頭。

三日，舟人分胙，行差晚。與兒輩登隄觀蜀江，乃知李太白《荆門望蜀江》詩「江色緑且明」，爲善狀物也。自離塔子磯，至是始望見巴山。山在松滋縣。泊灌子口，蓋松滋、枝江兩邑之間。松滋，晉縣，自此入蜀江。枝江，唐縣，古羅國也。江陵九十九洲在焉。晉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桓玄死，自白帝至枝江，即此地也。歐陽文忠公有《枝江山行》五言二十四韻，蓋文忠赴夷陵時，自此陸行至峽州，故其

《望州坡》詩云：「崎嶇幾日山行倦，却喜坡頭見峽州。」灌子口，一名松滋渡。劉賓客有詩云：「巴人淚應猨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

四日，過楊木寨。蓋松滋有四寨，曰楊木、車羊、高平、税家云。泊龍灣。

五日，過白羊市，蓋峽州宜都縣境上。宜都，唐縣也。謁張文忠公天覺墓，殘伐墓木橫道，幾不可行。天覺之子直龍圖閣茂已卒，二孫一有官，病狂易，一白丁也。初作墓江濱，已而不果葬，改葬山間，今墓是也，而舊墓亦不復毁。啓隧道出入，中可容數十人坐。有道人結屋其旁守之。道人出一石刻草書云：「莫將外物尋奇寶，須問真師決汞鉛。寄八瓊張子高。鍾離權始自王屋遊都下，弟子浮玉山人來乞此字，今又將西還，丹元子再請書卷之末。紹聖元年仲冬望日。」權，即世所謂鍾離先生。子高，即天覺。丹元子，即東坡先生與之醻倡者。後有魏泰道輔跋云：「天覺修黄籙醮法成，浮玉山人謂之曰：『上天録公之功，爲須彌山八瓊洞主，宜刻印謝帝而佩之。』天覺不以爲信，故浮玉又出鍾離公書爲證。後丹元子又爲天覺求書卷末。」又有徐注者跋云：「天覺舟過真州，方出謁，有布衣幅巾者，徑入舟中，索筆大書『閑人吕洞賓來謁張天覺』十字，擲筆即去。而天覺適歸，墨猶未乾。」注，真州人，云親見之。墳前碑樓壁間，有詩一篇云：「秋風十驛望台星，想見冰壺照坐清。霖雨已回公旦駕，挽鬚聊聽野王箏。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別，却歸林下看昇平。」蓋魏道輔贈天覺詩，

後人所題者。唐立夫舍人亦有一詩，末句云：「無碑堪墮淚，著句與招魂。」宜都知縣右文林郎呂大辨來。泊赤崖。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七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八

山陰陸游務觀

入蜀記第六

六日，過荆門十二碚，皆高崖絶壁，嶄巖突兀，則峽中之嶮可知矣。過碚，望五龍及雞籠山，崖巖正如夏雲之奇峰。荆門者，當以險固得名。碚上有石穴，正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荆門，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下。峽州，在唐爲硤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爲陜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建言：「陜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陜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人」。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黄魯直書。

七日，見知州右朝奉大夫葉安行字履道。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静練、洗心二亭，下臨江，山頗疏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歐陽文忠公不以爲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峰蔽緑蘿。」初讀之，但謂孤峰蒙藤蘿耳，及至此，乃知山下爲緑蘿谿也。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景帝不知何以有廟於此。

歐陽公爲令時，有祈雨文，在集中。東山寺，亦見歐陽公詩。距望京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亭前冬青及柏，皆百餘年物。遂至夷陵縣，見縣令左從政郎胡振。廳事東至喜堂，郡守朱虞部爲歐陽公所築者，已焚壞，柱礎尚存，規模頗雄深。又東則祠堂，亦簡陋，肖像殊不類，可歎。廳事前一井，相傳爲歐陽公所浚，水極甘寒，爲一郡之冠。井旁一柟，合抱，亦傳爲公手植。晚，郡集於楚塞樓，遍歷爾雅臺、錦障亭。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爾雅臺者，《圖經》以爲郭景純注《爾雅》於此。又有絳雪亭，取歐陽公《千葉紅梨》詩，而紅梨已不存矣。

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峰万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横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即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躡石磴二里，其險處不可着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險尤可畏。繚山腹，傴僂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丁」，下又缺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

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黄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檝，同道人唐履來游，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牌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略無少異。

九日，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政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碚，《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絶類，而背脊皰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緑潤，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巖嶺有積雪，而洞中温然如春。碚洞相對，稍西有一峰，孤起侵雲，名天柱峰。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正如瀋渠積土狀。晚次黄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頗白皙，語音亦頗正。茶則皆如柴枝草葉，苦不可入口。廟曰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于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馬無左耳，蓋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輩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哉黄牛，有大神力。輂聚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磥硊江側，壅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封羊醴

酒，千載廟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脅人求祭饗，使神之用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 蓋過論也。 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十日，早以特豕壺酒祭靈感廟，遂行。 過鹿角、虎頭、史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猶可畏。 泊城下，歸州秭歸縣界也。 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黃牛峽。 廟後山如屏風疊，嵯峨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黃。 前有一人如着帽立者。 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 因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故城，今尚在。 因相與訪之。 城在一岡阜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江水，對黃牛峽。 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 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自荆以西，子胥廟至多。 城下多巧石，如靈壁湖口之類。

十一日，過達洞灘。 灘惡，與骨肉皆乘轎陸行過灘。 灘際多奇石，五色粲然可愛，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 猶見黃牛峽廟後山。 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 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 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 歐陽公自荆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蝦蟆碚》、《黃牛廟》詩者，蓋在官時來游也。 故《憶夷陵山》詩云：「憶嘗祗吏役，鉅細悉經覯。」其後又云：「荒煙下牢戍，百仞塞溪漱。 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猨狖也。 晚泊馬

肝峽口。兩山對立，脩聳摩天，略如廬山。江岸多石，百丈縈絆，極難過。夜小雨。

十二日，早過東瀼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絶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名峽。其傍又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草被之，正如一青獅子。微泉泠泠，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峰孤起，秀麗略如小孤山。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

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爲石所損，急遣人往拯之，僅不至沉。然鋭石穿船底，牢不可動，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平聲。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鋭石，故爲峽中最嶮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冒利，以至此，可爲戒云。遊江瀆北廟，廟正臨龍門。其下石罅中有温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木盎，長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大抵峽中負物率着背，又多婦人，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爲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梳，如手大。

十四日，留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瀆南廟。新修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尚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于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絶於天聖中，至是而復通。

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乘十二月、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併力盡鑱去鋭石。然灘上居民皆利於敗舟賤賣板木及滯留買賣，必摇沮此役。不則賂石工，以爲石不可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敗，皆失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懲創。二者皆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興山口。肩輿遊玉虚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録於《水品》，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里餘，洞門小纔袤丈，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宫殿中。有石成幢蓋、旛旗、芝草、竹笋、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絶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能及者。有熙寧中謝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叙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不可秉燭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崖谷之險也。

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右奉議郎賈選子公、通判左朝奉郎陳端彦民瞻。館於報恩光孝寺，距城一里許，蕭然無僧。歸之爲州，纔三四百家，負卧牛山，臨江。州前即人鮓甕，城中無尺寸平土，灘聲常如暴風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地比歸州差平。或云楚始封於此。《山海經》：夏啓封孟除於丹陽城。郭璞注云在秭歸縣南，疑即此也。然《史記》成王封熊繹於丹陽，裴駰乃云在枝江。未

詳孰是。

十七日，郡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石犖确之地。賈守云，州倉歲收秋夏二料，麥粟粇米共五千餘石，僅比吴中一下户耳。

十八日，初得艬船，差小，然底闊而輕，於上灘爲便。

十九日，郡集於歸鄉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訪宋玉宅，在秭歸縣之東，今爲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郡人避太守家諱，去之。或遂由此失傳，可惜也。

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巫峰門，過天慶觀，少留。觀，唐天寶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巴東太守劉瑫所立。字畫頗清逸，碑側題當時郡官吏胥姓名，字亦佳。又有周顯德中荆南判官孫光憲爲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迹。蓋五代時歸峽皆隸荆渚也。殿前有柏，數百年物。觀下即吒灘，亂石無數。飯于靈泉寺，遂登舟過業灘，亦名灘也。水落舟輕，俄頃遂過。

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險也。晚泊巴東縣。江山雄麗，大勝秭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中纔百餘户。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秭歸尉右迪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迪功郎杜德先來，皆蜀人也。謁寇萊公祠堂，登秋風亭，下臨江山。是日重陰微雪，天氣飂飃。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柏堂、白雲亭。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麗可愛。白雲亭則天下幽奇絶境，群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

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人骨。其下是爲慈溪，奔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廨廳事之後。巴東了無一事，爲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

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絶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髣髴若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派有年，兩派中熟，一派或絶流饑饉。泊疲石，夜雨。

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峰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峰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峰，惟神女峰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峰頂，山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峰，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峰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裴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群烏幸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絶無一烏，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但黮闇，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旱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徽之、尉右迪功郎文庶幾來。

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

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絶頂，謂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黄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携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即謂此也。縣廨有故鐵盆，底鋭似半甕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直作《盆記》，大略言「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攝縣事。予起戎州，來寓縣廨，此盆舊以種蓮，余洗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離宫，俗謂之細腰宫。有一池，亦當時宫中燕遊之地，今堙没略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趺陷入地，碑傾前欲壓，字纔半存。

二十五日，晡後至大溪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

二十六日，發大溪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疋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灔澦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入關，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所立，庭中石筍，有黄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爲賦詩者，已毁。今堂近歲所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即東屯，少陵故居也。

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宫也。宫今爲州倉，而州治在宫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

謂、薛顔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瀼之西，故一曰瀼西。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云。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八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九

山陰陸游務觀

詞

赤壁詞 招韓無咎遊金山

禁門鍾曉，憶君來朝路，初翔鸞鵠。西府中臺推獨步，行對金蓮宮燭。蹙繡華韉，仙葩寶帶，看即飛騰速。人生難料，一尊此地相屬。　回首紫陌青門，西湖閑院，鎖千梢脩竹。素壁棲鴉應好在，殘夢不堪重續。歲月驚心，功名看鏡，短鬢無多緑。一歡休惜，與君同醉浮玉。

浣沙溪 和無咎韻

嬾向沙頭醉玉瓶，喚君同賞小窗明。夕陽吹角最關情。　忙日苦多閑日少，新愁常續舊愁生，客中無伴怕君行。

其二 南鄭席上

浴罷華清第二湯，紅綿撲粉玉肌涼。娉婷初試藕絲裳。　鳳尺裁成猩血色，螭奩熏透麝臍香，水亭幽處捧霞觴。

青玉案 與朱景參會北嶺

西風挾雨聲翻浪，恰洗盡、黄茅瘴。老

慣人間齊得喪。千巖高卧，五湖歸棹，替却凌煙像。　故人小駐平戎帳，白羽腰間氣何壯！　我老漁樵君將相。小槽紅酒，晚香丹荔，記取蠻江上。

水調歌頭 多景樓

江左占形勝，最數古徐州。連山如畫佳處，縹渺著危樓。鼓角臨風悲壯，烽火連空明滅，往事憶孫劉。千里曜戈甲，萬竈宿貔貅。　露霑草，風落木，歲方秋。使君宏放，談笑洗盡古今愁。不見襄陽登覽，磨滅遊人無數，遺恨黯難收。叔子獨千載，名與漢江流。

浪淘沙 丹陽浮玉亭席上作

綠樹暗長亭，幾把離尊。陽關常恨不堪聞，何況今朝秋色裏，身是行人。　清淚浥羅巾，各自消魂。一江離恨恰平分。安得千尋橫鐵鎖，截斷煙津。

定風波 進賢道上見梅贈王伯壽

欹帽垂鞭送客回，小橋流水一枝梅。衰病逢春都不記，誰謂，幽香却解逐人來。　安得身閑頻置酒，携手，與君看到十分開。　少壯相從今雪鬢，因甚，流年羈恨兩相催。

南鄉子

歸夢寄吴檣，水驛江程去路長。想見芳洲初繫纜，斜陽煙樹，參差認武昌。愁鬢點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鄉交舊少，淒涼，却恐它鄉勝故鄉。

其二

早歲入皇州，罇酒相逢盡勝流。三十年來真一夢，堪愁客路，蕭蕭兩鬢秋。蓬嶠偶重遊，不待人嘲我自羞。看鏡倚樓俱已矣，扁舟，月笛煙蓑萬事休。

滿江紅

危堞朱欄，登覽處，一江秋色。人正似征鴻社燕，幾番輕別。繾綣難忘當日語，淒涼又作它鄉客。問鬢邊都有幾多絲，真堪織。

楊柳院，秋千陌。無限事，成虛擲。如今何處也，夢魂難覓。金鴨微温香縹渺，錦茵初展情蕭瑟。料也應紅淚伴秋霖，燈前滴。

其二 夔州催王伯禮侍御尋梅之集

疏蘂幽香，禁不過，晚寒愁絶。那更是巴東江上，楚山千疊。欹帽閑尋西瀼路，亸鞭笑向南枝説。恐使君歸去上鑾坡，孤風月。

清鏡裏，悲華髮。山驛外，溪橋

側。悽然回首處，鳳凰城闕。憔悴如今誰領略，飄零已是無顏色。問行厨何日喚賓僚，猶堪折。

感皇恩 伯禮立春日生日

春色到人間，綵旛初戴，正好春盤細生菜。一般日月，只有仙家偏耐。雪霜從點鬢，朱顏在。　温詔鼎來，延英催對，鳳閣鸞臺看除拜。對衣裁穩，恰稱毬紋新帶。箇時方旋了，功名債。

其二

小閣倚秋空，下臨江渚，漠漠孤雲未成雨。數聲新鴈，回首杜陵何處。壯心空萬里，人誰許？　黃閣紫樞，築壇開府。莫怕功名欠人做。如今熟計，只有故鄉歸路。石帆山脚下，菱三畝。

好事近 寄張真甫

羈鴈未成歸，腸斷寶箏零落。那更凍醪無力，似故人情薄。　瘴雲蠻雨暗孤城，身在楚山角。煩問劍南消息，怕還成疏索。

其二

風露九霄寒，侍宴玉華宫闕。親向紫皇香案，見金芝千葉。　碧壺仙露醞初成，香味兩奇絕。醉後却騎丹鳳，看蓬萊春色。

其三次宇文卷臣韻

客路苦思歸，愁似蠒絲千緒。夢裏鏡湖煙雨，看山無重數。　尊前消盡少年狂，慵著送春語。花落燕飛庭户，歎年光如許。

其四

歲晚喜東歸，掃盡市朝陳迹。揀得亂山環處，釣一潭澄碧。　賣魚沽酒醉還醒，心事付横笛。家在萬重雲外，有沙鷗相識。

其五

華表又千年，誰記駕雲孤鶴。回首舊曾遊處，但山川城郭。　紛紛車馬滿人間，塵土汙芒屩。且訪葛仙丹井，看巖花開落。

其六

揮袖別人間，飛躡峭崖蒼壁。尋見古僊丹竈，有白雲成積。　心如潭水静無風，一坐數千息。夜半忽驚奇事，看鯨波暾日。

其七

湓口放船歸，薄暮散花洲宿。兩岸白蘋紅蓼，映一蓑新綠。有沽酒處便爲家，菱芡四時足。明日又乘風去，任江南江北。

其八 登梅仙山絕頂望海

揮袖上西峰，孤絕去天無尺柱。杖下臨鯨海，數煙帆歷歷。貪看雲氣舞青鸞，歸路已將夕。多謝半山松吹，解慇懃留客。

其九

小倦帶餘酲，澹澹數櫺斜日。驅退睡魔十萬，有雙龍蒼璧。少年莫笑老人衰，風味似平昔。扶杖凍雲深處，探溪梅消息。

其十

覓箇有緣人，分付玉壺靈藥。誰向市塵深處，識遼天孤鶴。月中吹笛下巴陵，條華赴前約。今古廢興何限，歎山川如昨。

其十一

平旦出秦關，雪色駕車雙鹿。借問此行安往，賞清伊脩竹。　漢家宮殿劫灰中，春草幾回緑。君看變遷如許，況紛紛榮辱。

其十二

秋曉上蓮峰，高躡倚天青壁。誰與放翁爲伴，有天壇輕策。　鏗然忽變赤龍飛，雷雨四山黑。談笑做成豐歲，笑禪龕楖栗。

鷓鴣天 送葉夢錫

家住東呉近帝鄉，平生豪舉少年場。十千沽酒青樓上，百萬呼盧錦瑟傍。　身易老，恨難忘，尊前贏得是淒涼。君歸爲報京華舊，一事無成兩鬢霜。

其二 葭萌驛作

看盡巴山看蜀山，子規江上過春殘。慣眠古驛常安枕，熟聽陽關不慘顏。　慵服氣，嬾燒丹，不妨青鬢戲人間。祕傳一字神仙訣，説與君知只是頑。

其三

梳髮金盤剩一窩，畫眉鸞鏡暈雙蛾。人間何處無春到，只有伊家獨占多。微步處，奈嬌何，春衫初換麴塵羅。東鄰鬭草歸來晚，忘却新傳子夜歌。

其四

家住蒼煙落照間，絲毫塵事不相關。斟殘玉瀣行穿竹，卷罷黄庭卧看山。貪嘯傲，任衰殘，不妨隨處一開顔。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却英雄似等閑。

其五

插脚紅塵已是顛，更求平地上青天。新來有箇生涯別，買斷煙波不用錢。沽酒市，採菱船，醉聽風雨擁蓑眠。三山老子真堪笑，見事遲來四十年。

其六

嬾向青門學種瓜，只將漁釣送年華。雙雙新燕飛春岸，片片輕鷗落晚沙。歌縹渺，艣嘔啞，酒如清露鮓如花。逢人問道歸何處？笑指船兒此是家。

其七 薛公肅家席上作

南浦舟中兩玉人，誰知重見楚江濱。憑教後苑紅牙版，引上西川緑錦茵。纔淺笑，却輕嚬，淡黃楊柳又催春。情知言語難傳恨，不似琵琶道得真。

驀山溪 送伯禮

元戎十乘，出次高唐館。歸去舊鵷行，更何人齊飛霄漢。瞿唐水落，惟是淚波深，催疊鼓，起牙檣，難鏁長江斷。　春深鼇禁，紅日宮甎暖。何處望音塵，黯消魂層城飛觀。人情見慣，不敢恨相忘。梅驛外，蓼灘邊，只待除書看。

又 遊三榮龍洞

窮山孤壘，臘盡春初破。寂寞掩空齋，好一箇無聊底我。嘯臺龍岫，隨分有雲山，臨淺瀨，蔭長松，閑據胡床坐。　三杯徑醉，不覺紗巾墮。畫角喚人歸，落梅村籃輿夜過。城門漸近，幾點妓衣紅，官驛外，酒壚前，也有閑燈火。

木蘭花 立春日作

三年流落巴山道，破盡青衫塵滿帽。身如西瀼渡頭雲，愁抵瞿唐關上草。春盤春酒年年好，試戴銀旛判醉倒。　今朝一歲大家添，不是人間偏我老。

朝中措 梅

幽姿不入少年場，無語只淒涼。一箇飄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腸。　江頭月底，新詩舊夢，孤恨清香。任是春風不管，也曾先識東皇。

其二 代譚德稱作

怕歌愁舞嬾逢迎，粧晚託春酲。總是向人深處，當時枉道無情。　關心近日，啼紅密訴，剪緑深盟。杏館花陰恨淺，畫堂銀燭嫌明。

其三

鼕鼕儺鼓餞流年，燭焰動金船。綵燕難尋前夢，酥花空點春妍。　文園謝病，蘭成久旅，回首淒然。明月梅山笛夜，和風禹廟鶯天。

臨江仙 離果州作

鳩雨催成新緑，燕泥收盡殘紅，春光還與美人同。論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　只道真情易寫，那知怨句難工，水流雲散各西東。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橋風。

蝶戀花 離小益作

陌上簫聲寒食近，雨過園林，花氣浮芳潤。千里斜陽鍾欲暝，憑高望斷南樓信。海角天涯行略盡，三十年間，無處無遺恨。天若有情終欲問，忍教霜點相思鬢。

其二

桐葉晨飄蛩夜語，旅思秋光，黯黯長安路。忽記橫戈盤馬處，散關清渭應如故。江海輕舟今已具，一卷兵書，歎息無人付。早信此生終不遇，當年悔草《長楊賦》。

其三

水漾萍根風卷絮，倩笑嬌顰，忍記逢迎處。只有夢魂能再遇，堪嗟夢不由人做。夢若由人何處去，短帽輕衫，夜夜眉州路。不怕銀缸深繡户，只愁風斷青衣渡。

釵頭鳳

紅酥手，黄縢酒，滿城春色宫墻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

清商怨 葭萌驛作

江頭日暮痛飲，乍雪晴猶凛。山驛淒涼，燈昏人獨寢。　鴛機新寄斷錦，歎往事，不堪重省。夢破南樓，緑雲堆一枕。

水龍吟 榮南作

樽前花底尋春處，堪歎心情全減。一身萍寄，酒徒雲散，佳人天遠。那更今年，瘴煙蠻雨，夜郎江畔。漫倚樓橫笛，臨窗看鏡，時揮涕，驚流轉。　花落月明庭院，悄無言，魂消腸斷。憑肩携手，當時曾効，畫梁栖燕。見説新來，網縈塵暗，舞衫歌扇。料也羞憔悴，慵行芳徑，怕啼鶯見。

秋波媚 七月十六日晚，登高興亭，望長安南山。

秋到邊城角聲哀，烽火照高臺。悲歌擊筑，憑高酹酒，此興悠哉。　多情誰似南山月，特地暮雲開。灞橋煙柳，曲江池館，應待人來。

其二

曾散天花蘂珠宮，一念墮塵中。鉛華洗盡，珠璣不御，道骨仙風。　東遊我醉騎鯨去，君駕素鸞從。垂虹看月，天台采藥，更與誰同？

采桑子

寶釵樓上粧梳晚，嬾上鞦韆。閑撥沉煙，金縷衣寬睡髻偏。 鱗鴻不寄遼東信，又是經年。彈淚花前，愁入春風十四絃。

卜算子 詠梅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黄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無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妬。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沁園春 三榮横溪閣小宴

粉破梅梢，緑動萱叢，春意已深。漸珠簾低卷，筇枝微步，冰開躍鯉，林暖鳴禽。荔子扶疏，竹枝哀怨，濁酒一尊和淚斟。憑欄久，歎山川冉冉，歲月駸駸。 當時豈料如今，漫一事無成霜鬢侵。看故人强半，沙堤黄閣，魚懸帶玉，貂映蟬金。許國雖堅，朝天無路，萬里淒涼誰寄音。東風裏，有灞橋煙柳，知我歸心。

其二

一別秦樓，轉眼新春，又近放燈。憶盈盈倩笑，纖纖柔握，玉香花語，雪暖酥凝。念遠愁腸，傷春病思，自怪平生殊未曾。君知否？漸香消蜀錦，淚漬吳綾。 難求繫日長繩，況倦客飄零少舊朋。但江郊鴈起，漁村笛怨，寒釭委燼，孤硯生冰。水繞山圍，煙昏雲慘，縱有高臺常怯登。消魂

處，是魚牋不到，蘭夢無憑。

其三

孤鶴歸飛，再過遼天，換盡舊人。念纍纍枯冢，茫茫夢境，王侯螻蟻，畢竟成塵。載酒園林，尋花巷陌，當日何曾輕負春。流年改，歎圍腰帶剩，點鬢霜新。　交親散落如雲，又豈料如今餘此身。幸眼明身健，茶甘飯軟，非惟我老，更有人貧。躲盡危機，❶消殘壯志，短艇湖中閑采蓴。吾何恨，有漁翁共醉，谿友爲鄰。

憶秦娥

玉花驄，晚街金轡聲璁瓏。聲璁瓏，閑歌烏帽，又過城東。　富春巷陌花重重，千金沽酒酬春風。酬春風，笙歌圍裏，錦繡叢中。

漢宮春 張園賞海棠作。園，故蜀燕王宮也。

浪迹人間，喜聞猿楚峽，學劍秦川。虛舟汎然不繫，萬里江天。朱顏綠鬢，作紅塵無事神僊。何妨在，鶯花海裏，行歌閑送流年。　休笑放慵狂眼，看閑坊深院，多少嬋娟。燕宮海棠夜宴，花覆金船。如椽畫燭，酒闌時百炬吹煙。憑寄語，京華舊侶，幅巾莫換貂蟬。

❶「躲」，原作「朵」，今據毛氏本改。

其二 初自南鄭來成都作

羽箭雕弓，憶呼鷹古壘，截虎平川。吹笳暮歸野帳，雪壓青氈。淋漓醉墨，看龍蛇，飛落蠻牋。人誤許，詩情將略，一時才氣超然。　何事又作南來，看重陽藥市，元夕燈山。花時萬人樂處，欹帽垂鞭。聞歌感舊，尚時時流涕尊前。君記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月上海棠 成都城南有蜀王舊苑，尤多梅，皆二百餘年古木。

斜陽廢苑朱門閉，吊興亡，遺恨淚痕裏。淡淡宮梅，也依然點酥剪水。凝愁處，似憶宣華舊事。　行人別有淒涼意，折幽香，誰與寄千里？佇立江皐，杳難逢隴頭歸騎。音塵遠，楚天危樓獨倚。宣華，故蜀苑名。

其二

蘭房繡户厭厭病，歎春酲，和悶甚時醒。燕子空歸，幾曾傳玉關邊信。傷心處，獨展團窠瑞錦。　熏籠消歇沉煙冷，淚痕深，展轉看花影。漫擁餘香，怎禁他峭寒孤枕。西窗曉，幾聲銀瓶玉井。

烏夜啼

金鴨餘香尚暖，綠窗斜日偏明。蘭膏香染雲鬟膩，釵墜滑無聲。　冷落鞦韆伴侶，闌珊打馬心情。繡屏驚斷瀟湘夢，花

外一聲鶯。

其二

簷角楠陰轉日，樓前荔子吹花。鷓鴣聲裏霜天晚，疊鼓已催衙。鄉夢時來枕上，京書不到天涯。邦人訟少文移省，閑院自煎茶。

其三

我校丹臺玉字，君書蘂殿雲篇。錦官城裏重相遇，心事兩依然。攜酒何妨處處，尋梅共約年年。細思上界多官府，且作地行僊。

其四

世事從來慣見，吾生更欲何之？鏡湖西畔秋千頃，鷗鷺共忘機。一枕蘋風午醉，二升菰米晨炊。故人莫訝音書絕，釣侶是新知。

其五

素意幽棲物外，塵緣浪走天涯。歸來猶幸身强健，隨分作山家。已趁餘寒泥酒，還乘小雨移花。柴門盡日無人到，一徑傍谿斜。

其六

園館青林翠樾，衣巾細葛輕紈。好風吹散霏微雨，沙路喜新乾。小燕雙飛水際，流鶯百囀林端。投壺聲斷彈棋罷，閑展道書看。

其七

從宦元知漫浪，還家更覺清真。蘭亭道上多脩竹，隨處岸綸巾。泉冽偏宜雪茗，粇香雅稱絲蓴。脩然一飽西牕下，天地有閑人。

其八

紈扇嬋娟素月，紗巾縹渺輕煙。高槐葉長陰初合，清潤雨餘天。弄筆斜行小草，鈎簾淺醉閑眠。更無一點塵埃到，枕上聽新蟬。

真珠簾

山村水館參差路，感羈遊，正似殘春風絮。掠地穿簾，知是竟歸何處？鏡裏新霜空自憫，問幾時，鸞臺鼇署。遲暮，謾憑高懷遠，書空獨語。自古儒冠多誤，悔當年，早不扁舟歸去。醉下白蘋洲，看夕陽鷗鷺。菰菜鱸魚都棄了，只換得青衫塵土。休顧，早收身江上，一蓑煙雨。

好事近

混迹寄人間，夜夜畫樓銀燭。誰見五雲丹竈，養黄芽初熟。　春風歸從紫皇遊，東海宴暘谷。進罷碧桃花賦，賜玉塵千斛。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九

渭南文集卷第五十

山陰陸游務觀

詞

柳梢青 故蜀燕王宮海棠之盛爲成都第一，今屬張氏。

錦里繁華，環宮故邸，疊萼奇花。俊客妖姬，争飛金勒，齊駐香車。　何須幰障幃遮，寶杯浸，紅雲瑞霞。銀燭光中，清歌聲裏，休恨天涯。

其二 乙巳二月西興贈別

十載江湖，行歌沽酒，不到京華。底事翩然，長亭煙草，衰鬢風沙。　憑高目斷天涯，細雨外，樓臺萬家。只恐明朝，一時不見，人共梅花。

夜遊宮 記夢寄師伯渾

雪曉清笳亂起，夢遊處不知何地。鐵騎無聲望似水。想關河，鴈門西，青海際。　睡覺寒燈裏，漏聲斷月斜牕紙。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鬢雖殘，心未死。

其二 宫詞

獨夜寒侵翠被，奈幽夢不成還起。欲寫新愁淚濺紙。憶承恩，歎餘生，今至此。　蔌蔌燈花墜，問此際報人何事？咫尺長門過萬里，恨君心，似危欄，難久倚。

安公子

風雨初經社，子規聲裏春光謝。最是無情，零落盡薔薇一架。況我今年，憔悴幽窗下，人盡怪詩酒消聲價。向藥爐經卷，忘却鶯窗柳榭。　萬事收心也，粉痕猶在香羅帕。恨月愁花，争信道如今都罷。空憶前身，便面章臺馬。因自來禁得心腸怕。縱遇歌逢酒，但説京都舊話。

玉胡蝶 王忠州家席上作

倦客平生行處，墜鞭京洛，解佩瀟湘。此夕何年，來賦宋玉高唐。繡簾開，香塵乍起，蓮步穩，銀燭分行。暗端相，燕羞鶯妬，蝶繞蜂忙。　難忘，芳樽頻勸，峭寒新退，玉漏猶長。幾許幽情，只愁歌罷月侵廊。欲歸時，司空笑悶，❶微近處，丞相嗔狂。斷人腸，假饒相送，上馬何妨。

木蘭花慢 夜登青城山玉華樓

閲邯鄲夢境，歎緑鬢，早霜侵。奈華岳

❶「悶」，據宋淳祐九年刻本《中興以來絶妙詞選》及詞意當作「問」。

燒丹，青谿看鶴，尚負初心。年來向濁世裏，悟真詮祕訣絕幽深。養就金芝九畹，種成琪樹千林。　星壇夜學步虛吟，露冷透瑤簪。對翠鳳披雲，青鸞遡月，宮闕蕭森。琅函一封奏罷，自鈞天帝所有知音。却過蓬壺嘯傲，世間歲月駸駸。

蘇武慢 唐安西湖

澹靄空濛，輕陰清潤，綺陌細塵初靜。平橋繫馬，畫閣移舟，湖水倒空如鏡。掠岸飛花，傍簷新燕，都似學人無定。歎連年戎帳，經春邊壘，暗凋顏鬢。　空記憶，杜曲池臺，新豐歌管，怎得故人音信？羈懷易感，老伴無多，談麈久閑犀柄。惟有翛然，筆床茶竈，自適筍輿煙艇。待綠荷遮岸，紅蕖浮水，更乘幽興。

齊天樂 左緜道中

角殘鍾晚關山路，行人乍依孤店。塞月征塵，鞭絲帽影，常把流年虛占。藏鴉柳暗，歎輕負鶯花，謾勞書劍。事往關情，悄然頻動壯遊念。　孤懷誰與强遣，市壚沽酒，酒薄怎當愁釅？倚瑟妍詞，調鉛妙筆，那寫柔情芳艷。征途自厭，況煙斂蕪痕，雨稀萍點。最是眠時，枕寒門半掩。

其二 三榮人日遊龍洞作

客中隨處閑消悶，來尋嘯臺龍岫。路斂春泥，山開翠霧，行樂年年依舊。天工妙手，放輕綠萱牙，淡黃楊柳。笑問東君，爲人能染鬢絲否？　西州催去近也，帽簷

風軟，且看市樓沽酒。宛轉巴歌，淒涼塞管，携客何妨頻奏。征塵暗袖，漫禁得梅花，伴人疏瘦。幾日東歸，畫船平放溜。

望梅

壽非金石，恨天教老向，水程山驛。似夢裏來到南柯，這些子光陰，更堪輕擲。戍火邊塵，又過了一年春色。歎名姬駿馬，盡付杜陵，苑路豪客。　長繩漫勞繫日，看人間俛仰，俱是陳迹。縱自倚英氣凌雲，柰回盡鵬程，鎩殘鸞翮。終日憑高，誚不見江東消息。筭沙邊，也有斷鴻，倩誰問得？

洞庭春色

壯歲文章，暮年勳業，自昔誤人。筭英雄成敗，軒裳得失，難如人意，空喪天真。請看邯鄲當日夢，待炊罷黃粱徐欠伸。方知道，許多時富貴，何處關身？　人間定無可意，怎換得玉鱠絲蓴？且釣竿漁艇，筆牀茶竈，閑聽荷雨，一洗衣塵。洛水秦關千古後，尚棘暗銅駝空愴神。何須更慕封侯定遠，圖像麒麟。

漁家傲　寄仲高

東望山陰何處是，往來一萬三千里。寫得家書空滿紙，流清淚，書回已是明年事。　寄語紅橋橋下水，扁舟何日尋兄弟。行徧天涯真老矣，愁無寐，鬢絲幾縷茶煙裏。

繡停針

歎半紀，跨萬里秦吳，頓覺衰謝。回首鵷行，英俊並遊，咫尺玉堂金馬。氣凌嵩華，負壯略縱横王霸。夢經洛浦梁園，覺來淚流如瀉。　山林定去也，却自恐説著少年時話。靜院焚香，閑倚素屛，今古總成虛假。趁時婚嫁，幸自有湖邊茅舍。燕歸應笑，客中又還過社。

桃源憶故人 并序

三榮郡治之西，因子城作樓觀，曰高齋。下臨山村，蕭然如世外。予留七十日，被命參成都戎幙而去。臨行，徙倚竟日，作「桃源憶故人」一首。

斜陽寂歷柴門閉，一點炊煙時起。雞犬往來林外，俱有蕭然意。　衰翁老去疏榮利，絶愛山城無事。臨去畫樓頻倚，何日重來此？

其二 應靈道中

欄干幾曲高齋路，正在重雲深處。丹碧未乾人去，高棟空留句。　離離芳草長亭暮，無奈征車不住。惟有斷鴻煙渚，知我頻回顧。

其三

一彈指頃浮生過，墮甑元知當破。去去醉吟高卧，獨唱何須和？　殘年還我從來我，萬里江湖煙舸。脱盡利名韁鏁，世

界元來大。

其四

城南載酒行歌路，冶葉倡條無數。一朵鞓紅凝露，最是關心處。　鶯聲無賴催春去，那更兼旬風雨。試問歲華何許？芳草連天暮。

其五 題華山圖

中原當日三川震，關輔回頭煨燼。淚盡兩河征鎮，日望中興運。　秋風霜滿青青鬢，老却新豐英俊。雲外華山千仞，依舊無人問。

極相思

江頭疏雨輕煙，寒食落花天。飜紅墜素，殘霞暗錦，一段凄然。　惆悵東君堪恨處，也不念冷落樽前。那堪更看，漫空相趁，柳絮榆錢。

一叢花

樽前凝佇漫魂迷，猶恨負幽期。從來不慣傷春淚，爲伊後滴滿羅衣。那堪更是，吹簫池館，青子緑陰時。　回廊簾影晝參差，偏共睡相宜。朝雲夢斷知何處，倩雙燕説與相思。從今判了，十分憔悴，圖要箇人知。

其二

仙姝天上自無雙，玉面翠蛾長。黄庭讀罷心如水，閉朱户，愁近絲簧。牕明几凈，閑臨唐帖，深炷寶奩香。　人間無藥駐流光，風雨又催涼。相逢共話清都舊，歎塵劫生死茫茫。何如伴我，緑蓑青篛，秋晚釣瀟湘。

隔浦蓮近拍

飛花如趁燕子，直度簾櫳裏。帳掩香雲暖，金籠鸚鵡驚起，凝恨慵梳洗。粧臺畔，蘸粉纖纖指，寶釵墜。　才醒又困，厭厭中酒滋味。墻頭柳暗，過盡一年春事。罨畫高樓怕獨倚，千里孤舟，何處煙水。

其二

騎鯨雲路倒景，醉面風吹醒。笑把浮丘袂，寥然非復塵境。震澤秋萬頃，煙霏散，水面飛金鏡，露華冷。　湘妃睡起，鬟傾釵墜慵整。臨江舞處，零亂塞鴻清影。河漢横斜夜漏永，人静吹簫，同過緱嶺。

昭君怨

晝永蟬聲庭院，人倦嬾摇團扇。小景寫瀟湘，自生涼。　簾外蹴花雙燕，簾下有人同見。寶篆拆官黄，炷熏香。

雙頭蓮 呈范至能待制

華鬢星星，驚壯志成虛，此身如寄。蕭條病驥，向暗裏，消盡當年豪氣。夢斷故國山川，隔重重煙水。身萬里，舊社凋零，青門俊遊誰記？　盡道錦里繁華，歎官閑晝永，柴荆添睡。清愁自醉，念此際，付與何人心事？縱有楚柂吳檣，知何時東逝？空悵望，鱠美菰香，秋風又起。

南歌子 送周機宜之益昌

異縣相逢晚，中年作別難。暮秋風雨客衣寒，又向朝天門外話悲歡。　瘦馬行霜棧，輕舟下雪灘。烏奴山下一林丹，爲說三年，常寄夢魂間。

豆葉黄

春風樓上柳腰肢，初試花前金縷衣，嫋嫋娉娉不自持。曉粧遲，畫得蛾眉勝舊時。

其二

一春常是雨和風，風雨晴時春已空，誰惜泥沙萬點紅。恨難窮，恰似衰翁一世中。

醉落魄

江湖醉客，投杯起舞遺烏幘。三更冷翠霑衣濕，嫋嫋菱歌，催落半川月。　空花昨夢休尋覓，雲臺麟閣俱陳迹。元來只有閑難得。青史功名，天却無心惜。

鵲橋仙

華燈縱博，雕鞍馳射，誰記當年豪舉。酒徒一一取封侯，獨去作江邊漁父。輕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斷蘋洲煙雨。鏡湖元自屬閑人，又何必君恩賜與。

其二

一竿風月，一蓑煙雨，家在釣臺西住。賣魚生怕近城門，況肯到紅塵深處。潮生理櫂，潮平繫纜，潮落浩歌歸去。時人錯把比嚴光，我自是無名漁父。

其三 夜聞杜鵑

茅簷人靜，蓬牕燈暗，春晚連江風雨。林鶯巢燕總無聲，但月夜常啼杜宇。催成清淚，驚殘孤夢，又揀深枝飛去。故山猶自不堪聽，況半世飄然羈旅。

長相思

雲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重雲水中。月明收釣筒。　頭未童，耳未聾，得酒猶能雙臉紅，一尊誰與同？

其二

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

教稱放翁。　側船篷，使江風，蟹舍參差漁市東。到時聞暮鍾。

其三

面蒼然，鬢皤然，滿腹詩書不直錢。官閑常晝眠。　畫凌煙，上甘泉，自古功名屬少年。知心惟杜鵑。

其四

暮山青，暮霞明，夢筆橋頭艇子橫。蘋風吹酒醒。　看潮生，看潮平，小住西陵莫較程。蓴絲初可烹。

其五

悟浮生，厭浮名，回視千鍾一髮輕。從今心太平。　愛松聲，愛泉聲，寫向孤桐誰解聽？空江秋月明。

菩薩蠻

江天淡碧雲如掃，蘋花零落蓴絲老。細細晚波平，月從波面生。　漁家真箇好，悔不歸來早。經歲洛陽城，鬢絲添幾莖。

其二

小院蠶眠春欲老，新巢燕乳花如掃。

幽夢錦城西，海棠如舊時。　當年真草草，一櫂還吴早。題羅惜春詩，鏡中添鬢絲。

訴衷情

當年萬里覓封侯，疋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　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其二

青衫初入九重城，結友盡豪英。蠟封夜半傳檄，馳騎諭幽并。　時易失，志難成，鬢絲生。平章風月，彈壓江山，別是功名。

生查子

還山荷主恩，聊試扶犁手。新結小茅茨，恰占清江口。　風塵不化衣，鄰曲常持酒。那似宦遊時，折盡長亭柳。

其二

梁空燕委巢，院静鳩催雨。香潤上朝衣，客少閑談麈。　鬢邊千縷絲，不是吴蠶吐。孤夢泛瀟湘，月落聞柔艣。

破陣子

仕至千鍾良易，年過七十常稀。眼底榮華元是夢，身後聲名不自知。營營端爲

誰？　幸有旗亭沽酒，何妨繭紙題詩。幽谷雲蘿朝採藥，靜院軒牕夕對棋。不歸真箇癡。

其二

看破空花塵世，放輕昨夢浮名。蠟屐登山真率飲，筇杖穿林自在行。身閑心太平。

料峭餘寒猶力，廉纖細雨初晴。苔紙閑題谿上句，菱唱遙聞煙外聲。與君同醉醒。

上西樓 一名「相見歡」

江頭綠暗紅稀，燕交飛。忽到當年行處，恨依依。　灑清淚，歎人事，與心違。滿酌玉壺花露，送春歸。

點絳唇

采藥歸來，獨尋茅店沽新釀。暮煙千嶂，處處聞漁唱。　醉弄扁舟，不怕黏天浪。江湖上，遮回疏放，作箇閑人樣。

謝池春

壯歲從戎，曾是氣吞殘虜。陣雲高，狼烽夜舉。朱顏青鬢，擁雕戈西戍。笑儒冠，自來多誤。　功名夢斷，却泛扁舟吳楚。漫悲歌，傷懷弔古。煙波無際，望秦關何處。歎流年，又成虛度。

其二

賀監湖邊，初繫放翁歸棹。小園林，時時醉倒。春眠驚起，聽啼鶯催曉。歎功名，誤人堪笑。

朱橋翠徑，不許京塵飛到。掛朝衣，東歸欠早。連宵風雨，捲殘紅如掃。恨樽前，送春人老。

其三

七十衰翁，不減少年豪氣。似天山，淒涼病驥。銅駞荊棘，灑臨風清淚。甚情懷，伴人兒戲。

如今何幸，作箇故谿歸計。鶴飛來，晴嵐暝翠。玉壺春酒，約群僊同醉。洞天寒，露桃開未？

一落索

滿路遊絲飛絮，韶光將暮。此時誰與說新愁，有百囀、流鶯語。

俯仰人間今古，神仙何處？花前須判醉扶歸，酒不到、劉伶墓。

其二

識破浮生虛妄，從人譏謗。此身恰似弄潮兒，曾過了、千重浪。

且喜歸來無恙，一壺春釀。雨蓑煙笠傍漁磯，應不是、封侯相。

杏花天

老來駒隙駸駸度，筭只合、狂歌醉舞。金杯到手君休訴，看著春光又暮。　誰爲倩柳條繫住，且莫遣城笳催去。殘紅轉眼無尋處，盡屬蜂房燕户。

太平時

竹裏房櫳一徑深，静愔愔。亂紅飛盡緑成陰，有鳴禽。　臨罷蘭亭無一事，自修琴。銅爐裊裊海南沉，洗塵襟。

戀繡衾

不惜貂裘換釣篷，嗟時人、誰識放翁？歸櫂借、樵風穩，數聲聞、林外暮鍾。　幽棲莫笑蝸廬小，有雲山、煙水萬重。半世向丹青看，喜如今、身在畫中。

其二

無方能駐臉上紅，笑浮生、擾擾夢中。平地是、沖霄路，又何勞、千日用功。　飄然再過蓮峰下，亂雲深、吹下暮鍾。訪舊隱、依然在，但鶴巢、時有墮松。

風入松

十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塵。萬金選勝鶯花海，倚疏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　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鳳樓常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

身親？欲寄吴牋説與，這回真箇閑人。

眞珠簾

燈前月下嬉遊處，向笙歌錦繡叢中相遇。彼此知名，纔見便論心素。淺黛嬌蟬風調別，最動人、時時偷顧。歸去，想閑牕深院，調絃促柱。　樂府初翻新譜，漫裁紅點翠，閑題金縷。燕子入簾時，又一番春暮。側帽燕脂坡下過，料也記、前年崔護。休訴，待從今須與，好花爲主。

風流子 一名「内家嬌」

佳人多命薄，初心慕、德耀嫁梁鴻。記緑窗睡起，静吟閑詠，句翻離合，格變玲瓏。更乘興，素紈留戲墨，纖玉撫孤桐。蟾滴夜寒，水浮微凍，鳳牋春麗，花研輕紅。　人生誰能料，堪悲處、身落柳陌花叢。空羨畫堂鸚鵡，深閉金籠。向寶鏡鸞釵，臨粧常晚，繡茵牙版，催舞還慵。腸斷市橋月笛，燈院霜鐘。

雙頭蓮

風卷征塵，堪歎處，青驄正摇金轡。客襟貯淚，漫萬點如血，憑誰持寄？佇想艶態幽情，壓江南佳麗。春正媚，怎忍長亭，匆匆頓分連理。　目斷淡日平蕪，煙濃樹遠，微茫如薺。悲歡夢裏，奈倦客、又是關河千里。最苦唱徹驪歌，重遲留無計。何限事，待與丁寧，行時已醉。

鷓鴣天

杖屨尋春苦未遲，洛城櫻筍正當時。三千界外歸初到，五百年前事總知。吹玉笛，渡清伊，相逢休問姓名誰。小車處士深衣叟，曾是天津共賦詩。

蝶戀花

禹廟蘭亭今古路，一夜清霜，染盡湖邊樹。鸚鵡杯深君莫訴，他時相遇知何處。冉冉年華留不住，鏡裏朱顏，畢竟消磨去。一句丁寧君記取，神仙須是閑人做。

渭南文集卷第五十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MyMjM5NTk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223959.zip",
"filesize": 473370683,
"md5": "6348f0ebce0fdd3014d6f9b5b0e2ab6c",
"header_md5": "e50bd6d1541dd18de9b4c2f22e94c67c",
"sha1": "b64f9e919ebe727586fc133621d9dbd82089983f",
"sha256": "d3787f137967757235970d571b5fea5c0c46a476e712e527c1f92bf1b2f83f11",
"crc32": 1094716223,
"zip_password": "52gv",
"uncompressed_size": 532681826,
"pdg_dir_name": "_13223959",
"pdg_main_pages_found": 1288,
"pdg_main_pages_max": 1288,
"total_pages": 1299,
"total_pixels": 769008000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